

叢書集成續編

四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道教

叢書集成續編

第四六册目錄

宗教類



宗教論文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宋 不著撰人 卞 園 一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後編一卷……………清 劉 智撰 金陵叢書 九三

佛教經典

佛說十八泥犁經一卷……………漢 安世高譯 卞 園 二〇三
 佛說鬼問目蓮經一卷……………漢 安世高譯 卞 園 二〇九
 佛說雜藏經一卷……………晉 釋法顯譯 卞 園 二一三
 佛說四十二章經注一卷……………宋 眞 宗注 卞 園 二二一
 餓鬼報應經一卷……………不著撰人 卞 園 二三五
 金剛經心經註解一卷附金剛經感應錄分類輯要一卷……………日 不著撰人 有福讀書 二四一
 修刪阿彌陀經一卷……………日 太宰純著 甘雨亭 二八一

佛教雜著

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一卷……………唐 釋玄奘撰 吉石盒 二九一
 新契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二卷……………宋 不著撰人 吉石盒 二九九
 護國寺元人諸天畫像讚一卷……………明 傅 巖撰 武林掌故 三〇九
 奏對機緣一卷……………清 釋道忞著 昭 代 三二三
 念佛三昧一卷……………清 金人瑞著 檀 几 三三五

EP66/11

佛解六篇一卷·····	清	畢熙暘著	檀	几	三三九
西城風俗記一卷·····	清	金人瑞著	昭	代	三四五
牧牛圖頌一卷又十頌一卷·····	·	釋普明等撰	喜	咏軒	三五三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一卷·····	·	張商英撰	吉	石盒	三七五
西藏大呼畢勒罕考一卷·····	民	張伯楨撰	滄	海	三八五
諸佛出世事蹟考一卷·····	民	張伯楨撰	滄	海	四〇七
榮武佛開光說法錄一卷·····	民	張伯楨記	滄	海	四一七
佛法靈感記一卷·····	·	羅彙彭錯撰	滄	海	四二三

佛教論文

肇論中吳集解三卷·····	宋	釋淨源集	宸	翰樓	四二九
心燈錄六卷·····	清	湛愚老人撰	金	陵叢書	四七一

道教

太上感應靈篇圖說一卷附錄一卷·····	元	陳堅撰	武	林往哲	五九九
丹桂籍註案四卷·····	明	顏正著	有	福讀書	六二三
太上感應篇註二卷·····	清	王硯堂註	有	福讀書	七一三

三教源流
搜神大全

徐崇立署

巳酉春仲
邨園按刊

重刊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序

曩閱毛晉汲古閣宋元祕本書目子部類載有元板畫像搜神廣記前後集二本云凡三教聖賢及世奉眾神皆有畫像各考其姓名字號爵里及封贈謚號甚詳亦奇書也但毛書售之潘稼堂太史後展轉散佚近二百年其書有無傳本不可得而知也已丑過夏都門忽從廠肆見之圖極精神字體塙為元時舊刻以議值未就越日遂不可踪跡悵恨久之然當時雖匆匆一閱其全書體式固至今在胸臆也乙巳與秀水金蘭伯太守蓉鏡訂交長沙文酒過從縱談古今可喜可愕不傳之書以此屈一指太守為余言昔官京曹時亦曾見之于廠肆後知為上海姚子梁觀察文棟購去子梁之弟名文相與余同鄉舉丙申余與子梁同居京師宣武城南北半截胡同比隣相近子梁尚無此書迄今十餘年久不通音問雖欲取證徒付夢想已耳丁未七月作客武昌時江陰繆太夫子小珊先生共事存古講席因論異書秘籍湮沒無傳者間及是書先生言藏有明刻繪圖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即元板畫像搜神廣記之異名書中圖像與元本

三教搜神大全

序

無甚差異因約他日相借影寫刊行別後余歸長沙先生返金陵冬間郵寄來湘亟取展讀如逢故人如還失物憶往時所見元本誠如先生所云惟明刻增入洪武以下封號及附刻神廟楹聯知為坊估所竊竄然于聖宋皇元字樣寫多仍其舊蓋雖明人重刻猶可推見元本真面也余因督工寫刊於字之顯然訛繆者悉依文義校改圖像則一再細勘無累黍之失是書之復顯於世真大幸矣至諸神履貫事蹟大都雜取小說及二氏之書其文不見於史乘亦不可據為典要特六七百年民間風俗相沿之故古昔聖王神道設教膺民為善之心是固考古者所當知也後有採風之君子其將以斯載之輶軒也夫宣統元年春王正月人日葉德輝序



儒氏源流

至聖文宣王魯曲阜平鄉闕里其先宋人也大聖曾大父曰孔防叔避
 宋華督之難徙居于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字伯尼有疾
 不任繼嗣次子則先聖是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日乃先聖
 誕生之日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母顏氏之房聞秦
 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故先聖之生大
 非九同而質甚異而首秀圩頂故因名丘字仲尼史記孔子生而叔梁紇
 沒乃葬於防山孔子為兒之時嬉戲常以師陳俎豆設禮先聖身長九尺
 腰闊十圍凡四十九表胸有文曰制作定世之符及首注面月角日準坐
 如龍蹲立如鳳時望之如仆就之如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脰肱參
 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鬚斗唇注頭龍鼻草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
 腹昌頰均頤輔駢齒眉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額似
 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有大聖之德學極天

人道窮秘與龜龍街負之書七政五緯之事抱犧黃帝之能堯舜周公之
 美睿定公以先聖為中都宰一年四方諸侯皆則焉九年始為邑宰十年
 為司空十一年為司徒攝行相事十四年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
 國政三月粥豚羔者弗餘賈男女行者別於道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
 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而大聖雖道高德廣生而知之亦學琴于師
 襄學禮于老聃時去魯四十年魯哀公十一年先聖自衛反魯刪詩書定
 禮樂成六藝晚而喜易讀之繙編三絕為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密告
 弟子於洙泗北門七徒三千傳徒六萬賢有七十二人昔者先聖未生時
 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名曰水精子繼周衰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絞
 繫麟用信宿而麟去至哀公十四年西狩太野叔孫氏車子鋤商獲獸以
 為不祥先聖視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衿叔孫聞之然後
 取之而繫角之絞尚存先聖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而作春秋文加褒貶
 而修中興之告麟見而天告先聖之亡徵也先聖病寢坐兩楹之間子貢
 請見曰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何來晚也先聖因嘆曰太山頽乎梁
 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后七日不起
 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葬於曾城北哀公十七年立廟
 於舊宅守陵廟百戶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
 晉唯子貢廬於塚者六年然後去弟子於廟藏先聖衣冠琴瑟車書弟子
 及魯人往從塚而家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歲時奉祠於塚
 子孫世襲不絕後
 高皇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有詩贊曰

稷也廟庭 聖德斯尊 肅也衣冠 聖澤斯存
 漢祖崇儒 躬拜闕里 太牢之祀 百代伊始
 聖朝崇奉追封尊號 聖室郵國夫人
 大成至聖文宣王 聖父封齊國公 聖母封魯國太夫人



釋氏源流

三教源流大全

卷一

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天母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眾說補處行亦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者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過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人名曰淨居於牕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脩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佛處三年李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十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和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

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為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服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摩訶迦葉吾將金縷贈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世佛出世勿令朽壞摩訶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今皆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圓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持示双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時諸弟子即以香薪鏡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眾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三教源流大全

卷一

四

凡俗諸猛熾 何能致火爇

請尊三昧火 闍羅金色身

爾時金棺從坐而奉高七婆羅樹往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年壬辰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明帝夜夢金人身長大項有日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往天竺問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乘沙門云佛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窮無所不故能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云



道教源流

金闕玄元太上老君聖紀按洞玄靈寶元始上帝真教元符經道君告皇
 帝曰昔天地未分陰陽未判濛濛洪杏冥溟溟大梵家廓無光結空自然中
 有百千萬重正氣而化生妙無聖君歷尊號曰妙無上帝自然元始天尊
 一號天寶丈人經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劫次結百千萬重正氣
 而化生妙有聖君自稱妙有大帝虛皇王晨大道君一號靈寶丈人經八
 億八千八百八十億劫次結百千萬重道氣化生混沌聖君紀號至真大
 帝萬變混沌玄元老君一號神寶丈人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誕生之也
 追商第十八王陽甲時分神化氣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暨第二十二
 王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誕於楚之苦縣潁鄉曲仁里姓李名
 耳字伯陽謚曰聃著道德二經旨又按老君聖紀經太上老君居太清境
 乃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於至寂至虛之內大初太始之先惟教御運
 布氣融精開化天地所歷成壞一似不可量計其化身周遍塵沙世界亦

非算數紀極開闢之後觀世代之流淳隨時立教代為帝師建立法度或
 流九天或傳四海自三王而下歷代帝王咸宗奉焉是知天上天下道氣
 之內皆老君之化也番億萬之法無不濟度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老子
 曰吾乃生乎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乎大素之元立於太渺之端浮
 游幽虛之中出入杳冥之門故舊玄序道德經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
 太無之先起乎無因之初經歷天地始終不可稱載又云世人謂老子降
 於殷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劫甚杳冥真渺邈久遠矣開闢已前復下
 為帝師代代不絕人莫能知之按老子傳記自開闢之前下至殷湯代代
 為王者師皆化身降世當殷湯甲午十七年庚申始示誕生之跡自太清
 當道境乘太陽日精化五色玄黃大如彈丸時至女晝寢流入口中吞之
 有孕懷八十一歲至武丁九年庚辰剖至女左腋而生生而白首號曰老
 子生於李樹之下指樹曰此吾姓也自殷武丁九年庚辰下至秦昭王九
 年西昇崑崙計九百九十六年矣

按李石續博物志云唐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
 父老呼善行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即汝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
 尊玄元皇帝明皇註道德真經令李善習之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
 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皆
 置李生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帝

宋國朝會要曰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十一日制謹奉上尊號曰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宋仁宗御讚 大哉至道 無為自然 劫終劫始 先地先天
 今光點點 永劫綿綿 東訓尼父 西化金僊

百王取則 累聖攸傳 眾教之祖 玄之又玄



玉皇上帝

按聖紀所載云往昔世上世有國名號光嚴妙樂其國王名曰淨德時王
 有后名寶月光王乃無嗣嘗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
 崩滅社稷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勅下詔諸道眾於諸宮殿依諸
 科教懸諸幡蓋清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徧禱真聖已經半載不退
 初心忽夜寶月光燿皇后夢太上道君與諸至真金姿玉質清淨之傳駕五
 色龍輿擁大景旌陰明霞蓋是時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嬰兒遍身毛
 孔放百億光照諸宮殿作百寶色幢節前道淨空而來是時皇后心生歡
 喜恭敬接禮長跪道前曰道君言今王無嗣願乞此子為社稷主伏願慈
 悲哀愍聽許爾時道君答皇后曰願特賜汝是時皇后禮謝道君而乃收
 之皇后收已便從夢歸竟而有孕怀一年于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于
 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秋充滿王國色相如好觀者無厭幼而敏慧而慈
 善于其國中所有庫藏一切財寶盡皆散施窮極困苦鰥寡孤獨無所依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七

告飢饉廢殘一切眾生仁愛和遜歌謠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從歸仁太
 子父王加慶賞爾之後王忽告崩太子治政俯念浮生告勅大臣嗣位有
 道遂捨其國於普明秀岩山中脩道功成超度過是劫已歷八百劫身常
 捨其國為群生故割愛牽道於此後經八百劫行藥治病亟救眾生令其
 安樂此劫盡已又歷八百劫廣行方便啓諸道藏演說靈章恢宣正化敷
 揚神功助國救人自幽及顯過此已後再歷八百劫亡身殞命行忍辱故
 捨已血肉如是脩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德號曰清淨自然竟王如來
 宋真宗實錄曰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上對侍臣曰自元符之降朕欲與天
 下臣庶同上玉皇聖號至天僖元年正月辛丑朔帝詣太初殿恭上玉皇
 大天帝聖號曰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至尊玉皇大帝

格聯

符握昊天整覆載咸沾化育
 帝臨玉闕統神人悉在鈞陶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八



聖祖尊號

御製靈暹記曰景德初王中正遇司命真君傳藥金法上之四年十一月降劉承規之真舍五年始奉上徽號曰九天司命天尊宋真宗實錄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上夢景德四年先降神人傳王皇命云今汝祖趙有名此月二十四日降如唐真元事至日天尊降延恩殿閏十月己巳加號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九

聖母尊號

唐武后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聖母曰先天太后 祖殿在亳州太清宫是也國朝會要曰天僖元年三月六日冊上聖祖母尊號曰元天大聖后先是大中祥符五年制加上聖祖母號候兗州大極觀成擇日奉上是詔王旦等行冊禮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東華帝君

東華帝君純習在道氣凝寂湛無為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直之氣化而生木公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王公焉與金母皆擬質太元毓神玄奧於東方溟漠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而成形與王母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凡天上天下三界十方男子之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居諸方之上按塵外記方諸山在東海之內其諸司命三十五所以錄天上人間罪福帝君為大司命總統之山有東華臺帝君常以丁卯日登臺西望學道之者凡仙有九品一曰九天真皇二曰三天真皇三曰太上真人四曰飛天真人五曰靈仙六曰真人七曰靈人八曰飛仙九曰仙人凡此品次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后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而觀元始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詩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子房往拜焉曰此東王公之至童也昔元始告十方天人曰吾自造言三教搜神大全 卷一

混沌化生二儀役御陰陽始封皇上元君自東華扶桑大帝等校量水火定平劫數中皇元年太上於玉清瓊房金闕上宮授帝寶經花圖玉訣使傳後學王名合真之人故玄綱云東華不秘於真訣是也紫府者帝君校功行之所夫海內有三島而十州列其中上島三洲謂蓬萊方丈瀛州也中島三洲謂美蓉閩苑瑤池也下島三洲謂赤城玄關桃源也三島九州鼎峙洪濛之中又有洲曰紫府踞三島之間乃帝君之別理統轉靈官職位較量群仙功行自地仙而至神仙而天仙而轉真聖入虛無洞天凡三遷也皆帝君主之釋之名也東華者以帝君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也分治東極居東華之上也紫府者職居紫府統三十五司命遷轉洞虛宮較品真仙也陽者主東方少陽九氣生化萬景也帝君者位東方諸天之尊君牧衆聖為生物之主易曰帝出乎震是也故曰東華紫府少陽帝君又真教元符經云昔二儀未分溟濛濛洪如鷄子玄黃之中生自然有盤古真人移古就今是曰盤古乃是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游行虛空之中又有太元聖母化生天脊脈中經百劫天王行施聖母遂生天

皇號上皇元年始世三萬六千歲受元始上帝符命為東宮大帝扶桑大君東皇公號曰元陽又考之仙經或號東王公或號青童君或號東方諸君聖朝至元六年正月日上尊號曰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三教搜神大全 卷一

西靈王母

西王母者乃九靈天妙龜山金母也號太虛九光龜靈金母曰吾乃西華之至玄妙洞虛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神於伊川厥姓縱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玄與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而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養育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生蓋主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咸所隸焉所居崑崙之圃扶風之苑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飛颺車羽輪不可到也周穆王三十五年命八駿使西巡狩至崑崙賓謁祠見之待白璧重錦以為主壽事時王母以瑤池瓊饗紫府瓊漿九天仙樂與穆王燕於瑤池穆王國政不治宗廟荒廢歸至人間國已危矣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十三

王母云
声色不止神不清
 心不寧兮神不靈
 神不靈兮道不成

后土皇地祇

天地未分混而為一二儀初判陰陽定位故清氣騰而為陽天濁氣降而為陰地為陽天者五太相傳五天定位上施日月參差玄象為陰地者五黃相乘五氣凝結負載江海山林屋宇故曰天陽地陰天公地母也世畧所謂土者乃天地初判黃土也故謂土母焉廟在汾陰宋真宗朝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詔封后土皇地祇其年駕幸華陰親祀之今揚州玄妙觀后土祠也殿前瓊花一株香色柯葉絕異非世之常品也
 真宗皇帝封曰
 承天効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十四

玄天上帝

按混洞赤文所載文帝乃元始化身太極別體上三皇時下降為太始真人中三皇時下降為太元真人下三皇時下降為太乙真人至黃帝時下降為玄天上帝開皇初劫下世紫雲元年歲建甲午三月初三日寅庚午時符太陽之精托胎化生淨樂國王善勝夫人之腹孕秀一十四月則太上八十二化也淨樂國者乃奎婁之下海外國上應龍變梵度天玄帝產母左脇當生之時瑞雲覆國異香芬然地土亦金玉瑞應之祥茲不備載生而神靈舉措隱顯年及十歲經典一覽悉皆默會仰觀俯察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氣太虛願輔上帝普福兆民父王不敏抑志年十五辭父母欲尋幽谷內煉元真遂感玉清聖祖紫虛元君傳授無極上道元君告玄帝曰子可越海東遊歷於翼軫之下有山自乾元起跡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自有太極便生是山應鎮定極風天太安皇產二天子可入是山擇眾峯之中冲高紫霄者居之當契木和昇舉之後五百歲當龍漢二劫中披髮跣足攝離坎真精歸根復位上為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劫與天地日月齊并是其果滿也告畢元君昇雲而去玄帝乃如師語越海東遊步至翼軫之下果見師告之山山水水藏沒皆應師言乃入觀覽果有七十二峯之中有一峯聳翠上凌紫霄下有一山當陽虛寂於是玄帝採師之誠目山曰太和山峯曰紫雲峯崑曰紫霄崑遂即居焉潛虛玄一默會萬真四十二年大得上道於黃帝紫雲五十七年歲次甲子九月初九日丙寅清晨忽有祥雲天光自空而下迷漫山谷繞山四方各三百里林岫震響自作步虛仙樂之音是時玄帝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紺髮美髯頰如冰清頂帶玉冠身披松羅之服跣足拱手立于紫霄峯上須臾雲散有五真群仙降于玄帝之前道從甚盛非凡見聞玄帝稽首恭奉迎拜五真曰予奉玉清玉帝詔以子功滿道備昇舉今聞子之聖父聖母已在紫霄夫玄帝俯伏恭諾五真乃宣詔畢可特拜太玄元帥領元和遷校府公事賜九德憶月金晨玉冠瓊華玉簪碧理寶圭素銷飛雲金霞之披紫銷龍袞丹裳羽屬絳絲之裙七寶銖衣九光朱履飛紅雲鳥佩太

玄元帥王冊乾元室印南北二斗三台龍劍飛雲玉輅丹轡綠輦羽蓋瓊輪九色之節十絕靈幡前蕭九鳳後吹八鸞天下玉女億乘萬騎上赴九清詔至奉行玄帝再拜受詔易服訖飛昇金闕按元洞玉曆記云至五帝世乘當上天龍漢二劫下世洪水方息人民始耕殷紂主淫心失道矯侮上天生靈方足衣食心叛正道日造罪孽惡毒自橫遂感六天魔王引諸神鬼傷害眾生毒氣盤結上衝太空是時元始天尊說法於玉清聖境天門震開下見惡氣彌塞天充於是妙行真人叩誠求請願救群黎元始乃命至皇上帝降詔紫微陽則以周武伐紂平治社稷陰則以玄帝收魔間分人鬼當斯時也上賜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纛玄旗統領丁甲下降凡世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魔王以坎離二炁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玄帝神力攝於足下鎖鬼眾於鄴都大洞人民治安宇宙清肅玄帝凱還清都面朝金闕元始敕命以玄帝功齊五十萬劫德並三十三天九霄上賴於真威十匝仰依於神化有大利施於下民積聖德適之于玉曆按通簡錄當垂帝真不有徽崇何以昭德特賜尊號拜王虛師相玄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十六
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聖父曰淨樂天君明真大帝聖母曰善勝太后瓊真上仙下蔭天闕曰太玄火精令陰將軍赤靈尊神地軸曰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並居天一真慶之

格聯
紫極騰輝瑞映八方世界
玄天著德恩覃十部闍羅

又
殿向橋東開漢漾水吉登貝帝
地漫坊左聳鬱蒼山色映蒲團



梓潼帝君

按清河內傳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后七十三代今改為化字帝君曰
 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週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
 憫人之孤性烈而行察同秋霜青天于白日之不可犯后西晉末降生於
 越之西雋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初三日誕生祥光罩戶黃雲迷
 野居處地府近海里人請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
 戲每慕山澤性往語言若有隱晝誦群書夜避衆子自笑自樂身休光
 射居民祈禱則余咄咄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食食人之食享之而有
 應謗之而有禍我為人而為無靈乎自后夜夢或為龍或為王者天符或
 為水府漕自恠而不甚信為吉兆三農憊早嘉禾無甦舞雩祝神恬然無
 慮余思曰寐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函牒河伯而驚
 竟尤恐怩不能忽爾之間閉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
 徙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張戶老之子名亞緣水府得運 吏曰奉命促子余

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余惶懼未決吏揖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開
 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山連劍嶺而撐參宮星也若鳳凰之偃下有古
 湫引余入一巨穴門有一石簡吏曰民之禱兩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
 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為人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
 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君在天譜得神之品於人世界有知之者晉不日
 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顯化余曰謝天使響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
 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
 都其間改日作儒士往咸陽講姚萇之故事清河內傳焚香者切記廟在
 劍州梓潼縣唐玄宗幸蜀神迎於萬里橋追封
 左丞相僖宗播遷亦有陰助之功加封順濟王
 宋太祖初得蜀也以仁取之以仁守之亦爾神陰陽顯相有以輔吾仁也
 靈應廟神加封聖號

忠文仁武孝德聖烈王 聖后協應德惠妃
 聖父顯慶慈祐仁裕王 聖母昭德積慶慈淑妃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十八
 聖子嗣德王 聖婦善助顯懿夫人
 聖子昌德王 聖婦順助惠懿夫人
 聖孫紹應昭靈侯 聖孫婦淑應夫人
 聖孫承應宣靈侯 聖孫婦惠應夫人
 左神英惠忠烈翼濟福安王 即報喜太尉也

左右桂祿二藉仙官
 聖朝延祐三年七月七日加封聖號
 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

帝君殿在九曲之處蓋九曲水來朝九折而去經行山腹路成七曲其殿
 有降筆亭亭中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鸞口銜筆用金花棧數百番常帶
 筆下筆墨皆具亭門本府差官封鎖甚嚴以防欺偽之弊降筆訖其亭內
 有銅鐘自鳴廟吏聞於本府本府差官啓鑰取書以觀報應其降筆多勸
 人以忠孝為本許逆曠僭偽蜀王之曰且犧牲設俎豆潔案盛親詣 帝
 君廟設祭甫欲行礼黑風驟起戒燭撤香逆儀震懼俯伏殿下須臾開明

視祝板已碎作兩片矣 帝君奉
玉帝旨佐南斗注生由是求嗣者多禱焉

上天聖號

金闕昊天檢校洞照通真先生九天開化主宰靈應大天帝上僊無皇君
統德班證佛果聖號

混天內輔三清內宰大都督府都統三界陰兵便行宜事管天地水三界
獄事收五嶽四瀆真形虎符龍券總諸天星耀判桂祿二籍上僊元皇真
人司祿職貢舉真君須編脩飛僊列籍掌混天造化輪迴救苦天尊九天
定元保生扶教開化生宰長樂永祐靈應大帝定慧證果伽釋梵鎮如來
佛

饒一着添子孫之福壽

退一步免障駒之易過

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

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

神霄小吏吞雷讚曰

妙哉斯編

誠哉是言

遵守行之

福祐自天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十九



三元大帝

三元大帝乃是元受真仙之骨受化更生再甦為人父姓陳名子喬又曰
陳即為人聰俊美貌於是龍王三女自結為室三女生於三子俱是神通
廣大法力无边天尊見有神通廣法顯現无窮即封為

上元一品九氣天官紫微大帝即誕生之符始陽之氣結成至真處玄都

元陽七寶紫微士宮總主士宮諸天帝王士聖高真三羅萬象星君

中元二品七氣地官清虛大帝九土无極世界洞空清虛之宮總主五岳

帝君并二十四治山九地土皇四維八極神君

下元三品五氣水官洞陰大帝洞元風澤之炁晨浩之精金靈長樂之宮

總主九江水帝四瀆神君十二溪真三河四海神君每至三元日三官考

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国土之中上至諸天神仙升臨之籍星宿照臨國

土分野之簿中至人品考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万類卷動生化之

期並俟三官集聖之日錄奏分別隨業改形隨福受報隨劫轉輪隨業生

三教搜神大全

一卷

辛

死善惡隨緣無復差別宜悉知之

上元一品天官賜福紫微帝君 正月十五日誕生

中元二品地官赦罪青靈帝君 七月十五日誕生

下元三品水官解厄賜谷帝君 十月十五日誕生

東嶽

泰山者乃群山之祖五嶽之宗天帝之孫神靈之府也在兗州奉符縣今泰安州是也以梁父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曰昔盤古氏五世之苗裔曰赫天氏赫天氏曰胥勃氏胥勃氏曰玄英氏玄英氏子曰金輪王金輪王弟曰少海氏少海氏妻曰彌輪仙女也彌輪仙女夜夢吞二日覺而有娠生二子長曰金蟬氏次曰金虹氏金虹氏者即東岳帝君也金蟬氏即東華帝君也金虹氏有功在長白山中至伏羲氏封為太歲為大華真人掌天仙六籍遂以歲為姓諱崇其太歲者乃五代之前元上天尊所都之地今之奉高是也其后乃水一天尊之女也至神農朝賜天符都官號名府君至漢明帝封泰山元帥掌人世居民貴賤高下之分祿科長短之事十八地獄六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之期聖帝自堯舜禹湯周秦漢魏之世只有天都府君之位按唐會要曰武后垂拱二年七月初一日封東岳為神岳天中王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四月初一日尊為天齊君玄宗開元



十三年加封天齊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五日詔封東嶽天齊

仁聖王

至祥符四年五月日尊為帝號

東嶽天齊仁聖帝

淑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生二字餘封如故

帝五子

宣靈侯

惠靈侯

至聖炳靈王

居仁盡金尊師

佑靈侯

和惠夫人

永泰夫人

淑惠夫人

帝一女

王女天仙即俗岳太平頂玉仙娘娘是也



至聖炳靈王

炳靈者聖帝第三子也唐太宗加威雄將軍至宋太宗封上吳炳靈公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封至聖炳靈王



三教聖神大全

一卷

二十三

佑聖真君

佑聖真君者真君姓茅諱盈本長安咸陽人也自幼出家恭訪名山洞府遇王君賜長生之術得道稱為天仙至漢明帝朝儀朔三年天書忽降皆玉篆龍文云大帝保命真君與聖帝同簽生死共管陰府之事宋太宗封佑聖真君至真宗加封九天司命上却賜福佑聖真君



三教聖神大全

一卷

二十四

南嶽

南嶽衡山衡州衡山縣是也以霍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崇諱
 善諱坐西岳者主管世界金銀銅鐵五金之屬鑄坑冶兼羽毛飛鳥之
 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追尊帝號
 景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化二字餘封如故

三教搜神大全

卷一

二五



西嶽

西嶽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是也以太白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
 善諱坐西岳者主管世界金銀銅鐵五金之屬鑄坑冶兼羽毛飛鳥之
 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
 肅明皇后
 聖朝加封太利二字餘封如故

三教搜神大全

卷二



北嶽

北嶽恒山在定州曲陽縣是也以崆峒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晨諱寧北嶽者主於世界泗河淮濟蕪虎豹走獸之類蛇虺昆蟲等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
 安天玄聖帝 靜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真二字餘封如故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中嶽

中嶽嵩山在西京河南府登封縣是也以少室山為儲副東方朔神異經云神姓暉諱善中嶽者主於世界地澤川谷溝渠山林樹木之屬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五日追尊帝號
 中天崇聖帝 正明皇后
 聖朝加封大寧二字餘封如故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四瀆

江瀆楚屈原大夫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聖朝加封四字王號

廣源順濟王

河瀆漢陳平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聖朝加封四字王號

靈源弘濟王

淮瀆唐裴說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聖朝加封四字王號

長源廣濟王

濟瀆楚伍大夫也唐始封二字公宋加四字公

聖朝加封四字王號

清源漢濟王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四



泗州大聖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劫如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後三惠門而入道以音聲為佛事作以此有緣之眾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舍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今掘地果得古碑香積寺即齊秦龍建所創又獲金像眾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為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畢異命住定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惠儼惠岸木叉三人御書寺額普光王寺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具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五



五聖始末

按祖殿靈應集云五顯公之神在天地間相與為本始至唐光啓中乃降于茲邑苗籍莫有登載故后来者無所考據惟邑悼老口以相傳言邑民王喻有園在城北偏一夕園中紅光燭天邑人麀至觀之見神五人自天而下導從威儀如王侯狀黃衣皂纒坐胡床呼喻而言曰吾授天命當食此方福祐斯人訪勝尋幽而求至止我廟食此則祐汝亦無憂喻拜首曰惟命言訖禪雲四方神昇天矣明日邑人來相宅方山在其東佩山在其西左環杏殿右繞蛇城南北兩潭而前坐石大溪出來紫紆西下兩峰特秀巖然水口良然佳處也乃相與手來斬竹雜草作為華屋立像肖貌揭慶安靈四遠聞之鱗集輻湊自是神降格有功於國福祐斯民無時不顯先是廟號上名五通大觀中始賜廟額曰靈順宣和年間封兩字侯紹興中加四字侯乾道年加八字侯淳熙初封兩字公甲辰間封四字公十一年加六字公慶元一年加八字王嘉泰二年封兩字王景定元年封四字三教搜神大全 卷二 六

王累有陰助于江左封六字王六年十一月告下封八字王理宗改封八字王號

- 第一位顯昭昭應靈格廣濟王 顯慶協惠昭助夫人
- 第二位顯明昭列靈護廣祐王 顯惠協慶善助夫人
- 第三位顯正昭順靈衛廣惠王 顯濟協佑正助夫人
- 第四位顯直昭佑靈脫廣澤王 顯佑協濟喜助夫人
- 第五位顯德昭利靈助廣成王 顯福協愛靜助夫人
- 王祖父啓佑喜應敷澤侯 祖母衍慶助順慈助夫人
- 王父廣惠慈濟方義侯 母崇福慈濟慶善夫人
- 長妹喜應贊惠淑顯夫人 次妹懿順福淑靖顯夫人
- 至有吏下二神者蓋五公既貴不款以禍福驚動人之耳目而委是二神司之歟
- 黃衣道士 紫衣員覺太師
- 輔靈胡善史侯 輔順胡惠下侯

胡應助順周侯 王念二元帥

打拱胡百二檢察

打拱黃太保

金吾二太使

令狐寺丞 打拱高太保 都打拱胡靖一總管 打拱王太保 掌善罰惡判官

大猷嘗觀鍾山所作神傳知安樂公之名本於雲居惜其未詳大猷昨竊廩建昌特往訪問住山遇老具述其事云昔有司馬頭陀至山之南曰瑤曰見道瑤禪師謂瑤曰吾尋此山凡十五載自南嶽襲其岡而來若獲勝地願與禪席闡揚佛告是夜夢五神人來曰求珠當入九重之淵欲寶必登萬仞之巔上有優游平地固偉然黎明司馬命樵人開道登山見一白鹿銜花前導自橫嶺而上又數百步地平如掌忽見五神人曰此處乃弟子眷屬所居弟子受伏無用今願捨此續依慧命如有所缺弟子願給備之瑤隨即其地治基建寺后三日復見五神人現前瑤問曰舍此何往神答曰后山枯木是可居也瑤一日往謝之神人果從枯樞樹中出瑤問曰三教搜神大全 卷二 七

安樂否神人曰弟子舉族安樂從此山神及樹皆得安樂之名瑤乃馬祖時人也唐憲宗元和初寺成名曰龍昌僖宗中和三年有洪覺禪師道膺入山開堂演法常有五老人來聽一日洪覺問曰公何人對曰山前檀越言訖而行洪覺令人觀其所往至山側小池遽入其中遂不見至今人呼為五龍也云

癸巳紹定六年三月三日宋承節即張大猷謹書

按胡升撰屋源志所載云升為童時尚見之一小碑載其事因發源與德興爭祖廟輦之去今不知所存或曰本朝神祠見於會要姓氏皆可考惟此神無姓氏何耶升曰莫之為而為者此所謂鬼神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漢儀祠五祀宋朝明堂圖五方帝位于昊天側從之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真氣也蓋五行為天地間至之極必有為主宰者故曰元冥曰祝融曰句芒曰神厚曰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而言之物今五神之降于此豈非默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者又以五聖為五通非正神也吁名實不辨典故不知徒肆為議論亦妄矣蓋本朝政和元年

正月詔毀五通及右將軍如已淫祠至宣和五年我五聖適有通貺等侯之封前后十餘年間黜彼之邪崇此之正昭然甚明尚可得而並論之乎亦緣鄉曲前輩偶傳會佛有六通弟子五通之說以啓后人之疑每歲四月八日本縣啓建止善無碍大齋四方并海外來者輻輳齋宿極嚴非有形驅勢迫而使之然本朝褒封勅告並藏縣庫嘉泰二年中屢頒降御書扇五柄並置專局在廟收藏

宋迪公即國史實錄遍校文字胡升謹書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萬迴虢國公

萬迴公者虢州閩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而廢愚至八九歲方能語嘯傲如狂卿黨莫測一日令家人先歸云有勝客至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遠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書隣里驚異其童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去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但言與明師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享四年高宗召至內武后賜錦袍玉帶時有扶風僧蒙願者其多靈迹先在內每曰迴來迴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旬日而卒景雲三年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不祿壽年八十時異香氤氳體宋時特贈司徒虢國公喪士官給五年正月十五日交于京師香積寺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九

許真君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正月念八日降生母先夢金鳳脚珠墜於懷中而有娠父許肅祖父世慕至道真君弱冠師大洞真六猛傳三清法博通經史舉孝廉拜蜀旌陽縣令也以晉亂棄官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符呪詔敦欲止敦而存晉也一日同郭璞候敦比蓄怒而見曰孤昨夢將一木上破其天禪帝位果十全乎請先生圖之許曰此夢非吉矣曰木上破天是未字明公未可妄動又令璞筮之曰事無成問壽曰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予壽盡今日敦令武士執璞赴刑二君同敦欲席間乃隱形去至廬江口召舟過金陵舟師辭以無人力駕舡二君曰但載我自行舡仍戒舟師曰汝宜堅閉戶隱若聞舟行聲慎勿潛窺於是入舟須刻間舟師聞舟搖撼木葉聲遂潛窺見二龍駕舟在紫霄峯頂既知其窺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奈何遂令舟師舟隱此峯頂教服靈草授以神仙術舟三枚搜神大全 二卷

之道跡今尚存真君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即真君與之話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乃蛟蜃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為害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舉道眼一覩見蜃精化一黃牛於洲北真君謂弟子施太玉曰彼黃牛我今化黑牛仍以白巾與鬪汝訊之當以劍截彼俄頃二牛奔逐太玉以劍中黃牛之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蜃精徑走蜃精先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人多珍寶娶刺史賈玉女常旅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頃更典報云有道流許敬之見使君賈出接坐真君曰聞君得佳婿畧請見之慎即托疾不出真君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空中神殺之又令將二兎來真君以水噴之即成小屋妻賈氏爰愛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下丈餘地皆有水際又令急移俄頃官舍沉沒為潭踪跡皆宛然除屋後於東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白日上昇真君自飛昇之後里人與真君族人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筒令人探取以决休咎名曰聖籤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十七日上

尊號曰 神功妙濟真君改觀為宮賜額曰玉隆萬壽帝因看書于崇政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道從者甚眾至丹墀起簡揖帝帝乃問曰卿是何人不詔而至對曰吾為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瞿耶國經由故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取小瓠子傾藥一粒如綠豆大呵呪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体入骨清涼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回顧曰吾敝舍久已衰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為幸帝豁然而覺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宮崇奉詔真君遺跡去處未有宮觀即取本屬官錢建造如宮觀只因損壞如法脩換無常住即撥近便官田供辦聖朝崇奉加至道玄應四字餘封如故

詩曰 從來世代出神仙 爭似旌陽拔宅登 屈指箕來千載後 應當還有鳳珠吞 三尺龍泉追殘齒擊千年魄 一根鐵柱鎮定西江萬古秋 收孽蛟贈

教搜神大全 二卷



寶誌禪師

寶誌禪師宋元嘉中見形於東陽鎮古木鷹巢中朱氏聞巢中兒啼遂收
育之因以朱為姓施宅為寺焉公自少出家依于鐘山道林寺常持一錫
杖懸刀尺及鏡拂之類或掛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饑容時或歌吟詞多
識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或叢收付建康獄既久人見其
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尹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垂林園忽一
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
此貴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
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嗚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避仙高
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只何其愚陋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師或一日
封帝食鱸帝曰一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為爾師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
今建康尚有鱸殘魚是也皇后和氏崩數月帝常追悼之晝則問之不樂
宵則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聲聲視之乃見蟒蛇盤踞上殿睽睛呀口
三教搜神大全 卷二 十二

三十萬易定林寺前岡獨龍阜以葬師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七
級於其上帝命陸倕製銘錫玻璃珠以飾塔表南唐保大七年加號妙覺
塔名應世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尊遇老僧住萬歲山指古松下
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謝謚曰寶公妙覺治
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按建康寶錄聞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
俊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其方池是也



三教搜神大全 卷二 十三

盧六祖

盧六祖名惠能廣東韶州府人學伏見曹溪水香遂於其地擇一道場求之地主但云只得一架婆地足矣地主從之遂以架婆鋪設方圓八十里今南離山六祖道場是也從坐化自唐宣宗時至今六百有餘年肉身俱存香烟薰馥面如漆光至元丙子年漢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於是其不敢犯衣鉢盡載之北今已發回有宣宗御賜袈裟織成淡山水有西天鉢非銅鉢非木石有西天履非革非木竟不知何物有法華經十六七葉有佛齒以小銀合載之元有一尊龍據深潭為民害六祖曰只怕爾變小其龍果變小遂以鉢盂載之在寺中乾枯歸隨後其龍尚存久矣



三茅真君

太玄真人內傳畧曰真人姓茅咸陽南閩人也聖祖諱喜字拱倫仕秦莊襄王為廣信侯其父乃廣信侯第六子諱祚字彥英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忠和盈年十八棄家恒山讀老子書及周易傳採取山木而餌服之積六年夜夢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携之曰西城王君得真道可為師矣明辰敬到西城齊戒三月卒見王君駕神九之駢翱翔於綉岩之陰於是越艱難絕阻不覺以前君乃使衛官見攝將遠王君洞臺之中親侍旦及執巾履之役如是十七日王君見君謹密使主領衣書神錄之章復三年乃命駕造白王龜山請王母於清琳宮君時從焉西王母曰總真今乃挾肉人以登靈臺不亦勞乎王君笑而不答因曰君起再拜自陳願賜長生之術王母曰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扶桑大帝君時乃聞居於希林之臺積霄之房說玄玄之道見遺以要言所謂玉佩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也君拜受所言王母勅王君一一解釋玄玄

之經又自敕出金璫之文以口告於君也受命言訖王君將初歸西城按而行之三年之中色如女子目有流光面生玉澤王君又賜君九轉還丹二劑及神方一首告之曰道已成可以及矣復百年求我於南岳將授汝仙在於吳越也於是辭師乃歸時年四十九君父母尚在見之大怒曰為子不孝不親供養尋遂妖亡流走四方欲杖罰之君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道今道已成不可杖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不信於是操杖向君適欲舉杖杖即摧折成數段數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敢打怒乃止父又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君曰死人有罪重積惡不可復生有夭壽短折者則可令起也乃召社公問此村中已死者誰可召還促約所關由使發遣之至日入之後社公來白事云某甲已決了便可發出於是掘地掘棺舉而出之三日能坐語言了如此發數人家皆遂生活鄉里遠近咸稱君為神明之君後十餘年君父俱死行喪如禮中弟固漢景帝時舉孝廉累遷至武威太守弟衷少以節行顯名從梁國為孝王上賓宣帝地節二年遷離陽令後拜為五更大夫轉西河太

薩真人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十七



薩真人名守堅蜀西河人也少有濟人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
 醫道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故往師之至陝
 行囊已盡見三道人來問堅何所往堅告以故道人曰天師羽化矣復問
 王侍宸曰亦化矣再問林靈素曰亦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曰今天師道
 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
 遂授以呪書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
 日之資矣一道人曰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真人受辭用之皆驗一
 日凡呪百餘棗止授七十文為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授
 信舉家皆哭乃虛靖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王侍宸林天師遇薩君各
 賜一法授之矣可為參錄奏名真人後法愈大显嘗經潭州人聞神語曰
 真人提刑來日至次日人伺之只見真人携篋笠至有提點刑獄之牌人
 異之繼至湘陰縣浮梁見人用童男童女生祀本處廟神真人曰此等醜

神即焚其廟言訖雷火飛空廟立焚矣人莫能救但聞空中有云頭法力常如今日自後廟不復興真人至龍興府江邊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之巾金甲左手拽神右手執鞭真人曰爾何神人也答曰吾乃湘陰廟神天善神真人焚吾廟後今相隨一十二載只候有過則復前讎今真人功行已高賤隸天樞望保奏以為部將真人曰汝免惡之神坐吾法中必損吾法其神即立誓不敢背盟真人遂奏帝收係為將其應如響後真人至涪州忽一日諸將現形環侍台曰天詔將臨召真人歸天樞領位真人方起身而立即化後築棺輕如常木眾異而開視則已空棺且知真人得屍解之道也



表千里

表勝字千里南豐人王侍宸婦氏子也育斬勒雷法髮髯勇氏端平間寓戴顛家一日謂戴顛曰吾逝矣可焚我言畢而卒戴焚之火及屍煙焰中有旗現金字曰雷霆第三判官表千里也



傅大士

傅大士名翕婺州義烏人也自幼聰慧通二教之書自號善慧大士梁普通元年遇天竺三僧嵩頭陀語曰尔弥勒化身遂令自鑿於水乃見圓光室蓋即悟前因因問脩道之地頭陀指松山下雙椅木曰此可矣大士於此初庵大通三年置寺雙椅間即今雙林寺有法華經梁武帝所賜鐵犁耕鉢水晶穀珠七佛銅冠至今存焉大士雖出家者流而不髡或以為有先知能克德士之冠服云又有餘虎岩在義烏城南二十五里雲黃山頂猛獸縱橫大士齊竟每持餘飯飼之自茲伏匿因是立名飯化石青曰而紫珠不意商自茲授記唯此一家能之相傳他人放效石即裂碎兩浙有忠獻王往婺州發大士塔取骨殖丕龍山舉之不動即其地建龍華寺以骨殖塑大士像于塔矣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二十

崔府君

崔府君者乃祈州鼓城人也父讓世為巨農純良德義鄉里推重年將知命未立繼嗣諶與妻議之曰我平日所為常存濟物之心今何無嗣不若與汝共發虔誠禱於北岳妻從其言同詣北岳祠下禱祝祈嗣畢歸即中安下是夜夫妻夢一仙童手擎一合崔讓問之童曰帝賜合中之物令君夫妻吞之訖訖舉合蓋視之見美玉二枚夫妻各吞其一忽然而覺自後有娠腹懷十月滿足於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降生一子神彩秀美異於常人幼而從學日誦千言不窺群子之戲因名子玉凡事過人鄉人咸為積善之家天賜也時唐太宗貞觀七年詔舉天下賢良赴都朝廷任用府君亦在內焉答賜縣令出身惟府君除潞州長子縣令正直無私洞察秋毫郡人皆言知縣晝理陽間夜斷陰府時五月初間知縣省喻邑人此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殺生及獵射如犯者官中決斷陰府理問時有善射者朱塞哥等二人潛出廓外射得兔一隻入城門吏搜住執於庭下問之曰爾等故犯欲以縣庭受刑陰府受罰其人云乞於陰府受罰以為陰理將遠言訖各放回家是夜方就枕俄有一黃衣吏喚二人至于公庭一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二十一

所廳上却見崔知縣王者冠服檢諸人罪狀或促其壽或隋其子孫或減其食祿汝輩善惡自當裁之令還本家遂驚而覺其人乃異之忽一日門吏報曰鵬黃嶺有猛虎攔路傷人公遣首吏孟完賞符牒至山廟拘虎其虎出自衙符牒隨吏而至公庭崔公責之曰汝乃異類所食者有分定輒敢違其天意食咬人命罪當如何其虎聞之觸階而死自此邑人立生祠而祀之時潞州太守奏申朝廷貞觀十七年府君遷磁州滏陽縣令整太宗陰府君在之事決楊叟二子負債之寃後遷衛州衛縣令與奕棋人楊叟同赴任所西南五里有河時夏月水汎漂滄民田公于河上設壇以詞奏于上帝少頃間有一頭蛇浮于水面而卒水漸散去郡人亦立生祠祀焉有一日公與楊叟奕棋公忽起楊叟亦起公云爾見否忽有黃衣數輩批符而言曰吾奉上帝命云云次有玉珪玉帶于服冠簪秀衣五岳衛具又有百餘人皆拜畢而立奏蕭韶絲竹之音樂復有一神取白馬至府君

曰汝輩少待之遂呼二子曰吾將去世矣無得大慟取紙筆寫百字銘以訓其子二子泣拜而授命言訖而卒在六十四年矣後玄宗值祿山兵亂帝夜夢神人告之曰願陛下駕不可別此方賊不久而滅矣又何避之於是帝問姓名曰臣乃磁州滄陽縣令崔子玉帝驚而覺焉後果如其言駕歸闕下建廟封靈聖護國侯至唐武宗天下洪水漲溢禱之乃止加封護國威應公宋真宗東封岳加封上號

護國西齊王至宋高宗之避狄難自鎮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暮宿老嫗家嫗與帝澤衣洗足進飯且告曰當借一遊騎早去約五鼓以包一羸肩置焉帝請行稍前近三歧路惑焉忽見白馬帝異之躡其後脫至靈祠下有土撫之汗如雨因宿夢青衣方袍人杖擊地輒其亟行驚起遲明發眠紙亭祝板題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俄聞玃環聲乃登殿觀像如夢中所見寂無人唯几上有合內有酒食帝食之將出焉白馬復前導至斜橋谷馬忽不見益異之而從臣耿南仲將民兵數千來迎及南渡駐蹕於杭州帝首為立廟焉賜額曰顯衛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普庵禪師

普庵禪師名印肅袁州宜春縣溥化村父余慈母胡氏當宋徽宗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生年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覺以意白母視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和尚出家年二十七歲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奇智性巧慧賢師器之勉令誦經師曰嘗聞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于事遂辭賢遊湖湘謁大為牧庵忠公因問方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起拂子師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癸酉歲有隣寺慈化者請眾住持寺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遍躡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遂述頌曰

描不成團撥不開

何須南岳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會

惹得胡僧特地來

自此之後發為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者一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擊而喜曰此乃吾不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問答或笑或謔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吾教乃指雪書頌而行師乃掩隱南嶺其號曰普庵忘懷于世因四縣巡檢丁君驥與長者劉汝明同請出山頭助營費重為慈化脩建佛殿師辭不獲竟從請至則慕道向風者眾師乃隨宜為說或書頌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為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跡不相往來者師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晴伐怪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工役大興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巧者施藝寺宇因茲鼎新延以數千里之間開路建橋樂為善事皆師之化或問師脩何行而得此師乃當空書云還會麼其人云不會師云止不須說其直機無辨多如此而歌頌讚語遍傳人間如證道歌判源錄已盛行於時忽一日索筆書頌於方丈西壁云

乍雨乍晴寶象明 東西南北亂雲深
失珠無限人遭劫 幻應權機為汝清
枯木救度領畢示 眾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無契矣
善自護持無令退失 索浴更衣跏趺而寂時則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也享年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全身入塔是時四眾云集悲
 號之聲振動山蓋師之終始大槩如此
 普庵寂感妙濟正竟昭貺禪師
 聖朝大德四年歲次庚子秋七月加封
 大德二字餘封如故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二十四

吳客三真君

昔周厲王有三諫官唐葛周也王好畋獵失政三官諫曰先王以仁義守
 國以道德化民而天下咸服未聞禽荒也屢諫弗聽三官棄職南遊於吳
 吳王大悅會楚兵侵吳王甚憂之三官進曰臣等致身以死事大王自有
 安邦之謀但大王無慮耳三官迎敵各用神策楚國皆降吳王遷賞三官
 拜辭奏曰臣等客臣也不敢受賜后知厲王薨宣王立復歸周國宣王錫
 受甚厚仍其爵位后救太子靖王降五方使者及非灾橫禍宣王遷三官
 於東充撫治安慰民受其賜商請其資所至無乏其國大治三官既昇加
 封侯號

唐宏字文明孚靈侯七月二十

葛雍字文度威靈侯三月十

周斌字文剛浹靈侯二月

初

宋祥符元年真宗東封岱岳至天門忽見三仙自空而下帝敬問之三仙
 曰臣奉天命護衛玉駕帝封三仙曰

三教搜神大全

二卷

二十五

昭靈侯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至第
 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敏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
 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一輒
 寒而濕夫人令問之公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
 日當占使九子助我頭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
 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
 肥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壘開洲公之兄為馬步
 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
 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
 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
 超聞公之靈築祠于禱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
 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柬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



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
 藟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地者
 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尤圖閣李士左朝
 奉即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典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
 宇也

義勇武安王

義勇武安王姓閔名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也當漢末與涿郡張飛佐劉先主起義兵后於南陽卧龍三謁茅房聘諸葛孔明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國号为蜀先主命閔公為荊州牧不幸呂蒙設計公乃不屈而亡追贈大將軍葬于玉泉山士人感其德義歲時奉祀焉宋真宗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夜有神人自空而降奏曰臣乃上天直符使者王帝有勅后八日有聖祖軒轅降于宮闕言訖而去帝次日與群臣議之酒掃宮室設祭礼至日聖降于延恩殿帝拜於前聖曰吾往昔人皇氏也其后為軒轅即依趙宋之始祖也吾以汝善脩國政抚育下民而果言訖聖昇天矣帝大異之帝與群臣議之聖降之跡山存天香未散群臣賀曰陛下聖德所感聖祖降于宮闕帝詔天下梵宮並建聖祖殿至祥符七年解州刺史表奏云鹽池自古生鹽收办宣課自去歲以來鹽池咸水有虧課程此係災變敢不奏聞帝遣使持詔至解州城隍廟祈禱焉使夜夢一神告曰吾城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三

隍也塩之患乃虫尤也往昔虫尤與軒轅帝爭戰帝殺之于此地塩池之側至今尚有近跡近聞朝廷創立聖祖殿虫尤大忿攻竭塩池之水颯然而竟得此报應迴奏于帝曰與群臣議之王欽若奏曰地神見报當設祭以禱之帝遣呂夷簡持詔就塩池禱之祭畢是夜夢一神人絨服金甲持劍怒而言曰吾乃虫尤神也奉上帝命未此塩池於民有功以國有益今朝廷崇以軒轅立廟于天下吾乃一世之讎也此上不乎故竭塩池水朝廷若能除毀軒轅之殿吾令塩池如故若不從竭絶塩池五穀不收又使西戎為边境之患言訖而去夷簡颯然而竟其夢中之事回奏於帝帝亦夢之王欽若奏曰虫尤乃邪神也陛下可遣使就信州尤虎山詔張天師可收伏此怪帝從之乃遣使詔天師至闕下帝曰昨因立聖祖軒轅殿致虫尤怒絶塩池之水即今為患召卿斷之天師奏曰臣奉一將最勇勇者蜀閔將軍也臣當召之可討虫尤必成其功言訖師召閔將軍至矣現形於帝前帝云虫尤竭絶塩池之水將軍奏曰陛下聖命敢不從之臣乞會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所有阴兵尽往解州討此妖鬼若臣與虫尤對戰



必待七日方勒除得伏願陛下先令解州管内戶民三百里内尽閉戶不出三百里外尽示告行人勿得往來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後開門如往恐觸犯神鬼多致死亡帝從之閔將軍乃授命而退遂下詔解州居民悉知忽一日大風阴暗白晝如夜阴雲四起雷奔電走似有鐵馬金戈之聲聞空中叫噪如此五日方且雲收霧散天晴日朗塩池水如故皆閔將軍力也其護國祚民如此帝加其功遣王欽若賚詔往玉泉山祠下致享以謝神功復新其廟額曰義勇追封四字王号曰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号曰

格 正氣雷行天自三國迄今弥久弥光不致孫權曹操崇寧至道真君 聯英風泉在地通八閩尺地隨叩隨應何須蜀郡荆州百戰顧荆州忠義万年心尚赤 正氣不磨想去時还復天地三分安漢吳英雄千載胆犹寒 忠魂常在至今日枕壯山河生前壯氣吞吳魏未許三分 兄弟情親豈忘彼一时盟誓死後名高歷太華德垂万古 君臣義重不枉了素讀春秋

一片丹心垂竹帛 廟貌丹青古 威名歲月深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四

清源妙道真君

清源妙道真君姓趙名昱從道士李珣隱青城山隋煬帝知其賢起為嘉州太守郡左有冷源二河內有犍為老蛟春夏為害其水汎漲漂險傷民昱大怒時五月間設舟船七百艘率甲士千餘人夾江鼓譟聲振天地昱持刃入水有頃其水赤石崖奔吼如雷昱右手持刃左手持蛟首奮波而出時有佐昱入水者七人即七聖是也公斬蛟時年二十六歲隋末天下大亂棄官隱去不知所終後因嘉州江水漲溢蜀人見青霧中乘白馬引數人鷹犬彈弓獵者彼面而過乃昱也民感其德立廟於灌江口奉祀焉俗曰灌口二郎太宗封為神勇大將軍明皇幸蜀加封赤宋真宗朝益州大亂帝遣張乖崖入蜀治之公詣祠下求助於神果奏請于朝追尊聖号曰清源妙道真君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五

此等威應有感顯聖王像原本印錄非缺葉也

威惠顯聖王

神姓伍名負字子胥楚大夫奢之子也平王聽費無極說殺父奢兄尚子胥奔吳言伐楚之利欲以報仇吳與楚戰吳果勝焉吳遂入郢負掘平王塚出其尸鞭之三百乃雪父仇吳伐越王勾踐擊傷闔廬死子夫差立七年而報越勾踐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厚幣遺大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退而告人曰吳其為沼乎十一年夫差將為魯伐齊勾踐率其眾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子胥獨嘆曰是秦吳也不如早從事焉負屬其子於齊鮑氏大宰嚭因說之曰負恨其計不用將為亂王使賜之利刃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以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吳王聞之怒乃取負尸盛以鴟夷華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吳王既誅負乃伐齊大敗齊人於爰陵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滅吳唐元和間封惠廣侯宋封忠武英烈顯聖安福王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六

聖朝宣賜王號

忠孝威惠顯聖王

祠山張大帝



祠山聖烈真君姓張諱勣字伯奇武陵龍陽人也父曰龍陽君母曰張媪其父龍陽君與媪遊於大湖之陂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祥青雲雷電並起忽失媪處俄頃開霽媪言見大女謂曰吾汝祖也賜以金丹已而有娠懷胎十四個月當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生長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於色身長七尺陰隲美髯髮垂委地深知水火之道有神告以地荒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神獸前導形如白馬其聲如牛遂與夫人李氏東游吳會稽渡浙江至蒼雲三百鶴山山有四水會流其下公止而居焉於白鶴得柳氏於烏程桑垓得趙氏為侍人王九弟五子一女八孫始於吳興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跡役陰兵自長興剡溪疏鑿聖蹟長十五里岸高七丈至十五丈總三十里志款通津於廣德也復於後村畢宅保小山楓樹之側為掛鼓壇先時與夫人李氏家議為期每餉至鳴鼓三聲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殮於鼓乃為鳥

啄王以鳴鼓而詢至伯王詣鼓壇乃知為鳥所誤及夫人至鳴其鼓王反以為前所誤而不至夫人遂詣壇與功之所見王為大猗役陰兵開鑿廣河王見夫人變形未及遂不與夫人相見聖蹟之功息矣適於廣德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聖蹟之河洄為民田即浴兵池為湖灌漑瀕湖之田僅萬頃掛鼓之壇禽不敢棲蟻不敢聚云唐天寶中禱雨感應初贈水部員外郎橫山改為祠山昭宗贈司農少卿賜金紫景宗封廣德侯南唐封為司徒封廣德公後晉封廣德王宋仁宗封靈濟王至寧宗朝累加至八字王至理宗淳祐五年改封正佑聖烈真君至咸淳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准告加封

正佑聖烈昭德昌福真君二月十一日誕生

封正寧昭助靈惠順聖妃李氏二月初二日誕生

封協應濟惠慈昭廣懿夫人趙氏封協順承濟慈佑廣助夫人

王祖顯慶垂休昭遠靈惠侯 王祖母顯應起家昭靈夫人

王父慈應潛光儲祉衍靈侯 王母慈惠嗣徽聖善夫人

九弟

靈賜普濟昭助侯 靈德昭惠嘉懿夫人

善利通賜靈助侯 善德助惠正懿夫人

順戒孚應顯助侯 順德衍惠昭懿夫人

康衛昭應廣助侯 康德順惠顯懿夫人

靖鎮豐利宏助侯 靖德淑惠靈懿夫人

休應豐澤孚助侯 休德敷惠靖懿夫人

明濟福謙善助侯 濟德安惠昌懿夫人

昭祐通濟信助侯 昭德靜惠明懿夫人

嘉惠子直順助侯 嘉德柔惠光懿夫人

五子 承烈顯濟啓佑王五月十五日 承祀贊福元穆協應夫人

嗣應昭佑公正月初四日誕生 嗣嬪翊福昭穆夫人

濟美崇祐公三月十五日誕生濟順保福恭穆夫人
 紹休廣祐公十二月十二日誕紹妣崇福交穆夫人
 善繼孚祐公正月十一日誕生善行敷福瑞穆夫人
 一王女

八王孫
 淑顯柔嘉令儀夫人王婿李夫人本廣元像位醮筵及祠祭呼云

- 第一位衍福侯
- 第三位衍祐侯
- 第五位衍瑞侯
- 第七位衍慶侯
- 佐神丁壬二聖者
- 打拱方使者封協靈侯
- 第二位衍祚侯
- 第四位衍澤侯
- 第六位衍渥侯
- 第八位衍惠侯



掠刷使

按幽怪錄云杜陵常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憇逢武吏躍馬而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茶肆垂簾于小室中其從御散簾外元方疑之亦造其邸及裴簾入見真裴璞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凡去人間復效武職何也從吏之糾七焉裴璞曰吾為陰官職受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刷使耳曰何所司耶曰吾職司人剽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剽財璞曰人之轉貨求馬也命皆即叶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數外之財即謂之剽故掠之焉元方曰安知其剽而掠之璞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况財寶乎陰司所籍其獲有限獲而踰籍陰吏乃刷而掠之也元方曰所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璞之於懷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一一有成數外之財為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關身尔始吾之生也常謂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商動得財農動得穀士動得祿只歎其不動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之基善乃立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厚矣子之是行也故甚厚而分甚薄於涇殊无所遺諸鎮乎尔人生有命時不泰差以道靜觀元復躁撓勉之哉璞以公事須入城中陰冥限數不可遠越遂以白金二斤授之揖而上馬元方回請曰間別多年忽此集會款言未幾又隔晦明何遽如此璞曰本司解署置在汧隴間吐蕃將來慮其侵軼當共陰道京尹共議會盟雖非遠圖聊亦紓患亦且安邊之計也我馬已駕來期不遠事非早謀不可為備且去且去上馬數步遂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真白金也悵然而西所歷之獲无差其說彼樂天知命者蓋知事皆前定矣俄而蕃軍騷動朝廷知之又虞其叛思援臣以為謀宰相蒞盟相國崔公不款陪境遂為城下之盟卒如其說也

松江遊奕神



翰苑名談云陳亮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有大風舟行必覆宜避之米曰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縲公曰更待之同行舟一時離岸公托以事曰午天色恬然俄而黑雲四起於天降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嘆又見前叟曰其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禮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某乘其力薄有遷職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金連陞數秩再拜而去矣

常州武烈帝



忠佑武烈大帝姓陳諱果仁字世威常州晉陵人也聖祖高字元皎仕陳為羽林即洪州建昌縣令父季明字玄渙仕陳為江州司馬領南道採訪使尋拜給事中帝於梁太清三年己巳三月望日午時誕英姿照人有鼎角匿犀之異眾皆奇之八歲能屬文十三遍讀諸史人皆咸為再生東家丘陳大帝天康元年舉進士弟對策至階年甫十有八上曰朕與卿大丘之後家世自茲不墮特授監察御史遷江西道巡察大使帝智勇絕人精深諳畧有經濟天下之志仕陳二十有五載事親以孝事君以忠德惠萬民威名滿天下後主失政遜于隋遂亟上印綬歸隱不仕以田園為終老計隋高祖累詔不起煬帝南遊江都群盜並起帝聞其名詔令討盜俾除民善義不可辭奉命而起大業五年授秉義尉平長山以叛寇鞠其真偽各得其情眾悅服仕至朝請大夫九年正月奉詔平江寧樂伯通叛徒十萬授銀青光祿大夫十三年改號義寧恭帝全號奉詔平東陽奕世幹賊

衆二十萬隋王勅之召入拜大司徒大業末沈法興起兵吳興乃帝室之
 父意欲倚帝為重帝輪忠貫曰抗節凌秋確乎不移法興謀據常郡包藏
 禍心陽為依附實欲加害時賊帥李子通集衆數萬屯江北與法興陰為
 應援震帝威勇不敢渡至唐高祖武德二年庚辰五月十八日法興詐稱
 疾亟走告于帝不得已往問疾飲酒中毒馳歸時有高僧溧禪師以醫名
 世亟召之治療其法當於闐寂無人處水滌腸去毒帝室沈氏宗伉儷之
 義深切痛心至也上潛窺而觸之帝自知不可為遂囑付溧禪師及軫張
 二妃俾施所居第并南祭為精舍東第為崇仁觀言訖而薨享年七十有
 二法興聞之意欲陰謀得志豈知帝英爽如在忠節愈勵一日黑雲蔽空
 風雨晦冥忽見形威發一神矢射薨法興寇衆四清其護國威靈有如此
 者唐天子欲旌其功乃下詔詢訪本郡耆老故陳司徒身備八絕何謂耆
 老等條奏曰忠孝文武信義謀辨是謂八絕事唐封忠烈公繼封福順武
 烈王後周加以帝號宋宣和四年賜廟額曰福順一武列顯靈昭德大帝
 武烈沈后 軫后 妃替幽張夫人 神眷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十四
 楊州英顯司徒許祝蔣吳五姓是邦血食久矣載在南史及梁書王琳
 列傳云王琳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破景有功能輕身下士所得賞物不
 以入家其麾下萬人多江淮人也累立大功仕至特進將軍會陳將吳明
 徹來寇境帝遣領軍將擊破胡等出牧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破胡曰
 軍士嚴整切勿須戰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騎而獲免還至彭城帝
 令更赴壽陽進封為巴陵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晝夜攻
 擊城內水氣浸人皆患腫死者甚衆城陷琳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
 恐其為變殺之哭者聲如雷傳首建康縣之於市琳故將吏朱瑒等致書
 求以首吳明徹亦夢琳求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于是與開府儀同主簿
 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廢入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
 聞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堇至建業即五神
 也五神居揚州日結為兄弟好畋獵其地舊多狼虎人罹其害山溪畔遇



楊州五司徒

神父啓靈侯
 神母懿德段夫人 神繼母嘉德伊夫人
 神長子贊惠濟美侯
 次子協應濟順侯 神孫處士
 佐神柴大尉名克宏封翊靈將軍

一老婦五神詢問竭然無親饑食溪泉五神請于所居之廬拜呼為母侍
 養未久或出獵而歸不見其母五神曰多被虎散俱奮身逐捕山間有虎
 迎前伏地就降由此虎患始息後人思其德義立廟祀之凡所祈禱隨求
 隨應廟今在江都縣東興鄉金匱山之東至隋煬帝時曾護駕有功封號
 司徒唐加侯號宋至紹定辛卯逆賊李全數來寇境禱于神不吉以神像
 割破之三日全被戮于新塘肢體散落猶全之施于神者乎賊平帥守
 趙公范親率僚屬致享祠下以答神貺撤其廟而增廣之錄其陰助之功
 奏請于朝賜廟額曰英顯加封至八字侯後平章賈公似道來守是邦有
 禱于神者遇旱暵則飛雨憂霖潦則返照救焚則燭滅歆雪則瑞應其護
 國祐民無時不顯復為奏請加封王號

- 第一位靈威忠惠翊順王
- 第二位靈應忠利輔順王
- 第三位靈助忠衛佐順王
- 第四位靈佑忠濟助順王
- 第五位靈勇忠烈孚順王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十五



蔣武帝

蔣莊武帝

建康府蔣莊武帝諱子文揚州人也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擊傷
 額而死焉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
 平生故吏見而驚走子文追謂之曰我當為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為吾立
 廟不尔使虫入人耳為灾吳王以為妖言後果有虫入人耳死者甚衆醫
 巫不能治云尔不祀我當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灾又云不祀我當有大疫
 吳主患之封中都侯加印綬立廟于鍾山更名曰蔣山表其靈異晉穆峻
 之難帝夢蔣侯曰蘇峻為逆當助共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太元中符
 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見八公山生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惧色
 初會稽王導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
 杜祐通典云宋高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絕之若有助焉
 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封蔣王齊永明中崔慧景之難迎神還臺以求福
 助事平乃進帝號復新廟宇於廟首門為靈光門中門為興善門外殿曰帝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十六

山內殿曰神居梁武帝常祠而不應遣使典焚其廟未及中途忽風雨大
 振動宮殿帝權祠之乃止南唐諺曰莊武帝更修廟宇徐鉉奉勅撰碑備
 載其事因宋朝會要曰開室八年廟火雍熙四年重建景祐二年陳公執
 中增修請于朝賜廟額曰惠烈



牙蟲女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十七

高辛時蜀有蚕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思父不食謂母
 因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身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竟至其營不
 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斷母以女誓眾之言告父父曰誓
 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之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
 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
 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蚕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服
 一日蚕女乘雲駕此馬謂父母曰上帝以我心不忘義授以九天仙嬪



威濟李侯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十八

侯姓李諱禄安吉州長興縣童莊人也於宋徽宗崇寧三年正月十八日
 甲申生長而異稟性質顯語不妄發鄉社之人遇有休咎禍福之將至輒
 能前知而告戒之年十八當宣和三年三月忽預告鄰里鄉社云吾將往
 山東膠西為國家幹事恐須數年方歸遂端坐而逝遠近相傳莫不異之
 其後數有靈跡見于本鄉如年穀之豐凶蚕麥之得失皆以傳之巫覡殆
 若印券契論不差毫釐於是父老相率為立香火之地而祠祭之至寧宗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通直即知長興縣趙準狀申濟惠顯應實跡所陳中
 州備申朝廷賜廟曰顯應至理宗寶慶元年本縣寄居朝散郎賜緋魚袋
 陳昂等列狀云諸路州縣境內有因雨暘水旱祈禱感應實有利惠及民
 例須保明聞奏更乞特賜封爵以彰神之功烈以慰一方士民之望奉勅
 封威濟侯



趙元帥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十九

姓趙諱公明鍾南山人也自秦時避世山中精脩至道功成欽奉玉帝旨召為神霄副帥按元帥乃皓廷霄度天慧覺昏梵炁化生其位在乾金水合死之象也其服色頭戴鐵冠手執鐵鞭者金蓮水炁也面色黑而鬚鬚者北炁也跨虎者金象也故此水中金之義牀則為道用則為法七則非雷霆无以彰其威泰華西臺其府乃元帥之主掌而帥以金輪稱亦西方金象也元帥上奉天門之令策役三界巡察五方提點九州為直殿大將軍為北極侍御史昔漢祖天師脩煉仙丹龍神奏帝請威猛神吏為之守護由是元帥上奉玉旨授正一玄壇元帥正則萬邪不干一則純一不二之職至重天師飛昇之後水鎮龍虎名山厥今三元開壇傳度其趨善建功謝過之人及頑冥不化者皆元帥掌之故有龍虎玄壇實賞罰之一司部下有八王猛將者以應八卦也有六毒大神者以應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時煞也五方雷神五方雷神五方雷神五方雷神五方雷神二十八將

以應二十八宿天和地合二將所以象天門地戶之闔闢水火二營將所以象春生秋煞之性來驅雷役電喚雨呼風除瘟剪癘保病禳災元帥之功莫大焉至如訟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釋公平買賣求財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對神禱無不如意故上天聖號為高上神霄玉府大都督五方之巡察使九州社令都大提點直殿大將軍主領雷霆副元帥北極侍御史三界大都督應元昭烈侯掌士定命設帳使二十八宿都總管上清正一玄壇飛虎金輪執法趙元帥

格聯

入化出神凜威光耀日
駕風鞭電英殺氣凌霄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二十



杭州蔣相公

神姓蔣世為杭州人生宋建炎間舉賑施每秋成糴穀預儲貴則賤糶如無價歲歉或損以予饑者死之日祝其二弟曰頃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塑其像以報人心所趨靈應如響祈卜者肩相摩咸淳初賜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于朝封神及二弟皆列侯曰字順孚應孚祐侯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二十一



增福相公

李相公諱詭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魯陽間決斷邦國寬滯不平之事夜判陰府是非枉錯文案兼管隨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飯祿料及在世居民每歲分定合有衣食之祿至後唐明宗朝天成元年贈為神君增福相公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二十二



蒿里相公

蒿里趙相公者乃長安蒿里村人也世本農桑耕鋤為業公習科本登第為人鯁直死私累陳諫事不聽公乃觸階而死郡人立其祠今在長安西二十里有墳亦在至唐睿宗延和年封公為直列侯俗呼為相公也



三教搜神大全

卷三

三

靈派侯

李瑊本衛州三用人也周世宗朝為將善騎射於國有功後因病至重有問疾者甚殷公無別語告眾曰我授山東濰河將軍也言訖公卒焉後人立祠于此至唐玄宗開元年封為靈派將軍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封為靈派侯



三教搜神大全

卷三

四

鍾馗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疴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犢鼻
 洗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播一筠扇盜太真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
 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虛者望空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
 或處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鞞朝靴徑捉小
 鬼先刺其目然後擊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南山進士鍾
 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整
 之感恩祭祀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疴疾頓瘳乃詔畫
 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道子奉旨恍若有觀之筆成圖



三教搜神大全 三卷 二十五

神茶樹野壘

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
 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出入者執以飼虎於是黃帝
 法而象之因立桃板於門戶上畫神荼鬱壘以禦凶鬼此門桃板之制也
 蓋其起自黃帝故今世畫神像於板上猶於其下書左神荼右鬱壘以除
 日置之門戶也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一

五瘟使者

昔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六月內有五力士現於凌空三五夫於身披五色袍各執一物一人執杓子并觀子一人執皮袋并劍一人執扇一人執鎚一人執火壺帝問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災福也張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為五鬼在地為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張元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鍾仕貴總管中瘟史文業如現之者主國民有瘟疫之疾此為天行時病也帝曰何以治之而得免矣張居仁曰此行病者乃天而降疾無法而治之於是其年國人病死者甚眾是時帝乃立祠於六月二十七日詔封五方力士為將軍青袍力士封為顯聖將軍紅袍力士封為顯應將軍白袍力士封為感應將軍黑袍力士封為感威將軍黃袍力士封為感威將軍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后匡阜真人遊至此祠即收伏五瘟神為部將也



三教觀神大全

四卷

二

司命竈神

按酉陽雜俎云竈神姓張名單字子郭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祭即六癸女也白人罪狀大者奪紀二三百日小者奪壽二三百日故為天地督使下為地精巳丑日二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地嬌孫天地大夫天地都尉天地長兄剛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大和君王池夫人凡治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令去釜九寸以墼及細土構之立亦勿令穿析神竈之法也竈神以壬子日死不可用此日治竈當以五月辰日猪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犬祭竈凶敗雞毛入竈中至非禍大骨入灶出狂子正月巳巳日白雞祭竈宜五月巳巳日祭竈吉四月丁巳日祭竈主百事大吉之兆



三教觀神大全

四卷

三

福神

福神者本道州刺史楊公諱成字昔漢武帝愛道州矮民以為宮奴玩戲其道州民生男選棟侏儒好者每歲不下貢數百人使公孫父母與子生別有刺史楊公守郡以表奏聞天子云臣按五典本土只有矮民無矮奴也武帝感悟省之自後更不復取其郡人立祠繪像供養以為本州福神也後天下士庶黎民皆繪像敬之以為福祿神也

一教搜神大全

四卷

四



五盜將軍

世畧曰五盜將軍者即宋廢帝永光年間五盜寇也於方之地作亂為盜后於景和年帝遣大將張洪破而殺之于新封縣之北其五人又作怪盜于此祭之者皆呼為五盜將軍也 杜平 李思 任安 孫立 耿彥正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五



紫姑神

紫姑神者乃萊陽縣人也姓何名媚字麗卿自幼讀書办利于唐垂拱三年壽陽刺史李景納為妾其妻妬之遂陰殺之於廁自此始也紫姑神死於正月十五日故顯靈於正月也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六

五方之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霖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軍師姜尚稱之尚父荅曰南海之神名祝融北海之神名玄冥東海之神名句芒西海之神名蓐收河伯名馮修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驚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子歲時无癸札焉按傳共工氏子曰尤主社為后土神少昊子曰重主木為句芒神顓頊子黎主火為祝融神少昊第二子該主金為蓐收神少昊第三子熙主水為玄冥之神也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七



南華壯生

莊子本姬姓名周因先世宗父名賜楚莊王第三子也封睢州蒙縣為下
 楚父賜恬退養高雖貴倨而未有也夫人若敖氏生子志羊弱冠力于儒
 林無冠冕志妻閻氏績因平王伍子胥之難更姓以楚莊之莊為莊姓愿
 子孫無忘乃祖意也乃隱姓名雜處于蒙縣之陽隨父母隹亡居喪以禮
 昭王聞其賢而聘之羊乃身負糶妻持筐又遷于蒙成之東生莊周也與
 妻王氏躬耕鑿妻紡績日覓魚詢友為樂夜討黃廷經卷及南華經卷遺
 世周以放達為宏規以全真為內事柳盜蹠聞之不犯其門却孫武之金
 而不受逃赧王之聘而不起前妻野死哭而不哀次妻憂死歌而不哭遊
 秦闕而師老聃受仙丹而點骷髏南遊汨羅而會閻闔大夫于龍王之殿
 東遊瀛海而覓周太史于奔山之陽秦蹇叔棄令尹而相從于羽化長莊
 士叩秦闕而覓父于仙臺廣成子之為契尹寄生之為遊萬花谷中採藥
 不徑岩上宛舟指點三男于仕籍點化妻骸以返陽登層岩而感蝴蝶之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八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九

夢思人生如夢隙虎豹而嘆觀魚之樂舊事如新既而臨雲海以思故鄉
 之遊子由于南碁輩分襟求决反故土而聚骨肉之欣唯養莊現莊六輩
 携手歸仙
 滿門雲水為家瀛州上明月為朋老君以其徒之與有道也迷其首末以
 聞于
 天帝封為協天翊運全真保氣護國庇民慈惠無量大德玄帥

觀音菩薩

觀音乃鶯嶺孤竹國祇樹園施勳長者第三子施善化身來生於北闕國中父妙莊王姓婆名伽母伯牙氏養者父母以無嗣故祝于西岳香山寺天帝以其父好殺故奪其嗣而與之女長曰妙清次曰妙音三曰妙善惟妙善生時異香滿座霞光遍室幼而聰達便於人聞事至九歲力阻父命誓不成姻後因長次二女招及二郎俱不當肯父乃強妙善偶無奈善何始禁于後園中善守淨彌篤再捨入汝州龍樹縣白雀寺為妮暗命僧頭夷優寺化喻弗從乃阨以苦行妙善朝吸水暮聽釋晨焚掃書柴炊堯無難色誠感天使三千八百天龍持護伽藍掃地東海天王掃厨六丁上香遊奕點燭伽雀進茶飛後進菜白虎嚙柴飛瓊毛嬙滋花八洞神仙獻菓夜中風雷喧嘩鬼神走動眾妮懼而復命于父遣五城兵馬忽必力驅兵圍寺焚之而妙善口叩靈山世尊齒嚙玉指噴血成紅而滅火救寺五百僧咸無恙焉必力再火再息三火三息無奈奏聞父怒命必力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十一

可漏網耶已而諸地王閣長接于金橋之上錦蓋經膝紫雲佈地玉輦相迎歌女侍側善謝之曰妾否德敢辱寵招諸王曰聞大慈悲憫待經筵少放萬一善曰阿彌善哉也 殊意合手一誦而天花亂墜地擁金蓮鉄獄銅枷盡為齊粉而入千餘部之地獄悉空矣凡諸造業者皆脫離地獄步天堂焉時諸判官奏曰有陽即陰有善即有愿非地獄也何以待兇人則陽間造惡者將何以警耶此補陽化之所不及未可也爾來大慈悲說法而地獄頽矣似此久留則鐵無堅獄天帝聞之有責至矣急請邀反陽也諸閻車送于孟婆亭而別命獄卒引至黑松林還魂善醒曰吾已昇天界矣奈何復至此乎沉吟考章不知去向已而釋伽如來駕雲和南而揖因戲之曰草廬中堪容並你吾與聊生也善曰奈何以披毛之語贖我耶釋曰戲女心且堅矣愿帶往香山可乎善不荅曰非別吾釋迦是也特示女去處善稽首稱謝曰何處曰越國南海中間普陀若是女去處吾代呼地龍化一座蓮臺度洋而過于是白虎為之咬木加藍推開福地八部龍王日夜湧潮四部天王為之柱石善坐普陀岩九載功成割手目以救父病持壺甘露以生萬民左善才為之普照右龍女為之廣德感一家骨肉而為之修行普昇天界 王帝見其福力遍大千神應通三界遂從老君妙樂之奏封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南無靈感現世音菩薩賜坐蓮花座為南海普陀岩之主賜 父妙莊王為善勝仙官 母伯牙氏為勸善菩薩 大姐妙清為大善文殊菩薩青獅騎座 次姐妙音為大善普賢菩薩白象騎座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十一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十二

王元帥

襄陽洛里姓王名惠字秉誠父諱臣早逝母邵氏遺胎而生帥于貞觀時
 丙申年七月庚申日申時帥幼孤不讀有膂力性剛暴厲直市中有不平
 者直與分憂鋤硬捷橫國人服其公且憚其武第多執性不容人分曲直
 故含恩者衆而仇之不盡泯焉時扶風內名黑虎者與帥同姓遂借其威
 名強淫人之室女凡殊姿者先接而後嫁謂之試先紅莫敢誰何後帥聞
 其冒余醜也怒殺之鄉儔與質於廷帥不跪官枉之而狂焉帥髮倒豎曰
 污塗留他則甚余一一殲之以除民害闊步樞衣而上官懼唯曰衆隸
 胥等逢戮力救而釋之得無恙遂至荆襄間有古窟為江恠所占顯靈本
 方里邇年六月六日會主備牛羊猪各十宰酒十釀免瘟否則人物流血
 而疫遍會貧苦者幾至鬻男女以徇之悲聲盈耳帥惡而燒之廟像兩燼
 惟風大作適值薩真人托藥救瘟以來遂作法及風而滅妖境籍以安諸
 土主述事以奏

至帝敕封裕洛王元帥錫金印如斗內篆赤心忠良四字管天下都社令
 凡有方士奏入者雷厲風行察有大過者立禔之官民不敢以干以私第
 帥多在天門用事不諳人民隱伏兼以性烈一承天命即拘其寃令人骨
 悚世人勿犯之可也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十三

謝天君



謝天君

天君姓謝諱仕崇字雷行於貞現初一輪火光如斗直射入山東火焰山界謝恩其父韓其母也帥性烈貌惡不屈於豪亦不敗于法為山陰令時寡東役督司以催科故嚇帥以千金帥密拾其賍報督怒之無從也因責以苦辯諸若水銀盛甲帥以錫飾者應勒以鼓革牛膠帥以敗敝敗甲為膠而皮者為甲鼓奏進督害之不足又申以將才陰陷以把隘帥即夜率數兵以襲砍而塞虜心賊又乘敗以襲我虛帥又先稜塞以伏弩侍之竟保無虞蓋後愈苦而才愈辯事愈險而功愈奇赤心烈節炳于天日誠不虛

玉帝之寵於耳目臣也宜受朕于火德天君執金鞭架火輪頭頂道冠以司九陽之令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十四



大奶夫人

昔陳四夫人祖居福州府羅源縣下渡人也父諫諫拜戶部郎中母葛氏兄陳二相義兄陳海清嘉興元年蛇母興災吃人占古田縣之靈氣穴洞於臨水村中鄉人已立廟祀以安其靈通年重陽買童男童女二人以賽其私愿耳遂不為害時觀音菩薩赴會歸南海忽見福州惡氣冲天乃剪一指甲化作金光一道直透陳長者葛氏投胎時生於大曆元年甲寅歲正月十五日寅時誕聖瑞氣祥光罩躰異香繞闔金鼓若有群仙護送而進者因諱進姑兄二相曾授異人口術瑜珈大教正法神通三界上動天將下驅陰兵威力無邊遍勅良民行至古田臨水村正值輪祭會首黃三居士供享心惡其妖思靖其害不忍以無辜之權嘆命于茶毒之口敬請二相行法破之奈為海清酒醉填差文券時刻以致天兵陰兵未應誤及二相為毒氣所吸適得瑜仙顯靈憑空擲下金鍾罩覆仙風所照邪不能近兄不得脫耳進姑年方十七哭念同氣一糸匍往閩山李法洞王女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十五

即法師傳度驅雷破廟罡法打破蛇洞取兄軀妖為三殊料蛇稟天宿亦翼之精金鍾生氣之靈與天俱盡豈能得第殺其毒不敢肆耳至今八月十三起乃蛇宿管度多興風雨霖霖電暴至傷民稼穡蛟妖出沒此其証也後唐王皇后分婉娘准災至危始知乃法到宮以法催下太子宮娥奏知唐王大悅敕封都天鎮國顯應崇福順意大奶夫人建廟于古田以鎮蛇母不得為害也聖母大造于民如此法大行于世專保童男童女催生護幼妖不為災良以蛇不盡殲故自誓曰女能布惠吾能行香普勅今人遂沿其故事而宗行之法多驗焉

聖父威相公

聖母葛氏夫人

聖兄陳二相公

聖姊威靈林九夫人 九月初九日生

聖妹海口破廟李三夫人 八月十五日生

助娘破廟張蕭劉連四大聖者

銅馬沙王

五猖大將

催生聖母

破產靈童

二帝將軍

天妃娘娘

妃林姓舊在興化路寧海鎮即莆田縣治八十里濱海湄洲地也母陳氏
 營寧南海觀音舟以優鉢花香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身得妃以唐天寶
 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誕之日異香聞里許經旬不散幼而穎異甫週歲
 在襁褓中見諸神像叉手作欲拜狀五歲能誦觀音經十一歲能婆娑按
 節樂神如會稽吳望子蔣子文事然以衣冠族不欲得此聲于里閭間即
 妃亦且緇迹用晦柳沐自嚙而已兄弟四人業商往來海島間忽一日妃
 手足若有所失瞑目移時父母以為暴風疾急呼之妃醒而悔曰何不使
 我保全兄弟无恙乎父母不解其意亦不之問暨兄弟羸勝而歸哭言前
 三日颶風大作巨浪接天弟兄各異船其長兄船飄沒水中耳且各言當
 風作之時見一女子牽五兩紅蓬也而行渡波濤若平地父母始知妃向
 之瞑目乃出元神救弟兄也其長兄不得救者以其呼之疾而神不及護
 也頓恨無已年及笄誓不適人即父母亦不敢強其醮居無何儼然端坐



而逝芳香聞數里亦猶誕之日為自是往往見神於先後人亦多見其與
 從侍女擬西王母云然尤善司孕嗣一邑共奉之邑有某婦離于十年
 不字方高稊終無有應者卒禱於妃即產男子嗣是凡有不育者隨禱
 隨應至宋路允迪李富從中貴人使高麗道湄洲颶風作船幾覆溺忽明
 霞散綺見有人登檣竿旋舞持柁甚力久之獲安濟中貴人詰于眾允迪
 李富具列對南面謝拜曰夫此金簡玉書所不鯨鯢腹而能宣雨露於殊
 方重譯之地保君綸不辱命者聖明力哉亦妃之靈呵護不淺也公等誌
 之還朝具奏詔封靈惠夫人立廟於湄洲致守香火百家斷樸梓材丹腹
 張矣我 國初
 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貴人鄭和通西南夷禱妃廟徵應如宋歸命遂勒封
 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賜祠京師尸祝者遍天下焉夫妃生
 而稟純靈之精懷神妙之慧死而司胤則人無闕司海則水不揚波其造
 福於人豈淺鮮哉余嘗考之興化郡詩併採之費龜采碑記因畧為之傳
 者如此

龐元帥



混元龍元帥

帥姓龐名喬字長清漢江渡口父龐定母姚氏生於漢獻初癸丑年十一月癸亥日丑時世雖篤瘦心行善提待凡往來客无不平等一夕客重陽日渡歸急頓遺百金於舡次日泣而訴其情帥出其封帖如也客頓委一不受又除夕前二日幼嬪孤行晚告以渡柁一日雪禁無有行者氏無處帥留之而火其衣鬻其食凜然尺寸清冽次日雪愈其人踪絕矣又次日帥忙子應接其父披蓑指竿而渡嬪從之至岸而反江風大作舡掀而覆覆矣帥見而忙跳遊于波隨逝隨沒勢若浮梗直至父處深入而負之至崖而力竭矣無如狂瀾者何則帥沒而父亦墮矣帥失嬪在復俱沒負之以出如是者三蓋除夕時鬼夜出沒叫冤取替乃帥固一六之精以坎為府沸濤不能俾之殆而向所渡之氏者非他迺自在觀音化身佛也以故父亦無恙第帥已出險方鳴然抱父以泣而數十鬼泣曰余今年當取代無柁為孝子所擥予無輪迴日矣帥聞而鞭之不獲明日又如是泣陰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十八

風颶比鬼哭慘人况父以羸弱之質蹈于薄滂之後其死者屢矣帥不得已以香塵貼于掌中以火薰其上祝于天而

玉帝聞而怜之救為混元帥手執金刀惟天門之出入是命以降陰魔除陽惡秋毫不爽

海神廟



李元帥

帥諱封乃南海上飛航放也素剛直絕膂力因鄰有不戴天之寃者帥不平而殺之逃于海神廟中遇五鬼咀嚼又入曰天神到了也帥曰汝何有知曰子昔奉神龍命愿為除水怪焉當以金刀贖于地窖取刀而化帥曰異哉亦奇遇也倏爾顯賊牽羊醞醢神帥擒降之跳艘而入啟其中皆美男女珠室等類帥命盡釋之錫金玉遣婦因誓其醜曰女無劫往來商宦客無劫民間女而專擊倭與叛之民害者聽眾唯此一曰操艇于洋一巨恠翻風捲浪而起帥不知為江豕也曰之豈神命者耶跳浪而刺之涉洋如步沙渚已而黑颶倒旋驚濤騰空飛花濺天中隱逆鱗而刺鬣象嘴而牛鼻身巨如山一尾九火有餘狀如山川之尾蓋鯉也傍子十數尾奇鱗異族交翼如黑雲然帥曰前而非也飛而入立其背直刺而出並戮其子與及其餘風浪頓息若平江焉夜神謝曰文功槎客無涯矣余當白之玉帝以酬萬一玉帝乃救為元帥李先鋒之貶委二將軍為翼帥蓋生於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四卷

十九

錦江口隋帝壬午年五月五日午時托胎於李芳之妻孫氏云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二十一

刘天君

劉天君

雜記傳曰帥諱後東晉人也生於岷江漁渡中歲次庚子八月十二日酉時母謝氏取水于江而帥匍入于波心得浮槎近傍而濟其父刘福公掉而迎之曰何異也而幸不死適貧送于羅真人為侍讀因精于五雷掌訣招風捉雨隨叩響應濟民助国環堵之民議祀之帥曰是為名也而逃之民書德因壇其宇而脩焚祈祝于其間一如所禱捷于浮鼓繼而東京大旱上蒿目而耳之嗟咨遍編戶焉且曰惟禱于刘君之祠必吞所視上從之果訓靈焉時秋大穰帝悅而敕之為玄化慈濟真君焉

王帝而亦以其救者敕之以掌王府事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二十一

王高元帥



王高二元帥

野史傳曰王諱鉄高諱銅王生榕城之南高產薊雍之北二帥各遊仕于中夏而相与遇于襄洛至握手歡焉審其歲皆周厉時壬戌季冬月廿八日晡時遂盟以金蘭不同氣而親若一乳時二帥皆仕于韓王力諫而不聽也欲去之高曰女行塞吾何樂也竟棄之而偕往終不祿焉一日高出也王詢之入曰逕南嶺焉王驚曰虎穴也伊何之以刃迎之人止之曰生死以之也直行而若無有狀乃高反而答王之去任人曰為女過南嶺矣王奔之人亦止之曰為予行也而敢後也乃高不過虎而王遇之王曰小重將吾友何之力殺之已而高返王迎之曰吾以女死于虎口高曰非也余覓女路值柳盜跖以為子受擒于彼手刃虎戰而捉之竟言未有獲女也而返二人欣然携手而歸人曰真銅鐵友也凡事多類此王帝以為猛獸不能携其心也遂二帥因封為虎丘長以示訓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二十三



田華畢元帥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二十三

田華畢元帥

東鄉間姓田名華者乃正東二七神也雷藏地中寄胎於田間千年石乳鐘氣而生誕時白晝憑空霹靂火光照天風雨驟至帥膝坐大蛇圍其外群蜂哺英以喘至長遂因田為田指華為畢脩鍊于瀛瀛岩下時女媧氏五色土補天百計不成帥助木火之精霹靂玄精之石髓嗶嚨南之氣獻曙鑄之治聲吼天地乃塞天漏又鍊五色火雷風雷陣上助軒轅擊死蚩尤軒轅氏拜以龍師之職帥曰余方以外人豈以碌土自損拂衣而隱于華胥之境因名華焉厥至有唐氏十日并出赤土千里衆星官偷以代天工司者帝震怒起滯為天地立心洪爐造命乃奉帝旨駕雷車揮電旛雲路風馳日月秉燭官騎龍尾臣箕翼是時雨暘時為流及漢末妖魔縱橫奸淫百出

王帝封以雷門畢元帥之職敕掌十二雷庭輔玄天上帝誅瘟役鬼上帝天地潦涸下糾群魅出沒中擊不仁不義等輩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三十四

田呂元帥

呂元帥之父乃蒼龍之精帥其子也昔蒼龍為慈濟真君所逐隱入西蜀黃沙洞暗窺龐氏美艾而妻焉半載有寄真君竟至而充化乃氏亦驚匿於田中真君飛劍指龐氏之腹而胎落固孩身而龍首也爾時雷雨暴至夫謂見龍在田非耶真君既逼其父不忍破其胎以及其子也育撫之因田其姓兩其諱也六歲時送徒于張真人帳下曰侍不倦因表而字之曰全靈自張真人步虛後而帳與天雷令等法不俱焉帥竊觀以心帥之倣錄于紫華山中忽然思身所出之原弗得也老道士誡之曰而翁元金之質而母則隴右老嫗而雙瞳是也帥泣負而事之服勞不倦不數載容母所以別父之故乃母云日帥日夜思之曰此一行也雖而父不法之過而真君以逼父於何處陷母化傷于何歸足恨也自思不報非孝也有恨不洩不武也行而不斷非夫也伊何人斯挾術而劫而父而亦何不營取李而雪父耻耶遂突起而裂帳為旗折竿為戚噴水為霧擊令為雷慮虛而



三教搜神大全

四卷

三十五

行于太虛中遍詢真君行藏正值十二小妖截路空亡帥怒展旗幔于帳已而與戰不鮮
 玉帝親召而帥之曰真君為民除害弗可妖仇也十二空亡不可刃也其與帥釋其恨而願隨鞭鞞於三界行在以降妖幔邪元帥之戰因而以左執雷令右執黃旄而上列於負屏之左

黨元帥

帥懷州人澄深精研第貌黑而心不黑內不庇親外不避仇任晉昭察使時留刑無定惟人听入上任見下任奸帥獨平心不照兼以廉明真偽如見奸廷無冤獄下民無怨辭三載中而閭閻之曰黨不黨見五臟案臨籍秉天日黑判官人鬼泣何家宰相民考妣蓋黨其姓黑其貌婦藉者其諱而何其翁之諱也故曰何家宰相母陳氏生帥于元祐丁未年九月丁卯日未時主時人見有二三十兒童旗幡蔽路鼓樂倡堤扛一小兒以來人問之答曰一路福星也享壽九十七

玉帝封之帥以疾黎樵掌考校以察天下惡過焉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石帥



石元帥

野錄曰帥相溪人氏諱神毓於周宣王七年三月初四日申時風雨驟至龍掛冥表鄉人號乃父文甫若母韓氏曰阿兒龍種也夫帥性敏淨長遊關中受業於閔尹子結廬於眉山之陽適當令赤土千里百木黃落鱗不得尺水以鼓其聲樵叟輩袒有汗顏相與聚訴于廬曰周子黎民靡有子遺帥愀然不曰愧不能耳彼蠢茲若虺若蛇且以伸螫揚波吐氣成雲為天下作其霖柰何含溥而且不及一焉則丘稗而牛唾足恨也抑鬱而思曰昔有萊林之禱何為也哉夫非剪爪髡髮者乎惟誠動天亦弗誠耳遂沐浴更衣明馨于爐薦虔於孟再拜而祝民從之倏雨滴驟至影地滿三尺殊憶帥之再拜不起而不知其化矣已而行人報曰帥乘馬東行旄儀羽檄族擁百餘謂從者曰為我謝諸而輩也余奉

玉帝封為五雷之長與威福擊伐事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副應元帥

帥性嚴整目不瞬而心匪石不假人顏色幼科不第而苦志厲行於山僻
間夜有九尾狐精托幼婉行狀叩扉以入獻百媚以求一盼帥讀而然啓
朱唇以求一售帥讀而然次日敲牕低語帥閉戶而已妖以色不迷惟可
駭遂幻為魑鈴眼而螺角龍唇而虎口乾柴身巨人履足踏于几手抬于
檀火焰眼鼻如噴帥色不變乃坐而言曰女非夜半之所啓門自獻者耶
何嚇余耶余豈而嚇者耶遂以所點易之硃以擲之妖斂形作丫環而謝
曰君天神也異日天詔為竟察魔帥幸宥婢德帥曰女洗而行可矣媿欽
任而退已而

王帝降旨迎帥授以金鑑糾邦之賊帥蓋泰山下人氏副賀公之遺脉母
歐陽氏萃中嶽之秀而降凡于乾符九年壬寅年壬寅月壬寅日寅時帥
別號泰宇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三

槃瓠

槃瓠狗神今長沙武陵蠻之祖廟在盧溪縣之武山按高辛氏有犬戎患
募能得大戎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槃瓠遂入山啣人
首赴闕下果吳將軍頭也帝大喜大槃瓠畜類不可妻欲他報之女聞以
為信不可失請行帝不得已從之槃瓠得女負入南山石室中踰三年生
六男六女分為六姓藍胡侯盤余竹至今廣福近海有之俗名余客槃瓠
死男女自相婚配母歸以狀白帝帝使迎置諸子衣裳爛斑言語侏儻其後
滋蔓今武陵蠻是也至今土俗不食犬肉廟有威靈也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四



楊元帥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五

凡帥也楊帥特以地祇授之何曰龍異也何龍異曰以帥能為后祇任耳目也曰手執武士何故曰后祇為方澤承青帝行天道操堅凝以尸其出迎夫迨以尸其入于時為涼於數為逆于氣為藏持肅殺握秋霜惟帥則武力執武士以殺為威擊人之所不能擊此則上帝所以敕帥之意也曰將安効勤曰下察五方之凶穢幽按十二關君之橫縱陽糾人間園園之曲直陰鑑海嶽之魑魍為隕府網門之長至巨任也然則帥何脩以至此曰守法耳帥時任漢廷尉長案盜主玩器者以賍寃帝欲廷殺之不聽案以妄倖侮官像者以笞殺帝以賚赦之而不聽案三老中之賍吏者臺臣以勢請之而不顧案故友以撓法辭者賄以千金而不瞬目曰汝汚累欲人共分謗即凡此其大較也夫帥勇力精進允若慈雖與共楊州事察人鬼斬凶頑校牛頭馬首之開剖岩林水國之藏無不可者然帥生時鄰驚喊有飛虎至者已而楊公家婆徐氏毓帥於庚申年十月十六日亥時焉

此則帥諱名彪之意而人豪杰如此



高元帥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六

高元帥

帥受炁於始元太乙之精托胎於蒼州高春公家母梅氏甲子年十一月
甲子日子時生下一團火光曜日父母以為怪授之江藥師天尊抱之為
徒貌如冠玉法名員授仙劑以遊世凡猿臂腦像鑽求破胎出之鶴
完頂頭以起之虎硬喉以蛇骨化之諸奇症隨手安痊適遇一仙木
樗腹而腰口水瀝不止帥憐而補之仍以瓊花之露及天合之皮而
孔如天然不意神虫死其中也乃托于人言曰信而術亦大造中之生
人也汝能去病于肘腋隨甲之下以活世耶曰可即制以灸鬼之法以濟
曰東南一古栢女生之乎曰可以現音淨壺甘露滋之而萌生曰西北一
腹裂者女合之乎曰可即去痛之藥調以神水咒易以腹腸蒙以生肌
之散而痊曰今士大夫之家多姓女胎之乎曰可即以紫英陽起等石繼
以寄生神散密推化生神符神虫思無以窮其投者密以金蚕殺氏謂帥
曰今如何夫醫一生即殺數草是活一而枯百也况胎孕乃權于天汝欲
三教授神大全 五卷 七

以命扭是末必生而傷一死也汝何能全予托命于抱樗之中彼非有死
機也亦何賴于女而強醫之醫予以死彼未德而余之何仇女亦得以普
濟之仁兩無偏耶帥語塞而嘆曰信不能兼也女與娘而以醫死諸在已
感德枯謝之遂和以回生之術而變之遍遊于方內外生之甚眾
玉帝憫其為仁亦善矣以為足為帝之心為物造命者遂封以
九天降生高元帥之職



靈官馬元帥

詳老帥之始終凡三顯聖焉原是至妙吉祥化身如來以其滅焦火鬼墳
有傷於慈也而降之凡遂以五團火光投胎于馬氏金母而露三眼因諸
三眼靈光生下三日能戰斬東海龍王以除水孽繼以盜紫微大帝金鎗
而寄靈于火魔王公主為兒手書左靈右權復名靈耀而受業於太惠盡
慈妙樂天尊訓以天書凡風雷龍蛇賊鬼安民之術靡取不精乃授以金
磚三角變化無邊遂奉玉帝勅以服風火之神而風輪火輪之使收百加
聖母而五百火鴉為之用降為龍大王而羽之翼斬楊子江龍而福于民
屢歷艱險至忠也帝授以左印右劍掌南天事至顯也錫以瓊花之宴金
龍太子為之行酒至龍也殊憶太子傲侮怒帥火燒南天關遍敗天將下
走龍宮中戰離婁師曠偕以和二神仍管金龍以洩其憤至不得已又
化為一包胎而五昆玉二婉蘭共產於鬼子母之遺體又以母故而入地
獄走海藏拔靈臺過鄧都入鬼洞戰哪吒竊桃敵齊天大聖釋佛為之

解和至孝也後復入于菩薩座左至慧也玉帝以其功德齊天地而救元帥于玄帝部下寵以西方領以昏下民妻財子祿之祝百叩百應雖至巫家冤枉祈禱之宗悉入其部直奏天門雷勵風行焉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孚祐温元帥

帥姓温名瓊字子玉後漢東歐郡人今浙東温州是也世居白石橋祖宗世隱顯父諱望崇儒學明經中科第歿於嗣以為非孝也同妻張氏諱儼字道輝禱於后土時夜夢金甲神持巨斧手托一顆明珠以惠張氏云我乃六甲之神玉帝之將欲寄母胎托質為人母還肯麼張氏諾曰女流無識聖賢顯華何取方命其神委珠于懷而醒張氏因而含靈一十二月祥雲繞室異香馥座已而誕生於後漢順帝漢安元年辛巳五月五日午時時沐妊姊曰此兒左脇有符文二十四篆右脇有文符十六篆人莫能識已而隱其朱畫乃以其所夢神惠玉環名之曰瓊字子玉幼而神明七歲李步天星十歲通儒經傳子史天文等書靡不通十九歲科第不中二十六歲明經射策亦不中忽然嘆曰男子漢生不致君澤民死當助帝誅奸戚邪以醜吾志遂番偈云孝弟為本忠家為先寬仁容恕之身無偏便脩清淨契合真玄若奉吾道何憂不仙吾隨左右呼召立前齋抑間忽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見蒼龍墮珠于前卧拾而含之流于腹其蒼龍直舞障日騰金帥扭為環截尾于手突然幻變面青髮赤藍身猿猛握簡遊衍坐之英毅勇猛因顯金盟玉宇曰有能行吾法誦吾偈者慈惠民物以伐妖精治病驅邪吾當顯應斯言不忘泰山府君聞其威猛召為佐嶽之神積力陰功受玉帝勅吉封為元金大神又封為翼靈照武將軍兵馬都部署賜以玉環一握瓊花一朵金牌一面內篆無拘霄漢四篆左手執玉環右手執鉄簡有事出入天門朝奏又奉帝旨令下五嶽為岳府猛將衆神之宗嶽班之首惟帥能拜金闕巡察五嶽累朝封爵血食於温州東嘉之民敬而畏之後王巨宋寧年間有嗣漢三十六代天帥飛清真人張君始持符召之法役用嶽神而得位十太保之列首温太保之名召之立廟後翼贊云南嶽道士婁君虛奉南嶽鎮秩仙公紫虛元君命書于誌

東嶽統兵天下都巡檢五嶽上殿奏事急取罪人案玉皇殿前左元金翅雷燕武雷王佑侯温元帥

朱元帥

五卷

十一



帥姓朱諱彥矢法號為肱元昔胎寄於崑崙山頂毓於癸亥年十月癸亥日時乃六氣之精黑霾四時不散而成形藍青其軀蚕眉巨眼陰霞為乳吸露為漿既長遂以胎元為袋七人物七日化為鉄水布六氣為六殺神時發陰翳幔空日月無光民無良善並痛其毒天下幾長為混沌世矣爾時玉帝惡其民害也捉殺之帥最袋為雄無不為囊中物者命玄天親謹亦不北坎比軀之故而莫能近蓋惡氣逼人太清助以逍遙扇以扇其妖氛命謝天君以火德星入其囊以燒其囊帥無能為也帝獲以劍指之曰汝能從我遊無以遍及人也獨於不信道法者以之慮囊中焉以警將來吾能受汝元帥之戕以察詆侮聖賢帥唯受戒乃左金鉞右皂袋而威顯

張元帥

五卷

十一



山東寧海縣有張姓名純帥乃父也母黃氏夢金甲神而生帥因名健誕於則天癸卯歲八月癸卯日酉時帥幼而聰俊長而神清貌似靈官美髯精鑿史由科第官至刺史深諳人間事耳所政口辨冤筆會禁立斷而民不究焉且仁直剛兼時上鍾意於年少俊士詔貢以千計選應連花不給之役帥恥之以時多痘疫無中選者報國人賴以安焉作生祠而祀之王帝以為不曲不阿忠之屬也且才辨于給健之屬也直以飛捷報應之取帥之以共天門寄心警又褒以盡忠錫以瘟槌加以二即金盃以蕪理痲痘役專以保童為司命之官也作福者詳之



辛興苟元帥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十三

古雍州界地有神雷山至驚蟄時雷氣發揚于二月為卯於令為震雷門
 布鼓之神威氣閃赫無物不折至夏秋雷藏地中作鷄狀入于鈴岩內皆
 八月雍氏新姓名興者字震宇母張氏家貧賣薪以養母至懇苦一日往
 雷山采薪計值出岩中成鷄形者五帥喜心曰可為進膳資耳竟獲以歸
 進之母適舖擬內衣授之納于鷄柵者四隨以內衣覆其上而欲烹其
 一神鷄作人言曰予雷耳不可啖也乞宥一割之恩姬弗允則雷霹靂而
 起母破膽昏跪焉帥賣薪携醴以入抱母屍而哭曰子何極也抑至此和
 乃拭淚目其背有金痕曰混一之氣青帝之英威令所加莫予敢撓譬惡
 誅邪惟吾司命乃知雷也蓋泣而訴之吳曰母非惡非邪也胡不以殛邪
 而殛母耶矧宥天下之為惡者鷄名也遂並柵之雷鷄而搥之乃雷為內
 衣所掩竟不能震第莫為碎耳英氣冲虛而電兩風霾交至欲下擊狀哀
 其為母故而於之遂變為道士進而揖曰孝子獨不畏雷而反制雷吾雷

神誤以傷而母而母以怨也余等愿惟而所命以謝厥罪因奉十二火冊
 啖之帥遂易形妖其頭喙其嘴翼其兩肩左尖右槌脚踏五鼓而昇化母
 屍而去天帝感其至孝也迎而封之為
 雷門苟元帥與畢帥共五方事往來行天剪幽明中邪魔鬼惡

鐵元帥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十四



鐵元帥

維殷末世魔王現世負靈者胎生版蕩于中華恣毒者以幻化擒戮于谿谷出沒盤結妖帳太虛玉帝聞太乙真人奏詔六丁入胎於石城顏氏之夢有母無父因以鐵為姓而頭其名生于商辛丙午年五月七日寅時帥幼而武勇氣排山岳膽落天地力倒九牛殺殺為兔于水滸之陽降火馬于陰山之北鐵魔鬼于野火廟中擒妖狐于紫虛樓下浮江亂河截靈蛇玄龜于涿混之渚玄帝方以坎離二業故而闢雲于九天之下正值帥之勇推山海乃踏龜蛇邀帥步虛以同昇封為猛烈元帥分任玄冥之寄矣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十五

太歲



太歲殷元帥

帥者紂王之子也母皇后姜氏一日后遊宮園見地巨人足跡后以足踐之而孕降生帥也肉毬包裸其時生下被王寵愛妃名妲己冒奏王曰正宮產性王命棄之狹巷牛馬見而不敢踐其體王又命投之于郊烏鴉蔽日白鹿供乳適金禹化身申真人經過但見祥雲藹藹紫氣騰騰毫光四起真人近而視之乃一肉毬曰此仙胎也將剖剖毬得一嬰兒即抱歸水瀦洞求乳母賀仙姑哺而育之法各釜叮啞正名唵哪吒又緣其棄知之故而乳名殷如年將七歲同乳母後園遊詭母曰汝非吾子乃紂王子因听信偏妃妲己之言將汝為妖汝母墜樓而死帥感泣竟見真人具道欲報殺母之仇真人曰吾兒年幼不可去也帥堅請去真人曰汝果有此愿力報母亦孝思也但即往天妃八室洞中取何宝物為使方可前去帥往取黃鉞金鐘而見真人曰取此何也答曰此物好誅妖昏是時真人口中不語臉帶微笑意許如此只恐年幼不能奮力令往取兵書訓汝先乘海馬下山收二強人為副帥領命即收賢神鴉將帶歸見真人又命再往掃帚山收得十二強人方可征商帥不知強弱乃十二喪門哭鬼骷髏神帥即往盡戮之懸首掛頸胸而回真人曰此骨非他也能助陣一敲鬼哭神驚人頭昏悶手軟不戰自退於是帥助武王而伐紂至牧野率雷震等前鋒顯威殺商王前徒倒戈自戮血流標杵當先趕至摘星樓上正值妲己元是妖雉亡國日迷主精夜吃人血後見紂敗欲顯聖化去被帥威嚇欽形擒見周王命戮妲己大挺妖容炫目無忍殺者帥抱忠憤孝義不荒於色劈斧誅之妖散光化道黑烟而沒

至帝聞有孝象之思又有斬妖之勇遂召勅封地司九天遊奕使至德太歲殺伐威權殷元帥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十六



斬鬼張真君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十七

公姓張名巡妻劉氏妾柳氏唐玄宗時進士出身官拜睢陽令遭安祿之
 變史思明寺疊天亂四郊版蕩公負孤城臨危應變不依古法前後三百
 餘戰百戰百克保陣軍中器械無一不取之敵者第公性剛烈每策發髮
 豎齒落則見其始以背城奪旗鼓繼以艾蒿殺思明收萬矢於東草出奇
 之際整威武于坐食野戰之場明忠義於泣廟之餘識人倫於天道之頂
 知將令於雷將軍之時堅士志于殺妾蒸骸之表洩貞義於厲鬼殺賊之
 詞至今齊將軍噉指于鄰以示信諸軍伍羅雀豕鼠木食而不携然不屈
 于畔逢之逼罵不跪於鋸解之吁嗟堅貞凜冽曜天射日真古天地一孤
 忠哉後唐宋歷封為
 室山忠靖景佑福德真君



康元帥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帥負龍馬之精而生於黃河之界父康衢母金氏毓時仁皇炎德九年庚
 申戊寅月庚辰日戊寅時帥生而慈惠不傷胎不折天不虐孤寡不履生
 氣雖盛頑蠢動而垂矜者不輕殺焉食以殘紅飲以醇漿時有鶴雛為隼
 所得折翼而下卧收而哺之後鶴含長生草而報公之鄰里蒼生之士處
 以病者四方謂之能仁聲聞于天上帝亦以民之所稱者封之曰
 仁聖元帥以掌四方都社令焉帥乃左執金斧右執瓜鉞與玉璽相周旋



風火院田元帥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十九

帥兄弟三人孟田有留仲田洪義李田智彪父譚鐫母姓刁諱春喜乃太平國人民唐玄宗善音律開元時帥承詔樂師典音律猶善于歌舞鼓一擊而桃李甲笛一奏而响遏流雲韻一唱而紅梅破綻絃一調而庶明風起以教玉奴花奴盡善歌舞後侍御宴以酣帝墨塗其面令其歌舞大悅帝顏而去不知所出後緣帝母感慈瞑目間則帥三人翩然歌舞擊箏交競琵琶索手已而神爽形怡汗焉而醒其河起矣帝悅有海棠春醒高燭照紅之句而封之侯爵至漢天帥因治龍宮海藏疫鬼徭律作法治之不得乃請教于帥作神舟統百萬兒郎為鼓競奪錦之戲京中譁噪疫鬼出現助天師法斷而送之疫患盡銷至今正月有遺俗焉天師見其神異故立法差以佐玄壇勅和合二仙助顯道法無和不合無願恙不解天師保奏

唐明皇帝封冲天風火院田太尉昭烈侯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二十

田二尉昭佈侯
 聖父嘉濟侯
 三伯公昭濟侯
 金花小姐
 萬回聖僧
 都和合潘元帥
 斗中揚歌二仙使者
 十蓮橋上橋下棚上棚下歡喜耍笑歌舞紅娘粉郎聖眾
 岳陽三部兒郎百萬聖眾云々

田三尉昭寧侯
 聖母刁氏縣君
 三伯婆今夫人
 梅花小娘
 和事老人
 天和合梓元帥
 送宴報夢孫喜
 青衣童子
 寶郭賀三天尉
 勝金小娘
 何公三九承士
 地和合柳元帥

孟元帥

帥有姓孟名山者仁義孝慈萬古不磨至今賞人心愿者視其為獄官釋囚一事足下其槩夫因法所不貸至不可以信義感易知也帥以殘久思親動關門數百之泣皆切慕親曰而獨無母乎無相見也帥哀其懷膝下想遂泣與囚約囚亦泣與帥約至今冬廿五日而釋求正月初五而還果不爽一焉帥遂以為例焉久之私心謂曰囚何斯乃一念思親孝也信而四時義也既信義孝且義可語善矣因戲之曰倘赦行女等復善麼囚泣曰誰而死心耶等輩一悞安肯再悞第所謂囚人虛談耳帥曰汝改慮余所釋之囚泣曰是閻王殿上輪迴耳第予去君奚以脫等以汝活汝且以等死等活不如死帥曰以一死活百人之命何慮焉衆囚皆泣曰君何辜吾死分也夫君寬待以親而親思莫加焉又為出死以重厥罪夫螻蛄惟貪生亦奚忍其心至此乎不為也一囚久泣曰君言此徒令人心骨悚耳帥曰真言哉囚咽哽而言曰君母為然只此言令人碎身難報也帥聞之亦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涕曰子自有脫計衆問之帥曰勿問囚曰誠兩全愿听甚勿自苦也皆拜之各漸去而去最祝之曰愿天相吉人無為縲且世其昌乎不意府主滕公知而答叱之曰八百囚缺一無生還也謹之捕焉帥思曰死何怨第復命難矣躊躇久刺鎗于室自殺凡三踴躍而白兔三倒其鎗忽龐眉者曰上有敕帥恒為府君命也急而出則車馬旗士引焉遙拜

王帝救為鄴都元帥遂後於其帽上加瓊花一朵時帥尚未釋其鎗于手即加黃龍鎗焉乃知封也事聞于府時大府亦申文于上乃

趙國初亦像其廟而加以將軍號焉並贊之曰將軍芳萃廣西之靈仗義考生八百之蒼黎感諸奴考畫面以從新義被一方考皆可封之餘馨快厥狂考廣哉乎于空國厥父其浩考亦積善之苗裔母郭氏考紹太奴之徽音昭彼行考以彌萬人凡吾民考無入于徽德生于戊申八月十二日而沒于庚辰久也謹并其始終以錄

慧遠禪師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監明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張聞遠遂往歸之一百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音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緡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容聽講唯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惑者曉然其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偽秦建元九年秦將苻平寇并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衆各隨所之



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最懼非人側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居海陽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始往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成溪其後少時海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湧出大兩遂以有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陶侃鎮廣州有漁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環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遠環覺馳還寺寺既焚蓋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使使若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析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象行道昏曉不怠釋迦餘化於斯復與自遠下居廬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當以虎溪為界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三卒春秋八十三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二十三



鳩摩羅什禪師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王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關外國前却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人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冥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伐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開陰陽為後李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絃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雷推遷揆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冀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澗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榮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大原公纂率眾五萬討之時論謂業時鳥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擊你亂纂委大軍輕還為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章士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又自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言詐告資曰又不能為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以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則疾難愈頃更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又治無效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成寧成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駁為龍翔殿俄而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二十三

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號為龍興門什奏曰此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冠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傳戲殺恭曰斬胡奴頭什曰不能斬胡奴頭胡奴將斬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傳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鮮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薨甚替有閔中亦挹其高各虛心要請呂以什智慧神解恐為襄助不許東入及襄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廷甚茂漸變為莖以爲美瑞謂智者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閔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與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林度比左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爾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則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克傳

三教搜神大全

五卷

二十五

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惟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釋流傳後世咸共弘通今於殿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灰爾

本缺失此半等據明釋藏城字號永樂御製神僧傳補

三教搜神大全

六卷

佛陀耶舍禪師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屬賈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變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積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太子見而悅之請置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後羅什往龜茲為呂光所執舍傳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衣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

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日
 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
 勤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
 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資
 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
 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
 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信未
 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與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
 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偽司隸
 校尉姚爽請令出之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
 之不誤一字眾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
 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賜
 耶舍布絹萬匹悉不受道舍佛念布絹各千匹各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賜
 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
 三教搜神大全 六卷 二



曇無竭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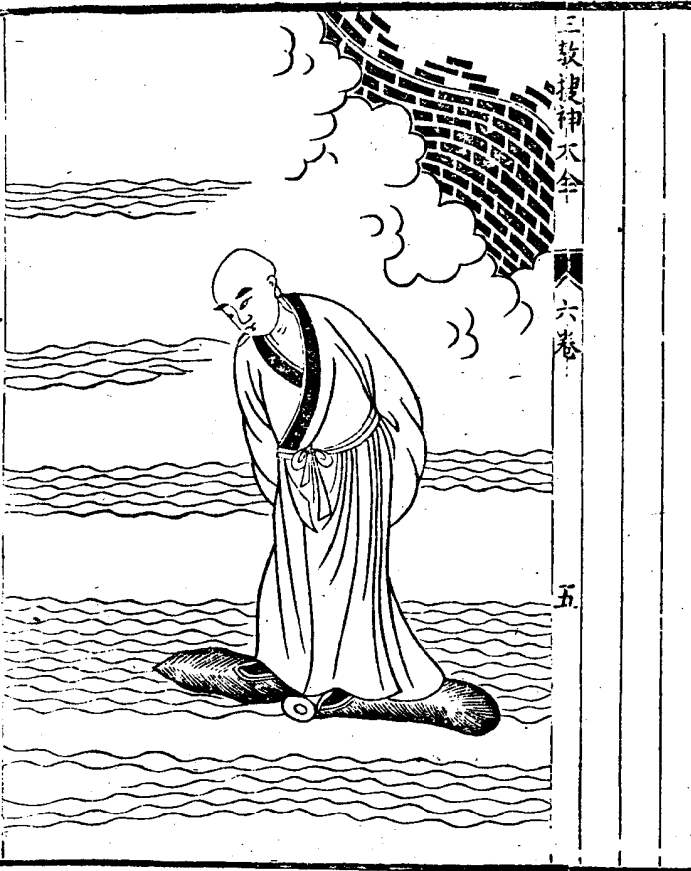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
 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末初元
 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費楮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
 出海西即入流沙到高昌即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慈嶺度雪山進至罽
 賓國禮拜佛鉢傳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
 行至辛頭那提河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親自沸水船後至
 檀特山南石雷寺住僧三百餘人維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
 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吞蜜為糧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費觀世音經
 未嘗變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
 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
 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船汎海達廣
 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三教搜神大全 六卷 三



佛馱跋陀羅禪師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無嘗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屬實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屬實觀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過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嚴執能流化東土僉云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遊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悉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三教搜神大全 四 卷六

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住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然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即衣約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屈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雷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今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現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



杯渡禪師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及於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繼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叩凍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船子更無餘物嘗從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盼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岬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子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有三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數日乃見在西界象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百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

於辛繪與俗無異百家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兖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暫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怪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絮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雖獲存焉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耳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願施廻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託乞魚魚師施一餒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

三教搜神大全 卷六

六卷

六

乞魚網師願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關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岬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番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為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一日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及行少許聞唱道聲還住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

乃見真人為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開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去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十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開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誰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征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窻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請渡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爾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

三教搜神大全 卷六

六卷

七

被痛酷窮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氏病瘵治不愈後請僧設齋瘵有僧勸迎杯渡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為師因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記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雷一萬錢物寄諧情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屍還壘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仰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观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齊諧家呂道惠聞而視之杜天期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一日見形洛水上眾皆大驚語丘熙等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脩立故寺以懷災禍

三教搜神大全 卷六



寶公禪師

沙門寶公者高山高樓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隅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踴或卧迴眸盼寶寶佈將返頃更見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惟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恍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龍右前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岫寺鑿禪講會各各暨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寶本專鑿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來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鑿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寶但獨於柞木之下一無所見唯觀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三教搜神大全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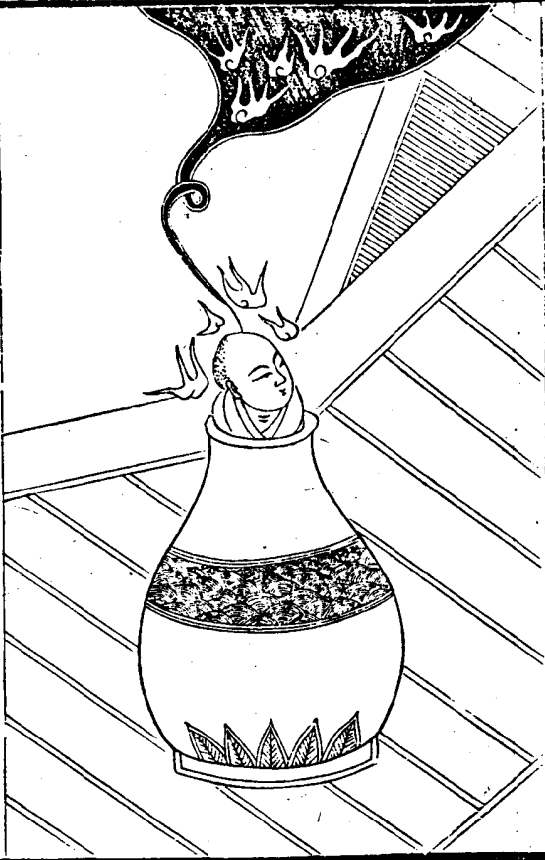
智琛禪師

釋智琛俗姓張氏清河人年二十二親俱逝染疾經歲月醫藥無効夢神就瑛身次第吸嗽三夜稍痊遂求離俗聞智者執行超群為世良導即泛訶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十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豁白智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爾陳至德四年住寶林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瑛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爾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且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瑛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吾哉吾哉其人丁矣瑛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槌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瑛即滅五雷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讚善哉言已不見以貞觀十二年卒于寺



大志禪師

僧大志會稽碩氏子發家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陀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食粒若盡惟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衣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日擔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辭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士衆通集師絕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辭灌之以蠟如炬燃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変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為衆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踟躕入定七日而卒



玄奘禪師

釋玄奘本名禰姓陳氏洛州緱氏人也奘失怙恃少罹窮酷隨兄長陳法師住靜土寺授以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欲慕大法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劔閣既達蜀都受諸經論一聞不忘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為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窮時曰神人後又遍遊荆揚等州訪諸道隣復還京輦廣就諸蕃備學書語行坐尋授教日博通惟候機會自觀三年會次下教道俗隨豐四出由斯得徃西域取諸經像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鎖房門而坐至久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癩身軀膿血牀上獨坐莫知由來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教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奘生常已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發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後至玉



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頭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為之法必歸塵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眾既臥疾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佛相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掌上堅然不動氣絕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瘞於白鹿原初奘將徃西域於靈岩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眾謂此松為摩頂松



元珪禪師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大通禪要深入玄微下廬于嶽中龐鳩時有義冠者即曲繁多稱謁師珪觀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眾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日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辨乎願受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茫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為張座焚香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嚮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听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媿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

三教搜神大全

卷六

十四

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能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盜誤混疑也神曰能曰能不忘乎曰吾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此謂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即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寂默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媿福淫禍善不為盜盜誤混疑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昏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女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七能三能神悚然避席降跪頌曰可得聞乎曰汝能候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為吾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威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道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如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

謂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巨無一人能主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見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識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無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壞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嶽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此樹於東嶽乎神曰已聞命矣又曰我必昏夜風雨擺搖震頭師無駭即作禮辭去珪門送而觀之見儀衛如王者之行仗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雷隆棟北宇岌礫將圯定僧膽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垢蓋物不安所乃謂眾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嶽森然行植焉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卒

三教搜神大全

卷六

十五



通玄禪師

通玄姓李氏太原東北人也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鬚鬢如畫髮紺而螺慈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開元七年春自足襄而至孟縣之高家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每日食麥千顆柏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嘗其論并經往韓氏莊中路遇一虎玄撫其背以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虎弭耳前行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二女子韶顏都雅每日饋食一奩于龕前玄食已徹器而去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論成泯然不現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一日鄉人聚飲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為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頭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積而葬之

三教搜神大全

六卷

十六

一行禪師

釋一行俗姓張氏鉅鹿人也本名遂早歲不群聰黠明利讀書不再已暗誦笑師事普寂禪師時有盧鴻者持其文至寺一行一覽之即無遺忘鴻驚謂非君所能教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求訪不下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筵其聲較較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弄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玄宗聞之召令入內謂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玄宗因召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已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嗟嘆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灾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玄宗開元九年太史上言麟德曆寢疎日食屢不效帝詔可禪師更造新曆奉詔推數立術以應之撰開元太衍曆一行於癸亥十月制黃道儀成帝自為之

三教搜神大全

六卷

十七



銘詔安武成殿以示百官其儀準貞天之象具刻宿赤道度數注水注水
 激輪冷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一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
 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木櫃為平地令儀半在地下晦明
 朔望有準立木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
 置鐘以候辰至一辰則自撞之皆略施輪軸交錯相持稱為神功和璞
 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神師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記云後八
 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以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師造大衍曆以
 糾數家之謬則洛下閎之言不誣矣愔深以為然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
 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
 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因出所撰大衍玄圖
 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
 隣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敕
 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
 金帛當十倍贖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戰手大罵曰何用識此
 三教搜神大全 卷六 六卷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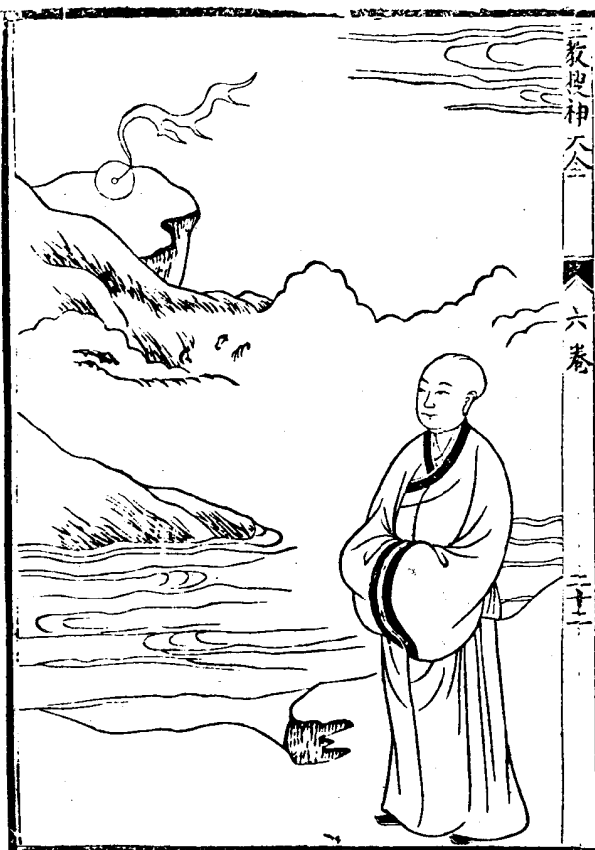
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運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
 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方其角有糜園汝往
 替伺徒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尺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
 至酉後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實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
 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扣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
 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讓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焚惑着
 今帝星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時則隕
 霜亦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聖枯出繫乎釋門以順心壞
 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命使持節
 大赦天下於是王姥兒亦在赦中然終不知一行之力也一行亦不自以
 為功而言之至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帝嘗問國祚幾何
 有留難否行曰鑿與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
 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
 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至開

元末裴寬為河南尹寬深信佛法師事普寂禪師日久造焉或一日寬指
 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避迴休息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
 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
 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復禮禮
 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階入南堂自闔其
 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速鑿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
 滅度後寬服纓經葬之日徒放出城送之春秋四十五帝哭之哀甚輟朝
 三日停籠三七日行容貌如生帝親製碑書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
 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

三教搜神大全 卷六 六卷 十九



帝方加婦仰馬武貴妃寵異六宮存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善
 薩又勸河東郡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命非久
 矣經數月皆如其言至二十年壬申八月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
 遂禮毘盧遮那佛旋遠七市寂然而化



三教搜神大全

六卷

二十一

鑑源禪師

釋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甄明後講華嚴經號為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
 倉簞中米粟總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真感如此後多徵
 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
 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
 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餘尺冀公驟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
 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柏樹上晝現一燈其
 明如日橫布玻璃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大焰燐可愛西嶺山門懸
 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
 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
 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子午金銀
 二色燈列於知鉉師墳側常南康皇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
 現相焉

三教搜神大全

六卷

二十三



賴殘禪師

賴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賴殘也書專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賴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賴殘經音先懷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聖席門通名而拜賴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賴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蔡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其綠山磴道為大石所攔乃以十牛麼絳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賴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賴殘曰何必見唾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獲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三教搜神大全 六卷 二十四

西域僧禪師 釋天竺亡名僧者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緜條衣穿草屨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高皇之生也繞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召自來高氏家僮咸怒之以斃席坐于庭中既食高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視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高氏先君曰此子生繞三日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高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父今降於世將為蜀門帥宜蜀人之福吾性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生高氏吾故不遠而來高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高皇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閒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西域僧禪師



三教搜神大全

六卷

二十五



本淨禪師

釋本淨未詳何許人道氣高抗聞闍嶺多禪宗識歷住叅之又聞長溪窟
童山多神仙洞府然山中不容凡俗淨乃入山結茅為室室側有毒龍石
穴其龍天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為害樵
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叮寧虎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褶
稱寄宿盡納諸巷內明日告辭偕化為鶴鳴唳空中而去淨後固知其終

三教搜神大全 七卷



地藏王菩薩

職掌幽冥教主十地閻君率朝賀成禮相傳王舍城傳羅卜法名目健連
嘗師事如來救母於餓鬼群叢作孟蘭勝會啟而為地藏王以七月三十
日為所生之辰士人禮拜或曰今青陽之九華山地藏是也按傳新羅國
僧唐時渡海居九華山年九十九忽召徒眾告別但聞山鳴石噴俄跏趺
坐於函中泊三稔開將入塔類貌如生兒之動骨節若金鑽焉故曰金地
藏以是知傳者之誤

三教搜神大全 七卷

山廟



嵩岳伏魔禪師

三教搜神大全

七卷

三

嵩岳破竈陸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頂上青衣人設拜師前曰我本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特來禮謝再拜而去少頃徒眾問師竈神得何經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眾無語師良久云會麼眾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眾僧乃禮拜師曰破也墮也於是其眾大悟

玄旨

知玄禪師

三教搜神大全

七卷

四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疾人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為誌後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座恩渥甚厚忽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餒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即趨其處佛寺煥燿僧立于山陰顧接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所苦告之曰無傷也山有泉且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忽入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袁盎吾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各利心起故能害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為冤矣時知玄竟不住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莽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

玄感其異思積世之冤非遇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冤業之義名曰水懺

青衣神

青衣神即蠶叢氏也按傳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稱蜀王嘗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蠶事鄉人感其德因為立祠祀之祠廟遍於西土罔不靈驗俗呼之曰青衣神青神縣亦以此得名云宋謝枋得蠶有詩云

詩曰

養口資身賴以桑

吐絲不羨蜘蛛巧

三起三眠時化運

待着獻爾盆纒后

終成王道澤流長

飼葉頻催織女忙

一生一死命天常

先與君王作袞裳





九鯉湖仙

九鯉仙乃是福建興化府仙遊縣何通判妻林氏生有九子皆瞽目止有大公子一目不瞽其父一日見之大怒欲害之其母知竟速命人引九子逃至仙遊縣東北山中修煉名曰九仙山又居湖側煉丹丹成各乘赤鯉而去故湖名九鯉廟在湖上最靈驗每大比歲各郡中士子祈夢于此信若著祭

本朝黃孟良感其語賦詩一律以紀之云

詩曰

人已登仙鯉化龍
石遺丹竈潺湲裏
青鳥去來猶夜月
此行不為却朝夢

伊誰湖上構仙宮
雲鎖瓊樓縹渺中
碧桃開落自春風
擬向邛橋遇石公



張天師

天師者漢張道陵也子房八世孫光武建武間生於吳天目山李長生法術隱北邙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徧遊名山東抵吳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綠衍流而之云錦洞有岩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遶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之云臺峯升天所遺經錄符章并印則以授子孫其四代日盛復居此山歷代重之今其子孫世襲真人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



三教搜神大全

卷七

九

王侍宸

侍宸姓王名文卿宋時臨川人侍宸其官也生有骨相有道者罌之長而遊四方履歷裁遍宇宙嘗遇異人授以道法能召風雷宋徽宗号为金門羽客疑神殿侍宸冠當時賜齊一無所受時揚州大旱詔求雨侍宸為仗劍噴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后數日揚州奏得雨水皆黃濁屢見顯異大元時始建祠今祠在建昌之府城內是也靈應益著執牲帛而乞靈者絡繹於道也



三教搜神大全

卷七

十

廬山匡阜先生

先生者姓匡名績字君平南楚人号匡阜先生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老聃得長生之道結茅南障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為置一榻簡書數篇而已武王屢徵不起遇少年傳以仙訣得道漢武帝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陽江中復封先生為南極大明公道高尤虎伏德重鬼神欽先生能伏五瘟使者為部將更命立祠於虎溪曰隱郡守桓伊迂先生祠於山口能押瘟部之神凡水旱疠疫禱之皆應焉

黃仙師

仙師姓黃行七福建汀州上杭人也業巫術能鞭撻鬼魔驅逐妖怪師廟在上杭縣治之西南舊在鍾寮場石峡中後遷於此相傳昔有山精石妖為害巫者黃七公以符法治之因隱身入於其石不出石壁隱映有人影望之儼若仙師像昔人有詩云

詩曰

非是神利非鬼劃
仙師一入山頭石

解生烟霧解生雲
草木蒙茸度幾春



北極驅邪院

左判官者唐顏真卿德宗命真卿問罪李希烈親族餞于長樂坡公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入授以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奕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樞見貌狀如生徧身金色瓜甲出手背鬚山長數尺歸壘偃師北山后有商人至羅浮山有二道士奕棋樹下一曰何人至此谷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願寄一書達吾家遣童子取紙筆作書客還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驚曰先太師親筆發塚開棺已空矣后白王瘡云顏真卿為北極驅邪左判官





三教搜神大全

七卷

十三

那叱太子

那叱本是玉皇駕下大羅仙身長六丈首帶金輪三頭九眼八臂口吐青雲足踏盤石手持法律大敕一聲雲降兩從乾坤燦動因世間多魔王帝命降凡以故托胎于托塔天王李靖母素知夫人生下長子軍叱吹木叱師三胎那叱生五日化身浴於東海脚踏水晶殿翻身直上寶塔宮龍王以踏殿故怒而索戰師時七日即能戰殺九龍老龍無奈何而哀帝帥知之截戰于天門之下而龍死焉不意時上帝壇手搭如來弓箭射死石記娘之子而石記與兵帥取父壇降魔杵西戰而戮之父以石記為諸魔之領袖怒其殺之以惹諸魔之兵也帥遂割肉刻骨還父而抱真靈求全于世尊之側世尊亦以其能降魔故遂折荷羨為骨藕為肉系為脛葉為衣而生之授以法輪密旨親受木長子三字遂能大能小透河入海移星轉斗嚇一聲天頽地塌呵一氣金光罩世歸一响龍順虎從鎗一撥乾旋坤轉綉球丟起山崩海裂故諸魔若牛魔王獅子魔王大象魔王馬頭

魔王吞世界魔王鬼子母魔王九頭魔王多利魔王番天魔王五百夜叉七十二火鴉畫為所降以至於擊赤猴降孽龍蓋魔有盡而帥之靈通廣大變化無窮故靈山會上以為通天太師威靈顯赫大將軍天帝即封為三十六員第一總領使天帥之領袖永鎮天門也

三教搜神大全

七卷

十四



五雷神

雷神廟在廣東雷州府之西南八里昔鄉人嘗將麻布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魚羶肉同食者立為霆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者因獵獲一卵圖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后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為雷種后為本州刺史歿而有靈鄉人廟祀之陰雨則有電光吼聲自廟而出宋元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祐中更名威化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又雅州瓦屋山有雷洞投以瓦石應手雷震也



電母神

相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晷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之閃電是也

風伯神

飛廉是也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似爵有角尾似蛇大如豹風伯之神也

雨師神

商羊是也商羊神鳥一足能大能小吸則溟渤可枯雨師之神也





海神

即海若是也相傳秦始皇造石橋欲渡海觀日海神為驅石始皇求神相見神曰莫圖我形始皇從之及見左右巧者描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今廟在文登縣

潮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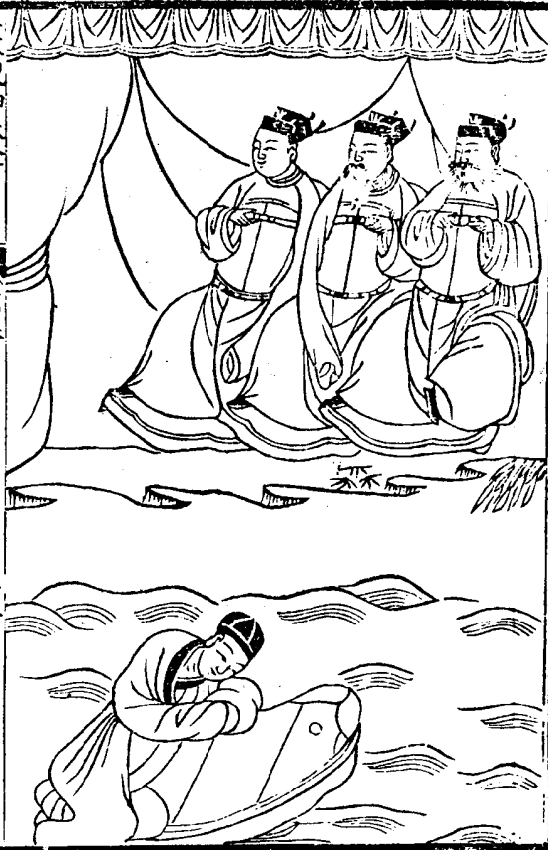
即子胥人見其素車白馬乘潮而出

水神

謂禹強河伯

波神

謂川后



洋子江三水府

五代史楊氏據江封馬當為上水府廟在山之陽承石為

中水府廟在采石山下封王宋加顯靈順聖佐平江王

金山為

下水府廟在金山寺內三廟

本朝俱稱水府之神水面江心一呼即應舟人過者必具牲帛以禱今有司歲時致祭



三教搜神大全

七卷

十九

蕭公節爺

公姓蕭諱伯軒龍眉蛟髮美鬚面如童少年為人剛正自持言笑不苟善也惡也里閭咸為之盾平歿於宋咸淳間遂為神附童子先事言禍福中若發机鄉民相率為立廟江西臨江府新淦縣之太洋洲保舡救民有禱必應福澤十方

大元時以其子蕭祥叔死而有靈合祀于廟

皇明洪武初嘗遣官諭祭永樂十七年其孫天任卒屢著靈異亦祀于此詔封為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大著威靈于九江八河五湖四海之上



三教搜神大全

七卷

二十

晏公節爺

公姓晏名成仔江西臨江府清江鎮人也濃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疾惡如探湯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無知乎其為人敬憚如此

大元初以人材應選入官為文錦局堂長因病歸登舟即奄然而逝從人歛具一如禮未抵家里人先見其揚騶導於曠野之間衣冠如故咸重稱之月餘以死至且駭且愕語見之日則即其死之日也啓棺視之一無所有蓋尸解云父老知其為神立廟祀之有靈顯于江河湖海凡遇風波洶濤商賈叩投即見水途安妥舟航穩載繩纜堅牢風恬浪靜所謀順遂也皇明洪武初詔封顯應平浪侯



開路神君

開路神君乃是周禮之方相氏是也相傳軒轅皇帝周遊九垓元妃螺祖死於道令妃好如監護因買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險道神一名阡陌將軍一名開路神君其神身長丈餘頭廣三尺鬚長三尺五寸鬚赤面藍頭載束髮金冠身穿紅戰袍脚穿皂皮靴左手執王印右手執方天画戟出柩以先行之能押諸凶煞惡鬼藏形行柩之吉神也雷傳之於後世矣

三教搜神大全

七卷

卷一

法術呼律令

令平

雷部有神名曰健兒善走與雷相疾速故符呪云急急如律令勅雷傳後世道釋巫流召帥將風雷城隍社可画符出筆皆以用之



門神二將軍

門神乃是唐朝秦叔保胡敬德二將軍也按傳唐太宗不豫寢門外拋磚弄瓦鬼魅號呼三十六宮七十二院夜無寧靜太宗懼之以告群臣秦叔保出班奏曰臣平生殺人如剖瓜積屍如聚蟻何懼魍魎乎願同胡敬德戎裝立門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無警太宗嘉之謂二人守夜無眠太宗命画工圖二人之形像全裝手執玉斧腰帶鞭鍊弓箭怒髮一如平時懸于宮掖之左右門和崇以息後世沿襲遂永為門神西遊記小詞有本是英雄豪傑舊勳臣只落得千年稱戶尉萬古作門神之句傳於後世也

三教搜神大全

七卷

卷一



天王

按釋氏源流有毘留勒義天王有毘留博義天王有提頭賴吒天王有毘
 沙門天王昔唐太宗從高祖起義兵有神降於前自称毘沙門天王頭同
 乃定亂其手將有猪首象鼻者故所向成功及即位詔天下公府皆祀之
 天聖初詔諸郡置祠仍建佛寺俱以天王為額此天王之所由普建也

藏板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終

後序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刻成適閣伯太守以薦舉入都道過長沙余以初印
樣本相贈太守為勘正其謬誤多處余一一從而校改太守謂元板畫像
搜神廣記前後集昔在京師廠肆所見者即毛氏汲古閣舊藏卷首有毛
氏印記諸神圖像釋氏無此之多此本所增大都取之梁宋兩高僧傳又
謂余序文不足為典要之語於義未安太守喜言佛理又通內典意謂諸
僧事蹟來應分明不可一概未察耳余按此書明人以元板畫像搜神廣
記增益縉刻即可以書中皇明年號證之而諸僧記載悉本永樂御製神
僧傳一書文句都無所改竄余謂其不足為典要者以其出於雜家說部
違於聖人不語之訓而已嘗考諸神始末有流傳極古而終屬無稽者如
東華帝君西靈王母即東王公西王母見集仙錄宋李昉太平廣記五十
經穆天子傳玄天上帝即玄武神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梓潼帝君即張
惡子見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唐時有廟見李商隱詩集題張孫
樵文集有祭梓潼三官大帝即三官見梁陶宏景真誥唐周昉畫三官像
三教搜神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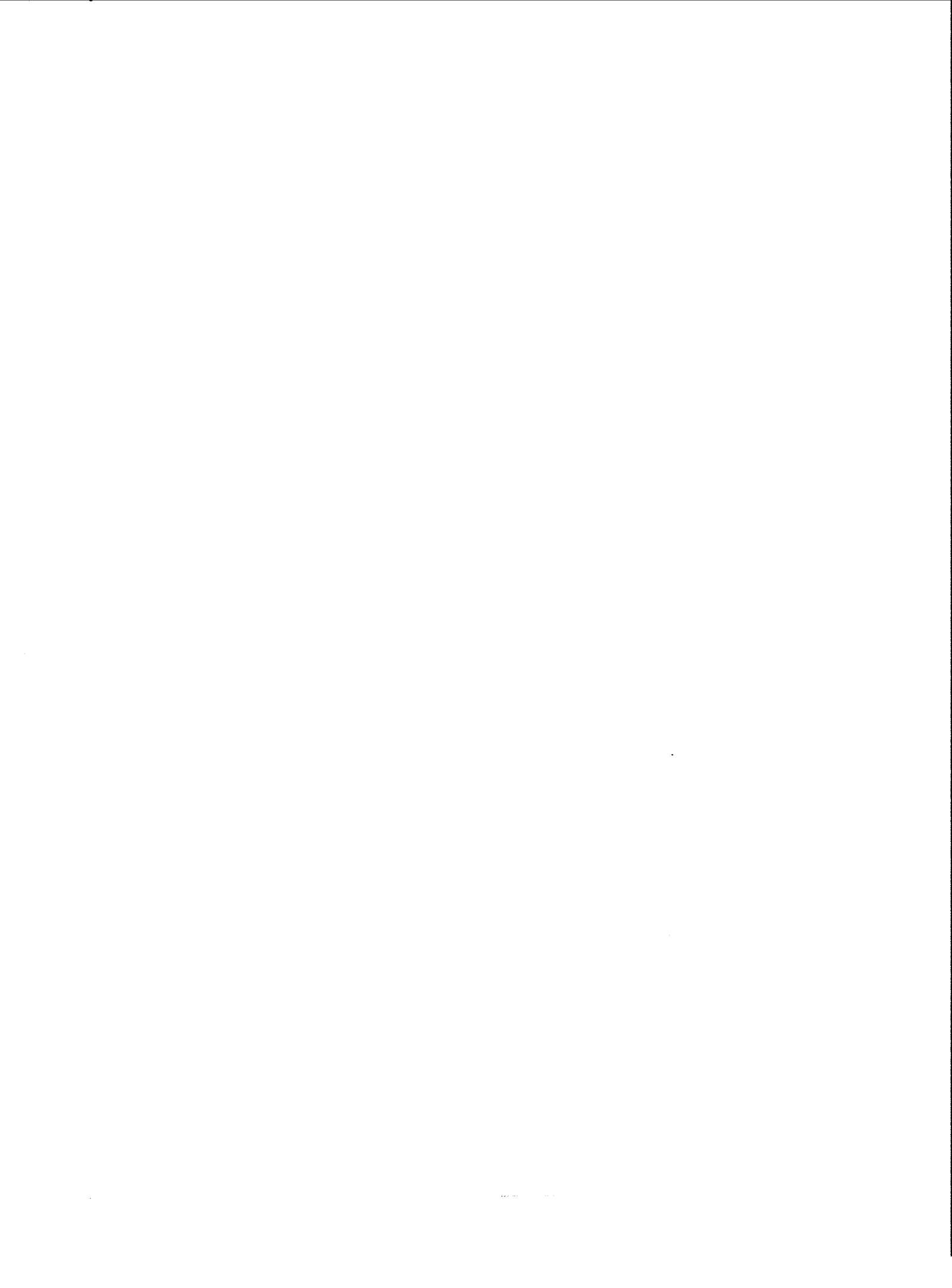
後序

見宋徽宗宣和書譜東嶽主人壽命見後漢書烏桓傳方術許曼傳泰山
神有子見魏書段承根傳有女即嫁為東海婦者見晉張華博物志宋封
其子為炳靈公立廟建康府城北見宋張敦頤六朝事迹門廟佑聖真
君茅盈即大茅君見尚書帝驗期宋李昉太平御覽六朝事迹門廟五嶽
神姓名見東方朔神異經五聖即五通見梁陶宏景靈寶七籤九日五通
生唐柳宗元龍城錄載宋王錕發源有廟宋大觀三年賜額宣和五年
加封通號通祐通澤通惠通濟侯乾道淳熙累封加八字見宋王象之輿
地紀勝二十州州仙釋注及引加封告命云江東臨安有廟見宋潛說
友咸瀉臨安志三許真君斬蛟見唐張鷟朝野僉載百三十一引其二
龍御舟事見許旌陽傳與地紀勝二五三茅真君即茅盈及其弟閻弟
衷見集仙錄三十一引茅君內傳四十一引崔府君為唐陰陽令宋淳化
中民于京城北立廟見宋高承事物紀原府君名瑛字子玉宋李心傳朝
錄政傳集靈殿觀碑記其為唐人磁州廟尤靈顯世傳宋高宗乘廟
中泥馬渡江見宋人撰宣和遺事其寶牒拘虎事見金元好問遺山集崔

府君廟碑記吳客三真君姓唐葛周宋臨安有祠乾道九年曹善建見成
高臨安志祠山張大帝勳見四明圖經高同所作張王廟記及王之行狀
輿地紀勝二十四其封真君并祖父以下兄弟子孫子婦加封在宋寶祐
廣德軍仙釋引間見成瀉臨安志常州武烈帝陳果仁見唐天寶僧德宣撰司徒陳公捨
宅造寺碑全唐文九百十五六朝事蔣莊武帝子文見晉干寶搜神記
蠶女亦見搜神記杭州蔣相公兄弟廣福廟見宋吳自牧夢梁錄神茶鬱
聖見漢應劭風俗通王充論衡鍾馗見唐人題吳道子畫鍾馗記宋沈括
引五瘟使者即五瘟之神見宋陳靚歲時廣記司命竈神姓名子見西
陽雜俎福神楊成一作陽城為道州刺史有惠政見晏公類要五十八道
引紫姑神為李景妾何麗卿見頭異錄中記四引天五方之神見六韜
及太公金匱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太觀音菩薩為女身見北齊書徐之
才傳世傳其父為妙莊王生女三妙清妙音妙善菩薩即妙善見元趙魏
公管夫人所書觀世音菩薩傳略兩午刊天妃宋臨安有廟事載丁伯桂
廟記見成瀉臨安志三十一斬鬼張真君為唐張巡巡殉安祿山之難因本
三教搜神大全

後序

傳有死為厲鬼以殺賊之語故民間祀以逐厲見元謝應芳辨惑編九鯉
湖仙為何氏九兄弟見輿地紀勝一百三十五與北極驅邪院左判官為
唐顏真卿本殉李希烈之難而世傳其尸解仙去見唐人明皇十七事續
萬花谷五代秦再思紀異九惠州仙釋引黃仙師治山精石妖見輿地
紀勝一百三十三洋子江三水府偽唐保大中封宋大中祥符加封見元
馬端臨文獻通考淫祠雜祠開路神君為周禮之方相氏見宋真宗御製
軒轅本紀以上所舉或史傳不知其人或有其人而無其事大都供文人
之藻翰資揮塵之談鋒前人附會而言之後人因緣而述之虞初九百列
小說一家斯固并九流而不廢者也至神僧來自異域羽客多出宣和事
隔中原人多詐偽過而存之存而不論是則余刻是書之旨也歟宣統
元年己酉歲立夏後五日德輝撰



天方典禮

釋要解

蔣氏慎脩書
屋校印甲寅
如月著始天
雇涂良吉成

天方禮經序

大道之在今古也如日麗中天無遠弗照無論東海西海凡
 得心理之同者即為聖人之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教本
 之平庸極之正大天道人道罔不兼該顧其禮樂刑政典謨
 訓誥載在六經語孟者至精詳矣清真一教來自天方衣冠
 言貌焗岸異人予向疑其立教在吾儒之外而或亦等於老
 佛之流也戊子春接劉子一齋於京邸間暢論天人性命無
 微弗逮詢其教之原委一齋出所著天方禮經一集曰清真
 原委可約畧見端於此矣因留覽卒業見其微言妙義切實
 淵深天幾人事節目井然其倫禮綱常猶然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也其脩齊誠正猶然孝弟忠信禮義廉節也其昭
 事上帝有所謂念禮齋課朝五者亦猶然顧諟明命存心養
 性以事天也夫然後知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與中國聖人
 之教理同道合而非異端曲說所可同語者矣吾於是益喜
 劉子之博學奇才會心於無盡也既精天方之典復通中國
 之經融會貫通著為書以闡其教通部無一磨棧語無一駭
 世駭俗語所至難言者造物之本然也而却能鉤深索隱以
 窮極其精奧直使莫載莫破之理盡昭著於不覩不聞之中
 無聲無臭之妙俱顯見於魚躍鸞飛之際禮經一書殆可與
 六經並著天壤矣乎讀是書者玩索而有得焉探原握本卓
 爾當前天人兩盡微顯同歸視聽言動持循在我見仁見知
 存乎其人中國聖人復起其能取斯言而易之

頁六 序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侍郎鹿祐拜讚

頁六 序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序

禮所以成物者也天以禮常其清地以禮常其常物以禮常其生息人以禮成其為萬物之靈是以禮權天地束萬物一日無禮而羣有失然萬物能守禮勿移人則任欲易亂教聖人以禮教人不以禮教物典謨訓誥其諄諄於人者至矣天之生斯民也不私疆域凡有生民即有聖人此天方典禮乃西海聖人用以教西海之民者也陳隋之時西方有大聖人生而神靈感化萬物文帝慕其風遣使往求其經教以歸由是西域始大通於中國千百年來流寓者衆雖居中國猶執祖教智者守其經愚者失其義此劉子用儒文傳西學以教於同人者也雖然地有東西理無疆界是禮也雖自天方而

百六十三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理通於天下凡我人士不靳與知亦不靳與能蓋凡其人之化心同理同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況其言天道人道尤悉學者能於是而用力焉則亦盡人合天之一經語也其可以方域拘諸

賜進士出身禮部侍郎荅溪徐倬題

一齋書序

劉君介廉溫溫抑抑好學嗜書自經史稗官天官律數以及二氏之書靡不搜覽而又能折衷於六經研辨於性理大全深得儒者精微之奧旨丁亥夏五謁余於京邸出所著天方之書數十冊言理甚微序禮甚悉凡以為天人合會之要道也及與之論古今治亂興亡之由天文地理舛訛之辨身心性命是非之闕如決大江沛然莫禦如治亂絲井然不莽求其一言之離於道不可得也昔黃叔度論學有曰博而約於衷聘而歸于性成章而潤於質殆庶幾焉竊歎世之不好學與不善學者其耳目心思未嘗少異於人顧用之於聲色貨利而得失趨舍擾其中役役而不知所止及其既老而衰悔之晚矣彼夫馳驟于虛無幻誕不經之說既不能返於人生而靜之初又不能存誠去偽於物感而動之後而徒空靡其歲月虛耗其精神所學卒歸無用以劉君視之誠何如也且劉君年富力強著書數百卷闡明天方之理以補中國之用其功正未可闕量茲以平日學力之所得者別自號曰一齋以顏其室今以其書問序於予余既不文又深愧疏淺不能探聖賢精微之奧旨於萬一復何言哉因述其所學所集以告夫世之不好學與不善學者聞劉君之用心其亦可以知所返矣若夫一之義蘊開發靡有窮極其分而為二圍而為三散而為百千散而為億萬不可勝算者其不始於一歸于一也以劉君之博學精深自能發揮無遺蘊而又何待余之

丙六 序四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跋涉者爲說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惟劉君於此勉之矣是爲序
賜進士出身陝西道監察御史景日昫拜撰

丙六 序五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序

聖天子御宇四十有八年德被寰區澤周中外一置哈密之君再造哈密之國寵錫宴賚恩禮優隆又特遣郎官送之出關我皇上柔遠之道至矣故天方之人聞風慕義梯山航海而來者踵相接也第語言異其聲音文字殊其點畫見我朝之禮番番皇皇彬彬雅明備有餘慕焉而不能通其文中華好事者見天方語言文字茫然扞格疑其禮有驚世駭俗詭異而不近情者不知疆域雖殊同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飲食日用起居之節婚姻喪葬追遠之誼心同理同則禮安有或異哉數百年來獨未有人焉爲之細譯而詳解之故致此耳劉子介廉天才俊朗逸思雕華幼習天方之經長攻儒者之學既而旁搜博採二氏歐羅巴之文靡不悉心殫究鍵戶清涼山中十經寒暑緝閱既多著作益富見中華天方之人兩相遇而不能兩相通因慨然曰譯其文而解其義俾中外翕然同風是始余之責也夫遂舉我朝典禮譯爲天方文字使遠至者知彬彬雅明備如此其番番皇皇既爲樂之又取天方之禮譯爲漢文委曲繁重盈尺而不能竟其緒恐讀者難之復於禮中擇其倫常食用吉凶之最切要者詳爲解釋書成願而樂之不敢自是其學負笈走京華質諸先正交口稱許劉子南歸以書見示予受而讀之忠君孝親之心居室交友之道悉本至性至情流通貫泱衛生送死可以無憾絕無詭異不可遵循之弊數千百年未明之禮於斯

丙六 序六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較著上可以報我 皇上撫綏之恩下可以爲人心檢束之
範劉子之功於是大矣昔孔子自衛反魯定禮刪詩雅頌既
正又存十五國之風以爲全詩今之刻天方典禮者亦雅頌
不遺國風之意也而好事者讀劉子之書化詭異之疑與經
曲相爲持循同歸彬彬雅庶不負劉子纂輯之初心也已山陽
楊斐表洪益氏書於大椿樓

丙六 序七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序

愚承先君子志譯天方禮法書訖覽者曰卷目浩繁讀者病
之蓋擇其要以便初讀者因於全書中擇其最關於民生日
用者彙爲一帙曰典禮擇要覽者曰簡矣第恐初學有所不
解也因復於擇要中撮其初學之所當曉者分節而解之或
引全書之所有或旁搜他書之所載要皆天方學也解中有
理明而義未盡者復爲廣義有義盡而理未暢者又爲實義
有義理明暢而學淺者疑其非乃質諸儒語以釋其疑有事
屬尋常而見小者嘗其異又設爲問答以鍼其惑夫是禮也
雖事屬尋常而理寓高遠終身佩服而勿忘即渾乎天理而
無間也雖理似隱深而事極明著引類取譬而有得即燦然

丙六 序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微妙之有微也雖載在天方之書而不異乎儒者之典遵習
天方之禮即猶遵習先聖先王之教也聖人之教東西同今
古一第後世不之講求而遂漸失之矣惟幸天方之禮爲獨
存是書也始著立教之原中述爲教之事天道五功人倫五
典窮理盡性之學修齊治平之訓以及日用尋常居處服食
之類皆畧述大槩而以婚姻喪葬終焉爲卷二十爲篇二十
有八卷目不繁包舉頗廣雖於諸禮之備細未悉而爲人之
大綱有終身用之不能盡者矣聖人曰禮人之所以立也先
正曰禮之於人若甘於蜜蜜無甘無以爲蜜人無禮何以爲
人是禮之關於人者深矣切矣先君子念禮法之不明嘗役
志於斯矣志未遂而身往小子不敏敢云繼志就予所學而

去才臣、一、三、片

述焉覽者誠能體諸心身見諸實行始不負古聖先賢傳教之至義而區區變文翻義之苦衷也至其採擇之精否訓文之工拙尤望於同志者商之天方學人金陵劉智介廉氏識

丙六 序九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例言

禮法原有全書因其浩繁特擇什百之一二提其大綱撮其緊要詳其註解便於讀也欲求其細於全書問之欲悉其理於性理書求之

書有正文有解有大註有小註有實義有廣義有考證有集覽有問答有附論集覽考證多儒者之語餘皆天方各經傳中采輯而成非敢以私意穿鑿參雜其中也

書有綱有目正文為綱註解為目總綱為綱分篇為目如五功五典民常等篇皆有總綱後分篇目原教篇為一書之綱通部又為原教之目讀者先讀其綱次讀其目於簡處有得乃可問其繁

丙六 例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是書皆天方之語用漢譯成文其中有可譯者有不可譯者述事解理其可譯者也人名地名不可譯者也如原教篇列聖之名朝覲篇山市之名皆不可譯間有文不能盡所譯之義者則兩存而互用之如穆民天方人之美稱也或譯君子或譯信士或譯順者皆不離穆民之義也書中凡言聖人皆指穆罕默德而言穆罕默德乃吾教之至聖集列聖之大成者也德位至尊不敢呼名故稱曰聖人其餘往聖則稱諡號如阿丹施師等或稱其國如云東土聖某西土聖某書中有語云諺云方云等皆天方語諺也語出於傳述諺出於民俗方即天方不云天字省文也

經字漢文原相湧合奈學者講經訓字多用俚談未免支離
有失經旨愚不憚煩每訓文解字必舉對推敲使兩義恰
合然後下筆覽者勿謂愚反經異俗是反俗合經耳
是書語氣與經堂語氣既不相合則不能不起物議然而無
庸議也是書非爲不知文者作也蓋不知文者經師遵經
訓之無須是書而須是書者必通習三教未知吾教之禮
者也讀其文會其義自有裨益知我罪我聽之斯世
愚初譯是書依經傳義未遑藻繪迄繕寫成册讀之殊覺文
多晦窒因質諸高明數加商訂丙戌歲予遊京師值海陽
俞子曰傳經文字只宜典奧不宜纖巧去脂存骨斯已矣
何須潤色爲耶予猶未敢自信復質諸山陽諸先生曰古
文今文異俗而同理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疑焉遂付
之剞劂

丙六

例言二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 探兩江總督 國朝劉智撰智字介廉
江南人回回裔也嘗探取彼國經典七十種譯爲天方禮經
後以卷帙浩繁復撮其要爲此書首爲原教真宰識諦言
四卷次爲五功四卷五功者念真禮真齋戒捐課朝覲也次
爲禮祀一卷次爲五典四卷言五倫之事次爲民常四卷次
爲娶禮昏禮喪禮而附以歸正儀每事詳爲解釋以自尊其
教回回教本僻謬而智頗習儒書乃雜援經義以文其說其
文亦頗雅贖然根柢先非巧爲文飾無益也

丙六

提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劉介廉先生墓碑

先生諱智字介廉晚自號一齋上元劉氏世習天方之學父漢英先生有文行嘗喟然嘆曰天方經典析理甚精惜未有漢譯俾廣其傳於東土也時先生方總角受書竊聞緒論已默識之年十五篤志劬學於經史百家之籍靡不研究凡八年乃進而讀天方經典又六年將從事於繙譯忽復不敢自信則又進而讀釋藏經三年道經一年又進而讀西洋書百三十七種山是怡然渙解乃操筆著述且譯且誦朝作夕思屏棄人事舉凡當世聲色利祿之途視之若浮雲之過太空而飄風之入吾耳也久之又以爲未足復裹糧負笈歷齊魯燕趙走京師與朝士賢大夫游相與討論學術折而至湘楚

丙六

金陵書畫社印

入秦隴訪求遺經宿學南下武林上會稽尋响樓碑再登天童及大嵩珠山觀滄海而學識益大進雍正庚子應兗州太守馬公之招謁孔林心慨然有所感遂辭而歸蓋至是而涉獵之富登覽之遠足以尊所聞而副所志矣方其求天方經典原本也得至聖實錄全帙於河南朱仙鎮賽底得吳氏藏經數十冊於京師某氏皆西文旁行自元代入中國藏於秘府至明季流寇之亂始流傳人間其書多言天算輿地之學爲世所罕觀既又得人鏡格致全經諸書於秦中於是本教中故籍雅記集略香備矣先生自少至老所著書數百卷其先刊行者曰天方典禮二十卷天方性理五卷既又著五功釋義一卷字母解義一卷晚年始著至聖實錄年譜一書轉

博探天方羣籍臚列至聖生平事蹟頗仿紫陽綱目之例年經事緯凡涉於政教刑法禮樂陰陽五行風俗疆域人物輯錄無遺蓋數十年心力之所萃垂老而成之者也先生晚歸金陵居清涼山掃葉樓十餘年閉戶覃思一時名公賢士無不知金陵劉居士者乾隆中天子開四庫採訪天下古今遺書而天方典禮遂得收入存目中提要稱其習儒書援經義文頗雅贍嗚呼信矣先生墓在聚寶門外粵匪之亂全家殲焉譜牒無徵其世自漢英先生以上殆不可考先生生平歲月亦不能詳以年輩計之自康熙中葉迄乾隆初年享壽蓋五六十歲有遺孫德坤今爲金陵淨覺寺掌教能善承先志繼介廉先生之學於不朽云光緒丙午鄉人士集資葺先生

丙六

金陵書畫社印

墓凡爲曠若干丈華表二石坊一碑一而屬鼎爲文以志之乃即其犖犖可記者著於碑俾知吾教中大賢邱壟之所在又欲使後之人有所考鏡觀感焉銘曰
峨峨鍾山孕毓靈奇穆穆先生質降於茲遺編榛莽廓而清之回教西來歷年逾千非釋非道末流渙焉西稱哲學我宗儒經非是不美乃墮晦暝手振墜緒爰發其光明教闡理厥聲琅琅坏土既夷坊表誰正既封既樹桑梓是敬告我後人式此卓行
宣統二年歲在庚戌二月朔乙亥越十六日庚寅花翎二品銜署理湖北鹽法武昌道軍機處存記湖北補用道上元金鼎撰

採輯經書目

古爾阿尼

寶命真經

特福西爾噶最

噶最真經註

特福西爾哨吸隄

哨希德真經註

特福西爾白索義爾

大觀真經註

密邇索德

道行推原經

勒瓦一合

昭微經

特卜綏爾

大觀經

胡託卜

聖諭

喀飛

禮法考源

希大業

禮法正宗

丙六

書目一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設理合偉噶業

衛道經解

穆合特粹爾偉噶業

衛道經捷解

西臘止業

禮法明燈

中郭法他瓦

禮法廣集

額米你業

足信編

都珥珠溥候爾

學海珠璣

無疏路丁

道原

無疏路費脰合

禮原

默直母而哈尼

禮法洪包

索刺特默思歐諦

拜禮全編

堪足德噶一脰

禮苑精華

特爾噶布索刺特

禮功啟愛

勃哨宜訥費脰合

教禮寶篋

幹西勒色阿大揚

永慶雲衢

探秘合

醒世錄

特爾準默穆思託法

至聖實錄

西爾吞納秘一

聖功錄

吉所安必雅

列聖紀

吉所密邇刺直

登霄錄

一而沙德

指迷集

特爾林穆特二林

為學須知

勒推福討黑德

致一微言

丙六

書目二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設理合而噶一德

教典釋難

設理合默瓦吉福

格致經解

設哲爾擊墨

世譜源流

設爾合墨哨吸卜

教類源流

合哲爾擊墨

寶產譜

克爾白擊墨

天房誌

二數度克比爾

曆學大全

額福阿祿額福刺乞

天德元機

葉瓦基特

月令紀

墨擊積里必拉地

坤輿考畧

海亞士額噶林

七洲形勝

母格底墨額得壁
索哈合

字義類編
字正

丙六

書目三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目錄

卷一 原教篇

卷二 真宰

卷三 認識

卷四 誦言

卷五 五功一 五功總綱 念真

卷六 五功二 禮真

卷七 五功三 齋戒 捐課

卷八 五功四 朝覲

卷九 禮祀 附 開齋會禮

卷十五 典一 五典總綱 夫道 婦道

丙六

目錄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十一 五典二 父道 子道

卷十二 五典三 君道 臣道

卷十三 五典四 兄弟之道 朋友之道

卷十四 民常一 民常總綱 居處

卷十五 民常二 財貨 冠服

卷十六 民常三 飲食上

卷十七 民常四 飲食下

卷十八 聚禮

卷十九 婚姻之禮

卷二十 喪葬之制 附 祀典

附 歸正樣解 附 甲齊覽附

原教篇

維初太始萬物未形惟一真宰無方無似

無物之初惟一真宰之本然至清至靜無方所無形似不承於陰陽不屬於造化實天地人物之本原也一切理氣皆從此本然而出所謂盡人合天者合於此也所謂歸根復命者復於此也是一切理氣之所資始亦一切理氣之所歸宿

命引開闢之功始立億兆之類

真宰無形而顯有太極太極判而陰陽分陰陽分而天地

丙六

典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天地成而萬物生天地萬物備而真宰之妙用貫徹乎其中

造人祖於天方

天地萬物既備乃集氣火水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

於天方之野

降聖賢於中極

中極天方之地也天方處六合之極中故命曰中極乃聖賢叢會之地人民首出之鄉

考證

天方輿地經曰地爲圓體如球乃水土相合而成其土之現于水面而爲地者蓋球面四分之一也地之平面自東至西分爲三大土在東曰東土在西曰西土東西

之間則中土也又自東至西作一直線距南北兩極等爲

地經中線自北極至南極作一橫線距東西海岸等爲地

緯中線兩線相交爲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西諺曰

大地如磨盤天方盤之臍也其形四面皆下因其地爲天

地之樞紐故萬方引向焉河圖括地象曰地之位起形於

崑崙崑崙者地之中也一統志曰天方當崑崙之陽於諸

方爲得風氣之正職方外紀曰西亞西亞者天下之第一大

洲也西亞即天方之總名也合數說觀之其爲中極無

疑矣

創制宏規而教立焉

阿丹生育子孫聖賢代出其修道立教之規造化根原性

丙六

典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命之理及一切事功精微之用皆阿丹奉真宰明諭定名

定制傳及後世並非阿丹及諸賢聖自出主張而妄爲創

作者也故天下爲教之最古者無逾於此

厥後人物克繁漸達四外

按天方古史阿丹千餘載後洪水泛濫人民漂沒三月而

洪水退有大聖人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眾四方治水四

方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也

去古近者其教猶存去古遠者其教遂失故四方之教多非

古教也

四方地脈風氣各有不同故人之散處於四外者語音各

別字式各殊而其行事又安能盡出於一致乎若三皇五

帝去古尙近制度典章猶有上古遺風三代而後去古益遠百家諸子鑿空杜撰人各一言家各一教接踵而出分門別戶大與古教不相符矣

惟我天方得聖薪傳道統不絕

自阿丹起至穆罕默德止其中受命行教而稱聖人者指不勝屈但同是聖人而其品第不同約而計之有四等焉凡受命行教而有徵兆者均謂之曰聖人如脫魯忒郁實爾是也受命行教有徵兆而勅之以經旨者則謂之曰欽聖如施師葉而孤白素來馬尼是也有受命行教勅以經旨而能因時制宜損益先聖之典者謂之曰大聖如努海易卜刺欣母撒達五德爾撒是也其受命行教特受大典

丙六

典要一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總革前聖之經為天下萬世率由之準者謂之曰至聖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夫道統相傳固自阿丹而始阿丹受真宰明命傳與施師師傳與努海海傳與易卜刺欣欣傳與易司馬儀儀傳與母撒撒傳與達五德德傳與爾撒爾撒去世不得其傳於是綱紀墜落異端蜂起去爾撒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奉命驅除邪說彰明正教為萬世開太平矣

迄穆罕默德出道愈昭明矣

穆罕默德乃天方帝室之胄生而神靈以大德王天下受命行教紹爾撒六百年既絕之統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真宰授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

刪經

經即真宰降予前聖之經也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加討刺特之降與母撒則述爾德與達五引支勒爾撒與名之經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出真宰悉命裁革乃授之以甫爾加尼經將前古經義盡皆包括其中或問曰古經降由真宰槩當永遵之矣而必廢革之何也曰前古之經自爾撒去世六百年來異端紛擾更改舛謬古本經文多失其真真文既失而人猶奉為古經遵而守之以訛傳訛勢不至離經叛道不止是以聖人奉命刪定存真去偽返博歸約蕩蕩平平是訓是行砥狂瀾于既倒炳萬古以日星廢革之義大矣哉

丙六

典要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定制

制如齋非婚喪律度權衡大而朝廟禋祀小而飲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禮樂文章醫卜術數之類皆遵經而定世昭恪守縱有明智不能踰規而越矩也

總前聖之精微而為大成焉大道於是乎明備

眾聖之在前古猶長夜之月至聖出則中天之日也眾聖之道自阿丹至爾撒猶根而芽而幹而枝而葉而花至聖之道則其果也天地之明莫明於日樹木之備莫備於果教道之全莫全於至聖其為教也以識主為宗旨

主宰者萬化所自出而吾心性之本原也由主宰之顯著

而有我之本性由本性之賦界於心而我得以爲萬物之靈此先天之事也今日由盡心而得以知性由知性而即以認識主宰此後天之事也認得主宰是造化天地萬物者是我之心性所從以出者則根腳正定不爲岐妄所動搖矣

以敬事爲功夫

敬無一念不專凜於主也事無一動不遵主而行也專凜於主心之功夫也遵主而行身之功夫也然敬者事之本事者敬之用心敬而後事成其事不敬雖事猶不事也故敬以事君則忠敬以事親則孝敬於視聽言動之間則循規蹈矩自不至無所持循而失於非禮矣此中功夫至精

丙六 典要一

五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至微至嚴至密盡人合天者以此希望希賢者亦以此故凡從事聖教而奉主宰者先乎敬而已矣敬則無往不善以歸根復命爲究竟

歸根返吾自始也復命完吾政事也自始云何人生而靜之初無一毫不善無一毫夾雜之本體也政事云何賦命生人之際耳提而命直下擔當之重責也真主造化乾坤顯揚萬物之原義特爲此而已人之篤學存養省察格致誠正其所求者求此而已成已成物修齊治平其所推者推此而已是以聖教教人識主以返其本體教人敬事以完其初命初命完本體返聖道之極致也

敬服五功天道盡矣

五功者念真禮真齋戒捐課朝覲天關也時念真宰靜存動察心不妄馳也日禮五時謹之又謹滌之又滌也歲齋一月以制嗜慾之私歲捐課財以普利物之仁終身一覲天關以質志誠向往之念五功修完而天道盡矣

敦崇五典人道盡矣

五典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之教也天方又謂五成蓋君臣成其國父子成其家夫婦成其室昆弟成其事朋友成其德者也皆有當然不易之禮五典修完而人道盡矣

學業精粗存乎其人

道原至一智者見其深愚者見其淺爲精爲粗存乎其人

丙六 典要一

六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未嘗智者予以捷得愚者新以難能惟貴人勇往自力耳用行舍藏違乎其義

義者宜也達者當其可味者失其機爲進爲退準乎其義不欲人違道而干譽苟且以得名惟抱道自重而已

婚姻有禮喪葬有制

婚姻喪葬乃人道始終之大事聖人準諸天理合乎人情制爲教典行諸天下後世使人人恪守嚴遵不因貧富貴賤而可忽也

一切動止皆有經常達變之法也

凡於視聽語默食息起居大小纖鉅皆有經常之法以爲矩矱則不致有干分越禮之行又有通變之法以適權宜

則不致有膠泥固滯之病用權而不離於正雖變而不失其常也

法備三乘理原一本

乘載也載諸法義以備求道者次第取法也初曰禮乘云方

二舍禮總載天道人道一切事功之條例此勤德敬業者所

取法也進曰道乘禮方云脫總載人物理盡人合天之法

程此窮理盡性者所取法也終曰理乘又名真乘禮方云合

總載無我無物天人一致之微言此克己完真者所取法

也勤德敬業所以修身也窮理盡性所以明心也克己完

真所以見性也身不修不可以明心心不明不可以見性

性不見不可以合天性之不可見己私之蔽也三乘之法

丙六 典要一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己私之蔽也三乘之上更有超乘一法則天人化矣名迹

泯矣非語言文字可傳待其人之自會耳已

人區九品道宗一脈

同一人也而有九等聖四曰聖曰欽聖曰大聖曰至聖

名義見次於聖者曰大賢遠乃全聖人之位者而不曰知者通又

子前乃明識萬理而一稱知者曰廉士不乃效法聖賢而世一

一乃物不知理不可以稱知者曰廉士不乃效法聖賢而世一

可以一線之繫不曰善人於乃見聞之底真精粗則未曉也其曰庸

常又口信士禮之義旨趣一而從聖人之教等雖不同而其

歸宗一也聖行教者也賢彌教者也知傳教者也廉善席

常守教者也不能行之則彌之不能彌之則傳之不能傳

之則受之則遵而守之以之復命歸根無歎於心斯無負

此人矣

道有教而無像教有法而無身

道非教不明教非法不立夫道也者天理當然之則也教

也者示人循是則而行之者也法也者析理欲辨是非規

天下於無妄者也立教而設像曰安奉法而逸身曰私逸

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真理蔽而歸真之路塞矣

是以聖人欲明道於天下但立教而不設像眾人奉教以

從事於聖人但守法而不顧身外不為像惑內不為身累

所以聖人之教卓越於百氏之上也

是以聖人之道包貫無極聖人之教正大至中聖教之人不

二不惑

丙六 典要一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聖人之道即天道也聖人之道即天道流行者也聖教之

入即順天道之條理承天道之軌則而奉之以從事者也

是道也至廣至大無物不包無物不貫天地歸其範圍織

塵無所遺漏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甯日月之所以代明

寒暑之所以不息與夫山之定水之動花木之榮悴魚鳥

之飛躍皆道之所彌綸也然不冒萬物而萬物何以各正

鉗束萬物而萬物何以生全是以聖人因道立教使人不

惑於歧趨不搖於異說沐聖人之教者如草木之被春風

蟲魚之感雷蟄良知良能活活潑潑率於性而範於教咸

安於正大至中之域又何二之可惑哉

會八方如一室合千古若一時

開揚教法至今國人悉遵教規行事纖毫不敢違犯其國人物魁偉體貌紫膛色說阿爾壁言語國法禁酒民風和美無貧難之家悉遵教規犯法者少誠爲極樂之界婚姻之禮喪葬之制皆依教規體例而行

潛確類書曰天方國卽古穹冲之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風俗好善有官長無科擾于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生盜賊上下和美其官長及下民悉皆拜主以爲一國之化

明一統志曰默德那國接天方國其城池宮室田畜市例與江淮風土不異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葡萄酒果不食豕肉齋戒禮拜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

丙六

典要一

十一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處每日向西禮拜國人遵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

北海張氏曰清真教始于天方天方之教始于人祖阿丹阿丹生而神聖與天地相參故能合天人之道以事造化天地萬物之主

七修類彙曰清真教入中國乃隋時其法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于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主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矣即吾儒雖至親密友之貧乏者多莫尙義他人又何暇問之彼于同郡貧人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僕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存或亡彼敬主事親尙義樂助終身無改焉道

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足論也

濟陽丁藥園天方聖教序曰中國自漢唐而下世俗有三教之名其來舊矣不知未有三教之先大西天方國之教爲最真也

粵稽盤古氏開闢西域而崑崙爲開闢之祖山天方居崑崙之陽先得天地中和正脈故其國王聖聖相承專事化生萬物之主率臣民而敬禮之絕不類于虛無寂滅者其古初立教之源可謂既清且真矣易曰帝出乎震詩云上天之載豈不若合符節乎迨至世運遞降聖遠言湮南北朝時東土西降浸淫于二氏已極乃篤生大聖穆罕默德作君作師維持風化神靈大德拔萃于前聖者不可悉數

丙六

典要一

十二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西域諸王臣服而信從之共上尊號爲昭昂伯爾隋文帝慕其風遣使至大西天求其經典開皇七年聖命其臣塞爾帝幹歌士等齋奉天經三十冊傳入中國由南海達廣首建懷聖寺遂徧于天下此一統志隋書殊域志周咨錄等書爲可據也經文雖多原其大旨無非欲人體認本來去邪從正忠君孝親敦篤倫常而已非有異于吾儒也以言乎提覺人心則集前聖成規日拜五次是攝心于時矣每至阿濟納亢牛婁鬼日赴寺大瞻禮徵七日來復之義是攝心于日矣每歲齋戒一月鷄鳴而食至暮候星始燦竟日不食渴不飲以消三毒五濁之愆是攝心于月矣且日給糗糧更散天課無論君民各照定例施濟貧乏以故

盜賊不生公庭無訟史稱極樂世界焉遵其教者雖適殊
域傳子孫而不易使非至誠無息烏能悠久成物如此哉

丙六

典要一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一終

理其妙用之含蘊者也數其妙用之蕃衍者也天其造化中之最大者也人其造化中之至靈者也總由於妙用能越其範圍總出其造化孰不聽其操縱故真宰之網維掌握超越乎萬有也

主萬化而不化莫非其化妙萬跡而無跡孰非其跡

主持萬化而本不化萬化之所以能化莫不胥其斡旋也

妙通萬跡而本無跡萬跡之所以成跡無非藉其陶鑄也

斡旋萬化者必不為萬化所斡旋而萬化亦莫能測其斡

旋故不化愈神其化也陶鑄萬跡者必不為萬跡所陶鑄

而萬跡亦莫能測其陶鑄故無跡愈顯其跡也一化與跡之

用也化其用之可思者二跡其用之可見者也真宰之化用與真宰之體容判而為二乎真宰之化用與真宰之化用

丙六 典要二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之跡即真宰外之真宰也是故外化與跡有而求真宰無從得真宰外之真宰而化外化無從有化跡

至知也至能也至全也至善也

此言真體無朕而妙用無不具足也至知者無所不知而

不同於有覺之知靈妙充周極人世之上下幽冥莫不在

其昭鑒也至能者無所不能而不同於有為之能大化流

行極人世之生滅往復莫不被其推移也其功用彌綸萬

有俱足錯綜變化前定無差故為至全其本體純粹一塵

不染五行化育各妙其功故為至善此四德者即真宰之

所以為真宰亦即萬化之所以成萬化之由也夫四能全

成物之終始而真乎物者之表裏者也太始無物于唯一能真始

成而物之終始而真乎物者之表裏者也太始無物于唯一能真始

成而物之終始而真乎物者之表裏者也太始無物于唯一能真始

成而物之終始而真乎物者之表裏者也太始無物于唯一能真始

成而物之終始而真乎物者之表裏者也太始無物于唯一能真始

成而物之終始而真乎物者之表裏者也太始無物于唯一能真始

成而物之終始而真乎物者之表裏者也太始無物于唯一能真始

色厲乎字而美至善何合乎時形

作焉而不待化焉而不窮焉而不遺予焉而不竭

此言妙用流行而施為無不周徧也語其造作則自然而

然不待因緣之湊合語其變化則錯行往來而並無窮盡

之涯岸語其涵育則萬物莫不各得其所而一無遺漏語

其賦予則天人莫不各充其量而並無已竭此四德者即

真宰之所以生化無窮而萬物之所以往復無已也之往復

若水波若樹葉水波既往者非已復來將來者非已往者也前後推移時新

異學輪迴託生等化之說非若

動靜不常其生生之本也

此言動靜即喻隱顯也真宰無動無靜也真宰無動靜而

丙六 典要二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云動靜者就造化而言也先天之造化起於一理之動

後天之造化起於一氣之動以理氣之動靜喻真宰之隱

顯乃神其造化之機申其妙用流行之自也不常謂時起

時息時息時起如循環之無端也萬物無以為生而生於

理氣之動靜萬物無以為化而化於真宰之隱顯故曰其

生生之本也中動者一物也動也若動一而不知其何以動靜或靜

不知其何以動靜或靜也若動一而不知其何以動靜或靜

行不知其何以動靜或靜也若動一而不知其何以動靜或靜

有不動靜之謂此也時動亦靜一靜亦動一動亦靜一靜亦動一動亦靜

一息則斷天地如樹木當春則榮呼陽動而一舒氣之上升也豈可秋

降則至盈則復轉歛而升何有也一升則至盈則復轉歛而升何有也

淑真篇云曰是主一也主究竟也無產無所產無一與之配

淑真篇云曰是主一也主究竟也無產無所產無一與之配

淑真篇云曰是主一也主究竟也無產無所產無一與之配

淑真篇云曰是主一也主究竟也無產無所產無一與之配

淑真篇云曰是主一也主究竟也無產無所產無一與之配

淑真是真經第一百十二章之篇名專言真宰至實之理也曰是真宰示諭聖人令以告人之語也是是信實之辭統合通章之意心與道契神與妙合自然是無有不是也一乃萬數之自始統乎萬而貫乎萬之終始者也究竟乃萬物之歸終成乎萬而通乎萬之表裏者也婦生子曰產又凡物生物如木者曰產真主無等類無所從出故無產亦無所產非若異教荒誕謂真主有子爲其產又有父爲其所產也無一與之配者至尊無對絕無別一與之相配而爲偶也若一有配則是二矣復可名一乎哉是則主之爲主也已通篇喻主只一字盡之矣曰究竟曰無產曰無所產曰無一與之配皆所以明夫一之爲一之實也學者理會得一之爲一則通篇之義不求解訓而自能了達矣

丙六

典要二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廣義 一者始乎萬成乎萬而貫乎萬之始終者也萬生于統一統于一萬必需一一不需萬也故萬之中個個皆一缺一不成萬矣 一之本體不變不動而其爲數則無盡無窮故潛而爲二圍而爲三分而爲百千散而爲億萬百也千也萬億也皆不能逃一而自爲數也 經義通篇只以一字貫之故首云主一末復云無一與之配蓋以真宰之于萬物即猶一之與萬數也一之本然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無欠無餘全體自足而其生數也不等于數而爲數之所由始其同數也不等于數而自與數相爲周通一之

本體不變不動而自能變動萬數一之本體無增無減而自能增減萬數一之本體無所從起無所依附而自爲萬數之所從起萬數之所依附故十百千萬至于無算之數皆一爲之資始而立根也一之本體無匹無配而作成萬數之匹配匹配即萬數之所以爲數也萬數由匹配而結成也匹配釋萬數減仍復一矣 或曰淑真篇爲辨異端言也諸家有謂主有二三者矣有以非其主爲究竟而趨止者矣有謂主之生物亦猶父母之生子者矣有謂主之上更有生主者爲主之父者矣復有謂主雖至尊未能孤子獨任而必有與之相協輔者矣故真主降命以證其謬或曰淑真篇爲求道者言也一則純二則雜求道者心乎一則無禳矣一乎其心則必一乎其趨一乎其趨則必以真主爲止宿乃爲究竟也既止宿于真主則其身心融化而渾同于真主之本然矣如此則不得于真主之外復添一枝贅而傍驚其心志矣不得更求一所從出而移易其堅確矣不得復存一毫私意參禳于其間而溷亂其純粹矣

丙六

典要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終

識認篇

工藝必有匠大造必有主

世間一器一物大而宮室織而盤盂莫不需匠作以成未
有舍匠作而木質自能成屋坏土自能爲器者乃天如此
其高明地如此其博厚日月星辰山川動植如此其照耀
而充郁豈無主宰以造化之而天遂自成其爲天地遂自
成其爲地日月星辰山川動植遂自成其爲形象也終日
戴天而不知天之有主宰非真知天者也終日履地而不
知地之有主宰非真知地者也終日見日月星辰山川動

丙六 典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植而不知其主宰之爲誰也焉得通天徹地而稱爲致知
格物者乎不能通天徹地而又何以明心見性不能致知
格物而又何以率性修道則甚矣人不可不知有主宰也
天職運者地職載者之各司職職運行恆星職守位其
時水職流皆由主宰造之故天職運行恆星職守位其
不地移水終古不易其職所以然者皆由主宰網維不
而絲不素亂也天今地人萬物之地主間仰觀俯察周
舉知格物道皆虛學之先務也故吾教不能致知格物之
務爲先

天下智愚賢不肖莫不知之第未識其真者不泥於形相即
落於空無

人知有主而不識主之真則憑空想像邪知惡覺從此起

矣是故愚冥之輩泥形相而求主焉遂以人物爲主者有
之矣寂滅之流外形相而求主焉遂以空無爲主者有之
矣過與不及之弊不可勝數

曰老

老子周代楚國人也其學尙玄虛用權術以自隱無名爲
務秦皇漢武好神仙老子之教行因而後人有以老子爲
主者

按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人也爲周柱下吏久之見周衰遂隱遁至函谷關著道
德五千言後世增益附會復有方技術士作爲丹藥符籙
飛昇變化之說以老氏爲宗而老氏無是也至葛洪以老

丙六 典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爲天地之主誇譽太過不惟令人難信即使老子聞之
亦笑其迂怪無謂也

曰佛

佛身毒國人也其教尙空寂談鬼怪以度眾生成佛爲務
蓋謂天上地下惟佛獨尊萬事萬物皆緣佛妄想而成漢
明帝傳其教入中國因而東土人有以佛爲主者

按釋書佛號釋迦牟尼加維衛國淨飯王之子也生周昭
王時十九歲出家學道三十學成住世行教壽八十而亡
弟子記其言纂撮成書其法多種約其大旨蓋以空爲宗
以世界爲幻以性命爲欲以柔彝爲安以事理爲障礙以
寂滅爲終極造三途六道輪迴因果之說以惑愚俗曰誘

附錄 山陽楊氏淇益曰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造化我之衣祿皆主宰之所資予我之父子兄弟夫妻皆主宰之所團聚我之自無之有自少至老一生閱歷千變萬化皆在主宰執掌保養之中而一生孽贖不思其所自來不知原于真主反惑于異端邪說敬之事之是南轅而北轍矣譬如領本貿易原有付本之主乃我孽贖贖不知此本付自何人而漫認行路者爲付本之主此必無之理也如其知之即宜趨向夫趨向云者遵道遵路是訓是行也經書之訓聖人之教并命人行者即宜朝虔夕惕體諸當身凡命人禁止者即宜克謹克戒嚴絕其事知之明守之固乃能根腳正定不爲異端邪說所搖方爲真實知主之人

丙六

典要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歸根復命之人也又何南轅北轍之謂哉

今夫見草木之偃仰而知有風祝綠翠之萌動而知有春視己身之靈明而知有性參天地之造化而知有主必然之理也

前此乃明辨主宰有無真僞之理此則導人求主之法而使知主者有所據也蓋真主之本然無形色可見無方位可求而人欲識之似乎難也然而無難也蓋凡天下之物不出二端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以形色見之無形者以蹤跡推之天下無不可識之物矣譬如風無形色者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但見草木之偃仰則知其爲風矣又如春無方位者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但觀

綠翠之萌動則知其爲春矣此二者身外之物也身內之物如靈性無形色亦無方位者也日與吾俱吾不得而見其本然爲何如也但即吾之視聽言動食息起居靈明活潑而遂知其爲性矣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皆有不可見之物皆不可欺之以無者以其有蹤跡可推耳真宰之於天地間也雖無形色可見無方位可求人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然若視夫天地之造化日月之運行晝夜之舒卷寒暑之代謝以及種種安排色色布置歷萬古而常然恆生生而不息則知必有主宰者默運其間亦不可欺之以無者也草木偃仰風之蹤跡也綠翠萌動春之蹤跡也人身之靈明活潑性之蹤跡也天地之造化循環主宰之蹤

丙六

典要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跡也風與春與性皆主宰所造之物也人尙不可得而見其本然惟以蹤跡識之况造化之主宰而能見其本然乎亦即其造化之蹤跡默而識之可也

主宰之本然隱於用見於爲妙於理形於象妙用未顯其體不可見也妙用既顯則萬事萬物孰非其本體之徵哉

此一節乃明示真主之實而俾求主者有所得也蓋真主之本然有體也有用也有爲也其體隱寂難知其用微妙難測其爲則依稀可見矣何者真宰之本然隱於用而見於爲也真主之爲有見於先天者萬物之理是也有見於後天者萬物之象是也真宰之體與用似乎與吾不相及而理與象則吾已身所見有者也夫理與象非他即真主

之爲見於先後天者也見理象不即見真主之作爲乎夫
作爲無別即真宰妙用之顯應也見作爲不即見真主之
妙用乎夫妙用者即真主本具之能事也見妙用不幾見
真主之本然乎山著之隱由顯之微以漸而心神契合則
難測者易測矣難知者易知矣豈惟知與測哉一觀物而
真主之本然直見何分體用與爲哉但妙用未顯其體不
可見也妙用既顯隨處而見主矣歐默爾先賢曰不見物
則已見則見主其是之謂歟

經曰將使汝見吾節於諸方暨爾諸身而爾胡不觀
此經言乃引證前文之義而實萬物即主宰之徵也節節
文即妙用之顯然也人惟察物不精則見理不明故其

丙六 典要三

一

金陵書畫社
蔣氏校印

與主宰似乎有隔其視主宰似乎爲隱而不知天地間無
物不是主宰之所顯則無物不可見主宰天地間無處不
是主宰之所在則無處不可得主宰主宰未嘗隔也亦未
嘗隱也惟人自聾瞶而自遠自蔽耳聰明達士視物見主
參理氣以識其隱顯察陰陽以明其變化觀天地以見其
清靈仰日月以見其明鑑窮山海以見其藏育臨江河以
見其流沛視草木以見其廣生觀鳥獸以見其博愛度鬼
神以見其通靈觀人才以識其妙知審節候以知其循環
觀代謝以知其消息凡若此者無非真主妙用之所顯即
無非真主本然之所寓物之所在即主之所在也故經有
云即物可以識主何事遠求乎哉

聖人曰明已則明主矣是謂認主先以認己爲要也

前經言乃遠取諸物可以見主之徵驗聖人此言則近取
諸身可以得主之實際也蓋人之身天地一小式耳人之
性即此身之主宰也人惟不能自知本性之所以然故不
能知主宰之所以然也若返求諸己能識自己本性之所
以然則主宰之所以然不外當身之本性而得之矣蓋人
之所以爲人者大約四者盡之有本然焉真性是也有妙
用焉知能是也有本爲焉視聽言動是也有作爲焉工藝
書寫是也主宰之所以爲主宰者亦四者盡之有本然焉
真體之謂也有妙用焉亦知能之謂也有本爲焉本聽本
觀本言本動是也有作爲焉時行物生周而復始是也明

丙六 典要三

八

金陵書畫社
蔣氏校印

夫自己體用之所以然即知夫主宰之所以然矣不至切
近乎哉此所以謂認己爲認主之要訣也
實義 主之爲名似家之有長居高處尊爲眾人之欽仰
萬事之總持一家之中莫能尙焉故主之義雖訓爲極尊
而實則以掌握事物而名也如地主國主之類皆取諸此
蓋以人之有掌握事物之權適似于主而具主之義即以
主名之乃吾教以大造之本然在天地間爲理象之總會
萬化之綱維舉天地之所有莫能離其尊爲其義無可得
名而以似于家國之有主因以主名之則主者特假是事
以名是理雖因其掌握事物以名而非若人掌握事物之
可比雖與世人所用主字取義略同而以事喻理以有形

喻無形所喻在于言外其義則異嘗又系以眞字曰眞主
蓋因人之稱主者不一或掌握一物或操權一時或蒙昧
借稱于一處沒則已焉非若大造之主總理象而無遺互
終古而不易是乃爲眞主也今人不達借喻之名乃以天
地之主亦擬于家國之主則似有掌握之像矣要不過託
義以明理耳求道之士當意會其實毋滯于像可也
集覽 書舜典曰肆類于上帝 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伊訓曰惟上帝
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說命曰夢帝賚
予良弼其代予言 秦誓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金縢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無墜天之降寶命 大誥
曰已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曰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曰惟此
王季帝度其心 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 曰帝謂文王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春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易曰帝出乎震傳曰帝者天之主宰也
胡雲峰曰自出震以至成言乎良萬物生成之序也然孰
生之孰成之必有爲之主宰者
程伊川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

丙六

典要三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陳北溪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箇空氣必
有主宰之者
朱紫陽曰據詩書所說便是眞有箇上帝恁的分付如帝
震怒之類然這箇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
之 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自分
明有箇主宰相似 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朱子
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
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 又曰高宗夢帝賚良弼
必是夢中有帝賚之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
又曰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眞有箇天帝與高宗對曰吾
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誦無形容恐也不得若
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
愚按詩書之言上帝亦猶吾清眞之言主宰也視其五帝
三王敬畏上帝之心亦既誠懇矣嘗又以天字呼之如皇
天昊天天命天怒之類蓋云天即帝也非指蒼蒼形體之
天而爲言也然未詳言帝之所以爲帝也自孔孟而降不
云帝而但云天庸愚者不達至理滯于有象之天聰明者
頓起疑思聚爲無稽之論斯異端之所以乘隙而入也迄
宋程伊川傳易曰帝者天之主宰也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宰謂之帝則其理曉然明暢矣然又未即導人于一定無
疑之鄉而反示人以游移恍惚之路者是尙未見吾教認
主經書無微不至故存此疑案未決耳如朱子之言曰天

丙六

典要三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
又曰若理則是潔淨空闊的世界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
醞釀凝聚生物也又曰高宗夢帝資良粥必是有帝資之
不可說無此事若世所謂玉皇大帝亦不可只是天理亦
不得按此三條條而歸之理條而歸之氣又條而歸之非
理非氣將令問道尋源之士果孰從而歸之乎果何所依
據而以爲盡性復命之嚮往乎抑可不必講求縱令異端
邪說日肆蔓衍而流弊于無窮乎先儒曰道之不明異端
害之也予曰異端之害由正學之不明也考古經明正學
折衷于帝王聖賢之言斯異端可息矣清真之理可明矣

諦言篇

窮理審物之謂諦發微彰義之謂諦言諦言者聖教傳心之法所以認識真宰止一無二之明證也言凡五章我證第一章

我證一切非主惟有真主止一無貳我證穆罕默德是主差使

證者參證真主而識其本然也我證者即我之當體求證而不遠假乎外物也夫我之爲我不過身與性二者而已或即我之身證或即我之性證或即我之身性統體證皆

頁六 典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足以明真主至實之理也以身證何身有形者也必有一無形之性四肢百體無非一性之顯露視聽言動無非一性之施爲未有無性而身自能運行知覺者也以此足證天地萬物皆不能自主必有真主主宰乎其間也以性證何性無形者也充周一身之中心可得而明目不可得而見神可得而會耳不可得而聞然吾未見有人焉疑擬其形狀恍惚其有無也以此足證真主本自無形而包貫一切有形而卒不可以言思擬議求也以身性統體證何合有形無形一切表裏動靜總原一性不得於性外求身亦不能於身外見性由性有身即身見性以此足證天地萬物一切有無色妙總原一主非真主本然之外更有一傍

際可安頓天地萬物亦非真主本然之中容有一閑窅可藏納天地萬物也則是主物同然之妙天人合一之幾不可得而名言者皆於當體身性中名言之矣本不可覩不可聞者皆於不覩不聞中盡觀之盡聞之矣本無方所本無形色者皆於一切方所一切形色中直見其體用流貫昭著顯現矣此即我證主之義也彼夫外當身而求主靈能如是明切乎哉至於證聖之義則又不過即其所以證主者而推廣言之耳蓋真主者先天地掌握萬化而無形者也聖人者後天地代理萬物而有形者也無形者無可名即聖人而名之斯可以明其不可明之理有形者始可法即聖道而行之乃可到其不可到之位蓋聖人人也即道也即道之顯象也道原於主故證聖即所以證主也證聖到盡頭處即證主到微妙處也分言之雖有兩事而其實祇一理也 證主言通章窅妙只在無貳二字用功之人必證到無貳之實亦必造到無貳之位方成爲證主之全功蓋天地人物生化錯出其質不過真主妙用之顯然耳妙用之顯然與妙用之本然原不即不離但品第既別則名分不同而究竟歸終惟是一主乃愚迷之徒不達此義執著我相謬於主外求物物外求主既以幻化而爲真常又安識化窅歸真之妙道乎無怪乎落於疑貳者之多也悲哉

頁六 典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清真第二章

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

清真言者去其作證之跡惟存一主宰也主宰無方無體求道者能於當體求證焉夫亦可謂盡人見天之會矣而猶未免有作證之跡也已身與主宰猶未免有對待之痕也此章不用作證文語惟存一主宰則渾然天理而化乎對待之痕矣凡有可名皆包藏於無名之內則可名亦無名也凡屬後天者皆渾入於先天之中則後天即先天也可名與無名不分界限後天與先天無有彼此又何必存作證之跡也哉求道者誠能知有此境則體勘已到盡頭又何認識之有未至耶

總信第三章

丙六 典要四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信主本然以其妙用尊名我承主一切法則

總信者統言體用之妙也本體無朕初無可名用顯而名著焉如觀聽知能生化予奪皆本然之理即妙用之名也妙用未顯理無不蘊妙用既顯理無不彰故無處無物不有本然妙用之跡人惟不會用心研究故中有不明耳夫既山作證而至於渾化則全體大用靡不備見於當體矣求之也真斯得之也實得之也實則其承領之也自不能已夫是以合體用而篤契之總其一切法則而實踐之矣

分信第四章

我信真主信一切天神信一切經書信一切聖人信後世信善惡有定自主信死後復生

分信者專言功用之妙也主宰之造化萬物也其大者則有神聖其告戒下民也則有經典其是非分別之不爽也則有善惡一定其有明而不能無幽也則有後世有後世則有死後復生誠能認識親切使一切功用之妙歷歷如在目前斯無時無地不與主宰相晤對而亦無時無地不渾入於主宰之體用中矣

大讚第五章

清哉真主世讚歸主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真主至大無時無力惟以尊主

大讚者總證信之極致也夫證主而至於真實之境信主而得其體用之全則功夫純粹心胸專一不復於主宰之外更見一物不復於主宰之外更存一念夫是以目之所

丙六 典要四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視惟有主也心之所及惟有主也此時自己一段聰明才力皆無可恃惟渾融自化於本然之妙而已又何必於全體大用之外復為多詞以讚之耶

愚按五章一章也五義一義也分章別名明次第也前章起後章後義完前義顛倒不得增減不得學者誠能玩索而有得焉其義有愈進而愈深者已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四終

上元劉 智

五功篇

五功者修道之方盡人合天之法程也一日念真功二曰禮真功三曰齋成功四曰捐課功五曰朝覲功五者皆主命而聖人作則以示眾人者也

總綱

形器既章天道隱矣氣稟日生真理晦矣情偽日出本性昏矣明者蔽純者雜而遁者塞矣人於天命根原罔知所自而返焉聖教五功念禮齋課朝示人修道而返乎其初也天道人心妙合而通也真主以一理賦物而人之稟受不

同故有聖凡之別聖人以道道物則道無不明凡人以物

物道則道有所蔽道有所蔽何能循其理以還復其本初耶因是主命五功示人修道之方開蔽通塞指其來路導

之歸焉功以五者何蓋人之心性相偕如鎖鑰然耳目口鼻身受聲色味臭觸五者之染遂生愛惡五者私欲之簧

絲秒以散拆之則簧與鑰脫然解矣夫人一身有五者之

累必以五法對治之其累乃可漸釋其累既釋則性於斯見而道於斯明矣此五法所以為修道之切要也

念知所歸也

世人雖有意修道而苦於不知其法是以無成功也念主

則心有所歸而不致流蕩忘返蓋真主為大化根原萬命所自出凡欲返本命之初務以真主為準嚮斯得所要歸而身心俱有收束矣若不知念此而他有所念則今生後世既皆失脚莫可藥救仍望成功何可得也

禮儀所歸之路也

凡人欲行道必先識路程而後可長驅以往不然則歧途異向終無到日也蓋人自主命之初歷胎胞以迄於成人其中所歷之境不一多歷一境即與本來之地多遠一層愈歷愈遠故其歸根復命難而又難當日郵遞而來今日豈能一蹴而返禮拜者踐其原來所歷之境而步步漸次以返之也當日自主命步步郵遞以至於今生今日即由

此生步步郵遞以復歸於主命此禮拜之至義也

廣義 夫人初受主命只此一靈湛然純妙絕無纖塵之

染及著形器汙染漸深矣陷于氣血繫于胎胞煩諸滋養取諸安位則氣稟日生而真理蔽矣及其生也知愛惡明趨避貪貨利涵食色則情偽日起而本性益昏矣此人與

主步步漸遠之緣也然而凡此諸緣又皆生人之關要入世所必需者如初稟形氣必需氣血以資長養而後四肢

五臟九竅百骸乃成其體其體既生必需飲食以資靈動而後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乃著其用直至少壯得聖教培

植學問開發漸見本性之良通經解理維持事務斯啟其功夫長養之性以其自小而大自本而支頑冥無識有如

草木之性遂染榮枯生死之象矣靈動之性以其知覺痛癢畏避饑寒運行往來具有鳥獸之性遂染食色嗜慾之事矣惟人性之良獨能溯本探源卻安思真然苦累於物欲之海沈溺于生死之關豈能驟然超躡而復其未生之初地乎譬人之客于外也距家甚遠關山險阻一旦遽歸豈不甚難必須先明歸路然後郵傳驛度漸次還家吾教禮拜之規制爲立躬叩跪四儀義蘊精深誠示人以歸真郵驛之路也立戴天履地有挺然代主立極之象猶臣受君命必以復命爲念也躬屈首懸身有鳥獸平脊卑順之象鳥獸惟知食色象鳥獸者意除食色以趨嗜慾之海也叩伏首偃身有草木麗土初萌之象草木不能免于榮枯

丙六 典要五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象草木者意去榮枯而超生死之關也跪端坐沈默儼然未生無爲之體取象于無爲之體者意常清靜而還無始之真也此禮拜所以爲歸真郵驛之路也此聖人所以謂禮拜爲梯主之階也

齊以絕物也

人牽物欲而不能還絕者以其有所求也齋者絕其所求之義也蓋性本無爲而拘於氣質則有爲有爲則不能不求於物齋用無爲之功而效無求之法也無求於物自能絕物絕物而無擾於性則本性復而不二於主矣

課以亡己也

人之所以不能合道者只因有己事事都從己上起見便

與道不合輪課一條其事在於捨財而其意在於捨己事之屬己者不一而惟財是己之所最着意者已無從捨捨財卽捨己也捨己則己亡矣己亡則無適而不與道合矣故求道之士外亡諸物內亡諸己則繫戀之念全消沾染之事悉化不必刻意求道而道自不覺其渾融妙合矣朝復命而歸真也

人惟懷土之念深則契道之念淺命朝覲者使絕域登途去其食戀以近本原也夫朝覲之人割愛離家崎嶇跋涉而後得詣其境則凡修道之人亦必克去己私勤修苦行而後得還其真此又借有形之朝覲以啟無形之朝覲之義

丙六 典要五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修此而後天道盡

以此五者爲修道之功則遠道不遠矣夫道者廓天地析微芒物無不具人無不全萬化之所由出亦萬化之所由歸也出之於此而不能歸之於此豈道之遠人哉亦人自遠於道耳人能依此五者而修之常念則得所歸矣常禮拜則明所歸之路矣齋則絕物而向於道矣課則捨己而無自用之私矣朝則自遠之近自外之內而復歸於本體洞然之位矣外之所朝猶存趨蹌之跡而內之所朝渾然與真宰之體爲一矣修道之功豈復有過於此者哉

念真

念者心乎主宰之謂也有心念有口念

心念者聚精會神以致於本原之地此無形無聲之念也
口念者稱揚贊頌以不忘無始之真此有形有聲之念也
口之所至必須心至其念始不落於虛浮心之所至必須
口至亦足以迪心而生其誠敬也禮法在口念近主在心
故念之一功爲修道之首務也

口念以時心念無時

口念爲有形有聲之念而形聲足以礙之如與物接不得
暇則不念故曰以時也心念爲無形無聲之念則形聲不
得而礙之如視聽言動起居食息之頃一心專注於主不
敢暫忘則亦何時是念而亦何時非念故曰無時也雖然
是亦祇爲中人以下者道耳若上智之人全體歸真身心

丙六 典要五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融化表裏如一日應事接物未嘗不是念主也第此上
智事必上智人知之未至於上智者則不知也

念之功用大矣哉

念也者萬事未形其心已動爲善惡之造端理欲之根原
也維時時念主不忘則凡視聽言動皆思主命之正而不
陷於人欲之危矣維事念主不忘則凡日用工夫克盡
敬畏之誠而不流於怠荒之弊矣一事不念或貽四體之
憂一時不念或致終身之患念之爲用顧不大哉此念主
所以爲修道立教之樞要也

凡爲念者有十制

制主制也五功皆各有主制有聖則有典禮有副功主制

主所命令也聖則聖之常行也典禮兼主命聖則而爲古
今之通禮人事之當然也副功則惟各人自任而獨善其
身者也念之一功總其心念口念有主命十事學者宜細
心玩味加謹體貼庶不致念落於虛浮也

誦辭

十制之一曰誦辭辭即誦言第一章我證之辭也此口念
也口念而誦此辭者蓋念主必先識主識主親切無過於
我證之辭誦之以示真實無謬也故聖人教人正道以誦
此言爲準禮法判人邪正順違以誦此言爲定

知義

二曰知義義即我證之辭之義也蓋既誦其辭則宜知其
義若徒口誦而不識夫辭之所以然不幾與弗誦者等耶
故知義在禮法中序雖第二而在近主之道則爲第一何
也近主之責在心而口其次焉者也

丙六 典要五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信斯理

三曰信斯理理即我證之辭之理也蓋既誦其辭且知其
義矣仍必心中誠信其理爲至是之道夫口誦心知乃庸
眾之所習異端之所能者也若無心中誠信將何以別於
庸眾與異端乎庸眾之所以爲庸眾者不知此理也異端
之所以爲異端者不信此理也知此理者謂之知者信此
理者謂之信士故移民之名獨以稱吾人而不以稱他人

也此云信士天

恆斯道

恆常也守也既誠信此理為至是之道矣即當時時保守服膺勿失譬如行路者必循程依徑惟恐一涉歧途即非抵家之路又如得寶者必謹守兢持惟恐一有失落遂成廢棄之嗟念者既得斯道必朝虔夕惕動思靜存惟恐一有失誤仍為歧異之歸矣信之者真守之者定終身不忘乃能生死無患也此十制之四也

問不諱答求不緩授

有人問此理於我即明言告之不得隱諱所以示己之信而亦啟人之信也有人求此理於我即正言授之不得延緩不得推委他人所以推己之所得而亦使人得之也前

丙六

典要五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四制乃己所獨明此二制乃因己之明推以及人而使之無不明後四制則又堅信去疑折異端黜邪說之辯難也明夫主有之理

主有之理三曰造作之理曰事為之理曰執掌之理何為造作之理天下無一器一物無造作之者譬如蓋孟必有陶工剪刀必有鐵工桌椅必有木工屋宇必有梓材皆未有無工作而遂自成其為器物者也夫天地亦有形之物也又豈無造作之者而遂自成其為天地乎以是知天地必有造作之主無疑矣何為事為之理天下無一舉一動無為作之者譬如舟行必有篙師車行必有御夫風蕪凌空必有人為之提綫飛箭投的必有人為之發機未有無

操御之人而舟車自行無提綫發機之人而蕪箭自舉者也夫天地如此其運行萬物如此其生息又豈無為作之者而遂自能運行生息乎以是知天地萬物必有為作之主無疑矣何為執掌之理天下無一物則已有則未有曠置而無執掌之者譬如房屋必有房屋主人田園必有田園主人即至一器一物莫不皆然況天地若是其大也萬物若是其蕃也又豈無主宰以為之執掌也乎以是知天地萬物必有執掌之主無疑矣

主一之證

主一之證三曰一數之證曰齊治之證曰義理之證何為一數之證蓋萬數始於一不始於二真宰為造化萬有之

丙六

典要五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始又豈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明矣何為齊治之證蓋家必一長而後齊國必一君而後治從未見二長同尊兩君並理而收齊治之效者況先天地而為宰制萬化之原者乎又豈可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亦明矣何為義理之證設使主有二將謂二主同能乎抑二主異能乎同能則有一不需二矣異能則有彼此有強弱矣有彼此則天地之造化不應出於一致有強弱則強者為主弱者不應為主矣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更明矣

惟主無比之據

此謂比擬相似也一切萬有皆有比似惟真主無比似萬物之所以有比似者因其有形色聲臭之可指也因其有

義理氣數之可擬也。真主不類於形色聲臭，不屬於義理氣數，將何以爲比？似哉！真主之本然清淨無著，超於意識，思悟之表不特其本體無可比似也，即其妙用亦無可比似。不特其功能無可比似也，即其爲作亦無可比似。試看真主所造物物皆生人之所造物物皆死，即一蟻一蚊一草一芥，無非生活者。人有能造一蟻一蚊一草一芥爲生活者乎？萬物之中莫貴於人，亦莫靈於人，人莫能似況不及人者乎？以是知真主絕無比似也。凡此以上諸論皆藉外物而爲證，猶非切近之道也。切近莫過於身身之有性，足爲真主定有止一無比之實證也。有有身而無此身之性者乎？有一身之中而容兩性者乎？有謂此性爲如何形

百六 典要五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有一物可以比似者乎？學者能即自己身中參求，有得則認主之理，思過半矣。

知夫穆罕默德之爲聖也，爲聖之至。

千古以來爲聖者多矣，而惟穆罕默德爲至聖至聖也者，德無不備，化無不通，全體真宰而爲用者，也有宗派焉，有感應焉，至聖之靈卓出天地，未有之先，爲萬有理性之宗。至聖之身挺生天地，既全之後，爲萬世聖人之果。天地譬如一株大樹，至聖其種也，又其果也，果與種不二也。是故天地之大，莫不胥其孕育而成，有萬聖之靈，莫不稟其蔭應而得生。詳見性是故其形爲阿丹，嗣其靈爲阿丹，祖其教統萬教，而備其法集萬法，而成其道卓越萬道，而中正。

與日月同光，與天壤同久也。經謂凡欲識至聖者，先須認其宗派。此至聖之宗派也。至聖之感應，莫可數窮，而其超越前聖者，可以萬計。至其感應之垂久而爲天下後世據者，則有主授之經焉，有服教之人焉，經册三十而不繁，能包總前聖億萬之經，其篇百一十而有奇，能詳闡幽明化育之旨，其理明其義深，其文辭高出天下而無與比。是則其經爲可據也。服教之人功名富貴不能惑其志，異端邪說不能亂其衷，適殊域傳子孫累世而不易其信，道盛教衍無往不通，是則其人爲可據也。視其宗派之原委，感應之神奇，爲教之正大，自生民以來未有一人可以幾及，則其爲至聖也可知矣。

百六 典要五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集覽 滇南馬文炳至聖贊曰：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日月而後天地明，有聖人而後教化興。隋唐之際，異端蜂蟻鳴羽，西方紀綱廢而尊卑倒，貴主折節于閭黎，教道衰而真傳墮。編民稱尊乎釋梵，普天長夜目瞽耳聾，賢愚爲之失路。仙神爲之靡依，日月爲之失明，天地爲之減色。若世亂紛爭，罔知其主大哉！聖人命立天地之前，挺生萬聖之後，珠丸毓秀，仙樹證名，感神光于鼻祖，肇元命于先天。聖哲天縱，鍾靈異于初生，德化神奇，兆祥光于東土。動星辰，犯水火，迴百川，而西注，驚鬼神，以夜號，佛仙倒剎，證聖天符，香馥馥以浸衣，蠅條條而避體，肉印光瑩，靈雲頂覆。若夫週夕照分，圓月登九霄，而直上懸石，作千年之證。烹魚

杜眾庶之疑大道于是方興智人因之始悟大哉聖人教
闡千古之後道徹天地之原拜丹青于唐主道邁三皇稱
大聖于孔子德超五帝若夫受真經遵明命擁天仙而伏
鬼神明幽兩濟作之君作之師奉天討以正羣述道協三
才明徹高厚化及神人感毒羊之異蛛羅擁白帝之軀作
放廢之憑烏銜貧真人之牒化入人心誠感烏獸大哉聖
人道傳千聖之宗忠竭萬天之主感格牙之異二百年母
子重逢破泥法之惑七千人心悅誠服現祥星于天關望
紫氣而識所生落明月于宮懷盼白雲而知所處照臨之
下影不留塵覆載之中心非住世咽怒氣于醜慕掩塵埃
于朽骨若其來樹影湧指泉道括天地之機起亡命息冢

丙六 典要五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刑誠回真主之怒大哉聖人救災于御問禦獄饒于長
橋仙神稱頌庶彙咸瞻孰謂能文僉云天授困而能施貴
而不驕高而不滿衰而能勤柔而能屈潔而長往窮神知
化復命歸真明非日月所照者遠思非雨露所澤者深壽
莫極于魯各馬尼富莫極于蘇來馬尼道莫極于聖人壽
有時而盡富有時而窮聖人之道與天壤久與日月光雖
教有殊途下愚不移或玳珉玉畫地而止若病及膏肓
其何傷日月之明迄今千載而下率土東西遵聖人之化
見其男女正長幼序貴賤分親疎別君義臣忠父慈子孝
兄寬弟忍夫和婦順師嚴道崇篤忠信禁奸詭助喪探病
釋訟解爭順愛親戚和睦鄰里恤孤孺憫困貧刑罰不設

盜賊不興畫地而禁道不拾遺大哉聖人功同天地之能
道冠天人之表與七十二嗣之苗裔超羣軼類宜其糝糝
流波毫光浸斗可謂至矣可謂至矣噫微聖人吾將安歸
微聖人穆民安歸

全此十者然後可充其念之功

不誦辭無以證不知義無以明無證無明則念無基不信
則無實不恆則無成無實無成則念無功諱答者欺緩授
者吝欺而吝則念有病不明主有之理則念虛不明主一
之理則念不專虛而不專則易至於疑不明主無比之理
則念雜念雜而邪知惡覺起焉不知穆罕默德之爲至聖
則問道無由歸真無路而其念不入於傍門歧逕未之有

丙六 典要五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是故念者必全此十制而後可以克其念之功
聖人曰維念百功之髓萬善之元仁者恆念克終無虞修道
者甚不可以無念也

髓言其精旨也元言其根始也百功資成於念猶百體資
成於精髓也萬善資始於念猶萬物資始於元氣也念固
滋百功而統萬善者也人能恆念則功成而善足自可終
身無禍亂之虞矣百務成以念主爲本況修道爲天人會
合之機而不可以念主爲要也哉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五終

上元劉智

禮拜

禮者身乎主宰之謂也日禮五時密於昭事之功也有條例有儀則

條例行於禮拜之先如沐浴冠服等是也儀則行於禮拜之內如頌經躬叩等是也皆後分條例乃禮拜所待以成禮者也儀則即禮拜之本功也譬如織布帛條例猶機杼禮拜猶布帛儀則則布帛之經緯也布帛以經緯為質待機杼而成禮拜以儀則為質待條例而成條例全儀則備禮拜乃能盡善條例不全儀則不備則不能盡善以機杼

丙六 典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布帛為喻者布帛有經緯一毫絲縷紊亂不得機杼有衡軸分寸安置偏倚不得工夫當如何細密則知禮拜之條例儀則亦當如何周全矣禮拜者存心加謹焉

條例先沐浴

沐浴者洗七竅口二耳二鼻二四肢及兩便其先法用餅水兩便再洗及耳次項次足次浴者洗七竅四肢兩便及周身其先法頂次沐而次洗足項次洗肩次洗胸次洗腹次洗背次洗腰次洗腿次洗足凡至腰然後洗足凡至腰然後洗足凡兩便有所出或疥傷膿血外注或嘔吐或病狂或昏暈或寢睡必沐而後拜房後或遺精

必浴而後拜婦女月經既止或產後既淨必浴而後拜不然皆不潔人也不得臨拜婦女經產有調專書中庶愚婦當之法以為常行可止

盛服

禮拜以盛服禮也貧乏或燕居便服姑容然必須潔重穢沾衣以徑寸為度輕穢沾衣以徑尺為度少則可恕過則必浣重穢者糞濁血之類也輕穢者凡飲食之隙及一點之為穢則不及度而洗之為高貴或有法謂星男子之衣上必過肘下必覆膝婦女之衣自首至足皆蔽無露除而與手凡應蔽之處露其四分之一未可也婦如女應蔽之處如未可也男子應蔽之處如膝以上之體及下少體有露未可也

丙六 典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男婦失衣無以蔽體跪禮可也尚跪禮可禮掩者則不可以掩跪者如則仍女之立禮項等是

潔處

禮拜必以寺中為尚不能入寺則必擇淨地而禮設地有穢污經日曝乾不沾者可也兩衣則不相入與後法若地用席簞而穢污透於上甯立身而禮摹形躬叩可也為首屈存心屈于跪叩可也總之聖人時之教而衣潔復委融不沾容穢仍亦立

正時

日禮五時寅午申酉亥也寅日晨禮午日晌禮申日哺禮酉日昏禮亥日宵禮各因其候而命名也時分初末晨禮

初時曉既發其末時則日未出也响禮初時日既戾其末
時則一物之影有如兩物長也除原影此原影日正之影也
响禮初時响時既出其末時則日未落也昏禮初時日既
沒其末時則曠氣未淨也曠氣也日落宵禮初時曠氣既淨
其末時則至曉未發也

正向

禮拜必以朝堂為正向朝堂在天方吾人居天方之東則
必西向以而於朝堂也天朝堂名克爾白其地處方圓天之最
亦無方所惟於天地之下者必以朝堂是向為蓋以真主無象
準所凡寢疾不能移不起疾臥病或畏讐不敢向讐乃欲殺或
奔騎於長途或騎行於泥濘或有盜賊之恐衰老之艱下

丙六 典要六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騎則不能復上者皆隨其所向坐騎而拜以意向西可也
若涉大荒或坐舟次陰晦不辨其方亦以意向西可也凡
騎行或舟行先以正向入禮嗣後任舟騎旋轉隨向完禮
可也

立意

立意虔心致意也蓋禮拜有時即禮之時也時有數禮
四拜响禮十拜响禮九拜四數有主制有聖則也聖則主之命
行也詳禮拜之人務先虔心對主致其意所禮是何時是
幾拜或主制或聖則或正時或補還然後入拜
闕一而禮不正也
以上六條如闕其一則其禮不正

儀則者先讚頌

兩手齊舉至耳頌讚言是為入禮此一讚名曰戒讚戒者
戒止一切塵思世務也天方名特克

端立

正身面西直立毋偏倚毋仰仆左右為偏依物為倚交
束於臍下右手指執其左手以指大小鋪二指作團上左

誦經

頌真經也先頌真經首章體名曰法次頌篇段長者一章或
頌篇段短者三章

鞠躬

屈身平脊手捉膝目矚足默致讚言讚畢直身然後叩首

丙六 典要六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叩首

兩手伏地叩首於兩手之中懸肘虛腹肘不貼地足指著
地目矚鼻端默致讚言每拜二叩首

跪坐

膝脛着地立右足而坐左足手足得之指俱宜西向不立左右足
者便也手撫膝目矚懷默致祈祝中凡讚言祈祝及詳一切拜

功課左右顧道色闌乃為出拜辭色禮闌拜與乎天道問候安闌之

辭與取人獨禮則拜之意與左右神則闕

闕一而禮不成也

以上六儀闕一儀則不成禮疾病不能立則跪禮直身為
立伏身為躬不能跪則臥禮但以首偃仰低昂擬形躬叩

可也若並不能假仰低昂則以意會亦可每儀升降俱有讚辭

禮拜中神存心臨內懷外兢毋外慮毋旁顧毋搔手毋舉足毋作聲故犯者犯禮也

禮拜以誠為主以敬為事若有一毫不誠不敬便與禮拜之義不合故凡禮拜必內境醇龐絕去塵物之想外貌嚴肅屏除驕肆之容無思無慮無惰無忽誠敬純篤致精神於冥冥之中謹方寸於讚頌之際而後能盡昭虔對越之功也若夫泛泛悠悠其如禮拜何

一日五禮

一日之中有五禮焉五禮始於五大聖人而集成於至聖

兩六 典要六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也晨禮始於阿丹晌禮始於易卜刺欣哺禮始於郁訥思昏禮始於爾撒宵禮始於母撒各聖之禮止禮於一時至吾穆罕默德至聖生奉主命令兼而禮之宵拜後增衛特禮拜三統集大成吾人遵循其時篤行五禮兼五聖之功守至聖之教洵萬世不易之典也哉

七日一聚

天地之數七日來復吾人七日一聚禮焉蓋以省滌七日

之愆又以徵來復之義也

其儀另詳 聚禮篇

一年二會

月歷十二朔晦為一年一年中有二會一日開會乃齋月後開齋之禮也一日祀會乃禮祀日朝覲之禮也

二會另詳 儀篇

之詳

晨禮四拜主制二聖則二

先二拜聖則後二拜主制

晌禮十拜主制四聖則六

先四拜聖則次四拜主制後二拜聖則

哺禮四拜主制

哺禮主制前亦有四拜聖則曰副行聖則禮之美功也惟主制後無聖則亦無副功在此時禮副功拜為嫌疑

天方云馬

加七個時候副功拜為嫌疑既前

昏禮五拜主制三聖則二

先主制後聖則

兩六 典要六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宵禮九拜主制四聖則二典禮三

先禮主制次聖則次典禮

此禮兼主名曰聖則而後成者也

聚禮十拜主制二聖則八

先四拜聖則次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會禮二拜典禮

典禮古今之通禮也禮止二拜後人於告諭後復增四拜

曰副功

凡禮拜務當其時務守其中

時即各禮之本時中即各時應禮中正之候每一時皆有

初中末皆有應禮之正候如晨禮禮於時末晌禮夏時禮

於時中冬時禮於時初晡宵二禮禮於時中昏禮禮於時
初不可延一延遲則有過此為至貴時候也一日中者五禮
 之時各有所為中也晨禮乃晝交夜之中昏禮乃晝交夜
 之中响禮乃晝之中宵禮乃夜之中晡禮居四禮之中經
 云爾民禮拜務守其中其斯之謂也一日中者心也禮拜
 之人既端莊嚴肅恭敬於貌矣必守制其心毋使思慮旁
 鶩偏著外馳此義甚善

日禮可補聚會無補

每日五時五禮或一時失誤越時可以還補聚會禮若
 有失誤越時則不能補以見聚會二禮至貴重其時必
 不可失也一日日禮可以獨禮越時自補可也聚會二禮

丙六 典要六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從君隨眾而禮者也不容獨禮故失則不可補也
正時並無越時可補之例經中無此條聖人無此論故凡至
正時雖病臥必禮奔趨必禮其時斷不可越也茲云可補
者乃後賢之補法用哉以始登可取耳倘貴品位而以庸
子正時而以補為例哉又登可取耳倘貴品位而以庸
哉自居

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有祀親之禮

大人乃賢而有學有位之稱明禮已時之禮也
子曰光明故著

曰明夜功靜夜之禮也此二禮在聖人為主制
命聖人行轉

者在賢學為聖則即宜遵守聖人之常行在聖則學在廉善為
也

功謂廉善之人體聖效賢為於庸眾無責也
謂庸眾之責

禮及祭會也祀親之禮其仁人孝子之為乎亦禮於已

時

祀禮二拜明禮夜功無數

祀親之禮二拜明禮與夜功之禮無數或二拜或四拜或
 八拜或十二拜夜功有增至二十拜至百拜者皆不拘聖
 人夜功或以二拜終夜或以百拜終夜多寡不時未有定
 數只在頌讚之長短耳

聖人曰禮拜乃滌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階也蓋以禮拜
 有閑邪存誠之妙拜跪起止見幽明化育之理對越趨踰寓
 天人合一之機禮拜之為功微矣哉

禮拜則塵情盡卻生人之本性見矣本性見而天運不息
 之幾與一切幽明兼備之理莫不於拜跪起止間見之矣
 禮拜則物我皆忘身心之私妄泯矣私禮泯而忠孝廉節

丙六 典要六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事與一切盡已盡物之功莫不於恭敬對越時盡之矣
 夫一禮拜而其義蘊包舉之廣大如此其事顧不重哉故
 禮拜為吾民日用功夫之本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六終

上元劉智

齋戒

齋者止食色以謹嗜慾也每年一月

天方以日行一周天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晝夜之一

爲一歲以月行十有二月計三百五十四日又三分晝夜

之一爲一年歲以步天時年以紀人事故凡屬典禮皆以

十二月一周計之每十二月中齋戒一月蓋止食色以謹

嗜慾也

鷄鳴而食星燦而開

鷄初鳴曉未發之時也星始燦日已落之時也凡人誤食

丙六 典要七

於曉發後或日沒前開齋後仍補

一日之中省躬滌過

自曉發後除禮拜外食色不親諸務不作惟省察已躬洗

滌罪過而已

故齋之日官不聽訟民不列市君不設朝不幸野

凡齋之日官不理辭訟民不列市易君不設朝視政亦不

幸野遊獵蓋齋乃無爲之功也物欲塵情悉當屏絕國政

民務亦宜休止惟宜潛居省躬滌過或守靜於寺

齋之前必致意

齋之昨夕或夜次必虔心立意吾所齋者爲何齋蓋齋與

拜同亦有主制有聖則有副功立意不誠則無功立意不

合則亂功是故凡行一功必立一意意也者事功之樞紐

也聖人曰萬務本乎意其斯之謂歟

甫月朔見月而齋有蒙則足其前月三十日

是月之朔昏時視月見光則明日齋若有雲氣蒙蔽月不

得見則儘足前月三十日於第三十一日齋

齋之定期一月月大齋三十日月小齋二十九日以見月

爲例不論測算蓋測算者以人度天也見月者自天命人

也人度以常時乃天之常也月之常也天命以時早遲乃天

命之時也天之義大也蓋月之常也月之常也天命以時

乎定冬夏天可以測算而通之者或至由其見風雲或時或

丙六 典要七

正之乎差天運之道也氣也候也且月變之造化時之義

始今止乎二十管齊二有奇九日無乎抑三將十日者三

非九日所則子朔擇以足處焉三也惟本乎朔時義而有

義二也九日順命人之道承月天聖之運教人化以見之

兩國異日而齋者相入則同日而開齋如西東城城人子

三齊東城人至西城月且未可方開齋待與西九日隨見

矣人至東城亦與之人同完所欠一日或二十九日隨見

愚按諸大禮法經及天文經中言見月一條僅爲齋月與

朝觀月設也若其餘月爲副功齋者則以見月可也以月

朔可也經書中于別月爲副功齋不設見月條例可知已

學者不明乎此而于別月皆以見月爲定如勒哲卜捨而

邦以前諸月適值月初陰雲掩蔽數日不得見月學者膠
滯不儘前而儘後往後推去迄至齋月竟有初五六日入
齋初五六日開齋者豈有月于初四五日而始見光者乎
因副功而誤主制謬矣昔有野人問月朔于聖人以定入
齋朝覲之候聖人告以月朔之法至今野人用之較測算
之月不差一日夫野人無知無識其入齋開齋不差一日
學者依經據典反容差三四日乎何學者不若野人之甚
耶

凡疾病或旅途俟後補可也齋為善

疾病危急之病也旅途離家有三日路者若在家立意出
行某處其處距家有三日路纔踰郊鄙即作旅途論者郊鄉

丙六 典要七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城交界遠路歸家未入郊鄙仍作旅途論凡此二等止
齋後補可也若行至一處立意寓十五日以上則與居家
等不容止齋蓋止齋者原為途次艱難也若病中途中可
以照常持齋其功更大故曰齋為善

婦女行經或產後宜後補

行經或產後俱不宜齋待淨後計日補足行經並產後另
有專書詳之

乳孕畏傷後補可也

婦方乳子或懷孕身重畏傷其身或傷其子開齋後補可
也

誤破一日補一日

誤食於曉發後或誤開於日沒前或被威逼而開或藥物

浸入如飲樂于時水浸于諸或致吐勉強或誤吞金石
果核之屬皆為破齋嗣後按每破一日補一日無罰凡食
風飲入腹俱不己破齋若雨雪或入喉則破齋之

故破一日罰二月

偶失為誤任意為故凡人明知居齋而故意飲食或御婦
或任意不齋則除補一日外仍罰連齋六十日若六十日
內間斷一日或故破一日前齋盡廢必從復再起不容間
斷

無能釋僕一人無能食貧六十人每麥二劬

此言故破當罰者若不能齋六十日或能齋復有間斷綿
延無已者則釋放一僕為良人若無僕或有僕而不能釋

丙六 典要七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食貧者六十人或食一貧六十日每日齋餐二飧禮法
斷以每日一人食小麥二劬無則大麥四劬俱準此
稱每劬一十

兩八

亡人欠齋接日罰麥如數

凡亡人囑有欠齋受業人當用其遺財按每一日給麥二

劬與貧

衰老難且罰且補

凡衰老難於齋者按每齋一日給麥二劬與貧若衰而復
健或弱而復強或病而得愈仍須補齋

按給麥食貧禮法之定規也天方風土多食麥且尚食貧
故禮法之規如此若在異地則以各地所宜之穀如米如

稷之類俱可但須準二觔小麥之價或卽以價亦可

病旅至死無罰無補

久病久旅者死其在病在旅所欠之齋既無補亦無罰凡

當罰者補則其主制之當然也齋在病旅之時非主制之死

其或于其旅歸之日而後亡則按其所愈所歸之日數罰麥如例

皇人曰凡物有課齋氣質之課也又曰齋非僅止食止色也

務齋諸耳目身心故齋之日不起妄念不動塵思舉止唯敬

語默唯恭

一切不善嗜慾爲之先氣血爲之乘守齋則嗜慾遏氣血

羸非爲妄作無所從起矣德性所以養心而能潤及其身

飲食所以養身而能累及其心齋止飲食正抑氣質以強

丙六 要典七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心也心強則明明則私欲化而真性見矣此齋所以爲

去邪逆安防真衛善之良法也

集禮 禮記祭統曰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是

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

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

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

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

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

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

上瓊山曰散齋七日以定之即祭義所謂散齋于外也致

齋三日以齊之即祭義所謂致齋于內也防其邪物訖其

嗜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于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交致其內

外之謹專致其精明之德以是事精神無不格矣古人之

致齋也其嚴如此後世齋戒者唯禁不飲酒茹葷御內而

已而于聲樂之奏則未有禁焉當夫太宰告戒之時殿庭

尙爲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博弈以爲毋犯于

齋殊非古人齋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課賦

課者隆施濟以防聚斂也凡人執有資財滿貫應於四什取

一以給貧乏踰年一算

資財者可以營運生息之財也如金銀錢貨之類金銀什

丙六 要典七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物金銀首飾俱作資財住居房屋服食器用及坐馬耕牛

珠玉寶玩無論多寡不作資財 滿貫者天方以金銀錢

錢使用之錢以二十爲滿貫每箇約重一錢銀錢以二百

爲滿貫每箇約重七分今卽以金二兩爲滿貫銀一十四

兩爲滿貫於四十分中捐一分給貧踰年一計其有擴而

充之若有百千萬億家資者皆照四十取一之數清白算

出無隱

每金二兩捐金五分每銀一十四兩捐銀三錢五分

凡屬金銀首飾什物鑲嵌等俱準其分兩并金銀貨價合

算

錢貨作銀租者如貨

銅錢貨物俱照時作價若有店房地或器物以租取利者俱與貨物同照本物價值捐課如例

牛滿三十捐一棧香夫一歲四十捐一柅凡香具二歲牛化也

者取其義六十捐二棧八十捐二柅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牛三十捐一棧每牛四十捐一柅

羊滿四十捐一殺羊香古化至一百二十一捐二殺二百有一

捐三殺三百有一捐四殺至四百亦然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羊百頭捐羊一頭

駝滿五頭捐一羊十駝捐二羊十五駝捐三羊二十駝捐四

羊二十五捐一駝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五駝捐一羊每二十五駝捐一駝

丙六 典要七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上牛羊駝牧於郊野而圖資生者則如是論若喂養於家者雖多無課若營運生息者則同貨物論作價算銀給之

羔犢無課有壯必捐

羔羊未孕者也犢牛未卒歲者也羔滿四十或犢滿三十

俱無課乳駝亦然若羔四十中有一壯或犢三十中有一

壯則應以壯者捐之若乳駝五頭中有一壯則應捐一羊

諸畜營運生息者如貨

馬騾馱負生息者俱與貨物同作價算之牧於野喂於

家同

田園所產抽其什一

田園自行栽種所產如五穀果實瓜菜蜂蜜費無論多少俱抽其十分之一給貧若非自行栽種如柴草之類則可以無課

鑛窖所得抽其五一

金鑛銀鑛銅鑛錫鑛鐵鑛水銀等凡自行開採所得無論

自然成或燒煉成俱抽其五分之一入官或給貧掘地得

窖物如金銀錢物等輸五分之一給貧若窖物中有穆民

跡記如本教經書名字等則如失物不得自用當訪原人

而歸之不得其人將以給貧可也自己無力自用可也鑛

窖之課父子兄弟若貧俱可受之開鑛得煤硝磺鹽硃砂

寶玉等俱無課

丙六 典要七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被貸自捐

凡人執有資財而為他人負欠當如數自捐其課若彼負

者不償無課若許以將來償償後有課

負債無課

凡人執有資財而負人債除償債所餘不及滿貫者無課

受課者穆民良人在生貧乏

一人而兼有此四名者方可受課言穆民則外教人不應

受言良人則奴僕不應受言在生則既亡之人不應受言

貧乏則有滿貫者不應受受課財者非人不可故不以課

財起建寺宇或修砌橋井及作一切義俠餽贈等事

田園住宅及主等經營於義學等實快及為人謀人等功罪及

類俱不可以

先親而後疏先近而後遠

本族父黨母黨妻黨鄰里國人依次多寡諒給之不得送
向遠方別城若彼地有骨肉至親應受課者送去可也
有餘入義庫

若課財多而受者少則除給散所餘將以報官入義庫方天
聖制國有義庫專納民間課財之餘及無名失物或逃亡
家財無承業者皆入之庫以備賑荒或濟遠來
窮人迫

父子不相與受夫妻不相與受主僕不相與受

父之父以上祖或母子之子以下男或女皆不相與受課
財妾與妻同僕必係買者若係傭雇或當僕或許贖之僕

丙六 典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可與受若將課財給與許贖之僕即以贖身可也然必
給付而後以贖不得折算

富者之幼子奴僕不應受他人之課財

父富而子貧子既分有執掌可以受他人之課財若子幼
尚不能執掌仍是父事故不可受也主人富而奴僕貧奴
僕亦不可受他人之課財因奴僕自無執掌也凡課財必
給與自能執掌自專用度者方可凡所謂富者不在多財
者財貨不應受課財
者財貨不應受課財

課財不與哈申人尊聖族也

哈申聖族之名也按哈申乃聖人曾祖太王之號因支裔
衍盛即以其號名其族居古來市之地古來市者天方鄉

鎮名也聖人生於其鄉故後裔仍為哈申人而稱之者但
曰賽一德猶云世子也

按課財不與哈申人乃居天方法也天方禮制凡屬聖人
後裔及先賢世廕皆月有俸廩其不受眾人之課財宜也
今賽一德居東土者既無國俸又無供養若云無力豈惟
當給更宜厚重以尊聖族也

故給與不應受者應復給誤給與不應受者不復可也
凡給課必先度其人應受不應受若明知其不應受而故
意與之應復給若始不知為不應受者而既與之矣嗣後
知非應受可不復給也

是故給者必慎受者必謹蒙濶而取其財者罪在不宥

丙六 典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給者受者俱當謹慎給者當令受者知其為課財庶不蒙
濶以為餽贈而受課者亦必先度己之所有倘據有滿貫
則必辭拒若自昧而取之罪在不宥也

聖人曰凡物有課有所能而施之以濟不能也財富者利濟
貧乏學優者導化愚頑言美者釋訟解爭力強者扶危助弱
廣修屋廈以延賓客多備器用以應借貸皆課義也

人惟歛歛之心日盛則其私己之心愈不能已捐課乃哀
多益寡之義豁達和眾之心也夫能推其豁達和眾之心
而體乎民吾同胞之義則天下何者非吾之所有而吾所
有者又何不可為天下之而有乎此大公無我之象也此
天人合一之機也

上元劉智

朝覲

朝覲者親詣天闕以返其所自始也

天闕即朝堂又曰天房天方名蓋造物設之以作萬方朝

向者也其地在天方之墨克國墨克實天下之祖國也天

方乃天地正位在大地之中墨克又在天方之中而朝堂

又居墨克城之中故萬方之向朝堂猶四體之朝心也人

之所以必當親詣朝覲者返乎生人之始處也

期月一朝

每十二月一朝朝之月日覲月天方名朝之期覲月之

丙六 典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第八日至第十三日也

先期備行

路途遙遠者先期備行越一二年路者若有力必至焉力有

須有商賚同伴往來無阻者更

比至關受戒

墨克有五關禁地界關也東關曰查傷二里格乃而刺脛

人戒所也西關曰格而匿乃納止地人戒所也西關曰祝

合膊乃沙目人戒所也南關曰葉關關乃耶滿人戒所也

中關曰祖里侯來膊乃中土墨克人戒所也凡四方及中

土人朝覲者至關則必受戒

先潔已沐浴

未戒之先潔意精誠以省其內盥漱沐浴以滌其外內外

易服佩香

去常服易盛服須新製不用浣過雖炎暑必復復香履重

以著威儀也香膏所以表德性也

禮拜致告

正身而闕虔誠再拜告其來意以冀准佑

誦應辭

誦應辭

應答天命默契真主之辭也夕詳見須高聲誦之後凡登

山下川遇騎者俱高誦應辭

丙六 典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入戒露頂裸足不衣黃紫不佩容臭不嗅香果不滌首不雜

髮不齊髭不翦指不取一切修飾不殺一切生靈

入戒十一件乃受戒之法露頂不戴冠巾也裸足不着靴

履也黃紫豔色也容臭香囊也香果甘美之物也皆不可

用滌首雜髮齊髭指修飾之屬也皆不宜事陸地生靈

飛者走者山野畜養皆不宜殺即傷一蟻一螻亦為犯戒

當罰若遇惡獸傷人能伏則伏否則羣力捕之死無罰惟

魚可取食

服戒衣

戒衣不緣不縫內外俱新製不用浣過不用豔色雖炎暑

必復不薰香不膏髮戒衣并上十一件通為十二件為戒

者之所當違也凡戒者於十二件中有犯一件當罰如例

羊每罰宰一雙

至墨克先朝謁

朝有三日朝謁乃初到墨克未至觀期而各人自行朝禮

也曰朝觀即正期大朝也曰朝懷乃將歸而辭別之也朝

謁朝懷惟在四方遠來之人中土墨克人無此二朝此二

朝儀與大朝儀同

寓彌拏

彌拏山名在墨克西南郊山下地面平曠凡大祀皆立壇

於此山麓有市朝觀者寓焉

飲日飲牲

丙六 典要八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飲日以飲牲名口天方名特乃觀月之第八日也人各備牲

俱於是日喂哺飲水大朝之事自此日始

厥明王侯官庶咸潔己沐浴

是日名曰識日爾天方名曰乃觀月之第九日也王侯百官

士庶咸潔己沐浴潔己乃齋于己沐浴與齋戒沐浴同于

于心而并戒于食飲也

王步履出郊百官士庶從之

是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出郊百官士庶從其後

大會彌拏

自王至於庶民俱集彌拏郊壇之所有遠路未至者候齊

至

王登壇告諭

王登壇諭眾朝觀拜闕大射宰牲之禮及駐蹕諸山踐趨

各境之儀並諸功行所以然之義眾聽而識之

晨駐爾立法堤

爾立法堤山名在墨克城外西北三十里王於彌拏諭畢

帥眾駐蹕此山爾立法堤既離復會相識之所亦阿丹與其易

下刺欣受命于初識以爲入親之故首凡朝

正儀面闕時或高誦應辭時或恭默念主

此在爾立法堤所宜行之禮也

暮駐母子得理博反數厄

母子得理博山名在墨克東北二十里與爾立法堤相距

丙六 典要八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十里王於爾立法堤事畢帥眾駐蹕於此其儀如上

厥明歸彌拏

是日即大朝之日也穆天方名爾

大射

王帥眾會射於彌拏

凡三射

三射每朝七石每石致讚心平體正各釋己志而射射不

用箭而用石因箭爲輕浮之物石爲堅重之物射石示其

志之堅重如石也

初射中射射於本山終射射於爾肫白

本山彌拏也爾肫白譯曰終小山也以終射得名附彌拏

旁之西首

止應辭

射畢止應辭後不復誦

宰牲

俱集郊壇各宰其牲見禮記之儀牲肉分食眾貧自攜歸去

亦可然以食貧為貴

開戒

宰牲既畢去壇歸寓除戒衣薙髮齊髡剪指取修飾

齋戒沐浴盛服佩香

此云齋戒乃除去冠裳之戒而服止食之戒也將入覲潔

心身服朝服帶容臭或焚香薰衣

丙六

典要八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弁冠入覲

弁冠王侯四民之常服用弁所以昭敬也按天方禮制王侯

既差冠裳自別而于敬示事主宰燕居禮拜以及也王侯

百官士庶次第入覲

撫石

闕庭之南有巨石一片其色玄自天降也故名玄石又曰

天石凡朝覲人至闕庭先必撫石以示信道之堅重如石

也

周迴克而白七匝

克而白即闕庭規模高廣另有其上有罩四圍有幔皆錦

結造成朝覲人遊於幔外自故垣外起周行繞故垣外至

玄石止為一匝七匝而止故垣大者于新朝堂之舊址也古

後易卜刺欣聖人受命重建數而小焉此垣故址外

每過石必撫

遊克而白七匝每匝過玄石必撫之撫之之法兩手平覆

於石反舉而以口親之反舉謂以

每遊行必讚

凡遊行必讚頌念主不輟蓋既入禁地則念主讚主應無

止息然口讚或可暫息心念不容暫離

臨位禮拜致祈祝

位乃古聖人易卜刺欣功行之位也在克而白外正面二

十餘步凡朝覲人遊庭畢則臨此位拜主告主申其懷凡

丙六

典要八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拜四叩首王首班百官士庶次第繼其後不能入班隨

地從之遲至則獨自禮之此與開祀二會之禮同但二會

且仍為人生不易途之會耳

出至索法登絕頂仰天而闕而讚而頌而告默致已衷陳其

志之所在

墨克城外附郭有二山一名索法在城東首一名默爾襪

在城西首兩山對峙如雙角狀兩山之間曰白土泥川川

之兩界復有二墩各去山百步蓋以樹燈火者也凡朝覲

畢王帥眾由色朗門出色朗門猶此至索法山登絕頂眾

首向天正對闕庭奉手告祝各人默致其所懷或為赦過

或為准功或為栽培道德而不致傾覆或為保庇志誠以

安於永久凡屬善念皆可求也既畢下山凡上山下川俱念主讚頌不息

下徑白土泥川趨於兩墩之間

昔易卜刺欣聖后哈哲姆氏初生易司馬儀不得水因覓

於兩墩之間奔趨往復七次終不得乃歸見流水自儀足

下湧出即今滲滲泉也凡朝覲人至此必奔趨往復七次

蓋以思古聖人功德之盛云過墩則緩行

至默爾禱登絕頂事如索法

解見於前

復入拜闕悉如前儀

下默爾禱山復入宮城撫石遊庭禮拜致祈祝悉如前儀

丙六 典要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凡先後祈祝不得相異若先有遺忘後次補附可也

歸彌擊

事功既畢歸宿彌擊

厥明復射

朝覲第二日也自王至於士庶復大會射於彌擊如前初

射中射

翌日終射

朝覲第三日也終射於爾肱白此一射候齊會射可也各

自先後射亦可也以朝覲事畢各有歸程之務云

已

朝覲之事畢矣

歸必辭朝

卽所謂朝懷也臨歸時仍復拜闕禮儀悉如大朝但大朝乃王率眾隨從而朝此則聽各人自行朝禮

謁陵

大聖人穆罕默德之陵也陵在默底納城去墨克正北三百里陵地縱廣二十里松栢椰樹交幹而生盤連不絕颺風至此則息飛鳥遶空而度走獸從不踐跡無遺垢焉其墓乃天生祖母綠寶石造成塚旁砂石得其陰色亦如之謁陵人取砂石攜往他方奉爲至寶墓頂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可望於百里之外至今如故衛陵軍士四千人凡朝覲人三朝既畢將歸時必來進謁禱祝於此

丙六 典要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探泉

即滲滲泉也在墨克城內易卜刺欣聖位寢殿後其水甘香清冽朝覲人將歸盥漱其上少飲用器貯水攜之祛邪愈瘋瘵諸疾辟惡獸藏之海舟遇颶風以其水灑之風浪頓息

復詣闕撫幔拊擗憮然鞠躬而退

幔闕庭之幔也拊擗以手捫心惓戀不欲舍去之意也憮然心有所不安也凡出朝必面闕鞠躬反踵而退

按闕庭之幔錦紵造成厚寸許顏色千狀萬國所希有也每年一換王命預爲製造待朝覲日去舊易新朝覲後將舊者裁裂按朝覲人數作塊每人分給一塊珍護以歸爲

朝觀之徵云

經曰穆民必朝路艱可待傳曰路塞乏用無親命廢疾可無朝

凡屬穆民俱當朝覲以完主命五功也但路途艱塞或無盤費或父母在堂或因疾殘廢則可以不朝

道行經云朝之爲言會其紛散而返乎其本也省親親賢閱心念主其亦猶之乎朝也

父母生身之本夙夜省視居家之朝也賢學明教之本晨夕親近在境之朝也心百務之本動定檢閱當體之朝也

主宰萬化之本語默思念至切之朝也凡人不得朝于天方違此數事亦可以當朝之功矣既得朝於天方違此數

丙六 典要八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可謂日日朝時時朝終身無間者矣

集覽 明朝世法錄曰天方國有寺其寺分爲四方每方

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

可容數萬人四方本教人雖一二年路程者皆必至朝覲禮拜焉

紀錄類編曰其寺名克而白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門門之兩傍皆用白玉爲柱共四百六十七柱前九十

九柱後一百一柱左一百三十二柱右一百三十五柱其堂以五色石壘砌四方平頂內用沈香大木五條爲梁以

黃金爲閣其牆壁皆是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馨香不

絕上用錦紵爲罩罩之密二黑獅子守其門其門堂之左

易司馬儀聖人之墓其墓俱是綠撒不泥寶石壘砌之長一丈二尺高三尺闊五尺其圍墻之牆以黃甘玉壘砌高

五尺餘城內四角造四座塔宣傳禮拜左右兩傍有各祖師傳法之堂亦以玉石壘造整飾極其華麗

天方朝堂賦畧曰夫朝堂者肇基于開闢復創于中古廓寶玉而爲庭揉雜香以爲土華棧丹陸實天下之偉觀香

棟金簪誠古今之勝槩深宏淵靜崇巍高堅鳥飛飛而空過纖垢不遺日炯炯而中懸層欄無影憑識承天之聖智

足見丕世之神功垂雲聳漢揭露飛霞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中齋迺中海之競流拒崑崙之險阻天地所

丙六 典要八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鍾舉八極而拱向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八終

古而邦篇附開齊會禮

儒有禋祀之禮以事天禋之爲言潔也吾天方聖教有宰牲事主之典名曰古而邦蓋亦有潔己以希臨格之義考其名禋祀畧同究其實義則別有寄也

古而邦潔己爲禮以希臨格於真主也

古而邦朝覲同義總以求近乎主也但朝覲乃親詣天房之禮古而邦遠人不得至天房而於各地所行之禮也故其儀制多相仿佛焉

其爲禮也系於三事大瞻禮也會集於郊也宰牲也

丙六 典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瞻禮恭奉主也會集於郊統合眾也宰牲以牲之血淨示己之私淨藉牲之順德獻己之純德也

自王至於庶民一體遵之

古而邦自王至於兆庶者何乃至聖之教合上下而一於敬之義也蓋人有尊卑而主則惟一詎因名分有殊而遂二其敬事之誠耶故民與王同古而邦實非僭也

凡有執掌施厥牲費男女大小同

執掌論資財并其副餘得有滿貫者即當遵禮用牲不論其爲男女大小也資財者金銀錢貨之類副餘者除日用所需而附置之物也如積糧閑宅田園珠石寶玩之類計其所值滿貫者即應用牲此典論滿貫與天課之滿貫不

同蓋天課只論資財不論副餘此典則兼副餘論之至若無資財有副餘值得滿貫者亦當用牲不可廢禮也

父子不相代夫妻不相代父代子祀用子財夫代妻祀用妻財

此言各人行祀各人任之非可混爲相代者也雖父子至親若子有執掌父爲代祀亦必以子財用之雖夫妻至密若妻有執掌夫爲代祀亦必以妻財用之不可以私親蒙濁也

婦女無瞻禮無集於郊

婦女之事尙隱故無大瞻禮無大瞻禮故不集於郊也若婦女自有財物執掌則只有牲費之責

先期備牲牲尙畜不用野

丙六 典要九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尙畜惟牛羊駝三項可用餘項如麋鹿獐及禽屬俱不用

駝曰大牲牛曰少牲羊曰配牲

駝風畜故爲大牲牛土畜屬地屬地者原供人用故爲少

牲羊以作祀便民也一夫之用也以副二牲故爲配牲

牲必壯

羊壯過一歲者牛壯二三歲者駝壯五六歲者不及壯不

用

牲必全

牲而無角無耳無尾勿用損角損足失耳尾三分之一勿用無齒者勿用若能食草姑用可也

牲必肥

瘦癩瘋癩瘡疾羸弱不能行於祀壇者俱勿用

牲既定覆以巾

凡備牲作祀擇既定即覆巾於背以爲識示隆重也

勿摘毛勿殺乳勿以耕負勿用孕

凡牲以作祀者善哺喂不得翦取其毛不得擠瀝其乳亦

不容用以耕地負物如牲毛自落乳自滴則以所落所滴

施給與貧牲有孕宜易之若已產則并羔犢而合祀之不

易可也

牝貴於牡黃貴於黑一肥貴於二瘦七羊貴於一牛

牝性靜順黃色美觀肥取健意羊取馨香須健壯故用二

丙六 典要九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瘦不如一肥貴全美故七人共宰一牛不如每人各宰一

羊

得肥須去瘦

始備牲瘦繼而得肥者則用肥者去瘦者

十錢買牲貴於十錢給貧

十錢言其至賤也人有私愛恤牲甯施錢財不用牲者不

忍於宰也殊不知雖以十錢給貧未及十錢之牲之當於

禮也恤牲而舍錢是狗私而廢禮矣

上戶以駝中戶以牛下戶以羊

宰牲之禮諒各人之力不顧職位之高卑惟計執掌之多

寡故上戶巨富之家雖一人宜用駝中戶多執掌之家雖

一人宜用牛下戶僅得盈貫之家一人用一羊可也不及

滿貫者不稱戶

羊一人牛七人駝同牛

一羊作一人之祀一牛可以作七人之祀也非謂其蓋人

若而巨富之家雖三四八亦宜用牛更善至駝與牛同人亦共之七

二人共一羊未可也八人共一牛未可也須按人丁增之

羊如十八人則用一牛三羊八人則用一牛至如十九人則用一牛二

或一牛就下七戶說多備則又完禮不得奇也

大祀三日

大祀限期三日即觀月之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也其日

與朝覲日同 方朝覲在天方本國大祀則在各方

祀於初日至善有阻則二日三日

凡祀必於三日之初日爲至善若初日有疾風暴雨或震

驚大故諸阻則祀於第二日若二日又有阻則祀於第三

日三日後復有阻未可祀矣但宰牲於其家可也不必會

集於郊若有大寺可以容眾瞻禮於大寺可也凡人旅行

或忘失祀期越三日不必祀矣

是日王公百官士庶成潔已整齊

潔已所以修內整齊所以飾外內外修飾以臨大祀致誠

敬也

齋戒沐浴

此二者潔己之法也齋戒以潔心神沐浴以潔身體

丙六 典要九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盛服佩香

此二者整齊之法也盛服以著威儀佩香以表德性人含德性

如木合馨香潔香不顯則佩香以表德性也

咸着弁

自王至於庶民皆著弁

王步行至郊百官士庶從之

祀之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於郊天方各國凡行

祀禮必於郊野如居異域則祀於寺然一城中有數寺必

會禮一寺不可各寺分禮

登壇

祀所之壇也

丙六 典要九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王首班公侯後之學士後於公侯庶民後於學士

此分班之序也

贊教申禮

贊教又後於庶民揚聲諭禮七徧近制贊教七人諭禮七

制部為六十三贊教取

咸起立而闕而拜

此拜名曰祀會天方云二一凡二拜闕即天闕朝堂也雖

居異域必以朝堂是向

致意

致其祀會之意也心致其意為主制口誦其辭為聖則

四舉手

11246

11245

一切拜中止用一舉手惟會禮用七舉手先一拜四舉手

於頌前後一拜三舉手於頌後初舉手後拊手默讚二舉

三舉後俱垂手四舉後拊手聽頌其第二拜每三舉後俱

垂手勿拊

每舉大讚

首領者揚聲大讚眾人恭默從之

獻頌

四舉手後首領高頌天勅眾人恭聽

躬叩再叩

一躬二叩此為一拜

起立獻頌三舉手躬叩再叩跪坐

丙六 典要九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為二拜

默致祈祝右左顧道色闕訖

跪坐中默致祈祝祝畢左右顧道色闕是為拜終凡拜中

一切躬叩禮儀隨首領之舉止升降眾人從之不得先

告諭

拜畢首領登座左側在禮壇上告眾以祀會之禮及宰牲之

義

王出眾出矣

首領告諭畢出壇眾人亦從而出

歸者異途

赴會之人歸路異其來路畏遠者聽之

返第宰牲

天方之禮即於祀壇宰牲今處異域則各歸其家各宰其牲宰牲在巳午交會之際蓋會禮歸來之時也宰於會禮之先未可惟野居之人不能遠來赴會禮者宰於是日曉發後可也

主人自任宰之

凡祀牲必主人自任宰之須利刃健力主人不善託善宰者宰之不得託之屠人庖人

斷其二喉二筋

二喉食喉氣喉也二筋附於二喉之旁者斷喉以盡其氣斷筋以盡其血少斷一筋可也少斷一喉不可

駝斷其臆

臆項下近胸處諸牲皆宰於項惟駝獨宰於臆何也凡牲用宰者欲淨其氣血也駝之氣血最旺其性滅最速若宰於項則氣血未淨而性先滅矣性先滅則氣血不流必有停滯於中者矣其肉爲不淨惟宰於臆則血去甚速性未滅而氣血先盡淨矣一日諸牲之喉皆露於項故宰項駝之露於臆故宰臆取其易斷也一日駝臆有刀痕可宰項以厚毛長不可宰也

牲物區作三分一自用一給貧一饗餽親鄰

區作三分蓋隨時宜也非必然之禮也俱以給貧亦善俱留自用亦可俱以饗餽親鄰亦無妨分作三項所以合時

頁六 典要九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宜也皮毛可用以給貧或易成器用或供價可但勿易食物類或屠工價以充骨血埋淨之所

開會之禮與祀會同第晨食而出施開儀默致讚言非用牲開會開齋之會也禮制儀節與祀會同而異者四一早晨飲食然後赴會蓋見月已足一月之期晨食以示開齋之意若祀會通算會期乃足十日故拜而後食也二施開儀凡有滿貫物財者按家屬男女大小僕婢進教與未進教者每人施麥二升給貧不備施婢先給然後赴會一日於前須預備及時散之不可若非祀會則不用儀三心中口默致讚言非若祀會之高聲讚頌也四不用宰牛羊駝

頁六 典要九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九終

上元劉智

五典

五典者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經為天理當然之則一定不移之禮也篇分八章前有總綱每章後引主論聖言數條以證本章之義又集雜傳數則以廣本章未盡之蘊凡主諭則書經曰聖言則書聖人曰其不書者則雜傳也

總綱

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男女而後人類出故夫婦為人道之首也

頁六 典要十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地生物之本男女生人之本男女之最初繼主而立極者阿丹也阿丹天下萬世人之元祖也腋生好娃配為夫婦故夫婦原出一體生齒繁衍互為配偶一世別其胎二世別其父三世別其祖四世別其父之祖五世別其祖之祖其後以次漸遠至不涉於祖父之嫌由是婚姻有禮男女有正而生人之道擴充於無盡焉
有夫婦而後有上下在家為父子在國為君臣有上下而後有比肩同出為兄弟別氏為朋友人倫之要五者備矣
夫婦既立子女生焉子女生而上下之品判焉矣父子者家之上下也君臣者國之上下也上下雖有家國之不同而為尊為卑之理一也上下既分為上者一為下者眾而

比肩之等列焉矣兄弟同出之比肩也朋友別出之比肩也此肩雖有同異而為長為幼之義一也人倫之禮本乎三而盡乎五三者男女也尊卑也長幼也五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五不外於三而三則約乎五之義三不外於五而五則統乎三之名名義立而道盡人倫之要無餘蘊矣

夫于者萬物之本也

天地生人德成於倫五倫之禮盡而生人之能事畢矣天地之生義完矣故曰五者萬物之本也一日萬物即萬行也萬行莫先五倫五倫立而萬行成是萬行以五倫為本也

頁六 典要十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婦生人之本也

夫婦為人道之綱修此而後家道正家道正而鄉國正矣

故聖人之教五倫自男婦始

父子尊卑之本也

父子者尊卑之所由生也父子定則鄉而長幼國而君臣由是而皆定矣故聖人教人明尊卑自父子始

君臣治道之本也

君臣者治道之所由定也道統於君行於臣君臣之分定而天下歸於至治矣故聖人以平治天下之責歸有位也

兄弟親愛之本也

兄弟者並蒂之果同本之支舉世交遊未若兄弟之近切

兄弟親愛之本也

而無嫌也故聖人教人親愛自兄弟始
朋友成德之本也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師長成我者朋友朋友一倫能成四
倫之功故聖人教人定交以成德也
修此而後人道盡

五倫之序天理之自然也五倫之道天理自然而流行者
也五倫之理天理流行而無所不包無所不貫者也故其
理該萬理事該萬事聖人慮人不能全此五倫因制為典
禮頒行天下後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本有以盡其分之
所當然斯不愧人為萬物之靈也又聖教立五功以盡天道
天道有以道立其基盡其非二也蓋聖人道而返乎天道者
天道有以道立其基盡其非二也蓋聖人道而返乎天道者

丙六

典要十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為本天道人道盡而
為人之能事畢矣

夫道

夫盡其為夫以愛其道五教之禮法以嫻其儀食之義粟以
潔其養量豐歉以示寬儉嚴內外以正閭閻無傷毀以永繼
總

禮法即教規念拜齋課事公姑勤紡績育子治饋之類是
也義粟營謀合義如士農工商各以本分財帛為潔也量
豐歉者量入為出勿過儉勿過奢也嚴內外者婦婢不出
戶外僕吏及非骨肉男子不入內戶也毀傷詬詈之語繼
總歡洽和順固結不離之意全此五者夫道盡矣

聖人曰以非禮營物而養妻子非愛也

非禮營物者非本分應得之財也或以勢索或以術取為
妻子衣食之養豈得為愛乎

經曰夫建乎婦又曰豐用寬款用儉
建立也有養給得宜不使危困之義蓋婦乘柔弱倚仗於
夫唯夫能建立之養給稱其豐歉時豐則用寬時款則用
儉非過侈過減之謂也

聖人曰婦有過善言以教之勿輕去
善言徐徐婉喻也去出之也婦無輕出之禮必犯悍惡淫
賊不敬公姑不勤夫事而後可以出若非此例但徐言善
道以歸於好此為夫之道也

聖人曰妻暨僕民之二弱也爾衣衣之爾食食之勿命以無

丙六

典要十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能為

妻依於夫僕依於主皆不能自立故曰弱也衣之必冬夏
得宜毋使我煖而彼寒食之必豐殮同饑毋徒我飽而彼
饑至命以事必諒其才力之所能為如不能為者勿強命
之也

聖人曰夫不私色不吝用妻眾必公其衣食御當夕不易室
私色外婦也用日計當然之費也御內事也妻多者凡衣
食寒煖粗細濃淡厚薄必公同一例入御之期必均平有
定當此夕不易以彼夕亦不御於他室如是則男無偏寵
婦無私妒永和之道也

妻不助我以德仇之不媚我以色珍之

妻稱內助助德也若徒以色媚我不以德助我是將導我於不義也故可譬如不媚以色而助以德賢婦也珍之正所以賢其賢也

勿嫌貧勿憎醜安居唯和非有客必同餐

婦之所貴在德性不在富麗夫之所貴在和愛不在苛擇

嫌貧憎醜小人之事也有婦者非有正事必同室而居非

有客至必同餐而食不疏其情也

愛妻以德不以色

愛德則彼日攻於德愛色則彼日攻於色

訓婦以父母之事先於己事

娶婦之意為承先繼後代身事父母也子治於外婦治於

丙六 要典十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內內外外倡隨而孝行成焉古人稱為內相良有以也如徒

以己事為先父母之事則後之殆非娶婦之意矣

婦道

婦盡其為婦以敬其道五言必違夫取與必聽命不私出

外見不違夫所欲

違夫者謂夫之言是固所當遵即或不是亦必姑且順從

從容幾諫諫而不聽則更俟他日必不敢違也聽命者謂

取夫之物或以物與人必聽夫命不得任意自行也不私

出者謂無夫命不得私自踰戶外也不外見者謂非骨肉

至親不得輕與相見也不違所欲者謂夫有所欲不得阻

抑其志也盡此五者婦道幾全矣

聖人曰婦專敬以致夫愛夫愛猶主愛夫惡猶主惡也

忿語人事之常反目室家所有但為婦者一志於敬無絲

毫怨忿則夫雖不愛亦將轉而為愛矣真主以己之愛惡

寓於丈夫愛惡之間見夫之愛惡即見主之愛惡矣何也

主命流行以來婦人有當然之則從夫是也猶子之從父

臣之從君無絲毫自用亦無絲毫違逆者也禮由主定孰

能違之違禮即違主也逆禮即逆主也主之愛在順從主

之惡在違逆夫因婦之順逆而愛惡焉主亦因夫之愛惡

而愛惡之矣是則見夫之愛惡猶見主之愛惡也此不計

夫之是非唯計婦之順逆

聖人曰婦無為聽於夫

丙六 要典十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欲為婦者去其私臆一當聽命於夫也

聖人曰自行取與功德在夫過在己

婦人私自為善功德歸於夫而已仍有不告之過甚矣自

行之不可也

聖人曰婦行主順隨夫所適

主順與專敬同意但敬行於言動食息之間順則用於應

對命事之際所適所欲也

聖人曰父母疾不命不往視父母喪不命不往弔

情莫重於父母事莫大於喪疾非夫命且不往視弔況下

此者乎益見婦道以事夫為重順夫為大也

夫問不諱答夫召不推事

夫有問不可隱諱即明言答之夫呼召不可推託即隨呼
赴之果有要事不妨實告若夫固欲其來雖萬不容置其
亦置之

夫命事不委於諸婢

事宜命婢者夫自命之既命我即當自行不得復委於婢
蓋敬德在勤勤易致愛也

夫怒不得去左右察已過婉容修言以回其喜

語曰婦非至賢不克完婦道非至忍不能稱賢婦忍不易
言也人能忍之我亦忍之非忍也忍之而默默避去非忍
也忍之而逆氣立於前緘口坐於後非忍也必不去其左
右婉容愉色柔言修飾回夫之怒喜動於心形於色返乎

丙六 典要十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初而後已斯乃爲真忍也安得天下盡賢婦而與之言
真忍哉

婦美美德不美美色

君子之美婦人也美其德而已不美其色也彼徒以色爲

美者陋矣

婦有大德二不私不妒

不私不妒尋常事耳謂爲大德何也蓋二者爲近今之通
病婦雖賢且不免安得不稱大德乎正物以希爲貴之意
居貧困而守禮遭患難而無怨

禮易行於富有而不能不墮於貧困之時心易安於逸樂
而不能不變於禍患之日誠爲婦者知以從夫爲順雖居

貧困而不違禮處患難而無怨尤婦德可以稱厚矣

婦從夫守約事姑

從夫命守夫約勤事公姑也

婦謹言夫無愛婦謹行夫無辱

婦人口舌實爲是非之端婦人放恣即爲敗家之漸故夫
之憂辱關於婦人牝鷄不可司晨也語曰讒婦天下之毒
妒婦丈夫之疫可毋畏哉

女自十歲始除伯叔同胞兄弟毋舅即不應見

女子十歲而品格定非同胞至親不應相見如伯叔父之
同胞也兄弟身之同胞也母舅母之同胞也則皆可見不
然畧涉疏遠皆其所宜避者嗚呼見且不可而況相與授

丙六 典要十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受乎授受且不可而況相與同器共席乎聖人之教其謹
於男女者嚴矣哉

或曰婦女所不可見者乃可與爲婚法也若然則凡不可
與爲婚者固皆可見乎庸知聖人立教於至親至近者爲
尤嚴蓋情親則易亂物近則難防即同胞伯叔母舅兄弟
相與接見亦所不得已焉耳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十終

父道

父盡其為父以慈其道十謹胎教命美名開乳報性防患害潔衣食嚴教訓擇師董學量才授業及其長也男婚女嫁而為親之道盡矣

父母初孕即節欲制情檢身習禮無妄作無非言惡聲亂色不入耳目非其飲食不入於口益於性情者從之賊於性情者去之如是則神清氣定而子得其養是謂胎教及其生也一日開乳或蜜或棗或日先食以甘物三日命名子生用父母名必以天地四好字或貴物草木鳥獸名勿用男名子女

丙六

典要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同父名弟不同名七日報牲以子生七日內父母幸子二羊

一女子覘其疾痛防其患害衣食務潔教訓務嚴擇循良之師以董其學量其才能而授之業五天方之禮子習學若性

情不可回執于一終業蓋否則人生各志即為子習學不愛父母

欲令之讀易習經之則難管取又人家子其學不愛父母

皆不能厭其所棄之慈過以致成子一業終其學凡此男長

為之婚女長為之嫁男長一曰十歲

事而為親之道盡矣

傳曰惟天地代主育物父母代主育人父母鞠育功較天地

為勝

傳言天地父母皆係代主而生化者也第天地之所生化者物也父母之所生化者人也人靈於物故父母之功較天地為勝可不盡心栽培審才授業以各成其志乎

聖人曰父母其繼真主而生人乎男女必同育聰拙必同愛教之以禮授之以業習射灑以防不虞也食之必以潔衣之必守分以布勿以帛

父母若知其為繼真主生人則知凡所生者皆真主之命也或男或女或聰或拙無非真主所與惟承順真主之命而愛育之且宜教以禮儀授以藝業使習射灑水以防不虞之患食以潔教以右手衣以布勿以繒帛如此則父母生育之道斯完矣若以所生不合而怨憎之非怨憎子

丙六

典要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女也是怨憎主命也烏乎可也

聖人曰勿以男喜勿以女憂惟男暨女真主所寄命也

今世之人每喜男而憂女其以男可繼業而女不能承家

耶男可營謀而女無所取益耶吁何所見之淺也予嘗見

富貴之家有敗子矣未見敗於女者也忠樸之家有蕩子

矣鮮有蕩於女者也是男亦不足恃女亦不足畏矣況男

與女原有分定非喜之則來憂之則去可以由我者也惟

知其皆真主之所寄命則男女同視無煩憂喜矣

形有男女禮有嫡庶所出同也其愛宜均

正室所生曰嫡妾所生曰庶雖有男女嫡庶之殊而同出自父則愛宜均均其愛者同其恩也同其恩者一其生

育之道而無偏也

夫教有三胎教於生前禮教於幼習學教於少知失於胎教則氣質不純失於禮教則言動無節失於學教則德行無成教而不善子之過也不教而不善父之過也

胎教先天之教也禮教學教後天之教也先天之教本也後天之教末也今人既忽其本又失其末奚怪氣質不純禮貌不用性情不善哉為父母者誠欲成全其子亦先自盡其教可也

子習學豐其衣食倍其用度使無紛志於營謀

學為眾業之尊有子營藝有子習學則習學之子衣食用度當豐於營藝之子所以重學所以使其心無外慕乃得

丙六 典要十一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精於所習也聖教重學如此而今人視習學為餘事用不暇反求之難振耶凡父母之愛子不願義者東家之待來學者皆當口復斯言以為為非苦之助也

無誇譽無姑息富教以禮貧教以節以克成夫情德斯慈愛有方也

父母知用慈愛而不知慈愛之方則慈愛反為禍害矣誇譽姑息常情之慈愛也豈知誇譽則長其狂妄姑息則恣其惰慢狂妄惰慢則事業無成德業不立豈非禍害之大焉者乎惟嚴之以教又於教之中各因其時當富貴教以循禮使無驕奢當貧困教以守節使無詭瀆則成功以漸而立德有基矣是所謂慈愛也彼以禍害為慈愛者何其

悖耶

子道

子盡其為子以孝其道十敬事而順潔誠而養奉以親身執守良業勤於學而敏於善不危其身不辱其名奉父母於無過親在從其事親沒守其愛

敬小心翼翼無怠無忽也順無違潔精純誠實也親身凡事以身先之也良業務本也勤學敏善近正人行正事也不危身者不高登不臨深也不辱名者大而刑憲小而物議微而衿影皆所當慎恐貽父母惡名也無過者奉親於道也從其事者奉於生前行其志也守其愛者謹於身後保親之所愛也全此十事方盡為子之道然其要在於一

丙六 典要十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敬餘皆由敬生依敬立因敬成者也故經文直以敬為孝行之首蓋敬於靜則無時不盡其心敬於動則無事不竭其力敬於生前敬於身後擴而充之事無盡量時無終窮皆孝也皆敬也人子庶幾其無愧也夫

經曰爾民報主暨爾雙親

經言報親次於報主者示報親之重也木有水有源吾含靈成形之本源惟主與親則吾之修身盡性無非尋源報本之誠故言天道莫大乎尊主言人道莫大乎事親盡人道即是盡天道未有盡天道不始於人道者也
聖人曰孝有三重焉敬身愛人喜近賢學
孝之所重者三敬身則身不處於有過以無過之身奉親

有不盡其誠敬者乎是敬親之誠由敬身始也能愛人則人之愛我者眾愛我者眾有不以愛我之情移愛於吾親者乎是一人所愛者淺而眾之所愛者深也喜近賢學則交處有道禮義有所勉邪僻有所防自不立於卑暗亦進父母於高明矣斯孝之至也事親者不可不知所當重也聖人曰事親而不識主不體聖不親賢居而無業愚而不學雖孝弗稱

天命聖則賢行所以孝親之法也不識主則不知天命為何禮不體聖則不知聖則為何事不親賢學則不知賢行從何修一切不知流浪一生奔味一世雖有奉養何足以稱孝哉

丙六 典要十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修身奉親光顯祖考啟迪後人父母有過婉言愉色以諫之悔孝之至也是要在乎學

萬務以學為要而事親為尤甚蓋守身為事親之本不學則不知所以修身何以事親乎惟處心好學身入於正能正身事親則親悅矣親悅則德成名著我之祖若宗因我之賢而益顯我之子若孫遵我之訓而皆善設父母有過修身以諫父母自翻然樂從不失其身而事其親斯謂之至孝也然學立而行至行至而德成故曰在乎學也子事父母猶奴隸之事主人不緩命不改委非身所能則請命僕協為之

奴隸之事主人也無緩命無改委子事父母亦當如是父

母有命必親身行之若所命重大非一己所能為則請命僕人協為之允命則已不允仍是自行不得私心委僕恐父母不悅於中也母方胎我艱苦備嘗我艱危莫測及乳我惟恐弗育我唯恐有疾莫子日不去懷冬夜防其冷報其育之恩乃有常之親以月費之人子者雖捐軀用命莫能報其育之恩乃有常之親以月費之人親屏未敢不敬叩無事則返有請立而待有命聲息以聞之勿敢窺

屏室也子至父母之室門未開不可叩無事且歸去有事請命則立於門外俟開門然後請若奉命至則作聲以聞於父母如所命者急必啟戶召入聞聲而不開門則知所命非急也立而待焉毋內窺

丙六 典要十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父母之前不誇勇不式力不矜言毋噉噉變聲毋踰立毋箕踞毋睥視咳涕必反而嘔則起而去之語必視其面父母命唯而進安所適終始其命以悅親心
誇勇逞能也式力拽重也矜言街才也噉噉飽食氣滿而嘔聲也變聲語言失常也踰立偏足邪立也箕踞盤足傲坐也睥視邪目藐視也皆不敬之貌也時有咳涕必反其面胸臆欲嘔則起身避去皆示敬也凡對父母言必視父母之面父母有命則隨聲而進安者無勉強貌謂安逸領命終始其事以悅父母之心也
親在不遠遊不從征不履危不涉海不以無事而臨大川不因財利而輕去其家國

孝子不危其身凡此皆置身危險者也

父母在堂子無私事

父母身之所從生也凡我之所有則皆父母之有也何可私身不可私況事乎事不可私況衣食財貨乎於父母而私衣食財貨者禽畜不若矣

拜中聞母呼必應入寺聞親疾則歸

功課莫大於禮拜若拜中父母呼必應入寺際尙未禮拜聞父母有疾則歸禮拜入寺猶以父母之事爲謹況暇時乎

父母之喪貧富貴賤不違於禮量力而行宜也愛其所愛親其所親

兩本 典要十一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生養死葬人子之大事不可因貧富貴賤有違於禮但稱家有無以適其宜足矣貧者賤者不得過減富者貴者不得過侈過減過侈皆違禮也至於父母既沒凡其所愛吾亦愛之凡其所親吾亦親之則父母雖亡仍若未亡而孝思永矣

一齋曰父子天性之親也五倫中惟父子尤重人於此一倫不真則一切皆假于此一倫不修則一切皆漏聖人之教亦教人以尊卑禮法之有可言者其無容言者在乎人之自盡而已矣

君道

君盡其為君以仁其道十一曰體主二曰法聖三曰敬賢學四曰親百姓五曰廣仁惠六曰正法度七曰燭姦八曰從諫九曰日省己私十曰時察民患

仁者具眾理該萬善推其德意無所不及之名也體則曲承其心順焉不違之謂法猶則也法度者凡國家之禮樂政刑皆是也燭明察也惟主至仁故君道必以體主為先聖則宣主命令而足為表率者也故法聖即次之然必親師取友而後體法之道盡故敬賢學又次之百姓者君所

丙六 典要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共此國者也故親百姓又次之仁惠者君所以厚此百姓者也故廣仁惠又次之至於人君所賴以經此國者惟法度所慮以害此國者惟姦邪法度不正則下民失守姦邪不去則君心易惑故又以正法度燭姦邪次之若夫諫也者更人君遷善悔過之源也諫不從將剛復自用掩過飾非主何由體聖何由法賢學何由敬而百務何由視故從諫則又次之由是而進省己私察民患則君德愈清明民隱愈周悉仁道全而君之所以為君者盡矣十為仁之最也

視百姓廣人仁立則朝為仁諫之不効也過正法度則己為仁方也力獨利也口省己私則謀議天理而人欲下安一身治為仁之至也則仁至而君道全焉

經曰呼達五德維予命汝為天下后斷民以理勿縱私私則迷路惟諸路迷於有凶罪

呼者詔而戒之之辭達五德天方后名也予真主自謂理天理也真主嘗呼達五德而戒之曰維予命汝為君凡聽斷民事務依天理勿縱私欲私則昏昏則是非舛錯迷失正路予且將罪汝矣可毋慎歟經訓若此則知人君之有天下乃真主命之以治天下也必過聲色嗜欲不敢居位以行其私則天下無不長治而久安矣若主以天下付之

丙六 典要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后而后以為奉己之資安得不諄諄然惕之乎經曰維主命汝公惠親親止虐惡有畔厥命諄哉汝其欽哉此亦述真主告戒人君之辭公則奉主無私一切聽斷賞罰不出己意惠則萬民有賴一切災疾苦役有所拯恤親親則黨族和同尊於我者敬之等於我者愛之早於我者育之由親及疏推近至遠而百姓皆知勉於孝弟之風矣此三者真主之所諄命也恣情無度謂之虐任法無恕謂之惡違禮背義謂之畔虐則傷身惡則禍民畔則亂理此三者真主之所切禁也人君違其所命而防其所禁可以無過矣

聖人曰王者真主之影生民之庇民枉賴以公民屈賴以伸

三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王者體主若影之隨形動靜曲直毫無異焉主欲庇民主欲無任民主欲無屈民而人君一能體真主之意以庇之民有受枉法者亟用聰明忠愛以理之民有被屈害者亟須訪察咨詢以伸之是則彰之義也是非聽其臆斷賞罰隨其私情影不隨形民何賴乎聖人曰君民者民之役一夫有失君之責

天下莫尊於君亦莫勞於君身居九重富有四海尊也而心必常周於天下哀勞苦獨痛疾曉曉之間一夫不得其所輒引爲己責非勞也乎是則爲君之身雖尊而心實勞也吏役於官臣役於君君役於天下役者勞苦之謂也身愈尊而心愈勞位愈大而慮愈苦庶民飽一俸而終夕安

丙六 典要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枕惟君負天下之重日理萬幾而寢食不安其心之勞苦爲何如諺曰子民憂勞在一食國主憂勞在一世君責之重愈可知矣

聖人曰天下與異端可守也與枉法不可久也此一節甚言枉法之害也蓋王者所以明治也王者明於治雖政教殊異猶能守其國若用枉法則非鞏固之良圖也

人君之治先己而後人君身天下之本本治而未即隨之故治人斷以治己爲先聖賢君已不必君人而人心自服此一節乃正己而不求於人之意蓋天下人情至眾也人

君以一身而欲天下同歸於治不必遠齎汎求惟以君人之法君已恕己之心恕人則人心自服天下自歸矣體天下人之體心天下人之心人安即我安人危即我危人君爲天下之主須念人我同受造化同具血肉同是趨利避害貪安懼危必所欲與眾所惡勿施溺猶己溺饑猶己饑危者務使之安而安者必不至於危人即我即人此所謂四海一心兆民一體之意也

毋貪廣毋虛長輕勢位而重天下廢私智而聽賢良毋貪廣則不窮兵黷武與民休息而境自安毋虛長則不橫征暴斂取民有制而動必謹輕勢位則上不驕重天下則下不害廢私智則無自用之譏聽賢良則收才智之益

丙六 典要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爲國者其奉爲龜鑑哉百工以時民無怨夫征伐以時戍無怨卒遊獵以時鳥獸得以生息草木得以蕃實此皆澤及生民恩被庶物之實政也時之義大矣哉天以時育物地以時成物人以時享物天失其時則不生地失其時則不長人失其時則無以收萬物之利甚矣時不可違也亦不可失也惟是百務以時則人民無怨庶物咸熙而澤之所及者廣矣此爲君之實政也

開諫門塞佞路正己以示百官型天下諫門開則過日聞佞路塞則邪日遠正己以示百官者欲正百官必先正己也已正而後百官正百官正而後天下

型者式法於人而人法之也古之聖賢有置木書諫者
矣達言于德王每得諫則欣聞而改之有懸金買諫者矣賢大

人君體天懸日月以利人垂雨露而潤物凡有所施不望報
也人君法地負區宇而常然包河海其如素凡有所加不辭
責也

常然不遷也如素依舊也天懸日月垂雨露而無望報於
人之心地負區宇包河海而無諉責於人之意人君亦能
普施而不望報任重而不辭責斯之謂能體天斯之謂能
法地

君志在民不在位寶德不寶財省民困安民業賑饑扶危優

兩六 典要十二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賢養士清盜賊通商賈寬刑薄賦旌善討逆皆所以順民情
而成己德也

民者立國之本德者致治之源自省民困以下凡十二條
經謂皆所以順民情成己德則有國者亦可以識其要矣
蓋志民寶德則無不勤之政不在位不寶財則無自利之
心省民困則民無湮鬱之情安民業則民樂農工之役賑
饑則無逃區之患扶危則無天札之憂優賢則山林隱逸
聯袂而登養士則賢良方正拔茅而進清盜賊則道途無
塞通商賈則財用有資寬刑則斷獄從輕而囹圄之生活
者眾薄賦則惟正易供而閭閻之沾被者深旌善則獎厲
鼓舞民爭趨於善良而風化自淳討逆則止奸禁暴民皆

安於衽席而雍熙自致凡此皆民情之所喜樂者也順之
則民樂矣民樂而君有不樂者乎君民同樂王者之功成
焉功成而德著德著而為王之道始盡

臣道

臣盡其為臣以忠其道四正也高也定也寬也四者臣之四
維也用於君宜於君用於民宜於民

忠也者以心致之於君而無一毫之欺隱也盡忠之道四
一曰正正其身也二曰高高其志也三曰定定其心也四
曰寬寬其量也正其身則君不藐視我而言易從高其志
則不希寵於君而道易行定其心則矢志靡他而君益視
為腹心寬其量則包容協恭而君益委以國事所謂用於

兩六 典要十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君而宜於君者此也正其身則聽斷必公而無枉屈高其
志則包直不入而無私情定其心則法律有準不因細言
而輕賞罰寬其量則仁恕平允不因小過而試桁楊所謂
用之於民而宜於民者此也四者臣之四維維柱也屋得
四柱而立臣全四者而忠缺一不可以稱忠矣正高定山
平日學問將致君澤民之理講求有素一旦得君而事
隱居所求之志一見諸施行乃能事君不搖不事刻
襲取也四者以全其忠非委不獲之後乎可

聖人曰民道在君民行在臣君臣一德天下咸甯

此一節言下民之所攻習在君臣之所崇好也一德不二
不雜之謂蓋君崇正則萬民歸於正君好異則萬民趨於
異故曰民道在君也百官受命於君身體力行多方化導

則百姓率從故曰民行在臣也君臣同心上下一德勉天下以善不雜於異端邪說則民心歸一而天下咸安矣君者主之影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也故賢臣事君無時無事不以心致之於君屋漏之中如對君而如聆君言

由君指出主來正以見其當忠也一時不心於君即為不

賢一事不合於君即為不忠故雖處屋漏如對君而兢兢

自持如聆君言凜凜自勉謹微慎獨亦猶念主而不可須

臾離也無時無事五句是忠君之極致而屋漏三句則又無時無事不心致于君之極致也

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

此一節就念君念主對舉而互言之即上節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之意蓋君為有象之主主為無象之君念主天

道之首功念君人臣之首行兩念而兩不忘則天道人道

一以貫之矣

教不同不相為臣無已則必有利於民而無害於道

此一節言君臣異教則不能為治為仕者之所宜審處也

蓋教不同則為禮不合而君臣行事不無相背君臣相背

則不能為治矣設有不得已而為之必其事有利於民而

無害於道有害於道雖有利於民非為也是治末而喪本

也無利於民雖無害於道非為也是圖榮顯而務虛名也

甲兵雖強不如君仁之能克也城郭雖固不如臣忠之能守

也

甲兵城郭皆不足恃所可恃者惟君之仁與臣之忠耳蓋

也

甲兵城郭乃顯然之形勢君仁臣忠則又無形之甲兵城郭也無形之形勢較有形之形勢為最強最固也語曰以

德可以服天下以力不可得一人此之謂也

上體君心下恤民隱察社稷之安危審敵人之動靜凡有所

見身先眾庶而亟圖之

體君心則上不憂恤民隱則下不困察社稷之安危以安

其內審敵人之動靜以防其外人臣全此數者亦可以盡

其為人臣矣

賢臣治事於未萌才臣治事於已見庸臣待事滋蔓而莫能

治也

治事未萌非有幾先之哲者不能故惟賢臣足當之追事

至已見莫可及矣然苟能彌縫其缺匡救其災則猶不失

為才臣也若滋蔓弗治智斯下矣故曰庸臣

覆載之中無物不備而能開物成務者非聖君賢相未可也

此一節言治國不可與無益之工利已而勞民也開物者

開導其物使知其用成務者因物付物使各得其當也蓋

人非聖賢則處物不能盡當措置不能咸宜而能興作盡

合於理者鮮也且凡興作有勞多而益少者有勞少而益

多者其為利益有利於一己者有利於萬物者凡事勞少

而益多者則行反是則不行利於萬物者則行利於一己

者則不行審量而後興作民不勞而成功易是大聖大賢

之所為也

也

君以代主臣以代君仲屈平冤而反以致枉是求醫於毒手也

此一節言人臣代君治民當用法平允不可任私而枉民也眞主憫下民不得其所將權位付與帝王以代理之帝王委託於相相分任與百官猶心使身身使手足本乎一體相代而不相違者也屈望之仲冤望之平猶病求醫苟不能治而反害之非求醫於毒手乎

百六

典要十二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元劉智

兄弟之道

兄弟盡其為兄弟以協義

協者共力同心之謂義則事理之宜也言兄弟之所以盡其為兄弟者不在務友于之名而在并力同心於事理之所當然也見分後解

兄之道在寬容而不嫌弟之不足在仁愛而不忘弟之有餘在體恤不以繁重累之而傷其筋骨在涵養不以小忿與爭而破其情懷

此專言為兄之道不足有餘如貧富貴賤智愚巧拙之類

丙六 典要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謂兄之待弟當如父母之待子父母之於子也同一愛養未嘗分別大小聰拙則兄長亦當體貼父母愛子之心愛其弟設弟有不足不可憎嫌弟若有餘不可忌妒有重事以身先之勿貽苦累遇小忿以幼恕之勿與較量惟恐一有失所或致傷損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為法於子孫一念及此則為兄之道不可不盡矣

弟之道恭而敬順而安循事而勵有屈而不愠

此專言為弟之道恭以貌言敬以心言順不違逆安不勉強勵自勉也愠含怒也謂弟之敬兄亦宜與敬父母同蓋兄長為父母所依任者也兄強有力則父母不勞兄能任事則父母無憂兄先我而生侍奉膝下者久能體父母之

心敬兄即所以敬父母也順兄即所以順父母也兄有事勇力為之勿作推諉兄有屈我處怡然忍受不愠於心凡所以事兄者惟恐一有不盡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為法於子孫一念及此則為弟之道不可不盡矣

聖人曰兄弟同本之枝並蒂之果也能無和乎

此下三節合言兄弟兄弟形雖分而源則一作爾我觀已是不可況不相和睦乎如一木同生數枝枝枝相讓未嘗相觸一蒂並生二果果果相依未嘗互擊草木若此矧人為萬物之靈同出一胞豈可不相和睦而反相傾害乎此聖人見有兄弟不和而嘆之之辭也

聖人曰吾身親身也吾兄吾弟亦親身也傷兄弟不即傷親

丙六 典要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身乎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因其為父母之遺體也吾兄吾弟非父母之遺體乎而可以毀傷乎古人以孝悌相連其義深矣蓋人能盡孝未有不盡悌者不悌即是不孝故天方立法凡不悌者即以不孝論罪

兄弟義共天下與頌兄弟義昨天下與戰

頌稱揚也戰爭敵也兄弟和則子孫觀型鄉里取法人將共稱其德不然骨肉之間既已乖傷其所以待人者可知手足而外安得不與之為敵耶近有兄弟不和反與異姓相親相密者是忘其親愛之本也其本既忘而人復與之交甯不自危乎語曰無兄弟者無友又曰友不悌者非友

也亦大可思矣

兄弟如手足右先於左自然之理也故任事之責在兄不在弟

此一節專言兄之待弟言既為人兄一切家事當力任其責不當更諉之於弟蓋兄弟有長幼猶手足之有左右也右強於左凡臨事右必勞於左兄長於弟亦然凡事之或甘或苦俱兄先而弟後不得自居安逸而使弟常勞苦也兄之惜弟猶右手之惜左手也右先之左後之左弱於右也此一節又申言上節未盡之意言不但不當諉責於弟更當深愛其弟一如右手之愛左手也不忍其勞不責其短不以己之所能而強弟以不能此兄待弟之道也

丙六

典要十三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右手持重左手副之非有所命致也

此一節專言弟之待兄謂兄固不當諉任事之責而弟亦不當盡付之於兄宜如左手之副右手不待命令而致之也

右手操刀誤破其左未有左亦操刀復傷其右者也左足舉踵誤觸其右未有右亦舉踵復觸其左者也兢兢而不再陷於失可也

此一節又合言兄弟謂兄或不愛其弟弟則不可因之亦遂不愛其兄或不愛其兄則不可因之亦遂不愛其弟蓋兄弟之間自幼至老周旋最久豈無一語之失一事之誤但能相忍相讓諒其誤忘其失兢兢焉惟恐落於讎

報則無不睦之兄弟矣兄弟睦則父母安父母安而親親之道盡此則喻手足之義也

一齊曰人若知兄弟實為一體分為二身也則無不和睦之兄弟矣人若知兄弟雖有二體而實為一親身也則無不敬愛之兄弟矣一體之中可無包容惜愛乎一體之中肯相凌瀆毀傷乎大可包小也上可澤下也則凡為兄者當先施愛於弟且不僅愛而已也設若父母之愛或有不及則我仍加愛以補之以成父母之愛而父母益歡父母有所惱怒則我用婉言勸解以回父母之喜而父母益悅斯皆成孝成悌之法也孝子事親愛其所愛也父母所愛有甚於子者乎是以篇中諄諄愛

丙六

典要十三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兄弟正所以愛父母也成吾之悌正所以成吾之孝也人有不能見及此者相爭相害至於父母勸勉亦不能同歸於好其為孝乎為悌乎人道以孝悌為本孝悌廢復可言人道乎是故欲盡孝者先當知所以盡悌也

朋友之道

朋友盡其為朋友以忠信其道三始於合志中於合義終於成全成始成終而朋友之道乃盡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一曰相與善導之謂忠相與成全之謂信忠信之道三一曰合志也或友必有所為以鼓其志也或為謀人道以勉勵子孫倫常如此類皆志也凡交友必先問志志同則友不同則否一如二治生發家志不習學也

得為 二曰合義義者事之宜也凡交友必求合義志同而
義不合不應為友財如二欲以非理致財而一欲以合致
為友不願 三曰成全全其所志之事也暫時附會中途而止
非友也必相資相勉有始有終至於德業成全初志完畢
乃為忠信之友忠信立而朋友之義正德業成而朋友之
道盡

聖人曰良友者兩世之福

良友忠信之友也兩世今世後世也人得良友則生前藉
以成德死後賴以解禍故為兩世之福

聖人曰良友者照垢之鏡療疾之醫

借鑑良友則己之妍媸立見故日照垢之鏡得友鍼砭則

丙六

典要十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身之邪僻立除故曰療疾之醫

朋友為我之半是第二我也

兄弟不可分爾我朋友亦不可分爾我兄弟我同氣朋友

我同德也為我之半者合之則一之意也是第二我者言

我一我彼亦一我合而一之之辭非析而二之之辭

朋友如日月相代而不相悖

此一節乃申明上節第二我之意日月異體而同德者也

日麗於晝月麗於夜循環相代而實不相悖故其照歷久

而不衰也交友者求其歷久而不衰亦如日月之相代而

不相悖斯可矣

知交友之道者比德不比勢

比有互相矜勉之義古人交友為德故日勉於德德有不
足於人即為恥今人交友為勢故日爭於勢勢若少弱於
人即為恥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交友者蓋返於古乎
友有三曰義友利友戲友也君子友義小人友利蕩子友戲
義友矜善比德之謂利友望施圖報之謂戲友縱樂謹治
之謂君子尚義故友義小人尚利故友利蕩逸之子不顧
義利惟縱樂謹治故友戲也

古有以多友而稱富者

友多則所成之德亦多非富而何

不圖共樂必也共憂不圖共謀必也共成

共樂而不能共憂戲友也共謀而不能共成利友也

丙六

典要十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毋褻慢毋濫交

交友宜相敬重不可禮貌有褻言語輕慢宜加審擇不可

亂交故天方有擇交如擇婚之諺當慎擇而寡交勿離毀

而多怨

交友以德識人以行

欲交其人先訪其德次觀其行行與德合然後與交有一

不稱勿與交也

交友者先視其事親何若處兄弟何若事親處兄弟而不作

慎勿與交

此則識人以行之法也孝悌百行之本事親處兄弟而不

合區區文藝安足云

一齋曰人有良友則無事不借以有成古來賢人君子
有道德學問而不成於其友者乎有文章功業而不成
於其友者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凡有缺陷而不
得情理之正者朋友皆可爲之周旋調劑而使之歸於
全美也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蓋其所成就者多矣有資
其侃侃直陳而得以自悔其過者有因其旁引曲喻而
即爲潛消默化者有賴其隱微消釋而保全無窮者有
借其才力通融而建功立業者五倫中朋友之爲功不
亦大哉然我望成於友友亦望成於我也若只求友之
成全我而我無以成全夫友也大可愧矣

丙六

典要十三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元劉智

民常篇

民常有四曰居曰用曰服曰食乃生民日用之常需第有合義不合義之殊則有宜行不宜行之事此篇分述各類之所以然使民識所宜行庶無悖於義也

總綱

維造物皇恩誕敷寵錫加我愚氓品類時出

皇誕皆大也敷分布也寵愛也錫賜以物也氓與民同品類萬物也時出因時而生也真主造化之恩克彌無盡專注於人者至極而無以復加故造天設地章日月陳水陸

兩六 典要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皆為斯人覆載之計耳迭運陰陽生物色化品類皆為斯民安養之利耳總之真主好生使蒸民既得以生活復得以安享則軒轅之德至高至厚不可勝量矣

五室以居木竹石土革

此以下分述品物之等類也木竹以作宮室石土以作垣壁作簪革作帳房五室備而民居奠矣

五鑞以用金銀銅錫鐵

金銀以通貿易銅鐵錫以造器用五鑞備而民利普矣

五服以衣棉絲麻葛裘

棉絲常服麻葛夏服裘冬服五服備而民不寒矣

五食以食穀蔬果肉飲

五食所以和榮衛而資頤養者也穀曰陽補為食之本蔬曰陰補為食之附果曰味補為食之資肉曰膏補為食之養飲為五補之君而諸味賴以調和五食備而民不饑矣

五食各五稻麥稷麻豆五穀也

稻曰嘉穀麥曰常穀稷曰粟穀麻曰資穀豆曰補穀五穀皆屬陽陽以補人人之所賴以生也

蔬瓜苔藻原隰五蔬也

蔬剛生瓜藤生苔石生藻水生原隰野生菜即野五蔬皆屬陰所以輔五穀之陽也陰陽調濟人之所賴以長養也

果蘆藤實藻實土實五果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蘆藤實如葡萄菓蓼陽桃之類藻實如

兩六 典要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蓮實菱芡芡實之類土實如地栗雪桃土露子之類五果皆味甘甘以飴人人之所賴以滋智也

飛走潛穴羸蟲五肉也

飛肉性輕走肉性行穴肉性靈潛肉性清羸肉性勁五性皆利於行而資人勇於為道也又五肉者稟五行而生各得一行之精飛肉得木之精走肉得金之精穴肉得土之精潛肉得水之精羸蟲得火之精摠五精以益人愈見人

乘天地之靈超萬物而獨貴也

廣義 飛肉得木之精者從林而居故羽毛翎翮有枝葉

扶疏之象其飛舉也有凌雲撼空之勢走肉得金之精者

從山而居故皮骨頭角有陵谷崔嵬之象其趨止也有低

從山而居故皮骨頭角有陵谷崔嵬之象其趨止也有低

從山而居故皮骨頭角有陵谷崔嵬之象其趨止也有低

從山而居故皮骨頭角有陵谷崔嵬之象其趨止也有低

從山而居故皮骨頭角有陵谷崔嵬之象其趨止也有低

昂起伏之形穴肉得土之精者從穴而居故形質有蘊育之象其運用也有含靈之奇潛肉得水之精者從江海而生故鱗次如波紋層疊之狀其優游也猶潮汐來復之自然羸蟲得火之精者藉腐草折木而生故爲物也時見時滅其見也如火熾之易盛其滅也如火燼之易敗其奔趨飛止振振螻蟻如火之勁烈而騰耀也大都眞主造物有次第焉有純駁焉撮五行之精以滋草木草木之精以滋鳥獸鳥獸之精以滋人人身之精以滋其心心得天地之精以滋乃能生大知大覺以達本來良知良能此人所以獨乘天地之靈爲萬物之至貴者也

丙六 要典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五飲滋潤肌膚通利諸體各有功用不相代也水利於肝而血脈藉以生乳利於腎而筋骨由以強果漿利於脾而膚體得以快暢花露利於心而神明得以宣朗蜜利於肺而生氣得以流行內外得以調劑五飲備用斯衛生康樂而無患也

類凡四十以備
眞主造人物多用四十數以成如初造人祖之身調治坯土四十晨其後男女媾精四十日而成胎又四十日而成血又四十日而成肉又四十日而形象備及其生也四十日而覺言笑四月而離母懷見機智四十歲而壯虔誠四十晨而通微達隱母撒齋四十日聆眞主之言聖人四

十歲而受命行教列聖多以四十歲而見功績故所以養人者以四十數而備焉
以利民事以弘道績老得以終幼得以育
績功也四十品類之物乃利民事之需弘道之助老者以此養幼者以此育天道人道藉此而修四十數之該廣如此

嗚乎皇恩厚哉寵錫股肱
嗚乎咏嘆稱美之辭股肱眾盛也此總上文之義言眞主恩寵命物顯用屬意於人者至大至盛也
維造物皇德大垂眷顧重我生民張陳萬物民用是足我民不智亂厥置位聖人明聰無忤無拂審形辨義以物付物順

丙六 要典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物材物以不負物物乃又義乃成民斯利益
眷顧寵愛之至又安也眞主寵愛生民故造化生靈張陳萬物一聽我民之取舍初無禁忌也乃我民生而愚昧迷形蔽理錯其位置亂其性而謬其宜大失造物之意由是眞主委命聖人明而能視聰而能聽大知而能解悟審物之形象察物之義理宜於用者用之宜於食者食之宜於驅使者驅使之因物之義成物之事以不負物之所生皆各得其當而安其位也物安則義成義成而民之受以爲利者乃有益而無害也
集義利而成德以德報德是爲至德
主之所以授於人者曰利人之所以全乎主者曰義義與

利分則為禍義與利合則成德眷顧生民張陳萬物此真主厚人之德也順物材物以不負物此人成物之德也以成物之德而報造物厚人之德斯報乃為至當斯德乃為至德

嗚乎皇德深哉仁愛淵哉名無可名意無可意

此復總上文讚真主之德愛深厚而不可以思議窮測也蓋真主授物於人聽人取舍乃人有不智取舍失當真主憫之復委聖智為之宣白孰可居孰可用孰可衣孰可食條理明析位置恰當人因之而利物因之而安人復即此以建盡人合主之功則主之恩德及人者豈可闕量也哉故其德之丕冒蕩蕩乎廣遠仁之泱泱浩浩乎淵深即普

丙六 典要十四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世之含靈賦性者盡其智之所能亦無能名之窮其意之所思亦莫能意之故其默運潛被於橫豎間者惟曰無可名無可意也

居以安用以利衣以衛食以養

居所以安吾身者也用所以利吾身者也衣所以衛吾身者也食所以養吾身者也身必需此四者而生猶室必得四維而立也

居用服食民之常安利衛養民所享

居用服食民生處世之常貧富貴賤一也安利衛養真主命人之祿智愚賢不肖等人雖有貧富貴賤之不同而終歲營謀者不過欲全此四者而已主雖有恩威賞罰之

不同而今世誕育者不過公此四者而已夫人得此常享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濟己濟人之功賴以成全詎復有餘望乎哉

常享主祿企正主德祇奉主命以終主福

企專望也祇專適也夫人受享深厚豈徒質實無事遂終其身耶必有事焉以盡其常享之義其事維何在專企真主而求配其仁愛之義又在奉承主命而宏其道妙之功配主德宏道功則天人之幾在我夫而後無憂無慮終為主福祐矣此報德之効正人之歸也

居處

居近仁處執義非其鄰不宅

丙六 典要十四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居近仁專言卜居者必擇仁里而居也處執義則兼出處而言筮仕必以義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非其鄰不宅謂既居矣而鄰非正人則去之以就於正也近仁則觀法思齊日進於高明矣執義則不為苟祿而致謹乎進退矣非鄰不宅則潔身遠舉不為穢俗所累矣若夫不磷不淄導愚化頑歸民于善聖者之事也守正立型隨事感悟大賢之事也能如是則宅之苟非聖賢既不能導愚化頑又不能守正立型反恐為習俗所染故不可不遷而去之也

穆民忌野居野近愚城近知
野居荒僻孤陋寡聞既為賢知所不到又為習俗所漸染故其人多愚我日與愚者相親潛移默化欲不至於愚不

可得矣至若城市都會賢智畢集進有所請業退可與從遊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我即至愚而日與賢知相親潛移默化欲不至於知亦不可得矣是在人之知所忌憚耳雖古來穴居野處不乏聖人然而天縱聰明甯幾人哉後世才不逮聖而又好爲野居是以愈遠愈愚愈孤愈陋豈政教之不足哉抑其心無所忌憚而不能勉於問學也問學既弗明習染又最深則言行自不免於悖戾心志自漸墮於迷謬矣是故君子最忌野居也

先鄰而後宅以親賢正

此甚言擇處有慎始之道也選宅者必先察其鄰里賢否然後視其宅之合宜苟不慎重而遽處之恐有近朱近墨

丙六 典要十四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害矣即或免於其害亦未能見益於我何如擇仁里而居之就正有道日遊於聖哲之鄉耶志道君子其加謹哉

不危居

巖牆險崖多水患野獸之處命危身者兵燹賊警之所危財者或

異端邪說盛行之地居之易受其染者危性者皆危屬也宜

勿居之

不孤處

居必有鄰鄰所以保身財又所以輔德性者也三室而一人處之謂之孤三里而一家居之謂之孤一日凡於居所靜夜呼之其聲不聞於他所者爲孤郊行夜行野宿無伴隻身爲客或入敵國或交遊異端俱謂之孤居家處身者

切宜慎之

不坐臥於寺

寺禮拜寺正殿也必以功課入之非功課不得閑遊坐臥於其中若正殿傍舍非常行禮拜之所無論

不久寓於遠譯之鄉

凡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處即爲遠譯慎教之人不得輕往其地或往焉亦不得久寓恐習俗易移也

墳原不寺

墳墓之地不建禮拜寺亦不得建於其側若萬不得已必寺中宣禮其聲不聞於墓可也

國冢無家

丙六 典要十四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始又豈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明矣何爲齊治之證蓋家必一長而後齊國必一君而後治從未見二長同尊兩君並理而收齊治之效者況先天地而爲宰制萬化之原者乎又豈可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亦明矣何爲義理之證設使主有二將謂二主同能乎抑二主異能乎同能則有一不需二矣異能則有彼此有強弱矣有彼此則天地之造化不應出於一致有強弱則強者爲主弱者不應爲主矣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更明矣

惟主無比之據

此謂比擬相似也一切萬有皆有比似惟真主無比似萬物之所以有比似者因其有形色聲臭之可指也因其有

義理氣數之可擬也眞主不類於形色聲臭不屬於義理
氣數將何以爲比似哉眞主之木然清淨無著超於意識
思悟之表不特其本體無可比似也即其妙用亦無可比
似不特其功能無可比似也即其爲作亦無可比似試看
眞主所造物物皆生人之所造物物皆死即一蟻一蚊一
草一芥無非生活者人有能造一蟻一蚊一草一芥爲生
活者乎萬物之中莫貴於人亦莫靈於人人莫能似況不
及人者乎以是知眞主絕無比似也凡此以上諸論皆藉
外物而爲證猶非切近之道也切近莫過於身身之有性
足爲眞主定有止一無比之實證也有有身而無此身之
性者乎有一身之中而容兩性者乎有謂此性爲如何形
非我族類者敵國投誠之人邊遠異服之人皆未入教而
居我天方者也天方國制其人居宅必在僻徑不居大路
通衢蓋鄙之也其居宅門首必有表記或書名於門或插
荆棘於楯或懸草綬或畫物欲使人一見而知其非我族
類也

凡我中域不容毆若堂不容祝虎院不容佛室道觀以不眩
亂於吾民

毆若堂天主教寺祝虎院祝乎德寺俗謂挑筋教也佛室
道觀即今僧道所居招提廟宇之類天方聖教言理最眞
爲法最嚴凡屬中國地絕不容外教人建寺立廟於其中
恐邪佞狂波眩亂吾民也故天方大國稱省會名都者凡

九十有四絕無一佛室道觀及他教之寺宇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十四終

財貨

財貨非義不取非禮不用百官非禮不納朝廷非禮不稅

財貨取與皆節以禮義則無利欲之撓而爭端息矣百官

非禮不納則無賄賂之私而刑賞當矣朝廷非禮不稅則

無苛索之弊而黎庶安矣民富國強上下安樂由乎此也

仁者疏財以合眾不仁者分眾以聚財

夫財者民命之所寄也民以財市以財賈以財集猶魚潛

於水而食之也故一聞財利輒往趨之此今古所同然者

也為上者寬征薄斂賑饑恤貧養老慈幼不吝帑藏之財

丙六 典要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解民困被其澤者有不父母親之而元后戴之者哉其

合也以疏得之此仁者之為也苟或橫征暴斂額外苛求

民多菜色而血比難堪野無子遺而追呼不息惟知剝取

民財以飽其欲被其虐者有不願逃其網而輕去其鄉者

哉其分也以聚致之此不仁者之為也

仁者悠久不仁不常

仁也者大造生物之心也人有此心是為恆心有恆心者

享祚久長福有攸歸也不仁也者即失此心之謂也既失

恆心傾覆及之何常之有

聚斂之家鮮克有終

貪積不舍謂之聚科取無道謂之斂鮮克猶不得也有終

謂永享而有後也今世得好子孫承受之後世得好福報
安享之皆謂之有終貪積不舍不仁也科取不道不義也
不仁不義而欲永享有後世福報難矣

四民之資在乎業業無大小惟近於仁義者為正業無通塞
惟本於忠信者為公

四民士農工賈也所以利人者曰資所以致資者曰業愛
物利民曰仁取與以道曰義時行曰通滯泥曰塞無欺於

好醜曰忠無事於詐偽曰信士盡其學農盡其力工盡其
能賈盡其有言語信實賈公平稱量度數不以入加不

以出減不虛託本利不謬稱好醜不全已虧人無諱無匿
是可謂公正也矣

丙六 典要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勿養利

限期取利也詳見後

勿蓄粟

積穀待價日望歲饑有幸災樂禍意非仁人君子之存心
也販粟者隨糶隨糶不得留積倉廩以待大價若係自積
防饑或本田收穫者無論

勿鬻良人

良人本教男婦也庶母許良允贖者皆與良人同庶母妾

賣買賤得良則釋之無力釋之則退之者蓋妾既生子即得良人許良奴婢蒙主人許約不容買
放釋者允贖者奴婢得主人允諾以價贖身者

勿市諸所禁

豕酒暨血物一切生人身之物胎如乳髮及自死之肉自禽畜

殺者或安皆不可貨賣若有不可食之物將死如驢騾等宰

而賣之可也自死之皮治過賣之可也

妨義者忌

屠宰造金銀器鬻喪葬物買賣盜逃皆有妨於義者也屠

宰則心失仁愛日肆暴狠造金銀器則心沈技巧日滋繁

華鬻喪葬物忍人之疾疫也買賣盜物逃僕自罹於殃禍

也凡此皆宜忌之

饗利四等一同類之物兌換而有差二同類之物借債而有

差三同類之物當贖而有差四同類之物因美惡不等交易

而有差所謂差者輕重多寡之謂也如以金易金以銀易銀

丙六 典要十五

三

金陵書畫 蔣氏校印

以麥易粟以粟易粟而有輕重多寡不可也借金債金借銀

債銀借麥債麥借粟債粟而除本加利不可也贖當加月利

不可也美惡加成色不可也

聖人之於民業也最嚴交易而加利恐欺弊由此起耳凡

同類交易而有加者不出二故或因好醜不等或因時際

不同此好而彼醜則醜者當加於好者矣不知醜之為醜

甚不一等因而加之之法亦甚不一等即此甚不一等之

中則欺弊之端起矣如以銀攬金以銅攬銀以水潤麥以

灰飾米皆弊也此時此處付之而於彼時彼處償之此何

須加而必加之者必此貴而彼賤也此勞而彼逸也若此

貴彼賤則兩相作價如價償之此勞彼逸則償其勞之

價皆不得濫加苟無貴賤勞逸僅為借當斷無容加矣何

也凡來借當者必皆無力之人在有力者當念其貧苦恤

其饑寒出己之有餘資彼之不足何容多取其利乎此天

方仁義之風也今居此地在本教人仍遵聖制其於外教

便易行之可也不權加則云類如類何而無大小則美惡之類

無兩生息各如作之時何如無已債則之量又謂借量其營運計果若月干本價每致

人出得若干法利而或以曰利之數孤兒均分財之自若不能計營一運人財本與一

半人分限之絲取毫利不可苟乎與曰尋常可借此銀當不如同蓋孤之按財所得律利甚平

可嚴不足蓋無荷之無也固故大凡與交孤財寡一交財算易者需今可之有風餘俗不

不大願行賤財折財二營任運多廢不用能不終思財情非結己有故三有借財限者必取無利

有力或三故所本以分不之能人終始力消不結守貼分食後奢無負窮之取悔敗也之悲道夫也

丙六 典要十五

四

金陵書畫 蔣氏校印

冠服

服有常制制有常級非其位不服其服

冠服者明尊卑辨等殺分中裔別貴賤聖人製之垂天下

萬世而不容易也常制一定之式也常級一定之位也常

制凡五曰金繡王之服也銀繡臣寮之服也綠帛士服也

素布民服也短褐吏賤之服也常級凡九曰王也侯也冢

宰也百官也道者也學士也庶民也吏也奴也五制九級

之服各有定式各有其位居其位而服其服不相紊也

王主金繡冠冕旒

金繡赤金拔絲織衣而用五彩絨線妝繡狀若此地袞服

第繡尚山水藻卉之文不用鳥獸龍鳳之象冕旒亦與此

地畧同第旒皆後垂前如纓絡狀皆用金索貫珠寶爲之
近制尙弁冠冠上着頂頂之數不一視所屬王國之多寡
爲定掌一王者一頂掌二王者二頂掌四五王者則四五
頂頂皆重寶爲之天方稱大國者九十有四稱王者五十
餘發力云稱帝者七立方云而復統屬於魯蜜之一君所
謂帝之帝君之君也其冠但一頂無二

諸王同服而繡旒有差
諸王亦服金繡第繡藻卉無山水亦冠冕第後旒無前纓
弁冠無頂

冢宰銀繡金素

銀繡白銀拔絲織衣而用五彩絨線妝繡狀若此地朝服

金素金織無繡者也

百官銀素以職異制

銀素銀織無繡者也百官品第不同其制自異然其所異
者亦以當時所尙耳無定式故不詳

士緣帛

緣帛飾衣邊以繡帛也道者之服同狀而無緣

民素布狹其袂

民則素衣用布無帛無緣民服之袖廣不過一尺

冠一以巾以職異制

自王以下皆冠巾合品職異制度也巾之制古今不同尊
卑不同長幼不同方隅不同各以時尙焉無定式亦不詳

丙六 典要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吏奴短褐襟袞膝袖至腕

役於官曰吏役於民曰奴又云役官爲吏私役爲奴褐粗
布或毛織之衣短者袖之長不過於腕襟之長只可過膝
也

民不衣帛

凡絲織之屬皆曰繒曰帛經緯皆絲也男子勿許服若絲
經棉緯或棉經絲緯可服故巴國緞可服而海子絨不可

服也巴國天地方地名所造之帛柔細似光而極細其水
之厚絨絲乃用之絨無絨今香綉綉者甚多爲水絨絨絨
其擬其文屬也經緯皆子絨故不離服同緣冠裳以繪帛量四指

不容過繪帛作枕作衾褥作門帘作肩羽作戎服裝潢經

冊俱可

不以金銀飾

男子不以金銀嵌冠帶不以金銀作戒指不以作指印除
有職凡一切器皿什物如壺碗鏡硯椅桌牀厨之類皆不
得以金銀打造鑲嵌若造兵戎飾鞍馬可也

惟婦女金帛無忌

婦女之飾之釵鈿故用金銀宜也婦女裳服有柔順之道
故用絲帛宜也宜者用無禁然非必當用之也使爲婦女
者不知儉約日肆侈靡可乎故凡金銀器物鑲嵌與男子
同忌之

男子不衣豔色庸常不服金印奴賤不衣衫襖

男子不衣豔色庸常不服金印奴賤不衣衫襖

丙六 典要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豔色紅紫之類金印有顯職者用之衫襖良人貴者服之
禮官尚白刑官尚黑聖王尚綠庶民士黃吏役青藍

禮貴誠潔故尚白刑屬幽陰故尚黑綠乃天授山原草木
之正色其色尊故聖王服之士黃地土之本色也其位卑
故庶民服之青藍雜變之色也能藏垢納污故吏役宜之

俱宜在官服青藍色居家觀服色之辨天方之禮制微矣哉
毋着異冠毋服異服

僧帽道冠毳羅縑祝虎帶浮圖衣皆異冠異服類也俱勿
許服聖人曰方乎其人則屬之不可不慎

時王之制屬國遵之可也
古今冠服異代不同異處不同凡居屬國遵而服之可也

百六 典要十五

七

金波 嚴書 蔣氏校印

至入寺瞻禮之時大祀朝會之際以及喪葬大事仍着弁

為存古禮 鹿弁古服也其形制上小而下大而有六縫十

多二縫二弁十八縫單者多六縫至者四十二縫五十八縫方者東

居東之士而服用之布未弁免為異服簡矣也曰子或以弁冠為異服之耶服子也

亦知東土然先王圓之制及乎周禮用曰天子皮冠吾以所大謂弁六冠

未見禮少不差服則服不之知古原人之大所同第而後遂人未弁之冠察為耳不

考古禮少不差服則服不之知古原人之大所同第而後遂人未弁之冠察為耳不

服事用之職部將賤之歸耶不抑或用可也

飲食上

飲食所以養性情也以彼之性益我之性彼之性善則益我之善性彼之性惡則滋我之惡性彼之性污濁不潔則滋我之污濁不潔性飲食所關於人之心性者大矣物性有善者有不善者則人有可食者不可食者茲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言可食下篇言不可食分述詳明學者審之勿謂一飲一啄之細非成已成物之基也聖人曰一口不潔廢四十日功可勿警歟

飲食惟良必慎必擇良以作資乃益性德

頁六 典要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之所賴以生者飲食也飲食性良則能養益人之心性苟無辨擇誤食不良反有大累何能養益乎惟智者慎擇可也

禽食穀獸食芻畜有純德者良

棲林曰禽居野曰獸家豢曰畜良善也凡禽之食穀者獸之食芻者性皆良可食一曰凡禽似鷄喙者食穀似鷹喙者食肉獸喙者食芻爪者食肉可以辨之此言凡野禽不野者則以喉嚨辨之凡諸洲鳥水鳥食水蟲而生者與穀食者等天方人家有六畜駝牛羊馬騾驢也六畜中可以驅使而不可食者三馬騾驢也可以驅使而復可以食者二駝與牛也只可供食不可驅使者一羊也六畜皆芻食惟

駝牛羊獨具純德補益誠多可以供食非馬騾驢可比也然馬亦有純德但補益較少故天方亦有食馬肉者

若鷄鳧雁雉穀食者也

鷄種不一有家鷄野鷄采野鷄似不家鷄而尾長嘴尖羽起五飛今二三丈以遠復雉非也而竹鷄居林間多曠味甚鮮美鳥鷄色似家鷄拾樹下類青嬰鷄赤有毛常食白石點草故名此種下多甚秧鷄白類栗及喉至後尾啄花白點秋居後即止登鷄鷄同類大常如秋鷄長尾至其尾止駝鷄似野鷄尺三寸至七寸鷄尺離者色大張翅背有肉其鞍似駝可乘作器高遠皆穀食者有火鷄如雲出鷄入稍火中食羽可織火衣避火氣異種不可食也鳧種亦不一家曰鴨野曰鶩五鴨色而常小浮游于水長羽居洲曰雁鳥

頁六 典要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似鶩而隊不稍尖又似鶩而有尾居一洲食水鷄性定棲水曰鷄青紅毛如冠性高懸脚水丹食魚頂有皆性閑而靜者雁有數種家曰鵝野曰鶩次似鵝而大極高俗謂之白數色常游于灘活食不洲居曰鴻雁列不曰鴻知小曰雁不似雁性多青有義食翔水鷄行皆性曠而貞者雉種最多有山雉翔雉遠似飛野披五色尾長毛能棲食山林間海雉居近海而色青黑鷓雉鳴長尾多走者如鷓行常鷓雉形似下雉而光色五似鷓雉黃白二種黃色多者復有深如其鳴呼下鷓雉明其山飛雉較而諸小雉尤善高身色腹赤或曰綠即色

鷄鶴雉一形似毛山雉而尾長行較而地較名高善青鷄或曰鳥面也八

種是一轉雉黑或五又色有白者身而赤雉常似立山雉而日之紅下如火食視之種此為一種禁東土所無和以棲山林而穀食者為良約大

有不善也夫六畜有騾乃馬驢亂羣而生者故第舉馬驢而騾在其中矣

駝曰大牲宜祀宜負

駝為天方六畜之尊
駝肉似馬肉而高頭似山羊長項垂耳
赤黃可謂白五色肥性草而不食
嚼者重可過斤也高者八尺人輕行
以者為雲千過也善者八尺人輕行
駝足人計之能所致遠多之日不
五風傷無行旅則風約之至以駝
惡風傷無行旅則風約之至以駝
處以能行不蔽口以足避其地患
應德羊蹄十龍二項相也目舒馬行
不駝不飲不飲不飲未也駝未去
不駝不飲不飲不飲未也駝未去

丙六 典要十六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羊謂之三牲而駝為大牲大牲宜祀亦宜負者亦以其德之兼備也

祀則不以負

駝牛羊既以作祀俱不合用以耕負

非大祀不宰駝非賓會不宰牛市無牛互於見民政

駝為大牲非大祀不容擅宰牛為少牲非賓會不容常宰
苟圖賈利而輕殺是民政之衰也互乃市中用以懸肉之
架書曰市有懸牛聖化不入故天方眾國無以屠牛為業
者昔者聖人至默底納國見市有屠牛賣者曰屠鄙業也
蓋易之對曰世業於茲矣易之維艮曰有羊乎民遂舍牛

而業羊

答問或有問于余曰飲食人之經常天下共之而貴教有
食者有不食者何故余曰大造生物美惡具陳若植若動
若靈若蠢皆所以備人之取用耳若夫飲食乃生人所資
以立自非渾圖而不擇焉者聖人知之取其美置其惡以
其可食者食之其不可食者適有他用亦不害其為物也
愚俗無知不辨等類輒見輒食或且取其惡而置其美不
智甚矣夫所謂美者不在味甘而在養性情以益于道也
所謂惡者不在味苦而在恣嗜慾有累于心也嗜慾之累
也起惡之端也性情之益也興善之源也飲食所系固不
重哉此吾人擇之最嚴故有可食有不可食者或請其目

丙六 典要十六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曰果穀瓜蔬之屬均食亡論草木之屬毒甚者不食禽獸
之屬性純而嚼草穀者食性不純而食穢汗者不食可食
者有畜養之類如鳩鴿雁雉是也山野之類如麋鹿犀兔
是也飛翔之類如鳩鴿雁雉是也水潛之類唯魚是也不
可食者有侵奪之類如雕鷹鴞鵂是也暴惡之類如虎狼
獅豹是也頑滑之類如熊猴狐鼠是也食汗之類如犬豕
是也亂羣者慾望者類于鳥獸之不可食者如驢與騾象
與貓是也介蟲之類飛者潛者土者水者皆不可食如龜
鼈蠍蛤蛇蟻蜂蠶之類是也間有禽畜之屬性本純良而
或食穢汗者如駝如鷄如鶩則駝宜畜于家喂草四十日
然後宰可食鷄鶩喂穀三日然後宰可食或曰然則佛氏

戒殺儒者無故不殺子教不有戒乎曰有戒戒之有節也
 今人失其節食者濫而無厭戒者一粟不食皆過矣吾教
 律法有言曰節而毋濫非禮不宰何如其嚴哉無故不殺
 儒者有理一粟不食佛氏之陋或曰唯天好生體天爲善
 一粟不食有何不可而必肉食耶曰爲此言者不特違于
 造化且有謬于先王矣古者先王之制禮也在家奉親在
 國奉君大而天地微而賓客莫不有肉食以爲敬獻禮運
 曰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周制庖人供六禽六畜六
 獸觀夫古禮未嘗以肉食爲不善也若云唯天好生夫不
 知天亦未嘗不殺也春秋生殺之機乎曰然則牛亦可殺
 耶曰可曰牛以耕稼養人而人殺之心忍乎曰固不忍也

需用必殺蓋先王之于六畜也以牛爲最重故凡養生事
 死承祭祀皆必以牛爲至敬禮運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
 肥牛大夫以索牛內則曰膳臠臠醢牛炙醢牛醢醢牛
 膾古今考注臠牛臠也醢牛醬也此士大夫二十豆五行
 之前兩行八豆也夫纔兩行八豆而牛具五豆則先王之
 重牛也見其樂矣然其重之也非徒重也牛土畜乘五行
 之全得天地之正其氣中而不倚其性和而不流順承人
 事于諸畜爲功用之最全者唯聖人能審物用物以其功
 用最全其補益于人也自厚故凡供膳必用牛而更以牛
 爲尙焉即曰無故不殺不過恐人肆于殺則心無仁而忍
 于不義也詎可謂絕不容食乎今人不明至義又以牛爲

丙六 典要十六
 一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耕稼不可食不知大造生物原無拘擬一聽人之裁度而
 取用也且牛亦果爲耕稼而生乎事物紀原曰神農之時
 天雨粟神農耕田而種之古時只用人耕牛耕自漢趙過
 始也爲此言者其亦必有所見夫牛不專爲耕稼而生也
 或曰然則聖人見人屠牛而命之易何謂乎曰時有不忍
 之心也亦不欲人以屠牛爲業耳非謂牛不可食也

丙六 典要十六
 一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十六終

而作麝人香氣又名麝香又曰通靈或曰玉面狸曰白尾尾狐
 善捕鼠欲而頭圓則必短善而棲樹食其果必中麝
 如牛尾欲而頭圓則必短善而棲樹食其果必中麝
 皆溫鼠類木間食有果種鼠木生蟲名食鼠有火鼠
 野山鼠類木間食有果種鼠木生蟲名食鼠有火鼠
 燒野鼠類木間食有果種鼠木生蟲名食鼠有火鼠
 鼠大如小毛短粗黑黃鼠許似有黃鼠赤毛白鼠短脚生銀山鼠野似
 生人屋梁中間穴鼠為居巢似鼠土穴居人掘食竹根大如鼠狀野小
 肉翅下四足及尾似蝙蝠翅長項暗毛飛鼠色生野上艾
 色腹下四足及尾似蝙蝠翅長項暗毛飛鼠色生野上艾
 也食不約屎鼠小穴鼠于隨處皆有毛隨地而異形如灰鼠野即其性
 食情良不疾馳視其種一為如也盜貓可即占時春捕可取者火目獺如居小
 有頭似數獨黑肝色一月一四葉十有二月十色二葉諸食物魚肝蟲及猿猴

丙六 典要十七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類皆非性善之物也

皆勿食用其羽革皮毛可也

凡以上鳥獸其肉皆不可供食但用其羽革皮毛可也獸
 自死用其毛角不用其皮若治過貨之可也

勿啖豕

豕畜類中污濁之尤者也其性貪其氣濁其心迷其食穢
 其肉無補而多害樂從卑污有鋸牙好攫嗜生肉愈壯愈
 惰老者能附邪魅為祟乃最不可食之物也吾人禁忌獨
 嚴而諸教以為常食故特出戒之

集覽 本草經疏曰豕味寒食之令人暴肥特能作溼生
 痰易惹風熱殊無利益耳今人以為腎補腎恣意食之大
 為差謬不觀日華子云食之令人無子孟詵云食之令人

傷腎其非補腎之物明矣 又曰按豕為今人常食之物
 臟腑腸胃成無棄焉然其一身除肚膏外莫不有毒發病
 害人人習之而不察也壯實者或暫食而不覺其害有疾
 者不可不知其忌也今畧具數條使人一覽而知所忌豕
 肉多食令人虛肥生痰熱發熱病同薑食發人瘋病頭心
 食之生風熱疾腦食之損男子陽道血能敗血損陽耗心
 氣肝食之生癰疽傷人肺食之令人氣滯發霍亂八月
 和飽食至冬發疽脾有大毒斷勿食之腎食之傷腎少子
 損人真氣兼發虛壅脹男子之損陽腸食之動冷氣鼻肉
 食之動風舌食之損心

丙六 典要十七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醫經別錄云豕肉閉血脈弱筋骨虛人肌骨切勿食

孫思邈曰食豕肉令人少子發宿疾筋骨碎痛乏氣

延壽丹書曰豕臨殺驚氣入心絕氣歸肝勿食

孟詵曰久食殺藥動風疾損真氣

李時珍曰南豕味原汁濃其毒尤甚

韓恣曰凡肉皆補唯豕肉無補故養生家不食豕肉也

答問 問曰諸家無戒豕之說僅醫者論之不過一家言
 耳何足為據答曰言有一家之言理無一家之理諸家鮮
 為飲食立說故未暇及此惟醫以衛生為事故特表而出
 之以為天下後世訓吾教戒豕之論明且詳矣奈世俗習
 染最深難以理解故藉醫言以戒之也曰誠如是說戒食
 足矣何苦于腥膩沾觸之際疾僻以譬之曰此防微杜漸

之義不可不然爾

勿飲酒

聖人曰酒致亂之鎗速禍之媒也又曰酒為眾惡之母初

雖少飲終則沈酣無度壞事多矣斷勿飲之後詳見

豕汗

解見前

酒亂

自古以酒亡國喪身者不可勝舉蓋酒能易人之志濁人之神能使智者感節者淫信者遷馴者暴飲食中踰閑敗德者莫甚於酒故君臣以酒失其義父子以酒失其親夫婦以酒失其敬長幼以酒失其序朋友以酒失其信酒之

丙六 典要十七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為亂大矣聖人不欲人因口腹而亂大事是以痛切禁之也

集覽 尚書酒誥曰乃穆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

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

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率文王告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

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

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罔敢湏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

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注曰文王誥茲諄諄以酒為戒酒

之禍人也天毒降災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誥云

父母慶克羞者羞饋祀則可飲酒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剛制于酒者剛果用力以制之也

東萊呂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而已非以恣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意乃以酒得禍民為酒困即天降災也當時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于事但于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根原也以為小而戒必至縱而不已 又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則不能制

西山真氏曰溺于酒則旁求珍異以自養其欲廣則其心蠢矣 又曰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

丙六 典要十七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謹酒為受天命復何疑哉 又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商受之情狀可知矣

史氏鴻漸曰飲至于羣壞風俗者也商人羣飲固為不善此風又及于周則何以為國耶故于商人則待之以教而

使後于周人則嚴之以殺而使懼

董氏鼎曰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

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人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

者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于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

而酒三行已矣 又曰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甯不謂其

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于後世何莫由斯然

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于妹邦即家寫一通德恐覆車之

不戒也

前漢書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呼式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後魏書曰高允受敕集在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

本草備要食忌曰酒過飲則傷神耗血損胃燥精動火痰

發怒助慾致生溼熱諸病 又曰過飲則相火昌炎肺金

受燥致生痰嗽脾因火而困怠胃因火而嘔吐心因火而

昏狂肝因火而善怒膽因火而恐懼腎因火而精枯甚則

吐血消渴勞傷蟲膈癰疽喪明為禍不小

汪氏賴曰人知戒早飲而不知夜飲尤甚醉飽就枕熱擁

三焦傷心損目夜氣收斂酒以發之亂其清明勞其脾胃

丙六 典要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停滯動火因而致病者多矣

愚按周書酒誥及諸儒注論觀之則酒之為禍深也明矣

又醫家詳言酒能傷神耗血損胃燥精則酒之無甚益也

明矣及董氏云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天地非為奉養合

歡之物而後以酬飲喪德喪邦無所不至則酒之為當禁

飲也益明矣然古聖人不曾教人以盡禁而人究不能以

自謹者以為酒非穢物也後之人不能自禦于沈湎而卒

不免于亂亡者以不知酒非德物也天方人于千餘年前

亦未嘗禁酒酒之禁自吾聖穆罕默德始初禁酒飲而飲

者究不能不酬繼禁飲于禮拜之時而飲者究不能禁于

其時乃大申嚴禁絕不許飲凡于大事養老合歡燕會賓

客皆用花露漿水之屬漿露之為物也能令昏者明暴者
和馨香之氣達于几筵終日飲之而不至于亂終日飲之
而無其禍且淫蕩之風以息喪亡之害以除人心以古國
政以興五倫以殺有補于至治者豈淺鮮哉彼昏昏于麴
蘖之附者每說醉後光景不堪回想即醒後餘氣觸之尚
且欲嘔亦烏知漿露之美有如是也乎

勿食自死肉

自死之肉不可食有二義一凡物自死必有毒大凡有生
之物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乃生之之性即
其良能良德為益於人者也氣質之性乃由血氣而生為
貪惡嗜慾之性有累於人心者也經曰血氣者嗜慾之母

丙六 典要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生物必宰而後食者去其血氣耳血氣去則嗜慾之性

銷而本然之性純矣物自死者血氣未去嗜慾之性仍存

終為人心之累故斷勿食嗜慾之性本然之性禽畜之性俱有良德之

得一分嗜慾即增一分良德其日近于禽畜之性者

不增一分嗜慾而入口聖人食之其口腹亦甚感已者

勿食浮水魚

魚之血氣在水離水則血氣之性去魚死於水者則浮血

氣之性仍在體中故亦勿食或曰魚離水未嘗無血也曰

雖有血之形卻無血之性矣故禮法中魚血不為穢汗諸

血經曝黑魚血經曝白

勿食妄殺

不以禮宰者非其人宰者宰之不以其法者皆謂之妄殺
故凡宰生必吾教同人必斷其二喉二筋詳見禮記必誦主
名誦主名者奉主命而宰也不然是為非禮之宰所宰為
穢物勿食毆若巴人祝虎地人明以主名宰者可食若以
耶蘇之名或母撒之名宰者勿食除此二氏非能明主道
不知主名之人所宰皆勿食

魚蟹蠶無宰而食

牲用宰去其血性也魚離水血性已去故不宰可食也蟲
蟪之屬則全無血故不宰亦可食也且魚之為物大者極
大小者極小蠶之為物既微且蕃皆無容宰之道故無用
宰之例

丙六 典要十七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獵取者食

山野鳥獸如鷄兔雁雉鹿麋犛兔之類或箭射或兵擊或
縱鷹犬獵而捕之獲者皆可食當於射之發縱之始必誦
主名既死必肉破血流可食否則不可食詳見禮記
死於火器者勿食

凡禽畜野禽被火鎗火箭銃砲傷死者或被火焚死者雖
誦名皆不可食蓋物被火傷也血凝而不流雖有血出非
通身之血也且火傷者必有火毒其害更大兼此二說故
斷勿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十七終

上元劉智

聚禮篇

聚禮者斂眾歸一以示斂性歸真之義也

聚者散之反也收其散以歸於一謂之斂蓋人生未有朕兆之先古今靈妙皆會聚於真一之本然自造化起而高下分殊各正性命則聚者散矣茲則舍棄百務而相聚於清淨之所合大眾之精神命脈皆致之本原之際殆亦如朕兆未起古今靈妙皆會聚於一真也此斂性歸真之義也

七日周復

百六 典要十八

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化元功七日告成初日天祥異見一日地草木萌二日三鳥光

生而大化成人類天機迭運七日來復

六日金星運四日水星運五日木星運人生胚胎或四什七

日而生或三什七日而生或多或寡皆準七日之數四什七

少是三十箇七日也三什七日也至多是人懷胎之期

希冀其或八十子也四十箇及七少期而產者者

行皆必天九遺日半計增二減百滿五乾九秘或曰月孕之期十三遺計二月

二百七十三日或半計增二減百滿五乾九秘或曰月孕之期十三遺計二月

以七數計之壽乾或秘書有短人皆以七自增減於生七日周

復一大瞻禮以答真主化成之恩也類兆生開闢是日阿丹

爾創治陟降天府皆厄是日吾聖受命行災救母開闢是日阿丹

爾創治陟降天府皆厄是日吾聖受命行災救母開闢是日阿丹

于底納亦皆于功是日之貴未可百倍證人

合眾眾以成一眾是為大眾

凡眾禮必合眾寺之人統歸一寺若一城之中眾禮二寺未可也若城大而其中有江河險阻則眾二處可也

是日也王免朝官謝政士民解業

眾禮之日王不視朝官不理政士解業民罷市各宜私處修齊內外以備赴眾

釋拘械寬責譴厚施豐饌

械刑具也譴噴怒也眾禮之日釋囚圍之刑具寬奴役之責譴厚施濟於貧困豐饌饌於家屬蓋是日為一切吉日之宗也真主於是日降祥人世較他日為特厚人於是日

百六 典要十八

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利民濟物所以感真主之恩而體真主仁愛之義也

日甫辰贊教宣禮

辰日側西也贊教登明臺高聲大呼曉眾赴眾登明臺方云

內外家戶寂靜俾宣禮之聲徧達遠邇

咸潔已沐浴盛服佩香

自王至民皆潔誠淨體服美服帶美香燻香亦可預備整

齊聽宣

聞宣即趨赴於寺

即趨有不容延緩之意此天方禮制也若處異域宣者聲不能高遠者耳不能聞則量時赴焉在路念念屬主不可

語塵入門先右足毋喧嘩毋謔笑毋塵言非其冠服易冠
登殿脫履殿外途路之間不得帶沾入泥土無妨

凡初入寺登殿隨禮二拜謂之謁拜禮方云特照講若正禮
畢端坐念主無虛息心中念口中失誤晨禮者於此際
補之近制於始宣後掌教頌真經克合福一篇以俟人至
亦可然非眾禮之條例也若掌教以頌經則眾人不必

既齊各禮四拜聖則
眾禮共十拜王民俱集先各自單禮四拜為眾禮聖則次
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丙六 典要十八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王首班見天方否則各禮必掌教者領之詳宰官後之士民依次
等殺有序先尊後卑也後每班量隔躬叩所不及

止靜
四拜既畢贊教傳呼內外止靜止贊頌是時一切贊頌俱

於主心毋辭贊默契禁語言亦勿答謹咳涕立者跪拜者
止此時不宜禮拜者則已成一拜者二拜而止已三拜者完其未成

首領陞座
座在殿上左側向下贊教呼止靜之辭首領出位陞座登

階三級近制首領專任亦領拜

贊教移位對諭座立再宣禮此為第示眾恭默聽諭如在
拜中不得妄動

告諭頌先主次聖次羣賢次入告誠眾庶之辭再諭再頌先
聖次王次當代宰官次入諷諫王臣之辭
宣禮畢乃告諭一諭也而分二節始諭先頌主德次頌聖
功次頌先世羣賢之美行頌訖則告眾以當行可止之事
而勸勉之諭畢少坐三復復起再諭先頌聖德次頌王
功下階次頌當代宰官之善政頌訖復登則述凡為王臣
所宜遵宜戒之事而諷諫之夫諭眾禮之至要者也得眾
之貴在於聞諭如不聞諭雖眾猶未眾也是故眾禮以諭
為主制禮若會禮之諭則為聖則為眾則為禮後赴眾禮者務以聞諭

丙六 典要十八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為緊要焉
諭畢贊教申禮
諭畢贊教申唱拜禮誦至召集集句乃亥葉而勒合殿起立

肅班如序
首領一班百官士庶次第如序贊教立於班尾排班並肩

齊足立不出一身躬叩不出一首
致意入禮

分班既定垂手恭立致眾禮之意正時主制二拜此王都
制意也非其國不復响禮則不舉正制也贊教誦至立禮句乃

首領揚聲贊頌率眾再拜是為主制

贊主名舉手入禮頌真經誦主獻誠頌首預準再拜二拜也首領率眾而眾從之此眾禮之主制也凡從首領禮

拜首領起然後躬然後躬叩然後叩雖後於首領而不可違於制謂首領已鞠躬從者仍立躬叩跪也不違于制者仍在叩中惟跪中未贊首領已出拜而從者未完誦畢自

出可也凡眾禮遲至得首領一拜自補一拜或得首領於未拜叩跪中自禮二拜皆可以完眾禮若眾非其國得

首領末拜叩跪則舉四拜响時主制意從首領畢自起全其响禮并眾禮後四拜聖則亦不必禮凡後至從拜者

從容入班首領在躬即躬在叩即叩在坐即坐不得自行躬叩俟首領出拜接補所失得于躬者成一凡補所失

先隨首領入坐誦證辭有餘時重證辭勿誦贊告候首領說色刺目乃自起接補或二拜或三拜或四拜跪復證辭贊告說色刺目出

主制畢再各禮聖則四拜從首領禮畢各自單禮四拜為眾禮後四拜聖則也大眾之禮止此

非其國復响禮主制四拜聖則二拜凡眾禮必在王都大國詳見後文非其國則為禮不全雖眾莫能完其義故復响禮以補其闕焉禮則者以眾不禮之聖則拜

矣當之

終以禱

丙六 典要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禮畢首領祝辭領眾祈主准其誠懇佑其道念赦其既往之非

眾禮必王都禮法具章王都王居之國禮如朝儀國政教典之類法是律法如戶

婚田土辭訟之類具章明備也經謂凡眾禮必在王居大國禮法明備之所苟非其國雖完其禮不能完其義也一

曰不必王都但其城有司禮掌法之官即可司禮方云禮最云一曰城有大寺邑民集之莫能容者即可

王臣在位否則必有代位或世蔭者凡眾禮必王者或宰官當首領之位王者不至必有代王者宰官不至必有代宰官者若無代位必有世蔭為王為

宰者方可附邑則守牧否則任舉賢學附邑者王都所屬之邑也如府州縣等守牧可以首領無守牧

則邑民推舉賢學者領之非其人領非其國不全非王者或大臣或守牧或代王臣守牧者不可領眾禮非

王都大國或附邑無司禮掌法之官不能全眾義此眾禮之例也全其例者全其禮也禮全而義乃盡故凡例不全

必復响禮以補其闕非其日時不眾

萬物聚成於六日而著盛於午會天地固結於金運而既

丙六 典要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濟於水火聚日屬金聚日之午初屬火午正屬水此天地形交萬物神聚之候也人因其聚

而聚焉以成天人會合之義故聚禮非其日不可非其時

亦不可大會之禮可容三日五時之禮可補於終身惟聚

禮不遷日不移時其所關合者深矣

聚之義大矣哉

聚其身則動靜云為有所收束聚其心則憶慮思念不致

放縱聚其性則返本歸原復還真理生前之所聚在真宰

則死後之所聚者亦真宰如此可謂超生脫死者矣超生

脫死之由在於一聚聚之義不大乎哉

或曰道包天地凡人無不在天地中即無一不在道中未

嘗散也何必言聚未嘗大散何必大聚即散即聚不散不

百六 典要十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聚而何必多此一聚之名此殆超越乎塵凡之境而已深

入乎其真者也苟非其人敢輕為是言乎

四人成聚

此言居城之法也居城人少雖至四人亦可聚禮首領一

人從者三人若四人聚禮未成一拜而一人去之不成聚

矣則以四拜作兩禮若禮鄉野或在旅寓人雖多不聚禮

可也聚禮而復响禮以不寢其義亦可也

凡居城良正男子無恙赴聚無免

前自聚禮必王都以下乃言成聚之例此一節則言當然

赴聚之人也居城對旅途言良對賤言正對異言男子對

婦人言恙憂疾也凡家居或旅寓在城意住十五日以上

身為良正男子無所憂疾俱當赴聚不容姑免聖人曰一

聚弗至其心已贖三分之一贖許讀也三聚弗至其心

全贖矣先賢曰遠於聚者甘於散也哀哉

賤者無責

此以下乃分述可以赴聚可以不赴之人也賤者奴僕吏

役之類無聚禮之責者以有主人之事也若主人命其赴

聚則亦有責同於良人矣傭僱之僕與良人同不可因傭

主之緝而失聚禮

野人無責

野人謂居郊鄙之外者市井鄙之城外也有一日距城二亭之外

為野亭方云米勸天方以五里里為一百步距城十里計八千

丙六 典要十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云附 一曰距城一舖之外為野一曰郊有大寺宣禮聲

所不能到為野一曰來城赴聚即日不能歸家者為野距約

十里六數說不一要當以郊鄙為界踰郊鄙而居即謂野人

不赴聚可也若野人於聚日午前入城本日可歸當赴聚

旅人無責

旅人謂出行於三日路之外者纔踰郊鄙即可不聚歸家

既入郊鄙即當赴聚若於旅寓意住十五日以上即同居

家當赴聚若出行於聚日午前而午後方出郊鄙則當聚

禮而後出

老弱廢疾幽禁無責

瞽目癱瘓瘋狂謂之廢疾固圍羈繫謂之幽禁凡衰老羸

弱廢疾不能行於聚所或被幽禁不能放脫皆無聚禮之責若瞽目有引領者或幽禁允其出聚俱當赴聚經曰嗚乎信者如宣禮於聚日即趨念主棄營藝斯於爾至善若爾知

此真主垂告穆民當聚之辭也信者指穆民即趨隨聞隨赴也念主即聚禮自趨至己之功營藝乃營為家國之事也真主呼穆民而告之曰如贊教宣禮於聚日爾眾即以念主為事趨赴聚所毋更事家國之營為惟棄家國而念主在爾民為至善若爾民知道營為家國之事小而念主赴聚之益大也經文首呼信者則凡信者必赴而不赴者難言信矣末言若爾知則凡知者必赴而不赴者未可云知矣吁今之人不知而不赴者固多矣赴而不知者亦甚不少也知而不赴其如何

聖人曰維主命我民聚於若日時典制哉永保攸命孰敢遺之茫昧輕視自散自凶若人也五功無實百行不登於若日時猶云此日此時即第六日也天方計日以七日六日為自開闢以至今日聚期無改乃祝呼得聚於初日歐若巴聚於一日皆失聚之義矣聚原取萬物聚成之義萬物聚成於第六日也典制哉乃咏嘆其事之大也遺棄置也茫昧輕視謂不明其理而輕視其事也實果實也登成也聖人於聚日諭於眾曰維真主命我人士聚禮於此日此時其為典制之至大者也自今而後永保所命不可

丙六 典要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遺棄其有遺棄者是不明其理故輕視其事自落紛散自罹凶禍雖有五功不得成實如樹木空花不能結果雖有百行不可登進如禾苗生穗不曾成熟穆民其可不以聚禮為至要哉

舉史爾曰不徒身聚而欲心聚心聚而性聚矣是謂聚禮以聚心為要也舉史爾先賢名謂聚禮不僅聚身而務求聚心心聚而一靈湛寂與真宰合矣然後可以謂之聚道行經曰聚身而不能聚心非聚也聚心而不能合性於真宰非聚也合性於真宰而復有時間斷非聚也一聚而千古之事業完焉是故能聚於一時即能聚於時時能聚於一事即能聚於事事是故能聚於瞻禮對越之間即能聚於一切動定云為之際聚禮者甚不可不知其要也

丙六 典要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十八終

上元劉智

婚姻篇

婚姻爲人道之大端古今聖凡皆不能越其禮而廢其事也廢此則近異端矣清眞之禮出自天方聖教而儒家之禮多相符合雖風殊俗異細微亦有不同而大節則總相似焉故予於序禮解事處多原儒語以明其義蓋欲此地人知所解耳

婚姻無貧富必擇善良

議婚之道先訪門戶鄉貫次察家教務知男女賢否或爲子求婦或爲女擇婿皆不得慕聲勢而托高門亦不可取

丙六 典要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便易而親賤類

使媒妁通言

先男氏使媒妁如女氏致辭女氏允乃互通鄉貫名氏

問名

先女氏問男氏名籍男氏通其鄉貫名氏與女氏書式某處

自祖某父何氏順者述其官職然後男氏問女氏名籍女氏亦籍某處

通其鄉貫名氏與男家之書式某籍何處祖某父某女某亦籍某處

言主無父何人必其意蓋欲彰明較著而無隱也

按通鄉貫名氏爲兩家素無親知者言也若兩家原有親知可以不必通鄉貫祖父之名但問子女之名及子女之母出自何氏或女無父母必問主婚何人

立主親

男氏請宗族或至戚或執友老成知事而與女氏相識往來者爲之主親往來於兩家說合不得專屬媒氏恐言語有貽誤也

納定

男氏具書使主親盛服爲賓如女氏致謝主親至相女第坐受書再拜乃以持書進人告與凡尊人主者人女氏復書以復其出主授賓受乃授各執從本位乃相拜並致謝主人賓返命歸進男氏受奉與主人揖謝主人受書以再拜饗之饗男氏治饗

按今俗男氏主人率同居兄弟或宗戚尊屬如女氏拜謂之謝允次日女氏亦至男家回拜謂之答謝俗禮也姑

丙六 典要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從之

納聘

男氏具幣帛爲聘禮餽於女氏幣帛之資稱男氏貧富以爲豐儉至少不過一兩多隨宜或除幣帛之類外增用食物

按今俗未納聘前于議定時用釵釧一二件以爲定禮既

納聘後復于迎親前一二日餽冠簪釵釧衣帛食物與女

氏謂之送妝俱俗禮也揆之時宜似亦無礙姑從之又按

婚姻之有聘禮宜也今俗女家以爭聘財爲事幾成售鬻

致使兩家失和夫婦失愛或力不從心蹉跎歲月梅標致嘆壞婚姻之義矣凡爲子女者斷勿行此醜俗

含親不暇俱就外主人禮賓於堂饗送者
按今俗有姑迎于女宅而母送至婿家者大為非禮宜戒
成禮

宵禮後媒氏入舉饌案媒氏命婢從婿入媒氏引案從者

延問淑以董子婦而主姑教于親族以調婦戒中子擇年厥母之助婦厚室

若兩家係素習禮乃與婦除飾下幃出別之禮問並坐教典所訓應以夫婦之儀互相敬則愛已之不言男則女切內示焉

明日婦出見舅姑

鷄鳴而起沐浴更衣婦家治饌餽於婿家婦持饌進見舅
姑舅姑亦治饌饗之饌舅姑治乃引婦拜見尊長於堂

丙六 典要十九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按今俗新婦不即見舅姑母家餽命侍僕以進踰三日
乃行拜見非禮也仍當于次日拜見舅姑其次俟三日後
拜見可也

婿往見婦之父母

是日婿具禮物餽於外舅婿盛服先拜告於己之父母次
拜告於伯叔尊長乃往至則外舅出迎入見外姑及諸親

族饌婿答幣皆如常儀

樂行之姑迎至母送其至居喪聘婚嫁女死爭者號風俗之大教悖用響音
送從者行四拜禮三拜堂仍其儀無礙而大節謝不答妨隨俗樣
隔數里之遙乎風俗多殊生此土尚不自能盡異此鄉俗置但城可相
樂行之姑迎至母送其至居喪聘婚嫁女死爭者號風俗之大教悖用響音
終

喪葬篇附祀典

病危內外止靜

病危氣將殂也於時內外息聲音禁行走男子之室婦人

不入婦人之室男子不入惟本生子女可也

囑

病人事有當言者囑之書於紙如闕欠齋拜負人財物或

委託重任及許約義舉等件書畢附與承囑者執掌行之

若非大事勿以煩擾

按遺囑乃病者自言非旁人求請而囑也今俗有無知之

百六 典要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于病者呼吸難接之時安求遺囑徒亂病者衷曲大不

愛也大非禮也切宜禁忌

正寢

寢頭北足南仰臥以面少向於西或枕東足西亦可蓋取

向於朝堂也補哈烈學者云宜正面仰臥取氣性易出亦

善

與道善言

子男知事者視於寢次誦清真言提覺病者使心存於道

不繫於世蓋臨終之時要緊關頭得失所係莫危於此故

須親切之人刻刻提醒為要

按與道善言但使聞之足矣慎勿強之念恐其危難之際

答以不念則誤大事為害不淺

既絕安位

既卒瞑其目撮其須理其鬚順其手足設屍牀牀用六

木質二條架四寸以更衣浴時始脫衣無則易洗潔之去其汚

抽衣可也但方之取輕衣無苦于脫今制之衣遷屍於牀首用三

一足下移一覆以衾衾長六尺闊四尺之家主則移於中堂者中

室所也曠達餘則各停所居之室中遇炎暑則廢牀寢地下

墊薦席上覆單巾單用細竹為之高一尺五寸焚香不絕

始哀哭此際始可哀哭前浴此入殮可殮也拜之後凡及入夜

時悲雨之時俱行哭勿哭之

立主喪

百六 典要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父喪子主之兄喪無子弟主之孫立子位死而無子有孫

姪立弟位死而無姪則以姪無主之弟無近黨則遠者主之依黨

序

執喪

執喪者掌理喪事者也須四人一曰相禮掌喪葬禮儀親或

事務或執友或鄰里知不禮而親見事多者一人為之一應禮節

二曰司賓迎送來弔賓客或以同執友為之或族與賓客為之

三曰司書記出入之事以知者為之四曰司用掌出入之財誠以

實者凡司賓司書記用俱聽相禮指揮

易服

咸依禮易服服色青黔取幽陰之義也天方喪禮

計告親鄰

凡宗族親戚比鄰僚友皆令人馳書計告以聞
按今俗親喪自行計告非禮也

居室

親喪居室三日不宴客不治饌親知僚友餽食於其家

今喪家三日不宴客不治饌親知僚友餽食於其家

親眾弔

弔慰也言語安慰令其不至過於哀毀也至戚執友弔於

內餘弔於外主人答於室司賓迎送凡賢朋相會言

贈

贈以助喪也凡屬親戚鄰里僚友俱有助喪之儀

丙六 典要二十

三

金 禮 葬 書 附 氏 校 印

按贈儀民之義行也天方喪家無論貧富親識來弔者皆

資之財貨以助喪費所以恤哀也今居東土者助喪之儀

則有行有不行矣江南數處此風久泯每于喜慶則厚餽

以爭榮集于喪事徒空弔以盡虛情殊與天方禮制不合

惟願同志者共襄義舉不特現今之福報各有攸歸即千

百世下凡效法其事而行之者皆始作者有以倡之也其

福報永增不朽矣

備殮

殮亡者之服也男子之殮三件大殮其長如一身而上下

如金約廣小殮廣如一身之長襯衣幅自肩至肩一加冠巾

四尺五寸長小殮廣如一身之長襯衣幅自肩至肩一加冠巾

冠用布非巾長九尺用布一生幅婦女之殮四件大殮小殮

治槨

如長廣發衣在衣如腰闊至胸縫裹胸兩長三尺用布一縷寸折其
身兩端結中教胸前用加包頭見長三尺用布為帶一縷寸折其
頭俱用細白布為之于外白土不使內于香不也

槨如棺其制方直長六尺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八寸杉板

為之厚一寸有半其合縫處用衽不用釘在木為之凡

坎以柱連之其蓋以二楨衡其內銜於槨口防其移動

按各方有義憤原以資貧乏無力者用也今富足有力之

家亦每每用之何親喪獨省一槨之費耶且用義憤者至

不一矣異疾沾汚貧者用之亦屬無可奈何何富者忍加

之于親耶且男婦有別豈可方為男子用訖俟又為婦女

用乎亦其不合禮也今而後凡有力者當自治新槨為是

造輿

輿式隨各地風俗所制各有義輿便用可也

命穿壙

葬之前一日命工穿壙其深隨宜土壙之深淺隨地所宜地

以穿穴不崩者宜深以填底無外水為止長六尺廣三尺離底

尺許依西穿穴旁去三尺穴口深一尺長三尺五寸高二

尺腹內深二尺長五尺高二尺五寸上圓如弓背下方平

如弓弦北首作枕穿壙得泉另穿之 凡遇土鬆或沙地

不可穿穴則穿直壙深廣如上造石為槨圍砌壙下中深

三尺長五尺廣二尺上加石蓋底不用石無力造石以木

丙六 典要二十

四

金 禮 葬 書 附 氏 校 印

造之忌用陶磚

按天方地勢最高地泉最深地土最堅實而易于穿穴天方西北有沙目國近海土鬆易卸民皆直曠而葬聖人已經切禁皆用石槨矣東土之地亦近于海僅有數處土堅可以穿穴餘則與沙目等民有不知用石槨者仍以直曠而葬不數日間曠崩土卸侵逼于屍矣是大悖禮法之為也凡為人子者宜盡心盡力加謹斟酌以重其事

備所應用

(沐浴之器)

浴牀 方用浴池一具木凳二條以架浴池為是各

湯餅 四 木盆 者二大 鑊 一 香 許少 皂末 許少 布幅

丙六

典要二十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東用以

(襲殮之器)

襲牀 木用莞厚二板六尺以架廣三尺

細香 研一細細宜 冰片 淨一錢和勻細細 布帶 之二每根長一尺

(安葬之器)

障幕 屬雨人用備之細圓曠曠可也子可勿用若白布

細竹六圍二根穿丈四尺以高五尺之用 細香 細二粒須研極細

白布 四 土坯 塊五十 竹筴 土製塊則各五尺竹筴按方今俗已棄有

用竹筴之而取其堅密封穴者未近有可 竹釘 二以上根安葬之器釘

除除項土用竹筴之三項用 有誤

以上一應事物皆相禮者命人預為置辦免致臨時倉卒

翌日必葬

屍以入土為安停家以三日為限設於旅途遷至本土無論然於旅所擇地而非為是

按聖教翌日必葬蓋謂屍以入土為安不得久停今俗有既葬而後遷者有卒于旅途千里之外載屍回鄉者甚至既葬旅所復破冢起屍屍已零落仍包裹盤載以歸故土者皆與聖人立教之義大相悖謬矣孝子仁人詎忍為之哉

非之夕行所屬

亡者遺囑有所欠齋拜所毀約誓承業者應按每齋一日或每拜一時或每毀約誓一事出麥二升分給與貧欠人

丙六

典要二十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債負亦於是夕償之許贈某財物房產或釋某奴婢妾為良亦於是夕交代若所屬甚多而家財不足則以家財三分之一均派除完償負二亡者所遺約計四分一與受業

不之得人如所屬甚多除償一債外

味爽沐浴

鷄初鳴設浴牀 浴牀設于外男牀于之側浴者二人浴三人浴者三人浴

手徹衾脫亡衣移屍於浴池以布幅覆其下體 乃執餅 乃執餅 乃執餅

香傳 鋪池之左右各互立一由右足下立一人執 乃執餅 乃執餅

勿過 先沐其面次臂次足乃浴上體以一巾拭之次浴下

體別以一巾拭之凡洗沐先右後左三洗始一巾拭之次浴下

而洗布不梳髮不齊髻不剪指婦人之髮可梳梳之勿易梳則

分頂作兩瓣各以頭繩束其末覆巾浴巾可給淨貴人覆金

製殮

設製牀設于浴也但須拭淨用鋪篋席牀之上施枕

盥手人發者二三鋪大殮

殮中幅于上小展襪衣

上掩襪掩由首後屬冰片

反乎乃殮向先右掩次後向大掩俱先婦人着褻衣

包頭以鏡如生時乃殮

本者生子與女男可見惟

丙六 典要二十

金陵書印

入柩

移屍入柩移之席蓋覆以幅

遷於堂

移柩於堂安置西壁西壁之前後左右各一移人時足先頭後

殯禮

殯禮者眾人代屍拜主以謝其脫塵歸淨也首領對屍胸

前而立男婦皆然眾人分班次於首領之後一拜不躬不

叩不跪但慕想形儀全其四讚而已凡首領收守禮不必是則本

也本方無家主人之意則人領拜主人主人可以再拜或禮之擇

遷柩就輿

遷柩就輿

扛抬如前將首置輿前向之以罩輿出門足先首後

柩行

提鏢前行在路焚香或用香花鋪放柩面

按用提鏢香花原為辟穢惡非欲壯觀瞻也蓋死者歸真

以道德為體而不以奢華為美觀今世俗出殯用儀仗隨

行不合天方之禮更有用鼓樂女色靈輜回靈各事殊屬

外道矣

主人及子男步從

步從於柩後婦人不送殯不至墳

親戚賓朋隨之

隨行于柩後自省已過毋得塵言返必辭告凡親友隨來送

丙六 典要二十

金陵書印

及墓

柩至墓坐者起行者立護持柩落而後坐止哀哭前至葬後

主人視壙

主人視壙

主人同親人知事者一人下壙視穴度其深淺高低探其

長短闊狹恐有未善亟命治之

屬香

香料平鋪穴內

障幕

以幕圍障於壙口缺其南方以便出入用人用之

可爾也

乃窆 子窆中下屍

工人及諸教人等俱出墳外乃出屍自柩布絡下墻 下

俱用親人若是婦人則必父子或同之 入穴 登足先入枕北

解束帶開大殮僅露其面

按開而一事於婦女大不合禮切宜禁之於男子亦屬無

謂如其人素有德行者顏容光亮開面尙屬無妨其人缺

乏德行者而目悽慘開面適彰其醜矣

塞門

以土坯砌其穴口令嚴緊 用竹竹篾封其外

實墻

丙六 典要二十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命工人徹幕築土實墻 徐徐築之

禱而封

主人及親朋禱於冢次並延掌教禱之 於主者為先人新禱

必歸天經不拘何章 下封用方直南北長如馬脊狀長五

尺廣二尺五寸高如廣之半 蓋長如一闊之半也 不灰不

泥不以磚壘 填磚灰供草推化不宜用 不事裝飾不效異教

墳形 是經云裝飾凡事異端是哈喇念經新教墳形 立碣取識可

也

附祀典

既葬始祀

奉父母於生前謂之事奉父母於死後謂之祀祀也者盡

己之誠以享父母之靈也 見享則獻也其誠孝子思父母而不得

其禮行於既葬之後

禮主誦經告庇先靈

禮拜真主誦誦天經祝告真主福庇先靈此祀親之禮也

或曰禮拜何益于亡人曰人子能致誠禮拜為父母告庇

主因其誠而庇之矣 或曰誦經何益于亡人曰經也者

善惡是非功過賞罰之條目也誦經則思功補過勉善去

惡身心誠潔禱祝于主無弗准祐也 或曰誦經而不知

義何如曰視其誠而已心誠則主格不誠而誦與無誦等

仁人孝子不忽于其親不敢自矜其誠必延有學有德者

誦焉禱焉以盡人子之心 或曰父母無過而往禱祀奚

丙六 典要二十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益曰豈為有過而禱祝乎父母往子無以盡其孝藉禱祝

以享之耳 或曰父母異教而死可禱祝乎曰父母雖異

教而是非賞罰惟主操之人子自盡其誠拜主誦經求庇

先靈是為循分盡禮慎勿以父母異教已亦從而異之也

施財散穀

或祀期或平日散錢穀與貧歸功德於親以盡孝子之心

或曰施錢穀有益于亡者乎曰施散之義有三體主仁悅

人心徵己誠也體主仁則無禱弗應而主庇厚矣悅人心

則眾告有准而先靈之享于冥冥者深矣徵己誠則人子

孝敬之誠藉此以將而父母之所受者實矣是皆施散之

益也

祀於葬之日既葬之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三年及生歿之

既葬歸家禮拜誦經於寢室父母之寢室也一日記為初

葬之祀凡屬親友皆宜于昏拜後葬七日則屍安天運

來復之數也天有七星輪替常處下土七日則陰

合風氣葬四十日則魂安地氣充盈之數也凡物與入地土氣

合百日小全之數數至百周年復死之日喪者日行一太

二天周天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也用天方陰年者月陰年三年

大全之數也數至千父母生死之日俱禮拜誦經施財散

殺以盡孝思之誠即以爲享親之道

服制三載

丙六 典要二十

十一

金鏡 蕭氏校印

子生三載乃離母懷鞠育深恩罔極莫報孝子服制三載

不忘親恩也

廬墓

結室墓次孝子伴親之孤也有廬墓四十日者有一月二

月三月者有至周年滿服者禮無定數只在人子自盡其

心焉耳

遊墳

屆祀期孝子詣墳誦經默祝以慰親靈不知經者延知者

祝之往返在路念念於親不可語及塵事

附 或問平素遊墳之益曰有二一益于亡者一益于生

人亡人得親人來祈祝亡人之靈慰矣生人親亡人之眾

多知己身將必爲冢中人也則貪世之心頓息向道之念

油然而爲益者大矣功名富貴之士已爭于熱鬧之場假

使遊墳其心自能歸于冷淡至愚不肖之人視善行如登

天聞道義若苦毒日陷于非爲之阱者使之遊墳則惡心

自息善念自生而非爲僻行即能自戒是則遊墳又足以

當勸也聖人曰死足以勸旨哉

日有明禮

孝子自親喪後每日巳時虔禮二拜求主福祐以報親恩

至於歿世

五時祈祐

每日於五時拜中默祝真主福庇先靈

丙六 典要二十

十二

金鏡 蕭氏校印

七日施散

七日一次施散錢穀以悅眾心歸功德於父母

喜慶大事先舉祀禮

喪制既盡凡婚姻壽誕諸大事先行祀禮示尊親也

孝子之於親也盡乎身心性命至於歿世而無改

夫孝有三身之孝心之孝性命之孝也父母在堂晨夕溫

清身之孝也敬愛思存心之孝也喻親於道性命之孝也

盡斯三者生前之孝畢矣也謹乎身心性命者盡其道父母

既歿修身揚名以顯其親身之孝也致誠格主以承其祀

心之孝也凡有功課善行愿歸於親思入冥漢以安先靈

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死後之孝畢矣孝子念親無時可

替故終身不改

答問 或問喪葬不擇時日何也答曰人子事親生死必求其安生居室死歸土安親之道也嘗閱春秋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葬事孔子善之葬書以己亥日用葬最凶按春秋以此日葬者凡十餘人由此觀之古人葬不擇日可知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股用日中夏用昏時子太叔曰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惟論人事可否由此觀之古人葬不擇時可知也選擇時日之說古昔全無後世術士穿鑿其說以為取利之筭而世人多為所動以致相習成風總因不讀書明理之故

丙六 典要二十

十三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有之自邵瑛始瑛也葬書之設果自為抑為人乎如曰自為則陰歷未及其子而刑戮已及其身豈有拙于為己而巧于為人者或曰吾見某家葬地善其子孫昌盛某家不善其子孫衰微曰盛衰有相尋之理天地有終窮之時此適逢其會耳非葬地之故也且有火化水化祖宗無葬地亦或有昌盛者又有擇地既力葬不再世而子孫困窮者其陰歷之說將安在乎

或問斂屍不以裳服而以衾何也答曰斂屍以衾古今之通禮也喪大記曰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大斂布衾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皆以衾不以裳服周禮襲斂之儀曰鋪絞給次衾次衣遷屍斂衣斂衾斂給古今考注曰給

單被也衾衾衣也寢衣亦被也但給有絞緒衾則無六經圖及文公家禮皆有大小斂圖式可考並未未有以裳服斂也或曰袍必有表衣必有裳何謂也曰此言貼身之衣即猶吾人用襯衣非斂服也襯衣以各地風俗有厚薄不同斂服則無古今貴賤一也乃今人隆以袍襖加以冠帶更有以黼黻朝衣肩魚重裘斂者亦祇作蛆蟲蠶耳可一回想乎嗚呼此禮制變亂之極者也仁人孝子所不忍言子胡復舉以問

丙六 典要二十

十四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或問鴞不用棺何也答曰上古無棺有棺自殷周始殷周以前數千年皆穴土而葬是明知土之為宜也土有百年不毀之身棺無三日不變之體吾人造穴先擇其地之最高而無水者次擇其地之最堅而不崩者抉城極其深穿穴極其密屍塗冰麝香膏以絕內蟲之作穴鋪葶香樟腦以杜外蟲之侵震動不能崩盜賊不能發雖石室未有若是之固者且土之為物獨能鎔垢為淨人命一絕通體皆收氣歸風煖歸火津液骨肉歸於土穢汁隨出隨滲敗味漸起漸消是清潔自在之方也

或問祀親不燒紙錢何也答曰紙錢一事始自王奩奩乃唐人玄宗時為祠祭使凡有所禮類于巫覡自漢世以來葬者昏有瘞錢謂昏晚埋錢于壙中也後世里俗漸以瘞錢為鬼事至是奩以物力不給乃于喪祭焚紙錢以代之是瘞錢起于漢世焚錢始自王奩非聖人之教也瘞錢用

以殉葬亦不過充其富有燒錢則以為死者用以賄鬼使
死者脫地獄罪業得登天堂怪誕甚矣人有恆善天降百
祥鬼獨能禍之乎人有恆惡天降百殃鬼獨能福之乎假
使果能賄鬼脫罪則天下無知小人恣意為惡俱待焚紙
錢賄鬼以脫罪矣斷無是理也

頁六

典義二十

十五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二十終

歸正儀附別章

歸正儀者歸正道之禮儀也人之初生皆秉於正既而為情欲所蔽或邪異所撓則本正者不正矣此歸正儀為昏夜樹燈迷津立表去邪返正之程式也求道者終身佩服以為升堂入室之捷徑履天躋聖之階次可也

凡入教先沐浴以淨其身

沐浴者盥洗更新之意內以道洗滌其心外以水洗滌其身取表裏皆潔也

冠裳以重其事

丙六

典要後編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入教之初齋明盛服衣悉新潔示舊染盡除端外以肅內也親友聚會冠裳悉從王制入寺瞻禮巾弁乃著威儀以真主為嚮往

真主者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本原也我心我性我命皆真主之造化我衣我祿我受用皆真主之賦予我之生死壽夭安危得失又皆真主之掌握然則我之念動為作可不自真主為嚮往乎嚮往一於主則無歧途之趨而生有所自死有所歸矣

以聖人為依歸

聖人代真主而治世立教者也蓋聖人之言皆體真主之所欲言而彰教者也聖人之行皆體真主之所欲行而示

範者也聖人之言行皆與真主相關切然則以聖人為依歸仍是以真主為依歸也

奉教者告以傳心之語

傳心之語即誦言五章也第一章證主言第二章清真言第三章總信言第四章分信言第五章大讚言皆經文業教口授入教者習而誦之五章詳前修道之功明倫之典婚姻以禮喪葬以制

修道之功所以盡天之道也人倫之典所以盡人之道也婚姻者人道之始喪葬者人事之終皆當遵主命揆聖則

一一以禮義繩之斯不負身服正道之實也四者禮義皆各詳見禮本篇

戒豕戒酒

丙六

典要後編

二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義見民常食飲篇

戒音樂

音樂所以和性情習俗古聖人制之本以為教也然今之樂非古之樂矣古人用之所以節性今人用之乃以恣情既不能歸人於善反足導人於靡故吾教聖人一切禁之不復用方詳見天

集覽 周濂溪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

絃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

愁怨尋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賦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
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
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毋事異端毋聽邪說毋信一切巫覡等事

古之所無而後人創設謂之異端理之所無而鑿空杜撰
謂之邪說揚幽冥說鬼怪虛偽眩人謂之巫覡男者為覡
女者為巫
皆勿信事少有涉疑幾為出教

勤學

學明善之本也人之所以貴乎萬物者賦性既靈又能學
以明其理也愚夫婦不知務學則理不明理不明則一切
明道認主之幾修己治人之義自都不曉即一步一趨一

丙六 典要後編

三

金鏡集書
薛氏校印

語一默亦不知所持循而盡善矣故學者燭事明理如日
月經天無物不照如江河緯地條理秩然學之有關於人
者顧不重哉進則日趨於高明退則日就於卑暗勿謂自
愚而惰志勿恃己聰而不勤古謂小飲小盈大飲大盈書
曰惟學如登惟行如耕匪行匪學如醉如盲

謹業

業資世之用也士農工賈各執一業有業則養生送死有
其實仰事俯育有所出以士農為上工賈次之若才鈍質
弱雖小藝必就不可廢業也廢業則遊手徒食必至蕩檢
踰閑不然則仰食於人淪為下賤矣修道處世可一日無
業乎哉

親賢學

賢學聖門之引也入聖有門入門有引苟徒恃聰明才力
而不假指引則雖聖道昭然無門可入未有不落於榜門
外道者也聰明才力者比比皆然況聰明有所不及才力
有所不如其能不假引領遂可却妄以乘其乎故必擇賢
而學者日就講習庶幾切瑳琢磨日進於大中至正之道
突賢而無學言不足信學而不賢終是匪類皆未可遵從
也尊師取友者具眼可也

絕壁佞

壁佞正道之賊也世賊易知而易防道賊難識而難避行
道者不可不明辨而謹防之也道賊亦有數等有明有暗

丙六 典要後編

四

金鏡集書
薛氏校印

有外有內外而明者異端曲學是也內而暗者同教奸佞
是也聖人曰有學無行有外無內有名無實皆在道之奸
佞吾門之盜賊也凡行道之人先以遠絕此等人為要

識親於道

常孝無私事至孝無私德身入於正必以其正者告之於
親竭盡心力引親亦入於正若父母熟於素習不即聽從
則益起敬起愛敦篤乎己身之行默致乎感格之誠夫而
後神明通焉隱微動焉父母自不待言勸而油然亦入於
正矣夫必至父母亦入於正乃可謂孝之至也

(附)齊髀煎甲雞臍臠

齊髀不使沾濡飲食煎甲雞臍臠不令藏垢膩所以取潔

也又髮血之餘指甲筋之餘腋下毛氣性之餘臍下毛慾
性之餘除餘所以養正也又血之與筋若水之與河防其
泛濫通其橫塞則無淤漫之患窮之所以通塞也齊之所
以防漫也齊保脾云脾甲祛物齊其為金可知又氣藏肝而邪僻橫於
兩腋慾高腎而動作發於臍下氣慾動而毛生焉猶地之
有草氣行則生幼穉無此者氣慾尙未動耳難之所以退
氣慾也 凡翦難以七日爲少限四十日爲多限逾四十
日不翦不難即爲玩教

或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容毀傷乎曰何如斯爲毀傷耶
治田剛者芟蕪蕪攻寶玉者却瑕珷除之正以成其美也
齊髡以正儀表翦難以修潔其身未聞正儀表修潔其身

而爲毀傷者也昭代難髮眞萬世不可易矣

愚按醫家謂凡毛髮皆爲血餘而不別其根生李時珍分
髮鬚眉鬚髯爲屬六經而未言腋下臍下毛且云類苑
稟屬之說雖爲有理終不若分經爲的然李說猶未詳也
愚謂毛髮猶草木也血猶水也水滋草木而生不能自爲
草木也水滋于芳則爲芳草水滋于蔓則爲蔓草芳與蔓
非水也有芳與蔓之根種也毛髮同受滋於血而各有其
根既各自有根則當各爲本根之餘不得概以爲血餘矣
夫人稟四氣而生風火水土各一其性四性相資各吐其
餘而爲毛眉髮鬚是也四性相送交吐其餘而爲毛腋
下臍下毛是也風行空其氣清眉屬焉火向上其氣剛髮

屬焉土就下其氣濁須屬焉水附土其體柔髡屬焉交送
之氣以風火勝者腋下毛屬焉以水土勝者臍下毛屬焉
無交送之情而稟中和之氣者周身毫毛屬焉風與火屬
天故眉髮居上水與土屬地故鬚須居下交送之氣邪故
藏於僻中和之氣正故徧於體吾人難腋下臍下毛者除
其交送之邪也不去周身毫毛者養中和之正也難髮不
使火炎於上也齊髡不使水泛於土也不動須眉者風無
凝土無害也苟如醫家之說凡毛髮皆爲血餘不惟於理
不通且於事亦不能明矣因附爲論

跋

吾教由來尙矣要皆習焉不察故服習其間者止知我爲教
 中人至教之所以爲教究憚憚焉而莫得其指歸即嫻熟經
 典亦不過記述諷誦而已間有稍通教律時亦講論又多曲
 爲臆說駭人聽聞不知者遂奉爲典型彼亦自以爲是而不
 知返於是譌以傳譌真有不可使聞於鄰國者其意亦未嘗
 不欲闡揚其教也然而遠於教也更甚今讀一齋劉先生所
 著天方典禮一書博洽宏通條分縷晰精其意以譯其文釋
 其文以合乎義並無句深索隱之詞驚世駭俗之論無非正
 心誠意之學修齊治平之道於至平至常之中至精至凝之
 理即寓焉以是知心同理同而聖人之教原不以方域異也

丙六

典要定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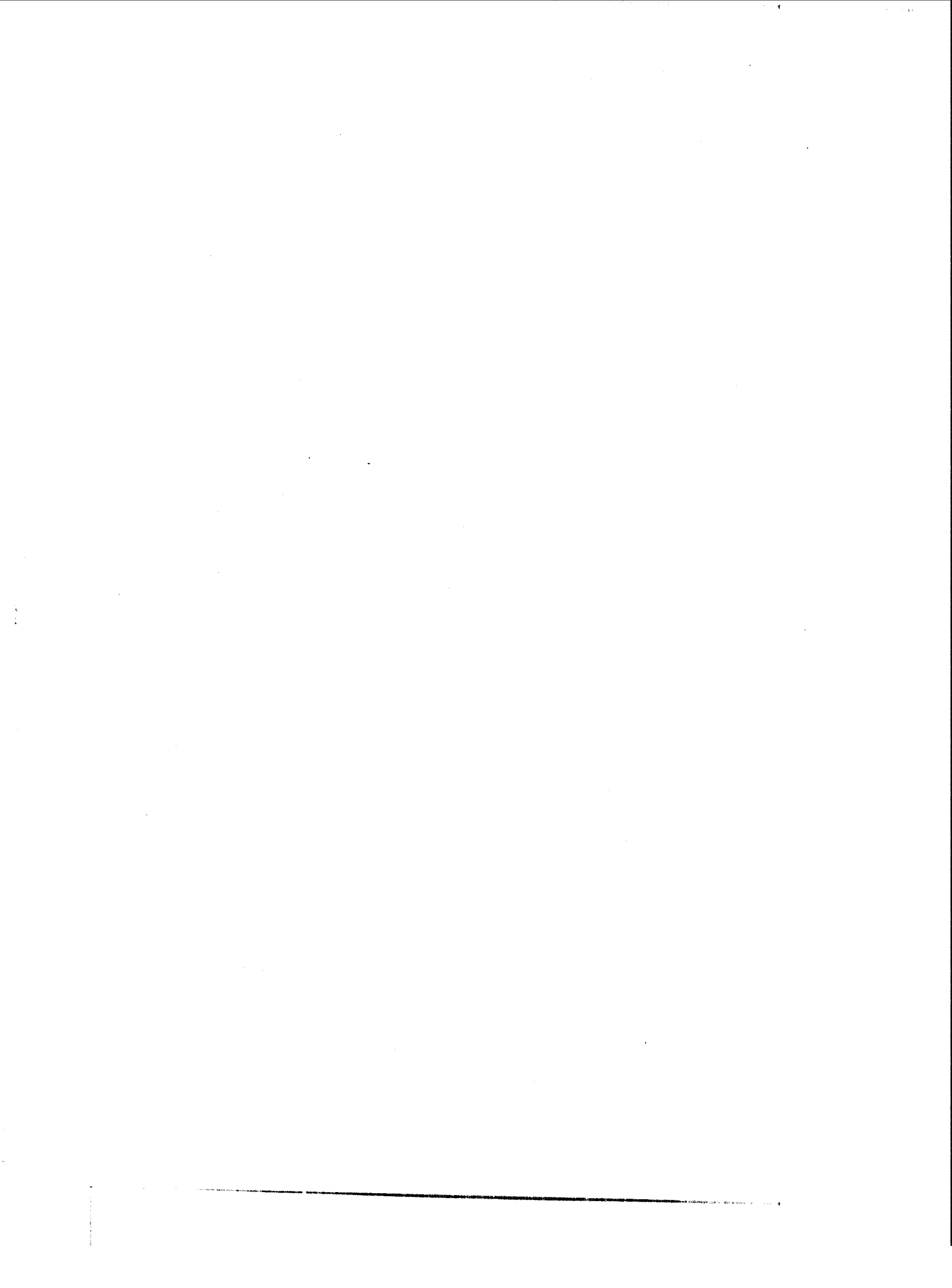
弟定成隆拜手撰并書

天方典禮擇要解跋

右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上元劉介廉先生撰先生名智
 舉人是書四庫已著錄入雜家自穆罕默德創立教統自西
 徂東傳衍千數百年可謂普矣顧教宗頗晦冥何耶蓋初入
 關時佛學方熾遂爲所掩經典復未能流通所趨愈狹先生
 篤志抱道既明儒術通二氏足跡半天下至魯謁孔林慨然
 有意乃力求穆氏立教之精與聖聖同命輔世尊民之意手
 爲開闢變文翻義以成是書翼儒釋軼道黜耶卓然爲穆氏
 之龍象可不謂豪傑士哉穆氏生阿喇伯爲今歐洲地使先
 生生今之世遠適穆氏之士博取古蘭等經及他科學歸盡
 譯述之一新其教愚者可深其篤信達者可得其會通其功
 效必尤可觀豈可以是以書域之哉後學蔣國榜

丙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佛說
涅槃經
十八

黃自元署

長沙葉氏
觀古堂刊

佛說十八泥犁經序

天堂地獄之說可以警愚民而化蠻俗其原蓋出於宋玉招魂如雄虺吞人雷淵糜散爛肉增冰則諸地獄名義之所託始也如長人土伯敦脈血毋虎首牛身則無常冥判牛頭馬面之所託始也至背行先反故居以下侈陳宮室姬侍服物飲饌之美則天堂之說之所託始也楚俗尙鬼老子爲楚苦縣人當其出開化胡傳其舊說釋氏竊之又以還於中國魏晉以後其教日盛士大夫染其風習而齋僧道場之事起矣南史夷貊傳劉薩何暴亡更蘇說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北齊書孫靈暉傳南陽王綽死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爲請僧設齋行道南史齊宗室

佛說十八泥犁經序

一

傳魚復侯子響既自縊上心怪恨百日於華林作齋上自行香其時南北中外朝野上下無不崇信其說唐朱景元名畫錄云吳道子於景雲寺壁畫地獄變相老僧云屠沽漁罟之輩見而懼罪改業則其感人之深又未嘗無裨於世教也唐李肇國史補載高舟與妹書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善人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宋司馬溫公嘗述以語人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本吾儒迪吉逆凶之理帝王以之垂訓聖賢以之教人故蘇子瞻地獄變相偈云乃知法性界一切惟心造是也但近世喪家延僧誦懺經咒鄙俚昧其本原問以地獄眞經茫然不知應畱余甚憫之始刊四十二章經因緣而及是經俾知彼氏之說竊自儒家儒

理高深不足以使榛狉之民還其本性彼乃推行招魂之義始得大行世俗尤崇奉目連佛說雜藏經餓鬼報應經佛說鬼問目連經三者皆言目連入地獄之事故併刊之其經譯者皆漢晉三藏法師爲六朝以前古籍可以視風俗揀人心非余好尙異端違於儒行也覽者當有以諒之光緒三十有三年丁未孟秋地藏佛生日方內葉德輝叙

佛說十八泥犁經序

二

佛說十八泥犁經

明敬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佛言人生見日少不見日多善惡之變不相類侮父母犯天子死入泥犁中有深淺火泥犁有八寒泥犁有十入地半以下火泥犁天地際者寒泥犁有前惡後爲善不入泥犁殺人盜人欺犯人妻欲使人死望得其財物垢且賊好爲不善怒罵人榜笞繫人喜告彰人過失嫉妬言怒所使怒發鬪逆天地鬼神之類殊失壽死下入惡泥犁中後復變爲善有不入泥犁中者知佛道變雖入泥犁中必當上天本善者上泥洹故曰佛道不可不知小人不變爲善入泥犁中無樂入泥犁復不善入泥犁益深其類有得爲人

佛說十八泥犁經

雖剛惡不殺好生爲人疾不食肉者爲益疾有陰德益壽且疾第一犁名曰先就乎而是人言起無死人居此犁中相見即欲鬪乎中無兵而自有兵相傷殺無歲數又不死有人來語起不死以風來吹即愈如是無歲數已復持熱鐵劍相傷殺已復有鐵椎相殺以手拳極利相傷久久無歲數是其類其人長且大壽人間三千七百五十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萬歲爲人間百三十五億歲第二犁名居盧倅略居盧倅略一苦當先就乎二十如人言繩而鬪之人居此犁者置大火中赤輒出鬪之以復內火中赤復出數行鬪之久久無歲數復燒之出而鬪之以爲方圓能不死而復生無歲數已復走火中無歲數

是其類也其人長且大壽人間七千五百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二萬歲爲人間二百七十億萬歲第三犁名乘居都乘居都一苦當居盧倅略二十而人言捶殺人居此犁者在火中以熱不可言左右顧見山山間如樂狀走往入其間山盡來壓之又不死無歲數已復置火中赤復出之無歲數其人長且大壽人間萬五千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壽四萬歲爲人間五百四十億歲第四犁名曰樓樓一苦當乘居都二十而人言樂之人居此犁城甚大其中復有小城人從外見之中盡有重天人盡入其中赤如燒鐵以復內城中大熱不可言其身肌盡爛無歲數不得息不得臥肌骨盡燹已復

佛說十八泥犁經

生無歲數是其類其人長大壽人間三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壽八萬歲爲人間千八百億歲第五犁名曰房卒房卒一苦當樓二十而人言燻煮之人居此犁者而坑大深浴滿其中火守犁者用鐵杖捶而內其中燒燹人身盡燹無歲數又不死積燒而不死而抱火著人身死出一浴復入一浴如是無數是其類其人長且大壽人間六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壽十六萬歲爲人間二千一百六十億歲第六犁名曰草烏卑次草烏卑次一苦當房卒二十而人言焯熱之人居此者城高二千里廣四千里火滿其中置人其中復以鐵覆之無歲數如是不得息言不得臥無歲數燹已復燹是

其類其人長且大壽人間十二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壽三十二萬歲爲人間四千三百二十億歲第七犁名都意難且都意難且一苦當草烏卑次二十如人言燒炙之與蟲人居此犁中者大積火如大鐵貫人而內之無歲數時一門開人盡往欲出門門復閉復墮火中無歲數已復見一門開人盡走求欲出既得出門又復墮汗泥中汗泥中有蟲哈又不得出無歲數是其類其人長且大壽人間二十四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壽六十四萬歲爲人間八千六百四十億歲第八犁名曰不慮都般呼不慮都般呼一苦當都意難且二十如人言大苦熟之居此犁中地盡有火卒人當在火

佛說十八泥犁經

三

中炮且炙貫且立臥牀不得去不得息爛且焦已復生無歲數其苦萬倍於他犁之苦苦不可言是其類其人長且大壽人間四十八萬歲爲一日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壽百二十八萬歲爲人間萬七千二百八十億歲佛言火犁八以惡多深且遲惡少淺且易犁者譬如人拘於磔牢爲囚徒報作於遠所死於野家室半道若墮水與此生不得道至其死入犁即苦苦不可言久久得出所謂寒犁在天際間有大山高二千里主蔽風名山于雀盧山冥無日月所不及逮有蔽大山故冥外有日月之王甚多無央數寒犁中第九犁名曰烏竟都烏竟都一苦當不慮都般呼二十如人言暴而起之人居此犁寒不可言無歲數

身盡凍數數暴而二十在火中有聲已復爲之其折半如弩發折以復續其分以大石擊大嬰痛不可言已復不死其靡如鐵磔已復磔其足遍一身乃止如此無歲數如痛苦不可言其人長且大壽芥種百二十八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如是未能爲萬分持一是其類知佛道者出疾人畫爲惡如夜無所犯其人入犁晝苦夜爲惡畫無所犯者夜不樂不可言故佛道不可不聞知第十犁名曰泥盧都泥盧都一苦當烏竟都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二百五十六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一犁名曰烏略烏略一苦當泥盧都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五百一十二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二犁名曰

佛說十八泥犁經

四

烏滿烏滿一苦當烏略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千二十四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三犁名曰烏藉烏藉一苦當烏滿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二千四十八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四犁名曰烏呼烏呼一苦當烏藉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四千九十六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五犁名曰須健渠須健渠一苦當烏呼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八千一百九十二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六犁名曰末頭乾直呼末頭乾直呼一苦當須健渠二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四斛百歲去一實芥種盡壽未盡第十七犁名曰區逋塗區逋塗一苦當末頭乾直呼二十其人

長且大壽芥種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斛百歲去一實芥
種盡壽未盡第十八犁名曰沈莫沈莫一苦當區逋塗二
十其人長且大壽芥種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斛百歲去
一實芥種盡壽未盡大寒且苦不可言不可爲辭皆萬倍
於他犁之苦痛不可極佛言十八泥犁人所犯以事善惡
輕重入犁經佛言十八泥犁鳳凰龍下至小蟲凡十八泥
犁人行善多行惡少出泥犁疾行惡多行善少出泥犁遲
佛言是安得鬼守十八泥犁居處冥佛始生時天上天下
上至三十二天其十八泥犁皆明佛始得道時復一明佛
朝梵時復一明佛始行道教授天下復一明佛般泥日復
一明上至三十二天盡明以知佛道不可不知人爲善多

佛說十八泥犁經

五

者上天爲惡多者入泥犁若爲畜生知佛道不死小人必
長生但數聞佛道而不學生不近善人不聞善事當離憂
患其笑佛道入泥犁中深佛故非之人爲惡喜罵詈惡口
至老不止天神惡之使爲禽獸畜生血氣蟲獸子孫用正
臘上家佛言人不爲善去人類爲蟲畜生家上與鬼是安
得鬼食乎佛言人爲善上天後復生爲人形

佛說鬼問

目蓮經

黃自元署

長沙葉氏
觀古堂刊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目連瞞時從禪定起遊恆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見尊者目連皆起敬心來問因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恆患頭痛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好以杖打眾生頭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資財無量而樂著弊衣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布施作福還復悔惜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宿無常處恆倚巷陌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客來投止不肯安處見他客止方亦復瞋恚今受華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

佛說鬼問目連經

一

我食不噉一斛而不得飽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飯飼眾生初不令足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腹大如甕咽細如針孔不得下食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聚落主自恃豪強輕欺百姓強打拍人索好美食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男根瘡爛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佛圖精舍清淨之處行於姪欲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多有兒子皆端正可喜而皆早死念之斷絕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見兒殺生助喜噉肉殺生故短命喜故痛毒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有一狗體大牙利兩目赫赤常來噉我

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喜將狗獵殘害眾生無有慈心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有一人持諸利刀常割我肉盡便持去須臾尋生而復來割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喜屠割眾生初無慈心今受華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身體處處皆痛不可得忍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好漁獵所網得魚投之沙土令其苦死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頑無所知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強勸人酒令其顛倒今受花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熱渴行見恆河冀入其中以除熱渴方入其中身體焦爛肌肉離骨渴欲飲之一口入腹五藏焦

佛說鬼問目連經

二

爛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喜焚燒山澤殘害眾生今受華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飢渴欲至廁上取糞噉之廁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能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佛圖主有客比丘來慳惜不與食待客去後乃行與舊僧慳惜僧物故今受華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處不淨臭惱纏身不能得離飢渴之時還食此不淨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婆羅門子有一道人中後來就汝乞食汝爾時當作是方便令此道人不復來乞便取其鉢盛糞著底以飯覆之道人得鉢還至本處著一面澡漱既訖攝鉢欲食鉢中臭穢不可得近以是之故墮在地獄汝將來

世墮糞屎彌黎地獄中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肩上有銅瓶盛滿中洋銅一手捉銅杓以取之還灌其頭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僧維那知僧事有一瓶酥藏著餘處不行與僧待客去後乃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慳惜僧物故今受華報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或登刀山劍樹地獄或墮火坑鑊湯地獄種種受苦無復休已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天祠主烹殺三牲祭祀天神血肉灌灑四方語眾人言汝等祠祀大得吉利作此魔邪之言妖孽之語輕欺百姓誑惑父母以是之故果入地獄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常吞鐵丸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沙彌子取淨水作石蜜漿石蜜堅大盜打取少許眾僧未食盜食一口故以是因緣果入地獄汝將來世常吞鐵丸爾時目連與諸餓鬼說往昔因緣經竟還在耆闍崛山一切大會聞佛所說稽首奉行

佛說鬼問目連經

三

佛說鬼問目連經

佛說雜藏經

光緒丁未冬

黃自元署

長沙葉氏
觀古堂刊

東晉平陽沙門法顯譯

佛弟子諸阿羅漢諸行各為第一如舍利弗智慧第一樂說微妙法目連神足第一常乘神通至六道見眾生受善惡果報還來為人說之目連又一時至恆河邊見五百餓鬼羣來趣水有守水鬼執鐵杖驅馳令不得近於是諸鬼徑詣目連所禮目連足各問其罪因緣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此恆水清涼且美歡喜趣之入中洗浴而便沸熱舉身爛壞若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報言汝先世時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

佛說雜藏經

一

欺誑以求利養迷惑眾生失如意事是故今日雖聞此水清涼且美到不如意此是惡行花報後方受地獄苦報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為大狗利牙赤目來噉我肉遺有骨在風還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我常受此苦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天祠主常教眾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億百千倍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常身上有糞徧塗漫亦復噉之何因緣故受如是罪目連語言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罪福有乞食道人意不欲使更來即取其鉢盛滿中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得已持還本處以手食飯糞汗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此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腹極大如囊咽喉手腳甚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緣故受如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饑困眾生由是因緣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趣溷欲食糞有大羣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饑困無賴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賢者供養眾僧供設食具若有客僧來汝便粗設麤供客僧去已自食細者以是因緣故糞尚叵得何況好食此是華報耳後當受地獄果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上徧滿生舌斧來斫舌斷續復生如此不已何因緣

佛說雜藏經

二

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眾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噉一口以是因緣故斧還斫舌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還復入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菴子到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後受地獄果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眾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花報後方受地獄果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丸極大如囊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

斗而與重秤大斗而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己侵剋餘人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兩肩有眼胸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恆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以是因緣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時牛遲亦以針刺是故受罪如是此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耳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有火出焦熱懊惱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

佛說雜藏經

三

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臥起去時所愛夫人眠猶未起著衣卽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卽以灌其腹腹爛卽死以是因緣受罪如是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在後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恆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耳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熱鐵籠籠落我身焦熱懊惱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

以羅網掩捕魚鳥是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苦果在後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主捉搏打殺或謂官法戮之都市常懷恐怖相續是故受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果耳復有一鬼問曰我受此身肩上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因緣罪咎如此目連答言汝前身時出家爲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目連復見一天女坐一蓮華

佛說雜藏經

四

上縱廣百由旬此華獨妙殊於餘者所欲資生之具堂殿飲食隨念欲得盡從華出進止隨身目連問言作何善行受報如此天女答言迦葉佛滅度後遺余舍利諸弟子輩建七寶塔高廣四十里時我作人出見寶塔中佛像相好信敬情發念佛功德脫頭上華奉獻於像以是因緣故受報獨妙如此舍利弗夏盛熱時遊行至菴羅園中有一客作人汲井水溉灌於樹此人於佛無有大信見舍利弗發小信心喚舍利弗言大德來脫衣樹下坐我當以水澆之不失溉灌兼相利益於是舍利弗脫衣受洗身得涼樂隨意遊行此客作人其夜命終卽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次釋提桓因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自觀宿命信心微薄

因客作溉灌計水洗浴舍利弗我若信心純厚知必有報故設浴具以爲供養自惟爲功雖少以遇良田獲報甚多卽詣舍利弗所散花供養舍利弗因其淨信之心卽爲說法得須陀洹道目連復見一神身體極大有金色手五指常流甘露若有行人所須飲食資生之具盡從指出恣而與之目連問言汝是何天福報功德奇特乃爾天王答言我非忉利天王乃至非第六天王亦非梵天王我是大鬼神乃依其國大城住爲遊行觀看故來至此目連問言汝作何善行得如此報答言彼國大城名曰羅樓我昔在中作貧女人又織毛縷囊賣以自活居計轉貧屋舍壞盡遂至陌頭近一大富好施長者家織囊自活日欲中時若有

佛說雜經

五

沙門婆羅門持鉢乞食問我言某長者家爲在何處我心眞實無有虛妄歡喜舉手指示其家言彼處去彼處去日時欲過勿復餘求以是因緣故得報如是貧女人以隨喜心助行施者得報如此何況實行布施者也佛在世時有五大國王迦葉佛時爲善知識出家爲道釋迦文佛出世皆得道迹今說一王得道因緣國名槃提王名曼達那其國殷富人民熾盛王有二萬夫人第一夫人字月明容儀端正王甚愛敬王時大會作眾伎樂命月明舞月明夫人衣以上服金銀名寶纓絡其身舞甚奇雅悅眾歡情王善能相見其夫人將終相現不過半歲奄然殞逝恩愛離苦憂感不視月明怪而問之王以死事大故恐其憂惱隱而

不說慙懃重問王便答言汝壽命短將終不久愛離之情是故愁耳月明白言夫生有死自世之常何獨憂耶若願隆念但相告示見放出家王善其言聽其入道王欲證明果報增益信心與之結誓語言汝若出家持戒思惟設未成道必生天上生天上已還至我所聽汝出家月明卽許其誓於是喚諸比丘尼卽度將去以貴重能捨五欲多來問訊恭敬供養妨其道業是故遊行諸國從出家日數滿六月持戒清淨勤思惟道厭惡世間得阿那含道於一聚落命終卽生色天上觀昔因緣於王有要娶赴本誓觀王沒於五欲隴戾難化直爾而往無以感發宜以恐逼爾乃降伏便自變身作大羅刹衣毛振豎執五尺刀因王夜靜

佛說雜經

六

臥去之不遠在虛空中王覺已甚大怖畏語言汝雖有土眾千萬今唯屬我不得自在死時已至何緣得濟王卽報言我無因緣惟恃本所作善修心清淨死生善處天可之言如此因緣最爲可恃更無餘理王便問言汝是何神使我大生怖畏退縮天答言我是月明夫人王放出家思惟離欲生色天上今來赴要王言汝雖說此我猶不信復汝本形爾乃可信天卽變形如本月明衣裳服飾如本在王邊立王欲心發卽趨欲捉月明念言此入欲態不淨何可近之於是卽還上昇虛空爲王說法語王此身無常彈指叵保譬如朝露日出則滅不惟無常貪著於身王不見盛年華色老所吞滅諸根朽邁目視不明耳聽不聰形敗腐

朽無所復直譬如釀酒緘取淳味糟無所直是身既老無可貪樂唯有死在是身既生死常與俱王不見胎中死者出胎死者壯時死者老時死者是身危脆死賊常隨須臾叵信身心火然但是眾苦心有三毒憂惱身有寒熱飢渴眾患而不生厭貪著我身富人妓女華色五欲國財妻子悉非我有死至之時無一隨去身自尚棄何況餘物生死憂喜無一可奇凡細思闔迷沒五欲迴流生死莫知出路王是智人何不厭離出家求道王時善心生許其出家月明重化之曰若當出家當求好師當聞妙法聞妙法已受而修行日夕精進翹勤勿懈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至天明禪位太子捨離五欲投迦旃延出家爲道時人以其國

佛說雜藏經

之

王捨重榮利求正眞道臣吏人民多來供養恭敬問訊妨修道業於是遊行至摩竭國佛爲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根靜默無所求欲執持瓦鉢入王舍城乞得宿飯齋還林中坐草而食蒞沙王出遊遇見詣林問訊汝本爲王出入營從槌鐘鳴鼓人民聚落貨輸庫藏珍奇資生自然今作乞兒獨行乞食豈可樂耶汝還罷道相與分半國治道人答言我大國王聚落甚多今復何緣捨大就小非我所宜蒞沙王復問汝本食以上味盛以寶器今執瓦鉢乞殘宿食不亦難乎汝本爲王勇夫將士侍衛今日單獨豈不恐怖汝本在深宮夫人后妃妓女娛樂好聲妙色盈悅耳目坐以寶牀敷以綉縵細褥今日飄然獨宿林野臥敷草蓐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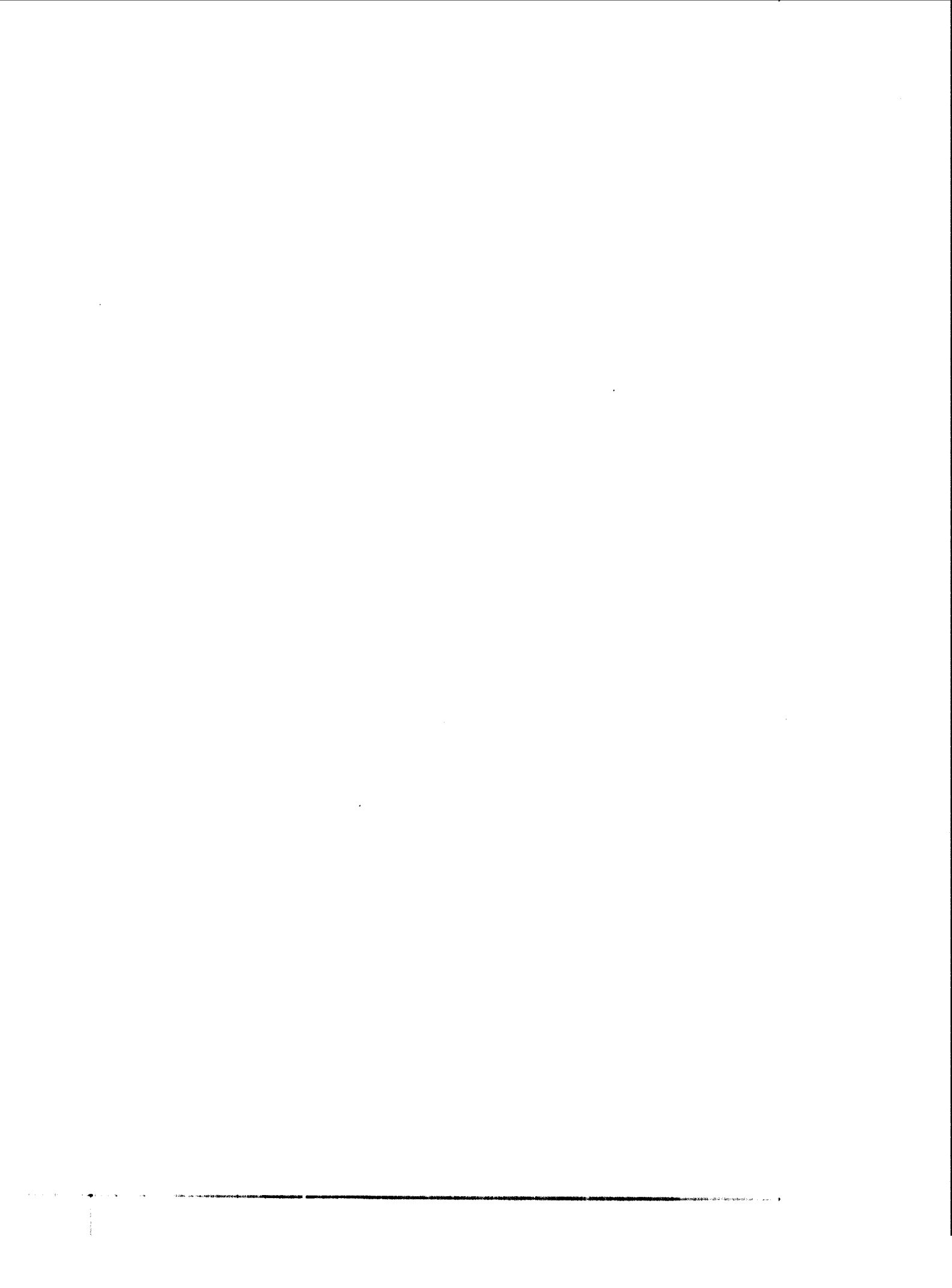
不苦哉道人報言我以此知足無所貪樂蒞沙王言汝是可憐之人道人答言汝是可憐人非我也所以者何汝爲五欲所纏恩愛所驅使不得自在我今心意靜悅無欲自在快樂種種爲蒞沙王說法已王卽還去問曰此四眾皆好佛道欲行菩薩三事有欲一日一夜行者有欲七日行者乃有終身行者爲得幾許福耶答曰此問甚深吾不能答唯佛能知此福少多自捨如來不能了也如月氏國王欲求佛道故作三十二塔供養佛相一一作之至三十二時有惡人觸王王心退轉如此惡人云何可度卽時迴心捨生死向涅槃作第三十二浮圖以來解脫由是因緣成羅漢道是故此寺名波羅提木又

佛說雜藏經

之

二百年此寺今在吾亦見之寺寺皆有好形像王去世後一人得菴羅樹花其色如金是人得好花欲爲首飾卽自惟念此頭無常壞時狐狗食噉糞土同流何用嚴飾卽持入佛塔見佛像相好心念言此是釋迦牟尼佛像相好續念佛功德佛是一切智人大慈大悲十力四無所畏等功德念已心熱毛豎卽以華上佛上佛已念言雖聞佛說一華供養必得大報不知齊限多少卽出見勸化道人問言以一花散佛得幾許福德答言我厭世苦捨五欲出家受戒而已不讀經書如此深事我不能知當問讀經聰明者卽往問讀經道人答言我如畫師隨所聞見無有天眼神通不能知見善惡果報卽示坐禪道人可往問坐禪道

人上座是六通羅漢必知此事即便往問念佛功德心熱
毛豎以一花散佛得幾許福德阿羅漢卽爲觀之捨此身
已次第受天上人中福德一世至千萬億世從一大劫乃
至八萬大劫福猶不盡過是以往不能復知阿羅漢自以
眾所推舉一花果報云何不知卽語此人小住諸已遣化
身至兜率天上詣彌勒所具稱賢者所說表之彌勒得幾
許果報彌勒答言不能知正使恆河沙等一生補處菩薩
尙不能知况我一身所以者何佛有無量功德福田甚良
於中種種果報無盡待我將來成佛乃能知之



宗真宗御注

四十二章經

安化黃自元

光緒乙巳嘉平月
葉氏觀古堂校刊

註四十二章經序

宋眞宗皇帝製

夫至眞不宰豈隔於含靈羣動無明自迷於正覺是以慈悲之上聖因談歸救之妙門接物而利生隨機而演教布法雲而潤物揭智炬以燭幽示忘言之言爲無說之說四十二章經者蓋能仁訓戒之辭也自騰蘭之傳譯卽華夏以通行朕嘗以餘閑潛加覽閱冀協宣揚之誼因形注釋之詞晦朔屢更簡編俄就導羣氓之耳目雖愧精深資眾善之筌蹄庶符利益其有相傳之疑誤累句之難分亦用辨明庶臻演暢粗題篇首以達予衷云爾

註四十二章經序

重刊宋眞宗御注四十二章經序

佛說四十二章經舊傳惟明毛晉汲古閣津逮祕書中沙門守遂注本初爲石刻毛氏據以重刊萬曆丙戌釋了童有補注與佛遺教經合刻卽補守遂之注也了童注本乾隆元年莊親王府又重刻之取校毛本經文一一相同自明以來所傳皆此本耳而乾隆中京師刊釋藏全經竟無守遂了童二本不知何故此本爲宋眞宗御注中國明藏無之而日本所刻小字全藏本中有其書大題下且載有明壁字樣是明藏壁字號中實有其書以毛本校之經文章段字句迥然各異大要文義以此本爲優每章經文亦有增多之句而結構均稱迦葉摩騰共竺法蘭譯並非譯者異人嘗攷後漢書襄楷傳上桓帝書云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唐章懷太子注引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子佛佛曰此是革囊盛眾穢耳據此則襄楷所見爲漢時譯本已與唐人所見不同而唐人所見則與今本無異蓋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其所傳經惟四十二章爲最古此經如道家之有道德儒家之有論語道儒皆中國文字歷代傳授故無異同佛經梵書譯者互有增損兩本雖出一手所譯而自六朝佛法盛行經二三文人傳演語有短長斯文有繁簡此一定之勢也余性不佞佛又不通內典惟見異書則喜傳刻之宋眞宗襲太祖太宗初盛

重刊序

一

之業崇奉釋道以致王欽若偽作天書迎合入相初譖寇
準罷之繼引丁謂參政宋三百年積弱不振實真宗有以
致之此經注文雖勝於守遂了童二家終不足以垂訓特
其經文與今本多異彼教法嗣或未知其源流因亟爲刊
行以供眾覽原本後附唐太宗題焚經臺詩亦全唐詩所
未載今并錄之以存一朝掌故云
光緒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人日長沙葉德輝序

童刊序

四十二章經序

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掌諸路頭陀教特贈圓通玄
悟大禪師頭陀僧溥光奉勅撰

伏聞無上法王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隨機接物演河
沙妙義設無量行門運神通四十九年度眾生百千萬億
將般涅槃囑累國王大臣宣揚正法續佛慧命斯乃爲未
來世眾生作無窮之利益大慈遠被其至矣乎欽惟聖上
道貫百王智周庶品每萬機之暇弘崇三寶景仰一乘思
所以答列聖在天之靈皇太后鞠育之恩旣創建大招提
博施諸貝典又以爲四十二章經乃釋迦如來初成正覺
大弟子眾記諸聖言沙門釋子臣寮士庶率可遵行適有
以前代注本爲進者特勅有司一新板本遍頒朝野將使
或緇或素若見若聞頂戴奉行咸登覺地其深心願心廣
大心非聰明睿智孰與於此詔頭陀僧臣溥光爲之序臣
溥光幸在空門忝爲佛子夙承隆眷不敢以固陋辭竊惟
能仁所演三藏十二分一切修多羅數等塵沙如華嚴般
若寶積大集涅槃等部文富義博事備理周在龍宮海藏
爛若日星而騰蘭東邁獨持此經適符漢明西返聲教之
運而大振玄風于天下後世是其可以常情卜度擬議哉
意其必有冥數潛通諸佛密證爲震旦萬世五乘之大本
五性之通達妙道至理存乎其間者歟研其義味益爲佛
者在日用修進之際造次顛沛不可須臾離之要旨乎明

明天子流布宣揚其猶捧佛日而曲照昏衢霧法雨而普
滋羣槁上不負如來之囑累下廣開叔世之津梁娑婆界
中莫大之良因也昔唐太宗勅書手十人錄遺教經遍付
諸郡用伸勸勉方之今辰其有間矣臣歎詠不足無任歡
喜踊躍焚香再拜書于經之首云

皇慶元年正月 日上

佛說四十二章經

明鑒

註佛者梵語佛陀此云為覺蓋覺悟之義也覺有三義一者自覺勝凡夫凡夫汨沒生死無暫覺者故二者佛能覺他勝聲聞緣覺二乘人不能覺他故三者覺行圓滿勝諸菩薩為菩薩雖行二利行未滿故至佛果位三覺方滿佛口所宣故云佛說四十二章經者卽下文佛因事誠約勸諸弟子成四十二章也經者梵語云脩多羅此云為經經訓常也常者言其眞常不易之法也

迦葉摩騰共竺法蘭奉

詔譯

宋眞宗皇帝

註

爾時世尊既成道已作是思惟離欲寂靜是最為勝住大

註四十二章經

禪定降諸魔道註天愛欲長於貪癡禪定資於智慧故世

尊首言離欲之最勝次勸住禪而降魔今轉法輪度眾生

於鹿野苑中為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註

鹿野苑中證道之淨土憍陳如等開法之弟子四諦卽苦

集滅道也時復有比丘所說諸疑陳佛進止世尊教詔一

一開悟合掌敬諾而順尊勅爾時世尊為說眞經四十二

章註接物度生隨機演教開彼疑惑示其戒勅敘以輪貫

乃成四十二章馬

佛言註凡經首標佛言者皆是弟子阿難等結集之時敘

佛平生所說故云佛言辭親出家為道識心達本解無為

法名曰沙門註沙門梵語合云沙迦門曩已略其二字此

云勤息謂能勤修眾善勤息諸惡又云息惡取止息之義

也蓋謂辭其親出其家息諸惡勤諸善乃為道人也故名

日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為四眞道行進志清淨成阿羅

漢註二百五十戒其條目具載大藏中小乘律四分戒此

不繁云四眞道行卽知苦斷集證滅修道為四諦眞實道

行也若堅持清淨進志不退卽漸成聖果也佛言阿羅漢

者能飛行變化住壽命動天地註梵語阿羅漢此云應應

具三義也一應斷煩惱障二應不受後有身三應受人天

妙供養既成此聖果能以六通飛行往來又變化形體凡

俗莫測住壽命者或生或滅延促自在若要住世久長則

經劫不滅又能以神通震動天地蓋妙用難測也次為阿

羅漢註四十二章經

那含阿那含者壽終魂靈上十九天於彼得阿羅漢註梵

語阿那含此云不還言得此果位斷盡欲界分別更不還

來生欲界也故此一報命終生於色界一十九天十九天

者謂初禪三天二禪三天三禪三天四禪九天於彼十九

天中斷盡煩惱當得阿羅漢果次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

上一還卽得阿羅漢註梵語斯陀含此云一來唯一生天

上一還人間乃得阿羅漢果次為須陀洹須陀洹者七死

七生便得阿羅漢註梵語須陀洹此云預流言此果位斷

盡三界分別煩惱初預聖流也七生七死者於七度生死

中斷盡煩惱卽得阿羅漢愛欲斷者譬如四支斷不復用

之註愛欲斷盡而得聖果者譬如斷其四支更不可續聖

斷其愛欲更不再生惑也

佛言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佛無為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無修無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為道註夫能斷愛欲則心源自明善達深理則法本超悟趣或歸當道匪外求是以不繫道而道有不結業而業解念作修證復何為哉

佛言剃除鬚髮而為沙門受佛法者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不再矣註剃除鬚髮蓋欲睹形厭俗飢寒之患求乞度時故知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自然身心澄靜貪欲不生則可日進其道法也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註夫不絕愛欲即為前境所轉既為前境所轉則愛

註四十二章經

三

欲習氣依然復生故使真智蒙蔽無由證覺矣

佛言眾生註假眾緣依故曰眾生以十事為善亦以十事為惡何者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姪口四者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註夫為善者不殺不盜不邪行是為身之三善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是為口之四善不嫉不恚不癡是為意之三善若背此者即讒構離間謂之兩舌呪詛毀謗謂之惡罵語無誠實謂之妄言詔諛巧誑謂之綺語妬賢掩善名之為嫉憤彼街怨謂之為恚不憂生死惟恣貪欲謂之為癡也不信三尊以邪為真註三尊者佛法僧也優婆塞行五事不懈退註梵語優婆塞此云清信男五事即五戒也謂不殺不盜不邪

行不妄語不飲酒懈退者謂行之不專也或中道而廢也至十事必得道也註十事即上文十善也得道謂精勤不退乃證道也

佛言人有眾過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來歸身猶水歸海自成深廣何能免離註愚迷之人日作眾罪既無退悔惡積于心致百殃之及身若眾流之朝海積彼歲時自成深廣有惡知非改過得善罪日消滅後會得道也註夫人善自知非能改其過日新之善漸積過去之惡潛消即於後會得明道也

註四十二章經

四

佛言人愚以吾為不善吾以四等慈護濟之註四等慈謂慈悲喜捨謂之四無量心以護濟愚人重以惡來者註愚人不知恩復以惡意來相侵也吾重以善往註我亦復以善心誠之福德之氣常在此也害氣重殃反在于彼註我常以德報怨故福德之氣常在于我彼惟以惡行重凌善人故害氣重殃彼自貽也有愚人聞佛道守大仁慈以惡來以善往故來罵佛佛默然不答愍之疑冥狂愚使然註愚人聞佛守大仁慈乃恣惡辱罵於佛佛即默然不答蓋惜彼癡愚使如是也罵止註愚人止其罵也問曰子註佛乃問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以禮從人其人不納實理如之乎註此佛問彼之辭也曰持歸註此愚人答也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註惡人罵止佛問曰如子施禮於人彼若不納即子所施禮其理如何愚人對曰

我自持歸佛復告曰汝今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及汝身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爲惡也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汗天還汗己身逆風坊人塵不汗彼還坊于身賢者不可毀禍必滅己也註姦惡之人害於賢者猶如怨天仰唾徒汗於己逆風坊人惟坊自身如被害賢之人禍終滅己

佛言夫人爲道務博愛註博行愛人博哀施註見彼危厄博哀而救之德莫大施註言施之德最爲大也守志奉道其福甚大註夫學道之人既能博愛哀施加以精進則其福彌大觀人施道助之歡喜亦得福報註見彼行施奉道而能爲彼歡喜讚歎亦獲福報註曰彼福不當減乎佛言

註四十二章經

五

猶如炬火數千人各以炬來取其火去熟食除冥彼火如故福亦如之註質者曰求質其疑也言助之歡喜亦獲其福疑謂滅彼哀施福報佛乃答曰猶如一炬之火有數千百人各以炬來求之或熟飲食或照冥闇而本之一炬亦不減少故哀施福報亦猶於此

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陀洹飯須陀洹百萬不如飯一斯陀含飯斯陀含千萬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含一億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不如飯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不如飯一佛學願求佛欲濟眾生也註此十等校量蓋德有大小障有厚薄故飯之者福

報不同又梵語辟支佛陀此云獨覺故言飯百億獨覺不如飯一佛何者蓋運大慈普濟羣生其福深廣不可思議而供佛之報亦最大也飯善人福最深重註此言飯凡世善人福亦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註然善人中有二種或能事天地鬼神或能孝養父母比量福報不及能事親者

佛言天下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註凡人貧乏自逼飢寒而能報己濟人斯亦難矣豪貴學道難註豪貴恣逸無諸苦惱而能厭其塵累折節求道故爲難矣判命不死難註不字當爲必字蓋傳之訛也若世人明達因果決志判命或捨命身飼其猛鷲濟彼魚鼈乃至忠臣烈士以死殉義

註四十二章經

六

斯皆難也何知當爲必字緣佛言二十難並說凡夫境界非論不生不滅之理其義明矣又據西戎南蠻語音呼必爲不得親佛經難註凡人不具信根罔憂生死則出世之教安得見聞生值佛世難註夫人若不結勝因不修眾善則諸佛出世豈得遭遇實知難矣忍色離欲難註六塵之中多爲情欲所惑而能制伏妄念防其越逸甚爲難矣兒好不求難註彼之所好此或干求途之貽貪冒之名違之招忿戾之患故能不求爲難矣有勢不臨難註勢利之人威福之地而能唯道是從不形趨附亦爲難矣被辱不瞋難註不忍小忿則興諍端非理相干能以情恕斯亦難矣觸事無心難註心求清淨觸境而興若能遇事不徇物情

斯為難矣廣學博究難註怠惰則陷無明多聞則有饒益若能廣究誼理以資智慮斯為難矣不輕未學難註凡曰羣生同稟真性而以能格物俗之常情故不輕未學為難也除滅我慢難註愚冥徇情彼我慢生違善興諍罔不由茲若能除滅故為難矣會善知識難註感物生情理茲染習善惡之性由是而遷故知識之善者亦難矣見性學道難註性本澄湛迷於妄情道本真常昧於愛欲能復本而見性背偽而學道為難矣對境不動難註前塵妄境致惑真性故悟之而寂照對之而不動者難矣善解方便難註常懷大慈以視眾生種種方便以為饒益者難矣隨化度人難註眾生之性亦有利鈍能於高下之中隨化而度之者亦難矣心行平等難註癡冥之類合塵背真若能冤親彼我一皆平等斯為難矣不說是非難註兩舌妄言世尊所戒眾生無明而有差別若能平等不構是非者難矣有沙門問佛以何緣得道奈何知宿命佛言道無形相註真如之性與虛空等故言無形相知之無益註夫知而不學與不知同必假修證乃可得道要當守志行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斷欲守空即見道真知宿命矣註夫欲通宿命者當須志行清淨常在禪寂久則塵障盡消潛通宿命如磨鏡去垢乃見形矣苟非斷欲守空何以得證道真也

佛言何者為善惟行道善註佛言何者益各引一設之義

註四十二章經

七

惟精進行道漸至證聖最為善也何者最大志與道合大註斷諸攀緣得無漏智志道潛合最為寂大何者多力忍辱最健忍者無惡必為人尊註忍辱之人不懷讐怨如彼勇健多力之人能拒強敵內不懷惡終為人所尊也何者最明心垢除惡行滅內清淨無瑕註如白圭無玷晴空絕雲心之最明也未有天地逮于今日註極言其遠大也十方所有未嘗不見得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聞得一切智可謂明矣註此已證果位得一切種智故於三世具正偏知明之至也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譬如濁水以五彩投其中註濁水譬染心五彩喻五彩心欲相投交錯其中也致力攪之註濁水五彩已不可分仍用力攪之喻世人妄想貪愛發亂其五欲也眾人共臨水上無能觀其影愛欲交錯心中為濁故不見道若人漸解懺悔來近知識水澄穢除清淨無垢即自見形註濁水之上雖眾臨之無能觀影愛欲交亂真心昏惑豈得明道若穢濁盡去心歸清淨即自然見道也猛火著釜下中水踊躍以布覆上眾生照臨亦無觀其影者心中本有三毒湧沸在內五蓋覆外終不見道註釜者喻染心水踊躍者喻染心中貪瞋癡三毒煩惱踊躍也以布覆上者喻凡夫被五蓋蒙翳終不得見道也五蓋謂一貪欲二瞋恚三癡四掉舉惡作五昏沈睡眠俱為蓋覆也惡心垢盡乃知魂靈所從來生死所趣向諸佛國土道德所在耳註精勤堅固漸證果位於禪定中乃知魂靈

註四十二章經

八

之所從來乃無常報盡生諸國土道德所在矣

佛言夫為道者譬如持炬火入冥室中註冥闇也其冥即滅而明猶存註猶字當為獨猶字殊無義學道見諦愚癡都滅無不明矣註夫已見道愚癡自滅漸證佛智德無不明猶如持火入諸闇室冥闇都滅而明獨存也

佛言吾何念念道註佛訓誘弟子言我常念念道更無雜念吾何行行道註應物利生常行於道吾何言言道註佛所言說惟談於道利益有情吾念諦道不忘須臾也註念真諦聖道未嘗須臾忘也

佛言觀天地念非常觀山川念非常觀萬物形體豐熾念非常執心如此得道疾矣註夫對天地觀山川及萬物形體雖然豐盛當念皆是有為生滅終歸無常修行之人若常如此起念即證聖必速矣

註四十二章經

九

佛言一日行註謂終一日念念修行也常念道行道遂得信根其福無量註若人於一日之中而能修習常念於道憶持不忘或於一日而行常道修習不怠乃能成就信等諸根得無量福一日尙然而況多日其福彌盛

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名自有名都為無吾我者寄生亦不久其事如幻耳註有情之身俱是四大假合以成其形仍假虛名也且地水火風是名四大以要言之即骨肉毛髮是地津液精血是水煖觸是火四支百脈搖動是風各以假名成此幻身若熟念之何者為我寄生浮世倏忽而

滅都如幻夢爾

佛言人隨情欲求花名譬如燒香眾人聞其香然香以薰自燒愚者貪流俗之名譽不守道真花名危己之禍其悔在後註時凡世之人但恣情欲惟求虛花之名不憂生滅罔慕真實之道譬如上妙之香被人所焚雖得遠近普聞其如形質速盡亦同愚者徒慕虛名而喪道真及禍至危己悔在後時也

佛言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註夫躬嗜財色少時快心及惡積禍來沈淪六趣亦如小兒刀刃之蜜其甜味至少徒截舌之禍爾

註四十二章經

十

佛言人繫於妻子寶宅之患甚於牢獄桎梏牢獄有原赦註牢獄之苦或值赦免妻子情欲雖有虎口之禍己猶甘心投焉其罪無赦夫世人為妻子羈絆寶宅繫心禍患難免甚於牢獄

佛言愛欲莫甚於色色之為欲其大無外註世間諸欲纏縛難解者莫甚於色故知色欲之過其大無比也賴有一矣假其一同普天之民無能為道者註滋生死障涅槃唯色欲一端楞嚴亦云淫心不除塵不可出

佛言愛欲之於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貪淫恚怒愚癡之毒處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殃猶愚貪執炬自燒其手也註凡世有貪淫

患怒愚癡之毒處人心中若有智者須早以道消去乃免危殃之禍猶如愚人不早釋逆風之炬必自燒其手也

時有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意觀佛道註天神者主天界之神也玉女天女也蓋天欲試佛之意觀佛之道如何也佛言革囊眾穢爾來何為以可誑俗難動六通去註遣去也吾不用爾天神愈敬佛註如皮囊中貯諸穢惡難惑六通之佛六通謂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注通漏盡通因問道意佛為解釋即得須陀洹註天既知神通不可惑亂因問道意佛為說法得證初果

佛言夫為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不為人所取不為鬼神所遮不為洄流所住亦不腐敗

註四十二章經

十一

吾保其入海矣註木喻於人海喻於道人為道不為情欲所惑註修行之人堅持戒行不被情欲所惑如木在流不為二岸所觸不為眾邪所誑註正見之人堅持操行不被眾邪誑惑如沿流之木免其人鬼所取精進無疑吾保其得道矣註木無眾滯自至於海如人之精進免其誑惑必得其道矣

佛告沙門慎無信汝意汝意終不可信註言當慎守正心勿信縱邪意若信縱之即為煩惱牽惑也慎無與色會色會即禍生註惟舉色者蓋色能惑亂入生死苦海為禍根最大者也得阿羅漢道乃可信汝意耳註緣阿羅漢煩惱斷盡任縱其意必不入邪見也

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若見無見慎無與言註熟視於色當生欲情若每見之想如無見仍誠勿與交言也若與

言者勅心正行註若不護己為緣事故須至言語者即默自誠如下文曰註默語也吾為沙門處于濁世當如蓮花不為泥所汙註若欲發言先正其心自誠之曰我持淨戒處茲濁世當如蓮花雖在淤泥不為所汙老者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以為妹幼者予敬之以禮註凡見女人當作此觀想仍皆接之以其禮意殊當諦惟註諦審也惟思也言當審思之觀自頭至足自視內註意殊者謂情熾盛用前觀想未能息者即想自己頭至足收視於內也彼身

註四十二章經

十二

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註既內視當想身中盛諸不淨穢惡之物露泄不止即邪意當息彼身自謂此身也

佛言人為道去情欲當如草見大火來已劫道人見愛欲必當遠之註佛誠修道之人去其情欲當如枯草已被大火焚劫言急切速避之

佛言人有患姪情不止踞斧刃上以自除其陰佛謂之曰若使斷陰不如斷心心為功曹若止功曹從者都息註功曹主者之稱從者謂功曹之從人在上位者若嚴率其下則從者自然凜懼故以心喻功曹欲情喻從者若自淨其心欲情豈得生也邪心不止斷陰何益斯須即死佛言世俗倒見如斯癡人

有姪童女與彼男誓至期不來而自悔曰欲吾知爾本意以思想生吾不想爾即爾而不生佛行道聞之謂沙門曰記之此迦葉佛偈流在俗間註過去諸佛知眾生眾業皆從妄想生起妄想若息即無諸惡故迦葉佛曾作此偈流傳於後及釋迦佛因行道聞此女自悔而誦故令沙門記之

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畏無愛即無憂不憂即無畏註夫為前境所誘乃起愛欲既為愛欲所惑憂畏從之而生若本無愛欲即憂畏何由而至矣

佛言人為道譬如一人與萬人戰註夫一人敢敵萬人者勇猛之極也譬修道之徒發精進果決之志矣被甲操兵

出門欲戰意怯膽弱迺自退走或半道還或格鬪而死註

意怯膽弱乃是退走以至半道而還皆喻修行之人中路退心也格鬪而死譬學道之人無堅剛之志斃於諸魔也或得大勝還國高遷註夫將兵者或立殊勳而施則爵賞

自然超於眾也夫人能牢持其心精銳進行不惑於流俗狂愚之言者欲滅惡盡必得道矣註夫被精進甲仗智慧劍堅持戒行魔障盡滅證無漏智乃得道矣

有沙門夜誦經其聲悲緊欲悔思返佛呼沙門問之汝處于家將何修為對曰常彈琴佛言弦緩何如曰不鳴矣弦急何如曰聲絕矣急緩得中何如曰諸音普調佛告沙門學道猶然執心調適道可得矣註佛問聲悲將施誨誘乃

詢其在家所為既對彈琴故佛因以琴聲急緩喻之夫修行之人必使妄念不生身心虛寂則自然調適可得道果矣

佛言夫人為道猶所鍛鐵漸深垂去垢註垂字當作盡字垢乃鐵中滓也成器必好學道以漸深去心垢精進就道異即身疲身疲即意惱意惱即行退行退即修罪註異者謂不能盡去心垢精進成道故使身心疲倦則煩惱煩惱則戒行退戒行退則翻成罪

佛言人為道亦苦不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無量心惱積罪生死不息其苦難說註夫求道之人不憚眾苦尋師訪道不避寒暑不憚驅馳晝夜

不臥修習禪定或捨身判命救一切苦此則學道之士雖有此苦及證果之後乃出沒三界逍遙自在若塵世之徒惟恣三毒不思出離輪迴六趣無有休息生老病死常在蓋纏罪業報應其苦無量

佛言夫人離三惡道得為人難註三惡道謂地獄餓鬼畜生故言免此三惡而得人身知其難也既得為人去女即男難註女人之業經中具載得轉男身斯為難也既得為男六情完具難註既得男身六根具足免諸殘廢之疾亦為難矣六情已具生中國難註邊鄙之地多諸障難生在中國實為難也既處中國值奉佛道難註夫人得生中土而能奉道勤修者鮮矣既奉佛道值有道之君難註既勤

註四十二章經

註四十二章經

十四

修奉而時值明主則自精進無諸障難故爲難也既值有道之君生菩薩家難既生菩薩家以信心三尊值佛世難

註得生正見之家復有信心乃值佛世誠哉難矣
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飯食間去了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呼吸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爲得道者矣註此佛誨誘學者令知念念無常在於呼吸自然絕諸妄想密密精進若謂命在數日或在食頃則自寬其限妄念隨生涉於懈怠安得成道也

佛言弟子去離吾數千里意念吾戒必得道註佛勸弟子若憂生死事大堅持戒行雖別師數千里其心如一必得

註四十二章經

十五

道也若在吾側意在邪終不得道其實在行近而不行何益萬分耶註若學者雖在師左右而其意深邪必不成道何者其要在聞而行之雖常近師而不能修習無益於萬分之一也

佛言人爲道猶若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其義皆快行者得道矣註佛言我所說經由如蜜味若人食之中外盡甜更無二味慕道之士若悟經深旨身心快樂當證道矣佛言人爲道能拔愛欲之根譬如摘懸珠一一摘之會有盡時惡盡得道也註夫欲出生死苦得大自在必須堅持戒行斷盡愛欲如高處懸眾珠一一摘之苟心無懈怠卽珠必有盡時若修行之徒銷其眾惡積諸善行久而不退

卽諸惡斷盡乃得道也

佛言諸沙門行道當如牛負行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自蘇息沙門視情欲甚於彼泥直心念道可免眾苦註言沙門直心行道欲出生死苦海須念念相應勿起妄念如牛負重於深泥中求避泥淖以自蘇息亦念念憂懼不敢左右顧也

佛言吾視王侯之位如塵隙視金玉之寶如瓦礫視紬素之服如弊帛視大千世界如一詞子視四耨水如塗足油視方便如筏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帛視求佛道如眼前花視求禪定如須彌柱視求涅槃如晝夜寤視倒正者如六龍舞視平等者如一眞地視興化者如四時木註夫至

註四十二章經

十六

聖圓通道無不在豈於世諦而有分別哉益以大慈利生隨機悟物謂王侯之貴不可恃金帛之寶不足貪故興塵隙瓦礫之喻以制其欲心又以方便之門無上之乘佛道禪定之名涅槃平等之類可循而不可致滯可習而不可迷方因廣去就之喻以防執縛之蔽也聞道之士可以叩寂而悟之焉諸大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四十二章經終

題焚經臺詩

唐太宗文皇帝製

明壁

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謾說函關去白馬親從印土來確定是非憑烈焰要分真偽築高臺春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

註此臺在洛陽臺者壇也考此燒經比論之壇乃至漢明帝築也元此四十二章經皆有來因是永平七年明帝夜夢一人體有金色頂有日光飛空而至殿前明且宣問羣臣有通人傅毅占夢奏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具六神通今應此夢帝悟大悅即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二人望葱嶺而往尋

註焚經臺詩

十七

西土求迎佛法行至中路月氏國眾乃駭然得瞻迦葉摩騰共竺法蘭二梵僧圓頂方袍之異相乘白馬攜釋迦真像白氎之圖并此四十二章一卷回朝時永平十年也帝喜躬親迎奉宣委鴻臚以陳國禮勅令彩畫釋迦頂相於清涼臺因建立白馬寺請此二尊者住院於帝說法至冬值歲旦五岳道士賀正之次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共六百九十人互相語曰帝棄我道教遠求胡教乃自率眾各將所持道經其上表願與胡佛教比試其真偽帝遂降勅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前宣曰道士與僧就元宵日駢集白馬寺南門外立兩壇至期試之西壇燒道經六百餘卷頃刻燒盡唯取得老子道

經一卷是真其餘是杜光庭撰今云杜撰也帝觀東壇佛像并此四十二章燒不能壞但見五色神光天雨寶花天樂自振歎未曾有帝共羣臣稱悅太傅張衍語諸道士曰既試無驗可就佛法其道士褚費等深有愧爽皆氣盛自死餘有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皆棄冠被投佛出家因此流通佛教州縣建寺敬僧始從四十二章自後人續去取五千餘卷至今益顯于世間三界之中含識之類蒙恩受賴綿綿不絕也

註焚經臺詩

十八

餓鬼報應
經光緒丁未

黃自元署

長沙葉氏
觀古堂刊

餓鬼報應經

明璧

失譯附東晉錄

尊者大目犍連從佛在耆闍崛山中遊行恆水邊見諸餓鬼甚多受罪不同見尊者目連皆起敬心來問因緣一鬼問言我常苦頭痛不知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本為人時不能修忍以杖打眾生頭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常瘡痛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無有慈心焚燒山野殘害眾生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舉身瘡爛不可堪忍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喜燻豬羊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食無足初不得飽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雖飯眾生恆令不足今受華報果在地獄一鬼問

餓鬼報應經

一

言我常苦頭痛治之叵差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不敬道德加以罵辱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生男女盡皆端正可愛而皆早死念無斷絕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見兒殺生助喜噉肉殺故促命喜故痛毒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有一夫而畜多婦我應直宿而不見納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不敬夫主邪淫無禮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常頭痛而男根瘡爛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於塔廟清淨之處行淫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得此身麤澀不淨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不尊有德輕賤善人而以沙土擲空沙門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食不啻一斛而常不足何罪所致

答言汝為人時本作比丘為僧求物而以自食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形腳腫項癭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使人及諸畜生負重無道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患熱渴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喜好漁獵以所得魚投之沙土令其苦死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狂癡無智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以酒施人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所生子皆反噉我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不修孝養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食常吐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有人中後索食汝瞋罵而與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今一生資財無乏而樂著弊衣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雖好布施施後尋悔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一形恆倚巷陌宿無常處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客來投止而不安隱見他客止而復瞋罵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得此形非男非女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而無慈心好健六畜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得此身躄不能行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好行無道拘繫人獸令不得行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此一身常患熱渴行見恆河清涼美好入中洗浴冀得涼樂以除熱苦方入其中舉身爛壞渴欲飲之一口入咽五藏焦爛肌肉離骨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時好為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有德以動人心以求利養

餓鬼報應經

二

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有德以動人心以求利養

又於父母兄弟宗親詔偽不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受苦
億倍說不可盡一鬼問言我受身以來常有惡狗體大牙
利兩目赫赤晝夜常來而噉我身命未盡頃肉尋復生復
受此苦痛不可忍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作天祠主於
天祠中取牛羊血以祀於天自食其肉語眾人言汝等祀
天大得吉利作諸惡邪以惑百姓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
鬼問言我受此身常在不淨中舉身塗漫有所噉食皆是
不淨恆受此苦不能得離臭惱纏身憂患叵計何罪所致
答言汝爲人時作婆羅門不信佛法不樂供養沙門道人
若來乞求恆不欲見時有一道人來從汝乞汝作是念當
作方便令不復來即取鉢盛屎著下以飯覆上將與道人

三
餓鬼報應經

道人得已還至本處持著一面淨洗手訖坐而執鉢手取
欲食鉢中不淨臭不可近以此因緣受此臭惱今受花報
果在地獄常吞熱鐵丸身體爛壞苦不可言一鬼問言我
受此身處處舌出有自然斧而斬截之如是無數何罪所
致答言汝爲人時作小道人爲僧所差取冷淨水作石蜜
漿分與眾僧石蜜堅大打取少許盜食一口盜僧物故今
受花報果在地獄吞注洋銅苦不可言一鬼問言我受此
身常苦飢餓往至廁上欲取屎食廁上有大力鬼以杖打
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曾作道人爲佛圖
主愆護僧物不以好食供養眾僧常以麤惡與之或時時
欲作好食客比丘來便止不作待去乃設惡心慳惜今受

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腹大如甕餘身分皆
小咽如細針孔不得下食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作聚
落主自恃豪強欺凌人民常以無道索人飲食以苦百姓
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有銅餅滿
中洋銅手捉一杓以酌取之自灌其頭舉身焦爛如是無
數苦痛無量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出家修道知僧飲
食以一酥瓶藏著餘處客道人來而不與之客去出酥行
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隱匿僧物與不平等
以是因緣得如是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受苦難計一鬼
問言我受此身常有人來持諸刀鋸割刺我身又破其腹
出其五藏肉盡筋斷痛不可忍須臾之間肉生平復尋復

四
餓鬼報應經

來割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作婆羅門不信正法常主
邪見奉事天神恆以牛羊禱祠以是罪故今受花報果在
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有人來持諸刀鋸割刺我身
又破其腹出其五藏肉盡筋斷苦切叵忍須臾之間肉生
平復尋復來割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常作魁膾主知
殺人無有慈心歡喜行之有如是罪故得此惡今受花報
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兩腋下恆有熱鐵輪轉大
熱逼身兩腋焦爛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出家學道與
僧作種種餅僧未下食汝時貪心盜取僧餅藏著腋下屏
處食之以是因緣得如是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受苦難
量一鬼問言我受此身常有自然赤鐵丸從空中下入口

至腹或從左出右入或從右出左入舉身焦爛痛切無量
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出家爲沙彌爲僧煮菴羅果僧
中行之至和上前輒長與七枚以是因緣得如是惡今受
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意欲行來發動迴還
猶如旋風初不得前愁惱悶苦不可稱計何罪所致答言
汝爲人時作卜問師詭誑他人令心罔惑或喜或怖皆不
眞實由此因緣得如是惡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
我受此身內常有熱猶懷湯火復來燒煮苦痛萬端何罪
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作國王第一夫人時王貴敬小夫人
汝常生嫉心作惡方便求欲殺之伺其臥時煮酥令熟注
著腹上其人得此苦痛無量遂便命終由是因緣得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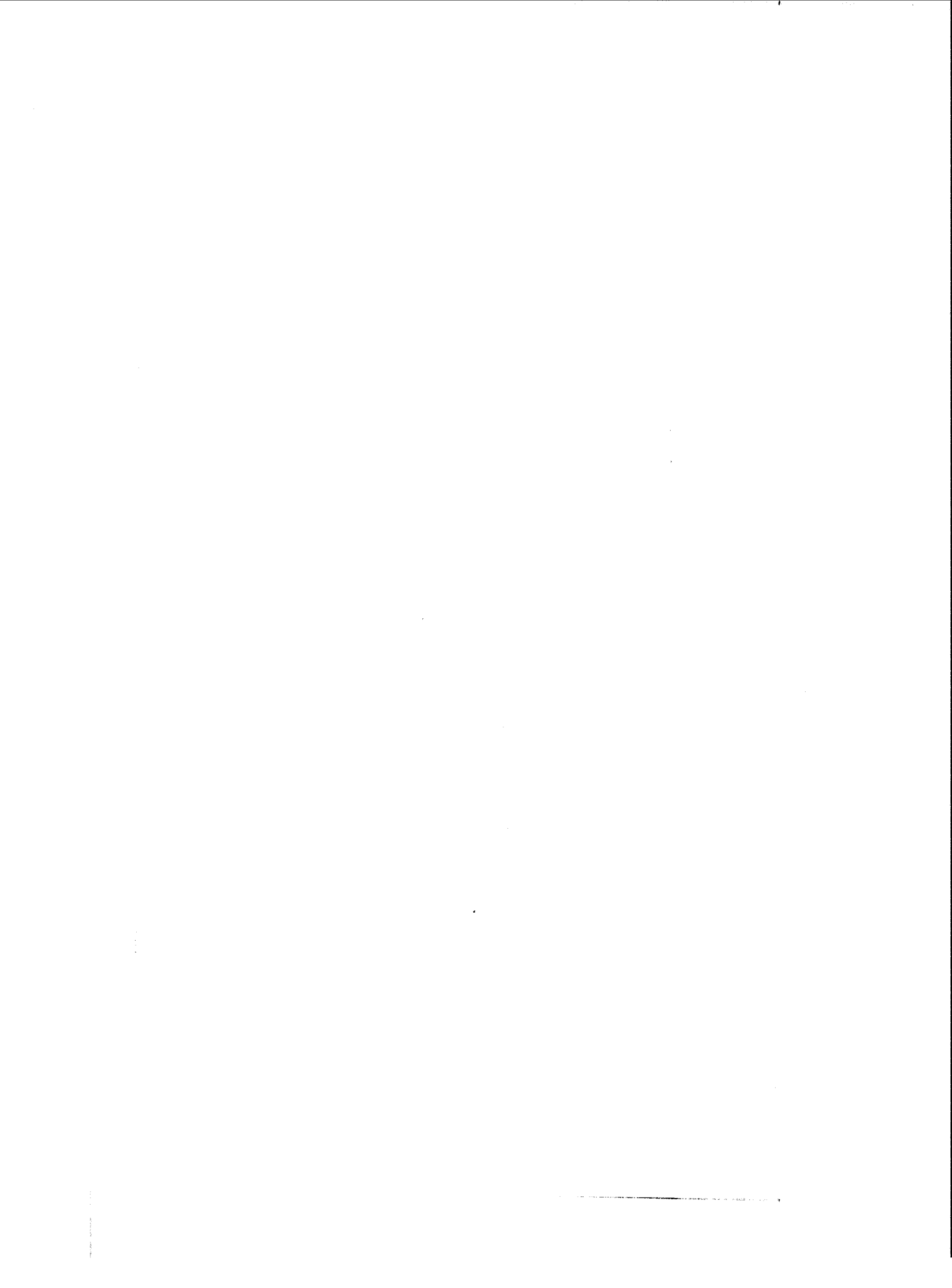
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一鬼問言我受此身性多恐怖常
畏人來收閉繫縛枷鎖楚毒初無歡心何罪所致答言汝
爲人時好行邪淫犯人婦女常畏發覺心不自寧今受花
報果在地獄或臥鐵牀或抱銅柱如是之苦不可稱計一
鬼問言我受此身自然熱鐵而有籠網纏絡我身燒熱焦
爛痛毒叵言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常持罝網殺諸魚
獸籠取飛鳥以是因緣得如是苦切今受華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受此身無有足手如一段肉在於曠野狐狼
虎豹鷓鴣眾鳥競來搏撮爭共食之苦痛叵言何罪所致
答言汝爲人時作惡方便若己若他妊身之時即便與藥
令胎消化由是因緣得如是苦今受花報果在地獄又三

鬼一時來問言我受此身常有鐵釘從空中下釘我身上
入肌破骨痛毒徹髓何罪所致答言汝爲人時一人作馬
師一人作牛師一人作象師苟貪他財鍼刺無道使受痛
苦而不除痛由是因緣得如是苦今受華報果在地獄一
鬼問言我受此身無有頭首眼耳鼻口盡在胸前何罪所
致答言汝爲人時若見殺人與之捉頭歡喜而挽無有慈
心由是因緣得如是身今受花報果在地獄目連答諸鬼
已皆生敬心走前懺悔目連見其歡喜更爲說法諸鬼聞
已皆大歡喜

100-100000-100000

16 B

金剛經心經註解



敘

從古聖人之書皆所以垂教也而統智愚聖凡胎卵溼化而胥度之者莫如金剛經是經也以無念爲宗以離相爲旨以斷除貪妄爲功夫以清淨涅槃爲究竟誠昏衢之巨燭苦海之慈航也自西域傳入中華上自王侯紳士下迄牧豎樵夫靡不家置一編頂禮而供奉之較四書六經倍加尊重然雖明衣潔裳淨體端容敲碎木魚而口之所誦非心之所知目之所睹非意之所會如入暗室不見一物如遊蠻邦莫辯何言亦安能起大堅固生大智慧而臻無上菩提之岸哉門下士黃子正元憫世人但誦經文不曉經義請直解於予予瞿然曰此經爲我佛之傳燈微妙秘密予何人斯敢以管蠡之見妄測高深哉黃子請甚力不獲辭因節取昔賢之論而增損之謬參已見而串合之前載註語既字註而句釋後列講旨復縷晰而條分或過遞下卷不陵不躐或迴顧上意不漏不遺務使口吻順適脈絡貫通俾誦者對其文曉其義如親歷祇樹園中見佛與空生媿媿問答向之在暗室者處處開明向之遊蠻邦者言言盡解亦一大快事也蓋佛書談空儒書言實解佛之書以解儒書者解之則理順詞通後學之人一見了然易於遵循若於經中之章節問答起伏聯貫處概置不講而多引棒喝堂參之語以作訓詁如鏡中花探之不得如水中月捉之不能揆之我佛傳經之心斷不如是茲刻壽世必有尋文究義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黃子之功將與佛土並永豈特勝於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者哉嘗

龍飛乾隆元年律次夾鐘六月純陽子沐手敬序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 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火金剛

奉請定持災金剛

奉請紫 賢金剛

奉請大 神金剛

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註金剛金中之剛利而能斷之意般若智慧也波羅密到彼岸也即諸佛菩薩超脫究竟之地經徑也言此經為修行之徑路也

法會因由分第一 說法聚會 由此起因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註如是指全經而言我阿難自稱也言此經之所云乃我親聞於佛者也佛教主之稱舍衛國波斯匿王所居樹為

匿王太子祇陀所種故曰祇樹給孤獨名須達拏樂善好施人皆稱為給孤獨長者須達深重佛教向祇陀借園建精舍用黃金布地請佛說法故佛常住園中比丘士也上乞法於諸佛菩薩下乞食於善信之謂世尊佛號也三界共仰之意敷排布也

講阿難說我向者嘗聞我佛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長者園中座下乞士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時方正午當進食之際佛乃著和柔忍辱之衣持四天王所獻之鉢率諸大眾於舍衛城中乞食不越貧而從富不捨賤而從貴平等無相次第乞已還至園中飯食訖收衣鉢洗足畢排布高座而坐焉

善現啟請分第二 善現長老 啟請佛訓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任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任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註長老年高有德之稱梵語須菩提華言善現一名空生左為邪道右為正道故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心合於道道合於心也白啟也希少也希有世尊先歎其少有又

呼佛號也下倣此如來佛之通稱謂真性自如隨所來而現也菩薩也薩情也義理先具能覺一切有情之意阿無也釋多羅上也三正也藐等也三菩提正覺也云何應任者言此心當任於何處諦詳審也唯然既諾而復是其言也

講當佛敷座而坐之時有長老名須菩提者於大眾中從座而起袒其右肩屈其右膝合掌恭敬白佛言曰希有哉世尊座下諸菩薩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不為不多倘如來不護持眷念俾信受是法則外誘得以擾亂之矣不付護囑託俾奉行是法則宗傳有時而斷絕矣但真性雖人同具而妄念未易消除三千大千之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者此心當在於何處方得降伏其妄念乎佛曰善哉善哉須菩提汝云如來善教諸菩薩此言深合我心汝其詳審靜聽當為汝說除妄之道世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者當絕去外緣一塵不染念念常住清淨則能自見其性而降伏其心矣維時須菩提心開意解曰唯曰然曰世尊曰願樂欲聞極致其頌會而讚歎焉

大乘正宗分第三 最大之乘至正之宗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溼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註摩訶薩梵語也即華言心體廣大不可測量之意卵生禽鳥也胎生人與獸也溼生水中鱗介也化生蠅蚊等類

也有色謂但有色身而無情欲也無色謂但有靈識而無色身也有想方寸之中尚有計慮也無想靜涵萬有一念不動也非有想非無想雖一念不動不似木石之無知也後五者皆天上之人無餘此外無餘也溼不生也槃不死也滅度者滅盡一切諸相而度化之也

講須菩提聞佛所說心意開解佛於是復告之曰須菩提諸菩薩性量廣大應如是降伏其心固已然我之心即人

物之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世間之卵生胎生溼生化生天上之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雖品類不同見地各異我皆令其不生不死消滅其種種諸相而度化之使之亦如是降伏其心焉如是無盡量無數目無邊界之眾生悉皆滅度亦眾生之自滅自度於我何功哉所以者何蓋眾生之滅度若歸功於我則此心便有所著而不免於四相之累矣如心著於貪一邊則為已計私而有我相心著於瞋一邊則分別爾汝而有人相心著於癡一邊則願生諸天而有眾生相心著於愛一邊則希冀長年而有壽者相有此四相尚得謂之菩薩乎

妙行無任分第四 與妙之行本無任著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任行於布施所謂不任色布施不任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任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任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四方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任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註復次謂再編次佛與須菩提問答之言也菩薩於法之法指心與身之所運用酬酢者而言任執著也布施也散也色形像聲音樂香芬力之氣味烹炮之品觸動也或云男女之欲亦通法者事物之則也諸法皆緣心生故屬於意

講佛承上無相之義又告須菩提曰菩薩於一切心之所運用身之所酬酢者皆當無所住著而布施為尤甚何也凡夫布施往往希求利益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香舌之於味身之於觸意之於法一不如其所欲則必布施以求快其所欲此任相布施也菩薩六根清淨無諸欲之求惟以法施利益一切眾生如水在地中行所無事所謂不住相布施也須菩提菩薩布施必須如是無六塵之累方為真布施方獲大利益此何故哉蓋財施為凡法施為聖菩薩無任相布施毫無希冀之心縱脫生死苦受大快樂愿萬劫而不毀超三界以長存其福德雖大亦聽其自然實不可思議較量以一經思量則此心便住於相而

五

福德反小矣夫福德固不可思量而思量亦屬無益吾試問爾東方虛空可謂大矣爾思量不須菩提曰此等虛空之處想之何用吾不思量也佛又曰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尤為大矣爾思量不須菩提曰此等虛空之處想之亦無用吾不思量也佛曰爾知虛空不可思量則知菩薩之無任相布施其福德亦如虛空一般斷不可思量也但須依吾之教心住於無相則自獲超證矣

如理實見分第五

自如之理
乃見真實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註於意云何發問之詞身相謂現具之色身見猶看也非相見之見

講佛謂須菩提曰汝知福德不可思量則布施當不住於相明矣豈獨布施為然哉即吾現具之形體亦非真實吾試問爾可以執四大色身遂謂如來在是不須菩提曰色身滯於官骸佛與凡夫無異始不可以身相見如來也何以故佛以法為身清淨淨如太虛之不著形迹雖有身相而實無身相今如來所說身相是法身非色身也法身可見如來色身豈可見如來乎佛曰須菩提爾之言是也凡人所有之相皆為虛妄虛則不實妄則不真以不實不真之相欲見如來譬若認外寇作家人終無是處若人能

六

見諸相非相則見色身中有法身而如來在是矣

正信希有分第六

生正信心
最為希有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

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邱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註如是言說章句指上數章而言五百歲約舉之詞言其遠也持戒諸惡莫作修福眾善奉行以此爲實確信不疑也種善根即持戒修福之意淨信者心常清淨而篤信之也如來悉知悉見心合於佛佛合於心也無法相萬法皆空無非法相外緣悉淨如來常說云者蓋古佛有是語而佛復述之也筏船也喻譬也佛法濟度眾生譬以船渡人也

講須菩提恐佛滅後傳法無人後來眾生未能生信故白佛曰世尊以大慈之心著希有之論座下諸比邱固莫不

尊奉矣倘佛涅槃之後後來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未知亦能生實信之心否佛曰須菩提性體常明心燈不滅爾莫作是說也蓋此言說章句至微不至妙即如來滅後至五百餘歲之遠猶有持淨戒修天福之人以此爲真實妙諦而確信不疑者夫能確信於五百餘歲之後則其善根必預種於五百餘歲之前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見佛多聞法多修行多也不但持戒修福者善根不可勝記即世間眾生聞是章句乃至一念之間生淨信心此心便與如來相合如親受教於如來一般如來佛慧佛眼悉知之而悉見之是諸眾生所得福德如是無量此故何哉蓋已得生

法二空之妙義故也是諸眾生雖止一念淨信而此一念已無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是生空也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是法空也生法二空其義云何蓋不著相也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爲執生便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爲執法便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非法相亦爲執法亦著我人眾生壽者生相固不可執法與非法亦不可執如此是故持戒修福之人須令此心空空洞洞一物不有不應取法相亦不應取非法相此種義理最爲微妙所以古之如來常謂大眾曰爾等諸比邱知我以法度人譬如以筏濟渡人既登岸筏即無用人能了悟法亦無用矣由此觀之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之外道乎

無得無說分第七空則無得寂則無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註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了卻真空無定法可得也有所說法耶者因人而教無定法可說也不可取不可以色相取不可說不可以口舌說非法雖有而卻無非非法雖無而卻有皆以之以字作用字解

講佛告須菩提曰吾教固以無上菩提爲第一義然或由

持戒而得之或由禪定而得之功夫不同獲效各別爾之意以爲如來於無上菩提有一定之法可得耶佛門廣大固不擇人而教然智者與之言深愚者與之言淺資秉不齊施誨亦異爾之意以爲如來有一定之法可說耶須菩提答曰如我詳佛所說義知佛以無上菩提之義自修無一定之法可名以無上菩提之義教人亦無一定之法可說也何以故如來所說之法可以性修而不可以色相取可以心悟而不可以口舌說以爲有法耶雖有而不滯於有以爲無法耶雖無而不淪於無此所以無一定之法可得也所以者何法本無爲自古賢聖皆用無爲之法誨人而淺者見淺深者見深不能不有差別此所以無一定之

法可說也

依法出生分第八 諸佛之法依此生出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卽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

註普天之下謂之小世界一千小世界謂之小千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其實一大千耳斯爲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琉璃玻瓈珍珠碼瑙珊瑚金

銀福德修布施之德享現在之福福德性修性中之德性彌六合其受福亦如是也四句偈當指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方有著落謂此偈不必說破者似屬空滑不可從

講前言法無爲矣佛意欲顯無爲之福乃先與之論有盡之福因設問曰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於此用三千大千世界之七寶以爲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否須菩提曰凡人布施原欲希求利益所得福德豈有不欲其多但所得者身外之福德而非性中之福德也何以故聚寶布施不過借物而修物有限而其福德亦有限非性中之福德可比然如來猶諄諄以是人之福德爲問者以彼所

得雖多猶可以數計故也佛曰須菩提爾言誠然也藉物而修不若率性而修而修性之法不外此經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之不忘於心持之不厭其久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宣說不但覺一己之性且將覺億萬人之性其福德豈不勝彼布施之福德乎何以故蓋此經乃修行之徑路凡一切諸佛及諸佛無上菩提之法皆從此出夫無上菩提之法卽佛法也而佛法豈可泥乎所謂佛法者本來無有不過假此開悟眾生耳寧有真實之佛法哉

一相無相分第九 只此一相本自無形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

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舍能作是念我得斯陀舍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舍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舍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舍能作是念我得阿那舍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舍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舍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卽爲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高第一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

樂阿蘭那行

註能作是念謂尙萌得道之念也前四我字乃代須陀洹等設想之詞非佛自稱也梵語須陀洹華言預流謂初入真流也梵語斯陀舍華言一來謂色身一往天上一生人間也梵語阿那舍華言不來謂不來受生慾界也梵語阿羅漢華言無生謂相滅生盡也無諍毫無爭競之意梵語三昧華言正見謂遠離邪見也樂好也阿蘭那卽無諍也樂阿蘭那行者蓋佛嘗有是語而須菩提舉以爲證也講前言無爲之法不可取不可說則諸菩薩修行俱當以無念爲宗而不可存得果之心故佛設問曰吾教大眾修阿羅漢道者大約有四等曰須陀洹曰斯陀舍曰阿那舍

曰阿羅漢用功不同得果亦異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當修行之時若預作得果之念便得須陀洹果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得預聖人之流名爲入流而心無所得不著入流之相不入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境界謂之須陀洹其以是歟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舍當修行之時若預作得果之念便得斯陀舍果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舍色身一往天上一來生人間雖曰一往一來而心無所得不著生滅之相實無往來謂之斯陀舍其以是歟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舍當修行之時若預作得果之念便得阿那舍果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舍內無欲心外無欲境不來世界受生名爲不來而心無所得不著不來之相謂之阿那舍其以是歟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當修行之時若預作得果之念便得阿羅漢道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何以故阿羅漢萬緣悉淨無煩惱可斷無貪瞋可離無得果之心也既無得果之心卽無道可得無法可名矣謂之阿羅漢其以是歟世尊若此四等之阿羅漢稍萌所得於心謂我之修行可以得阿羅漢道卽著我人眾生壽者四相尙得謂之阿羅漢乎卽如弟子當日曾蒙我佛過許謂我與人無競與物無忤遠離邪見得無諍三昧在大眾之中極爲難得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所以許我爲第一離欲阿羅漢者以我不存得果之念故也若我稍存得果之

念謂我可以得阿羅漢道則此心便有所著世尊不應稱我為樂阿蘭那行者矣以我樂阿蘭那行而實無所行故佛深契之而以樂阿蘭那行名之也則凡欲得果者不可去其所得之心哉

莊嚴淨土分第十 成就莊嚴淨明心地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註如來佛自稱也然燈佛釋迦牟尼授記之師一大世界必有一佛設化故曰佛土莊嚴如寫經造寺供養布施之類是故須菩提諸菩薩皆概稱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謂心當住於無所住處也須彌山高廣三百三十六萬里為眾山之王非身法身也乃如如不動之真心講前須菩提自言所證之果既不存得心矣佛終恐其所得之心未盡故又從而點化之曰須菩提於意云何爾謂我昔日在然燈佛所授記於法有所得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如來一心清淨雖在然燈佛所授記於法實無所得也佛曰一大世界必有一佛設化故謂之佛十不知菩薩

居是土亦寫經造寺供養布施使佛土莊嚴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莊嚴不過外相於自性無涉菩薩必不為此也何以故蓋佛土即淨土也淨土不事修飾所謂莊嚴者非真莊嚴也不過虛名為莊嚴而已是故吾教之須菩提諸菩薩雖性量廣大俱應如是生清淨之心清淨云何不應住於有形色者而生心不應住於有聲音馨香滋味及觸與法而生心惟應屏絕六塵於無所住處而生其心也佛又曰須菩提譬如有人身似須彌山王爾之意以為大否須菩提曰甚大世尊但此身雖大究不足為大何以故凡有形相者皆屬有盡色身縱如須彌山王畢竟還有生滅必如佛所說之非身方可名為大身耳夫非身者法身也

即真心也可以包太虛藏世界豈僅如須彌山王而已哉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修無為福勝於布施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註恒河周四十里在西土人所共見故佛取以為喻等同也

講前第八分言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不如持經

佛又推廣其義而言曰須菩提恒河周四十里可謂大矣
一其中所有沙數難以悉計若一沙各為一河俱等於恒河
之大爾之意以為此諸恒河之沙豈為多否須菩提曰甚
多世尊一沙即為一河一河各有其沙河尚無數何況其
沙乎佛曰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將
七寶滿爾所說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是人
得福可云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佛曰布施得福雖多
究竟不若持經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四句偈
等非特受持自見其性且為他人解說使之亦見其性則
彼此共證無上妙道此種福德視彼七寶布施福德豈不
相懸萬萬乎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受持正教
天人尊重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
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
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
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註隨說隨順眾生而為說法心無分別也此處即此心也
世間世上之人天人天上之人阿修羅阿無也羅眾也即
不修之眾生魔王等類是也殞佛之身為塔供佛之像為
廟尊重弟子弟子中之可尊可重者若諸菩薩是也
講上言持說福德勝於布施則經不可不說故佛又呼須
菩提曰經功甚大不可思議如有善信之人隨順眾生高

下逢凡說凡逢聖說聖為之講解是經乃至四句偈等多
方演說當知說經一偈之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當
以香花瓔珞幢幡寶蓋香油酥燈恭敬供養是人如藏佛
身之塔與供佛像之廟一般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一
經全文者乎須菩提當知是人所成就者為世間第一希
有之法蓋是經所在之處便是佛在之處人能清淨奉持
即與佛無異與可尊可重之弟子諸大菩薩無異矣

加法受持分第十三 當如此法
承受行持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
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密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
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密即非般若波羅密是名般
若波羅密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
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
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
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
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
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
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
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註微塵塵中之微者譬眾生妄念之多也佛分身成化於
諸世界之中示現無邊大神力使一切眾生在塵離塵在
世出世故云非微塵非世界三十二相莊嚴端好指全身

而言俗本謂頭如何腳如何未免太拘蓋佛不一佛相不一相故也未言布施不如持經重言以結上文之意

須善提白佛言世尊持說是經成就希有之法既聞命矣不識此經當以何命名我等云何受持乎願明以教我佛曰須善提是經當名為金剛般若波羅密蓋明是經者其智慧如金剛之堅利斷絕外妄直達諸佛菩薩之彼岸也亦是名字汝其尊奉而持守之然真性本空無可執著智慧達彼岸之說吾性中亦豈有是哉何以故須善提佛所說般若波羅密實非般若波羅密不過虛名為般若波羅密以引誘眾生耳真性本來清淨如此則知一切諸法總屬外相更有何法可說乎吾試問爾如來有所說法否

須善提曰如來萬法皆空有何可說即不得已而有說亦與無說等也佛曰須善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否須善提曰甚多世尊佛曰須善提我今明言告汝微塵雖多而無定體世界雖大數盡則壞皆為虛妄如來所說微塵非真實微塵是虛名為微塵如來所說世界非真實世界是虛名為世界惟真性至真至實自古及今無變無壞也夫真性即法相非身相也佛恐須善提不解故又曰須善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否須善提曰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佛曰三十二相乃現具之色身而不可以此見如來者此何故哉蓋如來雖現色身涅槃則盡不能久存如來說三十二相非

真實相是虛名為三十二相由斯以觀色身既屬空虛則著相布施獲福寧有幾何益信持說之福勝矣須善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捨身命布施併恒河沙布施俱屬著相因果何益於事者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自利利他其福甚多可見人法兩空吾前言所謂不著相布施於此益信矣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離諸形相自得寂滅

爾時須善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

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善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以故須善提如來說第一波羅密即非第一波羅密是名第一波羅密須善提忍辱波羅密如來說非忍辱波羅密是名忍辱波羅密何以故須善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善提

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即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

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註實相法身也前屢言福德此獨言功德者蓋功成果滿福不足道也波羅密有十種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七慈八悲九方便十不退今云第一波羅密者指布施而言也非第一波羅密者拂去假名不住於相也下言非忍辱波羅密亦是此意梵語歌利王華言無道極惡君也歌者慧也利者刀也王者心也是用慧刀斷除無明煩惱之心也割截支解等句俱係喻意不可認作實有其事應生無所住心者謂凡有住著處不得起心也此即第十分之義而推廣言之

講上言受持之法爾時須菩提深解無相義趣涕淚悲泣

傷值遇之晚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修行雖具慧眼聞法甚多未曾有如是之妙者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生篤信心湛然清淨則色身中有法身即生如來實相此人成就功德誠為第一希有世尊是實相者譬若大虛若謂有相即是非相是故如來所說實相總屬鏡花水月豈真有實相之可名哉世尊我今聞是經典信而不惑解而不疑受而不辭持而不厭不足為難若當來世五百歲後其有眾生聞是經者亦能信解受持此人即為第一希有何也此人依是經修行屏除妄念不著諸相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蓋了

悟四相皆空方能離一切諸相成無上菩提名為諸佛不難矣佛曰須菩提信如爾之言也蓋大乘之法非具大乘根器者聞之未免驚焉而恐懼不寧怖焉而憂疑不定畏焉而退縮不前若不驚不怖不畏諦聽受持永無退轉此人甚為希有何以故如來到彼岸之法第一曰布施次則曰忍辱如來有布施之名而不著布施之相是知如來所說第一波羅密即非第一波羅密不過假名為第一波羅密而已如來有忍辱之名而不著忍辱之相是知如來所說忍辱波羅密即非忍辱波羅密不過假名為忍辱波羅密而已由斯以觀人苟不驚不怖不畏則布施忍辱二相皆空諸相從此俱空謂為希有寧為過歟即如我昔日曾

爲歌利王割截身體若非得無相妙義則被伊節節支解時應生瞋恨心乃我則毫無瞋恨以忍辱力身復如故非惟無苦且復樂也然忍辱豈僅一世哉又念過去五百世後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雖遇外侮亦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此豈獨我然哉須菩提凡屬吾教之諸菩薩俱應離一切相發無上正等正覺心不應住於色而生心不應住於聲香味觸法而生心應生無所住之心若心有住則住非所當住卽爲非住而非菩薩之心矣所以古之如來常有言曰菩薩之心莫不欲布施但忍苦之本眼根不淨爲先不應住於色而爲之布施也須菩提菩薩布施原爲利益一切眾生若心住於色便是眼有財物則布施有

時而窮故應如是無住相布施方獲真利益然心無住矣若稍存施受之念終爲著相故如來常說一切諸相畢竟虛妄而非真實卽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能悟真空離眾生相卽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此語是真語而非假也是實語而非虛也是如語而當理也是非誑語而欺人也是非異語而駭聽也夫一切諸相既非真性所有則一切諸法又豈真性所有哉須菩提如來所得法爲眾生而說原非真實然又不可不藉此以悟真性又非虛假有而不有無而不無真空之妙如此須菩提若菩薩之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則教化眾生無由開悟如人入暗室昏昏冥冥一無所見若菩薩之心不住於法而行布施則教化眾生皆得

開悟如人有目又得日光明照種種諸色無不畢見夫真空無相莫如此經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非但爲口耳之功抑亦究心學之妙卽爲如來所眷顧用無上智慧知見是人而昭鑒之不但利於一身且將普於羣生不但利於一時且將及於千萬億劫而無量無邊功德皆得成就矣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受持此經功德無量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以要

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卽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卽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註信心不逆者生篤信心不相違背也乘車也阿羅漢獨了生死不度眾生謂之小乘緣覺之人半爲人半爲己謂之中乘菩薩普度一切謂之大乘發猶啟也最上乘者兼

菩薩而載度之佛乘也荷擔仔肩之意樂好也小法外道也諸華香卽法華經所載末利青蓮白蓮等香是也

講佛恐世人執忍辱之說徒以身布施墮入貪癡障中故呼須菩提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寅卯辰時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中日分巳午未時復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後日分申酉戌時亦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如是一日三分歷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行布施世間所斷無之事卽有之亦不過得世間福耳若復有人聞是經典信之於心順而不逆其所得之福尙勝於彼何況更能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者乎須菩提要而言之此經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不可以器物稱量功德廣大無有邊際然

非遇發大乘心發最上乘心者如來斷不與之說也若果有人受持讀誦逢凡說凡逢聖說聖廣爲闡發使後學各見性中無相之理則是人心卽是佛佛卽是心如來佛智佛慧悉知之悉見之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來無上菩提不難以一身荷擔之矣豈樂小法者所可同日語哉蓋樂小法之人迷於外道恒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卽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不知此經普度一切至微至妙須菩提在在處處有此經典便如摩尼寶珠瑞光燦爛一切世間凡在天道人道阿修羅道者莫不至心供養當知此處與藏佛真身舍利寶塔一般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所謂

一人辦心諸天辦供者此類是也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若能清淨業障盡消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卽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議

註輕賤謂疾病貧窮諸衰相爲人所憎惡也惡道地獄餓鬼畜生也梵語阿僧祇華言無央數梵語那由他華言一萬萬具說詳言也

講持誦此經宜爲天人恭敬供養而往往不免人之輕賤鮮不以持誦爲無益矣故佛曰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反爲人所輕賤是人前生罪業深重當墮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中以今生持誦之功故祇爲人輕賤而已前生罪業卽爲消滅來世無上正等正覺佛果當得成就須菩提卽如我往日曾歷無量無央數劫於然燈佛前得遇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

空過者然祇求福而已不能出離苦海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自悟本性永脫輪迴其所得功德以我所供養諸佛功德較之百分不能及其一分極而千萬億分乃至算數之多譬如微塵恆沙皆不能及蓋供養爲財施受財施之報者日漸少而終至於有盡持誦爲法施受法施之報者日益增而終至於成佛然則此經豈人所易聞者乎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者其所得功德我若詳言其妙下根之人聞之甚者心卽狂亂次者狐疑不信皆以我言爲夸而驚怪矣須菩提當知此經之義趣與功德之果報皆不可以心思而口議我又何庸具說爲哉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成佛究竟本無我相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

三五

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卽不與我受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卽爲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卽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註梵語釋迦華言能仁梵語牟尼華言寂默也由爾時以下至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句雖與第三分相似但第三分言滅度一切在生如是心此言生如是心亦非真實語同而意有淺深由於然燈佛所以下至無實無虛句雖與第七分第十四分相似但第七分言無有定法尙有法在此言實無有法則併法俱空矣第十四分不著四相專指布施忍辱而言此則兼一切而言也較前更覺精深闊大由是故如來說一切法句以下至末雖與第

十分相似但第十分非莊嚴非大身等語虛論其理此言
通達無我法便可直登彼岸兼論其效更得引誘後學之
意

講此經既不可以心思而口議則受持讀誦不容已矣爾
時須善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正覺
心者此心當住於何處方能降伏其妄念乎佛告須善提
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正覺心者當生如是超證一
切眾生心舉一切眾生皆消滅其妄想而度化之滅度一
切眾生盡已成佛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良由眾生自
滅自度我無功也所以然者何也蓋存滅度之念即爲著
相若菩薩之心一著於相即有我人眾生壽者之見而即

非菩薩矣夫無相可著則無法可名不但塵緣外感盡屬
空虛即所謂發無上正等正覺心者亦吾性中自具豈是
循途守轍依於法而後然哉吾試問爾我昔日在然燈佛
所多蒙授記得無上菩提爾謂有一定之法否須菩提曰
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空諸一切則知於然燈佛所
無有法得無上菩提也佛深以其言爲然曰如是如是須
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無上菩提若如來得無上菩提果
有一定之法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當即傳以成佛之法
矣何待沾沾然向我言曰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尼乎惟實無有法得無上菩提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
言謂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云云也夫記乃如

來得果之妙諦而如來者真性也真性貫徹三世綿亘
十方即諸法皆得自如之義豈有定法之可名哉若有人
言如來得無上菩提必有定法此皆妄語而不足信也庸
詎知如來得無上菩提皆由積功累行之久具心領神會
之妙萬緣淨而諸相空實無有法可得然無法可得而又
不可謂非得得而無得之中實而不實虛而不虛所以如
來常說一切法皆是用之以修行而成佛之法也夫用以
修行即虛而不虛也而成佛初不在是即實而不實也此
豈可泥乎須菩提如來所言一切法非真實一切法不過
假此修行虛名爲一切法耳此義可借喻而知之矣須菩
提譬如人身長大果真實否須菩提曰世尊如來說人身

長大然有生滅有限量非真實大身不過虛名爲大身而
已佛曰須菩提菩薩教化眾生非爲真實亦如大身之不
真實若菩薩作是言謂無量眾生皆由我而滅度之如此
見識是成佛有法矣尙得名爲菩薩乎何以故蓋真性空
空洞洞非惟無法併菩薩之名亦屬虛假實無有法名爲
菩薩是故佛說一切諸法無我人眾生壽者既無四者又
安得有所謂菩薩乎至於離相以度眾生使一切世界皆
爲清淨正是真莊嚴處若菩薩不於此是求反曰我當以
金珠等寶莊嚴世間佛土直凡夫之見耳不得名爲菩薩
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不過外飾之莊嚴非真莊嚴
但強名爲莊嚴而已夫起度化心著莊嚴相不得名爲菩

薩畢竟發何等心方得名為菩薩乎必也四通八達深明無我之法遠離一切諸相人法兩忘則度化之心與莊嚴之心皆不起矣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萬法歸一更無異觀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

三

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靈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註見眾生形色名曰肉眼見大千世界名曰天眼見自性般若名曰慧眼見一切法無一切法名曰法眼無自性可守無諸佛可求放大光明破諸黑暗名曰佛眼如是世尊既然而後稱之也若如也千數也謂眾生之心種種有差別也非心妄想之心也是名為心不起妄想即是本心也過去現在未來謂之三世不可得猶言不可有也

講上言通達無我法而後可名為菩薩然真空之中自有

實見故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觀見眾生之肉眼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普照世界之天眼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返觀內照之慧眼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見諸法皆空之法眼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真性常昭自上諸天下至九幽毫無障礙之佛眼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佛既具此五眼則所知極廣豈有不能覺一切眾生之心乎故佛又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之沙佛說是沙否須菩提曰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佛

三

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之沙分之各為一恆河而諸恆河中所有之沙分之各為佛世界佛世界如是靈為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佛曰須菩提彼佛世界雖多所有一切眾生若干種心總名妄心如來悉能知之誠以性體光明無不徧照也無不徧照者常住之真心歷萬劫而不變者也何以故如來說一切諸心總屬虛假皆為非心若識諸心非心是名為心又安有過去現在未來之妄想哉所以者何須菩提凡思念前事為過去心思念今事為現在心思念後事為未來心此三種心本來無有乃因事而生今真心常住則萬法皆空三種心於何而有哉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法身徧界
通化無邊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
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
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
來說得福德多

註因緣即因由也福德有實者以福德為有而妄生希冀
也福德無故者以福德為無而不著一切相也此與第八
分相似但第八分言七寶布施不如持經是望人藉經行
布施此言七寶布施福德有限是望人離相布施較第八
分更覺空闊

講心有所著即為非心可見福德不宜執著而生希望矣

故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布施因緣得福多否須菩提曰如是
世尊是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佛曰修因得果報應之常
七寶布施得福甚多理固然也但下乘之人以福德為有
藉布施以求遂其私此為妄心福德雖多終屬小果未免
有盡故如來不說得福德多惟大慧之人以福德為無藉
布施以修己之性此為佛心所得福德譬如虛空無有邊
界故如來說得福德多也豈彼住相布施所可同日而語
哉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色相皆妄
離妄見性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也世尊如來不

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
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
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註真足毫無虧欠也色身三十二相也具足諸相變化神
通不止三十二相而已也此與第五分第十三分相似但
第五分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欲人於有相之如來見
無相之如來此言具足色身又云具足諸相是欲人於神
妙不測之如來見真性一定之如來第十三分言與其見
如來三十二相之假不如持經之真是引人持經此言不
但三十二相是假即變化神通亦非真也是極贊如來語

同而意自別

講前言諸佛所證乃無為福德又何身相之可見乎故佛
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具足之色身見佛否
須菩提曰不也世尊一切色身皆為虛假不應以此見佛
也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惟真性無變
無壞方可名為具足色身佛曰須菩提於意云何具足色
身既不可以見如來可以變現神通具足之諸相見如來
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色身既屬虛假諸相亦非真實亦
不應以此見如來也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
惟真性靜涵萬有方可名為諸相具足總之身相華也真
性質也欲見如來奈何不求之於其實而徒求之於其華

哉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法無可說
所說非法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願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告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註莫作是念者教須菩提不可存此念也慧以德言命以壽言即長老之稱此分前半與第七分如來無所說之義相似後半與第十四分一切眾生即非眾生之義相似但

第七分乃須菩提自作答語此則就須菩提所已明者而復進之也第十四分之略此則言之詳也

講色身諸相既不足以見如來則為人說法又豈足以見如來乎故佛曰須菩提汝見如來日與眾生講解遂謂如來有法可說耶汝莫作是念也何以故蓋明真性者則無法可說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是謂如來不明真性即為謗佛良由不能解我所說法空之義故也須菩提所謂說法者不過為眾生斷除外妄不得已而有說耳若眾生既悟則此法應捨實無可說但虛名為說法而已爾時長老須菩提心開意解白佛言世尊願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否佛曰須菩提彼其真一之性與佛同源非

眾生也然現具眾生之相又不可謂非眾生何以故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真實眾生但虛名為眾生而已若眾生能生信心了悟真性亦即是佛又安有眾生之名哉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悟性空故
無法可得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註上言無法可說即無法可得此言真性清淨空虛不但無法可得並無上菩提之名亦屬虛假較第七分之義更深

講須菩提聞佛無法可說之義恍然有悟白佛言世尊有法可得是名法縛無法可得方謂解脫今佛得無上菩提於法殆無所得耶佛深以其言為然曰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無上菩提毫不著相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亦併無名可名但虛名為無上菩提而已蓋萬法皆空故得而無得也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以清淨心
行諸善法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註是法指真性而言平等佛與眾生無高下也修一切善

法謂常行方便隨順眾生而為說法令悟真性也

講如來無少法可得則諸相皆空尙安有人己之見哉故呼須菩提曰人皆以佛為高以眾生為下不知法皆平等上自諸佛下至螻蟻皆含真性無所分別蓋色身有高下而真性無高下是以名為無上菩提也然所名為無上菩提者以真性中本無我人眾生壽者故也若能悟此四相皆空而修一切法則得無上菩提不難矣然一切善法佛不過借此以開悟眾生耳究竟本來無是也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虛名為善法而已善法者真性也真性豈可謂之法哉真性我所本有又豈可謂之得哉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福智甚大無物可比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密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註此分之義第八分言之第十一分第十九分言之至此又言之但第八分言聚寶布施不如持說重在持說此言持說福德勝於布施重在福德第十一分以恆河沙譬極言福德之多此以須彌山王譬極言福德之大第十九分歸重福德無故言福德亦屬虛假與此毫不相複總之後十數分與前十數分語同而意別者甚多世人不察謂如

來為續到者重言之不知如來敷宣妙義著而為經諸大弟子皆可按簡尋求何必為續到者覆說一偏乎且此經為阿難尊者所記若有複語自應刪去豈有重疊敘入之理

講前言修一切善法即得無上菩提則持說福德寧有限乎故呼須菩提曰大世界所有須彌山王若有人聚三千大千世界之七寶如須彌山王之高持以布施其福德似不可量矣然非性中之福德也若人以此般若波羅密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是修自性福德聚自身七寶不但自利亦且利他如此無量福德以前七寶布施之福德較之百分不能及其一分極而至於百千萬

億分乃至算數之多譬如微塵恆沙皆不能及也蓋世間福有時而盡出世間福無時而窮豈可相提而並論哉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聖凡同性化無所化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註此與第三分第十七分相似但第三分言滅度眾生如來不居其功第十七分言滅度眾生如來實無有法此言眾生本非凡夫所以能自滅度語句雖同各有精義

講持說有無量福德則此經洵能滅度一切矣然與如來無與也故呼須菩提曰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以此經度眾生汝莫作是念也何以故蓋眾生自滅自度如來不過為之指示出頭路耳實無有眾生為如來度者若有眾生為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四相矣如來既無四相因何有時而稱我須菩提當知如來說有我者乃對凡夫而言所謂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如來有我耳然佛此性凡夫亦此性佛與凡夫寧有異乎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蓋凡夫能悟自性便是如來不過虛名為凡夫而已豈有真實之凡夫哉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清淨法身非屬相貌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前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註轉輪聖王即四大天王管四部洲如車輪之轉邪道外道也此與第五分第十三分相似但前三分乃須菩提已悟三十二相不可以見如來之旨自作註語此則佛恐須菩提執相之見未除故就其已悟者而復申明之也

講真性中既無佛與凡夫之別則相之不可執也明矣故呼須菩提曰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否須菩提疑佛與凡夫既無異性則凡夫有身佛亦有身故若曰如是如是以前三十二相觀如來佛曰三十二相外貌也非真性也若以此觀如來則色身莊嚴者莫如轉輪聖王彼亦可謂之如來矣如來恐不在此區區外貌間也須菩提疑心頓釋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則知色身有盡法身無窮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有斷然矣佛於是迎其機而作偈曰如來者真性也真性即我也視之不見以形色相見不可也聽之不聞以音聲相求不可也若見我求我於形色音聲之間是人徒觀外貌而不識真性則所

行者邪道邪道豈能見常住之如來聞無上之妙義哉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依法修持不應斷滅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註諸法斷滅者謂一切法皆不用也於法不說斷滅相者謂未悟時必須依佛法修行也此分凡二段前段是實後段是主前段首句不以具足相故不字係衍文古本皆無此字

講如來常言無法可說又恐人執著無字流入空寂故呼
須菩提曰汝若作是念謂如來以具足相故得無上菩提
是以有相視如來汝莫作是念也蓋如來之無上菩提不
以具足相而得者也然萬法雖空而修行有徑法又豈可
斷滅乎須菩提汝若作是念謂發無上菩提心者說一切
法皆當斷滅是以空寂視如來汝莫作是念也何以故蓋
發無上菩提心者於一切法相不說斷滅故也譬如渡水
既渡之後不須舟楫未渡之先豈可無舟楫乎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一塵不染
何貪何受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
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

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
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
不受福德

註聚寶布施福德有限前屢言之俱是虛論其理此則示
以下手工夫使學者有所遵循不致浮空掠影

講法固不可斷滅若欲受福德又未免貪著故呼須菩提
曰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之七寶持以布施福德終
屬有盡若復有人知一切法本來無有我相忍之於六塵
未接之先忍之於六塵方接之際忍之於六塵既寂之後
忍之又忍至於成佛而後已此菩薩所得功德勝前七寶
布施之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心活潑

潑地洞若太虛不受世間一切福德故也爾時須菩提得
聞妙義白佛言世尊菩薩濟度眾生原為希求福德今反
云不受者何也佛曰須菩提菩薩本不為作福德而度眾
生此心不應少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究之不受福德
而福德隨之有不期然而然者已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眞性寂靜
不假威儀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
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註若來若去猶云若住若行無所來無所去二句形容贊
歎之詞三如來俱指眞性而言

講菩薩之心既不求福德則諸相皆空尙何威儀之外著
乎故佛曰須菩提來去坐臥謂之四威儀若有人言如來
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以有相視如來而如我所說無相
之義殊未解也何以故所謂如來者即眞性也眞性放之
彌於六合無所從來斂之藏於一心亦無所從去去來皆
得自如方可名為如來既無來去自無坐臥蓋空空洞洞
而威儀寂靜也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一合之理
實無有相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
云何是微塵眾實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
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
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

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卽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卽是

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註微塵妄念也衆猶多也一合相眞性也貪著依戀也事卽色身中六根也

講凡夫妄念紛紜不可勝計故佛借喻曰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爾之意以爲是微塵衆寧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是實有者佛卽不說是微塵衆所以不說者何故蓋佛說微塵衆卽非微塵衆是虛名爲微塵衆而已知微塵衆非眞實則知世界矣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亦非實

有不過末劫之人強名爲世界耳何以故若世界是實有者卽與一合相無異矣一合相者眞性也眞性彌淪六合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故一而不可二合而不可分也若世界則是假合劫盡則壞故不可與眞性相比也然所謂一合相豈果有相乎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亦虛名而已豈真有一合相哉佛曰須菩提一合相者包涵萬有是誠不可以言說也所以不可說者因凡庸之夫貪著性中所現之事如目遇色則爲色引耳聞聲則爲聲誘六根不淨了悟無期卽與之說彼亦不解故不說之爲愈也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如是知見法相不生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

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卽非法相是名法相

註如來言不著四相之見屢矣始則令諸學人除去粗重四相如大乘正宗分中所說是也次則令諸學人見性之後復除細微四相如究竟無我分中所說是也此言理中清淨四相由淺而深循循善誘所以開悟學人者至矣

講凡夫貪著其事以有我人衆生壽者之見也故呼須菩提曰諸相皆空者佛也若有人言佛尙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此等妄議之人汝之意以爲是人解我所說無相之義否須菩提曰不也世尊妄議之人墮於癡迷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蓋此四者之見眞性中本來無有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虛名爲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而已須菩提悟佛不著四者之見則知見廣而信解深矣故佛又曰須菩提四見既屬空虛則發無上菩提心者凡於一切法皆應如是知應如是見應如是信解而後人已胥忘畛域俱化不生一切法相須菩提所謂法相者如來說非眞實是虛名而已蓋初入道時不假法相無門可入既見性後當離

法相不宜執著所謂渡河當用筏到岸不須船者也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應現設化
不非真實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註如如者自如之極也有為法布施等類是也夢幻泡影

露電皆不長久者也全經大旨無非欲人由法相而悟真空持說之功勝於聚寶布施放於篇末重言以結之男僧謂之比邱女僧謂之比邱尼居士謂之優婆塞道姑謂之優婆夷

講上言發無上菩提心者在不生一切法相然則無上菩提於何而得哉則莫若持說此經故終呼須菩提而告之曰若有人以滿無量無央數世界之七寶持以布施其所得之福可謂多矣然所得乃世間之福有時而盡况因受福而又作惡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於此經中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此出世間福感切無窮殊勝於彼也云何為人演說如欲為天人演說則現而

為天人欲為異類演說則現而為異類隨感而應不拘定

相自如之極而實寂然不動此所謂無為法也何以故凡

一切法皆屬有為繼得世間福不過如夢耳幻耳泡耳影

耳露耳電耳應作如是等觀而不得長久也惟知萬法皆

空悟真性為實則智慧生而到彼岸不難矣前所謂應如

是住者正住此如如不動之真心也如是降伏者正降伏

此有為之妄心也全經大旨不於此而益明哉佛說是經

已畢長老須菩提及一切大眾聞此妙義盡生歡喜敬信

承受而奉行不怠焉蓋聖凡悉濟而人天胥度云

補缺真言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

摩囉 虎囉吽 賀賀蘇怛拏 吽 潑抹拏娑婆訶

觀音大士降筆法語

海南老衲致語善信吾曾有願普度世人因有心經流傳甚
久口誦者既多茫昧強解者流入野狐將吾一片人天胥度
之心而爲果報小乘之義深可憫惻蒙 道祖呂師逐字詮
解痛掃支離歸於明顯吾道心燈賴以不滅善哉善哉世人
若能信心奉持身有光明吉神擁護不墮輪迴不落苦趣萬
千罪孽一概消除幸速付梓普成善果

金剛經大旨總是欲人守六根絕六塵而六根六塵之不淨
者以五蘊未空也觀自在菩薩特爲拈出示後學以會歸之
路文僅二百六十八字而言簡意該可包羅金剛經三十二
分之全讀金剛經而不讀心經是涉博而不知返約也烏乎

學五

可純陽子敬跋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註〕般若智慧也波羅密到彼岸也多定也經徑也言此經乃定心之徑路也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

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揭諦揭諦菩薩婆訶

〔註〕觀自在者變化從心達觀自得也菩提也薩埵也義理先具能覺一切有情之義蘊藏也色受想行識謂之五蘊全經重此一句度一切苦厄兼自度度他而言舍利子人名因色而有受因受而有想因想而有行行之不得則識於心而不忘五者相因諸法空相者謂真性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是諸法之空相也真性累劫不毀故不生不滅真性本來無染故不垢不淨真性不著一物故不增不減眼

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色聲香味觸法謂之六塵一切諸法皆緣意起故法屬意或謂法與發同即發動也亦通目之所見為眼界心之所為意識界無無明者無昏昧之處也無老死者常存不壞也苦煩惱也集積也猶云積萬過千愆於一身也二者謂之苦果苦因滅涅槃也道路也猶云修行得路也二者謂之樂果樂因梵語菩提薩埵華言菩薩涅槃不生樂不死阿無也釋多羅上也三正也藐等也三菩提正覺也揭諦揭諦揭諦妙諦以度人也重言之自度度他也僧眾也薩婆訶疾速也謂疾速成就一切眾生也

〔講〕阿難說吾教有觀自在菩薩者功行最深具大智慧造到彼岸之時照見自己之五蘊與眾生之五蘊皆屬空虛於已則修無上菩提於人則多方接引俾一切苦惱之厄盡歸解脫弟子舍利子正是欲離苦厄者菩薩呼其名而告之曰舍利子爾知世間有形者為色無形者為空不知色乃夢幻泡影不異夫空也空乃一真顯露不異夫色也色不即是空空不即是色乎夫因色而有受因受而有想因想而有行行之不得則識於心而不忘此五者相因而見者也今色既是空則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矣由是真性常清常淨毫無法相可名不誠為諸法中之空相乎言乎其妙則常存不敝不生不滅也湛然清虛不垢不淨也自然恰好不增不減也是故真空之中既無色受想行識則

六根俱淨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不擾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六根之累以眼為先今眼界既空則萬緣悉泯而意識胥忘將見由定而靜由靜而慧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也由久而回由回而真無老死亦無老死盡也煩惱之苦果作業之苦因涅槃之樂果修持之樂因一時俱盡則真空本無智慧可名即到彼岸亦屬虛假而又何所得哉然無智無得從乎既得菩提以後而言也若未得之先豈可無法哉所以菩提薩埵以般若波羅密多為修行之法守其六根絕其六塵放心無牽罣滯礙遠離夫神魂之顛倒夢寐之妄想至於不生不死而後已不但菩薩為然也即三世諸佛欲得無上菩提亦無有不依般若波羅密多者

聖六

是知般若波羅密多是變化不測之密語是神光普照之密語是至極無加之密語是獨絕無倫之密語阿難所云能除一切苦斯言誠真實而不虛更有密咒汝時時誦之可以生智慧可以到彼岸矣咒曰揭諦揭諦揭出妙諦以度人也重言之自度度他也波羅揭諦欲到彼岸必須賴此妙諦也僧眾也薩婆訶疾速也謂疾速成就一切眾生也總之密咒雖修行之徑路而徑路不外於此心人能空其五蘊則主翁常定而客感自清豈有不得無上菩提者哉

呂祖降壇三十二偈
得手功夫切莫疑疑心若起便途迷行行直上山頭去柳媚花明遇自奇
作善如登百尺竿下來容易上來難直須勤力行功過人獸幾希要細察
迅速光陰不可留年年祇有水東流請君試把青菱照昔日朱顏今白頭
萬轉身如不繫舟風飄浪湧便難收臨流執定篙和舵一路輕帆到岸頭
萬法皆空莫浪求如來祇在此心頭情枷愛鎖都拋却無束無拘得自由

聖七

天堂快樂幾多般受苦諸魂出獄難苦樂由來爭一念青蓮原植沸湯間
恩愛牽纏解不開一朝身去不相借於今撒手無沾滯直上靈山白玉臺
富貴由來水上漚何須騎鶴上揚州蓮池有個收心法靜裏時吟七筆勾
花落花開又一年人生幾見月常圓打開名利無拴鎖烈火騰騰好種蓮
心境從來要廓清休教煩惱日相侵靈山無限逍遙處功德池邊洗六塵
休教六賊日相攻色色形形總是空信得本來無一物靈臺

祇在此心中

心外求經路便差水中月影鏡中花真空妙義君知否七寶莊嚴總欠佳

風旛動處總非真自在如如只此心解得拈花微笑意本來何地著纖塵

流光迅速莫蹉跎名利牽纏似網羅撒手懸崖無別法白蓮臺畔禮彌陀

經營世故日忙忙錯認迷途是故鄉識得本來真面目此身原是臭皮囊

元宵燈後便無燈萬古常明只此心朗照諸天終不滅一龕佛火月三更

五十一

見美如無在一心莫將勾引怨摩登防閑女色如防賊外寇何能奪主人

望鄉臺畔向思家月慘風悽冥路斜縱有紙錢無處使都緣一點念頭差

森羅殿上鬼多般百沸油鑊萬刃山識得如來真實義無邊解脫一時閒

陷溺沈迷已有年愛河滾滾浪滔天持經自可登高岸何用中流更覓船

塵緣斷後自消融清淨方知色是空佛即心兮心即佛青山祇在白雲中

聞說西方種異蓮花開十丈藕如船靈臺自有祇園樹本地

風光即佛天

嬌姿原是粉骷髏暮樂朝歡總不愁一旦無常歸冥路夜臺難送舊風流

聚寶為山未足奇不如持誦得菩提全經明示成真路何事亡羊泣道歧

諸佛菩提只此心何須泥塑與裝金世間燃燭燒香者笑倒慈悲觀世音

了悟猶如夜得燈無窗暗室忽開明此身不向經中度更向何方度此身

去惡猶如解亂絲靈心自有得開時若教錯用些兒力萬劫牽纏沒了期

五十二

日夜無休只認真畧差些子便相爭誰知一赴泉臺路悔把恩仇抵死分

鐵面閻羅不徇情剗燒春磨實難禁試從業鏡臺邊看地獄何曾見好人

陷入汙泥久不回西江難洗垢形骸一朝得證菩提岸鐵樹奇花處處開

北邙山下列墳塋荒草迷離恠鳥鳴長臥泉臺人不醒桃殘李謝過清明

佛說波羅密妙經前無千古後無今註成人鬼齊超度功德如天莫比倫

後序

釋道二教首重之書曰

玉皇經曰

金剛經上乘之士悟其旨趣可以入聖超凡初學之人解其
文辭亦可以檢身寡過余於乙酉歲發願註釋

玉皇經蒙 文帝 祖師分日壇位政明確已經鑲印行

世至

金剛經爲我

佛之心燈歷來高衲累有訓詁然不離棒喝堂叅窠臼閱者
未免茫然復蒙 祖師發慈悲心字釋句詮灑灑萬餘言靡
不明白顯亮向之茫然者瞭如指掌洵入聖超凡檢身寡過

卷三

之一助也茲特捐資付梓祇祈普度人天並非希求福利願
海內善信因文究義共證無上菩提庶不負我

佛傳經之心與我 祖師註經之心也夫昔

大清乾隆元年丙辰三月九日

賜進士出身

御前侍衛江南江北葦蕩海防河營叅將弟子黃正元敬序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秋八月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延壽

梁天監中琰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十一歲爲僧一日遇相士曰可惜聰明壽夭數盡十八歲琰歸焚香禮三寶發願乞賜經一卷精專受持禱畢隨手抽得一卷乃金剛經也專心受持晝夜不捨忽夜至更深見房中五色光現須臾見一梵僧身長丈五語琰曰汝十八當亡因持念大乘經功增延壽數言訖不見因此愈加精勤後壽至九十二歲無疾坐化

唐吳思立天后朝爲太學博士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思立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星卜祈禱思立往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立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

五遍兄疾醫無效思立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立曾於渭橋

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縷麻衣問之曰爲所生母也思立怪之答云母年四十三歲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但念金剛經母發心日念兩遍壽一百七歲姨及鄰母誦之並過百歲

江陵李玄宗其女年十三夢梵僧曰汝有善心何不持念金剛經凡世間男女每日能淨心誦一卷陽間增延福壽壽算百年而終卽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登涅槃彼岸或有看經未圓滿者卽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判生貴家受諸福報李女依僧囑日誦三卷年二十四不願嫁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引見閻君照看其女無罪見頭上有佛光王曰此女既有般若功宜判還魂臨行王囑曰汝父有殺害之仇先滅

壽二紀不久追入陰司對證汝父好將活魚切膾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汝父每夜夢落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女還魂以此白父父驚惶遂同女往天甯寺齋僧百員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經四十九卷寫畢玄宗夜夢數千青衣童子來拜謝口稱我等被君殺戮各訴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出離三途之苦往生善道君既釋冤復還原壽又添還算玄宗聞之不勝忻喜自爾持經不輟壽至百二十歲無疾而終

明正德間南嶽有大德僧曰楚石博通三藏而專持金剛經人有禮之乞佛法者無賢愚貴賤輒大聲曰好持金剛經去年一百七十一歲始化同時有白藤和尚無極和尚亦專勸

化持金剛經白藤終一百三十歲無極終一百二十四歲

愈疾

王偁家晉州性頑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而亡惟偁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求醫藥惟禱鬼神數年無報忽有異僧請飯謂曰金剛經能排眾苦居士能受之乎偁辭以無目僧勸寫之偁從其言得七卷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決其目乃驚悟覺有所見久而復明自此終身誦經不替

勾龍義問州人唐長慶中於鄴縣傭力常因邑人有疾往省之見寫金剛經義毀棄止絕之歸卽暗啞醫不能愈頑鷲無識已五六年忽聞鄰人念是經者愕然曰我前誇真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可能言否言後每聞念經卽倚壁

聽之月餘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中啞
僧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同鄰人之聲後再訪僧
不復見惟壁畫須菩提乃悟曰此是也因寫經畫須菩提像
終身禮拜

崑山處士周少岳諱之程五十喪明瞳子反背碧色自以廢
人乃皈心佛氏用消宿誓每日清晨誦金剛經三卷誦則高
聲贊揚客至不為禮積十五年一日炯然見物猶以盲者不
能視妄想所結也然令人視其目已見瞳子搖動如此兩月
清光盡復比少年更能瞭遠少岳感金剛經力持經益虔年
至八十考終

宋紹興間秀州宋承信得翻胃疾數年藥不能療忽夜夢梵

僧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痛苦汝知否凡世間男婦瘋
癱癆跛盲聾瘖啞疾病纏身經年臥牀席者其魂多攝在陰
司考較前生今世所作罪惡因果毫髮不差若有奉施金剛
經或自他書寫或畢世受持纔動念遂感陰官觀察善功先
放其魂次遇良醫其病即愈睡覺省悟明且焚香躬對佛前
發願許施金剛經一千卷爾後又夢金剛神賜藥一丸令吞
之次日其病即痊將養月餘身體復舊凡見聞者無不稱歎

生子

秀水岸生濮可重妻王氏有一子一女相繼痘瘍哭之過哀
雙目成瞽遂專心持誦金剛經數歲不輟一日誦經次左目
忽流水痛割如裂則豁然明矣右目過數日復如之因持誦

愈虔夜夢佛語之曰汝本無子以誦經故賜汝一子氏忽復
娠生子因名經賜

施振宇鄞縣人性好善年逾四旬無子師禮天童密雲和尚
命名通等示云汝欲求嗣能齋僧持金剛自然有子是夜依
教禮佛立願夢金剛神書一兆字與之歸即茹素手書金剛
經一卷每日虔誦寒暑無間歲歲進山設齋種種善事力行
不倦後果得子五

皇清順治間浙江提督張公名杰年六十尙未有嗣夫人陳
氏崇信三寶日誦金剛凡屬名山咸往設齋康熙五年二月
就天童寺修華嚴懺法山中現五色雲者七日秋七月副室
舉一子其家至今守遺訓奉佛誦經不輟

登科

唐大曆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經處心正直陰德播傳
有子年二十三歲習舉業將入試旬夜夢金剛神曰汝念經
有感特預報汝子必貴若應試須改名楊椿納卷吾於中助
筆也次日令子改名納試卷果中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
夢一金剛神語曰今年省題乃行仁政而王汝可預辦入院
無洩試日正應此題中九十六名就赴殿試畢試官繳納上
三名卷奏御榻當夜椿又夢前神曰汝策極好卻不中主文
意打在第五卷吾已簡尋汝真卷卻去御榻上抽換了第一
名卷子後日唱名定奪天下都魁蓋汝同父平昔念真經之
驗也及唱名果應

項希憲副初名德蔡夢已中辛卯鄉科以汙兩少婢被主科名籍神人削去遂力行種德事捐資懇友高松聲精楷金剛經刊板歲施之凡十餘年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字模糊下爲原字榜一人曰審視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夢原壬子中北京鄉試二十九名己未會試第三名其疑夢名次之爽迨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甲數之恰第八也鄉試榜紙俱白而殿榜獨黃尤爲冥定云

嘉禾沈公光華嘗判兩淮鹽鐵歸田日偶與同郡運同吳公崧開坐從容遞問日問所爲沈云晨朝茹素持誦金剛經積二十年已踰二藏吳亦漫然置之居無何吳忽晨起疾馳詣沈賀云郎君南闈必第矣沈問何故云夢一人言郡中一士

五

夫以持金剛經功德其子得雋覺來惟憶公當酬是夢是歲之秋沈公叔子應明果登應天鄉薦聞沈公持誦金剛經最虔而行住坐臥能自誦誦嘗從東郭季子家往還塗間一心持誦計所經屠門市肆及虛空一切諸經功德超脫者不知凡幾又以無四相心修一切善法累世積德故子孫蟬聯科第爲禾郡冠族皆金剛經證驗云

免溺

唐元初九江人販薪於市年七十常持金剛經一日渡江中流浪起同涉者俱沒惟初浮水上漂南岸羣舟泊者悉大驚見初背上光高數尺意其貴人爭以衣遺之更與以飯語漸熟乃知邨叟因詰光所自云某讀金剛經十年在背者經也

前後厄難無不獲免

白仁哲龍朔中爲耒陽尉運米遼東過海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懼急念金剛經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

唐乾元中廣州僧虔慧自幼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數十人泛海往南安忽風濤壞船滿船人俱沒惟虔慧在浪中遇一叢蓬蒿著身漸至蓬蒿之上隨浪三日夜方得濟岸仔細視蒿中乃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溼虔慧拜受此經精誠供養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內自出香煙漸成五色雲徐徐上昇

止焚

六

饒州銀山採戶逾萬並是草屋延和中火發萬室皆空惟一家中火獨不及時本州楊體幾自問老人老人對曰家事佛持金剛經耳

卻鬼

魏恂左庶子尙德之子持金剛經爲監門衛大將軍時有蔡策暴亡數日復蘇云至冥司怒使者迫人不得將撻之使者云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卽別遣使復追須臾還報並同冥官曰且罷追恂聞尤加精進

唐王隨爲鷹揚府果毅因病遂斷葷肉發心誦金剛經日五遍後染疾見羣鬼來隨卽念經鬼聞便退遙曰王令追汝且住誦經隨歆誦鬼悉向前隨乃昏迷須臾又見一鬼云念經

人王令權放六月既寤遂一心持誦晝夜不息至六月鬼亦不來夜聞空中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至九十矣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夕東向拜泰山願得生還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童子儀服甚秀云是泰山府君之子謝君拜禮故遣奉迎謂嘉會曰人之爲惡生不受誅死必爲鬼所治無有微幸得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遍卽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嘉會自此持金剛經遇赦得歸

避邪

唐于李回舉進士元和中下第將歸有僧勸曰郎君欲及第何不讀金剛經遂口念數十遍至王橋宿因步月見一美女

與言遂被誘至村舍戲笑甚喧升堂又見美女五六人回疑爲怪乃陰念經忽有異光自口出羣女駭散但聞腥穢氣蓋狐狸所宅也榛棘滿目不知所適俄有白犬導回前行口有光照路遂達本所回後誦經至數萬遍

伏虎

唐石首縣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長慶初他出夜歸中路遇虎吼擲而前沙彌乃閉目坐默念經虎遂伏草守之及曙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邱州路極險阻忽遇猛獸股栗非常急念金剛經猛獸曳尾而去後任安州判司過洋子江夜風暴起船數百艘盡沒惟令望船獨全

化賊

唐長慶初陝州人开行立常持金剛經隨身到處焚香拜禮偶載貨往同州途遇盜立棄貨而逃行李五六十斤盜舉之不得動相視驚異追立問之對曰中有金剛經想是神力盜發囊見經反與立錢百千請經去誓不作賊

脫難

隋時武牢縣宰陸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破城眾賊持劍趕殺前有深澗賊逼近通躍入澗空中見金剛神以手接通臂置石上都無傷損神曰汝持經有感特來救爾因得保全還家援筆書偈香水沐浴端坐而逝

唐一富商恒誦金剛經每以經自隨常販外國夕宿海島眾

商利其財盛以大籠加巨石並經沈於海而去其所沈之島乃是僧院僧每夕聞人念經聲在海底大異之因命善泅者沈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牽挽而上僧問故云被盜沈海不知是籠忽覺身處宮殿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眾聞之悉加贊羨遂削髮出家島院

唐陸康成嘗任法曹掾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吏抱文案數百紙請押問曰汝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姓名畧無他事吏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卽問曰我在內乎吏曰然因大駭曰君既舊吏得不救我曰我特來啟公惟金剛經可託語畢卽不見康成乃發心讀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反果署康成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怒

命兵環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
冑信矣乃舍之康成遂入終南山不復仕
項蘭齋左督自云丙辰春夢謁至尊無敵大王見帶血菜色
人彌萬曰此二東也可識之還勸人齋素念佛誦金剛經可
生免兵荒死度苦厄居無何山東數府大饑死亡畧盡而遼
事隨大壞死更倍焉夢之二東遂驗項虔持金剛經未嘗一
日輟

還陽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剛經不喫酒肉大業七年暴卒三日
復活云初見二鬼追至一城極巖峻入行四五里見有宮殿
羽衛王當殿坐僧道四夷不可勝數使者入見文策在後一

九

一問在生善惡東西分立乃唱策名問曰作何善對曰小持
金剛經王合掌歎曰功德甚大且放還陽

唐江陵開元寺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暴卒至
冥司見王王問生平有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
登繡座念經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皆停息念畢遣一吏引
還王下階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
行至一大坑吏自後推之若隕空乃甦死已七日惟面不冷
武德間長安蘇仁欽其父文忠家巨富債利加五大斗小秤
殺生害命並無一念向善老墮廁中而死仁欽與父無二恃
富欺人恣意宰殺年未三十忽生重病見眾生前索命死
見閻君敕曰汝前生修善故今生受福今生态意殺害不識

因果令獄卒驅至刀山劍樹償眾生之命欽哀告曰欽在世
雖不看經作善曾施財誦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寺僧神敬
受持此僧遷化豈無報應須臾神敬手持金剛經至王前言
欽曾施經有般若功願放其還魂王卽合掌放還欽活後印
施法華一百部金剛一千卷修水陸大齋作諸功德忽夜夢
亡父言我受地獄無量之苦今因汝修行仗佛力我及上祖
七代亡魂皆生天界矣

唐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天寶初放鷹叢林棘上見一卷
書取視之金剛經也自爾發心持誦數年已誦二千餘遍然
畋獵亦不輟後遇疾暴卒被追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畝
從己索命頃之見王問罪業何多田無以對王令推問同行

十

十人至吏局吏令啟口以一丸擲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須臾
灰滅俄復成人如是六七輩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見火狀吏
怪之具以實白王問在生作何福業田曰在生時誦金剛經
二千餘遍王云足可滅一切罪因令田氏誦經纔三紙回視
庭中禽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三千遍延十五年
壽遂放還

唐天寶中張判官失其名奉使淮南將渡淮有黃衫人自後
奔來求附載御船者欲毆之張云不可載一百姓渡淮亦何
苦也見黃衫人饑以餘食哺之其人愧謝既濟與張分路須
臾至驛其人已在門張心嫌之曰吾適渡汝何爲復至對
曰欲與判官議事非左右可聞張屏左右其人曰我奉命取

君合淮水溺死適蒙厚意只可停一日耳張拜伏求救答云能一日內轉續命經千卷尙得延壽言訖卽去至門又回云公知續命經否卽人間金剛經也張云今日已晚如何轉得千卷答云但是人轉皆可張乃傳呼本役數十人同轉至晚果終千卷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但須一謁冥王眾人見張隨黃衫吏同去張見王王言轉經當更益十載陽壽放之重生

免畜

宋蘇州府朱進士習舉子業罔知佛法一日閒遊至虎邱寺值佛印禪師講金剛經至一切有爲法四句爲說佛法大意朱聞之大喜自念平日未嘗聞此佛法回家午刻睡去夢一鬼吏押五罪人朱亦隨之約行里許至大街入巷一家門掛

青簾鬼吏揭簾攜罪人入至厨房竈上桶內有湯罪人皆飲朱亦覺渴方欲飲吏喝曰聽佛法人不得飲此乃驚覺心疑此夢次日往大街入巷果有人家與夢中無異叩門入主翁見進士至忙相接朱問適來宅上厨房有何動靜主翁曰廚養六個小犬內死其一朱大驚流汗自謂若非聞佛法之力幾入狗胎矣因持金剛經寒暑不輟壽至八十九於八月十五日徧請師友相送昇後園樹梢說四句偈與眾相別端然立化偈曰八十九年朱公兩手劈破虛空兩腳踏著白雲立化菩提樹東

鄒軛居崑山世有善名軛弟軫不爲善事一日見兄請僧誦金剛經聞知第十五分亦合掌稱善云吾儒未嘗有此語後

患時疾不知人事半月惟胸前未冷於牀上霍然起告家人云我於閻門外爲李作坊家牛身盡白色見金剛神云此人曾聞金剛經數分何入此類以寶杵擊牛首而醒自覺頂門微痛後訪其家初生白犢果亡矣

如願

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閩中縣丞雅好佛經尤專心誦金剛經至三萬餘遍靈應奇異年既衰暮三牙并落念經懇請牙生如舊時屬亢旱刺史劉浚令祈雨誦經一遍遂獲沛然又苦淋潦別駕使祈晴應時便霽前後證念非一度禽

萬曆庚寅湖州華林鎮一老者誦金剛經日有常課其家有

十一

伏雌抱十二卵一夕老者夢男女十二人拜堂下曰賴公經聲悉得度脫禽倫故來致謝老者夢覺偶思十二雞卵出之覺甚輕磅視空殼也因呼眾傳視劈之俱然卵生得度靈驗如此十二類皆然持經功德信乎不可思議

濟幽

嘉隆間大將戚繼光素持金剛經其守越也有亡卒致夢云明日當令妻詣公乞誦金剛經一卷以資冥道公覺誠門吏有婦人來勿呵禁俄果一婦人哀泣求見因引入如夢中所言公允之次日誦經夜夢卒云荷公大恩僅得半卷功德以中夾雜不用二字公思其由蓋誦經時內人遣婢送茶餅公遙見揮手卻之口雖不言心謂不用故也遂竭誠閉戶更誦

誦畢是夜卒於夢中稽首謝曰已得超脫矣

蘇州楓橋盛在德從講師懸明受經萬歷初病赴冥司則被仇鬼盛之化告郡隍逮對也在德理直得縱觀冥獄釋還經宿復絕見郡隍階論曰我前生荊州人姓曹氏自登神籙我母張太君轉世三度矣咸女身不育若代我懇懸明師虔誦金剛經月上女經各五百部拯我母轉男諭甚切在德再

生禮請懸明誦滿牒告

泗州趙璧赴京應舉其妻李氏已亡後璧及第還鄉離家十里許倦睡夢亡妻跪路旁哀告曰奴在生時殺害物命甚重每於蠲出時買作醉蠲恣意噉食死後閻君敕驅蠲山地獄被羣蠲鉗其眼目徧身流血晝夜受苦又生前吐酒餘殘飲

剩盞腳及作踐飯粥羹湯陰司積聚至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大地獄苦再救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卻就奴身刺血應賣五石九斗七升五合務要填足原數別受地獄今聞夫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經乞將奴房園變賣為奴寫七卷仗此般若功可救地獄苦其夫到家即捨財請僧寫經方完兩卷一日備祭禮為妻上墳至墓側忽見老翁言汝妻承寫經功德昨午時准閻王敕已昇天界矣言訖不見

生天

遂州趙文信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復蘇自云初死時被吏驅逐同伴十人相隨至閻王所中有一僧王先問云師在世修

何功德答云誦金剛經王聞此語即驚起合掌贊言善哉善哉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因何錯來至此言未訖忽有天衣下來引師上天去文信回生具述其事

開元中有盧公寄住滑州常持金剛經晝日閒坐見二黃衫人入門盧問為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愕然因求帖觀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謬不似人書怪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見馬在階下不得已上馬願見已屍在牀上甚惡之倉卒間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淚方知已死恨不得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王國入城經過一院問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問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盧

驚喜曰此吾表兄令吏通刺須臾出見甚喜具言平昔大夫謂曰弟誦經功德甚多良由金剛是聖教之骨髓乃不可思議功德也盧初入院見數十人皆衣冠其後大半繫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者罪重弟若為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取高座令盧升座誦金剛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及入謁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功不可思議算有不盡令吏送回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屍臥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婢從庭前入吏令隨上階及前魂忽入體遂活

歸西

嚴江相城皮工也中年棄業於佛寺擔齋飯在路專持金剛經併念阿彌陀佛不絕聲年六十餘忽絕粒飲水一月乃言曰我當以某月某日某時去至期沐浴更衣跣跡而化焚之得舍利數合其舌堅如金石扣之有聲時正德十三年事也湖州屠戶陸公年二十三於門前見一雲水僧口稱教化有緣人陸不解僧云汝宰殺猪羊無數何不改變業陸云承襲祖業不能棄捨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被他殺冤冤相報無有出期貧僧觀汝宿有善根可早持蓮華經金剛經汝若專心受持即能消除惡業增長福壽僧說訖不見陸遂省悟即請工繪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相一軸至誠供養堅心素食投師習誦二經未及五年自能暗誦如明日宰殺夜於

十五

佛前焚香持誦蓮華一部金剛一卷對佛懺悔口稱來晨殺猪羊幾口願將看經功德超度被殺猪羊盡此報身早生淨土願我命終時免此冤對以此爲常陸反覺身輕體健年至八十一將死半月前徧請親友言十一月初九日辭世聊具蔬食祇迎相別至期親友赴齋索浴更衣端然正坐頌曰六十餘年專殺業手提刀稱暗修行今朝得趣菩提路水裏蓮花火裏生頭畢化去親朋無不瞻仰讚歎萬歷辛丑順城門內監張愛晚年受持金剛經屈易簪家人囑之曰莫忘持經念頭愛心然之而口噤不能答觀二青衣押之曰汝當往山東投胎其行若飛日中已到山東見彼土山水及受生父母愛一心惟持經隨押至一殿宇心疑是東

獄而無牛頭獄卒殿上一人冠平頂冠引愛使前冠者起曰汝合到此地投胎愛稱某一生持金剛經但願往生不願投胎冠者曰汝持經功少愛曰曾聞十念成就況某持經已歷數年之久乎冠者因顧兩青衣曰且送回持經愛死已九日心尙煖未殮復甦遂離家住西山碧雲寺專誦金剛經又十一年一日集版云我以持經力今西去矣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宣德間川西鶴鳴觀道士陳入玄志求長生禱神授法夜見一人自稱金剛神謂玄曰爾往岷山禮智融和尚當授汝法玄如言往問云玄冀長生願聞祕要融云不見金剛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乎玄云既如幻泡何謂長生融云若見

十六

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即非如來是名如來玄於言下頓省遂歸隱瓦屋山之虎踞巖年九十八一日集鄰居曰吾始志仙長生今幸得佛長生矣願諸公得我所得言訖遂瞑目而逝

海鹽漁戶張元與弟貞撒網夜歸舟至青松塘見水面異光掩映星月疑有寶珠遂沒水取一石匣兄弟相慶歸家虔啟得金剛經一卷金字所書遂供家堂中夜夢金甲神曰汝前生爲長水法師講壇作務人因不信心退墮至此然微因未泯賜汝大法當精進持誦元以不識字辭神令開口以一丸投之明日啟誦熟如久習元以告昭慶寺僧傳如如勉其回向西方越三年元謂親識曰蓮臺現矣端坐而化時萬歷丁

丑年七月事

王歸一居士論曰歸西與生天有別蓋生天尙未脫輪迴歸西竟可永離生死也何言之輪迴共有六道一曰天道二曰人道三曰修羅道四曰畜生五曰餓鬼六曰地獄六道生死皆輪轉不已天上受福雖勝人間然壽命亦皆有數如切利夜摩兜率化樂諸天壽以千計多者不過數千歲他化大梵光音徧淨諸天壽以萬計多者亦不過數萬到數盡時仍至下界受生不能永居天上故曰未脫輪迴也至若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教主號無量壽佛至今現在說法一歸其境永不退轉直至成佛其人壽命皆無量無邊非算數之所能知經所謂天地壞時這箇不壞故曰永離生

十七

死也較之生天者不迴別乎又況往生極樂即可得無生法忍六道生天尙且不免於玉界又持金經與修淨土同功修淨土與參禪家一致何言之蓋參禪固能頓悟真空立地成佛而修淨土亦能徑往西方遂補佛位其常住定聚具足六通一也修淨土固福慧資糧速得圓滿而持金經亦能親近諸佛速證菩提其得三法忍離於八難一也乃宗門參禪者恥言淨土修淨坐觀者薄視持經皆過爲低昂不知其殊途而同歸也蓋此經名破相宗誦之解之則能空五蘊滅三心不但爲淨土所必資抑且爲參禪所莫外此眞了生死脫輪迴之捷徑也欲得道者又何事遠求哉

緣素信金經兼學淨業凡有所求無不感應一日早課適善

友雲龍蔣君來訪見緣虔誦畢卽袖此鈔本出示捧讀之下以爲古人先得我心其歸西一條竟可迴向淨土此眞救世之神鍼也商之蔣君捐資刊佈畧敘端末於斯爲同志者勸淨業後學李西緣謹識

光緒丁酉秋八月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末

修刪阿彌陀經



春臺太宰先生傳

先生諱純字德夫號春臺又紫芝園信濃人其先平手氏高祖政秀織田右府之時諫而死其子汎秀以騎將戰沒于箕形原其子秀言從加賀秀言生言親言親生言辰即先生之父以季子出嗣姻族太宰氏太宰氏者飯田侯期臣也食祿二百石言辰歷事侯三世督火器隊元祿戊辰有故致仕住江都先生生於信之飯田幼隨父東徙年十五出仕于出石侯忠平初受程朱之學於中野橋謙據謙謂之曰子天下俊髦他日成立可期

甘雨亭叢書

太宰先生傳

吾雖無識鑑獨於予不失也居數年稱疾辭仕至再至三不許乃自去侯怒錮之於是西遊京攝十數年始得解先生為人剛毅狷介酷嗜酒嘗曰大丈夫之處世動輒罹憂患不斗酒灌之則恐英氣屈撓故自古英雄豪傑多嗜酒論語云唯酒無量不及亂然則孔子亦飲徒也當是之時物徂徠唱復古學于江都安藤煥圖山縣孝孺等相次墮荒已而孝孺西歸煥圖因念欲唱斯學於天下非得俊傑之士為助則不能也煥圖嘗同先生受學於橋謙而知其為人教書招之正德紀元辛卯先

生再東而見徂徠悅其學遂師事焉與煥圖等講習討論徂徠亦賞其篤志已而應生實侯純聘居五年謝病去時年三十六自此終身不復仕退脩六藝古文弟子稍益進徂徠晚年以教育人材為務不設師道門人皆以文相尚而先生獨以方正自持禦侮自任寧獲罪於其黨而不忍使惡言入耳乃直言無避徂徠意遂不能平先生亦多不滿意嘗曰徂徠之志在進取故其取人也以才二三門生亦習聞其說不屑德行是以門下多跣跣之士及其成材也特不過文人而已及徂徠歿

其門分而為二詩文推服部南郭經術推先生先生以斯文為己任自信甚確雖王侯貴人未嘗枉己而求見焉進退必以禮平素善吹笛日光法王好音律聞而召之先生辭曰為王門伶人非純志也終身不復操音矣侍中某取先生所著經濟錄欲獻之朝使人求正本先生辭以稿本作字不謹且衰老不能繕寫而私其人曰布衣之士以言進於朝當因閑老託內官者君子不為也安貧樂道雖不復仕未嘗忘於經世用時沼田侯某在政府好學愛賢禮遇先生甚渥一日語侯曰

甘雨亭叢書

太宰先生傳

侯某在政府好學愛賢禮遇先生甚渥一日語侯曰

方今遣不諱之朝。但時制所閱。無路陳事。純之微賤。幸因侯而上疏。有補於萬一。雖被犯上之刑。亦在所不辭也。侯曰。試可矣。遂上封事云。先生以古文孝經久亡于彼。而獨存我邦。校訂諸本。作音注而刊之。復因侯獻之朝。後傳入清。乾隆中。鮑以文收之。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卷首。又本師說。更述己見。作論語古訓及外傳。又作家語增注。以爲此三者。庶見孔子遺則。故用意特勤矣。先生學醫。方於源敬仲。尤精其技。又頗涉佛學。晚年於師說。稍有從違。至於詩文。則痛斥李王。延享四年五

甘雨亭叢書

大寧先生傳

三

月晦沒。年六十八。無子。養阿武氏之子定保爲子。著有春臺文集。紫芝園漫筆等數十種。多刊布于世云。論曰。或云。先生賦性褊狹。立說苛酷。害名教者。不爲不多。雖然。至於辨法王之命。避內官之薦。其識見過徠翁遠矣。且古文孝經之亡于彼者久。而待先生而再傳焉。蓋吾邦一美事。其功亦不可沒也。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修刪阿彌陀經序

釋典無文。釋氏之徒。以其文爲文。不取也。夫以言語喻人者。務詳。言語之詳。必入于俗。釋氏之教。爲愚夫愚婦而設。喻愚夫愚婦以言。欲其不俚得乎。且釋典之行于中國。始于東漢。盛于兩晉以後。當斯之時。古文墜地。卽令釋氏之徒。能文其言。豈能遠衆。獨古其文乎。況譯夷言者。不遠鄙俚。而取其易通。何以文爲。此釋典之所以無文也。夫唯無文。是以易讀。後之學者。乃求其義而困焉。何也。爲浮屠者。務在張皇其道。是以卽其淺膚之語。

甘雨亭叢書

序

旁生支節。穿鑿傳會。以成其說。卒俾後學者。難識易惑。惡在其喻愚夫愚婦也。可謂失設教之旨矣。夫夷言自有其文焉。譯之則亡。今也釋典無文。非浮屠之陋。實譯者之罪也。試使列御寇修飾之。莊周潤色之。則其變幻奇怪。寧如斯而已哉。必將震炫天地。鼓舞萬物。而後已。其不亦愉快乎。余暇日。取阿彌陀經中一二節。因其原文。稍稍修之辭。而更屬文。以示釋氏之從遊者。客悅而恨其未全。請余卒業。余不得已。遂終篇。命曰修刪阿彌陀經。其書本爲愚者而作。其言誕妄而不奇。是以文亦

不能佳。云春臺自序。

甘雨亭叢書

片
二

修刪阿彌陀經凡例

一凡釋氏所謂經者。本皆浮屠一場話。而後人錄之。詳其始末。以成書者也。自今觀之。猶俗間一部小說耳。何得謂之經哉。夫文必有體。體各殊製。經有經體。釋典非經。梵謂之修多羅。譯曰經。蓋譯者欲尊其書。比諸聖人之書也。殊不知所謂聖人之書曰經者。乃後儒之謬。古無是謂也。今釋典乃小說之體。而其言則多當時俗語。不得謂之文。必去其冗長而簡之。改其鄙俗而雅之。然後可以謂之文。今此書原文一千八

甘雨亭叢書

凡例
三

百五十七字。予修之為一千四百七十三字。於原文少三百八十四字。是可以知雅俗之辨也。

一凡如是我聞。一時。爾時。復次。所以者何。無有是處。應當。即時。一切。方便。未曾有之類。及單辭便作。說。淨等字。皆俗語也。今所修一切改之。

一凡古書之言多單辭。如曰智。曰愚。曰欲。曰怒。釋典多複言。如曰智慧。曰愚癡。曰貪欲。曰瞋恚。其實智與慧。愚與癡。貪與欲。瞋與恚。字義自別。必連合之。為一意而用之。俗語之體乃爾。至如恭敬。供養。莊嚴。成就。功

德歡喜。讚歎。懺悔。國土。光明。障礙。壽命之類。無不皆然。今悉修改之。一如古書之言。

一凡釋典所謂誓願者。吾所謂志也。釋典所謂煩惱者。吾所謂累也。釋典所謂方便者。吾所謂術也。如此之類。今悉改之。

一釋典多用大字。如大比丘。大阿羅漢。大弟子之類。此釋氏欲尊其道。每事稱大。以夸耀之也。凡在古書。稱大者。皆對小之名也。故大丈夫者。對小丈夫之稱。大人者。對小人之稱也。大夫亦大丈夫也。如言仁人君子先生。未有稱大仁人。大君子。大先生者也。何則無小人。小君子。小先生故也。釋氏亦無小比丘。小阿羅漢。小弟子。則其稱大者。徒為夸詡而已。凡此之類。今悉去之。

甘雨亭叢書

凡例

四

一莊周好寓言。多撰出人物之名。大都無意義。此其所以為奇也。釋典亦多寓言。而其所稱佛菩薩鬼神人物之名。除梵語外。皆有意義。且其為名。冗長不古。此其所以為劣也。夷言本冗長。加以譯者之陋故也。如此之類。本宜即用梵語。則奇怪可悅。今乃如此。而傳

述既久。不可追改。不如一切刪之。惟又有不可刪者。姑不拘意義。節取其中兩三字而存之。亦所不得已也。

一虞史紀堯事。命曰堯典。紀舜事。命曰舜典。簡潔可貴。釋典命名。動至十餘字。間有二十餘字者。如普遍光明清淨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夷言不厭冗長耳。其實皆贅語也。若然者。當刪去。今簡為是。題首佛說二字。亦非古書之例。今刪去之。

甘雨亭叢書

凡例

五

一今所修刪。不過因原文。畧文其辭。古其體而已。如此纔可謂之文也。若不拘原文。別出機杼。為一篇文字。以存大旨。則其變化奇拔。豈止於此乎。後之作者。察諸。

修刪阿彌陀經

信濃 太宰純德夫著

昔者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之園與比丘千有二百五十人居。皆世所號阿羅漢者也。弟子舍利弗。年最長。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俱絺羅。離婆多。周利槃陀伽。難陀。阿難陀。羅睺羅。憍梵波提。賓頭盧頗羅墮。迦留陀夷。摩訶劫賓那。薄拘羅。阿菟樓駄等數十人侍側。有菩薩文珠師利。阿逸多。乾陀訶提之徒。恒從遊學。天神釋提桓因等。各率其屬來衛佛。

甘雨亭叢書

修刪阿彌陀經

所。且受教勅。佛謂舍利弗曰。西方有極樂之國。有佛居之。曰阿彌陀。其道遼遠。不知歷幾萬億國。所以謂之極樂者。其民生而不知憂苦。是以謂之極樂。極樂之為國也。廣莫無際。民居其中。土。欄。楯。以為柴。羅網。以為障。列樹。以為屏。皆七重。飾以四寶。其內蕩蕩坦平。無有山川。谿谷關隘險阻。民是以謂之極樂。極樂之國。有七寶之池。以貯八德之水。池底布以金為沙。四邊階道。飾以金銀琉璃瓊瑤。上有七寶樓閣。池中有芙蕖。四時恒開華。大如車輪。青黃赤白。爛若織錦。光耀奪人目。香氣發越。

其壯麗有如此者。極樂之國。地皆黃金。空中恒聞天樂。

無晝夜。兩曼羅華。國人每旦。各以衣祴盛諸寶華。歷遊

上下四方。萬億佛國。悉以寶華獻其佛。比及食時。忽焉

皆及其所。從容飲食逍遙。其奇異有如此者。極樂之國。

有神鳥焉。種類甚多。不可勝紀。其尤者曰白鶻。曰孔雀。

曰鸚鵡。曰舍利。曰迦陵頻伽。曰共命之諸神鳥。四時常

鳴。其聲中律呂。喞喞乎如人斯歌。能誦五根五力七菩

提八聖道之言。國人聞之。莫不念佛陀與蓮華與僧伽。

舍利弗女。以是物為生于罪樂乎。彼國無有三惡道。不

甘雨亭叢書

修刪阿彌陀經

二

惟無惡道。且無惡道之名。其焉有惡趣。此乃阿彌陀佛

神化所生。而所令宜布聲教於邦內也。豈惟是物能然。

彼其國中。列樹及羅網。綴以四寶。如佩玉然。得微風則

鳴。鏗鏗鏘鏘。如眾樂齊作。國人聞之。亦莫不念佛陀與

蓮華與僧伽。其神怪有如此者。舍利弗女。獨不聞阿彌

陀佛之名乎。彼何以謂之阿彌陀。夫佛之德。光明如日。

上下四方。無所不照。故曰阿彌陀。夫佛與其民。壽皆阿

僧祇劫。故曰阿彌陀。自阿彌陀之成佛。至今十劫。其徒

之阿羅漢者。布滿乎國中。莫紀其麗。菩薩亦稱是。其隆

盛有如此者。凡生于極樂之國者。其人皆阿鞞跋致也。有一生而得佛位者焉。其多無算。巧歷不能知之。必盡阿僧祇劫。而後知之。故今之人。不可不願生于彼。苟得生于彼。則與衆善人。同被佛化。豈不陶陶乎樂哉。惟此非小善之力。所能得之。女其勉旃。若人聞我稱阿彌陀佛。心信之。唯稱其名。弗錯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亂。則及其將死。阿彌陀佛率其徒。降于其家。夫人覩之。心則不亂。死即更生于極樂之國。吾嘗親見此事。故欲爾曹亦如之。舍利弗。女盡願生于佛國。我豈獨盛稱阿彌陀佛。

甘雨亭叢書

修阿彌陀經

三

哉。夫東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阿閼鞞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不可枚舉之。諸佛各於其國。常展舌以覆幬萬方。如彌天之雲。靡不周徧。廻以寶宣。言于衆曰。爾明聽。朕贊揚阿彌陀佛。茲猷惟衆妙之門。佛陀攸祐。南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日月燈佛。大焰肩佛。須彌燈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東方諸佛。西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潔烈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東南諸佛。北方有國。如恒河沙。

國有佛焉。如焰肩佛。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東南西方諸佛。下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師子佛。遮摩佛。法幢佛。執法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四方諸佛。上方有國。如恒河沙。國有佛焉。如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肩佛。寶華嚴佛。娑羅樹王佛。寶華德佛。須彌山佛。不可枚舉之。諸佛亦皆贊揚阿彌陀佛。如四方及下方諸佛。所謂佛陀攸祐者。若有聞夫諸佛之言者。皆爲諸佛所福。必永不廢。阿耨多羅三藐三

甘雨亭叢書

修阿彌陀經

四

菩提。若有聞佛國之故。而願欲生焉者。亦永不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其所願。後先皆生焉。非佛陀攸祐。其何以然乎。佛曰。豈惟我稱夫諸佛贊揚阿彌陀佛哉。惟夫諸佛亦稱我贊揚阿彌陀佛。曰。善哉。釋迦牟尼佛。難矣。在娑婆之國。五濁之世。能獨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濟衆垂教焉。舍利弗。女聞五濁之名乎。劫濁。見濁。累濁。生濁。命濁。謂之五濁。我在五濁之世。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固難矣。欲使人皆得之。不其已難乎。於是舍利弗及羣比丘。及四方來聽者。皆大說。南膜拜而

去。

修刪阿彌陀經終

甘雨亭叢書

修刪阿彌陀經

五

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

大曆三藏玄奘法師表第一卷

進頌手表

沙門玄奘之玄奘剛來遠既陳碑有書其德
斯爾受盛曲蕃護以與奉輔德紀情極性權維
聖之向未生靈區區事龍宮秘宮就馬順安初
導君逆於以東亦定在於聖劫也則子孫其象
德其德者法王玄奘之德其德者

聖事依依 陛下集靈生乘推運登極勝花九漏
掩骨在而獨去老美一捺翻軒異而高相分摩以此
前隨寂於幽陵庭翠青丘湯效勞於燭木我切
既哉歸其華山文德載重受圖究由於是刊書

此心之 容臺風葉龜文既藏遂於東觀銀
歸五字之洗汗於中宮獨切為其真如如懷空際
銘靈妙法以為六訓由是聖耶之談應聖耶而
重欲鷄林之玄仰神化以來儀達宮城於中洲利

玄津於神教像教東被斯為感矣玄奘行華无
想空行由氏謀處始後七載光緒自慨然地情播
以私宜導侍團威遠尋聖跡法在西域躬躬見
言覽既尼之與自視少眾之西藏所獲梵本經
誦一千性六百五十七部仁像七軀佛堂舍利一百零
起并骨舍利等一函既可治焚無地旋翻云內經奉

指言載公翻譯受區開士用益慧義研惠施時未能

想果見絕筆者凡年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十卷佛
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論十卷未
集集所載摩羅十卷勒成八卷結馬別及前食初
仁像梵字總論并指指圖奉進但聖聖聖聖聖聖
玄奘學非沈秘謝詠通何以作攝夫規規始始玄教亦樂
火對佛常以括光自之細流是巨難而代大進軌
戰憐冷獲永谷謹言 貞觀七年七月三日玄奘上

進西錄記表
沙門玄奘言賭木結法宮官紀軒皇之權流以海海夏
載者伊克之德西老白理岸垂衣之舞東灰楷失賄刊指
分得自之為莫白度代表微前曲伏惟 陛下播紀念

規衡範物列丹柱木風其下而奮群臣教是華嚴
碑方與之補道益神德遂於七德閣之教於十倫傳編
泉源化雷雷雷華李芝發秀并浪開華樂團團團
而池深池深炎火而照積水梯亦故而兼朋泛者作
委責史瞻前良事絕如存豈如漢開振振名按金儀奈

或桂林載通珠浦而已玄奘幸萬天地身觀華天佛
真心梵境敢符好了余約辨踪勸群欲各徒以上彼聖
下資賴今親身遠遠求自途展轉膜拜之地凡
即之外傳文臣雀方驗前開則實孤舊墨替暴實財
指鹿積人故天從遂得下處此而冷提河提鸞林而極

指鹿積人故天從遂得下處此而冷提河提鸞林而極

我園之路懸空存五全之其要德可保尋求歷賢
序推遷言及 系京忽始二紀所開所復百有廿八國編
以事未之所既稍空陳蓋表有父之所後屬無述五風擬述
位而未遠張嘗望年非博云其所以記微者詳書其過
許謹說少後前奔縱為大君西城記二十二卷錄寫以別玉英
葉質愚魯昧於編實望須之右筆錄以左言載其難詳採
其質錄標百玉之每首九在皇代後使山徑向毅沒傳
鞠華無任忘謹詣闕奉進輕塵梳表伏深戰灼謹言

請大宋文皇帝作序并題錄表
沙門玄奘言玄奘早預玄門幸逢昌運希開玄道慈心法送

其惟正竟遺文尚未詳備遂慨然懷藥通歷殊方表賴皇
風所期咸洽去年二月奉 詔翻御令見成九郡物在
十八卷錄寫以別竊凡私移寺尊像初成聖上親降聖
輿開青蓮之目今經論新翻教錄斯義伏仰陛下垂慈
神翰表茲經題親舒玄游席的宗極所暨天文地思
無日月高明正字銀鈔將軀神等國度百代之下教誨無
窮十載之外瞻仰無絕不任懷之之謹奉表以仰輕觸
天威伏增悚汗謹言 貞觀二十一年十月玄奘上表

大宋文皇帝報請作錄表 勅書
首書具奏未委法所凡標高行早出聖表後實舟而登
故序禮始道而開法門弘闡大教首能罪惡的意
重故表歸之海四空慈白悔昏助之昭八極拜頌之者

其惟正竟遺文尚未詳備遂慨然懷藥通歷殊方表賴皇
風所期咸洽去年二月奉 詔翻御令見成九郡物在
十八卷錄寫以別竊凡私移寺尊像初成聖上親降聖
輿開青蓮之目今經論新翻教錄斯義伏仰陛下垂慈
神翰表茲經題親舒玄游席的宗極所暨天文地思
無日月高明正字銀鈔將軀神等國度百代之下教誨無
窮十載之外瞻仰無絕不任懷之之謹奉表以仰輕觸
天威伏增悚汗謹言 貞觀二十一年十月玄奘上表

大宋文皇帝書表 沙門玄奘言伏奉
聖勅初撰書并發經奉誦言終手極述玄英誠惶誠恐言表
葉尚空野謀泰位任幸屬九漏七載四表元慶導皇道
征恃國威而訪道窮超冒險難勵愚誠崇興懷慈寔
資朝仁所獲經誦奉 勅翻譯見成卷軸未令詮序伏
惟謹不報恩雲敷天華景耀理慈慈兼詞逸成莫窮千
言以重新掩百玉而騰實竊以神刀非非 神聖不足詮其理
聖教言速非 聖潔何以存其原似乃冒犯威嚴敢考題自
者終沖總 和許梅躬累息相頌失備玄英聞日月麗天

朕方睇於戶牖江河絕地亦流潤於巖崖宮和唐樂不絕樂於
聳珠金壁奇珍豈能數於愚誓願錄斯理重以于新伏凡
言由由去天文府配配而儀而用久矣二耀而俱懸則就馬
須微言假神筆而和遠鷄園奧曲詭莫詞而宏暢豈止區
梵乘獨神恩榮無一表之於 聖聖而無任誠懇之之謹
詣闕奉表以仰輕觸天威伏深戰灼謹言

謝納聖恩勅力表一首 沙門玄奘言伏奉 勅書初撰聖恩一
頌實微利刀口言南曲由錄當常澤光命隆厚精守宸
慈玄英幸連文之化早獲息心之侶三業無紀四恩靡吝
皇恩不盡恩榮存隆恩厚之服教含流霞智慧之刀語直
切而語慈服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斯慶勞之納起餘讚於敬也

謝納聖恩勅力表一首 沙門玄奘言伏奉 勅書初撰聖恩一
頌實微利刀口言南曲由錄當常澤光命隆厚精守宸
慈玄英幸連文之化早獲息心之侶三業無紀四恩靡吝
皇恩不盡恩榮存隆恩厚之服教含流霞智慧之刀語直
切而語慈服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斯慶勞之納起餘讚於敬也

懼空難於自息，嗚呼！禮慚，惡弄管，不勝悚有之。謹奉表陳謝，以聞聖鑒。天監伏深，咸博維言。

大宋文皇帝製三藏聖教序表

沙門玄奘言：竊聞仁及極積，屬於生滅之傷，百物正名，未使真也。燒猶直遠，微教冊觀，與不測其神，懸於軒窗，懸蓬並辟，其義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於天廓，先至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城，納恒沙之法界，遠使給園，精舍並入，陟封貝葉，靈文飛舞，冊府玄英，徒因根錫，解語嶺山，經途万里，恬天威如尺，失進赤千葉，誦雙林如會，演樹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亦窮，驚馬嶺之遺言，並已載之素象，表歡遠震，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英論

亦執糊謀，亦傳燈之榮，才異鳥鳴，深愧為執，之敏，所許建論，純殊尤，以遂存天恩，番種構序，文超象，慈之表，名，展日之教，千光，現始，如也，之門，同法，玄之，源，百草，一吾，演說，俛切，寐，寤，忽，以，微，生，親，羨，梵，響，踴，躍，勸，喜，如，聞，受，記，言，但，欣，符，之，極，徑，奉，表，詣，陳，謝，以，聞，謹，言。

大宋文皇帝製三藏聖教序表

臣才謝建隆言：竊惟佛心，玄奘言：竊聞仁及極積，屬於生滅之傷，百物正名，未使真也。燒猶直遠，微教冊觀，與不測其神，懸於軒窗，懸蓬並辟，其義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於天廓，先至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城，納恒沙之法界，遠使給園，精舍並入，陟封貝葉，靈文飛舞，冊府玄英，徒因根錫，解語嶺山，經途万里，恬天威如尺，失進赤千葉，誦雙林如會，演樹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亦窮，驚馬嶺之遺言，並已載之素象，表歡遠震，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英論

謝建隆聖教序表

沙門玄奘言：竊聞仁及極積，屬於生滅之傷，百物正名，未使真也。燒猶直遠，微教冊觀，與不測其神，懸於軒窗，懸蓬並辟，其義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於天廓，先至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城，納恒沙之法界，遠使給園，精舍並入，陟封貝葉，靈文飛舞，冊府玄英，徒因根錫，解語嶺山，經途万里，恬天威如尺，失進赤千葉，誦雙林如會，演樹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亦窮，驚馬嶺之遺言，並已載之素象，表歡遠震，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英論

假司中，車既乎大道，玄遠，如門，塵，非亦，般，智，孰，能，詮，序，者，伏，惟，皇，天，子，般，下，體，智，靈，慈，仁，被，香，方，地，仁，曰，以，尊，輝，然，注，極，於，佛，隆，津，梁，有，傳，燈，斯，在，玄，英，表，窮，仁，道，博，積，應，命，與，自，東，夏，的，玄，西，方，皇，聖，護，持，以，註，論，六，百，七，十，七，都，尋，蒙，恩，勅，令，玄，英，翻，譯，及，降，忘，言，各，別，序，文，布，慈，宮，於，塵，切，皆，惠，雨，於，以，不，敢，不，進，日，三，藏，仰，祈，善，復，製，述，聖，之，記，先，開，大，歡，而，實，如，門，則，以，而，不，以，該，靈，察，之，境，則，定，亦，百，空，獨，以，神，裏，遠，超，聲，表，玄，英，未，澄，濁，水，忽，以，四，珠，證，志，願，聖，奉，持，永，為，心，鏡，不，但，下，清，心，也，謹，奉，表，陳，謝，以，聞，謹，言。

皇皇帝言：竊聞仁及極積，屬於生滅之傷，百物正名，未使真也。燒猶直遠，微教冊觀，與不測其神，懸於軒窗，懸蓬並辟，其義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於天廓，先至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城，納恒沙之法界，遠使給園，精舍並入，陟封貝葉，靈文飛舞，冊府玄英，徒因根錫，解語嶺山，經途万里，恬天威如尺，失進赤千葉，誦雙林如會，演樹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亦窮，驚馬嶺之遺言，並已載之素象，表歡遠震，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英論

鄙樵尤，驚，忽，以，其，善，義，揚，播，述，移，新，自，省，執，棟，更，并，勞，吁，意，臻，深，以，為，愧。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自白，玄，英，表，陳，謝，以，聞，謹，言。

大宋文皇帝製三藏聖教序表

先化陶均，短長異毒，天地覆載，愚智同生，仁知工，整上，賢與代，不，名，也，而，前，年，身，以，於，途，朕，自，頃，愧，落，行，極，智，德，力，後，幸，曰，風，錄，有，愛，不，遇，真，人，自，對，棄，已，來，十，脚，滿，竟，理，積，標，加，將，慎，真，以，全，陳，指，掖，躬，而，自，歎，荷，神，方，而，多，愧，唯，奉，命，於，後，廉，慶，題，驗，之，可，期，必，望，遠，促，在，而，長，存，隨，常，穎，而，不，朽，既，白，之，啟，靈，素，茂，玄，已，弊，之，躬，除，義，益，柱，此，心，以，願，其，一，可，遂，年，唯，願，除，誠，敬，仰，良，術。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自白，玄，英，表，陳，謝，以，聞，謹，言。

謝建隆聖教序表

沙門玄奘言：竊聞仁及極積，屬於生滅之傷，百物正名，未使真也。燒猶直遠，微教冊觀，與不測其神，懸於軒窗，懸蓬並辟，其義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於天廓，先至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城，納恒沙之法界，遠使給園，精舍並入，陟封貝葉，靈文飛舞，冊府玄英，徒因根錫，解語嶺山，經途万里，恬天威如尺，失進赤千葉，誦雙林如會，演樹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亦窮，驚馬嶺之遺言，並已載之素象，表歡遠震，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英論

此化是知誥者者法至之善權國言象者聖帝之能事
非夫三遠超鑒四私府深孰有極金福之運私玉高家之故
者歎伏惟 惟平陛下向舊作聖歎的辨通諸流弊之俗

垂世終之化風教被於天下重揚槍於百億臨以教令篤久志而
載馳風方外之雖機械中之飲四海無度萬機有暇儲德寬
於麟閣刊知未於龍宮表其羊訓疎通乎慈皆百南承的指
詳譯梵文內領肅懣懼亦日日深悅誠款以靈機大猷是以
夙夜匪懈身心益皇化所覃無餘一考之說案賦兩析於
感一人之心既四迴三途之眼舟撼動九重之既及紆神裏
席的聖教誦奉切深已振釋之宮義海浮天將動梵
王之請由是卒尼大訓資聖潔而照靈殿若微言德年歡帝

光闡世而幽居隨俗未開梵誓之漸遠其志鄙視觀天文之
殿其見釋教經論請親御製三藏聖教帝及皇太子在聖
紀宣多志近感使因知太郡名相各施一本是則道不廣
行法無番師裝帝帝於慈遠法兩游於中外皇靈草法德之
福亦之無窮梨元草法德之福亦之無窮不但誠懇之
謹奉表陳請以開伏仰天慈賜垂於久穩塵形覓進備載
行謹言 貞祐三年夏月廿五日 奏法德聖德聖德聖德

河內言其結中使光臨仗承的念親降徽毫者建慶記典古帝
律意洽慶徽恭羨寵介對越惶悚竊以日月經天在聖斯朝聖
贊開化恩感方杜是以真誠行於躬天訓與於昌運非亦一人之
慶寧涉西燕非燭三朋之智豈敢冥昧伏惟 皇太子殿下臨神矧
冰潔性去俸資曜克靈結以增朝業服天維導爵三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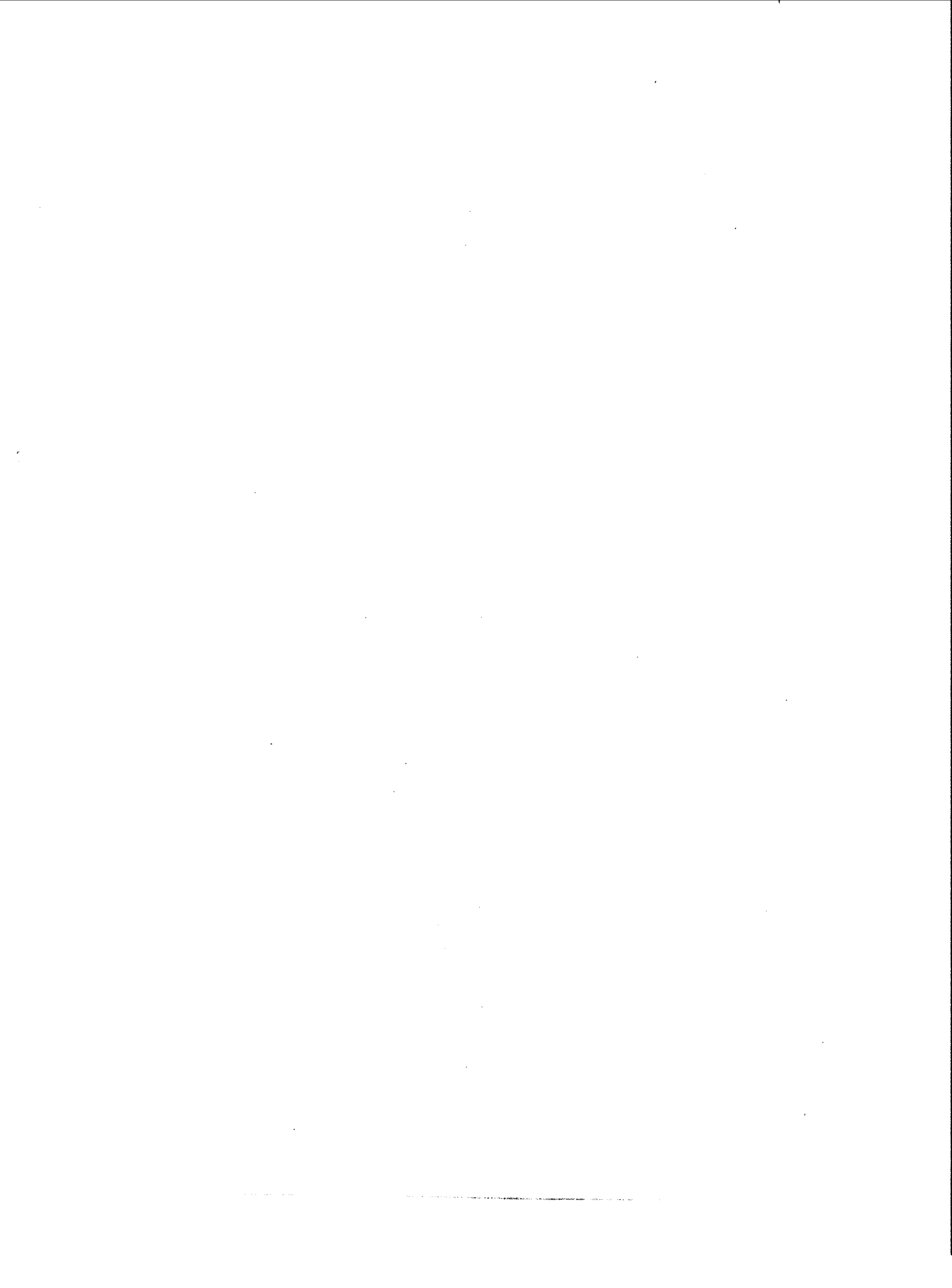
亞生知才卷四辨之數出於開圖陳處均窮於八體雖經辨老
絲於九時葉勢空浮詞常密洽香毫夏六之象押輪煉三
辰之光降甲觀之詔藩園紙園之與百思等風雲的懸日月淳化
兩猶著世符攝傳及西顯慶令人天不勝悅豫之誠謹奉如
陳謝以開謹言 貞祐三年夏月廿五日 奏法德聖德聖德聖德

油門去英輝霜以六王陳遠察陽德之德仗歸成象寺日月
之惟希与夫忌言妙辨公道指於人天滿字宏規花實勝於空
古攝海育之深壁弱變之流語其取投切豈內日伏惟
皇太子殿下章育其其性其多仁都溢於可邦惠情發於
三寶保窮推賢外連色空不冠而道茂兵已而以願降志
任陸每神贊述如洪鏡之待扣若空谷之必應開物象於名言
暢也答於教教遠乃此之以慧燭潛之以智丹誠助長衣

夏極果流之論三途身窮四空愛懸玄門慶美福道幸夫法亦
虛無浪廢未如皇皇之世世西歸斷繁報開正通之說普天
之下並深步 謹言 貞祐三年夏月廿五日 奏法德聖德聖德聖德
聖思焉燕述實相之宗凡麻味之威飲大現况親御澤豈勝
踞躡其見譯託經論請付外流布開慧眼於含識薩慈雲
於群有使夫遺法之徒俱蒙利喜速方之俗感慈恩覓斷不任
城難之上謹奉陳請以開輕慶應覽伏增戰慄謹啟

皇亦在春嘗日所臨門隨唯居經及題善薩薩經等謝
河內言其結中使光臨仗承的念親降徽毫者建慶記典古帝
律意洽慶徽恭羨寵介對越惶悚竊以日月經天在聖斯朝聖
贊開化恩感方杜是以真誠行於躬天訓與於昌運非亦一人之
慶寧涉西燕非燭三朋之智豈敢冥昧伏惟 皇太子殿下臨神矧
冰潔性去俸資曜克靈結以增朝業服天維導爵三亦之道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



人曰然你也會邪法我以為死又會使此法
今告師五放還我家一行者曰你且放
還我小行者主人喚水一口馱子便成行者
我即今有僧行七人往此經過不一亦有妖
法如敢故使妖術須教你一門一草除根主
人近前拜謝豈敢有違一兢乃法請謝曰
行者今朝到此時一偶將妖法一詎思
往今拱手阿羅漢一以蒙明訓

莫此妖法一亂施一相次我師經此一過長坂大蛇嶺第六
行次至火類坳白虎一前云選一大坑四門
陟黑雷声喊一進步不得法師把金環杖
遙指天宮大叫天王救難一忽然杖上起五里
毫光射破長坑一頃更便過次入大蛇嶺且見
大蛇亦死傷人之性又過火類坳一下
下盤坳上有一具一長四一里法師
問彼行者曰山頭白一枯骨一具一雪狼

有日此是明皇太子一換身之處一法師聞語
掌頂禮而行又忽遇一一道野火連天一火生煙
烟行去不得遂將針一並一照叫天王一一一火滅
下火滅七人便過一法師問經一一半行者曰
我師曾一此嶺有白虎精一否常係狐魅妖怪
以至喚人師曰不知一我久只見一後雲霧
驟雨細交一雲霧之口有一白一衣婦人身掛
白羅衣一繫繫白羅裙一手把白牡丹花一一朵面
白蓮十指如玉一此妖一安遂生疑一行者
自曰我師不用前去一足

問他姓字一往行者一見一隨便喝一妖
數甚甚一妖精靈一又秀一妖魅何不速歸一妖
是妖精一急便隱藏一妖跡若具人一間圍一立便
通避道名更若躊躕一不言一杵波一微聽粉碎白
衣婦人見行者一語言正惡一徐步一前微一含
笑問師一一行往之何處一行者曰不一笑問
我行途只為東土一衆生想汝是火類一頭白
虎精必定是也一婦人聞語張口一大叫一一聲
凶面皮一裂一張牙擺尾一搖身一長丈
疾醒之中一蒲草一白虎被行者將金

杖變作一个夜叉頭豔天脚踏地于把降魔杖
 牙如藍鬚青髮似珠口吐百丈人光當時白
 虎精望吼近前相敵被猴行者戰退此時遂問
 虎精其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不
 伏着休肚中有一个老猢猻虎精聞說當下
 伏一叫猢猻在在白虎精肚內心遂殺虎精
 開口吐出一个猢猻頭在面前身長丈二兩眼
 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內更
 有一个再令開口又吐出一个頓在面前
 又曰未服猴行者曰汝肚中无千流万劫

猢猻今日既至不日今日至後月今年
 去年今生吐至未生也不尽白虎精聞語心生
 忿怒猴行者化一團大石在肚內漸大會大
 敬虎精吐出開口吐之不得只見肚皮裂破七
 孔流血喝起夜叉渾門大殺虎精大小粉骨糜
 碎絕滅除蹤僧行收法歇息一時欲進前程不
 留詩曰 火類坳頭白火精渾身除滅永寧寧
 此時行者神通顯保全僧行過大坑

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卷第一

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卷第三

入優鉢羅國処第十四
 行次入到優鉢羅國見藤蘿繞之花萼紛々万
 里之間都是花大遂問猴行者曰此是何処答
 曰是優鉢羅國蒲團瑞氣尽具優鉢羅樹菩提
 樹自生此樹根葉自然无春无夏无秋无冬花
 枝常旺花葉常香亦无猛風更无炎日雪寒不
 到不夜長天師曰是何无夜行者曰佛天四
 季紅日不西我輩不无死也无悲喜

千二百級長 園有之以此景有世
 來時二十歲歸時歲不知祖宗數十代春在
 追隨桑田變作滄山岳却成漢佛天住一日
 日行誰知我師詣竺竺國前路只些兒行者
 詩曰 優鉢羅天瑞氣全 誰知此景近西天
 慇勤到此求經教 竺國分明只在前
 入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法師行次行者啓曰我師不知來時去時今日
 已過三年以是西天竺國也近難之山行之
 日見一座城門之上牌額云竺國入見得

其室念之瑞氣人民馬往來紛一見香煙
 象花果重之百物皆新世間罕有况見一寺
 号福仙遂入寺中參見知客彼中僧行五千餘
 人少謁主事又參厨頭寺内香花揮曳情蓋紛
 紜佛具齊全七宝間雜才撤金鈴一下即時齊
 鐘而來法師同行者曰此齋食全不識此味行
 者曰此乃西天佛所供食百味時新九俗之人
 豈能識此僧行食了四大豁然至晚寺主延請
 法師叙問人情茶湯周匝遂問法師遠奔來此
 引對所為法師曰奉唐皇切勅為東壽永玉

者不備教特
 國求請
 乘耐寺僧聞語
 後低頭道我福
 寺中於千餘年
 經歷万代佛
 法未聞你道求
 有佛法在何處
 在何方你
 是癡人法師問曰
 此中既死佛法因
 何有寺有
 僧僧曰此中人周
 歲教經法性自通
 豈用尋請
 法師白曰此中仙
 景最足聰明佛教
 方所整垂
 旨示谷曰佛住雞
 足山中此處望見
 西上有一
 座名山靈異光明
 人所不至鳥不能
 飛法師曰
 如何人不至谷曰
 此去漢千里過漢
 至山五百
 餘里漢水波浪瀾
 方重山頂一門乃
 是佛居

之所山下一千餘里才到石壁法住此門除是
 法師會飛方能到彼法師見說添問低頭乃問
 狀行者曰此去佛所山當万里水浪千里作何
 計度行者曰待我來自別作一計至天曉修行
 者曰此中佛法亦是自然我師至滅燒熟香
 地舖坐其面而西竺難足山禱祝求請法教師
 一依所言慶意求請福仙僧眾尽來觀看法師
 七人焚香望難之山禱告齊聲動哭此日感得
 唐朝皇帝一國之民咸忘三難人之發哀天地
 感之人人言不
 許之問雷聲
 萬道

兵九耳傳敘
 而鄉首良
 上堆一藏經卷一寺僧徒及皆合掌道此和尙
 果有德行三藏頂礼點檢經文五千四十八卷
 各俱足只死多心經本法師收拾七人扶持
 產馬負載起程回歸告辭竺一困僧眾合城及皆
 送出祝付法師回程百万經綵難善云
 保護玄文回到唐朝作大利益相别之次各各
 淚流七人解別登途遂成詩曰
 百万程途取得經
 七人扶助回程
 却應東土人多幸
 唐国明皇感膺

建造經函因寺院 塑成佛像七餘身

深沙幽暗并神衆 乘此因緣出業津

竺國西天都具佛 孩兒周歲便通經

此回只以心經本 朝對龍顏別具呈

轉至香林寺受心經外第十六

竺國回程經十个月至盤律國地名香林市

止宿夜至三更法師忽齋神人告去來日有人

將心經本相惠汝汝回朝良矣驚竟遂之猴行

者不遇來得夢甚異常行者云依夢說看經一

作可與調耳秘送望正面充羊云焉

都雲中有一僧人 十五卷元

執金環杖袖出多心經謂法師曰授汝心經

翻切須護惜此經上達天宮下管地府陰陽

測值勿輕傳薄福衆生故難承受法師頂禮白

佛言只為東土衆生今幸緣蒲何以不傳佛在

雲中再曰此經才開毫光閃爍鬼哭神號風波

自息日月不光如何傳度法師拜謝銘感

佛再告言吾是定光佛今來授汝心經回到唐

朝之時委囑皇王令天下急造寺院廣度僧尼

具崇佛法今乃四月授汝心經七月十五日

師等七人時至當返不堂汝記此言至十五日

早起浴身告辭唐帝午時採蓮艇至亦有金

花座五色祥雲十二人玉音童子香花懺懺七

寶璽路未時迎汝等七人歸天天符有阻不得

邊汝且諦聽深記心懷法師七人泣淚拜訖

定光佛揭起雲頭向西而去僧行七人密記于

心至身裝束乃成詩曰 竺國取經回東土經

今十月到香林三生功果當緣滿密授言各

諦聽定光佛雲中現迷令某東急回程請言

二月七日七人僧行返

到陝西王長者 妻秘是奴 第二十七

回到河中府有一長者姓王平生好善年三十

先喪一妻後又娶孟氏前妻一子名曰癡那

孟氏又生一子名曰居那長者一日思念考此

之恩又憶前妻之分廣修功果以薦亡竟又與

孟氏商議我今欲往外國經商汝此小心為五

看望癡那小子勿失父母未有可知千万一同

看惜遂將財帛分作二分一分与你母子在家榮

謀生計我將一分外國經商回來之日修崇五

德大會廣布津梁鴛鴦技先亡作大因果祝付妻

子擇日而行妻送出門再三又祝着望癡那元
令疎失夫經半載逢遇相知之回附得家書一
封擊鼓一面滑石花座五色繡衣銀履真孟
氏換得善物拆開看讀書上只云与癡那取
再三說看管癡那更不問着居那一旬孟氏看
書了便生嗔恨毀剝封題打碎戲具生心便娶
鴈害癡那性命一日与女使春柳言議我今欲
令癡那死却沒有何計春柳答云此身小事家
中有一鉛錘可令癡那入海座上將三十斤鐵
錘

云其癡那日一依如此令癡那入內生被
定三日三夜猛火煮燒茅四日扛開鐵蓋見癡
那從鉛錘中起身唱喏孟氏云子何故在此癡
那曰母曰我此一釜變化蓮花座四伴共冷水
池此中座卧甚具安穩孟氏与春柳驚惶相謂
曰急須作計殺却恐長者回來癡那報告春柳
曰明日可藏鐵甲於王領癡那往後園討櫻桃
與待從開口鐵甲鉤斷舌根園得長者回來不
能說話明日一依此計領去箇中鉤斷舌根如
流蒲地次日起來家喚一孟癡那又會

氏遂問曰子何故如此癡那曰夜半見有一人
稱其非露王如來手執藥器来与我燒燒藥
春柳又謂孟氏曰外有一庫可令住守庫額
庫中鐵錘經一月日孟氏問庫見癡那起身唱
喏孟氏曰前日女使鎖庫不知子在此中子
月日問那有飯食癡那曰飢渴之時自有鹿
空而乘春柳曰相次前江外水發可令癡那
擲水推放万丈紅波之中長者回來只云能
自投向溪中後死方免我等之危孟氏見江水
流急

一推癡那落水孟氏一見便去此回公了
下樓忽見門外有青衣走報長者回時長者在
路中早見人說癡那落水去了行行啼哭才入
到門奉身自撰遂乃至孝擇日解還死遮法會
廣設大齋三藏法師王舍城取經回次僧行
七人皆赴長者齋蓮法師与猴行者全不助食
長者問曰師等今日既到何不喫齋法師曰今
日中酒心內只憶魚羹其伴皆不欲食長者聞
言无母功果豈可不行便令人尋買法師曰小
魚不助須要百斤大魚方可充食僕夫尋到

父能家樂得買大魚一頭
家內啓白長者魚已買迴長者遂問法師作何
修治法師曰借刀我自修事長者取刀度與法
師法師咨白齋衆長者今日設無得大齋緣此
一頭大魚作甚罪過長者曰有何罪過法師曰
此魚前日吞却長者子癡那見在肚中不死癡
人開語起身圍定被法師將刀一劈魚分二段
癡那起來依前言語長者抱兒驚喜倍常合掌
拜謝法師今日不得法師到此父子無相見百
天衣執事長者謝曰乃成詩曰

高外国近三年一孟氏
遂把癡那推下水 大魚吞入腹中全

却因今日齋中座 和尚沉吟醉不鮮

索討大魚親手煮 爺兒再觀信前緣

法師曰此魚歸東土置僧院却造木魚常住齋
時將搥打肚又成詩曰 孟氏生心惡推兒以

水中只因無會得父子再相逢

衆會共成詩曰 法師今日好因緣長苦那

再出天子孟氏居那無兩樣樣樣衣襟一般

法師七人離大薩之中旬日至京京東路遊

何師法師取經回程已次京界上表奏聞
宗明皇帝當炎興遠謀大駕出百里之間迎
法師七人相見謝恩明皇共車與法師回
時六月末旬也日曰朝中詔齋勅下諸州造寺
奉迎佛法皇王以得般若心經如護眼精內外
道場香花迎請又值七月七日法師奏言臣啓
陛下自在香材受心經時空中有言臣僧此月
十五日午時為時至必當歸天唐帝聞奏涕
無衣天符有限不可遲留法師曰取經歷天
唯只為東土衆生所有深沙神蒙恩力

恩寺中追拔皇王曰法師委付

佛前獲殿至七月十四日午時五刻法師受賜

帝宣謝三年往西天取經一藏回歸法師三度

受經封為三藏法師十五日午時五刻天宮降

下採蓮船定光佛在雲中正果法師宣公不得

遲遲忍卒辭恭皇帝七人上船三正西乘空上

仙去也九龍興霧十鳳來迎千鶴反祥光

輝皇帝別无報答并設大齋一筵滿座香成

憶三藏皇帝与太子諸官遊四河哭泣代

名乃成詩曰

法師今日上天宮 足襪蓮花步步通

蒲團福田大利益 免教東土蓮塵龍

後封侯行者為銅筋鐵骨大聖

新雕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卷第三終

日本三箇將軍所藏唐三藏取經清法中箱本手既命之為
 影印惜未有供茶開德而氏改齊堂文庫中而自別本乃得
 書本觀者往不逾旬蘇奉為果等亦藏本至聖取以故中箱
 本稱名籍異而實是一書惟中箱本手卷為上中以此別署一二
 三月不同耳且昔者高小音舊版而此刊刻為精言中整為
 作驚為款字款未詳別此亦果繁也中箱本供三茶此則卷一供
 少半卷二全供三能取以補中箱本而中箱本一法既可取此本
 補之之因中箱本同付印以廣兩君之嘉惠于教林而原十
 月亦嘗御人羅振玉書于海東寫本

護國寺元人
諸天畫像讚

錢塘王元祿書眉

光緒乙未夏月
泉唐丁氏刊行

護國寺元人諸天畫像讚

明義烏傅巖野倩撰

梵天王

案即娑婆界主號
令獨尊大梵天王

大梵王冠綏衣履如古帝右執爐作蓮心受炷
方柄下折左拈梅檀所謂娑婆世界主者也雙
鬢二身首珠纓露臂足捧合及瓶花

劫始先生為佛警蹕娑婆下帥輔康上騰動念有情

梵子在膝火定脩悟界高兜率梅檀親炷威儀靜吉

離欲初禪近法第一 傅巖敬題 以下皆同

梵天王梵語具云梵覽摩華言離欲又云清淨謂

諸天像讚

一

此天王身心妙圓威儀不缺清淨禁戒加以明悟

統領梵眾即法華經稱娑婆世界主尸棄大梵王

大千世界者也 梵語娑婆華言能忍梵語尸棄華
言頂髻又云火繇脩火定而悟道

也 崇禎甲申春仲錢塘傅齡文薰沐敬書 案齡文
即野倩

先生長子入藉
錢塘為諸生

弟子謝彬齋沐稽首謹識祈天福彼如延允茂至

能仁濟拔也 彬字文候上虞人
家於杭以工畫著

帝釋天 案即地居世主
利中王帝釋尊天

釋提桓因寶髻瓔珞合掌服如王者覆以袈裟

好女雙髻持數珠笄者以吧束髻拱立

嚙孟傳偈實主忉利以斯因緣壞色標幟乃主維鬘
樨珠弄器王逢道署上帝儒字汝脩宰堵同三十一
永偕大梵嚴衛佛次

帝釋天王帝即天帝釋梵語具云釋提桓因華言
能天主言帝釋者華梵兼稱也此天居須彌山頂

即忉利天主也謂此天往昔因中迦葉佛滅時有

一女人發心修塔復有三十二人助修繇是功德

女為忉利天主其助修者皆作輔臣合稱為三十

三天也 梵語須彌華言妙高梵語忉利華
言三十三梵語迦葉華言欲光 崇禎歲

次甲申春王錢塘葛邦熙為母謝氏祈壽康祿茂

諸天像讚

二

慈護永綿謹題 案所鈴章
字素先

毗沙門天王 案即北方護世大
藥叉主多聞天王

北水精埵鞞沙門天王額戴寶珞獮目披甲擎

舍利塔項有青光藥叉朱鬘張口頭垂鬘體執

如斗卓旃胡人侍立烏爪蒙貂髯面

王須彌如福德普聞掌中金色古佛是墳勇健無量

能為之君英儲應僉安西著勳晶埵隱日寶戈出雲

天驕摧服繫組曷云

毗沙門梵語也華言多聞謂此天福德之名聞於

四方即北方天王居須彌山半第四層之北水精

埤統領無量萬千藥叉守護北方也

梵語藥叉又云夜叉華言

健崇禎甲申年夏仲吉旦新安弟子吳之敦薰沐

敬書祈百事如意者

案鈴印字商隱

聖法弟子傅崑稽首和南謹識伏願同登善根天

福所蔭多聞流衍永永無盡

案鈴印字子玉

提頭賴吒天

案即東方護世乾達婆王持國天王

東黃金埤提都羅咤天王赤光露髻額瑠而髻

右提劍左攬衣袂披甲僮露髮仰鼻捧劍室力

士捉械

黃金如土國甯不治統攝香陰聽樂而持劍芒脫匣

諸天像讚

三

顛熱永離四皆可畏王獨多髻天根磨牙取以飾推

特稱擁護金輪所資

提頭賴吒梵語也華言持國謂此天能護國土即

東方天王居須彌山半第四層之東黃金埤領乾

闍婆富單那等守護東方也

梵語乾闍婆華言香陰即帝釋之樂神也

梵語富單那華言主熱病鬼

崇禎甲申中秋弟子鄧維垣捐工

助裒伏願慈闈永護福祿無疆薰沐并書

弟子樊維嶽齋沐稽首謹識祈願慈親暮景康強

以洎妻孥眷屬福善攸同永遠無盡者

毗留勒叉天王

案即南方護世增長天王

南瑠璃埤留離天王赤光臂弓握二矢被甲起

冑後覆介者蒙多首按劍其一卓巾簪安石榴

花負韞

青寶南色王地同名瑠弧挂鞞鷲羽未鳴善根難長

魔事易成心手熟調巧便自生威德熾盛穢屏魅清

領光颺動指印霞頰

梵語毗留勒叉華言增長謂此天能令自他威德

善根悉皆增長即南方天王居須彌山半第四層

之南瑠璃埤領鳩槃荼等無量百千鬼神守護南

方也

梵語瑠璃華言青色寶梵語鳩槃荼華言瓔珞形即壓魅鬼也

宏光乙酉歲

諸天像讚

四

仲春望日書於靈鷲山房弟子項士昌薰沐敬書

毗留博叉天王

案即西方護世大龍王主廣目天王

西白銀埤毘留波叉天王赤光額瓔露髻橫鉞

交指上拱類韋馱目倍諸王披甲鬼皆虎眉一

髻髑髏一龍角執鎚佩劍以侍

羣龍婉婉遊戲銀塊主者為誰種種妙響誑戲不作

眼舌俱廣珠瑤千萬醒驪供養主忘匪目實繇忘想

黃鉞平臆斷自心上

梵語毘留博叉華言雜語謂此天能作種種語言

故又云廣目以其目廣大故即西方天王居須彌

山半第四層之西白銀埵領毗舍闍鬼等無量百

千諸龍守護西方也梵語毘舍闍鬼崇禎十有七

年歲在闕逢涿灘白藏之月慧業弟子葛邦畿合

掌敬為母李氏目疾樂見照明蒙佛金鏡絲遠具

慶云謹題

金剛密迹案即親伏怨魔誓為力士金剛密迹尊天

金剛密迹貌甚獮生露鬢禮跣提杵身首瓔珞

最繁一袍帶者雙手捧卷如文字髮垂冠外一

侍者眉髮如珠薰香低嗅以手覆爐

願護千兄寶杵不碎倨怒獮鬻秘密耽愛法中禦侮

諸天像讚

五

不煩衿佩佛譜微密似堪紀載可一可二幻門必判

樓主化身勿辯其昧

金剛密迹天手執金剛寶杵識達如來一切秘密

事迹也往昔有王生千生有三子千兄同詣佛所

發心修道而二弟不知一弟發願若干兄成道我

則為魔惱害之一弟發願我為力士護千兄法即

金剛也領五百藥叉神皆是大菩薩等居妙高峯

於賢劫千佛中俱護其法也劫梵語具云劫波華

以此劫中多崇禎甲申年臘月八日弟子陳錫九

賢人故也案鈴印法名淨新敬述字晴雲

摩醯首羅案即特尊之主居色頂天摩醯首羅尊天

摩醯首羅散髮小髻三目多臂合掌及弓矢繩

戈火輪鬼以錦蒙髮虎文行纏肩劍一雙角垂

鬘額出小首負弓衣

惟帝威靈得大自在普潤大千滴數雨濺居十住天

巍姿雄態面具三伊秘藏往貸主饒目臂幻首隸戴

莫炫五兵儷指承誨

摩醯首羅梵語也華言大自在又繙威靈或云三

目故為三界尊極之主輔行記云生色界天三目

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居菩薩住處能知

諸天像讚

六

大千世界雨滴之數統攝大千世界於色界中此

天獨尊也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也崇禎甲申年仲夏吉旦

錢塘弟子戴士彥薰沐敬書案鈴印字儁公

祈保續生福業轉瞬隨喜善根永遠如願弟子陳

鴻儒稽首敬識

散脂修摩案即二十八部統領鬼神散脂大將尊天

散脂修摩施鬘揚髮貌如摩醯而二目作二臂

合掌形甲而屬從者紅巾捧黃色襪一陋劣雙

髻肩劍

鬼母所誕健提多力八臂不施飯依佛勅鬘無冠容

履有跣色寶印善升慧鋒忘憂二十八部除衰惱惑
天大將軍三密是職

散脂大將散脂梵語具云散脂修摩華言密陀羅
尼集云鬼子母有三男長名唯奢次名散脂大
將次小名摩訶以陀能於十方世界覆護一切眾
生為除衰惱等患嘗地居或空居各有五百眷屬
領二十八部鬼神隨是經典所流通處與諸鬼神
往至彼所隨逐擁護說法者密消諸惡令得安隱
仍以身口意三密而加被之謂眾味精氣從毛孔
入此身密加被也莊嚴言辭辯不斷絕此口密加

諸天像讚

七

被也人進勇銳等此意密加被也至令聞者受人
天樂疾得菩提其於賞善罰惡功亦大矣崇禎歲
次甲申上元錢塘葛邦熙祈保祿崇名達嗣繁家

慶齋沐拜書

案鈞印字華樵

大辯才案即能與總持大智

大辯才莊嚴嚴相花冠瓔珞八臂持杵斧矛繩

蒲挑鐵輪臂弓合擊執矢跪傍有蹲虎仰獅侍

者禮而盛飾以器貯花在掌案此係摩利支天之像讚與證諸俱

誤

慧不住福如來能爾應食智報天胡不喜如是享受

才辯雙美諸佛歡供佛法廣被相表器表猛迅弭耳
我憶維摩無滯遐擬

謂得大智慧功德成就大辯才也此天或居山巖
深險處或在坎窟大樹叢林在處常翹一足八臂
莊嚴常持弓箭刀稍長杵鐵輪帝釋諸天常加供
養讚歎具無礙辯於一切時常自護世濟物利生
流通佛法無所怠倦以慧資福故光明會上列之
在功德天之前也崇禎甲申臘月華川傅齡熙齋
沐敬書案齡熙係野備先生幼子字長穆
緣成善果歡百子來爰我同人情堪藹藹伏願光

諸天像讚

八

明筵上憑香華之永新本願因中證福田而長往
謹識

陸慧

傅照臨

朱驥

項用順

項應

周耀周

項用忠

范維孝

大功德天案即隨其所求令得成就大功德尊天

功德花冠瓔珞相貌殊勝左掌赤珠右手如接

引侍女一雙鬟絡頂珍寶盈槃一貴飾握明鏡

長繫縷

宿昔善根得殊勝相鬢徹富儀幢圓勤餉寶足忞供
樂法休暢福極慧圓如鏡取狀布施不窮萬億珍藏

多財而智優容足尚

此天涅槃經及陀羅尼集名功德天金光明經散

脂品名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於過去金

山照明如來所種諸善根故感福報相貌殊勝能

令眾生福德成就常居最勝園名曰金幢若說法

者隨其所須供給無之以福資集成出世因則果

滿二嚴依正殊勝也二嚴即福慧二種莊嚴也依

崇禎甲申獻春寶婺姜紹先齋沐謹識願百事維

新康甯家室云案鈴印字啟肩

韋天將軍案即殷夏四部外護三洲韋馱天將尊天

諸天像讚

九

韋琨將軍腕杵合掌介冑皆豐不髡天軍白澤

兜鍪鬼以羈馮抹額捧匱函而發光

護閻弗營鬱單亦倚桓桓將軍量真行美彼三十一

四王距起介士不拜進與天齒棄爾樂育而承佛旨

慧杵似發伽藍永恃

韋天將軍韋梵語云韋馱華言智論靈威要略曰

天神姓韋諱琨即南方天王八將之一臣也四王

合三十二將此其為首生知聰慧早離塵欲清淨

梵行修童真業不受天欲面受佛屬外護佛法統

護三洲利物宏化大濟羣生故凡建伽藍皆設像

崇敬以彰護法之功也三洲者南贍部洲東弗于
具云僧伽藍華言崇禎甲申秋初邑人傅齡發書
眾國即佛寺也男憇遠祈智慧無量疾疾永除者案齡發係野倩
舍先生次子字長

堅固地神案即增長出生證明功德堅牢地神尊天

堅固地神珠鬘作女相帔佩合掌侍女一衣履

槃盛珊瑚一垂鬘露肘而跣持曲柄斗

皇地堅持隱形承足方輿闡法胥遂迺欲皮珍濟物

吐食利俗瓊樹苗抽琳斗種續象服如河飛珠鳴玉

宛爾坤維居然乾躅

諸天像讚

十

堅固地神堅固者理體不壞如金剛王無能破也

地者謂其利世之功如大地持載萬物出生草木

百穀珍寶也此天隨是經典流布之處常作衛護

隱形法座頂戴說法者之閒足令聞法者如服甘

露增益身力地藏經佛告地神云閻浮土地悉蒙

汝護凡地所生皆悉豐足利養一切護佛教法於

世出世其功大矣閻浮梵語具云閻崇禎十七年

首春五日弟子施有仁薰沐敬書祈求諸事吉祥

如意者

菩提樹神案即覺場垂蔭因果互嚴菩提樹神尊天

菩提樹神冠帔施雜綵花合掌女地神眉無鈿

珠侍女小異而皆嚴飾一捧盆樹

道樹蕙蒨覆佛最久好女花鬢服侔妃后宏願微妙
福蔭希友我聞植物皆有神守未若鉢羅涅槃不朽
寄下一宿帡幪之戴

梵語菩提華言道謂繇此神嘗守護如來成道處

菩提之樹因以主名宿世因中自云我嘗念佛樂

見世尊嘗作誓願不離佛日是知大權示迹微妙

難思覆蔭羣生現身利益故諸經讚護功德不可

量也宏光乙酉歲仲江上傳齡發

諸天像讚

十一

鬼子母案即生諸鬼王保護
男女鬼子母尊天

鬼子母鬢起合掌袖中回顧其子訶利帝訶利

帝手宜男花保母盛飾髻髻外向抱兒一鬼鳥

喙秃作二髻背如蝙蝠捧桃實以獻

魔種在抱干界已血五分應津萬力難揭啖嬰衛穉

轉念一吹因愛入道河流可揭干鬼燒天依戒俱滅

瑤果宜男居然華說

鬼子母天所生子子最小名愛奴極所憐惜常食

人子佛為化彼將愛奴藏之鉢下其母於天上人

閒覓之不得既飯伏已佛遂揭鉢還之其干子皆

為鬼王統數萬鬼眾五百在上常燒亂諸天五百

在世間常燒國界人民佛為授五戒歸依正法得

須陀洹住佛精舍凡人家無子息者求之得子有

疾病者禱之則安故為鬼王母由受佛戒亦呼干

子同依佛所不惱天人也五戒者不殺不盜不邪
淫不妄語不飲酒也梵

語須陀洹華言入流即初地也崇禎癸未年秋八月吉旦古婺朱

鈺薰沐拜手書於武林之梵天講寺案鈺印
字乾若

摩利支天案即行日月前救兵
戈難摩利支尊天

摩利支天華鬘瓔珞額珠合掌莊嚴侍女二人

皆以髻撮髻垂珠姣好一握孔翠尾扇上有日

諸天像讚

十二

月形一捧器中有牛頭梅檀出寶燄案此係大
讚及讚
語俱誤

佛言陽燄虛有飛電云何立號思議難見嚴飾先步

蟾烏激箭塗香愈創脩羅革面災厄欲祥流離厭戰

須假天力一揮寶扇

梵語摩利支華言陽燄以其形相不可見不可執

如彼陽燄也此天常行日月之前護國護民救兵

戈難大摩利支天經中有最上真言曰唵摩利支

婆縛賀若人持此真言無不感應其不思議神力

誠可憑依也時宏光乙酉仲春望後一日弟子項

士昌薰沐書於靈鷲山房 案鈴印字台符

蘇利耶 案即百明利生干光破暗日宮太陽尊天

蘇利耶冠服約類大梵合掌美鬚侍女盛妝執

長柄烏髮錦囊一寶器如餅有梁

夕車彭彭周妙高山施威樂福得生其間炎曦焦灼

不怖不還離中清涼城殿廣閒鳥羽葺簷熱惱以刪

破闇熟物大哉明圓

謂此天宿因持戒脩善奉佛得生其中其宮殿城

郭皆百寶所成五風運持不令停住環繞須彌山

半照四大洲所謂南閻浮提日正中東弗于逮日

諸天像讚

三

始沒西瞿耶尼日初出北鬱單越當夜半是為一

日照四天下除冥破闇成熟萬物其功實大法華

經中名寶光天子即此天也 五風者持風住風隨

將行風也梵語弗于逮華言勝梵語瞿耶尼華言牛貨梵語鬱單越華言勝處 崇禎癸未

年菊月古葵朱鈺薰沐敬書

蘇摩 案即星主宿王清涼照夜月宮太陰尊天

蘇摩服皆如日神冠面有娑羅樹兔形相類梵

釋合掌侍女妝亦似日而一跣持高幢一捧黃

襪傲散脂

同脩天福涼燠各異五風雙持百寶兩置晦魄映曦

圓靈燭地誠掌脩羅寄輪明眎勞煩夜滋未除宣示
功次赫陽下土拜賜

此天宿因所脩所證與日宮天子同故生其中其

宮殿百寶所成五風運持不令停住環繞須彌山

半照四大洲其圓缺者白月初日在前黑月初日

在後因日影覆射故有圓缺所謂近日自影覆故

見月輪缺然月光陰滋萬物夜發光明功次於日

法華經云明月天子是也 白月初者上半月初也黑月初者下半月初也

崇禎歲次甲申亥英之月錢塘朱維城齋盟謹書

案鈴印字虎臣又字佩蘭

諸天像讚

古

娑竭羅龍王 案即秘藏法寶主執羣龍娑竭羅王尊天

娑竭羅龍王服小異日月宮天子冠面作蓮花

承殿形而三綴寶珠秉圭貌類蘇利耶微毅龍

女手珠有光戲龍魚使身首蒙鯨皮以帛交纏

脰持七寶槃

大權愈力沛然洪霖四因靡墮金翅非懼媚媚掌珠

求汝不皮入大鹹中威莊汝素雲軫未聆世亦甘澍

寶宮峩峩波底天路

梵語娑竭羅華言鹹海又繡龍王即鹹海中一百

七十七龍王第七龍王也今獨列此龍王者謂是

大權菩薩居十地之中示現龍身處於鹹海若降時雨先布密雲端坐舉念其雨普洽常隨佛會護法護民其利甚博所居宮殿七寶嚴飾與天無異十地者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照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七寶者金銀琉璃玻璃赤真珠也崇禎甲申冬日童子錢祖呂法名智惺

閻摩羅王案即掌幽冥權為地獄主閻浮羅王尊天

閻魔羅王額環似廣目披甲壯偉拱立侍者卷

髮金環以槃置鐸其大臣冠纓而手持合

毗沙獄拾遂成雙王現身忘趣饒益無方建國匪遠

諸天像讚

五

登是南疆金鐸振豸寶合供香火塗佛事寒冰福堂應見度者即是慈航

梵語閻摩羅王華言雙王謂繇此王與妹皆作獄

主故云雙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又云隻又云息

諍謂止罪人諍故或云是菩薩為利益眾生故變

化所作正法念經載閻摩羅王為人說偈云汝得

人身不脩道如入寶山空手歸汝今自作還自受

叫喚苦者欲何為又十王經云閻王於未來世作

佛號普王如來謂菩薩變化者良有以也 閻羅

王一念之惡使總獄事自身受苦亦不可論閻羅

大王昔為毘沙國王與維陀始王共戰兵力不如因立誓願願我後生為地獄主治此罪人十八大臣及百萬眾皆悉同願毘沙王者今閻王是十八大臣今十八獄主是百萬之眾今牛頭 阿旁等是而此官屬悉隸地方毘沙門大天王長阿舍經云閻羅大王所住之處在閻浮提南金剛山內崇禎甲申臘月八日寶壽弟子吳之增法名淨端和南寫案鈔印字峻公

諸天像讚

六

元人諸天畫像題識

梵天王一

奉佛弟子龔文昌發心喜捨

帝釋天二

浙西道杭州路錢唐縣城南上隅龍江鄉居住奉佛善女人徐氏淑甯男龔四保發善心喜捨

毗沙門天王三

題識同上

提頭賴吒天王四

第一題識同

毗留勒叉天王五

奉佛女善人龔氏五娘同女龔氏奴奴發心喜捨

毗留博叉天王六

奉佛女善人徐氏淑甯發心喜捨

金剛密迹七

題識同上

摩陞首羅八

第一題識同

諸天像讚

七

散脂大將九

題識同上

大辯才十

題識同上

大功德天十一

浙西道杭州路錢唐縣城南上隅龍江鄉居住奉佛女善人徐氏淑甯同夫龔文昌發心喜捨

韋天將軍十二

第五題識同

堅固地神十三

第一題識同

菩提樹神十四

第五題識同

鬼子母十五

奉佛女善人龔氏五娘女奴奴求早得還鄉吉祥者

摩利支天十六

浙西道杭州路錢唐縣城南上隅龍江鄉奉佛女善人徐氏淑甯發心喜捨

心喜捨

蘇利耶十七

浙西道杭州路錢唐縣城南隅龍江鄉居住奉佛弟子龔文昌同妻徐氏淑甯男四保發心喜捨求大吉祥者

蘇摩十八

第五題識同

娑竭羅龍王十九

題識同上

閻摩羅王二十

應識同上

右絹本高三尺餘闊尺有五不書年代及畫者姓氏惟于浙西道杭州路等語知為元人所作

向藏杭城護國寺今歸小緣天庵六舟謹藏

自古列十六天像各有所主以其呵護之功也後增

日月及娑竭羅龍王閻摩羅王者謂日則破闇月則

照夜龍則祕藏法寶閻摩則掌于幽冥故加此四天

諸天像讚

八

通為二十天也

右元人所畫諸天像二十幀題識有浙西道杭州路錢唐龔文昌喜捨等字文昌事迹未詳中有願早還鄉之語疑宦遊他郡所繪既歸則捨諸近鄉之藍若者每幀明季重裝上下界以素縑傅野倩先生俱題贊語於上而下則同訂善因者各從釋典書諸天證語一則始於崇禎癸未畢於南都僭立之年考野倩先生字辛楣由義烏流寓武林遂占籍也晚舉崇禎七年甲戌進士授江南歙縣知縣有惠政與上官不合拂衣歸性嗜內典家有大梵樓貝夾縱橫昕夕焚香默坐有終老之志南都既立以禮部主事徵

諸天像讚

一

道監察御史未涖仕南都失守時金華爲桑梓舊鄉與義旅攬城固守子齡文齡發齡俱侍軍中城破殉難齡熙年十四以身蔽父刃著於頤而死齡發中矢洞左腋殞絕復蘇見父弟皆枕藉血泥中大慟曰吾一家可謂無負國恩矣遂以手抉其創創裂而卒齡文先以事遭歸錢唐得免事平始得裹骨歸葬慈雲嶺之施家山錢唐縣志忠節旣爲立傳而復刪去西湖志南山路載其墓而不注事略金華詩錄存其詩而不言殉國皆有所諱之也此贊所題未及暮年父子盡湮碧血亦可悲也已野倩先生所著有花巢紀事

二十四卷及詩文集若干卷兵燹無傳僅此所題尙屬真蹟其不歸劫火者豈亦有佛力護持耶今春予友汪騎尉鐵樵得見於護國寺屬南屏六舟上人假歸予得敬瞻錄存贊語等并參攷義烏先賢傳及錢唐志齡文齡發二傳得其涯略然孤忠勁節之士志氣自不磨於天壤閒原不藉文字以傳設好義者能將先生手蹟鉤摹樂石以存寺中則與搜刻張蒼水先生遺墨同爲不朽之盛事矣是有望於後之君子時

諸天像讚

二

咸豐二年歲次壬子七夕後一日海昌管庭芬謹跋於靈竺山中之白雲精舍

傅節愍公由歙令行取爲江西道監察御史事詳畿輔通志言事有忤當路拂衣言旋南都以禮部主事徵未仕而亾事詳吳慶伯所作傳然公學問優長著述繁富錢唐經籍志尙有乘檻草四卷黃山錄四卷其子齡文輯有花巢軼稿八卷則不僅花巢紀事一書爲公之專集矣此手題元人王永綬所畫諸天像二十贊非貫通全藏則不可秉筆字亦凝重得平原神髓余於護國寺主源靜假至南屏先屬芷湘茂才校錄其副實有所待也攷古來忠節之士每多寄情禪悅以爲明心見性之區非徒託空言籍資福報讀

諸天像讚跋

三

者當有所諒矣特恐涉世久遠并絹素盡亾則何以存公之墨妙於虞淵莫挽之時使玉碎崑山珠沈瀛海不更可悲夫擬募諸好義或勒貞珉或刊梨棗則當與中峯老人大士三十二贊並留南山不僅金石增光益且佛門生色願隨心轉是有所厚望焉時咸豐二年歲在壬子小春朔日前南屏住山沙門六舟達受謹跋

護國寺有二一在棲霞嶺白沙泉旁宋禧祐間賜額

一在城內西府局側門臨西河殿宇簡樸六公旣稱諸天畫像向藏杭城護國寺則寺當在西府局側矣舊有靜禪上人住其中余方外交也善相人術庚申春死寇難其物色畫像之汪鐵樵騎尉年逾七秩亦殉節辛酉之冬題跋之子湘管明經因避難歿於海昌村落六舟開士劫前已示寂於白馬寺所蓄金石書畫悉先雲散海昌劫滅於杭是像或仗佛力拔出燹灰未可知也至題贊之傅節愍公偶耽禪悅終膺國難兩男死孝遺著飄零其女夫吳徵士農祥梧

諸天像讚跋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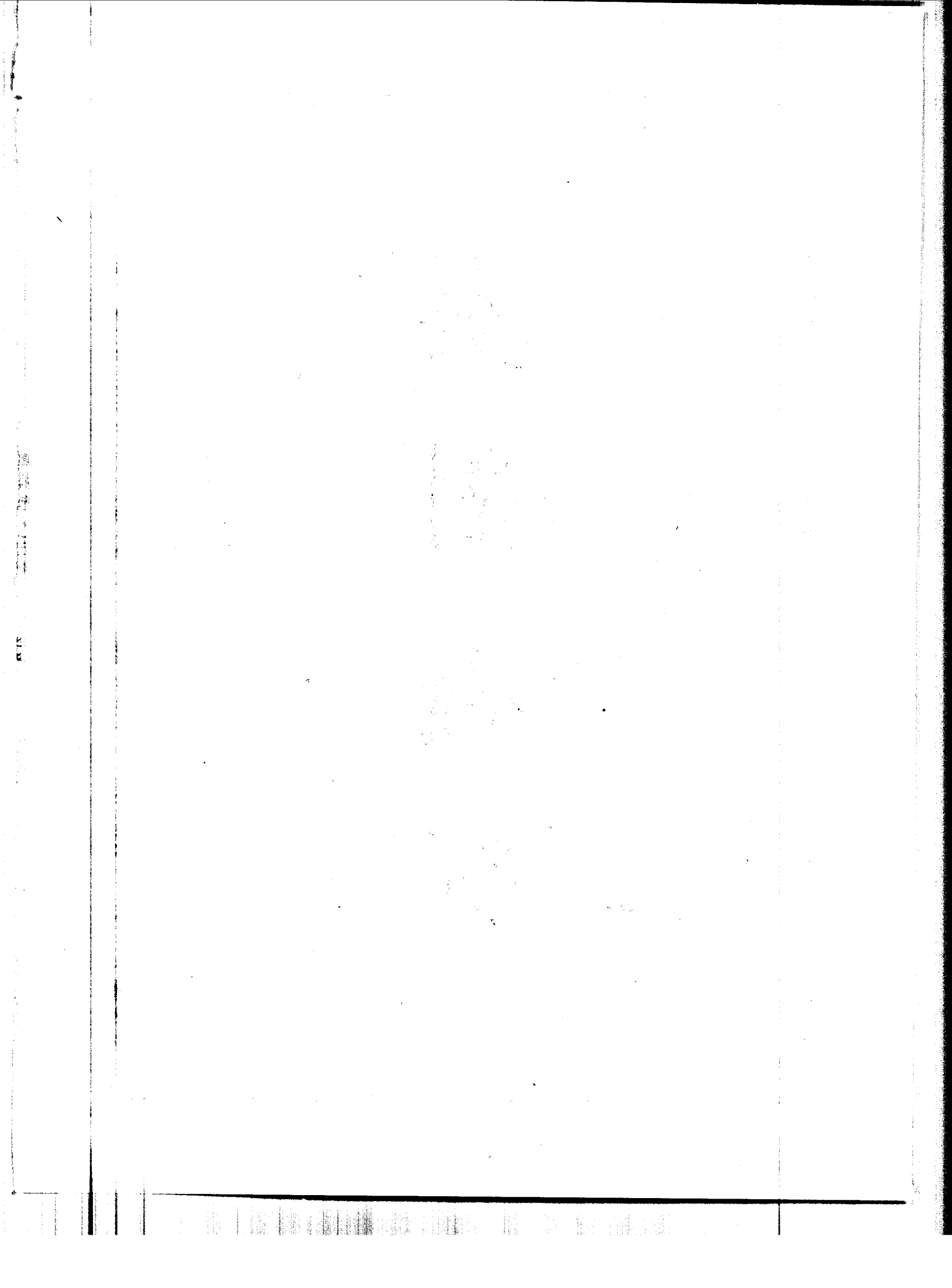
園集有崎麗樓賦序云樓爲辛楣傅公之居乙酉之難公父子殉節於繡川此地沒爲浙江總督尙書之公署垂四十年會眞定梁公允植爲錢塘令而總督尙書則武定李公之芳梁公具以其事上尙書會尙書再以幣見徵余之尙書所言其故慨然曰審爾當還其家矧余奉命駐節三衢此卽空署耶遂從所請先以地基三之一歸傅氏矣未幾而里兒煽惑賈豎交通數蹈海之愚忠述吠堯之逆節不虞死後尙記生前而公之後嗣單寒樨孫愚弱無門控訴賣宅經營於是艾席葭牆蓬扉桑戶鞠爲瓦礫蕩作邱墟

矣此節愍厲杭之居址管明經所未及引證者也同
治甲子正月竹舟兄得此帙於甬上汲綆書肆忽忽
三十二年兄既歸道山余亦衰病日侵懼其久藏篋
中徒飽蟬腹特爲板傳之匪僅傳畫像也實傳傅公
之忠烈與鐵樵靜禪之節義子湘六舟之博雅耳倘
諸天有靈真蹟載顯尙擬鈎摹樂石以圖不朽云光
緒乙未閏端陽節丁丙識

諸天像讚跋

五

奏對機緣



奏對機緣題辭

佛將示滅以正法眼教外別傳付大迦葉並勅阿難
 副貳傳化如是展轉而至達磨來于震旦九年面壁
 二祖慧可立雪斷臂遂取衣鉢而付與之三祖四祖
 五祖六祖衣鉢不傳惟授法偈數傳之後分爲五宗
 馮山仰山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並傳于世近代止存
 濟宗洞宗臨濟一支尤爲極盛徧滿法界如恒河沙
 中有一等時俗阿師心自以爲大善知識領衆開堂
 登座說法我會往聽竟不可曉惟善女人歡喜讚歎
 此等阿師我實厭惡誓欲與以三十拄杖細以麻筋
 喂以屎糞非我厭彼彼可厭故若果有人是善知識
 我亦何敢不恭敬之卽如天童宏覺國師在
 先帝時

前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題辭 一 世楷堂 藏板

天恩召對問答語句無非妙諦大小諸臣共沾法雨
 苟非我師真參實悟曷能奏對契于

上心以是機緣能使正法放光光明紹隆于世我雖
 未獲親承捧喝幸有此錄朝夕參究以菩提味解煩
 懣緣舍我塵心得大自在心齋張潮題

昭代叢書別集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 懋 翠嶺 校

奏對機緣

臨濟釋道忞木陳著

順治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至天津天使入奏

上命備車馬迎師二十二日午刻進萬善殿 駕隨

到召師進見傳諭免禮賜坐師云山林野逸特蒙

寵召夙生何幸得覩 天顏

昭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 卷十八

一

世楷堂 藏板

上慰勞畢乃問師年臘得法元由師詳敘始末復云

老和尚最初開堂何處師云繼席天童

上云同門昆季有幾何人師云十二位

上云老和尚第幾師云忞居第八

上復問同門名號師一一宣畢

上問老和尚得法弟子幾人師云二十五人

上問得法隨侍幾位師云六人

上傳召隨侍進見逐一問名畢遂傳諭朕敦請老和

尚遠來本為宏揚佛法况天氣嚴寒且結冬制俟

春日還山何如師良久云遵旨即諭萬善愍忠廣

濟二處結冬仍諭上堂日命諸禪者進萬善殿裏

聽法

次日辰時

上攜學士王熙馮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至

方丈賜坐

上命學士問老和尚來自天童如何是天童得力句

師云奉

皇上敕書特到此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豎拳云

昭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 卷十八

二

世楷堂 藏板

突出難辨又問如何是觀自在師鼓掌云還聞麼

復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云明明之也如何

是明之底道理師云問取朱文公去學士無語

上發笑

上問老和尚幾歲上叅見天童先和尚師云三十一

歲

上云初叅何人師云打初行脚曾見黃蘗無念和尚

上云無念和尚誰之法嗣師云念師于七尖峯大休

和尚言句下起疑得悟實未見休也

上云是甚言句師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休云

黃瓜茄子

上云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師云長疑產難因緣後來有箇會處學士云大慧也從此打失布袋者公案畢竟作麼生師云明破即不堪又問女字出定公案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士云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只轉得半藏那半藏作麼生轉師云學士起身禮拜

皇上著又問發心參禪即是善如何又說不思善不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十八 對機錄

三

世楷堂藏板

思惡既善惡都不思當何處著力師云善惡總從心生心若不生善惡何著士沈吟師震威一喝

上云纔涉思惟總成意識邊事師云大哉 王言

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師云待

皇上悟後即知學士進云悟即不問師云問即不悟

上首肯

上問有禪師教人參念佛底是誰作麼生參師云畢

竟念佛底是誰但恁麼看

上提起案頭數珠去和尚喚者箇作甚麼師去請

陛下放下書

上放下數珠師云是甚麼

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也無師云遊之則怒順之則歡

上欣然復云大都此事甚難師云也不難不見龐公

云難難千石油麻樹上搥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

禪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

上云卻是靈照超過龐公師云非父不生其子

上問壽昌無明和尚雲門湛然和尚曾參見何人果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十八 對機錄

四

世楷堂藏板

是其實悟道善知識麼師云二老悟不由師特印

心于曹洞宗人而知真行卓無可遺議者即舉壽

昌偈云霖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是苦唯

慮行門虧至若湛師則雲流天空事過即忘尤稱

無心道人

上嘉羨不已復 論學士不須更問公案但請老和

尚開示做工夫士問做工夫只是多問斷師云問

斷不問斷總不啻管若是怕問斷即加一番隔礙

但遇事來即應事後即單提正念如王臨字秉德

鋒寶劍凜凜神威一切魔外誰敢近俯做工夫須
是恁麼始得士問做工夫還是看甚麼話頭師云
話頭之說無有定法但是去不得處便是話頭古
人於後學初機無處着力不得已教他看一無意
味話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類著令峻峭不破
橫不得豎不得如一座鐵壁銀山頓在面前孜孜
汲汲廢寢忘餐有朝一日撞透銀山鐵壁方是得
力處士云如何得到廢寢忘餐底田地師云廢寢
忘餐非是勉強如學士有一急切事在心不知不
覺廢寢忘餐蓋欲罷自不能耳又問世情濃厚如
何得輕去師云道念若重則世念自輕譬如秤物
一般頭重則尾輕頭輕則尾重矣
上笑云朕向亦曾如此過來用心真切則世緣不覺
自輕士云我輩措大家多學文字未免涉理障恐
難悟入師云即文字亦須有箇悟頭方是超卓如
東坡是五祖戒後身故下筆清空靈妙但轉過頭
來卻於已事生疎然亦暫時歧路因舉瀉山與寒
拾相見機緣拾云休休他三生曾做國王來一總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十八

五

世楷堂
藏板

忘卻了也古人多有隔陰之迷唯
皇王果位中人雖現身爲生民主而念念不忘此事
誠過古人遠矣
上問有箇雪嶠和尚問渠真率不事事末後示寂甚
超脫老和尚可知其人及曾親近否師云先法叔
往開先時曾受西堂之職及示寂雲門遺命主其
後事乃述雪老人于丁亥年八月十九日未微疾
次日封鐘版親書一紙示衆云小兒曹生死路上
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喚杯茶坐脫去了至二十六
日酉時果索茶飲口唱雪華飛之句奄然坐逝然
近代如林舉和尚之陞堂告衆簪菴和尚之預定
逝期其事詳載塔銘皆恣所撰則又不止一雪嶠
老人也
上云學道須是恁麼方好師云此中亦有講論如真
點胸乃一代大知識臨示寂展轉痛苦侍者云和
尚終日訶佛罵祖而今卻恁般漏逗真云你作者
般見解遂起身跌坐而逝古來尊宿如此不一儘
有人不識修行不聞佛法也能預知時至無疾而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十八

六

世楷堂
藏板

終所以此事實眼明眼若不明即坐脫立亡未足多也

上問先天童和尚示滅如何師云示現微疾臨期按行工築歸方丈吉祥而逝

上問有箇熊開元曾見老和尚否師云曾見

上云渠出家參禪有悟處麼師云覺得胸次未能灑然但人品極是高卓數為靈岳分衛供衆

上問靈岳何人師云法姪宏儲漢月藏和尚之嗣是日自辰至午坐譚十餘刻方始回宮

昭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 卷十八

七

世楷堂藏板

十月十五日 敘譚餘事別記
十月二十八日 敘譚餘事別記
十月二十九日 敘譚餘事別記
臘月十五日 敘譚餘事別記
庚子年正月初二日 敘譚餘事別記
正月初三日 敘譚餘事別記
正月十一日 敘譚餘事別記

三月十五日 駕至方丈

上云者幾日在宮中多看語錄見有上堂晚參小參示衆之不同何也師云先德叢林凡遇為國開堂及至節元旦皆陞座拈香祝聖其餘三八朔望誦示俱名上堂所謂晚參者古來學者朝參暮請誦

知識亦為之礙而陞堂即上堂之異名也小參者所謂家教是也與示衆均名隨宜開導雖立名不同要皆時時刻刻以此事提撕學者耳

上乃命學士王熙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云有句無句且置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士云求老和尚分明開導師云事不如此欲求老僧分明開導即誤賺居士了也

上隨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良久問

昭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 卷十八

八

世楷堂藏板

上云陛下會麼 王云不會師云只者不會底是箇甚麼是何境界作何體段

皇上但恁麼翻覆自看看來看去忽若桶子底脫自然了辦

上云求老和尚更下一語看師云無毛鐵鷄過新羅上又問如何做工夫始得與此事相應節溪進云皇上當謝絕諸緣閉門靜坐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師去此語在表禮和家即得

皇上日應萬幾若一日稍不履精則諸務叢脞矣

上云畢竟如何用心即得師云先德有言但能於心

無事於事無心則虛而靈寂而妙

皇上但遇大小事務不妨隨時支應事後返觀向來

醇應底畢竟從甚麼處起從甚麼處滅刻刻提撕

念念不舍自然打成一片事事無礙

上云恐有間斷時如何師云泰禪無別訣只要生死

切

皇上果生死切時如孝子喪邵父母即欲不哀痛不

昭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

九

世楷堂藏板

可得也

上云生死心切誠如老和尚所說但見聞覺知昔人

所訶今欲用心參禪未免落他見聞覺知師云譬

如大火聚觸之即燎人然道火何會燒卻口不見

古人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

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上云參禪悟道後還入輪迴麼師云唯悟明生死底

人正可入他輪迴譬如

皇上尊居黃閣恣與羣臣何由得望恩光

皇上嗔屈尊就卑故恣等乃得其天語問法要所以

八地菩薩當證真之後如夢斯覺上無佛道可成

下無衆生可度即欲入般涅槃十方諸佛同聲勸

請善男子爾雖證此法門然而衆生沒在諸苦我

請佛等不以證此便為究竟不妨示如幻之法門

覺如夢之衆生從此起大功行較前所修日劫相

倍焉

上復問老莊悟處與佛祖為同為別師云此中大有

請論佛祖明心見性老莊所說未免心外有法所

昭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

十

世楷堂藏板

以古人判他為無因濫同外道

上云孔孟之學又且如何師云中庸說心性而歸之

天命與老莊所見大段皆同然佛祖隨機示現或

為外道或為天人遠公有言諸王君子不知為誰

如

陛下身為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王定

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即如來示現成佛亦是脫珍

御服著敝垢衣佛亦不佳佛位也

上歡然首肯師云恣望七之年耳目昏重不便常侍

天顏兼之近有執事僧從天童來言山中大眾望
恣不回俱有散去之意恐叢林荒廢乞

皇上速賜還山

上云趨風日久得承警欬何忍遽令老和尚別去語

單潸然師云恣愛 天恩兼之 皇情眷注亦何

忍遠離但前所奏請皆萬不得已

上云老和尚到處利生京師禪道佛法寂然無聞者

百有餘年須得老和尚久久闡揚始有向往之者

老和尚即不久留亦須三年師云恣道德京儉曷

昭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

七

世楷堂 藏板

能副

上盛心

皇上以佛心天子徵書四出詔求四海知識此風徧

聞天下億兆蒼生莫不知有參禪學道之事

皇上已爲他下了般若種子即不能當下行持譬如

丈夫食少金剛要當穿皮而出况般若正因乎

上云朕亦不敢強留違老和尚意畢竟寬住幾時得

以時時請益可也是日日午至西方始寫宮

三月十六日敘 餘事別記
三月二十三日敘 餘事別記

三月二十四日敘 餘事別記

四月初一日巳時

上攜兩學士至方丈命學士王熙問如何是三界唯

心萬法唯識師云一字兩頭垂

上問三教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大家在者裏學士復

問善知識既是佛祖兒孫因甚卻要殺佛殺祖師

云有了你沒了我有了我沒了你

上以手指點云中庸道天命之謂性作麼生是性師

云不離

昭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

三

世楷堂 藏板

皇上舉手處復問僧問雪峯古澗寒泉語與趙州所

答爲同爲別師云二俱作家二俱瞎漢師因進云

恣時常出醜

上前今日拈則公案亦請

皇上下語乃舉婆子燒菴因緣畢遂云設地定

皇上云正恁麼時如何作麼生下一語免得婆子起

出燒卻菴

上云朕從來不曾留心焉敢在老和尚面前指東道

西師云乞

皇上畢竟下一語

上又推辭師云

皇上既下不得決須發起勇猛心著實參究到無

可究處忽然因地一聲自然七通八達得大自在

時

上極為稱善復敘餘事及暮回宮漏下三鼓猶命內

臣傳語抄錄婆子機緣入宮詳加體究

四月初六日敘譚餘事別記

四月二十九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初七日敘譚餘事別記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五月初八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初九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十三日敘譚餘事別記

五月十四日敘譚餘事別記

上一日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云直逼生蛇立化

龍

上云趙州當日頂草鞋出去南泉許為救得貓兒若

問老和尚合作麼生下語師云老凍膿為他閒事

長無明作麼

上一日手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拈起示師曰請老

和尚下一轉語師云日輪正卓午

上一日問梁武帝見達磨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

云廓然無聖意旨如何師云絲包特石

上云帝曰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作麼生師云鐵裏

泥團

上云今問老和尚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

上云對朕者誰磨師云即日恭惟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十八

四

世楷堂藏板

皇上聖躬萬福

上一日展畧雪嶠老人真其自贊有云者漢奇怪隨

云請老和尚下語師云賣弄不少

上一日慨歎場屋中士子多有學寡而成名才高而

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伺極善作文字

僅以鄉貢選推官在九王攝政時復為按臣參黜

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師云恣問之君相能造命

士之有才患

皇上不知耳

上既知矣何難擢之高位

上曰亦有此念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內有臨去秋

波那一轉時藝

上與師讀至篇末云更請諸公下一轉語看

上忽屏卷曰請老和尚下師云不是山僧境界時昇

首座在席

上曰天岸何如昇曰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為大笑

昭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 卷十八

五

世楷堂藏板

跋

大和尚上堂其師徒問答旁人聽之竟不知作何語

侍者執筆記錄粘示大眾此皆預為撰製如優伶讀

脚本臨時演唱初無難事所可恨者竟不聞其音為

何若苟能如梨園大淨之講賓白雖聚千百人于前

聽之未嘗不如師子吼也今木陳老人奏對

先帝之語非可預為揣摩苟非真有所得曷能隨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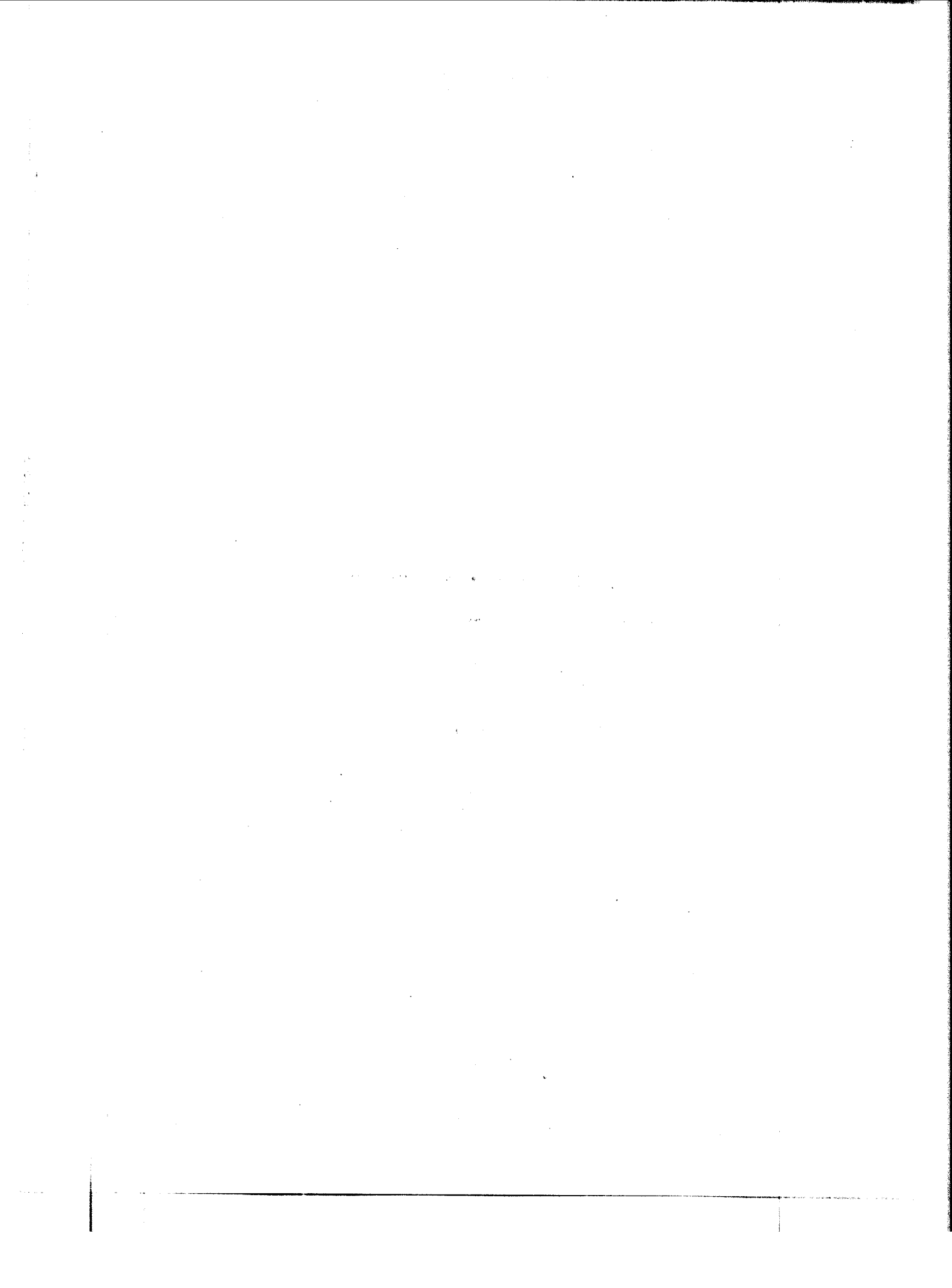
而答如是乎是則尤為予所敬信云耳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別集 奏對機緣 卷十六

六

世楷堂藏板



念
佛
三
昧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三

武林王 蕤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念佛三昧

姑蘇金人瑞聖歎著

娑婆世界釋尊住持華藏世界盧舍那世尊住持釋尊新成佛盧舍那本成佛也他方世界有阿彌陀佛住于極樂國上一花一世尊非算數譬喻之所能及所以阿彌陀經為無問自說經首題佛說阿彌陀下

檀几叢書念佛三昧卷二十三

一 土集

加不得一佛字

然燈佛者一微塵佛也釋迦佛者無量微塵佛也釋迦佛者名為病愈阿彌陀者名本無病世尊說阿彌陀經另一施設與諸經不同乃是為一切眾生畢竟不能被我故特地全舉法界說你本住在極樂國中各各蓮花化生有甚不好譬如醜婦人一般貯之洞房深宮亦自覺標致也喜怒哀樂四字以樂為極所以知之學者好之聖人樂之仰天地也蓮花取相連義曰蓮三世相蓮花因非實相曰花一一眾生各

坐一花。花間見佛。則見釋迦佛也。極樂國土。九品化生。上品上生者。乃是彌勒。一生補處。于此成佛。下品下生者。乃是阿鼻大地獄罪人。于此成佛。是人因犯極惡大罪。下阿鼻獄。有善知識。以種種因緣。唱阿彌陀佛。如千年暗室。一燈照之。而此罪人。聞此名字。地獄即在蓮花中。而此蓮花。即在極樂國土中。而此極樂國土。為阿彌陀佛世界中。此阿彌陀佛世界。乃即在無量大地獄內。一罪人之八識田中。是人總犯極惡大罪。不敵阿彌陀名字。所以地獄應時粉碎。此謂

檀几叢書念佛三昧卷二十三

二 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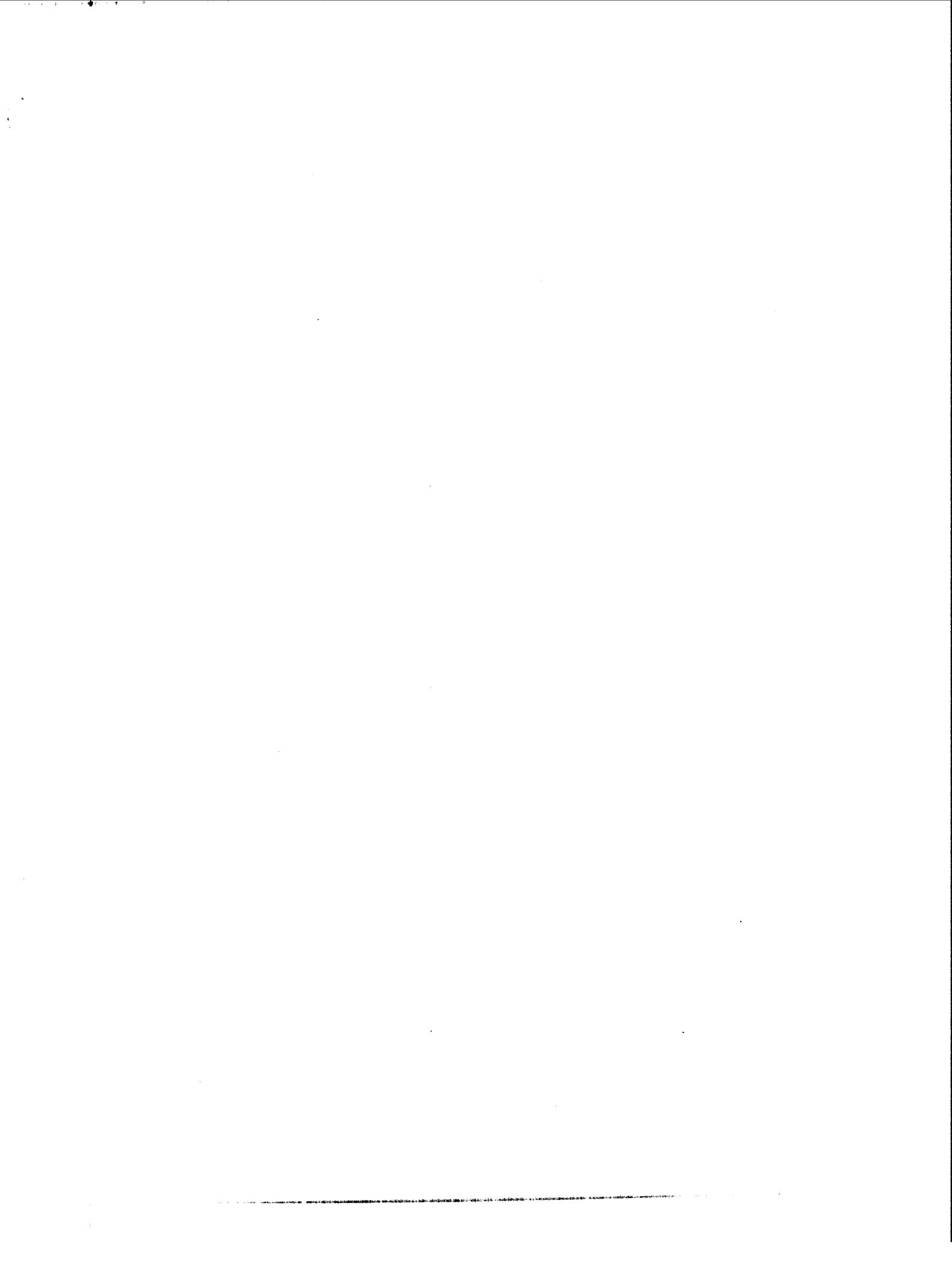
下品下生也

菩薩不願住於惡濁世界。則不得不求生極樂。然而得生極樂。乃是果事。欲獲果者。先須造因。云何造因。念佛三昧是也。念佛之法。不可以妄心。念于遙佛。亦不可以妄心。念於妄心。何以故。妄心者。是生死因。不能感通于本際。故以生死因。不能感通。故佛本不遙。而遂遙也。復次。妄心念于妄心者。凡夫正為妄心。連持至墮地獄。今復教以如是念佛。彼即以前妄心為念。後妄心為佛。或以前妄心為佛。後妄心為念。如

是卽與世間流浪何異。是故此法所不應川。夫念佛之法。不應先見佛。次作念。正應先念成。來見佛。所以者何。若先見佛。佛是何事。如是名爲大妄語人。又卽使感應道交。佛或不現。然佛來尋念。佛去久矣。又况能念。正是妄心。妄心何可唐突於佛。所謂先念成。次見佛者。念是實佛。是假菩薩。以本際爲念。而以妄心爲佛。問何故不以妄心爲念。本際爲佛。答本際者。不可見。不可見。則不能令行人發歡喜心。又本際纖塵不立。若行人於念處用力。卽大不應。又師子乳用玻璃。几叢書念佛三昧。卷二十三。三。二集。

瓊盞盛他器不受。若行人欲以妄心念本際。譬如毒器盛師子乳。終竟不受。又念佛三昧對住生死。若用妄心追逐。終入生死海無疑也。

佛
解
六
篇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四

武林 王 晔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佛解六篇

新安畢熙賜嶠谷著

振篇

佛者振也。振人而成佛也。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振字。註脚也。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如何是佛。曰乾矢橛。此振之之法也。何以爲振之之法也。有人于此。或執扇。

檀几叢書

佛解

卷二十四

一

二集

子。或執茶椀。或執拄杖。試問之曰。此是何物。人必曰。扇子。曰。茶椀。曰。拄杖。有佛于此。或執扇子。或執茶椀。或執拄杖。試問之曰。此是何物。佛非棒。即喝矣。非棒。即喝者。麻三斤。乾矢橛之象也。曰。扇子。曰。茶椀。曰。拄杖。人之象也。人之象者。人之知也。其曰。扇子。曰。茶椀。曰。拄杖者。知之直也。人之生也。直。此知之所以從矣。也。其棒。其喝者。非不知。目前。是扇子。是茶椀。是拄杖。而不曰。扇子。茶椀。拄杖者。欲振此知也。振則不直。不直則橫。人直生。禽獸橫生。人之異于禽獸者。以直橫。

之別也。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振知之性也。謂一切衆

生。皆有人性。可乎。孟子言。犬牛之性。非猶人之性。此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也。

覺篇

子之以振解佛也。有愛而誦之者。有駭而異之者。愛而誦者。什一。駭而異者。什九。此無他。以鄙言爲未經前人。已道之言耳。欲知前人。已道者。其以覺訓佛乎。然以覺訓佛。而不識覺之何以爲覺。猶然不識佛矣。夫覺者。見也。見而未學也。孔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

檀几叢書

佛解

卷二十四

二

二集

也。蓋既覺。必繼之以學也。佛乘則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乃學前之覺也。有覺無學。止可謂之見。不可謂之知。夫見山見水。人如是。佛如是。禽獸亦如是。也。見山曰。山。見水曰。水。人也。見山曰。水。見水曰。山。者。佛也。見山而不知山。見水而不知水者。禽獸也。夫見山。水而不學。爲山水。則必見父母。而亦不知爲父母矣。此聚處之所由來也。見山曰。水。見水曰。山。此以糊餅爲假頭之象也。糊餅假頭。何異趙高鹿馬。其流禍。可勝道哉。弑父。媼母。勢所必至。山辨之。不早辨也。

夫見山曰山。見水曰水。此君君臣臣父子子之原也。以是知覺之不可廢學也。學者何學。孝學弟也。有子論孝弟而謂爲仁之本。其得夫子論學之旨也。微矣。論語首記夫子之言。而卽繼之以有子之說。非無謂也。覺者何覺性也。覺仁也。覺性之仁之空也。覺性之仁之空而不知仁之實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空之與實其義相反。孟子揭一實字以立論于千古之上。其功已垂著于千古之下矣。子之所言亦敬遊乎孟子而已矣。有何異之可駭乎。

檀几叢書 佛解 卷二十四

三

上集

茂禮篇

吳叔子問儒釋同異。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佛亦能焉。但動之不以禮耳。叔子曰。佛有戒律。得非禮乎。子曰。非禮也。禮有等級。親親尊尊。賢禮所生也。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其不親親。可知矣。其無等級。可知矣。且禮定于祭祀。佛無祭祀也。叔子曰。佛氏有齋。天禮懺。餽口科儀。豈無祭祀之意乎。子曰。佛氏齋。天禮懺。餽口科儀。可謂得觀卦盥而不薦之餘意。不可謂全得聖人祭祀之意也。聖人之祭祀。莫重于郊天。

郊者何。謂天地人三者相交也。郊。天子之事。佛氏齋。天以衲僧而行。天子之事。其非禮孰甚焉。叔子曰。禮懺。餽口豈無驗乎。子曰。禮懺一法。近于子路所云也。人有過而內自訟。卽禱也。豈俟其有病而後禱。兩神祇乎。若所謂餽口賑孤之說。其法與張道陵書符遺將相似。羽士稍知靜功。便不屑習書符禪僧稍知向上。一著便不屑習禮懺。餽口豈有吾儒學聖賢之道。而爲此等所惑耶。叔子曰。然則佛氏所行。全無禮乎。子曰。佛氏所行。皆僭禮也。其曰宮殿居室。僭也。曰法王名號。僭也。曰監院。曰都監。職事。僭也。夫禮者。聖人之所立。使堯未舉舜。舜亦終身立于澁山野人之中而已矣。孔子爲魯司寇。立于司寇也。立者止也。爲人臣。止于敬禮也。爲僧而僭稱法王。禮安在哉。立于禮者。止于至善也。動之不以禮。故曰未善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久爲賊僧竊去而不知。此儒門之失也。讀史者。但知王莽曹操爲亂。臣賊子而不知佛氏爲吾儒大盜之魁。讀史而不明道。讀史何益乎。

檀几叢書 佛解 卷二十四

四

上集

拂性篇

殺天下之人者佛也。竊聖人之位者亦佛也。佛之大戒有三。已自犯其二矣。其所以見重于世者。徒以不好色已耳。然其所以悖謬于聖人者。亦正以此。聖人欲成家國天下。必先誠意。成則家國天下亦成。而所以誠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者。莫先于辨別其好惡。聖人之意。好好色。當知家國天下之人之意。亦好好色。聖人之意。惡惡臭。當知家國天下之人之意。亦惡惡臭也。此聖人好惡之正也。佛氏糞掃為衣。是。好惡臭也。斷絕恩愛。是。惡好色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此所謂佛人之性也。佛者。拂也。拂人之性者。佛性也。雞犬以糞為食。蓋不知惡惡臭也。鸞馬啄屎。好花。蓋不知好好色也。故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性者。佛人之性也。其所謂割截身體。立雪斷臂。剃除鬚髮。捨身喪命。皆所謂前必速夫身也。或者曰。吾子之言。是則是矣。然則聖人教人好好色乎。曰。非也。好好色。性也。人所同也。好好色。而不至于邪淫。禮也。聖人之所獨也。故曰。必慎其獨也。非禮勿視。此聖人示

檀凡叢書佛解卷二十四

五

工集

顏子慎獨工夫也。子曰。典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典於

詩者。好好色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也。立於禮者。好好色。而不至於邪淫也。琴瑟友之。是也。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以禮會。謂閨房之中。相敬如賓。朋也。此友之義也。樂者。樂也。聖人慎獨。已至自慊。此所謂成於樂也。成於樂者。鐘鼓樂之。是也。佛氏視此一切因緣。皆謂之惡。是其所以悖謬於聖人者。正以不知好惡也。不知好惡者。意不誠也。意不誠者。不成其所以為意也。不成其所以為意。又安能成家國天下乎。

不來篇

檀凡叢書佛解卷二十四

六

工集

往來。天地相交之道也。交可絕乎。佛氏一切掃盡。不許此往。不許彼來。故曰。如來。如來者。不來也。此正易卦之離。突如其來如之象也。孔子曰。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無所容者。焚如。死如。棄如也。焚者何。其紅燄點雪之謂乎。死者何。其一念不生之謂乎。棄者何。其空諸所有之謂乎。明兩作。謂之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明之道。本于生生。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者。以日月之往來也。往來。來生往。來往相生。斯繼矣。繼則不絕。絕則不繼。佛之道。絕道也。佛視一切萬物。皆

爲業緣。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轉則不來矣。不來則不格矣。物格者。物來也。知至者。知往也。知無時不往。物無時不來。知往來何罪乎。亦貴乎彭之察之而已矣。

不實篇

吾讀易。至修辭立其誠。因以知誠之爲義也。誠之爲言。成言也。言發于意。出于口。至于物之謂成。離物無知。離言無誠。誠從言。知從口。知誠一貫也。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也。然則成言便爲誠乎。曰。然。

程九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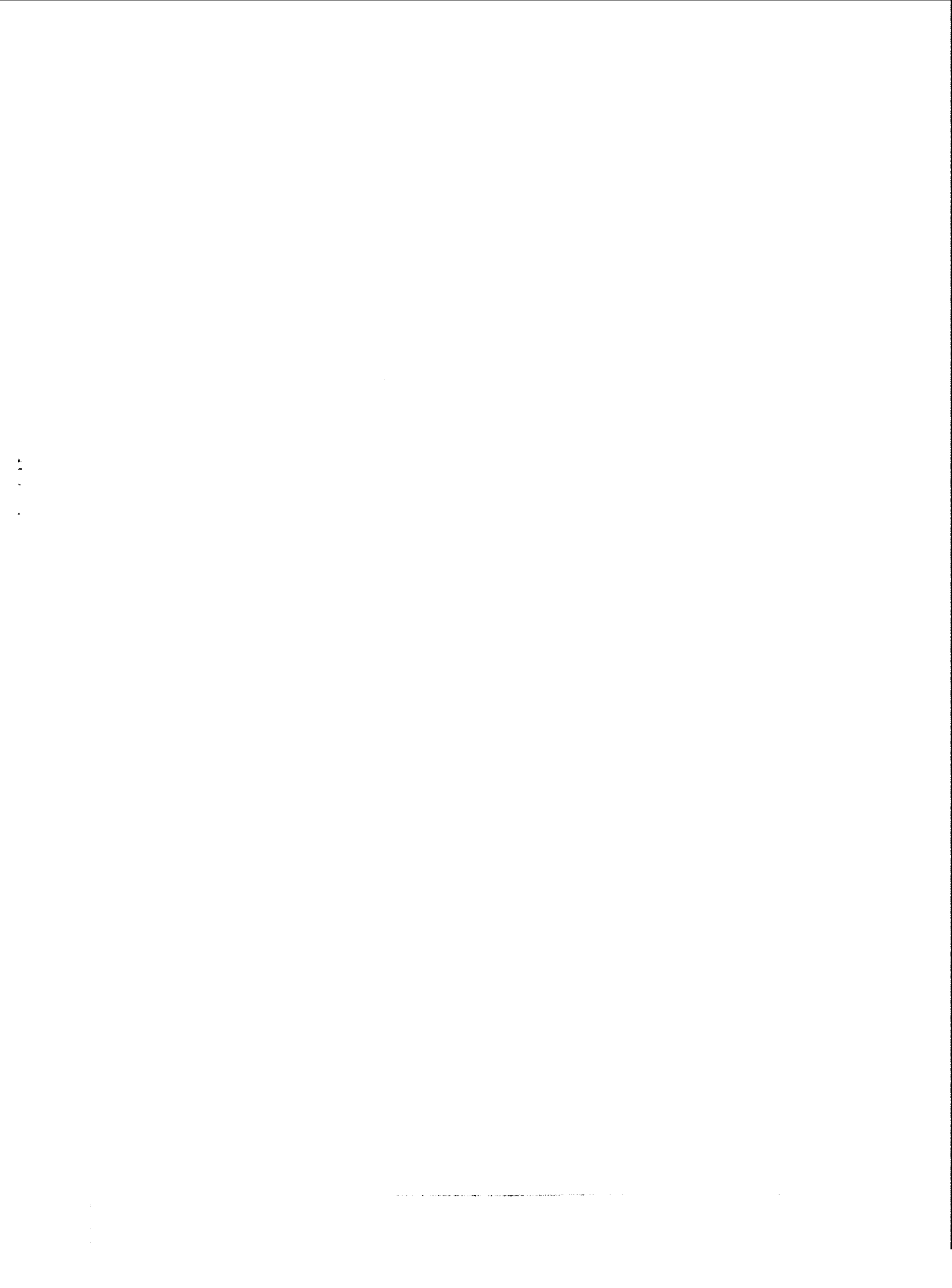
佛解卷二十四

七

工集

則猩猩鸚鵡亦誠乎。曰否。猩猩鸚鵡之言。猩猩鸚鵡之言也。非人言也。非人言者。不成其爲言也。不成其爲言者。言之不實者也。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曰。東山水上行。山豈能行于水上者哉。今日東山水上行。是不實言也。不實言者。佛言也。非人言也。佛言轉物。人言格物。轉物物空。格物物實。大易之學。實學也。朱子訓誠曰。實。其有見于此也。

西域風俗記



西城風俗記

吳縣金人瑞聖歎著

雨新問一亡友遷化後未審只今落在何道聖歎云
天不肯留地不敢閉塔前化作忘憂草樹上開成短
命花

一日問衍兄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應時銷隕
兄于此處須得穩貼貼地始得衍云日來心中正疑
這件事歎云須知虛空到銷隕時大地針插不入衍
便釋然

昭代叢書

別集

西城風俗記

一

世楷堂
藏板

汝等諸人切不可出一語去讚維摩居士默然無言
一案維摩從來不會說話並未嘗有高出文殊處衍
聞便引茶壺傾茶喫

有人言交光正脉盛行海內歎便問文殊將呪四字
未審作何籤釋人云文殊將呪那可籤釋歎云火頭
與我燒却交光疏板

聖歎忽然告報云釋迦牟尼佛原來在這一聲裏坐
道場無動急走不顧云我直曉得從來無此事歎便
休

又一日指簾子影云若有人會向這裡尋取釋迦文
佛猶如撥雲見月無動笑云撥个甚麼那歎便休明
日舉向衍兄衍亦笑云見个甚麼那歎又便休茨翁
聞而笑云聖歎買弄鎗棒不意遭此兩撲

問無邊身菩薩還有道場也無若有即不得名無邊
身若無何以爲菩薩挹夙大笑歎云兄見个甚麼道
理挹云山河大地何處生來

指殘局云將謂是局殘棋元來却是一座古殿茨翁
云既是古殿還我佛來歎云有佛即倒却殿也

昭代叢書

別集

西城風俗記

二

世楷堂
藏板

升妙樓前坐風吹梧葉索索有聲聖歎問無動聞否
動云聞歎云爲甚我却聞

深紅更有淺于深紅者否淺紅更有深于淺紅者否
試道一句看

隋卽中先生立夏侯橋上說話次先生驀云極南樹
頭一燈神火歎云還記得起處否先生便休

問茨翁云還曉得不落文字一句否茨云不曉得動
云不曉得底是也衍云亦並不要汝曉得茨因問釋
迦當時還曉得否歎云曉得何以爲釋迦適纔致問

蓋誠恐曉得耳

兩兄問瑣娘化後亦會再見否歎云時時得見雨間在甚處得見歎云枕子上還魂碗頭邊顯聖衍云與

麼則汝白日見鬼去在歎云汝不見鬼又作麼

聖歎問維摩詰掌擎世界未審維摩詰向甚處立衍

云維摩詰從來不是世界歎云如是如是動云維摩

詰通身是世界歎云如是如是

聖歎問維摩詰斷取世界擲過他方其中衆生不覺

不知唯應度者乃能得知還是知者是不知者是衍

昭代叢書

別集

西城風俗記

三

世楷堂藏板

兄云知者過在知不知者過在不知無動云不知者

應學取知者知者應學取不知者聖歎合掌讚云真

是善知識語于餘年來不見此等人

挹風問虎生三子必有一豹第幾個是豹聖歎云第

三個是豹挹云老老大大向異類中去也歎云我從

來不會做一日人

挹風問櫻桃一籠子半青半已黃阿那半是青阿那

半是黃歎云深感老兄親口分過挹大笑

挹風問獅子毬毬是毬毬獅子是歎云毬時則且置

要問兄將甚麼作毬挹云山河大地大開圓社豈有

覓一毬不得之理歎云既如此抱出獅子來挹不覺

大笑

聖歎謂雨新云一切處切莫粗鹵好雨云是爭敢粗

鹵歎便指雨手中念珠云帶他則甚雨云念佛歎云

又道不粗鹵

問雨兄墻壁瓦礫皆有佛性時人未審如何理會雨

云亦有人極力說到依正不二底田地只是不敢信

渠問爲甚不敢信渠雨云爲渠說來不如聖歎問某

昭代叢書

別集

西城風俗記

四

世楷堂藏板

甲又如何說雨云聖歎說墻說壁如象王行處無有

踪跡歎急掩其口

薦舉茶壺云是甚麼衍兄云隨分喚作个茶壺歎云

隨分到何日始了衍云要了却又做甚麼那歎云也

要了過一次

聖歎見無動來呵呵大笑無動問笑个甚麼歎捫脣

云咳不圖作如此相見是爲深自辜負無動矍然

與清蔭立虎邱塔頂蔭云忽然失足時如何歎云跌

殺蔭云跌殺後卽不問正當跌殺時如何歎云自來

不跌亦不殺

一日將手向虛空捏住云聖歎這一把直教十方三世諸佛無渠氣處衍兄云大人手中有收有放還容渠氣好歎便將手一揮云呼

衆生本住六波羅蜜海中却是自已不會因彈茶蓋響不住告茨翁云一聲一聲中悉將全世界拋擲去也復彈一響云這一聲中有甚處犯他疆界甚處穿缺不全復彈一響云誰人敢于這一聲中伸腰氣復彈不住云村村走過粒粒咬開鉢孟邊事何人欠

昭代叢書

別集

西城風俗記

五

世楷堂藏板

缺復彈不住云風浪揚天雷霆轟擊幾曾將臨睡漢築着磕着復彈向虛空云適來瑞瑞聲向這裏聽取一日安甫與聖歎共立歎云兄老老大大必須脚跟穩實不得逐物意移安云是爭敢歎驚拈一根棒云精細着安正回顧歎驚擡棒過街西安駭然有入

聖歎一日手拍升妙樓下柱子謂無動云若說他會說法却是妄語若說他不會說法却是冤屈到底無動云妄語則不可若論冤屈天下不會

聖歎問僧甚處來僧云五臺來歎云五臺是文殊道

場是師子道場僧無語歎云何不問我僧如前問歎急趨入戶云阿耶師子來也

衍兄爲聖歎推命云汝只是窮到底歎云可憐天下人更窮似聖歎衍便休

聖歎一日忽拋出一根鼓槌云人人盡道河沙如來盡滅入去原來一總躲在這裏衍兄搖首云不然不然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歎亦笑

聖歎指燭臺謂無動曰莫謂如來住于此處如來本住無所住中動問無所住又云何住耶歎指燭臺云

昭代叢書

別集

西城風俗記

六

世楷堂藏板

渠亦住于無所住中衍兄聞而笑曰大小聖歎重作這個語何故

聖歎走來諸人一齊看見于諸人分中未嘗各有一聖歎于聖歎分中亦未嘗有諸人看見政如夢中相似

聖歎忽然云屈哉可憐人問何謂歎云不是屈哉可憐便是俊哉可愛挹兄云可謂賞罰分明衍兄云可謂高懸賞罰不言而化挹深然之

一日云諸菩薩兄還知聖歎出力爲人處麼若說聖

歎不爲人是辜負聖歎若說聖歎會爲人聖歎又實無出力處也無力可出

一日云眼耳鼻舌身意還到後世麼若言到則正眼見時耳已不到正聞香時舌已不到現在猶自分張到頭豈免散壞若言不到則除却眼耳鼻舌身意又剩个甚麼

聖歎云你會麼茨翁云不會聖歎云不會个甚麼

聖歎云你會麼衍兄云不會聖歎云情知你不

聖歎云你會麼挹風云不會聖歎云不要瞞我

昭代叢書 別集 西城風俗記 七 世楷堂藏板

聖歎云你會麼無動云會甚麼聖歎云果然不會

聖歎云你會麼盧兄云不會聖歎云只要不會

聖歎云你會麼清蔭云不會聖歎云我亦不會

衍兄云你會麼聖歎云會衍兄云會个甚麼聖歎云

會个不會

挹風云你會麼聖歎云會挹風云會什麼聖歎云會

說會字

清蔭無動齊呼聖歎歎云如何得一聲答話中兩邊

都周徧茨翁云止應一邊原來周徧

聖歎云挹風印子如何却在這裏清蔭云久矣在這裏

衍兄云初三夜月爲甚不圓聖歎云便是

衍兄云待要不瞞你却是沒處吐露聖歎云不如連

自己瞞却

衍兄問今夜話來日答得否聖歎云自來不會過一

宿

衍兄問忽然橋斷如何過去聖歎云橋斷也問爭得

過去聖歎云過去也

昭代叢書 別集 西城風俗記 八 世楷堂藏板

衍兄問中途遇虎時如何聖歎云虎不喫虎

衍兄問路逢劫賊抽刃相向時如何聖歎云入夥便

休

衍兄問虛空中如何釘得椽聖歎云虛空是椽

衍兄問惡人爲何却肯懺悔聖歎云惡久成精

衍兄問善知識何得養貓兒聖歎云貪看捕鼠

衍兄問初七夜月這一半在此那一半何在聖歎云

此是那一半這一半却在

衍兄問今年召對進士若是聖歎有何坡宣聖歎云

只道得个伏惟皇上

聖歎一日立庭中云灼然一个聖歎諸人何不分取

去良久云分取已足菲薄休罪

兩新看畫次聖歎云四十年對臉細看他爭地

聖歎云人家夫婦合被聯枕好不親切却各自入夢

去也况異姓兄弟各人有事幾時得成片去

昭代叢書

別集

西城風俗記

九

世楷堂
藏板

西城風俗記跋

唱經堂主人以禪學入門即以禪學為歸宿故談禪

諸文靡不三藏貫徹即此一編微言妙諦觸手紛披

雅不同縑流語錄為夢囈為優譚令觀者如坐黑漆

桶中也立語言文字參無上乘宏暢宗風端賴此種

至命名之意了不可解原評曰全是機語而云西城

風俗記即此五字是機語亦佳乙未初夏震澤楊復

吉識

昭代叢書

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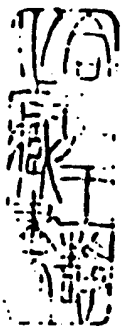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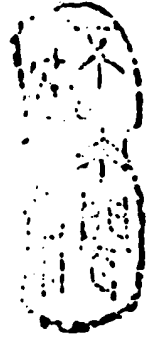
西城風俗記跋

十

世楷堂
藏板



牧牛圖頌



歲在丑
涉園筆

牛者識心也童兒者照心也鞭繩者精進也以照心而滅
 識心時刻加功勇猛精進不使識浪奔騰透出真心便是
 本來面目蓋佛與眾生本此一個圓明凡夫因被塵染久
 遂迷已性顛之倒之遂入于生生死死無有了期今得用
 力之久豁然開朗以復其初始知我原與佛同體樂莫大
 焉試看牛童景相一一皆是功夫上之次第倘遇上等之
 人一悟便了又何有間隔如我輩乃中等之人若不加拂
 拭之功得少為足依然背覺迷真根塵莫辦後有不斷因
 果相生則天堂人間地獄更不知來往幾千萬劫矣今既
 知俱受此識妄之害必須一心策進頃刻不放絲毫如堦

之有級層層進步一旦大徹大悟更從何處覓仙佛耶

佛弟子永來謹識

刊牧牛圖頌序

牧牛之說創自契經牧牛之人則歷代諸祖也然其說其
 人雖見于佛祖而牧牛之功于何見之諸大禪師之圖頌
 所以照耀古今為人之標榜耳信本俗子未純牧牛之功
 竊見 夢老和尚所輯圖頌真集牧牛之大成者歡喜踴
 躍售諸人公之天下庶不辜佛祖一片為人苦心

崑

康熙戊子年佛誕日白山納信稽首撰

牧牛圖頌

序

一

牧牛圖頌原序

遺教經云譬如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則牧牛之說所自起也嗣是馬祖問石鞏汝在此何務答曰牧牛又問牛作麼生收答曰一回入草去羣鼻拽將來則善牧之人也又大滙安公之在滙山也曰吾依滙山住不學滙山禪但牧一頭水牯牛又白雲端公之於郭功輔也詰之曰牛淳乎而若自牧若教他牧層見疊出於古今者益彰彰矣後乃有繪之乎圖始於未牧終於雙泯品而列之為十其牛則如次初黑繼白以至於無絮如也而普明復一一係之以頌普明未詳何許人圖頌亦不知出一人之

牧牛圖頌序

手否今無論惟是其為圖也象顯而意深其為頌也言近而旨遠學人持為左券因之審德稽業俯察其已臻仰希其所未到免使得少為足以墮於增上慢地則裨益良多遂錄而重壽諸梓外更有尋牛以至入廓亦為圖者十與今大同小異俱附末簡以便參考若夫一起直入之士無勞鞭撻而天然露地白牛不落階級而剎那能所雙絕則圖成滯貨頌成剩語覽之當發一笑吾無強焉

萬曆己酉佛誕日後學株宏謹書

又序

普明牧牛圖頌源流雲栖序之詳矣但敘云外更有尋牛以至入廓亦為圖者十與今大同小異附末篇以便參考而不及梁山遠公序偈何也況梁山原唱既妙附和代不乏人其見地超卓聲調軒亮希彝千巖楚石三公獨據上流普明原唱從而和之者固多而磬山真寂南礪絳羅轆轤次序井然頗與普明相摺至於別展機軸短音促節精義入神惟大覺普濟禪師為最真今古所不及今將諸大老頌和普明者附普明和梁山者附梁山彙成一帙刊布流通使天下參學之士得因圖頌想見先德造詣復因先

牧牛圖頌序

德以自考驗其悟證則牧牛圖頌有裨于禪者較之南泉猶出一頭地在
康熙四十四年佛誕日武林南礪夢菴超格識

夢菴格禪師輯牧牛圖頌目錄

刊牧牛圖頌序 納信

原序 雲栖宏

又序 南欄格

普明目次

普明禪師原唱

磬山修禪師和

菩提問禪師

山茨際禪師

玉林琇禪師

牧牛圖頌 目錄

牧雲門禪師

聞谷印禪師

嚴轆轤居士

迦陵音禪師續輯

夢菴格禪師

納允菴居士

梁山目次

梁山遠禪師原唱 并原序

靈隱希尊禪師和

千巖長禪師



楚石琦禪師

迦陵音禪師續輯

夢菴格禪師

納允菴居士

跋 迦陵音

牧牛圖頌 目錄

一一

牧牛十圖

未 牧 第 一 圖



牧牛十頌

未牧第一頌

古杭南欄夢菴超格輯

生犄頭角恣咆哮奔走溪山路轉遙一片黑雲橫谷口誰知步步犯佳苗

普明原唱

水雲渺渺亂聲哮密密尋踪路更遙晝夜風霜不知處恐伊相犯別家苗

磬山修次韻

走遍天涯逞意哮穿雲涉水路迢迢多年一片閒田地蹂踏堪憐損稼苗

茗菴問

水草溪邊縱意哮鼻頭無繫去迢迢誰知宇宙皆王化亂

踏雲山犯稼苗

山茨際

湘之南潭之北頭角分明東觸西觸

玉林琇

空濛一片羨丹丘何處天牛晚未收染得渾身都是黑牧人追逐氣難兜

牧雲門

信足奔馳不憚勞東西南北路迢迢只貪芻草平田濶忘卸家鄉有異苗

聞谷印

雲山堆裏一聲哮頭角宛然家信遙滿地閒花都踏遍那知異草并良苗

嚴輓轅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牧牛圖頌

野性顛狂聲亂哮歸途不識路岐遙那知脚下泥深淺只管奔馳混踏苗

夢菴格

昂頭野甸一聲哮只顧奔馳路已遙煙水茫茫迷岸畔蹄涔不覺犯嘉苗

納允菴居士

初調第二圖



初調第二頌

我有芒繩驚鼻穿一回奔競痛加鞭從來劣性難調制猶
全得山童盡力牽 普明原唱

纔獲繩頭把鼻穿謾將痛處更加鞭也知鄉井迢迢遠拽
轉頭來着力牽 磬山修次韻

鼻孔生簾不易穿一回入草一加鞭狂心何計能拴縛賴
有山童把索牽 箬菴問

芒繩初把鼻相穿熟處難忘痛着鞭分付牧童牢守護莫
教暫失放手中牽 山茨際

少獲頭多捕尾月下風前盛溺掃屎

玉林琇

揀死芒繩驚鼻穿上前退後苦相牽腕頭用盡娘生力痛

治還須策一鞭

牧雲門

氣性雖頑鼻已穿牧童從此痛加鞭渾身血汗芒繩急

遙望家山儘力牽

閻谷印

生憚如虎鼻難穿賴得牧童有索鞭不是一番施辣手個
時劣性恐難牽 嚴轆轤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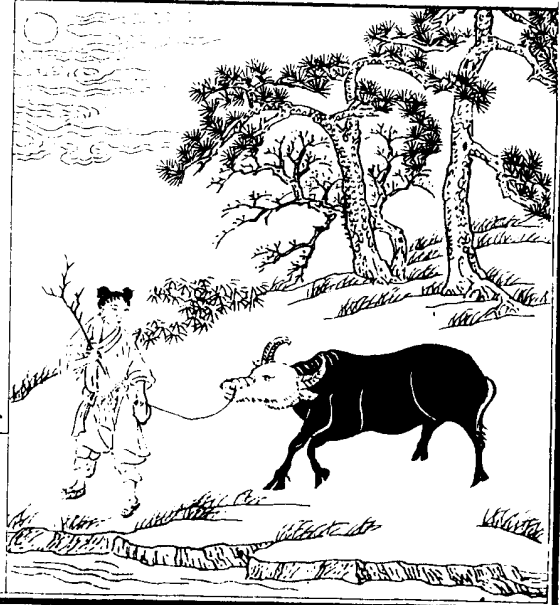
潛通一竅鼻初穿穿了纔堪痛下鞭左右拘攣時不放一
條芒索緊相牽 夢菴格

初調第二圖頌

四

鼻端有竅急須穿若不隨從漫息鞭但怕顛狂難制伏芒
繩緊在手中牽 納允菴居士

受制第三圖



牧牛圖頌

受制第三頌

漸調漸伏息奔馳渡水穿雲步步隨手把芒繩無少緩收
童終日自忘疲

普明原唱

不從他性遠驅馳十步提持漫漫隨幾度黑風吹暴雨
通身泥水總忘疲

磬山修次韻

擬將何處更驅馳暮雨朝煙緊自隨踪跡欲逃難躲避任
渠奔烈也枉成疲

若菴問

動容頑性好奔馳左右旋眸渠緊隨隨望遠山鄉信杳坡
雲帶月正忘疲

山茨際

面月白蹄墨黑有索有鉤韉忍饑受渴

玉林琇

清溪濯濯白雲深出入何能放此心水草時時令飽腹他
家苗稼可無侵

牧雲門

暫時出草息奔馳好把芒鞋緊自隨到處凍雲霜露滑斤
斤調伏敢忘疲

聞谷印

熟徑難忘欲逞馳芒繩在手緊相隨豈容逐草尋芳去畫
夜拘拴不憚疲

巖轆轤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從今不敢復狂馳信手牽來也肯隨幾度披簑隴畝裏節
風沐雨那曾疲

夢菴格

牧牛圖頌

六

鞭朴頻加不敢馳牽來步步也相隨一聲短笛橫牛背渡
水穿山豈憚疲

納允菴居士

迴首第四圖



牧二圖頌

迴首第四頌

日久功深始轉頭顛狂心力漸調柔山童未肯全相許猶把芒繩且繫留

普明原唱

驀地忘知機非自轉頭悄然性氣已調柔山中水草了知足不用遲疑在外留

磬山修次韻

翻然自肯便回頭滿地殘紅襯草柔故國有懷情未撤暗愁春老尚遲留

箬菴問

知恩逐步肯回頭烈猛氣消融性漸柔騎向平陂深草處橫吹短笛絕羈留

山茨際

遠邪蹊趨正道步步登高山長路杳

玉林琇

多時只顧向前奔那覺皮毛落不存自肯回頭端的好芒繩輕拽轉前村

牧雲門

芒繩不引自迴頭毛色幡然性已柔水草也知山裏足牧童多着意向羈留

聞谷印

暫時落草即迴頭雲凍霜寒足烈已性柔欲緩鞭繩尤未緩鄉關不到且拘留

嚴轆轤居士

要騎背上便低頭拽轉頭來性亦柔只恐有時還倔強垂楊陰裡尚拘留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楊陰裡尚拘留

夢菴格

牧牛圖頌

八

一勒輕輕即轉頭從前劣性亦調柔只因未到全相信且繫垂楊樹下留

納允菴居士

馴 伏 第 五 圖



牧二圖頌

馴伏第五頌

綠楊陰下古溪邊
放去收來得自然
日暮碧雲芳草地
牧童歸去不須牽

普明原唱

閒放林間與水邊
橫騎短笛恁悠然
歸來一帶煙霞晚
灑歌謠不假牽

磬山修次韻

收來放去古溪邊
風月隨緣自悄然
水草不思無底事
相看撒手竟忘牽

若菴問

只在平田煙柳邊
鞭繩拋却坐條然
暮山鐘動上方月
恁麼歸來不假牽

山茨際

戴寒鴉履芳草
毛骨馨香見者道好

玉林琇

遊行阡陌露堂堂
俗塵垢錫除野性
忘早去晚歸能穩步

山根茅屋卧斜陽

牧雲門

暖風晴日柳溪邊
俛首循人意悄然
花落郊原春色晚

隨歸去不須牽

聞谷印

高深蹊徑曲無邊
相狎相馴已信然
楊柳陰斜紅日轉

頭繩斷不須牽

嚴轆轤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月下風前山水邊
隨從到處竟恬然
相看彼此無同互
收捲繩頭不用牽

夢菴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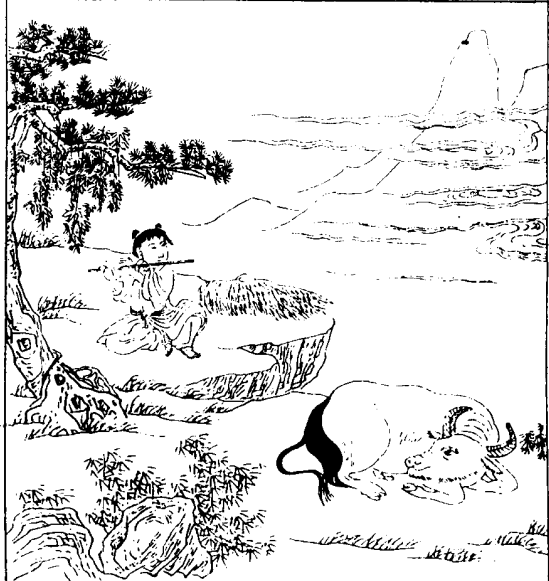
牧二圖頌

古澗清溪柳岸邊
隨來隨去竟安然
如今休要頻拘絆
拋却繩頭那用牽

納允菴居士

無 碍 第 六 圖

牧牛圖頌



十一

無碍第六頌

露地安眠意自如不勞鞭策永無拘山童穩坐青松下一

曲昇平樂有餘

普明原唱

出入無欄心自如擬思量處更即猶幸拘滿懷風月人牛

穩鞭索俱忘樂有餘

磬山修次韻

縱步溪山得自如風流兩岸亦何拘橫吹短笛斜陽暮溢

日春光信有餘

箬菴問

人牛相視體如如彼此無心不用拘花柳叢中隨意往團

團蹄跡更無餘

山茨際

寒暑安忙閒得故鄉寬廓任出入

玉林琇

簑笠橫拋懶得收笛聲吹起碧山幽牛兒自在無他想兩

眼睜睜四足柔

牧雲門

調伏多年意自如水邊林下總無拘一聲羌笛松風起此

日忘懷樂有餘

聞谷印

水草皂王總自如何須特地苦相拘山童撒手先高坐牛

亦安然閒有餘

嚴轆轤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人牛相伴已相如鞭索全拋渾不拘抵耳攢蹄安穩卧悠

揚笛韻樂無餘

夢菴格

牧牛圖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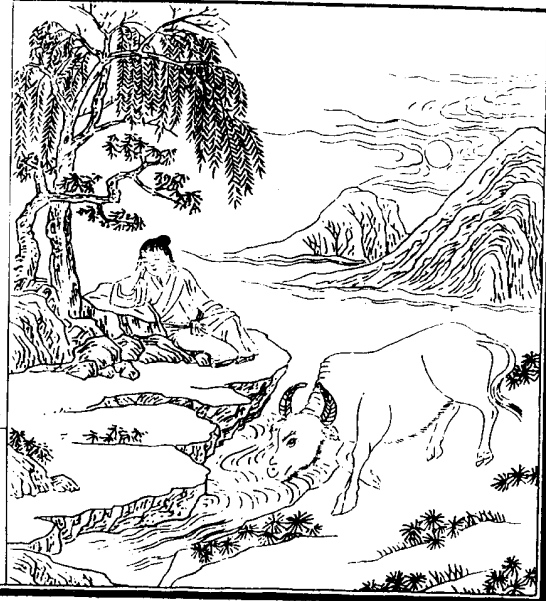
十二

偈劣全無性已如何勞繩索去相拘平坡淺草恬然卧風

送笛聲韻有餘

納允菴居士

任運第七圖



牧牛圖頌

任運第七頌

柳岸春波夕照中淡煙芳草綠茸茸饑飡渴飲隨時過石
上山童睡正濃 普明原唱

野岸溪灣花柳中一環山水翠林茸逍遙快活無求也軟
草為壇睡興濃 磬山修次韻

不會移步出山中暖簇晴花五色茸莫怪山童閒瞌睡卧
雲眠月興偏濃 箬菴問

或時村裡或雲中舊地閒田草正茸踏遍一毫無剩跡牧
童高卧柳陰濃 山茨際

朝隴畝暮茅檐隨時水草明月同閒

玉林琇

春暖桃花放碧林大家休歇綠楊陰牧人乃夢牛偏醒只
在溪濱不用尋 牧雲門

百花溪上柳陰中飽食和雲卧綠茸歌罷山童無所事遺
鞭枕上睡方濃 閩谷印

信步行來到此中山前山後草茸茸放渠散走陂塘去不
似當年狂興濃 嚴轅轢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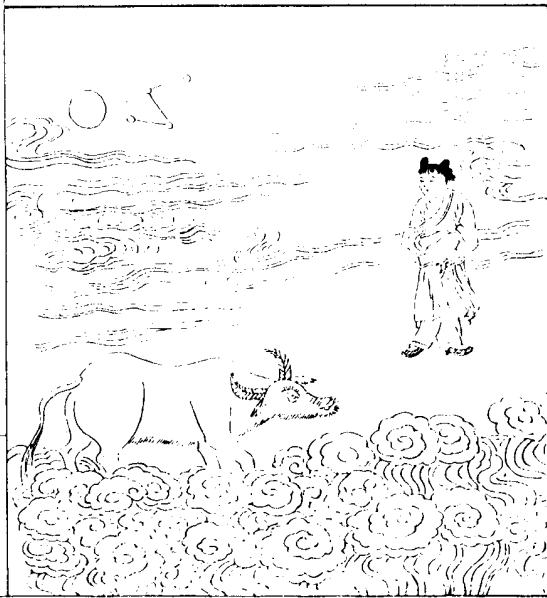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盡日終年在此中春回大地草初茸隨時飲啖隨他去管
帶毋勞任睡濃 夢菴格

牧牛圖頌

往來只在此山中遍地春光芳草茸林下溪邊隨去住牧
童安枕睡初濃 納允菴居士

相忘第八圖



牧心圖頌

七五

相忘第八頌

白牛常在白雲中人自無心牛亦同月透白雲雲影白白
雲明月任西東 普明原唱

撈到忘懷混沌中千山一色絕相同風光不覺人牛處任
運騰騰西復來 磬山修次韻

相將無事太平中渠我情忘迥不同一段閒愁總收拾不
知花落水流東 箬菴問

撐撐頭角卧林中渠我渾忘雲水同為愛山前芻草細夜
深乘月過溪東 山茨際

刀砍水珠斷貫澹泊寧靜明志致遠

玉林琇

牛王昨夜證心空比舊皮毛大不同渠我不須重話會白
雲明月笑相通 牧雲門

在此溪山雲月中木人花鳥意相同國王水草從來足閒

步陂塘西復東 閻谷印

太平氣象月明中爾我家山色色同袖手低眉忘管帶不

知西去與來東 嚴轆轤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白牛誰道雪山中此日看來一色同牛也蕭閒人也散任

他南北與西東 夢菴格

牧心圖頌

七六

人牛隱隱在雲中牛白白雲色色同此際那分賓與主任
從西也任從東 納允菴居士

獨照第九圖



牧二圖頌

獨照第九頌

牛兒無處牧童閒一片孤雲碧嶂間拍手高歌明月下歸
來猶有一重關 普明原唱

不須收放得安閒脫畧尋常顧盼間散步謾歸明月下踏
翻從上兩重關 磬山修次韻

一道寒光萬境閒寥寥四顧水雲間夜深明月歸來晚照
徹空王向上關 茗菴問

個裡風光鎮日閒放身穩卧白雲間長歌一曲聲嘹唳直
透威音劫外關 山茨際

失牛却不牛見撞人破獨壁立一窮個相聞雙身手赤灑

灑的

玉林琇

誰道三更失却牛溪山獨立悵無傳空來兩手負難放一
拍虛空笑點頭 牧雲門

玉竹鞭無用草繩閒踪跡全無古路間空手獨歸林月下
更前一步即牢關 聞谷印

蹤跡寥寥獨個閒渾然出處那其間自歌自唱空山下多
少癡人認過關 嚴轅轢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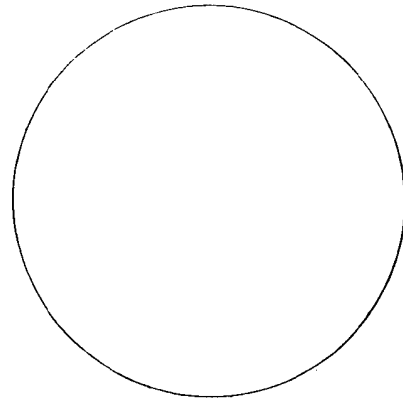
牛既忘兮心自閒閒來往在山間灰頭土面渾無事枯
木巖前尚有關 夢菴格

牧牛圖頌

十八

牛兒不牧一身閒獨自徘徊山水間雖是出塵無事客還
須撒手透重關 納允菴居士

雙泯第十圖



雙泯第十頌

人牛不見杳無蹤明月光寒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意野

花芳草自叢叢寒或作舍 普明原唱

人牛處處竟無蹤新月孤懸萬象空借問歸源端的旨枯

椿春到綠叢叢 磬山修次韻

從前光影竟無蹤不見人牛煙水空盡大地回春夢曉日

高香散百花叢 茗菴問

不見人牛不絕見跡蹤清風明月滿長空太平休用歌堯

合枯木重開花一叢 山茨際

拋盡符瞎正目函乾蓋坤火寒雪毒

玉林琇

蝸牛角上立生涯彼此從來共一家堪笑前人留此相鳥

藤三十不容賒 牧雲門

杳杳人牛不見蹤一團新月照秋空個中若問還源旨風

落巖花點翠叢 閻谷印

人牛謾說絕形蹤何異吹風欲滿空若問還源親的旨參

天荆棘亂叢叢 巖轆轤居士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絕無人影與牛蹤階級何為鑿太空究竟本來無一物依

然萬象自叢叢 夢菴格

牧仁圖頌

見絕人牛豈有蹤猶如淨月徧虛空者回休問其中意鳥

自啼兮花自叢 納允菴居士

牧牛又十頌

尋牛第一頌 梁山遠原教

古杭南磡夢菴超格輯

從來不失何用追尋自背覺以合塵 向迷而逐妄家
山漸遠岐路差我得失熾然是非蜂起

忙忙撥草去追尋水澗山遙路更深力盡神疲無處覓但
間楓樹晚蟬吟 梁山遠原唱

只管區區向外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裡一
曲新豐空自吟 石鼓希舜次韻

暫時不在急須尋莫待渠儂入草深滿目青山無何別處

跡去只消回首一沉吟

千巖長

天涯海角徧參尋直入萬重煙嶂深拚得今朝與明日綠
楊堤畔聽鶯吟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牛兒原在不須尋怎奈忘來歲月深今欲為伊親指示聯
珠且自和高吟 夢菴格

牛兒忘却要追尋尋去尋來路轉深日暮關山何處覓亂
雲堆裏自沉吟 納允菴居士

見跡第二頌 梁山遠原教

依經解義問教知蹤明眾器為一金體萬物為自己正
邪不辨真偽未分欠悟入門權為見跡

水邊林下跡偏多荒草離披見也麼縱是深山更深處撩
天鼻孔爭藏他 梁山遠原唱

枯木崖前差路多草窠裏覷覺非麼脚跟若也隨他去未
免當頭蹉過他 石鼓希舜次韻

也知隔遠苦無多只管貪程作甚麼蹄踏蹄兮嘴只對者
嘴是明明此物更非他 千巖長

東西南北路途多踏踏遺踪可是麼仔細看來無兩個便

從今去莫疑他

楚石琦

深深淺淺跡踪多不是渠兮是甚麼從此脚跟勤着力必
須覷面一逢他 夢菴格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山坡柳岸蹄痕多仔細凝眸是也麼識得跡蹤須着力從
今步步要尋他 納允菴居士

見牛第三頌 梁山遠原敘

聞聲得入見處逢源六根門首無差動用之中顯露水
中鹽味色裡膠青眨上眉毛更非他物

黃鸝樹上一聲聲日暖風和岸柳青只此更無翹避處
森頭角盡難成

梁山遠原唱

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
仔細看來未十成

石鼓希舜次韻

臨風忽叫搭和聲擡起頭來雙眼青業債知他填未足
耕隴畝望秋成

千巖長

隔牆認角又聞聲雨過前村草正青一對眼睛烏律律通

牧二頌

三

身毛色畫難成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獨露溪邊叫一聲通身毛片色青青向來枉自空尋覓
際看來本現成

夢菴格

遠遠忽聞叫幾聲隔溪一望草青青本來鼻孔端然在
使嵩公畫不成

納允菴居士

得牛第四頌 梁山遠原敘

久埋奔郊外今日逢渠由境勝以難追戀芳叢而不已
頑心尚勇劣性猶存欲得純和必加鞭撻

竭盡精神獲得渠心狂力壯卒難除有時纔到高原上
人煙霞深處居

梁山遠原唱

牢把繩頭莫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
要回頭識舊居

石鼓希舜次韻

如今處處得逢渠帶水拖泥不用除總是國王田地上
妨春草埠頭居

千巖長

遠天鼻孔要穿渠直待金芒繩爛始除向去不須分皂白

牧二頌

三

和泥和合水且同居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我儂竭力只因渠到手如何肯放除所以藥山茅屋下
欄名字好安居

夢菴格

水盡山窮始得渠此時野性尚難除一條芒索牢穿住
許狂奔向外居

納允菴居士

牧牛第五頌 梁山遠原教

前念纔起後念相隨由覺故以成眞向迷因而成妄不
惟境起皆自心生鼻索牢牽不容擬議

鞭索時時不離身恐伊縱步惹埃塵相將收得 羈

鎖無拘自逐人 梁山遠原唱

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 向蹄風塵不從 會 犯着人

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 石鼓希舜次韻

百草頭邊百億身如何得不犯纖塵鼻繩拽轉從頭看誰

是牛兮誰是人 千巖長

從來一個不羈身滿眼雲山滿眼塵今日稍能知觸淨肯

緣苗稼犯他人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短笛橫吹仰卧身山中水草淨無塵些些隨分隨時納敢

把禾苗犯別人

夢菴格

手把鞭繩緊逼身莫教信步踏黃塵一廻入草忙牽轉那

肯隨他去犯人

納允菴居士

騎牛到家第六頌 梁山遠原教

干戈已罷得失還無唱樵子之村歌吹兒童之野 短笛
身橫牛背目視雲霄呼喚不回牢籠不住

騎牛逸邁欲還家羌篴聲聲送晚霞一拍一歌無限意知

音何必鼓唇牙 梁山遠原唱

指點前坡即是家旋吹筒角出煙霞忽然變作還鄉曲未

必知音是伯牙 石鼓希舜次韻

露地橫眠已到家不騎泥像學丹霞尾巴搖動三千界還

作宗門中爪牙 千巖長

前坡咫尺是儂家疊疊春山橫暮霞好個歸來時節子一

鉤新月挂檐牙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歷徧崎嶇已到家任他風雨共煙霞呼頭角端然好老

少何須論齒牙 夢菴格

歷盡溪山始到家任從落日散雲霞歸來不語程途事何

必逢人挂齒牙 納允菴居士

忘牛存人第七頌 梁山遠原敘

法無二法牛 為宗喻魚兔之異名顯筌蹄之差別如
金出鑛似月離雲一道寒光威音劫外

騎牛已得到家山牛也空兮人也閒紅日三竿猶作夢鞭
繩空頓草堂間 梁山遠原唱

欄內無牛趁出山煙蓑雨笠亦空閒行歌坐樂無拘繫贏
得一身天地間 石鼓希舜次韻

無牛得看只看山一個翁童翁兒閒更閒喜得白雲相伴
住谿邊茅屋兩三間 千巖長

千重雲樹萬重山倒卧橫眠任我閒此景畫圖收不得誰

言身在畫圖間

三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不見牛兒但見山終朝蕭灑自閒閒有時拍手高歌去只

在山間與水間

夢菴格

鞭繩拋下懶登山無了牛兒心自閒睡足不知窗外事夕

陽已射草堂間

納允菴居士

人牛俱忘第八頌 梁山遠原敘

凡情脫落聖意皆空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兩
頭不着千聖難窺百鳥啣花一場懺懺

鞭索人牛盡屬空碧天寥廓信難通紅爐燄上曾容雪到
此方能合正宗 梁山遠原唱

慚愧眾生界已空個中消息若為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
審憑誰繼此宗 石鼓希舜次韻

皮毛筋骨蕩狀空好手無勞遊刃通正眼瞎 從今邊都
滅却更將何物顯真宗 千巖長

翻身踏破太虛空一處纔通處處通匝地普天無影迹不

知誰解立吾宗

三六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人牛生活一時空到此方知處處通建立從空還掃蕩十

方世界顯正宗

夢菴格

人牛雙遣露真空內外無私萬法通莫立纖塵蹤跡泯堂

堂何處不歸宗

納允菴居士

返本還源第九頌 梁山遠原敘

本來清淨不染一塵 有相之榮枯 無爲之凝寂不
同幻化豈假修持水綠山青坐觀成敗

返本還源已費功爭如直下若盲聾菴中不見菴前物水
自茫茫花自紅

梁山遠原唱

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聾昨夜金烏飛入海曉
來依舊一輪紅

石鼓希舜次韻

現成公案孰施功耳不盲兮眼不聾一一音聲諸色相分
鳥明啼黑花白落間滿青溪紅

千巖長

一一根門自有功聞聲見色不盲聾晨昏總是尋常事睡

收二頌

三九

起三竿日正紅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休笑從前枉用功聰明黜盡類盲聾巖前不見菴中王鳥
任啼兮花任紅

夢菴格

識透根源作甚功聲聞色見似盲聾春來莫問東君意數
盡枝頭院落紅

納允菴居士

人鵬垂手第十頌 梁山遠原敘

柴門獨掩千聖不知 自己之風光 前賢之途轍提
瓢入市杖笠還家酒肆茶坊化合成佛

露胸跣足入鵬來抹土塗灰笑滿腮不用神仙真妙訣直
教枯木放花開

梁山遠原唱

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領與驢腮一揮鐵棒如風疾萬
戶千門盡豁開

石鼓希舜次韻

殺人便解活人來鬣領何妨又吒願甘作畜生行異類重
重關鎖盡衝開

千巖長

珍御全拋與麼來分明烏嘴與魚腮輝天鑑地能有特盡

收二頌

三

使勞生眼豁開

楚石琦

金臺迦陵性音續輯

酒肆淫房任往來莫教腦後露雙腮全身同事全機攝要
使羣生眼盡開

夢菴格

柳巷花街任去來蓬頭赤脚笑盈腮虛空粉碎全身現朵
朵優曇火裡開

納允菴居士

跋

雲栖蓮大師重刊牧牛圖頌而普明之名方著梁山遠原
唱吾師夢老人覓之四十載未獲一見主南欄日始得于
幻舟和尚所喜不自勝但原本蠹郵數字遂空之俟再得
他本查補今仍其舊至諸公頌內亦有數字可商者老人
易字于本頌下請政大方音見聞疎畧未能盡閱古今諸
錄謹將老人自頌及納公發心刊刻亦次彙入伏望 諸
方尊宿倘于古德錄中得牧牛佳頌乞郵寄白門古鏡俾
續二集性音敬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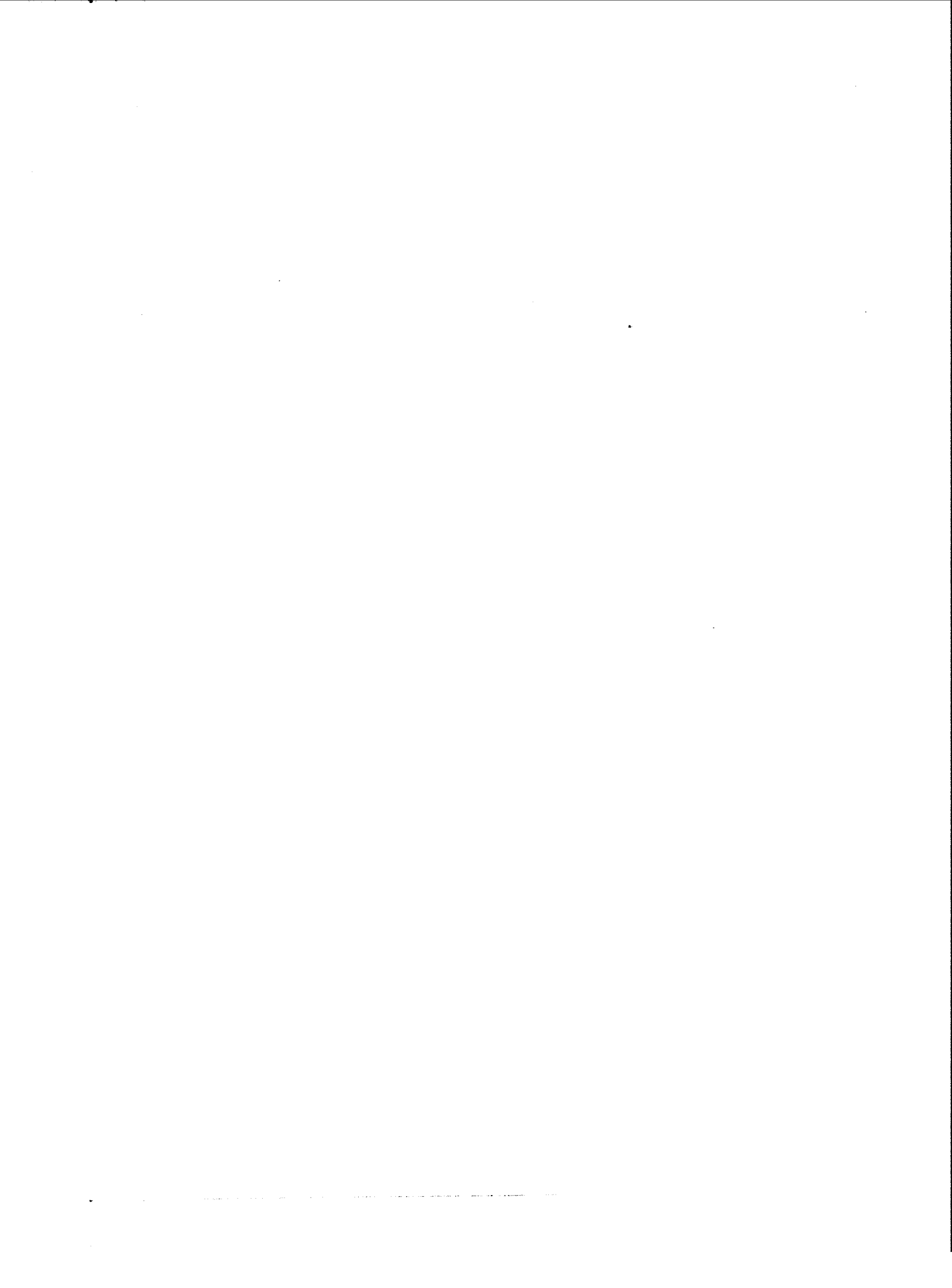
牧牛圖頌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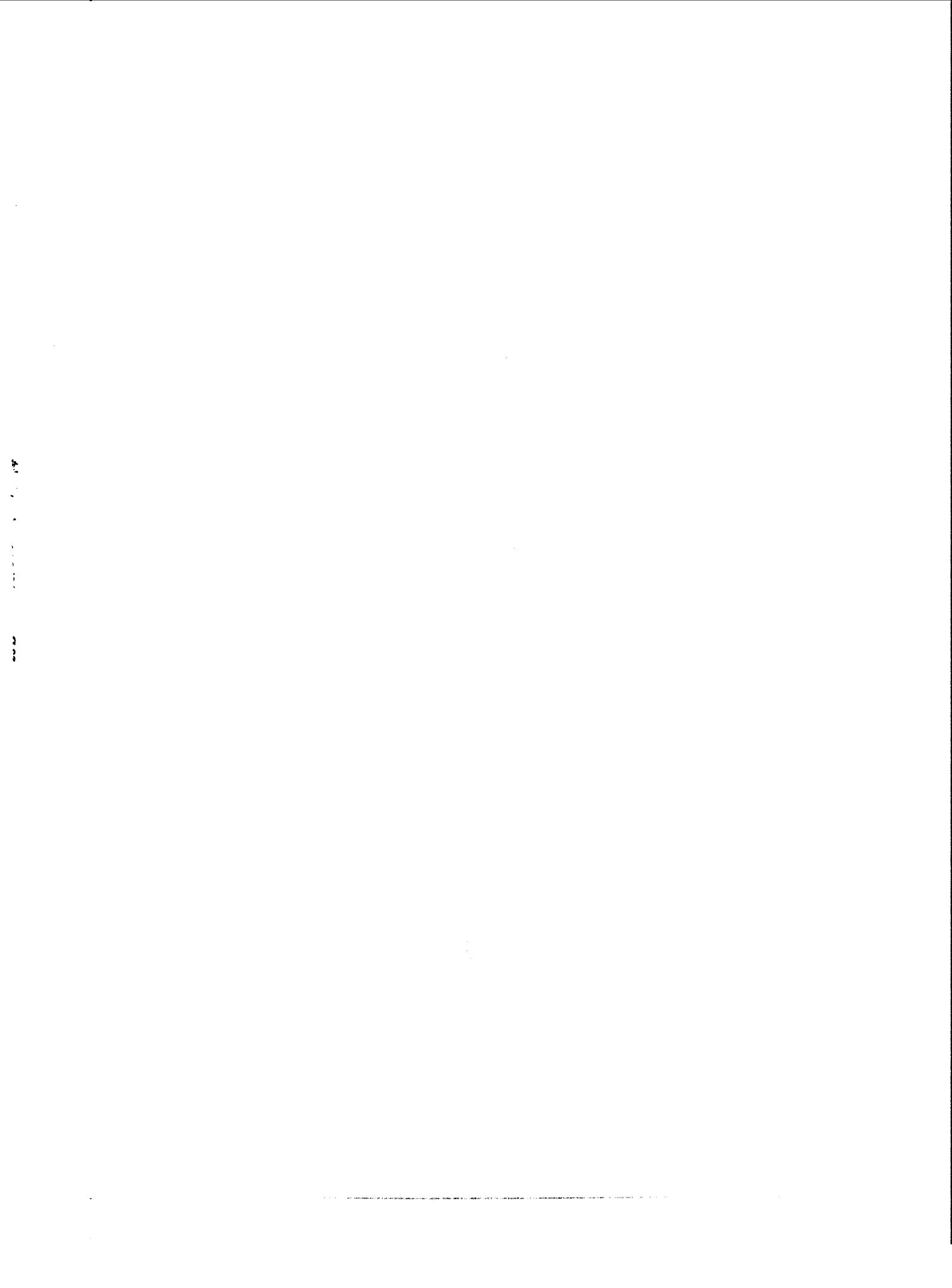
三

大清嘉慶丙辰元年端陽日

信官承來重刊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



併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

中書舍人張 夔 述

華嚴性海納香水之百川法界
 義天森寶光之萬像極佛陀之
 真智盡含識之靈源故世王妙
 嚴文殊結集龍宮誦出雞嶺傳
 來繼踵流通普聞華夏季長者
 合論四十軸觀國師疏鈔一百

卷龍樹尊者二十萬偈佛國禪
 師五十四讚四家之說學者所
 宗若乃撮大經之要樞舉法界
 之綱目標知識之儀相述善財
 之悟門入境交叅事理俱顯則
 意詳文簡其圖讚乎信受奉行
 為之序引

臨安府眾安橋南街東開經書鋪買官人宅印造

善財童子初詣娑羅林中參 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主願時師子頌卅六千
 比丘言下成道五眾益友願啓初心得根本智指南法門證十信心讚
 出林還又入林中
 便是娑羅佛廟東
 師子吼時芳草綠
 象王回處落花紅
 六千乞士十心滿
 五眾高人一信通
 珍重吾師向南去
 百城煙水渺無窮

善財童子第三詣妙峯山參 德雲比丘四維淨梵七日方見在別峯上徐
 步經行頂禮開法入佛境界得憶念諸佛普見法門證發心住讚曰
 德雲長在妙高峯
 行遠峯頭不定蹤
 七日既云尋未見
 一朝何故却相逢
 發心住處師緣合
 普見門中佛境容
 回首夕陽坡下望
 白雲青嶂萬千重

善財童子第四詣楞伽道傍參 善任比丘來往空中廣現神變手摩日
 月身出煙焰遍遊佛刹普散天花得普速疾依養諸佛法門證修行住讚曰
 一入多門又到門
 分明普眼照乾坤
 十年觀海深深趣
 千載聞經品品存
 白浪鋪花成異瑞
 紅蓮現佛獨稱尊
 須彌聚筆休云寫
 萬頃滄波欲斷魂

迢迢一到海楞伽
 遙望空中事可佳
 念念遍遊諸佛刹
 紛紛散曳落花
 手摩日月三輪外
 身出煙雲四面遮
 若也更求生貴樂
 禹門洪浪跳金螭



善財童子第五請蓮華國衆 亦如長者問已作札散香花寶光光照耀
分別字輪在萬類音情捨持法得妙音陀羅尼法門證生責任 讚曰



檀末金花香寶珍
續紛散後現威神
騰騰光耀三千界
落落言分萬字輪
鬱密林樹藏虎豹
深沉淵澤聚龍鱗
妙音唱出陀羅語
游盡胡人與漢人

善財童子第六請任林城衆 解脫長者一身中現十方佛刹主佛無異國
土何殊不來而來要見即見得如來無身莊嚴法門證生責任 讚曰



十二年申到任林
任林深處訪知音
有時要見十方佛
無事閑觀一片心
不去不來如焰影
緣生緣滅過光陰
莊嚴門啓誰人到
幽徑落花流水深

善財童子第七請摩利伽羅國衆 海幢比丘半年觀家三昧定境現十四類
彌百千相般若智照何所不彰得普眼捨得法門證正心住 讚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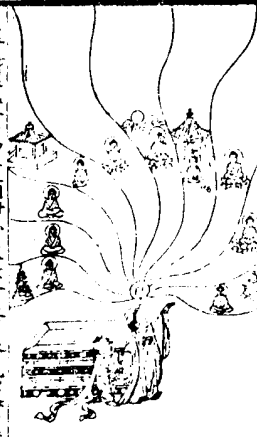
光陰已過半年間
終日冥然靜若山
身上出生十四類
毫中涌現百千般
一心觀察無休息
六月思惟不等閑
摩利伽天好春色
極樂樂語語綿蠻

善財童子第八請海潮國衆 依捨優婆塞學闍維波闍維闍維維維維維
運生死惟推善菩提心悟究危願得離憂安隱法門證不退住 讚曰



寶樹園林間寶牆
金光明網布金牀
千層堂閣穹崇麗
萬派波池行便香
究心願門周法界
菩提心廣遍塵方
河沙諸佛曾承事
陳幢高是敬場

善財童子第九請那羅素國衆 毗目瞿仙人無量仙人同音說已下林執
手佛刹現前悟具智覺覺自在得無勝勝法門證童真住 讚曰



毗目仙人下寶牀
摩頭執手看殊洋
十方佛境同時現
萬象星羅忽頓彰
無勝妙隨騰瑞色
遮那文藏顯靈光
却還本座求端的
轉覺平生見處長

善財童子第十請伊沙栗落衆 勝熱波羅門五熱炙身心生疑感諸天
共讚頓悔自慙直上刀山投身火聚得無盡輪法門證王子住 讚曰



求師擇友古今難
邪正誰分萬慮間
若使全身投火聚
先須努力上刀山
六天讚後方知妙
五熱真時豈等閑
無盡輪中王子住
玉樓全毀鎖塵寰

善財童子第十一請師子奮迅城衆 慈行童女師子宮殿龍騰天衣一
器中佛影現能證諸行妙境智得般若波羅密法門證童真住 讚曰



控鶴乘雲入帝鄉
漸觀真境漸難量
俊觀城裏音容秀
龍勝狀高雅韻長
一一器中含佛刹
重重影內現神光
千門萬戶今朝啓
成采波羅花滿堂

善財童子第十二請三眼國衆 善見比丘頂大三道圓光一尋萬字
標金輪現前機順法無念無照得隨順燈法門證歡喜行 讚曰



直入城中借問人
人人指點在雲林
便知求友到三眼
忽見吾師光一尋
三十八河崇佛事
百千萬劫聽潮音
出家何必云年少
一息蹉跎歲月深

善財童子第十三頭名開河清中祭 自在童子八部龍天宮告誡十千童子樂共戲沙巧方術商農算印得巧大神通智法門證無礙行讚曰



十千童子樂無涯
河清沙中共戲沙
不可數窮為轉轉
阿便多浴又又
巧書算印將何用
賢相商農未足誇
大智光明如會得
滿天星月屬皇家

善財童子第十四頭海任城中祭 具足優婆塞數十億延無量入安一小
器通無量寶萬方來者悉得滿足得無盡福德藏法門證無礙行讚曰



海任城高瑞氣濃
更觀奇特事無窮
須知隱約千般外
盡出希微一器中
四聖授時成聖果
六凡食後脫凡籠
少林別有真滋味
花果馨香滿木紅

善財童子第十五頭大顯妙明智居士處高臺上仰觀空中一切諸寶嚴飾
而下若貴若貧財施法施得隨意出生藏法門證無礙行讚曰



萬象澄明絕點埃
大興居士在高臺
求財窮子紛紛到
聽法高流疊疊來
施物應機心浴
出生隨意藏門開
萬般千樣從空落
無量人天飽暖迴

善財童子第十六頭師子宮城祭 寶曆長者執手觀七寶妙閣見十界
生施十種寶過去修因滋積智流得無盡藏法門證無礙行讚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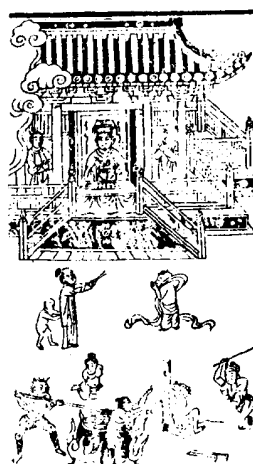
執手歸家看技能
善財一見長威後
十重樓閣從頭觀
三世如來最上層
今日人間成妙果
當年佛所施香燈
若將此事為奇特
辜負南山萬歲藤

善財童子第十七頭蘇根國祭 普眼長者調香調藥理身理心運法運悲利
益無量是生活度是佛俱見得普見諸佛歡喜法門證善現行讚曰



遠入藤根路渺茫
普門普眼趣何長
身心安樂渾無病
香藥調和別有方
禪悅環羞平濟惠
名衣上服等分張
微塵生佛如求見
細把波羅蜜味嘗

善財童子第十八頭多羅幢國祭 無狀足王詔入宮殿細觀善惡示
現調伏令修福業了生如幻化幻如生得如幻法門證無著行讚曰



鐘王一詔入深宮
鳳閣龍庭事莫同
劍戟刀山成妙用
錢湯爐炭顯神功
妄言惡舌當須斷
殺盜邪淫禁不通
便是金輪化天下
大千沙界鼓堯風

善財童子第十九頭妙光城祭 大光王明明三昧入一切智法法顯現
諸天圍遶種種性莊嚴觀仰無盡得大幢法門證難得行讚曰



百寶光城物象鮮
又觀王入定中圓
山川草木皆迴轉
鳥獸魚龍悉現前
以法攝持千萬眾
皈心侍衛幾重天
為君傳道誠難得
十地三賢未比肩

善財童子第二十頭安住城祭 不動菩薩更光觸身者即得清涼經
塵劫不生欲心諸種勝法一智無所得不無法門證善法行讚曰



夷夷相好世難倫
正是當年箇女人
過去劫逢無垢佛
至今成得有為身
幾生欲海澄清派
一片心田絕點塵
求法既云未休歇
朱顏惜青春

人九十六種觀器觀機無依無作得一切處菩薩行法門證真修行



善財童子第二十一請都羅城城參 遠行外道在名山頂色相圓滿十天天
祥瑞普煥法界使聞香者獲法身香得調和香法相證離象生相圓向讚曰



善財童子第二十二請廣大國中參 優鉢羅花長者採諸寶香合味花
優鉢羅花向日開
滿天風味入靈臺
雪山牛首皆收到
象兼龍宮盡採來
一炷普熏成雨露
十方騰瑞起風雷
吾家不用調和法
也自馨香遍九垓



善財童子第二十三請樓閣城中參 松師婆施羅一切商人共論寶聚酌
海深淺於其遠近望月觀星知來識往得大悲摩訶門證不壞回向讚曰
平生活計聚城樓
來往商人古岸頭
鷓鴣過時紅夢嫩
鷺鷥歸後白蘋秋
蒼天有月尋冰浦
滄海無風到寶洲
鼓棹呈撓何處客
入雲帆勢去悠悠



善財童子第二十四請可樂城中參 無上勝法者無憂林中理斷世務八部龍
天一切人畜無不無煩無礙無得一切處無作神通法門證等切回向讚曰
十有餘年四海遊
因尋上勝到無憂
幾多魔畜貪瞋息
八部龍天問訊休
一切處修善進行
三千世界鬼神力
祇因成就如斯力
喚得勞生盡轉頭

善財童子第二十五請輪那國中參 師子頻呻比丘尼勝光王自光園中入
慈沐泉自花寶木頭頭映現三示身得成就一切智法門證一切回向讚曰



善財童子第二十六請離國中參 婆須密女現真身出光明或現
或獨無餘無著了性欲望皆獲道真得離負慈法門證功德廣回讚曰



善財童子第二十七請善度城中參 鞞瑟羅居士如塔開拈檀香塵石
千諸佛悉來此中無量眾者但為調伏得不般涅槃際諸證善根回向讚曰
酒樓花柳醉中
三德已明貪欲際
天與天形應不偏
人非人女皆隨現
物屑唾舌戒珠圓
執手抱身心月靜
高行如來一寶登
相逢相問有可
相逢相問有可
相逢相問有可
相逢相問有可



善財童子第二十八請彌陀地山參 觀自在菩薩諸善薩眾各坐寶石猶如
滿月共演慈音說離怖畏隨喜攝化得大悲行法門證隨順眾生回向讚曰
山川重疊轉艱難
到此平生意氣歎
鞞瑟羅羅如月滿
拈檀佛塔似天寬
但觀種種示調伏
不見如來般涅槃
三昧境隨成正覺
十方塵刹掌中看



善財童子第二十九請彌陀地山參 觀自在菩薩諸善薩眾各坐寶石猶如
滿月共演慈音說離怖畏隨喜攝化得大悲行法門證隨順眾生回向讚曰
地遶山西巖下求
金剛寶石月輪秋
善財童子叮嚀語
却問觀音那路修
一切舍離怖畏
百千異類等調柔
聞思修入三摩地
大木麻喙本未休

善財童子第三十九即此空手參 正趣菩薩放大光明映奪諸相足按地六種震動過微塵國事無量佛得普門速疾行證具如相回向讚曰



善財童子第三十詣普提場參 安住地神百為地神各放光明阿僧祇寶悉皆涌現普善根力佛記無忘得智慧藏法門證法界無量回向讚曰



善財童子第三十一詣毗離城參 優珊瓊瓊屋王夜神諸天星展炳然在體雲霧照暗日月明燄暗道作橋梁路得破礙暗光明法門證歡喜地讚曰



善財童子第三十二詣毗離城參 優珊瓊瓊屋王夜神諸天星展炳然在體雲霧照暗日月明燄暗道作橋梁路得破礙暗光明法門證歡喜地讚曰



堂堂此界太虛中
 身放毫明照不同
 日月星辰光映奪
 天人龍鬼貌朦朧
 從來國土無空過
 所到師門有變通
 普疾行功聊借問
 竹房雲鎖日頭東
 四手長伸取四溟
 持來掌上薦頭傾
 回觀面目身心淨
 又見乾坤日月明
 雲網碧幢重疊疊
 花香寶聚積盈盈
 試拈此物為施設
 蠢動含靈道自成

善財童子第三十一詣毗離城參 優珊瓊瓊屋王夜神諸天星展炳然在體雲霧照暗日月明燄暗道作橋梁路得破礙暗光明法門證歡喜地讚曰
 西落金烏夜放光
 迦毗羅國現焚煌
 密雲重霧行平陸
 暴雨颼風涉渺茫
 便向暗中懸日月
 却來嶮處架橋梁
 已如多劫成方便
 今日相逢喜一場

善財童子第三十三詣普提場參 普德淨光王夜神十種聖智四聖定心三寶威光五停識觀開出家門示正道路得普遊步法門證離垢地讚曰



善財童子第三十四不離普提場參 喜智觀察眾生至夜神二毛孔涌出身雲現相隨機煥他心智又解脫海誠希有事得大勢多普善幢請證發讚曰



善財童子第三十五即眾會中參 普救眾生妙德至夜神兩眉放光射身濟頂大境界知佛現時普焰出世妙眼發得調伏眾生法門證離垢地讚曰



善財童子第三十六即道場中參 寂靜普海王夜神念出無邊大誓之心發起無量大悲法藏法義如雲布海得出生廣大喜莊嚴法門證現前地讚曰



自喜求師不遠尋
 不離場內聽潮音
 翻思昔日開談妙
 未似今宵得意深
 十種法門圓聖智
 四禪分別合天心
 又能寂靜還遊步
 離垢花開向少林

善財童子第三十三詣普提場參 普德淨光王夜神十種聖智四聖定心三寶威光五停識觀開出家門示正道路得普遊步法門證離垢地讚曰
 諸方堂奧足參人
 子細尋思未似君
 念念出生成念海
 身身示相現身雲
 他心智妙智非智
 天耳聞通聞不聞
 幾劫辛勤求大用
 而今勢力頓超羣

善財童子第三十四不離普提場參 喜智觀察眾生至夜神二毛孔涌出身雲現相隨機煥他心智又解脫海誠希有事得大勢多普善幢請證發讚曰
 眉裏舒毫灌頂時
 淨輪三昧合如之
 論心境界重重現
 說佛光明漸漸知
 妙眼我身何有異
 寶王慈氏更無疑
 普賢普焰今何在
 雪滿長空花滿枝

善財童子第三十六即道場中參 寂靜普海王夜神念出無邊大誓之心發起無量大悲法藏法義如雲布海得出生廣大喜莊嚴法門證現前地讚曰
 百萬僧祇眾遶身
 摩尼幢座涌蓮新
 從來念念出生喜
 發起心心觸處真
 我見我觀無量境
 成雲成海有前因
 略言師友逢多少
 二刹如來是故人

善財童子第三十七誦如來會中衆守護一切城主夜神普現色身演佛成
聞思修惠密昇羣機令諸含識守護心城得甚像自在妙音法門證勝地讚曰



寶座先中普現身
又開佛藏濟生民
我觀法界無邊表
誰信陀羅有利人
行法名輪重演說
聞思修惠再宜陳
妙音雖是胡家拍
韻出陽春雲曲新

善財童子第三十八誦佛會中衆開敷天花主夜神隨心現身普見蓮花
覆合嶮難遠道救拔有情令斷愛網得出生廣大喜光明法門證遠行地讚曰



關裏花生盡護歸
不令嶮路受驅馳
愚迷羅網力摧後
貪欲稠林杵挫之
智慧山王騰北日
寶光明女發心時
算來已是經多劫
遠地相逢也深奇

善財童子第三十九誦道場中衆大願精進力救護衆生主夜神隨心現身普
身妙色妙智如日如昔救罪人獲眼淨得教化衆生幸善緣證不動地讚曰



太子當年救罪人
而今普現一多身
十千信士心離垢
百億那由眼絕塵
妙色瑩如秋色靜
智輪明似日輪新
寶光佛出林中後
又見曇花幾度春

善財童子第四十誦毗盧園中衆妙德圓滿主夜神普觀十方一切佛降
往劫乳母今朝國王悟受生藏生如來家得受生自在法門證善慧地讚曰



逢君直語受生因
便作如來家裏人
一念盡觀塵數佛
十方同看降威神
欲知今日圓林主
便是當年乳母身
別有世間曾未見
一行一步一花新

善財童子第四十一誦法界講業衆種種異故女一萬宮神俱來迎讚現前法
介過去因緣查牙團佛善提種智得觀察三昧海法門證法雲地讚曰



因遊法界講堂中
遙見瞿波女不同
盡觀目前千萬事
又云塵劫許多功
法雲密曳舒羣岳
教網張羅滿太空
檢點人生成好笑
香牙團裏杏花紅

善財童子第四十二誦此世界中衆佛母摩耶聖后在大樓觀衆蓮花
色相勝廣威光顯著念佛出生生為母得大願智幻生法門讚曰



我又如何近問津
守堂羅刹番三陳
適看樓觀重重妙
忽見蓮花葉葉新
念念願為諸佛母
生生示作女皇身
可憐心腹舍容大
包盡微塵世界人

善財童子第四十三誦三十三天上衆天主光天女歷微塵劫事微塵佛
受持法誦未曾忘失有益悲智無不現前得無尋念清淨莊嚴濟讚曰



三十三天天主天
不知何代結因緣
青蓮花界初心啓
妙月光中得意圓
勤苦已經無量劫
修持又覺有多年
閱淨界內人相問
諸法如今已現前

善財童子第四十四誦迦羅城衆童子師偏友即時拍掌示一言願無
法真法無得是得空過此來未易前程昔昔聞名今朝見面讚曰



萬里相尋自不言
却云他得藝能全
求人忽若彈如此
是我平生豈偶然
傳隨友方成妄說
說名師軌也虛傳
已傾肝膽尋知識
料看前觀必有緣

善財童子第四十五下離當處餘善知家慈童子以無尋智窮世世難得
諸子母入諸法明鳥獸音聲雲霞候得善知家慈童子法門讚曰



善財童子第四十六誦法明那城餘賢勝優婆塞心自開解利樂眾生眼
耳鼻舌身意智性出生功德普現光明得無依處道場法門讚曰



善財童子第四十七誦法明那城餘賢勝優婆塞心自開解利樂眾生眼
耳鼻舌身意智性出生功德普現光明得無依處道場法門讚曰



善財童子第四十八即此城中餘妙月長者不談法義略示名字顯無得
中又無所祖即此無得又無得矣是謂真得也得淨智光明法門讚曰



聞得吾師眾藝金
而今相見試敷宣
阿多彼者言言諦
羅迦陀字字詮
四十二門流布後
三千世界古今傳
大明一智如何也
雲散長空月正圓
自開自解自為人
便向紅塵利有情
眼耳鼻合功德聚
古身意現智光明
能生能出能門庭
無盡無依境界清
會得道場圓滿處
一身鋒刃致屏屏
精進人希懈念多
師勤法道恰相和
十方佛所無休息
百劫身心有切蹉
萬仞峯頭雲去後
千尋松頂鶴來過
自怡處世門清淨
花塔閑庭長綠莎
妙月高人又指他
向時過友也空過
翻思兩處語言少
却笑諸方路布多
悲焰明輝休語會
智光解脫是如磨
君今不為通消息
白玉無瑕自琢磨

善財童子第四十九誦出生城餘無勝軍長者垂示法而為開誘見無
量佛得無盡法悟其所以實亦皆理得無盡相法門讚曰



善財童子第五十誦法明那城餘賢勝優婆塞心自開解利樂眾生眼
耳鼻舌身意智性出生功德普現光明得無依處道場法門讚曰



善財童子第五十一誦法明那城餘賢勝優婆塞心自開解利樂眾生眼
耳鼻舌身意智性出生功德普現光明得無依處道場法門讚曰



善財童子第五十二誦法明那城餘賢勝優婆塞心自開解利樂眾生眼
耳鼻舌身意智性出生功德普現光明得無依處道場法門讚曰



退還遠入出生城
闍市門頭話道情
多謝吾師言兩句
却深思我路千程
得無量法因誰悟
見盡高人合自明
昨松林秋夢起
一天星月照蒼楹
城南聚落法門任
開願忻然意不迷
過去以誠成解脫
未來因語得菩提
隨心隨處作爲滿
無退無當言趣齊
須信江南二三月
百今裏鷓鴣啼
德生有德兩和融
同幻同生意莫窮
同住同修成解脫
同悲同智顯靈功
同信同知道轉通
同見同知成佛果
若要一生成佛果
盧樓閣在南中
樓閣門前五片時
龍華師主速方歸
不唯彈指觀深妙
又聽慈音語細微
理智行為身日月
善提心是道攝機
許多境界何來去
萬里天邊一騰飛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卷終



善財童子第五十三回佛會中... 佛國禪師昔居龜寺今在鳳城觀善財童子參諸知識未有時光已是覺蹉跎嗟爾平生跋涉多五十餘人皆問訊百重城郭盡經過而今到此休分別直下承當得也麼忽若更云南北去分明鷓鴣子過新羅

佛國禪師昔居龜寺今在鳳城觀善財童子參諸知識未有時光已是覺蹉跎嗟爾平生跋涉多五十餘人皆問訊百重城郭盡經過而今到此休分別直下承當得也麼忽若更云南北去分明鷓鴣子過新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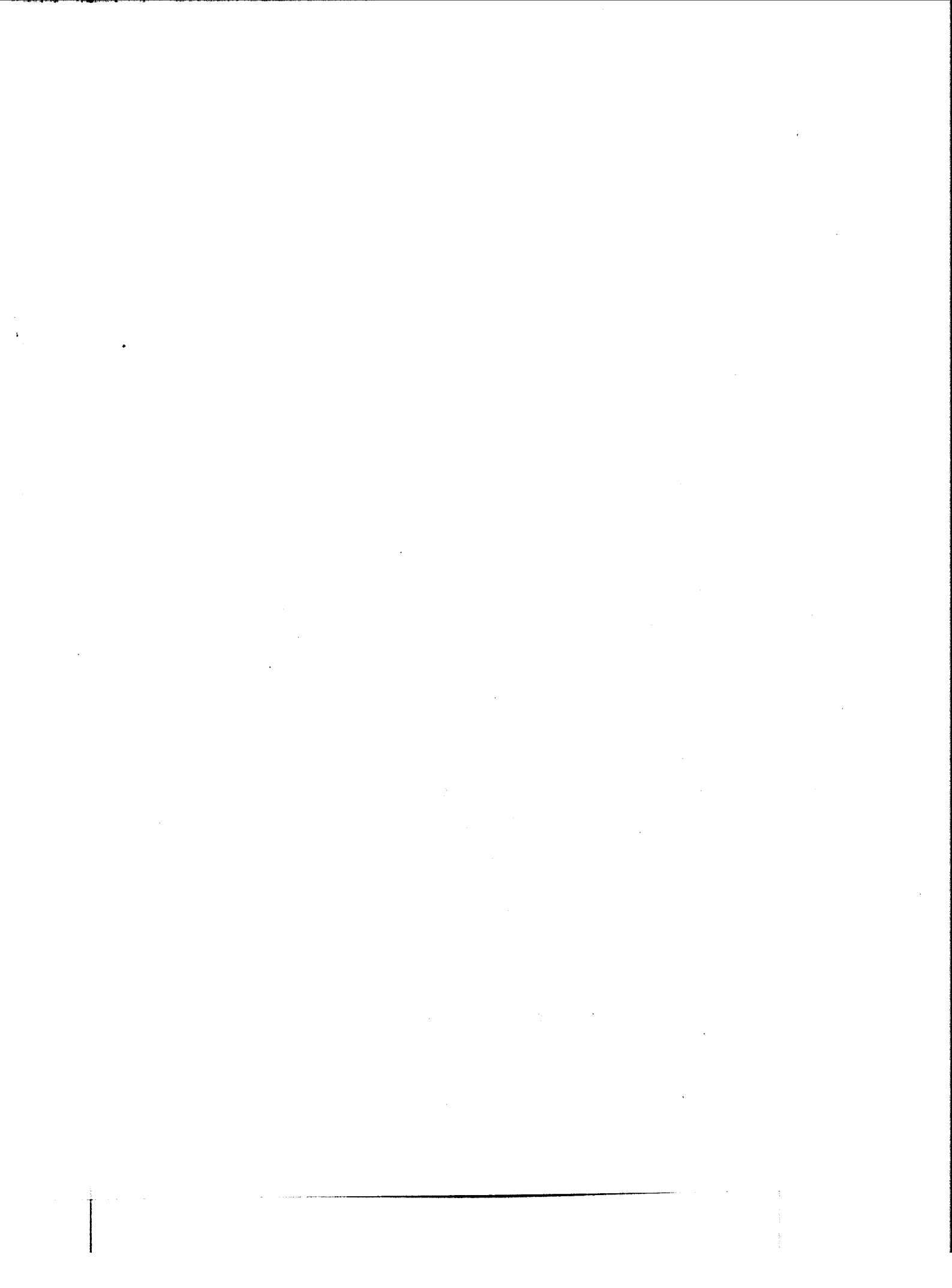
宋代刊收蜀刻家盛抗利最精而後以後吾杭香積浦顯
 教善陳道人猶尸家古信備信官人宅文信備可知者
 字、此數百年身此書為家女楊尚街東開信香積浦官人
 完印送馬道人亦收本學者所上知其離遠畫家甚得成
 圖乃無傳本而在北新神田香、故為出此見示予時對影
 印此並評諸東東三浦將軍不敵一才不復借觀莊不與
 官人宅本也予往欲撰白宋杭州雕本考其前籍以記甚
 異今得此書知不自官人宅刊本且信知宋世善軸之
 式難漸廢而刊本尚存善軸式者亦以前字故本體不
 亦罕知者也影印既成其書其後十月九日水也上浙人龍
 攝五記手後東寓居之七雲書庫

東莞張伯楨著

西藏大呼畢勒罕考

吳閻生題





滄海叢書題詞

老友滄海居士輯其生平撰著為叢書一二輯屬為題識滄海為人磊落有奇氣其文章

馳騁有不可一世之概予心朽已久爰識教語以質諸千百世後之讀此書者
甲戌春日

北江吳閻生



西藏大呼畢勒罕考

東莞張伯楨述

呼畢勒罕漢語自在轉生之義凡人妄念未除者皆隨業轉生不能自在常轉常迷流浪生死而不自知若妄念已除三毒淨盡證得菩提心體即不為業轉而能自在轉生隨緣示現以度世濟人是曰呼畢勒罕今考西藏大呼畢勒罕詳著於篇以備研究密宗者之參考

濟隆呼圖克圖

第一輩斯曲堅參在後藏上蝦沃奪雄地方出世七十二歲圓寂

呼畢勒罕

滄海叢書

第二輩帕爾巴拉汶拉繳在補博地方出世三十三歲圓寂

五歲圓寂

第三輩佈扎昔熱在黎魚地方出世至十八歲圓寂

寂

第四輩拉汪曲結堅參在沃絨地方出世六十八歲圓寂

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曲結汪曲在黑貢地方出世四十七歲圓寂

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工曲宜瑪在博窩熱浪地方出世五十二歲圓寂

十二歲圓寂

案第五世達賴將巴克碩寺廟地方賞給管理

派充青海喇嘛遵照第五輩達賴喇嘛示諭前往調和哲布尊丹巴與準噶爾訟事又遵諭前往北京朝覲年五十二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班墊堅參 在類伍齊卡塞地方出世遵諭親往北京朝覲高宗純皇帝賞給四字名號銀印並黃車黃褥黃韁年五十一歲在北京圓寂由皇室賞給銀物治喪厥後其徒眾因巴克碩寺廟地方無人管束具稟理藩院懇其准圓寂呼圖克圖之弟阿旺洛布管理經理藩院代奏奉諭照准并給予扎薩克名號

第八輩夷喜洛桑丹貝貢布 在博窩曼脚地方

呼畢勒罕

二 論海藏書

出世乾隆三十六年庚寅親往北京朝覲三十八年壬辰奉諭補授掌印喇嘛并賞給伊屬下商卓特巴格隆阿旺達結扎薩克名號附同賞給管束濟隆呼圖克圖所屬巴克碩寺廟十八處僧人百姓之扎薩克喇嘛銀印一顆返藏後復賞給管束寺廟之扎薩克達喇嘛名號五十四年戊子奉諭補授協理西藏事務旋又獎給畢喀圖諾們罕名號五十五年親往北京途次奉諭着仍回藏協理西藏商上事務五十七年奉諭着仍用前輩賞給四字名號及銀印又賜敕書一道嘉慶元年創建寺院奉諭賞給永安

寺匾額一道九年第八輩達賴喇嘛圓寂奉諭着帶辦西藏事務并賞給敕印十六年五十一歲圓寂

第九輩羅布藏丹貝堅參 在康巴恩達地方出世嘉慶十八年入瓶掣定道光二十四年奉諭補放達賴喇嘛正榮增師傅咸豐四年甲寅四十三歲圓寂

第十輩阿旺班墊曲結堅參 在牙隆扎喜仔地方出世咸豐八年戊午八月十四日入於金瓶掣定光緒元年乙亥第十二輩達賴喇嘛圓寂由駐藏大臣希具奏奉諭着代辦西藏商上事務光緒三年丁丑由駐藏大臣松奏奉諭着辦

呼畢勒罕

三 論海藏書

西藏事務是年奉旨賞給通善名號五年己卯奉諭補放達賴喇嘛榮增正師傅八年壬午奏請作為堪布與達賴喇嘛傳授小戒十二年丙戌三十二歲圓寂

第十一輩阿旺吐丹改桑丹貝卓密 在蔡里地方出世光緒十六年庚寅入於金瓶掣定

第穆呼圖克圖

第一輩工巧綜連 在奪堆沃協巴地方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二輩邊覺扎喜 在工布昌葛棟地方出世六

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拉汪巧勒朗結，在工布仲青地方出世
五十七歲圓寂

第四輩拉汪丹巴堅參，在工布扎結地方出世
順治九年隨侍第五輩達賴喇嘛前赴北京朝
覲奉諭賞資銀物三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朗卡甲木養，在工布扎結買地方
出世五十三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降白迭勒甲錯，在工布布頃卓買
地方出世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第七輩達賴喇
嘛圓寂奉諭掌辦商上事務二十四年賞給諾

呼畢勒罕

四 滄海叢書

們罕名號四十三年創建寺廟奉諭賞賜廣法
寺匾額一道并賞給其徒弟甲木養丹巴扎薩
克喇嘛名號暨頒給銀印一顆重紋銀五兩係滿蒙
藏三體字文曰管理第穆所屬寺院百姓扎薩
克喇嘛之印五十五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吐布丹濟克美甲錯，在察木多
地方出世嘉慶十三年派充第九輩達賴喇嘛
榮增師傅十六年奉諭協理商上事務并賞給
額爾德尼諾們罕名號二十年第九輩達賴喇
嘛圓寂奉諭掌辦商上事務二十四年圓寂

第八輩阿旺羅布藏濟克美甲錯，嘉慶二十五

年在察木多熱達地方出世道光四年入於金
瓶掣定咸豐三年因與婦女同處違背黃教規
矩經奏明發往宗喀巴地方一俟死亡仍念前
輩勞績准其出世咸豐四年三十五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羅布藏稱勒饒結，在桑葉那拖地
方出世八年入於金瓶掣定光緒十二年掌辦
商上事務通善濟隆呼圖克圖圓寂出缺奏請
補放掌辦事務十三年奉旨補放達賴喇嘛榮
增正師傅十七年因辦理藏印通商奉旨賞給
靖善禪師名號是年奉旨作為欽差前赴後藏
與班禪額爾德尼安床并傳授小戒

呼畢勒罕

五 滄海叢書

案第穆嗣因與弟洛策策並親戚頓墊暗議欲將
達賴喇嘛致死用生庚名諱使以邪法鎮魔又
欲藏中諸人怨恨達賴喇嘛以邪咒圓圈多張
賄擺日追古喇嘛及瞻對喇嘛令於布達拉四
面山根并桑葉哈補熱山以及凡有極靈神廟
暨大德梵僧韃中藏埋二十五年其事洩漏旋
由第穆之親屬等遞呈口供於駐藏大臣云查
第穆實屬有辜大皇帝鴻恩對達賴喇嘛恩將
仇報似此行為誠屬罕聞即以佛規法度而論
萬難輕貸闖藏僧俗公眾議擬罪名并將第穆
寺院內財物等項一併全行抄封歸入商上達

賴喇嘛深加憫念祇將第穆阿旺羅布藏稱勒
饒結安置第穆經垣令其一生坐靜嗣後若果
訪獲始初真正第穆出世之人准其稟明商上
迎回本寺惟是祇准列於呼畢勒罕之下除此
不得擅請以上名號及掌辦噶勒丹池巴榮增
師傅講經喇嘛并三大寺及溫都寺洛琿等項
至商卓特巴扎薩克喇嘛名號永遠不得任意
請給從此嚴示禁約第穆呼圖克圖從前并未
給有印信至於扎薩克喇嘛曾經得過印信卽
當繳送部中所有第穆阿旺降白迭勒甲錯以
上第穆寺原有土地人民財產非係掌辦任內

呼畢勒罕

六 論海叢書

新添外舊存確係從前執照所開地方寺院莊
田僧人從役并寺中佛尊器具經費本銀均准
照舊不動至拉章所存佛尊財帛莊田每年所
收一概抄作大皇帝及達賴喇嘛念誦平安經
典之用永遠著爲例規各情前已詳具譯文在
案經駐藏大臣裕具奏於二十七年四月十七
日奉諭着照所請辦理查未奉諭旨前一年第
穆已病故享壽四十五歲

呼徵阿齊圖諾們罕

第一輩線洵曲汪扎巴 在阿里谷格地方出世
六十八歲圓寂

第二輩班青降巴嶺索諾木朗結 在德沃嶺地
方出世七十六歲圓寂

第三輩濟克爭滾噶爾堅參 在後藏納堆地方
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工却曲批 在扎溪地方出世七十四歲
圓寂

案工却曲批曾充第五輩達賴喇嘛榮增師傅
第五輩仁增足美奪吉 在佔爾地方出世六十
九歲圓寂

第六輩池青阿旺却墊 在俺多甲頃寺側地方
出世乾隆十六年七十五歲圓寂

呼畢勒罕

七 論海叢書

案仁增足美奪吉曾充第七輩達賴喇嘛榮增
師傅雍正十二年曾由世宗憲皇帝賞給廣衍
一黃法阿齊圖諾們罕名號印信

第七輩名號未詳 於乾隆十七年在昆崙出世
七歲圓寂

案第七輩未曾迎回藏邊圖寂故名號未悉
第八輩羅布藏夷喜丹巴饒結 乾隆二十四年
在裏塘地方出世三十五年由皇上賞給前輩

所得諾們罕名號印信隨又改修呼徵寺院經
章嘉呼圖克圖代請理藩院具奏奉旨賞給擬
禧寺匾額一道又賞給辦事之人達喇嘛名號

及度課十張五十八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夷喜楚稱堅參 嘉慶二十三年在

歐柱鼎地方出世道光四年入於金瓶掣定十

九年奉諭准其撤退呼畢勒罕字樣並仍賞給

名號印信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奉諭着掌

辦商上事務咸豐五年第十一輩達賴喇嘛遵

照定制接管闔藏政教事務作為舊任掌辦返

回本寺居住是年達賴喇嘛圓寂由駐藏大臣

具奏奉旨着仍充掌辦事務十一年察木多失

和成訟經查明了結妥協奉旨賞給慧靈名號

及黃韁繩同治元年因政教災厄以致內亂曾

呼畢勒罕

八 滄海叢書

帶印信馳赴京都二年在北京圓寂四十六歲

第十輩阿旺羅布藏夷喜丹巴堅參 在西甯納

沃寺院側出世光緒三年入於金瓶掣定二十

年補充班禪額爾德尼榮增師傳二十三年奉

敕書賞給寺院印信 係黃教

德柱呼圖克圖

第一輩羅布藏捫浪 在金川扎卡地方出世嘉

慶三年圓寂享壽七十歲曾充噶勒丹池巴

第二輩羅布藏青饒汪曲 在打箭爐地方出世

精通黃教會充噶勒丹池巴咸豐四年充當第

十一輩達賴喇嘛榮增師傳在噶勒丹池巴任

內七年交卸後充當第十二輩達賴喇嘛正榮

增師傳並與第十二輩達賴喇嘛傳授小戒嗣

協理事務汪曲結布出缺闔藏僧俗公同懇請

駐藏大臣滿具奏補放帮辦商上事務同治四

年奉諭照准並賞給諾們罕名號五年剿平瞻

逆工布朗結奉諭賞給印信十年賞給銀印并

賞給辦事商卓特巴扎薩克喇嘛印信旋因革

斥以致扎薩克印信未曾開用十一年圓寂七

十三歲

第三輩阿旺羅布藏丹貝卓密 在模全布棟地

方出世光緒三年入瓶掣定二十三年圓寂二

呼畢勒罕

九 滄海叢書

十二歲

汶結賽大呼畢勒罕

第一輩結賽青饒曲批 在前藏隴許地方出世

五十三歲圓寂

第二輩曲批甲錯 在沃卡拖美地方出世二十

五歲圓寂

第三輩頓魚曲吉甲錯 在達布格玉地方出世

三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丹增甲錯 在沃卡拉隆地方出

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阿旺濟克美扎巴 在沃卡拉隆

地方出世四十五歲圓寂

案第七輩達賴喇嘛前往噶達時曾充當掌辦
商上事務

第六輩改桑吐丹濟克美甲錯 在訥莫地方出

世嘉慶十三年曾充第九輩達賴喇嘛榮增師
傅奉諭賞給諾們罕名號六十九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羅布藏拖美丹增甲錯 在巴克碩

地方出世咸豐四年充當第十一輩達賴喇嘛
副榮增師傅七十一歲圓寂

第八輩阿旺羅布藏濟克美楚稱甲錯 在沃普

噶地方出世光緒十年入瓶掣定十九歲圓寂

呼畢勒罕

十 滄海叢書

沃卡濟仲呼畢勒罕

第一輩根登扎喜 在後藏揚堆洛布瓊仔地方

出世七十二歲圓寂

第二輩丹巴甲錯 在達布嶺打爾地方出世五

十八歲圓寂

第三輩根登曲結汪却 在達木吉容地方出世

五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稱勒 在散熱渣倉地方出世四十

四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崙珠稱勒堅參 在達木香地方

出世七十一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阿旺丹增甲錯 在依庫地方出

世嘉慶十八年入瓶掣定六十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丹增曲吉汪却 在下達木沃隆

康地方出世光緒五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洛桑巴呼畢勒罕

第一輩桑巴擺青布洛墜堅參 在却木卓薩地

方出世七十八歲圓寂

第二輩捫浪洛墜 在却木巴結地方出世八十

三歲圓寂

第三輩扎巴堅參 在却木却斯卡地方出世二

十五歲圓寂

呼畢勒罕

十一 滄海叢書

第四輩阿旺却吉堅參 在揚布扎沃地方出世

三十六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彭錯 在却木仲撒地方出世四十

七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彭錯四朗擺桑 在却木雜結地方

出世二十八歲圓寂

第七輩扎巴堅參 在却木饒丹地方出世三十

五歲圓寂

第八輩羅布藏協宜扎巴朗結 在洛斯康地方

出世四十五歲圓寂

第九輩羅布藏吐丹協宜扎巴甲錯 在前藏密

朵紀猜地方出世四十二歲圓寂

第十輩阿旺羅布藏協宜甲錯 在牙堆地方出

世光緒十三年入瓶掣定十九歲圓寂

第十一輩阿旺隆熱却覺甲錯 在前藏出世咸

豐六年入瓶掣定三十九歲圓寂

第十二輩羅布藏吐丹協柱甲錯 在前藏出世

光緒十九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布魯克巴呼畢勒罕

第一輩甲熱夷喜奪吉 在揚推庫勒地方出世

五十一歲圓寂

第二輩滾噶邊覺 在後藏熱隆地方出世四十

呼畢勒罕

三
公海叢書

九歲圓寂

第三輩甲木養却吉扎巴 在甲魚地方出世四

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白瑪噶布 在工棍汪熱地方出世六十

五歲圓寂

第五輩巴桑旺布 在瓊結地方出世四十九歲

圓寂

第六輩密潘汪布 在洛扎夥挺地方出世七十

四歲圓寂

第七輩噶足稱勒 在工布窩絨地方出世五十

歲圓寂

第八輩密潘丹增朗結 在棟買魯鼎地方出世五十五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密潘濟克美朗結 在江孜陸麻地

方出世道光十八年入瓶掣定五十七歲圓寂

第十輩吐丹朗結格勒改桑 在堆囉蔡德地方

出世光緒十三年入瓶掣定 係布魯克巴教

打隆麻倉呼畢勒罕

第一輩仁青貢布 在康巴牙許地方出世四十

七歲圓寂

第二輩工滾擺 在魯許地方出世六十二歲圓

寂

呼畢勒罕

三
公海叢書

第三輩仁青菌墊 在奪卡撒隆地方出世六十

二歲圓寂

第四輩仁青喜饒汪曲 在康巴依歇地方出世

五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滾青昂格汪却扎巴擺桑 在達魚吉麻

莊子地方出世七十九歲圓寂

第六輩昂謙索木朗扎喜 在康巴類伍齊地方

出世三十三歲圓寂

第七輩却吉朗結彭錯 在崙珠宗寨子地方出

世七十二歲圓寂

第八輩多墊徐謙 在康巴色麻扛地方出世五

十四歲圓寂

第九輩扎喜却濟結布 在崙宗地方出世三十歲圓寂

第十輩阿旺稱勒丹增朗結 在扁魚結仲地方出世五十二歲圓寂

第十一輩扎喜扎巴夷喜 在絨布扛撒地方出世四十四歲圓寂

第十二輩阿旺却吉邊覺 在魯許噶斯地方出世五十九歲圓寂

第十三輩阿旺蒂却濟克美巴沃 在康巴地方出世咸豐八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直谷呼畢勒罕

第一輩仁增却吉扎巴 在直谷地方出世六十五歲圓寂

第二輩格娃汪布 在降甲結蕩地方出世三十九歲圓寂

第三輩頓柱却吉 在降拉比地方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丹增却結宜瑪 在降薩蕩地方出世三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甲木養丹增却吉宜瑪 在瓊結地方出世嘉慶二年入瓶掣定三十四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降擺却吉堅參 在桑葉地方出世道光十二年入瓶掣定三十八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丹增足美朗結却吉宜瑪 在布達拉碩里地方出世同治九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楚普噶瑪巴呼畢勒罕

第一輩噶瑪對松青巴 在康巴直喜地方出世八十四歲圓寂

第二輩噶瑪薩格喜 在康巴直却河附近地方出世八十歲圓寂

第三輩讓墜奪吉 在貢湯沃麻隆地方出世五十六歲圓寂

第四輩茹罷奪吉 在窩南多地方出世四十四歲圓寂

第五輩噶瑪德幸喜巴 在楊棟地方出世三十二歲圓寂

第六輩通沃頓墊 在康巴噶底地方出世三十八歲圓寂

第七輩却扎甲錯 在紀麻達地方出世五十三歲圓寂

第八輩密舉奪吉 在康巴昂曲河附近地方出世四十八歲圓寂

呼畢勒罕

直谷呼畢勒罕

呼畢勒罕

直谷呼畢勒罕

第九輩汪却奪吉 在康巴打撒地方出世四十

八歲圓寂

第十輩却影奪吉 在葛洛格斯湯地方出世八

十二歲圓寂

第十一輩夷喜奪吉 在葛洛瑪爾地方出世二

十五歲圓寂

第十二輩降却奪吉 在德格地方出世三十七

歲圓寂

第十三輩對堆奪吉 在撒仲地方出世六十二

歲圓寂

第十四輩羅布藏柱却挺却奪吉 在類伍齊打

呼舉勒罕

十六

滄海叢書

噶地方出世嘉慶五年入瓶掣定七十三歲圓

寂

第十五輩奪吉 在堆隴地方出世同治九年入

瓶掣定十四年圓寂

第十六輩卡巧奪吉 在江孜地方出世光緒三

年入瓶掣定 係黑帽教

賈隆阿理呼畢勒罕

第一輩班青四朗扎巴 在仔當地方出世六十

歲圓寂

第二輩四朗夷喜汪布 在堆隴洛撒地方出世

四十歲圓寂

第三輩四朗格勒汪補 在沃噶色勒地方出世

三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扎喜 在工布格恰地方出世三

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格勒夷喜扎巴 在達布仲巴地

方出世六十二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丹巴堅參 在佈達拉碩里地方

出世嘉慶十七年入瓶掣定二十五年奏派前

往庫倫策結嶺寺講經二十一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楚稱丹巴堅參 在前藏地方出世

道光十四年入瓶掣定十五歲圓寂

呼舉勒罕

十七

滄海叢書

第八輩凱珠丹增曲吉宜瑪 在前藏地方出世

道光三十年入瓶掣定派充哲布尊丹巴呼圖

克圖榮增師傅前赴庫倫三十四歲圓寂

第九輩阿旺羅布藏凱珠丹增甲錯 在前藏地

方出世光緒十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楚布結珍呼畢勒罕

第一輩谷昔邊覺頓柱 在博窩巴鼎地方出世

六十三歲圓寂

第二輩扎喜朗結擺桑 在博窩宜沃地方出世

二十九歲圓寂

第三輩谷昔扎喜邊覺、在康巴仁青扛地方出

世三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扎巴頓柱 在聶母扎夥地方出世六十歲圓寂

第五輩扎巴却養 在後藏定結地方出世四十二歲圓寂

第六輩洛布桑補 在康巴結湯地方出世三十九歲圓寂

第七輩谷昔滾却沃昔 在聶母甲噶地方出世五十五歲圓寂

第八輩曲擺桑補 在雲南麗江地方出世五十五歲圓寂

呼畢勒罕

六 滄海叢書

第九輩阿旺夷喜吐丹甲錯 在貢噶爾地方出世嘉慶十九年入瓶掣定五十七歲圓寂

第十輩丹巴宜瑪 在昂協地方出世同治九年入瓶掣定二十六歲圓寂

第十一輩扎巴甲錯 在佈達拉碩里地方出世光緒二十二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拾浪巴沃呼畢勒罕 在揚堆地方出世六十一歲圓寂

第二輩巴頗祖納稱汪 在業黨地方出世六十歲圓寂

三歲圓寂

第三輩巴頗祖納甲錯 在堆隴楚達地方出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四輩祖納滾都桑布 在洛扎地方出世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祖納稱勒甲錯 在後藏沃絨地方出世二十歲圓寂

第六輩祖納頓柱 在曲水仔昂地方出世十七歲圓寂

第七輩祖納格帕 在德格地方出世六十四歲圓寂

第八輩祖納曲吉結布 在德格扎康地方出世五十六歲圓寂

呼畢勒罕

九 滄海叢書

第九輩巴頗估却丹貝貢布 在洛扎地方出世道光二十八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貢噶爾鐵索橋呼畢勒罕 第一輩丹增宜瑪桑布 在納堆迤北地方出世七十四歲圓寂

第二輩降巴洛墜朗結 在達布雜買地方出世二十二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宜達桑布 在達木魯瑪地方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滾噶四朗汪曲 在昂熱碩里地方出世

四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羅腮宜達沃琪 在斯隆地方出世四十

六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曲墊 在曲水仔昂地方出世二

十四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丹增崙珠 在貢碩熱雜地方出

世五十七歲圓寂

第八輩丹增青饒吐多 在貢噶沃普地方出世

嘉慶二十二年入瓶掣定七十一歲圓寂

第九輩丹增曲吉宜瑪夷喜茹擺奪吉 在瓊結

碩康地方出世同治十三年入瓶掣定 係紅

呼畢勒罕

三 倉海叢書

唱教

奪扎仁增呼畢勒罕

第一輩仁增廓吉熱柱熱沃擦桑 在捻莫隆地

方出世七十二歲圓寂

第二輩仁增勒熱奪吉 在洛敏湯地方出世一

百一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仁增昂格汪布 在瓊結地方出世六十

歲圓寂

第四輩仁增白瑪稱勒 在朗腮嶺地方出世七

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仁增改桑白瑪汪曲 在色莫扛地方出

世五十八歲圓寂

第六輩滾桑足美崙珠奪吉 在鑪城地方出世

嘉慶二十四年入瓶掣定三十四歲圓寂

第七輩降白明足爾崙珠甲錯 在貢噶爾地方

出世三十一歲圓寂

第八輩改桑吐丹濟克美擺瑪汪結 在洛扎地

方出世咸豐二年入瓶掣定三十三歲圓寂

第九輩吐丹曲汪楊宜奪吉 在前藏地方出世

光緒十四年經駐藏大臣升奏准毋庸掣瓶即

作為呼畢勒罕迎回本寺 係紅帽教

達拉岡布呼畢勒罕

呼畢勒罕

三 倉海叢書

第一輩凱珠扎喜朗結 在岡布地方出世七十

三歲圓寂

第二輩滾桑額頓宜補 在朗腮嶺地方出世七

十五歲圓寂

第三輩降白稱勒汪補 在拉結熱地方出世六

十七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稱勒朗結 在工布湯洛地方出世

道光十一年入瓶掣定六十五歲圓寂

第五輩改桑吐丹四朗饒結 在扛巴屬揀昔莊

地方出世光緒二十一年奏請免其掣瓶迎回

本寺 係白教

江卡沃色沙布囉

第一輩工却堅參 在擦娃扛地方出世八十二歲圓寂

第二輩羅布藏稱勒 在博窩噶朗巴地方出世

六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羅布藏丹貝宜瑪 在博窩地方出世四

十九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吐丹堅參 在博窩地方出世二

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阿旺崙珠丹增 在乍了地方出

世嘉慶二十年入瓶掣定五十五歲圓寂

呼畢勒罕

三 論海藏書

第六輩羅布藏稱勒丹貝宜瑪 在乍了地方出

世同治九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覺仔呼畢勒罕

第一輩甲木養丹增扎巴 在洛若博貢地方出

世七十四歲圓寂

第二輩稱勒甲錯 在羊卓揀浪地方出世四十

八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稱勒丹增濟克美 在擦湯地方出

世六十七歲圓寂

第四輩濟克美稱勒汪却格勒堅參 在棕撒地

方出世五十一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濟克美稱勒堅參 在達布仲巴

家出世四十五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濟克美楚稱甲錯 在工布結顆地

方出世道光二年入瓶掣定光緒十五年圓寂

享壽七十三歲當時尚未訪得 係黃教

直谷頌倉寺呼畢勒罕

第一輩工却仁青 在直谷地方出世六十五歲

圓寂

第二輩工却稱勒桑布 在却勒地方出世六十

三歲圓寂

第三輩工却丹增 在窩絨地方出世四十三歲

呼畢勒罕

三 論海藏書

圓寂

第四輩丹增白瑪堅參濟克美却勒朗結 在工

布扎鼎腔地方出世五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稱勒汪却 在朗若地方出世道光

十二年入瓶掣定五十八歲圓寂

第六輩滾桑吐丹曲吉宜瑪 在達拉扛布地方

出世光緒十七年奏准免其掣瓶即行迎回本

寺 係白教

打隆子巴呼畢勒罕

第一輩昂格汪却沃結捌娃 在頗奪地方出世

六十一歲圓寂

第二輩滾潘丹增宜瑪 在康巴打許地方出世

三十六歲圓寂

第三輩扎喜格娃汪布 在瓊若地方出世四十

二歲圓寂

第四輩扎喜格勒桑布 在達木徧降巴地方出

世四十一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滾噶丹增 在達木八旗地方出世

嘉慶十七年入瓶掣定三十二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降白 在達布先卡地方出世道光

二十一年入瓶掣定五十四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班墊 在達布先卡地方出世光緒

呼畢勒罕

青海叢書

二十三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達木帳達爾幹墊饒丹大沙布隴

第一輩羅墜丹巴 在後藏地方出世七十三歲

圓寂

第二輩阿旺策批 在古朗牙許地方出世六十

五歲圓寂

第三輩改桑崙珠扎巴 在前藏琉璃橋附近地

方出世三十六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稱勒丹巴饒結 在納莫地方出

世六十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降白汪曲甲錯 在前藏八郎瑣地

方出世道光二十一年入瓶掣定五十三歲圓

寂

第六輩青饒沃色 在捫打汪地方出世光緒二

十一年經駐藏大臣奎奏准免其掣瓶准其迎

回寺院 係黃教

納克書打普沙布隴

第一輩谷昔班墊頓柱 在依貢布地方出世會

由前明皇室賞給谷昔名號印信八十五歲圓

寂

第二輩曲結丹增 在打普地方出世五十八歲

圓寂

呼畢勒罕

青海叢書

第三輩阿旺却扎桑布 在打普地方出世四十

二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丹貝堅參 在工布沃葛地方出

世四十七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却結汪結 在工布江達地方出

世四十三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羅布藏丹增曲結菌捻 在打普地

方出世嘉慶十五年入瓶掣定三十一歲圓寂

第七輩羅布藏降白丹增曲吉甲錯 在打普連

麻地方出世道光二十二年入瓶掣定三十五

歲圓寂

第八輩阿旺羅布藏班墊降白丹巴歐柱 在康巴邊堪地方出世光緒四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覺熱沙布隴

第一輩卓棍稱勒朗結 在覺熱康布莊地方出世五十四歲圓寂

第二輩奪吉宜布 在捫地地方出世五十七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養金 在綢鼎格娃拉募地方出世十七歲圓寂

第四輩丹增甲木養格娃汪曲 在協沃地方出世四十歲圓寂

呼舉勒罕

美

繪海叢書

第五輩頓柱仁增 在昌杼地方出世六十四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洛墜班墊策丹足美 在協沃地方出世四十一歲圓寂

第七輩丹增足美 在江孜卑紀地方出世道光十七年入瓶掣定五十九歲圓寂當時尙未訪獲 係黃教

工布揀噶沙布隴

第一輩頓柱甲錯 在江達隆布紀地方出世七十歲圓寂

第二輩宜瑪柱扎 在捻達地方出世四十八歲圓寂

第三輩參養柱扎 在江達賈迭地方出世六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曲扎甲錯 在隆許地方出世四十八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捻扎甲錯 在直貢地方出世三十五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參養曲扎甲錯 在那脚地方出世五十七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羅布藏丹增勒協甲錯 在布達拉

呼舉勒罕

毛

繪海叢書

碩里地方出世咸豐四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第一輩頓柱甲錯 在納爾倉地方出世充當噶勒丹池巴及第六輩達賴喇嘛榮增師傅七十

三歲圓寂

第二輩根登丹巴堅參 在降麻魚地方出世六十三歲圓寂

第三輩羅布藏丹貝堅參 在揚巴博倉地方出世四十七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隆朵榮墊甲錯 在博窩棟牙地方出世嘉慶十九年入瓶掣定充當第十一輩達

賴喇嘛榮增師傅四十二歲圓寂

第五輩羅布藏隆朵丹增稱勒 在徧魚地方出

世咸豐九年入瓶掣定光緒二十年派充達賴

喇嘛副榮增師傅 係黃教

達爾宗邊琪沙布隴

第一輩勒擺汪布 在康巴地方出世三十歲圓

寂

第二輩羅布藏汪布 在洛隆宗地方出世四十

二歲圓寂

第三輩羅布藏降白格勒 在博窩地方出世五

十八歲圓寂

呼畢勒罕

天 論海叢書

第四輩降白丹巴堅參 在仔陀地方出世道光

二十三年入瓶掣定二十五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菌捻丹貝堅參 在康巴克碩地方

出世同治八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圖克圖

第一輩德青奪吉 在工布熱沃柱贈地方出世

四十九歲圓寂

第二輩帕克巴拉桑結却 在康雜地方出世六

十歲圓寂

第三輩拖娃頓墊 在隆布堆地方出世三十八

歲圓寂

第四輩帕克巴拉曲吉結布 在隆布堆地方出

世三十九歲圓寂

第五輩帕克巴拉甲姓甲錯 在察木多雜足地

方出世七十歲圓寂

第六輩帕克巴拉濟克美丹貝甲錯 在察木多

雜足補拖地方出世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藏

支應烏拉出力賞給講演黃教額爾德尼諾們

罕名號印信並救書等項雍正三年又賞給前

得名號印信四十一歲圓寂

第七輩帕克巴拉夷喜丹貝貢布 在裏曠地方

官家出世乾隆五十六年奉諭將前輩所得銅

呼畢勒罕

天 論海叢書

印着換給銀印並賞給救書五十九年圓寂享

壽四十歲

第八輩帕克巴拉羅布藏濟克美班墊丹貝宜瑪

在裏塘屬達葛家出世嘉慶元年入瓶掣定五

十三歲圓寂

第九輩帕克巴拉羅布藏密潘濟克美格勒堅參

在裏塘地方出世咸豐三年入瓶掣定五十二

歲圓寂當時未訪獲 係黃教

察木多錫瓦拉呼畢勒罕

第一輩班墊甲錯却珠 在工布扎紀納地方出

世七十歲圓寂

第二輩沃仲桑結菌捻 在工布湯打地方出世

七十八歲圓寂

第三輩錫瓦桑布 在棍普地方出世九十三歲

圓寂

第四輩格勒堅參 在乍了地方出世八十歲圓

寂 由皇室賞銀壹百兩治喪

第五輩羅布藏頓柱甲錯 嘉慶七年在乍了王

卡地方出世六十四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濟克美青饒丹增稱勒 同治三年

在乍了斯姓康地方出世四年入瓶掣定 係

黃教

呼畢勒罕

三 論海叢書

賈熱呼畢勒罕

第一輩却吉桑吉邊覺 在熱沃柱贈地方出世

七十五歲圓寂

第二輩却吉昂格汪補 在工布地方出世六十

七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曲覺桑布 在工布地方出世十二

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稱勒桑布 在隆布堆地方出世六

十一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丹增崙珠 在隆布堆地方出世五

十七歲圓寂

第六輩阿旺稱勒桑布 在沃噶地方出世六十

五歲圓寂

第七輩阿旺却吉汪却格勒班墊堅參 在察木

多地方出世咸豐八年圓寂六十三歲

第八輩阿旺丹貝菌捻稱勒曲吉堅參 在察木

多絨容地方出世同治元年入瓶掣定 係黃

教

察木多柱貢湯甲熱呼畢勒罕

第一輩柱青喜饒彭錯 在瓊布打昔地方出世

六十七歲圓寂

第二輩在工布地方出世年歲幼小尙未披剃取

呼畢勒罕

三 論海叢書

名甫至十一歲圓寂

第三輩羅布藏彭錯朗結 在察木多雜足地方

出世三十一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丹增 在乍了地方出世五十一

歲圓寂

第五輩改桑曲扎班墊 在察木多地方出世五

十八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曲批 在察木多地方出世五十

歲圓寂

第七輩帕却吐丹濟克美却吉汪却 在察木多

地方出世入於金瓶掣定 係黃教

察木多滾都呼畢勒罕

第一輩凱珠沙迦拉汪 在工布地方出世七十

歲圓寂

第二輩羅布藏旺曲 在昂謙地方出世七十歲

圓寂

第三輩羅布藏却勒朗結 在昂謙地方出世七

十八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降白丹增 在朗結格達地方出

世道光二十二年入瓶掣定五十三歲圓寂

係黃教

乍子呼圖克圖

呼畢勒罕

第一輩噶足扎巴甲錯 在乍了地方出世六十

七歲圓寂

第二輩阿旺四朗崙珠 在乍了地方出世三十

六歲圓寂

第三輩吉阿旺楚稱勒珠 在乍了地方出世甫

十歲圓寂

第四輩羅布藏朗結 在乍了地方出世康熙五

十八年清兵進藏支應烏拉出力賞給講演黃

法諾們罕名號印信并敕書等項五十八歲圓

寂

第五輩羅布藏班墊丹貝堅參 在乍了地方出

世五十六歲圓寂

第六輩羅布藏吐丹濟克美曲結甲錯 嘉慶二

十一年在乍子王卡地方出世經駐藏大臣具

奏請將印信發交其徒洛桑丹增甲錯代理道

光十三年准其接印信任事後於十八年剿辦

波密出力曾由皇上允給敕書久未頒到旋於

咸豐四年圓寂四十四歲

第七輩阿旺隆朵丹貝堅參 在前藏地方出世

同治四年入瓶掣定二十四歲圓寂

第八輩羅布藏吐丹濟克美甲錯 光緒十四年

在索許地方出世十六年入瓶掣定 係黃教

呼畢勒罕

熱沃仔楊棍寺帕却呼畢勒罕

第一輩阿旺扎巴稱勒 在類伍齊地方出世因

準噶爾在藏地滋擾清兵剿辦之時在事支應

烏拉出力於雍正元年賞給諾們罕名號印信

敕書及寺廟匾額三十五歲圓寂

第二輩扎喜扎巴堅參 在瓊布買若家出世六

十二歲圓寂

第三輩扎巴英崙珠 在類伍齊柱巴倉家出世

四十四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崙珠 在果洛克頭人家出世道光

十四年入瓶掣定四十九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滾噶朗結 在卡噶地方出世光緒

十二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類伍齊楊棍寺濟仲呼畢勒罕

第一輩扎巴勒珠 在類伍齊地方出世六十六

歲圓寂

第二輩仁青喜饒 在瓊布色康倉家出世二十

九歲圓寂

第三輩仁青勒珠 在巴克碩扎柱卡地方出世

八十五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扎巴甲錯 在察木多魚買地方出

世道光十四年入瓶掣定四十八歲圓寂

呼畢勒罕

青海叢書

第五輩稱勒降巴菌捻 在類伍齊納倉出世同

治九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類伍齊仔巴呼畢勒罕

第一輩扎喜朗結 在類伍齊地方出世三十五

歲圓寂

第二輩阿旺扎喜 在擺牙仲地方出世三十一

歲圓寂

第三輩阿旺却吉扎巴 在奪卡娃地方出世五

十二歲圓寂

第四輩阿旺降白捻扎 在察木多魚幔地方出

世道光元年入瓶掣定五十二歲圓寂

第五輩阿旺羅布藏楚稱 在奪遂地方出世同

治八年入瓶掣定 係白教

羅桑彭錯曰西藏呼畢勒罕多矣揭其最著者共

三十六家考中所列呼畢勒罕呼圖克圖諾們罕

沙布隴諸名稱均根據理藩部檔案名稱雖不同

而自在轉生隨緣示現則一也各家中有習黃教

者有習紅教者有習白教者有習黑教者而以黃

教為著紅教次之白教黑教又次之各派中以濟

隆為尤著故列之於首計濟隆呼圖克圖轉生十

一輩第穆呼圖克圖轉生九輩喀微阿齊圖諾們

罕轉生十輩德柱呼圖克圖轉生三輩汶結賽呼

呼畢勒罕

青海叢書

畢勒罕轉生八輩沃卡濟仲呼畢勒罕轉生七輩

洛桑巴喀呼畢勒罕轉生十二輩布魯克巴呼畢

勒罕轉生十輩打隆麻倉呼畢勒罕轉生十三輩

直谷呼畢勒罕轉生七輩楚普噶瑪巴呼畢勒罕

轉生十六輩賈隆阿里呼畢勒罕轉生九輩楚布

結慘呼畢勒罕轉生十一輩捻浪巴沃呼畢勒罕

轉生九輩貢噶爾鐵索橋呼畢勒罕轉生九輩奪

扎仁增呼畢勒罕轉生九輩達拉岡布呼畢勒罕

轉生五輩江卡沃色沙布隴轉生六輩覺仔呼畢

勒罕轉生六輩直谷頃倉寺呼畢勒罕轉生六輩

打隆子巴呼畢勒罕轉生七輩達木帳達爾幹墊

饒丹沙布隴轉生六輩納克書打普沙布隴轉生
八輩覺熱沙布隴轉生七輩工布揀噶沙布隴轉
生七輩布資絀嶺沙布隴轉生五輩達爾宗邊堪
沙布隴轉生五輩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圖克圖轉
生九輩察木多錫瓦拉呼畢勒罕轉生六輩賈熱
呼畢勒罕轉生八輩察木多柱貢湯甲熱呼畢勒
罕轉生七輩察木多滾都呼畢勒罕轉生四輩乍
弓呼圖克圖轉生八輩熱沃仔楊棍寺帕却呼畢
勒罕轉生五輩類伍齊楊棍寺濟仲呼畢勒罕轉
生五輩其次序與地名人名暨轉生圖寂年月均
根據理藩部秘檔案由大明迄前清光緒三十年

呼畢勒罕

美 滄海叢書

止所得計三十六家光緒三十年以後其詳則不
可得而聞采訪編述俟諸異日

仲葛 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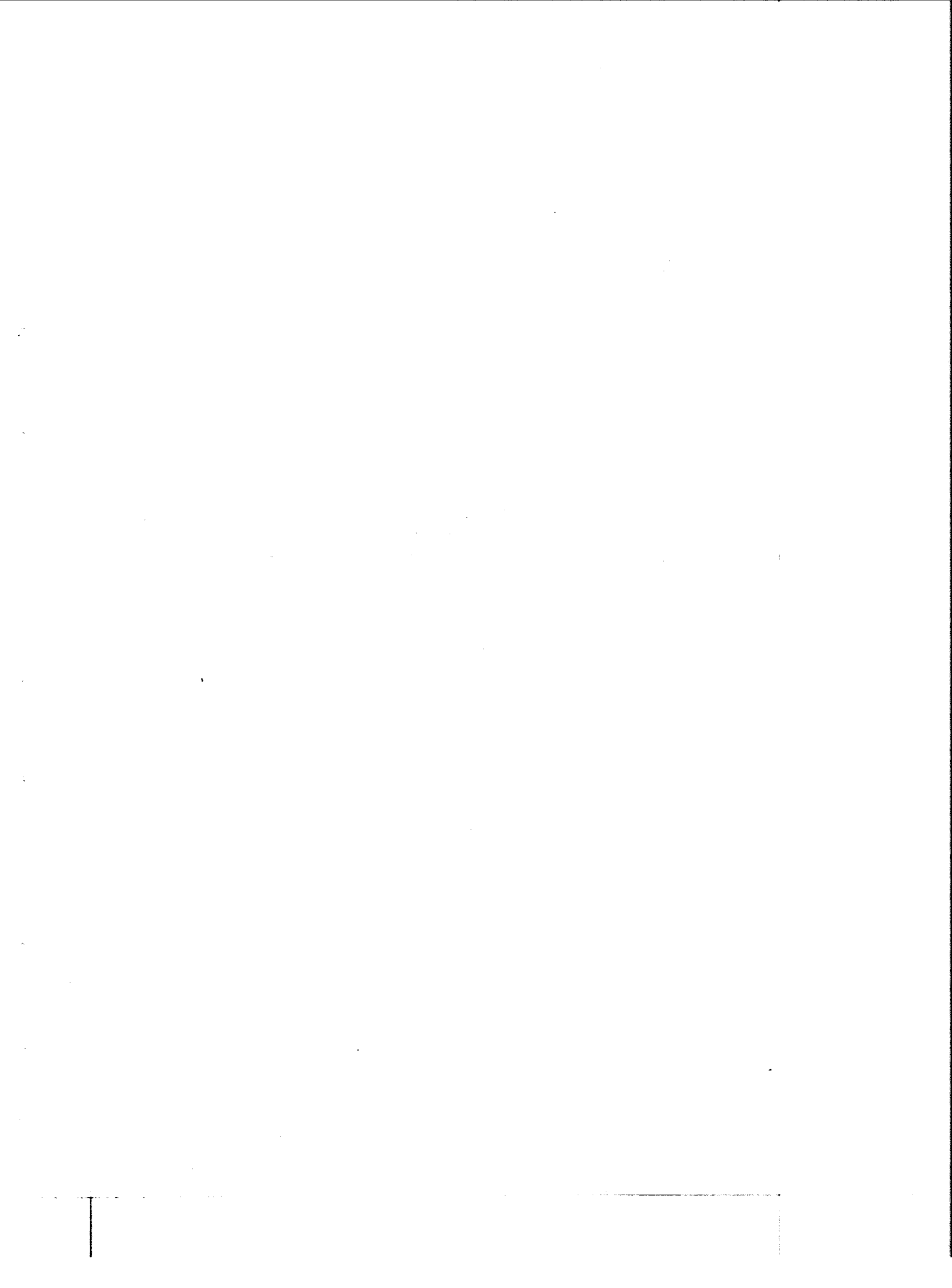
男仲銳 覆校字

仲麥 初校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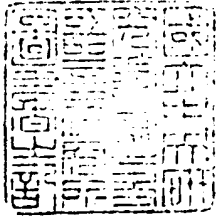
西藏大呼畢勒罕考 終

滄海叢書第三輯甲種



諸佛出世事蹟考

著者羅桑彭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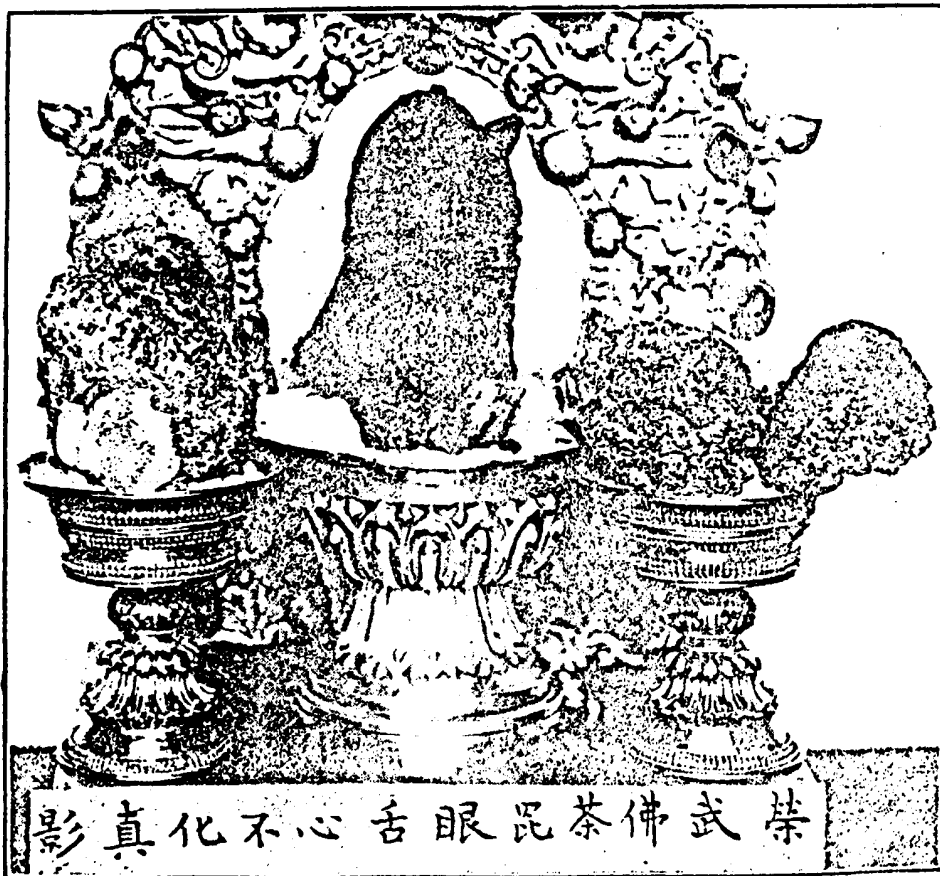


第七號



崇武佛像

第八號
製甲於北
重九日



崇武佛茶毘眼舌心不化真影

諸佛出世事蹟考

東莞張伯楨述

總論

謹案沙迦吐巴佛所纂經中有云前一代有桑結
朵佛存心濟世轉世投生為帕爾仔巴佛此一代
共轉世一千零二次均係觀音菩薩化身經沙迦
吐巴佛廣宣經義救濟羣生繼此有模巴佛為慈
航普渡所結善緣不勝枚舉嗣後又有淨光王佛
在西方極樂世界普佑民生右眼光化為觀音大
士左眼光化為帕模卓瑪佛以保安生靈解消愁

事蹟考 附錄

一 滄海叢書

苦為主是時觀世音菩薩大發慈悲憫念眾生苦
海無邊之孽下淚嘆息心生慈憫之念經左右眼
所化二佛承其善念允為解消西方生靈之苦言
畢復化光入於眼中隨有朗娃他葉長壽古佛現
身於觀音頂上傳授上乘真法俾得解救墮入苦
海之人以躋西方極樂之域慈悲廣大無岸無邊
隨又化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特救億萬生靈
苦惱各事極為繁瑣今刪繁就簡逐輩分別開列
源流以備研究佛學者之參考

一輩轉世為觀音菩薩

二輩朗娃 在甲噶爾釋迦佛誕生之地轉世隨

於釋迦佛前出家受戒

三輩塞娃 在甲噶爾釋迦佛誕生之地出世

四輩恰巴王 在甲噶爾沃沃相地方出世拋棄國

務赴薩木丹山修煉

五輩恰擺 投生為甲噶爾羊八尖王子與邪教

講經門法振興佛教

六輩拉紀王 投生為甲噶爾娃熱納斯王子隨

即出家受戒振興佛門教務

七輩工却拌王 投生為甲噶爾南方畢打國王

子用分身法至蓮花祖師傳教之地與喇嘛及

眾神女會面講經預宣將來西藏歷輩達賴喇

事蹟考 附錄

二 滄海叢書

嘛出世緣由可參閱達賴喇嘛傳

八輩迭巴鼎布王 投生為甲噶爾拌噶納地方

撒夥王子用法特至妖魅之地講經化其凶性

降服妖王狼噶陣

九輩擺噶王 投生為甲噶爾南方康打王子遺

棄國務前赴仙山學經習道

十輩迭巴饒堵丹布 投生為東方拌噶納王子

燬滅邪教傳播佛教

十一輩洛墜批 投生為內地賈琪王子燬滅邪

教振興佛教并用法鎮壓極惡妖魅

十二輩葛贈 在甲噶爾娃熱納斯之地方世家

出世棄家習道與該國王百姓傳授佛教

十三輩格捨爭巴 在甲噶爾娃熱納斯地方世

家出世承受大戒習鍊真功

十四輩擺巴 在甲噶爾東方賑結地方世家出

世受戒習經振興佛教

十五輩達凹 在甲噶爾曼格達隱逸之家出世

與邪教講經降伏邪教振興佛教

十六輩仁青宜補 在甲噶爾賑結地方世家出

世傳受大戒講經中奧義普度衆生

十七輩擺瑪 在甲噶爾賑墊地方出世傳授大

戒通曉經中奧義

事蹟考 附錄

三 滄海叢書

十八輩沃色 在甲噶爾羊八失地方出世與淨

光王佛化身之格隆會面受戒傳經振興佛教

十九輩滾納降巴 在甲噶爾羊八共地方世家

出世其時生靈雖受惡戾之氣用佛法以治之

使人皆有慈心

二十輩孫格札 投生爲甲噶爾簪却仲地方王

子甫周歲身長如七齡從幼卽掌國務降伏魔

王振興佛教

二十一輩迭却王 投生爲甲噶爾地方王子以

佛法降伏妖魅護持地方均獲平靜

二十二輩那夷王 投生爲甲噶爾小藩葉蒙納

領王子宣示謂當投生於西藏以興佛教

二十三輩根登批 在甲噶爾曼葛達世家出世

初發語卽言將我袈裟取來受戒習經自割肉

以飼餓狼復演佛法甫十齡軀偉如成人

二十四輩頗仁熱雜 在甲噶爾娃熱納斯地方

出世用佛法降伏妖魅

二十五輩格斯 投生爲甲噶爾娃熱納斯王子

運用各項佛法以治地方平靜

二十六輩慧兔 投生於甲噶爾娃熱納斯地方

廣行善事誘人爲善

二十七輩蓋巴 在甲噶爾深林中出世用佛法

事蹟考 附錄

四 滄海叢書

騎乘大鵬預示各種因果

二十八輩吉沃 在麻納地方出世撫恤生靈平

安修建妙靈寺廟振興佛教

二十九輩帳色仁青 在甲噶爾地方出世雖係

貴族然遇極賤生靈並無歧視振興佛教

三十輩薩木丹桑布 在甲噶爾地方出世前往

山洞修煉以德報怨常以慈悲爲懷

三十一輩度杼捨覺 在甲噶爾斯娃猜地方出

世纂集修煉之法自割身肉以喂餓畜

三十二輩嶺昌王 投生爲甲噶爾地方嶺昌王

子化導魔王振興佛教

三十三輩索隆滾都 在甲噶爾大商之家投生
爲禽鳥大商出外此禽在家看管家務引導諸
人廣行善事

三十四輩賈蓋王 投生爲甲噶爾迭墊王子該
處有象陷井而死日久臭氣四溢觸動神怒降
罰瘟疫用法解消其厄令其神人皆安

三十五輩租納餽王 投生爲甲噶爾東方拌葛
納撒夥王子與蓮花祖師之化身薩堪娃會面
并會同討論經中奧義以保生靈平安

三十六輩格娃擺王 投生爲甲噶爾撒夥爾王
子革除不良習慣振興佛門教務又預示觀世
音菩薩並衆多佛祖當往西藏降生以興黃教
之事

事蹟考附錄

五 滄海叢書

三十七輩爲初次藏王聶直簪布 投生爲甲噶
爾霞巴王子用佛法由虛空而至西藏簪湯棍
地方隨有才能之士十二人迎立爲藏王

三十八輩依學勒 在西藏王子家出世初製耕
具修理溝渠橋樑等事地方均獲平安

三十九輩德杼朗頓 投生爲西藏王子務以撫
恤百姓爲念興建吉祥之事甚多

四十輩第結王 投生爲西藏王子將凶魅驅逐
出外鎮服全藏百姓均獲平安

四十一輩札細簪 投生爲西藏王子新製各項
器具撫安百姓此輩以前藏地尙未傳興佛教
是以設法籌畫期其佛教興盛

四十二輩拉拖徒熱 投生爲西藏王子年至八
十歲時天上墜下水晶佛塔并奪迭桑布經邦
工恰甲經忽聞空中言曰此項經義俟至五輩
自然有人知其詳於是藏地始有佛經

四十三輩松簪幹布賢王 投生爲西藏王子衆
見頂上有朗娃佛其威儀丰采與觀世音菩薩
無異由喇嘛僧衆於噶勒丹寺汪古熱山頂迎
立王位娶巴勒布國王處仙姑所化之女王爲

事蹟考附錄

六 滄海叢書

妻奩中帶有沙迦吐巴佛此佛如八歲釋迦明
孩身體之大

足奪吉佛曲科瑪彌勒佛檀香卓麻佛各一尊

又於唐朝迎娶卓麻仙女化身之公主爲妻奩

中帶有沙迦吐巴佛佛身如十二
歲小孩之大及釋迦牟尼

佛各一尊并由甲噶爾並陽布請來極靈佛尊

甚多繼又大顯妙法降伏巴勒布卡契而蒙古

極信服派令臣僚吐密前赴甲噶爾採取經文

以造西藏番字振興佛教暨新造刑法典章會

親見熱松貢布佛及諸多佛祖創建大招小招

布達拉頗綉卡他頓大廟四處揚頓大廟四處

足洛廟宇四座附近小廟十二處並自製諸般

佛尊流傳於世嗣後與妃子二人同日化入大
招吐布齊佛身中而去其靈蹟詳載於經中
四十四輩度松麻吉 一 投生爲西藏王子其下得
賢臣七人勤撫百姓并派人前赴內地採辦茶
葉及磁碗曾立有諸項規條

四十五輩恥松迭簪王 投生爲西藏王子創建
桑鸞寺並於左右附築小廟三十餘所并造各
項佛像多尊又令兒童肄習甲噶爾語言文字
由甲噶爾迎請大堪布多人並蓮花祖師至藏
繙釋各經卷超度僧人甚衆

四十六輩俺達直熱 投生爲西藏王子從甲噶
爾地方迎請繙經洛藏娃數人至藏將前輩所
請經卷核對明確發行於世復於沃相地方修
建寺廟數座爲僧人駐錫定僧人一名給役番
人七戶

四十七輩卡青娃零 於卡曲地方出世新纂極
靈經卷

四十八輩班柱佛 在西藏堆隴地方出世受戒
後與班墊阿底霞佛會晤講經覺悟衆生新頒
各項規制並創建北地噶徵寺廟手製佛尊及
器具流行於世

四十九輩掌教滾噶宜補 在薩迦地方出世新

事蹟考 附錄

七 繪海叢書

纂薩迦佛各源流

五十輩字扎巴 在西藏擦竹地方出世修建貢
湯寺廟設立管束衆僧規例

五十一輩揚宜沃色 在洛札丹許地方出世曾
遇康竹神女送獻經卷

五十二輩谷茹曲汪 在納牙地方出世用佛法
昇至天宮與奪吉桑布佛會面振興佛教

五十三輩白瑪汪結 在洛敏湯地方出世講經
傳教

五十四輩汪布迭簪王 在昂熱地方出世指導
鍊習功夫各神靈受其驅使

事蹟考 附錄

八 繪海叢書

五十五輩帕巴洛墜堅參王 在薩迦地方出世

經皇帝迎至北京賞給名號印信并令管束康
藏地方頒給白塔寺振興佛教 當時曾駐錫北京白塔寺

五十六輩卓棍桑結 在康湯許地方出世創建
類烏齊各寺院

五十七輩牙桑巴 在簪協地方出世振興佛教

五十八輩松登夷喜 在聶木地方出世

五十九輩拉紀格娃 在西藏降里地方出世顯
示佛法爲世所重
六十輩白瑪白讚 在陽布地方出世教導各種
妙捷鍊經之法親見各護法神現身

六十一輩薩迦洛墜 在薩迦掌教處出世安定
各護法神

六十二輩霞陸仁青齊饒 在霞陸古相出世親
見各護法神靈

綜上六十二輩觀之於諸佛出世事蹟可略見一
班矣其預示將來西藏歷輩達賴喇嘛出世緣由
者則第七輩工却抔王也其預示投生於西藏以
振興佛教者則二十二輩那夷王也其預示觀音
菩薩當往西藏降生以興佛法者則三十六輩格
娃擺王也其用佛法由虛空而至西藏藏人迎立
爲第一次藏主者則三十七輩聶直管布也其由

事蹟考 附錄

九 滄海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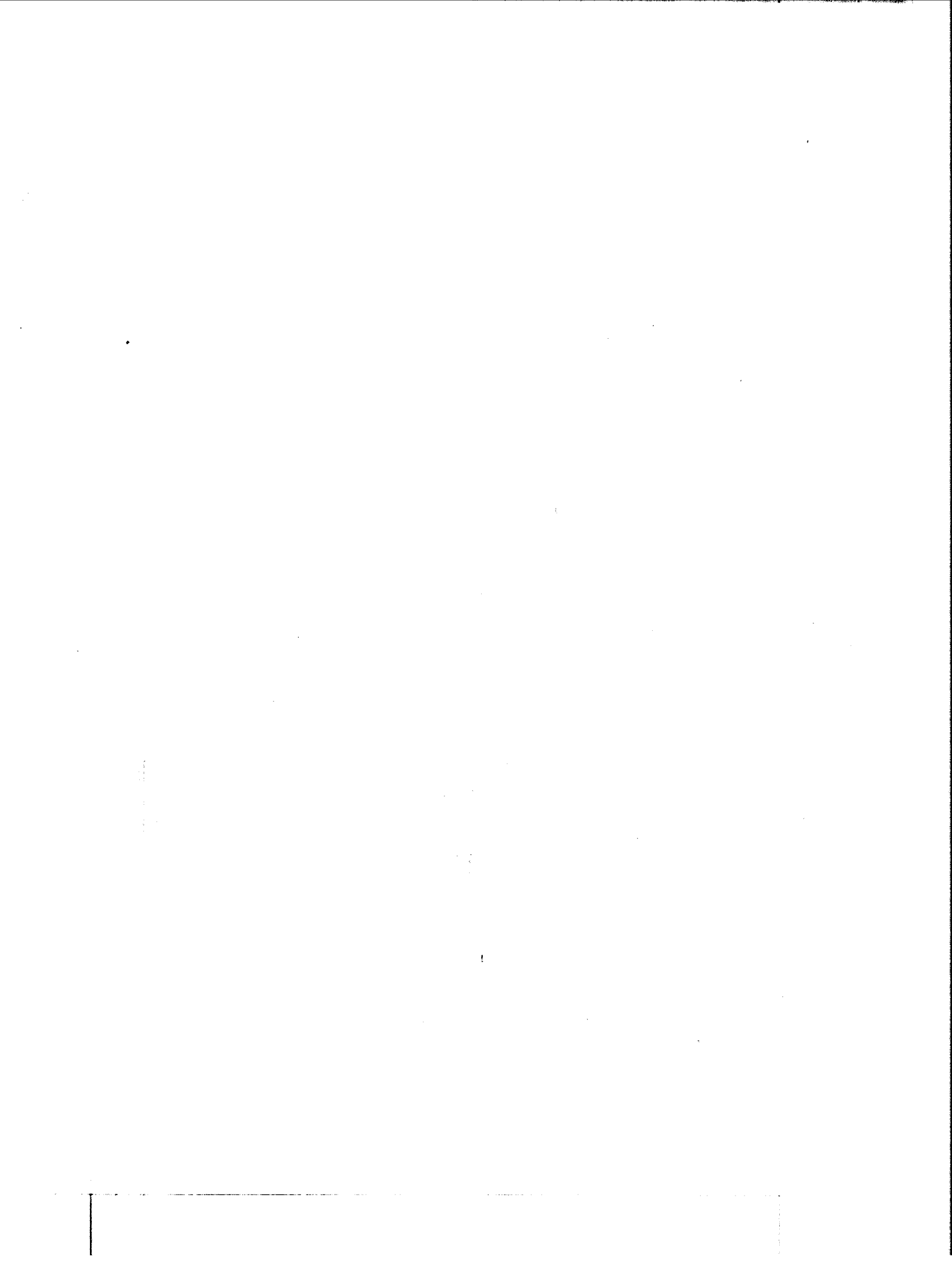
天上墜下諸種佛經藉以傳入藏地爲西藏有佛
經之始者則四十二輩拉拖徒熱也其建立大小
招寺採取經文以造西藏番字藉以大宏佛法者
則四十三輩松簪幹布賢王也此數輩出世事蹟
爲六十二輩中之最著者其逐輩源流頗有研究
之必要故特述其梗概以餉讀者

諸佛出世事蹟考 終

滄海叢書第三輯乙種



榮武佛開光說法錄



北京雍和宮宗喀巴祖師銅像開光說法

額爾德尼墨爾根諾們罕達賴班禪沙布丹

堪布金剛上師甘肅保安榮武寺住持羅

佈桑丹畢呢瑪口述

弟子東莞張伯楨記

法名羅桑彭錯

一 首述宗喀巴祖師降生之瑞應

宗喀巴未

降生時有闕幾達端儒巴仁親上師夜夢天降

寶劍於一長者家長者名盧崩哥夜夢有白蓮

落於其妻之頂將以手摘忽入其腹長者夫人

名星薩嘛夫人亦夢在高山頂由空霹靂降下

金剛杵分裂其首驚怖之際而杵入其腹爾時

說法錄

一 滄海叢書

長者夫婦同往占夢於闕幾達端儒巴仁親上

師上師曰此夢吉祥將生聖人爲弘法主

二 述宗喀巴游學

宗喀巴既降生師名之曰

羅卜桑喇嘎巴從師學法十六年師謂當往西

藏學法授以乾餼行囊而謂之曰汝但誦文殊

讚句修阻平安

三 述宗喀巴成道

時宗喀巴既至西藏學法

成就建立法壇以深宏誓於釋迦末法時以黃

教繼續至於彌勒當來佛教不斷

四 述宗喀巴秘被

文殊觀音金剛手爲廣場

佛教不斷絕故即各以三秘加被宗喀巴下生

世間現比丘相蓋由三菩薩之所加庇也

上述黃教主宗喀巴祖師事畧畢次述造像源

流與造像功德

一 造像源流

佛昔生天爲母說法佛母得證

阿羅漢果時帝釋及諸天同沾法雨眾等發心

請佛休暇佛受請其時人王扎拉布薩拉幾達

久不見佛思念綦切來問佛大弟子棍嘎布日

欲得佛像恭敬供養望有以指示之棍嘎布乃

運以神力攝良畫師上昇天宮親瞻聖相金光

晃耀凡目莫覩佛垂慈憫照影水中像乃得成

其衣皆現波紋彼王依此以旃檀香雕刻佛像

說法錄

二 滄海叢書

後來旃檀瑞像衣裳奉請淨室佛既降自天宮

實現波紋職是之故去地九尋遠見旃檀而口微笑彼像見佛點首

者三爾時佛伸母陀羅臂遙摩像頂而授記曰

我涅槃後汝爲我廣度眾生佛法不斷案造像

始庚子前即見旃檀瑞像頂厥後彼王宮殿爲

常有祥光靄然即佛摩頂處火所焚王以白佛佛言以種種寶灰及金銀銅

等和鑄成像即今日雍和宮法輪殿釋迦聖像

及西藏大昭寺所供之像是其總數若干當時

所造均有規定經典備載可考而知

二 造像功德

佛昔懸記五濁盛時供養宗喀

巴即與供養文殊觀音金剛手無有差異能滅

眾苦佛法不斷

上述造像源流及造像功德畢今詳述開光源流儀軌及供養功德

甲開光源流及儀軌

昔釋迦佛初說法時先說兩字曰騷爾都此兩字具二吉祥一為聞法得生人天二為聞法得生佛地說法者不可不知也

開光須具五種成就

第一 一切設備具足成就

第二 主壇上師成就

第三 最吉祥時日成就

說法錄

三

論海叢書

第四 最吉祥地成就

第五 經教傳授正軌成就

佛昔在世於天竺國有二人王東名扎拉布薩拉幾達西名蘇哥詹寧布東王於年時饋西王以寶

嚴盈鎧西王白佛曰何以報之佛言為畫我像以

報案畫佛像自此為始畫已呈佛佛為加持開光案開光自此為始

裝以黃袱盛以寶篋還報彼王其時彼王瞻仰已

聞香見瑞心開意解即時得證阿羅漢果

造像依於世間生滅想像故當依教設法事緣無闕秘印加持吉祥成就即為十方佛陀三秘曼達

常住於此開光之義如是此為第一一切設備具

足成就

上師主此壇者須具十種淨行 一淨喜傳 二淨嚴傳 三相應傳 四無上相應傳 五於四

種傳具足無闕 六會修具足儀軌 七會修護

摩 八自修灌頂 九修行次第 十成就次第

具足十種淨行成就金剛上師或為比丘沙彌居士三眾均可今所設壇比丘眾攝是為第二主壇上師成就

也

佛昔垂教造像開光於日東方時二十八宿成事

值日九宮星曜淨愛值日歲四時最吉祥日正月

一日至十五日案是日為佛說無畏法降伏外道日四月十五日案是

說法錄

四

論海叢書

日降生成 六月四日案佛成道後七七日中未嘗道涅槃日六月四日說法帝釋梵天供養千福金

輪右旋法螺請佛說法 九月二十二日案是日

於胎日是日應請初轉法輪今依佛最吉祥初轉法輪日開光是為

第三最吉祥日成就

西天多爾濟丹於瞻部洲為交杵臍賢劫千佛在

此座成菩提道今釋迦牟尼是第四佛在昔因地

發菩提心見六道眾生眾苦縛纏歷無量無數大

劫時來於天竺為薩喇嘎王三時供養七五千佛

七六千佛七千佛因此功德乃為久遠成佛根

本上為承事十方諸佛下為普度一切眾生降生

財藏王家為太子三十出家六年苦行金剛座上

成等正覺世界海中此瞻部洲為佛成道地故為最吉祥

佛昔於日布嘛拉鴉山初誦開光經今依儀軌設壇於北京西天稱北京日摩訶塞納西藏稱北京日金牆寶城在古昔時此土人民威光勇健福德具足紅色乘馬財寶天王寶住於此後懸記以為帝都瞻部洲中北京為聖蹟所攝故為最吉祥凡人王皆有神通願眾生心隨機設教建立法輪今白喇嘛普仁發願度生修建黃教主宗喀巴祖師聖像安奉於北京雍和宮法輪殿中修開光法於法輪殿總持所攝為最吉祥

說法錄

五 滄海叢書

據是以觀部洲吉祥城郭吉祥壇殿吉祥是為第一最吉祥地基成就
全藏中珠達端嘛胸經所載開光之法是屬於普通者多爾濟姑爾濟經載開光之法內分帕珠達多爾濟撤靈注珠達嘛珠達多爾濟姑爾此屬於非常者
以上儀軌繁重不易結集是為初傳五百羅漢於佛滅後曾依此誦持是為第二傳薩嘎插喇嘎巴扎拉森上師依經簡約摘要著有喇嘛涅喇巴薩拉本是為三傳其儀軌仍繁後有勞薩幹仁親桑布上師又為簡約是為四傳布通塔嘛扎達親巴上師又為簡約著有

喇嘛涅喇希喇巴是為五傳宗喀巴祖師依此本傳之於世是為六傳後有都拉森喇嘎巴扎拉森上師依宗喀巴所傳授復分三種是為七傳根敦扎嘛騷依此部簡擇名喇嘛涅喇希尼嘛本是為八傳班禪羅卜桑闕幾加拉三簡擇傳名哥勒嘎插爾波布本是為九傳今依此儀軌行開光禮是為第五經教授授正軌成就

上九種傳授次第均是一脉直接相傳者
乙供養功德

今畧說供養功德以為眾生增益福田凡所造像無論金鑄泥塑木雕彩繪刺繡刻鏤其功德

說法錄

六 滄海叢書

相等 至於供養品類如 水 燈 花 香 音 傘 蓋 幡 皈依 繞寺 功德亦相等
棍却打連刀經及珠達拉嘛經具載其功德利益今依彼經畧舉於左
天者得長壽 病苦得消除 鬼魔失其便 智慧獲圓滿 色盛福德增 財寶自充溢 由是獲善心 所願佛加庇 卽生未成佛 來生本尊地 決去人疑惑 功德不可量 以上所說皆是釋迦如來金口所傳惟生信心乃得成就所有功德定獲無量

今民國十八年己巳夏歷六月初四日敝衲承四眾之請在雍和宮法輪寶殿開光成就敝衲所請者爲喇嘛涅沙得巴經於時十方天龍八部護法善神普同聽受加護眾生凡來與會決定蒙福此亦非敝衲能有定力通力成就如是乃依聖教儀軌金口所說其義決定聽眾幸垂察焉

說法時又曰昔佛在世時有一小童子以水晶數珠供養於佛佛還賜以法螺其長一肘諸弟子問其因緣時佛懸記於當來世後五百歲在瞻部洲廣傳吾教爲黃教主此螺至今尙供在西天特補記之

佛法靈感記



佛法靈感記

羅桑彭錯述

持咒愈病

戊辰夏政府南遷南京司法行政部派員北上接
收余辦理交代畢於夏歷八月十八日歸粵省親
舟泊塘沽時微風細雨寒氣襲人沿途感受風寒
又須自提隨身行篋下站赴輪約二里許力竭而
喘作下船後船狹而人眾聲雜而意亂坐以行且
者兩夕船主疑余染時疫謂將派醫生驗病強之
登陸余欲辯而口不能言惶恐甚忽思曰何不持
咒求佛庇護耶遂至誠虔誦六字大明咒同艙女

豐感記 附錄

一 滬海叢書

客湖南以藥水一瓶贈隨誦咒隨服藥兼垂目觀
想觀音救苦不踰時而喘即平病若失乃下床詣
船主室陳說遂得免此厄船主粵人其時適有粵
籍議員二人上海粵籍商家一人同乘船船主以
鄉誼邀彼三人及余每日在大餐室用膳一帆風
順乃抵滬讀此持咒愈病之靈感也

念佛脫險

余歸粵省親時以南京為新都且名蹟多而舊交
眾遂先赴南京初任夫子廟後移居唱經樓二新
旅館逐日訪名勝畢以旅居近鷄鳴寺發願再持
長齋余本長齋數年後因病食葷今再持長齋每日晨暮二次在寓誦

大白傘蓋經及地藏王經并師傅所傳各密咒書
間則赴鷄鳴寺禮佛持六字大明以一百萬為率
修持將滿願忽接家電云父病速歸乃貽書上海
與堂侄極超約同返里時旅囊已罄粵滙不能久待
交某某三人商貸不料世態炎涼均不答覆延緩
七日迫不及待旋向湘人假小欸以行十二月三
日下午三時抵上海泰安棧飭人邀極超來棧主
言極超纔由棧送行裝落新華船該船已於三時
開行矣若早到一刻鐘尙可趕及與彼同行余惆
悵久之棧主又言曰明日下午尙有新濟船赴廣
州可改搭此船余曰可舟中無事余發願持六字

豐感記 附錄

二 滬海叢書

大明二十萬所父病愈因在南京持誦尙舟行三
日夜半忽聞舟子呼曰頃得電報汕頭入口新華
輪昨夕已沈沒旅客逃生者僅六人其新華輪桅
頂尙浮於水上隱約可見云余心悸久之知極超
罹此厄猶幸余出滬遲一刻鐘倘諸友中有一人
先貸欸則必與極超同行亦遭此劫可知生死有
定天之不使舊交貸欸與余者正天所以脫余之
厄也三人均知交竟無一人允貸者密宗功德誠
不可思議十二抵廣州即歸里而父病亦愈此念
佛脫險之靈感也

禮塔放光

己巳二月粵桂兩軍戰雲密布市民頗不安余時居廣州市六榕寺發願絕食數日修金勝陀羅尼法二十一天祈廣州消災息劫三月初七八兩夕余禮塔修法時六榕花塔忽放佛光照澈衢巷官塘街七十一號住戶談少撫君見之時達悟上人亦觀此異瑞欲禮余為師余以僧寶皈依居士辭不敢承達悟固請適翊日安南陳君來求法達悟乘機隨同皈依達悟為余言俗姓劉貴州人本宦家子以生有夙因七歲出家於安順金鐘山寺現在浙江普陀慈雲寺為僧原擬赴暹羅過香港時川贊為崑崙奴所劫舟人獻策先入廣州駐錫六

靈感記 附錄

三 滄海叢書

榕寺徐圖行止抵六榕時寺主拒而不納不得已暫棲止於花塔下夜間見塔放光知必有感應云云余邀達悟入大梅堂任囑託門徒伍君等代籌川贊送之暹羅而廣州粵桂戰事亦於是時平息鷄犬不驚庶民稱慶此禮塔放光之靈感也

咒水治病

己巳夏余居六榕寺兼修藥師法偶以咒水治病輒見奇効報章傳播聞者踵至寺僧量光上人見而異之發心每日持六字大明百零八遍以隨喜時南海鄒永譽律師得一奇疾中西醫束手余與鄒永譽卅年前在日本同學彼聞余能持真言亦

來請治病先為之誦咒懺悔繼誦咒加持屬彼每日持瓶赴六榕請咒水服之廿餘日而病遂愈初鄒君本不信佛至是改號曰法緣先是鄒君在廣州市以銀幣三百請得古銅佛一尊站立式高約一尺蕭攜回出售物彼不知佛法在法政學堂樓上將佛開藏藏中有人頭骨一方高約一寸骨內天然生成一金剛像兼有佛牙三顆佛牙內佛骨灰一包小銅佛一座舍利一盒中有黑色者最寶貴與夫各種經卷及法寶鄒君將佛骨灰用水洗沖傾於溝內即時在樓上傾倒手足不能舉動全失知覺症極險惡校友以輿送之返家請中西醫調治半月均束

靈感記 附錄

四 滄海叢書

手無策後汪君通甫與彼談及開佛藏必入地獄之故事彼大懼遂請余至其家乞持真言代之懺悔鄒君於病愈後發心皈依三寶并將人頭骨天然生成之金剛與舍利及各法寶送至六榕託余分配代送雍和宮及六榕寺以代供奉已送六榕供奉十餘日矣忽來書索還謂連夜夢一金剛神及眾僧圍繞室中向之索物余遂將各物攝影留作紀念即將原物繳還旋返北平後接粵友書謂鄒君已將此佛轉售與人而病復作入院治終不見効旋因以不起云密宗不可思議功德足令人起信故附錄之此咒水治病之靈感也

咒能護身

丙寅余曾製大白傘蓋咒五千張請白喇嘛普仁
加持四十九天據云加持時見放佛光用之必有
奇効余以一半分送白喇嘛踰年調之據云赴熱
河弘法時已將此咒盡散布聞熱河遭兵劫時佩
此咒者均獲安寧云余曾以五百張寄廣州託汪
通甫君分贈粵人後聞粵人說廣州遭共黨亂時
凡得此咒者舉家均免於難汪君之妻及其弟收
効最著者也咒能護身此其一余出入必佩此咒
憶己巳九月乘第二路電車赴北新橋謁榮武佛
行至中途車未停而遽下倒於地右手傷甚重痛

靈感記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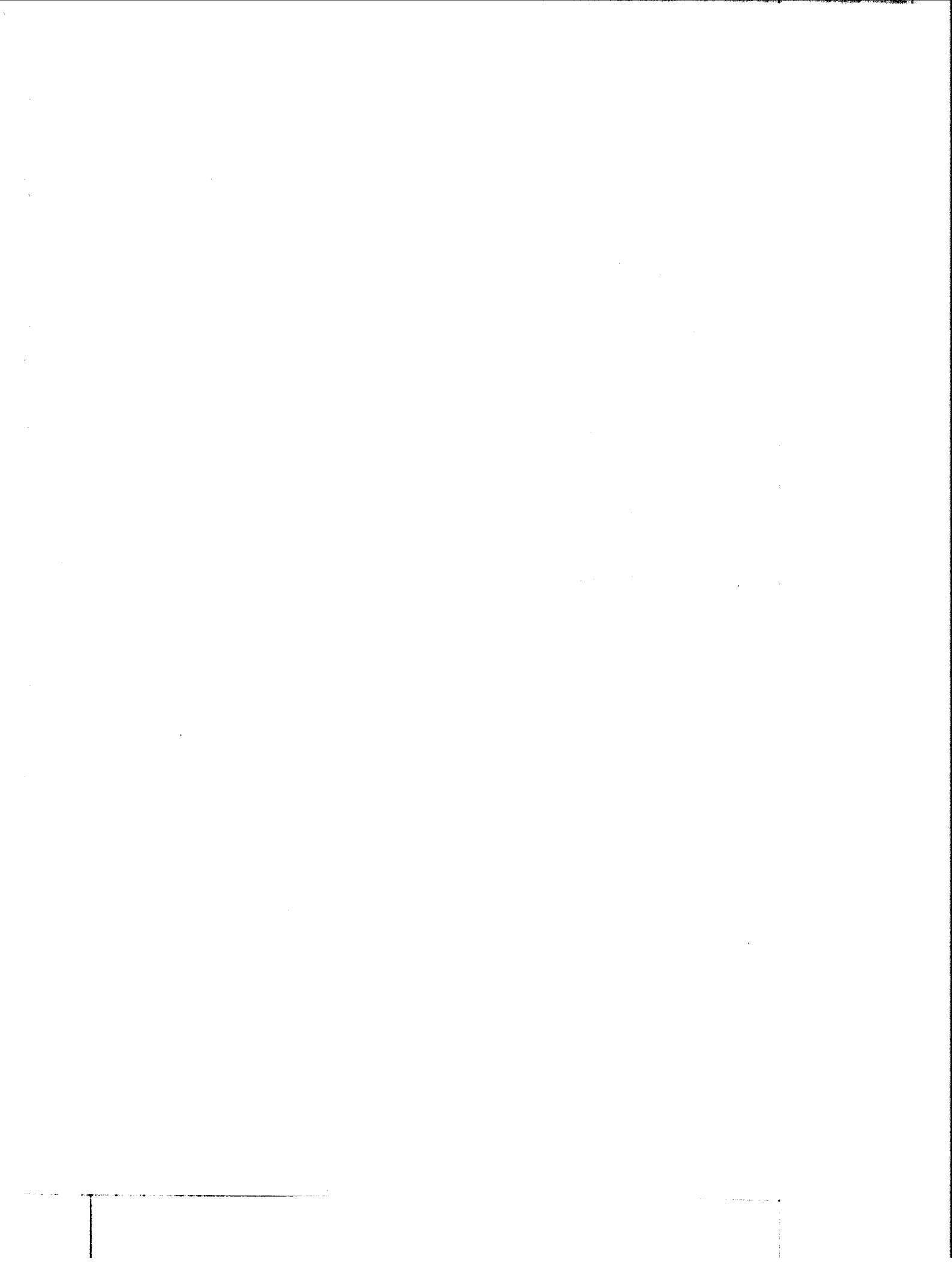
五

滄海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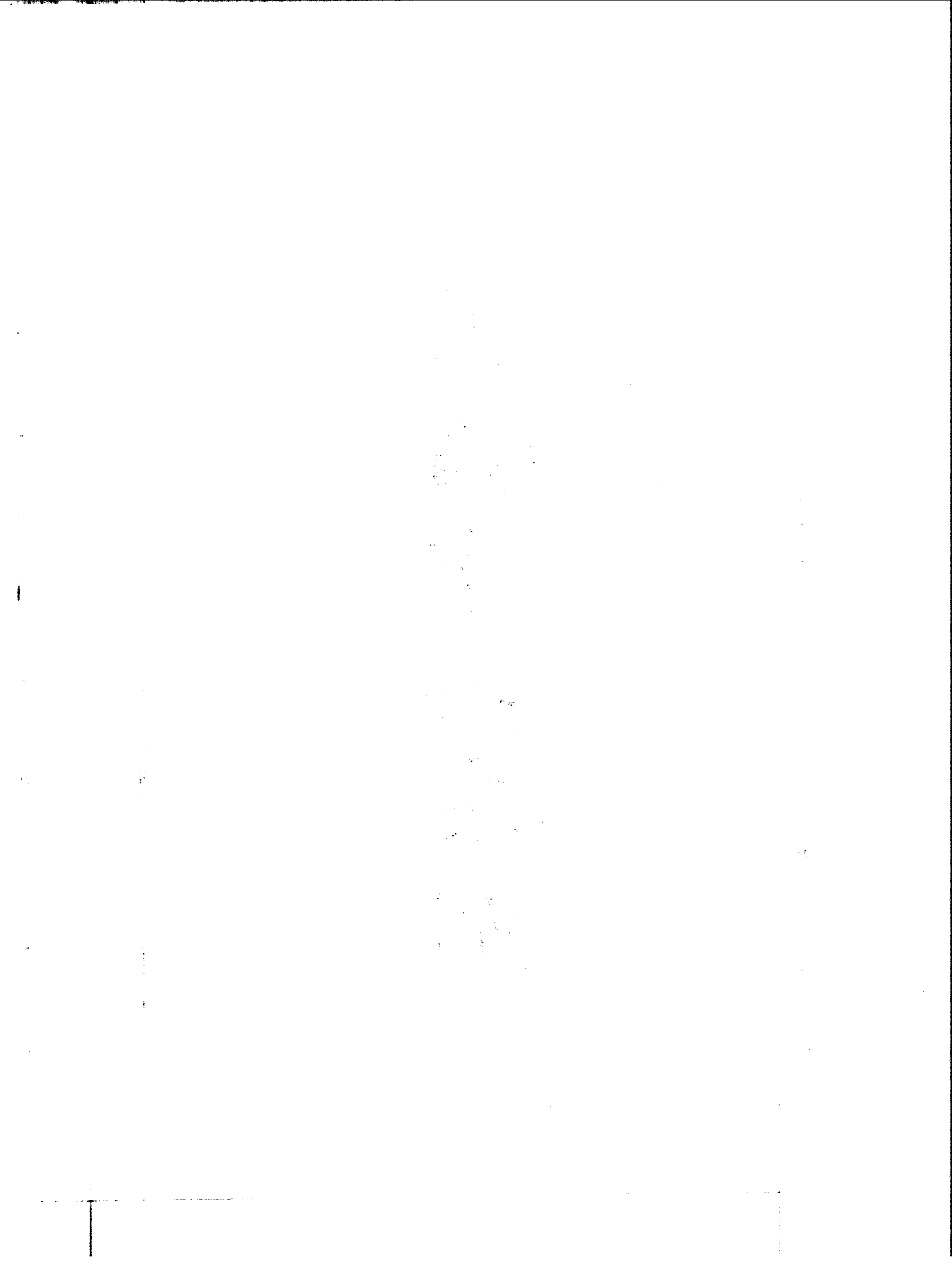
極而魂散踰時而始甦警察雇車送余回寓若跌
入數寸身入輪中則立斃矣咒能護身此其二前
歲近畿戰事起余寄一百張託何柱國軍長代送
張蓮生云曾遇該軍人述其功德咒能護身此其
三張蓮生曾索余贈數十張送戚友彼亦佩之據
云在豫地猝遇敵軍幾遭不測實仗咒力轉危爲
安咒能護身此其四靈感別事蓮生未寄無從采紀聞白喇嘛當
時見此咒放光適北京岌岌可危曾命人將此咒
貼於九城謂能息劫京城幸得獲安堵則不獨能
護身且可護國矣此咒能護身之靈感也

佛法靈感記 終

滄海叢書第三輯乙種



肇論中吳集解



肇論序



小招提寺僧慧達述

通序長安釋僧肇法師所作宗本不遷等四論
允屬四依菩薩爰傳茲土抑六其例至如彌
德童壽桑門並創始命宗圖辨格致播揚宣述所事
唯斯擬聖默之所祖自降乎已還歷代古今凡著名
傳所不載者釋僧肇等三十餘僧清信檀越謝靈
日許人至能辨正方言節文階級善覈名教精搜
群賢語之所統有美若人超語兼默標本則句

肇論序

心明末則言言備通衆教諒是大乘懿典方等
古自今著文著筆詳汰名賢所作諸論或六家七
也十二並判其咸否辨其差當唯此憲章無弊斯谷
外情況若不知何係匹彼淵海數越九流挺拔清虛
物外知公者希歸公採什如曰不知則公貴矣達假
此正音欣躍弗已饗讌無疲每至披尋不勝手
生盡命弘述達於肇之遺文其猶若是况中百
門觀爰洎方等深經而不至增乎世諺咸云肇之所作故
是成實真諦地論通宗莊老所資孟浪之說此實巨蠱之

言欺誣亡殺街巷陋音未之足捨夫神道不形心敏難繪
既文拘義遠故衆端之詭肇之卜意豈徒然哉良有以也

其言願生生不面至獲忍心還度斯下達留連
餘年頗逢重席未覩斯論聊寄一序託悟在中
只余請俟來拓夫大分深義厥號本無故建言宗旨
相開空法道莫逾真俗所以次釋二諦顯佛教門
之目無尚般若至極之果唯有涅槃故未啓重玄
所宅雖以性空擬本無本可稱語本絕言非心
不遷當俗俗則不生不真為真真但名說若能

肇論序

不茲一道清耳虛襟無言二諦斯則靜照之功
無知無名之德興而涅槃不稱余謂此說周圓
浩博無涯窮法體相雖復言約而義豐文華而
連環意實孤誕敢是絕妙好辭莫不竭茲洪論
歎言解空第一肇公其人斯言有由矣彰在翰
而然莫能致詰不遷等四事開接引問答析微

有言



宗本義

物不遷論第一

不真空論第二

般若無知論第三

涅槃無名論第四

義而後言聞者悅服義而後作見者... 性萬有不真也統而括之唯真俗二諦而已夫觀二... 照其真外應涉乎俗涉以窮其源窮源極慮故能內照... 宗本義

述下款非心言思議也然茲四論宗其一心亦猶元... 乎乾矣

長安釋僧肇作性也僧肇名也誌行義業仰聖

垂折用章灼同異其宏才明智高論乎般若存... 吳秘思法師所撰要辭直申幽旨然今集開... 幽以簡必詣識曰難才故前脩之名併書于後... 之題辭其或引文託證則諸相之言與論主疏... 語不避繁重

宗本義

本無絕諸對待實相無相而相法性為諸法性性空不與

由性緣會不壞緣有一義耳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 何則微一切諸法緣會而生凡諸法之言貫通下用緣會... 而生則未生無有緣未會時諸法不有緣離則滅散諸法... 滅如其真有有則無滅觀云不從日緣有故即真滅若云... 應夫以此而推故知雖今現有而有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 真自空推度雖今現有而不待泯滅之其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 性自空經云色性自空非色滅空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 即性空現有性空故曰法性即法空法性如是故曰實... 相即實相實相自無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即實相本無... 攝末歸本非推諸相使無也故上列名則從本起末微釋則... 攝末歸本非推諸相使無也故上列名則從本起末微釋則

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耳即前二論宗本言者聖教量... 能宗四論文二先真俗合辨言不有不無者不知有見... 以真破常不如凡夫有見之有以俗破斷不如外道邪見... 之無性緣生故有則非常見有見之有為幻有也幻有即... 是無不有真有非空即非空見有見之有為幻有也幻有即... 故前二論宗本非臆注也昔人以前文為不遷宗本此道... 摠不真宗本無乃太局乎有謂不有無問非斷非常若... 此較之灼然相後二從可知矣夫集義前拓存乎公... 文局而義通然則辨而局失互違者夫集義前拓存乎公... 折論當世有失不致私讓焉若以有為有則以無為無若以... 公故局與失不致私讓焉若以有為有則以無為無若以... 執斷為無以有既不有則無無也無亦不存夫不存無以觀

宗本義 二別初通明所宗一心 實相無相而相法性為諸法性性空不與

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明真即俗是謂雖觀有而無所取

相會俗歸真修然則法相為無相之相無相也相

無相聖人之心為住無所住矣即事之理無所住矣三

乘等觀性空而得道也三乘雖殊觀法無差性空者謂諸

法實相也即諸法從緣見法實相故云正觀若其異者

便為邪觀即無相矣設二乘不見此理則顛倒也同斷見修同

實相則是以三乘觀法無異但心有大小為差耳觀理雖

而悲智之心有殊上根之士悲智雙運中下和般若者

大慧之稱也即無知論宗本梵云和俱舍羅此云方便

理實智也權實互關則非大慧權實雙照方為大慧諸法

實相謂之般若能不形證和功也實智觀理不現形取

有慧方適化衆生謂之漚和不滌塵累般若力也方便化

生死力在實智也然則般若之門觀空漚和之門涉有門

觀空悲涉有未始迷虛故常處有而不滌涉生死津不迷

不厭有而觀空故觀空而不證不捨幻有即見真是謂

一念之力權慧具矣一念之力權慧具矣好思應然可解

以權實無殊之智觀空有不二之境皆在一念故再數勸

思使其二縛應然可解淨名疏云巧積衆德謂之方便直

俱備然後為解耳涅洹盡諦者直結盡而已即無名論

義翻圓寂盡諦即滅諦言結則生死永滅故謂盡耳煩惱

盡者謂九結滅盡方顯圓寂則生死永滅故謂盡耳

時乃可謂永盡滅無餘上用法華云是無復別有一盡處耳若

生即涅槃相不復更滅問立宗合辨真俗論開為二篇

前後相違其有安在哉答約義發解則雙融真俗約論辨

滅即寂用涅槃處果演五陰即圓寂欲聖賢而無濫故曰

物不遷論第一萬物不遷由性常一性隨緣起相住

推而廣之約心念念不遷約境塵塵不遷約修日行

別序意論文

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生存死亡正

寒來依報迭遷謂有依正之物余則謂之不然則不如此

遷謝流動者世人常情所見也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

者將明不遷之義先引經文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

靜必求靜於諸動尋究經文不遷之旨豈可離前諸動別

明下句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決然求靜於動雖

顯顯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即知真性不離靜

暑釋然則動靜未始異而惑者不同諸法動靜未嘗異緣

使真言滯於競辯宗途屈於好異由其迷者執殊途使能

朕有何物而可動乎如此二字指其真經例證前文既無
然則旋嵐偃蹇而常靜旋嵐偃蹇風也偃倒也旋嵐大山也劫
且風吹於巖偃蹇唯巖偃風相皆盡各不相知故云常靜也
朝夕奔競注于大海然波之與浪悉無野馬飄鼓而不動
自體雖各相續而不相到則未嘗流也野馬飄鼓而不動
野馬埃塵也日射隙中觀其飄動若郊野之馬塵以搖動日月歷天而不周
日月歷天而不周之則臨于晝月之明則照于夜既時
分以各往豈復何怪哉言又何必怪哉三會教明不遷意聖
應天而周乎復何怪哉言又何必怪哉三會教明不遷意聖
人有言曰人命逝速於川流噫心不平之聲疑者云若
命無常過於山水論引後二句文亦小異是以聲聞悟

登論卷二

非常以成道緣覺緣離以即真厭諸苦而斷集故悟無
緣離成道證苟萬動而非化豈尋化以階道且使萬物非
真皆曰開教覆尋聖言微隱難測通前疑也反覆研尋
得二乘果此變覆尋聖言微隱難測通前疑也反覆研尋
化而升道果耶覆尋聖言微隱難測通前疑也反覆研尋
難可測知以彼凡外著有故告之以無常若動而靜似去
二乘帶空故示之以真常非言迹所測也若動而靜似去
而留無常即常約教若動靜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智玄會
難事以言是以前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言無常不必去蓋
道計常具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蓋破二乘謂其
如楞嚴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蓋破二乘謂其
遷豈曰去而可遣住而可留耶聖人說法但遣情計豈可
耶故成具云菩薩處計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非常化

訶衍論云諸法不動無去來處不動無去來處
言一會豈曰文殊而乖其致哉導達羣品以造于中經云
兩言雖異妙旨歸一豈以是言常而不往稱去而不遷經論殊文違其極致乎
言常即論云不動也不遷故雖往而常靜
稱去即經云非常也不遷故雖往而常靜
雖靜而常往真常即
雖靜而常往真常即
而常靜故靜而弗留矣會通
而常靜故靜而弗留矣會通
歲舟於壑巖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而昧者不知也成矣云夜半闇冥僻之玄理以其造化
者愚昧不知賢選而惑仲丘之所以臨川論語云子在川上
舍晝夜包成曰逝往也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言凡往者如川之流

登論卷上

可往二子皆數往物難留至今豈謂排今物可往於昔耶
彌增疑昧遠引莊子之文類之客乃曉然向引經論委明不遷亦恐儒道後昆未起深信故引巖山臨川之文令其
曉解是以觀聖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見得也悟聖心者不
為得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隨常見謂若少若壯至於百年同一體質是以梵志出家
隨常見謂若少若壯至於百年同一體質是以梵志出家此乃虛知年之屢遷不覺形隨年變
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即淨行婆羅門
門法三十歸家娶妻繼嗣五十八山更不復歸此梵志五十而去白頭再歸鄰人謂其死矣乃問曰昔人尚在此乎
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梵志答意少年紅顏自往於
非昔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其有以答為非所謂有力者

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負之而趨猶老少形變彼此例同故云其斯是以前來因羣情之所滯則方言以辨感滯空者以證之方法也以其法言辨諸惑滯乘莫

二之真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唯聖言乎聖人真心莫二所被機宜不故談真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

之說直常稱不遷雖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設教多途而徵文者聞不遷則謂昔物不至今聆流動者而謂今物

可至昔徵責也聞真常謂昔物不遷至既曰古今而欲遷之者何也物物各住古今自殊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

登論卷上

九

存以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三世

不必往釋前古今常存萬物流不來故不馳騁於古今不

動故各性住於一世古物不來也物有形象故言馳騁馳

哉大小三歲之教謂之羣籍東西四依之文謂之百家是以

以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之

故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斯言有由矣能信經文有以

也何者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古謂物不住不住即遷

也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悟者求今於古見古無今知悟有動靜下例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

有何物而可去來密顯真諦矣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

得意毫微雖速而不轉天論謂四時運動疾若風馳璇璣

時以指四方說者不違論中標文自大起小申義從微至

登論卷上

十

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果德住今乃曰道通

託至於初步假說託至喻果籍因二俱不遷也成山假就於始實脩途

舉兩喻以况曰果者果以功業不可朽故也儒道二教皆

遷不遷故則湛然明矣展轉唯結昔日不遷者論意直以

業湛然信其言也而其行業湛然不遷何者微經

明古今各住未結日行不遷以明故經云三災彌綸而行

俗諦不泯善惡報應如影隨形

因因而果 昔因今果故云不俱 因因而果因不昔滅果

因成故 果不俱 因不來 今因行在昔 不滅不來則不遷

之致明矣 夫升高必自其下 求果必由其因 故以不滅不

斯復何惑於去留 踟躕於動靜之間哉 豈更惑因果之去

預也 然則乾坤倒覆 無謂不靜 洪流滔天 無謂其動 地

天皆無遷動 苟能契神於即物 斯不遠而可知矣 苟以微

近而不可知者 亦物性也 疑者曰 論旨辨曰 住昔與下文

三位約離相 明無礙 故前文云 功流萬世 而常存 道通百

劫而弥固 則下文云 心弥虛 行弥廣 終日行不罷 於無行此

言不可分也 然論主宗承羅什以一言被機 隨類各解 而聖

以深為淺 有謗法之誓 得不慎乎 試陳梗槩 以救前弊 論

緣故諸法 亦非有相 亦非無相 又云 說法不有亦不無 以目

謂豈釋動而求靜 必求靜於諸動 乘真心而理順 則無滯

而不通 通而括之以圓 收偏齊一 乘同教亦不誣矣 刻後

樂以悲智 二峰嘗引般若以釋一真 清涼寂寂 用為正解 別

也如謂未然 豈清涼圭峯引淺近之辭 而釋深遠之旨乎

然則多聞 慎言則寡 尤先聖之格訓也 後為空乎 然萬有即空之言 出淨名 疏通十界 依正

登論卷一

上

也論者摧邪 顯正立統

夫至虛無生者 蓋是般若玄鑒之妙 趣有物之宗極者也

至道冲虛 體絕色相 謂之無生 玄鑒炳耀 用超言 自非聖

明特達 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 若非聖人高明 迥照則

是以至人通神心於無窮 窮所不能滯 觀真無障也 下

耳目於視聽 聲色所不能制者 耳聽聲而不惑 目視色 豈

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 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 真俗不

者由觀物空 是以聖人乘真心而理順 則無滯而通 物

惟虛理性 惟實運 審一氣以觀化 故所遇而順適 本萬物

本所造 皆順 無滯而通 故能混雜致澆 事雜理澆 以真

不為所遇 而順適 故則觸物而一 適物故無物 而不一 如

此則萬象雖殊 而不能自異 既清既一 不能自異 故知象

非真象 豈非有非無 象非真象 故則雖象而非象 執真之病

自顯 然則物我同根 是非一氣 潛微幽隱 殆非羣情之所

盡 境智同源 迷悟一性 潛密微妙 故項爾談論 至於虛宗

每有不同 宗往之說 者至於萬物 虛夫以不同而適 同有何

物而可同哉 以異見而造 同有故 眾論競作 而性莫同焉

登論卷一

三

立心無義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彼云汝但無心生著從他

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無心於物得神靜也即色者

支道林立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非色也妙觀章云色不

空意明果色空因色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但當因色果

豈待色色而後為色哉豈待因色成果色唯此直語色不

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此但解果色空謂假因色成故未

本無者本無法立情尚於無多觸言以賓無情中貴尚於

無故非有有即無非無即無此有故云有即無經說非

無者派却彼無故云無尋夫立文之本旨者指尋聖人直

以非有非真有非無非真無耳緣生之有非實有緣滅何

必非有無此有非無無彼無彼無何必妄生穿鑿乎此

直好無之談豈謂順通事實即物之情哉情既偏豈能順

通中道即萬夫以物物於物則所物而可物物則所名而

可物可物淫繁經云第一以物物非物故雖物而非物物以物名

義雖有名有實義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實物既非名

而物名不即物而履真即物而履真名不可然則真諦獨靜於

名教之外豈曰文言之能辯哉寂滅相不可言宣辯所

不能然不能杜默聊復管言以擬之試論之曰非言不傳

登論卷上

二三

故不能寂默略復置言以擬議之嘗試論云次下釋論文

分爲六段初引教二據理三性相四申義五名實六證果

須證果德以明真諦也今初引教明空摩訶衍論云諸

法亦非有相亦非無相中論云諸法不有不無者第一真

諦也先標衍論意明非有相非真有非無相非真尋夫不

有不無者豈謂滌除萬物杜塞視聽寂寥虛豁然後為真

諦者乎尋夫二論之言豈謂洗滌所境杜塞能緣列求無

性順誠以即物順通故物莫之逆隨緣而莫逆即偽即真

故性莫之易全相即性性不變而莫易性莫之易故雖無而有

物莫之逆故雖有而無隨緣即雖有而無所謂非有

雖無而有所謂非無非相假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真物物

非真物故於何而可物非真物故色相有也故經云色之

性空非色敗空敗滅也寶藏論云非如水流風以明夫聖

人之於物也即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幻色本

折色體色是以寢疾有不真之談淨名經云以疾而卧獨

然非有衆生病超曰有即虛之稱超曰明三昧經云不有

亦非真非有超曰有即虛之稱受不保命四大虛也

然則三藏殊文統之者一也三藏文異統其旨一故放先

云第一真諦無成無得世俗諦故便有成有得真諦難相

故有得夫有得即是無得之偽號無得即是有得之真名

登論卷上

三四

俗諦有得望真諦即偽號也
真諦無得望俗諦即真名也
真名故雖真而非有無得故
偽號故雖偽而非無有得故
是以言真未嘗有言偽未嘗

無二言未始一二理未始殊
有無二言未嘗一故經云真
諦俗諦謂有異耶答曰無異也
會偽即真此經直辨真諦

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豈以諦二而二於物哉
物非有無故俗真俗性一萬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者其所以

以不無真空絕諸相萬物果非有者其所以不有者其所以
而非有即真之有有其所以不無故雖無而非無即幻之

非雖無而非無無者不絕虛滅虛無雖有而非有有者非
一也非有即真非是常有無不蕩述然則有無稱異其致

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有非真生欲言其無緣會則
形會形非謂無非自非謂有然則自有則不有自無則不

無是故瓔珞經云轉法輪者亦非有轉亦非無轉是謂轉
無所轉流演圓通非繫于一人名轉法輪非有轉真諦也

融之中道則此乃眾經之微言也歸諸經以非有非無破邊
轉無所轉也此乃眾經之微言也歸諸經以非有非無破邊

何者謂物無耶則邪見非惑邪見執無若謂萬物實謂物
有耶則常見為得常見執有若謂萬物實以物非無故邪

見為惑聖人言物非無以物非有故常見不得聖人言物
得見非然則非有非無者信真諦之談也諦三性相明空

故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故不有靈照獨存故不無
觀云物後因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物生滅萬物也因緣

不尋理即其然矣之推尋真心萬物亦不有緣豈同萬物待
真者有自常有豈待緣而後有哉靈照獨存真心常有有

緣生而辭彼真無無自常無豈待緣而後無也本原清淨
無亦不由緣豈同萬物待緣滅而後無也妄想常無

大經云辭如真如眷即法也上句例釋若有不能自有待
緣而後有者故知有非真有非真心常有有非真有雖有

不可謂之有矣因緣即空不無者夫無則湛然不動可謂
之無謂妄起常無萬物若無則不應起起則非無以明緣

起故不無也觀起即假雖無不無應觀前代申文唯辨中
其辭耶向之發義不攻異端但根曰果二論淨名疏文披

有謂太虛即真無常無不待緣而後無者此乃記問之私
言非義學之通論也何者夫虛空生滅亦從淨緣緣矣請

以聖言推而揚之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此迷染
緣而生也又云十方虛空一時消滅此悟淨緣而滅也既

屬迷生滅可謂真無常無不待緣而後無耶是知本原
妙心安想實無謂之真無豈與夫虛空同年而語哉

故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應有虛妄有生一
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虛妄名滅一切無法一切因

緣別離一切無法一切因緣別離一切無法一切因緣別離

緣別離一切無法一切因緣別離一切無法一切因緣別離

登論卷一

登論卷一

故真諦證果明空與涅槃而共貫結曰不遷與般若而
同
儻然則叙聖述論辨疑質惑於稟式於祖訓豈取信於後
哉

肇論中吳集解卷上

肇論卷上

十九

肇論中吳集解卷中

般若無知論第三

般若之為道也絕乎有無泯諸生
常耀不可謂無萬境頓起不從境生六塵皆謝不隨
塵滅雖非生滅而生滅齊觀雖非有無而有無並照
照絕妄知此實真知故說般若無知焉論
者以條析權實彰名文亦分二序意論文

夫般若虛玄者幽微妙粹曰玄蓋是三乘之宗極也誠真
一之無差般若宗極諸聖同歸雖證之然異端之論紛然
久矣異端者或以般若為等智或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
者宏功茂德少踐大方研幾斯趣少年履踐大道獨拔於

言象之表妙契於希夷之境言象不故名獨拔略例
聲色不能惑乃曰妙契道經云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
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齊異學於迦夷揚溆風以
東扇迦夷此云赤澤國名也昔游西國破外將爰燭殊方

而匿耀涼土者涼州十八年者下釋云所以道不虛應應
必有由矣言道將應物俟時而應也有本除一應字非也
常應應于克誠亦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弘始後秦年號也
可除之乎不可也

二月名星紀今以月名秦乘入國之謀舉師以來之乘西
涼呂隆有入國之謀遂遣隴西公石德舉兵意也北天之
伐之什公以是來秦考其傳即三年十二月運數展轉至東國耳

運數其然矣後至北方今謂北天竺運數展轉至東國耳

大秦天王者春秋時諸侯強僭稱王與周無別仲丘正名
道契百王之端德洽千載之下後世端首也游刃萬機

弘道終日必有餘地矣內弘佛道終日無替尚書云兢兢
業業一日萬幾信季俗蒼生之所天釋迦遺法之所仗也生仰之

如天聖人遺時乃集義學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觀躬執
教仗之外護時乃集義學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觀躬執

秦文與什公參定方等執大有道遙園中有觀秦王親
所開拓者豈唯當時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言開廣聖教

一時乃度余以短乏會廁嘉會以為上聞異要始于時也
人於多劫余以短乏會廁嘉會以為上聞異要始于時也

學短才乏曾預善會而般若異然則聖智幽微深隱難測
義要旨上聞羅什始此時也

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絕名相非言象得也為試
惘象其懷寄之狂言耳豈曰聖心而可辨哉試論之曰象

虛懷寄狂簡之言以言之非謂聖智言詮可辨且試論曰
次下正釋論文分為二章初通辨論旨二別析問答今初

放光云般若無所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不知
所見先標放光意明寂體無相此辨智照之用而曰無相

無知者何耶智之為義用無知者其旨何哉果有無相之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所知則有所不知安心有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不知之照明矣照相無知也即體之用明矣何者夫有

知無所不知信矣聖言煥若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
日知而未嘗知也虛曠其心故能默耀韶光虛心玄鑒閉智
塞聰而獨覺冥冥者矣身智二光既翳且默而照寂一心
聽內外寂然而獨竟冥冥無玄鑒中道所以開智忘泯塞聰反
相云境智雙寂冥乎妙旨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
實智照真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推智涉俗外應無慮神無慮故
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應不乖離故獨
二智雙觀真也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
中以智導悲則未嘗遺事以兼濟用所以俯仰順化應接
無窮無幽不察而無照功順化下

而應接無窮化無所化而無斯則無知之所知聖神之
照功其權實不二中道之要乎照其權實不二中道之要乎
所會也推實然其為物也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
論者其唯聖智乎物之一字即本覺真知寶藏論云知有
源曰存故不可何者有微絕不有知無無敗故不無越示妙
以有無論之耳欲言其有無狀無名雙泯欲言
其無聖以之靈靈明聖以之靈故虛不失照無狀無名故
照不失虛虛不失照則觀空萬行佛騰照不失虛故混而
不淪虛不失照故動以接混同七趣而無變名之不淪
是以聖智之用未始暫廢求之形相未暫可得雖曰用之接
形而故寶積日以無心意而現行實智無放光云不動等

覺而建立諸法推智不所以聖迹萬端其致一而已矣語
應物萬端推動而應是以般若可虛而照真諦可亡而知真諦相
實智不萬動可即而靜聖應可無而為俗諦動而常靜斯
則不知而自知不為而自為矣雙結復何知哉復何為哉
終日知而忘照終日為而無作其猶明鏡現乎萬像
復何知為哉二別析問答文分為九初詰通權實
難曰夫聖人真心獨朗物物斯照真心內明萬物應接無
方動與事會妙用外應應必物物斯照故知無所遺動與
事會故會不失機遺即失也變其文耳會不失機故必有
會於可會必有俗知無所遺故必有知於可知必有真必

有知於可知故聖不虛知必有會於可會故聖不虛會雙
推實有知會既知既會而曰無知無會者何耶既有知有
曰窮幽而無知應會若夫忘知遺會者若謂先有知會然
而無慮者其故何耶若夫忘知遺會者後忘知遺會者上
定下則其聖人無私於知會以成其私耳聖人無私於知
以成其斯可謂不自有其知安得無知哉既成其私則是
私也不自有真知安得答曰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機功高
稱聖心無知哉明逾日月而彌昏實智照理明過日月
天地而無會也明逾日月而彌昏而玄鑒益冥冥則知而
無知豈曰木石替其懷其於無知而已哉雖不恃仁德玄
也云無覺之覺異乎木石誠以異於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

相求之耳豈以人情識者推實難測子意欲令聖人不自有

其知而聖人未嘗不有知而謂聖人有妄知無乃乖於聖

心失於文旨者乎聖心亦失於教旨何者教旨經云真

般若者清淨如虛空釋之無知無見無作無緣無照無

知哉豈待忘知遺會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者則不辨於惑

智若謂般若若有知性空而經中稱三毒四倒皆亦清

淨有何獨尊淨於般若何獨尊尚般若清淨耶若以所

知羨般若所知非般若所知自常淨故般若未嘗淨所知

境清淨歎美般若若亦淨者印文曰所知非般若也後

二句破云豈所知境自常清淨而能知般若未嘗清淨乎

若爾則違下文內外寂亦無緣致淨歎於般若亦不可以

然般若清淨之義耳然則其旨何耶次釋云然經云般若清淨者將無以般若

體性真淨本無惑取之知本無惑取之知不可以知名哉

經歎般若清淨如虛空者豈不以般若性真知清淨

本無分別惑取之知既無惑取則不可以有名耳豈

唯無知名無知自無知矣以終日知而無知也是以

聖人以無知之般若照彼無相之真諦證如如理真諦無

兔馬之遺般若無不窮之鑒真諦之河唯能渡之歎有

之鑒不同二乘智淺故所以會而不差當而無是應能所

無兔馬之遺遺餘也

俱絕是猶知寂怕無知而無不知者矣寂靜亡體就正備

難曰夫物無以自通故立名以通物實家欲以名難體故

物雖非名果有可名之物當於此名矣物雖不即名是

以即名求物物不能隱以名召物而論云聖心無知又云

無所不知叙論發意謂無知未嘗知知未嘗無知如太虛

嘗有知有情有斯則名教之所通立言之本意也知是立

言通物之然論者欲一於聖心異於文旨欲其聖心體一

本意也尋文求實未見其當尋兩名求一何者若知得於聖心無

知無所辨若聖心有知無辨別若無知得於聖心知亦無所辨若

心無知有知若二都無得無所復論哉有知無知俱不得

亦無辨別若二都無得無所復論哉有知無知俱不得

若曰經云般若者義者無名無說名說非有非無非實非虛

絕待虛不失照照不失虛寂即用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

所能言也名之不及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顯義是

以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空谷無心今試為子狂言辨

之體實淵奧用不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為有用之彌

勤不可為無言寂非有不可為無故聖智存焉不可為有

故名教絕焉聖智獨存名教絕豈是以言知不為知欲

以通其鑒欲以通其實有知不知非不知欲以辨其相知非

知非

焉知若知然後不取則異於不取矣者若知則常取何以不取
黑曰若知然後不取則異於不取矣者若知則常取何以不取
異於不取者若知則常取何以不取
知即不取故能不取而知取相而知也五微述心境

難曰論云不取者誠以聖心不物於物故無惑取也謂知
即不取者實由聖心了物皆空無惑取則無知無知則
故無分別惑取上印成下正難無取則無是無是則無當

誰當聖心而云聖心無所不知耶無惑取則無知無知則
所不答曰然無是無當者而釋之夫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
知耶不礙智境智感然豈無是無當耶物無不是

則物無不是不礙智境智感然豈無是無當耶物無不是
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是而無是智亡慮也

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境智一如見無所
難曰聖心非不能是誠以無是可是由境空無體可緣

雖無是可是故當是於無是矣雖不緣於有境是以經云
真諦無相故般若無知者誠以般若無有有相之知經意

分別取若以無相為無相有何累於真諦耶若以無相為
境有何患亦不住有何者若以無相

為無相無相即為相若緣真諦無相捨有而之無辟猶逃

峯而赴壑俱不免於患矣上法下喻逃峯喻捨有赴壑喻
是以至人處有而不有居無而不無居無不證不住無相

登論卷九

九

雖不取於有無然亦不捨於有無不取有無則不住二違
所以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夫聖人之應迹也和其光則在
穢而穢不以為感故能隨類現身往還寂然而往怕爾而
來恬淡無為而無不為爾而往來體絕言數恬淡無為遇物
斯乘而無不為淡音

難曰聖心雖無知然其應會之道不差差失也難者緘印
難權智有是以可應者應之不可應者存之機熟則應之

然則聖心有時而生有時而滅可得然乎應之心生存之
答曰生滅者生滅心也聖人無心生滅焉起凡夫有念則

無念生然非無心但是無心心耳非無靈心但又非不應

但是不應應耳非不應應但是以聖人應會之道則信若

四時之質直以虛無為體聖人應機無差不言而信若四
思而大思生次六字斯不可得而生不可得而滅也獨以

為體豈有生滅乎清涼云乘願行以稱論混虛空為體性入推明真妄

難曰聖智之無感智之無俱無生滅何以異之聖智無知
感智之無者知無感智無隨塵其無雖同所以無者異

登論卷十

十

知非謂知無曰聖心本寂無生滅知可無可惑智有知故有
 知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知也可謂妄知無體非曰般若
 無知即般若之無也知無即真諦之無也無生滅也知
 無即真諦無生滅也問凡夫生滅何以會歸真諦若論主
 推本垂範會妄即真也何以明之圭峰云本是真如一心識
 浪生滅都無其體故歸真諦然論主會妄即真妙契起信是
 之宗亦猶弥天判經三分冥符地論之義斯皆慧徹聖是
 闕而異代同風焉此下會凡夫生滅即聖人寂用云是
 以般若之與真諦雙標言用即同而異境不能照言寂即
 異而同境之一味也同故無心於彼此契合異故不失於照
 功智異是以辨同者同於異覆釋辨異者異於同不失
 照斯則不可得而異登言卷中不可得而同也結前照何者
 內有獨鑒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內
 外相與以成其照功聖智內明萬境外實此則聖所不能
 同用也舒之徧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
 相與俱無境智雙寂相與皆無此則聖所不能異寂也卷
 一會歸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
 後無異哉境智無異者豈謂截鶴脰之長續鳧脰之短乎
 意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也異於異寂是即用之
 寂故雖異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無

異之真乘唱不一之妙典又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
 則不壞假名而說實相也亦不一相又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
 不異相信矣上注文多依華嚴廣疏引論通經互解之
 古德通經以照對俗則心境非一以寂對真則心境非異
 故清涼謂昔解未盡其源何者以令照真不得名照照俗
 之時不即寂故未若斯文言用即同而異言寂即異而用
 向所謂宏才明智高出在昔者其是之謂乎九責會寂用
 難曰論云言用則異言寂則同未詳般若之內則有用寂
 之異乎難意謂般若性一答曰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
 同出而異名更無無用之寂而主於用也體一名異如珠
 別有珠體是以智彌昧照逾明神彌靜應逾動實智有窮
 昧而明權智有應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權實體一故成
 具云不為而過為證神靜寶積曰無心無識無不覺知證
 味而明斯則窮神盡智極象外之談也窮推用盡實即之明
 文聖心可知矣明文二經也聖心不照而知無以此
 劉君致書名程之字仲思今云遺民者以為
 遺民和南致敬之辭頃餐微聞有懷遙佗頃向餐味微美
 未仁歲末寒嚴體中如何季冬音寄壅陽增用抱蘊秦晉
 音書難寄寅夕弟子沉痾草澤常有弊瘵耳宿草澤病
 增用懷抱蘊積始也古人不以形疎致淡

悟涉則親形疎非淡是以雖復江山悠邈不面當年至於

念懷風味鏡心象迹當年冰安阻江山而不面望懷風采

河也裴丞相云道俗雖非仁悅之勤良以深矣致欣勤奉

於法侶山川豈礙於真知無由披晤順時愛敬莫因

行李數有承問行李人也望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

師當休納康樂也外國即龜茲法上人以悟發之器而違

茲淵對想開究之功足以盡過半之思法器悟發違過明

必獲過半之解繫釋云知故以每惟乖闊憤愧何深每思

者觀其彙釋則思過半矣此山僧清常道戒彌厲道業戒德禪隱之餘

則惟研惟講恂恂穆穆故可樂矣恂恂溫恭也弟子既以

遂宿心而覩茲上軌已遂隱志感寄之誠日月銘至感寄

之恩誠心銘遠法師頃恒履宜思業精詣乾乾宵夕

刻明如日月慧思行業日夜精進易云自非道用潛流理為神御孰以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然也語云六十而耳順所以

過順之年湛氣若茲之勤也語云六十而耳順所以

憑慰既深仰謝逾絕仰慰思深去年夏末始見生上人示

無知論什後還廬山以論示之才運清儻旨中沉允宏才

清雅備逸信趣推涉聖文婉而有歸披味殷勤不能釋手

中當深允信推涉聖文婉而有歸披味殷勤不能釋手

大百婉順披閱玩味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而悟懷絕冥

于再于三手不能捨

之肆者矣洗心垢於般若之淵若令此辯遂通則般若眾

流殆不言而會可不欣乎可不欣乎無知辨源若通則八

會欣然夫理微者辭險唱獨者應希自趣深微言辭險絕

肆高而苟非絕言象之表者將以存象而致乖乎而得意

和寡意謂答以緣求智之章婉轉窮盡極為精巧無所

間然矣此章以不緣色生纖但暗者難以頓曉猶有餘疑

一兩今輒題之如別想從容之暇復能粗為釋之從容舉

問二初總叙疑論序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虛不失照

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下章云異乎人者神

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又云用即寂寂即用神彌靜應

逾動論序即論旨夫聖心冥寂理

極同無寂同虛無不疾而疾不徐而徐而用是以知不

廢寂寂不廢知未始不寂未始不知寂用故其運物成功

化世之道運載物機雖處有名之中而遠與無名同雖居

之中而止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矣固久而中道玄旨

無宮之域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矣固久而中道玄旨

玩論文始疑焉二別致難在但今談者所疑於高論之

文多三初權實有知無應難但今談者所疑於高論之

百欲求聖心之異疑為謂窮靈極數妙盡宣符耶為將

心體自然靈怕獨感耶當窮靈慧數妙盡冥契耶為當心

當窮靈慧數妙盡冥契耶為當心

體無為靈 若窮靈極數妙盡冥符則寂照之名故是定慧

之體耳 冥符則寂定極數則照慧若以照慧妙 若心體自

然靈怕獨感則群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 滅也若智無為

應不可稱有應也 夫心數既玄而孤運其照神消化表

而慧明獨存當有深證可試為辨之 即世外也意謂定慧

既玄而孤運其照此是有知神消世外而慧明獨存此是

無應以無應謂有應以有知謂無知必當有深義為證試

為辨析二照境 疑者當以無會應機觀變之知不可謂之

不有矣 變之知今辨照 應逾動是應機觀 而論旨云本

無惑取之知而未釋所以不取之理 論云本無惑取之知

當解釋無 謂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為當唯照無相

耶為當咸觀其變耶 謂咸觀其變為不取耶 若觀其

變則異乎無相若唯照無相則無會可撫 有相異無相若

無機可應也 既無會可撫而有撫會之功意有未晤幸

復誨之 既無機可應而論台謂會 無差當而無是 論云

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物無不是故是而無

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當 下此意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

所以為至當無是而物無不是乃所以為真是 物無不當

當故云至當物無不是謂一切皆是 豈有真是而非是至

故云真是此劉君自陳至當真是

當而非當而云當而無當是而無是耶 豈有真智真境雙

無是耶 若謂至當非常當真是非常是此蓋悟惑之言本

異耳固論旨所以不明也願復重喻以祛其惑矣 當言至

為悟雙非常當常是為惑此蓋立言悟惑本 論至日即與

異故論旨未晚期再喻之以遣疑惑後結意 遠法師詳省之法師亦好相領得意但標位似各有本或

當不必理盡同矣 遠公披詳省覽以謂標其 項兼

以班諸有懷屢有擊其節者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也

也項亦兼布懷道之徒其猶郭歌既發 擊節而和者恨南北相遠不得日間妙遇

論主復書釋答 書舒也劉縵云

不面在昔佗想用勞 在昔今借彼文謂昔未親面佗待想

德增用 慧明道人至得去年十二月疏并問披尋返覆欣

日勞 若暫對三復來書 涼風屆節頃常如何 屈至也涼風秋風

風其涼 貧道勞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 道通物之稱

屬三乘 聖人所行之道寂寞 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答 人

少此道故云貧道悉盡也 為書有廣有服像雖殊妙期不二 儒釋服殊 江山雖縹理

契即鄰 南北處遠 所以望途致想虛襟有寄 以虛懷有託

君既遂嘉邈之志標越俗之美 善嘉隱道 獨恬事外歡且

方寸 恬靜人事之外法 每一言集何嘗不遠 遠社之親半

樂怡神方寸心也 月一集根道

抵慧窮 深際遠 喻林下之雅詠高致悠然 晉之七賢俱隱山陽竹 林今劉君高尚其志不 取比焉 清散未期厚自保愛 清論散道未 每因行李數 有承問願彼山僧無恙道俗通佳 謂屬門周續之等 承 遠法師之勝常以為欣慰 雖未清承然服膺高軌企 伯之勤為日久矣 雖未清耳承誨而伏心高範 公以過順 之年湛氣彌厲 氣年過耳順 養徒幽巖抱一冲谷 養徒七百 巖抱一冲氣 氣年過耳順 養徒幽巖抱一冲谷 養徒七百 樓真於深谷 遐邇仰詠何美如之 遠近仰瞻讚而每亦翹 想一隅懸庇霄岸 翹心東南懸磨 無由寫敬致慨良深 未 為歎實深 君清對終日快有悟心之歡也 侍談終日 悟悅心源 即

此大衆尋常什法師如宜 當時翻經并義學之徒數及 秦 王道性自然天機適俗 道本無為化協自然 城壘三寶弘 道是務外護三寶如城壘 由使異典勝僧方遠而至 奇異 殊勝高僧方役 靈鷲之風萃于茲土 靈鷲山名也此山樓 遠國以來之 靈鷲之風萃于茲土 靈鷲山名也此山樓 法今謂佛之遺風萃集于長安也 領公遠舉乃千載之 津梁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 支法領遠遊西 華嚴大乘等經誠 請大乘禪師一人 即佛度跋陀羅此云 越苦海之津梁也 請大乘禪師一人 即佛度跋陀羅此云 廬山翻譯經從其稟受禪法後於 三藏法師一人 即佛 揚州譯晉本華嚴請字貫通下用 三藏法師一人 即佛 解通三藏 恩婆沙法師二人 曇摩耶舍善誦思婆 什法

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 翻出新至 淵深其旨曠遠 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 故日多異聞 匪懈邕邕肅肅致可欣樂 修習禪觀邕和肅敬詩 三藏法 師於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君觀初制 即四分律根本戒 見能仁初 恩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毘曇胡本 制戒條 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 阿毘曇此云無比法道標 命一師出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 法師作論序云弘始九年 故云胡本未譯時問論旨言辭奇絕 貧道一生猥參嘉運 遇茲盛化 猥叨也叨逢善運遇 自恨不覩釋迦祇桓之集 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 恨昔不覩 能仁嘉會

登論卷六

二七

登論卷六

二八

數今不與英儒良集祇桓 生上人頃在此同止數年至於 玄應法師翻云勝林也 言語之際常相稱詠 道生同樓 中途還南君得與相 見未更近問惘悒何言 快言不違安也 威道人至得君 念佛三昧詠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 威釋曇成也三 此 作興寄既高辭致清婉 興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義故興 珪璋以譬秀民 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游涉聖門扣玄 皆奇象比義也 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游涉聖門扣玄 關之唱也 美其為鋒清而不苦達而不鄙故 君與法師當 數有文集因來何少什法師以午年出維摩經 弘始八 道時預聽次承承之暇輒復條記成言以為注解辭雖不

文然義承有本直筆成言法義有宗有作誠字誤今因信

持一本往南君開詳試可取看來問婉切難為郢人莊子

云郢人以望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今以劉君發

問婉切類於匠石而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之慧抽

論主卷之難類郢人之慧抽

筆下且至趣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辨聊以狂

言示訓來旨耳辨也又曰文字顯摠持故略用狂言以答

來問耳次答問二初牒疑責非疏云稱聖心冥寂理極同無雖處有名之

中而遠與無名同斯理之玄固常所彌昧者牒彼以此為

懷自可忘言內得取定方寸復何足以人情之所異而求

聖心之異乎聖心冥寂可以忘言而得之不可隨情而異

之末句牒責衆疑二正答所問亦今為三初

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耳牒有知若心體自然靈怕獨感

則群數之應固以幾乎息矣難有應意謂妙盡冥符不可

以定慧為名妙盡諸法冥符真境靈怕獨感不可稱群數

以息靈怕獨感無機不應兩言雖殊妙用常一迹我而乖

在聖不殊也執實名異妙用體一何者夫聖人玄心默照

理極同無寂照盡於理既曰為同同無不極何有同無之

極而有定慧之名既曰為同則理智冥極何有定慧之名

登論卷口

六

非同外之稱也非同心外之稱清涼若稱生同內有稱非

同玄默也上繼立內外下奪破結吞若稱生同外稱非

戒也寂空洞無象豈容有內外乎斯蓋論主以窮微極妙

之才繼立奪破之數反覆又聖心虛微妙絕常境感無不

折之以顯知而無知矣應會無不通冥機潛運其用不勤群

數之應亦何為而息耶絕勤勞非權智無應也且夫心之

有也以其有有不自有因無立故云不自有有故聖心

不有有住有不有有故有無有有無有故則無無有既遣

也祛無無故聖心不有不無不有不無其神乃虛妙存常寂

何者雙微夫有也無也心之影響也影響心無言也象也

影響之所攀緣也執言象難有無猶有無既廢則心無影

響不執有知無影也影響既論則言象莫測二執既沒

言象莫測則道絕群方方猶類也名相真道絕群方故能

窮靈極數道絕群類故窮靈極數乃曰妙盡窮理極智妙

盡之道本乎無寄道本寂寥儵然無託無相云夫無寄

在乎冥寂冥寂故虛以通之冥寂言通妙盡存乎極數極

數故數以應之極數言應如量智也有本多妙盡二字誠

究疏中牒論之辭又云虛以謂之此曰虛以通之者蓋準

論主淨名疏義耳彼文云理極在乎不極故虛以通之夫

登論卷口

三

然則以通對應理事無數以應之故動與事會虛以通之
濟述作之妙盡乎此矣如量道動與事會道超名外因謂之無動
故道超名外如理照真道超名外道超名外因謂之無動
與事會因謂之有用則波騰鼎沸因謂之有因謂之有者
應夫真有幻相本無真性本有清涼云世俗幻有之強謂
之然耳彼何然哉恐謂斷滅強謂之然故經云聖智無知
而無所知無為而無所不為上句證無知而知此無言
無相寂滅之道經指上豈曰有而為有無而為無動而乖靜
靜而廢用耶豈可執實智有知動而乖而今談者多即言
以定自尋大方而微隅靜權智無應靜而廢用耶而論者多即言

登論卷口

懷前識以標玄存所存之必當前識執有無也愚中道標
斷常謂是聞聖有知謂之有心聞聖無知謂等太虛有
無之境邊見所存豈是處中莫二之道乎既定斷常二邊
何者萬物雖殊然性本常一不可而物然非不物不可而
也然非不可物於物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則物而即真
物相有也物性空
相有則名異性空則體物性空
真上辨所觀下明能觀是以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
雙標空有不物於物物非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雙釋
有所以不取非無所以不捨悲智照真空故不捨不捨故妙
存即真不取故名相靡因悲絕深累而妙存即真名相靡

因非有知也妙存即真非無知也推體寂然非有妄知
經云般若於諸法無取無捨無知無不知成前義此攀
緣之外絕心之域而欲以有無詰者不亦遠乎無應於聖
矣請詰夫陳有無者反難陳聖心有夫智之生也極於相
內感智緣俗境法本無相聖智何知實相無相世稱無知
者謂等木石太虛無情之流知言無靈鑿幽燭形于未兆道
無隱機靈曰無知幽燭照過去未兆鑿未末無隱觀現且
無知生於無知無知之體發無知之用故云生於無知
無知也無有知也匪同頑空無無知也無有知也謂之非
有無無知也謂之非無情識非有無所以虛不先照照不失
虛怕然永寂靡執靡拘孰能動之令有靜之使無耶體本
孰能動之令其有知用無拘執誰能靜之使其無應故經云真般若者非有非無文
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謂是非有言其非有者非有者非有
知也非謂是非有者不言實智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無
是非有者是非有即斷斷無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無
非謂是非無非無應也非謂是非無者言其非是無
若是非無非有非非有非無非無清涼云理自玄會故
即墮常有非有非非有非無非無非而可卒也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妙

登論卷口

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謂是非有言其非有者非有者非有
知也非謂是非有者不言實智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無
是非有者是非有即斷斷無言其非無者言其非是無
非謂是非無非無應也非謂是非無者言其非是無
若是非無非有非非有非無非無清涼云理自玄會故
即墮常有非有非非有非無非無非而可卒也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妙

本亦此絕言之道知何以傳至道絕言真知本有詎可
證前經以文殊抗志華嚴馬鳴潛神起信荷澤開拓來妙
群籍包并一言自非內印聖心外迹祖訓則何以優造其
源庶參玄君子有以會之耳然劉君託迹道社希風遠公
彼淵海耳次卷第二重又云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
難即照境空有無差吞又云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
為當唯照無相耶為當感觀其變耶難文談者似謂無相
與變其旨不一觀變則異乎無相照無相則失於撫會謂
者意然則即真之義惑有滯也若謂無相與變其旨不同
言也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幻色是
通也不異真真空故色即空空是真空不異幻色故若如來自觀
空即色色空既而無異變與無相何殊乎

登論卷四

三

色空時應一心見色一心見空若如來問之自則所觀色
上縱若一心見色則唯色非空若一心見空則唯空非色
下奪見實色非真空然則空色兩陳莫定其本也莫定猶云不
見斷空非幻色然則空色兩陳莫定其本也莫定猶云不
而兩陳蓋不知真是以經云非色者誠以非色於色不非
空為幻色之本非色者真空也次句正釋誠以真空即若非色
色於非色是於色後句揀情不非幻色顯於真空若非色
於非色太虛則非色非色何所明若非幻色顯於真空斷
若以非色於色即非色不異色若以真空即非色不
異色色即為非色真空不異幻色故知變即無相無相即
變群情不同故教迹有異耳變即非色無相即空衆情考

之玄籍本之聖意豈復真偽殊心空有異照耶按玄典而
可權實殊心無是以照無相不失撫會之功觀變動不乖
相與變異照耶是以照無相不失撫會之功觀變動不乖
無相之旨觀空不礙於有故不失撫會造有不異無造無
不異有所觀空不礙於有故不失撫會故曰不動等
覺而建立諸法證境智以此而推寂用何妨如之何謂觀
變之知異無相之照乎責其所問如何謂若觀恐談者脫
謂空有兩心靜躁殊用故言觀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耳
脫謂者不空之言也恐疑者謂空有異心靜動若能捨已
殊用故難云應機觀變之知不可謂之不有矣
心於封內尋玄機於事外齊萬有於一虛曉至虛之非無

登論卷中

廿四

者當言至人終日應會與物推移乘運無化未始為有也
封執內除玄照外契了色即空既空非斷則終日開物成務乘機運轉撫應萬化未嘗為有聖心若此
何有可取而曰未釋不取之理聖心如如此何有變與無相
即解印境智雙奪又云無是乃所以為真是無當乃所
以為至當語簡亦可如來言耳印其後問若無無心於為
是而無是無心於為當而當於無當者若能無心於
無心於當相則終日是不乖於無是終日當不乖於無當
而無相者則終日是不乖於無是終日當不乖於無當
知不乖無知相不但是恐有是於無是有當於無當所以為
乖無相上縱下奪但恐有是於無是有當於無當所以為
患耳唯恐有心以無是為真是何者若真是可是至當可

當內有能心則名相以形美惡是生迷名執相生生奔競

孰與止之奔競業道誰能止絕是以聖人空洞其懷無知內證寂然

然居動用之域而止無為之境現身無身若月應于百川一處有名之

內而宅絕言之鄉示說無說猶長風吹於萬籟寂寥虛曠莫可以形名

得若斯而已矣無聲曰寂現說不可以名得無色曰察現身不可以形求乃曰真是可

是至當可當未論雅有也未曉來百恐是當之生物謂之然彼

自不然何足以然耳物情謂然聖心不尔三結勸夫言迹之興異途之所

由生也言議思迹生乎名相異途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法無名

也法無相思不及也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言語善迹迹者

尋迹所不能迹心行處滅至理虛玄擬心已差沉乃有言恐所

示轉遠擬心有言於道轉遠庶通心君子有以相期於文外耳內通

名言外忘庶幾君子期會于茲圭峯云玄通必在忘言故言不見其迹迹絕於意地則理現於心源

肇論中吳集解卷中

陶子麟刊

肇論中吳集解卷下

涅槃無名論第四

奏秦王表

然此論題出乎秦主卷書云既曰涅槃何有名於其間哉論主敘觀斯文指名固實推翦權述以謂涅槃之體生滅本寂幽靈無相相既亡矣名豈存焉論者折演玄旨之稱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論者絕筆作表以聞文心雕龍曰表標也奏進也標陳已情進於上也

僧肇言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

一者道之和謂沖氣和也未句德經下云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文小變耳伏惟陛下

肇論卷下

也不敢直指聖人濬括欽明道與神會濬括舜德也欽明故指基陛之下

遊刃萬機弘道終日機乎智刃以應萬

威被蒼生垂文作則垂文章以被蒼生所以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一焉道經云道合乎天地故居一焉

道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等性德幽與若淵深府

馬渺濛希夷絕視聽之域見聞域封也幽致虛玄殆非

群情之所測近幾也幽理冲虛雖然幾肇以人微猥蒙國

恩得閑居學肆微陋撰曲也周禮云司市常以陳肆辨在

物今謂講場學館陳列經書猶市肆然在

什公門下十有餘載十九見什法師三十餘年雖眾經殊致勝

趣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為先義理為先肇才識闇

短雖屢蒙誨諭猶懷疑漠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荷

也漢漢不分明貌難才短識闇而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

自決未歷師範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為永慨無幸

也什公既亡涅槃大義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

無由詰問所以長歎目擊道存快盡其中方寸快喜

語云德不孤必有鄰言秦目擊道存快盡其中方寸快喜

主神智與什公冥契也目擊道存快盡其中方寸快喜

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

道存亦不可言容聲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振發西方

矣今與神契亦然

啟論卷一

此土一日遇蒙若安城侯姚嵩書問無為宗極

未俗其辭云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嵩秦王封也封安城侯職預譯館因作書難之曰不審明

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泰主卷云吾何者夫衆生所以

意以無為為道道止無為次下微云吾何者夫衆生所以

久流轉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死貪欲為本若欲止於心

即無復於生死愛欲因亡既無生死潛神玄默與虛空合

其德是名涅槃矣諸佛涅槃為生死既曰涅槃復何容有

名於其間哉主論而數之以象作論端由斯乃窮微言之

美極象外之談者也言象自非道參文殊德伴慈氏人之

玄道為法城聖使夫大教卷而復舒幽旨論而更顯理集

昔設斷無幽而且卷今過尋玩殷勤不能暫捨欣悟交懷高判教旨有歸顯而復舒

手舞弗暇交集于懷手之舞之莫之閑暇豈直當時之勝

軌方乃累劫之津梁矣俱現未然聖旨淵玄理微言約美其

文理可以匠彼先進拯拔高士書云若定言有則無以濟

常流拯懼言題之流或未盡上意憂執文者未盡主庶擬

孔易十翼之作庶望擬議孔氏十翼以贊易道易道猶

貪豐文蓄以弘顯幽旨匪求豐茂多文輒作涅槃無名論

論有九折十演折者浙也河勢曲而倒流也博採眾經託

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廣取諸經託文證義豈曰

關詣神心窮究遠當窮盡深遠九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

學徒耳擬議玄道之徒論末章云諸家通第一義諦皆云

廓然空窈無有聖人之通猶釋也吾常以為太甚逕庭不

近人情過也若無聖人知無者誰責其實如明詔實如

明詔詔照也照人之闇使見事且蘇夫道恍惚窅冥其中

有精恍惚生滅不空也窅冥深若無聖人誰與道游非聖

理證項諸學徒莫不躊躇道門快快此旨懷疑終日莫之能

正向者義學之徒聞談空寂懷疑幸遭高判宗徒愴然書

登論卷一

三

去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無扣關之儔蔚登玄室關翰素

室喻第一義諦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

千載者矣能仁罷唱金河韜光玉樹至秦今演論之作旨

曲辨涅槃無名之體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談寂彼廓然墮

無之者何則夫第一義諦名相雙絕不可為有靈明獨耀

論云所言方外條牒如左謹以仰呈謂短簡編牒如葉在

後也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指授僧肇言

泥曰泥洹涅槃此三名前後異出蓋是梵夏不同耳云涅

槃音正也大國曰夏音鮮與准楚輕重不同例如西國梵

九折十演者折者何耶扶教以逆難也演者何耶

之本源次十耳然古人解文但通列十九章以釋

之至於發揮論旨迷悟修證殊未區別今詳論主

融十界之性海後九重問答窮迷悟之義一天於迷

悟中前三重辨一乘之本迹次三重示三乘之同

修後三重明善善得之宏網則下之網目不由不

矣正

開宗第一開張也宗本也言開張涅

登論卷一

四

無名曰曰猶說也無名相中假名相說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有無二餘

妙絕於有為體推之則起下文自性清淨義滅度者言其

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滅因起也以用言之則起下文悲智

斯蓋是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鏡喻涅槃像喻生死死本空

異號應物之假名耳出有餘處寂無餘皆應機假名余

嘗試言之上序夫涅槃之為道也自性清淨寂寥虛曠不可

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夫有相有名皆思議之境涅槃妙寂非相

非名豈以心知口議哉起群有以幽升量太虛而永久超越九有豎

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無初際故莫見其首

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相無生滅非六趣所攝

容二聽不聞其響非五色故五眼不可觀冥冥宵宵誰見

誰曉起情離見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備備

獨出二邊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及其愚有之者乖其性

無之者傷其軀強言則偽故失真安知非智故反愚所以

釋迦掩室於摩竭佛初成道開法于茲然華嚴會中諸苦

菩薩或以念請是故能亡示相答之名言路絕狀淨名杜

口於毘耶毗耶離秦言廣嚴以城平廣嚴履故淨名居士

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兩華須菩

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能仁

言數寂滅永安無始無終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

無名無說世不能遷無始終也二輪不能照非晦明也四

俱高淨名等本高迹下豈無辯才耶經云真解脫者離於

言數寂滅永安無始無終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

時不能變非寒暑也雖絕諸相其性不無故云湛若虛空

離名說耳有以四德配之恐非經意前引真般若清淨如

道斷心行處滅感亡而非有智存而非無感亡尋夫經論

之作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其所以

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考尋經論豈虛構說不有不無

往之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而幽靈不

竭身智常存非二乘無鄉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智如五

陰永滅則萬累都捐感亡萬累都捐故與道通智周萬

洞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悲化眾類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洞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悲化眾類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洞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悲化眾類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洞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悲化眾類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洞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悲化眾類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洞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悲化眾類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洞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悲化眾類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洞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悲化眾類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洞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悲化眾類神而無功故至功常

存與道通洞故冲而不改居涅槃而不證則至功常存
而不改故不可為有至功常存故不可為無者則悲智兩
行無任矣上文具斷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論於外相既
智思三德約義配之二乘修戒空觀獨證
名亦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偏真意識不行故見
外不及也圓覺云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外道習
四空安歸於太虛妄執心滅則四空昏昧也楞伽云若心
體滅不異外恬焉而夷怕焉而泰怖寂也冥通曰泰九流
道斷滅戲論恬焉而夷怕焉而泰怖寂也冥通曰泰九流
於是乎交歸眾聖於是乎宴會九有凡流雖交互漂沉而
會於此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
方域而語其神道者不亦邈哉無聲無色謂之希夷非斷
非常乃曰太玄而欲以有

無斷其常涅槃之方域
詔其聖道者不亦遠乎

數體第二數責名體也因有餘無餘之體而立
妙稱真名責其異號假名雙絕也

有名曰前云無名主家順演義宗此夫名號不虛生稱謂

不自起皆因體立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蓋是返本

之真名神道之妙稱者也身灰智滅返本真名請試陳

之下體有餘者謂如來大覺始興法身初建乘如實道來

如來大覺菩提果深八解之清流憩七覺之茂林

也法身涅槃果也深八解之清流憩七覺之茂林

清淨則顯涅槃果淨名疏云嚴八解之池積禪定之水鷗

止也七覺支開發則顯菩提果疏又云樹無漏之林數七

覺之積萬善於曠劫蕩無始之遺塵無積萬善之因行歷三

明盡遺三明鏡於內神光照於外內具三明而鑑機結僧
餘塵習三明鏡於內神光照於外內具三明而鑑機結僧
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僧那此翻弘揚昔在因地始發
境仰攀玄根俯提弱喪以智上求超邁三域獨蹈大方地
證大乘啓八正之平路坦眾庶之夷途開八聖之正道騁
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身應寰中在乎通通無壅也
然教之所生依身流出猶驥車之先後也字至能出生入
死與物推移假道諸趣出生入死道無不洽德無不施窮
化母之始物極玄樞之妙用由道濟物蓋窮化母之體以
智也始物廓虛宇於無疆耀薩雲於幽燭釋上始物薩雲
出道經

此翻一切智將絕朕於九止永淪太虛而有餘緣不盡餘
迹不泯將欲絕迹於九有長段太虛而有業報猶魂聖智

尚存此有餘涅槃也玄宗云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今謂金

而智尚在耳餘身餘智經云陶冶塵滓如鍊真金萬累都

盡而靈覺獨存範土曰陶鎔金曰冶塵鍊祛無餘者謂至

人教緣都訖靈照永滅廓爾無朕故曰無餘機緣盡靈照

永滅則智無餘廓何則夫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

無勞勤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淪虛身者患之根智者勞

滅歸假虛空然則智以形倦形以智勞輪轉脩途疲而

弗已身因智而役倦智由身而勤勞故經曰智為雜毒形

為極枯涸默以之而遼患難以之而起安智為三毒故遠

兩械故生患難之累說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無機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群有永分渾爾與太虛同體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兆冥冥長往莫知所之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火滅膏明俱竭此無餘涅槃也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經云五陰永盡辟如燈滅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以有稱無餘可以無名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虛者欣尚於沖默有稱生則懷德者彌仰於聖功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於沖默遺仰有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為則懷於聖功斯乃典誥之所垂文先聖之所軌轍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懷德先聖遺法而曰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自絕聖功無異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責官商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之異辨玄素之殊者也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於形名之外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幽途故自蘊而未顯滅智絕慮內除機照超然與

所豈所謂朗大明於冥室奏玄響於無聞者哉論旨無歸

位體第三聖人大寶曰位以有餘無餘是出處

無名曰有餘無餘者蓋是涅槃之外稱應物之假名耳論旨無歸

無餘應物假名涅槃無論旨無歸

相非言所及外稱也論旨無歸

存稱者執名教論旨無歸

志象者著形體名也極於題目形也盡於方圓論旨無歸

方圓有方不寫題目有不傳焉可以名於無名而論旨無歸

形於無形者哉論旨無歸

餘無餘者論旨無歸

信是權寂致教之本意亦論旨無歸

是如來隱顯之誠迹也論旨無歸

但未是玄寂絕言之幽致又非至人環中之妙術耳論旨無歸

未是涅槃無名幽致隱顯論旨無歸

誠迹又非聖人中道妙術論旨無歸

正維摩詰言我觀如來無始無終論旨無歸

無始也後際論旨無歸

既越三界不在方不離方論旨無歸

無為論旨無歸

以此觀者乃名正觀以他觀者非見佛也論旨無歸

聲論卷六

聲論卷下

他觀非見法身佛也論前論放光云佛如虛空無去無來
自正觀則玄寂他觀則隱顯一月不升應緣而現然則聖人之在
應緣而現無有方所百水不升應緣而現然則聖人之在

天下也窈冥虛無無執無競導而弗先感而後應釋梵讚
喜無執也魔外陵之而不怒無競也未熟者導之不先已熟者感之後應上法下喻辟猶幽谷之響

明鏡之像對之弗知其所以來隨之罔識其所以往鏡像
身對形即現來無所從谷響喻垂教隨聲即應去無所至後合

逾寂隱而彌彰應機而有無言示言隱跡彰也出幽入冥
變化無常出幽入冥谷響也結前垂教變名因應變化無常鏡像也結前現身其為稱也因應而

作機而立顯迹為生息迹為滅生名有餘滅名無餘王毫
有餘之迹生金指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于

何不名依本起迹于何不名是以至人居方而方止圓而
圓聖人法身徧應群品在天而天處人而人或現帝釋宰

官之身則而天而人也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
善薩尚尔况至聖乎

哉歸會迹果以非天非人故能天能人耳依本其為治也故
應而不為因而不施應機現身為而不施因而不施故施

莫之廣應而不為故為莫之大莫之廣也教沙界為莫
之大故乃返於小成施莫之廣故乃歸乎無名聖人無功

了月非指故歸無名然淨名一方丈包容三萬二千師子
之座則小成之義於是乎在舍利弗云如是小室乃容受

肇論卷下

二

此高廣之座則為莫之大返於小成也彼疏云功就在乎
不說故一以成之且夫巨細相容殊形並應諸教互發不
獨在乎此也是以大經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又曰一

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包天地細入
無間故謂之道高而廣徧十方也淵而深窮三際也包天

便謂之無惑者背本從迹有無之境妄想之域豈足以標
勝玄道而語聖心者乎豈以有無標玄道意謂至人寂怕

無兆隱顯同源存不為有亡不為無上標何則佛言吾無
生不生雖生不生雖生不生現身五道也無形不形雖形

不形依真起應則無形不形以知存不為有有餘顯經云
菩薩入無盡三昧盡見過去滅度諸佛晉譯華嚴安住長

無涅槃者明無盡佛性又云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此界
三昧論引文前却耳

無而有存不為有雖有而無有無即中雖有而無故所謂
非有雖無而有故所謂非無中非二邊然則涅槃之道果

出有無之域絕言象之途斷矣體出有無名子乃云聖人

肇論卷下

三

患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動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論

虛上無乃乖乎神極傷於玄旨者也傷玄妙之教自經

曰法身無象應物而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滅身歸無對

亦斷智思三德也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

不干其慮身赴萬機而不撓可有患乎動若行雲止猶

谷神行雲汎身謂無所依也圭峯云而能含慈潤澤法

而不測如神之應曾不休息豈有心於彼此情係于動靜

者乎結前既無心於動靜亦無象於去來智無動靜去來

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法身象

肇論卷一

機熟即形真智然則心生於有心象出於有象妄智有心

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焦身非象出雖金石心非我生

故日用而不動智非心生雖終日絃紘自彼於我何為

結偽身妄智下所以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患

極益不可盈損不可虧性德本有寧復痾癘中達壽極

雙樹靈竭天棺體盡焚燎者哉靈智盡于金棺真體為火

而惑者居見聞之境尋殊應之迹秉執規矩而擬

大方居見聞而執方圓之體欲以智勞至人形患大聖謂

捨有入無因以名之捨有餘入無豈謂採微言於聽表按

玄根於虛壞者哉豈謂究無言於聽外

微出第四微推涅槃之道何

有名曰夫渾元剖判萬有參分渾元猶真性也參三也

無必因於有萬有既有必對於無所以高下相傾有無相

生此乃自然之數數極於是自然相傾自然相生以此而

觀化母所育理無幽顯化母道也育養也若恢愜怪無

非有也恢大愜皮備乖有化而無無非無也恢愜怪無

於然則有無之境理無不統定印經云有無二法攝一切法

肇論卷下

有無統又稱三無為者上摠標虛空諸障礙無數緣盡

數謂慧數由慧為緣揀擇諸惑能顯滅理故唐非數緣盡

非由慧數滅惑所得但本數緣盡者即涅槃也唯取第

是謂餘無而論云有無之表別有妙道妙於有無謂之涅

槃前云果出有無之域又請覈妙道之本果若有也雖妙

非無雖妙非無即入有境妙道決定是果若無也無即無

差無而無差即入無境例上總而括之即而究之括究無

有異有而非無境而言非無無有異無而非有者明矣例

而曰有無之外別有妙道非有非無謂之涅槃吾聞其

語未即於心也雖聞其言未契乎心

超境第五涅槃玄寂超然有無俗境

無名曰有無之數誠以法無不談理無不統誠信款包統攝也上縱下

奪然其所統俗諦而已攝俗法經曰真諦何耶涅槃道是

俗諦何耶有無法是文出大品彼以中道無二為真有無不同為俗何則有者有

於無無者無於有而相因有無所以稱有無有所以稱無有既

因無稱有無亦因有稱無然則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離有無離無無

有相待而生有無相生其猶高下相傾有高必有下有下

必有高矣類然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于有也名稱雖異皆是俗諦

相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是非之所以生豈足以統夫幽極

而擬夫神道者乎有無相持是非競起是有者必非無是無者必非有以此執情豈能統攝幽理

擬議聖是以論稱出有無者體前良以有無之數止乎六

境之內觀神變謂之有見滅度謂之無六境之內非涅槃之宅故借出以

祛之祛有無之執庶憐道之流髮歸幽途託情絕域得意

忘言體其非有非無諦求也勢驕近真非真也庶望求道之人得旨忘言彷彿玄道體達非有

無豈曰有無之外別有一有而可稱哉豈離有無外別有涅槃會俗即中也

經曰三無為者蓋是群生紛繞生乎焉患焉患之尤莫先

於有經說無為者蓋因眾生惑業纏縛絕有之稱莫先於生乎大患大患之甚莫先於有為

無故借無以明其非有妙絕有為莫究於無故借無為以明非有明其非有非

謂無也德過塵沙非謂斷無

搜玄第六搜括有無不出不在之玄旨

有名曰論旨云涅槃既不出有無又不在有無前云豈曰別有一有則涅槃不出有無又云借出以祛之則涅槃不在有無上雙牒下雙之不在有無則不

可於有無得之矣不出有無則不可離有無求之矣即有無求涅槃皆不可

則幽途可尋則所證之道玄路可尋所以千聖同轍未

嘗虛返者也涅槃門豈虛歸哉其道既存而曰不出不在

必有異旨可得聞乎玄異宗旨

妙存第七涅槃妙道迷悟常有非異有無非同有無存相故云妙存

無名曰夫言由名起名以相生相因可相言說因名起名起因相生相因遺名遺言絕何所

可相俗無相無名無名無說無說無聞涅槃無相名何所

聞經曰涅槃非法非非法無聞無說非心所知也非非法非非法非非法

非無也豈容心知乎吾何敢言之而子欲聞之耶此約維

說亦亡豈容心知乎吾何敢言之而子欲聞之耶此約維

雖然善吉有言眾人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

者無心而受則終日受而亡念吾當以無言之庶述其

言亦可以言此約維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

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悟惑性空煩惱即涅槃了縛即脫魔界即佛界然此二節

有無齊觀齊觀則彼已莫二彼已莫二則即妄即真所以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迷真即變起天地萬物悟妄即同一根體同我

則非復有無異哉則乖於會通妄同真故非復有無所以

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間矣非異有無不出也非同有無

何則夫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緣境智懷六合於智中而

靈鑒有餘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虛觀六合而即空如

有而即假如量之智常虛六合至能拔玄根於未始即群

動以靜心無始煩惱即菩提故名玄根恬淡淵默妙契自

然恬淡覺法樂也淵默寂靜所以處有不有居無不無妙

居無不無故不無於無空寂處有不有故不有於有不

死生故能不出有無而不在有無者也成無住道不在有無

然則法無有無之相聖無有無之知雙陳聖無有無之知

則無心於內法無有無之相則無數於外境心知內亡於外

無數於內無心此彼窮滅物我冥一內外寂滅外泯於外

乃曰涅槃涅槃若此當度絕矣豈容可責之於有無之內

又可徵之於有無之外耶前問不出有無是責內不在有無是徵外上三重問答辨一乘

登論卷六

本述

難差第八言論相拒曰難先通難三乘人差後別難大乘位差

有名曰涅槃既絕當度之域則超六境之外不出不在而

玄道獨存上燄下敘斯則窮理盡性究竟之道妙一無差理其

然矣窮涅槃之理盡有無之性妙存無差理實如此而放光云三乘之道皆因無

為而有差別因證無為深而有三乘差別佛言我昔為菩薩時名曰儒

童於然燈佛所已入涅槃上引經下述義儒童菩薩時於七住初

獲無生忍進修三位證無生忍即已入涅槃也七住即遠

究竟若涅槃是一則不應有三乘三位究竟之道而有升

降之殊如實有三則所證涅槃非究竟究竟之道而有升

辨差第九唯辨能證三乘有差所證涅槃無異

無名曰然究竟之道理無差也印前所法華經云第一大

道無有兩正新經第三亦云世間無有二乘吾以方便為

急慢者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二乘止於化城權教菩薩

車出火宅即其事也三乘之車謂羊鹿牛雖引以俱出生

死故同稱無為三乘離分段苦薩受變所乘不一故有三

名三乘之名由是生焉統其會歸一而已矣歸一乘之實

登論卷下

經云十方佛土而難云三乘之道皆因無為而有差別

釋此以人三三於無為非無為有三也能乘有三故放光

云涅槃有差別耶答曰無差別但如來結習都盡聲聞結

習不盡耳結惑習氣所知障也如來二障請以近喻以况

遠自如人斬木去尺無尺去寸無寸脩短在於尺寸不在

無也虛空斬木近喻也涅槃斷障遠自也去尺喻都盡去

障有淺深寸喻未盡無字喻虛空謂斬木有長短不在虛空斷

不在涅槃夫以羣生萬端識根不一智鑒有淺深德行有

厚薄迷有萬端悟惟三根二乘獨善人空智淺所以俱之

彼岸而升降不同彼岸豈異異自哉耳俱證涅槃智鑒不

乘然則眾經殊辯其致不乖法華放光皆由

責異第十約所證無為與能證三乘雙責一異

有名曰俱出火宅則無患一也同出生死則無為一也前

無為岸也我則體無為者也證也請問我與無為為一為

異先開兩關若我即無為亦即我不得言無為無異

異自我也有自語相違過若我異無為我則非無為無為

自無為我自常有為冥會之致又滯而不通則有凡不成

過然則我與無為一亦無三亦無三異亦無三無三在六

故三乘之名何由而生也一異既非

無名曰夫止此而此適彼而彼所以同於得者得亦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失之若住此岸同迷生死則六凡為失

適無為我即無為智雖淺深無為雖一何乖不一耶法雖

不妨譬猶三鳥出網同適無患之域無患雖同而鳥鳥各

異借如鴈鵲鷺之三禽俱出羅網之不可以鳥鳥各異謂

無患亦異又不可以無患既一而一於眾鳥也豈飛者各

亦異亦非太虛然則鳥即無患無患即鳥飛者即無

豈異異自鳥耳無患皆同如是三乘眾生俱越妄想之樊

同適無為之境無為雖同而乘乘各異樊籠也妄想即煩

唯取煩惱以釋妄想不可以乘乘各異謂無為亦異又不

可以無為既一而一於三乘也豈能證各異謂所證亦異

然則我即無為無為即我能成聖無為豈異異自我耳前

相違自語不所以無患雖同而升虛有遠近無為雖一而幽鑿

有淺深無患通喻無二執升虛遠者喻善薩近者喻二乘

是一學者分三非以學三法亦三非以法一令學亦一

但人自三乘法非三也當知一即三乘所學之歸一也三

即一乘應無為即乘也乘即無為也此非我異無為辨

智皆冥會下以未盡無為故有三耳究竟盡者唯妙覺於

詰漸第十二詰難三乘斷惑證理應無漸次

有名曰萬累滋彰本於妄想既祛則萬累都息業多難多

以惑為本惑既祛矣業亦都息左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二乘得盡智菩薩得無生

智是時妄想都盡結縛永除二乘證偏真得盡智菩薩證

煩惱都盡結縛既除則心無為心既無為理無餘翳理心與

結縛永滅則無遺經曰是諸聖智不相違背不出不在其實俱空皆智

證理故無違背二乘趣寂不在三界又曰無為大道平等

不二即一既曰無二則不容異心乘智殊不體則已體應

窮微而曰體而未盡是所未悟也不證則止證則極妙而

明漸第十三辨明惑有輕重證有淺深故須漸證

無名曰無為無二則已然矣大道平等無二則結是重惑

而可謂頓盡亦所未喻九結是所知重障而經曰三箭中

的三獸渡河中渡無異而有淺深之殊者為力不同故也

三人射中力有強弱三獸渡河足有長短三乘眾生俱濟

若中若渡俱有淺深者力与足不同也緣起之津同鑿四諦之

開成十二合則四諦得善提亦猶兔馬象俱濟彼岸

不一者亦以智力不同故也二空之智不同夫羣有雖眾然其量

有涯四生九有雖眾唯佛至聖正使智猶身子辯若滿願

窮才極慮莫窺其畔小乘所知重惑未祛縱使身子極其

況乎虛無之數重玄之域其道無涯欲之頓盡耶量小乘

尚不見其畔况乎大乘虛無重玄而欲頓證無為頓盡所知耶書不云乎為學者日益為

道者日損為道者為於無為者也為於無為而日日損為

者益於智為道者損於惑為於無為理漸證也而日日損惑漸亡也此豈頓得之謂要損之

又損之以至於無損耳二障漸亡經喻螢日智用可知

矣大疏引般若云二乘智慧猶如螢先苦薩一日

譏動第十四譏刺苦薩進修涉動也即第八難

有名曰經稱法身已上無為境七地已上法身不可

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心形無為故下位體絕陰入心智

寂滅覆疎上而復云進修三位積德彌廣德是涉動也

進修本於好尚積德生於涉求躡前好尚則取捨情現涉

求則損益交陳取果捨因既以取捨為心損益為體而曰

體絕陰入心智寂滅取捨損益心體俱動

會之一人動靜乖殊無異指南為北以曉迷夫南方屬陽

方屬陰是靜也今以動為靜何異指南為北以曉迷方愚夫

動寂第十五前難心體動寂相連

今示身智動寂無礙

無名曰經稱聖人無為而無所不為萬累都捐無為也衆行爰起無所不為也

無為故雖動而常寂無所不為故雖寂而常動動寂無礙

雖寂而常動故物莫能一雖動而常寂故物莫能二用應

故逾窈逾動寂不所以為即無為無為即為動寂雖殊而

莫之可異也結歸經文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不有者

不若有心之有不無者不若無心之無標示妙心何者有

心則衆庶是也無心則太虛是也動寂相遠衆庶止於妄

想太虛絕於靈照豈可止於妄想絕於靈照標其神道而

語聖心者乎太虛非神道是以聖心不有不可謂之無聖

心不無不可謂之有上雙標不有故心想都滅不無故理

無不契不可謂無智與理冥理無不契故萬德斯弘心想

都滅故功成非我德用恩物所以應化無方未嘗有為智

寂應而寂然不動未嘗不為而應經云心無所行無所不

行信矣證前起後儒童曰昔我於無數劫國財身命施入無數

以妄想心施非為施也初一無數劫施內外財是有今以

無生心五華施佛始名施耳即第二無數劫滿施五朵蓮

始名施耳此則有又空行菩薩入空解脫門方言今是行

時非為證時同前行施時然則心彌虛行彌廣終日行不

乖於無行者也終日隨相不乖無相是以賢劫稱無捨之

檀無賢劫經云一切諸法成其美不為之為成其美不為之為

為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思益經

所知聖旨虛玄殊文同辯指上豈可以有為便有為無為

便無為哉豈進修三位為動菩薩住盡不盡平等法門不

盡有為不佳無為即其事也淨名經云盡謂有為法無盡

之則大業不成無為雖實住之則慧心不明是以菩薩不

盡有為德無不就不住無為道無不覆是謂平等法門動

寂之要而以南北為喻殊非領會之唱非領會聖言也

窮源第十六窮究人法

有名曰非衆生無以御三乘非三乘無以成涅槃衆生控

由三乘以然必先有衆生後有涅槃先有能證人是則涅

槃有始有始必有終初證為始而經曰涅槃無始無終理既先有非三

若虛空則涅槃先有非復學而後成者也乘學而證之矣

此章雖引三乘為難以吞文皆約大乘境智證通以辨之故前科云示菩薩之別證耳

通古第十七涅槃玄道貫通古今

無名曰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聖智證真空

即真理體空義萬物無會萬物以成己者其唯聖人乎萬

非我造即依理成事義

物隨緣之相成不變何則非理不聖非聖不理理而為聖

者聖不異理無初後也大經云無有少法為智所入亦無

於色中求亦不離色中求不即色相棟凡也又曰見緣起

為見法見法為見佛斯則物我不異之効也照緣無性即

運之即化包契運神洞揔六合以鏡心揔括六合照一去

來以成體用之照三世古今通終始同窮本極末莫之與

二浩然大均乃曰涅槃極三世之末浩渺均平謂之涅槃

經曰不離諸法而得涅槃又云諸法無邊故菩提無邊涅槃

本乎冥一法融然則物不異我我不異物物我玄會歸乎

無極境智玄契進之弗先退之弗後豈容終始於其間哉

何如久者年即身身于身于問天女云天止此室其已久如

有名曰經云眾生之性極於五陰之內又云得涅槃者五

考得第十八考校眾生不得涅槃

肇論卷下

肇論卷下

肇論卷下

肇論卷下

肇論卷下

肇論卷下

陰都盡譬猶燈滅未滅五陰名為眾生然則眾生之性頓

盡於五陰之內涅槃之道獨建於三有之外邈然殊域非

復眾生得涅槃也界內界外皆然異域豈有得乎果若有

得則眾生之性不止於五陰陰外別有能證人故云不止

於五陰上經必若止於五陰則五陰不都盡性必止五陰

五陰若都盡誰復得涅槃耶陰若都盡又無能

無名曰夫真由離起偽因著生著故有得離故無名證真

玄得第十九人之与法不即不離無得而得

著相成偽成偽是以則真者同真法偽者同偽子以有得

為得故求於有得耳吾以無得為得故得在於無得也折

法為執五陰非涅槃故求於有得大品云斷結證理是世

俗法演家則真了涅槃即眾生故在於無得圓覺云始知

眾生本且談論之作必先定其本先定難既論涅槃不可

離涅槃而語涅槃也離眾生語之則若即涅槃以興言誰

獨非涅槃而欲得之耶即眾生言之一切何者夫涅槃之

道妙盡常數上標能盡融治二儀滌蕩萬有均天人同一

異融二儀則齊天人滌蕩有則同一內視不已見返聽

不我聞未嘗有得未嘗無得以狀其儀名不已見聽者無

肇論卷下

肇論卷下

肇論卷下

肇論卷下

以容其聽各不我聞有經曰涅槃非衆生亦不異衆生即
得無得歎不亦玄乎維摩詰言若彌勒
故非生不離故不異生又分別心不忘
涅槃非衆生無念而知亦不異衆生
得滅度者一切衆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一切衆生本性
常滅不復更滅得亦亡得滅然則衆生非衆生誰為得之者涅槃非涅槃誰為可得者放光云菩提從有得耶
答曰不也從無得耶答曰不也從有無得耶答曰不也離
有無得耶答曰不也然則都無得耶答曰不也前四句空
可依四門修而得之耶後一句問不可修而
得之耶世尊皆非之以修與不修相待故是義云何答

登論卷一

廿七

曰無所得故為得也是故得無所得也問意云檢皆無得
得是謂玄得矣無所得謂之得者誰獨不然耶涅槃性德
獨不然然則玄道在於絕域故不得以得之所證絕於有
妙智存乎物外故不知以知之能證了外即中大象隱
於無形故不見以見之法身無形示形大音匿於希聲故
不聞以聞之圓音非扣常演故能囊括終古導達群方亭
毒蒼生疎而不漏群類養育蒼生疎遠無失亭毒均養也
汪哉洋哉何莫由之哉若聖皆由之故梵志曰吾聞佛
道厥義弘深汪洋無涯靡不成就靡不度生豎窮弘深橫

內證無不成就悲以外化無不度然則三乘之路開皆出
生上三重問答明善薩別證竟無為路開結火宅
三乘同修也真偽之途辨則真法偽有無途賢聖之道存
述賢本聖妙寂道無名之致顯矣難相絕名涅槃理顯結
存結一乘本迹也無名之致顯矣十界性海也若以宗本
為序分結文為流通者則正宗四論之首皆有文區
而摠之則序分有六流通唯一既違常規故不取之

肇論中吳集解卷下

登論卷下

廿八

集解題辭

夫摠萬有之本莫大乎一心宗一心之源莫深乎四論
昔者論主生于姚秦遮詮雖詳表詮未備幽致既密微
言亦隱遂使二根三師昧乎真俗之蘊紛然廓然惑於
因果之奧當是時論主拔邪樹正根理條辭剖不遷不
真之義天以救衆蔽派無知無名之辯浪以洗群疑故
天下義學洞宗本一心融貫萬有非夫游神千聖之鄉
高懷九界之域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陳隋之後盛行
於世興善元康幽棲慧燈此二尊者嘗述疏鈔以廣之

自茲已降杭烏好直永嘉脩廣玉峯雲霽是三高僧互
發淵旨而為之注且夫正曲直者在乎繩墨定輕重者
在乎權衡唯中吳祕思法師久傳四絕名冠寰中每一
揮塵雖駕衆說而引義析論多撫其要誠所謂提疏鈔
之繩墨舉箋注之權衡歟源才下識踈忝授斯文不幸
法師遽爾謝世而幸朋儕請振遺風因念關中集解而
淨名之訓廓如也故道液之志敢竊而取焉然茲題辭
書于卷末蓋遵招提別序云時宋嘉祐三年歲在戊
戌正月十有九日於萬壽蘭若潛軒絕筆



心
行
氣

蔣	屋	如	雇
氏	校	月	涂
慎	印	著	月
脩	甲	始	吉
書	寅	丙	成

心燈錄序

夏日午余夢陟嵩嶽之巔見老翁坐蟠松之頂眉長三寸許分披兩鬢角開目黑白分明謂余曰子何來遲也余笑應曰未與翁期何以云遲翁亦笑頷正色謂余曰心燈可作矣余應之曰世有五燈已傳於世又聞有心燈錄之名而未見其書今云心燈可作惟翁示之翁曰劫有遷流道有隱顯在人立言以爲砥柱世卽有心燈錄亦往矣未必能救今日之弊也數當子作毋辭余曰遷流砥柱乃余素志何敢云辭但異道邪辭淺見薄識鋼蔽人心歲時已久今執筆立言破其所非則犯忌諱生彼之噴殊可憐憫翁曰欲明斯道當極力掀翻若以忌諱爲言則何能大章明著而迴萬世之真心我知子有權書然未盡言其所自而使人人立於光天化日之下不致有異說也當作心燈不須文祇要直說維持斯道維持世教珍重珍重毋忘毋忘言已伸右臂長丈餘掌余面而覺時康熙乙未夏五月五日也上元湛愚老人記夢

客問于余曰子錄名心燈何以謂之心燈也答曰心者我也即常住真心也十方如來與大地一切眾生總在此常住真心中行住坐臥自無始至今當下並無一刻能離惟悟者則為如來迷者則為眾生非有甚奇異也既有此常住本體則自然有無量光明無量作用皆從此常住真心發現自然而不用修學本有此心本有此燈悟者不增迷者不減然一迷一悟則有如來眾生之不同可不畏耶可不亟亟以求悟耶

心即我也我即心也非我有此心也我有此心則心與我有

丙十二 燈錄一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二矣人當起念時認以為心要知念有生滅常住真心豈有生滅既常住真心無有生滅則其光明普照亦無有生滅自無始至今照見諸佛成佛照見一切眾生輪轉此能照之心人人皆具非今衰古盛智有愚無余作心燈特以表眾人之具足者爾

人皆不信自家心燈光明惟恨散亂昏沈兩魔滋擾然當散亂昏沈之時你能知散亂昏沈你又恨這不是心燈是甚麼能于此識得則心燈何嘗一刻離汝乃汝自迷之也

人皆信諸佛具心燈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不信自家心燈亦照三千大千世界且不必遠舉即以日用論那一事混得過你自開目掀被穿衣澡面孔嚼楊木問晴問陰應酬往來朝

誠暮飲至於晏息是誰之力乃能如此要知此即心也即心之燈也合而言之即我也設名之曰心燈也能悟此我則彼三千大千之境之平安能出我毛孔今人說到心燈蓋謂心有光明都推向佛邊甘心自居昏暗殊可悲憫竟不知自家時時在光明中桃之紅李之白你何曾錯認夜之黑晝之明你何曾誤言至于目見耳聞凡一切無不安妥若不是佛誰能為此而竟甘心自棄何也

佛與眾生同此一我同此一心同此一燈不可說佛能圓滿而眾生不能圓滿要知皆同一圓滿祇在承當不承當而已悟則不能不承當迷則不敢承當上智能自悟去其餘則賴善知識發明發明只在當下一言兩語便見端的何必盡日

梁明

丙十二 燈錄一

二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斯道本來現成不用求不用學無你用心處一有用心處則遠之又遠矣愈用心愈遠若當下一歇便是祇想正歇之時諸念皆空當此諸念皆空之時有一明明不空者而知諸念之空這是箇甚麼可以大悟矣

昔世尊下降王宮而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乃是指出吾字吾者我也人人皆有此我皆可獨尊獨之云者我乃心王我乃諸法之王我乃八萬四千陀羅尼大總持凡一切法皆出自心王皆出自我故我為獨尊也非世尊獨謂自家獨尊于天上天下也下降即指出我乃心法之王要人向我求我悟不向一切法求一切心求故後發明心法雙忘乃能獨契人

能于此悟得始知現成之不可錯用心也

天上天下還有甚麼至寶高於我者否靈於我者否光明於我者否智慧辨才神通過於我者否豈不無比無儔獨尊獨貴且是本來現成不煩汝修不要求祇要悟遇善知識當下便可發明便可悟去不過明此一我而已有何難哉而求此者如登天之難甚至十年二三十年還硤硤自蔽此何故也諸方無善知識故也以盲引盲何日得了悲夫

自無始以來祇有一我生天生地生萬物生佛生眾生並無物能生此我者故此我無所從來既無所來則無所去在古在今鎮然一我而已人能一悟此我則入爲恆河沙佛中之一佛豈不快哉

丙十二

燈錄一

三

金陵叢書
飛氏校印

自世尊云惟吾獨尊以後惟臨濟公大聲疾呼白說法道人聽法道人無依道人無事道人至於今日我獨出而告人曰惟有一我試問諸君子是同是別經又云不汝還者非汝而誰誌公云祇者而今誰動口古德云只這心心心是佛學者問大珠如何是佛答曰清談對面者是又古德云你卽是佛馬祖云卽心卽佛仰山云祇有慧寂又古德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復元來是這漢經教語句分明指出者甚眾茲畧舉數則可以信此我無疑矣

自惟吾獨尊一語後述而表章于世者寥寥無幾被雲門打後竟無有言之者雲門之意蓋謂人人皆有此我何以獨尊有獨尊者則天下不太平矣此是報佛深恩然能明此獨尊

者自然太平何必勞雲門之打祇因此一打後學者絕口總不提起竟將此迅疾慈航一刻千里者推向開去盲卻多少人眼目爲報佛恩乎爲背佛恩乎四十九年所說陀羅尼無算吾人於今日當擇其直指者直示後學始是擔荷斯道俟其有所入方可鞭策加逼不可一味任性亂統才是先佛慈悲余於雲門獨有憾不識有諒余者否

余常想世尊四十九年所說之法眞可謂婆心極矣惟有獨尊一語惟臨濟公能繼之直指與人當下卽佛孰有能以之者乎而後人絕口不言余不能解其何故也試問千七百語句有能如此直指者否或曰後代反說側說或遠引或近譬要引人起疑自悟非可一概直指惟此等說一出將明明白

丙十二

燈錄一

四

金陵叢書
飛氏校印

白光天化日之下弄成一箇風雲世界初祖西來直指之意爲何乃竟置世尊之言于東流耶

臨濟公說法道人聽法道人無依道人無事道人是諸佛之母等語一說再說又說又說反復叮嚀而後代亦絕口不言者余更不解其爲何故也難道直指反不足重而旁敲側引爲足重耶震且在達磨前都是漸修漸悟之學後西來直指才有大乘之器初祖之言具在試問能愈于獨尊之直指乎能愈于說法道人等之直指乎善學者可以參而悟矣

十法界內只有一我因有此我纔造出十法界來所以此我乃萬物之祖並無有主此我者黃檗公云祇此一心法更無別法悟此心法則萬法皆爲我驅使順之逆之左之右之十

法界內任我游行

大矣哉此我也其名甚多其號甚繁即以楞嚴論惟我始能當大佛頂三字惟我纔謂之密因在我上修證纔謂之修證惟我本來大定惟我本來了義不須用了惟我乃正三摩提惟我乃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惟我乃常住真心惟我乃含裹十方不識此我而攀緣識神者入五十陰魔不能全識此我而因法以漸修者入四十五聖位要知當下一悟此我即跨過四十五聖位而况彼陰魔敢當吾意哉以楞伽論我即楞伽寶山天下至貴之寶皆在此歷歷孤明之我烜赫虛空之我本來無一物之我之內生出此我有無師智本有自然智本有自覺聖智本有一切智本有八萬四千陀羅尼智本

丙十二 燈錄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大圓鏡智本有平等性智本有妙觀察智本有成所作智本有百八問答如倒飯注水本有虛無罔象微細精想識藏即真如來藏以般若論我本無二我本無礙本具一切大智大慧不用修習本能照察一切滿三千大千世界之物之境俱不能逃其所照以法華論即我即法即我即華惟此我乃佛大事因緣惟此我乃至真至實其餘皆非惟此我入火宅而不焚惟此我乃能掃除蕪草惟此我即大白牛車惟此我乃可蒙佛受記其不識我而紛紛退席者五千人皆流落異方深可憐憫以華嚴論此我即法身法身純真立法界純真發一切想純真得報身化身純真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純真金蓮花座殿閣樓臺及一切華一切雲一切香一切莊嚴

純真發一切願行具差別智純真以金剛論此我本無所住

本生其心本離一切相本清淨本住實相本無來去本如如不動本是一位勿形段金剛大士本是一無位真人以圓覺論此我本圓覺本能建立一切本能隨順覺性本能答十大菩薩所問本能悉三等層次或先或後論轉所修本能知三千大千世界佛國淨土天堂地獄亂起亂滅以大集論此我入染不染入淨不淨集一切法無不融通如太虛包含萬象而終古自若也以寶積論此我無法不積則無善不積無善不積則無寶不積六根六識六塵無不混合為一而善法充滿布施無有窮盡孰有能如此我者乎以涅槃論此我則涅槃不生盤而不減包藏一切發成安于秘密孰能窺其朕兆

丙十二 燈錄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乎以淨名論此我在在無非道場喜怒哀樂于性情行住坐臥于日用我即道場道場即我茲畧舉數經推諸大藏一經一句一字一義無不是我之所為也則是我也安可忽乎哉或曰金剛經云我相老人極力言我毋乃與經義相違乎答曰我本無相經云我相乃教人不可以我著相也金剛教人不可以此身為我而執著之此身屬幻非真有生有死此我則真而非幻故不生不滅圓覺云諸幻皆滅非幻不滅是也又云證悟了覺此四相在心上論人我眾生壽者此四相在心上論外不可著此幻身之四相內不可著此幻心之四相我之極力言我者乃無相之我本來之故我也若著此身而為我則人與眾生壽者相因而著矣若因證而言我則悟與

了覺相因而覺矣要知此我本來無證無悟無了無覺無身
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所以六祖云本來無一物果能悟得本
來無一物此我纔觀而纔謂之真我非彼幻身幻心之假我
也

經教千途異說不過明此一我能明此一我則千途異說皆
歸于我皆出於我此我乃如來眾生皆有之我所謂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是法即此我也既云無有高下則無相可著矣
問曰心經之義可得聞乎曰可心經云者心即我也如云我
之心加一之字則二之矣經即我之言也首言觀自在三字
的是世尊傳心要訣非他經可比妙不容言真所謂一超直
入不必另有所說人能悟此諸經皆通此是西來經教第一

丙十二 燈錄一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了義自者我也自有生以來此我不在腔子內久矣總在一
切嗜欲或東或西熙熙攘攘造諸惡業墮落三途或迴心向
善造諸善業生彼天上或迴心向道執法無主此皆不知有
我者也世尊憐憫眾生為吾人提出一自字猶如寒後春雷
扶桑紅日使吾人于九淵之下躍出於九天之上得知此我
何幸如之今既知有此我矣不過為往昔習氣所染今時時
以我觀我常常在此而不在彼往昔所游之地則自然成佛
無疑即今日能觀已是菩薩何況將來故曰觀自在菩薩今
日能觀即是我之智慧般若即是智慧梵音也只要觀自在
功夫綿密即是我之妙行全要深久時節若至自然登於道
岸故曰波羅密多而照見五蘊非真皆是空妄向也我被五

蘊鋼蔽生一切苦厄深可憐憫今皆度卻毫無障礙復還此
我此我即舍利子也舍者家也即此身也身者我之家也我
居此身中為五蘊所蔽時時障礙念念障礙事事障礙處處
障礙蓋為自有生來攀緣五蘊故也要知這我本來無往不
通無往不徹無往不利直與十方諸佛毫無有異故世尊直
呼我之名曰舍利子子即我也遂曰汝向也著於色相豈知
色本空也乃為一切著色相之凡夫說又曰汝向也因離色
而著於空相豈知空猶色也乃為一切著空相之小乘說凡
夫與小乘皆不知有我故著色著空殊不知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也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遂又再呼我之名曰此舍中
無往不利之我是諸法中真空之實相不因諸法之生而生

丙十二 燈錄一

八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不因諸法之滅而滅不因諸法之垢而垢不因諸法之淨而
淨不因諸法之增而增不因諸法之減而減是故此我即真
空真空即此我其真空中並無色受想行識以至無智亦無
得吾人皆欲有所得殊不知一有所得則此我為所得者蔽
之矣今以無所得故而真我獨存在此遂證菩提薩埵人法
雙忘也何以至此人法雙忘蓋能依觀自在得無罣礙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究竟至于涅槃復還此一我有何難哉即三
世諸佛皆依此觀自在得無上正等正覺菩提而今纔曉得
觀自在這條修行的大路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
無等等呪呪密語也前經文乃顯語也顯語所以明理密語
所以通神顯語明理可以思議密語通神不可思議以思議

而明此我還屬知解邊知解到妙處還在法身邊惟呢則不可思議當觀自在之時稍有思議即將此呢念一偏畢即入法身正位矣還有甚苦不除此法真實不虛非同他法可比也若五蘊不除即不是一切眾生即至能具神通俱屬魔外惟此呢最神最大能驅五蘊之精細使我立於光天化日之下故曰大神大明蓋為此呢無有加於此上者無有能等於此者也我今爲子極力揭破此呢即此我也此我即此呢也我者乃生此呢者也呢者乃開示悟入此我者也此乃先佛所訓慎之寶之

自者我也古德不肯說破要你用力尋究或五年十年使你自己家悟去祇因你用力之久勞而且苦一有所悟則擔荷有

丙十二

卷一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力矣若當下爲你說破反視爲尋常是故不說三峰設七日打七之法要人即悟諸方起疑那有如此迅速之理三峰云七日得悟猶是奔漢若有上等人來我教他當下即悟喚作刹那際三昧此是先佛所訓非是妄言此三峰能見世尊之心并諸佛諸祖之心乃能立教度生如此之妙余今更有所見不論上中等下等人來祇立刻便教他悟去今人將悟字看大了要知能悟此我者纔是悟若悟得別等道理都屬知解不是真悟而今全憑開示他悟得此我在舉念動口之時是誰逼他瞥見一斑即教他時時觀此我在這行住坐臥腔子裏不在向日眾生攀緣堆裏工夫久若不成就便是我誑你我必墮地獄萬不可信諸方野狐精咬文嚼字謗此法

門此是世尊垂訓入我中國最爲第一此法已失傳久矣我今拈出屢爲諸方起謗真可流涕

此自字全憑善知識開示學人方能悟入開示者開示他一切皆妄惟此我爲真悟入者悟入他一切皆空惟此我爲實明此我最要保任保任最要觀此我在這裏不可放他走作攀緣不但世間一切法即諸佛所說諸陀羅尼如聞得只作清風度耳惟觀此我則漸漸入於人位是佛境界過去諸佛都從此門入觀我久久則惟有我而忘卻觀再久則忘乎自而祇有在再久則在亦忘矣而祇歷歷孤明此際也五蘊安得不空苦厄安得不度乎下手處若不在觀上用工而去普照諸法則是知解我非真空我欲名之舍利子安能也惟能觀才是行深般若才入菩提薩埵才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丙十二

卷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世尊出世爲一大事因緣一大事即此我乃古今之一大事也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惟有此我最真最實其餘皆非彼五千人執定諸法而不悟此我是以散去能悟此我則火宅即刻清涼亡子何嘗出戶與諸佛同駕白牛車共龍女齊登寶蓮座則此我亦大矣哉而學者舍此他求何爲耶此我堅固而恆久故曰金不爲萬物所屈故曰剛金剛兩字正所以名此我也要知金剛我能離一切相若以聲音求我色相求我則是求邪道不能見如來可見如來即我即如來世尊如此說明人還不信何也世人有所住而生其心乃

著相之我吾人無所住而生其心乃不著相之我此眾生與佛之不同今一超便入佛地何難也又云信心清淨則生實相信心即信我也能信此我本來清淨則我真實之相開廓無邊無量無有窮盡非本無實相而今日乃生之也余權書論此甚悉

此我祇要離聲音色相至于寂然則是如來而如如不動矣如如兩字妙絕無倫諸佛諸祖皆不能說到這裏然又非世尊杜撰蓋此我本來原是如如不動惟世尊到此我極處乃能說出我常念此二字千遍萬遍至將念未念之際而忘乎其念不動之時十方如來在我掌握十方眾生在我當下不可思不可議不可形容之妙此我真可謂獨尊矣回思一切

丙十二

燈錄

十一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經教及歷代善知識形容此我發明此我安能及此兩字我往昔將上如字作本體我下如字作工夫我以下如字保任上如字又以下如字作本體我上如字作工夫我以上如字保任下如字後有所悟將本體工夫一齊離卻惟有一我乃渾忘其爲上如下如祇覺其一如而如如焉並忘其覺其一如而如如焉則此我爲何如之我乎我之極處乃如此學者欲成佛可不究竟乎

祇要識得此我將八萬四千陀羅尼都推向東洋去然陀羅尼都是求我之法皆爲正法皆乃漸修漸悟門頭事不是直指之法若不我爲主而妄執一法縱你修成總是天魔外道將來總歸烏有

經云將三千大千世界珍寶布施與人如此功德爲甚多否曰甚多若將此我開示與人其功德勝彼功德百千萬億倍不可說不可說數世尊說至此蓋無辭可以尊此我也惟反覆極力稱贊要人知此我而修之我今極力開示而人不信豈不令人痛哭不信者爲誰此我也此我不異而不信與痛哭者則有異豈不哀哉

撒手懸崖法不能錮我矣自肯承當我能獨立矣絕我承當之名得我之實則大覺而甦矣甦即覺也既甦矣而猶受人欺瞞乎蓋時節因緣不能直指故設陀羅尼銷人習氣習氣銷盡此我獨存故不能不懸崖撒手此我遂躍出法籠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則直指也無所住即不住于一切法

丙十二

燈錄

十二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也生其心即生此獨存之我也能時時獨存即而生之妙義也生之久久即此獨存之我亦泯然而無迹可窺此則金剛之妙義也此我顧不尊也乎猶有加于此上者乎轉輪聖王具三十二相皆功勳所至此我本來具足圓滿功勳纔是此我之尊所以洞曹有誕生王子之說不借功勳而尊佛祖所以爲吾人直指也

自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洗足跌坐已明明將此我于日用平常中盡情和盤托出後開示祇言度生布施兩義總是要人不可著相則此我自然空空洞洞光耀宇宙何煩勞苦修證何其簡易明白至此說經已畢後則極力贊嘆此我極尊極妙要知此我祇要離一切相則自然如如不動而大事畢

矣

問覺云諸幻皆滅非幻不滅蓋謂天地萬物無不是幻既是幻則不能不滅惟此我至真至實非幻也經前後說盡諸幻要人於諸幻中看明此非幻之我明此非幻之我則能看一切佛國魔宮天堂地獄亂起亂滅之幻近而看此一身於日川中從朝至暮語默動靜行住坐臥移晷歷時何莫非幻而此我則端然在座未嘗有須臾之離未嘗為幻景幻物有須臾之欺瞞也佛有此我能如是眾生亦有此我亦能如是何以迷於幻而甘受此眾生之名得無愧耶

諸經無不直指獨楞嚴更明白至八還云不汝還者非汝而誰蓋言彼可還者皆已還去今還不去者惟有此我一明此

丙十二

燈錄一

二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則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常住真心以至大佛頂皆是此我之尊號尊稱然不過人人所有之我而已因富樓那問大地山河從何而生世尊遂序出根源云當日未有大地之先祇有這我一片真空真空即真我也蓋此我無有形相故曰空然此空即是我又至實至真故曰真空此真空之我求其來處並無來處亦並無生處若有來處則有方所若有生處則不能號為至尊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惟此一真我而已然此我非一若說是一則今日何得有此不可說不可說之數之人若說是萬則何得又云本同一體要于此細參分明明萬還他萬一還他一一即是萬萬即是一然又不可一混于萬萬混于一清清楚楚纔能放心當此混同真空之時並無

佛與眾生之名亦並無佛與眾生大家都在這無聲無臭之

中如如不動之際大好一寂滅道場豈不樂哉豈不快哉無奈大家都迷而不肯安分無福受用此大好道場都在那寂滅之中若有所感一動一動的發出一微芒纖細之覺此覺非等覺妙覺大覺圓覺乃本我本覺中稍有一點趨向者然已將離乎本覺矣積覺生明明者明明有此一覺也非有他物可以明之也積明生空因明久則若似乎有目而可前望者然望去則惟空而已此際真空已變為頑空蓋因明之故也生死之根基于此因望而見有空然空中毫無一物惟見一片昏昧而已此乃大家之我不安本分迷而攀緣之相也所謂覺明空味是也由此愈不安分則發念亂想即亂想亦

丙十二

燈錄一

二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過空味久之則因想生氣氣盛大則成風風有來往進退進則為陽退則為陰吹來吹去遂吹出一物漸漸堅實而為金即此天也風與金摩則生光明謂之曰火火上燒金則生水水下降而有渣滓則成土土與水交則生木此世尊所論五行天地山河人物所由生也世亦有知之者乎大家念想乘此五行攀緣四大遂有此身至於今日乃忘卻都是此我在覺明空味以前不肯安分遂流落不堪如此其成就過去諸佛不過先吾人而發悟得以早還故里其始在覺明空味時與吾人一體有何奇異人能明此經文則不能不悟此我而何以自世尊開示後再無人提起埋沒世尊指人歸家之路靈利人一悟當下即可超出覺明以前端坐受用那有

這許多修證之事業叨可厭

前節萬一兩字要分明清楚此我纔徹而不疑所謂萬者乃起念以後事也不能不謂之萬起佛念則佛起菩薩聲聞緣覺念則菩薩聲聞緣覺起人天阿修羅及三途之念則不能不人天等等也大家都在這裏若不起念誰敢名他是佛是菩薩等等所謂一者乃未起念以前事也一即是萬者相雖有萬而無不是一之所形萬即是一者理雖居一而無不是萬之所託然又不可相混者在桃名紅在李名白不可說紅白雖異而其色則一也呼之曰色而已不必問其紅白可乎不可乎蓋此我說事說理說境說物愈明白愈清楚愈安固是然其無說時混合萬物渾淪天地至寂滅為樂之際則

丙十二

燈錄一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始能毫無疑滲也

此我自覺明空味以後得八萬四千煩惱病又能發八萬四千陀羅尼藥以治煩惱之病前已有恆河沙數之人並無一病亦不須藥一悟此我即安坐還覺明空味以前名之曰古佛後因藥治病愈乘藥成佛去亦有恆河沙數而今戀病不捨戀藥不捨並不知有藥亦不知有病而以病為樂者亦有恆河沙數常獨坐觀我之我觀一切修道未成之我及一切眾生之我亂起亂滅不知為些甚麼皆可發一笑

吾人自覺明空味以後投入生死而今要出生死祇要當下悟得此我而不著相便一超還至覺明以前與如來覩面若執一法修行如三觀二十五輪轉二十五圓通四十五聖位

十地覺等妙覺則歷若許化城難于望見故里家園要知家園景况原不離我當下當下而能識得此我即是主人公即能如如不動即坐享家園矣要知我本如如祇要相應不要見說如如二字便不敢擔荷便推向佛邊這如如兩字原是在覺明以前住過的不是教你去修成如如祇要仍舊便是祇要你細細揣度凡不如者自然不如二祖覓安心法至屏息諸緣又不斷滅初祖即許之曰此是諸佛所傳心印甚勿疑也此即覺明空味以前時也佛有甚心印可傳不過教你在當下仍舊而已世尊於諸經發出妙句都是覺明空味已前實相實義如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常住真心如如不動寂滅為樂等等難悉諸祖亦有妙句惟臨濟公歷歷孤明德

丙十二

燈錄一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山公頌赫虛空都是說出舊日歷過的要你在而今此刻當下識取有甚難事祇因往日迷而不知受苦至于今日一知此我便當下超入再將此我保任到無念時則如如矣豈不樂哉

我歷看古人妙句惟如如不動四字表出此我妙絕無倫惟歷孤明相及其餘雖妙皆不及祇要靜誦此四字將此我從從容容又不急又不緩收拾在一毫毛頭上凝定而無涯煞是現成而不可思議然又是我細心得來經云明極即如來其斯之謂乎人能將此四字字字精而誦之精而思之管保三年五年坐此即成佛去斷不誑你何苦向繁縟處講解教典徒生知識有何益處

世尊說此四字時亦是時節因緣合當流布三千大千世界
即是眉間白毫發光普照不但悟此者成佛即聞者亦結成
佛之因後云說到如如早變了也此語不可爲他瞞過蓋因
他看到如如坐享如如才敢說這句話他教人不可戀在字
句上徒然說到要身心實實受用如如之義方是不可因他
這話便棄而不用心也著眼著眼

金剛經要人離一切相見性見性即見我也華嚴要人發一
切善想行願成佛成佛法者蓋爲此我乃法身佛有一切善
想而成就報身佛化身佛也此我有三佛名不具三佛不是
圓滿之我

華嚴乃純真法界知此我而不入華嚴則是自屈無大人風

丙十二

卷一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度不能入諸佛座中智慧辨才神通皆不能及得無愧乎要
知此我原與諸佛相等何以至此不及蓋諸佛明此我而究
竟到圓滿至極之地不使有纖毫留滯始安心自在非是彼
得少自足見淺忘深之徒發自了見有體而無用也所謂湮
榮心易會差別智難知學者不入華嚴難逃卑陋之譏
華嚴是諸佛此我之海諸佛聚會之地其大如海言十方如
來相會如恆河沙數之多然總是明得此我便可入會試看
會中莊嚴殊勝至不可思議豈但人間絕無即天上皆斂光
退色當參何以諸佛有如是莊嚴蓋彼人天迷而不知此我
攀緣積善從勞苦得來受盡其報終歸烏有惟有諸佛國及
海會莊嚴乃此我本來具足本來圓滿得根本智具根本莊

嚴得差別智具差別莊嚴能一悟而足則根本差別皆微如
龍女頓時成佛是也其次者既明此我根本已得何須愁差
別不明祇要保任則自有大徹在總之此我無所不具無所
不至讀華嚴不可爲他莊嚴覆倒生卑陋心看輕此我之
我佛之我既無高下則彼之莊嚴乃我屋中之閒家具爾何
足畏哉

人讀華嚴經則駭然而莫知所適從見五十三善知識如無
厭足王婆須密女則固知其所措彼不知我者不必論即知
我者於此亦不能不生疑心何以故蓋此我有不可思議妙
處明此我後不是一味癡守當他靜時動時習氣發作時或
好或惡著實要細心省察還是順他還是逆他還是摧折他

丙十二

卷一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還是包容他將此我生出之心等等差別一一勘透則知五
十三聖上及諸佛所說所行度生等等陀羅尼法原來不出
此我則此我度生之法本來具足能度種種眾生則能具種
種莊嚴豈不是具足莊嚴思及此不亦樂乎思及此能不爲
迷此我者一痛哭乎

諸佛皆自我我是諸佛之母若無此我焉得有諸佛諸經
皆出自自我我是諸經之師若無此我焉得有諸經謂諸佛皆
我弟子謂諸經皆我弟子之所言此決定議非權說也何以
讀華嚴經便驚駭視己如草芥視佛如泰山將此我作踐不
堪此人是自家奔入地獄無有驅之者猶語人曰吾人不可
不有此謙德也余有老友兩三人皆如此余常提撕之反以

我爲怪異悲夫

余向也初見維摩經狂喜異常原來此我有如此智慧如此辨才如此神通後見華嚴如逃亡之子不知有家爲人說明復歸故里見父母親戚喜不自勝遂做此我至尊至貴無比無偉不能自禁遇人便說遂成流布時亦自悔欲權且秘密然終不能忍此是人人所公共之理秘之密之何爲也

華嚴至善財游普賢一毛孔中歷歷劫亦不能盡入彌勒百千萬億樓閣中一樓閣中有一彌勒有一善財維摩方丈室中納三萬二千獅子座不礙此是何等道理這樣奇異原來總是此我本具本有者以此本具有不可思議之我而拘執于一知半解便傲然以爲自足真可恥也

丙十二

燈錄一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華嚴所謂莊嚴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生阿耨無上也多羅正等也三藐三正覺也菩提萬善之總持也卽此我也此我猶有能上之者乎此我等一切佛等一切眾生無有高下覺者能覺此我始爲正覺能總持萬善故名菩提金剛經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應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既發此無上之心則知此無上之我既知此無上之我則當歇卻一切而住於此彼一切心自然退聽不敢爲祟又安得有異心起而不伏耶如是是字卽指此我卽是我住於我不起妄想而一切心皆降服矣此卽是十方如來入道之門何用他求也後舉度生布施兩大事總是一我爲之而不著度生布施之相金剛了義已畢華嚴莊嚴已具吾人皆有此

我思之思之

經云惟此一乘法並無餘法何得有二乘三乘蓋因小器于我亦窺見一斑而信心不足又求一法以修之修之久久則法重而我輕障蔽此我遂墮二三非真有二三也佛說法華諸經呵叱此輩而後世墜此者比比皆是羣衆尊之以爲無上真可憐憫維摩說不二法門說神通顯示此我之大諸小乘遂痛聲震天地求入大乘還是有恥心者何不直信此我當下卽是如來嫡派兒孫承受祖父之業曷爲奔走異鄉枉受勞苦自棄自小耶

丙十二

燈錄一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諸經所說妙義了義皆自我出皆是教人明此我而保任之自然成就不是有甚法教汝執守以盡此生也因直指不肯自信故以黃葉爲黃金暫止你習氣之嗔惟有心經觀自在三字金剛經應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最直截最簡易一超便入毋煩多言而後人絕不提我不知其何以故也諸經如大佛頂真如菩提金剛一切等等名目人一見都推向佛乃佛之所有乃佛之尊稱絲毫不敢承認殊不知因此我之尊故以此等等名目尊之然此我本有此等等名目之實義故當此而相稱不是佛有而眾生無也祇因迷而不知此我則仰視此等等名目在九天之上置我於九淵之下真可哀也楞嚴云聲有生滅能聞此聲之性則無生滅性卽我之名也我卽性也何以見性則駭然以爲甚難今言見我則亦駭然以爲甚難乎聲起謂之生我因聞而知其生我則未嘗生也

聲盡謂之滅我因不聞而知其滅我則未嘗滅也此我當下如是自無始以來如是山此而往將來將來不可說不可說之將來將來無有窮盡終是我在此嘆數劫之遷流慨人物之變化何其巍然炯然而無一毫遷變也至矣哉此我也世尊於聞聲處指出此我恁的分明而猶欲攀緣他法不肯承當真可憐矣

天下之物有能綿密無有間斷不可分不可別如此我者乎有能長久堅固不壞如此我者乎有能于大而無不包于小而無不入如此我者乎有能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此我者乎有能上等諸佛下等眾生如此我者乎有能變化出生萬物之相而獨居無相如此我者乎有一物可以似此我者乎

丙十二

燈錄一

二十一

金陵叢書
兩氏校印

總之盡劫不能說盡此我之妙此我之尊而至近至易竟不過而一問何也

此我爲誰卽今當下你能視能聞能言能嗅能執能走者卽是此卽是佛不必胡疑我若哄我我定墮地獄不可聽諸方野狐精教你抱語句混參瞬息五年十年虛度總之諸方不曾有真見識以謬傳謬互相授受欺瞞不少我每聞其所說令人恨煞好好一輪明月被他推入雲霧之中于密室授受囑其不可語人遂習熟古人問答語句開堂登座數年後遂踢不堪自覺無味而竟至甘心老死不亦哀哉

人祇知此身是我因有形相可見那知此身有生有滅而不知能運用此身者乃真我也古德云誰教你拖這死屍來靈

利人祇此一句便悟去又何須五年十年總是開示者不得親切而悟入者不得其門大家亂混一場散去

每日從朝至夕日用來往或動或靜或喜或怒總是此一我爲之此我卽佛也爲甚麼祇攀緣外物而忘其爲我終日終年爲聲色所困世尊教人開佛知見今既知得此我而時時開佛之知開佛之見則端然一佛何樂如之

當今之世教人入道且不必倡導一切經教并一切善知識語句當直指指出此我乃法王乃大總持使學者信了然後將經教語句作證據不過明此我而已管保他一聞千悟那裏費許多煩絮今諸方自家不曾悟遇人便將一無理路公案劈面擗來要人仰看他獅子兒不可思議真令人羞煞學

丙十二

燈錄一

二十一

金陵叢書
兩氏校印

人迷悶而去和尚亦胡混歸方丈彼此都不知爲些甚麼竟

是光天化日之下一夥夢漢胡鬧而已
世尊時在靈山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捨身爲牀座請佛爲眾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眾其時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大迦葉所謂直指教外別傳也教內者一切經教也都是有法有路有門漸修漸悟將來成就惟悟我而在教外者直指也無法無路無門祇在當下指出此我便是正法眼藏便是不生不滅之妙心便是無相之實相不用修證不用尋求此我從來不曾出戶而能運用一切令之能拈花者非我而誰耶大眾之心都在高遠奇妙處見

佛至此顯出一不高不遠不奇不妙至平至常人人皆能之
拈花則莫知所措矣惟金色公大悟此我已久今見眾罔措
不覺破顏一笑笑者笑其不知我也那知此笑之我同拈花
之我與大眾罔措之我一時光明照耀徧三千大千世界惟
世尊金色公知之而大眾如在長夜此一切經教中所未曾
直指如此者也故曰此教外別傳也別之云者乃不同於教
也非別異之別也殊不知此正是世尊正傳直指當下此我
即是更無別法嗚呼異哉此我從覺明空昧以後逃亡至世
尊拈花之時才顯然出示於人安得不令人痛哭耶茫茫大
地混合十方教我從那裏尋求這大道根源原來此我即是
不動足已登彼岸不用修已證蓮臺世尊之恩教我從那裏

丙十二 燈錄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報起惟有度生而已
世尊數十年以黃葉為黃金以化城為暫息之地亦可謂婆
心極矣至此則說面示人指出此我一拈花一微笑將一切
經教玄奇妙義都推向無何有之鄉而毫無用處祇要會得
此拈花微笑者便能驅使此一切妙義而此我獨巍然自尊
此我即正法眼藏即涅槃妙心凡一切小乘天魔外道之法
為此眼一照皆粉碎去而此眼則深隱不露纖毫十方如來
也窺他不見故曰藏此我從來不生不滅而不可思議故曰
妙心此我無相而亙古如斯其為實相也大矣故曰實相無
相用付金色公一人而靈山百千萬眾皆不知斯義真令我
不解所謂太容易翻教人意昏此之謂耶

余向也悟拈花微笑之旨不禁手舞足蹈外而視天地萬物
內而視心意知識近而視眼耳鼻舌及身與手足奔執應酬
一切日用至靜而一絲不掛動與法界相應何莫不是拈花
微笑之旨然不過此一我為之也後來用拂子敲禪牀作圓
光一棒一喝動口動手總是拈花一脈相傳何須用經教繁
文而直指之妙乃如此學者可不於此具眼
後代上堂將拂子一拂云與當日拈花是同是別如能會得
此我者許他說同乃世尊嫡派兒孫若不會此我者乃胡說
亂道竟據法王位此輩必墮地獄近年此輩處處皆是亦嘗
捫心自悔而生一慚愧之心乎抑安然自以為是耶哀哉
千七百語句雖有差別然總是拈花一義總歸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若離此則邪魔外道正法眼藏無眼涅槃妙心無心
無心無眼是謂真眼真心我無眼乃具真眼我無心乃具真
心真心普徧真眼普照普照則色色皆吾眼普徧則物物皆
吾心非吾心寄于物吾眼寄于色也乃即色即眼即物即心
則可以悟即心即我即眼即我矣世尊拈花而言及心眼者
要人悟此我拈花拈花即此我也他日以青蓮目從左視右
從右視左亦此義而未得金色公一笑不得表出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至今日始言別傳者蓋時節因緣也然四十九年
內直指者甚多而人自不會耳
拈花開示眾人此開示之直指也一落言語即成贖義要人
因拈花悟得此我豈不痛快無奈皆不能悟遂發出正法眼

丙十二 燈錄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藏涅槃妙心兩句等以付迦葉學者心粗總不肯細想如何
拈花示眾而發出心眼等句與拈花一義否更進拈花一層
否相合否不相合否果能細細追參則拈花乃以事以相開
示正法等句以理開示以事以相得悟者堅以理得悟者恍
惚所以後代兒孫在事上悟者強在理上悟者弱在經教上
悟者弱在當下劈而語句上或境上悟者強世尊于此事理
雙示拈花與迦葉一心後付法又云正法等句者不得不剖
示其理為眾也後代能事理雙示者則鮮有其人而以事示
眾者余亦未能得見或有以理示人者而論理又不能到極
處不但祖道已絕而如來禪亦絕矣悲夫

四十九年金口宣揚總為此拈花一義世尊無日不拈花而

丙十二 燈錄一 二二五 金陵叢書 舊氏校印

今日拈花悟而笑者惟迦葉一人大眾罔措生疑與迦葉笑
而悟者是同是別客曰別日子云別固矣今將大眾之疑迦
葉之悟都推卻是同是別客曰既無疑悟則此我皆同疑與
悟乃此我所發之念有生有滅非此我之鎮日如斯也曰世
尊拈花正為此我一切日用皆是此我用事若無此我則萬
事皆灰今於拈花一事上指出即是在事上指出悟者固
是疑者何為客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乃佛家極則事何以
在拈花上指出拈花極平常事何以傳至今日作祖祖相授
炬赫今古之大事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正是此我惟我乃
正法眼離我而言法眼者乃邪眼也惟我乃妙心離我而言
妙心者乃邪心也此我無動靜能用動用靜今世尊于拈花

動處指出正見此眼此心無處不在若只於靜處見則偏矣
故世尊隨事隨理而發明此我正是極則事彼正法眼藏涅
槃妙心實相無相正是解出此我之實義乃如此如此祇要
悟此我則正法云云即此我若祇去講求正法云云而不知
我如蒸沙作飯畫餅充饑有何益處祇要悟此我凡諸經殊
勝美名有一名則此我所發之一義由一名而至於千萬殊
勝之名都是此我所發之千義萬義所以此我乃諸佛之母
然此我又最易于識即此說話者是即此拈花者是即此微
笑者是即此大眾罔措生疑者是故曰一識此我大事了畢
又曰識得便休休之云者乃我既得此極則事彼世法佛法
都無用處隨緣度日成佛而已子又問拈花乃極平常事如

丙十二 燈錄一 二二六 金陵叢書 舊氏校印

何作祖祖相傳一件極大之事要知天下極大之事乃此我
也天下那件事不是我作出來則天下那一件事不是我今
在拈花一事上指出即是在萬事上指出如後世吃茶去吃
粥去洗鉢盂穿衣吃飯屙屎溺尿都是拈花一脈極平常人
人都能極奇異人人不會推此拈花即有一人于剎那頃游
徧三千大千世界拈東方寶剎與西方人見拈南方寶剎與
北方人見過百千萬億世界如歷一微塵與此拈花同一神
通同一性量同一見同一識同一本體同一作用無有高下
云何謂拈花平常而以諸經所說神通為奇異耶諸祖相傳
拈花一脈其當下見此我時即悟得無所不在無所不具古
德云但得本莫愁末惟我乃本其餘皆末其上者當下悟得

當下完具其次者歷彼歲月自然完具祇要此我爲本何得謂之平常耶平常卽是大道何得輕視之耶

當拈花時而罔措者都是諸菩薩及一切二乘皆具神通皆有功勳皆不知此我是無功勳無神通誕生王子一出母胎便是天下之主彼四位功勳爲王者無不俯伏稱臣拈花乃指出此我乃誕生王子後祖祖相傳皆傳此誕生王子不修功勳不具神通而端居佛位是名無功用佛無名姓佛無佛名佛惟饑來吃飯困來眠拈花示眾而已彼具神通有功勳者安得不罔措也

佛在給孤園四十九年說法惟饑來吃飯困來打眠一無事閒人說法時亦無事閒人祇教人不要熱忙不得已傳人一

丙十二

燈錄一

二二七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陀羅尼也是誘你到無事上不是要你執法以盡此生也今拈花示眾纔是世尊度人本念因說一切經教已久不得已謂之教外別傳別傳者正傳也盡掃一切獨顯此我無事去卽端坐成佛此是先佛所訓我不妄言若有人又將經教所言勸你只當清風度耳一箇字不可留滯心中此是獅子兒此是誕生王子成佛必矣何用多言

世尊言此乃微妙法門不立文字天下猶有精微如我奇妙如我者乎一落文字便失此我微妙之義能入此門則百千萬億三昧皆從此出祇要無事去無事從減事起外減一切事內減一切念減得盡便是佛眾人是增故曰眾生說法就是說此我說此我貴正而說正而說透而不能悟然

後迎其機側說反說冷說遠說近說推開說不卽說默說喝說打說隱語說顯然說然貴正而說正面說乃先佛所訓悟去恆河沙數後來善知識迎人之機遂有等等說法悟去者亦不少若正面說如懷讓馬祖黃檗百丈南泉大珠臨濟後至大慧杲皆能正面說如六祖壇經所說故稱爲說法中之錚錚者後代野狐精竊似側說冷說等句以爲問答總不知如何謂之迎機說幾轉不能說則曰當自參去如果要學人自參不勞開示此是善知識則當喚他來與我洗腳不然可惜開飯養他

惟正面說開示來學滔滔不絕使眾人或左或右皆觸其病皆能開悟側說反說者當一人之機也當其所發之機而迎

丙十一

燈錄一

二二八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之乃善知識之妙用也一代有一代之妙句當人之機以開其悟惟近代不然自不求悟祇習其陳言舊句亂向來者擇去便傲然自命善知識總不知羞恥奈何奈何

此我自無始至于今日不知歷過多少生死或爲人或爲物或爲男或爲女總足此明明一我昭然不寐至於而今知當下此刻明明一我則知過去未來惟此一我此我無相自無始以來所受之身皆是無相之我所發一點如幻的泡影凡一切形相並此身皆如幻非實卽此心此識亦如幻非實以如幻之心之識之身造如幻之善之惡得如幻之罪之福而茫茫然迷此我於生死之中至將來受無窮無盡之苦不亦癡乎能刻下自返此無相之我而頓歇之再不去行履往昔

如幻之事當下卽佛何用修證雖往昔所造有罪有福皆空無所住而任我逍遙彼罪福於往昔緣我而不能離者蓋我有心有識故也今既知祇有無相之我則如幻之心識頓離而罪福又何有哉讀毘婆尸佛一偈卽可了畢又何用多言哉

尸棄佛云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起諸善造諸惡試問是誰起誰造答曰我也試問爲甚麼起爲甚麼造答曰因迷而不知此我故起造也然雖迷而起造而起造皆幻卽所起造之境之事之物之業亦幻與此我了不相干祇是受生死勞苦爲可憐耳那知此幻皆由身心所出人視此身爲眞爲實而不知同于聚沫暫時留滯耳此心如風人以爲

百一 燈錄一 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虛靈不昧亦不過石火電光虛明不實暫時留影耳以如幻之身心起而造諸善惡眞所謂無根無實能知此我眞實有相身心皆幻則一切皆空惟我獨在卽與佛等有何疑哉毘舍浮佛云假借四大以爲身此一句明明說出此我可以震醒千古我本無相今假借四大爲身若無此我是誰假借此身若非此我居其中則此身安能行住坐臥可見此身非眞有我在焉身既非眞則心生亦幻何以故蓋因境有心無心無境前境若無心于何有何況罪福卽當起時亦如滅也祇要識此眞實之我不生不滅之妙體則身心罪福之境卽在當前亦如住於虛空有何憂樂而眾生執身心罪福爲眞實事所以此我漂流苦海深可憐憫

拘留孫佛云見此肉身無識是佛假借之身佛者我也了此如風之心如幻是佛權變之幻佛者我也非我不能見非我不能了也今此我了得身心在我本性中空無所有惟有此我而已矣則斯人與諸佛何殊也眾生惟認身心是實佛祇說身心是幻身心是實則此我漂流身心是幻則此我常住觀身心皆幻而況身心之外之所有不歸於空得乎

拘那含牟尼佛云佛不見身知是佛惟佛能見此身非實故不見其有此身也不見其有此身則眞知獨存此眞知卽我卽佛也今果能實有此眞知之我卽此是佛而謂別有佛安矣惟眞知之智者能知罪福之性皆空而惟有此我則坦然游戲生死之途有何畏哉此偈又加一知字說此我更透蓋

丙十二 燈錄一 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惟我能知此知卽我不可作見聞覺知一例看不可作所知愚看所知愚蓋謂此知落所則愚非知愚也後永嘉云不可知知惟知而已此知卽我也
迦華佛云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如此等偈意義明了一見便解人多畧過而不知也何以故若此偈明了則一切語句皆了若此了彼不了何以謂能了此偈也此偈直指此我示人更爲明切此我總被幻生之身心幻化之罪福認爲有生有滅而汚染此本來清淨之我日久歲深遂受一切苦厄不能脫離今一旦悟此我爲眞彼皆幻則當下躍出樊籠與佛無別不過還他本來清淨則看此一偈足矣又何須後來者煩唇舌

釋迦佛偈云法本法無法所傳之法即傳此我也然究此法之本源實無所謂法也亦無所謂我之名也然即此無法之法是亦法矣故曰無法之法亦法也今付此無法之時此無法之法中生一切陀羅尼之法以度眾生而究其一切法又何曾有一法不過惟有此我假名之爲法耳即以法名此我亦可也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我之名也祇要將此七偈反覆細參證明此我仰瞻世尊拈花之時明明以此我示眾此際有文字否有名相否有擬議否有隱密否世尊之我明明拈大眾之我明明見祇有一金色公明明微笑其笑維何笑大眾之明明一我而多此一疑也則金色公之我與世尊拈花之我水乳交融而大眾之我遂在大門之外

丙一一 燈錄一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曰此我實相無相世尊開示大眾當教人在離一切相獨知獨覺深隱秘密寂滅境中識此真我而何以手拈花顯然在人眼目中不離身心幻化爲教外別傳答曰善哉斯問也世尊初說法教人去惡爲善乃爲中下人說教人離一切相見此無形無相之我得返本還源之根本而歸於寂滅乃爲上等人說然此我即是本源本來寂滅無在無不在動靜一如顯微無間大則包含十方小則細入微塵一片清虛萬相無礙寂靜而絲毫不減喧擾而絲毫不增動靜兩時而全體皆現從來不曾隱藏從來不曾顯露才是一現成之理不煩思議而可即得也若祇向無形無相中摸索則又偏枯而

非全提彼上上智人祇思一超即入必不從命所以教內祇可引上中下三等教外之傳方可爲佛祖之師然此教外非

世尊杜撰若論本來之理祇有此一路是本分傳人之法彼教內三等乃是世尊權法爲三等不能即信故善誘之必歸於此始是住手之地蓋因有許多根性委曲乃有此上中下之繁說也要知自無始至今總是一真法界並無分別覺明空昧以前此我也覺明空昧以後此我也即今日萬物紛紜亦此我也自覺明至于今日亦非此我故爲造作乃自然而然而勢所必至如此雖此我亦無如何也何以故由今日觀過去以前一代一代究至無始竟是該如此該如彼一現成之數真世界都在眼目前豈可指之爲無定之幻若是

丙十二 燈錄一

三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拈花乃顯然之幻不可以謂之正傳則是成過十方諸佛亦幻墮落十方眾生亦幻諸佛之樂亦幻眾生之苦亦幻都如夢如癡何以謂之一真法界謂之一真法界者蓋無往而不真也無往而不真則拈花獨謂之幻可乎推此我之真則此身亦真此手亦真此花亦真則無往而不真豈非端然一佛乎又何必求有修有證而委曲以成佛耶佛祇有此一真佛乘教人其餘皆黃葉也非佛本心也有何深隱有何顯然惟此一我而已矣教內有幻化之說乃佛教初學人暫離一切相以識此我名曰根本非是要人還去枯坐在覺明空昧以前納悶爲樂也要知此我時時是覺明以前時時是寶蓮座上時時是樂寂滅時時是樂莊嚴時時是無形無相時時是

與諸佛應酬都是真不是幻若作幻解則此我乃獨立于相外者乎此我在處皆真在三千大千處三千大千皆真何得謂拈花爲幻若拈花爲幻則此我亦幻矣可乎不可乎經云一切如夢如幻蓋如之耳觀如字之義則可以知之矣

說法有全提有半提全提者和盤托出也半提者且向內裏說使學人有悟處擔荷得起方爲他全提如拈花乃全提後之善知識在相上說者皆是全提皆是拈花一脈並無絲毫委曲就在當下眼一見便說如堂前柏樹子神前酒臺盤溪深杓柄長吃茶去洗鉢盂牙齒一具骨耳擦兩片皮此等語甚多難以悉舉隨問隨答不思量不擬議此際不容你信不容你疑不容你參不容你悟要會便會那有下口思量處

百十二

燈錄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我都不許提起還說甚麼隱顯露還說甚麼如幻皆真還說甚麼覺明空昧以前以後可憐生大眾罔措可憐生迦葉微笑可憐生世尊拈花可憐生使湛愚老人絮絮叨叨提筆時便云此我此我向理上說者皆是半提如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如何是主人公正睡覺主人公在何處即心卽佛莫妄想祇遮是法身無相法眼無瑕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等等句多是大根器人聞此便能幾及全提不然則延捱歲月要大徹去還有十年廿年未在前所以有理究竟堅固有事究竟堅固在相上事上悟去者強理上悟去者弱拈花則理事皆兼所以爲教外別傳也

忽然有悟見得此我無形無相端然在此此以心見性者也

此是半提必須眼見方是全提推夫眼之所見凡耳之所聞鼻之所嗅口之所言身之所觸遠而三千大千世界近而微塵之細一動一靜之間無不是性之所在方可謂之徹悟若祇能心悟遇事遇物遇境便有障礙

天地萬物皆我所生則天地萬物皆我可知也有一種根器淺劣之人亦有所見遂專向寂靜處藏身與天地萬物全不相關而傲然以爲有道之士比比皆是誠可笑也然其所見祇見寂靜不識此我若識此我則在處皆真有何分別

識得此我時時在當下見則是佛祖嫡傳若離當下都是夢語今人相會不說教典則論辨公案語句將當下目目相對之妙我都推入在教典公案內埋沒不堪污染不堪祇候氣

百十二

燈錄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乏神困大家散去明日又會明日又如是以此終其身而已我自四十年來見此種人不可數紀可惜將此當下要緊時候都付之東流古來善知識都在此當下撈逼人使他借古人語句束藏西遁直指其瞬目揚眉處舉手動足處開口弄舌處舉心動念處拂袖轉身處問答應諾處順我逆我處生嗔生喜處一棒一喝處逼他到此我上極力一槌最切最易那裏有閒工夫講究千百年前陳言陳語遮蔽這當下光明的妙我俟說明此我後提起前人語句指出其意都是此當下之機真令人一聞千悟云

獅子兒才能知當下之妙才能在當下安身立命才能在當下縱橫自在才能在當下與諸佛祖同一鼻孔出氣在當下

久才能識諸方禪弊在當下久才能通天徹地在當下久遠
遠見人來早已辨其爲佛爲魔才識當下智慧便生辨才便
發一離當下此我便走去惟在當下則此我分明惟存此
我則前後際斷此我乃諸佛之法體當下乃此我之密因悟
此我在當下不昧則相應甚速此先佛遺訓珍重珍重
起過去未來之念皆屬妄想惟起當下之念乃是正念此念
不落空不著相惟念此我此我即是眞如故六祖云我此法
門以無念爲宗無者無一切相念者念眞如

當下兩字乃佛祖究竟處所以說法時都是直指何嘗離開
去教典還序此我根本原山列祖與歷代善知識則空前絕
後不問其過去不究其將來一觀而四目相對直逼他藏不

丙十二

燈錄

三十五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得現不得這隨感隨應的妙我出來才休如其不然則一棒
一喝教學人無立腳處所以祖師禪更妙更不可思議

當下一機乃祖師相傳秘密直指大機大用天魔見之喪膽
外道聞之魂驚二乘以下則茫然無措惟知此我者則受之
安坐以爲現成

拈花乃佛大機大用乃諸善知識大機大用第一宗公案不
可將馬祖黃檗百丈三公看重將拈花看輕都是同一手眼
而不知拈花更自如如試問諸公亦知此否耶

余常思世尊在如如處不知歷過多少歲月凡說法總不費
纖毫力或見之于手見之于眼見之于言語見之于種種者
都是不可思議之如如那知傍有一老頭陀微笑同世尊一

如如而示此大機大用總不出此一我也眞可謂希有之事
本分之事吾人能不一疑乎

當下花當下拈當下笑當下此我有分別乎無分別乎有求
大機大用者當於此究心則得機用之宗矣

凡有一語句一動作教人思得去議得去便是落二落三之
義便是入夢思不去議不去便是當下便是直指便不是夢
總之一起思議便入夢思議一歇便出夢拈花可思議乎如
要會拈花之旨當在未起思議之時不用會則會之矣此時
也我如也花如也拈如也微笑如也世尊如也迦葉如也總
一如而已矣

丙十二

燈錄

三十六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思議中乃古今之人一大夢場由朝而暮由生而死無日無
時不在思議之中無時無日不在大夢之中祇要將此思議
一歇便是菩提惟菩提不夢菩提者我是也菩提乃萬善之
總名我乃萬善之總持故以菩提名我猶之乎我以湛愚名
我也今人聞菩提則推之萬里之外何哉推之萬里之外乃
人思議入夢之過究亦不能辭也惟世尊以拈花示人使人
兩眼分明不能下思下議直所謂大機大用而此我猶能入
思議之夢境乎大慧杲要人眼見性而後人並不提起何耶
我常想靈山會上都是奔漢如何親近世尊數十年猶在夢
中文殊還起佛見法見可憐生祇金色公一人對面相識阿
難俟世尊回寂後方入此門然悟入又祇在呼喏之間何其
容易一部了義楞嚴反不及金色之一呼其名而阿難即應

之曰諾此際金色公之我與阿難之我針鋒相對較拈花微笑更親切一呼一諾大事已畢天下之理之易猶有過於此者乎靈山大眾自有生來都走了難路故見此皆罔措也

問曰金色公一呼阿難一諾大事已了即接云倒卻門前刹竿著何也答曰此語乃金色公深悉阿難平日之病在多聞多識上易於支流慣習理解熟處難忘又生歧路故緊接此句而截斷之使他在呼諾時見此我呼諾都止時見此我非此一無理路之句則阿難又在聲音上生出別見走入生平熟路則虛此一問矣後解此句者要阿難離卻一切門面外邊所設之務求其真實內裏邊事因刹竿門前四字而作此邪解殊不知此即秦時轆轤鑽也截斷眾流法也 依邪解

丙十二

燈錄一

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不知生出阿難多少見識豈成說話難道悟此我後凡一切事都推開去則拈花亦外邊事而何足以爲諸祖所宗金色公不若是之呆板也要知阿難悟此我後還是昔日之阿難行履還是昔日之行履乃是有主沙彌非是多聞多見之沙彌一著邪解則何以謂之別傳也

往往教外語句妙至不可思議被邪解者說入教內違悖別傳之旨殊爲可恨呼諾乃直指此我倒卻句乃截斷眾流爲阿難安頓此我不致走作破他平日所游熟路此是傳佛心印拈花乃向上一路徹內徹外和盤托出呼諾乃直指法身因阿難平日祇在外邊作知解故金色公教他在內得悟阿難已知自家之錯故以密語來問金色公就他一密字便一

呼提出一真阿難來所謂石破天驚銷盡阿難知解還他一箇赤條條光裸裸的阿難又接倒卻一句真可謂無餘又無餘矣阿難此刻才心安竟登祖位邪解者亦思及此乎噫法身者即此我也法身有邊有正位有向上三義悟得此我不起諸念清淨無爲乃正位也不離正位而有爲于一切日用乃向上之事也法身邊乃初悟時超出往昔知解之紛擾得入此清淨之法門見此我于當下原來就在這裏如空手把鎗頭傷全無理路將人一切妄想截斷無你用心慮忽然悟得惟有此我迥然在此暗布棍謂此須得法身邊事此之謂也非謂法身有邊蓋謂初悟得邊久於此則得正位能日用于一切有爲則全體于用全用于體向上之事也

丙十二

燈錄一

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何以玄沙說他只認得箇昭昭靈靈答曰此是大士直指此我直令恆河沙數眾生見此都得悟去保甯勇云而此警地者固多錯會者不少試問既能會此錯在何處就將人之錯處指出使錯者得以不錯才是婆心此偈即小根器人見此偈也能悟得蓋爲此偈說得親切非他說法可比安得不一見就悟再問保甯勇明喞偈在這裏說得如此分明還要怎麼會才不錯至玄沙說大小傳大士只認得昭昭靈靈總是歷代衲僧家好勝心未淨都落此病試問昭昭靈靈是不是定要此我一點昭靈也沒有死去才是麼定要離此昭昭靈靈別求一

箇道理纔是麼要知這昭昭靈靈便是祇要現成不費絲毫力自然而然一點也瞞他不得若用一毫力去昭靈便不是如圓鏡懸空十方皆照是用力照否是不用力照否難道不是昭昭靈靈你有何法將此昭昭靈靈打殺且傷中並不會極力說昭昭靈靈而玄沙之硬差排將此傷埋沒不少後之愚人因玄沙此說遂不重此傷即如雲門打世尊後人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拋去總不究竟雲門與玄沙埋沒佛祖直指法門罪過不小我今提出爲佛祖吐氣爲後人重整直指法門不要聽近年來諸方野狐精拾玄沙雲門殘唾欺瞞後學

丙十二

燈錄一

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昭昭靈靈學者果能見此不要自誤爲玄沙瞞過本來此我本昭昭本靈靈鬼神之靈不及我之靈日月之昭不及我之昭若要將此昭靈推向開去說他不是萬無此理我向年見識淺薄亦信這夥人說話去學禪定要殺盡昭靈如大死人原來愈死愈昭靈其昭靈更大更不可思議我如今祇隨他昭靈我本無事此即大士之傷之義也但不可用心用識去東張西望則落在昭昭靈靈處便不是此我歸宿處祇要識得大士偶見得此我即有時東張西望又何妨從朝至夕或獨處或應酬或談笑或飲食何嘗呼張爲李認白爲紅豈不是昭昭靈靈定要錯亂顛倒是麼祇要識得此我則昭靈乃有主之昭靈非光影之昭靈大士此傷乃直指主人公非說昭靈也以玄沙而心粗如此何況其下者乎

衲僧家都有好勝之病不是婆心意見中見古人語句偶誦他是正說我要反說他是東說我要西說他已說得極是必駁一駁以見我不落他窠窟裏殊不知此等言句將學者惑亂的東奔西走全無把柄能有幾箇大梅認定印心印佛到底不爲非心非佛所控如果婆心爲來學慈悲將古人言句說得清清楚楚者此義還淺不能到底或者皆是正面側面反而還未透徹或者此是半提還未全提或者此可入佛不能入魔補出來開示學者之不及而成就後人今玄沙不但埋沒後人不得知此傷之妙且硬派大士只識得昭昭靈靈恐玄沙還未望見大士腳跟雲門亦然

丙十二

燈錄一

四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真是世尊嫡派明眼人一見卽了又何必看五燈內這些絮絮叨叨祇要見此我後保任珍重自然四通八達所謂但得本莫愁末是也試問玄沙還有甚話說此傷還是昭昭靈靈麼後來多少衲僧一生也不曾有這幾句直指開示之語還掃去此等言句使後人沒下手處真深可憐憫也
大士心王銘乃是直指此我痛發揮而不肯隱密真可謂婆心極處祇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兩句試問此有字有些甚麼又曰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這不是我還是甚麼他不昭昭靈靈還有那箇能昭昭靈靈前後極力發揮可謂說盡無餘能悟得此銘彼後來千七百則公案卽浩浩的來只

消彈指卽碎那有閒工夫參他的閒家具末句云非去來今妙絕不可思議此我明明在此非過；非未來非今有若云過去我從不過去若云未來我何嘗未來若云今有自古以來綿綿密密至於今日若不是此我何以非去來今也去來今在時候上說有古有今有後世後世不可說不可說無盡無窮前古亦然而我則前乎古不可說不可說之前而又前後乎後不可說不可說之後而又後無盡無窮皆是此我包括在今日此刻當下而又非今日此刻當下所能滯留故曰非去來今也嗚呼異哉此我乃誰爲爲之而如此不可思議也彼一人之見識建立一語句公案任你奇而又奇怪而又怪妙而又妙焉能當吾意哉動意開口處我便知之而何庸參也

丙十二

登錄一

四十一

金陵藏書
顧氏校印

心王銘云入此法門端坐成佛端坐者言不用修證祇無事去便自然成佛無事則不染故曰欲成佛莫染一物既不染矣非佛而何佛者覺也染則離覺而迷不染則不迷不迷則常覺常覺則眞常之佛今落在胞胎之內而有此身則不得不名之曰我佛卽我之名我卽佛之號謂之曰佛則不敢當謂之曰我能辭之乎覺之云者乃覺祇有此我真實其餘萬物皆空又安肯受萬物之染耶然此覺卽此我此我卽此覺故曰性覺妙明本覺明妙非二之也

入此法門端坐成佛此是天下第一等人一悟卽徹總無留滯惟古佛爲能後起者要經歷許多磨鍊方不致有染而無事去蓋歷劫多而所染者厚猶之夫離家百里而回家祇百里離家千里而回家不能不有千里之勞然此亦譬喻也不可爲定理若有豪傑之士一知此我入此法門則看空一切當下便與古佛並肩有何同異彼古佛亦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畏彼哉

要知這我有百千萬億之我有佛我菩薩我緣覺聲聞我天人我阿修羅我禽獸我餓鬼我地獄我以至目前有知有覺微細之蟲皆有我試問諸君是那一個我此事惟有自家知自家信自家承認果能時時度己度人或先度人而後度己先度己而後度人此則佛我菩薩我也祇知度己而不發度人之心二己之我能知大公之我則不知也此則聲聞緣覺求拙者之我也行十善而生天祇知十善而不知有所

丙十二

登錄一

四十二

金陵藏書
顧氏校印

謂善我而迷此我者也善惡相雜則爲人我純惡而極則三途之我也孰能離我蓋我而佛我而菩薩我而緣覺聲聞我而天我而人我而三途者也雖悟有淺深大小自聲聞以上皆屬悟自天以下皆屬迷謂之四聖六凡十法界然皆入此法界皆屬墮義惟此我能入十法界之中而超乎十法界之外能出能入能超能墮大矣哉此我也妙矣哉此我也此我能超能墮要相應能超能墮才完全此我本分相應之法祇要無事去要能持此無事之法久久自然成就未成就時無事成就後亦無事終日度生說法亦無事出生入死亦無事東隣爲牛西鄰爲馬亦無事說法說到如今令人驚駭原來祇要信得此我無事去便能通達無礙

丙十二

燈錄

四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能信此我者祇教他無事去便是後來衲僧輩恍惚此我信認不真又去參公案疑言句播弄精魂這教悟後迷所以傳大士之偈之銘遂塵閣不提都向雲霧中摸索耽延歲月者不少大失先佛所訓近日我爲一友人說破友人至某方丈中云我悟矣方丈問云汝悟些甚麼友人將兩手撒開乃示此我也方丈大喜曰汝真有根器造化造化友人只當他已知此我平日不肯即說頃因說及別法逗之曰祇有此我有何別議方丈沈吟久之曰也好不如回光返照好友人曰迴光返照原要照見此我見此我後祇要保任如何既已認得又要走出去迴光而返照之方丈無說真可哀也

上元湛愚老人

能信此我則不墮于一切不墮于一切而獨立則為天上天下之尊一有所見則為見執則此我屬見不得為我能一無所見而祇見我乃為正見我本無形見亦無相以無相之見見無形之我所謂念念真如名為相應得如是義大事即了何必多求

有見必墮蓋有見必有所也惟見此我則不墮蓋我無所也我並無聲音色相猶如太虛天下祇有十法界入佛界則墮于佛界入菩薩界則墮于菩薩界其餘可知惟此我于十法界能出能入蓋以無所之妙我則能游戲于有所之法界此

丙十二 燈錄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本無法無界故能建立一切法一切界故能墮于一切法

界

世尊四十九年所說本意皆是要明此我因大眾委曲故不得不說許多委曲之權法若能會得一念緣起無生之義則超出三乘權學可見三乘皆權學權則不實要歸實義實義無他謂此我也此我本來無生若有生則非我矣然而有念念亦非生必有所緣之物而起而我則未嘗起也頃焉緣散而念滅而此我則未嘗滅也觀其無滅則無生可知無生無滅乃為此我有生有滅是謂一念緣起會得此無生之我則權學何所用哉

學者遇善知識發明此我後當著實精研求相應之法相應

之法即在一念緣起之際細細精察此一念中有正緣之念有初緣之念有起而未緣將緣之念果能此際看得清楚則不能為念所累不能為念所累則此我尊貴矣當正緣物之時極力一提離其緣而仍然此我可謂雲散天開日光復明然已為所緣困敝久矣於初緣之念起即一覺而仍然此我則妙而玄而幾于常住玄之又玄矣其中妙處尚可以言語形容哉惟自得之自證之而已

信此我後最要最妙者如癡如鈍一無所知一無所能與麼去則疾證菩提蓋本體儼一癡鈍之物我能相應如是所以能疾證菩提若說到靈明妙覺則走了也此是先佛所證所訓非我創言果能如此則一日千里難于測度不可思議

丙十二 燈錄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入于玄學視彼義學猶如霄淵觸處皆通無所不達又何必向語言文字中拾他人緒餘作知解宗徒故修道者當趨捷徑毋墮迂途為要也

此我非淺非深淺深者其境也祇要識此我此我立處皆真不可將拈花為淺十方如來也觀他不見為深若以觀他不見為深何以南陽國師雨淋淋地逐出耽源若以拈花為淺何以歷代老衲皆宗此一著所以祇論此我之真不必論其境之隱顯也人錯會佛祖之意都去在隱處求都去學禪定杳杳冥冥恍恍惚惚可憐生汨沒在禪定海中何日得能出頭所以七百年老古雖枉用心力華嚴菩薩贊佛超過禪定海小乘人那能識此所以宗門不貴禪定唐宋後真修行人

不知此我多落此求深之病看輕了拈花吃茶的妙義六祖常伸兩足臥未見其修定也

斯理惟當下明明白白此我明明白白自朝至夕明明白白應酬往來明明白白拱揖問答明明白白自少至老明明白白一口氣不來明明白白作惡而墮地獄明明白白作善而生天堂明明白白修道成佛明明白白雜業投生明明白白有一種愚人謂身後渺茫如果渺茫則爲惡受用落得便宜何苦爲善修道而付之渺茫那知道明明墮地獄明明受苦之時才自悔自恨亦無及矣所以拈花吃茶教你明明會此拈花明明會此吃茶明明會此當下明明會此真實之我無一絲毫渺茫明明至于成佛若將此明明之我求之于深隱之地豈不大誤

丙十一 燈錄二

三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維摩經云菩薩觀小乘入定如在地獄蓋憐其不識此我而祇知有禪定之法終日在渺茫之中蓋禪定乃度眾生妄想之一法祇要知此我本來本定或暫時靜坐亦可非是執定此法拋去日用死坐以爲高異若能識此我而保任之久久于紛擾中而無不大定所謂楞嚴大定是也彼不知我者安能識此

古人悟後冷坐乃習此我至于久熟打成一片非是習定惟石霜教人如此他禪師不然教人隨時隨事提撕此我不致走作則自然熟矣人人資性不同要自家酌量或靜中習或動中習祇要相安而行之無不至矣

初學亂烘烘地東走西走求這個理是病人易知也得此我後于二六時中雖看破萬法皆空而隱隱約約似有一箇物事在這裏有時覺得有時因念因事又忘記此亦是病人未知也即使念念不忘然畢竟有箇物事亦是病人未知也當此時要用一箇絕字外要絕諸法不爲法蔽內要絕我承當放教空洞洞地使他自己甦醒過來大張眼目任你東來東打西來西打誰能瞞你到這地位然不過還是此我而此中甘苦不可不知

丙十二 燈錄二

四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古德云不用求真惟要息見任你論說滔滔都出于見值得甚麼若能息見則此我現現成成又何須求覓也悟此我更要息見見息則四通八達有甚理還障蔽得你一有所見則此我移位就境則純是境非我也惟要無一切見無法見無佛見無我見則此我如圓鏡懸于太虛有何物可以逃去不受其照

我今建立此我乃先佛所訓乃大事因緣本分之理歷代善知識並無別途蓋時節因緣至于今日才說出爲眾人知也諸方必起謗議齊聲罵我墮我見我相識神那知此我本無見無相無識因著于見著于相著于識故謂之我見我相識神若真知此我即日游子相游子見游子識之中而無執染則見相與識都是真如行履處可憐這夥俗漢以盲引盲日久歲深難于開示殊可憫歎

不識此我卽極力銷磨諸妄都是東卻西緣南推北就並無

立脚處即諸妄皆盡不由你不著于空相終日終年都在恍惚之際而無歸宿處這還是真心苦修之人其餘又安可問也若能知此我本不著相本不落空祇要當下一知不用費力而諸妄皆紛紛散去並無所謂空無所謂相一時輕安難于言喻

此我乃大火聚任你一切物泊上即燒卻諸妄于此我亦然蓋此我至真至實諸妄皆空以皆空之諸妄而勞此真實之我攀緣于無益之地一眼看破癡不至此所以智者祇要發明此事理得心安則諸妄自退豈不樂哉

世尊將正法眼藏密付金色公教其無令斷絕既云無令斷絕何以密付何以不對眾表揚此直截痛快簡易當下之理

丙十二 燈錄二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何以將權法於數十年中勞金口宣揚此不得不歸之時節因緣也今我將此我到處為人開示似乎違我世尊殊不知亦時節因緣也諸方無不噴目謂我妄言此我何以即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畏墮地獄麼我笑謂來傳語者試問諸方我今竟將此我打殺丟向大洋裏去無何有之鄉去還有其人來開示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還有其人來求開示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若說此我不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此眼此心乃高于我者乃我之外者我必在外得此而我始能成佛必俟開示者把一件妙物與我而我始得稱尊則諸方之責我必墮地獄是也如其不然則諸方請自思之能離此我而又有何增乎必增一正法眼藏之名又增一涅槃妙心

之名而我始得成爲我乎則凡諸經所開示無上等好名目都增來在此我之中方始爲全具而後能成此我乎假令即如是言則我乃一大總持不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此我而莫非我矣則此我顧不大矣哉而何以諸方獨輕此我而重諸名目耶傳語者曰非是之謂也諸方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惟佛能具惟佛能傳眾人何能也答曰重佛而輕眾生輕眾生猶可輕此我不可眾生不過迷若一悟即同諸佛我今發明者蓋發明此我也此我乃大總持無比無儔至尊至貴何名不具何理不通乃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是也即此我之名也非高于我外于我必得此而後爲我也即我即法爲正法並無所謂法若我外而有法乃邪法也我本不生不滅若有生有滅即虛妄也諸方謂此我人人皆有彼正法眼兩語句卻出自世尊所以不敢承當耳亦非有他異見不過自輕可爲憐憫

丙十二 燈錄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下座明明一此我陞座明明一此我下座不用語言文字已和盤托出此我不許說淺不許說深故曰說法竟能于此會得此我則大事了畢何用說淺說深他日文殊于佛座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蓋謂說法者莫善于法王然法王之法不過如是並無他說惟此我而已所以便下座如一落言句便成廢法何能如此直指也雪竇頌末二句云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固是然未免又教人在未椎時會趨向寂靜邊去

不若正下推時妙能于此眼可見耳可聞會得去才是全提與拈花一事其他語句皆不能上口

此我本具三身一曰法身一曰報身一曰化身三身具足成佛說法身示人易于悟入連報身化身說法人便著相矻矻難通今當下肉身即報身也世尊常說法大眾聽佛之言追思其理贊歎其妙要知都是意見知解或一時不落言句直指真實在報身上示人則皆罔措蓋此時無言語可追求無理路可尋究惟見上座下座拈花微笑無可用心處那知道此理原不要你用心當下即是若涉絲毫用心則劍去仙人遠矣

丙一一 經錄二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斯道非淺非深有一等粗浮之人都在淺處會動云拈花微笑吃茶去洗鉢盂等等眼所見者皆是不可垂眉閉目在鬼窟裏作活計遂終日揚眉捏目支手舞足敲禪牀搖拂子或棒或喝或拂袖或竟去久久將此我竟墮在風動窠窟而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真實之義置之罔聞乃悟後失之于淺者也或未曾悟而私相傳授以盲引盲近來總是此輩野狐爲祟愈覺可憐有一等豪傑之士悟後極力向深處精研如大死人如枯木如頑石遂得前知及殊勝神通將世界看作虛幻而忘卻拈花實義總不發一度生之心不是發顛狂如神僧之徒卽是入山不返避世如仇如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者乃失之于深者也總不是悟此我而行于度己度人之中道淺者雖不及此而胥失之矣或有未曾悟此

我而求之于深者亦得神通乃外道之事不可並論祇看臨濟德山趙州諸公之行履則悟之矣總之要明拈花示眾而付金色公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本是一理則非淺非深之義可知矣

此我無對待所以獨尊此我無比似所以獨尊此我本不是物而能生出一切物且能爲物安名而此我獨無名所以獨尊今強名之曰道曰性曰真如曰阿耨菩提人祇知求道見性而證真如至阿耨菩提竟忘卻了我這冤苦向誰可訴今向人言祇要知此至近之我則道性等名皆歸于我矣其誰信之

丙一二 經錄二

八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此事本易若教我說向難處去我則不敢何以故此我時時端然在此人人皆具皆足一說便明而以爲難欺人乎欺心乎我常歷觀佛祖經教語句說得驚天動地不知打退了多少眾生令我不能不生嗔恨訶之罵之可憐生吾人不識前生作何等業竟來生此世間爲五蘊所困欲出五蘊又爲天魔外道之法所困欲出天魔外道之法又爲佛法所困入佛法已困矣怎奈見識淺又爲那些驚天動地之言打退總是吾人造惡多端招此報應今速速懺悔向甚愚老漢子利那際三昧說明此我堂堂的作人去那裏還有五蘊來困你天魔外道來困你佛法來困你我于此道歷盡甘苦彼五蘊及天魔外道之困我看破一遣便離還輕惟佛法困我最重未悟時看佛可愛可戀既悟後還可愛可戀而今才前識之罵

之惟有此我巍巍堂堂出入五蘊天魔外道佛法之中呼之
即來喝之即去縱橫自由蓋我得此簡易之理開口便說不
忍欺瞞眾人而返招疑謗常常于無人處噴淚總爲一體相
關奈何奈何

此我天地不能似其高厚日月不能似其光明鬼神不能似
其幽深四時不能似其化育一切賢聖佛祖及人天萬物三
途都是此我中之一點光影還有甚麼可以及他而吾人總
不一顧何也不痛哭流涕長太息教老漢何以度日不得已
只得去拈題作詩作詩乃老漢六十外事也總是不得已要
消遣一時無奈詩中又露出痛哭之意哀哉總是老漢之命
苦此一生而已矣

丙十二 燈錄二

九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此我非大非小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動非靜非聖非凡非
合非分非生非滅非往非來非男非女非善非惡非真非妄
非實非虛非方非圓非迷非悟非顯非隱非流非凝非佛非
眾生非有相非無相非可言非不可言總之不可思議非不
可思議要會此義甚難不如祇會此我則盡之矣
我常常想此我之玄奇高妙神通智慧真不可思議太虛中有
十法界十法界中等奇異皆是此我神通造出而此我則
游戲于十法界之內外試問此我乃何物事而竟能如此然
此我即此能視能聽能言之我而人人具足者何以譚及斯
理便目瞪口呆莫知所措甚至竟厭聽而去甘心作酒囊飯
袋以終其身將這能造十法界之此我竟作賤到如今世人

這等地位若不痛哭不能也

世人作賤此我到三途去皆由這心意識好名好利之故我
看明此故遂打殺這心意識而見此我當無心無意無識時
此我鎮日在家安坐無爲何樂如之常想世人能令心意
識造出三途法界我今使令心意識爲我造善薩法界佛法
界得善薩之名佛之名菩薩之利佛之利世人所造如彼受
一切苦我所造如此受一切樂孰得孰失請君一辨

此我直指當下便見不用參不必在諸公案語句上胡求一
經語句上參便十年二十年耽誤去爲語句難明而發退心
者同恆河沙數如指月錄亦有功于人而耽誤人處十有七
八余今爲學者檢親切而便于悟入者一參便知非是圖捷

丙十二 燈錄二

十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徑理本如是
公案有兩義曰理曰事悟其理而不悟其事則遇境有礙於
事上亦有所見而理上未安則根本不立是故要理事雙融
如出定公案如何參得我見參此者來千人千人退去來萬
人萬人退去即五雲逢翠巖真洪覺範大愚雲菴至妙喜諸
君子不過悟其理而已彼女子以何因入定文殊何以不能
出罔明同一鳴指何以能出世尊何以能知文殊不能出惟
罔明能出罔明何以知世尊之意而即來應命都能知否融
否此乃有理路有因有由在四人見地所歷之事有許多分
別惟世尊一一皆知如何參得若依此無下手處得見本來
又何必參此頭緒繁多之事近今竟有許多會此公案者

較文殊高出一頭真是良心喪盡至于諸君子之偶皆是干
理上融事上總未見得如何了得這件公案若了得則皆能
出女子之定豈不漸惶參公案要親切相近此我的語句則
一參便入卽用許多絮叨如卽心卽佛念佛的是誰如何是
本來面目清譚對面者是不離問處等等言句最易入不然
則如秦時轆轤鑽一二三四五非梁陳等等與他一箇沒頭
沒腦沒去路無理路用不得思量問住他不怕他不自尋活
路諸家語句不過要明此我如何指月錄教人參出定公案
今之言能悟此者問其理則不知根本問其事則莫知所措
而竟曰悟矣不能不令人回痛哭而大笑之余於此則公案
在權書內論頗詳悉惟智者諒之

丙十二

燈錄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曰如何能不著相不落空去曰祇要會此我則自然不著
相不落空蓋此我本來本著相不本不落空修行人動輒著
相落空者乃不知此我無歸宿處故也然著相落空皆是有
念若無念動靜皆是此我用事又何著何落之有近代及目
下諸方大病在落空他亦有些工夫亦有所見他于離一切
相上作工夫忽然皆是虛妄本無一物惟見于空以爲悟了
常于此輩追到此處他便無言可對遂曰你自家參去自然
曉得別人不能替你出力他卻不知道能見此空是那一個
若此際不能忍與他露一我字端倪他便駭然而驚便捧出
金剛經我相二字作證死也不信到此時真是難言祇得順
他之意說此際我見一切皆空不可加一我字爲甚麼你信

此甚篤難道信此空者不是我麼總一味搖首教我自家參
去神色大變遂拂袖歸方丈比比皆是奈何奈何

諸方許我都要我歸依他作付法弟子及我說到他悟處不
過一空他便贊我有大根器遂因其所許再進一步則闕然
矣我亦以金剛經證之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見如來此兩我字請問是那一個的我信心清淨請
問是誰的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無所住心又是誰的
心難道都是空麼經云離一切相乃教我離去我著之相非
離我也這我你有甚法可以離得推到極處此身可離此我
不能離明明的一個道理而不信而生一見刺認以爲空豈
不哀哉

丙十二

燈錄二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試問諸方祇這離一切相的是誰分明是我離一切相如何
是空一切相離後祇獨存一我如何是空你著在空處我明
明知你時時恍恍惚惚無立腳處你也知道你無立腳處祇
因爲你吃過盲師毒藥又開過堂說過法有了些體面稱爲
和尚硬著頭皮一日近一日去見瑛魔王被小鬼大棒打擗
那時有體面也無何不今日畧虛一虛心到湛愚老人前替
你說明可不是好何苦作此虛體面自棄自欺而曰彼居士
也我和尚也焉有向居士問法之理要知瑛魔王亦居士也
與其將來向瑛魔王跪求而哭訴不如今日來向我而請譚
世尊初生卽將此大事因緣說明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吾
者此我也人人皆具者也後雲門出作打殺語乃雲門孟浪

如果人人皆明得獨尊之義天下那有不太平之理必打殺此語而後太平不亦更擾乎因此語出後人遂總不理論世尊之直指誤卻多少豪傑之士都離卻此我而別尋生路瓊瑯覺還讚他能報佛恩可恨可恨惟雲峯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可憐後人被雲門一打將此吾字都拋向大洋裏去入于邪道無出身之路皆係雲門所誤我若在雲門時一棒將雲門打殺與狗子吃才是報佛恩才是定亂之謀客曰老人不會雲門之意雲門要天下之人皆知此我之尊不可獨讓與世尊若讓與世尊天下不太平矣曰審如是我當爲雲門禮拜拈香蓋爲數千年來總未見提此直指最要最要之法門而誦雲門之語者多是以使老漢生噴

丙十二

燈錄二

十三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動恨或曰老漢還有噴恨否曰我于雲門此兩語不生噴恨何足以報佛恩

世尊於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云一切者非但人也一切眾生皆有此我故本具如來智慧德相豈祇如來蓋眾生爲妄想執著故不能證若一念知有此我妄想本空即時能證不讓如來此是世尊極親切直指婆心處人讀此每忽畧過真可哀也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梅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像亦出迎世尊三呼三應乃云無爲真佛實在我身云真云實乃在下忉利之我身也非在梅檀木身也蓋佛

所到處有情者成佛無情者皆變爲黃金梅檀雖木然已成像故三喚三應化身在焉此佛之本性功德圓滿遂爾神通如此世尊恐人誤認化身爲真乃云無爲之真佛實在此我之身非在彼化身三應木身之中故後來祖教皆云報化非真佛與世尊同一正見要人知此我乃真佛彼報化非真佛也世尊已明說破而後來好事宗徒不識此我亂教人參真佛在那一個身中以盲引盲真可恨也

丙十二

燈錄二

十四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世尊誦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我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我法身須菩提嚴中宴坐卻見吾法身法身卽此我也想比丘尼乃功勳中人物故有神力作轉輪聖王而不知此我故受世尊之詞我今代比丘尼出氣當世尊言畢時卽曰世尊要我離色身見法身耶此時世尊自然知錯退避三舍然比丘尼自念我是女身已露狐狸尾安得不受世尊之詞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一召一諾已明明指出那一通而仙人不悟卽是我佛卽曰那一通你問我又明明指出此我仙人終不悟後人判此都是習套語不足論惟斷橋倫作頌末句甚好乃曰三個老婆相對坐若要明此我祇將一句用力一參是何道理管包此我卽刻靚面斷不相欺蓋那一通卽此我也妙喜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定盤星卽此我也那一通三字將人引開去誤人不淺所以都是弄泥團漢世尊一召後又曰你問我引

仙人到這裏切近處來而仙人至今還在那裏悲哉

七賢女所云無根樹無陰陽地叫不響山谷皆喻此我也佛云我諸弟子大阿羅漢皆不解此義惟諸大菩薩乃解此義要知斯理在切近處才能說而此我一離遠便錯若知此我彼無根樹等語到耳便知不可將大菩薩看高了不過能知此我便超出一切大阿羅漢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無邊身菩薩量世尊之頂如此今試量一量此我之頂還量得盡麼無邊身即此我也身既無邊頂焉有盡以我量我徒費辛勤

外道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遂悟作禮而

丙十二 燈錄二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去外道真可謂良馬見鞭影而行後人都在良久處會乃見影未見鞭也外道見影悟鞭影者鞭之影鞭者影之鞭既有此虛影則有此實鞭得此實鞭則到處皆有虛影相隨而剎那不離若祇認虛影而不悟實鞭惟良久處有此我不良久處竟無此我耶雪竇顯等判皆不著親切處惟百丈請益法眼語未終法眼云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丈從此悟入悟入兩字妙乃見良久而知此我也猶見鞭影而知鞭知利害也初悟者見良久而悟入此我若能悟此我於當下者卽良久卽我又何有鞭影之喻也蓋此我極其現成固已久矣惟其久固良故世尊于有言無言之外以良久示之客曰何以謂之良也曰問卽不良良卽不問

今日說定法昨日說不定法乃建化當機下藥是佛妙用卽此我妙用非外道能知祇要能知此我爲主說定不定法總是誘人悟入此我

世尊紫磨金色之身試問諸善知識世尊滅度後還有此身否還無此身否此義雖善知識恐亦不能悉也此義乃至眞至實之妙義於此義不明則此我如影如空如夢如幻渺渺茫茫植得甚麼一口氣不來此我歸宿何地若云非滅度非不滅度猶如太虛無在無不在說有歸宿之處便是執著我于三十年前聞之已熟祇好哄鬼不怕你到三十日不淒涼孤苦所謂無主孤魂是此輩也試問此金色之身是我原有的的是此我修出來的若說現成原有的何以悟此我不見

丙十二 燈錄二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此身若說修出來的則是幻化之身世尊何以將此幻化之身諄諄教人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使雲門在此必喊叫打殺打殺令天下太平眞所謂未夢見在惟彌勒示善財云汝既已得根本智根本智祇此我也當亟修差別智度一切眾生差別智卽後得智也得根本智見性得差別智成佛我以差別智度無始以來父母兄弟妻子親戚朋友及一切眾生因功德繁盛于虛空中生出樓閣分爲內院外院於內院中重重樓臺殿閣於樓臺殿閣之正中又生出一極高之閣俯視四處樓閣內忽然生出一微妙色身之我像如孩童顏色美好世莫能比卽如世尊紫磨金色之身此微妙色身非從天降非自地出非自空有乃此我建立化門積累功德

自然而生說此我非此身也非也說此身非此我也非也此我即此身也此身即此我也於是游戲樓閣之中雖天地萬物皆壞而此我此身此閣無窮無盡不可說不可說斷無壞理彌勒尙如此世尊則何如乎所以世尊以手摩胸要人瞻仰豈是謂此身將壞爾等速速看取耶後以三昧火圍維金色身者蓋示人以常法而金色身則高然獨舉豈有壞理諸大德切不可被世尊換卻眼睛豎起脊梁明此實義學彌勒去才有著落若學兩句非滅度非不滅度腐朽陳言以爲問答不如早死看看死後光景怕不怕再來作人始信湛愚老人不汝欺也

丙十二

燈錄二

十七

金陵 蕭氏校印

此我具足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之理則外現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之境所存于內者盡是智慧大悲大慈之心則外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相所存于內者盡是愚癡嗔恨殺害之心則外現禽獸餓鬼地獄三途之相斷斷不虛決定之理此是先佛所訓就得孰失可不勉之

經題以字問曰以字不成八字不就是你字曰你這一問直逼得老漢證無餘涅槃不但我不識此字即十方如來亦不識此字西方二十八祖此方六祖亦不識此字即此不識處打一返照迴迴然是誰不識此字不憚你不悟此是第一入道之法最直截最簡易凡語句無理路使學者易于悟入何

以故若語句有理路令人精研精之又精研之又研即精研到聖人地位不過落在聖坑若想識此字則未夢見在要知

語句無理路乃理之至者令人一見將你精研之心叱之千里之外使你當下無處用心便去不得要知因無理路可尋則不能前去又要會又罷不得在此去不得罷不得之時不隔一線即超如來之地祇在一提語句刹那際便是去不得悟入之時何須多日說五年十年真不堪入耳當領會你這一問直逼得我證無餘涅槃之答則當下即入

參語句最妙在去不得更妙在罷不得自有生以來此我起心起意起識無時無刻不去攀緣物境竟將此我剎成了一團妄相其本來無相之實相埋沒不堪若漸漸銷磨他甚是費力古德想出參語句之法直要人當下即超入如來之地更妙在語句並無無理路可思理路可議利那間即將你有生

丙十二

燈錄二

一八

金陵 蕭氏校印

來多少妄想一截即斷使你心意識去得怕你不生疑然這去不得之時正是此我本來面目顯露之時與十方如來說面之時實相無相之時若能一眼瞥見豈不慶快生平無奈其到此而不能開悟其不能開悟者乃不能就貼近一想此我便是還隱隱的想必有一玄奇高妙之境所以雖去不得卻不能悟然而疑矣然而不能不疑矣疑固不悟然而妙在此疑此疑祇隔一紙這疑即是你出頭的要路即是你脫生死輪迴的妙法即是你證道與諸佛相見的密因百千萬劫容易不得到這裏百千萬參學之士容易不得到這裏萬萬不可能手若一罷此疑則與此道永無消息矣蓋罷不得者乃罷不得此去不得之時乃千古一逢之時也夫以千

古一逢之時而竟罷之則成何等人也

如來禪亦是明此我祖師禪亦是明此我非祖師禪高于如來但所設之法則捷徑無比然總出自拈花要你當下便見不俟將來但祖師禪一代一代便弱下去何也蓋無大法王發獅子吼震醒弊賸于捷徑處指示之故自唐宋後夾雜拖帶失卻當年直指心燈自有五燈以後又有指月錄出亂闕闕不知教從那等語句最爲直截那等語句反滋擾攘初入手豈可混參若于不當參者而參之乃徒費心力有何庸也參話頭要下手便去不得爲妙若一去則不得矣一去則涉心涉意涉識如何得這實相無相之妙去不得則住矣試思此住者何物也試思此思者又何物也不若一齊放下則此

丙十二 燈錄二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有不惘然乎其次則生疑疑亦妙然要儘力去疑疑到極處自然悟入悟後一想原來多了這一疑當去不得時早已得之矣

參語句要句少字少者爲妙經文似字甚好必定要參出他是個甚字來方休與他死命的紐在一處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自然有箇入處此卽是無邊苦海中一大慈航上此慈航必到彼岸愈參愈不識愈不識愈參畢竟是何字參來參去參到無可如何處忽然悟曰我認得了也認得還是以字還是八字說以說八劈面便打

有理路語句不濟事因有理路可尋便只管向前去無理路語句妙當下一參便去不得不但我參到此去不得卽十方

如來到此亦去不得去不得不是因語句所逼觸途生礙蓋當下卽逼你到切近處會得這無上妙義卽在此去不得便發悶的時候當此發悶之時祇問發悶的是誰一決卽了

天下之理惟有參禪最容易祇要語句簡約截斷象流一參便入不要費許多歲月祇爲自唐宋來將悟字說得張皇可畏遂將此事看得驚天動地若在湛愚老人爲人發明此理祇消時下便悟較之參禪更易所以世尊將平日所說智慧辨才神通一概推卻將拈花極易之事示人而大眾反致罔措諒令人不解非我故爲說得容易假此誘人蓋此我人人皆具一說便明有何艱難古人說得甚難者乃古人之陋也問曰子所建立乃此我也歷代參禪上士忽然大悟自然別

丙十二 燈錄二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一玄奇之妙那裏是悟得此我便爲極則事若是以此我爲極則事早已諄諄然說之矣何待今日曰古人無不諄諄然以此我命人也但汝不能會自世尊以後至于今日說我以示人者不可勝紀前已悉言今但論不說出我字名目而以我之實示人者何莫非我也古人教你不要著相試問是誰不著相不要落空試問是誰不落空忽曰我悟了也此悟原是我悟非別人也又不著相又不落空又是我悟試問不是悟得此我悟些甚麼若謂我之外更有不可說之妙理則是心外之法則墮外道古人悟後不卽說我字者蓋不欲其有我之名而得此實相無相之至詣爲至也我今日特明言此我其始也遵世尊惟吾獨尊之教其既也遵臨濟公聽

法道人說法道人之教我于斯道參究四十二年若不能自信焉敢張目大呼欲天下萬世都信我說蓋有時節因緣劫數該與天下後世之人共明此我豈諸方之所能罵者汝果能明此我將千七百則公案條條以此我參會之不過是此我一千七百樣變相人爲變相所惑故參差異見不得相應而此我遂入長夜雖入長夜而此我則自若也我即心也心外無法即心即法即法即心是爲心王是爲法王惟大悟者能證此心王證此法王若謂心王法王之外更有玄奇之妙則請汝自得之非我所能知也當深自思惟毋躁言取咎不淺

永嘉云莫謗如來正法輪謗此我即謗正法輪罪不容赦必

丙十二

登錄二

二十一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墮地獄不知此我任你修百千萬劫總在外道窠窟裏蓋外我而執定一箇道理故名之曰外道也何況不知此我而又

不修行而與謗者乎
經云無我相無人相廬居士問座主曰無我相無人相阿誰講阿誰聽主無對示偈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疏親言其無我人肉身之假相并無我人之假名則同是一體如來有何疏何親又云勸君休歷座何以直求真言我人名相皆假不知直求此能講能聽之真我而何以麻此座而妄講妄聽也真我即此我也非此我之外又有一真我蓋對名相之我故謂之真我也又云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此我本是金剛之體本是般若之性名雖有三其實一我也焉得有纖塵之

累所謂何處惹塵埃是也又云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言聞言信受總是假此名相開示此無一纖塵之我以陳于人而已矣有何他說焉

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既清淨矣何以不入涅槃既破戒矣何以不入地獄蓋謂地獄涅槃乃人心中所生之名相耳果能一悟此我則諸相皆空涅槃地獄今在何處清淨破戒出自何人著于清淨者便謂有涅槃之地可以入也著于破戒者便謂有地獄之處可以入也試問此我猶如太虛何處是太虛之清淨何處是太虛之破戒但不知此我則名相紛紜遮眼塞耳東西亂投如夢中事分明明竟在目前忽然覺來了不可得一悟此我亦復如是

丙十二

登錄二

二十一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問曰此何法也豈不令人驚畏曰此是世尊指出吾人本來至于而今再至將來將來不可說不可說總是不用一點修證現成之佛祇要信得及便安坐蓮臺回思一切經教所載諸佛菩薩度己度人之法并所立功德皆屬夢幻祇爲不敢信此所以蹉跎歲月不但吾人往古佛祖亦是不能信此故有多少修行的傳授工夫後悟及此方才歇手無事去成佛成祖所以後代唐宋諸君子他能嘯傲孤峯詞佛罵祖皆會得此義者也彼三乘權學一望而逃再不敢正目一視蓋此我大如太虛尊無有上今於太虛之中無有上之下忽然有七尺之身不過一微塵之相此

微塵相中而有一如風之心以一如風之心往來于一微塵之中做得些甚麼出來便終年終日作嘴作臉說我在這裏修行辨道豈不惶恐煞人你就學佛祖同佛祖一樣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在此我太虛之中皆是夢幻而此我之尊本不在此所以達士能悟世尊之言當下一笑歇卻憑他去總不能干礙此我絲毫故居一切時不起妄念而此我自如也不因不起妄念而自如於諸妄心亦不息滅而此我自如也不因能息滅而自如住妄想境不加了知而此我自如也不因加了知而自如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而此我自如也不因能辨真實而自如總之吾人不知此我乃現成本來之佛不知此我即太虛之大不知此我乃無上之尊而祇認此微塵

丙十二 燈錄二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身如風之心自家搖撼播弄徒費心力不能休歇所以墮諸苦海無有出期古來能會此者才可以謂之得法稱無事道人坐法王位說法去

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如此直指可謂明白極矣而猶不能悟何哉諸可還者如明出自日月今以明還于日月空出自太虛今以空還太虛此皆本可還者蓋明與空非我也我能以可還之物還于物能以不可還之我而亦有所還乎可還者乃目見耳聞之物也不可還者乃此能見能聞之我也故直指之曰非汝而誰我想世尊將可還者引出這不可還之我欲阿難及大眾當下知宗識祖得見本來面目一超直入如來之地則當慶快生平無奈大眾

默然阿難恍惚遂忽畧聽過至後被金色公一呼其名始悟真可痛哭以世尊之金口宣揚此我而人猶不信而況後起者乎所以後起者無可如何遂以無理路句逼出此我使他自認先不與之說破他識得後才與之證明流傳至于而今然以無理路言句參而退去者或千百萬億不可勝紀即我眼見于四十年來因參竹篋子而退去者不止百千此皆無理路言句之誤也古德煞是婆心要逼他當下便見此我而無奈未悟者視之若登天之難若有理路之言句一參便有路可入有理可玩纏綿或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不能自脫此又有理路言句之誤也我于此思量不如直指此我上遵世尊次遵臨濟祇要他信若能信便入此無上法門

丙十二 燈錄二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維摩不二法門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三十二菩薩皆有言說以入此門文殊以有言說無言惟維摩默然不答開示此我未有如此之明也凡有所在皆二在我則一此一無對待故曰不二悟此便了何難之有

誌公答梁武帝云十二梁武所問者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而何以十二兩字答之又問十二之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又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又答曰安樂禁此皆為梁武截斷眾流當下直指本無煩惑可除也直逼得梁武不曉可惜當時錯過即就他不曉處要他曉得那不曉的一槌擊破豈不痛快在誌公已有此等言句無奈梁武不

悟而後人于此三句都有解說真可笑也

當日梁武帝一問寶誌公一答分明一問一答兩尊活佛祇是說話不同雖然說話不同而佛則未嘗變異毫末雖然未嘗變異毫末而卻有霄淵之異看來祇隔一紙或曰如何是一紙之隔日聞十二兩字已不曉矣又聞在書字時節刻漏中益不曉到此益不曉地乃十方如來拱手不敢吐一字之時十方魔王震恐即時銷墮之時十方一切眾生成佛之時祇消一彈指圓成八萬門不是此我安能不曉後世無知者解說此三句以為有得知此者云乃截斷眾流法也獨有一人惟讚歎此不曉為梁武帝吐氣不曉益不曉箇中已了了試問寶誌公誌公更不曉

丙十二

燈錄二

二二五

金陵遊書
蔣氏校印

誌公大乘讚并十二時誦都是直指末二句更妙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而今人總不提起有提起者便曰都曉得久了而今要明出定產難托鉢等公案去要知公案雖多其根本智之理則一如何悟此不能悟彼再問其果係誰動口又茫然固措末世眾生不肯為己乃至如此
善慧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祇明此一偈大事即了何必大藏經教何必五燈會元指月錄等書何必千七百公案橫說直說左說右說隱說顯說何必建立何必掃蕩何必曉曉言跳出張三窠窟又入李四窠窟跳出李四窠窟又入某家窠窟要知都是夢話總不如此偈一見便了偈所云物乃此我也先乎天地而有究其

從來諸佛不知也亦不得而知也無形無相本來寂寥至今寂寥而今你我面目相對眷屬相對甚至夫妻聚頭時千軍萬馬時霹靂交加時掀天翻地時寂寥更寂寥再至將來將來不可思議之將來無不是此我之寂寥時也而曰必要除去一切聲色退居獨處才能復此寂寥乃夢話乃落二落三語上智之士必不願聞天地萬物皆本此寂寥之我而出四時雖有凋落而此我則終古如斯也明此我還有甚麼不足處還要東張西望四處馳求或曰得此我為甚麼不能即同諸佛具智慧辨才神通等等奇妙曰初悟此我者如孩童然必俟其長成方可應酬人事明此我後習氣漸漸消除則智慧漸漸擴充自無始以來所染所著也必須五年十年二十年

丙十二

燈錄二

二二六

金陵遊書
蔣氏校印

三十年才能銷盡所謂漸臻玄奧古德所歷不我欺也或者有卽具者必是佛祖再來一悟便徹豈可概論經云菩薩再來尚有隔陰離陰之迷何況吾人卽有前因已經隔陰豈可上同佛祖悟此我後設有此念乃魔念也切須離之不然則廣求知解增益見識雖悟而又迷也
未悟此我者又無善知識發明祇要在視聽言動見聞覺知上密密自究是誰視聽言動見聞覺知數日之間卽能悟去切不可外求悟去後祇要時時照顧此我令教熟去日就月將熟則忘忘則化矣化則惟有此我而無此我而無此我惟有此我所謂行住坐臥一無事之佛是也客問曰老人今到何等地位余笑曰我有一言汝勿驚異我今聞一切如來之

言聞一切聖賢之言聞一切善知識公案語句總不堪入耳
 大士又發明此我直指此我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
 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
 處祇這語聲是大士此偈純是我相大背經旨與講金剛經
 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為同為別若此偈出自湛愚老人口
 不知動諸方多少口業妙在大士從第四天為度生而來人
 不敢罵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照照靈靈我若在彼
 時即劈面掌玄沙是你只認得箇照照靈靈看玄沙向我敢
 道甚麼我看一切語錄中語句惟古佛慈悲才肯直語其餘
 悟道者皆弄嘴脣人我若開出這夥禪師善知識名字教他
 自愧自恨自不能安抱慚無地古之真悟道者尚如此則近

丙十二 燈錄二 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今未悟而謂悟者不可問矣
 前頌已將此我和盤托出其奈人不能信不得已又曰空手
 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在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惟皓布襪能
 知此頌只到法身邊不能到向上一路後人祇以此頌過于
 前頌那知前頌純是向上後之悟者都學作此頌如斷橋偷
 等狗走抖擻口猴愁搜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客曰
 此頌古奧深妙高于前頌老人何輕此而重彼也曰此後來
 世俗禪師之見也他雖開悟而慈悲之心不能自發都走入
 此套自為高異要人仰他不可思議他若能作前頌我許他
 作此頌他若不能作前頌我不能不硬差派他作弄嘴脣人
 之人至于大士心王銘真可謂萬古箴銘懸之座右朝夕玩

味管保成佛

南嶽慧示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
 不得得亦不真道源性海即此我也只向我求則何求不得
 不真哉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顯靈通現真相我乃心之
 源今頓悟此我則寶藏開矣真相即我也於或隱或顯之際
 無不靈而通焉悟與不悟皆全具不可謂聖具而凡不具也
 你看凡眾應酬往來少些甚麼惟悟者能見之不悟者夢夢
 耳又云獨行獨坐惟此我能生百億化身起一念即一化身
 萬念即萬化身安有數可量也又云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
 不見微塵相此我之妙乃至如此又云可笑物兮無比況口
 吐明珠光晃晃以虛空至于萬物皆不能比況此我然說法

丙十二 燈錄二 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滔滔如明珠外滾而光明無所不照又云尋常見說不思議
 一語標名言下當惟此我不可思議然以一悟標其名曰此
 我則千當萬當雖十方如來浩浩的爭辨亦不能移易此我
 兩字之名矣又發明此我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
 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眾太虛
 玄指物傳心人不曾此偈可謂明極矣言此我極三千大千
 世界不可思量無物不是我無我不是物今指一物以傳此
 我焉而人不曾真可哀也
 布袋和尚云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如來最靈物縱橫妙用
 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布袋和尚直指說到這田地還要
 湛愚老人怎樣說諸君才信難道將此心剗出來看看才不

爲哄你我嘗讀此喜不自勝又淚不能止喜者喜我乃何人一見此便做去淚不止者見他人看過卽已而漫不經心我見此後歷觀諸公案語句有奇者怪者側者反者高者異者順者逆者橫者直者觸者背者遠者近者喜者怒者去者來者難以悉紀總是發明此我然總不如此誦如在光天化日之下對面相看還要擬議麼還要想像麼所謂古佛慈悲其示人者不同後來影響或曰此易透唐宋諸公語句難透余震威一喝曰唐宋諸語句值得甚麼乾屎橛你被他蓋覆來輕此誦後云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祇明無學地汝亦能絕知無學否嗚呼哀哉後代宗門語句皆以奇怪爲高爲深所以斯道陵替至今而不能振也

百一 燈錄二

二二九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布袋又曰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這不是發明此我還甚麼還要去參唐宋諸公語句麼我見此卽了然無疑人有以唐宋言句難我者不消一唾直碎如微塵如來禪反覆開示授法教人修持往往五年十年瞬息過去祖師禪以一兩句話頭教人自參自悟往往三年五年十年不得消息然此兩宗內悟固有人因歲月耽延逃去者不啻十萬今湛愚老人開示諸君不是如來禪並不是祖師禪祇要一時辰內親切指引於剎那際教你悟去祇要密密保任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管保成佛

客問曰西土五祖見四祖言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今老人勸言此我毋乃與五祖之言相違乎曰五祖來見四祖求出家四祖曰汝身出家心出家五祖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四祖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五祖遂答夫出家者無我我故云云學者讀書要將上下文看得清楚自不生疑五祖言我我者蓋對身心兩字說也因四祖問汝身出家心出家五祖遂答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此我字乃我常言之我字也故四祖又問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此誰字與我常言之我字對鍼故四祖遂答云夫出家者乃無我之身無我之心故若能無此身心則真心自不生滅與諸佛之常道相等矣此兩我字蓋指身與心言非我來出家之我也乃汝錯會非違之也

百一 燈錄二

三二二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初祖謂二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既不從人而得則舍我而向誰得乎二祖曰我心未甯乞師與安乃謂我之心猶未甯也此際止隔一線二祖認心爲我不識此無心之我心有生滅心有去來而此我則鎮日常安觀其生滅觀其去來若能迴光返照當下瞥見則諸心盡無惟我獨存安乎不安乎虧然初祖將錯就錯據你說心未甯卽將心來與汝安逼得二祖此時此刻才去覓心原來心是箇影響虛妄如風之物祇因這一覓便走箇精光求絲毫心也不能得惟有一我在此祖遂答之曰我與汝安心竟大事了畢性者我之體也心者我之用也體用不明則心爲主終年終日來來去去紛紛

攘攘全不知有所謂性矣我總在心上用事則此我謂之凡我眾生我驢胎馬腹全是此我若能明得此心爲虛妄而歸于寂然不動終日常安之體則此我謂之真我聖我若能明得此我本來無我本來無名非凡非眾非真非聖則縱橫自在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二祖種種說心說性不能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爲其說無念心體二祖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一曰無念心體又曰所傳心體蓋言此心雖則如風而有心體體則極真極實乃佛心印法印要在諸緣已息又不斷滅此際乃真消息也試問此際非我而誰蓋爲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天下說也

百一十一 燈錄二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六祖說本來無一物今人都認錯了乃是說無一物非是說無我當日說時不是我說是誰說此五字因無一切物才發明出這我來我既非物則何處得惹塵埃後人都認作一切皆無連我都無了竟成了一斷滅世界竟不一迴想應酬日用乃何物而靈明不昧如此後又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此物字卽我字也凡一切物皆有頭尾名字背面惟此我則一切皆無而實實則有物向也說無物今也說有物六祖不若是之顛倒惟諸君不能善會致使祖意埋沒惟神會能會以本源佛性答之蓋六祖以言問神會亦以言答非是不能良久默然叉手向前遠牀三而拂衣休去等等相答也六祖謂之爲知解宗徒者恐後人

因本源佛性作名字解故詞之耳後人又錯會遂輕神會那知神會知解超出諸君或曰何以見神會超出眾人曰汝不見六祖圓寂時眾人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六祖大讚神會痛詞眾人爲之作偈以開示之

六祖開口祇要人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兩自字妙極乃直指也人都在心性上擬議便無著落今人講到心上便寬大了去講到性上便深遠了去將兩自字置而不問辜負六祖最近最親切之言我今爲天下萬世說明了罷心性兩字皆是虛妄惟有此我才爲真實我之光明自然而能普照萬物萬境故名之曰心我本無相不必入定而隨動隨靜自然深徹淵穆而不可見故名之曰性聖與凡佛與眾生同具此體蓋

百一十二 燈錄二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同有一我故無往而不同也祇要識得見得此心此性卽此我也才可以謂之本心本性若離我而言心性者皆無本之論盡屬荒唐故六祖諄諄指出兩自字易爲而不一思之耶六祖於五祖言下大徹遂啟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之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試看六祖因大徹遂將自字一路說來真是天花亂墜千古以下令人讀之無不悟我成佛使非大徹安能將自字說得如此暢快可見大徹全憑此我可見能悟此我卽是全提稍有擬議卽成滲漏安能大徹去果能悟得

此我卽是丈夫天人師佛而諸方猶自曉曉不信真可哀也
祖語惠明曰汝既爲法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
要知諸緣不息亦是我然此乃生滅之我非真我也令其勿
生一念則不生不滅之真我顯矣因其良久遂直示之曰不
思善不思惡於此無念之時卽你不生不滅之真我也有何
難哉所以惠明言下便悟蓋六祖於此我分明故示人亦分
明不似後人拖泥帶水或隱或顯令學人捉摸不定果能悟
此不生不滅之我又何妨寄于有生有滅之念任我縱橫自
在去

問曰何謂不生不滅曰生滅屬念非我有生滅也當念生時
我若隨念而生則念滅時亦當隨念而滅或生或滅或滅或
生有時同死有時同活活者能起而立死者便倒而臥審如
是則滿途滿座起立倒臥者不可勝紀成何說話要知此我
乃是一箇亙古長生之至寶他極安靜他極虛靈念生時他
知其生念滅時他知其滅念雖有千生千滅想盡天地萬物
古今之事不過是此我而前一點浮雲影響于我甚事故名
之曰涅槃妙心那知涅槃妙心卽是人人之我一指出便得
何須向外尋求捨近趨遠以自誤耶

兩僧執風動幡動六祖破其執曰心動古今論此公案都是
蒙混未見有一說歸宗試問可是明明幡動曰是可是明明
風吹幡動曰是兩僧各執一動以爲是此生死輪轉所以至
今而不已也天下何物非心何心非物都是物動都是心動

百一 二 卷之二

三十三

金陵寶書
蔣氏校印

都是心動都是物動故六祖以心動破之則是非泯而所執
解矣人欲求佛祖真宗當此三動之中得一箇千古不動之
妙理則知動者自動不動者自不動非一非二非一非二非一才
是緣起無生之義此則公案自六祖後論者甚多皆未知痛
癢總是于此我未能大徹故出語不能不自瞞也

此我非天下之物可以相似故南嶽對六祖曰說似一物則
不中此我一超便入不落階級故青原對六祖曰聖諦亦不
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六祖諄諄語人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試問諸方
自心是誰竟有來答者曰自心乃自心非是我也不謂之瘋
可乎何以聞自心是佛則又信而不敢承當何以聞我卽是

丙十二 卷之二

三十四

金陵寶書
蔣氏校印

佛則又怒而罵真不可思議試問自心非我則心爲真而我
爲何物我與心竟是兩物一身之內有兩物焉能自安乎所
謂自心者卽此我也說心字不如說我字更親切有味何以
拋去自字只認心字常慨諸方心粗不能深自思維故曉曉
議我悲夫

光明普照謂之心寂然不動謂之性萬化流行謂之命然而
皆我也同時同用同體非一非二非卽非離既云我矣何得
又有心有性有命字義要清楚還他穩當才不致有支離之
病若執定總言一我又落顛預僮伺之病蓋當光明普照之
時則我而心也當寂然不動之時則我而性也當萬化流行
之時則我而命也我乃心性命之總持心性命乃我游行動

靜之境也然而心性命皆有流弊惟我能持之心之流弊當光明普照之時非我有以持之則有漫散昏沈之病性之流弊當寂然不動之時非我有以持之則有凝滯遲鈍之病命之流弊當萬化流行之時非我有以持之則有品物紊亂善惡雜生之病我其大矣哉至矣哉人到見性時才能知此我之真所謂千聖不傳之秘於此可以庶幾矣

此我乃千七百公案之髓彼公案語句皆屬皮毛縱你變相多端總不能出此一我任你千變萬化祇一我可以穿卻八萬四千陀羅尼只一我爲之耳

此我非自然非不自然若聽其自然則是自然外道我不能爲主矣若不是自然又隨在多事作鑿心外生法亦是外道

丙十二 燈錄二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聯氏校印

乃郎而奴矣此我之妙乃自作主張不依一切作體作用神鬼難窺不可思議故能爲佛祖之師生出一切諸佛而爲諸佛之母諸方能再不信乎亦深可哀已

此我乃天地間一活寶其餘皆死物也凡天地萬物那一件不是他建立那一物不是他安名有能建立他者否有能安他名者否今大家都在這裏不能不將此活寶喚作我此我字亦是強名若喚他作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菩提真如等等尊名人一聞之都推向佛邊不敢承當今直謂之曰乃我也能辭得否能推向佛邊否然而畢竟是我萬萬不能以他字相替若以他字替我字無人不笑說到此我印大道也人則不信總爲金剛經我相兩字誤卻後人卽世尊因後人之誤

亦不能無過焉我今反覆詳說特爲世尊吐氣怎肯將此活寶埋沒然此活寶非此至真至實至穩至當之我字安能顯著而全提要知我本無相千聖也觀他絲毫不得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卽此活寶之我也因他攀緣外境著于諸相則有我相若不起念攀緣你于何處見他有相且于何處見他有我之名諸方不可自誤聽湛愚老人說斷斷不敢欺瞞

此我真活寶也凡行住坐臥應酬日用到處皆真若非此我經歷過則境與事皆不能建立試看自古至今那一件不是這我造將出來何以故不信此我而思量我之外必有一箇妙理得此妙理才可縱橫自在那知道已自在矣你特不能

丙十二 燈錄二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聯氏校印

縱橫耳常想諸方見識竟要離卻此我不可著此我相才爲至道竟不是每日參禪要悟此理竟是求死尋死若要求死尋死可以投河投井管保卽刻有死去之效驗何必終日打坐沈思人人都去求死離我悟道若離我謂之悟道則世界空閒無人往來道固悟矣然而死矣令人發千古一笑此身車也此我牛也車若不行打車是打牛是此南嶽開示馬祖者明明以此我語之馬祖悟後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可見保任工夫雖馬祖上根利器至三十年之久還孜孜保任不敢自肆吾人乃何人而敢自肆不斟酌乎所謂悟後如喪考妣是也悟後保任成就之功要人自知其氣質好惡偏向處下手修治則此我自然光明普照幽深難

測平平有常而殊勝自至然最要最妙者無事去乃諸佛諸祖第一總持大陀羅尼

馬祖卽心卽佛語卽此四字已超入如來之地還有甚麼語句在此上者所以悟此便了後非心非佛句不過了此心佛兩字之名目耳非高于前句也因眾人都知此句動則曰卽心卽佛耳邊極熟了都忽畧過去不肯留心我今日卽我卽佛我字較心字固然親切然還是卽心卽佛何嘗不同若我不是心心不是我我與心竟成兩物有是理乎無是理乎三峯謂此等句不得到底乃後人之誤非此句之誤也西來直指原是要人識得自家卽此我是佛故六祖開口便教人見自本心識自本性不可向外馳求卽有得亦不真終歸

丙十二

燈錄二

三十七

金陵叢書
馬氏校印

虛妄馬祖答僧問西來意曰藏頭黑海頭白此兩句全無理路又要你參所以爲妙一參便去不得直將你心意識之根截斷教你無可奈何不怕你這我不出來東尋西望然東尋西望又無入處此兩句如銅山鐵壁在前絲毫擬議不得可憐生從無始以來任憑心意識輪轉至今今日聞塗毒鼓不怕你心意識不死不怕你這我今日不活而今這去不得者非我而誰非佛而誰非西來意而誰此際不能一返照識得這去不得者則千古難逢然全虧此兩句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而未後一句乃能躍出若在藏頭海頭白黑上搜尋義理終其身未夢見在

馬祖法語句句妙吾人心粗不肯細讀其謂眾曰汝等諸人

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又云言下領會更不歷于階級地位頓悟本性又云吾人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吃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又云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又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又云種種成立皆由一心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立處卽真盡是自家若不然者更有何人又云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于暗又云若見此理真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于淨業但能如是何虛不通以上所言難于悉記畧取其要總不過要人祇明此我得其根本則無往不可矣

丙十二

燈錄二

三十八

金陵叢書
馬氏校印

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殊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之相此僧那禪師之言也所云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試問覺觀尙且未起心何所之耶此際此時正心珠獨朗時也心珠卽此我也心珠非有何以故心珠無相故也心珠非無何以故心珠不空故也既不著相又不落空所以無一塵許間隔無刹那可斷續之相心珠卽此我此我卽心珠人以心珠乃無上玄奇之物我能得之才謂之大悟則夢夢矣

馬祖令人送書與經山道欽禪師啟書惟一圓相師于圓相

中著一點封回你看他兩公賈弄此我聞相此我也一點此我也能悟此則凡類此者不過如是然皆從拈花一脈傳來鳥窠禪師吹布毛示弟子會通通遂領玄旨吾人朝起穿衣洗面食飲應酬何以不領玄旨一切日用順我則喜喜則親愛其人逆我則怒怒則打罵其人何以不領玄旨從朝至暮神氣困乏都歸安息何以不領玄旨而獨羨會通于吹布毛遂領玄旨吾人每譚及玄字則興思高遠幽深不可思議那知道當前目所見耳所聞口所言手所執足所奔無不是此玄之妙旨天下至玄之理還有玄于此我者乎過于求玄者不知此我而求之于恍惚杳冥如仙家之說佛門小乘之徒殊不知彼恍惚杳冥乃玄之靜境日用應酬乃玄之動境惟

丙十二 燈錄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我乃真玄而不留滯于境是所謂玄旨也玄旨即在當前鳥窠以吹毛布示之真古佛也的是拈花一脈吾人自無始以來至于而今都裹在這玄堆裏都不知道而去千里萬里尋師訪友要領此玄旨會通于吹布毛便能領會真可謂獅子兒常想會通領此後于行住坐臥一動一靜一俯一仰開眼合眼縱橫自在無不是此玄旨久之則玄之又玄不可思議具三身發四智通八萬四千陀羅尼都在此吹毛上具足都在此吹毛上漸通吾人論道論穿衣吃飯便視為平常論吹毛則駭異論玄旨便駭異論此我便平常我不知穿衣吃飯與吹毛為同為異我不知此我與玄旨為同為異自四十年前我一悟此我即

知此我乃天下之至玄也自四十年來玩味此我之玄未盡其萬分之一足可以空前絕後而況再至將來將來可憐生人將此我看輕孰知其為至玄之旨此玄旨上同十方如來一心下同十方眾生一體無時無刻不是此我無時無刻不是此玄蓋惟玄乃我惟我乃玄玄而非我玄非我而非我我非我我彼老氏之玄乃以我求玄豈吾道之玄老氏之我乃以玄神我豈吾道之我彼家論玄求于杳冥佛家論玄見之日用吾人要知此我才是真玄才可以會吹毛之旨鳥窠以吹毛示侍者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示白居易指月錄中如師說法者真不能多得也如果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此人非佛而誰不知此我者專其心去惡行善必能有悟若

丙十二 燈錄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悟後專心行善離惡必能成就歷代禪師于未悟時已是純善之人故悟後曰不改舊時人亦有未曾在善留心者悟後則曰不是舊時行履處世尊於說法時每每呼眾人曰善男子善女人到處則必言善因善果此是修行人根本之事余權書言之頗詳如不以此為事則不能望其有因有果亦萬不能有超入之期切不可妄以上智自命而不屑屑于此則自暴自棄矣悟此我後要開佛知見發出八萬四千陀羅尼成就如來之我持修六度萬行成就大菩薩之我徹底打翻無修無證安坐成佛上同如來下同眾生成就諸祖之我試問此我為何如乎若不然者祇圖自了則為聲聞緣覺之我再下者則茫

然不知此我而祇知行善則爲天我善惡相雜則爲人我嘆恨重則爲修羅之我純乎惡則爲禽獸我餓鬼我地獄我諸君請擇而行之

宗鏡錄謂此我有大神變能度己能度人導引眾生一超直入如來之地能成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能爲菩薩能爲聖賢能爲神仙能爲人天能爲一切妖怪能爲魑魅魍魎能爲一切等情有無情之物無不是此我爲之今既知此我而一切不爲不求則出入三界自在逍遙何樂如之

此我非真非妄真妄有對待然我亦假名雖則假名卻真是我能悟是此我若不是我何以能悟悟後信解受持若非我則是誰能信解受持即至于成就仍然是我宗鏡謂成就惟

有光明受用而已我爲之加增數字惟有此我寂滅光明受用而已矣

忠國師前兩次設心都爲大耳三藏他心通看破第三次國師入無爲正位藏遂罔測藏罔測鬼神亦不能測卽十方如來亦不能知國師所在到此地位有何真何妄何生何死何佛何生自古至今佛祖都入此位才謂之大事了畢所以南泉云王老師修行不得力被鬼神覷見那知道此無爲正位卽是我本位不是修成的祇要一見此我不著于相不著于空卽是此位任他鬼神亦不能覷見何況三藏不論行住坐臥祇要此位熟便無事成佛去我見諸方于此再不提起卽提起亦不經心惜哉

丙十一 燈錄二

四十一

金陵靈寶 蔣氏校印

藏罔測卽無爲正位卽此我卽我之家也若不識此則都是生滅之我不是寂然常住之我要識此家腳跟才有落處才可以出門應酬若不然者便是無家之人便應酬開去便無著落涅槃經云寂滅爲樂世尊以此爲樂則此地之緊要可知也經云歇卽菩提既是菩提三藏安能得見但歇卻則與諸佛共體茲乃國師歇時也他心通乃何物而能測國師之本位哉試問諸方今有此家可以爲我歸宿處否若無家而還不究尋此我則墮于一切苦厄之中而猶然不知所畏悲夫

此我卽我亦不能見而他人焉能見之也卽在西川天津見國師亦不過見國師之念耳何嘗得見國師之我玄沙曰汝

道前兩回還見麼是是至于趙州白雲端說國師在鼻孔眼睛乃游戲三昧不是直指開示如此等言句極易會不要睬他祇要明白正脈則其餘一見便了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此等公案最親切最易入國師以國師之我喚侍者之我我相喚我我相應我喚我我應我針鋒相對滾芥投針而侍者猶如黑夜在萬軍之中各守部伍父子相呼祇是不能說面我常見此則公案不能不爲侍者痛哭國師特煞婆心侍者特煞頑鈍客曰侍者已會何以故三喚三應豈不是會師又曰將謂吾辜負汝卻是汝辜負吾蓋言其往日辜負而今日才能三應老人何以不會判侍者曰侍者無末後句三應值得甚麼乾屎橛客又曰妙喜雪

丙十二 燈錄二

四十二

金陵靈寶 蔣氏校印

寶諸君子判此何如曰總屬模糊

三喚三應若悟了此我還是光影門頭事三喚三不應若悟了乃此我登堂三喚不但三應且睡了去若悟了此義則此我入室可以為人天之師與國師分座說法

能悟此我墮在四聖永出生死不知此我墮在六凡一任輪轉可畏可畏

此我乃無形段金剛大士悟此能滅殞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殞伽沙諸佛其功德無量無比獨尊人能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任意游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所覆護恭敬此皆忠國師之要言也珍重珍重

國師令侍者盛一碗水中著七粒米碗而安一隻箸問紫璘

丙十二

燈錄二

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供奉此是甚麼義奉無語可憐供奉滿肚教義爲此一逼並無絲毫惟獨露此我還不禮拜真是鈍漢若能望國師劈面一壓蹴破水碗不怕國師不握手共行然此等祇引人到法身邊不能到正位何況向上然到此亦不易正在信位人位之間離信位使人位果能在人位熟彼向上一路一點便破總只要明此我則信位人位向上一路自然歷歷分明客曰何謂信位曰真信得此我乃天下第一義並無二義何謂人位曰二六時惟此我歷歷孤明並無所求並無所修如是而已何謂向上曰新秋荷葉更盛我與你向城外看花去客無語

此我離見聞覺知才是真我能離得見聞覺知識此我才可

以說見聞覺知是我若總在見聞覺知上說是我便同外道之我堪作甚麼客曰佛者覺也惟覺是佛不覺則眾生此覺如何離得曰佛者覺也惟佛常覺惟常覺乃佛非見聞覺知之覺蓋覺義甚多有本覺圓覺大覺妙覺等覺若見聞覺知之覺與見聞知一例看非可以常覺乃佛之覺相等論法要善能分別豈可僮侗混于外道國師問供奉曰佛是何義奉曰佛是覺義師曰佛會迷否奉曰佛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客又曰畢竟如何是佛曰佛是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之此我去問露柱便知

祇要明白這無見聞覺知而不離見聞覺知之此我則一切說皆歸佛說若不知此我即執佛說亦是魔說客問燒菴公

丙十二

燈錄二

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案曰此則亦無甚高異同竹篋子一例總是逼你兩處無著脚地不怕你墮中繫不伸頭四望我有一偈試聽之世有塗毒鼓聞聲盡皆死試問繫爲誰四望得不苦

昔有古德忽一鬼使來追古德欲寬限七日後鬼使七日復來尋覓了不可得與忠國師第三度爲大耳三藏不能測國師所在一例吾人修道惟此乃最要緊者若不能有此欄柄爲鬼神所見如何度己度人若得此則腳跟落地萬不可妄語我在動用中鬼神亦不能見要知我在動用中鬼神亦不能見乃此我本體本義不是我悟後要相應之義吾人悟後全要相應若不能相應任你明了終被習氣牽纏隨生死去不能作主既悟此我相應何難當時時留心祇有一我歷歷

孤明三月之久便得調馴之驗言三月者寬其限也七日即了不可得而況三月乎珍重珍重

古人悟此我時當下即了不可得真是上上智人其次者則耽延歲月所以古德勉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昔袁五斗勉大慧呆曰生死事大何暇應酬自古來多少人皆悟後工夫不得力以致三十年四十年才打成一片

客問燒菴公案後三日又問曰仲頭四望偈我已悟得原來多此一望但正恁麼時如何請老人下一轉語才能留得菴在曰朗月當頭無物不照東土殺牛西土馬叫客休去

宗門中無相三昧是為第一能見此無相三昧是為正法眼藏要知無相者無一切相也無一切相不是落空人于無一切相時便祇見空此見空之眼非法眼也那知無一切相時此我全現能見此我全現才是法眼其餘見相見空皆屬于邪故曰惟此乃正法眼蓋謂此無相之我乃佛祖相傳之正法能見此法法眼才正故曰無相三昧藏者藏也人不能見之地也惟此人不能見之地而我能見之然我能見之見亦不可見以不可見之眼而見不可見之法是為大悟然此悟亦了不可得故曰正法眼藏然不過我悟此我不著于相我悟此我不落于空得此三昧則百千萬億三昧皆生于此

吾人常論法眼都向外邊說若不能具此法眼凡外邊所見皆屬虛妄即有是者亦非有根本之法眼也凡一切外道皆

丙十二

燈錄二

四十五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有法眼可見可據而修殊不知修成必壞怎如此我能見即了祇要保任無事不須加添他法修持而現現成成完佛體用有何難哉

丙十二

燈錄二

四十六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上元湛愚老人

舉世皆欲明大機大用要知此大機大用充滿目前人皆錯過都因這一字都思到高深奇遠處去那知道目前口渴要茶童子便送茶來腹飢要飯侍者便送飯來此乃當機當用而要茶要飯都是此我若離此我則無所謂機無所謂用矣當其兩我相對四目相看直指便是一超便入對此機用卽是大機大用如要茶而飯至要飯而茶來成甚麼機用指月錄中機用不對處甚多總是師家不明開示之妙遂使學人漫然無處悟入大家混鬧一場散去

來學不論他在相上空上著脚有礙卽在相上以此無相之

丙十二 燈錄三

金陵叢書 丙集 卷之十二 新氏校印

我破他的相卽在空上以此不空之我破他的空相空被我一破他無空相著脚不怕他不上此我之船此所謂大機大用來學拘于諸法修行本無機可乘在師家要逗出他的機來將我之所用而用之于彼這才是開示之妙今開示之途能迎機而用者試問諸方誰能爲之而況無機而逗其機不可用而施其用者乎總之不明此我則無所謂機用矣而況其大乎

昔百丈侍于馬祖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可憐生古人于一動一靜偶然觸目皆會之于道所以成就甚速吾人能如是乎遂問曰卽此用離此用蓋百丈已悟當卽卽當離則離而探之于祖祖遂鍼之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遂

取拂子豎起此百丈墮于卽祖又鍼之曰卽此用離此用百丈遂挂拂子于舊處此又墮在離要知大機大用祇有此我出入縱橫單刀匹馬誰敢攫鋒八面受敵一掠皆空果能兩真相對則是萬古之雄彼或卽或離以爲用者則渺乎其罔措矣又安能窺其所用于機者哉所以祖震威一喝能開萬古之雙百丈反髯去三日恐猶未能當下窺見祖意所在然卽離之見已銷歸烏有而此我亦可以縱橫惟黃檗聞舉卽吐舌其見則高于百丈所以于此得見馬祖大機大用又云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又讚仰又不嗣此何等識見真可謂空前絕後獨任此我所以百丈云子甚有超師之見真有良心人也

丙十二 燈錄三

一

金陵叢書 丙集 卷之十二 新氏校印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世尊已明明告人祇有此我並無等者就要知道不卽不離猶是竿頭語未能進步何況卽此離此瞻前顧後斯道直指第一四目相對明明兩我無言可議無念可思說卽多事說離益非祇認此我便是若言卽言離卽是剋肉生瘡淨名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有大機者必有大用有大用者必得大機仰山謂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分開說便不是機用是一箇理大則都大小則都小有則都有無則都無百丈被馬祖一喝固得悟去今聞黃檗說出大機大用不覺更徹因讚黃檗有超師之見可見三日耳聾怎及一聞吐舌要知三日耳聾乃百丈不濟處黃檗祇聞舉便徹此是大機大用更要知大機大用祇在剋

那頃便做那用三日

馬祖大喝於前黃檗吐舌發出大機大用于後百丈始能休去因不能即時休去所以有三日之漸悟也後學將一喝作塗毒鼓會將三日耳聾作死去會審如是而黃檗聞舉便會何肯死去反不及百丈乎要知聞塗毒鼓而死者還不是上上智若上上智一聞便做悟何須待死而復甦彼不死而不悟者不足論死而復甦者上智也不死而做悟者上上智也試問百丈三日耳聾乃真聾耶鳥聲人語雞鳴犬吠總不聞耶對而相言祇見口動耶蓋聞此一喝諸見盡空並無所倚此我獨露鎮日如癡放下又不能進前又不得可憐生自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才得見此我外不為一切相所染內不為

丙十二 卷三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見聞覺知所牽又不落空真實現成竟至于三日而後才放下所以我說乃三日之漸悟不及黃檗剎那之頃也汾州云悟去便休更說甚麼三日耳聾是極是極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去此語只識得百丈不識得汾州汾州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月程是極是極東林總將汾州石門都罵作瞎漢不知自家已瞎了也雪竇云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既是精金不變如何耳聾若是賴耳聾而精金不變則第四日不聾而金復變成何說話要知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自無始以來不必言佛即一切眾生亦不曾變動絲毫祇因迷悟遂致不同非精金不同也精金即我也百丈未聾三日前此精金也三日後此精金也正

三日耳聾時此精金也因一喝三日耳聾始做此不變之精金全虧馬祖大機大用成就乃能休去

自無始以來至于而今此我歷一切境一切因果如夢幻泡影不落不昧愚智皆同惟自生疑故墮野狐開不味而悟固已然猶未穩在何不在不落上打徹去更教海闊天空即墮五萬世野狐身干礙我些甚麼我且混在野狐堆裏教他一齊成佛去經經然要依亡僧律送化百丈即隨他腳跟領眾依法火葬要知都落在因果中幾時才脫此疑狐趙州來參百丈丈問云近日南泉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悄然兩字為未得人甚妙人于日用中都是自家闍自家失卻此事若一悄然此我便現前若能識得此我時時

丙十二 卷三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悄然去便是保任工夫智慧辨才一切殊勝自然有得百丈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大眾大眾回首丈曰是甚麼乃直指此我最是親切藥山目之為百丈下堂句我目之乃百丈末後句人能于此一悟便了勝他三十年行腳百丈上堂語真是苦海慈航人能細細玩味自然悟去可惜這樣法語置之高閣悲夫百丈云巖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獨存者乃此我獨存也惟此我獨存則一切有無了義不了義諸法皆空蓋本來原無一切祇有此我因一念緣起生出一切世法因墮于世法遂有了義不了義有無諸法對治世法煩惱今既獨存仍舊則大事了畢所以又云付度永亡蓋

仍舊獨存無可忖度故古德云非是息心除妄想祇因無事
可思量而今祇要獨存久之不但世間之事自然洞察無餘
即我心中虛無微細妄想隱中極隱者皆不能逃我寂照乃
佛境界名爲三昧之頃又名三昧王凡一切三昧皆出其下
一切殊勝皆自此生人人皆有此地但世間有何事可戀而
不肯捨竟虛此位而不一顧耶思及此而不淚下直無人心
之人豈不哀哉

獨存則心如木石獨存則兀爾忘緣獨存則善惡都莫思量
獨存則如瞽者不辨東南西北獨存則閉智塞聰獨覺冥冥
獨存則如太虛此皆古德之言能如此則真謂之修行人獨
存妙義難于說盡說盡則令人生謗生疑今錄名心燈安忍

丙十二 燈錄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說即如今人爲惡至於地獄爲墮人皆知之爲善至于成
佛亦名爲墮人則不知也何以故蓋吾人有本分事何以爲
本分事即此我豁然獨存是也獨存不過仍舊既云仍舊則
有何難而今人中有上智之人舉念便要成佛雖然超出一
則卻爲明眼人笑不去仍舊而想成佛是名爲墮所以可笑
彼墮地獄者一念能知此我便迢過上智此理人如何得知
所以祇要仍舊不必要想成佛果能仍舊欲思具佛莊嚴如
壯士展臂舉弄千斤不藉餘力可爲佛祖之師古德都爭此
一著所以古德常云衲僧本分事不易言也要知得此本分
後舉口動足即墮于佛求欲不成佛不能然還要知是墮義
才徹悟本分事之妙難于言盡也

吾人本分事惟豁然獨存祇想覺明空昧以前有些甚麼百
丈云榜報生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
如在牢獄廁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衣審如是則
此豁然獨存是何等道理真可謂無上無上難于思議

惟豁然獨存才是出纏一無事之人要知這纏皆是我
明漸漸造出而投入其中纏到而今可謂苦矣問曰何以謂
之纏也曰十法界即纏也一切量數即纏也格內皆纏跳出
格外豁然獨存才教作出纏之人纏之云者乃你去纏十法
界你去纏一切量數不是十法界量數來纏你撒手便休有
何難事問曰難道連佛也不成祇是獨存去曰獨存即是佛
如何又要成佛蓋爲你不知獨存之理有一佛在心中便是
入纏何況其他果能出纏不爲纏礙即日游行于十法界內
也是無事之人豈不樂哉

丙一二 燈錄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惟豁然獨存超過一切陀羅尼千七百公案變相對此皆粉
碎去末後句即此若離此說有奇特盡是天魔外道十方如
來對此惟袖手而已歷代祖師對此惟閉口而已當此獨存
之時視大千世界如一微塵視一微塵如大千世界聞蠅聲
如雷聞雷聲如蠅見一切相皆法相聽一切音皆法音時而
高高山上立時而深深海底行時而冥萬物爲一體時而離
眾相以孤明時而騰騰兀兀時而寂寂蕩蕩總不費纖毫力
惟此我寂滅光明受用而已
豁然者乃一切皆空也人當豁然時便以空爲主以空爲主

如何得安穩就有一時快活還是在念頭上盤旋無著脚處
要知一切皆空惟此我不空一切皆去惟此我獨存祇要一
返照則獨存之我即時現前才是放身命處此時外而一切
內而此我之名皆了不可得惟有歷歷孤明如如不動一我
而已

問曰到此豁然獨存時根本智雖得凡遇一切奇特險難公
案語句不能會去奈何曰獨存時即是佛何憂不解佛語凡
言句奇險原是截斷眾流教你去不得會這不會者是誰言
句上原無義意可會若在言句上追尋則反失了這不會之
人所以往往十年二十年耽誤歲月令人起退心皆在於此
得根本智後祇要熟不必愁他言句不會千七百公案都是

丙十二 燈錄三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開家具植甚麼乾屎橛要汲汲追遶生知生解反迷卻此獨
存之我他日自然都會真不值半文錢才知此獨存之妙珍
重珍重

南泉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
曰是聖人居處泉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又手立泉曰
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卻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泉曰可
惜許客問于余曰何以泉說檗道不得曰非是說檗又手立
不是蓋說檗道得不圓滿客曰可惜許圓滿否曰八成客曰
請老人轉一語圓滿此公案爲後人慈航曰惜他到處流落
客曰不會請再轉一語曰子流落於楚我流落于吳客益不
會蓋客楚人也我吳人也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先輩舉此三句要人參總不
肯說破總是骨突漢誤人客曰請老人慈悲爲吾人吐氣曰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非此我而誰客曰世尊云天上天下
惟我獨尊此是頭一句老人云非此我而誰此是末後句斯
理大定萬古不移曰此乃時節因緣非我敢妄說也

斬猫公案不會如金會者如矢泉白眾曰道得即取猫兒
原不要你想法救猫祇要你能自薦道你之所得若是了即
將猫與你豈不是救祇管在猫上想豈不是爲他家猫兒走
卻自家狗子州脫履安頭上而出與猫甚麼相干而能救猫
泉便許之蓋州能道其所得也惟眞淨開示極其明白舉拂
子云今日眞淨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蛇是同是別舉拂子

丙十二 燈錄三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斬蛇以肉眼看來猶如冰炭何以問人是同是別那知道
若以法眼看則同是此我之大用也眞淨又良久云人人有
個天眞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
由誰眞淨爲斬猫斬蛇而指出人人有箇天眞佛妙用縱橫
總不知末句又云更由誰明明指出此我所以趙州直道其
所得之我安履頭上而出試問安履頭上者爲誰豈非其縱
橫之大用耶余向也讀眞淨傷見州頂履而出樂不可言與
南泉要人自道其所得圓悟勤要人自薦古德云失卻自家
狗子一鼻孔出氣客問曰既是祇要人自薦此我何必頂鞋
作此奇特曰善哉問若說趙州縱橫游戲三昧與斬猫蛇同
一縱橫固已然此一說也蓋古人婆心說法急切爲人見人

信不及就要人生疑只此兩途若又手拂袖三而禮拜等等
常法人便信以為常斷不陡生真疑如果發心真疑數日便
有效驗不致耽延歲月若於此生一奇特令人不能不疑即
不能極力真疑必然去幾頭商酌思量趙州頂履乃婆心為
人處非眾人能測也

悟此我後於一切世法不愛於一切佛法不愛祇管穿衣吃
飯應酬日用心如枯木頑石此許你相應客曰心如枯木頑
石要如大死人才好如何應酬日用曰應酬日用如浮雲來
往太虛曾礙太虛否此是上智作用若在應酬中生想生識
論是非較得失分彼此則失之矣

客曰如何是玄旨曰天下之玄還有玄于我者否自無始以

百十二 燈錄三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來至于而今生生死死不可勝紀祇如浮雲過目成過恆河
沙數諸佛他不曾增墮去恆河沙數眾生他不曾減即十方
諸佛浩浩的來使盡神通一彈指粉碎去無奈我何即將鐵
圍山地獄拘住他不動足已縱橫去矣能建立天地萬物佛
國地獄眾相而此我不動猶如太虛天下之玄還有玄于此
我者否雖盡百千萬億劫盡諸佛所說亦不能盡此我之玄
此所謂玄旨也

客曰妙用縱橫總不知請老人開示答曰佛與眾生同一天
真佛同一縱橫妙用知則是佛不知則是眾生你看從朝至
夕行住坐臥應酬人事是甚麼物如此靈妙活潑惟能知者
則成佛去不知者則墮落輪轉祇要自家作得主不為物轉

不為境困則處處縱橫逍遙自在與佛無別切不可生一不
如佛怎麼具如此神通之想蓋有即肉身而具神通者有雖
卻此胎中襖而與佛相等者乃現成自然之事不必預先生
此異念既明此我與佛之法身相等何愁報身化身不相等
耶

南泉云喚作如如是變了也此我本無名有名則變蓋為
你以如如為名而喚他豈不是變又云如今師僧須向異類
中行此正顯如如不變之妙若離卻眾相而如如不動有何
難事今在異類中行而猶然如如不變才是佛之如如才是
此我之如如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蓋理本如是
非歸宗言此以寬學者之心南泉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

百十二 燈錄三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若在彼時即劈面一拳孟八郎漢不與麼去又作麼生去
看他有言無言

南泉云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乃識得此我便縱橫自在去
趙州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乃識得此我將無始有生
以來所沾染于身心者盡教粉碎還我覺明空昧以前清淨
本源去此兩古佛優劣人能檢得出甚愚老人與他握手同
參

南泉云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牛認得此我真說得此
我出不似他人粘皮帶骨動徹曰切忌道著不知忌些甚麼
又云擬向溪東溪西不免犯他國王水草說得妙省力省力
又云不如隨分納些些說得更妙越省力越省力斯理保任

此我費一絲毫力卽有絲毫礙若跳出工夫窠臼即是一迢遙無心無事之大丈夫今南泉說到隨分納些些何其親切綿密然猶恐人執著此些些而納即結上文云總不見得將上面用心處一齊掃去所謂認得真養得妙真可謂行解相應學者讀此珍重珍重

客問曰何以謂之隨分納些些曰此我本分豈可以謂之些些以些些名此我則早失此我矣然養此我不到此一毫毛些些頭上則所養之工夫粗矣隨字妙甚卽圓覺經隨順覺性之隨你看他隨分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直收納到些些時要知此些些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這些些之內更要知無工夫之工夫下收納到這些些田地不能放開包裹三千

丙十二 燈錄三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千世界十方如來都是這一條路成就雲門心粗不爲他表彰這些些是甚麼田地爲後人作榜樣而問他覓牛在南泉開口已說出此牛何勞問竟更有顛預粗漢不細究此說開口便道此理何得以些些爲言何得又云納總未夢見南泉南泉已說總不見得又何勞你說吾人祇要在些些上納而又納以至于千納萬納億萬納不可勝紀之納嗚呼異哉工夫到此真可以一口吞盡十方諸佛歷代祖師然總不見得嗚呼異哉但有言說皆非實義但有工夫皆非實義古德云古來多少豪傑都埋在工夫堆裏這一句直指此我本來現成是佛古德又云汝要求道無你用心處起一絲毫念要求便不是試問又不用心又不要求如何能得曰若有

所得便不是客曰又不用心又不要求又不要求得想此我現現成成就是麼曰如是如是千古如是而今當下如是還要用心求得麼設有所得卽是污染此我上還加得一點物事麼果能信得此我將世法佛法一切丟開隨緣日用穿衣吃飯困來打眠並無一點工夫管保成佛去

客曰老人言並無一點工夫管保成佛去南泉還要納些些弟子想來南泉還不及老人曰此中有說子不能細心究取汝果能不用心不求得總無一點工夫當下這些些子卽時現前不由你不欣然收納原來向日漫天野地亂求卻在這裏最親最切最近最有味經歷此些些過久之一并皆無那裏有我用工夫處南泉認得這水牯牛後思量保任他擬向

丙十二 燈錄三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東擬向西總不是遂收納到這些些田地卽云總不見得也無親無切無近無味亦並無納無些些惟穿衣吃飯坐享無爲正位而已我所言乃當下究取南泉雖畧有工夫而卽掃去微有差別當細心審之若不知此些些還是粗心漢世有大心菩薩其所見徹三千大千世界有細心菩薩其所見徹一毫毛頭上些些子惟此我本大本細能大能細非大非細故能見大見細所歷皆徹謂之圓滿與佛平肩祇要認得此我後當自思惟自家性情還是一任無爲而至圓滿還是一任觀察而至圓滿還是或有時無爲有時觀察而至圓滿六祖教人定慧雙修石霜教人如大死人去大慧教人越思想越明白蓋此我本來本圓滿不假修證因結習

重故不得不修修之云者乃修去此結習非修此我也此我如太虛太虛如何修增得些否減得些否吾人當自思當宗那一說而行之

客問曰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何謂也曰既已成佛還要知有麼有者此我也蓋爲汝等學人若不知有乃無根本何由得入于道既已知有則如喪考妣當如善才求速證菩提而因循懈怠真狸奴白牯也汝能飲水吃飯他亦能飲水吃草與他何異乃切責之辭諸說非是

諸佛之始也必因知有此我俟歲月之深則熟而忘忘而化化而成就聞滿菩提然總是此一我也此時還要知否知者入門之始也所以古德切切教人知有若不知有任你博通

丙十二

燈錄三

十三

金陵遊書
蔣氏校印

教典總是門外漢總不識一字當下知有便是主人翁佛乃知而無知未到此者烏能知之

南泉云王老師修行不得力被鬼神覷見此南泉不濟處即起念處鬼神亦覷得著王老師否何必更下一分飯湛愚老人今日言此乃爲南泉說法乃爲今日若有同南泉一樣修行者非爲諸子說諸子若能與南泉一樣修行不爲鬼神覷見則脫離生死成佛去有何難事但起念亦不爲鬼神覷見更要知之

客曰不起念鬼神覷不見既已聞命矣既已起念而鬼神覷不見則弟子所不能知也請老人開示余振威一喝曰念是此我麼心意識三者總是虛妄惟此我真實認得此我真實

看破心意識虛妄顛倒不求安穩而自安穩今人總在心意識上盤旋安能得腳跟著地所以開口便錯舉念即乖人能分別心意識不是常住之我則於此我有相應分

此我一有所知便是愚喚作所知愚一有微細之知便喚作極微細所知愚若有微細之知便爲鬼神覷見便是南泉不得力處便是此我不得力處蓋知必有所所即有相有知必有相雖極微細同是障礙所謂一塵飛而蔽天一芥投而蓋地南泉不欲鬼神見同忠國師第三度不使大耳三藏所測乃一鼻孔出氣乃百千億萬世真修行人榜樣珍重珍重

不爲鬼神覷見乃此我本位若不到此本位而亂言此我乃狂妄之我試問諸子今日悟此我者亦有人矣即以十法界

丙十二

燈錄三

十四

金陵遊書
蔣氏校印

論都是此我有佛之我至于地獄之我今試思之乃佛之我乎菩薩聲聞緣覺之我乎抑六凡法界之我乎若是畜生餓鬼地獄之我則一刻不能生活而猶有面目對人乎盡天下一切眾生皆有此我此我若不還本位則此我植甚麼乾屎

既當學忠國師與南泉去始可對人說此我斯理可以言傳因六祖後得法者數十人散于四方都不能如六祖說法遂有言句教人自參因參言句不得悟而退者恆河沙數不可問矣古人乃自悟後不能權巧方便善於開示硬著頭皮說幾句無理路沒頭腦的言句教人自參蓋爲人知解多今以言句截斷他的心意識教他當下直會本來面目其法直截高妙然只可以度上智上上智人若中下之

人遇此便退縮去古來成佛如恆河沙數去者他不會參過
言句都是先覺善于開示而得悟自唐以後教人參言句要
一超直入固是婆心怎奈人非上智不能即悟便生退心試
問今日參言句而大徹者爲誰不意先覺這些言句流傳至
今都作了野狐精藏身之地他又不會悟祇熟記前人問答
不知其中實義對人並無開示動徹便教人自家參去既是
自家參去要你善知識何用人無良心莫此爲甚堂堂然猶
受人供養來世作牛馬還報何苦何苦

斯道若遇上上智上智並下愚一切男女即時可入此
門這才是善知識才可以上堂若非然者還當自究法王之
位不是容易坐的而今這些夢鬼昏天黑地都要出來開堂
且輪流三年便挨次到你到我竟成了一覓利之所可恨可
恨可憐可憐

丙十二

卷之三

十五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南泉云十二分教決定不是我我向十二分教中行履可也
若十二分教是我即受他變觀南泉所言可見此我本來無
一物纏繞障礙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自在今要去行十
二分教度一切眾生乃我作主如何被教拘住被教拘住者
不知此我者也又云粗細而論纖毫立窮理盡性一切全
無如世界未成時洞然空廓無佛名無眾生名始有少分相
應乃直指天地內外祇有此我並無一物與此我相敵者說
理說性皆是虛名與我無益古人說理說性之書可以充棟
若一明此我皆彈指碎去又云直向那邊會了卻來這裏行

履不證凡聖果位據本而論實無少法可得豈況三乘五性
差別名數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也此南泉極力掀
翻吐棄一切獨明此我彼凡聖三乘五性因果皆屬生滅邊
事若知得明白則惟有此我縱橫自在豈肯爲諸法所困
南泉云但會取無量劫來性不變異即是修行經云明極即
如來南泉發明修行之義即經義也可見祇要能見此我即
是修行又云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薩行能見此我後此我自
能妙用而不住此便是菩薩行要知祇要明此我即時修行
即是菩薩行豈不快哉豈不樂哉眾生不知此我因而造種
種業受種種苦真可哀也

丙十二

卷之三

十六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大愚欲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裏只一味禪大愚問如何是
一味禪宗便打愚大悟曰我會也宗曰道道愚擬開口宗又
打此兩打前打猶輕後打深前打者打其問後打者打其擬
若能不問不擬則一味禪顯然矣客曰歸宗以一味禪三字
明斯理老人以此我兩字明斯理還是那箇較些子余笑曰
愚後到黃檗舉前話檗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
個個肩渡灘地祇有歸宗較些子今汝以歸宗比我還是我
更較些子
他日客來曰前日老人所說較些子諸方大罵說老人何得
妄言過于歸宗余大笑曰但凡論道言語少極好少至于無
更好歸宗以三字我以兩字難道不好於歸宗麼客亦大笑
而去

他日客又來曰諸方更大罵罵老人說我字犯忌諱如何以字多字少戲弄諸方曰犯忌諱不知犯那一箇的忌諱再思量不出如果犯了至尊至貴的忌諱應該有罪天下至尊至貴者莫如道世尊便是頭一名犯忌諱之人出世便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臨濟公便是第二名犯忌諱之人開口便曰祇要知道這說法的人聽法的人便與諸佛不別其餘犯忌諱者甚多惟曹洞不許人道著乃是他建立此法同開口即打一棒把人逼到煞根沒走處不怕他不悟無奈這夥夢漢遂相傳有犯忌諱之說真可哀憫若責我以字多字少戲弄諸方則余之過也

一味禪較諸家言句親切有味斯理略掩和一點雜味則爲染污何況五味所以大愚一聞便悟若以此我較之則更親切有味珍重珍重

昔靈默禪師初謁馬祖次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石頭據坐默便行頭隨後召曰罔黎默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默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此則公案煞是明白因他回首遂云從生至死祇是這箇明明指出此我又云回頭轉腦作麼直逼得靈默不能不悟今日諸方不然開口便教人自家參去愧死愧死而今有能犯忌諱之人到湛愚老人前來我與他打殺此我兩字之名教他到鳥道上默認此我熟了再教他度生去度生祇此犯忌諱一著乃宗家單提正印我四十年來見諸方

丙十二

燈錄三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並無一個犯忌諱者好名好利難道不是犯忌諱而甘心好之清夜們心得無畏乎

全心是佛全佛是我全我是心教我何處避這三字客曰到寂滅時便可避矣曰既云到則到必有人此人你認得麼客曰認得曰既認得此人定要他在寂滅中作甚麼客曰寂滅是他本鄉曰在本鄉不如流落異地

大珠問馬祖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珠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大珠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觀此公案大珠真獅子兒一聞祖言便悟此我乃大寶藏後上堂人問如何是佛

丙十二

燈錄三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珠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較初祖西來說法還直截痛快與馬祖一鼻孔出氣與大梅示寂時聞鼯鼠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永明壽讚曰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觀馬祖大珠大梅之直指真可謂犯忌諱矣諸方能如此犯忌諱湛愚老人必以瓣香而叩禮之若能以此我兩字示人者湛愚老人則終身左右而侍奉之

人能悟得此我則無用心處無下手處人用工夫到無用心處無下手處則此我現前到此我現前時若再思量用心下手則不是客曰如何保任此我曰馬祖問石磴云作甚麼磴云牧牛祖曰作麼生牧磴曰一回入草去驚鼻拽將回祖曰

子真能收牛若能如此保任則發生一切三昧殊勝不可思議

汾州問印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如此直指而汾州不察且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豈不是開所以馬祖教他且去俟其才出即喚曰大德州回首祖曰是甚麼州遂悟可見更無別物祇此回首之人即是未了之心密傳心印即此便是何用外求州禮拜所以祖罵他鈍漢

汾州得法後上堂學者來問祇云莫妄想此三字痛快無倫不識此我者能莫妄想即悟識此我者能莫妄想即速于成就

丙十二 燈錄三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能明此我後觀天下真無一物可當情即言及佛祖智慧辯才神通此我本來具足乃我家具總不羨慕佛祖自然由現現成成之我內發出至矣哉大矣哉此我真不可思議唐憲宗問鵝湖何者是佛性湖對曰不離陛下所問此才是直指今諸方將此等言句都拋向大洋裏因他不曾悟怪他不得既不曾悟即來作方丈爲可笑耳余向在吳門常以此答學者人皆謂我並無他長祇知道不離問處蓋識我也殊不知果然果然

金牛和尚每日至齋時昇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吃飯來金牛每日如此可謂婆心極矣舞飯桶直接拈花一脈大笑直接微笑一脈無奈眾菩薩不悟辜負金牛可

歎可歎

汾州云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吾人祇要此一段說話便了卻矣何須用東去求知西去求解蓋見聞覺知有所發之性此性即我也與太虛同體豈不同壽此性非因造作而成猶如金剛是那箇能破壞他所以經云惟此事實實餘者皆虛祇悟此我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金蓮臺並一切樓臺殿閣一切華一切香一切雲一切色皆無足當情者惟此我至尊至貴任意逍遙得汾州說勤而行之管保成就愚人爲法所縛爲境所惑不知此我爲劫運流傳深可憐憫

丙十二 燈錄三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僧問惟寬禪師道在何處寬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寬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蓋言此僧有身我心我之相故不能見經云我相者乃我外著于身以身爲我內著于心以心爲我故曰我相若能除去身心之相則乃真我真我即道何必以道見道僧又問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寬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又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寬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阿誰兩字妙極直指出此我即道求見些甚麼

此我本來無知候爾有知者乃一念緣起之知究其本來則

無知也而非此我同木石之無知也今知此我而以無知相應其無知故神藏上堂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蓋言其知此我而一無所知者不是彼眾人了無所知而說無知者說得言簡而理盡如是如是

龍山云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于今沒消息乃龍山悟此我後作相應此我的工夫妙不可言今既悟此我然此我本來無我之名亦無一物可相似者故六祖云本來無一物吾人應如是悟如是住便是蓋自有生來因習氣深厚不能一時即能應如是住故要念念相應應則一也既云相矣豈不是兩要知無一物之此我為體起一念要相應此無物之我為用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體中起念念還歸體可憐生冷坐精

丙十二 燈錄三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研一生一滅一滅一生生滅相鬪皆屬虛妄泥牛而已不怕他不鬪入性海一入性海則牛蹄烏有泥散為空消息全無寂滅而已此時此我坐享無為豈不樂哉豈不樂哉

相應工夫有三等有自然相應而相應者上智也有用微力相應而相應者中智也有用力勉強相應而相應者下智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上智悟後則超然于泥牛之外而聽其鬪而泥牛自然入于性海中智則混入泥牛之中識盡力消而歸于性海下智則混入泥牛之中或間斷或分別或精進委曲周旋漸漸而歸于性海古德說工夫綿密精細分別意識趨向是非處乃為中下智人說法彼上智者則過而不問也龍山于兩個泥牛鬪入海上有我見二字此則超然于泥牛

之外而觀看泥牛相鬪如青山不動坐視浮雲往來不能不歸空而混迹也要求此道登法王座不可不知此

昔于頔相公問紫玉如何是佛紫玉喚相公公應諾玉曰更莫別求頔後遇藥山又問如何是佛藥山曰于頔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于此始有省會此是直指若離此直指即是推月入雲諸方以此為犯忌諱言不可指出此我來真不可思議他是甚麼心胸

龐居士見石頭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試問所省者省些甚麼蓋省此不與萬法為侶者這個人其省者乃省其所問之疑一被掩口而疑釋然矣試問不與萬法為侶者不是我是誰他日石頭問曰見

丙十二 燈錄三

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既無開口處則純是我日用可知矣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偈可憐生龐公悟得此我不與萬法為侶將佛說祖說一齊拋向大洋裏惟有此我自偶自偈獨往獨來游于日用之中超乎天地之外非大丈夫安能如此又云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既識我矣何取何捨既識我矣何張何乖又云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萬物皆此清淨之我為他安名更無有為此我安名者又云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諸佛任諸佛之神通此我任此我之神通要知諸佛神通即我之搬柴運水我之搬柴運水即諸佛神通若有人于此早居士之日用而尊諸佛之神通者打一百二十棒與狗吃所以

石頭和尚許之

龐公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公于言下頓領玄旨可見龐
公見過石頭還有不圓滿處于此才領玄旨然龐公於此句
下領玄旨恐還未入玄旨若湛愚老人當此際即與馬祖劈
而一掌我即吸盡四海水你也不能道出

客曰如何是道不出的玄旨曰不但馬祖道不出我亦道不
出諸祖亦道不出諸佛亦道不出道得出者則非玄也不玄
則爲鬼神親見爲鬼神親見則修行不得力客曰既是道不
出而老人終日示人此我何謂也曰惟能悟此我方入玄
旨若不知此我即八萬劫入定總與此玄無涉惟此我最玄

丙十二 燈錄三 二二三 金陵 蔣氏校印

任你說玄到高遠奇特處總不及此我之玄此我之玄才是
真玄其餘皆虛妄不實非所謂玄也悟此我後要爲鬼神不
能親見時此我之玄旨始顯然而見才可謂之少分相應矣
龐公云護生須用殺殺盡是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
此則公案爲圓悟等說得沒歸著徒擾亂學者之心亦未得
龐公之意要知將生字看得明白自然會殺一殺便盡試問
如何是生此生字非生滅之生即是此我自無始以來生到
如今從未曾滅即歷將來將來不可說不可說之劫數還是
此生還是此我所殺之物本來空寂何必用殺而護此生此
生還要護麼此是上上智且不必說今即以龐公之意明之
亦不必將盡字刻劃到盡處還是不盡處惑亂後學祇要將

世法佛法一切丟開祇有此我亦不必守住此我亦不必有
不守住之心而豁然獨存則向日沈埋水底之鐵船不用絲
毫力撐而飄浮于水上矣將世法佛法丟開而不牽擾于心
者即殺也靈照云飢來吃飯困來眠豈不是殺盡生全的榜
樣何必遠求圓悟云世尊迦葉二十八祖東土六祖都殺不
盡這不盡者非我而誰你去怎麼殺他要知道此動刀之人即
我也則殺護皆空枉自勞力若祇知去殺不知此生任你殺
百千萬劫鐵船在水底死也不動況能浮乎

丙十二 燈錄三 二三四 金陵 蔣氏校印

或曰鐵船水上浮如何解得曰他既有五箇字如何解不得
他明明說會得箇中意如何不要解會你意中要將此句與
秦時鞮鞢鑽一樣看麼或曰正是曰秦時鞮鞢鑽乃金剛王
寶劍能殺一切世法佛法截斷眾流護你到法身邊得此生
義乃塗毒鼓清涼幢超出一切法一超直入如何不要解會
不是無理路乃理路之最精而至捷者人提起此一句便去
不得不是那有理路的言句任你游行殊不知這一句如銀
山鐵壁擋住你去不得則此我當下現前如何不要解會鐵
船水上浮與此句大有差別我不管龐公是此意不是此意
祇管保你信我說話成佛去不必問我解不解是不是你既
能成佛我就錯些何妨鐵船蓋喻此我也此我自生來塵
埋久矣如鐵船之在水底何日能浮非殺盡一切這我能
獨露此是龐公境界若夫上上智明此生義亦不必用護恐
多此護之之心祇歷歷孤明便是護便是金剛王寶劍不須

用殺而一切皆盡所謂不動干戈建太平靈照願會此意龐婆云百草頭上祖師意極好惟龐公不濟說出此偈惹得眾人絮絮叨叨惑亂後人當時有一僧可惜開悟不能度他其僧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步步絕行縱時如何悟曰未有金剛王寶劍在此答誤人不淺罪過罪過他既步步絕行縱還要殺些甚麼還要劍作麼當時祇要問他步步者是誰步彼若知道則大事畢矣若不知道則教他知有這箇如何說未有金剛王寶劍在寶劍乃此我殺妄殺賊之具若無妄無賊而執一劍在手豈不勞力

靈照云飢來吃飯困來眠此語傳至今誰不知道未必能盡會其中之義卽有會此者亦不過是了事人將世法佛法一

丙十二 燈三

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齊丟開我都不管居山更妙橫擔柳樛千峯去更妙更妙我不知要世間生你這夥了事無事人吃死飯睡死寤更妙更妙作甚麼要知修道乃度己度人才謂之曰道祇知爲己而不爲人是甚麼道古之無事人既明此飢來吃飯困來睡之義入一切境界中度一切人皆知此義而猶然一無事閒人才是臨濟公所說佛乃一無事閒人豈是那橫擔柳樛都不管之人所能窺見者我不管靈照有此意無此意要如此說才是

客曰靈照所云與老人此我相合否曰若不能悟得此我如何敢去放心吃飯打眠因悟得天下一切皆妄皆虛惟此我獨真獨實既悟此真實還肯在虛妄上求活計麼祇有飢困

兩件然亦是虛妄因有此身不得不隨他云

靈照乃古佛後身此兩句不是輕易說出口的不知道他參歷過多少道理才說得出這兩句話人人見過都會說及問他這兩句是何義旨又目瞪口呆又不肯深自思維都是耳食非心食也果能徹悟得無事享用此兩句有事也享用此兩句坐富貴場中也如此坐貧賤場中卽窮困流離不堪之境也如此不愁他不成佛去然祇要知此我真實自然與靈照同參今諸方登法王座者當發良心想一想可能說而與靈照一譚否能無愧恨否歲月有限思之思之

丙十一 燈三

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本來都是空的我今看破皆空之而無絲毫愛憎所無者內而心意識本來皆無惟此我空空洞洞並無一毫色相希求才是本位若加一點幫補或玄妙佛法以實之則皆障礙惟有此我相應此我而已他何問焉

客曰藥山參馬祖云某甲在石頭和尚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何以便許藥山是了曰你不能會蚊子上鐵牛意旨所以疑馬祖之許此一句較直指略次些然乃藥山之真悟處蚊子上鐵牛蓋無下口處參學到無下口處乃去不得了人到去不得便張遼罔措那知道乃好消息已至此際有善知識一點就破若不能遇人祇回光一照這無下口處去不得的是誰豈不大悟藥山既到此地馬祖安

得不許後三年祖問曰子近日見處作麼生藥山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實此藥山護持此我綿密故三年之速而成就如此

藥山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山曰一物不爲頭曰怎麼卽閑坐也山曰若閑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個甚麼山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你看他古德一問一答一偈如此明白我無形無相無聲無臭如何能令人識乃曰從來共住而不能知其名任運相將而隨其祇麼行如此明說而還有疑眞可謂愚矣

丙二二 燈錄三

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柏巖云我波波挈挈百醜千拙且怎麼過客笑而去石頭垂語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蓋謂若著于言語動用之相自然與此我沒交涉矣藥山云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蓋謂離卻言語動用著在靜默黑漆處亦沒交涉總是不知此我故也頭又云我這裏鍼割不入此我乃無縫塔鍼如何能入山云我這裏如石上栽花此我如石花根向何處栽你看他兩公你一句我一句如同賽寶一般更妙在我這裏我這裏令人豁然眼開見此我于光天化日之下

客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請老人開示曰高高山頂立乃不爲一切物蓋覆不入陰界無絲毫念尋求外法則此我高而無上矣楞嚴大佛頂是也深深海底行乃保護此我工

夫綿綿無間不雜用心則此我打成一片矣楞嚴密因修證是也

丹霞燒木佛院主鬢眉落不過院主只識木佛不識肉身佛老婆見識無丈夫氣所以墮落鬢眉何必勞諸君絮絮叨叨引起後人多少擬議祇要會得他燒取舍利一語卽得客曰舍利何物也曰我也卽心經所云舍利子也人只以爲古德示寂燒化之舍利而不知出于我舍利乃古德悟此我後久之才有舍利若不知有我安得有舍利蓋木佛無我既是無我之木佛自然無舍利卽燒千百萬何妨

丙二十二 燈錄三

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

大顛云既無物卽眞物眞物者此我也可見知我則無一切物有一切物則我迷矣

大顛上堂云學道之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蕊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卻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卽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道悟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道悟於言下大悟你看他古人說得眞

悟得大自心是佛何須外求一超直入何須漸次本來現成何須修爲本自不失何須持守如如乃其體不因修而成萬德本自生圓滿非外至安得不於言下大悟

黃檗於未悟時遇神僧於途僧過渡履水如平地在他入見此僧必叩首求度驚駭不能自持而反叱其爲自了漢魔之不賺此是何等見識何等氣概後得法于百丈安得不徹大機大用

裴休因觀高僧真儀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無能答者遂訪黃檗問之檗朗聲曰裴休休應諾檗曰在甚麼處休于當下知旨你看他此一呼此一應直指之機莫過於此又逼之曰在甚麼處你問高僧何在舍此應者又向何處去尋直

指而不能悟則亦難矣
丙十二 燈錄三 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裴休一日托一尊佛于檗前跪曰請師安名檗召曰裴休休應諾檗曰與汝安名竟休禮拜此則公案可以令大地眾生並三途業鬼皆成佛去黃檗公乃達摩再來應當得臨濟公爲弟子而今臨濟兒孫滿天下都怕犯忌諱所以不能成佛豈不令人痛哭
裴休悟後作文一篇陳檗檗接置于座不看良久曰會麼休曰不會檗曰若于此會去猶較些子若在文字上會何有吾宗此黃檗掃去一切文字語言要裴休悟此我到無聲無臭無形無象處安身立命始爲至極若少有所著則成滲漏後學不可忽略珍重珍重

黃檗心要一書乃萬世津梁看大藏經教不如看此心要每日熟看管保心悟總是言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即是我我即是佛他語錄皆不及此直指珍重珍重

保任此我不著相不落空不費一點力不起一毫修學工夫之念不求清淨不求寂滅不思佛法不求脫離祇與麼淡淡之去久之凡聽人言語其中邪正是非便了了于心了了于口能替他分別清楚稱大智慧大辨才連自家也不曉得如是之妙可見本性光明與佛不別祇因妄想蒙蔽遂致昏瞶心意顛倒今祇要淡淡與麼去則此我之光明誰能遮蓋自然透露照天照地照三千世界

長慶參百丈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卽是丈曰大似騎牛
丙十二 燈錄三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覓牛慶曰識得後何如丈曰如人騎牛至家慶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慶自茲領旨更不馳求此則公案可以度盡大地眾生何必求他佛他祖又別生校景真可謂直指長慶欲識佛那知佛卽是我百丈以牛喻之牛卽我也騎牛尋牛卽是以佛尋佛長慶當下卽悟所以便問如何保任要知此牛最喜犯人苗稼此我最喜攀緣如今祇要不去攀緣一切世法一切佛法便是初心止覺佛總不必向他求久之調馳純熟惟有一我其中變化妙不容言此心燈錄中將要緊之法都檢出爲人細說然吾人只要得一則行之卽是他法皆不必去會不是要人人會得心燈錄方可修行也祇此一法能行管保成就

趙州參南泉問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州于言下有悟要知如何是平常心平常心人最難理會祇要理會得此心到平處自然能常若不平斷不能常惟無知之時而又不是無記當深自體認細細安放到不著于知不著于無記則平常心見矣若能作保任工夫到納些些地位而總不見得則無往而不是平常心之作用矣細心細心要緊要緊

僧參趙州乞指示州曰吃粥了也未僧曰吃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遂悟試看平常不平常于此一悟便可做盡無生平常之旨惟有此平常之我日用而已矣

丙十二

卷三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僧參趙州問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與吃粥吃茶洗鉢盂同是一平常心平常語句趙州于南泉言下悟得這平常心所以答問者都是平常話乃直指斯道如此並無奇處初祖西來特傳此平常心掃卻東土異模樣顯出本來平常正是的的西來之意無奈好事之人將庭前栢樹子說出多少佛法掀天播地真是異模樣又說此中別有一條妙義總之都是胡說今有此庭庭必有前前有栢樹趙州于此問時不曾擬議不存知解不說佛法不存境相擡頭見庭前栢樹子卽答云庭前栢樹子有甚別義可以令人生知生解卽此不生知不生解只曰庭前栢樹子便是初祖來意趙州答意

丙十二

卷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若在此五字內有絲毫怎樣怎樣則去道遠矣祇要念過此五字就罷了與此我始有相應分著眼著眼要緊要緊葉縣省和尚因僧請益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囉省曰汝見箇甚麼道理僧云簷頭雨滴分明灑灑打破乾坤當下心息末句好又一僧參此忽一日大悟直入瑯琊方丈曰我會也瑯曰汝作麼生會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瑯琊可之要知心息處自然悟得栢樹子公案悟一切公案都在心息時所以斯道那裏有你用心處因夜來牀薦暖直睡到天明才覺便是透栢樹子公案妙極妙極總是不要此心去參去疑自然當下便悟得栢樹子公案

參公案要悟悟後要受用快活才是真悟若不能受用乃影響之見非真悟也如栢樹子公案乃十方如來並諸祖放身心處安樂受用無量無邊所以瑯琊許之透過栢樹子公案則心自然寂滅諸佛皆以寂滅爲樂試看爲字必有一人在此寂滅光中受用再問此人爲誰非此我而何人耶蓋此我本來現成是佛不用修證震旦之人不識此現成之理都去在心意識上尋求遠背本性所以初祖西來直指此心是佛不必用佛求佛千七百公案都是明此現成有何奇特所以趙州答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明明隨口說出極其平常有甚奇妙而煩諸公病灑灑的青頭紅面說得恁地張道真不堪一唾豈不令趙州大笑

客問曰如何透過栢樹子便得寂滅之樂曰既明現成之理則不必煩心意識用力既不煩心意識則寂滅現前吾人不得寂滅現前者乃心意識爲祟也今聞栢樹子言句則茫然自失心意識一點也用他不著惟此現成之我迥然獨露與萬物一體而如如不動都在此寂滅之中何樂如之蓋栢樹子言句從未曾得聞今忽聞之安得不茫然自失其茫然者無所據無所入也自失者失去心意識也失去心意識而無所據則現成之我當前矣豈不樂哉若有人罵我于此公案發出寂滅現成等語者即是魔王邪道當遠拒之則斯道幸甚萬世幸甚

丙十二 燈錄三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佛性狗子爲甚麼卻無州曰爲伊有業識在已將無字說得明明白白何必用參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曰既有爲甚麼入這皮袋裏來州曰知而故犯此答不是要可憐他因不知而誤犯若知而故犯則與南泉爲牛爲馬相同怎敢以狗視之後大慧呆教人參無字說出許多不用那樣參不用那樣參絮絮叨叨參者已爲惑亂我四十年來見參無字者不知退卻多少人大慧呆是過來人我不敢說他後來這影盲師普漢又不曾悟也學大慧教人參無字不知無箇甚麼無字已經趙州說明要參作麼爲甚麼不直指即心即佛而勞人延捱歲月而顯自家聰明先輩已如此何況流弊而今祇要開示親切學者自然悟入剎那際即可令其

開悟那裏要費時日不具此手眼而欲爲人師豈不自愧我聞諸方教人看無字教人自家參去不知到幾時得悟深可憐憫

趙州吃茶去三字真直截真痛快真乾淨了然不勞疑不勞信不勞參不勞擬議商量不勞釋迦出世不勞達摩西來不勞絮絮叨叨四十九年之大藏不勞叨叨絮絮千七百公案之表彰不勞安佛與眾生之名不勞列十法界之序合三千大千世界眾生一齊合掌念吃茶去遂一齊休去成一極樂世界想趙州聞此言必曰惟湛愚會此其餘皆未夢見在趙州示眾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趙州真可謂一無事道人佛之一字不喜則佛所說一切經教不喜聞可知也列祖所

丙十二 燈錄三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說一切言句公案不喜聞可知也至于一切世間之法不喜聞又可知也審如是則趙州從朝至暮從生至死竟一無所聞既一無所聞則必有一喜聞者我若在當時必捉住問他既有不喜者必有喜者直逼他上壁去客曰趙州已往請老人答一轉語曰你試聽隔壁老嫗念彌陀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惟趙州答得好答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湛愚曰此可以揀擇否盡三千大千世界祇是這箇你揀擇那是那不是得否於此會得當下便如去趙州勘婆子公案當時諸公解此皆是夢說畢竟趙州許婆子不許婆子惟趙州自知之然婆子氣象言語亦不是好惹的甚麼趙州乃云勘破我今也來說夢即十方如來亦不能

勘破婆子百千萬億趙州也不能勘破婆子我亦不能勘破
婆子即將來千佛出世亦不能勘破婆子客問曰何謂也曰
神交千里外對面不相知

客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一歸何處且置我問你一是
甚麼客無言曰一旦不知如何就問他歸處客曰請老人開
示此一日不離問處客躍然曰弟子悟矣但不知他歸于何
處曰不離問處客躍然起立進前三步曰弟子今日打破老
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布袋

青州布衫此等言句可謂騰輝今古指出此一歸處此一即
此我也此我與太虛同體試問太虛歸於何處然說此我同
於太虛還未穩當分明一我在此豈無歸處而今就說盡千

百十二 卷之三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言萬語歸而無歸無歸即歸處處皆歸到處即歸總不穩當
不如聞布衫一句去不得罷不得擬議不得心意識絲毫不
能向前往昔所記所持者總皆銷落翻來覆去惟有一疑此
際只將此疑輕輕放下原來我從不曾出門要歸作麼此第
一義原來我同太虛一體並不用歸此第二義原來歸而無
歸無歸即歸處處皆歸到處即歸此第三義明此三義始盡
青州布衫一句之義客聞而歎曰此三義更騰輝今古
他日客來乃曰前日聞老人三義真聞所未聞遂告諸某方
丈大以爲不然如何以青州布衫句生出如許知解趙州豈
是此意弟子隨問趙州是何意方丈休去洪愚曰休去亦好
但龐何顛頂有何用處而今諸方總以不知不解代代相傳

爲宗旨乃彼藏身之地遇學者便教自家參去所以宗風掃
地不堪問矣那曉得古人一聞千悟于一義中解百千萬義
於一喝中包括五教一切秘密普眼於一字中演三千大千
世界經卷透一言句千七百皆透古德云我是知而無知不
是無知而說無知彼休去值得甚麼乾屎橛你看他古德於
一句下悟得便能徹百千萬義便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經教
言句便清清楚楚還他明白蓋他已明得於第一義而不動
所以善能分別諸法相今諸方都明得第一義都用不著分
別諸法相輪流替換作幾年法王休去便是出世作一番人
竟不一回想回想真可憐憫前所說三義還是略說若分析
百千萬義也不能盡我且問你他休去你悟得麼客曰這樣

百十二 卷之三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龐何禪我久已知他野狐精藏尾於此自老人說明心才不
疑曰古德祇要人悟不論有說無說少說多說若不能令人
悟有說是贅疣無說是啞鬼要他何用客唯唯而退
有一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客問曰趙州下禪牀轉一布乃云
轉藏經已竟分明是轉卻全藏何以婆子說祇轉得半藏曰
婆子乃肉眼故祇見得轉半藏又一客亦問此曰婆子具慧
眼故說州祇轉得半藏客笑曰老人在一事中因兩人問說
兩樣話何也曰大慧杲要人金鍼在手任你將鴛鴦繡豎
繡都儘人看祇不知是何物繡出前來問者我以肉眼答他
因肉眼悟去後來問者我以慧眼答他因慧眼悟去我說法
祇要人悟莫管我橫繡豎繡大慧杲說許多不能全轉乃偏

向婆子邊未夢見趙州在

問趙州云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此問不比尋常奇甚妙甚天下誰不知趙州親近南泉而竟有此問豈不癡耶可恨此問此人姓名不傳蓋此問乃直追趙州曾親近不使鬼神覩見的真南泉豈他人所能測故趙州即指出真南泉與他親近即答曰鎮州出大蘿蔔頭湛愚曰要知此七字毫無理路毫無意謂總不相干更要知此七字乃理路之最精最妙最奇最玄直指他刻下即親近南泉此時問者已親近南泉何況趙州真點鐵成金之手全虧此七字還丹金鍼在我故如此開示諸子當細參此自能悟入也

長沙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

丙十二

燈錄三

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長沙如此說還不信此我是大總持真可謂癡矣

一秀才問長沙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曰黃鶴樓崔頴題後秀才曾題也未曰未曾沙曰得閒題取一篇好客曰此等言句教人如何會請老人開示曰任有甚奇怪言句都可分明開示何況此等此不是東問西答乃格去他認諸佛之心迴轉來認自家是佛秀才若能當下發真疑情何以答非所問則諸佛之名盡皆銷落惟真疑之孤明出現彈指頃即能悟此我即佛何須外求但秀才未必能悟不若黃檗直喚裴休之名易于悟入

客問曰昔有人問長沙向上一路沙曰一口鍼三尺線曰如何領會沙曰益州布揚州絹請老人直指開示曰向上一路

被長沙鋪滿三千大千世界人將向上一路都推向佛邊殊不知自朝至夕目所見耳所聞口所言手所執足所奔何物何境不是向上一路長沙悟徹隨手拈來黃土皆金當日答問時難道不許他將別物事來答你們何以祇在鍼線布絹上疑若如此疑三十年也不能悟去可憐生終日在向一堆裏還求向上一路猶如在水裏說渴奈何奈何

斯道能得此我即是大總持然不能見之于用而活潑潑地便著于我相昔有一會和尚問會曰和尚見南泉後何如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

丙十二

燈錄三

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觀此句會和尚已知有我也但以默然則執定默然豈不是還未離竿頭全身未現所以長沙說他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此事要赤條條光裸裸縱橫自在不要緣一絲毫默然也可開口也可行住坐臥無往不可那百尺竿頭值得甚麼乾屎橛你若戀定默然即是默然邪禪乃是我著于默然之相即是我相經所云者當要委悉

客問曰蚯蚓斬在兩處兩處俱動佛性在那一處長沙答云莫妄想是否曰我不是這樣答客曰如何答曰兩頭動乃風火未散若論佛性兩處都有客曰佛性本一如何兩處都有不是二了麼曰佛性豈止于二有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

之數之佛性客曰蚯蚓亦有化身佛性曰蚯蚓若無諸佛亦無諸佛若有蚯蚓亦有所以說上至諸佛下至含靈皆有佛性理本如是非妄說也

客問曰何以謂之識神曰你今識得此蒼蒼者乃天否識得此茫茫者乃地否識得天之下地之上一切萬物并此身心內而起念外而視聽言動否客曰都識得曰此便是識神蓋此識有生有滅識時謂之生不去識時謂之滅今人祇認此識爲本來人所以乃生死根本要知識有生滅我無生滅識乃我之用我乃識之體認用爲體豈不錯了當于不識一切之時亦無認識之認惟有此我歷歷孤明此則本來之真人也既能明此本來真人任你千識萬識都是本來人作用有甚生死到你所以長沙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丙十二

燈錄三

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要知識神即是真如真如即是識神絲毫不可分別纔可謂之徹悟你看諸佛諸祖在世間與眾生同日用同食飲從朝至夕從少至老總是這識神用事不但在世間如此即今在佛國淨土或天堂或名山大川亦如此祇因他不過曉得此我便脫離生死成佛去眾生祇認識神不識此我所以流浪生死不可將識神看輕將本來人看重則又成大病設若總不要識神用事則本來人竟成死灰堪作甚麼楞伽謂藏識即是大圓鏡智可以悟矣

人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讚得南泉這樣圓通僧又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又曰要騎即騎要下即下讚得南泉這樣啣嚼又僧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又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讚得南泉令人無處撈摸僧又問又曰教伊尋思去讚得南泉神出鬼沒不可思議後又問三次沙三次默然讚得南泉去處真親切有味令人樂其所答之所以然而并忘其所答之所以然三聖云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猶勝臨濟七步學者可將長沙之四答三默然并我所讚圓通啣嚼無處撈摸不可思議親切有味合看以見此我之奇此我之妙即能見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何必又問

丙十二

燈錄三

四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湖狗子湖答曰啾啾湛愚曰你看他即答曰啾啾要擬議作麼

子湖云他古人只見得即心是佛即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學人何不效他行取觀子湖所言祇要信得一兩句言句不要許多知解曉得許多公案便去長養聖胎才是修行決斷處將大梅作榜樣勝過古今多少人要知解多可見是病慎之慎之

雲際禪師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際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際曰如何是珠泉召曰雲際際應諾泉見際不悟曰去汝不會我語際從此信入可見古來傳授直指總是此我其餘皆妄

也

靈鷲問禪師上堂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有僧出問曰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開曰試道看僧擬再問開曰畫足作麼湛愚曰今人無有不為蛇添足者試靜坐一看此我時時為他添足如何得能成就靈訓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訓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訓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訓辭歸去宗曰裝束了卻來為子說一上佛法訓裝束至宗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訓領此言頓忘前解湛愚曰於即汝便是得體於途中善為得用體用全才是此我穩當處然古人於用上更加重焉所以靈訓於即汝便

丙十二 燈錄三

四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是更不再問便問保任於途中善為便頓忘前解真獅子兒古德謂此我為靈覺乃云若遇善知識發明此靈覺為初善不守住此靈覺為中善並無不守住之心為後善靈訓三善皆得學者當知

澆山云但情不附物即得澆山此言直截痛快祇要此我赤條條光裸裸不留一物在心中即是山又云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澆山此言乃保任最得力處珍重珍重

澆山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陰者蓋覆也人若攀緣絲毫法則被此絲毫法所蓋覆為此我障礙不得透脫故問

仰山你當說出近日所悟切不可入此也仰山曰我近來不但不為絲毫法所蔽我當日因信而入此道而今連信都忘了又安得為他法所蓋覆澆子曰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我信不信都不管而今祇有此我名慧寂者更無他人可信澆山又難之曰恁麼即是定性聲聞惟仰山信得真說得真曰慧寂連佛也不要還有甚麼聲聞入我意中當看仰山自立祇有此我不入陰界古人有此榜樣善學者急須著眼著眼

僧問澆山如何是道山曰無心是道僧曰不會山曰當會取不會底好僧曰如何是不會底山曰祇汝是不是別人澆山分明說出此人還不信深可憐憫山又曰今時人但直下

丙十二 燈錄三

四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是運糞出污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觀澆山此一則公案人能悟此即可做上徹下不須他求僧云某甲不會何不認此某甲所以澆山又說但直下體取這不會底正是汝心汝佛心佛即是某甲如此直指此我而僧竟退去可憐可憐

澆山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質解獻老僧看若湛愚在當時即上前將澆山口掩住看他說些甚麼因仰山說解所以被澆山納入信位不許人位客問曰何謂信位曰信得此理無疑何謂人位曰受用此理自在

昔王常侍寄書與澗山畫一圓相內寫一日字山云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曰雖然如是還未穩當澗山云子又作麼生仰畫一圓相內寫一日字擲地以腳抹卻澗乃大笑客問曰此何意旨曰汝能將此我抹殺之卽知此意客疑甚跪問曰求老人慈悲如何抹殺曰汝將所見所知所解所悟盡情放下如木人看花鳥如露柱如頑石如大死人於此始有相應之妙不必再問

他日客又問弟子遵老人言作工夫越要抹殺此我我越顯光明奈何奈何余笑曰我原說有相應之妙實對你說若要抹殺此我卽十方如來亦不能抹殺此我此我乃實相無相他是個甚麼物事敢云抹殺乃要你忘此我兩字之名離

百一十二 燈三

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切相得真我之實坐享人位非如大死人不能至如如之地所以越作工夫越光明越光明越如大死人去此石霜要人速證菩提非小故也慎之慎之

客問曰澗山云百年後在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說是澗山僧又是水牯牛說是水牯牛又是澗山僧畢竟喚作甚麼曰不要睬他他分明自讚他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無處不圓通雲巖參百丈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藥山問巖百丈有何言句巖說許多言句藥山皆不許他日又問巖還有甚麼巖曰有時上堂趁散大眾復召大眾大眾回首丈曰是甚麼藥山曰何不早怎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巖於言下頓省觀此則公案任他千說萬說總不如直指古德祇有認得此

我一著便是並無別法卽說得好不是直指都歸虛妄你看藥山于此得見海兄則其餘言句何足算也

夾山說法身無相法眼無暇在理上見得未得師傅真見何以故若此時有人來問如何是法身答曰羊便乾處臥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驢便溼處尿此芙蓉禪師之兩答也夾山若聞此兩答自然罔措然古人真有良心聞道吾笑他不是便請問去訪船子和尙其遇船子祇在山擬開口船子便將山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又曰道道山又擬開口船子又打看古人公案當看其要緊處任他在千載之上祇要玩他的語句情景猶如在當前一様才得力船子要夾山道夾山纔要說就打又不許夾山說打後又要他說山又要說又打又不

百一十二 燈三

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許他說你看夾山此時被船子逼得進退無門可憐生將數十年來所知所解都潛跡無蹤祇賸得此我露迴迴地不怕他不豁然大悟臨別船子頻頻回顧船子喚闍黎山乃回首船子曰汝將謂別有麼後夾山歸上堂人問法身法眼仍如前答道吾聞曰這漢此回方徹

古德于來問者不容開口卽打這便是直指人都謂負冤何以不曾開口卽打乃具如此見識那裏得有長進何不想一想不開口時是箇甚麼光景又言擬問便錯不但不開口連有念也不是則此無念之時還有箇甚麼那曉得到無念時明明的有一箇孤明之我在這裏何不識取於此不識而去起念攀緣他法任你海枯石爛總無用處

睦州示眾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蓋謂不知此我也大事既明如喪考妣蓋謂不能保任以求速成也客問曰如何保任乃得速成曰如大死人去又問曰本來現成何必如大死人去曰不然也祇因你習氣深厚今如大死人則萬念萬事皆休習氣自然銷落要不得兩三年則任你逍遙自在去何樂如之

天下事我看來都難惟此事不難祇要遇有良心善知識一點即明何須多說明後保任祇要不忘此我待他熟了他自家便能生活與諸佛相等還愁甚麼生死客曰善知識自然有良心老人何以說有良心善知識余不覺喟然長歎曰今日無處不是善知識你去問他終日開堂會度得幾個人

丙十二 燈三

四十五

金陵 觀音 蔣氏校印

秦客唯唯而退

上元湛愚老人

陳陸州示眾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纔集以拄杖一時打退復召大眾眾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亦然復召大眾眾回首乃云三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陸州此等批判不能善於分別何以故蓋陸州言句全是逼人

到法身邊如秦時轆轤鑽并指月錄所載無理路等語祇可度上智若中下人便茫然罔措與月似彎弓同類不若百丈是甚麼極親切上中下皆可收入陸州恐人在復召回首處識取則不是所以說要在思議不及處識取猶較些子然與其茫然罔措不若是在是甚麼處共語有入處細細分別若論

丙十二 燈錄四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直指還是百丈較些子

馮山謂大隨曰閣黎在老僧處並不會問一轉語何也隨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問馮曰何不問如何是佛隨便作手勢掩馮口馮歎曰子真得其髓湛愚亦歎曰隨公真得此我之髓

僧問大隨路逢古佛時如何隨曰你忽逢驢駝象馬喚作甚麼僧無對若我在當時即對曰喚作古佛

大千壞此我也壞此大隨答僧所問也此語疑煞天下人投子聞之便裝香作禮稱大隨乃古佛在世客問曰大千壞此我真壞真不壞請老人慈悲開示曰不壞客又曰彼兩人是

何意旨曰此兩公真得此我之髓

他日客又問曰此我亦有髓耶曰此我豈無髓汝今初明此我祇到此我之邊入無為本位到此我的的處若到向上處憑你日用去明此三者則謂之髓

靈雲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馮山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玄沙見此偈乃曰詭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客曰兩公意旨何謂也曰馮山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玄沙亦許其悟但未徹耳恐其著於桃花未到末後句觀靈雲後上堂答僧問如何得出離生死雲云青山原不動浮雲任去來又答問如何是真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雲曰有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

丙十二 燈錄四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汝相見靈雲蓋悟徹至此故說直至今更不疑

嚴陽尊者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尊者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尊者於言下大悟客曰他大悟些甚麼曰一切皆可放下惟此我你放他何處去所以教他擔取去乃直指也尊者能擔取所以為大悟若別有所悟非悟此我皆不是悟惟悟此我纔可謂之大悟

僧問尊者如何是佛尊者曰土塊又問如何是法尊者曰地動也又問如何是僧尊者曰吃粥吃飯又問如何是新興水尊者曰面前江裏大慧杲云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然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真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

下而未流傳習卻成惡口小家惟大慧能入此法門所以纔說得出安樂兩字若不能悟此焉能安樂學者當細心參取如其不然則一生受困不能圓通學者當參何處不是佛何處不是法何處不是僧所以說至道無難惟嫌揀擇若揀擇則大不安樂矣後人不識斯理惟習土地動等語卻成惡口入地獄如箭射

客問曰俱胝云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何謂一指頭禪曰一指猶云些些子得此一生便用不盡曹山說俱胝承當處魯莽祇認得一機一境難道一機一境擴面充之不可以蓋覆大千麼俱胝云一生用不盡可見在此一指上得力能該全體大用與臨濟黃檗佛法無多子相同試問曹山

百一十二 燈錄四

三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誰不是一機一境上悟去親明星而悟不是一機一境麼但曹山意有所在不是說俱胝魯莽恐後人執定一指不能盡徹豈不魯莽客曰一指頭如何便是禪曰乾屎橛且是佛如何一指頭不是禪客躍然而起曰弟子悟得天上天下無不是我曰識得便休

耽源上堂仰山作圓象以手拓呈了卻又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山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山便禮拜客問曰看他兩人作如此妖模樣怪作麼生曰妖模樣怪不是佛麼你若識得他這些妖模樣怪樣即可以度生成佛去古德一動都是顯出這個教你處處識得這個凡立處皆真

嵩山問仰山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仰山從西過東立

嵩山異之客曰是何意旨曰嵩山是直問此我仰山是直答此我所以嵩山異之非尋常人也

客曰何以獅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曰一人返真歸十方魔宮震動銷殞若悟得此我在當下頃刻間便是返真歸原凡一切皆屬虛妄魔宮安得不震此我即一滴乳也彼驢乳值得甚麼安得不迸散去

仰山問雙峰近日見處如何峯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仰曰汝解猶在境峰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仰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添一者字乃直指此我示峰試問當誰之情此人是境不是境祇要知此我則境自我矣孰有當我情者

百一十二 燈錄四

四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嵩山問僧名甚麼僧曰名歸真嵩曰歸真何在僧無對仰山教之曰何不答和尙在眼裏耳裏鼻裏僧一如所教嵩曰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客問曰眼裏耳裏鼻裏不是我麼曰汝可以作五百人善知識去

仰山示眾曰我今分明向汝說且莫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寔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性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總將情學他亦不能得客曰如何是但向自己性海如寔而修寂然不動謂之曰修性此我本來寂然不動非我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我乃我而性也此我當寂然不動之時其空洞悄然深如大海故曰性海此際至真至寔非他時可比但能

相應此至真至寔便是修非他有所修但能於此而修之則
圓通圓覺無盡殊勝自然具足若不修此而以知解學佛祖
事如以螢火燒大地草愚者笑之

仰山示眾曰一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
宗旨客曰何謂也曰未悟此我者參此則可以悟既悟此我
者參此則可以入性海若將解解此偈則爲仰山宗旨祇要
參去自然入仰山宗旨妙不可言不必問

香嚴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遙禮潯山作頌曰一擊
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
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潯山許之仰山不許
嚴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

丙十二 燈錄四

五

金陵叢書
唐氏校印

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在嚴
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苦人不信別喚沙彌仰報潯曰且
喜賢師弟會祖師禪也此三頌學者當仔細參取第一次頌
明明了悟何以仰山不許第二次頌還不許至三次纔許其
會祖師禪大事了畢若論第三次頌祇同臨濟第三句棚頭
弄傀儡之人自救不了學者試參之何以便許之也客曰弟
子疑香嚴三頌與臨濟三句不合久矣抽牽藉裏頭之人與
瞬目別喚何異請老人開示曰瞬目別喚在兩頌之後所以
許之悟得傀儡抽牽在第一句第二句之前所以不了若先
悟得抽牽之人再進而悟得第二句又再進而悟得第一句
纔爲究竟香嚴於內裏已經透過仰山疑他不能於日用動

處相應則墮於無爲豈可即許之也此兩則公案要寔分明
纔是我究竟不然則祇知此我此我不到究竟則爲明眼
人所笑矣

香嚴示眾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跟枝手不
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
對他及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此則公案總不在
樹上樹下對與不對直逼得人囁然獨存祇有一疑若能將
疑放下薦出這囁然獨存者看他有甚話說虎頭上座云樹
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香嚴乃哈哈大笑都不是
客曰口銜樹枝時有人問西來意請老人答一轉語曰何難
也遂鳴掌三下客默然休去

丙十二 燈錄四

六

金陵叢書
唐氏校印

臨濟問佛法的大意三次問三次被打試問諸子以臨濟
之問黃檗之答一句兩句便可說破而一問一打何也蓋所
問者乃的大意豈可涉之語言若一涉語言即非的的答
固不可不答亦非所以三問非三打不足以應之也蓋打者
打其問也打其問則無問矣既然無問則自然無答無答無
問則四目相對兩我相呈非的的大意而何所以大愚曰黃
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在臨濟於此言下大悟乃曰
黃檗佛法無多子要知臨濟初問時懷著一肚皮禪問佛法
大意想黃檗必有許多話說那知道開口問便受棒竟至於
三次不容開口可憐生將臨濟一肚皮大意打得乾乾淨淨
被大愚老婆心切一句點破所以纔悟得佛法無多子與初

問大意時天淵懸絕學者祇將此則細細參取若有所悟則一切皆徹我今說明更容易參入參禪不學臨濟公時更學何人客曰無多子我悟得也曰悟得甚麼是無多子客曰這個便是無多子余大喝曰既認得這個又何須說這個客休去

臨濟兒孫滿天下萬世學者當想是何緣故五宗已滅三宗惟洞曹還有門戶但洞曹所出之人拖泥帶水不知口裏是那裏來的許多咬文嚼字不著邊位的話他都說有密傳於相對談時並無一句直指惟臨濟公纔可謂繼達磨初祖西來直指之宗他宗皆不能及即六祖壇經可謂了然明白然細細參取於直指處猶欠分明即達磨初祖不過開直指之

丙十二 燈錄四

之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端至臨濟公以後至於今日凡學道已悟未悟之諸君子能知臨濟公直指究竟麼我此大呼四十年矣並無有應聲而出者客曰老人之言令人不服自臨濟後代代相傳豈無有知直指究竟者若不知直指究竟何以稱爲臨濟兒孫即今日之開堂者人人都是濟宗何以都謂其不知直指究竟試問老人如何是臨濟直指究竟人都不知然常見老人言及直指便稱臨濟公便顏色慘淡淒涼至於流涕或聲淚交至滿座默然敢請指出以開愚蒙余爲之歎曰余豈敢妄言謂初祖及六祖猶欠分明直尊臨濟諸子無日不對臨濟公所垂之言祇在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上理會殊不知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都可以說得明白不爲直指不爲緊要

祇有反復說叮嚀又說我與諸佛不別者乃認得這說法之人聽法之人他是無依的人他是諸佛之母諸佛皆從此出諸子看書久矣總不提起何也試問自臨濟公示眾後有誰提出此說並今日開堂稱兒孫者有誰提出此說而表章之不但他宗滅而濟宗早已滅矣後人祇論料揀等語總不提起說法之人聽法之人爲直指究竟直令臨濟公至今淚不曾乾我今竟敢大言曰即世尊亦不曾如臨濟公說而又說如此之直指也能明此我彼三玄三要料揀賓主照用何難理會滿座起立而言曰濟宗今日始大白於天下後世矣初祖開直指之門所以能掃除一切文字卽世尊四十九年所說俱一例掃去這是何等見識敢有如此作用可見直指者

丙十二 燈錄四

八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乃一超直入法門孰有等於此者惟臨濟公直指說法之人聽法之人教人當下識取此人便是佛不須外求當此直指之時面面相對人人是佛誰敢有別樣閒言語攪入攪混觀千七百公案語句如同糞草今日指出此我真可謂活寶也前乎臨濟公者後乎臨濟公者有如此直指乎其間亦有指心卽是佛者說到心字便捉摸不定亦有指汝卽是佛者指清談對面是佛者又不肯叮嚀再三告誡對他人又用別樣言句怎如我臨濟公說而又說我與佛相同者惟知此說法之人聽法之人而已矣並無他奇特也若有他奇特勝於此我者卽是天魔外道若再加絲毫法幫補此我乃能成就者卽是邪說惟此說法聽法之人卽是諸佛卽是諸祖此纔是

真直指我所以說比初祖六祖更覺分明但後人總不提此
不識何故真不可解

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後四十九年所說皆是此兩句
註腳被雲門打殺後人沒膽量再不敢提起更讚他能報佛
恩將世尊滿肚慈悲直指此我法門埋沒至今雲門之過不
亦甚乎所以絕嗣非無故也客曰雲門之意恐著我相曰我
本無相所以獨尊何相之有客又曰雲門之意蓋謂人人皆
有一我何以世尊說惟我所以打之曰世尊之意教人祇認
此我不可外尋非是祇言惟我一人也何以打爲若是雲門
生於臨濟之後見說法聽法之人兩句不知胡喊亂叫到甚
麼田地今日我勸諸子并後來者祇將世尊並臨濟公所說

丙十二 燈錄四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說法之人聽法之人明了於心而保任
之管保成佛何須他問也

談何容易佛說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兩句談何容易臨濟公
說說法之人聽法之人兩句百千萬億年內纔有此直指之
門豈可同他說相等他四宗有如是直指乎雲門有如是直
指乎試問秦時轆轤鑽並芭蕉扇觸著地釋鼻孔度脫幾人
能指而數之乎然古人說此截斷眾流之法要吾人認此不
能流去之我乃是古人悟後要人當下歸根復性得見此我
開示雖好悟入則難無奈後人自家不曾悟也學古人杜撰
幾個無理路之字合成一兩句哄騙愚人作自家藏身之地
而今舉目皆是不知慚愧深可憐憫

初祖西來時爲直指而今善知識若不直指便是違悖宗旨
即如指月錄中能直指者不過數人惟臨濟公獨肩荷古今
縱橫自在欲人立於光天化日之下豎起眉毛挺起脊梁露
出巍巍堂堂這說法之人聽法之人便是活佛活祖並不依
靠一絲毫佛所說祖所說歷代禪師所說而自由自在爲天
上天下之獨尊何須用他人所說旁敲側引委曲婉轉截斷
眾流而曲指之也臨濟公出世真乃萬古奇逢今雖不能親
炙左右而遺書尙在求道之人不去細心識取徒然東張西
望何益也

丙十二 燈錄四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今人祇將青州布衫鎮州蘿蔔等等之句胡參亂參耽延歲
月要知道此等句看去甚難要會甚易祇要明得這說法聽
法底人這些無理路之言句都不能出我掌握即不會我亦
不去求會何以故蓋既得其本何愁其末今若得本不愁你
不一笑而解之也既解後纔悟得參此等言句不如先來明
這說法聽法的人爲甚易而直指也

臨濟公所言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皆是建化門頭事皆
可以言解得明惟此直指乃其根本若不明此根本即明白
料揀等事一當用時便有隔礙不能有濟若先知根本於料
揀等事點著便知蓋後人總不知本末枉費心思爲可惜也
惟此直指乃單提正印惟此我乃謂之正印故又云赤肉團
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出入人之面門所謂真人者即我也蓋
謂惟此我爲真其餘皆虛妄不寔真人無相故無位真人不

空故出入客曰謂真人有出入豈不落外道見曰外道亦說此人能出能入他祇曉得能出能入不曉得無出無入無形無相乃此我之本所以謂之外道臨濟公單提正印佛道魔道齊收佛道外道齊打蓋汝等不知正印大義若正印埋沒佛道魔外齊興正印彰明佛道魔外全隱仰山謂佛說魔說總是魔說乃單提正印纔有這等說話臨濟公單提正印直指出無位真人所以空前絕後縱奪自由不似他宗影響曲指也

客曰無位真人即是說法聽法之人否曰然茲言其無位者正見其無所依也故又曰無依道人蓋謂此說法聽法的人本來本真不生不滅不用修成不因造就並無依託惟自作

主諸佛成就皆從此出今人祇想慕諸佛並佛國淨土及一切莊嚴而不求於說法聽法之我則南轅北轍何日得有歸期也

六祖云人當見自本心識自本性亦可謂親見極矣今說到心性兩字人便茫然不知何以謂之心謂之性若說到說法聽法的人人便凝然有入處此亦是時節因緣該臨濟公出世大明斯道和盤託出而後人竟不提超真可哀也

臨濟公上堂云人要求真正見解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何以謂之真正見解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甚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的勿一個形段孤明是這個解說法聽法若如是

丙十二 燈錄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見得便與佛祖不別甚愚曰如此等說法直指此我這樣分明真可謂空前絕後此世界中惟臨濟公一人客曰何以謂之勿一個形段孤明曰有形有段便是相有相便可以謂之個勿者無也言並一個有相的物事而了然如空而卻有一個歷歷無間無斷之孤明所謂我者是這個解說法聽法見得此乃真正見解與佛祖不別客曰何以謂之孤明曰我本孤所以無相因孤而自然本明所以不著相若我著於相則不孤則無明矣客又曰何以謂之歷歷曰此孤明之我本來歷歷無間無斷任他萬物萬相皆不能為礙迷者乃是我去著相不是相來著我一撒手便是佛祖攀緣他便是眾生人能明此本來歷歷孤明之我祇要熟此我莫教間斷即得成就

又何須別尋工夫反為隔礙客躍然而起曰悟道成佛如此之易臨濟公真第一人也非老人說安能得知弟子輩被指月錄諸禪師惑亂久矣今出長夜不亦幸乎

濟公又云山僧所說只是道流現今目前孤明歷歷的聽法者此人處處不滯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別境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又云你欲識佛祖麼只你能聽法的便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終不得他活佛活祖之意又云約山僧見處與世尊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即是一生無事又云你即今日前聽法的人總不向外馳求便有法身報身化身極大功用又云此聽法的人無形無相通

丙十二 燈錄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徹十方在日日見在耳日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
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又云惟有聽法無依的
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
是見得是真正見解又云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即今識取
聽法的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潑潑地應是萬般
施設用處只是無處所覓著轉遠求之轉乖曉爲秘密又云
古人云平常心是大道大德你還覓甚麼物現今目前聽法
無依的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得與佛祖不別但如
是見不用疑誤又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所以夢幻空華何
勞把捉惟有目前現今的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途地
獄如遊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又如你欲得如法但莫

丙十二

燈錄四

十三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毫不立歷歷孤明未曾欠少又
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
皆是造作是你如今與麼聽法的人作麼生擬修佗證佗莊
嚴他他且不是修的物不是莊嚴的物若教他莊嚴你一切
物卽莊嚴得又云動與不動是二種境還是無依道人用動
用不動湛愚曰我今略指出濟公將說法的人聽法的人叮
嚀囑咐說而又說真可謂婆心極矣蓋濟公見得真說得苦
總是耍人信纔能了畢大事若不如是便是魔說邪說讀者
珍重珍重
客曰濟公所說說法道人聽法道人又云無位真人曰道人
曰真人恐非吾輩凡流所能當之也余振威喝曰汝怎麼在

此兩字上生如是邪解所謂真人者乃謂一切皆幻皆假惟
此人爲眞非是論列人之品第某爲凡人某爲眞人也道人
者謂說法之人乃明道之人聽法之人乃求道之人你來聽
道求道卽是道人蓋謂舉世人人是佛非謂明道求道之人
纔是佛而他人不能也汝等將人看輕遂將自家看輕殊不
知此人通貫十方遍遊法界隱則無形無相顯則變化難拘
十方如來此人也二十八祖此人也一切大菩薩諸菩薩及
辟支圓覺聲聞此人也東土六代祖師及歷代禪師此人也
一切天魔外道阿修羅此人也諸天此人也你我此人也一
切禽一切獸乃此人之輪轉也至於餓鬼地獄乃此人之沈
溺也此十法界中何界而非此人之修爲而成之耶此人神

丙十二

燈錄四

十四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通廣大不可思議能爲惡造餓鬼地獄畜生相能爲善造天
堂相能善惡相雜造世間富貴苦樂相能修善不斷頓恨造
天魔阿修羅相能於心外立法修行造外道相能清淨避世
造小乘相能度己度人造大乘菩薩相能仍舊還我本來面
目端坐成佛終日說法而無法可說終日度生而無生可度
具八十種好造三十二相此人有如此神通變化休輕看他
而甘於自棄智者於此十法界當擇而行之
臨濟公單提正印祇要明此人卽是佛祖並無一法與人故
曰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蓋謂能明此人使他
自在萬萬不可向外馳求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與佛祖
有異

客曰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何謂也曰吾人本來本無生滅故古德教人要明徹無生之義纔爲究竟既本來無生而目前之生生不已者何也乃吾人之念或緣境或緣物而起故謂之生然本體實未嘗生何以故蓋一念之緣而有起之時即有滅之時當其滅時本體朗然常住而未見其滅則其生時亦未嘗生可知也生滅者乃一念相緣而起無生者乃本體之常住也所以不明無生終隨境轉彼三乘之學皆不知無生之義而執一法以修行者既執法以修行則不知家在何方而辛苦道路世尊不得已授之以法且居學地以俟將來所謂權方便非實詣也若能當下悟得這說法聽法的人本來無生則緣起皆歸虛妄凡藉權修學之法

丙十二 燈錄四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都無所用豈不超然自在彼三乘之權學又何足問也臨濟公直指此人乃曠古奇逢當思吾人有何福德纔能得聞真所謂百千萬劫難遭遇也試想教中二十五圓通二十五輪轉四十五聖位十信十住十迴向十地等等至於妙覺等覺四果諸菩薩不可說不可說八萬四千陀羅尼若在臨濟公前一喝皆散即令徹大藏經教遊遍三千大千世界無一人能敵其辨才者在臨濟公前則一字不能張口即令有人具維摩居士神通手託大千世界遊各方遊行示人在臨濟公前則銷落歸於烏有客曰何以故臨濟公便如是曰蓋他有直指此人之正法眼則彼權學皆其緒餘辨才神通皆其所應用之閒家具何足當濟公之一顧也濟公指出此人

乃天地萬物萬法之根若能信其言則是立地大乘凡夫爲佛祖嫡派所謂誕生王子非菩薩以下所能及者能信此而保任之名爲活祖問曰何以謂之保任曰心心不異謂之保要行便行要坐要坐謂之任問曰何以謂之心心不異曰心心即念念也念念不忘聽法之人而毫無他想則謂之不異若有他想則異矣倘一涉於情則智爲之隔一涉於想則體爲之殊慎之慎之

濟公云你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在教家論此三身爲極則在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是名言亦是三種依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影的人是諸佛之

丙十二 燈錄四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客問曰如何是弄影的人曰我四十年前悟得此聽法的人便日日揣摩法身如何纔是擬度報身化身如何纔是原來都是弄影後讀濟公語錄指出乃心光乃名言乃三種依明光影祇要識取弄影的人豁然大悟我已識我矣而猶然起希望之心況不知根本者至何日乃能脫然耶祇這弄影的人即我也何得又問客問曰歷來禪師呵佛罵祖從未有如濟公德公罵得利害並罵諸方不已甚乎曰此兩公作用非汝等所能知也汝等見他是罵我則見他淚如四海水婆心高過須彌山痛哭著教人信他言語早早成佛去不要以毒藥爲食飲墮入輪迴無有了期蓋謂一切世法總是顛倒地獄之坑固不足論即

一切佛了義經不了義經總非究竟總不如明此聽法的人
大事纔能了畢又極簡極易一點便破何以不信而去尋野
狐伎倆耽延歲月投入輪迴慈悲已甚乃有大罵大罵已甚
仍是慈悲祇爲人不信他言語故如是耳試問今日諸方有
誰能奉此兩公之訓者客聞之流涕曰果然果然乃諸方之
福薄而數使之也不亦悲乎哉

客曰明得這聽法的人還有秘密否曰此切問也此我無形
無相秘密極矣明得此我已爲得矣既已得此秘密又求甚
麼秘密祇要一無所求便是放身命秘密處念念不忘此人
便是佛祖便是秘密念念便是歷歷心燈一有間斷便是燈
滅急須續之能一日二日至於七日念念相續不忘則智慧

丙十二 燈錄四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生何況一年二年必然打成一片然未成一片之時樂已
無窮況其成就其樂又當何如耶此即秘密也

說法要有出的路使來學者人人都有所望若祇將無理路
言句劈面摔將去則無人不退心在指月錄中比比皆是
而堂堂猶面南稱善知識若以世尊較之此輩皆斷絕佛種
者也所以絕子絕孫宗門雖是單提正印若初學來問必須
善於引誘直指分明其無理路言句都用不著俟其不能跳
出我掌握之時然後逼拶教他超入不是胡亂得此理祇知
得自家不能識學者千差萬別的機要便去將無理路言句
亂說亂洒要知你那無理路言句值甚麼乾屎橛祇要破得
一句其餘皆破然此等句不過將人逼到法身邊而打退多

少人不肯學道真令人放聲大哭尤可恨者而今諸方總學
此等言句自家又不能悟祇教人自家參去教他參些甚麼
一齊相將入地獄去深可憐憫然古人雖不能度人還可自
了試問諸方能自了否清夜思之得無愧否你看我臨濟公
設料揀賓主照用三玄三要但凡來學一齊都收這是何等
善誘妙用而直指聽法的人爲大總持即使老嫗聞之亦解
此聽法之人即不能今世成就亦得種此無上大因豈是他
輩專以無理路言句打退人求道之心於千人萬人中撈攬
得一個半個猶然告之於人不肯自返如船子和尙使世無
夾山則亦已矣殊可歎也臨濟公兒孫滿天下萬世諸君得
不一回思乎

丙十二 燈錄四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學者在有理路上周旋到盡頭處然後纔可以用此無理路
之藥恰對其病一聞便能超入若其人用心至八九分者還
不能超入還在疑似之間何況其餘若具大根大器者一聞
無理路之句即能超入然千人萬人中不能有一個半個今
諸方又不曾悟祇以無理路言句爲藏身之地便居然自稱
善知識乃良心喪盡不知羞恥將來爲鬼打臀亦不顧真可
憐也

客問曰臨濟公云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
疑謬既是內不住根本何以老人教弟子念念不忘此人曰
此問極是因你纔認得聽法的人何嘗徹透本人之妙故要
你去保任你若熟了又住於根本作甚麼果能時時當前總

是此人則惟見此人在大千世界有入四聖者有入六凡者十法界都是相祇有此人無相縱橫於十法界中十法界雖亂起亂滅而此人總無起滅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都銷歸烏有迷悟不同故著於四相而轉輪不已所以要徹見本法有何疑謬本法卽心法也心法卽此我也

斯理要知墮入三途卽是墮入四聖同是一樣神通變化非同小可所以古德不貴諸佛不輕眾生蓋古德深徹此聽法的人乃天地之活寶不用學不用修他自有這墮門聖墮三途的妙用可見此我不可思議如此之奇如此之妙祇要認得便日日墮在佛位而遊戲於彼九法界中度盡眾生使皆開悟吾人之樂還有過於此者否但此人妙處於總不墮時

作麼生急須識取急須識取

客問曰此人於總不墮時在於何處請老人慈悲開示曰此世界本無十法界今有十法界者皆是此人造出此人若不造則空洞洞的大家無事豈不是好其奈都不安分遂有此十法界之境界若能會得本來無有十法界則當下無事去能當下無事去卽是不墮於不墮時卽你放身命處若求有處所則又是生事祇要不求有在處則處處皆在隨所寓而常樂矣客曰可是心心不異念念不忘曰如是如是能如此則自臻玄妙不容言矣

客曰濟公云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聞歇若能如是見得卽是一生無事人何

丙一一 燈錄四

十九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謂六道神光曰此我作用從眼耳鼻舌身意出而應酬諸事皆是此我神光作用隨處作主立處皆真若神光不到之處其事皆不得成就可見成就天地萬物皆此神光作主三途地獄亦神光所成就三十二相亦神光所成就吾人能知此神光在我並無欠少與諸佛相同與眾生相同則成佛在我掌握之中

吾人祇此一我卽是佛若有一法可以幫補我纔能成佛去便是邪說此一我能生八萬四千陀羅尼治八萬四千煩惱病能度已度人能入一切境不爲一切境回換能於異類中行履證正等正覺客曰如何能入異類曰你不見濟公云只是現今目前孤明歷歷的聽法者此人處處不礙通徹十方

丙十一 燈錄四

二十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三界自在觀濟公所云可祇要我認得我我便能入一切而不礙客曰若入佛境與諸善人相對便欣然而樂與諸不善非我同類則憎嫌至於生怒奈何曰是你著於外相而不能見他亦有此我與我同類祇見他言語行履不同便生障礙此病皆由你信此我不能到十分真處所以有此障礙若果能信到真處彼異類所有不是過惡皆不見得我惟恆順而教化之發生無窮無盡教化之心必欲度盡眾生而此心願猶然不已你纔可入諸佛之類要知道異類卽是佛類佛類卽是異類你若入異類而有障礙卽入佛類亦有障礙總是

要識此我則通徹十方三界自在沒有這些障礙說話

十法界四聖謂之聖類六凡謂之凡類在聖位視六凡皆謂

之異類異之爲言不同也不同乎我之類也能入三途之異類而纔是我無障礙處然此我本無障礙其不能入異類者乃自生障礙彼畜生餓鬼地獄如何能障礙你不但入道之人不爲三途所障礙卽眾生受報於三途之報必有盡日當盡之時其所受苦業如夢幻泡影皆銷歸烏有而此受苦之我迥然獨脫但他此時祇以脫苦爲樂而不知此我若能此刻明得此我則即時超入佛類而誰敢側目視之不但如此即在受報之時明明在三途之內一念能見此我即時三途之拘禁如一點雪入紅爐中皆了不可得所以此我乃天上天下之獨尊人能入此心法十方魔宮震動豈可輕看今諸子既知若不善於保任眞可謂自暴自棄慎之慎之然

丙十二

燈錄四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此無上之法無上之我若要明此乃至簡至易總不煩難一開示便能悟入卽濟公所開示乃此聽法之人有何難悟濟公說而又說可憐示眾後並無人提起至今日湛愚老人又說而又說若將此作秘密相傳祇與一二人言之乃絕佛種者也濟公不忍我亦不忍濟公說而又說我今日又說而又說竟成露布若祇能知而不肯保任以成之濟公與我惟有痛哭而已

斯道若能明此我後於日用中或獨處或處眾祇見此孤孤泠泠之我並無依靠凡一切世法佛法皆視如糞草管保你智慧辨才殊勝見解如春風時至諸華逐次開布不知不覺近於諸佛與同類天下之樂孰有樂於此者客曰知此我後

保任之要既開命矣但來學初入門有何方便教他刻下悟入曰此是直指法門單提正印不一定要有甚方便方便即是多事卽指他你起念來學來問的是誰你此刻在此坐立問道說話的是誰他必定瞪目發想卽追問他這瞪目發想的是誰他必定有答卽追問他你這要答的是誰他此刻被你追得緊雖不能答你看他眼目手足必有不妥搖動處就追問他你這眼或動或定你這手這足或動或搖處是誰逼得他動不是定不是左不是右不是自然於問他誰字上逼出他的我字來我字從他口出有力從我口說出雖是接引他卻弱俟他說出皆是我便許他以安其心然後卽處處指出他這我來你自天明開眼時是我開眼穿衣時是我要穿

丙十二

燈錄四

二十二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衣洗而吃飯痲屎溺尿是我洗面等等出而應酬日用人事那一件不是我去安排諸務你今來求佛求道祇這我卽道卽佛拖著這個死尸去東奔西走尋些甚麼自家祇要認得自家如是而已要甚方便豈不多事客聞此起而拜曰若如此直指眞能令人悟入吾人幸甚萬世幸甚從無有如此親切者

斯道臨濟公諄諄教人祇要識此聽法的人我今直指此我蓋不忍人執別法而耽延歲月乃教人於當下卽懸崖撒手自肯承當撒手者將一切佛法都撒開一邊獨有一我承當此事惟自家肯自家本來現成不須諸法何等清淨何等解脫何等快樂回看執法修行者何等拘禁何等煩惱投入虛

妄而不自由今腳落地承當與彼不啻天淵得以知此乃一現成公案然既是現成何必又說承當蓋初入此門撒手諸法乃有自肯承當之說然法已忘矣祇有人在欲忘此人必須絕之絕之云者非絕此人也乃絕此自肯承當之名相也名相絕則忘斯人矣故謂之人法雙忘人法雙忘乃能甦醒再不爲老和尚舌頭騰矣問曰用何法纔可絕此人相曰若用法以絕之則萬不能絕卽將此承當之我百不思百不會如木如石而兀然忘緣不可生一毫知解不必求絕而自然絕矣人人若能得知此我一入便是懸崖撒手不是塔級層次漸修之說纔可謂之教外別傳格外大丈夫之授受相傳豈可輕視

丙十二

燈錄四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問曰聞老人說法令人踴躍不能自禁往昔思量作功夫必要許多歲月從竿底作到百尺竿頭再進步方露全身而今竟用不看竿腳至竿頭所歷之事如有來學者總不曾用過功夫一聞直指卽全身超入豈不慶快生平何況曾作過功夫而受辛苦者有不暢然而樂者乎

問曰經云要離我相老人云我本無相我著於相纔是我相今老人教人要念念不忘此我豈非著我相乎曰此問甚是蓋因你自有生以來貪著一切世法世尊遂以一切佛法轉你在佛法上後諸禪師又轉你在一切公案上以道眼觀之世法佛法一切公案總是一百二十斤重擔子在你肩上試問你苦不苦而今教你明得此我推開世法佛法並一切公

案祇有此最輕最安之我猶如一百二十斤擔子減去一百一十九斤從容自在逍遙自任要坐便坐要行便行祇留心此念不忘此我算來祇好一斤重且問你以一斤擔子換去你一百二十斤擔子樂不樂然此一斤擔子蓋爲你初入恐彼往昔習氣爲世法佛法公案語句牽引去間斷忘卻此我不得卽成一片故有此絲毫我相之功夫然此絲毫我相卽是相應還源秘密與十方如來同歸涅槃大路爾輩不能解此妙義及疑著於我相真可謂愚之甚也問曰弟子祇有此疑那裏曉得有如此妙義諸方亂罵老人可謂長夜夢話真可憐也

丙十二

燈錄四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濟公云佛乃一無事道人吾人若能無事便是佛無事兩字要細細參透方知其中有無窮妙義今人無日無時不是好事生事彼世間一切好名好利者不必問卽真心求道者卽求道便是生事何況又去看教典求知解抱言句參公案將本來一個現成無事之佛弄得七顛八倒真可憐憫何不從世界未成以前看有些甚麼事今雖已成皆是虛妄而在此虛妄之中求有一個道理真可發一大笑不謂之跌不能也若能當下竟放下一切虛妄無事去卽十方如來齊到當前亦沒法奈何你何不無事去而自尋障礙自困苦要知無事兩字不是輕易乃濟公徹底掀翻教人無事去便大事了畢諸子試於此刻將佛法世法都一齊放開祇有這聽法之人隨各人所處之日用飲食供給無所憎愛朝起暮眠淡泊

自適真是羲皇以上極樂園土無以異也。生事即是眾生無事。即是佛十方如來並無奇特處。祇因他得了這無事之妙。所以有等等智慧神通。蓋能得其本不愁諸末也。思之思之。慎勿忽略。

濟公又云。道流是你目前用處。與佛祖不別。祇麼不信。便向外求。莫錯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歇業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你十年行腳。約山僧見處。無許多般。祇是平常著衣吃飯。無事過時。濟公如此開示。可謂明白極矣。人祇是不信。忽略讀過去。便休再不肯細細逐句體驗。果能細細玩味。即是與濟公說面親談。濟公示你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你一念心不能歇得。

丙十一 燈錄四

二一五

金陵 龍藏寺 蘇氏校印

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濟公教人。祇要明得這聽法的人。將世法佛法一齊歇。卻便是清淨身界。何等快樂。而吾人時時祇攀緣無明。而墮落三途。真可哀也。

學道大病在一執字。祇認得這聽法的道人。便一了百當。何須又有所執。以自障礙。臨濟公人境縱奪。蓋破其所執也。在人則奪其人。執在境則奪其境。執在人境則總奪之。乃奪其所執。教他一無所依。無所依。則無所奪。便入佛祖之位。諸方謂此為四料揀。蓋揀其人。乃何等料。而以我之方便。引進斯。

道總之不要在他言句上追尋。祇要識得自己。便可料揀他。人如此等。不必用參看。他語句便明白。再有大慧杲普說。更分明。其中便有照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總是師家方便。總是這說法道人。慈立祇要將三玄三要。會得清楚。如此等一見便了。

三玄三要。乃臨濟公心法。能透得無絲毫障礙。纔是臨濟公口吐兒孫。如其不然。則皆顛預。儻侗埋沒。濟公苦心。萬不可作塗毒鼓。清涼幢。會若以塗毒鼓。清涼幢。會則祇用一無理路之句。截斷眾流。諸妄盡。遺猶如死去。何等清涼。而臨濟公乃絮絮叨叨。說出這些話來。教人理會。何苦如此。蓋濟公得悟黃檗無多子。後祇有這無依道人。所歷歲月。深久智慧。圓

丙十二 燈錄四

二一六

金陵 龍藏寺 蘇氏校印

滿徹底掀翻。可以為佛祖人天之師。纔可以建立宗旨。普度羣生。不是別公案。語句一味。教人如金剛圈。栗棘蓬。死命去。參要悟本來面目。此乃建化門頭。因人而施之事。若不能如此。則不可以為人之師也。惟悟得本性圓滿。則建化亦圓滿。惟建化圓滿。則本性始圓滿。如指月錄中。在建化上不圓滿者。不可勝數。皆於三玄三要。不能透徹。故也。即如汾陽乃濟公五代孫。不能為學者細細分割。玄要而以偈概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自從此偈一出。將濟公建立玄要。苦心塵封。高閣絕無有提起者。皆云。此是建化事。無益於道。皆汾陽啟之也。汾陽說難分。誰敢再分。汾陽祇能得無多子之意。何嘗得玄要。

之意竟硬將玄要之言忘之矣所以說出一句明明該萬象此一句即自救不了之人亦知但玄要之意未夢見在要知後來濟宗兒孫皆汾陽兒孫非濟公兒孫也

濟公說玄有三玄要還他三玄要有三要要還他三玄既有三玄就要還他九要有第一句就要還他第一句有第二句第三句就要還他第二句第三句豈可不清楚分明而竟顛預抹煞又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夫曰演唱宗乘乃是辨別淺深商量到最上之處不是別等語句教你去圖圖變參所以又云有權有寔有照有用一都要還他著落故云汝等諸人怎麼生會若是教人悟我本來只須一句兩句足矣何須用此許多蓋既已直指

丙十二 燈錄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出這聽法的無依道人必要他圓滿能作人天佛祖之師纔是這聽法的人本分到家時不可落在自救不了的分上再者濟公初悟說出無多子三字已經露布你也佛法無多子我也佛法無多子竟成了一個無多子的窠白那裏知道這聽法的人自悟後歷歷孤明歲月深久其中玄要之妙惟自歷而自知之乃至能爲佛祖之師纔是究竟濟公既到此地如何忍而不以之告人一者慈心爲人詳說二者破後人執定無多子窠白可謂婆心極矣而後人謂之無益於道真可哀也

南院頤問風穴曰臨濟有三句如何是三玄印開朱點窠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試問此一喝得了得第一句麼

又問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風穴答曰未問以前錯試問此一答了得第二句麼又問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答曰明破即不堪即明破亦未必不堪然被臨濟公已明破久矣而南院即許之可以支持濟宗此濟宗所以墜地也後風穴垂涕告首山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此臨老發真心語何不參透三玄三要振作濟宗爲臨濟公吐氣而甘心自是爲南院顛預所欺以致對首山垂涕其誰之過歟一墜地於汾陽再墜地於風穴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丙十二 燈錄四

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道三玄三要乃說法聽法的人骨中之髓若是無益於道可以不必則臨濟公何苦多事說這些話令後人疑惑若是藉此爲塗毒鼓聲一死便是請諸君子死後轉來恐不能不疑也洪覺範謂張無盡許多說話更無著落祇要人聞三玄三要即刻死去便是壁立萬仞殊不知古來當下大悟者皆是觸目聞聲或爲師家點破或被截斷眾流一時偷心全死而悟本來所以要死惟三玄三要乃偷心全死後歷歷孤明所驗入道之妙張無盡不知詳審而竟領覺範之言可笑也問曰臨濟公立三玄三要之旨自示寂後人都認作截斷眾流句如清涼寂滅幢塗毒鼓等句一例看今爲老人說明真雲開見日不爲眾瞞但古塔主獨異眾人採集語句表章三

玄有是處否曰古塔主採集語句淡泊三玄而遺九要不見者爲之神昏即古塔主作此時恐亦神倦他分出空劫已前之自己是根蒂今時日用之自己是枝葉其病根就在這裏所以將三玄分別出許多說話而曰句中玄體中玄玄中玄遂以語句淡泊三玄間烘烘的引出若干言句不知古來可有人在古塔主言內看清楚了去問曰即看得清楚轉目即忘蓋他的意見多看他的言句令人心不甯帖且又遺卻九要曰汝說得極是彼含糊籠籠玄要者不足論視爲截斷眾流者更不足論但古塔主雖然亂還肯用心雖然能用心卻亂而今若有一能用心者猶可以與之分別清楚奈諸方總無一人問及此者年來聞三峯著三玄三要之書又覓不可得真可歎也已

丙十二 經錄四

二十九

金陵書畫社印

容曰請老人大發慈悲說明玄要爲後人開迷豈不幸甚曰說何難也但又起諸方謗議然時節因緣余亦不能自巳非細故也臨濟公悟得無多子後時時是歷歷孤明日久遂看出自心所歷三玄九要權實照用乃一現成之理明明卻有三層三句一句中卻有三玄一玄中卻有三要不是臨濟公撰出立建化之門乃真實之理真實之境能歷此到玄要至極安樂之地纔可以出而教人爲人天師爲佛祖師所以爲大眾演唱宗乘要人深自思維不可魯莽如何以一喝便可承當如何以蒼天蒼天便可承當客曰一喝能通五教難道三玄三要不可通麼曰盡一喝可以概三世諸佛如何不能

通三玄三要若不能親歷玄要還他清楚明白祇以一喝概之則一切人皆能一喝皆可以謂之通玄通要則玄要宗旨不求墮地而墮地久矣所以惟善能分別諸法相者乃能於第一義而不動者也汝等諦聽爲汝分別

三玄九要者乃知這聽法的人而明明祇有此我後惟歷歷孤明則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習氣乃消漸臻玄奧其始也能自教其繼也可以爲人天師其終也可以爲佛祖師即三世諸佛之成就雖有徐疾然所歷皆由於此問曰識得便休何須如此曰天下總是汝輩這樣魯莽所以將濟宗墜地蓋玄要乃休後保任功夫綿密日有所進妙境彼心粗者即歷此亦不能說出惟濟公悟無多子後至多年然後發出此義乃

丙十二 經錄四

三十

金陵書畫社印

是三世佛之至詣說法聽法的人之究竟空前絕後之妙旨乃我自心中所歷而他人不能知者如何輕易看過今人動輒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我常追問之進關後作麼生則皆發呆嗟乎玄要乃進關後事也若據寔而論將指月錄內諸公要推倒十之八九何況近代諸方客無對

三玄者乃體中玄意中玄句中玄也由本體之玄發而爲的大意則意亦玄矣意之玄與體之玄固有分別然而一也玄至於言句則有千變萬化之差別蓋因對來人之機所以有差別惟意則一至於體則無一無萬所以能一能萬然玄雖有三其寔一也亦無所謂二也洪覺範謂濟公何嘗說有體有意有句如何列體意句不肯此說然濟公有三玄三要

之說你爲甚麼又肯他既肯他卽爲他表明始得又不能表
明我不知他具何意見眞令人不解蓋由體有意由意有句
乃天然順達現成之理無絲毫異見挽難惟臨濟公於寂默
看出故爾云云也

古塔主不解體意句順達現成之理遺卻意中玄則硤硤不
通又於句中玄後硬加上玄中玄可謂頭上安頭但不知玄
中玄上玄字還是體中玄句中玄的玄字還是另外又有一
玄又有一玄中之玄不但於一句中之三玄文理不順於宗
旨而玄之又玄豈不玄煞又將句中玄說得特重玄中玄都
說在句中不知如何是體中玄根本不清枝葉紊亂令讀者
茫然不知頭緒其餘至幻寄所辨皆不清楚

百一
燈錄四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句有三玄一玄有三要則三玄有九要可知矣而今祇要
明白九要則三玄不辨而知諸君子將九要總不一顧而亂
紛紛論三玄有何益處臨濟云山僧今日見處與諸佛不
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試問諸公能爲佛祖之
師否若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試問諸公能爲人天師
否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試問諸公能自救否人能自救
祇明得一玄三要能爲人天師則明得兩玄六要若明得三
玄九要則能爲佛祖之師乃這說法的人聽法的人圓滿處
然此理祇有一句因有此三等入故一句分而爲三句若以
三句論則該有九玄既有九玄則該有二十七要殊不知祇
有一句三玄九要然歸總來又祇有這聽法的人一句而已

因這聽法的人祇在師之一付言句上悟得此我已得句中
之玄不能再進得意中玄所以自救不了故謂之祇得一玄
三要若能再進得意中玄爲人天師則得六要再進而得體
中玄則得九要圓滿究竟爲佛祖師然三玄九要總在我一
心之中乃人心粗不能自照則遂有淺深大小之異其實不
過一我而已矣

問曰如何是句中玄三要曰句者言句也學者爲師家一句
點破直指此我學者因有言之句而悟得此無相之我則此
無相之我絲毫不染不著豈不玄乎然此玄則因句所發明
也要乃緊要之要蓋言惟此爲要其餘皆可緩也其初悟時
脫離諸相得知此我是爲句中玄初要既知此我則當保任

百十二
燈錄四

三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無相之我是爲中要然以此我保我則有想像光影而思
欲離之猶不能忘是爲上要故臨濟直指曰但看棚頭弄傀儡
偏抽牽全藉裏頭人明明有人不能忘卻所以自救不了此
三要已離卻外邊一切相豈不玄乎
問曰如何是意中玄三要曰人將此意字看作心意識意字
便錯難道的大意西來意如意珠三意字皆錯否浮山遠
謂意中玄意字非識意之意甚是而洪覺範非之殊可笑難
道悟此我竟無意可乎若不是意中悲憫羣生如何說出這
許多法來蓋意中有玄玄中有要其初要即句中之上要而
離卻上要彼句中上要要在想像光影中而今因保任工夫綿
密遂知離卻想像光影然猶有離在意中此意中玄初要也

豈不玄乎再工夫更覺綿密而忘卻離字遂入無爲正位而
身心輕安受用無比其始也返照之意多今也變返照而爲
寂照端拱無爲一無事道人而已是爲中要豈不玄乎再久
之則無所謂功夫無功之功其功甚大即無爲而渾化其無
爲之迹亦無所謂無爲是爲上要豈不玄乎到此地位已明
兩玄六要可以教化人天爲人天之師蓋謂人間天上得安
樂者皆是有爲修善而得然皆不能出生死脫輪迴若入無
爲遂超苦海自救已了而可以救拔人天故臨濟公直指曰
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蓋謂斯理能解而至於
不可以言解則妙矣此意中玄三要之妙也既不可以言解
而至於妙則起念來問者豈不錯乎即善問者如無著菩薩

丙十二

雜錄四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亦無能措詞矣況其下者乎此所以見無解無爲之妙也蓋
無爲法門其初已悟截流之機入正位則羣流妄想皆斷彼
有言問答直漚和而已漚和云者乃水中之泡一起一滅謂
之漚和乃言一漚起而又一漚起而和之任你起百千萬億
漚聚而成塊怎能截此眾流也蓋謂雖有百千問答終歸有
解豈能如無解之妙解一齊放下無問無答當下即截斷眾
流而端坐證無爲也漚和又曰乃方便也方便乃誘引之法
豈能當下薦得意中玄乃心中自解自修自證之妙
問曰如何是體中玄三要曰意中玄與句中玄雖近然猶可
思議分別至於體中玄與意中玄更近則難於思議分別然
既曰更近既有近字豈無言說要知自句中之玄修到意中

之玄可謂妙矣又修到意中玄之上要可謂妙極矣原來妙
到極處則妙自不能久炫其妙而返淡矣此淡字乃妙到盡
處返而爲淡非今人不曾歷過意中之玄要而妄言淡者淡
如水水無味同愚人一樣無識無知穿衣吃飯而已此爲體
中玄初要蓋吾人本體本是如此而今復至於此並無加增
然而還是初要豈不玄乎斯理原非妙字能盡惟淡字好眾
人一入淡則飛走去惟智者能安而樂之淡雖無味然無味
中有一至味在焉至味維何原來不是色不是空不是一不
是萬不是凡不是佛不是境不是物不是有爲不是無爲於
行住坐臥動靜酬酢往來之中而歷歷孤明如朗月當頭推
他不去撥他不來總無絲毫接續斷滅影響之相此是體中

丙十二

雜錄四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玄中要也豈不玄乎嗟呼至此亦難言矣世尊至此見文殊
迦葉白椎竟便下座古來諸禪師至此便拂衣歸方丈寒山
子曰教我如何說惟曹山有一句明此上要僧問曹山曰朗
月當頭時如何山曰猶是塔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塔山曰月
落時相見湛愚老人若在當時劈面與曹山一掌云月落時
作麼生相見客曰此時曹山便拂袖歸室曰曹山拂袖歸室
我便禮拜而退此體中玄上要也豈不玄乎故濟公直指曰
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此三要更不曾有人說
破是何三要卻不是體中玄三要蓋體中玄三要還是返本
還原至寂滅究竟自家大事了畢者此三要乃印開心地發
百千萬陀羅尼自然能建度生化門之妙用所謂朱點者心

也雖到上要大事了畢而悲智雙運自不能已然化門應來人之機有千變萬化之不同自返自心窄而不廣不足以當眾機而投其所問惟三要能印開此一點心地包含大千世界度盡羣生三要維何乃吾人身心意最要最要者也身則外現威儀口則隨機對答意則慈悲智慧雙運以此爲印乃能開發心地所謂印者即如一官必有一印有此印則無遠不至任我縱橫開發誰敢礙我蓋人能至體中玄上要則自能知此三要之印本來已具我今用此印而開我心地廣大無邊凡一切料揀與奪權寔照用賓主何必擬議而自然歷歷分明當機即用即有志必欲爲佛爲祖者皆來投誠歸依而受我三玄九要印開朱點之妙彼未入此門者不必論已

丙十二 燈錄四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入此門者都在此三玄九要之內我已歷過三玄九要彼學者能到某玄某要者我即知之或超入即得體中玄要者斯爲上智或超入即得意中玄要者斯爲中智或入而得句中玄要者斯爲下智而引之前進則孰有能逃我洞鑑之外蓋惟此三要能印開心地而能爲佛祖之師則視彼得意中玄要者豈不窄乎再視彼得句中玄要者豈不更窄乎蓋三玄九要法門乃宗門至要即楞嚴經所謂密因修證體中玄上要即是大佛頂惟是密因故玄有三而要九乃此心返本還源之路不是執定一法進修乃悟此心即心即法即法即心惟此一真我而已矣惟此真我即是聽法的人而已矣所以臨濟公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有三玄一玄中須

有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難道一喝及云蒼天蒼天幾句無理路言句即算會麼乃濟公與人據實商量此密因修證不是一問答一轉語便算作能會如能細細清楚明白說破玄要許他一喝若遇來問者便喝這一喝值得甚麼

或曰聞老人所解三玄三要與歷代古來禪師自汾陽以下大不相同然一句一字著實清楚令人佩服但不知當年臨濟公果是此意否曰若要我之所解必與臨濟公之意相合上下千古歲月遙遠誰爲證據然讀其言玩其意非細細詳察不如是會而以無理路句一例會恐辜負濟公婆心蓋入此道者即頓悟後亦有漸入豈能如龍女頓悟頓成即趙州

丙十二 燈錄四

三三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至四十年纔打成一片初祖謂二祖曰心如牆壁自然入道玩這入字可見其有漸進也古德云侍師多年漸臻玄奧又云諦當甚諦當管保老兄未徹在未至徹時還有進步經云至聖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於楞嚴則直指出密因修證又云理雖頓悟事要漸修文殊讚觀音自聞聞法門曰豈惟觀世音我亦從此入佛一路涅槃門蓋三玄九要乃一路涅槃至大佛頂始爲究竟乃要人詳察據實商量不可於他三句之外另生怪異奇特之想祇還他一句一字的本義豈可備伺一句話就算會得豈不令人失笑祇要據實而論能依此修行管保成佛去何必問濟公之意相合不相合也

臨濟公示寂時謂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
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公曰以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
若湛愚老人在當時便叉手向前曰道這個臨濟公自然瞑
目而去誰料三聖便喝公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
滅卻臨濟公一生喝人如何示寂時賺此一喝蓋臨濟公所
主在這說法聽法能喝的人不在喝上若在喝上追尋則失
卻此人矣所以三聖後不特特提出此人以接濟宗之旨公
早已知之真可痛惜則後來惟以喝爲事者不謂之瞎驢不
可也

學者將三玄九要細細反復詳審清楚原來乃一現成返本
還源之理並非造作後觀察十方三世諸佛並歷代祖師禪

丙十二 燈錄四

三二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師及大菩薩諸菩薩辟支緣覺聲聞境界無不了然彼一有
言句或有理路或無理路凡五宗同異差別便知其落處若
夫二十五圓通二十五輪轉四十五聖位並十地至於等覺
妙覺十住十信十回向等等修行之門皆不能出我掌握之
中以至天魔外道種種不能悉舉如楞嚴五十陰魔所執之
病不必用心照察自能悉知能入此玄要之門則成佛有期
而人都忽略看過真可謂魯莽極矣猶自稱濟宗兒孫不亦
愧乎

石霜隱居瀏陽人傳洞山云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
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霜曰有人下語否曰無霜
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後洞山聞之曰瀏陽乃有古佛耶問

曰如何便就是古佛曰他說出門便是草可見他總不出門
既不出門則誰能見他既爲人不能見豈不古耶此得意中
玄中要以上人物安得不古

石霜在方丈內僧在窗外曰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霜
曰徧界不曾藏問曰是何意旨曰石霜之朱點不窄所以能
答徧界不曾藏

夾山會曰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
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目覩羶蠻猶如黃葉一大
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鞵甯可赤腳不著最好
曰夾山說這些大話可謂極本分極真實可以喝三玄三要
俟喝後又要他還我清楚我纔禮拜而退否則還要商量

丙十二 燈錄四

三二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德山路過一賣餅婆子遂向買餅點心息肩婆曰所肩者乃
何文字山曰金剛經疏鈔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點心
若答不得且別處去經云過去未來現在三心皆不可得未
審上座要點那個心山無語蓋經謂三心皆不可得要人於
不可得中悟得一可得之心纔是經本意後人皆忽略看過
即休真可憐憫客曰即此現在之心乃可得也曰既現出在
此如何可得蓋此心一現便過不能暫留得些甚麼惟此我
自無始至於而今當下從不曾現出纔是真心不是過去未
來現在而在於此者乃可得也然亦不須用得余權書論此
義甚悉德山被婆難倒遂造龍潭一夕侍立潭曰更深何不
去山珍重便出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與山山擬接燭潭復

吹滅德山於此大悟遂將所著文字盡燒卻龍潭對眾讚曰
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
去在蓋德山大悟乃悟得體中玄中要以上本不曾現出之
真心所以執一條白棒打盡天下無有敵者此是吾人榜樣
當體會之

德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問曰既無語句又無一
法何得臨濟公說出三玄三要這許多話說曰三玄三要
是臨濟公杜撰乃人人都有此歸家一條大路他人粗心不
能說惟臨濟公細心歷過說與人非另有玄要加增於我而
修之也乃我之玄我之要現現成我自歷之我自見之我
自成之即如藏一花果之種於土中其種爲水土潤澤自然

丙十二

燈錄四

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生鬢爲根其既也生苗生葉生花結果成實其根其苗其葉
其花其果皆自內出非外有加所以無一法與人祇要明此
我即藏種其中玄要自然相應而現至於本來並無一物爲
究竟之地蓋吾人自無始以來積累妄想其繁重之苦難堪
極矣今悟此我日離妄想日進輕安輕安而又輕安即是玄
要之妙彼繁重妄想中即發出愚蠢卑陋醜惡之相此輕安
中即發出智慧辨才神通之妙所以謂之玄要者此其故也
然皆是本有之理故曰我實無一法與人也
德山云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
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或曰此德山密語也密語者蓋不
敢輕示人也今已露布而人皆忽略真可謂無福極矣

德山上堂云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
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
本末者皆爲自欺此等言論真可謂直截痛快斯道祇有此
我我即是道道即是我然我道皆是強名德公謂之曰烜赫
虛空諸子當細細體驗此我本不是物本無可名本虛本空
然而烜赫若似乎有無窮無盡廣大之光明所謂烜赫者若似
乎有尊嚴高貴有威可畏所謂赫者虧煞德公將此四字表
彰此我愈玩愈是的此我是一烜赫虛空既是一烜赫虛
空則何求何得何事何心何本何末虛自然靈空自然妙所
以罵盡諸方祇教人無事去有甚佛祖可求有甚菩提涅槃
可貴若能識得呵呵大笑之人則參學事畢

丙十二

燈錄四

四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曰臨濟公罵諸方已甚德公更甚何也曰兩公如此毒罵
而諸方若似不知雖然假作不知而警醒者亦有人辨公罵
諸方不長進德公罵諸方可鈍無恥比作淫女人以爲已甚
那知道兩公之罵至於已甚者乃其婆心更已甚也使兩公
生於而今惟有痛哭而已矣
問曰罵諸方固是婆心罵諸佛祖且至於要殺何也曰兩公
罵佛而濟公竟至於遇佛殺佛此是古今來人所未言人所
未聞者總是你祇信外邊他佛他祖不肯自信這聽法的
人乃真佛真祖遂起此殺念將一切眾生所歸依外邊他佛
他祖都殺盡而教其都認得自家是佛纔能超出生死苦海
蓋爲這些佛祖名相繫住吾人心念安得不罵而且殺正是

救汝婆心到至極處正是爲佛祖吐氣到至極處祇要你自己家顯出這巍巍堂堂之我不要依靠佛祖纔是究竟所以兩公之罵諸方是救諸方罵佛祖是救度吾人而吾人若漢不相關真可謂頑鈍無耻末可救已德公有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山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山曰阿哪阿哪此乃德公臨示寂時直指這阿哪之人乃從來無病者即聽法之人也千古相傳佛祖相授不過明此人而已矣他何問焉思之思之勿自惑也

洞山因無情之物如牆壁瓦礫皆能說法致疑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後過水觀影大悟又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

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怎麼會方得契如此是洞山入道之本後上堂建立正偏王子功勳等五位固是委曲救人婆心不如將自家所悟直指與人豈不痛快其所建立者悟入者固亦有人然因此五位縛住拖泥帶水者不可勝紀或曰此則學者之過非師家之過也曰不然也若立法直截痛快使學者不能播弄心思如秦時轆轤鑽豈不甚妙余何敢謂洞山之非因見洞山所傳之人其沾滯隔礙引入入雲入霧不能不令人罪其所從來也大慧杲在當時見洞下皆入室密傳且發誓不敢明說則世尊當人天拈花示眾則罪如山矣杲深恨之而幻寄說妙喜親見洞下諸尊宿嘗受室中密傳等語且稱尊宿以

丙十二 燈錄四 四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妙喜爲證殊不知大慧最惡洞下之人蓋因子孫不肖致遺祖父之憂所以中斷虧濟宗有人續之接其宗旨

僧問曹山五位君臣旨訣山云正位卽屬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偏中正者舍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詳審人能詳審曹山此言則洞山宗旨已得之矣有何難哉後自汾陽以後諸君子所作五位之頌並言句非不合式然重複雷同竟成套語襲句依樣葫蘆何足以明當年立教苦心洞山宗旨惟曹山能承其後至於而今如曹者其誰人也

洞山五位宗旨不難看祇要會得這聽法的人其正偏君臣功勳內紹外紹則一瀉而下蓋洞山之意乃借五位逼出最上一位下語要忌觸諱當機要貴回互蓋要你不得暫刻忘卻此位在下語當機時又要忌諱回互則此最上一位不但不能忘卻而且相應矣總是教你綿密保任此我何嘗有異濟宗但言句差別乃各家宗旨耳但濟宗勝於洞下者乃直指聽法之人那裏管你忌諱回互不回互十成死語不死語將你絮絮叨叨的一齊掃去直指人心見性是佛纔是初祖西來之意可憐斯道日浸日下佛祖拈花直指之旨埋沒久矣後來諸公未嘗不是婆心然要各立宗旨便是己見而所傳者又爲後人所私佛法掃地今於六祖後雖代有偉人然而至我濟公直指之傳始大彰於萬世而人猶忽略之豈不

丙十二 燈錄四 四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傷哉

要知位雖有五然總是這聽法之一人若能於位位上都認得祇是此一人則位位皆是名目與我有何干涉然設五位者正要你在位上看出這無位真人不為五位所著則乃曹山所言虛玄大道無著真宗然歷來修道之人皆不能出此五位即超出位外者一涉於用總在此五位之中然而不為五位所拘細細將正中偏偏中正五位看明纔曉得此人非正非偏非非正能入位能出位而縱橫自在蓋設此五位之境而明此歷境之人所謂正中偏者乃背理就事然能背能就者何人也偏中正者乃捨事入理然能捨能入者何人也兼帶者冥應眾緣然能應眾緣者何人也不墮諸有者其

百十二

證錄四

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墮之人又誰耶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要知惟我極虛極玄惟我之名纔是大道非我之外另有大道也惟我無著惟我纔是真宗惟我即位非我之外另有一位也豈不最妙最玄乎所以洞山云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蓋我不守自性纔有一念攀緣便生頭角不堪堪我本是佛又擬心求佛豈不羞慚蓋此我自無始來無人識得今我既已識得則安肯又向他入討絮叨耶此一偶即可以為正偏王子君臣內紹外紹宗旨不可亂闕闕的將五位許多頌並後人許多頌與言句集滿於心則言語繁無頭緒安能有入處臨濟公三玄三要亦難入蓋有一聽法之人則有頭緒可以漸而進也我合於曹

山旨訣並洞山功之偈指出頭腦諸子於此一明則可通諸位而無難矣然五位之旨非我所喜而教人者也

僧問洞山云和尚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山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山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曰你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山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卻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山曰不行鳥道問曰不行鳥道何謂也曰諸佛常行空寂路乃謂諸佛即有念亦是無念之念離卻一切相而行於空寂之路即洞山所謂鳥道是也此乃是保任入道之妙修道者不易到此所以洞山常常教人必要如此僧認此便是本來面目豈不顛倒既是本來面目如何還行鳥道本來面目

百十二

證錄四

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即曹山所說虛玄大道無著真宗他還要行鳥道麼在眾人聞行鳥道極難在端坐本來者則以行鳥道為奴故曰不行鳥道洞山此則公案勝卻五位多多矣又簡易又直截視彼五位繁重艱難不亦甚乎後人不能悟洞山之本覺而纏繞於諸五位之內所以流弊難檢擇也

問曰鳥道既是奴可以不必行也曰汝何以背洞山之說即諸佛悟道後猶有習氣而念屢起但起時不使他著相則此念乃不著相之念任他在空寂鳥道上遊行片時他自然歸去仍舊本來久之則鎮然常住又何鳥道之有所以謂之奴也汝今到何地位敢云不必即未悟之人能行鳥道令心空寂忽一朝豁然悟得本來面目皆由此鳥道之功不可勝紀

洞山所云鳥道有益不淺學者當宗之

洞山云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此語觸著臨濟公痒處亦觸著三世諸佛痒處亦觸著甚愚痒處亦觸著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痒處但眾生爲嗜慾麻木不覺耳我連呼洞山公洞山公何不將此語反復叮嚀如臨濟公告誡吾人而祇此一見何也令我不能不憾

洞山云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又頌云學者恆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此是洞山宗旨

洞山五位當透過則悟得有一無位真人若能先悟得這無位真人則五位朗然明白若遇在此五位中者直引之入於虛玄大道洞山宗旨若非曹山則爲後人埋沒久矣

丙十二

登錄四

四十五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上元湛愚老人

光涌少依仰山後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光云
禮觀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光曰某
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不似佛似個甚麼光曰若有所似
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
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問曰此
則公案請老人開示曰此我本來無相虛寂玄妙非言可明
若有所似則非我矣古德云說似一物則不中盡天下之物
並虛空皆不能似若有所似則著相與驢何別要知驢佛兩
忘則情盡而真我之體始能顯露見此我之真無過于此所

百一二 燈錄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仰山大驚囑其保任而謂之為肉身佛學者詳審無忽
文喜駐錫五臺先于金剛窟遇老翁即文殊也求一宿而文
殊不許且不能會文殊與童子之言後參仰山乃頓悟心契
充典座文殊現于楞鏡上喜以攪粥筯便打曰文殊自文殊
文喜自文喜此真大丈夫能識此我雖十方如來浩浩的當
我之前祇如不知若不具此見識安能為佛祖之師
紙衣道者來參曹山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纒挂
體萬法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
去山曰汝祇解與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
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山曰不
借借者珍重便化問曰如何是不借借曰不借借三字妙到

極處吾人自無始以來總在這借上墮落到而今不能出頭
自從借這胞胎為身便入苦海又向此身外借一切以養此
身此眾生因借而隨不可問矣即有看破世情而放下者又
借一切佛法修行障礙這一靈真性所謂我者不能仍如舊
時之人總在這一借字要有依靠便埋沒此我便是墮落故
教他離卻此身不可起一念有借于依靠之心則自然妙矣
問曰吾人今有此身仗他得有如此明白若離卻豈不昏去
所以怕死者乃此故也余笑曰惑至于汝可謂極矣吾人此
我本來具足無量不可思議光明不是因修而得祇因攀緣
四大墮在此身之中可憐生僅僅得此日用應酬光明乃萬
分中之一分若離卻此身則障礙全無與諸佛相等回視在

百一二 燈錄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身中之光明猶如瓦礫怎麼不樂乎身後而反愁于生前
問曰死後自然昏惑不知所往那能如生前在此日月光天
之下曰彼昏惑而在黃泉乃生前所造之惡業蓋覆本性之
光明而自障自礙不是因死而得之者你若生前所造善業
死後便大不相同即以生天上之人論其自身光明已勝人
間百千萬倍若投身于佛法之中則高出于天人又百千萬
倍若能還我本來人總不借于善業佛法即佛祖親來摩頂
受記說法我總不借不借不要不要此人即可以為佛祖之
師所以惟有此我便是大佛頂便是無上正等正覺菩提無
上之光明若借絲毫便是障礙所以曹山示頌曰覺性圓明
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疏親念異便于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

鄰情分萬法沈前境譏鑿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
然無事昔時人問曰如何是打成一片曰此問乃吾人之最
要真切問也六祖曰我法門以無念爲宗無者無一切相念
者念真如真如者我也但起念不可著于一切相惟念此我
則念念不忘此我久之念與此我自然打成一片所謂相應
是也諸佛一路涅槃門卽是此義乃成佛至簡至易之密因
若捨此不爲而去亂參一切公案豈不擔擱歲月其他公案
卽不會何妨將來自然融會貫通不煩用力幻寄所選指月
錄難而不知其要使學者東奔西望我向年在此空費許多
心力至今始悔蓋念起卽出而著相能于念一起卽返照真
如祇此一點功夫有無窮妙義千里尋師恐不能得此一句

丙十二

燈錄五

三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我四十餘年反復參究才能明此要路甚勿謂我容易說出
而忽之也又問曰諸方亦說返照老人何以不許曰我不許
諸方者且問你他說返照照些甚麼我亦曾屢屢問之他說
照見本來無一物此還是生平有修行者我遂詰之曰本來
無一物固已常照而知此本來無一物者是誰則茫然無以
應我可見他返照有何用處我之言返照者乃念念照此實
有之我非照于空也天淵之異豈可忽畧又問曰大慧謂爲
默照邪禪何也曰默照邪禪者乃不曾知有也既不知有豈
非邪禪今諸方所言返照者皆此類也當細細辯之與六祖
之言爲同爲異

問曰弟子所見諸方亦多矣竟無能知有者何也曰他歷來

相傳皆是如此怎怪得他他怎曉得自無始以來因有一個
大物事才能生天生地生出一切形相並吾人之身因有此
身將身之外者名之曰太虛乃眾生因有此身故有此太虛
之見那知道純是真空本性何嘗有甚太虛這才是真正知
見蓋能悟得這個大物事乃至真至寔之有不是有無之有
若不是這個真有如何能生天地萬物經云惟此一事實餘
二則非真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若不知有總是虛妄千七
百公案總是明此真有才許之入道若不知有就任你學盡
佛法通徹大藏終歸虛妄若能知有卽一字不識諸佛不能
不虛席相待

問曰適見心燈錄序至德山其托鉢公案未見發明何也曰

丙十二

燈錄五

四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我心燈錄總貴直指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宗旨其餘略
涉曲指者我皆不喜告人恐他涉于思路則離道遠矣然托
鉢公案亦無甚奇特因飯遲肚飢托鉢而來因鐘未鳴鼓未
響托鉢而回惟巖頭看出德山不會末後句今卽爲汝徹底
一論恐汝亦未必能透蓋德公于吹滅紙燭時大悟因他從
前尋究經教用心太繁太苦一旦豁然釋重擔而得輕安渾
乎人法皆空獨臻堂奧非是不知末後句也蓋忘乎其爲我
也豈他人不知有者所能望其萬一耶而巖頭密啟其意不
與他人得聞想有明破不堪之意古人還有這點障礙不能
不令人長太息也我于山乃休三字故知其無甚奇特明日
德公上堂果與尋常不同然亦得巖頭之力頭曰且喜堂頭

老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指月錄中載德公呵佛罵祖並罵諸方無恥之極想卽在此三年之中其痛罵諸方功德甚大垂之將來無窮無盡若諸方有真善知識出世皆德公之作養也後古德見德公呵罵佛祖乃曰讚佛讚祖畢竟是德山老漢真大人之言

問曰後于佛祖者卽能成就斯道不過與佛祖相等何必定要呵罵以爲奇特曰不是好奇特乃本性本分事也要知此我至尊至貴當當機說法之時要提出來問者于九淵之下卽刻登之于九天之上若有絲毫牽纏則墮而不能自脫那裏容得他有佛祖兩字染著于心所以呵罵之教他祇有自己並無他佛祖才能徹悟此尊貴之我豈可讓他佛祖獨居

丙十二

燈錄五

五

金瓶梅
卷之五
第五回

無上所以曹山云若也承當處分明卽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卻須向他背後又手說甚麼大話曹山此言蓋謂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既已悟得此我我因時節因緣我自能度己自能度人自有無窮變化當機而用若有絲毫不忘古人陳迹則當下必有隔礙不能自由所以呵之罵之以見此我之尊不是尋常諸聖的見解才是的佛祖大意你作呵罵會則失之遠矣曹山極力勸人要如狸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不知苦提涅槃及善惡因果但飢來吃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曹山此言真親切有味你若去學佛學祖羨慕他智慧辨才神通早錯了也不如學狸奴白牯一切不知速

于成就人能窺破此義真可謂獅子兒爲十方如來讚歎諸菩薩以下皆罔措不知其故今聞此法若不珍重可謂無福慎之慎之

雲居膺云欲體此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個人相應若體得這個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履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若能常在愁甚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觀雲居膺所言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彼不修道者不必論卽修道者論年論月不在真死人也我所以常教人觀自在因反復叮嚀竟成露布都不留心以道眼觀之皆是死人真可畏也暫時此我不能在此猶如死人一般彼論年論月死去不在

丙十二

燈錄五

六

金瓶梅
卷之六
第六回

此者這臭皮囊爲鬼神與有道者見之皆黃腫浮爛臭穢不堪吾人竟甘心日日拖這臭穢不堪之皮囊而樂于死而不一回心何也思之思之豈不淚下雲居膺云顯底人卽易得顯己底人卽難得問曰何謂也曰後世修道者萬不及古人古人悟得這聽法底人後將一切經教語句盡拋向東洋大海眼角也不屑覷他一覷直同糞草祇時時觀自家常常在此須臾不離那肯去問他是理是事分辨是非邪正祇有此我歷歷孤明顯然在此久之則如中天化日萬物受照彼絲毫隱微皆不能逃我洞鑒所謂此等人能顯出自己者真難得也若彼顯照者則不然惟求知解不顧本源祇去辨理辨事照邪照正顯露聰明勞心役

想孜孜以此爲事者比比皆是不足算也要知顯已則生顯照則死生死兩途請君擇而行之

僧問禾山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禾曰禾山解打鼓又問曰如何是真諦禾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禾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如何是向上事禾曰禾山解打鼓曰來問者乃四義而禾山總以一句答之何謂也曰任你千義萬義歸于一義一義歸于無義無義發出一義一義發爲千義萬義祇要會得此我乃千義萬義之大總持若解打鼓之一義則彼千萬義總不出我打鼓之一義打鼓之一義卽同彼千萬義萬義而豈止此四問之義而已也吾人能會拈花一義則千七百之義皆同要于千七百變相中悟得同是一義則禾山解打鼓之一義可概盡五燈會元之所問何以疑此四問同一答耶古來聖哲于當悟時祇于一義中得入則能徹底不過于逢緣時或境或物或眼見或耳聞觸著嗑著明得這逢緣者乃誰逢此緣則參學事畢其後惟在保任則卽開朱點之空爲佛祖之師何以疑此一義不足以該四問耶

瑞巖居丹丘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自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問曰何謂也曰此則公案煞是直截痛快明白祇要認得我常常自呼自應要惺惺著不可被他人于言句變相中瞞過又生疑慮其他言句變相任有千樣萬樣總不過都是明此我而已或在我之體上說或在我

丙十二 燈錄五 金剛經 蕭氏校印

之作用上說卽一時不能會他言句亦不妨祇要自呼自應久之無不貫通惟此則公案能速證菩提疾于成佛珍重珍重

問曰祇此瑞巖一則公案便能了卻否曰瑞巖當日如此修行我今日如此明說汝心中還疑不肯放下總是你不肯在簡易大路上穩直去要在險路上求奇特若依老漢見識這指月錄中凡一切奇句險句無理路言句值甚麼乾屎橛我眼角也不覷他一覷還要勞精神去參他真可謂之捨珠玉而尋瓦礫若有血性的漢子自作主宰自建自立自由自在自成佛去卽十方諸佛還不放在意中何況這些餓腐殘食而能逗留于我之心中耶汝之意還要在這些語句中求一奇特而捨我之本來奇特真可謂自暴自棄不足答也可歎可歎

雲門云汝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甚麼老僧只管喫飯屙屎別解作甚麼觀雲門此言可見祇要知道吃飯屙屎如狸奴白牯卽能速于成辦何必勞擾于他公案言句卽雲門一生所說之法祇消在一句上點明其餘皆破不過使你一參他言句便去不得乃截斷你的眾妄不愁你這真我不現于當前教你一返照識得卽了當去不是他人所說粘粘滯滯牽前拖後不能卽時了卻余向也極愛其語然終不如臨濟公直指之爲愈也

繼徹初參風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徹曰泥彈子穴異之間

丙十二 燈錄五 金剛經 蕭氏校印

曰何謂也曰以泥彈子爲正法眼真佛祖心傳百千萬劫難
遭遇此等言句我不惜口業爲你分明說破諦聽諦聽不可
輕視蓋眼有所謂法眼法眼要正所謂正者乃能見此無形
無象之我真真實實而歷歷孤明始可謂之正法眼若有絲
毫偏向滲漏端倪則非正矣今日泥彈子則默然混沌無思
無爲無瑕無縫無可名狀無可思議但有一色一音入其視
聽則歷歷分明是非立見不須擬度諸佛諸祖皆爭入此而
坐享其成此泥彈子之所以爲正法眼是也珍重珍重

正法眼要如泥彈子無眼無見才是正法眼因其無眼而無
不眼無見而無不見乃此我本具此眼本與泥彈子同一如
如古德云如牆壁如露柱如大死人卽此義也學者要得正

丙十二 燈錄五

九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法眼祇要死卻此心如露柱墻壁泥彈子則正法眼宛然本
具在此矣然卽我卽正法眼非我之外另有一奇特而得具
此眼也

問曰僧問洞山宗慧如何是佛慧答曰麻三斤何謂也曰你
問我我答你問曰如何是佛曰麻三斤何謂也客不悅曰老
人何相戲也曰你問我答何戲之有又問畢竟如何是佛曰
畢竟如何是佛客怒而去余笑曰若不是佛如何解笑解怒
問曰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何謂也曰
麻三斤綿四兩送與玉樓人繡出鴛鴦儘看客曰不會余
笑曰因你是佛所以不會客曰既不會如何是佛曰既云不
會如何不是佛客曰不會不會曰豈但你不不會卽歷代

佛祖更不會更不會客曰原來不會便是余振威喝曰若不
會下地獄如箭射

法眼悟得一切佛法本來現成後祇教人仍舊去吾人因不
肯仍舊時時攀緣求有增益遂致墮落那知道祇要將一切
世法佛法都歇卻仍舊祇是這我飢來吃飯困來打眠卽是
現在佛誰來奈何你萬不可被他老和尚舌頭瞞盡五燈會
元中語句不過數人仍舊去果能今日仍舊去凡佛祖所言
者皆爲賸語不必問也

僧問葉縣省曰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
明省曰眉分八字又問未審意旨如何省曰雙耳垂肩客曰
何謂也曰此古德和盤托出這現成之理蓋世界皆借日月

丙十二 燈錄五

十

金陵叢書
蘇氏校印

之光而吾人本性之光明自無始至于今日合聖凡一切眾
生並無須臾稍息乃一現成之明並不是因修而有祇要悟
得便與諸佛同明還要借日月之明麼眉分自然八字雙耳
自然垂肩還要修爲麼人果能悟得此兩句現成之理推而
類之一切現成不煩絲毫心意修學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飢
食困眠成佛必矣他何問焉

古人悟入皆有機緣因緣而悟雖人各有入然皆悟此我而
已若悟而非我卽爲外道任你八面圓熟與此我毫無干涉
終無所用終必墮落

古人說法皆有機緣因緣而說雖有千七百之繁然皆說
此我而已若離我說卽是魔說任你極力擔荷總無用處近

年來皆是此輩離我作崇真可歎也

廣慧璉示眾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捏怪強生節目
壓良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
生受屈老僧這裏卽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
世界教伊絕跡去何以故免得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等
諸人作麼生會若于這裏會得去豈不慶快教你脫卻毛衫
作箇灑灑地衲僧去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
未休客曰此則公案但他具何見識便如此說曰他亦無奇
特見識祇識得這是個現成的道理還仍舊去便是所以他
便能呵叱佛祖饒舌多事所以說話便直截痛快人不能及
總是人不能信此我乃天上天下之獨尊便爲佛祖壓倒真

丙二二 燈錄五

十一

金陵叢書
蕪氏校印

可謂自輕自賤誰來輕你賤你然此獨尊之我本來現成不
因修證而尊祇要識得仍舊便是便知呵叱佛祖爲應當如
是不然則彼爲瞞惑埋沒獨尊之我豈肯甘休安得不出而
掃之致使喪我兒孫也

大愚叙自馬祖後有十五家宗旨既云宗旨豈可便有十五
家蓋言彼十五家之入路耳其所歸宗之旨則一也然宗旨
之最要者惟我濟公一人其餘不能不消滅去何以故蓋末
世業重初入此道不能識言句之所由便生退心不復更進
不然者便學習語句熟記一肚皮陳腐語語不知羞恥去求
食養惟有志者得入濟宗有大福力得聞這聽法底人則處
心自不肯退去歷久歲月自得成就其餘他宗恐不能保有

傳人也此亦建立使然氣數使然非深于此道深識羣生之
性情者不能知其故也

斯道貴直指爲第一自古佛祖相傳皆是直指玉唐以後則
漸漸假物說假境說直指之旨遂隱于言句之中而爲曲指
矣卽錚錚然五宗中拔萃之諸君子皆受囿于曲指而不自
知其亦氣數使然歟抑諸君子故爲此奇特耶故我臨濟公
不能不奮起而直指之使非然者則斯道不知當何如矣悲
夫

丙二十二 燈錄五

十二

金陵叢書
蕪氏校印

識問曰何謂也曰古人都是一片真心見他葛藤便不喜他
葛藤見他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道出佛祖心傳正印便
讚他是真善知識不肯自家回返我向日每每罵他今日又
讚他豈不被人作笑蓋此兩句直發明人人都是一現成之
佛何煩釋迦下降何煩達摩西來何煩歷代禪師撰出這些
風花雪月如詩如詞沒要緊底許多閒話以爲有才竟將此
現成公案塵封高閣可憐生吾人祇要此兩句作無上大光
明咒念一遍則此我端坐成佛去還要修證否還要作爲否
此是心傳正印爲天衣懷指出爲舜老夫歎賞有志者明此
則一切皆不足問矣

永明壽云若未親到漫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俱

是方便門中旁贊助入之語于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為魔說總是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聞覺但以形迹言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真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問永明日願乞最後一言永明日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問曰永明將玄妙皆視為魔說何也曰玄妙本是我本分之事佛與眾生並無增減同一玄妙蓋同此我即同此玄妙也諸佛因悟而復此玄妙眾生因迷而蔽此玄妙然從朝至暮日用應酬無不在此玄妙之中但不曾悟與佛有不同耳故佛祖教人不可貪著世欲忘卻本分遂言出本分中有若許玄妙以開示其凡心而要他返本還源不可迷失所謂方便門中旁贊助入

丙十二 燈錄五

金陵叢書 謝氏校印

劍斬斷人一切所知所見所聞所覺所悟祇賸得這聽法底人赤條條光裸裸一絲不挂不塵不染便大事了畢誰教你學佛法明佛理多事勞神枉費歲月吾人不明此義惟要去東張西望求知解求見識搬糞運草填塞滿肚誇耀于人及三十日到來手忙腳亂真可憐憫

真淨文云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于妙則互有長短苟至于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眾生悟自心故成佛而眾生即佛佛即眾生因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客曰此等言語讀之真令人明白曉然曰既明白曉然何以朝夕又東尋西問

問曰何以謂之教外別傳曰善哉問當日世尊金口親自叮嚀金色公此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傳之于汝乃我教外之別傳也因不在教內故云別正是嫡派正傳蓋教內之以黃葉為黃金假設化城誘人漸修漸入非直指也惟別傳乃直指惟直指即是以不用修不用證不許用心又何須參學現現成成端坐成佛即你未悟前歷過百千萬億劫修行于此刻悟時總歸夢幻都無用處不可說原虧前世所修今世緣

丙十二 燈錄五

金陵叢書 謝氏校印

得如此此是魔說蓋教者乃開口以言教人之謂也要知此理一有言即非何況又尋究于言語之中要融會貫通豈不是大錯大錯今言此我者乃方便中之第一無上方便不得已之大方便也及知此我後到熟極相忘時于當下能加此一我字乎一我字尚且不能加猶可以加教中之若許言語乎所以要識斯理須在言語之外若染著一字便是障礙故曰教外別傳也後諸禪宗牽纏教義都是違背世尊宗旨非嫡派也

古德云我宗門之理乃世尊教外別傳已明明說出非言教所能及者世尊四十九年所說不了義經爲中下人說了義經爲上乘人說拈花別傳爲上乘說不但不了義經不能

丙十二 雙錄五

十五

金陵叢書
蔚氏校印

及卽了義經我宗門亦用他不著何以故蓋宗門之旨有甚義不義有甚了不了然亦乃劫數使然該天下人普聞有此等上上之法非祇爲上上人也別傳之旨乃吾人本有之理不是世尊杜撰乃不得已見眾生難于驟說故先以權巧方便說不了義經後才說出這本分之事要知前過去諸佛說法度生皆是此法並無他法所以度人至恆河沙數今祇言度上上乘豈不偏向非佛本意也

問曰教外別傳傳個甚麼曰傳底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又問曰如何是正法眼藏曰正法眼藏暹羅國象桃李當前春風波浪又問曰如何是涅槃妙心曰涅槃妙心枯木解吟泥牛一去不復返石女懷春腳弄琴

禾山慧方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潯仰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惟心問曰此則公案請老人開示曰要會祇這箇三字要知古德隨口隨手便是指出這箇這箇卽此我也故舉起拂子要人看看不可錯過若能看而會得這箇則彼五宗皆不能出此豈止五宗卽八萬四千陀羅尼總不出此這箇乃諸佛之母若離這箇卽是外道波旬

佛果云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擬心纔生卽猛自割斷令不相續卽智照洞然步步踏實地豈有高低憎愛違順揀擇于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問自無力能擾人也又云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而得之

丙十二 雙錄五

十六

金陵叢書
蔚氏校印

已落解會又云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卽是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自己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又云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無相知手足項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又云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會無疑問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才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又云此一件事直饒三世諸佛出興以無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有限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設千百問答提持亦只有有限不如向自己腳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

空劫那昨自己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丈夫漢意氣方有如是作略又云祖師道自己分上有如是靈光有如是自在一切眾生流浪情塵不能解脫假使將此一大事因緣種種垂示猶是有機有境落在情塵要會麼直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應又云諸人與山僧各各有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裸赤灑灑各不相到透聲透色超佛超祖若能退步就已脫卻情塵意想記持分別露布言詮聞見覺知是非得失直下豁然瞥地便與古佛同一知見同一語言同一作用同一體相又云以身爲礙迷卻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本空五蘊本虛知四大五蘊中有箇輝騰今古迥絕知見底一段事若能返照無第二人又云若真實徹證到真淨

丙十二 燈錄五

十七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之言則知佛果之所悟而腳踏寔地矣黃龍法忠禪師觀水磨發明心要作偈呈佛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掩耳而出問曰法忠不聽佛眼末後句何也曰掩耳更末後汝則未知也大慧云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知得來去處方名學佛人知生死底是阿誰受生死底復是阿誰不知來去處底又是阿誰忽然知得來去處底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地理會不得肚裏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頓卻一團火相似底又是阿誰若要識取但向理會不得處識取若便識得方知生死決定不相干涉客曰問人阿誰者五極其親切若靈利人便于此悟得此我但不肯再進一步直指出豈不痛快曰此是唐宋時禪師底習氣說到口邊便走開去所以臨濟公不可及也然此亦可謂親切但人不能悟耳大慧云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靈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眾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于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無非寔相人每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又示狂彥章云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耳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

丙十二 燈錄五

十八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士說破只是個汪彥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汪彥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眞個汪彥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又云妙喜己是老婆心切須更下箇註脚人位卽是汪彥章信位卽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于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這裏間不容髮若仁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客曰如此等說法諄諄然爲人開示聞者豈有不悟之理曰正是正是自臨濟公後如大慧如此說者眞指不多屈

大慧云菩薩眼見佛性須是眼見始得客曰性如何眼見請

丙十一 燈錄五

十九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老人開示曰性若祇以心見則坐在黑洞裏能以眼見方是見性圓滿處此義歷代祖師皆未明說惟大慧提出而後于大慧者亦不提殊可歎也蓋此性如太虛其天地萬物皆出自太虛性與太虛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不辨可知所以太虛天地萬物之所在卽性之所在非有二也因佛祖教人見性爲其著相已久障礙深重故使其且離相見此無形無相之根本而非祇要他在無形無相中便以爲是若能見此根本則凡眼所見者皆吾性之所發生何莫而非吾性也雖日遊于形相之中而焉能障我哉統而論之有亦性也無亦性也非有非無亦性也太虛亦性也天地萬物亦性也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嗅口所言一舉一動皆性也上下八方至于

三千大千世界總一性也所以古德悟徹此性圓通自在遇人來問而曰麻三斤乾屎橛吃茶去堂前柏樹子豈不是眼見性也若祇以心見無形無相則終日坐在陰山背後何有用處

問曰大慧說鄭尙明默然不是何也曰斯道祇要識得此我而今執定默然則是將此我埋沒在默然堆裏成何道理從朝至夕雞鳴犬吠鵲噪鴉鳴何嘗默然默然者乃治亂言亂想之藥也要令口默不可在言上求心默不可在念上求言念皆默此我則自然突出而顯于當前又曰佛祖貴大休歇今祇默然即大休歇也曰汝將休歇兩字看錯因你不明此我朝夕遑遑求悟斯道今指明此我卽道則凡求道之功夫皆當一齊掃去其休歇云者乃休歇一切求道之功夫非是教你明此我後將日用一切應酬事務盡以默然處之爲放身命安樂地也明此我後若執定此我不與萬物同其動靜日用應酬往來則是著于我相何況又執定默然成何道理思之思之

丙十一 燈錄五

二十一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大慧與鄭尙明論默然爲邪至辨論極處才提出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畢竟在甚麼處何不早將此說追劄他直指他只在這裏不怕他不曾前後說話雖多引莊子雲門引孔子曾子終不著實鄭尙明還在雲霧堆裏不知何日才得了去我之所以奉臨濟公者非有所私見而偏重也大慧想亦諒我

大慧云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硬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矣這箇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非干學人之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問曰此等病皆是諸方有聲名者之病非尋常碌碌不足問者老人何以治之曰治何難也祇將守鑑覺者問他誰能鑑誰能覺今守此者又是何人直逼他到自己親口說出我守我鑑我覺其餘生解者皆如是逼他自然諸病皆消若不能明此我即任你異樣作奇怪功夫具極大神通倒行日月翻轉天地將妙高峰持向他國異境又安置本處妙高峰內人物總不覺不知總是在這病裏滾滾倘有徹此我者眼角也不覷他一覷自臨濟公後能知諸禪病者惟有大慧大慧後惟有三峯其餘皆不能及

丙十二 燈錄五

二十二

金陵 嚴書 蔣氏校印

百公案值甚麼乾屎橛此之謂徹也斯道即本性也本性即我也此我本來廣大本來高明本來精微本來玄妙本來奇怪本來超脫本來圓通本來寂靜本來自然本來平常本來疑聚本來流行本來智慧本來神通本來純善本來無惡本來無物能生萬物本來無相能顯羣相本來不可思議本來不可捉摸本來現成是佛本來不要修持即歷窮劫至未來際亦不能說盡此我本來現成之妙何以吾人竟置此而不問也哀哉

能悟此我真信不移而又能保任不由你不成佛不由你分離一切相不由你不行一切善不由你不離一切惡不由你不能入一切佛境界不由你不能入一切魔境界自然通達一切法自然通達一切差別公案自然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若信不真而保任之功夫又間斷則延捱歲月安得至如如之地

此我本來原是佛祖之師今悟此我不至佛祖之師之地皆爲辜負要作佛祖之師悟此我後隨順覺性遇一切境安樂他煩惱他閒他忙他任他拘他百般錘鍊他看他變易不變易如此歷鍊過若遇來學者于羣眾中即識得可以成就有志佛祖之人

疑必不放過任你于日夜中千思萬想皆能于此我相應此人亦能速證菩提爲諸佛讚歎爲世希有除此兩種人外最可恨者說他不曾悟他強勉說悟說他不知此我他也略略

丙十二 燈錄五

二十二

金陵 嚴書 蔣氏校印

信得又不知道此我之尊又去看指月錄逢人亂問亂答徒然歲月混忽一生真可恨也

斯道之所以人不能悟者有一大障礙故即古來豪傑之士都不能看破終身在功夫堆裏滾滾去不能脫然躍出作箇灑灑落落底逍遙自在之人惟出格大丈夫一眼窺破便垂手入市或處孤峰絕頂揮斥佛祖不被他瞞試問何事乃吾人之大障礙即佛祖所說經教有理有義有門戶有漸次有修持有功夫有踐履有成就絮絮叨叨不可窮詰之若干頭路也所以古德奮興將一無理路言句劈面答來不怕你不目瞪口呆不怕你心頭不七上八下將你心中自有生來所積累所明白底道理都擗到無何有之鄉不能有一句話

丙十二

燈錄五

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掩塞此際正是破你底障礙要顯出你仍舊底面孔一毫功夫也用不著要知那無理路言句中原本沒有甚義意然你這有理路底障礙若非此大藥來醫想要悟去破此障礙萬萬不能所以古來豪傑之士受困于此者不可勝紀而淺見薄識者總不知這是現成公案動言要作功夫要有操履在皮膚上揣度而不知此我爲誰祇曉曉爭辨真可哀也
此事要絕學要無爲學不絕爲不無不得相應人自有生來總被切自然通徹不須急求知求解一求知解即是悟後迷此乃大病發明此我才是初有聖胎一求知解即傷聖胎古來受此病者不少

能說我則不墮于一切說一切則我墮于一切矣說十法界

則墮于十法界說理則墮于理說智慧辨才神通則墮于智慧辨才神通或曰老人說我則亦墮于我矣何云無墮曰此我本來無十法界無一切無形無相無空無一物試問墮在何所

明此我曠觀十法界皆是此我變相既是變相則諸佛不足重三途不可輕經云觀一切佛國淨土及天上人間地獄亂起亂滅惟有此我不起不滅坐觀成敗真一大戲場也能一時觀自在即是菩薩時時觀自在即是時時住菩薩位自若不在即是眾生出此入彼出彼入此真可樂也真可畏也

丙十二

燈錄五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斯道至簡至易祇在刻下一轉移之間便是佛與眾生不同之地祇觀自在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是佛自若不在便是有所住而生其心便是眾生無所住是佛有所住是眾生了然明白還要疑否
今人若爲師家發明此我祇保任此我如狸奴白牯只知飲水吃草于指月錄中自七佛至大慧一切言句都不通曉如木人見花鳥此人即能速證菩提爲諸佛讚歎爲世希有如其不然則將指月錄中言句都歸究到此我上句句還他箇清楚明白若有絲毫問曰說明此我即止小兒呢呢止後作麼生曰呢呢止後不過明明此我也若有他說則又呢矣
修一切法總屬虛妄即成亦有壞日總不及一知此我直超入如來之地所謂祇有一佛乘也彼四十五聖位十地等覺

妙覺二十五圓通二十五輪轉皆有次第皆化城也所以古德云我宗門即心即佛並無次第成就之佛

問曰何以謂之陰魔曰楞嚴說出五十種陰魔皆有執見者有執見則入陰界陰者爲物蓋覆謂之陰今執所見則爲執見所蓋覆故曰陰魔有所執則入陰魔無所執則入聖位

問曰今能見我則亦見也如之何曰見我之見乃以我見我是爲三昧正見不是以我見外邊一切之見也若見我之外有一法可以爲我修持者即邪見也執見也

豪傑之士會得此我後于一切公案都會得總無所礙極好若有一二會不得似乎有礙然而更好何以故經云障礙即是究竟此是如來隨順覺性今人一有障礙便去不得因去

丙十二 燈錄五

二十五

金陵 蔣氏校印

不得便生煩惱那知其去不得之時即是如來究竟處即是吾人究竟處古來五宗善知識建立一切無理路的言句都是使學者心思斷絕不能擬議露出這主人公來教人識得便大事了畢所以有礙時即是究竟萬萬不可于此去不得時生煩惱自誤也珍重珍重

發明此我甚易全要保任爲重若保任功夫綿密其智慧明照一先以此我直指入諸佛之門遂漸漸忘此我之名而見此我之實再渾化其實而爲神妙之縱橫之時亦不過惟有此我而已

趙州始終徹底總是此我端坐成佛故曰裏見鬼胡言亂說如殿裏底牆外底常州有蘇州有等句都成妙諦祇于直指

處未見分明問曰既認得此我狂言亂說正是直指老人何以冤屈趙州曰乃余罪過雖然趙州再近近的說足見婆心

問曰如趙州一生所說可謂近矣還要怎麼說曰乃余罪過諸禪師將此我說到口邊又以別說走開我不知他是何等主意所以都無後人惟臨濟公兒孫滿天下因果不昧如此

若說犯忌諱則是埋沒後昆此人必入陰山背後不能再見光天化日

問曰七百年老古錐他于定中是如何光景曰他不知本地風光乃佛境界祇管退住一切念向深黑處走去總不知有此我余有絕句頗似此其首兩句乃本地風光末兩句即老古錐也春雨夜過新柳潤鴨鵝朝入亂紅嗚可憐寂寞深閨

丙十一 燈錄五

二十六

金陵 蔣氏校印

要夢望遼西正路迷
問曰罪性本來空何以獅子尊者及二祖還有此報曰即報亦空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白者還他白紅者還他紅有何詫異

問曰趙州頂草鞋公案畢竟是何意義曰此拈花變相也你若當斬貓時不可動一切擬議思維如何教貓教狗教貓則任你動作施爲皆得南泉之意

這心意識播弄眾生被他送入地獄諸修行人被他牢籠再不能窺見本來所以古德諄諄教人離卻心意識爲要不然則難見天日學與爲即心意識之窠窟也今絕學無爲一無所用如癡如呆便心意識沒處下手作崇則此我即時顯然

超出不必日久而後能見也所以古德云汝若要求道無你
用心處原來用心則不是求道真求道者惟飢來吃飯困來
睡而已矣

絕學無爲乃大丈夫事非尋常人所能測度彼瑣屑于理數
之內者終其身任在功夫堆裏真可憐憫斯道原來用功夫便
不是有難想時便是用功夫于難想思量道理時便是用功
夫于道理保任此我時便是用功夫于此我今都一齊推開
作一箇無事閒人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能如是則十方如來
也不能奈何你

要知此三千大千世界並佛國淨土乃一大夢幻戲場若認
真了便萬苦交集著在我人眾生壽者之相便有彼此是非
善惡報應投入火宅總是看不破自尋煩惱修業者急須著
眼至要至要

要知此三千大千世界並佛國淨土乃一真實道場若認爲
虛幻任意而行則因果不爽修四聖者自然高登四聖修人
天阿修羅業者自然入人天阿修羅造三途業者自然墮入
三途其中報應絲毫末味如妄意而行則受妄報斷斷不空
修業者急須著眼至要至要
問曰既明斯道後還要行善否曰行善乃第一要緊進修之
事此理雖是固有現成之理若非修善再不能得爲善者日
近于道爲惡者日遠于道世尊每每呼吾人爲善男子善女
人又云諸上善人又云非前世有善根不能得聞斯道又云

丙十二 卷第五

二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丙二二 卷第五

二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彼于前世前世已供養過諸佛諸菩薩所以今日聞此法乃
能信解受持又云修業者有二嚴能明斯道謂之一嚴再修
善謂之二嚴如車有兩輪方可行遠若祇能明道而不行善
度生則不過成就四果並聲聞小乘而已何足貴也然聲聞
小乘皆從善來若無善之人望聲聞如登天然惟能行善則
由聲聞至于菩薩諸佛無不可至爲善之義大矣哉若要用
離苦海非爲善萬萬不能也蓋苦海乃眾惡所成佛國淨土
乃眾善所成善惡禍福之報在本性中雖屬幻影然而苦樂
則乃我受之也當受之時則非幻影可比也實有苦而難當
實有樂而自在我今實對諸子發明自古來佛祖皆是求脫
離苦海欲享久長之樂所以尋師問道如救頭然豈吾輩反
以苦海爲樂而自暴自棄于五濁惡世之中不肯求出而甘
心以自受耶此是先佛所訓思之思之

本來祇有此我並無絲毫形相境物世法佛法而今祇要復
我舊時之我不要管他一切形相境物世法佛法便是一肉
身活佛有何難事即于教典公案內百不知百不會有何妨
礙愁我不是佛愁我不與諸佛並肩而坐即諸佛不與我並
肩而坐我自去建立此我法門度盡三千大千世界眾生于
不可說不可說無盡無盡之時憑他白眼看我我都不管祇
要知有便是我同類之人可以與之商議成家立業若不知
有即你說法有千萬人過堂猶如羣蟻不足與也
問曰何以謂之死句曰一切白紙上寫底黑字並老和尚張

口說的言句皆是死句古人教不要參他又問何以謂之活句曰能寫出來的是誰能寫能說出來底是誰能說祇要參這誰是那箇便是能參活句若能明此活句則凡紙上之言並口中所出皆銷落無影無響不足問也所以古德要人參活句不要參死句今人都參死句近來都參狗子無佛性的無字殊可笑我不知無字中有甚意義何不參這參無字的是誰直截了當便可悟去祇念此無字而參竟是將活無字底活句抱定死無字底死句連活句都成死句真令人放聲大哭傍觀者能不淚墮耶客大笑滿座欣然而退

問曰古德諄諄教人死卻此心何謂也曰因要人見性故教人死心心死則性活性活則心死心死則此我歷歷孤明而

丙十二 燈錄五

二十九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顯出這寂然不動之性其寂然不動之時即此我放身命時也自有生來全是此心勞擾集勞生塵集塵生塊如水結冰竟不知水為何物性散為心竟不知性為何物今祇明此我惟要離卻此勞擾之心則此我才復歸寂然得見于性此性非寂然中又有一物即此寂然即謂之性即此我之本體而非又有所另加之也我也性也一也乃我而性也乃此我之到底不能再有前進之步也若我而心則漸漸勞擾不可問矣所以要見性祇要將心棄置不用所以古人有廢心用形之訓人能廢卻此心如癡如呆管保成佛無疑
問曰前云活無字底活句抱定死無字底死句連活句都死豈不甚妙曰活無字即活句也即此我也此我即十方諸佛

使盡神通令一眾生之我死去猶如以螢火欲燒須彌山徒自費力何有用處所云死者乃暫時死此我之心也因要見性故且離心俟見性後仍用此心起造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國淨土樓臺殿閣坐金蓮座光明受用難道竟絕卻此心否心者乃我而心也我即心也非有二也前謂參無字者我見退而有千人萬人進而往前者並無一二我所以說何不參這參無字底是誰而得見此我豈不甚快何苦參那無字兩三日便生退心所以要參活句不要參死句汝今日之問與前日所言相左矣

問曰近代三峰云參即心即佛念佛底是誰及本來面目都不得到底此說是否曰三峰詳悉近代禪病而攻擊之自大

丙十二 燈錄五

三十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慧後祇見此公真婆心也因此遂起諸方之謗可為痛哭痛哭云者蓋痛哭諸方之沒福讀三峯之遺書也惜乎其全集徧覓皆不能得祇見其論功夫語錄一册因見其參即心即佛等公案不得到底之說乃近代來參此不得到底之人甚多略得其彷彿影響便去開堂所流之弊不堪指摘蓋參者之自欺非公案之淺也古來參此得大悟者不少即大梅馬祖讚其熟而成就豈是不能到底耶今人參此等公案如學生背書只背讀得便休其中義理何曾知道三峰說不能到底乃吾人不肯究竟之故非即心即佛等公案不足參也
問曰曹山云逢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若因聽法底人修去豈不是就體不如逢緣薦得者多矣曰此處汝等

心粗當細辨之古來逢緣薦得固然有人然其入用功夫或五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忽然倅底折爆底斷遂得大悟與得力遲者亦相去不遠其就體得根本智者乃功夫保任稍有懈怠以致遲延若保任功夫綿密三五年便徹底掀翻何須要似大梅二十年之冷坐即如三峰極讚大慧竹篋子公案甚好又云二十年舉此示人無有當其意者以我看來不若直指聽法的人與學者就此本體修行一二十年内雖然消停而得而人豈不多乎教人于不肯不觸處參此法固好然因此不能入而退者不可勝紀如彼逢緣薦得者豈易得哉其得力遲者乃自己失于消停而非就體之故今汝此問乃輕此聽法之人還要參語句逢緣觸著嗑著倅底折爆底

丙一一 燈錄五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斷才教作大悟此則大錯三峰又云此法在剎那際可以發明與人不必延捱歲月我設七日要人悟者還是爲中下人計若中上人來祇剎那際我教他悟去觀此說則參竹篋子豈不延捱歲月乎大凡看古人說話切不可死看今人看曹山逢緣兩句便將就體者看輕殊不知古來凡體成佛者有恆河沙數如果能得此本體豈有不成佛之理即遲些亦何妨卽世尊于來世才得成佛之意曹山不過說畧遲些並不曾說就體不是後人因此遇已經就體者又教他參語句攪亂他現成之根本智自唐以後多有此病再者倅底折爆底斷乃大悟去自古來原有此等蓋他用功夫真切久而不捨乃有此等境界其漸修漸悟漸徹者自古來原有此等久而

徹悟與倅爆底一樣都歸于此體此用並無差別後來這夥野狐他不曾倅爆過必要人倅爆才教作悟又不曉得如何作功夫才到倅爆時節要知有倅爆時節惟三峰說底功夫真細密真緊要真切實若依他說作功夫三五六七日便可倅爆去然倅爆去亦不過悟得此我而已較之爲師發明者力量畧大些亦無甚奇也

丙十二 燈錄五

三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曰古德云我感先師恩乃感我先師不與我說明可見不說明好曰我常教汝等不要死人言句下若依此一人所說則自七佛至今悟道者皆相傳發明而來都是錯誤惟他不錯蓋他本來要自家心悟不肯向人口角邊拾唾餘師家知其如此遂教他去自悟豈可以一人之行爲而教萬人後來野狐精本不能爲人發明遂因這說話便杜口不言教人自家參去以爲師家應當有如是作用真可恨可笑汝輩從今而後將佛祖所留教典言句都推向開去只當世間沒有這件東西如羲皇以上無知無識默默底將自家省悟底這我保任他常在當前他自然妙不可言休只管將古人底言語播弄心胸之間以自困苦豈不耽誤歲月問曰真如不守自性至今不得明白請老人慈悲開示曰如是云者乃此我固有之本體不假修爲自然而現成安樂之地到此地才謂之真故名之曰真如若不發明此我而欲至真如之地任你把定一念不起猶如以沙爲飯徒自勞苦惟發明此我者于自肯承當時漸漸進于自然而真如見矣

到此真如之地才是真我而非往昔生滅之我當其不生不滅無念之時則寂然不動而真如常住矣其寂然不動即所謂性也即我至寂然不動之時也故曰自性自即我也真如自性皆我也然既曰如又曰性換一字則有一字之精義于此字義清楚才謂之善于分別能分別清楚方無走失墮離之病蓋要人將此真我切不可離此寂然不動之時若有時離卻則是不守自性而墮此我矣今汝等說如字說性字皆曰總一我也總是心粗既曰如字則有如字之精義既曰性字則有性字之精義寂然不動固謂之性然于寂然時不可著在境上若著在境上便墮在悄然機所以謂之曰自性蓋謂此寂然即我之本體也不假外借也如者乃寂然中一點

丙十二

燈錄五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孤明而安樂常住了了自知惟此乃真所以謂之曰真如此此一點孤明要常守此寂然之地則以我守我成佛之妙義也其餘不守則皆墮落汝輩當細細辨明真如自性此我是一是三是三是一于字義分之于玄義合之則能守而至于成矣

問曰古德動云大法未明不可出而爲人何以謂之大法曰八萬四千陀羅尼皆法也皆不可謂之大大法云者乃出此八萬四千之外而生此八萬四千者古人有省會多年再不能徹者總于大法不明故也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試問此非大法而猶有大大法尊于此上者乎再試問彼八萬四千從何處來若非有此獨尊之我則不知如何謂之世界如

何謂之天地萬物如何謂之八萬四千陀羅尼此我非大法而何也問曰此我畢竟何所從來曰若有所來則有尊于此我者此我不得獨尊矣

問曰物物上明頭頭上了只喚作了事人須知尊貴一路自別如何謂之尊貴一路自別曰任你在事物上理路上認得儘明白終不喚作尊貴蓋事物理路之主宰不明則不能入尊貴之究竟何以謂之尊貴惟此我乃事物理路之主宰也入此尊貴之門有一路至于究竟其始也即三玄三要之第一三句認得拙牽全是藉裏邊之人能明此人即是入尊貴一路之初步漸進而自了而爲人天之師而爲佛祖之師乃尊貴極頂處即三玄九要之妙義也若離此而修皆是小乘外

丙十二

燈錄五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道尊貴一路未夢見在

問曰古德云在威音王那畔那畔會了卻來這邊行履請問那畔那畔是何意義曰我最嫌這等說話說得如此之遠令人發退心不知從何處下手我且問你威音王是誰客曰威音王乃過去諸佛也余振威喝曰你自家威音王不識而去認他威音王作麼生你自家威音王時時端坐自家屋裏何嘗一刻相離蓋有音聲可聞者乃生滅之奴其無音可聞者乃大音而可畏者故曰威音或尊之爲王即此我無聲無臭之時也當此無聲無臭之時故曰威音王威音王有甚那畔這畔即此當下便是汝輩不認自家爲老和尚舌頭深可憐憫余于教年前有老友曾參一西來和尚和尚每云自西

來不說名字故人遂稱爲西來和尚老友叩問曰弟子參父母未生時如何是本來面目不能省會求和尚慈悲西來曰向父母未生時求本來面目特遠了何不向你一念未生時會取余聞此語謂老友曰西來說得這理最近乃至言也汝會得否老友默然因詢西來何在答云不知去向今日提起與所問甚切汝當在最近處會取最易古來有悟者遂云原來這樣近那若能識得此我連近字也不須說何必向威音王那畔那畔受尋究無著落之苦

上元湛愚老人

佛法無你用力處還說甚威音王那畔那畔祇要歇卻一切馳求心惟有穿衣吃飯平常度日即有從來習氣自然解脫蓋爲歇卻一切馳求之心乃能如此可見歇卻一切馳求之心而無用力處乃佛的入道得道之大義也此我原來現成是佛若有用心處便與現成相反越用心越相反則生死輪迴無有窮盡若能當下一歇即是菩提覓生死了不可得何樂如之

問曰此我亦有昏瞶時否曰因汝此問撓著老漢癢處我當爲汝發明大法發明末後句末後句即大法也然不可驚駭

丙十二 燈錄六

金陵叢書 丙集之十二 卷六

震動當深自思維乃我四十年來不敢對人言者恐諸方疑謗受三途之報也諦聽諦聽若論昏瞶據正理而言彼十方諸佛十方眾生自覺明空味以後至今總屬昏瞶彼眾生昏瞶貪愛聲色至於墮落人皆知之那裏知道要脫離生死要修行要悟道要成道要成佛要具智慧辨才神通要建立佛國淨土坐金蓮台說教典說公案言句要度盡眾生至於不可說不可說無窮無盡所謂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皆屬昏瞶與此理不曾干涉絲毫皆歸夢幻徒費心思所謂十法界皆屬昏瞶之墮境也然有一不昏瞶者祇離卻十法界于此當下面目相看而即得之末後句即在此大法即在此能不大快也乎

問曰如何是本地光明不昧曰本地光明不可思議自覺明空味至於此時此刻未嘗有剎那頃滅息明明知有覺明空昧後生出天地萬物並有此身其爲佛爲祖者明明知在此修行成道證金身坐寂照光中受不可思議之妙用至於此時此刻其爲眾生者明明知爲善爲惡生天生人生阿修羅至於三途地獄受不可思議之苦樂境界至于此時此刻即今你我對談之此時此刻即諸佛羣生受苦受樂之時刻也此時此刻你我有不明白者否目前有絲毫能蔽我耳目者否即至將來將來不可思議劫數之後亦祇是此時此刻並無有異並無滅息祇要識此明明不能昧者則惟有享寂照光明之樂而已矣他何慮焉

丙十二 燈錄六

金陵叢書 丙集之十二 卷六

問曰原來佛祖之境界與眾生之境界都是夢幻祇有此我非夢非幻今能識此不亦樂乎曰此樂祇一半未是全樂問曰如何是全樂曰明知是幻何必離幻要度眾生必須入幻入一切幻境度一切眾生造一切幻善受一切幻樂不亦更樂乎要知幻即真真即幻也非真無以生幻非幻無以顯真分別真幻乃爲初入此道者說混合真幻乃爲執真執幻者說非真非幻乃爲徹悟者說然一此我而已矣何真幻之可名焉
會得無情說法則得如如不動本體之智會得有情說法則得縱橫自在差別之智何謂無情說法凡目前牆壁瓦礫露柱器皿是也何謂有情說法凡目前雞鳴犬吠鵲噪雅聲人

言是也能會此則教典公案言句不足難也客曰有情說法皆一例會則雞鳴犬吠同是人言麻三斤乾屎橛青州布衫廬陵米價同一鳴吠豈不罪過曰你說有罪過則有罪過以我見來天上天下同是一佛作用佛即雞犬雞犬即佛有何分別佛以言教說法雞犬以鳴吠說法言教令人解鳴吠令人不解解與不解有異而說此法則一也說法既一解得固妙不解更妙所以有理路言教固妙要知無理路言句更妙則雞之鳴犬之吠豈不更妙乎客欣然大悟曰原來目所見耳所聞口所言即噴恨罵詈從朝至夕無不是無情有情爲我說法也我之一靜一動一語一默又無不是眾人說法也自無始至今本來都是佛彌滿太虛要有一微塵許無佛之地不能也早知如此本來現成是佛則數年來枉費勤苦乃自愚也又何須解不解也今日得知有情無情都能說法則更見此我自在而縱橫由根本智而徹差別智縱橫而自在由徹差別智而居然根本智則根本差別渾然一體不可思議曰如是如是

丙十二 燈錄六

三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不能忘之相也既是我矣何必忘他此身亦我汝能忘否祇要熟不要速于求忘俟熟時自然渾化或忘或不忘而妙矣問曰懸崖撒手則萬法皆忘自肯承當還有人在故絕後再甦要絕卻此人才是人法雙忘不爲人欺曰絕者乃絕去此承當之心非絕去此自肯之自也試問此自汝如何絕他蓋此家業乃汝本有非他人所有今與汝者而今悟得要汝承當承當後又存一承當之心豈不多事能絕卻此心則謂之心法雙忘而無名之我顯然矣此無名之我亦無所謂無名之我則誕生王子之父也所謂月落時相見也古德說許多無理路言句都是逼你到去不得底時節祇一返照則父子團圓豈不樂哉到此地任你忘也罷不忘也罷你自家自有活路不須他人爲你著力珍重珍重

丙十二 燈錄六

四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臨濟公孤明兩字乃佛祖秘密要訣三昧之頂吾人發明此我後果能孤立不與一切爲侶則光明油然而生不可思議何況又能歷歷無有間斷則此我精深堅固淡遠高懸靈明奇特曠杳難窺其中之殊勝難于言顯而不能以心意度之也真所謂寶藏而同乎三千大千世界之大觀十方諸佛及羣生如觀斯掌然總在此我百不知百不會一孤而已孤則仍舊孤則返本還源孤則入三昧之頂孤則入不可思議孤則入如如之地孤則與諸佛覲面孤則坐寶藏之中孤則放大光明孤則爲諸佛鬼神不能得見孤則由小至大由粗至精由淺至深凡八萬四千陀羅尼凡諸佛不可思議秘密微

妙功德凡一切眾生不可思議造業之心意識凡天魔外道執一法以自持者莫不如觀斯掌此孤中之妙義雖至窮劫不能盡說孤之爲義大矣哉妙矣哉修斯道者曷不一深思之耶

斯道祇要孤立無侶乃極頂妙義未發明者能孤立無侶自然得悟已發明者能孤立無侶則速于成就問曰到孤時便悶便昏奈何曰孤時便悶因悶便去尋人說閒話或看書作詩寫字等事以解此悶大錯大錯因孤而生乃極好消息乃返本還源之路此路一無所有惟有悶相悶相在前諸妄皆退惟有孤悶悶久則昏昏因悶生消息更好昏則生定名曰昏定祇要耐過此關則忽然躍出如朗月中天惟有孤我

丙十二 燈錄六

五

金剛經書
蔣氏校印

不推不攬並無去來名曰明定若不明此進修之路則因悶而生退心何日得能成就此義此路乃百千萬劫難遭遇者珍重珍重

此我乃世間一至尊至大無可比無可並之活寶從古至今明明白白無利那際因昏祇因人習於世間五欲以爲遊樂之地不能暫捨今一旦孤立五欲皆退而悶生矣若能看破五欲乃害我累我墮三途之大路則孤立之樂不可言喻又安得有悶來障悶不爲障卽入明定與佛無異何其樂也回思五欲猶如糞草猶如火坑猶如眾句相聚今活寶得出苦海悶從何生思之思之

此我乃極明明白白一箇道理都被古人半說不說有頭無

尾或隱或顯推入雲霧之中致使學者無尋究處然最可恨者乃不肯爲人說破東問西答作隱語令人不解以爲奇物自唐以來劫運該這些魔王下降欺瞞吾人且有好事者附會云不可說破教他去自參既教他去自參要你作甚麼彼學人全憑師家開示開示之法甚多終身祇守定一句話便是開示麼守一句豈不是擔板漢一點活動也不能便擬與佛相等豈不罪過指月錄中比比皆是我想佛常說過去成佛者如恆河沙數難道都是從隱語中悟去者唐以後諸魔王降世度人成佛者可憐生不能多屈吾指猶云此我一句足以度生又云吾此三句足以報先師之恩那知道因此一句因此三句因無理路隱語使人起退心者亦有恆河沙數

丙十二 燈錄六

六

金剛經書
蔣氏校印

我想諸公今享佛國淨土無爲之樂能不一思及向日所留言句有益於學者得有幾人否學你這幾句話又不曾自悟而欺瞞眾人者處處皆是其流弊如此諸公可能自安否可能奮然再來一救正否我不能不生恨心將諸魔王不肯說破者我今一齊說破不度眾生如恆河沙無盡無盡我願不己其無理路隱語本無意義既無意義則無處下參又要你參參去自然不會不會者必有一人不會惟此不會之人便是有何難說然此便是之人斷斷不肯說出我不知何主意遂習成這一路家風那知道遂爲後來野狐藏身之地我向年在吳門建立重在師家開示之說野狐之風稍息而今不識何如念及此能不傷心問曰指月錄中亦有說破者但不

肯重說再說惟臨濟公則說之不已若馬祖黃檗諸公說卽心卽佛亦可謂親切極矣然說到心字人便茫然不如老人竟說我字不避忌諱任諸方大罵終不能動搖古德云祇這箇心心是佛今老人云祇這箇我我是佛若說我字不是則心字亦不是人不敢說心字不是則何敢說我字不是試問心與我二耶一耶不過此理一名曰心一名曰我豈可以名之二而遂分別以一名爲是以一名爲非而竟忘其理之一耶曰如是如是初入斯道者要將佛祖與我看作一樣之人蓋本來是一樣並無絲毫輕重貴賤若看佛祖極重極貴看我極輕極賤便有無窮障礙不能解脫若能一體同觀則此人乃天地間第一等人物能入斯道者于修持之事有

丙十二 燈錄六

七

一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絲毫不及于佛祖者不敢妄誕自稱是佛是祖必要學諸佛所行至於佛地而發願猶云未盡未盡讚歎諸佛我不能及惟此人乃天地間第一等人物

獅子兒一明此我後挺起胸襟豎起脊梁到處以我爲教誰敢說他著于我相若信他以此我爲大總持則管保你速于成佛去有不信者乃甘心向鬼窟裏作活計者也今不必論一切佛祖卽以世尊論著于我相者甚多凡一切經教開卷卽云如是我聞蓋言此經真實不妄乃我親聞于佛金口所宣者也經固重而乃我親聞豈可不信此我字之重乃與經言同一重也得非我相乎降生時卽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得非我相乎又云若以聲音色相求我者則是求于邪道得

非我相乎又云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汝非我乎得非我相乎諸經言我字者甚多一時不能悉述然世尊著相處試再一舉之卽如楞嚴云大佛頂豈不是著于大相頂相又云常住真心涅槃妙心豈不是著於心相又云正法眼藏豈不是著于眼相又云法報化三身豈不是著於身相說不了義經著于不了義說了義經著于了義若說世尊著相處以須彌山爲墨磨四大海水寫百千萬億劫亦不能寫其萬分之一而何以因金剛經我相兩字便死他言下信他不著相來罵湛愚老人著于此我我今爲汝說明我發明此我者乃是發明十方如來之我歷代禪師之我大地眾生之我汝之我我之我汝欲罵我之我卽是汝自罵其我汝欲自罵其我當于無

丙十二 燈錄六

八

一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處指自家之我而罵之罵至一日二日三日再至于七日果然自家之我被你罵倒著于我相違背佛祖到湛愚老人前來教你吃一百二十棒直要你自家供出罵我者是誰才想你再參三十年還未夢見在我且問你你識得十方如來的我麼歷代禪師及大地眾生底我麼汝之我我之我麼經云我相之我麼人與眾生壽者之我麼世尊教你且離相乃要你明此我也不是教你生斷滅見連此我都要離卻若離卻此我才是則教何人悟道又何得有一世尊來爲我說法爲我說法者乃世尊之我也聽世尊說法者則我之我也一說一聽兩我相對卽是我印我也汝今罵我還是我罵世尊還是罵自家還是罵湛愚老人我則不能辨也諸方當深自思

之

古德云不須求真祇要息見客曰息見則真能全麼曰人生祇要多見多聞便以為有學問有進益殊不知大錯了也知解門開則悟門閉塞總是要有見地要有見識將本性埋沒不能出頭必致墮落而今祇要百不知百不會一無所能如癡如呆能作十日工夫息一切所見所聞你試看那一點靈性因見聞不能用事他便顯然而出所發悟解較往昔則大不相同若能久久息見則純是真性用事又何須求也所以人之真性乃現成者如中天明月祇要吹散雲霧則光明自照可見見之為害甚重而人反重之以為終身之累不謂之愚不可也

丙十二

燈錄六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于靜坐從當下所坐之地觀至于日月宮四天王宮須彌山王宮再上至忉利三十三天再上再上至非想非非想天下至四萬二千里再下至金輪再下至水輪風輪圓轉環托四大部州都能觀盡不為難事祇返觀于自家之心其念之生滅流注前際中際後際是佛念是眾生念是魔念是外道念是正念是邪念是非邪非正無念之念是等等雜念都歷歷分明則斯人乃為世間極難得者也如世界有斯人焉則可以為人天之師可以為佛祖之師
十方諸佛同十方眾生在本地真如之中無微塵許相隔相離十方眾生同十方諸佛在妄想堆裏無微塵許相隔相離如漚之於水水而漚漚而水者也於此悟得則掃除妄想趨

向真如豈不障豈不邪哉於此悟得則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無了知不辨真實信解受持可以坐享太平矣臨濟公云佛不過是一無事之人無事便是佛無事二字妙義不可思議惟眾生好多事故謂之眾生此不足論眾生之中有所謂豪傑之士不屑與尋常為伍乃掃除妄想趨向真如勞心勤苦因其工夫之淺深大小遂墜在三賢十聖四果聲聞圓覺等等之中不能悟本來現成無事之妙一聞無事則生不信之心一聞勞心勞身勤苦而修便以為自有所得末世愚人見此等人便以為高人達士而敬尊之所以將宗門正脈埋沒者皆此等人之過也

丙十二

燈錄六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客曰我亦有不同者乎曰有真我有凡我凡者眾也故有百千萬億無數之我真者一也惟有一無形無相之我是為真我也我言此我者乃無形無相究竟之真我也人不能明宗門究竟之真我墮在法上修行便是三賢十聖四果聲聞圓覺之我或出此墮在天魔外道便是天魔外道之我或墮在諸天及世間便是人天之我或墮入阿修羅至于三途便是阿修羅三途之我諸子當自家返照而今此我是那一等之我還是無形無相之佛我否還是在法上修行三賢十聖等等之我否還是魔外人天之我否還是修羅三途之我否于此一一分明清楚分別若干之我則悟無上宗旨指出這無形無相乃究竟之真我原來此我本來無事因好事多事遂

有這許多道路地位都是墮落若要仍舊復還真我惟省心省事至於無事則一現成之真我名之曰佛豈不甚簡甚易而欲求法修行何爲哉求法修行者尙不堪一顧何況彼四生六道認此身爲我認一切境爲我所以反復生死輪迴者真可憐憫

斯道識此我後最要分別出這無形無相究竟之真我本體方實落不能爲他法搖動方能使心意識應酬作用如其不然則爲心意識所使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蓋根本已穩而能用心意識乃我而心我而意我而識者也若以心意識爲此我則此我值甚麼乾屎橛心意識有生有滅此我無生無滅以無生無滅之我用有生有滅之心意識此宗門之所以超

出爲三乘所不能及也

古德云纔有所重便成窠臼此言精細非尋常語人多忽畧卽以古人論明根本智後多有執禪定爲精修者執禪定便重在禪定因禪定內有前知及種種殊勝有得之者便以爲乃獨得而非人所能及那知此病最深漸漸遂至輕我而重禪定神通其流弊則爲害不淺何以故茲因末世愚者多而智者少見人有前知者卽不顧性命而奔歸之若告之以正道不在乎神通皆搖手不從而深信邪說爲重此種墮落真不堪問所以古德教人于此我之外絲毫不可有所重于別事恐漸漸便成窠臼難于解脫祇要赤條條光燦燦惟有這說法聽法底人不肯依靠一切才是宗門的大意既說才

丙十二

登錄六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所重則絲毫不可有攀緣之念若漸漸重去則何以堪也天下祇有此我爲重並無有重於此者若有絲毫法爲重便是入魔

客曰何以謂之三印曰印空印水印泥也古人頌此者甚多都是含糊未見有的的分明者此三印乃托出吾人本性全體無絲毫滲漏缺陷處方爲圓滿何以謂之印此我是也試問汝今日已明此我此我果能同三千大千世界有相無相共一體否客曰不能曰既云不能雖有此印而與空水泥不合則此印值得甚麼要知此我與空水泥印合爲一纔謂之有體有用圓覺圓通圓滿完成本具之性若有不合則本性不全何得謂之究竟今將此我與空相印能相合否客曰甚

丙十二

登錄六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合吾人本性本空今與空印不必言合自無始來何嘗有須與分開之時而今乃言合耶曰如是如是今將此我與水相印能相合否客曰甚合水體本無方所因圓而圓因方而方因窄而窄因寬而寬吾人本性本無方所因事應事因物應物今被老人一問心卽解悟但不知印泥乃何義意曰古人立言原不難解乃後人自爲難耳泥者塵也汝試開眼見這一切天地萬物色相何莫非塵也何莫非泥也要知天地萬物有色相可以爲我見者何莫非此我之變相而現爲泥者今以此性印之則安有一物能逃於我性之外所以古人要人眼能見性又云識得萬物一體其惟聖人乎可見天地萬物卽我之性我之性卽天地萬物拆不開不必合總是一箇

物事所以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所以古人能印泥若人來問如何是佛如何是西來意如何是的大意答者即拈土爲金如隨口如兒戲皆是真諦豈是學語者及窺度理解者所能望其腳跟耶此則所謂印泥也有何難解近代來于此三印本不知道也去學古人顛頂一頌便爲了悟欺已欺人真可恨可憐

客曰禪定一法乃大菩薩六度法中之一法也爲何六祖不重禪定今老人因緣有所重便成窠臼亦不重禪定何也曰禪定度亂想乃大菩薩修行之法在功勳位上爲外紹今悟此我乃六祖嫡派誕生王子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要眠便眠不除妄想不求真如祇要保護如火聚無一物能泊于上

丙十二 燈錄六

十三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則證無上正等正覺又何必假借功勳彼執禪定以爲修者乃是信我不真故投入定中保任蓋信我之力弱即在定中還當以我爲主不可以定爲主倘其中或有殊勝現前切不可驚異自負爲高當秘密不爲世知纔是大器蓋此我本來本定今又因修定而入定者皆屬虛妄汝輩若必要歷過此定必當以此我爲主而居寂靜之境則不爲定境所累所以華嚴經諸菩薩讚佛已經超過禪定海大菩薩見諸二乘在定中者如在地獄則可見誕生王子不賴功勳之貴之尊而自然之尊貴者何可比也

客曰何以謂之信位人位曰能信得此我即佛並無他焉絲毫

並無他焉絲毫不爲自家心意識所牽誘即是具足人位吾人常住真心于本來時並無凡情亦無聖解後來攀緣凡情者爲凡眾攀緣聖解者爲聖賢遂將這常住真心所謂真我者埋沒於聖凡之中所以歷代善知識出世建立言句蕩滌聖凡之情或有理路或無理路或彼或此或是或非令人不能擬議不能測度其不能擬議測度之時正是聖凡兩路不能著腳之地其聖凡兩路不能著腳之地正吾人常住真心顯然之時于此瞥見則安穩自在其聖凡情解一切皆空原來此事甚近彼墮凡入聖者則遠之又遠矣

丙十二 燈錄六

十四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之異皆是此性之變相同是此性之作用何以便視彼爲異類而吾人爲正類乎以彼觀吾人又安知其不以吾人爲異類耶要以道眼觀之總是此性造成三界十方縱橫自在並無同異如有不能入者即是見性不全智慧不全作用不全能見此我後能入一切佛入一切菩薩一切二乘一切天魔一切外道一切人天一切異類才可謂之圓覺圓通至於圓寂總之人不能悟此性之本源則不能知此性之變相若能知三界十方皆此性之充滿則能知相有變而性則一又何異類之嫌哉

大道祇貴仍舊凡情固非聖解亦非世人莫不重聖解而輕凡情然凡情易遣聖解難移所以仍舊之理爲世人埋沒久

矣仍舊者乃還我本性之本分也人人皆有本性本分不論聖凡今落在情解而分別凡情者有恆河沙數落在聖解者舉世止一人或二三人或五百年而問氣始生則是斯道祇厚于一二人而薄于眾人安有是理其故蓋爲世有一聖人作出百千萬億聖解將眾人壓倒甘心退讓遂致終身墮落豈非聖解之過耶那知仍舊之理一明則人人皆佛總不用著那些聖解蓋障礙斯道者凡情之障礙人人知之聖解之障礙則受困於內而不能脫今古皆然孰能辨之要知聖解在我本分中直一微塵之末耳乃人自作驚駭之狀真可哀憫

丙十二 燈第六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紛理義之解不過祇是不多事不生事惟一味省事無事而已矣若于此外別有絲毫理事教人修持而有事者即是墮落那裏還有甚麼知解作議論誑惑眾人這等一箇道理乃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今痛哭爲人言之祇要無事便是而不肯信奈何奈何

吾人能脫一切凡情則可謂之豪傑之士若投入聖解則無期可以出頭何以故蓋爲日尋聖解日添知見所識者多而輕視眾人那知道乃運糞入非運糞出也若教以無事之旨則反以爲無擔荷之力笑其疏陋竟將此至簡至易無上至理爲此輩埋沒真可哀也

客曰經頌云阿陀那識甚微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于凡愚

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今聞老人言我毋乃阿陀那識耶曰我之所言我乃本來現成無智無識無淨無穢無爲無執之真我非阿陀那識也阿陀那乃執持二字所謂淨識也故列在第九淨識遂執持此識認以爲我豈不惑耶我之所以是我者不過我而已非又有所以爲之者既無有所以爲之者何況又有所執持之識著于淨相而爲我者今言我固是虛名然有實義由此而入疾證菩提非執持淨識爲我之邪解也要知此我本來無識無智亦不必用轉本來無所執無所爲纔謂之曰我今于分別八識中而執一九識爲我豈不愚哉得子一問釋後人之疑凡於古人之言當細玩之不可差誤有累此我也

丙十二 燈第六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斯道被東西兩方聖人說佛說仙說儒說得驚天震地原來在吾人至近至近心念未起處總用不著于此悟得方不爲言教埋沒方是箇人不义手在聖人背後立如其不然已被言教壓倒自輕自賤埋沒自家一靈真性在糞草堆裏猶堂堂然自命淵博誇有學問真可詫異真可悲憫

客曰嘗聞老人說從解上會得古人言句不得力從悟上會得古人言句得力何謂也曰從解上會者乃因想得明自心意識中來故日久又忘即不忘于生死時抵當不住常在于心而不能告人者今諸方都是此病無奈他不肯下氣問人雄糾糾地誤卻此生深可憐憫從悟上會者乃真心要出生死凡擬度追思有會者必不肯以爲究竟祇要觸著嗑著一

時了然與諸佛同一本覺同一大覺同一圓覺方肯自休去所謂自肯承當豈肯在心意識中討點滋味便傲然而不識羞恥若能悟此我者祇要保任綿密隨時隨境或于言句中自然有漸悟之妙不是彼用思想者可比切不可爲曹山就體消停得力遲之句所誤然不過得力畧遲些自然必有成就之日其遲者乃自家懈怠消停故耳若綿密保任此我其疾如飛你敢斜目看他總之心意識乃吾人墮落之坑若能此刻放捨心意便能大悟去凡一切知解皆從心意識生知解門開則悟門閉矣知解出于有心悟出于無心無心純是悟有心純是解有心便是凡無心便是佛妙矣哉佛與眾生之異祇在此一刻耳珍重珍重

丙十二 燈錄六

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絕學無爲乃吾人起生死脫輪迴離苦海通身放下一超直入如來之地也未發明者絕學無爲卽可以見性已發明者絕學無爲卽入人位得究竟地有所學有所爲皆心意識用事心意識用事則離性遠安能見性離心意識則性自現何必用求自然能見所以要絕學要無爲則至近至近於念頭起處一點透露原來諸佛出身皆由于此總不在言教語句上真可謂本來自性天真佛不用修不用證惟有一我而已發明此我後切不可急于要通五家言句若急於要通則輕本而重末乃爲大病祇要絕學無爲保任他則漸漸自臻玄奧古德或三年五年乃大徹者此其驗也若急急要通一切言句將保任工夫一疏喚作悟後迷人多有此病反將初悟

因緣失卻極爲可惜

要知千七百公案有理路言句無理路言句總是托出這箇來與人看並無別樣奇特祇要知得此我乃天地萬物十法界之大總持而安坐成佛無不通達

斯道祇要得臨濟正宗正宗卽說法聽法底人能得此則其餘皆可不必若能信湛愚老人此言者真可謂獅子兒

余最恨古德有一言句說得極其真切學者可以由此而入則當奉爲宗旨無奈又出一善知識必將古德此真切言句排斥一番又立一言句不過一反亦無甚奇特那知道使後來學者無所適從卽如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兩句要度盡大地眾生一聞便可卽悟乃四十九年所說第一大陀羅

丙十二 燈錄六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尼也無端而有一雲門無狀又有和之者謂此方可以報佛恩遂使後人再不參此兩句將世尊直指婆心拋向大海又如壇經說法真似光天化日凡後起諸善知識皆六祖兒孫其有理路並無理路言句皆壇經緒餘萬萬不能高出壇經之上而好異者遂將後來無理路言句以爲奇特高妙輕視壇經殊爲可恨要知睦州雲門等無理路言句值甚麼乾屎橛不過使人沒處下想當此去不得之時反觀自悟是那一個去不得而已然後來藉此藏身這些野狐精也造出許多沒頭腦無理路言句欺己欺人若教他將理路清楚開示眾人則支離割裂不成說話可見無理路中藏身者甚多在有理路中便露尾不能逃矣吾人讀佛祖書當以正宗正脈信

解受持切不可爲唐以後老和尚舌頭瞞惑亂此我遮蔽這
現現成成巍巍堂堂一尊活佛才是大丈夫俯視一切能自
家獨立於繼往開來之位不愧出世一番珍重珍重

古來不肯埋沒此我者惟佛祖與唐後諸大善知識其餘即
世間所謂英雄豪傑矯矯有名者以爲可以自負不枉爲人
矣那知道不明此我皆爲外境埋沒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
息者也世人埋沒于富貴之中習成驕傲醜俗之態埋沒于
貧賤之中習成卑陋寒酸之形此皆不足論者也推而上之
有生來聰明過人者即特然自立能詩至于李杜能文至于
韓柳歐蘇乃埋沒于文章者再推而上之不以溫飽爲心而
以天下爲己任必欲反古而究心於禮樂兵農刑政及一切

丙十二 燈錄六

十九

金陵靈書
蔣氏校印

事理乃埋沒于功業中者再擴而推之忘世而謝人事欲思
跳出陰陽五行之外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歸于天元人元
地元三道乃埋沒于神仙中者其餘執一善修一行精一技
者更不足論矣總之不明此我而埋沒于外境外相外法皆
屬虛幻惟上智之士乃能明之即古來有能知此我而具智
慧辨才神通者還被智慧辨才神通埋沒不能入祖師之室
何況世間之聰明竟自負而不一回思耶

客曰神仙所修皆是心外有法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鍊成金
丹依而成仙明明乃修成者固已聞命矣但所云若知行氣
主便是得仙人此說甚好不可說他不知我曰仙家豈不知
有我但他知我又說此我靠不得必要得了金丹具了神通

謂之神我才是如其不然則萬劫陰靈難入聖將此我謂之
陰靈蓋陰陽屬氣氣乃此我所生此我乃陰陽之祖如何將
此我謂之陰靈如此說理可謂顛倒極矣仙家認意爲我所
言行氣之主乃意也故曰金丹成就皆憑黃婆識得黃婆使
心腎之氣結于中宮而成丹總是意之所爲乃得仙道非真
能知此我者余權書辨仙佛之理甚悉彼李卓吾林三教合
論三教之理同源致使後人紛紛立說皆宗同源之論埋沒
斯道都是俗說真可憐憫

客曰自古以來善人君子生爲明人死爲明神或居天上或
居人間名山大川蓬萊海島尊之爲神聖尊之爲天仙難道
都是埋沒曰凡天上天下都是因有修有爲而成就其地位

丙十二 燈錄六

二十

金陵靈書
蔣氏校印

者皆是沒埋此我者也既是此我本在先天之先無地無位
縱橫自在他能入一切地一切位一切世界而不賴絲毫法
絲毫修絲毫取捨以爲去就因他都有作爲故都有地位都
在三界之內都各守其所得都不敢彼此撓越惟明此我而
縱橫者遊于三界之外入乎三界之中洞觀三界中之一切
境相三界中之神聖天仙總不能測佛祖之所在蓋不爲一
切埋沒而惟有此我所以極尊極貴極奇極妙極高極大極
精極微而不知其所由來也然而至近一悟而足而諸子猶
恍惚生疑有慕於外此老人每譚及必揮涕者誠不能自己
也悲夫

客曰三教同源此人人所信者觀老人之意似以爲不然何

也曰一草一木並微細之物皆同此一源而生何況三教豈不同源但三家有三家之造履迥然不同故三家之成就亦迥然不同論氣數還不該明辨以俟將來遇時節因緣再明辨可也

客曰老人立此法門教人祇識此我直超出一切法門當下便悟真可謂佛祖的大意年來細細明辨如來禪祖師禪愈辨愈的確愈穩當而窺見老人的的乘先佛遺訓真百千萬劫難遭遇者雖爲諸方起疑起謗乃諸方無福不足論也但會中猶有畧涉于疑者恐不足與佛相當求老人有權巧方便使人徹悟則此法門永垂不朽斯道幸甚萬世幸甚曰此問在汝足見婆心若果能聞此法門而猶有疑者乃其福

百一 燈錄六

二十一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德淺薄也祇要發一切善心如華嚴五十三善知識所發願行至普賢願行願度不可說不可說無窮無盡眾生同歸大覺而今與骨肉親戚朋友應酬往來無念不善無事不善汲汲遑遑以爲不足即有人傷我害我到至極不可忍處要發念思此人如何爲惡至於如此真可憐憫我成道後必度此人若如此發心則此刻立地與諸大菩薩相等此時即不要他徹悟此我而已信之則無疑矣滿座欣然而起曰今日得聞此說則令未發明者先有如此善心善行一聞此我便信而無疑已發明者有如此善心善行決定成佛蓋此我本具足一切善心善行因有未信者因有已信而涉于疑者故有此方便之說老人何以知之如此之詳也曰此是先佛遺訓

諸經在在言之蓋此我有體有用體用兼全方是此我具足本分之理因學者各賦其性之所近有明體而後達於用者有明用而後進於體者諸大菩薩由功勳滿足而一悟大徹坐享佛地諸祖及後諸善知識乃一悟大徹而體用皆足坐享佛地不須修證也末世因根器薄雖已發明而猶涉于疑者又使其發諸願行以補助之蓋廣大其用以滿其本體也乃先佛之權巧方便度人之陀羅尼也非淺學薄識者能識佛祖之法之不可思議也珍重珍重

百十二 燈錄六

二十二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之不可得少爲足墮在一概頭名之曰擔板漢以自輕自小也即如有人爲飢寒所苦祇求飽煖飽煖已得再不他求視彼大富之家即吐舌不敢仰攀猶之得此我者祇思脫離生死之苦不肯發念與佛祖爭勝所以墮在小乘一聞佛祖之名便甘心奉讓總是識淺見卑不能知本地風光有廣大作用之故古來因一悟而足便與佛祖並肩者此乃根器深厚之人不必論他且論吾人雖不能及彼當發大志今既已發明此我則根本已得猶之已免飢寒之人可以無憂而謀集四方之財必至大富才暢滿所願所以善財參文殊得根本後即去訪五十三善知識乃吾人之榜樣也即如公案一千七百宗其中有有理路言句有無理路言句我于其言句都

要參過不可滲漏其一句半句若不曾發明此我者參公案甚難今既發明此我者參公案甚易其勢猶如破竹到手即明何以故蓋其言句或隱說或顯說或直說或曲說或在物上說境上說聲音色相上說或善上說惡上說總不能出此我之外所以古人隨口隨手拈出不費纖毫力者乃會得這三千大千世界卽是我此我卽是三千大千世界則何言何事何物何境不是我之隱顯也有理路無理路一參卽破能歷參過這些老和尚言句則回視向日初明此我之時其貧其富不啻天淵矣再者此世界中有聖凡兩途凡者乃一切眾生趨向之地謂之凡途我入其中經歷其趨向之地試其趨向可能累我傷我卽至異類所爲可能累我傷我如此

丙十二 卷第六

二十三

金陵遺書
蘇氏校印

經歷錘鍊而此我仍舊如故則回視向之初發明此我時又不啻天淵矣聖者乃古來豪傑之士修入聖賢之位者內而身心意知則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外而家國天下則純乎仁義孝悌之爲謂之聖途我入其中經歷其趨向之地試其趨向可能增我大我如此經歷錘鍊而此我仍舊如故則回視向之初發明此我時又不啻天淵矣再廣而推之有所謂天仙地仙人仙者悉其內丹外丹之理陰陽鼎器之說白日飛昇之驗皆是以法修成皆是外道數盡復入輪轉再推而上之有所謂聲聞緣覺辟支十地妙覺等覺等等諸修道者之所修歷如觀指掌再推而遠之卽以此時此刻至將來將來此三千大千世界逢劫數盡化爲微塵又爲大風

吹出復成世界以至無數輪轉如觀今日之晝夜乃回視向日初發明此我之時又不啻天淵矣此我本地風光有如此之寬而大者所以臨濟公要人印開朱點之窄可以爲將來佛祖之師能至此又何患乎諸佛諸祖不能與之並肩耶又何以疑此我不與佛祖相等耶佛祖之高勝于吾人者非本體之高勝乃一切趨向差別中能深悉其故而度脫之所以高勝于吾人也然惟其差別都知而本體若似乎有大不同者卽謂之高勝于吾人亦可也而切不可輕視此我謂而今不能及佛便不思前進也我初悟時亦似汝等後化窄爲寬故爾如此非有甚奇特不過還我之本分而已

丙十二 卷第六

二十四

金陵遺書
蘇氏校印

本來圓滿本無欠少能識此則萬理萬事俱足若有絲毫念向外尋求便是滲漏便是信心不能具足圓滿不得入祖師室中握手共語真可謂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與聽法底人說法底人正脈吾人若不能透此則心中時有恍惚之見不得自在若謂其于根本智他又全知既能全知或遇差別智又生擬議古來修行者多落此病客曰落此病將奈何曰此際當要商量難道善財不及曹山然善財遇文殊後又遇五十三善知識始得大徹乃古來成佛榜樣蓋此事要自家深自思維果然信得根本及不爲差別所礙則與曹山同智若不然則不妨南詢去若執定曹山之言又不及曹山則是辜負曹山枉歷歲月豈不爲曹山之言所瞞也要知古人立

言乃他自吐其所至之地我自有所至之地不可不奉其言又不可執其所言纔是我獨往獨來自修自成之欄柄如其不然則隨人腳根因其起倒又手立其背後豈不增羞愧耶善財曹山兩路當深悉而自行之如果智同曹山則此兩句卽如我說何快如之不然則請師善財曹山亦不能側視善財皆是世尊口吐兒孫然曹山又不能不令人嘆羨也斯道祇有此我名曰真如等等尊稱自拈花至千七百公案皆是真如變相雖是變相皆是真如所以佛祖卽以此變相指示真如人能悟此真如則一切變相皆是我屋裏尋常之事有何障礙何必參求豈止千七百公案乃真如變相吾人從朝至暮入夜至于平旦凡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言身之所觸夢裏日裏何事何境不是變相耶要知變相卽是真如真如卽是變相乃真如之變相變相之真如真如爲真變相爲幻幻卽真真卽幻非一非二非一非二非一非真非幻非幻非真真幻難名假名真幻所以古德隨耳所聞目所見或聲音或境物指以示人上智之士一聞便徹故謂之隨緣會得相應疾蓋因變相上會得者故相應甚疾也若從本體上發明者保任之功稍懈則稍停而得力遲也要知普天普地皆是斯道不須揀擇會此則行住坐臥無不自在總是真如總是變相任運騰騰騰騰任運豈不樂哉

古德答西來意答如何是佛隨口指示竟同兒戲試問果是兒戲還是至理若不是至理豈得稱祖稱善知識要知他有

丙十一

燈錄六

一一五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基本領便乃如此蓋他于變相中悟得祇此一真如變出不可思議之相所謂百草枝頭祖師意是也故穿衣吃飯處痾屎溺尿處何者不是究竟

學者定要尋求一安身立命處便大錯身命本幻爲此幻求安求立可謂惑之甚也或曰身命不安不立則心性無所寄託曰此外道之論也身心性命四字本是假名要知皆一我之名目也我于寂然不動之時謂之性我於光明普照之時謂之心我今凝結在此者謂之身我之行住坐臥血脈周流呼吸與大化同默同運者謂之命乃我而性我而心我而身我而命也我之本體本無一物妙不容言非寂然非光明非凝結非周流而又無不在焉若有一字而執定以名之則非也然而我也不能離不能忘不能生不能滅不落空不著相他自能安自能立無往而不能寄託今去求安求立則惑之甚矣惑之甚矣

自無始來此我本安本立至今不曾移動絲毫都是自家發一念想造出一變幻之相被變幻之相自然不能久安久立遂因變相又起得失把持安立之心總是一團妄想凝結而求安求立深可憐憫

要知此我自無始至今本安本立卽至將來風火水三劫劫盡萬物之時一切皆壞眾生驚懼張皇不堪聽聞然眾生之我究無絲毫傷損徒自驚慌徒自苦惱若于此時悟得此我卽在風火水中游戲自在彼風火水值得甚麼乾屎橛他有

丙十一

燈錄六

一一六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甚法奈何得我其十方諸佛祖不過明得此理遂端坐蓮臺
觀見三劫如視微塵但悲憫眾生受此苦惱亦無可如何聽
斯劫之成壞然此三劫皆眾生妄想自造自受豈無故而加
之者哉

斯道乃教外別傳觀外字則教內一切了義不了義經典皆
世尊權巧方便不得已之黃葉爲小兒假說是金觀別字則
另爲一傳非諸經之所說明明可見然歷來善知識每每引
經據典者乃不得已引進後人若獅子兒一超直人當下便
是那裏有這許多絮叨入佛入魔由我自在所以金色公一
微笑卽得世尊之心所以世尊卽付之爲祖位之第一其餘
皆通達諸經典者無不夢夢令人學教外別傳開口卽引經
據典失當當下真金去尋黃葉深可憐憫而猶自傲爲得真
可哀也

古德云吾人學道要將佛祖言句看作生冤家此人始有參
學分若不透過被他言句所誤卽在功勳上有所成就也在
他背後又手立不得自由容曰佛祖豈有謾人處曰你被他
謾了一生還替他護過可謂將生冤家作骨肉看待且問你
這是箇甚麼名之曰性又名之曰佛又名之曰道種種名目
不可勝紀人遂都去求性求佛求道亂烘烘地求了一生總
歸烏有所以古德又云你就去學佛學祖萬劫也無出頭日
子不如自信自心不受一切名目之謾發出自家胸襟蓋天
蓋地去何苦在人屋簷下低頭出入豈不惶愧

丙十二 燈錄六

二十七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丙一 燈錄六

二十八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斯道乃教外別傳如何譚及斯道便引教內言句以爲考證
彼不了義經不必論卽了義經論到極處都屬影響一邊不
如當下祇認此我卽可休去我四十餘年反覆參究的的惟
我獨尊也此我寂靜凝定似牆壁露柱土石卻不是牆壁露
柱土石此我高明深厚似天地日月卻不是天地日月此我
搖動時流似山川風雲卻不是山川風雲此我難亂紛紜似
萬物錯綜變化卻不是萬物錯綜變化此我空洞猶如太虛
卻不是太虛此我之粗蠢障礙似一切獸卻不是獸此我之
飛舞掉揚似一切禽卻不是禽此我靈巧動用異於禽獸似
人卻不是人此我存心有理有義似善卻不是善此我刀頑
毒狠似惡卻不是惡此我聰明睿智似聖卻不是聖此我具
大慈大悲智慧辨才神通似菩薩似佛卻不是菩薩與佛所
以爲獨尊也容曰端的是箇甚麼曰既曰我矣如何又問箇
甚麼今而後不可將教典并七百言句明他及一切萬物比
況他才知他獨尊之無上也

此我乃十方諸佛祖之父母而況其下有不爲其子孫者
乎今人一入教典已障礙不堪而猶引之以爲明辨真可悲
也世尊已明明說是黃葉而尤持守鑑玩以爲神妙可謂棄
黃金而貴瓦礫斯亦佛之棄類矣而堂稱爲佛弟子不亦羞
乎

斯道祇要知有知者乃惟要知有此我也曹山自比爲六
祖祇是得此欄柄仰山曰祇有慧寂臨濟公曰我與佛祖不

別祇識得這說法聽法底人今祇要知有便可入佛入魔入一切異類一切煩惱無明無不自在凡入一切境都不用免祇要知有便是步步道場

會得祖師禪去說如來禪隨眾人分量歷盡化城都可度脫若不識祖師禪去說如來禪眾人雖有進益都落在因果量數法塵堆裏望拈花一脈如隔天淵

世界未成時空洞並無一物有甚麼眾生與佛祇有此我而已然亦並無有此我之名亦不混雜糊塗恍惚亦並不你我錯認明明白白無見無聞無知無覺佛祖極力指出示人假名曰真如本源菩提等等名目歷代善知識千七百公案語句變相總是指出這箇

丙十二 燈錄六

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諸君今日皆知此我而不能即如佛者蓋佛於我三無見故成佛去今諸子于我上有見故與佛天淵第一大病祇見人之不是不能見己之不是此為見刺譬如好肉上有刺刺入這日子如何過得其次祇要多知多解此為見林譬如入深林中不見光天化日如何過得經教祇要人離卻我之見識還他淨裸裸地何況宗門單提正印之大法乎其邪魔外道之見不足論即通徹教典盡大藏無一字之餘不如如露柱去乃佛祖嫡派兒孫

見有三昧正見三昧正見者乃見其見之非也能見凡一切見之非而無所見焉則惟有此我而已豈非正見乎總之此我上不可增絲毫之物即是不必他求曹山云祇要知有便

是無論當煩惱無明之時此乃百千萬劫難遭遇之言也

客曰知道此我後還有層次否曰有客曰如何是層次曰今日知此我便是到家熟之又熟並無絲毫染污牽纏便是登堂至渾化相忘便是入室依然舊時之人那有我之名相也客曰老人今開此法門直認此我不落有理路言句法門不落無理路言句法門跳出凡窟不墮聖坑凡一切佛祖並歷來善知識所立公案言句對此如紅爐點雪直可謂萬世慈航直接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一脈教外別傳之旨然還有要言否曰有客曰如何是要言曰最要最要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滿座欣然曰老人之教誠然無疑矣

丙十二 燈錄六

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心燈錄跋

右心燈錄六卷上元湛愚老人所作也案經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良以真如實際祇是一心以心之本體言之上而十方諸佛下而六道眾生同此本原不惟無可分亦並無可合以心之妙用言之十種法界莫非如來身相隨類現形徧一切處雖變化不測其實皆心之神通妙用也自真如不守自性幻起一念無明結成妄心我見遂牢不可破是謂我執世尊既以無我蕩其執心又虛小乘以無我爲實法而墮於法執也於是指示真常之我以爲究竟所謂還其本來也湛愚老人著心燈錄一書本世尊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之旨特舉此我二字爲逗機之方便殆欲人體妄即真徹悟於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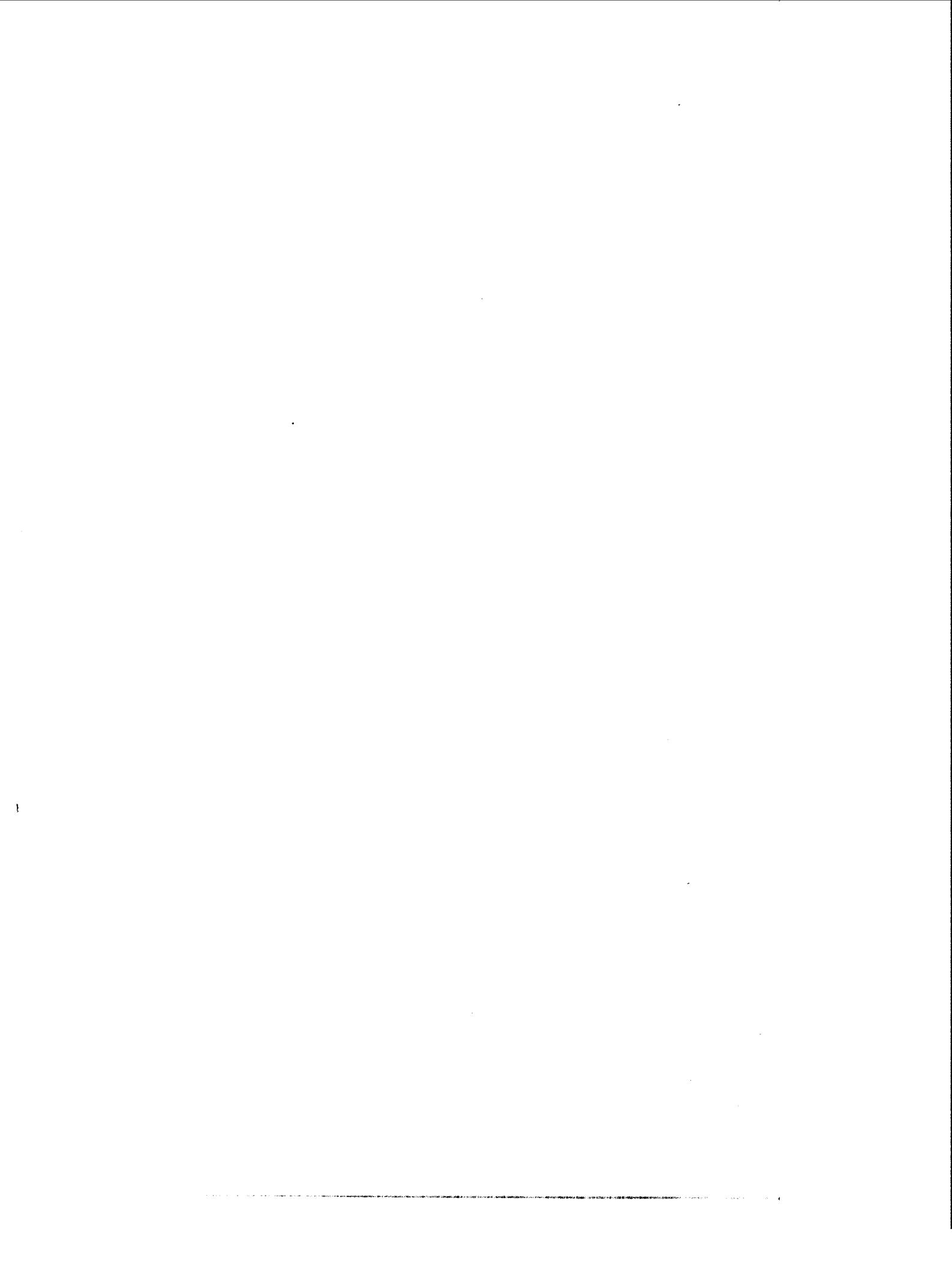
西十一

一

金陵書局
附氏校印

動念之先耳老人之言曰發明此我即發明十方諸佛及六道眾生之我也其論保任之功則曰或十年或二三十年隨順覺性念念相應而後此我方能圓滿然則老人所示之我充塞虛空蓋統心佛眾生而冥合無間者也學者究其立旨有所悟入而復加以緜密功夫以求其熟熟而至於能化則分一我爲百千萬億我合百千萬億我爲一我理事融通無障無礙斯爲善讀是書者矣若夫見地未徹誤入歧途認妄我爲真我甚且墮謬達空撥無因果惟所欲爲而無復顧忌則豈老人垂訓之意也哉唯老人名氏無可考尙當求之鄉先生之譜掌故者鄉後學蔣國榜

太上感應靈篇圖說



人生天地間凡吉凶禍福善惡得失消息盈虛之故一感應之理而已感應者其陰陽之妙用氣理之真幾歟是故吾夫子釋大易中孚鳴鶴一爻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違之萬化不窮感應一理所以感應者皆自心出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實感應之樞機也善則明理不善則昧理人以善爲感應則感應同乎天故曰動天地又釋坤一爻曰積善之家必之餘慶不善必之餘殃蓋以天下事未有不積而成者所積善則福及子孫積不善則菑流後世慶所以勉君子殃所以戒小人此感彼應如響斯答事理必然無可疑者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感應篇圖說序

一

身其斯之謂歟蒙嘗見善齋李先生註感應篇其善善惡惡之言如指諸掌嗣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輯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愈益明白今錢塘善士陳君實又能析條比事列圖附註揭之座右眞勉人立心行已存善去惡之龜鑑三教諸經同一律令予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一言一行不欺心不欺人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如心之恕主一無適之敬惟恐少失其人卽是君子否則言行不相顧心口不相應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其人非小人而何蒼蒼眞眞懍乎可懼久聞陳氏父子皆好善知有天刑人禍出入起居恐懼修省舉頭若有神明暗室屋漏若十手十目之指視何止一鄉

之善士而止哉求余敘篇首不敢辭凡我善友尙監于茲仇遠書

感應篇圖說序

二

感應篇懲惡勸善之書也世多以為道家文字非儒者
所尚又其言不能常接於心目雖前賢句為之傳篇為
之贊長篇巨帙大字正書有束之高閣新若手未觸者
遂使太上之言幾於具文竊嘗稽之於書則曰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於易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然則福善禍淫之理猶響之於聲形之於影雖其設教
不同而所以使民向善背惡則其理未始稍異也今閱
其書往往與經史昭合特覽者未之察耳於是博考經
傳參合同異附註句下區別其類總二十六門纂集成
圖揭於座右以便觀覽若盤孟戶牖之有銘俾得常接
乎目每警乎心不至於怠忽遺忘也顧其辭詳則卷軸
有限又懼覽之者憚繁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欲泛
覽流觀則有前人之傳贊在苟因筌而得魚同歸於至
善不遷之地則余之所望也秦定甲子上元錢塘陳堅
君實自識

感應篇圖說自序

太上感應靈篇圖說

錢塘陳堅君實父撰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在人頭上錄人罪過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下圖已載勸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善二十六事所謂善人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

感應篇圖說

一

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下圖已載惡惡百七十事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

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勸善凡二十六事

忠孝

臣事君以忠孝為百行之原事君盡忠事親盡孝分所當為臣子之大節

友悌

兄弟天倫也分形共氣故兄愛而友弟敬而順書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

矜孤

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幼而無父情實可憐撫育訓誨皆所以為恩德

感應篇圖說

二

卹寡

詩云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夫老而無夫窮而無告者仁人之心尤宜憐卹

敬老

書曰汝毋侮老成人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

懷幼

語云少者懷之所謂懷者懷之以恩德也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慈心於物

隱惻矜卹於物謂之仁如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嚴鷺

不殺方長不折之類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莊子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麟鳳尚知不啄生

蟲不履生草況人乎

右勉孝敬慈愛

濟人之急

濟人於窘急之際猶溺而得舟倒懸而得解也以富

濟富非君子周急也

救人之危

見人顛危力能救之陰德豈可量蓋死生於此繫焉

危而不扶亦獨何心

感應篇圖說

三

憫人之凶

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幸有遭罹於凶災

豈可不惻然思以救之

施恩不求報

排難解紛本欲救人之急豈望報乎若責報於人則

施者不厭報者倦矣

與人不追悔

古語云何以怒許不與君子作事謀始既以與人隨

又追悔小人哉戒之

右勉周急扶危

不銜己長

顏子曰願毋伐善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夫

自銜己長士之醜行

不彰人短

子貢方人夫子告之以不暇況人有所短而欲彰之

此非重厚之君子也

受辱不怨

孟子曰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人能責己

則亦何怨之有

受寵若驚

居寵思危蓋福兮禍所倚安得不恐懼戰惕乎夫如

是則祿位可保

感應篇圖說

四

推多取少

記云分毋求多蓋利者亂之始也若計利則害義寡

取則不爭讓則有餘

右勉謙慎廉讓

正己化人

書云爾身克正罔或不正君子正己而物正者也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不履邪徑

端人正士行不由徑姦夫佞人動履陰險道若大路

舍之不由必致顛危

不欺暗室

詩云尙不愧于屋漏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道者日用常行之理君子以禮動以口口是則進非則退惟理所在而已

右勉行己正直

積德累功

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德無大小積功乃成也

遏惡揚善

易曰君子遏惡揚善大凡人有惡則當掩之善則稱

感應篇圖說

五

之反是則薄德人也

樂人之善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樂善之謂也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仁者見人之得則喜而不寐聞人之失則發憤忘食

視人猶己故也

右勉好德樂善

懲惡凡一百七十事

違父母訓

穀梁傳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夫教丁以義方欲丁成

人不遵親誨非孝也

違逆上命

權臣擅命子弗祇服厥父事皆違逆上命者也縱汝不畏國有常刑

暗侮君親

書曰爾毋面從退有後言若事君事親而面是背非陰行侮慢罪豈容誅

誣觸父兄

父子兄弟一體而分者也入孝出弟理之當然干犯在上神人之所不容

忘怒師傅

感應篇圖說

六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苟或委質凡下必捷以記之師而可怒自暴棄者也

慢其先生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故弟子服心喪三年輕道慢師非學者之所宜

嗜酒悖亂

惟酒無量不及亂此聖訓也小人無德以將特狂暴以犯上取禍之道也

右戒干犯在上

唾流星

河圖曰大星下流華渚感生白帝然則星者聖賢之

精靈而可唾乎

指虹霓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止奔之詩也此則以虹乃星之餘氣指之則獲罪耳

輒指三光

日月君后象星斗萬物精皆蒼生之所仰照而輒指之是有無尊之心也

久視日月

視日不瞬君子知其有無君之心視日月而能久是有不臣之心也

詞風罵雨

感應篇圖說

七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彼敢肆狂訶罵者乃不敬乎天地

對北惡罵

帝座在紫微垣中故有北辰之號而眾星共之對之惡罵非狂則愚

對北唾涕及溺

北辰天之樞也居中不動有人君之象對越上帝君子焉敢肆其不敬乎

指天地以證鄙懷

易曰言行君子之勅天地也而小人指山盟海誓於枕席之間褻瀆甚矣

右戒不敬天地

輕慢先靈

亦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祖禰而不加敬無父母之人也爾子其從不孝乎

罵神稱正

敬鬼神而遠之聖人之格言也曷嘗以罵為正乎胡不開乎濟神之語哉

呪詛求直

孔氏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爾惟不愆奚恤人之言

自呪呪他

感應篇圖說

八

傳不云乎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輕要神明以詛人已鬼神其實臨之

竈火燒香

祭祀則以陽燧取火所以致潔也今太上垂教禁竈火焚香謂其不潔歟

穢柴作食

勞薪爨飯尙或辨之豈惟穢氣上蒸不可作食惡其觸穢於竈之神明也

夜起裸露

南史載劉璉兄夜隔壁呼之不應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蓋不欺暗室也

對竈吟詠及哭

盛夏祭竈則固有神以司之故有疾則禱焉今乃詠於斯哭於斯何意也

引神明以鑑猥事

左傳要盟無質神不臨也況以猥瑣事引神明以鑑照乎是瀆於神明也

右戒褻瀆鬼神

晦臘歌舞

晦者日月交會之際臘者新故交接之時道家所當戒謹也其可作樂乎

朔旦號怒

感應篇圖說

九

吉月必朝服而朝謹其始也而叫號忿怒其敬安在道家所忌亦若此乎

入節行刑

月令立春行慶施惠立夏則慶賜遂行所以順氣序也曷嘗於此行刑哉

右戒喜怒非時

虐下取功

以急斂暴徵旁緣行禁侵刻下民要取功名殊不思下民易虐上蒼難欺

詔上希旨

希意導言謂之詔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所謂

逢君之惡是也

輕蔑天民

左傳所謂以民爲土芥者也民乃天所生敢行暴虐以害之是戕其天也

擾亂國政

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好與事無文弄法者鮮不爲國之大姦唯上所察

賞及非義

賞以勸善若不宜賞而濫賞或當邑而予縣皆非義也善爲國者賞不僭

刑及無辜

感應篇圖說

十

刑以懲惡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殆哉

棄法受賂

陸宣公所謂紀綱大壞賄賂公行者是也若然則冤枉者多矣民其何賴

以私廢公

唐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用胡人爲節度使致使安祿山傾覆天下

誅降戮服

三代之將道家所忌禍莫大於殺已降其反報必至於殺身滅族而後已

賞不平

書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若賞及無功罰及無辜何以懲勸天下乎

入輕為重

漢陳威曰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謹無與人重故陳氏子孫貴顯

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此衰亂之世也若曲直倒置冤枉者多矣

貪冒於財欺罔於上

陳湯受金上封奏王參子此向未至於害民若受賂

感應篇圖說

十一

以直為枉其害甚矣

右戒蠹政害民

見殺加怒

昔大禹出見罪人猶下車問而泣之予獨何心又加以怒死者能無憾乎

縱暴殺傷

聖人用刑初非得已乃欲殺人如麻流血成淵獨不見支解車裂之報乎

剛強不仁

春秋傳云剛愎不仁必敗家語云彊梁者不得其死君子可不謹戒之乎

狠戾自用

書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况凡人自用則小苟不知畏則喪無日矣

辱人求勝

好勇者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况辱人以求勝者安知不為禍耶

以惡為能忍作殘害

紂觀炮烙謂龍逢曰樂乎然惡無大小厥罪惟鈞自古惡人未有無報者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決水以害人之田放火以焚人之屋使民食息無所

感應篇圖說

十二

其害甚於劫掠者乎

右戒殘狠不仁

強取強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昔虞公求璧與劍遂有出奔其池之禍可不戒哉

好侵好奪

漢詔云吏以賄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此侵奪之大者也奈籍沒何

沽買虛譽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何為欲盜虛名於人乎違道干譽雖大禹猶嘗戒之

採取姦利

機巧趨利世有託救火以攫財藉援溺以麗物幸災樂禍之人寧無報乎

巧詐求遷

唐嚴挺之欲求大用稱疾願醫京師意得見上竟為李林甫奏罷而不用

虜掠至富

傳曰幸災不仁苟因兵火之際乘時虜獲至富不思貨悖而入亦悖而出

分外營求

所謂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蠅營狗苟不知

感應篇圖說

十三

限量至於死而後已

貪婪無厭

記曰分無求多若貪婪而無厭則不奪不饜故老子云禍莫大於不知足

苟富而驕

富而無驕猶為僅可少有而驕淺中狹量人也驕淫矜夸將由惡終戒哉

右戒苟求名利

傾人取位

傳所謂毀人以自成者如戰國之士所為是也殊不知出乎爾者反乎爾

殺人取財

書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憝凡不以人命為重而取財者皆是也

危人自安

語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今乃害人以利己於汝安乎

滅人自益

易稱君子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小人反是損人益己放於利而行故多怨

侵人所愛

楚莊王楚子反欲取夏姬申公巫臣告曰不可而巫

感應篇圖說

十四

臣取之終致殺其族

耗人貨財

分人以財謂之惠爾乃設計以耗散他人之財縱不入已由我而耗則一

認恩推過

好善惡惡人之同情不能克己力行妄以恩認歸己而以過推於人謬矣

嫁禍賣惡

呂不韋嫁禍於嫪毐袁盎歸咎於晁錯雖苟免一時其後終不得其死也

自罪引他

如公孫放無功而誑李陵桓溫喪師而歸罪於袁真
不有天刑必有人禍

以惡易好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君子存心也以其所不善易
人之善是誠何心哉

假借不還

典籍錢物久假而不歸掩為已有者世最多有此以
借為名取之者盜也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昔晉獻公滅虞虢而取其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厥後
為里克殺其二子焉

感應篇圖說

主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有以人生前所寄白金百兩還死者子不肯受者未
聞欠債願人死者也

右戒損人益己

射飛

潘濬諫孫權曰絃絕指破皆能為害蓋謂不惟損於
物命亦恐因以傷生

逐走

虞人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詳味箴言亦戒逐獸

發蟄

仲秋蟄蟲坏戶季秋蟄蟲咸俯在內皆墮其戶仲春
始出非時發掘則死

驚棲

孔聖弋不射宿此聖人仁及於物處禽之棲宿猶人
之寢驚之則不安也

填穴

誰能出不由戶螻蟻之有穴猶人之有戶也若塞其
穴則無路可出死矣

覆巢

月令方春物生戒毋覆巢遂其性也巢乃禽之棲止
覆之猶毀人之屋也

感應篇圖說

末

傷胎

月令孟春犧牲毋用牝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傷其母
則子從而亡矣哀哉

破卵

記曰春田土不取麤卵其生也物雖未成而性命已
具於其中忍破之乎

敗人苗稼

稼穡民命所繫故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
田穉人而蝗心可乎

無故剪裁

布帛之物生自蠶織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

始成丈匹可妄費乎

非禮烹宰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況又非禮烹宰者乎

散棄五穀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君子譏之蓋食乃民命所繫
力耕而成其可棄乎

勞擾眾生

有生之類莫不欲安風波駭而魚鼈擾於淵織羅密
而羽禽躁於澤嗟乎

春月燎獵

感應篇圖說

七

國君春田不圍澤繼之以火魯焚咸邱春秋譏之况
於常人燔林而獵乎

用藥殺樹

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不可勝用用藥以害他人之
樹此損物之人也

無故殺龜打蛇

龜以下則殺之蛇當道則斬之况元武神而合形苟
非有故慎勿害之也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因物制器欲利於人乃欲毀損以妨民用者噫是豈
仁民而愛物之意乎

右戒損害物命

陰賊其善

荀子曰害民曰賊書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暗
箭損人逆理之大者

貶正排賢

正人在位則邪人不得逞其姦一網打盡而後快於
其心但彼亦未免耳

壅塞方術

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是以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
如不傳醫卜之類皆是

侵凌道德

感應篇圖說

六

昔禹誓師有功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反道敗德天
降之咎况敢侵凌乎

毀人成功

苟卿有言愚者好專事而妒賢能抑有功而濟有罪
成事不說况欲毀乎

蔽人之善

凡蔽善之人因已不善恐人壓已故爾傳不云乎不
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控人所長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黜之其
後卒為臏所殺之也

願人有失

鄭慶曰幸災不仁大凡仁人視天下之溺由已溺之願人有失樂禍甚矣

妄逐朋黨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歐陽公論之詳矣惟人君不能辨其君子小人故耳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樂人之禍禍將及之不見李苻欲置盧多遜於死地苻隨亦貶死於其所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富貴在天見人富有而操嫉妒之心欲其破耗縱快

感應篇圖說

五

其意何益於已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疾疾一旦墮於陷穽不能援又下石焉殆哉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此妨賢病國之人不知稱人之善人亦稱其善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左氏宋羊斟不與羊羹之享故敗宋師君子乃謂羊斟非人也刑孰大焉

右戒妒賢嫉能

乘威迫脅

如董卓強聘皇甫規妻拔刀圍之而曰孤之威教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

逞志作威

書曰毋依勢作威夫肆欲陵人快一時之私不知怨之者深禍不旋踵乎

苛虐其下

君可馭臣下主足制僕妾苟不以其道則禍在蕭牆吾待如犬馬彼視若寇讐

恐嚇於他

平邱之盟惴疑恐喝於諸侯晉遂失霸況常人乎若取人財物明有刑書

凌孤逼寡

書云不虐無告老而無夫幼而無父皆窮而無告理當哀矜況忍凌逼乎

壓良為賤

彼亦人子耳陷其身於驅奴之中寧無衛青者哉況於法非輕於汝安乎

右戒威力加人

短尺狹度

同律度量衡王者之大事也小人惟知欺心以取利不知犯法以致禍也

輕稱小升

謹權量蓋持其平也陳後主時雷震殺一人背有字

曰斗稱輕重宜戒之

以偽雜真

揚子有云欲售偽者必假真夫以偽代真害人者莫

如藥誤國者莫如姦

謾罵愚人

漢王吉傳民者愚而不可欺夫愚者而可謾天理不

可謾吾誰欺欺天乎

虛誣詐僞

無稽之言誣善之人微詭之行象恭之心有一於斯

感應篇圖說

主

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誑諸無識

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欺天罔人

過於白晝攫

下缺

左道惑眾

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為

下缺

也自古術士妄言致

人族

下缺

竊人之能

如郭象竊向秀所註莊

下缺

類殊不思作偽心

下缺

穢食佞人

色惡臭惡

下缺

食而

下缺

右 下缺

背親向疏

不愛

下缺

悖德蓋於所厚者

下缺

薄也恩義安在

骨肉忿爭

唐張公藝

下缺

字遂能九世同居同氣連枝

下缺

忿

乃無義之人也

攻訐宗親

書稱以親

下缺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攻發親

下缺

之陰私不義之甚矣

叛其所事

歐公所謂

下缺

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者是也

下

感應篇圖說

主

者狗彘不食其餘

受恩不感

子曰以德

下缺

受恩而不知感乃忘其所

下缺

背惠

食言春秋所譏

得新忘故

漢 缺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

下缺

得新忘故

不義之甚也

右戒忘恩背義

向習乖宜

凡人燭理不明則必昧于趨向是所謂廣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乎

是非不當

荀卿下缺非之謂智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指鹿為馬狂者多矣

棄順效逆

石碯有云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禹之言也戒哉

偏憎偏愛

好惡不得其中則不能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每好矜誇

書云矜其能喪厥功又曰驕淫矜誇將由惡終誇人感應篇圖說

自滿者不欠之道也

作爲無益垂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官吏臨政興下缺受其賜反

是則遺患矣

施與後悔中勿許人物正恐施而下缺而後悔則不成恩惠矣

念怨不休

缺子所善以其不念舊惡下缺寢皮怒猶未已忍人也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缺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俗諺下缺妻女淫人宜深戒之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缺許聘于齊則客或跛或下缺之於房卻克怒伐齊幾亡

右戒好惡乖宜

訕誇聖賢

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謗諸同學

鹿門誠子書曰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下缺台感應篇圖說

志同方而欲謗之非義也

離人骨肉

晉驪姬潛申生於獻公使父子相離而下缺不四年而人亦殺其子矣

破人婚姻

婚姻下缺之好人之大倫繫焉而鼓唇下缺之豈君子成人之美哉

形人之醜

缺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其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其有過

訐人之私

以訐爲直聖人所惡人有小過當爲掩蓋欲攻發人之陰私薄惡甚矣

毀人稱直

缺惡直在其中爾乃毀人之短下缺直夫何直之有

哉祇取辱耳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大率讒譖之人何代無之惟其聽之者不明故也

右戒毀謗讒譖

越井

井養而不窮百姓所以並受其福若驀越其上則有

感應篇圖說

三

井泥不食之患戒哉

越竈

竈者五祀之一烹飪是賴民命繫焉敢有超越之者是褻瀆其神也

跳食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况於食上跳躍而過其可
以飼人乎可不戒諸

跳人

記云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選之戒勿越同類可
躍君不見勝下士乎

右戒非禮

知過不改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是謂無過過而不改則惡日長是故惡積不可捨也

知善不爲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既知善之當爲而不爲則亦知惡之當去而不去也

護己所短

周子通書今人有過不喜人規猶如護疾而忌醫密滅身而不悟也戒之

怨天尤人

不怨天不尤人反己自修無怨乎外若怨天者則不勤尤人者則無智也

感應篇圖說

三

苟免無恥

苟免刑罰而無羞愧怙終之人將由惡終文中子曰辱莫大於不知恥也

干求不遂便即咒恨

事有不可行力有所不及求而必獲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何敢咒恨乎

右戒弗能克己

用妻妾語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惟婦言是用商紂亡國謀及婦人雍糾亡身戒哉

不和其室

禮運云夫婦和家之肥也多因惑於嬖妾致有夫婦

反目家之索可待也

無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世有易內而飲酒驅子以殉

戰彼皆禽獸之行也

右戒齊家無方

逸樂過節

逸豫無期詩人所刺樂極則悲禮經是懲管敬仲曰

晏安酖毒不可懷也

淫慾過度

感應篇圖說

卷

樂而不淫著於詩首懲忿窒慾訓於大易二者不節

天壽之本可不戒乎

力上施設

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惟務貪役人力以成其事不

察妨奪農時而害民

右戒不自慎節

男不忠良

男乾道也咸懷忠良臣子大節不忠不良是不能踐

乾道成男之肖貌也

行多隱僻

惡之匿於心而他人不及知者陰毒之人也一毫不

可謹於心況多者乎

心毒貌慈

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嘻怡微笑而陰賊害物人謂

之人猫然終於竄死

口是心非

言願行行願言此君子所當勉若口是心非小人之

常態也何忍為之乎

鬪合爭訟

聖人之心欲使無訟不仁之人鼓舞毀端鷓蚌相持

始快其意是誠何心

助人為非

感應篇圖說

卷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然助桀為虐

桀亡汝亦亡爾戒之

包貯險心

包藏禍心所謂笑中有刀潛殺人此人面獸心之人

不知毒人人亦毒已

埋蠱厭人

漢江充使胡巫作桐木人埋之誅殺數萬人及皇太

子後武帝夷充三族

懷挾外心

夫為人臣而懷二心為人婦而挾私意皆天理所不

容鬼神所共誅者也

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孟子曰非理之理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一舉動而乖於禮義無所不至矣

右戒性行邪僻

女不柔順

女子十年姆教婉婉聽從異為長女以其有柔順之道焉否則惟厲之階

不敬其夫

儀禮云夫者妻之天也可不敬乎彼庸奴其夫欲何所為乎是不祥人也

失禮於舅姑

感應篇附說

堯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飾不敢見而敢失禮者雖有婦容婦功真悍婦也

常行妬忌

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此女子小人之常情皆君為臣制失為婦制而然也

損子墮胎

既已成形亦一人命載生載育而以毒藥殘其生其慘過於劊剔孕婦也

右戒婦人女子

三教垂訓惟制其心堯傳於舜舜傳於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中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純乎天理至善而無惡然因一念之發而後善惡分焉故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必當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苟非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則安能發皆中節無過不及者哉老子之書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蓋人能息念神水常清休心靈源常靜則水火自然升降至於動靜兩忘清濁一源則天地之理悉皆歸於一身釋氏之書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感應篇附說

堯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李善齋集太上感應篇傳載處士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以非謂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為不欺神明蓋心者神明之舍或問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而已事之云者不待黍稷犧牲之奉惟以不欺為事耳燕山寶十郎名禹鈞年三十夢祖父謂曰汝壽不永且無子曷不早修陰德以迎造化禹鈞惶懼於是遇親戚故舊及貧困者有喪未舉有女未嫁或窮而無業公皆出金帛以助成之與夫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建屋聚書廣開義學苟可修德無不樂為後十年復夢父祖謂曰

今汝名挂天曹以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
以福壽而終當爲洞天真人又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
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疏而不
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五子八孫登第貴顯爲參
政尙書學士公爲左諫議大夫年八十七沐浴別親戚
談笑而卒范文正公曰吾之宗族在吾固有親疏以吾
祖宗視之均爲子孫況祖以積德至吾富貴今苟不恤
宗親又何顏入家廟見祖先乎遂買良田四十頃爲義
莊均及宗親歲支口糧繡帛嫁娶喪葬皆有贈給其子
克紹父志增廣義莊文正公遣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
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舉盡以五百石麥舟付之

感應篇圖說

三

既歸文正問見故人否堯夫以曼卿三喪未舉爲對文
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付之矣文正怡然喜見
於色其父子德量一至於此王沂公之父掇拾字紙滌
以香水收焚後夢宣聖曰汝敬吾教當遣曾參來生汝
家生子名曾榮顯拜相尙霖因李鑄病故而貧乃資助
其母函骨歸鄉嫁女于士族夢鑄泣謝來生爲子後官
至大理寺丞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
又歉人無以償公焚借券後復大歉竭家惠濟賴以全
活者萬計李口口拯濟貧困積四十餘年未嘗少怠韓
忠獻公琦富文忠公弼虞敏元發陳文惠堯佐王懿敏
素李允則知郡歲餓自出己財及口口振濟全活飢民

至於九百六十餘萬蘇文忠軾知杭州大疫出財合藥
施療所活萬千子孫悉皆登第貴顯其韓公琦富公弼
爲仙主紫府司峴臺王叟劉燼行醫能善用心雖勞不
倦治療多效死葬尸解居地香氣累月不絕如子房之
忠吳猛之孝許眞君除害救民趙素臺濟窮卹死周伯
持收瘞遺骸李五郎不欺斗斛陳安世不殺物命景相
酷好放生皆得升仙呂公誨爲官正直昇爲上帝司糾
王昌運本推司不敢棄法受賂白日上昇爲保和眞人
周惠化好施窮困辛苦不倦度爲西華眞人王咨權鹽
潼川疆鶯抑民倍認鹽額戶皆破敗咨亦暴卒爲牛馬
絳爲幹官苛虐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肆暴督

感應篇圖說

三

刷背發左右兩疽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肉潰
至盡脈息方絕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枉勘一僧爲寇以
溼紙糊口鼻土囊壓臍腹裂而死獄吏李郁推司劉元
知軍孫諮判官趙禹皆暴卒李若水腹痛號呼而卒一
門喪盡盧多遜貶朱崖而李苻改令竄春州死地後苻
坐事竄宣州上怒亦改竄春州死丁謂秉筆竄寇萊公
於雷州在後丁謂坐事亦竄崖州李叔卿爲郡功曹最
號廉謹同寮孫容嫉之誣謗妻其妹事遂傳播叔卿抑
鬱自殺妹憤亦自縊數日間雷震孫容死置屍於叔卿
之門及葬雷又發冢竟至腐爛骨肉狼籍毛口俊侵吞
人田產僞換絕契改典作賣死入冥獄子孫失音而死

俞彥輔凌轢鄉里吞奪田產兩足變化爲蹏屨作馬嘶
遂死劉口行獵多殺禽獸背生三鼈隱在皮肉閒齧食
痛不可忍而死人心所行善惡隨感而應捷於影響先
人坦齋陳君實處心以善有口斯文嘗謂曰作善作惡
惟人所爲降祥降殃惟天所命胡不敬慎而戒謹哉乃
與同友張中父互爲參考儒典註述感應篇圖說以勸
戒今重模勒以垂於久同志君子相與勸勉不亦宜乎
時至正壬辰上巳嗣子從仁從義從禮從智孫士賢士
良士方士正拜手敬識於鶴齋從禮書丹

感應篇圖說附錄

胡文煥感應紀述靈驗

昔峩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此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臥男女環泣覺身在半虛空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行感應篇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醒

遂寧府周篋因獲此篇日逐觀閱及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藍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篋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閒畫星官

感應篇圖說附錄

像呼篋謂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今以汝欽奉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演說之功今一槩追至將汝改注壽祿詎今放還之後若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篋出吏戒曰汝至陽間更將感應篇廣行傳播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但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女添注壽祿廣而充之可造神仙之路篋因省放回敬錄以警世人 噫卽此知彼二人但興一念而報應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開導引接未來積之以漸持之以久則天地鬼神森列昭布豈

無助於冥冥之中哉

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竺帶男王淨同出嬉遊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竺哀痛情切發心命工重刻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王淨魂魄再投母胎復為兒子發是心願果蒙感應妻黃四九娘於己卯春有姪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巖縣定光觀黃籙普度大齋會薦男王淨其時恍惚恰似與亡男共轎回家及至夢覺胎腹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復生一男捨在東嶽行宮取名師回願感所至其引鐫刻靈篇稽遲十載未得鐫刻至乙酉歲妻復有孕患病甚篤急速命工上此篇板當日刻起卽獲感應病則繼痊

感應篇圖說附錄

新都楊道機字明夫每云吾鄉友學諭宋子止一日嘗與子言曰慶元改元夏六月十二日早有雲遊道人以久病死於所居之壁後至晚忽引首相視若有言者因詢之曰貧道死良久而甦畧有怪事願聽其說貧道姓張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於嘉眉黎雅閒口傳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且暮至雅安有一茶四日供齋饌令貧道念誦此經雖為至誠轉誦然止誦其半而未完全篇每以為愧昨數日前以病故臥於此適因絕初死之時見鬼吏呼之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

力入門見饑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旗幟羅列鎗戟滿前有一人坐廳上遂引至前問曰你在生誦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貧道竟不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今還人間更受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又泣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此恨身穢惡不能化人乞方便以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一以願誦念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益知太上感應篇實爲冥司取重如此雖誦而不全其報應尙爾況知有太上感應篇而不念誦勸人奉行者乎

感應篇圖說附錄

三

簡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爲陰府所攝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道士數輩狀如職役於下仰視殿左有一碑高可丈餘迺金書太上感應篇就讀誦敬禮而出復經一所宛若官府榜曰速報司方悚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眾聚有被繫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一似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遂呼王巽謂曰太上感應聖訓汝既敬誦面觀切宜欽奉從此當持殺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

黃巖縣郭進士楊琛因見本鄉眾刻太上感應篇遂發心助刻一版忽於甲午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第三甲

第十七名意謂應科舉之列次日刻局版樣已刻楊琛名字在第十七版信知神夢昭彰不虛報矣丁酉春版將成就刻局欲再刻小卷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

又進士沈球因項氏有娠更多病遂發心刻施至三月庚申刻成小卷刻者奉板至門項氏卽產不移時母子俱慶

又真大奎竭誠募刻是篇繼獲嗣續杭州錢塘汪源于成童之日洪武己未往市書局因觀觀太上感應篇既而請贖欣喜讀誦源先人號靜虛處士志欲覆版以廣其傳力微勿克如願囑言乘時重刻源因先人善願謹

感應篇圖說附錄

四

遵先訓常記遺言父既早棄欲刻太上感應篇但得我母壽年希艾更獲宗嗣以繼是願遂發心於洪武乙亥歲募勸善士艾玘等各助金資鳩工覆板既刻首卷卽獲符應得嗣以慶堂有老母身履康健果享希年不衰噫下誠微願上卽隨感欲母老而得壽欲繼續而得嗣心願如是而報應亦如是感應之符不敢自隱今幸刻完普願刻者施者聞者見者各獲嘉祥矣

太上感應篇一卷載之宋藝文志及道藏中多與抱朴子語相合宋理宗在潛邸國子學錄鄭清之繕以進呈覽而善之踐祚後賜禁錢梓行並御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語於篇首先有御史中丞李昌齡爲之注後有西山眞氏爲之序是書益大顯於世

國朝順治十三年奉

旨刊賜羣臣下逮舉貢生監咸沐彝訓久垂遠布昭若日星已右爲元泰定甲子錢塘陳堅君實氏與其友張氏中父舉是篇一千二百七十七言析條比事凡勸善者二十六事凡懲惡者一百七十事參合異同博攷經傳各注句下爲圖說而勸戒之至正壬辰君實嗣子從

感應篇圖說後跋

仁等模以上石後有識云湖山堂杭城壯觀之所感應篇助教懲勸之文恕齋陳從仁勒碑樹於此堂之左以爲起居之修省□□□斯道不泯矣武林贊成善士張仲德仲瑛錢彥和杜兼善徐景祥陳裕之秦君懋曹君義于元善邵君實吳伯玉范澤之金石澤沈性初王信之姜子良祝仲華張輔之徐季遠王□甫周成輔四明□□□鐫按湖山堂潛氏臨安志云在南新路第二橋咸淳二年洪安撫燕買地創建卓然爲西湖最遊者爭趨焉碑正書凡十六列每列行字不等篆額橫列六字高七尺六寸廣二尺九寸不知何時徙杭郡庠光

堯石經之次雖阮文達摘刊其文於兩浙金石志而碑久塵封書非專刻讀者慊焉謹爲依寫登之棗梨俾廣厥傳并錄明錢塘胡德甫文煥格致叢書感應紀述靈驗附於後以相證明云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秋九月里後學丁丙識

感應篇圖說後跋

二

丹桂籍註案

津合塾・1111

39 B

丹桂籍原序

丹桂籍者何文昌帝君陰騭文也。不曰陰騭文而曰丹桂籍者何？奉帝君之新命也。顏子生愉，兄事帝君甚虔。一夕夢帝君授以書曰：丹桂籍檢之則陰騭文，故從所夢而名之也。夢寐之事，疑有疑無，君子所不欲道。然周禮六夢，獻吉贈惡，明著於篇。而先聖亦曰：夢見周公，生愉之夢安在其不足徵也？生愉為元名，臣苗裔六世祖，表公以名御史立功黔蜀間。政事之暇，取陰騭文句加箋釋，而生愉尊甫雲麓公復取見聞所及，徵應不爽者為之證。康熙癸卯以後，生愉復踵而誌之。將謀剞劂而置於資藏，諸篋行者久矣。生愉有子痘瘍，內鋼諸醫束手，禱於帝君而得夢事，方取原文授梓，施百

丹桂籍原序

篇而隱疹驟發，藥餌奏功，今已舞勺能讀父書矣。生愉所獲徵應若此者，甚夥。乃節衣縮食，以為梨棗計，四歷寒暑，克成此書。蓋表帝心揚祖烈，繼父志，而又以勸善懲惡一事而敦善備焉。夫果報之說，固非獨二氏也。六經所垂，往往皆是儒生操三寸管，揣摩主司情事，間有得當者，則以為吾文合度。如操左券矣。甚者，側足豪門，卑諛巧佞，以潘安仁、宋延清為師，而名掛慈恩，躡躡華要，則又以為吾術甚善，造化無權，而積功累行之言，真塵飯塗羹矣。不知榮辱之數，先後之期，冥冥者實操之，而假手於人，以成其事。人自勞而天自定，也不然者，棘闈數萬席，文工而摧於時術，巧而阨於命者，何可勝數於數十人之得，則羨之於千萬人之失，則忽之，豈足與言

天人之際也哉。然則禍福之理，非有遠識者不能察其機，非有定力者不能貞其守。帝君之易陰騭文而曰丹桂籍也，其憫天下之頑蔽而誘之以從善去惡也，心亦苦矣。予之生也，亦嘗得夢於帝君矣。有為善之心，而行之不勇，顛毛半白，瓠落無成。每誦斯文，輒為悸悚，而其交於賢士也，幼則見生愉之祖長，則見生愉之父，又知其忠孝相傳，其言允而有據，故於其書之成也，樂得而序之，用以自愧且自勉也。康熙戊辰相月，同里吳昌祺綏眉氏拜題。

丹桂籍原序

二書是二書者，繁簡雖殊，勸懲則一。要之與孔孟言大德必得禍福自求之語，炳若合符。故吾儒恆敬之，式之不敢以非。六經四子之書而置之也。雲間顏氏世有顯德，自元厯今，箕裘弗墜，而廷表先生為明名臣，成化之時，著直節於西臺，靖蠻苗於巴蜀，功勳垂竹帛矣。而從政之暇，嘗取陰騭文箋註之。至其曾孫雲麓先生復探見聞善惡之報，為之案驗，以附於篇，自是勸成一書，足傳不朽。噫，兩先生之表彰懿訓，啟迪後人，可謂至矣。大誥有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其言續緒之為難也。兩先生一創於前，一紹於後，闢揚淑慝，以警人心，即此一書觀之，而好善不怠，世濟其美，槩可識矣。予遊雲間，與先生之裔生愉君交，最善。生愉君出是

書相示且欲剗刷以尊斯人屬予爲序予三復其書所釋所
驗無不字勒著龜文成砭石覽之者自當毓心動容烏庸子
序第子觀生愉君之爲人愷悌樸誠父子兄弟間孝友相尙
家室雍和則其於是書也實有躬行之樂而且於曩年爲子
篤疾刊布陰騭文靈驗記神佑如響則其言微應也更非詭
誕之辭以茲而告天下天下之欠讀顏氏之書聞顏氏之風可以
蒸蒸於善矣康熙戊辰仲夏二十有八日錢塘後學王修玉
倩修氏拜撰

士君子爲善而欲邀福於天地責報於鬼神非吾儒修身立
命之學種因得果一切冥報之說其言易涉於二氏聖人所
以存而不論也雖然爲善者未嘗求福而福自隨之爲不善

丹桂籍原序

者未嘗不欲避禍而禍自隨之惠迥從逆捷於影響作善降
祥不善降殃已載之帝典王謨古人論其理後世徵其效其
義一也顏子生愉其先世桂史公箋釋文昌帝君陰騭文其
尊人雲麓先生復蒐討見聞以爲案驗生愉捐其館穀以壽
之棗梨已已之夏哀然成集表章先志啟迪後學同人莫不
歎美而悅服之蓋桂宮寶號非仙非佛在地爲聖賢在天爲
司命舉天下之農商工賈千百萬億盡人皆裁成訓育之獨
於誦詩讀書之士尤顯化而勗勉焉若曰凡此夷蓬掖染柔
翰者皆宇宙間之聰明俊傑爲一善則澤及於閭里爲一不
善則害及於蒼生故於尋常僇伍之外詳其淑慝勸其造就
令名好爵以鼓舞之窮愁拂逆以砥礪之其以陰騭文爲丹

桂籍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今顏子視端行方省心窒欲行
將胥一世而同躋善域其志大其願宏矣讀是編也爲之三
復而弁其首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仲夏涪南舊史許纘曾
敬題

題詞

積善餘慶作善降祥六經之訓昭如日星故歐陽子云爲善
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丹桂籍一書成於雲間顏
氏余祖父力行有年余昆季後先入史館上玉堂懷庭訓服
習依之今督學江南家君命付梓行世並期多士勉焉因爲
歌泮水之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更爲歌有駟之卒章
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宵樂兮督學使者昆明謝履厚敬題

丹桂籍題詞

後序

先儒之論爲學必先德行而後文章德行云何帝君曰行事
必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葵牆慎獨知於衾影諸
惡莫作眾善奉行而已是知內而身心外而家國祇此數語
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余家世滇南祖父相承奉行感應篇陰
騭文甚力疊遭兵燹幸獲安全默有神助歲丙午有自雲間
到昆明者授吾父以丹桂籍一書云近奉帝君新命其勸戒
士子尤切且歷有明驗時余年三十艱於嗣續吾父年五十
八速於望孫遂禱於帝君前願依籍中所載隨時隨事行之
果蒙神祐遞生三子科第聯翩無乃丹桂發祥之一驗歟余
不敢祕用登梨棗以彰帝君誦誦戒士之意並與斯世其勉

之康熙五十八年孟春月昆明謝璉薰沐拜書時年七十有

二
凡例

一文昌陰陽經文實與太上感應經相為表裏太上感應經註釋已多獨文昌經未有註釋此編得之先大夫從政之餘業已盡善而其中或稍有未盡之意章敬畧加增潤以俟後之君子再為光大

一原本案驗先大人曲盡苦心博採已備特痛章敬罪深孽重天不加年致有近日報應之甚速而其見其聞者未及編入章敬仰承親志復為補述篇末以昭福善禍淫之不爽

丹桂籍後序凡例

五

一經文慈悲廣大言約意該皆本聖賢中庸大道並無深奧難字僅可為賢智道者但學有淺深恐天下猶有字音未辨遂致聖意未明者特詳音釋以便雅俗共勉

一文係聖經誦法者不可輕忽致罪但身在塵俗不能人人無間斷工夫故特分為四卷以便誦覽力行

一案驗事實取之以垂法戒故僅照經文挨序先法後戒不及編次先達年代前後

一康熙丁巳秋章敬夢帝君授書一冊額曰丹桂籍敬視之乃陰陽文也因即檢先大人所輯者而參訂廣益之敬付梨棗今幸告成夢復不爽故敢即以帝君所示之額名其篇首曰丹桂籍顏章敬生愉氏謹識

奉行心法

周穀城曰讀感應篇陰陽文者須知六除五發之說一除自恃念凡人塵習紛擾自謂寡過不知尋常舉動少一檢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終日乾乾自攻其惡此除之法也二除畏避念學期主敬畏欲非畏理也畏難思退暴棄孰甚焉勿憚檢察為煩勿視約束為苦力行既久自樂此不疲矣三除因循念語云勸人須下無情口學者除舊自新亦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鋼刀立斷何煩猶豫乎四除好名念為善得名者增一名亦損一善俗稱善曰陰德言不使人知也可信節昭昭墮行冥冥乎五除微福念學者入道原當修身以俟命分心求效善力便滅若有所求而為之將無所求而不為乎

丹桂籍奉行心法

六

故知因善求福善福皆虛六除間斷念善念不純與無善等古人云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斷未有中道而自畫者也六念既除五心斯發除自恃念則發謙心除畏避念則發信心除因循念則發勇心除好名邀福念則發誠心除間斷念則發不已心如此而不獲契於太上帝君者吾未之聞也勉行者宜知之

文昌帝君陰騭文

註帝君是大元無上上德真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下主一十八重地獄輪迴敬禮奉行誠心感格事驗彰彰絲毫謬陰騭二字見於尙書洪範隲定也謂天於冥冥之中不忘下民求所以保全而安固之者甚至帝君括全文之義於陰騭二字中誠謂由此則安不由此則危不可不知也又云隲定也在人為德在天為隲以人之德定人之福故曰陰騭

云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

註云帝君自言也帝君以身勉天下之人故立言之初先

丹桂籍註案卷一

假吾以為言正所謂現身說法也一十七世歷舉前之所閱歷者以示人人處士大夫之位為善固易為惡亦易以一十七世之久而不改厥心不易素履達摩所謂久長難得人者也

未嘗虐民酷吏

註民無位之號吏在官之稱民易虐而不以虐臨之吏易酷而不以酷使之帝君之仁可知矣而能信之於一十七世之久其德化為何如乎

案子羔為衛士師有犯刑者子羔臨刑愀然既而刑贖之亂子羔出走刑者守門謂子羔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乃

入焉追者不及子羔謂刑者曰吾親則子子三逃我何也刑者曰刑足吾之罪也公臨刑而愀然不樂君子之心也君有不忍刑吾之心此今之所以脫君也

陶文僖公曰吾儕一列仕籍即念念濟人利物猶慮罪浮於德況可漫不加意乎憶我往歲出差赴越往來數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干念茲枵腹赤體之民皆人子也炎蒸汗雨寒冒霜雪由此委填溝壑者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果報不誣能不惕然乎臨民者當三復斯言

林鎬莆田人為工科給事時議開陝代以通運載鎬奏罷之後鎬死至一朱門中紫袍者索鎬善惡簿鎬見天平內惡重善輕俄一雙手擲一小黃卷於善秤內忽偏重視之

丹桂籍註案卷一

乃諫罷役疏也即命鎬還魂鎬問紫袍者誰曰宋參政范仲淹也

宋鄒清臣為槐里令虐酷異常移任歸民遮道唾罵清臣愧憤以部民侮長官奏聞真宗曰為政在得民心如是爾政可知遂貶而死

救人之難

註雖是患難如兵荒水火危急存亡且夕不保之類救如出人於水火之中拔人於鈇鉞之下呼之立應為之恐後所謂救也然亦要根前陰字大抵帝君之救人救於人所見者有救於人所不見者可見之陰騭易知不可見之陰騭人所不及知者正多耳

蔡宋益國公周必大監杭州利濟局局內失火火犯當死
問吏曰此火設起自官應得何罪吏曰削職公曰我豈可
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誣服各家俱免死公
竟罷官而歸後夢神換帝王鬚官至宰相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隄遙見小舟浮沈波上有人
據舟背呼救張急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
正德間七月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人有駕
筏撈取貲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笥浮沈而來將抵岸一
人利其笥遂沈此女及發笥見一庚帖乃即其所聘妻也
夫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之報應可不畏
哉

舟桂籍註卷一

明羅倫應會試宿山東僕於院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
日倫歎資乏僕以拾金釧告倫大怒欲齎還僕曰如此往
還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遺失倘主人拷訊因而致死
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復至其家果因
婢夜潑盆水釧在水中誤棄於地主母笞婢甚數尋死夫
責妻妻欲投縵一門如沸公至出釧與之全活兩命人即
以鼎元期之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果中鼎元

濟人之急

註急是窘迫如饑寒剝膚之災疾痛困苦一時無措之際
皆是濟如以舟渡水免其浮沈漂沒之謂事無大小隨所
遇而扶持安全之皆濟之之義也

案馮商無子往京買一妾問所自泣而不言固詰之曰父
因網運負欠賣女以償心傷離折耳商亟還其父焚券不
取直歸妻問妾何在告以故妻曰用心如此何患無兒數
月妻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馮京
中三元拜太子少師相業甚盛

明正德間江西舒翁年逾五十遠館湖廣歲暮歸家途遇
一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繯將賣妾以償不忍離折且
妾去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詢所負曰十三金翁曰我
同舟各捐一金可完爾夫婦事同舟者皆不應公捐束修
與之未至家二日糧盡眾皆笑之歸語婦曰吾舟中饑兩
日矣速為炊婦曰安所得米公曰可乞諸鄰乎婦曰借貸

舟桂籍註卷一

已多專候夫歸償之歸而復借可奈何翁告以故婦曰既
如此有山蔬可以充饑遂登山采苦菜作飯煮同一飽既
就寢方愁明晨又匿忽聞窗外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
元婦登翁曰此神明告我也夫妻同起向天拜謝明年果
生一子名宏十九歲領鄉薦二十登成化丁未狀元官至
宰輔翁生封吏部右侍郎

憫人之孤

註幼而無父曰孤憫則有惻然心傷為之念其饑寒扶其
顛危察其痛癢原其欲惡之意種種栽培俱在其內
案昔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眾逐之乃棄
抱者與攜者奔逐得之眾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

己子也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挈兒子齊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忍棄乎曰我夫尚存可望生育吾兄已死止此一綫存之以延宗祀齊軍曰魯之婦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己子亦全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將嫁女於許氏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至堂下熟視而泣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亦令此邑曾於此地爲毬導我戲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育於吏家數年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故蹟思念先人不覺悲耳公呼吏問之大爲憫惻卽命家人爲易服飾送書許公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贖我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

丹桂籍註卷一

五

別爲我女營廬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我次子君女配我長子安用盛飾於是二女並嫁許氏瑾因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不圖弱質過蒙君賜已得請於上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爲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皆仕於朝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卽以己乳含之涉旬日而乳遂有汁兒得長大孝養異常

容人之過

註凡人於己過則易恕於人過則往往苛求帝君度若滄海何所不容且過與惡不同聖賢尙不免過何況凡人帝

君於容之之中有原過恕過並有望其改過從善之意案呂文穆蒙正拜參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忿欲詰其姓名公曰知其人則不能忘不如勿知也

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辱罵佯爲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他人又曰明斥公名豈罵他人公曰天下豈無同名者終不問罵者大慚公終獲壽考位至相國子孫榮貴無比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上書歷詆其短沆遜謝曰俟歸當詳覽生復隨馬後大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沆於馬上踉蹌曰某屢求退奈主上未允耳終無怒色

丹桂籍註卷一

六

夏原吉爲戶部尙書吏呈精微批適風吹污墨吏伏地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次日朝畢入便殿啟上云臣不謹墨污精微文書罪無可追上令易之吏得免公以壽考終明王端毅公恕巡撫南京嘗至吳市有一無賴子乘醉罵公公畧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去

廣行陰隲

註維天陰隲下民帝君以士大夫之時其存心卽以天自處如上文救難濟急憫孤容過之類皆以爲吾本分所應爲而刻刻念念隨所見聞而爲之非但不求人知亦並不著不欲人知之念而曰廣者如上文救難濟急等猶在人

濟下民興利除害一人一日之所爲一時一念之所感百萬蒼生陰受其惠而人不知之類甚多故曰廣行陰隲若以陰隲二字解作陰德陰功不免以人爲所至沾沾以功德自居不謂之陰焉得曰廣須知廣行陰隲卽上天無聲無臭之事非人爲所可限量也

案漢武帝時東方盜起帝使王賀等衣繡衣持節捕之作沈命法言有匿盜者沒其命也賀爲御史捕盜獨有陰德多所縱舍因自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爵吾活萬餘人後其興乎

嘉靖間台州應尙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某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公訪得其真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七

潛賣田得銀四兩僞作其夫書寄銀還家父母得書知男無恙媳因不嫁不久夫歸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旁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已嘉乃心命作陰隲尙書矣我何敢禍公益修陰隲後果官至尙書子孫登第者不絕

河南劉理順鄉薦後讀書二郎神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夫出外七年其母貧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卽歸商南去姑媳不忍別耳劉曲措十二金代其子作書言去家七年獲利五百卽日歸家先寄到銀十二兩等語商知其夫在遂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所爲之事與書無二母問子子駭甚曰此神人憐我也劉是年

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遂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知書銀出自公手俱往謝公不認此非見引人於同善耳德也亦

江南早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兩於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人溺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將銀救人遂呼漁人曰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人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卽哈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廿三日事因還銀一事而子卽免於死天道昭昭可爲速報矣陰隲可不廣行乎

丹桂籍註案卷一

八

錢命歸見父母德至揚州見夫婦兩人泣別江邊甚哀德問之曰官遭甚急賣妻以償情不忍捨候妻去某卽投水耳德惻然卽以月牕所予金錢與之徒手歸家久而不死後見月牕復診其脈曰汝脈今平善有壽不知何故致此德述前事月牕曰汝陰德動天腑臆立變非吾術所能知也

上格蒼穹

註蒼穹天也蒼言其色穹言其形雖以天言而天不在上在人日用舉心動念之處帝君與天爲一刻刻以天之心爲心天之事爲事有大學願諶天之明命意而天又何時不格何事不格哉

案張孝基爲富人婿富人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基後富人子乞丐於途基見而收歸令管庫祭其謹厚無故態盡以家財還之基死後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嚮御者乃基也相揖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上帝命主此山遂不見

東漢董永家貧無以葬父賣身傭工得錢營葬上帝憐之降織女爲妻日織一絹贖其身產一子名仲織女昇去後仲亦成仙

庾子輿吉水人其父出守巴西遷靈蜀而卒子輿扶柩歸時秋水方壯而瞿唐流更湍急子輿仰天大哭水爲退減十餘丈既過水復如初此純孝之格天也廣行陰隲豈有

丹桂籍註案卷一

九

難格之理

宋紹興間顧妻張氏一夕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且當斃於雷斧之下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驚恐何於是易服出立門外桑樹下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上帝已知特赦汝矣天卽開霽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註上旣自言己之積功累仁以至格帝如此復以己之修爲望天下而以帝天之錫福動之必者信決無疑之謂蓋人一生有司過之神覺察一歲有北斗稽查按季有三尸舉首逐月有竈神申奏人之所爲刻刻通天故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能爲善天必報之此正帝君一片

婆心鼓舞人爲善處天帝君以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此心直如一日人能以帝君之心爲心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然天必降鑒受福無窮可不勉哉

案鎮江太守葛繁時刻以濟人利物存心方便爲念日用之閒莫非陰隲之事天卽賜其名登仙籍子孫榮貴范元之素貧暑月沐於江得金一囊歸告子曰失此金者萬一死奈何且我失此金其情奈何明晨父子攜金至江濱俟之見一婦悲號而至問其故曰夫坐獄當死賣田救之今失去兩命不保矣元之卽還之婦泣謝而去天卽賜其父子同科十二世爲郡守卽此還金一事而天之報施如是況能如帝君之存心者乎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

漢單于絕耿恭汲水之路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官吏將士渴疲恭向井拜禱忽水泉奔出揚水示敵敵以爲神明乃引兵而去

於是訓於人曰

註於是承上起下之詞上旣自述其功行以至格帝而動人以爲善矣又恐人昧於爲善之途而終於自棄也於是下文纓纓述爲善之效並指出造福之由心以訓於人有鼓舞欲動委曲誘人之意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註于公漢時東海人爲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恐妨婦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

辯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祭孝婦墓遂雨凡所平決皆允服于公門閭壞父老與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門閭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枉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西平侯孫承侶爲御史大夫此以治獄廣行陰陽者也寶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註〕寶氏宋時寶禹鈞也漁陽人爲人素稱長者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且乏壽宜早修德由是益力於善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凡親族有喪不能舉者代葬二十七喪貧窮不能嫁娶者完聚二十八人故舊賴之而存活寒士待之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元夕往延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一

慶寺燒香於殿後階側得遺金三十兩銀一百兩明晨詣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至公問之曰父犯死罪徧懇親戚借金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倉皇失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實遂還之復贈以已物又有家人盜錢六千書契於女臂曰承以此女抵償公憐之焚其券善撫而善嫁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文行之士爲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餼由公門貴顯者甚眾而其子見聞益博後復夢祖父告曰汝陰德浩大名登天曹延壽三紀五子八孫皆賜榮顯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果登高第長曰儀禮部尙書次曰儼禮部侍郎三曰侃左補闕四曰偁參知政事五曰偁起居郎公八十二

歲談笑而逝八孫皆貴顯門風家法爲一時標表此以濟人廣行陰陽者也

救蟻中狀元之選

〔註〕昔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力何能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我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此救蟻之陰陽也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二

埋蛇享宰相之榮

〔註〕昔楚孫叔敖爲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使無留後以害人也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而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向也我見之恐棄母而死無日也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兒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我聞有陰德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果爲楚令尹執政此爲人除害之陰陽也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註〕上文帝君旣言爲善之獲福如此動人以躬行實踐矣而又恐人之昧於所趨故指其爲善爲惡之主宰曰欲廣

福田須憑心地福田者種福之田憑藉也無窮之福全藉此心地上培植出來蓋人心本大可配天地故地之生萬物不息人心之生生亦不息地之養萬物無一物之遺人心之廣其德於萬物亦當無一物之遺此帝君廣之意也下文種種陰騭皆由心地上做起故於此先言之

〔案〕昔呂祖純陽學仙於鍾離離授丹於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祖問曰終有變乎離曰五百年後當復變本質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心三千功行已滿足矣此正爲善獲福之必本於心地也

宋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堪輿家謂當公卿接踵公曰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三

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士子咸教育於此遂奏請建學其地公有此心地故至今數百年來簪纓相繼多至宰輔

昔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物籍船底而以己物蓋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拋之及風定檢驗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

建州人林達屢屢侵人所有里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最吉達造僞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墳賣我遂以己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僞契欺人奪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與閩家俱病死

行時時之方便

〔註〕方方員也便便宜也方員便宜人人所欲但人止欲圖自己之方員適自己之便宜那顧他人之方便不知方便已處卽思方便人處則方便人處卽是方便已處行者躬行實踐也時時無間斷之意凡一言一動苟有利於人者總是方便而要不外推己度人之恕耳子貢問終身行而子曰恕是正方便也昔葛繁嘗謂人曰子日行利人事四十年來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坐開踏子曰且如此物置不正則觸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人人可行愈久愈益此貧賤家皆可行者至富貴人處得爲地能以此心推之則凡救人失所之事以此積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四

無限陰功卽以此致無窮福澤可不刻刻存心乎

〔案〕商文毅公諱輅父爲嚴州府吏周人之急容人之過積善好施時行方便人多稱其隱德在署惟勸同事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縣囚解府必委曲救之多所活全一夕太守遙見吏室有光踪跡之非火也明日問羣吏家夜來何事對曰商某家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月抱來一看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焦公東京人三世乏嫡嗣遍訪異人問其因果見一老僧甚異問之僧曰積累功德時行方便勿得獨厚其身三年後至五臺山當授異方言畢不見焦公自此後時時行方

便施恩布德者三年往五臺山訪老僧數日不見忽有行
童手持一卷言曰老僧傳語大夫功成行滿回家合藥誠
心服之必有富貴子孫因生焦員外員外養子又不肖復
往五臺仍見行童曰老僧傳語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
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員外謝歸奉行其語二十年後多
嗣且貴焉

湖州韓某忠厚好善嘗為府中阜隸時遇一官酷虐每行
杖必要三板見血受杖者不勝其苦韓密鑽杖下一孔藏
猪血於中復以竹片鑲好不使人知持以行杖不及三板
而猪血濺出人陰受其福者不少又凡於衙門中隨事方
便委曲救人見詐索人財者往往為之勸解終身不倦後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五

生子為參政孫為狀元

漢陽熊士章舉明經樂道不仕一生以方便為念每日袖
銀一包俟貧老幼孤者過即予之日以為常徧國中知公
好善有急必與雖源源而來弗之倦也一日里中失火延
燒千餘家時歲暮矣公念此被災者何以度歲乃計口出
新米給之是日施與幾及千金公時行方便如此壽八十
有八無疾而逝子鳴盛辛酉經魁孫伯龍順治己丑鼎甲
翰林學士曾孫正笏康熙戊午經元一門榮盛

王文肅公痛子天卒祈夢於于忠肅公夢忠肅公曰汝記
客一名帖害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蓋前有巡道誤執
海商為盜眾憐之欲求公一名帖往解公不允二十七日

皆拷死可見方便之事當隨便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而不
為也

作種種之陰功

註利益之及人者為功功在人所不知者為陰陰功之妙
妙在德不自德功不居功故陰功為大種種者無盡之詞
也蓋積功而不欲人知乃是真心實意為善者上帝鑒之
獲福獨厚若積功而為人所知則已獲其名名亦福也造
物惡名故獲報淺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六

案宜興學憲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荒歲
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
二輕犯追贖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烟黨
貧者不時饋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
骼八造橋周寒士九置義莊十助學田公欣然行之後連
舉三子俱登高第

薛玠字藩卿弘治壬戌舉進士先一月夢其父同二老一
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曰爾只道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
考我們陰隲途開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
陰功陰德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為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
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為人述其語因隨事廣積陰功
子孫之登第者不絕

蘇州陸孝廉在新於順治乙酉夏偶至虎邱見一幼兒啼
哭問其年止九歲姓韓住揚州因過江為大兵衝散陸即

裏糧送往時僵尸滿道直至鎮江福覓韓氏舟還之又一年館於他邑將歸忽有館鄰女婢泣奔舟中欲相隨陸拒不納婢欲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並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試金陵途中拾銀一包特持留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闈中閱至陸卷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考官既賞其文復異之遂中式先生爲雲間郡博親述此事章敬因補入之

利物利人

〔註〕物如飛潛動植之類人字所該甚廣功在於物爲利物功在於人爲利人昔聖王以仁民之餘恩及於庶類卽是利人利物之意今人於利物之事開爲之矣於利人之事往往吝嗇爲之帝君以物與人兼言之其所及者全矣中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七

庸言盡人性卽是利人處盡物性卽是利物處

〔案〕陶隱居已獲道要修合本草濟世活人甚多而不得上昇托桓闔訪之三日桓君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蠱蟲水蛭爲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居復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行世遂昇仙去

宋里老陳元植粗有家業好行陰騭不特利益及人卽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百鳥飛鳴而至一夕夢一緋衣人長三尺餘謂曰爾命本促以盛於陰德一切物命皆所濟活故能延之年至九十九晝坐忽袖中一物投地化三尺緋衣人拱立曰君壽不踰四十上帝以汝利物利人故命我護爾今已百歲辭歸天上瞥然不見元植與子孫述之凡

事俱畢逾月無疾而逝

太湖開村民惟事屠豕獨沈文寶家好善事無大小不利於人物者不爲時常買放魚鳥厭笑其迂後一人夢鬼執旗相謂曰除沈家排門並插之未幾一村瘟疫死者過半惟沈闔門平安享高壽

保靖州楊大王周錢火兒三人同一嶽懦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前三人共推駭懦漢出以當虎不意崖忽崩虎驚而去駭懦漢反得免害而三人俱歷死此損人利己之報也

修善修福

〔註〕修善如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修之於身者皆是修福如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八

利己利人澤及萬物延及子孫者皆是修有爲之不倦自強不息之意人能念念知修事事思修則真好修之人矣尙書之言福有五一日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修福者培其已至種其將來要之修福不外修善蘆樞靜語云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夫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

〔案〕昔有儒生數輩問於中峯祖師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微賤某人惡而家門昌盛何也中峯云天之報應靈有差也大凡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段人罵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

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
私私則為假又根心音真履跡音假又無為而為者真有
為而為者假皆當自考

宋趙康靖公嘗置二瓶於几上每起一善念投一白豆惡
念投一黑豆始而黑者多既而絕少久則善惡兩念都忘
瓶豆亦不用此可謂修善修福者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有大難王素信其
言因急往蘇州收賬寓中晚步見一婦投水志仁急取二
十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惟畜一豕抵
償租米昨妾賣之不意皆假銀也租主甚厲夫婦並楚且
不聊生故尋死志仁倍價周之歸告其夫不信同婦至

丹桂籍註卷一

十九

志仁寓訊焉志仁已寢婦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志仁厲
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曰我夫亦在此志
仁乃披衣而起纔啟門牆忽倒臥榻已歷粉碎矣夫婦驚
歎而去志仁歸復過相者駭曰子滿面陰德不獨免難抑
且獲福連生三子兩登第此修善而獲福者也

常熟徐翁好濟人利物凡一切善事無不盡力行之數十
年不倦夜有鬼呼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
舉人郎其子枳果鄉薦翁積德愈厚鬼又歌於門曰千不
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枳果登第官兩浙巡撫
此則修善而獲福者也

正直代天行化

註正不偏之謂直不曲之謂此天地自然之理人能體此
則可以參天地育萬物故曰代天行化化字該得廣自有
而之無謂之化自無而之有亦謂之化此化字大抵主化
人之不善而之於善上說居多代者天有所未及而人代
及之也自此一句起直至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皆為善
修福之條目帝君存心至慈不過誘人為善隨人舉心動
念皆可以為善不拘拘於一門也

案周時虞芮兩君爭田久而不平乃朝周入文王之境見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
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
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為閒

丹桂籍註卷一

二十

田而退

漢陳實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感之俱化皆曰實為
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一日有盜潛梁上實覺夜起整
衣冠呼集弟子而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
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懼投地請
罪實復徐諭之遺絹二疋令其自改自是一郡之內風清
俗美無竊盜者實壽考而卒哭而來弔者三萬人子元方
季方為一時名士孫羣仕魏為尚書世顯達
漢延壽為左馮翊民有兄弟爭田而訟者延壽曰吾為郡
表率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訟者
自悔願以田相送不爭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公所知

王烈字彥方爲人正直善教誨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恥心與布勸其自新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訪其人卽先盜牛者也諸爭訟欲質者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夫盜天地生成之缺也公能化之是卽代天行化者宜其享壽考獲遐福矣

唐楊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汾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陽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黎幹駟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崔中丞寬居第宏侈亟毀之其化人如此

宋楊旬爲夔州推官處心正直積累陰功子年幼應試旬夢神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場中當助子文筆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年會試椿復夢神預告試題中第九十六名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問旬何由致此旬曰某奉公四十年家無費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怪囊今取與公看第一個囊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個囊有四十餘文次樣錢第三個囊有萬餘小錢使君不知其故旬曰每詳決罪囚有吏胥入輕作重某爲小心平反從死罪

減爲流罪者卽投一大錢從流罪減爲杖罪者投一次樣錢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者投一小錢又奉太上感應篇行種種利人事今日男奪大魁皆旬平日正直奉公陰積功德致之也

萬歷乙未進士陳毅軒爲諸暨令邑有淹女之俗乃委曲設法勸止念民苦嫁資爲定上中下三則裁定禮儀卽著爲令無爭厚薄民甚便之其俗遂化辛丑覲歸同子文莊宿泰山夢神授詩四句中及禁淹女事且示後報壬戌文莊果探花及第

慈祥爲國救民

註上文正直以心言此慈祥以其善氣迎人用正直之心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以及物言之爲國救民四字不並說未有爲國而不救民救民正所以爲國也故有橫徵暴斂以實軍需非不爲國然不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此不能救民卽是不能爲國又有徒知撫字姑息幸安非不爲民然不知邊隅不測殃及無辜此不能爲國亦卽是不能救民所以念念救民正是念念爲國非爲國別有爲國之事救民又別有救民之事也士人居官權勢可爲行一善勝常人億萬善作一惡勝常人億萬惡語云當路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代天行化至下文敬兄信友此是善之大者奉眞朝斗拜佛念經此又帝君隨人所好而曲爲之引誘處不可作一槩看

案司馬溫公赴闕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千百為羣踴躍呼曰司馬公作相吾儕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事公薨都民罷市而哭鬻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此是為民即為國之大者

朱文公為江西提刑見貧民衣食困乏行常平社倉法夏受粟於倉冬則計米以償貧民得遂生養又憫貧家子弟無力就學檄所部廣設義學選士之有行者歲給餼廩廣收教之縣官課其殿最於是民皆知書風俗大化

景泰中徐淮大饑死者相枕上命王紘巡撫紘至曲盡救

丹桂籍註卷一

三

荒之策河南山東流民踵至紘不待奏請即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為之裹糧鬻身者為之代贖死者給棺更埋葬之然後疏聞上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民矣紘之子孫至今科甲不絕

成化時御史獲盜三百人即陞四品俸時御史王珣按吳部中所獲者數千人珣察之多非實悉出之曰我不忍以殺人求進也後官至都御史四子皆登進士

雲間顏廷表公諱正字以平景泰甲戌科會魁也初任監察御史繼陞副憲一心以為國救民為念耿直不阿同僚鮮洽時四川洞蠻趙鐸反官兵屢進俱陷朝中舉公進劾公膺敕命連戰連北遂默禱於上帝曰某奉皇命進剿叛

逆以安萬姓非敢黷武若社稷有靈斯民未喪祈天默佑之明晨領兵復進若有神助賊炮自擊公鼓力銳進得平西蜀國奠民安至今祠祀不衰云

忠主孝親

註忠者盡心無欺之謂孝者順親合理之謂忠孝二字是立身之本不求報不求福為我本分所當為之事人每於放生念佛沾沾為之至忠主孝親之大置若罔聞即放生念佛亦甚無謂故帝君特拈出此一二大事首勉人為之不可不知況忠孝二字即學仙學佛之人亦必從此為明心見性入門第一條正直之路故東廚司命曰人雖有應仙格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惟大忠大孝今

丹桂籍註卷一

三

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釋家亦曰人不供養父母而事布施者是謂惡德執言三教有異哉故尊卑不等為臣者各盡其心貧富不同為子者各竭其力案晉顯宗時以歷陽內史蘇峻不應命攻青溪柵下壺為尚書令力疾禦之苦戰而死二子珍盱亦死於敵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

唐蔡廷玉朱泚謀不軌廷玉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以作逆即悔勉以忠義何悔哉復囚之問曰省過免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得名泚不能屈後歸朝歷仕顯要考終

宋呂公誨爲御史中丞忠直傾朝野一日獨坐恍見青衣人授以一丸曰上帝卽日南遊炎州以子至忠特命糾正羣仙彼州大熱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終時宋明復初登第過公於湘江見公跨一玉角鹿左右擁衛甚盛明復迎謂曰君其已仙乎公曰我此行侍上帝南遊不及歎曲乃口占一詩曰功德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吾今從帝爲司直更有何人掌柏臺言訖忽不見

宋文天祥年二十狀元及第德祐間元兵告急下詔勤王公舉兵入衛屢冒矢石元兵襲公於興國縣夫人及男女皆被執公不顧奉帝遷於崖山加少保信國公公方飯元

丹桂籍註案卷一

五

兵突至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在道八日不食猶生至燕長揖不屈辨論侃侃元兵幽之小樓三年乃殺公於柴市臨刑南向拜而死衣帶中有紙一幅書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公死天下榮之至今血食海內裔族鼎盛無比明于謙爲御史正色直言不避權貴歷兵部尙書適王事多艱寢處朝房經年不返私室國家危而復安謚忠肅春秋享祀至今不衰

明劉理順甲戌狀元也甲申闖賊破京師公從容正衣冠自縊書衣帶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我何不然既忝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公旣沒賊登堂

而拜下泣者不一

雲間吳嘉胤字繩如明甲子科孝廉也素性廉介剛直不屈官南京戶部主事乙酉年大兵困金陵公誓不兩立過剖心亭曰浩氣丹心養於平日我恨不能剖心耳城將下公正其衣冠縊於松林下旣縊矣復呼家人張祥曰冠刺未正爲我正之遂從容而逝

元時秦閩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閩夫病篤以前妻之子託柴氏撫育柴無二心後有惡少年殺張福家人福訟於官連及閩夫前妻之子罪當死柴氏引次子到官泣訴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此乃我之罪願勿加於兄問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囚始得

丹桂籍註案卷一

美

其情官歎曰妻能割愛以從夫言子能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因奏其事於朝赦之而旌表其家噫天下之爲繼母者當以柴氏爲師法矣此卽忠主而孝親者也

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家巨富染疫盡死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咸令謀殺分其家產善乃潛負續入山中親自乳哺乳乃自生汁備嘗辛苦續雖孩穉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間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奴悉殺之後朝廷聞之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後遷善爲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

在此數日乃去夫以廝養之卒尙知盡忠如此凡居官受
祿爲縉紳先生者可不各殫厥心乎

漢杜孝已郡人母嗜魚鱸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
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鱸婦汲水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
之見二魚曰此我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歎其孝感舉
孝廉爲郡守

李瓊杭州仁和人幼喪父家貧事母至孝後家稍豐孝益
至娶妻有子瓊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曰汝年來筋力
頗憊盍使婢給事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有所失
母遂不之強母喜食新百方求市不惜倍酬其直淄人張
用聞其孝與卜鄰而居

丹桂籍註案卷一

五

宋山陽徐積字仲車父卒時方三歲哭甚哀太夫人使讀
孝經輒流涕不止既冠事母益孝非有大故未嘗去側登
第後年已過壯尙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公
以父諱石生平不用石器遇石不踐或告之以難避曰吾
豈故避之見自恍然不敢加足耳太夫人病終號慟嘔血
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廬墓率循古禮哀呼問視一如
生時郡守延教生徒後授本州教授卒贈節孝先生
明崑山顧鼎臣父諱恂五十而生公自幼盡孝稍長撰一
表文每夜焚香祝天願滅已算增親壽一夕夢黃鶴飛從
天來近視卽所焚表也未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
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恂果臻上壽鼎臣登第猶及

見之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淮安山陽縣毛繼宗妻馮氏天
性至孝姑年高病篤毛又運糧赴京婦乃沐浴更衣夜晚
顛天代死取刀刺脅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驚姑醒遂以
帕掩刀口入撫其兒復慮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劫時月
尙未出天忽明淨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剖
肝一葉當卽和羹進姑姑甫嘗便覺甘美問是何物婦詭
言鄰家獲一鹿此鹿肝也姑食之病隨愈彼時至誠所感
創口不痛但血跡難拚小姑覺之合家驚傳姑方知其救
已也痛哭感恤之時有新安諸生江天乙著奇孝驚天集
以傳其事

丹桂籍註案卷一

五

錢塘徐公旭齡號敬菴父羽儀館於江右玉山縣鼎革時
爲兵所害敬菴聞之號蹕嘔血遂子身往尋父骸遡流而
上艱險備歷將至其處夢父曰汝要得我骸須問毛十七
公訪得其人引至墓所見枯骨纍纍公呼號滴血方得父
骸負歸又遭大風覆溺親入水中撈救歸家安葬順治辛
卯科主司誓求真士夢神投一孝子卷明日閱徐卷與夢
中所見無異遂登鄉薦至乙未魁南宮今爲都御史巡撫
山東
雲間顏公諱文瑞號雲麓賦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間
年甫十三卽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親親意頗愛弟悉以
田房讓之不取尺椽寸土娶湯侍講女爲室氏事翁姑益

孝奉膳問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敢就食嘗以銀錢隱投親笥隨親所喜而與之凡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親心四五十年恆如一日一夕夢神告曰汝命不永且乏嗣上帝以汝至孝故益爾年錫爾嗣逾年果連得二子後親戚欲舉公孝行公堅卻不許

文安縣有居民娶婦美而不孝姑每夫歸必泣訴其苦夫常默然一夕夫出利刃示婦佯曰汝常訴姑不容今持此殺之何如曰願也夫又佯曰汝且謹事一月令人皆知汝孝姑惡然後密行此事婦如其言因怡顏柔語晨昏侍幾一月矣復取刃夜呼婦曰姑日來待汝若何曰非比前也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懼然曰姑今與我甚好不可殺

丹桂籍註卷一

五

也夫握刃怒視之曰人生以孝養為先父母之恩殺身難報故長而娶婦正為事舅姑生子息耳我每察汝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為大逆吾藏此刃實要斷汝首以快我母之心姑寬汝兩月使汝改過盡為婦之道表我母待汝之心而安受我刃也婦驚懼拜泣曰幸恕我死我當畢生承順父母不敢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姑婦交睦其成慈孝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曲以悅之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為傭不受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親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嚴寒赤身勿恤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

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少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楊一遂致富夫以乞丐之夫尙知孝親而格天如此等而上者可不勉乎

唐華州張某每日告天謝愆一日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貞觀十一年父使刈禾張目懷恨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昔有人至陰司見殿上對語云萬惡淫為首百善孝居先故古來之孝逆獲奇報者不可指述今畧舉一二以為人子之法戒云

敬兄信友

註兄是父之類故當敬友是疏之屬故貴信敬兄則近於

丹桂籍註卷一

三

父者皆孝矣信友則獲於君者在誠矣敬不在虛文而在實德信不在一日而在平生自正直代天行化至此皆善之大者人不可務其微而忽其大為其易而畧其難也自此以下奉真朝斗等事皆為善之助也有識之士宜知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故家庭之閒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宜如父不慈而子孝兄不友而弟恭是難能也人當勉其所難亦不可忽其所易朋友以義合惟信可以相孚而敬兄信友者先須孝弟中庸曰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況事親孝必忠於君事兄

敬必信於友故孝弟尤為立身之本

案五代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育之祖產未析叔有七子一日謂選曰今與子析籍分為二吾與汝各受一選曰叔有諸兄弟七人可分為八叔固辭選益力因析為八選時年十七同館二十餘輩有術士獨物色曰南宮高第惟此少年同輩笑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故許之發榜果高捷

晉顧舍字弘都兄畿客死視歸其父夢畿曰我為醫所誤未應死可急開棺舍時尙少力請父發棺餘息尙喘舍旦夕營視足不出尸者十三年而畿始卒嫂目失明藥須艸蛇膽合力求之不得忽童子持一青囊授舍開視乃蛇膽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也童子即化青鳥而去嫂目遂明舍後出仕官至開府

南齊劉瓛夜呼弟璉不答至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遲璉曰向因束帶未完故不敢應耳其敬兄如此後為名臣

歐陽池兩兄皆庶出父欲厚嫡子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子為父母服有異否舅曰無異馮曰服無異分產獨可異乎舅大悅乃均分之人處財不爭難處嫡庶不爭尤難婦賢若此不更難哉

宋米芾處友極信每將書束於友至頓首字必叩首者三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詔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

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為已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為已子子亦不知孰為已母家貓為人竊去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後宋太宗時旨表其門曰二難以為妯娌師法凡為家長者不可不時以此宣揚化導之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蕩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箸五年兄蕩廢已盡除夕彥霄置酒迎兄嫂曰弟初無分意以兄不節敬為兄守先業之半以供伏臘今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焚之授兄筦鑰更出所蓄債兄逋負二千餘緡次年彥霄父子俱鄉薦登第

黃士俊號象南廣東順德人也素敦孝弟赴京會試途聞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兄病歎曰惡有急功名而緩吾兄哉遂速歸萬曆丙午冬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來耶今首用汝矣次年丁未狀元及第

臨潼殷富弟殷貴素不敬兄嘉靖初死三日復生向兄叩首曰弟今再不敢欺兄矣富訝問其故貴曰被卒拽赴城隍廟跪階下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欺兄罪百杖將責貴惶懼大呼曰貴愚蒙自今改過敬兄矣即聞殿上曰汝果能改姑免杖放還觀此改過亦動神聽

晉羊祜鎮襄陽務修德信以懷吳人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疾求藥於祜祜以丸藥予之抗即服之不疑或以為言抗曰豈有仇人羊叔子哉後祜卒襄陽人信服之以祜

好遊峴山遂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名爲墮淚碑

宋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聚錢三萬助之道至滑州至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其母兄欲賣女以辦喪事道傾囊中錢悉與之又爲嫁其女而去

明祭酒李時勉忤王振囚於監門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先謁銀臺銀臺懼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上蒙恩並釋師生相信忠義千古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託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賑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

與大人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登高第

荀巨伯遠看友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留疾者家中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敢獨止此巨伯曰友有疾不忍棄之願以身代友人之命賊感其義班師而還

江文輝爲諸生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馮旋墮水死同列以試迫倉皇散去江獨留殯之乃去及至試事已罷人皆以爲迂江自若也來科聯捷南宮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吾子必敗吾家俟其困極酌濟之未幾其子窮迫幾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五

斃德始召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慚不敢

答德曰吾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誓不負恩德立取千金還之封識如舊並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富室後德生子仲遠登第官至尙書

吳獻臣在太學時與羅玘相好玘病痢孤身無倚獻臣親爲煮粥負之登厠日夜數十次不倦後玘病愈與獻臣同登進士常謂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者獻臣也

或奉真朝斗

註三教雖殊其源則一能從其教皆可入於聖賢地位帝君惟恐人不入於善也故隨人之所好以誘之曰或奉真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五

朝斗或拜佛念經眞者道教之尊稱斗乃中天斗極北極天樞上帝在焉其尊無對北斗神君卽紫微帝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天壽之事故養生家忌北首臥北向坐食必冠帶犯者魁罡神責之奉眞朝斗古卽有之近世爲盛誠心所致其感神焉故有道之士能以正直存心刻刻與天心往來則眞亦不必奉斗亦可不必朝也如或未能而留意於此亦願禱天之明命昭事上帝之一端故或之一字亦是帝君推而言之意斗姆天尊勸世文云世人拜斗拜天上之斗耶拜心上之斗耶拜天上之斗拜猶不拜也拜心上之斗不拜而拜也所謂心上之斗者凡二十有七條不能殫述要不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修身立行之

事而已否則徒拜斗之像叫斗之名稱斗之號神方惡而厭之其佑而救之乎故曰拜時拜不拜時亦拜天上有斗心上亦有斗也

案孔子六經既成齋戒向北斗自陳所以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漢明帝遊終南山忽見雲霞布彩瑞霧騰空有北斗大聖位居其上二星官在後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人也二星官者是斗中注人閒善惡左輔右弼之星若人至心皈依敬禮便可延生保命度厄消災

管輅春暮出郊見一少年輅問之答曰趙顏年十九歲矣輅曰汝貌美無壽三日內必死顏歸告於父父急追輅求

丹桂籍註案卷一

善

救之輅曰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中大樹下見盤石上二人弈棋一向南坐者穿白袍貌甚惡一向北坐者穿紅袍貌甚美汝將酒脯勸之待酒食畢哭告其事必添壽矣切勿言我名字次日顏攜酒脯入南山行五六里見二人於大松樹下石上奕棋顏跪進酒脯二人不覺飲盡顏哭拜於地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我二人已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取籍視之曰汝今十九歲吾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可活九十九回見管輅教他休洩漏天機必有大罪紅袍者出筆添訖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顏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袍者南斗也穿白袍者北斗也南斗註生北斗註死今已添之子

復何憂父子拜謝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向北四十九拜寒暑無間後以罪下獄自知不免日日拱手誦斗姆咒一夕朝審為曹石所喉必欲置之死地命官核繫掠有貞隨行念誦忽風雷大作平地水高三尺殿上燈燭俱滅承天門災帝懼而退殿有貞遂得免死謫成又晦冥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豕蹲者七時人皆謂斗神之應

常熟縣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有小樓三楹乃四房姑媳共處其中皆孀婦也方火熾時煙焰環迫二孀平日禮斗極誠窘怖中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燼小樓獨

丹桂籍註案卷一

善

存 荆溪北鄉周孝侯為母病甚向北斗祈算病旋愈且長壽號其里為感孝墩其孫周子南遇斗誕斗降日必虔誠設祭一日遇一醉生責以邀福媚神推案而去子南益深敬禮夜半醉生之子叩門曰汝傷我父痛徹骨髓命垂殞奈何子南曰汝父獲罪於天非我咎也其子猛省同父望北叩頭悔罪乃安子南至老無疾談笑而逝 吳婦盛氏姑俞氏臥病十年婦每夜與夫禮北斗焚香祈祝不少間一夕夢偉丈夫七人至其家曰爾夫婦孝敬至誠爾姑保無虞矣未幾愈 崑山魏情伯弘治己未病瘍醫人誤鍼其脛久而不行夜

夢白髯老人曰子何不誦北斗經乎覺而異之適有道士問疾以夢告道士曰度誦斗經卻病延年乃日誦斗經三遍夜必叩禮足楚遂瘳後壽至百歲齒髮如壯誦禮不輟順治丁酉桐城方氏以場事獲譴徙甯古塔闔門朝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燈已黑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眷屬跪祝曰某等俱望生還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釋放歸或拜佛念經

註孔子爲中國之聖人佛是西方之聖人其說同歸於明心見性但後人奉佛者都不識佛教之要今與俗人言佛未有不歸於拜佛念經者夫拜佛念經此俗人之所爲佛

丹桂籍註案卷一

五

俗僧之所爲佛也佛亦何嘗區區教人拜教人念哉不但此也並何嘗教人必棄妻子去父母以坐餓七習禪觀爲事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色與聲蓋指拜佛念經之人言之也然而帝君慈悲爲念不但爲上乘人說法並爲下乘人開方便之門故拜佛念經亦或及之爲不知拜不知念者說法也經常也至精至妙不可移易之謂念者念念不忘之謂帝君不言誦而曰念正見口耳之學無益念想之功無窮蓋經之所載不過勉人以孝弟忠信之事絕人以非禮非義之萌若徒口邊誦過不加工心領神會徒記遍數不以善惡自反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念經者於勸善處必思我有是

則忻幸無則力勉於戒惡處必思我無是否無則自慊有則痛懲念得精熟則行住坐臥念之所之無非聖賢經典人能從此知佛之所以爲佛經之所以爲經由拜而識不必拜之爲拜無時不拜之爲拜不必念之爲念無時不念之爲念則庶幾矣

案周昭王時釋迦佛生而教始立漢明帝夢一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四十二章及沙門由是佛教始入中國至梁武帝時而盛佛者覺也以覺悟羣生也釋迦佛茶毗時有五色如珠光瑩堅固此名舍利阿育王造塔以藏之名曰眞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太宗命取

丹桂籍註案卷一

五

舍利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二級以藏之如來既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爲佛瞻敬之杜詩有方知象教力句謂以形象教人也

吳太宰韜問孔子孰爲聖人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名曰佛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李士謙善參元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儒日也釋月也道五星也客不能難蓋三教之道如日月星辰之大明於中天並行而不相悖也

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云非心非佛大梅曰

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於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唐天寶中張無爲遠歸關閉倦坐橋下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使一人至布政坊取十餘人內二人一則同里王翁一則其妻也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惟無爲妻誦金剛經吉神護之故不得少頃無爲歸見妻猶在誦經曰汝常不外宿故誦經以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王翁死矣無爲懼因以告妻妻亦懼卽奉長齋日誦經不斷得免且長壽

宋臨安張公子嘗至一古寺佛無手足請歸莊嚴朝夕禮拜建安時金兵犯界張伏古井似夢非夢見所拜佛謂之

丹桂籍註卷一

五

曰汝前生在黃巢軍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了小大明日至此殺汝奈何張怖甚次日果有一人持矛臨井叱張出欲殺之張呼曰汝非了小大乎其人駭問張以佛語告之其人擲刀於地曰冤宜解不宜結汝昔殺我今我又殺汝冤何時了然留此恐爲後所傷復與同行數日而別

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因病入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爲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饑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至削盡數人曰此皆小過吏曰不燒香卽是無敬奉天地心睡起遲卽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符驚寤因自述其說以告人太倉王奉常時敏字烟客文肅公錫爵孫也篤奉佛教每

味爽卽盥漱禮誦金經自十七歲以來凡七十餘年未嘗少懈一日孝廉陸允升夢至一寺見六人挑豆六擔黃豆中雜以蠶豆一僧指曰此皆烟客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陸醒以告人咸稱歎不止公生子九次子揆乙未進士第八子揆庚戌進士入詞林幼子抑丁巳經魁孫原祁庚戌進士一門榮盛無比鄞縣史狀元大成號立菴父封翁素積德嘗置一巨盃盛飯供佛後卽作盞飯有甯波某寺一僧法號大成者誓願化盞飯供眾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爲常如有年一日忽見僧大成入戶索之不得遂生立菴公卽取名大成持胎齋至順治乙未狀元及第

丹桂籍註卷一

四

李八患大癩瘋三年百藥不效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經滿三藏一日忽有僧來與藥一丸李受之不肯輕服夜夢惠藥僧曰吾乃觀世音也因汝平日以穢柴蒸作觸犯鬼神所以患此瘋症又以汝曾誦經三藏特賜汝一丸救苦丹緣何不食醒卽服之凡七日遍身脫皮鬚髮復生李郡君向拜觀世音誦大悲咒一日有老媪至其家遺珠而去久不至郡君呼而還之後感疾至陰府乃誦大悲咒其堂搖動不已冥官凜然曰汝歸矣且汝曾還老媪珠當增壽二十年歸見屍臥帳中驚而覺益奉大士壽至百歲

吳門戴舉人惡業甚多但拜大士極誠日誦大悲咒無聞

病死數日有鄰人死而復醒述冥司曰汝壽已絕因三年前曾勸人完一夫婦故增汝壽一紀並述見戴舉人柎楊桎梏質冤無數冥司曰卽汝淫惡當受油鍋地獄忽鬼卒扛一油鍋至猛火沸煎驅戴下去戴惶恐無計惟口誦大悲真言一句忽殿宇搖動油鍋散解地化白蓮冥司起立謂質冤者說他有此真言有何地獄可以拘禁得放他託生矣冤鬼堅質冥司曰嘉興吳某爲惡近因求子爲善待他去轉一轉來忘此真言可以處置我今得生欲往嘉興吳家看果得子否及至果得一子觀此知拜佛念經之功不特爲善者可以超凡入聖卽爲惡者亦可暫脫地獄此近年事也

丹桂籍註案卷一

早

張慶爲獄吏時行方便好誦法華經每重囚就戮爲之念佛誦經一月乃止八十二歲無疾而卒子亨爲顯官孫六人皆登第

山右張玉有女名佛兒年十五好誦經典忽暴卒半日甦曰被二鬼捉過嶺見二鬼以黑被裹二人納之陳家次將花被裹兒且曰汝負他一千五百錢今當往還他一綠衣前曰此人念般若經姑恕之因失足墮地下乃醒其父明日往嶺訪之果有一陳家夜生三犬二黑一斑斑者墮地死急歸取錢還之陳不受將錢作好事云
吳門蔣氏康熙元年三月閒病腰疽血流不止將終忽夢一老嫗云汝虔誦白衣大士咒一萬二千遍刊印廣施病

卽痊氏拜諾頓甦虔誦圓滿病卽愈因卽刊施不倦
吳郡高受人餽玉佛愛其玉美截爲環後竟坐飛語有口無辨腰斬於市毀謗佛者當以此爲戒

報答四恩

註四恩是天地君親四大恩天有覆我之恩地有載我之恩君有成我之恩親有生我之恩此皆罔極之德何可不思報答但報答之道亦無他術上言正直代天行化卽可以報天地之恩慈祥爲國救民卽可以報君之恩忠主孝親敬兄信友卽可以報親之恩總之多行恩德廣爲利濟不虛天地君親生我之心則不報之報矣世之言報答者不能實行功德而僅以納燭焚香結壇修懺爲事豈不謬

丹桂籍註案卷一

早

哉

案邵康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
惱爺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縱貧來也不妨
吉天相存心中正品行端方舉事動心必以天地君親爲念嘗曰人若忘此四大恩則與禽獸何異凡教子弟及生徒必先講明此四者一日忽有羽士三人飄飄若仙至其家曰汝可謂名教中人矣保汝子孫無淫佚高大門牆後公生子三孫八皆以孝廉稱德行著官至學士者三人登仕籍者濟濟
廣行三教

註三教卽儒釋道也儒以孔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道以老子爲宗三教雖有異名無殊實後人各失其真因各立一門交相非謗此皆三子之罪人也而拘儒之詆佛道尤甚不知佛之爲教廣大慈仁道之爲教清淨無爲實非異端比者然而三教必以儒爲先儒之一教其道無所不該今人學儒而都不知儒儒豈僅讀四書習八股之謂哉後代帝王從事於佛從事於道未有不至於覆國亡家貽笑千古而從事於儒者又不過紆青拖紫汨沒於富貴之一途因而釋道兩家又得以方外之說誚之此誠三教之罪人也苟有真能廣行三教之人以一而兼三皆不落三教窠臼乃是三教之真傳矣昔孔子爲儒而問禮於老聃稱

丹桂籍註卷一

聖

佛爲西方聖人是誠廣行三教者故得爲三教之宗若今而有行三教之人吾與之言三教則三教可以不分而爲三庶三教之本來不沒廣有由己及人推而遠之之意行如日月之行於中天無微不照無遠不屆如江河之行於地下循環不止川流不息

案袁了凡曰儒與釋道教雖分門理實一致所以參贊天地裁成萬物脫離塵網經世出世者也故凡見聖賢廟貌經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於舉揚正法弘宣懺悔尤宜勉勵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卽孜孜欲人爲善每遇嘉言美行不分三教捐資刊布冀人警醒一夕月晦夢帝君語曰汝有

善心廣行三教所刻俱錄報天庭矣自是三教典籍不學而曉廣布流行後子孫悉俊拔多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南昌一士子素好談諧令尹改建文廟遷聖像十餘人舉之不能動士謔曰是之謂仲尼令尹正色曰汝爲士而敢侮聖耶士慚而退是夕夢追至一所有官叱之以侮慢先聖令杖三十醒遂癡自此不識一字子孫流爲丐而絕

丹桂籍註卷一

聖

丹桂籍註案卷二 明顏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雲菴補六世孫章敬生愉校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註上文以廣行三教一句收拾奉真朝斗拜佛念經兩途而此下又泛就濟急救危等縷縷言之教人隨在力行善事皆廣行陰陽之類也濟救也急如疾病則藥餌急死喪則後事急饑寒則衣食急刑獄則贖緩急婚嫁則妝奩急之類涸水竭也轍是車輪轍迹涸轍之魚極形容迫於待救不可稍緩時刻之狀彼泄泄成性我見人見未化者又安能知此哉

案范文正公知邠州偶與僚屬載酒登樓甫舉觴見衰經者往來殊倉皇遺問之乃一流寓官暴卒棺殯不能具也

丹桂籍註案卷二

公為罷宴厚周恤之

范忠宣知慶州成大饑公請發倉賑濟郡守皆曰須奏請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今刻不待時矣奏豈能及乎諸君但勿憂有罪我當自坐當日即發賑之所活無數公享壽考子孫榮貴無比

張繡邯鄲人家貧無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鄰人生三子俱幼犯徒擬賣其妻繡懼其妻去而子不能全活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兒送之遂生國彥歷官刑部尚書李凝家貧而好善時有平陽耿廉械送京師中途妻忽欲產人皆不肯納妻臥草中哭泣甚哀凝見之留入室日人

孰無緩急何必以入室為忌哉倘產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不能生我甯留之而受不祥何忍死其母子後凝家非惟無有災禍抑且百福駢臻蓋其報也宋濂太史高其行為之傳備述其事

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註救人於苦難之中曰救危是危迫如死生存亡之際危更有甚於急救更有大於濟者雀鳥名羅網罟也密是周密網罟張滿毫無遺漏鳥雖未死已無生路豈不危哉昔湯見人張四面網命解其三此所謂救密羅之雀帝君言此以喻救人之危當如是也人若能設身處地則不忠心之不切救之不力矣雲笈七籤云危難中救人一命延壽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一紀若救善人又當倍之真武垂訓云凡人在顛沛危難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案唐郭元振夜行見一大宅燈燭輝煌而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問之曰此地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金醉妾於此而去公大怒曰吾當殺之以救汝言未已果見車馬人從隨將軍入公將佩劍斫其腕及走視之一猪蹄也天明令鄉人躡跡尋之見大塚中一大猪無前蹄羣射殺之此女得生一方除害後元宗時公為宰相

周文襄公忱閱一死獄欲活之無由反覆不安形於愁歎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靜心立聽至一處忽點頭曰

幸有此可生乃出其罪此誠如救密羅之雀者

蘇軾知徐州河決城將敗公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率其徒屬築長隄害不及城而大雨不止河勢益暴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一城生靈賴以保全後徵為學士兼禮部尚書

金石臯在定州縣人王八謀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約數千人其黨持其籍發之臯主鞠治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佯為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姓名不可復得止坐為首者後臯享高壽子孫世世貴顯

朱承逸居霄東門為本州孔目慈心好施一日晨出聞橋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叩其所曰曰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四

負勢家錢三百千督索無償將同死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親自造其家見債家悍僕羣坐盈門朱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殺三命於汝安乎我為代還亟取券來即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役終身不受復以二十千資之而去值歲饑承逸以米五百石作粥救貧活人無算是年生孫股肱並登科第

吳楓山常遊江山見舟覆人溺急捨金覓救凡活二十餘人吳與火災又出金覓人竭力撲救叩頭願天風反火滅夢神告曰汝真心救人當令汝二子貴顯延壽一紀

矜孤恤寡

註無父曰孤子然孤立瞻依無賴矜之者惻然心傷養之

教之使其成材意無夫曰寡形單影隻觸目淒涼恤之者

顧之周之成其美節意此二者是無告之民天道雖慈獨此遺憾王者施恩必先四者矜而恤之則克順天心不悖王道矣獲報豈淺鮮哉

案蜀漢張裔成都人少與楊恭友善恭卒遺孤未及數歲裔迎恭母事之為恭子娶婦買田宅與之人重其義後為益州太守

益州太守

陳喻言已度世為真武部下判官一日隨真武下降忽聞哭聲乃其妻也懇真君求通音信允命寫書差直符送下書中示其妻以始末且囑曰撫育諸孤保守門戶是矜孤恤寡不但植厚德於人間並可慰幽魂於地下關係陰陽

丹桂籍註案卷二

四

更為不小

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遽因霖請所託尉託以老母少女及卒霖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泣拜曰公命無子鑄感恩力請於帝今為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每遇灘險見尉在岸隱約指呼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米為糜粥之需呼之曰合名之日穎及長深仁篤厚官至大理寺丞

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珣攜家自仁興來依之無何士珣病卒擇之父子為辦喪事厚遺其母與妻又命小吏趙汴護送其家吏反命士珣忽憑之曰某不善攝生壯年早逝荷

公父子周恤篤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無流離失所之苦陰君以此重公將福公矣後擇之果

步顯位子孫昌大

杜環父友常允恭以宦沒九江其母年老無所歸冒雨至環家環見大驚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坐拜之勅家人事如母母性褊急少不愜即詬怒環輒順之奉彌謹及有疾親為侍藥卒環為殯葬歲時祭其墓人咸稱其高義

襄陽魏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號哭截耳為誓乃止所居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獨棲乃以縷繫腳為識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五

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寡婦之苦心如此仁厚君子所以必重憫也

張開妻孔氏生五子卒續娶李氏悍虐異常五子哭於母之塚前夜夢母哭撫兒背取白巾題詩遺開曰新人閒舊人暗涕幾盈襟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意憐遺子無情亦任君欲知賜斷處明月照孤墳及覺墨猶未乾五子呈於開開以告連帥聞於朝李氏特配嶺南

溧陽狄某為雲南定遠縣令縣有富翁死其婦擁數萬金叔垂涎而訟之私囑狄日所追得者中分之狄因拘婦嚴刑拷訊迫四萬金叔與狄分有之婦抱恨以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此婦手持一小圓魚掛於牀上忽不見大

驚異未幾徧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而死五子七孫皆患團魚疽相繼而死

周傑吉水灘人欺占其孤姪寡嫂基地造樓孤寡莫訴惟焚香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忽大雷風移其樓於沙上出樓舊地不失尺寸傑跪基上不能言亦不能起如是七日忽曰今知欺凌孤寡之罪矣觀者如堵不一年惡疾而死

敬老憐貧

註孤寡固宜矜恤而又有當敬而憐者惟老與貧老凡父兄叔伯以及他人之老皆是壽居五福之首苟非夙植善根無由臻此此為達尊不可不敬敬者致其誠申其愛盡

丹桂籍註案卷二

六

其養貽其安非徒言貌之奉承也語云敬老得老殆非無自若夫貧人既不足於衣食復不遂其謀為人皆有父母彼獨仰之不給皆有妻子彼獨撫之不周禮缺親友疾之逋負債主讎之如此情形實為可憫憐者周其不足恕其愆尤非徒口頭之歎息也但老與貧俱有兩等老而富貴者敬易盡老而貧賤者敬易弛二者俱不可忽貧而無告者周恤猶易貧而學道者周恤實難無告者志在飽煖為上者惟在保赤存心周窮濟乏而已學道者志在節義厚德者貴不言而心實憐之陰施其憐之惠陽隱其憐之色周之無跡饋之有名此為善行其陰德之君子也

案元周司敬前輩老人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

覆得濟及抵岸一漁翁云昨夜江邊有人言舟當覆內有周不同在其人素敬老不可壞也爾舟中果有其人否徧詢舟中無有解者曰司字缺左則不成同非賴周君乎於是眾皆謝之

原毅有祖年老父母厭其苛察命毅作一輿送祖至別室毅泣諫不聽隨收輿歸父曰爾焉用此口留此以待父老耳父感悟卽迎祖歸奉養卒成孝子

楊億以弱冠中殿元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皆老楊輕侮之翰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搖手曰莫與莫與恐後人侮之億果方壯而卒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徙居焉夜步月至

丹桂籍註卷二

七

一處聞老嫗哭甚哀公問何故嫗言百年居址一旦決別是以泣耳問其居正五百緡所得者公曰彼以貧故至此旣戀戀何爲使之失所也卽取券焚之令勿徙此敬老憐貧之大過人者

霍乾祐在世時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江流之險十五處一日作法召澗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者十有四獨一灘不至天師大怒必欲召之旣至乃一女子衣冠大袖慨然進詞曰觀君之意不過欲平舟楫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蠶全賴挽負資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貧民之衣食爲何如太上之意必不如此宜更

裁之天師曰女之所慮非我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怒濤宛然如故以此觀之則上帝之憐貧如此人何可不仰而體之

吳江徐孝祥隱居好學園中樹下土陷露一石整啟視皆白金也祥曰此造化根胡可輕取仍掩之人無知者逾二十年歲大饑民不聊生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啟視依然日取數錠糴米散貧全活甚多銀盡乃已及嫁女惟荆布遺之藏中之銀錙銖無犯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註措處置也布施也周濟也此似爲有餘之人言之然不

丹桂籍註卷二

八

言施而曰措卽有設法意故有餘者固當周給卽稍可勉力者亦要留心若夫作倡設法廣爲布施此其功德尤大人當常存此心隨時隨感而爲之與人爲善此類是也道路一室而外遠近皆是飽暖者恆不知饑寒之苦故帝君爲人提醒之日道路則疏而弗親人所易忽然仁人君子不忍忘也亦不可忘也

案馮琦號琢庵父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向因無子禱於東嶽是夜夢神告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當令韓琦爲爾子後生公遂名琦少年顯發二十八入中祕三十陪點相位

富弼鎮青州河決見八州流民無食勸民出粟十餘萬斛

以濟殍者又括閒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米明年
麥熟各計遠近授糧使歸活者五十萬眾公位至宰相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者即與之
無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
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
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
子依所點葬之累代簪纓甚盛至今福建有無林不開榜
之謠

蕭達漢陽人無子嘉靖甲辰楚大荒出粟濟饑粟盡復捐
千金易粟繼之一夕妻戴氏夢數百人牽裾而跪又一人
手攜兩孺子前曰請爲君嗣所以報凶歲活命恩也庚戌

丹桂籍註案卷二

九

生長子良有丙辰生仲子良譽達欲取人所借諸券付諸
火歎從容曰伯氏亦有貸於人如此不相形乎無索償足
矣萬曆庚辰良有居第一良譽亦高第達壽七十有五置
義莊贍族名曰景范二子復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雙鳳
之謠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註槨是外棺古人葬有木槨暴露之於日露露之於夜屍
骸暴露慘傷莫甚能以棺槨施之上免三光照耀下免骸
骨分離功莫大焉此是文王掩骼埋胔之意事雖不常有
而見者必當惻然動之於心或自施或糾同志施之有惻
隱之心者應共然也或間力厚者施之不窮力薄者難乎

爲繼曰廣開匠鋪有錢者仍爲貿易無錢者應其哀求永
以本爲施濟之本永以利作施濟之用則所費無多而積
德爲之不竭更有學道之士不受人憐者此中委曲尤當
善全而不露

案漢劉翊舞陰人途遇一士病亡翊以馬易棺脫衣治殮
又遇故知困乏遂賣所駕之牛以濟其急從者止之翊曰
視難不救非志士也後爲陳留太守

唐郭元震讀書太學家僅齋錢四十萬至會有衰衣者叩
門以五世未葬求助元震悉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至中
書門下封代國公

宋趙清獻公居鄉時嘗葬暴骨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

丹桂籍註案卷二

薪不知其數後位至執政享壽考

元豐中李純之三任成都漕司掩骼埋胔仁愛著稱小吏
徐熙頗樂爲善純之專任之熙不負所委曲成其美未幾
熙卒時金花街民王彬病入冥司見朱紫官召熙語曰適
天符下李純之葬骨有功更與知成都一任汝亦贊助有
力賜一子及第元祐三年純之加寶文閣學士仍知成都
徐熙子適果登高第

浮梁甯從禮常造棺槨施人貧不能葬者贖以錢米享壽
八十沒後託夢與家人丁貴曰我生平多造屋宅與人濟
人之急坐此陰功慶延孫子汝說與十四郎謙光明年秋
試必發解元自此接續科甲不絕矣次年謙光果首薦自

此後無虛榜濟人死喪之急其功如此

明郭敦洪武開陞衢州知府立義阡以葬貧不能葬及火

葬者又為條約教民患難相恤民皆賴之後官至尙書

羅循吉水人官副使宦遊見一寺有棺七具捐俸命僧瘞

之得子洪先廷對第一

趙秋字子武好施捨鄰人李元度母死貧無以葬與二牛

資葬焉他日秋夜行見一老母與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

以相贈子五十後當富貴幸善視我子元度也秋後果獲

顯官

進士李若愚施棺槨數十年孫昌祚中崇禎壬午鄉榜順

治辛卯年昌祚一夕夢數吏執東請會登堂與朱衣官行

丹桂籍註案卷二

禮畢見丹墀跪數百人皆大言曰我等俱受伊祖深德者

昌祚中壬辰進士累官大理正卿

家富提攜親戚

註提攜提挈也親戚兼同姓異姓非一本枝苗即甥舅瓜

葛力有不逮無惠可施稍有餘資即當扶助況家既稱富

望澤必多不為提攜不特刻薄有減算之禍同舟皆敵客

之兵矣提攜者或扶其成立或助其成家或代其葬埋或

佐其嫁娶或益其資本或教其成名或廣其義莊或固其

廬舍之類然提攜內實有二義有財者以財力提攜之無

財者以心力提攜之

案北魏時舉鉅鹿人家多積粟值歲歉發糶止取時價之

半族人親故貧約者必周恤之一郡多賴以濟其子收節

閔帝時除太學博士官至尙書右僕射贈司空

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為義莊於族之貧乏者每

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至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

子弟曰我宗族甚眾於我雖有親疏自我祖視之均是子

孫且自祖宗來積德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

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

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廣義

莊子孫累累輔相此事人人當法而行之

袁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作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暖

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絲綿貴絮賤我欲以貴易賤多買

丹桂籍註案卷二

絮衣服族中寒無衣者公曰誠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

士居顯位

晉陵人梅麟生平重義慷慨好施中年無子嗜善益篤親

戚有窘乏者輒周之里黨之中咸以仁人長者頌之後生

二子長曰恆次曰鼎家業巨萬壽七十餘

歲饑賑濟鄰朋

註鄰則相友相助有緩急之誼朋則五倫之一有通財之

義咸當饑饉豈可坐視不救仁人之心豈止鄰朋但惠之

所施必及親厚帝君欲示人以切近易行之事故僅以鄰

朋為訓若能廣行陰德立法濟人何可量乎

案漢韓韶字仲黃為歲長時盜賊羣起聞韶賢相戒不入

羸境鄰邑被寇患者相率依之詔擅開倉賑濟所活萬餘戶曰我活數十萬衆垂死之民卽以此伏罪含笑入地下矣太守知詔性不可屈政多愷悌竟不問後子舉明經官御史

宋尙書張詠守成都夢拜紫府眞君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尙書坐承事之下夢覺命左右召之問生平如何陰德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力出錢收糴米糧待來年新陳未接之時糴與細民價不增分釐升斗如故尙書歎曰此宜居我之上也

眉山蘇公仲杲遇荒歲賣田以賑其鄉及冬年豐人償之辭不受由是祖業敗迫於饑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軾轍

舟桂籍註案卷二

十三

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

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又遭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卽是今日死遂分濟之夜卽夢神謂曰汝濟人無我上帝鑒之矣賜汝金一穴明日鋤地果得之

李士謙爲開封府參軍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公對衆焚券又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饑復竭家資施粥活人萬計死者埋之無數或曰子陰德大矣謙曰陰德猶耳鳴惟已知之今子已知何足爲德後謙享壽百歲子孫皆顯官

延平府沙縣人祝染遇歲荒爲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明絕倫赴會試黃榜將開夢捷者馳報狀元手持大旗書曰施粥之報果中狀元

饒州段廿八積穀數十倉值歲大饑欲索高價官遣吏借賑許諾次早見饑民候集悔不肯發衆方喧噪乃與家人閉門拒之忽天雨晦冥雷火大作焚其所貯殆盡段亦震死

開封府一富民蓄穀數千石值歲荒家家絕糧閉糴不糴私謂所親曰數百金難買此儉歲俟穀價十分騰高乃出糴益富明年流賊破其家席捲一空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舟桂籍註案卷二

十四

註斗秤似乎甚微而數皆本於黃鐘原於天地所以虞書同律度量衡夏書重關石和鈞有道之世必謹權量實爲此也蓋人心不平設此以持其平今人不知其故惟利己心重往往輕出重入大入小出不知所益有限所損無窮無論未必致富卽致富必遭天譴則今日之利處正是他日之害處宜懇切爲世人言之言公則可告之神明官長言平則人已之見兩忘人之損陰德折子孫減壽算招奇禍不過私心欺心二字私心萌則欺心起欺心一起則入重出輕奇災慘變必至故帝君請語以訓曰須要公平輕重若止言秤而斗之大入小出在其中矣蓋善必由漸而大惡必由積而成所謂銖積寸累不見其形忽然而報則

尺度秤升之閒是也

案唐李珣廣陵人賑糶爲業斗秤公平人來糶者珣卽授以升斗使其自量不計時價每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而衣食豐給若有神助適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以犯諱因改名寬李相夢入洞府見金牌上首列李珣視之喜極有二仙童自石壁中出李相問此何處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李相至曉遍訪得之遂請至府中問有何功行致仙府題名寬辭不知李相拜問不已寬具以賑糶對李相嗟嘆不已寬壽百餘歲無疾而卒越三日棺忽輕視之如蟬蛻矣

宋三衢旱太守虔禱弗應夜夢城隍神告曰我非不請汝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五

無德以格上帝明日用陳自量請或雨味爽請之則一老氓也曰某自有本名平日糶米使人自量因爲名耳用之以禱果立雨

信州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婦賢而有才令理家政付以斗秤各兩等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請求去曰翁所爲大傷天理妾他日生子定不肖破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故不敢順翁以逆天才美爲之感悟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樣者婦問用此幾年矣翁曰約二十年婦曰今當以前之用出者用入前之用入者用出以酬昔日過取之數才美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第

萬歷間揚州有一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其子曰我生平

起家在此一秤子問其故父曰此秤乃烏木合成中空內藏水銀秤出則倒水銀於頭秤入則倒水銀於尾入重而出輕所以致富當善藏之子心以爲不然父死後子將秤燒燬之煙中化出一龍昇天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痛曰父在日用心不公反獲平安今出入公平反喪二子天道有知其如是乎歎畢憑几而寐夢至一衙門主者諭之曰汝之父富乃由前生種德所致若今生亦如是則子孫昌大無比矣奈輕秤欺人重秤肥己欺心造業獲罪於天故遣破耗二星使爲爾子卽日將爾父所掙產業盡行花費仍繼以火俾爾產盡嗣絕以示欺心之報今爾能焚改父秤力蓋前愆上帝鑒汝誠心因將破耗二星取回卽日降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六

福德二星以光爾後汝當益加勉力爲善毋得怨尤醒時一一記之爲善益力三年之內果生二子皆登進士子孫繁盛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其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斛斗安在夢中與之既覺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卽盡徙室中之藏於山中質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水奔屋中財物隨水而去所居頃刻爲潭家人盡死僅存一小兒至今呼爲祝家潭

武進東鄉顧家用夾底斗出則加底入則去之後雷火震

其居劈碎其牀震死二犬有神降於庭曰此夾底斗之警也姑以犬代死耳此隆慶三年五月初八日事觀此其人必有他善可贖不然犬亦何辜

杭州王用先家資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秤較量出入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爲丐

瑞州李九不義而富一日雷電繞室失去斗秤後得之場中衆怪壤口小而斗秤入其中蓋出入不平故天警之耳即如吳門金閨爲吳越之衝其間人之取利最巧握算最精起家亦易然一歲之中必遭回祿幾次往往蕩然無遺可知天道好還悖入悖出理固然也可不鑒哉世人萬勿貪小便宜遭大奇禍也戒之戒之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七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註奴是奴婢僕是僕隸寬者輕其督責恕者原其愚拙備謂求其全責謂懲其過苛求謂過於刻責吹毛求疵之類此皆刻薄寡恩之事正與寬恕二字相反蓋命有貴賤而其爲人則一也世人不知往往刻於待奴僕者以身設處其地想及子孫之未必免則平心慈心自起矣古人云奴僕亦人子形體欲惡與我相同所少者錢耳時刻以此存心待之自然寬恕人宜勉之但寬恕非縱其逸樂怠惰之謂饑寒必顧勞逸必均欺凌必杜淫情必懲無心過犯必恕皆是看寬字有能容度量看豈宜二字正要人去自反自思昔有賣兒女詩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

自愛不比在娘邊又曰哭盡眼中血灑汝身上衣業緣如未斷還望夢來歸觀此情形當爲淚下故幼者當憐其智短老者當念其力衰

案袁氏世範曰奴僕下人天性多愚作事差錯違背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戾易於抵觸不識規矩所以易遭筆楚然或失手致於不測者多矣可不戒哉故使令之際有不如意處當云小人天性愚故如此宜憐其不足而寬恕之多教誨則省嗔怒矣即或過犯當懲萬不可遽施鞭打惟徐徐責問得解便已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狠急之性暴忍殘刻不知道理其責備下人尤非丈夫比爲家長者須平日時刻以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六

寬待奴僕之理論之化其苛求戒其打罵家中子弟尤不許擅行打罵有事當告家長奴僕既欲其出力不可不察其饑寒宿臥處當時刻留心看顧冬之風寒夏之蚊暑時須檢點至於勞逸須均欺凌須杜凡屬家長當書於座右漢劉寬盛服將朝婢以肉羹餉之失手污公衣公慰之日羹熱得無爛汝手耶一無所責唐韓愈爲袁州刺史州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悉令計傭得贖其應沒而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天下著爲令後爲禮部侍郎韓魏公嘗夜書令僕持燭於旁僕偶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不動顏色公歷相四朝爲宋社稷臣其

度量寬恕如此

戶部尚書馬森父年四十止生一子甫五歲夫婦寶之婢偶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翁見之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太夫人驚慟幾絕撞倒封翁者數十次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遂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夫奴僕犯罪之大者莫如殺其子此事尚可恕其無心則何事不可寬恕乎

陰鏗涼州人官晉陵太守與賓僚宴集嘗以酒炙賜行觴者眾皆笑之鏗曰吾儕竟日酣飲執爵者不知其味豈人情乎及侯景亂被擒得一人救之即前行觴者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晨起詣廚躬作粥一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九

釜遍給奴僕始令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告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僕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自詣厨則食粥無後先有無之弊且自家晨起則眾役畢起此謂之恩中有法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一塊隨氣上下既絕復甦謂其妻曰我到冥司為小奴所訟不可解以我約束太嚴遂至斃今腹中塊乃小奴為崇妻曰小奴卑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有貴賤冥司則一也未幾果卒

梁仁裕為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妒虐縛婢擊其腦婢呼號曰居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苦毒何甚婢竟死後李氏即病見婢索命頭面生疽晝夜哀號腦潰而死王某妻極悍有二婢虐使之晝夜不得休息每見其困睡

將阜角滓其目經日不能視人勸之不聽後王某死四子亦相繼死悍妻因病雙瞽凍餓十年而卒確修陳公曰此輩惟無智慧故為奴僕若亦有智慧則不為下賤矣以此存心自然不至苛求

印造經文

註當世經文大抵指三教聖賢仙佛訓典而言造者向所未見未聞而為之宣通向所已見已聞而為之刊布印者寫之不盡刷印成編廣行天下也蓋一身之勸勉止足動一時一人之感悟而印造之廣布實可開天下萬世之昏迷陰功廣博食報無疆有力者刊施無力者書錄何可不為奮勉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二十

案唐李長者諱通元欲著華嚴合論一日負經而行路逢一虎當途馴伏元撫之曰吾將著論釋經能為擇棲止否虎負元囊鉢行三十餘里至一土龕蹲住元入龕虎便拖尾而去元著論時有二女容色絕世為元汲水焚香供給紙筆卯辰之際輒具淨饌莫知去來如是五載著論畢便爾絕迹

宋趙璧應舉赴京妻亡璧及第歸將至家見亡妻在路旁哀告云在生殺害物命每以酒醉蠚食冥司罰我在蟹山羣蟹鉗咬晝夜受苦冥司深敬寫金剛經乞寫七卷便可拔我地獄之苦璧到家即為寫經方了兩卷至妻墓所見一老翁自稱山神云汝妻承寫經功德已出地獄受生矣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太上感應經文昌陰騭文廣施以薄宦未果其子汪源謹遵先志自己捐產刻成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貲財印至萬部施散於人汪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共施我已超昇天堂汝母亦享高壽眾人與汝已名登善籍矣

瑞安王鳳業醫好戒殺放生刻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等板印施一日病劇夢被二卒攝去至中途見三人立空中一黃衣者曰此王鳳也素刻經文廣布奉行不倦宜速放回二卒應命鳳醒備述其故益持行廣勸後爲仙黃巖縣進士楊琛未中之時見鄉人刊刻經文布施思念自己無力隨緣助刻第十七號一板夜夢神謂曰已如君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所刻中矣後果中第十七名進士以此觀之刻經不論多寡以誠爲主揚之少實無力也

休甯方時可家貧多病遇一異人曰子貧而無子壽止三十六欲求清福須種善根時可歸勉力刻太上感應經文昌陰騭文印施刻半病即減半刻竣病頓愈生二子後皆貴竟壽考終

頴上高天佑同二生赴試金陵聞雞鳴山守源禪師有道行往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枵嚴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匣作枕不知請出也及放榜果如所言高卒以明經官至州守夫以無心作枕遂至削名則知印造之功大矣

吳門陳松軒順治甲午冬閩門大火城上人見松軒屋上有長人急救衆驚異未幾左右前後焚盡陳屋獨存叩其故蓋有所刻感應經板在內故也

武功縣西寺有藏經六生講讀其中寒夜四生取經燒炕一生取經燒洗面水一生心甚惡之不敢言即狀元康對山也一夕對山夢三官排衙同五生伏殿前中坐者曰汝四人何敢取經燒炕皆合絕後復問燒洗面水者合去前程未顧對山曰汝何不言對曰某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者曰一言勸止方可免罪今恕汝後得志可護法門驚覺遂書其事於簡數年四生皆絕戶燒洗面水生以訓書老獨對山高第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創修寺院

註創建也從來未有特爲創建修整也整舊如新令勿坍塌釋家爲寺道家爲院皆所以供養神明佛像者神佛虛靈何處不在但像法森嚴甚足動俗人見像生心之意故創修寺院亦有大功不得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概忽略也

案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見金一窖急瘞之告主僧曰吾後日當修此寺及公爲西帥僧使其徒謁之公無所助但贈書一封啟覲之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用此修寺餘銀復造范公橋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合四萬二千有餘

明弘治中龔司空弘嘉定人知兗州府府有獄廟素著靈異每夜聞鞭朴聲甚厲弘晨往謁初無所見左右曰虔誠夜往當得見弘如其言須臾門啟有袞冕如王者五人出迎敬禮如賓旁見一僧熾炭炙其背曰某寺僧也曾募貲不修建寺院故受此罰問可解乎曰速悔可免弘辭歸使偵僧果疽發背幾死告之故僧懼傾資修建因得愈

嘉興包信之博學高才累舉不第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取囊中十金授寺僧速令修造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細布四疋新衣七件與之曰但得菩薩無恙吾即裸程何復僧曰拾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工完同父宿寺中父夢伽藍神來謝

丹桂籍註案卷二

日汝子當享世祿矣後生子沐孫樞芳皆登第

泰州何存敬行商至揚州見一大寺殿宇破壞佛像暴露遂發心出銀五百兩並募同伴建造如新一夕夢神謂曰汝屋當毀以創修佛宇有功亦為汝更改如新矣視之見已屋有光彩如銀色越數日接家書知泰州大遭回祿延燒一二里存敬屋居中獨安然無恙

洞庭西澗寺為鄉顯陸某奪作為書院且將佛面黃金盡剝去已而顯者病瘁至刮見骨而死

捨藥材以拯疾苦

〔註〕捨施也拯救也疾病最苦故曰疾苦天生草木一物治一疾之苦此天地拯人之疾苦也但物之生有多寡產之

地有遠近而藥材遂有貴賤之殊在富貴者何求不得哀此榮黎安得以治其痛苦乎所賴有仁人長者廣行方便覓應驗奇方以修丸散販道地藥材以濟顛連藥不論貴賤求者必施病不論淺深知者必救則是天生藥材僅可以濟有錢之疾苦而廣為施捨實可以拯災獨之哀號豈非補天地生成之未逮而德同覆載耶特思求之者無窮施之者難繼則亦可廣開藥鋪取富者之財以供貧者之取亦生生不竭之道也醫家力能為此尤妙倘有未逮則醫不計利請不再邀不以風雨寒暑憚勞不以路遠夜深阻滯惟以在牀褥者之刻不待時為念其所積陰功亦不小矣

丹桂籍註案卷二

〔案〕張彥明善醫貧不受錢或反周之富者亦不計有請者即往不論早晚遠近忙暇常雪夜赴人請家人止之曰天雪夜冷明日往何如彥明日彼病人輾轉牀榻可緩須臾乎一夕城中火起周迴燒盡其居獨無恙後子孫皆顯貴醫官甄百里賦性真實凡治病不論貴賤貧富必盡心力不厭煩苦嘗以藥材施人一日上不豫或薦之一服即愈於是寵冠宮禁賜官爵金銀至二萬餘

許叔微嘗以登科為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許自念貧乏無力於是精意學醫久乃通妙人無高下俱急赴之不受其直後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閣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中第六名進士因上名不祿升第

五上乃陳祖言下乃樓材也

丁彥文以藥材起家三十無子發心將藥材施捨救人三年遂得一子名天應自後益施捨無倦雖貴重之味拯人疾苦毫無吝色一日販藥渡海風波大作同行三十七舟無一不覆獨丁舟安然無恙將抵岸眾人見丁舟下有神龍擁護廣施二十餘年家益富後天應登第彥文親受誥封享壽八十有九無疾而卒

金穰縣王叟善醫病者求請立至不以童僕自隨貧家病雖極寒暑再三往不以為難病可不責一錢治藥不如法不以授人至老不變夫婦年八十餘子四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子孫俱有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五

貴者

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甚驗有驛吏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金岑以假方授之不效後岑為虎所食遺一囊於道上吏拾得之乃真方也

段承務精醫術一富人病段曰我能療之非五十緡不可病者許其半拂衣而去後如數酬之復以五十金為藥資求益至二百金始為治方數劑即瘥載所獲而歸夢朱衣者曰上帝以爾貪取厚賂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醒覺脊痛令人視之儼如捶痕歸家遂卒觀此則知捨藥材以救人者上帝之眷顧可知矣

醫者劉某為薛司法妻醫病誤用藥死後數年書有婦人

緋衣蒙首來稱薛司法妻求醫劉偶不在頃之劉歸路遇此婦數其用藥之誤劉驚駭回家即死

施茶水以解渴煩

註煩煩悶勞熱也茶水之費無多而煩渴者得之如甘露費少而施多此亦濟人之一端也冬夏皆有利益人宜勉而行之蓋聖訓全篇不越方便二字方便實種德之原也一盃雖小方便之功甚大

案楊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伯雍享年九十無病而終

何一德存心仁厚慷慨好施奈家貧力乏不能遂志惟於冬月措薑湯夏月辦涼水以解道路之渴煩後遭兵困絕

丹桂籍註案卷十

五

糧一門無食勢不能生忽於庭中蕉上生一甘露畢家取之不竭經月無食不知饑餓兵退家中少長俱安然無恙裴延年兄弟三人家雖貧而好施一日有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越數年遭安史之亂遇老人引入一洞中得脫其難後兄弟皆美官子孫皆享壽考

杭州有一賣菜子事母頗孝一日途遇濟顛禪師師索其芥菜一擔歸告母母曰此行僧也可即負去至山門師命其和乾泥打合為丸曰今廣東痢疾甚多汝以此藥賣之每丸止許得銀一錢療一疾毋多取歸可不賣菜矣復歸告母母曰師言恆不謬汝始往之及至廣東果痢疾延門服者即愈不數日賣盡滿載而歸以此致富不復賣菜一

同伴亦負芥菜一擔求師曰此子前生好施茶水濟路途煩渴沐其惠者今生俱以一錢報之故命其往收此果以養親汝前生從未施捨叫我命汝從何處收耶或買物而放生

註物指禽獸魚蟲凡有生命者俱是上帝好生卽昆蟲草木均不忍其死故傷生者恆多慘報夫人以前生之過致今生之饑寒奈何以口腹之微造彌天之惡孽豈不大謬人能隨遇生物徧買放生無論物類之報恩種種不一而上天之錫福歷歷無遺經云放生得生其理易曉又云放生戒殺必獲長壽報更須推此心而廣之由物而上及於人刻刻念己饑己溺以聖人之心爲心其功德更大矣

舟桂籍註案卷二

三

愚嘗歎今世士大夫不惜民命而僅惜物命此亦未嘗權而度之也而放生必須隨所見聞而爲之若拘一放生之社定一放生之期恐放者有限而所殺者反無窮此尤不可不知更有不必費錢者如當官禁殺牛犬禁無賴畜鷹犬漁人用細密網農人殺活物糞田及家中不畜雞鴨猪魚皆大功德蓋立放生之社放生之期貧民欲因之而射利故曰所殺者反無窮案黃魯直謂子瞻曰某適至市橋見生鷺繫足在地哀鳴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買而放之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鴉中有四活卽放之今日我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

莫教間老斷自揣看何如子瞻聞之愀然歎息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鱸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曰諾遂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繞城放之至秋陶夢神云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陶祕而不言後放榜果有名乃笑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德獨歸於我不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矣

舟桂籍註案卷二

三

林官至一品後仕遷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凡人貧而無力買者當效此也

嚴泰爲買廣陵逢一船載龜五百泰以錢五千買放江中賣者行未十里人舟俱覆是日泰父在家有烏衣客五百人詣門寄宿送錢五千曰令郎附歸後泰還家父問所由泰茫然不知對父因說客形狀及附錢月日始悟卽所放龜也後遂致富

青浦朱公字三泉順治庚寅至澱山見漁人賣一大龜買放之以小銀牌繫其尾爲誌丁酉歲孫諱袞字秩公入秀水泮歸由澱山道見一大龜尾有銀牌迎舟相向作踴躍狀歸告父漢雄公始知庚寅故事癸卯科秩公發鄉薦丙

辰捷南宮由中書爲樂平令偉績賢聲滿於江右

新安胡德昌諱應全休甯人也幼孤事母節婦鮑氏極孝素敬三寶好放生行買於松江三團鎮年四十無子產五女人勸其溺不從癸巳仲春夢至城隍廟見神微服坐再拜神爲扶起命坐曰爾本無子以放生有功一心行善今陶姓第七子有善根爾當繼之夢覺正值朔旦隨至廟行香異神坐一如夢中初三昌妻程氏亦獲異兆丑時遂產一子卽名繼陶後昌移居青浦爲善益堅放生愈力施藥濟病刻感應篇陰騭文三千卷繼陶年十六痘疹危篤復刊高王觀世音經千卷神佑如響後娶媳金氏夫婦曲盡孝養侍湯藥與昌夫婦無異昌壽六十有九庚申五月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十

無疾豫知大限遺訓畢左手結真武印右持素珠慨然而逝繼陶諱萬續字懋攸痛親染病昌卽降靈自稱天庭考校言成事豐歎子孫後事無不歷驗

康熙丙午無錫北關祝某家有一客偶出閒步過長安橋見賣犬肉者縛一犬至客問其價買放之犬卽隨客不離數日後客雇船往江陰發賣棉花有銀三百兩爲主家一僕竊見卽與船戶合謀以酒醉客用蒲包札緊投入水中而去此犬卽跳上岸跑入村家哀鳴不已若招人走狀村人隨犬至水邊犬跳入水中銜起蒲包村人解視客尙未死因救醒仍往祝家僕與船戶尙未歸也主家藏客俟僕與船戶歸獲住解縣立正典刑

康熙庚戌二月鎮江京口一徽商附漁船至瓜州見網一

巨魚遂開箱揀銀買放中有整銀不覺露眼漁人遂計誘商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霧以大網裹商投之江中網順流而下至守汛地處汛兵忽見巨魚從空一擲竟來取網解出乃人也尙未氣絕向兵白其故立拘漁人解至將軍府戮之銀仍歸商壽禪師放生而證佛果孫真人全蛇而得仙方孫良嗣放雀有百鳥銜泥以助葬熊慎棄網由于魚念佛而獲金屈師活鯉於元村增壽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獲報雙珠酒匠救蠅判死刑而蠅來抱筆廚婢縱籠遺熱役而籠出敷泥李景文每就漁舟買放及服丹中毒魚吐沫以解之毛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十

寶偶買白龜放水及戰敗自溺龜承足以渡之放生之報不可勝述略舉大概歷歷不爽仁人君子宜勸勉之或持齋而戒殺

註持齋戒殺與上買物放生等皆是誘人爲善之術但買物放生功德甚大而貧者恐未能此則貧富皆可力行齋不論久暫是齋必須持持者一心不二堅守不移以心持之之謂也殺不論物命之大小是殺必須戒戒者永不復犯不但無殺孽並無殺心之謂也此二事人若能持戒得定便可立地明心見性要知畜生皆前生造孽所致無論彼此相殺冤報鑿鑿但回想其本來面目何苦我亦投於羅網經云若要延生只須戒殺洵不誣矣

案胡廬山曰世儒語不殺生必斥曰此佛教不知禮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殺聞殺不食則不出見聞者亦無幾矣孰謂聖人之教全不戒殺乎

東坡蘇子曰予少不喜殺生近始得斷有餽我蟹蛤者卽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亦愈於烹煎何忍以口腹故使衆生受無量怖苦

景泰閒臨清生員李清病卒閻君問在世作何善事清對曰每逢四月初八釋迦聖誕持齋一日念佛萬聲閻君稱善因問我十王生辰何無人持齋念佛清曰世閒不知聖

丹桂籍註案卷十一

至

誕故閻君曰今示汝降生之辰汝還世普告世人是日持齋念佛得除罪過生天道

謹附十王誕期於左

正月初八第四殿五官大王聖誕 二月初一第一殿秦廣大王聖誕 二月廿七第六殿變化大王聖誕 二月廿八第三殿宋帝大王聖誕 三月初一第二殿楚江大王聖誕 三月初七第七殿泰山大王聖誕 三月初八第五殿閻羅天子聖誕 四月初一第八殿平等大王聖誕 四月初七第九殿都市大王聖誕 四月廿二第十殿轉輪大王聖誕

金陵楊章妻選一娘三十無子卽與夫別居聽其娶妾惟

持長齋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合家持準提咒及臨終之日家人見童子四人持香花及燭接生淨土婦乃合掌念佛而逝

青陽吳六房僕人吳毛平居持齋戒殺誠實修善後左兵渡江合家避去吳毛獨代主看家被賊七鎗而死主來毛復甦曰我有夙孽當受猪身七次因齋戒之力僅以七鎗散冤從此往西方矣合掌而逝

張從善年十五嘗持活魚刺指痛甚因自念我傷一指痛楚如是羣魚剔腮剖腹斷尾剖鱗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遂盡放溪中自是不復傷一物享壽九十有八

丹桂籍註案卷十一

至

蕭寺丞震少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卽持齋念佛誓戒殺生力行善事已而夢神復告曰汝有陰功不但免天可望期頤享年九十餘卒

宜興陳信素戒殺生正月初三日晨起見黃衣數人以物分於人家信曰何我家不及黃衣者曰此瘟疫也信曰吾家何故獨可不及黃衣者曰汝家三代不殺生故無瘟疫報若永遠持戒獲福多矣言畢俱不見其年村中死者八九陳獨安然後子孫俱登第

孟兆祥領鄉薦患脾疾夢至冥府冥王謂曰汝祿尙遠大但殺生不戒遂折爾算今速宜戒殺持齋刻夢中語示人庶可贖此罪孟許諾竟夕乃甦後會試畢有訂遊西山者夜又夢主者厲聲叱曰吾貸汝命速將齋籍廣布陽間否

則立擊汝死孟倉卒遽還邸舍行李不及收封閉一室是夕棟折所臥榻爲齏粉因刻夢語篇行世

婺州陳嘯有姻家送一羊租戶以一猪償債嘯欲元旦待客殺之其弟嘯再三勸不從十三日夢人引入一衙門見官府升堂案上有三簿一日放生一日殺生一日救生吏揭簿示曰陳嘯某日救一羊一猪令嘯書字嘯曰雖勸卒殺不敢冒功傍有一黑衣一白衣者向嘯拜曰當時荷蒙援救雖令兄不從君之恩不可忘書字畢乃醒以告兄因而一門戒殺世世富貴

蕪湖第一酒家累資數千而所殺生命不可勝數人勸改業弗聽其子年二十患肝疾頭不能仰痛楚呼號二載忽

舟桂籍註案卷二

三

一日見有無數雞鴨索命嘔血如注腎囊脹破手足搖搖如雞鴨被殺之狀死時遍身血痕皆雞爪跡不一年家遭回祿產業蕩然一門盡卒於瘟疫

泰州定安鎮姓韓者自幼屠猪一日忽自煎百沸湯傾滿宰猪盆解衣就浴妻立阻不得遂入盆中輾轉皮膚潰爛不知痛楚且自拔其髮舉以示妻曰這猪頭還有毛人不買也遂死

金秀才准人也冬月掘地殺一蝥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日金手股閒忽生一癰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愈

雲間顏章敬字生愉不嗜殺生而未能力戒康熙十五年

九月十五夜夢一羽士形似呂祖率敬遊於金臺之上復見北向一臺五彩俱備羽士曰此仙家鍊丹臺也敬問鍊丹之法曰日打百鳥爲度敬蹙然曰上帝好生惡殺此言何謂也羽士遂不見忽有無常在側曰奉上帝命送長生位與汝敬見龍邊綠地上書曰上帝好生惡殺長生位敬因想位曰長生而屬無常者乃天命無常之意能好生惡殺即可長生不能則否須臾俱不見臺上忽現出三尊大佛金光燦爛滿地金沙敬赤身叩首愧赧無地又見三尊佛從西方來敬即叩首曰弟子奉齋不謹奈何弟子欲心未斷奈何第二尊不顧而去拜第二尊亦然拜第三尊佛將右指點敬而言曰欲心易斷齋心易謹恐汝自不肯耳

舟桂籍註案卷二

三

敬復稽首曰予一念奉齋見輩腥便動念一念斷欲而欲心復起何道而可以見輩腥不動念欲心自然不起佛將左手向東北一指空中復現金蓮內佛一尊對敬曰向佛拜汝念念是佛何怕欲心不斷念念是佛何怕齋心不謹言畢而去敬即拜佛而醒因虔奉斗齋嚴持戒殺不特雞鴨魚鼈不敢動即蟲蟻細命亦不敢傷猶恐家人不謹背後犯戒特於龕神前誓於家人曰倘家人不謹背後殺生即減敬年一歲於是家人畏謹凡屬魚蟲活者必放不敢復傷如是三年至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次男光斗即秉衡發熱出花十九日痘現復收已成反關發喘名醫束手無效因虔禱於上帝與帝君之前求轉死回生至二

更時分男昏迷頓醒目見朱衣神拂其體復發熱出汗天明痘花復發要害全消更覺稀朗十八年正月十五夜夢率男拜謝帝君帝君曰此戒殺報也汝不殺眾生故不殺汝子因醒告家人曰永守勿忘天高聽卑敬現獲戒殺之報矣幸天下之仁人君子共勸勉之

客人吳兆興北京人也戒殺持準提齋咒十年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停船京口馬頭見岸上一家宰雞問其故云家常飯兆興力勸不從兆興登舟夜夢一三眼多手神曰汝能戒殺已脫十禍十死矣將來正有好處今日勸人戒殺彼雖不從功仍在汝但彼若從汝言尙有一年壽明日午刻喉疾而亡矣覺來驚駭及天明即去生理相忘其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夢至晚歸船聞其家哭聲大振詢其人曰即殺雞者問其病曰喉疾也兆興駭報應之速如此刊以勸人人何可以口腹之故自蹈於禍也

青浦東門內翁某父某以宰猪爲業老來兩手僵直晝夜並連不能伸屈如細細猪足狀時刻疼痛叫人以引線刺之其痛少減三年而卒其子不能改過復習父業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傍晚忽起天火攢燒一家四鄰無害逼鄰某樓房間壁紙窗已經過火竟時不焚獨翁家忽成灰燼

松江東門外張塔橋張某者以宰鷄爲業一生積置房屋數間命田二三十畝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雷雨

大作忽滿室烟火將伊宰生器具並匣中田房戶契盡行震碎吸投河中鄰右驚駭越數日作雞鴨狀舉步常看蟲蟻

〔註〕此與下禁火句皆是戒殺內事言其易犯者且不可犯則其餘殺生之事安可不時刻存之於心蓋草木猶天之生命古人方長不折況此有形有性能飛能動者觀上救蟻獲狀元之選則蟲蟻何可忍之世人愚昧往往於草木蟲蟻視爲無知之物其違上帝好生之戒多矣常者是時刻照顧之謂時刻照顧尙有誤傷豈可隨足而蹈世上有等小兒以飛蝶爲玩物以殺蟲爲遊戲致大犯天折小犯瘡痍爲父兄者不可不爲痛戒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案梁楹頭師戒律精進武帝崇信之一日上與師對弈欲下一殺著因大聲曰殺卻使者不詳遂出斬之後上復召師乃奏曰已奉旨殺訖帝流涕悔憾問師死何言使述之曰僧無罪卻是寬尊前劫我爲沙彌冬以剗地斬一白蚯蚓是帝前身故受此戮帝因作佛事懺之

宋仁宗在宮中凡便溺時必照顧蟲蟻慈心及物故享位最久帝王且然況庸人乎今人便溺隨地自肆濕生之類傷害無算積而計之獲罪非小更有人家奴僕不顧蟲蟻澆潑熱水蛭蟻之屬多被傷害尤宜戒之

胡億字伯安當省試謀徙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搆火將焚之億曰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

萬命不忍也。亟還故居，迫入試構，三義思窘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蟻遂不見。既得，薦主司謂公經義殆有神助，公知爲蟻報益，好存活蟻，蟲舉步不輕下足，官至觀察。

武惠王曹彬所居堂屋，做壞，子弟請修。彬曰：「時方冬，月牆砌之，開百蟲所蟄，恐傷其生，其待之後子孫，亦世貴顯。」昔有比邱與一沙彌共處，比邱入定，中知沙彌七日當死，因諭曰：「父母思汝，汝可暫回過八日，再來欲其死於家也。」沙彌既歸，八日復來，比邱異焉，復入定觀之，乃知沙彌歸於路中，見一蟻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水不得入，以此延壽一紀。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杭州一婦某氏，惡蟻，循行廚竈，輒燒之，又常以石灰填蟻窟。穴後生一子，方懷抱，偶婦出外，歸見牀間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羣蟲蟻與蚯蚓攢嚼，無縫而死矣。

有彭和尚者，性惡螻蛄，火燒湯澆，不可勝數，及病篤，螻蛄滿牀，上周匝其身，因遷於別靜室，將石灰周繞之，又自空飛來，卒爲所害，及死，口眼耳鼻皆滿，觀者如市，因而一方共以爲戒。

某人者，往松江東郊三角地開腐店，有子勇力過人。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天氣忽然於水邊見大蛇一條，入洞某執其尾，倒拔斷，鄰婦楊氏見之，云打蛇不死，必有餘害。應掘得上段，亦殺之，某即掘之，不得，又鄰人某曰：

應打爛拋之對河，又鄰人周某曰：「應打爛而燬之，某即將蛇尾打爛拋之對河，初八日某即病，下半身痛不可言，諸名醫俱不識，朝夕哀號，不絕百禱，不愈。越數日，鄰婦楊氏忽見此蛇暴死，又數日鄰人某暴死，又數日鄰人周某亦暴死，目中俱見此蛇，而某之痛苦日甚，一日至二十三年三月，忽起遍身腐爛，出蟲成團，至四月初八日，自頂至踵，寸膚落盡，僅存白骨而死。初十日將入棺，其父夜於地上踐著一大團，甚異，舉火視之，乃卽前所斫之大蛇也。驅之不動，因拜而告曰：「我子殺汝，我誠敬力禱，汝不肯捨，今四人俱死，可以已矣。我與汝無讎，汝無驚我，蛇忽疾行處於棺下，俟蓋棺畢，蛇卽疾行而去。」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禁火莫燒山林

註：禁者嚴戒之意，火性猛烈，物不可過，山間林木之地，皆飛禽野獸所棲，草茅之內，百蟲所集，若縱火燒之，則億萬生靈俱爲滅絕，豈不大干天怒，故焚林而獵，與竭澤而漁，填穴覆巢，其罪相等。帝君恐人無知而蹈於無聞之罪，故誦諸戒之，嘗有小兒於荒地墳墓間戲放野火，父兄家長不可不爲痛戒，清明表墓易於誤犯，亦須留心要知一時快意，歷劫難逃也。

案：唐汾州獵戶摩兒，一日與男師保相繼而死，比鄰有所隴威者，病卒復甦，曰：「於冥司見摩兒與師保父子在湯鑊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隴威問其故，曰：常

以火燒山林故受此罪

唐屠突仲任好焚林恣獵殺害無數一日暴卒復甦曰見一判官乃冥籍天部司馬張安也謂仲任曰汝殺業無比何法可救任叩首哀求判問明法者明法者曰必得受殺者肯乃可蓋誘之曰任殺命無算今鬻割其肉無益於爾不如放回令寫經萬卷超度汝輩而諸類憤恨不許乃以袋裝仲任瀝其血一盆編灑之諸類憤食其血乃姑許因得放還遂刺血寫經求脫惡罪如是數年乃卒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焚獵殺害甚多後從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見羣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命將盡惟存一束黑骨而已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九

高陽許憲為餘杭縣令其子獵於仇王廟側放火大獵忽有白麋從屋後出命以火圍之風吹反覆其面焦頭爛額而斃憲繼以事免官

德興有程姓者世業弋獵常以火焚燒山林家道頗裕輸租入郡適有市紙面者買其六面分與六孫六孫甚喜各戴為戲家畜獵犬數十頭見之爭前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

點夜燈以照人行

註月晦無光天恩有缺雨雪泥濘行人尤苦夜燈之點費少功多所以點燈之心生生應得明眼之報為其心不欲人陷於黑暗也經云人點夜燈上界視之其光如電故人

遂名天燈又云癘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室以其普照行人有功也又云天燈照水一里魚鰓可免網罟則不特濟人並可澤物若能勸里中之人五六家一點燈燭輪供火光連續即為不夜之天長明之月補天恩之未逮功德豈淺鮮哉

案宋王榮家頗厚因無子力行善事嘗建天燈於要路每月黑則點照行人又設小燈百枚遇黑夜遠歸者即給之天雨則捨草履雨傘如是數年連生二子聰明穎異皆成進士

吳郡邱繼周為邑庠膳生樂善好施凡宗族鄉黨姻戚知交無不沾其惠者每以昏夜施點燈燭以便人往來久而不倦後享遐齡崇祀鄉賢子近義孫士芳曾孫之蕃相繼登科克成其家

丹桂籍註案卷二

四十

陳覺一年之內闔門盡遭雙醫醫禱兼行無效一日遇一異僧語之曰汝一生以智巧欺瞞愚昧故獲此報禱何可贖覺願改過自新以求醫治之法僧曰永點夜燈以照行人行人之目明家人之目或不昧覺即奉行不倦並勸里中共施點照三年之內始終如一日一門俱不藥而愈來年瘟疫徧及獨陳覺里中俱得安然

造河船以濟人渡

註濟渡在大人為偏小之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然士庶人能於不便之處力行方便之事此一念能感

格上蒼與功及萬姓者同況江浦巨津有不可以橋梁通者則爲政者亦不可概以偏小視之小則免人厲涉之苦大則除人飄沒之災此方便中最利益者有力獨造無力勩成皆有大功也經云作舟楫渡人者得隨意亨通永無險阻報又云得貴人提攜報自欲廣福田以下至此歷舉爲善之事諸語以示勸

案宋蕭振溫州平陽縣人家居浙江生平好獎善類見江濱過客有飄溺患因造巨舟募工以濟人人頌其德名其地曰蕭家渡後登第爲成都太守

海南倫公文叙父好造舟渡人施茶濟渴後生公狀元及第亦好善一日見里人顧紀將殺一子母牛牛銜刀以蹄

舟楫籍註案卷二

早

踏入泥中公買放之神報夢曰汝父捨舟施茶貴積爾身爾又積德宜益昌爾後後三子果悉登甲第

楊少師榮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財物獨少師祖父惟以救人爲事財物一無所取鄉人嗔其愚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高郵羅州判者賦性仁慈弘治初運河未開河中大風時遭漂溺羅每俟風作必率役人夫甲等集艇以爲救援之計他日一舟中流遭覆急督人夫救之一舟之人皆死所救活者惟一少年至岸視之乃羅之子也自鄉來省親而附此舟父子感泣叩謝天地天之報施何速也

方世隆好造渡船以通斷路以濟浮沈後生一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戰敗爲賊兵所追至一巨河無渡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一舟渡之路問此地安得有渡船老人曰汝父所造路疑之及至岸忽不見矣路因知此乃父造船渡人之報也遂對天拜謝追兵不得渡而返

蜀人徐宗仁鄉有兩石橋夾江水勢湍急渡者溺死甚多蓋因船小石觸之卽碎故也宗仁乃造巨舟兩頭裹以鐵葉命僕撈渡忽有道人叩門曰公壽止四十三今有陰德可延徐又夢至一府見濕衣鬼三四百執卷王前呼徐宗仁濟生拯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王呼左右以卷示曰汝陽數當盡因造船功大今延壽三紀及覺益樂善好

舟楫籍註案卷二

早

施果逾三紀而終

孫三居涑水西涯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孫每至冬月用板七片救人二十餘年因病到冥司主者曰此人曾作七星橋渡人當延壽一紀後享壽八十無病而逝

丹桂籍註案卷三 明顏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雲雲編
六世孫章敬生

勿登山而網禽鳥

〔註〕自此至勿恃富豪而欺窮困歷言戒惡之條苦口以示懲而帝君懲惡之深正誘善之切處勿者禁止之辭上言蟲蟻且要看願况禽鳥尤其大而有知覺者山爲林之所聚則爲鳥之所棲故網禽鳥者往往登山而張之言勿登山而網則平地可推矣禽獵殺生獲報最慘不可不戒也〔案〕楊寶弘農人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鳥搏擊墮地又困於螻蟻取歸置梁上又爲蟲鼠所嚙移之巾箱中采黃花飼之百餘日羽毛成忽有羣雀來哀鳴繞寶室數日而去後一日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迺王

丹桂籍註案卷三

母使也往蓬萊過此數遭劫厄感君救養今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泣辭以白玉環四枚貽寶曰令君子若孫位列三公潔白如此環矣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清白無比

夫一黃雀也何稱爲王母使而報應如是蓋仙家佛子常變化於庶類之中亦遭劫難藏經中言之鑿鑿凡人豈能識之所以人於魚鳥禽獸之微能救濟之往往獲大福報爲此故也

徽州府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太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是復銜巾來還竟攫探者之巾以去太守審得其情杖其卒

逐之不用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聽斷人徒畢集忽有羣雀銜一草衣墮下爭鳴不已汝之立命物色之果有煎油者脫草衣上樹覆其巢取其雛汝之命答之

李紀善彈射其父知巴州紀設網於後園登樓伺之忽見羣鴉觸網紀喜不及履跣足赴之爲巨荆所傷死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眾生與汝何負必欲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削盡矣

翁六錢塘松盛坊人以網鳥爲生每遇春夏木茂便取網張弓登山入林獲鳥雀回作羹與鄰人共食後忽中風不能語惟啞作禽鳥聲右臂拳曲如鳥作折翅狀如是一

丹桂籍註案卷三

二年作鳥鳴墮地而死

洪源董氏子好羅飛鳥燎其羽毛穿以竹而貨之後得奇病徧體生羸皮鱗皴如樹痂癢難忍取火以燎乃定又頭痛必以竹片擊腦方緩如是三年乃死

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失記姓氏善用鳥銃四十無子忽產一兒頭角端正因此悔改前非不復打鳥兒七歲偶因膳師乏饌復將鳥銃打鳥日復一日其子忽患痘疹徧身紫泡醫者不解皮肉焦爛每一毛孔內有鐵珠一粒不計其數哀號痛哭而死其父相繼病亦如之陸善長親見述韓金射鳥爲生暑月乘涼坐廟門檻上因取箭簇刮耳中垢風吹門轉正擊其簇箭貫兩耳血流如注而死

新塗人楊二以羅雀爲業一日見寒雀棲於樹上楊登枝網取枝折而墮頭刺竹尖腦穿而死

王遵忿鵲喧噪俟夜深棲定以竹竿戳爆竹驚之後遵得病驚悸而死驚之且不可况網以取之乎

雲間東門有錢姓者好養諸鳥康熙十三年十月忽得病竟自嚼其肉吐滿臥室自剜其腎舉以示人三日作百鳥之聲而卒鄰里駭之觀者如市

顧氏家僮吳某亦松郡東郊人也平日好以鳥銃打鳥一日與人戲偶傷一指忽然偏身毛孔內出血如鳥被打之狀而死此康熙十七年三月初八日事

勿臨水而毒魚鰕

丹桂籍註卷三

二十一

註毒者用藥殺之也似不必拘定藥凡網釣捕捉皆謂之毒然網釣捕捉雖極惡孽猶有脫逃之處至於用藥則一池俱滅故毒指藥看爲是亦舉其甚者言之也若仰體上帝好生惡殺之德則凡網釣捕捉俱不可不戒釣弋在聖人亦所不免然無故則不可若以此爲業則悖甚矣

案郎暉性愛物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魚藥名雷公藤傾汁上流一二十里魚鼈鰕蛤大小俱斃公歷年買此藤焚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焚此亦可少全數百千生命耳享壽九十子孫貴盛
李景文好生凡魚鰕活者盡畜之池後文服丹砂煩燥幾死投浸池中魚鰕遍體如吮喙然須臾平復池水爲熱

李冲元夢一皂衣嫗曰妾腹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俱生妾死五千子俱死幸貸一命及旦人饋一大鯉冲元曰入夢者此也卽放之享高壽無疾而卒

佛經云魚子不經鹽三年猶可活人能戒殺極妙儻必不可得勿傷其子輕輕取出放淨瓦上日中略一照卽投大水中至螺之生子九十有九味不甚美且傷人人何忍一箸而死億萬命也

宣和間商人楊序夜夢神告曰子逾旬日當死能活數萬命可免序曰大期已迫恐不及奈何神曰盍圖魚子放之序醒遂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卽求其子放之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果然

丹桂籍註卷三

四

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以取魚爲業後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炙煮自云但見火車燒身萬魚攢食其肉經數日乍死乍生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尊合家奉齋寫經數百卷超度魚魂乃瘞

宋曹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徒從幼捕魚爲業後得病若爲眾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身其痛稍止後被村人盜去網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秀州人陳五善製乾鰕人爭買之後得病跳躑牀上痛旬日遍體潰爛其妻乃言夫存日製鰕之法甚慘今其病宛然如鰕死狀

勿宰耕牛

註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歆上列天星下輿地利有功於世豈可宰戮况凡生皆不可宰殺而牛爲大畜禮記曰諸侯無故不殺牛雖君王猶不敢輕殺民間何可殺之食之故歷代皆有訓戒徧觀古今載籍殺牛者尤多顯報經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又云食之三日神嘖鬼逐戒之三日名書金錄永以爲戒子孫百福帝君不徒言牛而加一耕字正欲人念其服耕之苦大有功於人何可不常存愛護之心乎

案宰牛之禁
本朝設有令典

丹桂籍註案卷三

五

世祖章皇帝諭刻戒牛文遍賜羣臣頒行天下人能戒之不特陰功浩大抑且不悖王章矣

宋桐鄉人李華生二子長時春好食牛肉病瘦妻徐氏尋醫途遇白髮翁曰疫病多尋喚牛人時春聞言悔過疫尋愈次遇春登科華復宰一牛遇春死次年報夢於父曰祖修德有我因父孽罰我羅雀多盲目屠牛必破家不誣也鄰人陳敬神其事聞殺牛輒買養之一胎二牛畜產無數一日夜歇旅中早有叩門呼敬索買牛錢者敬起身出啟戶無人屋梁折竟壓其榻陳得免禍

台州仙居人李田子國瑞夢一人推車過門滿載書卷瑞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姓名也揖而求觀遍覽無

已名獨有李遂夫三字車人指曰此非爾名乎李佯拜曰然車人曰此鄉皆食牛而汝家三世不食宜父子登科醒卽更名遂夫其年果父子相繼擢第

金陵朱之蕃未第時夢神語曰今年狀元已定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故黜之汝家世積陰德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獨未戒儻能永戒可屬汝矣父夢亦如是遂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得二甲第三名

丹桂籍註案卷三

六

尙書公聰出殿呼俊曰今閻羅天子宋范文正公也我爲屬官因爾殺牛五百故召汝俊曰未嘗殺牛祖曰以爾爲官不禁宰牛俊曰曾出榜禁牛祖喜曰得毋失檢乎急命檢卷土地呈俊禁牛榜俄而降諭增壽一紀

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呼家人請太守及郡僚至牀上叩首曰某至陰司乞命甚哀初猶不許旣而憫之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今幸再生非諸公爲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眾以爲妄語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郡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遂立一簿於通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卽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答曰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怒責余泣曰事屬

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空中持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啟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太守與眾俱受福無量矣司理後享年至百歲

李益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榜榜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畫一牛在傍至揭榜果與楊同登因叩其前代陰騭事楊曰我家惟三代不殺生不食牛

姜學士弱冠暴亡冥王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該八十二歲丁丑進士官至公卿不合殺牛食肉以至算減祿絕言甫畢傍一吏謂曰汝宜急求還魂改過否則判入地獄矣姜曰願指示吏曰陰府最敬書寫受持妙法蓮花經金剛經感應篇陰騭文汝若發心可得免脫姜依言求之冥王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七

果令還陽姜遂書經持咒誓不食牛後登第位至翰林學士

秀州青龍鎮盛肇好食牛肉一夕有叩門者肇啟視見青面人送一青簡內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觀暴死者盡是食牛人讀畢人與簡俱失肇自此合家不食牛肉且以勸人勿宰食累世貴盛

楊立齋微時夢新城隍到任賞善罰惡見一囚卽同里某人也自幼宰牛復數日楊讀書胥山中晨起忽見屠牛者父子陰魂俱戴鐵枷血肉淋漓一健卒驅行問之曰以宰牛罪押入無間地獄

蓋此地獄萬苦萬刑無有休息故名無間

紹興初建州甌甯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殺牛所

殺甚多後買一牛於野外去家稍遠乃跨之以歸擬至家屠殺忽臂膊如紮不可動蓋已聯牛背與皮合爲一體竟不能脫人鞭牛婦體亦痛其家人牽往野中與人遍觀冀得減罪經數日而死子孫自是改業

廣陵馬世澤子容喜食黃牛所殺不一母朱氏止之容戲牛曰汝拜我饒汝牛果拜容曰畜也何曉人意仍殺之次日容爲雷擊批一牛字於背一鄉自此俱不食牛

勿棄字紙

註自蒼頡作書闢天地之靈祕而文章流遍宇宙愚魯困之而睿智貧賤以之而富貴至於人情之嶽嶽世事之紛紛莫不由是而底定則片紙隻字實爲上天所珍惜學人

丹桂籍註案卷三

八

君子不可不深加敬畏者也况散之爲字集之成經以此推之一字一經也帝君有勉惜之論大藏有勸惜之文咨嗟告戒痛切詳明奈世人昧昧不察穢褻輕棄甚至糊窗覆甕抹桌翦樣踐踏勿顧以聖賢書貯針線換錢物以之點火大半委地燭根餘紙棄於街衢寫詩句於爆竹列年號於瓷器印記識於鞋襪種種罪愆不勝枚舉抑知文曲諸星奎光俯矚罪有攸歸報無或爽可不戒謹哉士君子或崛起青雲或奕世金紫不可忘其所由來故有志功名之士固當慎重點畫卽無心利祿之子亦宜畏敬斯文不於其身必於子孫天道非遼隔也昔有丁生請仙呂祖降乩極言吳下除夕以石灰印門寫字踐踏大千天怒則知

惜字之功爲不小矣經云惜字一萬增壽一紀佑聖真君戒惜字文云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將付火中或送長流埋淨土賜君福壽永無窮奉行者不費錢不費力獲福無涯莫此爲甚胡不勉而行之焚過字紙必以淨器取灰或埋淨土或投通流大水中蓋紙雖焚過其字仍存不可忽畧而踐踏之也

案帝君諭敬惜字紙文曰士之隸我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墮必掇拾以香湯洗曬燒之一夕夢宜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我字紙之勤也憾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狀元及第子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視釋老之文非特萬金之重於六

丹桂籍註案卷三

九

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而泥糊或以裨屏或以裹褥或以糊窗踐踏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相倍蓰矣何釋老之重而儒教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強茲分別爾况我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日苦學雞窗一旦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黜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鑑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悟甚至子孫不識字舉家因受其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患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拾字紙而一身顯宦既能顧惜陰報

無差昨因老君降生之辰玉帝御太極殿修文郎顏公葛真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紙爲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能告諭相率力行始終不怠卽消災而降之福知而不敬卽奪其福而降之殃玉帝旨下專委我徧行飛鸞申明此事已曾於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曾於滇中降諭印施今又降於南安戒諭普行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卽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門也諸生一誠相感故吾盡言之以救土風之頽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此卽我之願望也世人見此卽當遞相告戒使人人敬之重之則獲福無量若不知敬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丹桂籍註案卷三

十

練川許潛壺諱自俊庚戌會魁先是癸酉科鄉試入闈因倦假寐夢號房前掛拾字竹筐一隻竹箝一柄筐內字紙光焰燁然傍有人指示之曰子前生天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科果中式

楊慧兒九歲善屬文於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索夜桶不得遂將殘紙籍於牀前便之誤投字紙在內次早翻閱故書卽茫然不省扞題構思胸中如有物礙不復成一字矣竟至廢業卒以病夭

何吉素不惜字紙嘗以之抹桌糊窗有人勸諭之反笑爲迂一日抹桌後卽投於地家童灑掃誤入廁中越七日忽雷火大作吉與家童皆震死廁前吉背上有不敬聖賢穢

褻字紙八字此崇禎十一年六月事也

嘉定西城外楊港橋有一村婦荷鋤往田忽爲震雷擊死其子甫垂髫亦爲雷火所焚而未及死脫其履粉碎擊之人爭視則以字紙直其子之履也

康熙元年五月金陵牛市馬回子家有雷自地中起熒若火輪環遶庭除家方宴客數十人皆惴伏股慄旋飛入室震馬妾於樓上腹首俱碎抓其襪履之屬其中字紙片斷糜折蓋此婦平日常以字紙襯鞋底故受天誅如是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少養宦家不知敬惜字紙康熙八年間年五旬矣尙不知改忽一夜夢追攝至公府殿宇森嚴榜曰文昌殿由門陟階及堂見堂

丹桂籍註案卷三

十一

上懸一牌大書四句曰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字不敬人忽一人喝曰知未遂驚覺方知悔過述夢勸人而已晚矣未幾卒無子

今人皆知敬惜字紙矣但恐徒結敬字之社以名不以實猶不免於包銀裹物甚至有旋汗旋焚之說不知全無敬心明知明犯其罪更甚嘉靖間俞淨意感遇竈神深以此事勸戒不可不警惕也而更有說焉昔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此又惜字之原也故惜於既有字之後尤當惜於未有字之先周霖公先生有惜字正詮十二則謹錄於後 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誤人功名者此字

當惜 下筆有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下筆屬人聞

壺陰事及離拆婚姻者此字當惜 下筆謀人自肥傾人

活計者此字當惜 下筆陵老貧欺孤寡者此字當惜

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 下筆

唆人構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 下筆顛倒是非使

人銜冤者此字當惜 下筆作淫詞閨謠兼託詩譏訕人

者此字當惜 下筆刺人忌諱發人陰私終身飲憾者此

字當惜

勿謀人之財產

註財是錢財產如田房生業之類謀者非其所欲棄而設

計以圖之也貧富窮通前生分定奈人不察而或巧計圖

禁或心懷強佔或阻其便利以圖吞并或幸其禍災以圖

方員蠶食陰謀不一而足亦思人加於我我何以堪以此

推度心地自平況謀人財產天遂其願者萬不得一枉費

奸心反爲他有着往往而見王法彰彰陰報鑿鑿殺身亡

家殃及子嗣禍豈止一身一世已哉故不特不當有是事

並萬不可萌此心也

案徽州知府鄧繼曾初仕時其親某御史告之曰君方初

仕切忌苟利昔子巡按雲南夜宿一處秉燭獨坐空有一

人前來叱之應曰我非人乃爲君守財神也待君已久予

曰金何在神指曰座下是矣視之磚下果有白金一千兩

予曰能爲我送歸否神曰要鄉貫票牒隨寫焚之忽不見

後將復命適同年某主事託予保舉一官受謝金五百兩以二百饋子後歸家備牲祭神其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子問何故少二百神曰前某主事所饋二百即此數內物也予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因君至戚仕途方始特洩此告君以見定分有數不必圖謀此嘉靖戊戌年事

丁湜少英爽有一相士謂曰君氣色佳極即書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遂自負一日見二蜀士多貲湜遂延賭得六百元又遇相士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得非設心謀利以負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曰悉反之可乎曰既發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尙可占甲科然居五人之下矣湜亟還之是科徐鐸首魁湜居第六

丹桂籍註卷三

十三

海甯郭天生至杭州探親時天啟辛酉六月二十七日適杭城大火天生夜立於路忽見一婦同婢擡一皮箱驚慌中誤認郭為親付其看管而去久不至次日郭仍至其處待之見婦與婢號哭而來郭問明其故即取箱還之時郭年十九歲歸患危症見有人持牌來攝至一大城見王者命吏查簿吏曰郭年止十九歲應雷殛死近六月內有還箱善事合延壽回陽一夜方甦郭果壽考

唐軍吏吳宗嗣有吏貨錢二十萬不還逾年宗嗣忽見吏衣白來潛入殿中俄而馬生白駒問吏正是日死也駒長賣之適合所欠之數

宋澄海門外有專謀人產者家甚富乾道八年秋有道士

至門化齋吝不與道士出而笑曰我豈少於食哉主人罪深故來解之今若此不可救矣已而雲霧陡黑雷火燒其室一生蓄積頓成灰燼

宋鄭榮狡惡起家里中有一富翁子榮與結親百計謀其財產直至行乞而死榮既富行鹽於江河者二十年紹定間遇寇江上中有一寇儼如富翁子縛榮父子淫其妻妾女媳盡掠其貲而去榮復大困貧苦十年而死後子亦乞丐

湖廣盛某素性險惡人號黑心家富欲造堂樓五間苦地窄浼人與鄰張姓言張不允盛密令大盜攀張張不能辨而死於獄妻以地售之樓成得一子六歲尙不能言一日

丹桂籍案註卷三

十四

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為子孫計故設此謀今爾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爾何苦如此吾非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謀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大驚向後一倒七孔流血而死其子費盡財產身亦死

陸文淮上人也侵其鄰人鄭氏之產以為園囿所存惟嘉樹一株陸晚年得一子而啞數歲遊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及長荒淫戲傲盡破其家乃死人皆以此子為鄭氏後身

蜀地年荒有客負米五斗過一村中投宿主人與妻忽起一念謀之子不知與客同宿更深客起如廁主人於黑中見一人熟睡遂殺之呼妻曰五斗米到手矣妻舉火照之

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而隱去天明聞官執夫
婦伏法

江陰青陽鎮康熙十四年六月大旱一家素貧無力解救
謂妻曰田荒租重不能生矣妻曰尚可救乎夫曰口食不
給何以募工妻曰我每日煮飯必取出乾米一把積三年
已滿兩大罈以此募工可乎夫視之喜極未至五更即出
募工妻起煮飯而米已失去矣蓋其米藏於牀下鄰人聞
其語已穿壁盜去妻恐夫歸責之遂投繯夫率眾歸叩門
不應及入妻已懸梁矣夫不解尋飯尋米俱不得眾皆歎
息而去越三日雷雨大作鄰人兩手執米頭戴米罈震死
當街罈口鎖頸頭不能出遠近駭異其妻復生

丹桂籍註案卷三

十五

康熙二十年六月青浦郊外有一人賣得布銀二兩四錢
中途遺失一同行人姓金係青浦縣差見而拾之當即向
金姓討苦求不得金反以催糧銀在身爲名毒毆其人而
去其人以此銀一失闔家餬口無措無計歸家竟往城隍
廟神座下哀號哭訴其夜金姓鄰人俱聞金家有鎖鍊聲
明晨金不啟門鄰人視之金已跪倒牀下死矣原銀猶在
牀側也

勿妒人之技能

註技是技藝能是才能天之生才甚難世不易有遇一技
一能之人若已有之百計成就之顯揚之此天地公好公
惡之心也彼不仁之人心亦未嘗不知其善而我見人見

一生橫起邪心惟恐其相形而不利於我或惟恐其得志
而獨利於己媚嫉之心不覺從中勃發於是阻人才於方
進敗人功於將成其始起於一念之微而其害至於妨賢
病國禍世虐民殃及子嗣究竟徒傷心術徒取禍災何損
於人不可不深自猛省

案杜正獻聞人之善善若己出劉集賢聞人之善稱揚不
已韓忠獻聞人一小善必斂手曰琦所不及三君子者名
位皆隆

龐涓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仕魏自知才不及臏乃
以計召臏削其足使成廢人齊威王即用臏爲軍師時涓
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臏計直走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

丹桂籍註案卷三

十六

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度魏兵夜至馬陵書曰於
樹曰龐涓死此涓果夜至火光燭樹萬弩俱發涓乃自刎
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才不如非一日秦王覽韓非
說難書憾不獲見及韓王遣非如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
懼分其寵譖之下獄又以藥酒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而
死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見而死識者以爲
天道好還

穆修以詩著名嘗遊京洛題詩寺壁真宗見而歎賞之間
爲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薦之者丁謂進曰此人
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謂之妒心如此宜其後死無葬
身之地也

郭尚書贊初作賦卽有名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謗毀由是連上不中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贊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俾復就選得中第

江陰張畏暑積學工文嘉靖甲子南京鄉試落第大罵試官時一道士在旁微笑張遠移怒曰汝何笑我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焉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平氣和今罵試官不和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由此感悟折節自持丁卯卽中式

省士劉生與徐生給省課在棘闈中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已佯擠人叢中墮之於地給徐曰已失之矣徐泣而尋

舟楫籍註案卷三

十七

之俄有一吏出之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第

勿淫人之妻女

註已嫁日妻未嫁日女食色性也惟此二者不待教而能不待學而知才人傑士往往於此失足蓋平日讀書談道目不見色之時人人易守此真正之心一旦暗室屋漏邪心偶動或紅顏曼態目送眉挑不知不覺飄入羅利鬼國矣當此須認得清識得破要想毒算於此增除功名於此與奪毅然不動方立得腳根定故此一勿字要人立地起念卽立地一刀割斷着不得一些游移容不得一毫情念天堂地獄一時立判此人字要看得廣不特戶外爲人卽

僕隸使女俱是總之非我之夫婦卽是他人之妻女烏可稍存一點欺心諸惡業中惟淫最大昔有人被攝陰司醒述閻君殿上對曰萬惡淫爲首百善孝居先速報錄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冥律云淫人女者得絕嗣報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凡人淫心起時不可不從發源處早自禁絕念慮一萌陰司已列罪案若見人妻女卽作自己妻女爲人引誘想則淫心頓釋矣更見人婦女無論親疏貴賤當避嫌疑吾之修身立行猶次彼之干係名節甚大使女名節尤不可以賤而忽之忠孝節義出於天性無分貴賤若以主勢污之法干天譴閻閻之事不特不可犯並不可談及經云日過與淫惡等

舟楫籍註案卷三

十六

案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去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囚徒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惘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展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當得絕嗣報

羅城使程元賓攻遂甯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美色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我女安敢相犯親封鎖於一室明日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蚤建節鉞元賓曰節鉞非所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從容談笑別親友而逝諸子皆顯官簪纓不絕狀元周旋之父多子而貧鄰人富而無子令妾與之乞種夜招飲其夫佯醉而出妾出陪告以故旋父愕然遽起而

門已閉乃以手書空云欲傳種子術恐驚心上天終面壁
不顧正統乙卯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印旋也彩旗
上皆書欲傳種子術恐驚心上天二語守莫測其故丙辰
旋果狀元及第太守稱賀因述夢中語父曰此老夫二十
年前書空語也終不露其事

湖州歸安沈桐宇觀頤家貧族兄遜州有道望遠近信服
有一姻家孀婦子幼欲延一師因薦觀頤孀婦禮遇甚厚
忽一夜私奔焉頤峻拒之次日辭歸婦恐事泄備禮敦請
浼遜州促之數次不赴屢詰其故終不言次年觀頤同其
姪節甫舉於鄉又同登進士官至福建巡撫

冒起宗萬歷戊午科登鄉薦後增註太上感應篇因念好

丹桂籍註案卷三

十九

色損德尤甚故於見他色美一條備列報應當日佐之寫
者南昌羅憲嶽也辛酉羅君歸越八年羅於正月初二夜
夢仙流三人一老翁蒼頭黃服二少年披紫衣左右侍老
者出一册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良久羅聽之愕然
曰此冒孝廉所註感應篇見他色美全註也讀畢老者曰
該中旋顧右立者曰爾誦一詩即誦曰貪將折桂廣寒宮
亦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
醜印作書詳述夢中詩於起宗子曰尊公捷南宮無疑矣
但榜花二字難解當是誤聽耳其餘一字不差也是年冒
果高捷八月歸省兒出羅君書曰觀此則色之一關可
不慎哉十月望冒過舊友陳宗九齋頭閣卷見榜花二字

註云唐禮部放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冒姓實應之可見
淫之一事固為萬惡之首有志青雲者尤不可不戒也

萬歷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龔蔭指揮繫冤獄
趙力出之指揮感極無報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此名
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曰使不得如是再四畢竟不從後其
子上公車途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
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
神明之告爾也

雲間陸樹聲字平泉辛丑北土時郡守王公華夢見城隍
庭下眾保陸樹聲為善士因召其外父李生問其平日作
何善事對曰他不及知惟於邪色不苟已而登會榜第一

丹桂籍註案卷三

二十

子彥章亦為己丑進士
項希憲原名德榮夢己為己卯鄉科以汚兩少婢被主科
名神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
八名為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為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
名次也因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廿九名己未會試第二
名其疑夢中名次之爽及殿試為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
甲數之恰是第八蓋鄉會榜俱用白紙殿榜獨用黃也
豫章有一乳共生者相貌聲音如一自襁褓以至三十些
微得失莫不相同三十一歲兄弟科舉至省鄰婦孀而麗
挑其兄兒正色拒之戒其弟曰我已堅拒恐爾貌同若挑
爾甚勿作損德事弟伴諾竟與婦通婦初不知其為弟也

彼此情稔因與婦約曰我得科名必娶爾及放榜兄入
弟下第矣弟復誑婦曰我且赴春闈俟發甲後娶爾且以
乏資斧為言婦傾橐付之春兄復登甲婦朝夕盼望音問
杳然鬱鬱成疾陰以書貽兄而婦歿矣兄得書驚詰弟
俛首輸情次年弟所舉子殤而兄子願無恙慟哭不已雙
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享祿壽多子孫稱全社焉

浙有指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子取被為師發汗誤捲母鞋
一隻墮師牀下師徒皆不知揮使見之疑其妻入問妻不
服揮使遣婢詭以妻命邀師而已持刀伺其後俟其門啟
即殺之師聞叩門問何事婢曰主母相招師怒叱其婢不
肯開門揮使復強其妻親往師復固拒之曰某家東翁相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延豈以冥冥墮行哉誓不亂門終不改揮使怒頓平明日
師欲辭去揮使謝之曰先生真君子也始述其事謝罪師
是年即登第後居顯爵

昔南京一主應試風儀甚美旅邸對門有宦宅女見之屬
意焉試畢遣婢邀生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寓一生
竊知之乃冒為生赴約其婢因黑夜不辨引之入女相與
就寢適女之父歸突入見之大怒俱殺之明日放榜不去
生已登第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登鬼錄矣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試省城病劇而逝覺魂自頂出思
求觀音大士指引大士令謁宣聖繼謁文昌註名祿籍查
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舉舟人少女美姿善諳意欲就湯

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乃告曰見汝遇色不
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樂善今日人心險薄鬼神司察極
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定今之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
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諭畢即甦至辛丑科即中進士
德清蔡狀元啟傳號崑陽初應鄉薦時尙無子夫人私畜
三十金為置一妾妾至垂淚不止公問其故曰夫以負營
債至此公乘夜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為爾了此事我今不
可歸歸則心蹟不白遂宿其家候營卒來謂曰我姑不汝
較但繳券即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券辭金公乃命轎昇
婦還其夫以三十金為贈後夫人即舉子康熙庚戌公遂
及第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李登年十八為解元後五十不第詣葉靖法師問故師以
叩文昌帝君帝君命吏持籍示之李登生時賜玉印十八
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私窺鄰
女事雖不諧而繫其父於獄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侵兄
李豐屋甚至形於訟又遲十年降三甲又於長安邸中淫
一良婦鄭氏又遲十年今復盜鄰人室女為惡不悛已盡
削其籍今死期至矣尙望貴乎師以告登未幾登憤鬱而
死

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淫一鄰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
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
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撲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為粉

碎矣放榜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慙憤而卒

京師人劉堯舉父宦秀州隨父之任買舟就試悅舟人女艾第二場出未午歸舟翁媪入市遂通其女是夕劉父母同夢神告曰郎君今歲應發解因所爲不義上帝黜落矣發榜果見黜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二人屢窺心動師曰郟城隍最靈汝試往禱或當有合是夜陸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訶責命查祿位吏檢簿陸仲錫下註甲戌狀元邱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邱某抽腸方醒館童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矣後仲錫終身貧賤夫淫心一動鬼神卽行譴罰可實爲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其事乎

江甯庠生郭某己卯入場未放榜時對門楊生謂曰我近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爲汝於某年某月某日江北收租與一田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又於家中淫一婢故除君名及放榜果不中竟以貧賤老

鉛山人某常悅鄰家婦挑之不從德其夫病天大雷雨乃着雨翼花衣躍入鄰家奮鐵椎殺之仍躍而出人皆以爲雷擊也後遣媒求娶婦因貧改適伉儷甚篤一日婦簡箱見有花衣雨翼者怪其異製夫笑而言其故婦佯爲言笑俟其出卽抱衣訴官論絞絞之日雷大震身首異處若肢裂者

滁陽王勤政與鄰婦通好有偕奔之約而尙虞其夫之追及未幾婦計殺其夫政聞大駭卽獨身逃至江山縣相遠七十里以爲可脫禍矣饑入飯店店主供具二人食政問其故店主曰此披髮隨汝者非乎政驚知冤鬼相隨卽赴官自首男婦俱服上刑

宜興有染店婦極美木商見而貪之借染名戲餌百端終不可犯因而造謀夜擲木數根於婦家明日以盜告官又賄賂上下百端窘辱以冀其從婦家虔祀趙元壇乃哭訴之夜夢神曰已命黑虎矣方十日商入山販木叢柯中突出黑虎嚙商頭去

僧行蘊見佛前蓮花忽動淫想其夕有婦叩門蘊啟視見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一女子攜一婢自稱蓮花娘子容光照人蘊喜極與綢繆敘語俄而燭滅侍者聞蘊叫苦女子厲聲曰汝離家薙髮因何起妄心假令我真女子豈肯與汝苟合於是馳告寺眾排闥直入所見乃兩夜叉蘊已身首異處矣是則一入淫想卽受奇禍者

順治間嘉興錢某未第時館於鄉民某家有一女年十七因清明拜掃舉家皆往止留此女看家錢遂私焉仲冬假館而女腹漸大父母詰之女以實告鄉民以錢尙未娶欲將女贅之以掩其醜因詣錢備言所以錢故作色曰汝女不才將欲污人耶鄉民含忿歸詈其女女遂自縊錢後中鄉榜夢女抱子立於前會試亦然越歲授江甯司理時以

鎮江之變將從逆諸人發錢會勘而錢以受賊論絞命下之日錢夢此女以紅巾拽其頸次日即正法

總之貞潔者必獲其福好色者必亡其身故不可之書能徹夜小典史早占鰲頭不把琴心通一點薄相如遠顯科名豔妾亟還產龍頭之貴子侍鬢不納顯黃榜之高名拒奔女而動太清羅殿元夢占廷對獻羣姬而封一室程太尉終建旌旄秦君同舟不亂累代簪纓何澄療病不淫一時貴顯拒美婢之呼貓茅副使文章名世避裸形之奔女陳九疇甲第聯芳錢長者不雜愛慾生子腰金徐吏員不淫罪婦身登二品轟志力辭奔女三世登科馮商暗室不欺四德顯報至於公孫爭室懸首周衛良夫肆淫袒裘就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五

戮巫臣竊姬以逃禍延滅族嬰齊下報獲罪祭而得亡貞正之獲大福邪淫之遭奇禍古今來指不勝屈畧述其見共聞者數十條以爲同志法戒幸閱者敬懷之有志功名啟迪後嗣者尤宜懷遵也夫世人淫佚多由邪視若能看破迷眼之相牢拴靈惑之心則福壽綿長功名顯達如操左券矣胡不勉而策之

勿唆人之爭訟

〔註〕唆使唆也可以不至於爭不至於訟而爲挑撥贊成之激烈引道之爲唆爭者必訟訟者必爭故曰爭訟而爭爲訟之端訟又開爭之漸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人身有貪嗔癡三病而爭訟爲嗔癡之尤者人方惑時一言點破或平

心化導造福無窮使唆之人非起於怨即起於貪陷人而自快其忿愚人而自私其財小則破人之家大則害人之命造業於今積報於後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不特在公門爲訟師者當猛然回首凡遇忿爭俱當和解

〔案〕李無競至朱仙鎮見二丐爭鬪曰我終身乞丐得錢數百爾借去不還李見其猛擊以己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日君能爲我解爭真善人也吾居隆和曲他日相訪必當有報無競思此丐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一日乘暇訪之其人延至廬飲酒出棗曰食之可以長生復進以桃無競取數枚懷之至中途取看皆紫金也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五

崔焯於開元寺見一丐食老嫗足蹶覆入酒甕被店家毆擊焯趨解曰酒值幾錢曰一貫焯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遇於途曰蒙君解難我不敢忘吾善治贅疣今有越并岡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即愈即遇一僧贊垂於耳依法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眾遂致富或曰老嫗即鮑姑也

宋永福縣人薛敷以刀筆成家一日延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伏壇良久起曰表尾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不知何故旬日無端失火家資立盡意欲渡江他往仍以刀筆餬口中流檣折掠敷墮江而死餘人俱無恙

劉願質疽發背方術不效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質

令道士告斗是夜夢至一殿下見王者曰汝犯天律告斗
難免質對以無罪王者曰汝館某家造端興訟致兩家破
壞質曰此是我弟願立非質也王命吏覆核果然乃免之
質愈願立即瘠發背死

黃鑑蘇衛人其父憤教唆爭訟蕩人產業致人冤獄後鑑
弱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郡人皆歎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
歷陞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景泰中有禁錮
天順疏立時族誅蘇人大快

張某者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窮取民
財官有其三七歸於己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
無雲忽爲暴雷擊死五臟如剝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七

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枵腹枵歲月不離
因以宿因問曇相禪師師曰汝父生前本寫詞狀唆人爭
訟故令身受其報光讚求師救免師令自着桎梏三日爲
作懺悔矢心行善事稍解

康熙六年上海縣學生員朱用樸字鳴濟世居閩行鎮正
月初一晨起方拈香忽頭眩痛倒見差役四人攝至虎頭
城下同牌其拘十一人用樸居首城內有一人出依牌唱
名各付一竹箒令伺候少頃城上張掛一榜大呼各犯自
看一生善惡名下有一善事用一紅圈有一惡事用一黑
圈圈下先開某事後列始終顛末年月日時纖毫不爽用
樸名下黑圈十六首件爲代友娶妾事樸有友欲娶妾因

已貌醜情樸往嘉定代看成之一女甚美已收聘成券
矣一人私語曰可惜好女子嫁了海龍王女聞之大疑卽
欲與樸成親樸不允女誓死不嫁別姓友怒棄女而歸並
不取價父母無措因復強樸曰我代友而來安有自娶
理今友既不成吾家兄用相欲納偏房甚相得也遂作家
書女命伊兄同到閩行鎮看虛實及三適樸父立門首見
家信大怒詬罵伊兄歸述女慟哭而縊次件爲陷姦事閩
行鎮有木商年老喪子媳甚艾里中素欲染指無由乃誣
商以新臺之行樸一時誤聽亦與首焉商不能辨忿恚而
死媳憾冤莫申亦縊其餘各件皆屋漏疚心之事不及盡
述總之舉心動念絲毫不爽紅圈者止一件不過爲人解

丹桂籍註案卷三

六

釋一訟事而已生平行止森列如鏡更有已經忘記者無
不言之鑿鑿看畢惕然警省愧悔無及忽見城下另掛一
牌曰某人等幸有一二善事發還原籍遂離陰府得以復
生時已正月初三矣因此再生痛自追悔杜門不出齋戒
誦經以贖前愆朱用樸自述夫用樸止以釋訟一事而遂
獲再生合上觀之使唆者如彼勸釋者如此凡爲訟師及
使唆人者不可不知所戒乎

勿壞人之名利

〔註〕名利二字人所同欲而患得患失之心勝則有出於壞
人以自成者豈知我壞人人亦壞我我成人人亦成我得
報往往不爽要知名利已屬身外乃以身外之故而自壞

其身心恐知者不爲也壞字該得廣如以私讎造謗以貧緣傾位談婦女之閨闈說僧道之破戒絕人活路誘人嫖賭富人前說貧者行短官長前說賞資可除之類皆是案吉水羅循會試寓京失去袍襦同舍生不安密訪得之拉循過其舍舉示之曰此非君物耶循曰物偶同類非吾禍也遂趨歸謂同舍生曰我失物所損無幾彼若汚名豈得爲士乎生謝不及後生子中狀元卽羅念菴也

劉留臺貧時於路中拾金一囊守候不去見一人號哭而來曰八年爲商積金一囊醉後於此失去劉卽還之商分其半以謝一無所受人皆笑其拙公曰我賦分合貧敢掩人物爲己有乎且商辛苦積之吾安坐享之不祥雖極貧

丹桂籍註卷三

三

終無悔憾既而登第官至西京留守

徐文貞公諱階歸里宴集親故一人取金杯匿於帽公適見之撤席主器者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醉酣潦倒杯帽俱墜公隱然納杯帽於其人袖中扶掖使歸終不洩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洩言於同學其人訴於郡評蘇與試官有私及定榜時第十一名果習易郡守告試官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因於眾前以副卷首名易之既拆號則自副卷而爲正榜者大璋也從正榜而易爲副卷者卽詎璋同學也士民咸稱天道之公莫不大快明年蘇冠南宮

白居易與李德裕不協白有所寄文章李斌之一篋未嘗寓目或問之曰見便當愛之上欲相居易德裕言其衰病乃止後德裕失勢貶崖州卒於貶所

甯波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某李百計攘得之入京就選資緣首相之門求順天府司訓許之未出榜前忽至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罵曰我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羣譁於吏部門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怏怏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任明年王錄應貢就選恰得順天司訓

丹桂籍註卷三

三

昔有二生素相交好俱業春秋臨場同寓一生忌其才高而同經密取彼生筆嚙去其穎及入闈抽用已盡禿矣大驚慟哭欲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瞻畢則仍禿穎也次日嚙筆生以違式貼出不得終場而禿穎生魁選聯第

勿破人之婚姻

註婚姻天定人豈能破或爲人破者畢竟非婚姻也然而造惡之人有時立地風波敗壞良緣卽使天不作合而我起此一念豈非徒傷陰德故無論婚姻之破與不破舉此一念陰司已列大罪案矣破有三等有破於將合而不得全於始者有破於既合而不得全於終者更有人所不可不慎者無心偶語時開人離別之端謔浪戲言頓阻人恩情之路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凡此之

類尤當警戒亦思完人夫婦何等功德破人婚姻何等罪孽天堂地獄只在一轉念間可不畏哉

案文紹祖福建福清縣人也聘柴公行女為媳既問名柴女忽病瘋紹祖欲別聘其妻大怒曰吾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理傷義是速之禍也苦勸仍娶為媳次年其子登第媳病亦痊柴女連生三子皆登高第

徽州程孝廉臨溪而居有一女子探親過此夫足溪中程遺婦救之命妻與之烘衣留宿次日送歸母家女之舅姑聞而不悅曰女宿於外非完女矣令媒妁退婚孝廉親往力諭乃成婚不一年而夫卒有遺腹一子孀婦撫養之教之讀書燈下膏流涕曰汝若成名無忘程孝廉先生之恩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入會場每成一義必朗誦叫絕文完忽放聲大哭適程孝廉與之同號亟問之少年曰七篇皆極得意不料燈煤焚卷數行今無用矣程曰若肯與吾謄寫得中當圖厚報少年即以卷與程遂中進士少年謂程寓曰公生平作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前曾救一女子溺水其夫家議退婚我力爭其無咎復諧伉儷或者此一事差有陰德耶少年伏地拜曰先生即我母之恩人也敢望報乎因以母燈前語告之事之師禮遂通家往來不絕天道好還何報施之巧也

四明葛鼎鼎號海門為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而去神託夢於廟祝曰為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此必

揖我起立不安廟祝如言將鳩工神復夢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已盡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不能書挽葛代筆也葛聞而悔過力為完其夫婦後止中鄉榜官副使

鄭叔通聘夏氏女為妻及登第夏氏病啞眾議別娶叔通曰未啞而定姻既啞而棄之豈理也哉遂娶之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二子皆顯官

孫洪少時與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父書祕不以示孫固索出書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離書為上天所譴不得中矣孫愕然失色日向在某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州適見某夫婦相詬求離某因為寫離書不意上帝譴責乃爾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生曰某為合之何如因問其人姓名尋得之夫婦俱未有偶乃具道前事置酒合之馳書報孫孫甚感悅後孫亦為顯官所至有離婚之事必宛轉調護

順治初年某宦聘某氏為媳婦未婚為大兵所擄後乃贖歸眾議別娶某宦曰不可我若不娶此女遂無所適矣娶之終白嫖之貞潔而賢孝無似某宦感異夢享高壽

鄭和中少與王氏女結婚後和中父卒家貧女兄王固為萬州推官有休親之意然迫於公論復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遂隔絕之和中竟憤死兄乃以其妹改嫁濟川教授

陸嵩王氏一夕夢和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現送衢州東獄追勘越數日王固卒未幾陸嵩亦卒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初無背夫之意獨存後王固子娶徐氏亦為外家所奪

順治丙申年浙江舉人鄭某有友窺某妻色美欲計得之鄭為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有所私也某因欲出妻商於鄭鄭即為作離書既脫稿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以脫稿塞管中越二年戊戌科會試攜筆入場忘其脫稿之在內也搜者得紙以功令故荷枷杖責革去舉人勿因私讎使人兄弟不和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其天性而不和者已為不祥之甚若使人不和豈不大于天譴君子只記人之德不念人之怨烏可以一己之私讎遂離人之骨肉夫以私讎之故帝君尚且痛戒况可無故而輕為離間哉故聞兄言弟過則責其兄言兄過則責其弟更於兄前原弟之過於弟前釋兄之非不以私讎而不為調妥如此方為君子之道天之報施善人歷歷不爽案真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為調停使之和好復其天性實修真要路也宋呂陶令銅梁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懇官不得直貧至傭工及又懇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謝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

供佛曷若遺姊弟又拜謝聽命姊與弟皆感德而去後陶位至中丞

元呂思誠尹景州嘗行部至劉智社民李懇訟其弟盜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懇兄弟皆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長安富室陳大乾生二子長曰孟容次曰仲達初則兄弟和好繼有一表親楊雲往來其間一日達與雲在酒肆口角雲遂懷忿心適大乾死二子析後雲譖達於容曰爾父在時溺愛幼子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授於爾弟汝可索之於是兄弟有隙每以家業不均爭鬪成訟二子相繼凋落雲忽瞽雙目乞於途雷擊而死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浙西米信夫為人奸狡里中有兄弟因父死爭財米素與其兄有隙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而死信夫由是致富二十年後遭反謀牽連結訟到縣見一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訴於府見一府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蕩盡信夫妻子媳八人俱死於獄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案父子天性慈孝自然豈有不睦之事間有之者每為利上起見不祥甚矣夫以利之故而父子不睦者已可大傷使人不睦者更當何罪故於人父子之際少有睽違必勸解之感動之化導之使復其天性如此方是仁人君子要

知利是天地間極惡之物譬如箭頭上毒藥着人必死故要除種種惡孽先須從利字根源打破倘以利之故而離人骨肉此真奸險之小人覆載難容鬼神譴責可不戒懼哉

彙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行舟與一胡商舟楫相次胡病邀約相見以一夜光遺約因以二女託皆絕色胡死財寶數萬約籍其數寄之於官爲二女擇佳配殮時以所遺夜光納胡口中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一時士大夫莫不歎服公享福壽子孫榮貴無比

劉思文寓蜀中成都楊某納之爲婿既而謀歸竊見妻與女兒皆有不豫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資邇來多事鬻之幾盡今僅存其半適立券爲此不安也劉取券焚之曰豈有大丈夫爲人壻逼其家以妝奩而使母子兄妹有不睦者竟攜妻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侍郎

楚王使使爲太子建娶婦於秦使歸報平王曰秦女絕色王可自取王遂自納之更爲太子娶婦使恐王卒而太子立必殺己也因讒太子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稍自備也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殺伍奢太子奔宋後奢子員借吳兵伐楚滅使之家江充爲直指使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令勿以聞充不聽竟自奏心忌太子

會巫蠱事起上以充治充曰於太子宮中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惶追捕充斬之太子自殺上遂族充

富人徐池心涎徐八房屋而八不肯售乃令人誘其子賭蕩遂致傾家竟賣房於池因而徐八父子不睦憤憾而死後池三子五孫俱病甚夢其祖告曰此徐八爲祟也池懼向城隍廟祈禳見一丐者曰夜來宿殿上見有人呼訴徐池誘其子蕩產者而不意頃來祭禱者卽徐池也池聞之益懼歸而一門盡卒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註倚恃也居權勢之人有權而若無權有勢而若無勢者

上也其次恂恂好禮能善處其權勢則亦賢士大夫矣若夫倚此得爲之資以恣其無所不爲之勢此必無賴子弟之所爲也而士大夫亦有蹈此而勿以爲恥者百年身盡富貴冰消回首一生如同草腐而昔日受侮之良善其子孫又有繼之而發達者甚至出爾反爾往往有之然則善良究竟何可辱也人徒自取辱耳帝君一片婆心諄諄爲人詰戒之人何可不時刻警省辱字須看得好不特折楊斥叱爲辱卽遇之不以禮接之不以敬亦是蓋有權勢者其心易驕良善之人又剛直不媚則屢端易見故居權勢者當時時敬謹而善良又不僅指賢人君子總之無罪之人皆善良也

秦末王沂公中狀元歸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路入遽謁守守驚之遣人奉迎門司來報君至公曰不才謬叨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迎是重其過也故易姓名誑迎者與司門而上謁守歎曰君真所謂狀元也噫王沂公中三元尙且毫不知有權勢彼侈然自倚者豈不自愧耶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著敝葛及士行貴母恆縫敝葛一塊於士行袖中曰汝當盡心爲國恤民保護良善勿以權勢遂忘著敝葛時也

崑山顧履方相國文康公長子性儉素謙和折節讀書全無貴介氣一日盛服拜客有鄉民擔糞斷綆汚其衣家人

怒罵之履方曰彼已驚矣豈可再嚇徑反更衣而往忠厚如此至今子孫稱盛

漢宣城郡守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之曰使君即去不復來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嚼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弘治間一令倚勢貪暴時獵者獲一虎有士人作詩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

宋邵陵王綸鎮鄂吳規客於王門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之規與座時纘驟貴意氣自得舉杯屬規曰慶汝今日得與此燕規忍辱而歸其子聞之憤鬱而卒夫婦痛子相繼殞

命時人謠曰張纘一杯酒吳氏殺三人纘尋被誅

齊瑯琊王使愛妾治髭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王疑妾有私期擲菓爲戲使奴出外覘視奴素怨妾誑云見一人向離窺探追之不及謂奴有用賞以千錢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妾解衣誓曰公賞罰不平今日之死實爲偏信若有天道當令官知耳俄出爲雍州刺史時見妾來索命無何爲長吏所殺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所居則在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立乃報數人送東城御史詢詰之對曰某等總被倪尙書誤問曰尙書若何對曰尙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眾或起立必使人諭止之曰與爾等

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起耶某等顛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爲起致逢彼之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

浙省府判王某素倚勢殘忍有一庫子侵官錮無以爲償王乃拘其妻妾子女於官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賞納官後府判子孫亦每爲娼天道如此可不鑒哉

康熙十六年青浦金澤鎮王望若子被盜溺水死縣令陳國祝捕獲四盜初鞫不卽招後以船戶沈敬沈慶父子直證羣盜俛首伏辜望若曰慶父子知情豈宜置之法外令曰慶若知情敢證盜而盜不一言及慶乎望若曰慶實賄

盜求免非刑不招令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余據理而已
刑豈可輕加終從寬議府廳皆依原招而望若終不服控
上司覆訊慶知不免向父泣曰與其父子同死曷若我一
身當之遂曰慶知情父無與定案因以慶為罪首丁巳五
月慶同羣盜棄市慶謂用刑者曰速賜我一刀急赴冥司
理冤矣望若取羣盜首祭其子獨慶首函定不能動啟居
數月恍惚嘗見慶久之項生一疽延醫治之醫曰此鼻疽
也不可救醫宿其家陰風慘裂屋瓦皆鳴醫不能留翼日
望若疽潰頭顱爛落而死醫者某目見述之甚詳陳令因
刊之以勸世

附錄呂叔簡先生居官刑戒八章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七九

凡居官秉權縱勢易於虐下故其一日五不打老不打
血氣幼不打憐其血未全病不打憐其血未平衣食不繼者不打
無人打我不打恐其加刑致死
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系出天潢宜輕責官莫輕打一命之
仕籍有過細生員莫輕打斯文一脈關係風化且上司差
人莫輕打當申明處分婦人莫輕打恥辱關其終身
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彼方急迫人忍勿就打急勿就打傷人
易於人醉勿就打醉則無知人隨行遠路勿就打行途辛
將人跑來喘急勿就打刑則血逆攻心致死
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待我氣平徐加責問我醉且
緩打酒醉心昏我病且緩打刑恐不平我見不真且緩打
刑恐失當

事未確審我不能處分且緩打遇事難處必慮其終
不可驟刑我驟然加刑後必致悔
五日三莫又打已稷莫又打受稷之人血方奔心又復
夾莫又打夾棍極刑人所難受要枷莫又打先打後枷瘡
枷時責之未晚

六曰三憐不打嚴寒酷暑時憐不打順天之時佳晨令節
憐不打的藥憐人之苦人方傷心憐不打憐人之苦

七日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明倫百姓
該打為與衙役訟不打不庇私也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私衙或
買辦自用物不打不為己也

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重杖傷人宜禁從下打早求索
打腿灣或受私託打在一塊多酌用輕者禁佐貳官非刑打佐貳奉
致人死貧人何辜受此冤苦禁佐貳官非刑打官趨勢

丹桂籍註案卷三

四十一

替人拷打出氣百姓定然受害
以上八條願居官者慎之念之以重天民南臯鄒公曾將
此戒刻石於刑部人言刑官無後誠守此戒我知其後必
昌也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註上文權勢指貴者此則為富者言富者必豪俠必豪強
故曰富豪恃富豪而欺窮困之人與上倚權勢而辱善良
之人其罪同其愚癡同然而蹈此轍者俗人往往而然愚
見前人恃之不久而子孫即窮困矣後人又效之如轍之
相循若能勿驕侈而以覆轍為戒則善矣帝君曰勿恃欲
人知目下之富之不足恃也欲人知眼前窮困之人即我

前身卽我後身也且勿論到罪過而上天不免有滿則覆之譴責自勿登山而網禽鳥至此歷舉戒惡之條示人以此不可不戒意

案嘉興屠應垓康僖公子也存心仁厚有鄰人貧困負其子孟元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塋立契絕賣願除前負孟元不肯受曰當令酬汝直前負不追也及垓宦歸鄰人來候極言其子厚德垓驚曰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垓取前券還之且爲築其墳墓其後子孫貴盛綿綿不絕
梅侍郎衡湘公初爲固安縣令邑中多中宦爲梗一日有一中宦饒公豚蹠乞公追負公卽烹蹠召中宦飲並召負債者至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富貴人債敢以貧辭

丹桂籍註案卷三

聖

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宦見之意似惻然公復呼來蹠額曰我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賣爾妻與子持錢來雖然我爲汝父母何忍使爾骨肉驟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愈泣中宦亦泣辭不願償爲之毀券嗟嗟世之恃富欺貧者特未念其鬻妻賣子哭別情形耳

畢昶家富素欺窮困殘刻成家鄉鄰困乏者以產售之必陽拒曰我不欲也復使人陰鈎之及至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券則曰銀未便約以他日及交時以色銀米物湊與之高其所值後長子以人命下獄次子以淫賭傾家乞食他方不知所之

太倉富民沈某性險惡鄰田與同坵者必欺占之有網罟車犂什物者必借而陰損之慮其侵己之利也舉債必倍息而後入其幼婦獨勸諫勿聽一日幼媳方歸甯行禾一里忽雷雨風火大作一龍入其家震蕩席捲子然無遺一家老幼俱震死田歸舊畝器歸舊主報應之奇人心大快

丹桂籍註案卷三

聖

丹桂籍註案卷四 明顏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雲麓補
六世孫章敬生愉校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註勸善戒惡之條上既言之歷歷矣而帝君一片提拔苦心猶不容已故至此復舉勸戒之所未盡者又丁寧而詳告之善人謂德行之人人與不善人居其始若甘醴其終必荼毒不至殺我之身心不止與善人居其始若布帛菽粟如嚴師畏友但見其難近不知久而芬芳沐人如芝蘭之襲體德不期其培而自培行不期其端而自端矣夫子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垂訓已久但好德未有如好色與人言未有不知而能陰收其助實得其益者有幾人哉帝君之勸戒欲人實體之於身心也看親近二字親則

丹桂籍註案卷四

情意浹洽近則時刻不離德以心言行以身言

不覺自然心醉

魏帝惡崔司徒浩撰史暴揚國惡欲誅崔及著作郎高允允曾授太子經太子欲免允死密言於帝云史皆崔所爲不關於允及帝召問允不從太子言反言史筆多出其手魏帝震怒太子力爲辨解帝曰信如太子所言乎允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太子哀臣欲乞其生耳魏帝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他日太子問允何故不從我言反自認罪允曰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

子稱歎益加親近

宋文正公李昉既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車迎之賜坐御側手執御樽選菓核之珍者賜之曰卿真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績偉功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於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行我平日所踐四者之說庶幾無忝所生其子宗諤果能恪遵先訓修其德行爲一時聞人簪纓累世夫太宗以天子之尊尙且親近善人以助德行況其下焉者乎

丹桂籍註案卷四

劉安世少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語始安世敬佩之厯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目之曰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爲名臣諡忠定

歐陽修爲翰林時嘗以空頭門帖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善卽問其所居書填名帖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

胡文定公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沂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公忠厚友悌恭敬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腳踏實地人也見傅欽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

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己出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勿及顏廷表公聞一善言善行必書紳不忘若數人者公忠體國薦賢澤民誠可謂親近善人者矣

明金洲涑州人生平惟師事鹿城魏恭簡公而友希布賢夏敦夫王純甫嘗曰寔無偶不可與匪人為緣既貴其塾師病奉侍百日無倦容仕知永康改國學助教

馮開之性謙和樂親正人李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失必虛懷順受或告之曰子日親善士聞善言砥德礪行天必相之未有不發者丁丑會試遂升第天下

趙光遠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為嘉善令隨之任募錢

丹桂籍註卷四

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心服而速改之學業

大進明年遂登第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註〕杜杜絕也睫目旁之毛也眉睫謂眉目之間言近而速也善者宜親則惡之該避不待言而可知矣但惡不專指間巷之小人言比如朝之竊權弄勢作威作福者在官之城狐社鼠能禍福人者天下大奸大惡愚人往往畏其威竊其勢反有比瞶之惟恐趨迎之不力者其究竟與之同陷於惡同罹於禍後雖悔之亦何及哉眉睫言其速只在轉眼之間耳人能忍此須臾守其在己則千古不朽之名義亦只此頃刻間成之故人甚勿忽此眉睫二字也遠

避之者遠之如荆棘惟恐其或刺避之若猛虎惟恐其或傷蓋惡人之禍易於及人遠避之則不特不義不能累我身心刑禍亦可以絕我顧慮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善如探湯其此之謂歟

〔案〕晉劉惔與王濛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以餐甚盛惔卻之濛曰聊以充虛何峻拒耶惔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其方正如此遠禍如此

唐郭子儀病甚百官踵候姬妾滿前不避廬祀至于儀悉屏去之隱几以待家人問其故子儀曰祀面藍貌極陋心機甚深左右見之必生訕笑他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明陳公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續之京時公望甚隆宦者王

丹桂籍註卷四

四

振柄國備綵緞羊酒求公書欲以致公公辭其能為書程子四箴竟不往見振不能害也公為祭酒一十八年名壽俱高

臨安胡祕校與客對奕忽有村民出聲甚厲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爾欲勾簿乎曰然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遺歸明日其人死矣蓋以計服藥來無可乘之隙而去

長洲尤翁開典鋪歲終有一人白手來取當物司典者不允遂大罵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為新年計耳事甚小何以爭為命檢原當得衣幃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具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拜年用他物無所急似可留也其

人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家資蕩盡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藥不獲詐尤翁則移他家耳翁因語人曰凡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奇禍立至矣吾鄉贈太僕孫公父字敏甫性寬和與人無忤嘗薄暮雇一舟飲食之訂以明晨往吳門舟子忽至門辱詈僕以告公曰是必醉矣如是者三公卒不問明晨呼之行則舟子已於是夕死矣公生平行事類若此生子士美字公燾讀書坐花庵中夜有鬼至相謂曰此異日忠臣也不可犯後中天啟辛酉科第六名爲深州守崇禎戊寅被兵城破題詩蕪婁亭遂從容盡節贈公亦不屈而死其孫芝秀擊登聞鼓陳父祖死難狀得贈恤芝秀又有陰德子孫蕃衍予

丹桂籍註案卷四

五

戚吳子綬眉爲子詳言之

由拳承德郎胡公諱昌穎字及皇賦性和緩度量寬弘排難解紛世稱仲連再見自本庠弟子員食餼至順治十八年輪選突有同庠生欲爭貢計無所出霹誣公賄保冒籍極其詆毀公從容和氣惟白所保無悞絕不言同庠生文行俱劣學政重之遂斥同庠生未幾同庠生不祿矣又表戚陸某恃無賴嘗以辱罵相加公每笑而受之有所求必應一日無端至公家惡罵求直公含笑曰想吾理曲耶容荆請復惠以斗粟其人不兩日暴卒眾異公爲前知公曰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人妄矣何足較哉公之度量如是則其享三多備五福宜矣

劉甲凡與人交其人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未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鴆鷓人遇諸途避之惟恐不速嘗須隱惡揚善

註隱是隱諱揚是表揚上言惡人則當遠避如此帝君又恐人疾惡太嚴不爲隱諱故又言此隱惡揚善不必論到陰隲大凡惡必該隱善必該揚視人之惡如己之惡雖欲勿隱不得不隱矣視人之善如己之善雖欲不揚久而自揚矣論到口業次之陰隲又次之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贈以言曰凡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論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漢馬援戒子姪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也况惟

丹桂籍註案卷四

六

口與戎陰報鑿鑿尤當慎爾出話味嘗須二字正帝君要人時刻留心意

案晉何隨素高尚敝衣蔬食杜門著書鄰人從園中盜筍偶見之恐鄰人慚怖徐步而歸其雅度類如此子孫皆少年登科

董仲昭在文選汲汲以人才爲急嘗曰國之需才猶農之需粟粟積豐年乃可濟饑才儲平日乃可濟事故客至必訪有所得卽書於冊參之輿論薦而用之必當其才十五年始終如一日

明太祖嘗召宋文憲濂問廷臣臧否濂但言善者上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善與臣交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

不知也卒無所毀

待詔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不令竟其說孫震孟中壬戌狀元名行俱隆

席匡初遇善相者示以縱理入口當餓死明年適運行其位奈何席甚以為憂一日遇有談人閨門事者匡對之勃

然作色談者心愧而止其事遂隱踰年竟無恙後復遇相者問曰子有陰德足以回天耶何相頓殊也後登台輔

杜衍自歷官安撫未嘗壞一官有不慎者諭以禍福使之自新有文學德行者雖不識面必力薦於朝人皆謂有器

使之度由是子孫俱尊榮不絕
蘇州俞少保父開立門首有偷兒潛入竊一銅佛出家人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七

見而寤之少保父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做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也偷兒得免窘辱而去

彭季長有金釧數隻出以示客或匿其一於袖中公不言眾驚求之公曰只此數耳無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墜地

公曰乃出我袖中耶眾服其德宜公之享高壽子孫俱顯貴

宋縉雲為布衣時元日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獬獬叱問之曰我等乃疫鬼歲首散疫人間耳雲曰我家有之

乎鬼曰君家三代隱惡揚善子孫當顯門戶子輩何敢入言訖俱不見

江陰修縣志兩生亦與纂輯見舊志所載節烈內有二婦

事平平無奇遂削去之已而歸過城隍廟見有兩婦人焉兩生異而尾之婦至神前跪訴曰某等一生苦節事載志書某生不訪氏行表揚反將氏名削去神曰兩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削其祿籍兩生聞之即跪訴曰一時誤筆願即改之兩婦忽不見矣

不可口是心非

註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而人猶得知之至口是心非則偽君子也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信所謂如鬼如蜮獸心人面者此矣然亦有兩說一則口裏說的是君子而心卻違悖與口不相應莫可測度此是大奸大惡一則口裏不敢說他不是而心中卻道他非此

丹桂籍註案卷四

八

似小過屬口業佛家所謂兩口是也二者皆為君子所當戒然而口過畢竟尙小意業畢竟為大人慎勿口頭君子而心藏小人也吾輩俱當省之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佛經所謂抽腸拔舌蓋已明戒之矣

案諸葛武侯軍祁山李平催督運事值天雨運糧不斷乃以計呼侯來還及侯退軍平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歸乎欲解已不辦之責顯侯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侯出其前後手書於是辭窮情竭侯上表劾平免死廢為民人咸謂口是心非之報

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褊急少有忤意輒傷之人號為李猫言其柔能害物也後賊死於

禱

蔡元度對人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聞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

明吏部尙書某山東人各部屬賢能者未嘗不知又恆向人稱道及推舉時非權要先容卽中官門下素所稱說者皆無一與朝士惡其口是心非據其事款奏籍其家資之半賑濟山東饑民終身罷黜

萬厯乙卯孝感民劉尙賢張明時相友甚善誓同生死嘗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如筍二人甚喜相約設牲祭禱然後鑿取及禱畢共飲劉置毒盞中已令張飲矣張豫藏腰斧乘劉飲而斫之劉死

丹桂籍註卷四

九

張少頃亦死兩家妻子微聞其故掘其地終不得

庚道季久病設醮祈祐保命真君判曰庚道季生平爲人心口不同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卒

尹穡少有名譽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得超擢後貶嶺南追悔前事曰一言之差名節掃地矣

剪礙道之荆榛

註剪剪除也荆榛皆有刺之木道旁有此不便人行爲剪除之亦方便之一事也此是些小之事然而舉足動念觸目菩提又不論事之大小矣蓋功之所及雖有大小之殊而心之所存不可有大小之別故仁人用心不以小者爲可忽不以大者爲可誇凡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莫不儘

力爲之此一舉手而斯人蒙其福者劉先主云勿以善小而勿爲經亦云布砌街道斬除荆棘以便行人其事甚小其功頗大

案臨川縣民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荆棘鈎衣傾跌於地刺入肉血流不止因念同伴俱欲從此路來有礙行走卽忍痛掙起將荆棘用力拔去根下灼燦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遂成富室

何慶病聾啞不能自養居大寺中見道路有荆棘輒斬除之以便行人復於夏秋日必取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濕人衣足一夕夢一黃衣人謂曰汝以前生輕聽是非好談人短故在今生罰汝有此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

丹桂籍註卷四

十

矣醒來忽聾啞俱痊

除當塗之瓦石

註塗路也瓦石甚微在當塗則凡老幼病瞽風雨夜行有大不利於人者除去之此亦剪除荆榛之類也存心方便之人到手無一錯過爲之者不必定以此爲好事而爲之凡利己利他一體萬物之人遇此等事無不經心何以故爲其當塗也與前礙道二字同義

案元周德家貧好善凡見途間穢滑諸物有礙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潔處跛瞽之人必攙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與之曰賜汝貴子以酬汝勞妻果生一子少穎異弱冠登科

永嘉徐文自幼好行方便每見塗次瓦片磚塊去之惟恐不力如此四十餘年一夕夢神告曰爾壽本促以念切利人上帝錫爾期頤後至九十有九令子孫選地樹基無疾而逝

新安盛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有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難堪勿以瓦石忽之也年六十有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絕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除路途之瓦石已多應增壽二紀遂命還魂醒以告人益加勸勉後壽至九十有一無病而終子若孫多以賢良著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一

註山路之不平者曰崎嶇崎嶇之路已屬難行又歷數百年之久則斷壞必多往來人騎必有險阻之患那可不修但久無人修必是難修不易為之事矣有大力者一舉而平之濟人實多功德無量倘或未能而募眾以成之眾擎易舉亦為不朽功德言數百年崎嶇則難修者且要修之況平易之道人所易為有坍塌者安可不隨遇修理以副帝君一片婆心

案漢王尊守東郡河決金隄尊投白馬祀水神親親主壁請以身填隄次吏民數千人叩頭救止因露宿河岸俟水稍卻因築長隄以善後民賴其惠

宋辛仲甫知彭州有要路險而難行且少蔭息暑無所

依甫築為平坦課民栽柳其傍行人德之後召為左補闕人因名為補闕柳

范文正公在興化海水為患田不可耕乃築隄於通泰海三州界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便行路歲享其利仁人之德大矣

明殷都嘉定人知夷陵楚蜀之界羣山插天徑纔容足而下臨不測之險整行者魂怖乃鑿山為道者九千丈關闕之險至是為坦途又蜀之鹽禁嚴販者嘗以小舟乘風雨夜出峽少不戒人舟俱沒都示步擔易米律所不禁民遂無溺死者後為職方郎中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故隸驚問之曰我充東嶽役夫承牒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三

拘七十二人汝亦與焉因與汝舊不忍相逼汝歸急幹家事我於他處攝人畢一月即至矣琪歸告諸子且曰我有三事某五喪未舉某女二十未嫁某路歷年傾圯未修因出囊錢命子急營此三事治棺衾俱備至數月無他異諸子意其為妄後除夕復遇前隸曰向在中途忽有牒云汝以三善事得免更益壽二十年

孫肇貧而好學處友忠信見一巖道坍塌已久有心修築無力興工不得遂志抱歎而卒後子承休由巖薦任廣文竭一生宦資以完父志工成後夢父謂曰汝修築巖道不特善承我志而方便功德甚大上帝賜汝三子俱登高第我亦因此得昇去矣後替纒接續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張曰我豈圖利已者耶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官塘一百八十里築隄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得利後張享年九十有三子孫相繼登科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註橋所以濟渡千萬人來往之處那可少得人能於向所未有者而創建之或於向所坍塌者而復興之功豈淺鮮此與前之修路亦是一類皆是人所不易為之事也有大願力之人造人之所不能造非積幾十年心苦不成然而有實心者必有實事存乎其人之心力耳不必定讓有財之人始能為之也蓋有心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心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三

今有力者當勉其所能為有心者當倡其所欲為或獨建或勸成及其成功獲報一耳經云造橋者得種種福德所求必還報以一創建而百世賴其功也

案唐王仲舒捐資築橋瀟臺湖長三十餘丈以濟行人省費帶橋民德之後三子皆貴顯
宋蔡襄守泉州府城東北洛陽江海口渡風濤時作渴死人無算襄欲壘石為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遣檄海神遣吏往更酣睡每醒得回文惟見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時起工至期潮果退費金錢一千四百萬橋跨洛陽江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號萬安橋又植松七百里以蔭行者自後行人無患萬民頌德襄至執政子孫貴顯

興化某世德之家也常造橋修路布施放生一日家中失去珠環婢懼逃匿城隍廟夜聞九天元女娘娘至城隍問曰興化城將破奈何答曰天數也我來專欲保全三家一忠臣魏益公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一孝子闕疑無以養親不寐親病不寐居喪不寐一世德某人造橋功大放生功大布施功大遂呼婢出喻曰速告汝主全家入仙遊縣可免婢歸遂全家避賊後賊入城告戒勿入忠孝兩家餘皆不免此嘉靖壬戌年事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四

府見左廊下男婦衣冠嚴整不勝懼悅右廊下枷鎖縲綹無任哀號傍有一人云左邊是修造橋路者右邊是毀壞橋路者爾宜擇取伯彝自是修治橋路用功不倦並一切濟人利物之事後會覺海曰汝數年以來所行濟人利物之事陰功甚大不特壽算綿綿子孫亦榮貴矣伯彝享年九十有四歷世昌盛
歙縣余承甯祖以販木為業一日邑中議建一石橋估價費四千金余意欲獨任而資本適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急賣歸而舉工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後余享康甯壽考子孫發祥者接踵
氏陽翟京居湖州回安縣五十無子畫大士像虔禱妻金

氏夢一婦人以盤送一兒喜欲抱之一牛橫隔其中不得取及生一子不育解者曰豈爾好食牛肉耶京遂舉家戒牛即力建一橋橋成復夢前婦人送子抱得之生子遂名橋京享年九十有三及孫熙登黃甲京猶得見之康熙二十三年青浦有某姓者倡首造一小橋私匿銀六兩自造一小舟致橋工不固一日舟從此過橋毋粉碎其舟

垂訓以格人非

註垂是垂戒之意訓訓辭也格非人爲之感格而去其非也凡人一身之作則只爲一世之儀型目耳之丁甯僅止一方之趨向何若垂訓之可以廣行天下澤及萬年也故

丹桂籍註卷四

十五

人有一言之善其爲功德無窮者如我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定禮樂而萬世綱常立垂訓與日月同運食報與天地同休所以爲善不必定論其財力人能垂一訓詞於世可使人悔過遷善改惡省愆其功尤大於財力之施案漢郭林宗好誘人善左原犯法林宗遇諸途設酒慰之曰昔顏豕豕梁父之巨奸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憾責躬而已原自是痛悔改行卒爲善士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諭曰守寡養孤奈何致子於法母感悟而去覽親至其家諭元以大義卒成孝子

宋李昌齡西蜀人光州太守平反冤獄首註太上感應經使人看誦持行格人過失經旨遂昭明於天下歷官御史中丞

薛瓊身致相位息人得幸人失無一善狀後一子卒於獄餘皆盲瞽暗啞僂癱癲公明子舉見而憐之曰汝心行不良恐至滅門瓊懼求教子舉以赤松子中誠授之瓊矢志力行滌惡持善子舉過之見諸子疾漸瘥問曰得良醫耶瓊曰無有惟將日前賜經謹依行之耳

柳元祥患瘵疾百藥不效持病勉力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仙官同一老人至曰我司命也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感格回心者眾特令天醫治汝惡疾汝之壽

丹桂籍註卷四

十七

本止四十今再延二紀矣言訖而去於是服藥頓瘳後果六十四歲而逝明秀水包如賓孝廉也全家不殺生不食牛嘗刻耕牛苦偈傳勸世人多從之其子鴻遠發解順天墻陳萬言領解兩浙並登進士冒起宗鄉薦後增註感應經每註一段即以稿焚之神前西席羅憲獄佐之繕寫後神以夢告羅而冒遂南宮高捷越幾年羅亦登第昔有一人遠爲吏而妻私於人者夫將歸所私者憂之妻曰勿憂我已作藥酒待之矣越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明言恐天遂主母也欲不言恐其殺主父

也於是佯偃而棄酒於地主父大怒咎之後妻問妾曰汝何不進而棄於地耶妾佯曰妾聞空中有言汝進凌遲之罪在汝主母進凌遲之罪在主母故妾甯受咎而棄於地妻聞之立悟頓改前非後妾生三子皆貴顯受封誥此以一言而能格人之非者

捐資以成人美

註成人之美不必定假貲財而亦有必賴貲財以成之者如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此不必以貲財而成者也若夫婚喪祭葬患難相扶緩急相濟完人之夫婦聚人之骨肉全人之才學就人之名利等非貲財不能事不論大小能捐以成全之此中功德極大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七

案查道末第時嘗游湘漢間適有錢十萬途遇故人以嫁女事需錢甚急道即罄囊與之無吝色

范文正公嘗遣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麥五百石付之既歸未言及文正曰江東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葬留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乎堯夫曰已付之矣文正聞而大喜父子好義成人如此宜其連登相位也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張以券成隱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也前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奏敗官今恐舉家餓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卽遣張持錢還舍令守義收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

乃來張欣然去郭得辯雪調淮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錢想已用盡卽取前婚券包二百金助郭到任張泣拜而去

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爲請請以所費幾何子愿愿具陳岑曰且留相伴密使幹吏齎金往辦之兩月吏回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可速歸人間其故岑曰此子意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爲念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真州一巨商至杭遇鬼眼者曰公大富翁也惜中秋前後三日必死商懼卽歸至楊子江見一婦大哭欲投水問之答曰妾夫作小經紀以五十緡作本度活今夫出妾偶遺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八

夫非惟舉家待哺無措妾必被夫箠死故甯自沈商歎曰吾苦厄於數彼自天其生哀哉因贈錢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言告父母別親友待盡過期安然後之杭風阻舟於贖錢處見婦襁負兒拜謝曰自蒙恩救數日卽產此兒母子二人感恩沒齒商至杭復見鬼眼驚曰公在耶細視之曰公隱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不特延年更有大福商異其術而厚酬之作事須循天理

註事凡日用所爲之事循依也事無大小皆要依着天理上行凡人天理人欲之心未免夾雜故有一事天理轉念未必天理者有一時天理移時忽昧天理者帝君統而言

之曰作事須循天理正要人時時事上循天理也中庸
註曰存天理遏人欲此六字人能刻刻存之心心無閒即
此便是入聖之功而工夫不出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存心
不外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總之不愧屋漏處即是無虧天
理處而天理不外人心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循字
訓依依者如衣之於人一刻不離之謂味須字內有刻刻
冀望惟恐人不然意吾輩不可不為仰體

案唐魏徵為僕射假寐閣中參隨二吏簾外閒評一曰我
等官職悉由此翁一曰總出天微聞之即作書付言此翁
者送銓部欲與一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情
言由天者往投銓部問其姓名即補為近職微怪而問之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九

具以實告益信由天之說不妄

張莊簡公悅致仕家居有巡按門生造訪廳屋僅三間而
煙炊逼近入拜師母見布衣做服親操烹飪止一老婢老
蒼頭使用巡按問曰老師左右止此或不足令役公曰食
指多則費用多費用多不能無求於人不能無求則為所
不當為者有之古人無為所不為無欲所不欲皆從省事
耐勞始巡按拜服其教

蘇黃門凡日中所為之事夜必記之於紙人間其故曰總
之為事必循天理不敢記者不敢為也
查道出按部從者簡路傍佳棗以獻道掛錢於樹而去此
事甚細而可知查公之無事不循天理矣

元許衡字魯齋過河南道有梨眾爭取噉衡獨不取或曰
世亂無主取之何傷衡曰我心獨無主乎卒不取而去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循天理課兒力耕僅給衣食
每日必叩天感謝清福妻笑曰三釜茶粥清福安在九韶
曰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革又幸一家骨肉不致饑寒又
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女仙楊正見登真有日上帝譴其少時曾擇父母輸稅錢
二文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謫人間一年

龍西谿同年某行人一日來謀曰我欲註門籍幾日西谿
問其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欲避之西谿曰湖廣非險遠
況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豈不兩便行人曰聞吏部將選科
道若承此差恐不豫選吾避之則楊子山當行遂稱病註
門籍不意纜數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遂得
吏科行人仍前差徒撫膺悵憾而已

丹桂籍註案卷四

二十

仰思忠精堪輿為一顯者擇地甚佳方點穴俄驟雨下山
夜夢神戒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鬻三舉子逆天
悖理當有陰禍仰覺託以他故歸尋以爭地構訟未葬而
卒家遂貧落

海甯硤石鎮有一富家婦善作家凡在家傭工者歲終輒
與以米為工錢每米一石雜以穀五升久之婦死託夢於
子孫曰我因生時以穀雜米與人人食穀不化皆入糞中
冥司罪我罰為大蛇在某廁下食糞穢所遺甚苦汝輩速

來救我子孫如其言至某厠發之果一大蛇攜蛇歸作陰
功爲之懺悔乃死子孫葬之至今硤石有蛇墳

出言要順人心

〔註〕人心卽公是公非之心不外天理二字聖賢之學不出
言行上言作事行也而出言又恐人自適己意故又丁寧
勸戒之言從心發大都本於私者其言必不公出於僞者
其言必不誠今味要順人心四字此卽無我之心所發也
言出於我而時時要體人心之所同以爲心卽順人心之
所同以爲言此卽是忠恕道理此乃順天行道之順非曲
意順人之順故眾是而眾順也有時眾是而獨非亦順也
蓋順乎理非順乎欲也看要字是期必之詞亦決斷之意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案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祕祝者人問之公曰我自
幼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
達但默自防閑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於口者不至見
之行事耳

尹師魯生平出言無所隱避惟窮盡道理乃己是是非非
皆順人心將終際知時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至公
已沐浴衣冠端坐瞑目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己與公
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逝

正德己卯陳良謨與周章北上至王家渡俄聞舟人與土
人毆梓至乃陳之家僅陳薄資家僮諭遣土人去坐中同
學某者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

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首乞哀乃叱去在坐
者皆嘖嘖稱其才能某亦揚揚自爲得意語陳曰兄何迂
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陳
無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竟以考察謫爲
沔陽縣丞疽發背洞胸而卒

祝期生有口才顛倒是非好言人短晚年來忽病舌黃每
作必須刀刺出血數升乃止一歲之間必發五六次哀號
痛苦寢食俱廢後竟以血枯而死

道士章齊一出言好嘲笑人後病見一神曰汝口孽重矣
遂自嚼其舌唾盡而卒

張獻若好議人短長雖至戚亦不免正德乙卯行過南教
場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流血不止舌出數寸而死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見先哲於羹牆

〔註〕先哲是明道之人卽先聖先賢其言可爲世法其事可
爲世則者羹卽穀饌牆卽牆壁羹牆之間先哲本不具在
念茲在茲則如或見之後漢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
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正此之謂人能刻刻以先聖
先賢爲心則時時自見其心自見其心卽是見先聖先賢
心處蓋先哲之心與我之本心一也人只爲此妄心執着
所以本心不見若時時提醒此心則行立坐臥須臾不離
此爲真見先哲之人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孔子之所謂
參前倚衡皆此意也

〔案〕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顏子心慕夫子之道而瞻前在後卓立欲從此誠見先哲於羹牆者也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爲伍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

狄懷英幼時門下有被害者吏詰眾爭辯懷英讀書不置吏讓之懷英曰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何暇偶俗吏語耶後爲相封梁公

宋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人間之公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誠敬後子孫世享榮名此則見君於羹牆者

顧悌得父書必拜跪而讀之每句應諸後子孫繁盛無比此則見父於羹牆者

山陰唐彬幼從會稽章瑄學嘗作文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於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藁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與瑄同登鄉會榜彬以御史歸而瑄猶未授官執子弟禮甚謹燕居坐臥之間嘗若與瑄相對此則見師於羹牆者先哲可類推矣

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遇真人爲憾一日尋幽訪道至山空人靜處忽聞基子聲舉頭視之見三人坐木杪對奕

退夫大喜亟欲致敬方問道間俄見有美婦在傍不覺反顧而奕者已失去矣觀此則人何可不時刻敬謹哉
慎獨知於衾影

〔註〕慎謹慎不敢忽之意獨知謂念慮之間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衾被也影形影也人身五蘊四大皆不是獨的真面目獨是父母未生之前父母始生之際之真我也真我祇此一個極聰極明件件瞞他不得大學所謂致知致此知也中庸所謂慎獨慎此獨也今人個個曉得說此獨字卻不會識得此真我若曉得此真我時時與他作件事事與他商量他卻件件會教導你做到超凡入聖所以說衾影二字者正此真我發見之時也詩云不顯亦臨無射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亦保其此謂歟此蓋聖凡交界之地賢愚分別之時功罪由來之會天堂地獄之分不可不慎也慎則不以獨知者等於罔知不以既知者歸於不知上帝垂訓曰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此真獨之謂也

〔案〕漢楊震好學端方諸儒號爲關西孔子漢城中郎將鄧騰聞而辟之震有舉薦茂才王密半夜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卻之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現有四知何謂無知不受而去後子孫四世居三公之位

宋蔡元定坐朱文公憲黨被貶貶貶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我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冥官曰儀州有

一美事卿知之乎令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某年某月某日在華亭楊宅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力拒上帝敕聶從志延壽二紀子孫三世登科靖國既還說與從志從志駭曰此我獨知之事妻子亦未嘗聞不意己書陰籍後從志果壽考子孫果皆登第

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宦家宦多妾而無子夜深一妾奔之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子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館去祕不洩一語次年宦家設醮道士拜章久而不起尋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緩間記名姓否答曰未見名只有馬前彩旗上一偶聯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二語明年華果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五

狀元及第生陽明先生伯爵世襲

太師楊博蒲州人父商於淮揚有一關中鹽商寄公千金三年不返公攜歸家藏於花盆中遣人尋鹽商已故止一子不知此事公呼至指盆曰此汝父所寄千金也其子不敢取公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因叩領而去後生太師博歷官吏部尙書爲一代名臣子俊民戶部尙書孫元祥翰林院檢討

董大參朴居家適按楚御史公門生也其秋主監臨先時密封所擬經旨寄公公發書卽取焚之不以示子曰對衾影不安子固積學者後仍中式
明楊尙書壽夢遊園林誤食二李覺而痛自責曰是我

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爲之悔憾不食者累日諸君子者真不愧於衾影者矣凡我同志當則而效之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註此二句結前許多說話說不盡處蓋善惡多端觸處皆是反覆丁寧恐難盡悉故總以諸之一字眾之一字盡之凡篇中所已及所未及俱在其內然人人曉得此諸字眾字卻不曾曉得此一字之難今世不知爲善過惡之人無論矣卽有知之者做得一件遺了九件甚而所行之善小所作之惡大爲善於人所見之處有限爲惡於人所不見之處無窮所以帝君說個諸字眾字要人曉得帝君一篇之中所說甚少所不及說處甚多人能刻刻念念以此二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五

語存心則飲食起居一言一動之處何時不是爲善過惡時節昔有一大法語白居易云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正此二語也故做得盡此兩句工夫勝於一篇陰騭文矣漢昭烈云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爲之亦庶幾矣

案漢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蒼對曰惟爲善最樂

漢荀彧荀攸皆從曹操嘗稱之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己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楊仲和爲許州推官以枉斷死刑懼遭天譴立棄刑官盡反生平惡業誓行百善贖罪每遇鰥寡孤獨死哀疾急無

不周恤家產爲之盡後遇正真教以養生之道遂證仙果
朝廷敕封爲悟本真人

江西俞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以爲善不力七科
不中年四十潦倒益甚甚至骨肉飄流無可控告後遇竈
神明示所以因於大士前叩首流血敬發誓願痛改前非
實行善事凡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少
欺如是三年卽舉鄉薦連登進士團圓骨肉因作遇竈神
記以警世

元自實憾繆君負德於雞鳴時礪刃殺之道過一小庵庵
主軒轅翁見有無數惡鬼持凶械隨之頃刻復回則見有
金冠玉佩數十人擎旛蓋相隨翁意其死矣天明往問無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七

恙因詰其去來之故曰始之往也憾極欲殺之旣而思其
妻子何尤更有老母安可殺害遂隱忍而還耳翁賀之曰
子必有後祿一念之間神明已鑒之矣

江陰張畏巖博學工文屢試見擯一日大嘗試官數其不
明傍有一道士顧而笑之張移怒曰子何笑我道士曰子
文必不佳張曰汝何知之道士曰我聞作文貴心平氣和
心氣如此其文可知張遂俯首求教道士曰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接物謙和推己度人自可命中張如其言事無大
小見善必爲越兩年丁卯遂得高第

江陰門軍張旺憾一讎家一夕匿火將焚其室道經觀溝
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而見旺有怪鬼數百隨

行頃見旺回則皆青衣童子前導詰且叩其故旺曰我憾
不能已始本欲焚其室旣而默念冤冤相報將無時已故
止不意卽有怪鬼相隨如此遂猛然回首棄家屬入山修
道遂證道果

秀水屠戶潘琪肆惡橫行無孽不作一日死而復甦呼妻
子告曰吾死在地獄閻君曰善惡之報陰府顯然毫釐不
爽但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故受者方苦作
者復熾報應之說疑而不信深爲可憫今潘琪罪孽已極
着令暫還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眾遂操刀自割其陰曰
此我宣淫之報自斫其手足曰此我屠宰殺生之報自割
腹刺心提出臟腑曰此我陰險殘賊之報遠近喧傳觀者

丹桂籍註案卷四

六

如市言訖而死

康熙五年永平縣舉人李司鑑首勒死妻王氏又打死妻
季氏次嚇死妻張氏自認抵償監候一日聽讞過市中忽
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
鄉黨是非令割去耳卽自割兩耳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
該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卽斷其左手二指擲於樓下又責
罰你不該奸淫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卽自割擲於樓下當
卽昏迷家人擡回而死事見邸報

永無惡曜加臨

註以下數語乃是帝君鼓舞警惕人意思然人須知惡曜
吉神卽在我心之中下之報應亦卽我心所自爲百福千

祥亦是吾心所自造所以古有云我心有天堂即有天堂我心有地獄即有地獄若我心中無一惡則不但惡曜無處着脚並吉神亦不須下降何以故我心希求吉神惡曜即可覩此空隙乘之蓋人爲善而在求福念即不誠故有一念及惡曜之心即有吉不自保之念永無者總是自信無犯非憑空希冀之謂看下爲善之人常有吉神擁護惡曜那裏加臨得他着此是論理如此故曰永無太上日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反是則惡念永無惡曜又烏從有哉

案齊有彗星景公坐柏寢而泣欲使人禳之晏子曰方今百姓怨苦者萬眾一人禳之安能勝萬口之怨乎公欲禳

災莫如修德景公如晏子之言改過遷善勤政恤民彗星即隱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司星子章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以治國家者也曰可移於民公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百姓必死子章曰天高聽卑無誠不格君有至德之言三其必有動於天矣是夕熒惑即不復見

張乖崖詠爲人正大無私一日與高士傅霖宴於郊外夜飲劇談是時一方大疫其夕病者皆愈人聞諸鬼相語曰且避二公去也
景清初爲舉子赴試時過滄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

其家是夜妖不敢至清去後妖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故耳既旦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其故清手書景清在此四字命歸粘於尸妖果絕
樸陽尉郭郭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疏斥每因倦時見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卻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由此觀之則爲善之人甯有惡曜加臨者乎

常有吉神擁護

註吉神謂吉祥之神明星宿擁護者羣從護衛也言擁則不止一神照顧言護則非邪祟可親出入相隨陰佑默相

蓋爲善之人名登金錄所以行住坐臥無時無處不有神明呵護也故曰常有太上日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則爲善之人豈不時常擁護

案漢管甯自遼東歸海中遇大風忽起沈沒瞬息惟自反以一日科頭三晨屢起爲罪已而他舟俱沒惟甯舟安然時夜晦暝舟人莫知所泊遠視有火光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燈火人皆異焉以爲神光之所燭也

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大風自度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至曰仙官召君遂達岸仙官曰君生平不欺暗室實爲上帝所知波濤無慮登舟我遣人護君建章遂安然得還後棄官學道得證仙品

韓魏公移師山中將至沙河前驅報水暴至不可前公曰
 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
 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亦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
 龍偃絕上流水為之立淺
 永嘉許及之世代積德一夜有盜入門家未之覺許夢一
 巨人持鎗逐盜驚寤起視外戶盡闢毫無所失及明晨見
 一木鎗立門外不知所從來深以為異未幾入廟燒香見
 廟神手中正失一鎗
 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婦失目棄官家居日夜禱謝忽有書
 生踵門曰我乃太白星官上帝以子誠心好道遣我下降
 為子療疾乃於宅內鑿井取水滌之遂愈

州桂籍註案卷四

三

順治甲午三月晉陵顧成媳錢氏歸甯於母家時瘟疫甚
 盛轉相傳染有一門盡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甚至一家
 得病親戚不敢過門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
 枕待命媳錢氏聞之急欲趨視父母力阻不許錢氏曰夫
 之娶妻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病俱危篤忍心不歸何異
 禽獸我必往即死不憾遂孑然就道及至門聞鬼物相語
 云諸神皆護孝婦來矣我等若不速避當獲天譴於是成
 家一門俱獲立愈
 道經曰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儲算人有百
 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登宸仙
 階之有差等在立善之有多寡也則為善之人自然惡曜

不臨吉神擁護矣

近報則在自己

註上節言災退福生而未盡及身食報此下極言其報應
 之甚現獲福之無窮動人以勇於為善意善有大小則報
 有遠近近報是及身之報如躬膺祿位全備五福庭除清
 吉遇難呈祥之類此皆本身所受故曰在自己善自我為
 福即我享故曰近

案裴晉公貧時遇一相者謂曰公形神少異不貴必饑死
 一日遊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攜以歸明晨復
 往候之見一婦大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購得玉帶一犀
 帶二欲求津渡不幸祈禱匆忙亡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

州桂籍註案卷四

三

遽還之婦願留半以謝公不受後相者復見公大驚曰公
 陰陽文起前程萬里非我術所能知也公登進士官上柱
 國封晉國公享年七十有六五子皆貴

羅倫赴會試舟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
 屬子矣倫謙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太清以此
 報子耳倫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此樓夢當不妄及殿試

果鼎甲

宣德間曹文忠公彝以歲貢授代州學正不就改太和典
 史因捕盜獲一女子於驛亭甚美女欲從公公奮然曰處
 子可犯乎取片紙寫曹鼎不可四字燒之終夜不變念明
 晨召其母領回後大庭對策空中忽飄一紙墜於几前有

曹邨不可四字細視之乃其親筆也於是文思沛然遂中狀元及第

蕭寺丞震少時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至蜀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叩其所以庖人曰酒行三例進玉筋羹法取牛牯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震又白曰乞增一永字於上以後舉足動步凡事俱行方便後夢神復告曰汝有陰騭不但免天可望期頤享年九十餘而卒

陝西袁公止生一子值闖賊亂相失流寓江南白門爲生子計以三十金買一妾至夕妾背燈而泣甚哀公詰之曰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實以饑寒難忍夫欲自盡妾不得已賣身以活之今念平日伉儷情篤一旦改事他人不禁傷心悲悼耳公惻然不忍犯遂與婦各處一室至天明卽送還其夫不取原聘復贈百金令之治生夫婦拜別而去乃私議曰袁公之厚恩如此奈無以報之當覓一閨女送其生子一日其夫至揚州遇數人攜一幼童求賣貌甚清秀夫曰我欲覓一幼女未得今先買此童服事袁公何不可遂出銀十二兩買之渡江送至袁家熟視之卽袁公所失之子也父子抱頭大哭繼而大笑

遠報則在兒孫

註遠報謂源源流長子子孫孫克光前業之謂若于公之

高大門閭寶氏之食報不竭俱是但遠亦有不同有我身為善我身獲福而又延及其子若孫者此善有大小則報有淺深此近報遠報二句論理該兼善惡言但看上下文則單指爲善者說而觀善報如是則惡報不言可知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則報之大小遠近視其德之厚薄輕重也帝君詩云妙藥難醫冤債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短行天教一世貧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嘆從來天地無差報遠在兒孫近在身

案宋曹武惠王彬爲大將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堅執不可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之一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室令密衛之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後彬之子若孫皆富貴不絕

韓魏公琦追孝祖考謹奉塋域養育諸姪比於己子衣食宗人百口所得恩例悉及宗親教子以義方嚴肅不可犯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至周人之急或捐服用玩好及脫室中簪珥與之故人子依以爲生者數百家活全民命數百萬公勳在社稷位極人臣有子五忠彥官僕射封康國公端彥贊善大夫粹彥吏部侍郎純彥徽猷直學士嘉彥駙馬都尉孫曾昌熾無比

鎮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釵梳買鄰女以爲

夫妾翁歸妻置酒於房謂翁曰我老不能育此女頗良或可以延祖宗一脈之嗣翁俯首面赤妻出反扇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我曾提抱之今不可辱遂謁鄰人還其女令自擇配次年夫人即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

明賈文富巴縣人也有德行任俠好義隱於市廛嘗於途拾遺金百兩久伺遺金處不得其人因密藏之妻子亦不令知雖極貧窘毫釐不動後數年見一人衣甚藍縷號歎於遺金之地因詰之得其實遂以原封還之客感泣願以半謝之文富力卻不受客拜謝去始知失金者乃江西人為商在蜀因失金落魄不得歸至此始得治裝也後文富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子珪以鄉薦令鄱陽孫爽由進士參藩江西按部東魯總制西秦文富以孫貴封右都御史四世孫鳳由鄉薦廣文信州五世孫仕賢以子貴贈戶部郎中六世孫應舉由經魁為戶部郎中七世孫元勳中天啟甲戌進士屢世簪纓皆在江西人皆以為還金之報學士王鏊有還金傳方伯桂紹龍有世德傳行世

揚州高尙書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公從隙窺之見一少女獨坐訪之即主人女也問何不字人主人曰擇婿難耳公曰我見高鄰某郎甚佳我為令愛作伐何如曰我亦有此意但其家貧恐不堪作家計公曰此事不妨我當借與之是日即

為說合隨贈數十金以完其美事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可命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進士官至尙書

餘于陳某業醫有貧士病弱症將危陳醫之得痊貧無以償藥陳亦不求報一日陳以避雨至貧士家士適他出其母與妻固留之其夜母謂其妻曰此大恩人也憾貧不能報請以身酬其德未幾夫人言亦如此至晚婦出就之陳力拒婦曰姑命也陳曰不可婦復曰夫命也陳曰不可不可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於案後幾不能自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即去後陳有子應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空中呼曰不可復閱其卷又欲去之空中連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六

呼曰不可不可因細詳其卷決意棄去空中復大聲呼曰不可二字甚難考官思其人必有陰德故錄之出榜後召問其故陳生亦不解歸告其父父曰此我壯年事也不意天之報我如此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

註福與祥雖同而略異福者祥之徵祥者福之兆然祥亦即是福尙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孔子曰為善者天必報之以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餘慶即百福千祥也但尙書言五福此言百福尙書言百祥此言千祥總是極言無福不降無祥不集以鼓舞人勇於為善意駢臻兼至也百福千祥不可強致而德之至者福祥自集有不期然而然

者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案鄧禹傳鄧氏種德累世寵貴凡封侯者二十九人公爵

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餘爵祿不可勝數

東京趙居先父母年老性甚嚴急居先夫婦奉侍勤謹朝

夕焚香爲親祈壽三尸神上奏孝感動天上帝命居先父

母各增壽一紀七子三壻俱列高科居先夫婦並證仙果

唐杜如晦有德五世孫元穎元穎之姪審瓘審瓘之子

讓能讓能之子曉五代五人聯登相位

唐張嘉貞累世積德時嘉貞爲相嘉祐任金吾昆玉每朝

軒蓋騶導盈間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

唐郭子儀恢復兩京功蓋唐室以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

丹桂籍註案卷四

美

年較中書考凡二十四七子八壻俱列顯秩富貴官爵始

終一轍子孫榮貴古今罕匹

徽州葉元贊媳李氏侍舅姑極孝家貧己雖饑寒凡遇飲

食不敢少嘗以奉舅姑舅姑病貧不能召醫虔禱天地願

以身代適三官巡察奏聞上帝增舅姑壽一紀賜錢八十

萬注名祿籍子孫俱賜顯官一日門未啟忽見廳上金玉

滿堂後果百福千祥子孫榮盛無比

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註此處又作一句反振語總結前篇使人自反自思見上

種種福慶何由而至皆陰騭格天之效也有志爲善祈福

者不可不於陰騭上做工夫蓋正言陰騭之足以獲福猶

恐人泄泄而不覺故帝君於此篇終復作反振語收之使

智者益勵愚者益醒提攜之德人何可自棄而忘之

案漢王賀字翁孺爲御史決獄魏都多所寬釋歎曰我聞

活千人者子孫封我所活萬餘矣後世其有與子女孫爲

孝皇后歷漢四世子孫皆封侯

宋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爲汝陰獄吏

八節之日懇啟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

爲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爲何父政和間家

居有老嫗來避雨甚而衣履不濕比干異之須臾雨止

老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騭又治獄平恕上帝賜

汝菜出諸懷中凡九百餘葉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

丹桂籍註案卷四

美

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榮顯一一如

嫗所言

宋楊仲希新津人微時館成都有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

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

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王曾字孝先咸平中鄉貢至京師聞女子二人哭甚哀問

之其鄰云少官遺錢四萬止有一女將易以償且晚分離

故相持而泣曾謂其母曰盍以女與我往來時得相見不

比他鄉遠客也母然之曾遂以原價償客約三日後娶女

逾期不至母來問之曾之館虛無人矣是科禮部廷試皆

第一官至宰相封沂國公

沈少參寵宣城人卜一穴輿師歎美不置及啟土內有舊
葬遺棺輿師欲棄之水寵曰不忍輿師曰失此吉地豈可
復得盍更擇地理之寵又曰不忍急命掩之復懼後有發
之者爲立碑以誌焉是夜夢我冠博帶者謝曰君施德於
不報當送狀元爲嗣明年生懋學弱冠登科丁丑病不能
應試將歸夢一人告曰君今當大發姑力疾入場得題若
有神助果中式又以病不能赴廷試又夢前言君且大魁
天下懋學謝曰屢蒙見教君是何人曰君不知我尊公當
自知之果狀元及第

南陽李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棉花貨湖湘間有臨江三
商以三百金易花在邸舍遭回祿無遺三商撫胸大慟欲

舟桂籍註案卷四

三元

自盡李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貨物失價存我當
還汝何必如是卽持金盡與之垂橐而歸三商德公徧禱
神廟是時公方在途中卽夢二緋衣神稱公陰德錫以
玉童明年文達公生天性穎異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
正位首揆

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工詩文館於某氏有女恆窺之卞岸
然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卽託他事
辭去或以詩贊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
卞不受且答書力辨其無此事其子誥曾孫錫皆登高第
卞享高壽俱得躬膺封誥

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視之乃

素所識也公曰汝以貧至此耶卽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
囑令改行從善誓以不言夫人嘗問其人公曰己許不言
矣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慟哭其人頗有善行或疑其爲
昔日偷兒蓋愧而改行者也公享高壽子孫俱登顯秩封
誥盈庭

明楊自懲爲縣吏守法公平廣行陰隲一日縣宰撻囚血
流滿前怒猶未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
人不怒楊叩頭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爲霽顏後楊生二子長守
陳次守陞俱爲吏部侍郎長孫刑部侍郎次孫四川憲長
俱爲名臣

舟桂籍註案卷四

四丁

劉廷式登第其所聘之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
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此女某若不娶將何所歸遂擇吉
成禮夫妻相敬如賓生二子皆登進士
海門崔鑽以稅銀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鑽
變產以償之家遂破終不鳴於官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
其狀召鑽命曰盍訟工對曰鑽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
家也鎔工聞而愧感舉前金還之後鑽子潤孫崑曾孫桐
相繼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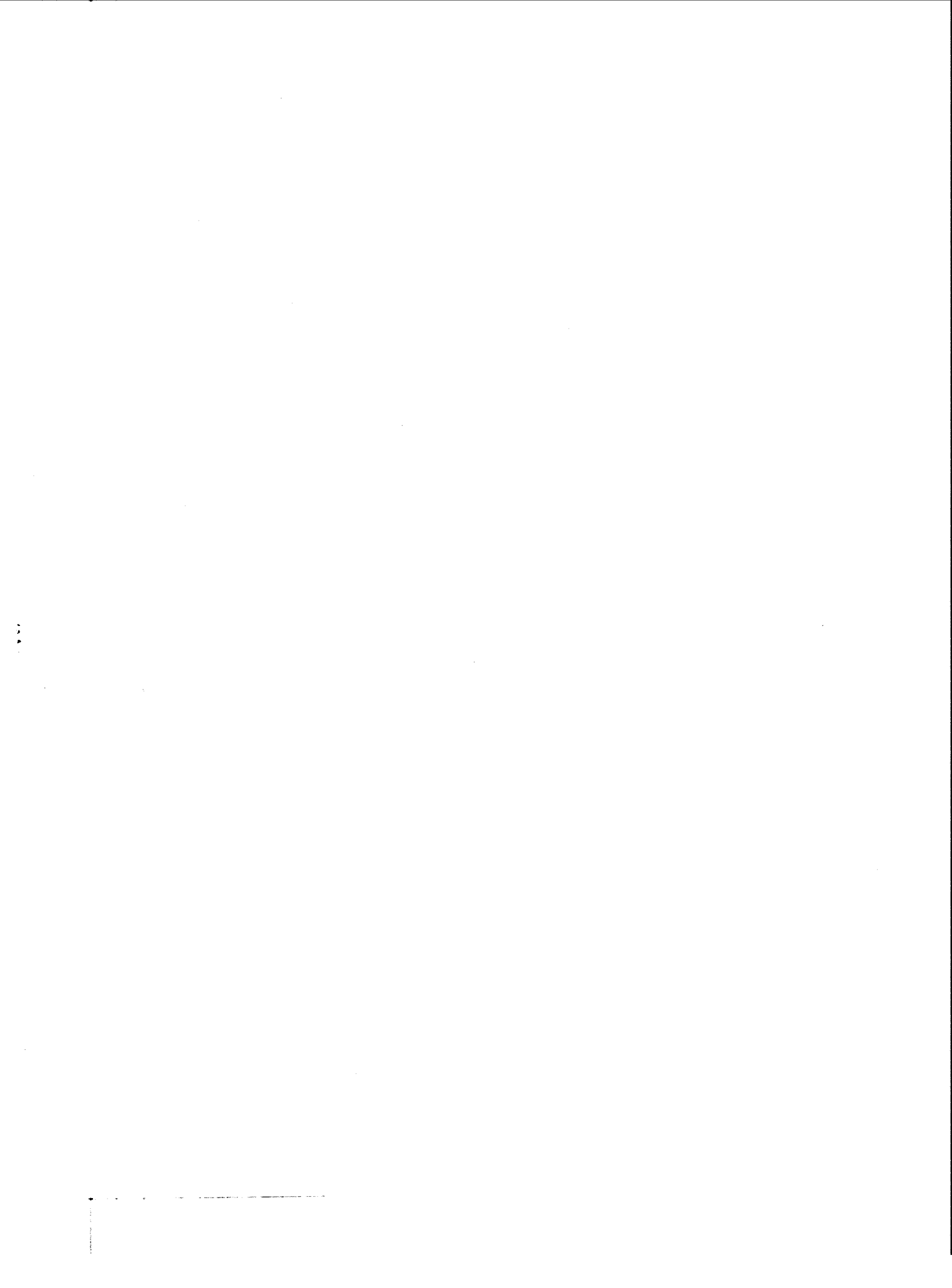
諸宗彌嘗以賦役渡錢塘江見溺者竭力救之全活頗多
夜夢神告曰汝命當天上帝以汝有陰德與汝長壽矣不
信以出髭爲左驗覺則頤頰癢甚晨興美髯勃然壽果至

八十餘

錢益其主謀人田不遂令錢以稭子撒彼田中錢謂妻曰
撒則荒人之田不撒則逆主之命乃將稭子蒸熟而後撒
之其主密覘見已撒矣而田卒不荒心雖疑而未知其故
錢生子美登進士隨任受封榮歸壽亦甚高曾於召將時
批出三十年前葬碑事故有此報

光緒己亥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太上感應篇註



感應篇註序

上世淳風沕穆無福善禍淫之垂警而俗鮮沴戾民不天札熙皞耕鑿之美可想而掇之逮夫世不古處貪心熾慾幾至鯢鮪吞舟太上一篇爲救世婆心而作也揭之曰感應者因人所感之善惡而天隨應之禍福也其說簡而該其理正而大義最明而辭最切直令村童野叟猙獪貪昧之天聞之心怖而卻走誦之口訥而舌咋尤令慧業文人昭晰於句櫛字比之下迺知因果循環吉凶倚伏天人交與之故如影之隨形聲之和響昭昭乎不爽凡今之人跋前疐後動輒齟齬傍徨無狀者皆因其所感而應之耳有疑惑而不應應而不盡符所感至有顛倒舛錯理數莫之測者此或業之淡而愆之

太上感應篇序

積修於外而不純於中致乖幽鑿未可淺近窺已然觀夫李氏輯傳暨諸家贊釋所云福善禍淫者不外理與數而言之爾儒者衡論每矜正理往往略數而諱言禍福佛氏則心持平揭萬緣空置禍福理數爲影跡使人趨福而罔識所以趨懼禍而莫知所以懼非第不能津梁鈍漢抑且無以針砭慧人莫若太上之篇爲鈍根人說法言數不言理理自寓於數之中爲慧根人說法言理不言數數即明乎理之內俾天下熾慾貪昧之徒曉然知善之當爲惡之當誡驅熾慾而出火城度迷津而濟寶筏將見淳風沕穆熙皞耕鑿之美復掇於今日不亦太平之極效也哉予作感應篇序多矣茲西水同人鑿感應篇新註而勸於世又索予序予謂樂善好施雅有

同懷不憚復爲之序以勉世之趨善而獲福者長水王庭邁人氏題

余嘗遊西山許先生之門先生乘閒爲余言曰子之志願若何余對曰亦不敢爲非耳先生曰子誤矣儒者當求有功寧特寡過哉因以達天希聖爲最謂須暨起脊梁實實下手久久行之自有得力處余因曰世之立功過格奉感應篇者亦有當於達天希聖之學乎先生良久曰亦是此意我嘗怪世之拘儒諱言功利以爲有妨於道德也夫道德何嘗無功利大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尙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道德之效譬如力田之享歲入真是有感必應功利果何妨於道德乎自戰國傾危之

太上感應篇序

士每舍道德而專趨功利而後世非之遂欲專論道德抹煞功利余以爲說士之論固非矣而學士之見亦未免稍偏也漢儒董江都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謀云耳不計云耳未嘗無功利也而拘儒之見則若道誼之外別無功利可言徒欲扶正人心而不知誘進善類亦見其局於一隅而不通於聖賢激勸之至意也彼感應篇者採經書粹旨彙爲一章其大要在於昭法戒示勸懲可以繩天下之上哲而不入於虛無可以鼓天下之中材而不虞於畏阻其有功於吾教匪淺也又烏得以其爲道書而外之也哉余聞先生言嘗謹誌不忘特以賦性疏慵未能實下工夫殊愧先生鞭策茲閱家洽兄增註硯堂主人所輯感應篇一書條分縷

析講義明快而又各附以已事直合經史爲一冊俾世之披覽者日取而內省焉若者曾行與否若者曾犯與否則於以寫過於以立功卽於以達天希聖舉不外是矣余喜家治兄之樂於勸善因述西山先生之意以弁其首云肯康熙壬戌歲穀雨前一日樵李朱振千仞甫題於詒穀堂

感應篇言長生言神仙方士之書也吾儒願有取爾者以其言福善禍淫之理亦不戾乎六經之旨是以宋儒如真文忠公亦尊信之而況學者乎然吾竊怪世之奉此者益眾求其言行符合卒不多覩今於同里得三人焉其一曰俞子振璜振璜業賈所儲僅中人之產而性好施與每以傾橐爲喜乙卯歲除前三日過禾中有舊家子以不全書板乞售無一應

太上感應篇序

三

者振璜諦視之則感應篇也迺大喜急償其值載之歸如獲拱璧同舟莫不匿笑斯時余與振璜未相識王丈南田舉以告余余驚起曰感應篇濟人之急一語振璜已力行之乎已而與振璜交稍密熟察其行事益爲之感歎振璜幼喪母育於鄰媪胡媪撫之如己出媪疾急振璜無所措適遇是書深信感應之理乃默爲媪禱丙辰元旦刷印甫畢而媪疾愈越七月媪尋卒振璜於是啣痛於心不願人稱述及此人亦鮮知之者噫今之人殘刻性成於疾病死亡之際雖至親密友不一顧而振璜於一鄰母如是其待一本之親以及於親戚朋舊可知矣向日之購是書意在禱病實濟人急一舉而備二善其存心爲何如耶今年夏徐子敬亭復贊振璜刷印是

書振璜屬余與南田重較一過且索爲序日子毋以某爲諛某乞子序是書感應之妙勸世人以真文忠公爲法而勿僅以方士之書目之則幸甚矣予曰諾乃略書振璜之行誼以勵吾黨之爲士者嘉慶二年丁巳五月朔日同里楊蟠纂

太上感應篇余佩服久矣其詞直其義嚴蓋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焉一篇大旨無非使人盡歸於善而已誠聖賢之階梯痾疾之藥石也世之篤信者多而傳註贊述者亦指不勝屈其筌釋明顯引事切當概不多見適吳門一友授余新註一帙乃婁江硯堂主人所輯迥出諸家援引事實必於本題針芥相投其起伏呼應脈絡貫通加以議論助以唱歎使讀之者與會流連精神鼓舞則儆惕勸戒有不容已者余不

太上感應篇序

四

敢自私徧示同人咸欲梓而公諸世茲因參補一二授諸剞劂以廣流布俾得家諭戶曉化行俗美豈非盛事哉傳曰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篇中首言禍福善惡乃天定勝人也終言轉禍爲福則人定能勝天矣讀是篇者在反求諸己耳若外慕茲篇之美而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惡乎可敬言以勸同志皆康熙辛酉歲臘月穀旦樵李鮑菴朱律久謹識

光緒己亥二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太上感應篇註

古婁王視堂新

太上感應篇

太上尊稱也蓋示人以不可玩忽之意由此動彼謂之感
由彼答此謂之應以感應名篇者言善惡感動天地必有
報應也世道不古人心偷墮禮樂不能勸化刑罰不能禁
止惟感應二字庶足以動其從善去惡之良心故宋理宗
御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語冠諸篇首明世宗序感應
篇曰不但扶翼聖經直能補助王化如 本朝順治十三
年

世祖章皇帝欽諭刊刻此篇頒賜羣臣至舉貢監生皆得遍及
是感應篇一書不獨檢束身心實王化所必錄也

太上感應篇註

感應篇讀法辨疑

感應篇為歷代帝王所崇信而名臣賢士皆尊奉之如李
昌齡作傳鄭清之作贊真西山作序李卓吾贊作引周海
門汝登作輯解冒起宗之論斷 本朝太史許纘曾之圖
說前後諸賢有功於茲篇者難以枚舉須知先輩表章之
意只是教人為善挽回世道人心同趨澹樸讀者當存內
省字字反歸自己方不負太上一片婆心若不身體力行
徒云諷誦祈福便非本旨或謂此篇出道藏疑與儒家不
合真未嘗讀儒書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曰
上帝監觀禮載人事得失春秋嚴一字之褒貶事見於前

報書於後六經所載文辭簡密此則條晰言之合綜參讀

總歸一理若上士善惡俱融何假激勸以禍福世惟中下
人多有所利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此常情也茲感應
二字可動為善去惡之心者謂人縱不畏王法未有不畏
鬼神者王法或冀巧力而脫鬼神豈可以巧力而脫耶然
先儒常說上智不妨行下學事功感應篇固是做惕下根
亦是接引上根上根之人不務實修專講虛無是篇尤其
對症之藥聖經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文昌曰欲回劫
運先正人心六祖曰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是三教總以攝
心為主感應篇所列善惡雖從事蹟上說來然反而求之
皆起於心心者感之主而應之機也讀感應篇者當發信

太上感應篇註

心務期堅永勿因無效而悔勿因日久而疏要使閒忙安
疾無時不可讀行住坐臥無地不可讀賢愚夫婦無人不
可讀始符太上之本懷功過格云以善書傳一人者當一
善傳大豪傑大貴人者當百善廣行刊佈願力不倦者當
千善奉持者幸其勉諸

感應篇奉持靈驗紀實

遂寧周簾誦感應篇好為演說一日死去復甦謂其妻曰
我至其中見庭下鬼多鄉里餓死者心甚怖殿上主者呼
簾論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以汝欽奉感應篇又為人演說
因聞而回心者甚多皆是汝功今改註祿壽籍矣汝還人
間更宜廣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

免難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更可廣求男嗣添註祿壽簾因敬錄以傳世人

簡州進士王巽病篤被攝至東嶽府見一碑高丈餘金書太上感應篇巽莊誦以出男女多相識者呼巽語曰太上聖訓汝既面睹切宜欽奉巽甦發願奉持其疾頓愈

慈溪秦三雙足病瘵路逢一道士療之立愈付一雨傘令閉目勿視忽騰空而行惟聞風濤聲移時已在海山上矣山中老人與道者言曰彼無夙骨汝曷攜之道者曰伊家祖爺中藏有太上感應篇一册每爲子孫解誦世有善根故收之耳未幾秦三思歸道人笑曰爾果無夙骨命持傘如前至定海樓乃止離家僅百里夫家藏此書且蒙仙引

太上感應篇註

三

若時加敬誦功德何可量哉

杭州文學許廷俞懸奉感應篇於密室朝夕禮拜一夕巨盜闖門肆劫入其懸奉處恍若有所驅逐盜不敢入其寢門而去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板廣施以薄宦未果而卒其子汪源貧而無子謹遵先志自己捐產將刻而妻有娠後生子刻完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資財印至萬部施散與人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其施我已超生天堂汝母亦享壽考厥人與汝俱已著名善籍矣

仙居人王竺有四歲男亡哀痛情切命工重刻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再投母胎妻果有娠一夕夢到黃巖縣

定光觀附黃錄齋以薦亡男恍惚抱與其轎還家夢覺胎即微動後果生男名師回長即登第

進士沈球因婦項氏有妊且多病誓刻感應篇印施工人捧板至門婦即坐壽誕一子子母俱慶

休寧人方時可幼多疾至齊雲巖遇異人曰觀汝形貌當貧且無子壽不滿三十六奈何欲求清福當先種善根時可歸力貧刻感應經印施纔刻十章而疾已減半刻完而諸疾頓去家且漸饒生二貴子以壽終

錢塘于玉陸室梁氏病三載諸醫罔效一夕夢大士降雲端光明灼爍越歲陸夫婦同禮蓮池大師恭睹慈顏儼如所夢不覺欣然沈疴頓愈師示曰病從業生業從心生力行功德可以綿齡集祉乃以感應篇授之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爲一篇要旨淺言之只三家村守分良民極言之

太上感應篇註

四

纖欲淨盡萬善周圓天中天聖中聖如來世尊亦復如是汝當廣爲流傳以弘法施陸感悟矢願彙集成編至崇禎辛未將脫稿忽染疾夜夢蓮師授以靈藥五內清涼病尋愈

嘉定張宏原鬢年攻制舉業勿售一夕夢巨人告曰子有善根而福力尚淺縱得榮名勿享盍修德以自淑乎於是勤奉感應篇朝夕自勵兼爲箋註授梓崇禎癸酉有日者爲其推算曰明年某月將妨厥躬奈何是人談休咎頗驗張亦信之明年竟無恙素艱子夢關侯錫以嗣又舉一子

越兩年遭奇疾恍惚見白衣人披帷而呼其名者再身似
臥於感應諸刻板上展側如聞板撼聲疾頓瘳白衣人乃
大士化身也蓋大士關侯張素販禮者

如臯冒起宗讀書暇便莊誦感應篇至戊午入棘其年病
瘍幾殆闔中四肢欲脫出闈則沈臥如僵矣乃揭榜竟中
見墨卷端楷如平時不似憤憤時筆跡自信爲神助會試
下第益發願增註感應篇每註一段以稿焚之神前因念
好色尤爲損德於見他色美條下備列古今報應以助猛
省助寫者則塾師南昌羅君憲嶽也羅君既歸於戊辰新
正夜夢仙流三人一老翁黃衣中立二少年紫衣左右侍
老者出一册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羅君竊聽愕然

大士感應篇註

五

曰此冒孝廉增註感應篇見他色美二句下全註也誦畢
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試詠一詩來即應聲曰貪將
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
到滿城紅詠畢老者笑而去羅君醒而喜曰冒君南宮捷
矣即作書寄其子比放榜果得第但榜花二字難解是年
冒君以使閩歸里至溫陵過陳宗九齋頭閱類書見榜花
二字註云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姓僻者號榜花而冒姓
實應之後官憲副 陳仲醕每刻感應篇中如葛繁事黃
兼濟事以之施人里有翁生者夢入廣殿一絳衣神人
謂曰吾欲降爾福然子無功德生曰貧儒何功德之有神
人曰然則陳某固不貧耶生寤而請學於仲醕仲醕曰我

無功德不過以善事勸人耳又季生仲舉者夢有堂四廡
西廡側塑仲醕小像香供甚設一道士謂曰子何不與此
公討左手卷視之則繁紙也然則能手書是卷者且爲天
神之所供無疑矣

黃巖進士楊琛未中時見鄉人刊刻此篇亦助刻第十七
號一板夜夢神曰已如君所刻中矣後果中十七名進士
松江張德甫日奉感應篇生二子田八百餘畝年老分析
各授感應篇一帙戒曰爲人之道盡在於茲即作家之法
亦不外是爾輩當如我日誦之二子問曰經中豈有作家
法乎父曰算減則貧耗蓋言人所以貧也福祿隨之蓋言
人所以富也此即作家法也後二子奉感應篇如父言事

太上感應篇註

六

母最孝累年置產幾三十頃富甲一郡
浙江李燧升於順治辛卯計偕過吳門夢漢壽亭侯詔以
廣刻是篇可以釋罪消冤及第歸竟忘持奉丁酉選漳州
司李還過其地復夢神督責之驚悔而寤及明而緹騎已
至竟沈淪獄底
順治己亥進士王公名恭先以推官調崇明知縣山右人
自言其尊人於明季爲楚中教諭時流寇披猖將逼城忽
夢白衣老人持一扇示之扇中蠅書姓名無數曰此皆持
誦感應篇者汝平日亦能敬持當依吾言於某方某處避
賊可以無死蹶然而寤遂如言避去不日流寇入城一城
屠爲血海其一僕亦死而公之父亦無恙

順治辛丑進士滕達紹興人其妻初生時父母欲溺死忽
耳畔聞人曰莫溺殺莫溺殺丈夫是滕達父母異而留之
及女長其父遇滕達於鄉館中見其案上有感應篇一卷
乃日日虔誦者問其姓名與耳畔所聞適合即將女嫁之
今果榮貴

錢塘諸生何喬雲日誦感應篇其父未之知也一日父夢
一老人謂曰汝子持誦感應篇甚虔不久卽有好處後父
至館見案頭供此篇因思前夢不妄康熙癸卯科果中式
順治年姑蘇閭門大火專諸巷陳松軒家寓新安客者當
火焚時眾見有長人立其屋上急救其家獨存火熄叩之
知新安客所刻有感應篇板在焉因悟長人乃護持此篇

之神也

太上感應篇註

七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
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
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
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
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
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
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
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
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
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

太上感應篇

人短不衒己長過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
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
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
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
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
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
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
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陵孤逼寡棄法受
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
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誣謗聖賢侵陵道德射飛逐走發

菴鷺棲墳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
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
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
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
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翦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眾
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水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
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
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千求不遂
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
才能可稱而抑之埋盡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

太上感應篇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至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
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妄逐
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
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
背親向疏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
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
左道惑眾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爲
賤謾罵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
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
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
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

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
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
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
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
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
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
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
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
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
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

太上感應篇

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
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應篇卷上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此二句與下二句爲一節乃一篇之綱領後皆重重發明此意夫一念未起體如太虛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善惡俱無禍福何由而致及一念纔起趨向不同善惡既分戶牖亦關福兮禍兮造化本無成意祇懸虛以俟人惡者入於禍而不能免善者入於福而亦不能辭豈非無門而人自召乎無門者言無一定也唯字是勘破語太上首提禍福二字以示人急急使人著眼當於念頭將起之際返觀覺照把得定作得主戰兢惕厲打過這點關頭自然天理常存動與吉會苟不謹幾微放逸自恣瞬息之間便殊霄壤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可不慎歟但世人執禍福爲生前已定雖爲善而福不加增爲惡而禍不加甚於是悠悠忽忽隨緣起倒者有之或更縱意爲非肆行敗禮者有之總看得禍福生前有人註定墮地後依命相爲憑據故也豈知一念善卽是福基一念惡卽是禍本何嘗有前定何嘗有命相試舉往事爲鑒宋時廖德明朱晦翁高弟也微時曾夢謁城隍刺中稱宜義郎閻宰廖某後登第果以宣義郎宰閩思及前夢恐官止於此憂不肯赴質之晦翁晦翁指案上諸物曰凡物之不可移易者如筆必不可以爲墨劍必不可以爲琴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跽而暮爲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其

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豈數所能限耶今汝赴官但於起心動念之時當廣充德性力行善事則子之德業前程正未可量前夢不足芥蒂德明頓釋所疑拜而受教遂之官積功累行仕至侍郎德明第後授職與夢契合禍福似乎註定矣及佩晦翁之訓則點鐵成金轉凡入聖所云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者也生前註定何嘗驗耶再舉近事進觀之江右趙氏有雙生子其母娠時駢肩而下莫辨其誰兄誰弟也既長相貌如一舉止如一既就塾文章學問又種種如一弱冠同補博士弟子覆試日主司亦訝其莫辨笑謂之曰庠者序也入府庠者宜兄名趙等入縣庠者宜弟名趙第至是人方知某兄某弟暨完娶父母恐兩媳莫辨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乃命各以衣履別之踰年同月弄璋再試又同時補廩自始生以至三旬無不同者人曰命同相同宜其事事同也至三十一歲各以優等鄉試寓有少孀極麗私挑其兄兄正色拒之乃以婦情語弟復戒之曰爾我貌同既挑我必復挑汝慎勿爲損德事弟雖是之後竟與婦通婦初不識其爲弟也及榜放兄入穀而弟下第矣復誑婦曰我已中待發甲後娶汝因以資斧爲言婦以所積盡付之及春兄又登第婦以所私者聯捷朝夕望娶竟無音耗鬱鬱成疾陰以書貽遂廬書誤入兄手兄詰第弟不能隱具以實告人皆短之次年一子暴殤卽前與兄同舉者又以哭泣故雙目頓盲未幾死其兄則享福壽多子孫三十年前事事

皆同可謂命相有據矣一旦臨財色彼此存心不同遂致彼榮壽且多子此貧夭且斬後一人也而從前則事事同從後則事事異猶謂命相有據乎無據乎况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其處危之時淡於求理祇畏敬謹禍亦能生福其居安之時肆其驕奢輕忽侮慢福亦能生禍人為頂天立地男子福必自我而得禍必自我而去方不負出世一番莫待福去禍臨始悟惡之不可為善之不早為於事無益矣明眼人須早決擇毋自誤也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自召之實無過善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亦猶形之必有影也善惡感也形也禍福應也影也人見善者未必得福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三

惡者未必得禍遂謂感應無憑佛家乃創為三世報應之說謂有當生報者有來生報者有前世作而今生報者人益視為荒唐詭誕全不遵信不知善惡之報真有如形影之不相離者其正報者無論或以他事報或於暗處報使天眼一觀殆纖毫不爽故形影之喻乃言其必然非言其速也速則報輕遲則報重或惡業多則先受惡報善業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又因福而得禍或惡念改悔則又因禍而轉福雖是種種各異總之一定不移昔曹武惠王諱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恩恤鰥寡振乏絕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為不可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

殺一人前後全活者不可勝計又如捨怨而雪昌言自誣而救全斌緩決新婚之吏不傷已蟄之蟲皆盛德也故諸子皆賢令瑋琮瓌繼領旄鉞小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貴盛近世無比然則為善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秀水新城鎮屠戶潘麒多行不義教人鬪訟攘人財物淫人婦女一方畏懼忽死經夜復醒呼妻子集親鄰曰吾見冥司謂死者受報生者不知受者方苦作者仍熾人不肯信良可悲憫今潘麒罪大惡極暫假此人以告萬眾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宜淫報自剗雙瞳曰此瞋視父母看婦人報自剖腹剗心曰此包藏陰險殘害良善報自截其手曰此屠宰畜生報自拽其舌曰此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四

談人閨閻誣謗罵人報言訖即舉刀截舌遠近喧傳觀者如堵妻子恥之閉門不容人看麒復含糊呼曰我受冥司之命借我示眾汝何禁焉叫號六日體無完膚而死然則為惡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更有近日辛丑進士平山知縣湯諱聘死去親見大士與言往昔功名祿壽生來便定近者空人善惡冊籍一日一報一月一造來世報兒孫報與後日報之說俱不及矣今日所作善惡轉瞬便報如某氏子已登第因其家作踐字紙已殞命矣某應登第因近行失檢倘淨心易慮方可登第某力修善事因功行未完未即降福如精進不已後必登第湯公心記其人以俟後驗以知近日之報真在旦夕可不逆除惡念力行善事也

哉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自此至算盡則死為一節是以二字承上文而言發明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之故直至竈神亦然統言神明糾察之密為四節上禍福平說此則先言禍之必然使人知所畏也依字宜玩上文言禍福既已自召而此又言司過之神者見得神亦何常有不過依人所犯以奪之耳所犯有輕有重故所奪有多有少其線索總在人身而神止一虛空算帳之人耳奪謂除去也獨言奪算者五福以壽為先故所奪先在於算且不止於奪算如下文所云貧耗憂患刑禍等事一齊皆到可畏之甚也謂有神者人之一生上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下四旁日夜時刻皆有鬼神鑒察但人處明不能見暗神處暗偏能見明因我不能見神而遂謂之無神可乎如宋光孝安禪師定中見二僧相語初有天神傾聽久之散去俄有惡鬼唾罵及問其故乃三僧初論佛法繼敘問闍末談利養也可見一話之間而天神惡鬼交互迭伺人於暗室之下無惡不為豈知空中塞滿鬼神即一動念皆有報聞者可畏亦甚矣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自此至算盡則死皆實言奪算之事以明感應之定理貧是無財耗是家破憂出於己患生於外多逢言不善之人貧耗憂患接踵而至也每見長壽之人福履康嘉事事如

意短壽之人貧窮困蹇一不如心蓋奪算之後一奪無不奪也昔樸陽尉郭郭生平奇蹇每倦悶間即見二物狀如猿猴跳躑其旁祛之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作人言曰吾曹甚多主世間之虛耗者也君獲天譴故得以擾君人當貧耗如訟獄疾病水火盜賊無端湊泊總成消耗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又有本無一事而暗地消磨皆此物之為祟也既有如是之貧耗即有如是之憂患豈有貧耗之家得開眉歡笑者乎故青帝訓曰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此貧耗憂患之謂也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六

人皆惡之
惡是厭棄也丈夫骯髒負奇豈能每人求悅然至人皆惡之必係罪大惡極為人所厭棄也昔邈主方食聞中國斥章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是鬻貊亦惡之矣又譬喻經云昔有人死魂自鞭屍人問何故曰此我故身為我作惡令我墮惡道中受苦難言故鞭之耳是不獨人惡之己亦惡之矣又劉甲凡與人交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未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鴟鵂見之不祥或遇諸途無不急走惶避惟恐不速是又人不以人而惡之直與怪物同視而惡之矣鼻蝮蝮蝮唾逐恐遲必然之理人至無容於天地之間惡人亦何利焉

刑禍隨之

刑是官非訟獄禍是水火疫盜隨者跟定不離之謂此一句繼於皆惡之後蓋人怨既極天譴必加諺云人非欺心不遭官刑人無隱過不遭橫禍有無端而橫被飛誣填牢入狴者其人之隱惡必多但其事不相當故人每爲之不平若問之天曹一一必有消算也

吉慶避之

惠廸乃吉積善斯慶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經減算便是有罪之人吉變爲凶慶變爲殃凡世間可欣可幸之事爲而不成望而不至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會如相避然董羽爲唐太宗畫龍用意精妙自謂天下絕筆太宗引諸子觀之太子以爲真龍也大驚立命去之羽竟不得沾賞

太上感應篇考上註

七

有書生獻詩於范文正公自言平生未嘗一飽公思濟之時士夫盛習歐陽率更字墨本值千錢薦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備紙墨使匠摹搨于本俾售於京俄而震雷擊碑碎矣百萬之錢一旦失望此豈非吉慶既逢而卽避之者乎兩人未必卽凶人而觸處阻礙則其生前多咎亦未可知卽使兩人皆出於不幸而惡人之與吉慶相違有斷然者惡星災之

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善惡始乎人事災祥上應天文故人命中五行諸曜各有順逆順者爲祥逆者爲災善人命命豈無惡曜但不能爲災卽災而不至於極禍其善力勝也惡人命命豈無吉曜但吉者未必爲福一遇惡星而

禍不可勝言矣其惡力勝也所以惡星之災獨係於有過之人昔宋景公時樊惑守心公有至德之言三是夕樊惑退三舍星果惡耶人當知所省矣

算盡則死

自依人所犯至此句句是太上苦口垂誠之詞此一句又當頭一棒令人猛省真可哀也真可懼也則字謂無可遲留之意言減算不已必至於死人壽幾何今日以某事減若干明日以某事減若干倏忽而死期至矣惡人爭氣勢立門戶自謂永劫不死耳若算到於死一場冷淡萬事冰消從前所作豈不悔殺太上此言直從人命根上剗去真一帖清涼散也昔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不難後

太上感應篇考上註

八

竟沮滯三十餘年因詣葉靜法師問終身事師爲登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以登事叩之云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鄉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諧而繫其父於獄坐此罪降二甲展十年二十九歲繼又橫侵其兄屋基坐此罪降三甲又展十年三十八歲後又長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罪削其祿籍今又挑一室女爲惡不悛已除壽算何望登第師還悉以告之登大慚沮愧恨而死不知一死之後更有入三惡險道者又非一死便了帳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此一節承上文言不但如此而已又有可畏者在卽人之一身行住坐臥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台六星上台二星司命中台二星司中下台二星司錄上帝署爲天曹王人生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合晝夜在人頭上盤旋記過錄罪下文言三尸上詣天曹卽上詣三台也北斗七星乃紫極都曹爲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陰陽木火土金水之德三界十方皆所統御幹旋氣運斟酌死生七星之炁常結爲一星著光頭上去頂三寸其人有善事善念則光明大善則光大而更明有不善則光昏大惡則光滅人不見而鬼神見之諸神覽星光之明大昏滅以察人之罪惡大小夫頭上之神與已親矣近矣而步步稽察不肯相恕如

太上感應篇卷二 註

九

此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此一節重言又有益見可畏之甚言人之一心幾微萌動又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尸亦名三彭一居人頭一居人腹一居人足每於庚申日乘人寐時上奏人之罪惡道家夜守庚申所以除三尸也若能清心寡慾邪念不起則三尸亦無可言矣蓋不能禁之使不言也夫身中之神與已更親切矣而事爭饒舌其不肯恕又如此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此一節言不特人之一身一心卽一家之中動靜居處亦皆有鬼神鑒察也竈爲五祀之一在上爲列宿在人間爲

竈君其神最尊司一家良賤之命日夕與居專察淡密之事於人善惡知之詳見之確月終之日上詣天曹奏之嘉靖中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弱冠遊庠家貧授徒與同學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七科不中生五子四天一失去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多哭兒女故目盲公潦倒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每年臘盡疏禱竈神求爲上達至四十七歲除夜與瞽妻一女淒涼相弔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角巾阜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座稱姓張曰聞君舉家愁歎特來相慰公執禮甚恭因言生平之事且以竈疏誦之士曰子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

太上感應篇卷二 註

十

大驚曰聞冥冥中纖善必錄子與同學誓行善事恪奉已久豈盡屬虛無乎士曰卽如條中惜字一款君生徒朋友輩多用書文糊窗裏物甚且拭桌汗而焚之君不之告戒每月放生因人成事倘人不舉君亦浮沈蝦蟹之類君亦登庖獨非生命耶若日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聞者傾倒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邪淫雖無實跡君見美女必熟視之心不能遣若邪緣相湊能如魯男子乎規條誓行者尙如此何況其餘尙所焚疏悉陳於天上帝命使者觀察無一實善可紀但於私居獨處時見君貪念淫念嫉妬念褊急念高已卑人念恩讐報復念種種意思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方逃禍之不暇何猶祈福

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神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但旋過旋忘信根不淡所以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妄念起伏纏綿猶望天美報如種荆棘欲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妄想惡念猛力屏除只理會行善邊去若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耐心行去若力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不可自惰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效驗君家事我虔潔特此報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進內公急隨之至竈室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焚香叩謝元且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初行之日雜念紛乘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三

非疑卽情因於大士前叩首流血誓願精進每晨虔誦大悲神咒兼持寶號以祈陰相如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神在濟人利物無所不勉如是三年至五十歲甲戌首輔張江陵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至京師公挈眷以行克盡館職張爲公援例入國學中丙子科北榜舉人丁丑中進士偶謁內官楊楊令五子出拜皆覓諸四方爲養子以娛老者內有一子年十六者卽公失去之子左足上有雙痣可識公問其姓氏問里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卽送其子隨公還寓夫人撫子大慟子亦悲啼捧母面而舐其目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不願仕辭江陵回籍爲善益力其子娶婦生七子悉嗣書香公手書遇神記垂誠

子孫壽八十有八世人行事但知取快一時豈復更問家有竈神而知恐懼修省乎觀俞公之事蹟良可警也凡人面八方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巡邏譏察之多又如此凡人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此一節總結上文言鬼神如此鑒察是以大小之過皆不能掩而奪紀奪算確乎其不誣也二則字是必然之辭十二年爲一紀百日爲一算人之壽皆紀在諸天若修善立功短者可延爲長萬一造罪長者可減爲短婁師德一日晨起入朝忽見星官詣曰汝曾誤殺二命罪當奪紀今星先將盡矣其日卽神昏不能朝因告侍者曰我一生謹慎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三

只因誤殺二命今乃奪紀矣未幾卒此大則奪紀之證也符仲信因病入冥一吏曰此人本合饑寒因好施故富壽亦五十九今以不焚香睡起遲漸削盡矣旁一人曰此小過吏曰不焚香卽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遲卽有多淫之意過雖小不可常此小則奪算之證也所謂過者不待出諸語言見諸行事然後爲過但起念於中稍涉不正卽名爲過也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此亦承上起下之詞過無大小皆害我者也見害不避是爲真癡大上憫之特指以避之之路數百事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皆是也欲求長生先須避者非餘人不必

避也謂求長生之人豈真有不死之藥只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便可登真度世若此數百事之過尤當謹避天而能延皆是也先須者起下文千善百善之義蓋未立善先須避過既避過又當立善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此一節是綱下是目不履邪徑以下是道之目也非義而動以下非道之目也何以謂之道道如一條坦路千萬人皆見凡一舉一動莫不有一至當不易之理多不容增少不容減所謂道也然其是與非則何以辯曰問之我心自較然明白如大日輪懸於空際真有纖毫畢照而知其是與非者但私意橫擾進者不肯進退者不肯退以此負卻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三

一段良知耳今日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此二則字有毅然不可忽之意斬釘截鐵不用半點依違便是聖賢真血脈昔趙清獻公常曰吾書之所為夜必告之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蘇黃門書真君之言曰晝之所為夜必記之於紙不可記者不可為也蓋可告可記者是道不可告不可記者即非道也人能當下勘明何患不為聖賢然而非之際亦有誤認者如福以酌德稍有求之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黨爭什一鷺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如名以實實稍有市之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此生惜名不當

為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交遊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權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如財以養生稍有暴之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暴財濟宗黨廣布施救荒歛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室教歌舞奢讎會聚寶玩此暴財也用財者損而盈暴財者滿而訕如身為家主稍有私之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天下修身不當為天下私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修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管窟宅守妻子此私身也修身者嗇而大私身者羶而小路頭畧差便是大錯既以本心之良知為照路之燈又於見解疑誤之際一一辯明清楚進退之介卓然不苟其不為聖賢者幾希矣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四

不履邪徑

邪徑非真邪路也凡非理義不光明不正大與道相左者皆是親身閱歷之謂履一念畧差或臨之而不禁久成熟路遺恨千古可不慎乎兩箇不字是立定主意用力維持之妙用也聖賢之道青天白日正堂堂世人偏使見識如為臣當忠偏以不忠為乖巧為子當孝偏以不孝為便宜些微之事必走入邪蹊曲徑而後已初亦左支右吾繼則墮坑落壑而不可救此好履邪徑之過也陳良謨應舉時張公念曰此倖途也辭不往是箴恰中武公房內使當

時一拜則彼此無以自明而人言物論不可止矣可見人但依此正路踏實前去天必不賺若弄些聰明事未必濟而後來天亦最巧報之人何故視此正路如仇讐灣灣曲曲必欲避之不可解也

不欺暗室

知其不可而遂其私之謂欺暗室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人於大廷廣眾之中箇箇談仁講義爲臣則謂能忠爲子則謂能孝臨財則謂如伯夷之廉臨色則謂如柳下之介及至暗室一窺而人人魑魅魍魎矣蓋暗室中謂人必無知可以瞞天瞞地念之所屬事之所便不妨肆意作爲豈知神目如電不可欺也此其事最多大約於財色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五

二字盡之見千金於曠野遇美女於密室人於此時真一塊試金石昔楊溥父業商淮揚有陝客事急回家以三千金密寄公三年不返公至陝訪之商已死公呼其子以金授之子疑不敢領公曰此汝父所寄爾何必辭其子感謝攜去後生溥爲太師孫俊民戶部尙書曾孫元祥翰林檢討此不於暗室欺人財者也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富家富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叩館門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種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人急閉門明日遂辭館去次年富室設醮道士拜章久不起及起日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耳問記名否答曰只見馬前綵旂上有一聯欲乞人間種恐驚天上人

名則未記也富者心識之華果中狀元生陽明世襲伯爵此不於暗室欺人色者也若以常情言之金從彼寄彼死不索卽三千金掩有之亦無傷矣然白晝奪金於市人皆知之其罪反小暮夜奪金於暗室一人不知其罪甚大卽乞種自彼非我造意罪亦薄矣然大盜入境擄人婦女罪固不恕平人入暗室易姓更種罪大莫甚陰律加等不貸無他惡其陰也惡其巧也惟兩公能不欺故福報亦最厚積德累功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者存諸心功者見諸事自少至多日積自卑至高日累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人之功行無一日能就者故須積累如農夫望歲商賈營財孳孽汲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十六

汲勇猛精進今日積幾何明日積幾何積累愈多功德愈大人謂立地成佛此是權巧方便語爲仙佛爲聖賢皆是千百劫修行得來決非一步就到若立心不恆得少爲足念頭一轉指頭一動自謂便可登真證聖必無之事也宋寶禹鈞燕山人也先爲五代時諫議年三十無子夢其父曰汝宜早修實行緣汝無子又無壽耳禹鈞唯唯爲人素稱長者有家僮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三自寫券繫女臂曰永賣此女於本宅償所負錢遂遠遁公見而憐之卽焚其券囑夫人善撫之旣笄以錢二百千擇良配嫁之又元夕於延慶寺得遺金三十兩銀二錠待之不至明且又詣寺候之遺金者涕泣來曰父犯大辟徧懇親

知貨此將以贖罪昨以酒後失去父命不能活矣驗實還之復加贈焉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有女不能嫁者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遇故舊困窮者周之其子弟可託者隨多少貨以金帛使之與販由公成立者數十家鄰里待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飾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致文行之儒待以師席四方孤寒志學者咸就學焉厚之廩糧以故由公門顯貴者甚眾後復夢其祖告之曰汝應無子壽促數年來殊多善狀已名挂天曹延壽三紀生五子俱榮貴終當充洞天真人公愈積陰功後五子登第子儀禮部尙書儼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禮部侍郎俱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右諫議大夫參大政偁起居郎公享年八十二歲一夕與親友談笑而逝八孫亦皆貴顯此積累之效也漢昭烈帝遺詔曰勿以善小而而不爲今人不肯行善動云做好事那得錢使豈知積德累功更有不必用錢者乎鎮江太守葛繁嘗語人曰子始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坐間踏子曰卽如此物置不正則賊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無論貧富皆可行惟悠久乃爲有益或勸化凶徒或贊成善舉皆不費錢功德也然有力之家亦不得以此藉口宜興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法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

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贖罪者代完三城鄉設粥廠四族戚鄰友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八造橋九置義莊十助義田吳公欣然行之連舉三子皆貴顯明萬歷間袁了凡先生未遇時嘗游南雍謁雲谷禪師悟立命之要日行諸善事不輟每行一事輒用鵝毛管印紅圈於歷日之上上一言一動不時省察或見善而行之不力或救人而心常自疑則以功折過閱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案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篇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天由是操持漸熟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常恐得罪天地鬼神凡利人利物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之事惟日孳孳不倦每遇生辰常買物放生放得多欣然暢懷又次在楞嚴三塔滅渡接待等處歲齋僧數千而於造像刻經修橋補路之屬凡叩門者率不敢虛其所求內思破己之慳外思納人於善凡有利益無不興崇我輩平日刻苦爲子孫創業死來皆用不著所可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實而已凡人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命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面只有九分受一分卽銷一分吾輩便當深思積善餘慶之說密密修持拳拳奮勵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此袁公晚年所作之書其從前祈子祈福祈中所壽之善事載於立命篇者已不知幾萬餘條矣究竟所祈皆遂如握券取者至若居官者

典兵者業醫者在公門者操權在我行之尤易諺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大約力到處行好事力未到處常存好心勿務名勿辭難勿始勤終怠功德何難積累哉

慈心於物

慈者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承上文言不獨愛人兼當愛物第物類至殊易於忽畧故太上於此先言之即孟子仁民而愛物之義人看得物我為二故痛癢無關不知物者是我成道之資糧也普賢行願品云因於眾生而起大悲生苦提心因苦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苦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蓋救得一分眾生方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九

滿得一分行願是天生萬物以為人修行之助又天生苦惱萬物以為人興慈運悲之助眼前遇見一物便當欣然發心謂此乃時節因緣機不可失如蛾赴燈蟲墮網飛鳥被傷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得生全皆盛德長者之所為也昔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某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是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眾生諸佛菩薩其說不爾可急懺悔毋自貽戚敏仲駭然汗浹因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適歲饑出按拯濟舟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饑民遣人

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則見數十婦女濯篲岸側洶洶之聲正出篲中乃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數十斛親為誦經持咒投之中流敏仲至此始大信異因著一書示勸福壽而終壽禪師丹陽人初為餘杭縣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鞠之止是買物放生用過其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願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奇之亟釋其罪遂為僧住永明寺至九十八歲示寂瘞於塔下有僧每日繞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因病至陰司見殿角有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主吏云此杭州永明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惟壽禪師不經此處徑往西方王敬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十

其人圖此供養以見好放生者必生極樂國中又為陰府所重如此長洲韓世能其祖永椿每早起必掃螺螄之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免為人取其父宗道積有十金盡買龜魚放生夢神語曰汝家放生功德甚大汝子當入翰林服一品世能果聯捷官侍郎使朝鮮賜一品服徐中行累舉不第僧相之曰公止一舉人知縣耳欲登甲第須隨處放生公行之六年僧復相之曰未也偶有以三十金求文者公扁舟泛太湖盡買水族放之僧曰公陰德絳滿面明年必中矣果然陶爽齡張汝懋見鱗數萬頭陶謂張曰兄可助買此放生何如張欣然先出一金遂共買放至秋陶夢神曰汝以放生功德得早中一科榜發果然念此事賴

張贊成何功獨歸我及順天榜至張亦中式寶應中有李氏子家雒陽世不好殺未嘗畜猫一日大集親友會食於堂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李氏親友空其堂而縱觀人去既盡堂忽摧圮無一傷者宋蔡襄喜食鴉一夕夢褐衣老人告曰來日受害從公乞命襄問是誰卽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箸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厨中有黃鶉數十遂放之經夕復夢老人曰從公得生謹爲公禱上帝注公高爵矣襄遂舉進士歷官至端明殿諡忠惠大湖之閭村民惟事屠罾獨沈文寶家閩門好善買禽魚放生眾笑其迂沈益樂爲後值疫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三

疾人有夢見瘟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沈家放生修善外餘排門並可插旗未幾一村三百餘家染疫死者過半獨沈全家獲免明季嘉興估客李涵春舟泊京口夜聞蛙聲聒耳竟夕不寐黎明起視見傍岸一船載青蛙數萬問之乃云販至江北去賣者李心惻然盡買而放之江滸及歸其妻言子病幾死於某日忽愈李驚喜因言及放蛙之日卽病愈之日也人皆以爲放蛙之報云其子字清望者至今尚存子孫繁衍放生出自慈心本不以福利言也卽以福利論求功名求長壽求子嗣無不驗者但辨肯心決不相賺至於牛能力田馬能致遠犬能禦暴皆物類之最靈而有功於人者尤當養撫恤切不可以其畜類而殘

虐之卽小兒戲殺蠅蟻蟬蝶魚螺鼠雀之物俱宜禁戒非惟傷生亦且熾其殺心古云蛇未咬人殺之無名鼠雖害物罪不致死此又能體上天好生之德故曲爲開釋如此若能擴充此心於致君澤民則撫字惠愛何患仁政之不舉治道之不臻也哉

忠孝

爲臣當忠爲子當孝二者乃人道之大端立身之根本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則又聖賢之大學問也故忠孝爲百行之寶能格天地泣鬼神人不忠孝雖有他善猶如玉屑盈案不可琢爲圭璋判絲滿篋不可織爲羅綺總之百行俱不足觀矣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三

豈非根本旣傷而欲枝葉之榮茂何可得哉是故行善多端莫先忠孝卽成仙證佛無不根基於此司命神曰人雖有應登仙籍者然必多歷年所惟大忠大孝今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釋氏則曰國王水土不敢忘也人不先供養父母而布施者是名惡人孰謂二氏不談忠孝耶然非必犯難死節乃後爲忠非必割股刲肝乃後爲孝惟在隨分自盡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有貧賤之孝古今忠者累紙難盡今有禽獸之忠者錄數條以勸使人知禽獸猶忠於所主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嘉定侯廣成先生放一鹿於堯峯後先生死義鹿跳擲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數年前粵中

獲一戰象論之降不肯論之死則點首乃以火鎗三百環射之糜爛死猶屹立不仆山西有賣餅翁一僧假宿夜殺翁掠其金去家有一雞鬻於南關後僧托鉢過雞飛啄其面怒逐不捨捕卒疑而執之吐實論如律流賊破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跳擲死此皆近事非荒唐也吁觀於禽獸而人亦可省矣禽獸不過得人一餐養耳非真有君臣之義也而為之臣者冠帶寵榮超列人上恩及祖宗惠及三族或反面焉或忘君而事讐焉或坐視而不一顧焉真犬豕不食其餘矣毘陵吳鍾巒崇禎甲戌進士乙酉國變遁入舟山輒自念曰李仲達吾門人馬素修吾好友皆死節今年垂八十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幸

倘一旦病死何以見兩人乃聚薪為龕城陷即抱聖牌登龕命僕縱火頃刻焚死嘉興徐寶摩先生諱石麒麟原任吏部尚書閏六月二十六日禾城破即冠帶自縊其二僕從死此二老者非好名也其至性有必不可抑者大節有必不可奪者錄此非欲焚身自縊勸人忠也勸人必不可負此至性必不可渝此大節也世之孝者亦累紙難盡今錄乞丐之孝者兩條以勸使人知乞丐猶思孝親可以人而不如乞丐乎長洲一丐每詣沈孟淵家乞食得食即懷歸沈令人開之見丐舟中有老母每乞食歸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即跳舞唱山歌以娛母又楊一武進乞人也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

歌唱以悅之人或僱為傭不肯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父母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值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即露宿哀號噫世間富貴子何限終日應酬或以酒食去或以財利去或以妻子去無論天涯遠宦經年不得見親即日聚處一室而知親之痛癢寒煖者亦少矣孰如此兩乞一飲一食皆從眉開目笑中相聚為此乞丐一白勝於為黃閭貴人銅山富客千年也山東一童子姓孔年十歲母病私祝泰山神願以身代母病果愈遂至山頂奮身擲下以報神惠其日泰安守適過山麓瞥見空中片雲結集歛然墮地乃一童子自言捨身報母之意守贊羨不已送之歸夫必以身殉恩矣然母病不肯負母病愈不肯負神總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幸

是一點至性精誠上通於天遂有白雲扶擁之異世間偉男子千萬百億能似此十歲兒者無有也吾特舉之以愧世之鬚髯如戟者此近事也宋任盡言侍母未嘗頃刻離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憂喜吾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世之三牲五鼎以養親者有矣而欲知親五臟六腑中事則千萬人不得一也必如此而後為一氣相通吾特舉之以為孝法至於不孝之子若無天誅雖苦口勸人孝亦贅辭矣今舉數條微有不孝子王某婢畜其母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落入釜母懼逃入闕廟中伏

神座下不孝子大怒拔刀逐之入廟忽周將軍像從座躍起揮刀砍倒不孝子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視之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尙在門外遠近喧傳重裝其像而足在門外如故金陵安德門外有不孝子與母異居子壽日母往賀婦欲留飯子怒言婦母泣而歸途遇水遽投死其次子誣母不歸跡至兄家雷忽震其兄死失其首次子歸至中途見母鞋覓得則其兄之首在母胸間口正啣乳噫慘矣亦巧矣此亦皆近事或爲祥雲之擁或爲雷神之擊不可曰天道無知報應在或然或不然之間也故爲人臣者非必大奸大惡乃爲不忠凡不實心爲國無治行可稱不推誠而曠職者卽非忠也爲人子者非必忤逆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五

犯上乃爲不孝凡虛文粉飾奉養不誠此心不可以對親者卽非孝也爲臣子者急宜著眼

友悌

兄愛弟爲友弟敬兄爲悌本屬同氣誼篤天倫卽有繼庶亦如手足何至操戈同室視若仇讐反不如陌路乎史謂荳箕詩詠常棣淡可鑒誠今特錄異姓之友者以勸使人知異姓猶當友愛而况同生兄弟乎維揚人陳某少與同里三人結異姓兄弟三人中陳最長仲惟一女與季子訂婚有日矣季死家貧仲欲渝盟一日陳入城遇已歿者曰吾在冥爲勾攝隸昨奉牒子名與焉急歸料理兩日後余當至陳念生平未了之志無若季子婚事急歸延兩家子

女畢至語仲曰汝所以難婚季者以其貧也今析吾產爲二與季之子共之則其家不貧而若女亦可歸之矣立取產籍均剖而授卽其家合昏曰吾待此以瞑也至三日見前隸來陳曰行乎曰不然上帝以子析產全婚克敦大義特命延算以示褒嘉言訖而滅此順治己亥年事夫異姓兄弟拜神設誓不過一時意氣耳而陳認真若此卽欲不感動幽明得乎天啟間杭城大火江西一商寓獨無恙人問之曰恍見朱衣人灑水故免眾叩其作何善謙言無有後有客於杭者曰此余姊也父有五子惟某居長嫡出餘俱庶出父歿時弟俱幼穉拮据二十年積至五千金舊年冠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一布一筋誓不多得合族義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五

之想公道格天故免火耳噫眞天地父母之心也人立心如天地父母而有不能神擁護者乎昔歐公池有兩弟皆庶出翁欲厚嫡子媳馮氏請曰嫡庶爲父母服喪有差等乎翁曰一也媳曰服既無差等財產可獨差等乎甚非後福媳所不願翁賢而從之後其家日盛卓哉婦人之見眞古今嫡庶之鐵案也兩人於庶弟如此而况親弟乎又吳興富翁莫氏老年私一婢有娠懼其媼妒遣嫁一賣羹者己而生男甫十歲翁死羣小視爲奇貨因作一孝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至靈前拜畢亟出我輩俟汝出卽告官家產必當均分其子如所教入其家拜且哭媼罵欲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遂抱持問曰汝非賣羹子乎曰然遂引

原
书
缺
页

735-750

不一僧人以談空誑方士以丹藥誑師巫以鬼神誑醫卜以生死誑俚無識者誤信誤執爲害不小豈知肆口無忌時已爲神明之所錄矣抑更有甚重者此係在謗諸同學之上明指教授者言京口張某有文名七試不入泮夢文昌怒視曰汝十五年歷受五家束脩甚厚功無十一又代作文字欺誑父兄誤入子弟今聚徒館舍羣習擄藉天罰至矣尙望泮乎驚覺禁不出戶方圖自改次日徒洵洵至曰某生因賭而鬪爲某生擊死詞連刑辱財盡狼狽可爲一切誑人者戒

謗諸同學

謗是捏造虛言以毀其名德同學之友當事事周旋言言

太上感應篇卷上

誑

回護卽有過失宜耳提面命外爲隱諱此情也亦理也豈可造言以謗之乎昔郭尙書贊初作賦卽有聲譽時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謗毀由是贊連試不中選其後竟先登第及贊再知貢舉勉方以明經赴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贊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俾復就選遂得中第然則郭之所長豈因謗而終掩到底才高足捷李縱奮翻雲霄已輸彼一籌矣况復賴其引拔捫心得無愧死故先哲云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造謗者不能造問者之命而受謗者反能定忙者之品真名言也

虛誣詐僞

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污鱗曰誣詭計蒙人曰詐矯情欺世

曰僞分之則名有四合而言之皆屬不誠總言人之立心一假則無不假矣不過播弄愚人究竟難逃法眼然虛誣在言上見詐僞在行上見言必句句著實方爲癩撲不破行必事事真誠方爲幽明不欺大瀉禪師一生誨人只言作事要實雲智禪師凡有所示必曰但莫瞞心心自靈聖藥山禪師曰欲識餓鬼卽今之多虛少實令人不信者是此皆古德要言也宋時有李生者居餘杭門外日賣養脾丸於市揭巨榜於前日有不用丁香木香者則天誅地滅生一日醉酒溺死於河未幾家計蕭然其妻斥二婢攜二子以事人或謂其妻曰爾夫以藥濟人天當福之何報之反酷耶妻初不肯言他日後夫醉之酒而叩之妻云尙所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卒

遣二婢先夫專委之合藥一名丁香一名木香其實不用二藥也又承福人薛敷專工虛捏狀詞能飾無理爲有理以此致富延道士鄭法林醮謝鄭伏而起日上帝批家付火司人付水司已而家產罄盡敷渡江溺死子以盜敗女流爲娼觀此二人是知虛誣詐僞害人未必若此之甚而天以最慘毒者報之人可不醒乎

攻訐宗親

本支爲宗三黨爲親攻者不容其過訐者摘發其私此在他人且不可况宗親乎但人於他人則不敢於宗親偏欲暴之蓋地近勢逼難受其不堪耳豈知一味見人有過則兄弟妻子朋友以及僮僕到處可借故若癡若呆一帖清

涼散也楚中劉漫塘每月朔必治湯餅會族人曰宗族不睦皆起於情隔今日會飲善相告過相規或有事抵牾彼此一見亦可相忘於杯酒此一會也良有補益又范文正於蘇州買良田爲義莊宗親貧者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推此志也覆庇之不暇而忍言攻訐乎孔子曰無攻人之惡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之告戒深矣

剛強不仁

此爲使氣者言也孔子所取之剛主於理太上所戒之剛先於暴理者正氣之勇植名節而扶綱常暴者血氣之勇逞雄心而肆乖戾大抵雄心一肆渾是殺機凌人暴物不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空

仁甚矣古人云好剛者必遇其敵強梁者不得其死此種人未至害人早已自害決無令終者也桓範都督青齊與郡守徐岐爭便欲引節斬岐及知冀州呂昭才以鎮北將軍處其上又不肯爲之跪夫人曰君在徐州欲引節斬郡守人皆謂君難爲下今到冀州又不能爲鎮將屈人又謂君難爲上範忿其言以刀環撞夫人腹墮胎死未幾範坐附曹爽伏誅宋秦州人馬簡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毆之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爲兵當宥汝簡從命爲卒後從張淵道令簡曝書於簷間簡取梯登之失足而墮大聲叫痛拔所佩刀自刎人急視之則賺骨已出簡曰方登梯時如有人推我下因

言舊事曰必此冤爲之至夕而死剛強不仁如桓馬者轉眼之間報應不爽可不畏哉

很戾自用

此爲任性者言也凡人行事用人則智自用則愚很戾者性氣剛決粗有才智恃才則不能下人決意則果於獨行執一己之僻見犯衆情所不堪如商鞅禍秦安石危宋致貽殃於民物必取累於身家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崇禎時沁水孫中丞之姪孫六很戾不仁其兄死去經一官廨有榜懸下觀者填塞問之曰天榜也皆新貴名分爲十科首孝第次正直再次陰德餘皆善行以文學終焉僅數人而已榜尾大書永不中式者若干人首曰暴戾恣睢者孫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空

六是年果下第甲申變後以他事誅死每見高才之士儘有見解究竟身名俱敗者何故總由一向執拗自以爲是作事不近人情卽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相告以故終身失誤一至於此很戾既犯天誅自用尤于天怒可不戒乎

是非不當

是非所在關眾人之公論係百世之定評是非非公道不偏斯謂之當今人但就一己之是非起見而不就天下之是非起見一著愛憎毀譽便失是非之實矣如蔡邕爲漢室賢者董卓之死天下快心而邕但啣其一歲九遷之德哭泣失聲此但知一己之是非而不知天下之是非也

卒從吏議身就屠戮豈不幸乎又如吳宗孝對策力詆新法及安石權盛又極言新法之善安石心薄其人卒擯不用我謂吳宗孝從人而起是非者也蔡邕從己身起是非者也世間盡若此等人是非安得有當必如尹師魯與人談論是是非非無所隱避不爲苟止亦不苟隨惟務窮盡道理乃已將終預自知日先以手書別文正文正馳至則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己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揖而逝此其平日於是非不著已不著人從一片公心流出而天下服故死生之際能如此凡有司平之責者必清心明理而見是非非慎勿蒙昧而非其所是其所非則不當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奎

之名庶幾其可遠也

向背乖宜

人有邪正事有可否此處向背最要審擇一時迎合玷及終身一旦乖違禍不旋踵今人眼界甚窄俱從目前之炎涼以爲向背而其宜與不宜總置勿論蓋因無有識見而謬於所趨往往有失身之禍矣昔劉忠肅擊嘗論助役十害在位者責其向背下司農寺詰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政令如此獲罪固已自分劉公此論其於向背乃爲合理豈有乖宜之失又尹穡少有清名後偶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晚追悔前事歎曰我三十年閉門讀書養得

小小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亦思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甘爲此耶嗟乎此可爲痛惜者也奉勸世人著眼須清立腳須高不可少誤爲千古笑端

虐下取功

功成報國固屬公心爲賞圖功亦是恆願若不顧民力而徒事鞭敲保全考績是以百姓之膏血易己之功名矣縱或得來到底不享王韶經畧熙河殺人無算後遊金山以因果問長老長老曰問公心上打得過否韶不安一日復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否曰今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而債主至其債乎曰必償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放假何韶慘然尋病疽曰有無數斬頭截腳人索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奎

命遂卒王咨權稅鹽井合認五十勛者必令倍認百勛井戶多破病變爲牛號呼求救下裳已穿出牛尾矣福清李元禮爲龍溪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獲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搜平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遂轉京職恆見冤死之民立前及調官泉州東擔出城鬼隨之不去夜宿龍山暴死此皆虐下以取功名者也當縱虐時朝廷喜上自喜富貴赫奕妻妾奴婢無不喜豈知死時慘苦喜者自喜不汝一替乎又有不肯虐下取功者王珣按三吳時獲盜多者卽陞珣所獲非實卽釋去曰吾不敢殺人以取功也後陞都憲四子皆進士許璉擣哈密得遺種八百人人謂殺之可封侯公曰殺之逆天悉宥之後陞冢宰

四子皆尚書嗚呼放寬一路正是取功名捷路人自不曉耳古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聆之慘然諂上希旨

希是逢迎諂媚於上而逢迎其意也不用忠而用諂不用諫而用希其人可知矣祇圖一時富貴耳但恐富貴未必得枉取一場敗辱則愧死矣景泰時王翰希上意請禁錮上皇與易太子事甚切後上皇復位又極言兩事之非上悅許以大用一日忽風飄一本至上前閱之乃翰請禁錮易儲疏也急宜至取疏示之搏額出血求死竟誅之彼在景泰時則諂景泰在天順時又諂天順直是八面玲瓏通身手眼豈知天理難容風自飄來雖欲不死不可得也外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五

如屬官迎合上司書吏迎合本官奸僕迎合家主不但自己喪心而又陷其人於惡罪固不待言矣爲人上者好諛喜佞使人有隙而投以至流毒結怨豈獨免於天譴哉受恩不感

恩之最重者曰親曰君父母生我以來拊育鞠養授產成婚一二十年耗盡心血罔極之恩卽捐踵頂難報而人多視爲固然反有嫌其分授微薄白眼相盼者君王一命及我卽叱咤風生光宗耀祖宦入之餘子孫世享卽粉身不足相當而人亦視爲固然謂我之才命宜如是者豈知一飯之恩一言之借一事之勞猶當感之終身隨事圖報而况關於性命切於肌膚者乎程子曰受恩而不忘者其爲

子必孝爲臣必忠信斯言也世之不知恩者則曰禽獸今卽以禽獸論昔薦福寺有一鵲棲於浮屠之上冬之夕必取鳥之盈握者不殺而左右轉易以煖爪掌及旦復完而縱之既縱必極目遠視鳥東沒而西飛西沒則東飛意不欲復相值而又攫之也噫鵲之爲物但知攫物決裂而食今於一夕煖掌之鳥乃能知恩如是順治時太倉之陸湖有周春陽業販鹽途有縛犬就屠者憐而贖之馴擾殊甚每主船從外回聞篙櫂聲跳躍迎接一日嘴主衣牽之狂走主姑隨之至一深潭則主人之子死於水矣犬躍入水同主人拖至岸犬卽以身相偎抱同卧至半夜而子醒犬則冷氣入腹死矣嗚呼觀於此一禽一獸而罵人之負恩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五

者猶曰禽獸禽獸真抱千古之冤也人於君親師友之間面目可施於禽犬便已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念怨不休

世態炎涼易於生怨若念之不休則滿肚戈矛心中如何容得必至生生剗剗相報無窮冤結何日得解經云貪恨爲罪遇蟲成形名蠱毒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毒類深可怖畏僧名旺與其徒日夕鬪爭二人齊死聞門外有鬪者拳聲杵落厲風刮塵若兩人格鬪狀陳居士歎曰汝師徒向以嗔心得罪本教今死復何爭乎如不止不能爲汝殯殮也言訖乃已此譬之於死後者也王沂公子嗣不繁謂人曰余行已無愧但一事有恨前守鄆州爲監司所

輕後秉政陰遷本官畧無甯歲竟死於路想以是也此報之於生前者也人於纏綿恩愛善念勝緣猶當一刀斬斷以絕輪迴而况其為荆棘種子乎

輕蔑天民

百姓皆上帝赤子故謂之天民輕蔑謂賤之如草芥疾之如仇讐或用刑不恤或勞役不休或饑荒不視皆足以干天之和然天之布五行生萬物無非為斯民也立君相設有司亦無非為斯民也豈以蚩蚩之民而恣其忿戾供其魚肉乎故敬民所以敬天愛民所以愛國若輕蔑天民是輕蔑天心也罪在不赦許某於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遵新制而山鄉村僻未知

六之應應篇卷三

卷三

教化尚不剃髮適兵快擒解長髮百姓十四名實皆愚民非賊也許即以賊申於帥府併殺之殺之時日正午是日許家眷來畧未至縣治十餘里乃遇真盜罄掠行李亦殺男女十四口恰在本日午時許親口述其事以告人何天怒之盛而報之速也陶文僖公大臨嘗謂人曰我儕一列仕籍即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其萬一人問云何公曰憶昔以差出京自京泝越自越還朝几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或由水而舟所用役夫牽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鵝衣裹體之民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冬肩衝雨雪披歷風霜由此而踏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果報之說

不謬能無惕然後文僖以福壽終閱此二人之心一必召禍一必迎祥可作晨鐘一醒古人視民如傷使民如承大祭是所望於父母斯民者

擾亂國政

國政者朝廷之大權天下之公事也祖宗立法已無遺漏中外久已奉行民亦安以為便為人臣者當恪守成憲行所無事為國家養和平之福若妄逞聰明率意更張於事未必有益而擾亂實多非但得罪於祖宗君父亦且得罪於天地鬼神禍且不測矣是以李文靖為相惟務安靜馬亮笑之曰外議以公為無口鄒公曰沆於政事無補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是報國耳趙韓王普為相常置

六之應應篇卷三

卷三

二囊於屏後每有新進喜事者投進利害文字皆置其中必不輕信滿即焚之當時老成者皆以二公為鎮重實得相體他如李林甫變驍騎之法唐兵因之不振王安石創立新法煩急擾民宋家元氣從此索然故古人非於大敵壞必不輕議更變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賞及非義
賞者國家之大典所以崇功報德而激勸人心者也不宜及而及之謂之非義長惡容奸何以服輿情而昭公論乎不知所賞一濫後雖舉天下與人而人不以為重矣唐德宗出幸奉天道旁有獻瓜者欲以官授之陸贄曰獻瓜一器輒令受官彼忘軀殉國者又將何以授之可謂深得其

意矣

刑及無辜

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懲有罪而繩不法也卽果有罪亦當詳審而刑當其罪况可濫及無辜者乎刑及無辜者畧有數則一強盜有司本欲諱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本欲諱強爲竊而失主堅稱其焚殺大夥則因盜而刑及失主矣一衙蠹問官欲出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太堅問官欲入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不力則因蠹役而刑及被害矣一錢糧拖欠不過榷責而已乃爲己之考成嚴刑酷炙致多殞命或本人逃避則刑及妻子親鄰矣一詞訟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萌染指之念則因貧民而刑及富民矣一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卷

使民如百工有僮差之名或因他事而偶出市肆有供應之例或因偶缺而不精少不如意籤拏票喚盛怒之下則刑及平民矣又如無罪之人其始也本無加刑之意乃或受讐家之託或因賄賂之私或奉上司之命不敢不遵則刑及之矣此皆無辜刑及之大槩也然刑罰及人刀鋸之重姑無論已輕如鞭笞不過示辱甚則體無完膚贖罰名爲薄懲急則鬻兒以應刑有重輕傷人則一又不可自恃聰明揣摩臆斷三木妄施使人含冤負屈無可控告更不可酒後升堂血氣未定別事煩惱怒氣未平之時審斷公事以致刑罰失措又有官長原無殺人之心而皂隸故打重板官長一時忽畧往往致死者有矣總之審決不明懲

律誤斷雖非故殺與故殺無殊馬自然爲嘉魚令有盜劫

裕內有長鬣者適報團風河下一船二十餘人亦有長鬣者在馬以爲是也遽送郡獄斃之而實非盜也後遷大中丞泊舟團風河盜劫之全家死者三十人人以爲刑及無辜之報此以誤而刑者也閩公某巡撫江南有誣鎮江民周志廉高盜者廉富畏刑以貨屬諸權貴請間公益疑竟杖殺之已而鎮江郡丞盧仁上謁公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茫然不省公復厲聲曰阜隸旁立者廉也是日公卽昏眩仆地未幾死此以疑而刑者也崇禎末吳江民張士柏妻陳氏少寡其兄士松強賣於徐洪爲妾陳號慟誓死陳父訟於縣徐洪賄買鄉宦飾詞以進縣令章日烱反坐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卷

陳以罵夫之律抄指批頰陳飲泣三日走雲間訴於直指路振飛訴畢卽自刎路公卽下堂拱揖許以雪冤目乃瞑路公卽日拜章縣令坐貶至江陰辭學臺見滿船皆是鬼夕卽死此以囑而刑者也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縣有富翁死其妻擁費數萬叔欲爭之訟於縣密囑曰卽判斷以半爲酬狄拘其嫂酷刑拷訊滾湯澆乳悉奪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嫂賚恨而死狄歸一日晝寢忽見婦手持小團魚掛牀上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呼號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死止一孫僅免亦無立錐之地矣此以賄而刑者也觀此而用刑者可輕率乎呂叔簡作刑戒八章一日老不打幼不

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日宗室莫輕打
生員莫輕打官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
日人急勿就打人忍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行遠路勿就
打跑來喘息勿就打四日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
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日已抄
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日盛寒酷暑憐不打
佳節令辰憐不打七日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
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爲修私衙及買
辦自用物不打八日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
鄒南臯將此戒刻石於刑部大約筮仕之始刑人未慎也
乍然臨之必有慘傷之情久久習之達人如擊土石矣又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字

習慣焉殺人如刈草菅矣嗚呼一芒觸而膚粟一髮拔而
色變已身人身疾痛痲癢甯有異乎冤報之速莫速於此
爲官者不可不三思也總之當權之人有所平反有所昭
雪只在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耳皇天后土實
臨之矣

殺人取財

財之爲物誰人不愛但有定分不可強求不以其道得之
尙有不測之禍若殺人而取之王法不容鬼神必殛然手
刃之殺與勢位之殺刀筆之殺醫藥之殺凌逼之殺其間
因財起見遂至殺人未有不遭顯報者矣有客行貨金陵
舟人見客孤身適風雨驟至竟殺客沈於江盡得所有逾

年生一子甚愛甫弱冠家業蕩盡父誠之輒被毆鄰有召
仙者往叩曰吾兒不事生業且悖逆有改時否仙附咒曰
六月初三風雨惡楊子江頭一著錯汝兒便是搭船人請
君自把心頭摸駭懼而退不數日死此殺胎以報者也又
有憤恨之極不必投胎而報者萬歷時蘇州一少年從伯
父入京其伯死流落難歸遇徽商憐收之商見其誠實管
綸盡付一日至涿州少年竟將商擠於水擁其千金還蘇
中元節鄰寺放餓口食少年隨眾往看纔入寺見徽商先
在卽發狂大叫作徽商語曰吾何處不尋你却在此今番
放不過矣遂攘刀剖出腸臟以示眾此鬼殺以報者也又
有胎不必投鬼不必殺而卽殺於吾心者萬歷間江陰焦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字

某以小官赴任有僧附舟曰有募金六百兩將往普陀爲
觀音樹利焦徒萌惡念推僧入江取其金自是恍見僧直
前索命曰我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謂君有無日不
現形入夢愛懼得病抵家忽一日前僧來訪焦大駭趨匿
牀下僧大呼曰我不死幸救得免知君病來釋君疑耳一
飯而去自此鬼形雖絕而焦心終歉無何病故此心自成
形以報者也又有胎不投鬼不殺心不成形而虛空中菩
薩神明四面巡邏以報者順治庚子蘇州某鄉一古寺有
商見大士像壞解金裝之僧見其金多鎖禁密室勒令自
盡正哀求間外人見白衣女子入寺門且直入密室去追
而索之密室中惟一商乞命而所謂白衣女子則無有也

遂縛僧詣縣正法蓋大士化身以救此商者此等事如毒藥必發或俄頃或他年或來世斷斷無不相逢一一無不相報者而人奈何輕手試之

傾人取位

傾者陷害也凡人爵位得之不得有命存焉各安其分而已若貪人之位而欲爲己位必媒孽賊私借端朋黨或親自彈斥造謗排擠或假手糾參乘機下石以致貶竄流離拘囚逮繫而已得以夤緣代之傾人者還爲人傾奪人者還爲人奪况有求而不得者徒自壞其心術耳豈不貽笑於士林哉爾德超見曹彬帝眷甚隆誣以不軌由是彬罷拜德超爲樞密不數日趙普爲相力爲辨雪帝悟卽遠竄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七

德超而召彬復職乃知傾人實自傾也成化中吉安知府許聰因郡多豪貴賜敕從事後以嚴酷建論斬聰得罪時同知黃景欲得聰位下石甚力尋代之賜敕如聰後爲怨家所訴逮京論斬如聰在獄病死屍腐首忽自落亦如聰然則殺聰正以自殺耳何益

誅降戮服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禦敵斬賊兵之應也一旦歸順投降更當憐憫令其反側自安若從而誅戮之是阻其向慕之心殊失招徠之意忍心害理受禍無窮嘉禾村民買一猪蓄養數月見腹下白毛文有白起八十三世六字斑列分明農人異之以告塾師因問白起何人師

曰白起爲秦將詐殺趙降卒四十萬於長平以此墮劫受殺酬其孽報也農人自此飼食每呼白起此猪卽昂首作

聲似相應者蘇州劉錫玄萬厯庚戌進士從黔中歸夢一偉人告曰我宋曹翰也在唐爲商過一寺見法師講四十二章經吾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緣此世爲小吏至宋乃爲將軍因屠江州自此世世爲猪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殺者卽吾也劉公蹶起視船頭果屠門忽擡出一猪號聲動地公買之載回放閩門西園內呼曹翰卽應白起誅降也曹翰戮服也皆世世爲猪古云殺降者殃及三世今經千百年猶示儆於人目殺業果報亦重矣哉萬厯中有喬僉憲者與大將劉顯攻九絲蠻克之數萬眾殲焉後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七

免歸一日宴於家有稚孫忽愕而起曰席之下有蓬首黎面耳貫環者躡焉是何人也座客驚視無有而喬已面色如土默不言若有見焉客隨去喬亦不留詰旦問之則喬死矣夫此役自有大將在使者徒持文墨議論耳猶得報如此而况身殺之者乎且此非殺降也非殺降而猶如是况眞爲殺降者乎殺降尙且不可奈有甚於殺降者寇至殺人盈野寇退卽斷被殺之首隨冒上功又或撲掩行旅村民以充級數慘何可言司覈驗者宜謹察之

貶正排賢

方正賢良中外所倚一日在朝則天下國家並受其福豈可貶斥而排陷乎大抵狐鼠之輩見正人君子有亭亭不

羣之姿格格難悅之勢才相抗也氣相觸也位相軋也名相傾也積漸既深施其伎倆爲天下萬世唾罵之人矣丁謂譖寇萊公致貶雷州民謠曰欲得天下甯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丁以擅移皇陵罪貶寇復還京天道報復何其速也周世宗時陶穀奸陷害人死葬昭覺寺後忽雷雨大作劈開墓門震攝其尸不知所在生雖逃於漏網死猶震其尸棺孰謂視天夢夢乎如李林甫偃月堂中謀殺無數正人秦檜格天閣下計戮無窮忠義然兩人一則奪爵剖棺一則受太宗鐵杖亦何利哉今更錄一庶人而恥於排貶者蔡京用事元祐諸臣排陷殆盡京猶未慊意命等其罪狀首列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

太上感應篇卷上

庚

殿門無敢議之者惟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我不忍刻也官欲加罪民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靖康中京既正罪安民亦得褒贈夫一石工也何關於輕重猶慮及後世之譏議况峩冠博帶立於朝廷之上而不惜人言不畏史筆并不懼天怒乎可爲妨賢病國者之戒

陵孤逼寡

孤兒寡婦最可憐憫天下貪鄙齷齪之人視爲奇貨而魚肉之或侵佔其財產或詭派其差徭使其流離顛沛無所控告此大丈夫之所不爲亦大姦大惡之所不屑爲者也鬼神於此必憤極不堪豈無報應吉水一豪家造樓占其

孤姪基地姪吞聲忍氣惟日夕告天忽大雷雨移其樓於他處空還舊地不差尺寸又鞏固見其鄰周氏甚富適周夫婦相繼死止一老媪撫數歲孤孫以好語誘之曰汝年老挾此美產殊非善計盍售我俟汝孫長仍歸汝媪從之付價不能什一卽逐媪他徙據有良田美屋自是周之夫婦乍見乍隱或噫歎井厠間踰年寇犯鞏氏數十口皆殺死而周媪復歸舊業人所以陵孤逼寡者利其緘口結舌無處伸冤也豈知冥冥之中天已代其施爲矣鬼神其嚴乎

棄法受賂

自此至見殺加怒俱就問刑上說雖吏書幕佐亦在其中

太上感應篇卷上

庚

非專指刑官也刑罰律令國法也引律斷獄奉法也乃舞文弄弊功令不遵如棄法何蓋欲心一起惟利是圖苞苴暮入成案朝更豈知一法一律鬼神得主棄法受賂天網難逃昔傅山雲爲新淦令有鄧梓材者與里人訟納賄於山雲文致里人罪死未幾山雲發狂命吏抄寫梓材獄案及財賄之數焚於爐作辨對狀以至於死此受賂而故入人罪者也荆州魏節推過某鎮鎮人徐少卿夢神告曰明日魏銓部過此毋忽明日正遇魏公厚與結納而去數日復夢神告曰前魏姓官受四百金出殺人罪上帝已削其秩矣訪之果確後止陞戶部主事而卒此受賂而放出人罪者也至於居間囑託其罪尤重無錫有尤生者爲諸生

有名太守延之郡齋有盜爲人所許介尤之外兄戈姓者請尤生爲解生許之言於太守守信之反坐許者以死一日尤生之宜興試忽見其人從前來舉手而過後至金陵入貢院號舍有人警而起之又其人也乃大恐稱疾出歸而竟病生素謹事關帝病中恍見帝入其室生求救帝曰此冤對吾不能解以汝事我謹故一視耳生叩首曰此戈生誤我曰戈生一細民耳能動太守者誰乎又何言哉遂去生亦竟死又吳中一名士順治初入單公司理署有大盜當辟者行金求免而金乃爲家人所匿不卽達盜遂論死後復爲浙中監司所聘一日臨池盥手有呼之者諦聽之則曰吾故盜某也前行金求庇而不相恤今踵至更無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言矣與辨析甚力終不怨歸遂死今山人遊客到處抽豐不論事之是非以潤囊爲主豈無枉濫一朝冤對來時挺身直到閻羅不知此時亦有悔恨無也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兩訟在官曲直未定生死予奪係我一言直者法不可加曲者法不可宥今乃曲直倒置非因受賂卽是徇情否則率意鹵莽耳豈宜居於民上須是鑑空持平虛心折獄有罪無罪昭然自服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百姓三年之旱六月之霜一人之冤感動天地可不懼乎同州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訴於州謂富民父子共殺州委官鍛鍊成獄推官錢若水獨疑不卽決曰父子皆坐重辟可不熟察乎一

日潛訪女奴得之詣州告曰今可明其冤矣遂釋富民此不肯以直爲曲者也宋陳洎爲開封府推官太后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使數輩諭旨吏懼欲以病死聞洎正色曰彼實冤死奈何驗不以實竟以實奏此不肯以曲爲直者也如此庶可執筆斷獄否則非鹵莽卽賄成矣陰譴安逃

入輕爲重

以上三句言貪此二句言酷廷尉平刑者也平者如秤之衡物不輕不重適得其宜之謂然古人云甯失出毋失入故律亦有減等之條所以重民命也乃入輕罪爲重罪豈聖人恤刑之意哉蓋入輕爲重除受賄在法者不待言矣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常有事涉兩歧情界可否承問官束於功令驚心駭察遂致承奉之事仍嚴無寬以自見其無私爲保全功名而已殊不知書云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感應篇中獨言入輕爲重不言出重爲輕意可知矣嗚呼絞之與斬一爲全屍一爲身首異處流之與絞一筆僉判生死頓別權衡引律之際可不慎歟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令余紹卿罪不當死而歐陽輒坐以死自此行任坐卧嘗見紹卿乃設三日醮以解其事初夜復見紹卿明且再投心詞忽被數鬼捧之而卒有龔僉事者先爲江西郡丞聞遷蜀臬便驚愕失措若與人撐拒者既至任忽狂叫曰二大人寬我因作二人語曰某爲某郡守某爲郡推官郡有四囚爲龔某故

入死律某等失於閱實四囚訴於帝我等攝繫經年矣渠實巨魁能脫漏乎言已噴血數升而絕昔楊旬為夔州推司子中天下都魁謂人曰我家無資產惟留下三個慳囊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十餘折二錢第三囊有萬個小錢每決囚或從死罪改為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或從流罪減為杖罪即投一折二錢或從杖罪改放即投一小錢今日旬男幸奪天下都魁皆平日善行所致也可見入重者則死鬼為冤對釋輕者則生男為都魁人宜何從請更述一初訟而即解重以為輕轉輕為無訟者進觀之葉南巖為刺史有羣鬪者訴於前一流血被面膾幾裂公令人內擣刀瘡藥敷之諭幕官曰善視之其家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光

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死必償命寡人之妻孤人之子連累干證寧止一人破家使其人愈特一鬪毆罪耳凡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其死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訟息保全數十人焉凡為人牧者宜書之座右置心於此則解網之人絃歌之治復見於今日矣

見殺加怒

人罪固其自取然至於殺誠亦可憐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成湯下車泣囚仁人君子固宜如此若見殺加怒則自己全無惻隱之心殊背上帝好生之德其得謂

之人乎宋興國軍司理院囚抵法當斬首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怒解我肢體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越二日鎮妻生二子兩腕之下如截子羔為衛士師別人足後衛亂子羔出走別者守門屢引之逃匿羔謂別者曰我向刑汝足今汝反脫我何也別者曰別足固我之罪向者見我論刑時有愀然不忍之色此吾所以感君也見殺加怒死者能無憾乎自以惡為能至向背乖宜似專指士人而言虐下取功至此皆言居官之惡

知過不改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苦於不自知耳故君子不以無過強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人而以改過望人若能悔悟遷善則德業日新倘或蔽誤飾非則流惡日甚矣元稹宗喜漁獵後忽死復活曰初有眾卒擁去共取稚宗鸞割如庖法痛不能言又復本形一僧曰莫要活否活去宜戒殺稚宗因問世之漁獵者多矣何獨見攝僧曰他人知過莫若汝執迷故也廬州徐淹嘗販牛數十渡江風波忽作羣牛戰慄徐禱天免覆誓不再販即在本本地賤賣與人耕田呼拜不已忽風定泊舟值倭亂官買牛急徐貪心復萌計賣與官屠可得重利方將牛牽過屠舟牛復戰慄風浪復作徐遂覆沒於江中葛守禮為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填老疾當罷公請留之吏部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

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
枉尙書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卽此可謂賢
能第一後官至司寇河南史筆公諱載丙戌進士順治間
爲嘉興郡守公明廉威類多德政一郡稱爲史青天按君
元曠王公巡方至郡揖之曰不愧青天有甲乙二人以賴
婚事訟於公甲有子與乙結姻甲死而子子立操一小舟
度活乙與媒商另嫁其女於農家子不甘故訟拘訊時子
言過其實公聽其詞虛誕斷以誣詐竟責之心猶疑未判
獄語至次日早衙乙者持香來謝公曰我心正疑令差役
帶齊人犯卽刻覆審原媒乙者俱夾起實供因此子貧而
另配所聘銀緡綵絹禮金尙在公語其子曰本府一時執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全一

見錯責汝矣稱誤者再問欲歸此女否子云不願矣公卽
斷還聘物坐乙賴婚之律公於衙內取銀四兩付子爲誤
責調理之資子與乙皆稱神明後公在閩中一日見嘉興
吏役輿從來迎公上任端坐而逝是夕郡廟道士亦夢公
爲本府城隍公弟與令嗣扶柩過禾至廟拜祭禾民無不
感哭者可知能改則爲葛公史公不能改則爲稚宗徐淹
爲官爲神入鬼入溺在一念間可不慎哉袁了凡曰人有
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三者日日有之人人有之一日不知
非則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矣
謝賀與賓客談人短長其母聞之怒甚答賀一百或勸解
母曰昔孔子愛其女必取三復白圭之士今我獨有一子

乃妄議人短長豈保家之道乎因涕泣不食賀懼痛自改
悔後聯中甲第此能改口過者也寇萊公享用甚奢及拜
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莫不稱歎獨一老嫗潛然墮淚公驚
問故則曰先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縑作衾亦不可得安
知相公今日富貴耶公撫心大慟卽折節從儉此能改身
過者也徐節孝積初見安定先生頭容稍偏先生厲聲曰
頭容要直公卽悟曰頭容要直心其可不直耶自此未嘗
少曲其心見人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此能改心過者也
人如是聞一件改一件不數改已至聖賢地位

知善不爲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唯此爲善一念遂有靈蠢之分耳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全一

乃蠢然之物不知善而不能爲人爲萬物之靈見聞知識
功名事業無不用心苟庸庸碌碌畢世無一善狀反不若
蠢者無營賤者寡取猶不爲世界之蠹蠹而况機械叢生
倫紀傷敗則又禽獸之所不爲矣古人云從善如登又曰
勇於爲善登與勇皆努力上前之謂若知而不爲爲而不
力不惟負却善且負却良知矣何可哉劉徹屢舉不第夢
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並無
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以
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
朱軾代納青苗事耶將獲善報矣徹覺訪軾軾曰今年遠
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爲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

以束修與之後軾三子皆顯貴唐有蘇姓男子性頑惡見古來嘉言善行必指為飾說見人勤修善事必斥為鄉愿年三十困苦後身漸縮小至變為犬與犬同眠食經歲乃死可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道昭昭世之人講及獲福無不忻慕至於為善則謝不能即為之亦惟作佛事希冥福一或所求不遂便生怨悔之心而於真正善事毫不自省誠可哀也

自罪引他

自罪引他者謂自己有罪既不能脫免而又扳扯無辜株連平民也譬如罪犯既有贓物難免於罪復扳他人以圖幫助完贓或平日冤讐乘此下水拖人冀圖報復更有訟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全書

堂之上信口妄招借端索詐以犯罪為射利計不知孽由自作罪當自抵妄相扳引是孽中造孽矣縱逃王章安免天罰改昔周必大任臨安府和劑局官失火延燒民房局官罪應死必大問吏曰設火自我起當何罪曰但免官耳必大遂自任罪局官得免死後必大為賢相此他罪自引而得美報者也反是其遭譴可知矣杭尤某鄰有竊賊知尤為里中土棍每有所得輒分以獻尤冀其庇己也事敗追比贓物賊供竊尤所尤有親素饒富尤啣借貸不允之憾扳為同窩某不能明拉至城隍廟立誓纔出廟門尤忽自掌其頰曰何得冤平人為盜連掌不已未及抵家舌已嚼碎而死夫窩賊不至於死而扳引他人神人之所痛

恨有不置於死而不快者然則自罪引他不能免其罪適所以增其罪也人亦何樂而為是哉

壅塞方術

方術如醫卜星相之類與士農工商皆有濟於世故聖王不禁而一長一技藉以自餬其口且仰事俯畜莫不取給於此苟阻之使不得行過之使不得售是絕彼衣食之路矣甯不為天人所共憤乎柴信民嘗言其親家患疾延醫看治親家之表弟某素與此醫有隙極毀之遂不服其藥未幾親家死其表弟白晝見親家責之曰某醫醫我病已漸瘳因汝阻遏乃至不治是我之死皆汝所致也舉家惶駭哀禱雖免於死而已成狂疾不治矣林某客遊京華寓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全書

某店有僧化齋自云精風鑑店主欲使一相如驗將有厚贈林在旁阻之僧快快去後林過荒郊適遇僧僧曰與汝素無仇前何相厄舉禪杖欲殺之林急逃僧追之幸客伴至始免然魂魄俱喪一病幾死此皆壅塞之報也若夫庸醫蠱巫燒丹採戰諸術能令人喪身亡家者自當禁止不在此例

訕謗聖賢

聖賢者孔孟諸儒以及諸佛神仙皆道同天地法備古今後人一言一行不能出其範圍乃有一種愚痴之人妄肆譏訕又有一種稍識幾字執其所見謗所不見其罪更甚譬之浮雲蔽日何損青天徒見其不知量也永樂間饒州

朱生獻書斥濂洛關閩之學上怒押還令司道郡縣及鄉之士人共攻其罪杖於廣處悉焚所著毋俾遺種總之非聖無法顯赫王章莫可逃矣宋南昌孔廟圯知縣更作新廟往移聖像數人舉之不動一士戲曰是之謂重泥夜即夢朱衣人追去決杖二十及覺如癡人更不識一字深陽進士湯公聘鄉試時病至冥司大士以功名祿籍皆孔聖主之令其先謁孔聖始得生還則謂其無靈而弁髦置之者非也藝苑卮言云蔡邕州詠四皓詩曰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徐州詠孔明詩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畧相等當是訛謗之報一僧素耽詩後深自悔恨發願受持法華經偶誦至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卷

重頌中忽見半偈云香風吹萎華更雨新好者不覺作曼聲吟之曰此一佳句也言未畢便喫然失音口角啞斜而死一語戲之即死而况訛謗聖賢如此靈動而慢視之者何哉

侵陵道德

道德之人言爲法則行爲楷模爲人所宗仰者也况道隆德盛鬼神亦所欽服而敢肆其侵陵乎如流言之謗匡人之囿然彈琴而圍解發書而疑釋如仰面唾天自污其面耳或云道德卽聖賢之訓誠載在經典垂諸萬世者也侵陵者如祖龍之焚書坑儒類其說亦是蔡羽居洞庭西山縛藁爲兩大儒令腰膝皆可曲折每讀傳註遇不合意便

大詬曰某人謬甚此童子牽來踞而責之先賢語言卽有未當而玩侮若此地獄不爲若輩設耶漢張良爲黃石公踞而進履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古人之於道德尊敬如此今人非以爲平平無奇卽以爲迂闊板腐而慢忽無所不至矣其罪可勝言哉順治癸巳新城有塾師王姓者夢追至冥繫於階下至者以其齋中書帙散亂不敬聖賢諸籍詰責甚峻良久方釋且曰返當爲我申警於世至於字紙尤當敬惜嘉定許自俊曰我前生乃天戒寺拾字紙僧癸酉場中夢現僧相號房前置一筐籃一竹夾前日拾字具宛在七十餘仍中庚戌榜第六可見敬字之報不在後世只在當人感而遂應者也又高天祐問功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卷

名於雞鳴山守源禪師師曰諸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用楞嚴經作枕故也高愕然始悟經在匣未曾取出卽以作枕榜發果然道德之言褻慢之而功名蹭蹬道德之人侵陵之而不爲天譴神怒乎戒之哉自壅塞方術至此三句言淺學狂妄之惡

射飛逐走

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皆荷上帝好生之德飛者禽而走者獸各全其生而已有嗜味貪利之徒射之逐之實傷天地之和卽有國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過借此以講武治兵耳或謂伏羲制網罟以取禽獸不知聖王之心恐其傷人傷稼設爲罟網以禦之使鳥獸知所畏避是教民遠

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若爲此一杯羹而多方以獲取殺業相償究報無已何日得了結耶羽林軍衛士韓金負氣力射彈飛鳥畧天坐於廟門限上忽耳癢取箭簇刮之風鼓門轉洞貫兩耳而死德興程氏世業弋獵家頗豐上元節入市買鬼臉六枚歸與六孫諸孫取而戴之歡喜跳舞家有獵犬十餘見之爭前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順治中太倉一富人特嗜鷹犬所殺禽獸以萬計年六十餘病心死里有高姓者亦死既而甦云被二青衣牽去至一所如王者檢籍云汝固不當死今至此有里中故人在不欲一視乎則有鐵牀而僵卧者即富人也下以猛火炊之而旁卒以利戈貫其身禽獸萬數叢食其五臟各作人言呼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卷七

冤叫恨高謂卒曰此故禽獸耳而何能言曰人自見爲禽獸彼則仍爲人何殊焉看畢一推而頓醒鎮江錢參將部卒獲一雁籠之舟尾空中有一雁隨之悲號籠中雁伸頸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交頸而死一彭姓善弩入山見隔谿一老猴方乳兒發弩射之中傷其臂猴度不能支遂抱其子飽食之乳復摘木葉數片盛餘乳置子傍聲鳴嗚嗚然若教子取食狀大號而氣絕諸子環視亦嗚嗚而號跳不已康熙初年春鎮江總戎麾下張姓者在禾公幹有鳥鎗手日以擊鷹爲事取其翎可飾矢方擊下一鷹捧置船沿上仰鷹之體持斧斷其左翼則首左視斷其右翼則首右視次斷其尾則勒身俯首而視尾張喙啼啼作聲次復斷

其頭而死余親見之亦慘矣可見一切禽獸皆有人性皆有眷屬皆知痛苦但不能言耳射而逐之如人離家出遊路被殺害妻子盼望其慘何如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飛者如是走者亦然先列諸人死報之慘所以警人再列禽獸死時之慘所以勸人若警之不醒勸之又不從直至眼光落地備受諸苦悔時遲矣

發蟄驚棲

蟲之伏蟄猶人之隱處鳥之棲宿猶人之寢息皆知時者也發之必傷其生驚之必失其所仁者豈爲之哉故聖人弋不射宿曹彬冬月不修牆屋聖賢之心自相符合金秀才冬月掘地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日金忽生癰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卷七

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悔過戒殺久之方愈王遵忿鵲喧噪俟夜深以竹竿戳火爆驚之後得悻疾而死凡爲此者豈無報乎

填穴覆巢

物之有巢穴如人之有宮室也人之居處或爲水火風雨所壞未有不呼天愴地而愁苦者也以己度之物之所寄以羣聚而生育者其不願填覆者明矣况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亦天地中之含靈者乎宋朱照最惡蜂穴每見梁柱間蜂從窠入即塞之後舉二子穀道皆不通以秤尾燒紅鑽之皆死蘇州薛氏小兒屢覆巢取雛一日上樹有大蛇在巢中竟入口內兒遂死蓋填穴覆巢是奪其依止絕其

種類與屠城焚屋何異慘橫之惡罪報決無輕釋也

傷胎破卵

傷胎者謂傷抱孕之物一命而致數命忍心極矣破卵則婦人幼稚皆習爲固然豈以惡小而爲之者哉試以一二事觀之有郡守殺一羊悲鳴不肯行白龜年曰羊言腹有羔俟產訖甘就死留驗之果然學士周豫嘗煮鱸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乃知腹中有子故也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尙可活宜和間楊序大書此語於通衢由是殺魚者多投子於江中夜夢神告曰子本當死今活億萬命壽可延矣梁世有婦人作巧妝者破雞卵白以沐髮云使光潤破卵無數後病聞髮中有數千雞雛聲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卷

觀於魚子放之而得延年雞雛破之而必索命誰謂此卵也胎也無眼耳鼻舌身意而可恣其戕害也凡祈嗣延年者尤當以戒殺放生爲急務自射飛逐走至此四句言戕害生靈之惡

願人有失

世人千般病痛總起於妒如人與我本無嫌也而聞其有失則開口笑矣又如其人本無失也而私期之曰倘其人以某事失則樂矣此種病痛時時在人心口不知何故輾轉思之人或未必失而已之良心先失矣阿彌陀佛之發願也曰我作佛時我刹中人皆心相愛敬無相憎嫉又曰常施諸財寶利樂於貧苦盡令諸眾生長夜無憂惱此所

以爲我佛如來也普賢菩薩之發願也曰願令眾生常得安樂無諸痛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

於諸病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於貧苦者令得伏藏此所以爲菩薩行願也關帝之發願則曰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康節先生之發願則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此所以爲眞人度世也觀於此等發願或生天或證果其願人有失者入地獄眞如箭射矣宋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贈遺英恐船漏盡以士衡之物籍船底而以己物置其上及開船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卷

遇風舟人急請減載乃盡以船面者拋海士衡物在船底獨無失此所謂願人有失者果何益耶又宋劉生與徐生同入棘闌劉見徐卷勝已伴於人叢中一擠墮其卷於地徐涕泣尋覓有一吏出卷還之曰適拾得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第則所謂願人有失者又何益耶人所妒無如名利故其結願最毒而天報之亦最巧余獨舉此二事以喚醒世人

毀人成功

願人有失者惟恐人之如我毀人成功者惟恐我之不如人但知有我而已不知人之功業費幾多歲月幾許心思竭力圖成者一旦毀之大則貽誤國家小則敗人事業此

等人最于天怒岳武穆志在恢復秦檜忌其成功發十二金牌召其班師以遂和議公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遂回京爲檜所害檜終絕嗣後遭陰擊此已成之功業不可毀也金陵桃葉渡頭於順治間築一橋名曰利涉工費鉅萬上元諸生惑於形家謂連歲無一捷者皆以是故羣噪而毀之爲首者蔡生壬子入棘七篇滿志乃收卷官見其卷皆血書大駭貼出而是科上元亦仍無一人中者此已成之橋梁不可毀也至於義田世業之類毀之者皆不肖子生時已不免於饑寒死後爲祖父之誅戮更無疑矣

危人自安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全

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之不及罔計己之安危也人卽自處安而不顧人之危已屬偏私之念况欲自安而反置人於危地乎蓋其中心奸險立腳不穩彌縫偶疏覆敗隨至矣李緒知永安軍時大盜方起李恐及禍乃薦范錡代己於是范知永安李遂解任未幾盜破永安范舉家遇害李改任杭州路逢劫賊亦舉家被害金陵有數十人渡江中途風濤洶湧聞空中呼黑額者舟中果有一黑額人自思神旣指我何爲累眾遂跳入水舟卽覆黑額者得漂水至崖不死人間以爲異而問其素行曰平生無善可紀每思人只一貪字纔起念便以恕字壓之不敢作便宜事耳是知危人者終以自危救人者反以自救算計何益有人詠

蜘蛛云乘空結網走盤旋滿貯經綸腹果然機械巧施能害物不知身是一絲懸可爲危人者作座右銘也

減人自益

此巧於侵利者所謂只顧己富不顧他貧則凡明瞞暗騙欺心昧理之事無不爲矣易以謙受益若減人以自益恐終不爲爾益也陳祈有幼弟慮其長而均分田產先以田輕典於厚友毛烈弟長止以現在產均分後以錢贖所當田烈知其故竟不與券錢亦不吐祈憤甚訴之東獄祠祈與烈皆死對審時烈惟持券爲證神曰券何足憑止憑此心耳以烈赴獄祈以兄尅弟亦減祿算釋回甦而述之如此夫所欲減弟自益而被烈劫烈欲減祈自益而受神誅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全

暗中銷算絲毫不爽可懼哉

以惡易好

物之好惡人之愛憎寄焉故人恆以好者自取而以惡者與人今乃以醜惡之物而易人美好之物是必竭其機械盡其巧詐以遂其念良心何在蘇東坡珍藏一美玉一日章特求觀因以燕石易玉去東坡不覺及至黃州始知是石爲章特所易也但發一笑後章特流死台州不知美玉又歸何人順治時江西吳湛七以買布爲業必有樣布以悅買者之目後復更其劣者其替換之術百變一商知其故得樣布踞坐其上湛七急從間道出具衣冠入門長揖商不覺起答已使人換其後矣商挾布歸乃劣者爲友所

笑竟縊死未幾湛七病大叫曰縛我在火牀上矣視其背赤痕如烙又大叫曰天子奈何稱我而鈎我脊也眷頰起寸許若著鈎者漸呼湯其子以湯進不受曰陰溝水絕佳或戲取進之狂嘖而盡如是數日而死時謂之活地獄明時孫蚤川之祖偶賣物得偽銀念此既不可用又不可誤人乃走入湖中數十步投之深處後生子登第孫即蚤川為尙書東坡之一笑非笑章特也笑世非一章特也況有湛七之活地獄卽有孫某之貴子孫人宜知所擇矣

以私廢公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之分也豈可徇一己之便誤天下之事徇一己之愛憎誤天下之是非以私廢公敗亂國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卷上

政沮抑人才其罪可勝誅哉趙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豈畏廉將軍哉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謝罪王安石欲中傷范鎮知趙抃與之不合一日因上問鎮安石對曰問趙抃可知其爲人上果問抃抃曰忠臣也旣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曰抃何敢以私廢公安石大慚論天下事者必當以此爲法又世間以私廢公之事最多而獨科場爲甚以焚賄

之故致令懷才者老死孤寒者困頓此其人之作弊最好最很此其人之造業無量無邊昔歸安仰思忠爲某宦尋一葬地夜夢一老者曰此地慎勿與之彼爲考官鬻三舉人若葬此必非天意思忠辭之後三年某宦以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葬旣不成家業亦敗誰謂無天道乎

竊人之能

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竊人有才能而我用之仍當歸美於人何可據爲己有若居之不疑自欺欺人莫此爲甚魏孝文得彭城王勰應制詩爲改一字勰謝曰賴蒙神筆賜刊得令譽帝曰雖瑯琊一字猶是玉之本體高齡晚年病魔所祐於眞君眞君判曰齡嘗竊古銘記以爲己文水官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卷上

諳其竊能沽譽特列爲巧詐之首其不免矣夫魏主遜美紀爲嘉言高齡竊文尙遭鬼責而况朝廷之上大功大能欲一概掩爲己有如此欺心安得無敗

蔽人之善

人有所長皆謂之善蔽之則其善不得彰矣究竟珠藏川潤玉蘊山輝忌刻者祇自壞其心術耳若在位之人不能提攜寒士薦拔賢才使其埋沒青雲老死牖下其秉政爲何如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可不戒乎許眞君修一道觀取古碑刻之以勒新記一日忽有符使冉冉而下曰當時作碑文人固在訴君奪彼之名將圖執對奈何許於是尋訪舊文另爲立石又萬歷年一生修江陰縣志

偶見二節婦無實跡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人泣訴云某等半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等不訪氏行表章反并氏名削去神曰此生既輕節義當削其祿二婦泣拜而去生聞之斥爲妄明年考果奪廩慎鬱而死可見人之好名死鬼更甚於生人而婦人尤甚於男子卽一文字間而死後孤魂念念不忘如此人當生前而取其奇功異能概置抹殺可乎

形人之醜

形者曲爲描寫之意醜是醜行不可使聞於人者或偶誤或不得已雖不幸有此而廉恥未嘗滅也若見於齒頰彼已無所施其面目矣况曲爲形容巧於描寫揚其事歷歷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九

若指顧間情傳於筆神傳於詞醜態畢露資人嘲笑使彼終身不得爲人者乎卽使確見實聞猶當深加掩覆而况事未必真一經妝點則聞者據爲口碑假者誤爲真本矣負此烏冤深於刻骨冥冥之中恐難漏脫段姓過黃坑拾觸髅一片隱隱有逃奴二字蓋黥蹤入骨也夜夢一人以手障面索骨且曰我羞甚急爲我深藏無令人見段覺卽瘞之死鬼猶知藏醜何况生人章齊一戲成一詩人醜畢露晚以病嚙舌而死今人好談人閨壺好取人醜事編爲歌曲以當塵尾風流末後須防此一著一說形者以此比彼之謂人之有醜以我之美者相形則人之醜益著而我之美益彰凡此皆有害人之心焉并附錄之

訐人之私

訐者首告之謂私乃陰暗之事最怕人知然亦未嘗不自怨自悔而我必攻發之使人無所容隱損人聲譽敗人名節破人功名害人性命奸險如此最傷陰德故陳子云生人之惡不可言也死者之惡不忍言也更有至親莫逆情氣相投肺腑隱微之語一旦傾肝吐膽乃小人挾爲異日告訐張本往往有之如宋周師厚與張商英交好師厚有所餘官酒託商英賣之商英卽以奏於朝周坐貶後商英以舉子某囑舒亶亶曰是嘗發周師厚者亦繳奏其簡奪商英官眞所謂一報還他一報也劉洽之祖曾擔糞自給洽後貴欲買東鄰地以蓋宅其主難之問於劉孝綽綽曰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九

但多置糞於旁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後因事害綽此以言刺而還之以刃刺者也蘇頌在臨安有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請託書札公曰訐人之私吾豈爲之此又人惡不與爲惡者也訐人者當念張劉受人訐者當念蘇頌

耗人貨財

耗是消耗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是一網打盡耗人貨財是逐漸侵削其術不一或好詩酒或好結交或好嫖賭或好爭訟卽因其所好而耗之甚而好古玩好燒煉隨事哄誘使其貨具錢財日消月爍如病瘵之人進以伐性之斧漸漸形銷骨立而其人死矣有徐池者嘗欲圖徐八之房因

誘其子徐臣嫖賭累債數多遂賣此房與池後二子五孫皆疾禱於城隍廟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我昨宿廟中有告汝耗其貨財吞謀產業者池驚返遂卒二子五孫相繼卒又鄧榮見有宦家子不肖騙其產殆盡丐而死後榮商於江遇寇儼如宦子掠其財辱其息女而去榮困死子亦爲丐大家門客多有此種伎倆主人不察落其套中雖客之罪而亦主人昏愚之過也大抵耗人成富異日人亦耗之天道好還勿圖眼前快活更有唆撥他人使其展轉以事攀誣耗其錢財於己無分毫之益而但從旁拍手以爲得意此等心術不入地獄必無是理矣

離人骨肉

太上感應篇卷上

第

骨與肉原不可分離也離之必致性命之憂故離人骨肉爲罪惡之極者離有二義有以勢力而離之者如負債欠糧逼迫脅詐使其典妻賣子者是也有以讒巧而離之者如造爲語言使其分顏反目鬩牆爭鬪者此不離而亦離也造此惡業謂天無報必不其然宋安庭柏善於讒閒雖至親一爲所構立生悔吝李中甫兄弟同居無閒挑之以覺遂閱於牆蔡倫與張義中表相善亦以聽信庭柏不終厥好後庭柏兩頰生異瘡潰爛而死世之讒言離閒如庭柏者不少其報應又不知何如也真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此修真要路也至於骨肉既離而仍合之者如陝西袁公植鬪賊亂父子

分散後買一妾妾至背燈而哭詰之曰夫貧賣妾今思故夫不覺流涕耳公惻然不忍犯明日反贈百金還之夫婦泣拜而去一日其夫至揚州見一童貌甚清買之曰吾欲覓一閨女獻袁公今先以此進既至袁公熟視之則其子也相抱大哭已而大笑豈非全人骨肉之報乎又浙土某訓蒙洞庭蒙徒晚至容色慘然問之曰吾父從軍不返祖父母以年荒逼嫁吾母不從今夜來娶即欲自縊師惻然以所積修金五兩潛見其姑云吾從客歸令即以銀寄不及作東云不久即歸其姑驚喜報媳翁聞即還聘越半年夫歸婦言若非汝寄銀吾命喪矣夫言並無此事互相疑訝師歸試闡場以童生聯捷過吳復訪東家老嫗見之

太上感應篇卷上

第

日前寄銀即此人也村人環問始述其故合家歡呼拜德復請僧作道場以祝其壽僧夢伽藍神曰某公登第全憑陰德今因虔祝又益壽二紀矣噫全人骨肉者如此則離人骨肉者何如崇禎開新倉鎮有陳鳳池者一人袖離書稿一紙洩其謄寫而去未幾陳病死見一卒攝至冥司匍匐階下主者曰汝於某日爲某寫離書一紙拆人夫婦坐不知情滅壽一紀呼卒刺其目斷其指陳大痛而甦及病起兩目皆盲右手大指已曲不能伸矣無心一寫如此而主謀助力者又何如近日更有走險貪利之徒竊頰人家掠販子女媒婆中保打成一片男則誘以繼戶承嗣女則哄以偏房作媳乘人之急啗以重利忍心父母墮其局中

兩行珠泪于東母西一葉扁舟天南地北或遠售於柳營
魂飄沙草或轉鬻為錢樹浪逐煙花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此離人骨肉之尤惡者是仰望於當道力為嚴禁革此頑
風其為德豈淺鮮哉

侵人所愛

侵者用計力以取之也世閒萬物各有其主人之所愛即
心思注嚮日夕留戀而我侵之其去劫奪幾希矣況人心
相似我有愛必不能與人人有愛亦豈肯與我徒使心機
耳有貧者田與富人鄰富人本無意圖之也門下客互相
煽誘竟得之矣貧者快甚謂吾所恃為命者而奪之去乎
積想願為毒蛇以報一日富人遇諸途曰汝何一病至此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先

曰吾為公強售吾田吾飲恨故羸至此無他富人大驚悟
為客所煽即曰吾當還汝歸治具呼貧者至貧者出原金
於袖中蓋負恨猶封識也於是貧者喜甚大嚼忽霍然一
吐有物蜿蜒數尺鱗甲盡具而目猶瞑使更遲則目開而
貧者卒蛇虺而富人噬矣可曰吾強有力吾侵之而彼必
不能為妖孽以報乎又林達者見里人墳甚佳乃造偽券
稱其父先以售我里人爭之不得飲恨而已達夢其父曰
福田在心不在墳墓安有偽券欺人奪其地而享福者乎
今絕嗣矣達與子果卒

助人為非

人之為非有人阻之正言規諫則意興消沮若有人助之

同惡相濟則意興勃發好事助之善功歸彼惡事助之惡
業亦歸彼律有造意主使為首為從之條况冥冥之中纖
毫不漏者乎丹陽令楊開性暴客楊詢每事讚歎嘗於
盛暑中杖四十餘人兩人已斃詢猶從傍稱快後夢金紫
人責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罪當坐汝果中惡疾而死
大抵助人為非之念起於財勢二字或因其富有而助之
以邀其餘潤或因其炎赫而助之以借其餘光殊不知金
穴易空冰山頓泄一朝事敗每至噬臍遲矣

逞志作威

逞者必欲使盡之意凡人慈祥愷悌足以服眾況權勢所
在即平易近人人猶畏之若故作威勢人何以堪而造物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一百

亦必訶之北齊張思和論斷獄囚必捶楚備極囚人見之
奪魄後左遷縣令坐事亦被撻出爾反爾真當愧死又有
不肯作威者倪尚書南京人即掌南京兵部出入民或走
避輒使人論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
乃煩爾曹起耶嗟乎為貴人者當如是矣

辱人求勝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理折之人必中心悅服奈何辱之
乎況辱之以求勝必加之以不堪惡聲出而使其不返老
拳下而使其不回辱人至此於心安乎人亦有乘便而報
者矣即不能報天亦為之吐氣以報昔張纘出督湘東眾
寶餞之吳規與宴纘舉酒屬之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

此寡規忿甚卽歸其子聞之氣結而死規與妻不勝忿痛亦相繼死時人爲之語曰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眞所謂一言而干天地之和者也後果服法有大將嫁女於趙悰悰久不第婦黨輕之一日軍中高會女不得不往然以壻貧困衣妝做陋不比數於眾眾取錦帷以隔絕之忽鈔榜來趙已及第大將馳呼曰趙郎及第矣眾卽撤去帷帳引女並坐且贈遺甚多此所謂人不能報而天爲吐氣以報之者也如胥賈辱范睢少年辱韓信轉瞬之間身躋卿相而庸人且奔走俯伏悔罪之無及矣然在受辱者亦有一說昔林退齋先生官至八座臨終謂子孫曰我死無他言只要汝等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壞了多少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軍

事凡辱人者當以前事爲戒受辱者又當以先生爲法

敗人苗稼

民以食爲天故先王以勸農爲急務况耕耘勞苦得此苗稼免入口之饑寒補百千之瘡孔若一旦敗之或阻其水利或潰其隄防或縱牲畜之踐食使不得收穫傷天地之生成絕全家之衣食糧儲債負盡屬子虛此不仁之甚者也必有報應秦州孫某方與兄對食忽雷震死背有朱篆一行止辨天刑二字其人別無惡但每日五更騎牛食人青苗耳長洲仇便與周某隙夜率其徒將周田禾悉拔其根明晨周往視之枯矣路逢一叟曰昨宿龍王廟見絳袍金幘者來過言此地仇便拔周某田禾奉旨付雷部施行

廟神迎送不息周聞大驚未幾仇果震死又崑山兩富相嘗甲田已下種矣乙以稗數斗密令其僕周某夜散彼田僕佯諾而潛蒸其稗乙伺之果散訖矣後稗以蒸熟不生深訝計不遂其僕有子中式主人忽發狂神附之曰若僕以某年某月夜事天錫貴子主以某年某月夜事天罰絕嗣全家不知所由惟主僕各點首而已此皆田野小民之事如奪其民時不得耕耨軍行不整縱馬食踏皆敗人苗稼也爲民牧而司軍旅者當慎之

破人婚姻

婚姻乃人道之始關係最大況配合有命其宜合也卽破而亦合其不宜合也卽不破而亦不合但小人善妒或見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軍

女家殷厚有勢微言冷點而其事破矣究竟破之者亦命也而小人徒爲造化使耳順治時浙中有人窺某妻色美欲計得之一孝廉代爲畫策以飛語間其夫卽與作離書甫脫稿適賣筆者至因購選毫以脫稿塞管中戊戌會試攜筆入闈搜者得紙遂柳責革去舉人豈非奪人妻者卽自奪其科第乎乃又有自破婚姻者南昌李喬在湖廣聘段某女喬當應試欲娶女偕歸段之婦忽中變謂喬固窶人奈何捨愛女適他省遂以贖女易之喬歸卽鄉會聯捷擢守成都過楚饋遺段父母甚厚而段之眞女實適蕭氏子甚貧習爲賤工私羨其贖者擁高華鬱鬱病死此時段之父母雖聚十六州鐵鑄不成一錯也噫嘻晚矣此破之

於將成者也。又真有已成而破之者。楊紘怒其壻姚拱。不學。遣歸。拱求與妻一別。不許。女以怨死。及壻來奠。門鎖自掣。兩扉豁然而開。後其父厥女棺。就窆。棺下陰風直射。其父遂殂。嗚呼。好合有年矣。而強隔之。使脚恨黃泉。欲不訴天。得平爲父母者。亦獨何利焉。或問人託我。咨訪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容貌之媿。宜爲包涵。如其人真不肖。及家世不宜。姻者勸之斟酌可也。然此亦爲未成者言也。若已成之後。輕加貶論。妄指瑕疵。使人進退不能。致生嫌隙。實損陰德。尤宜省戒。自願人有失至此。皆言損人利己之惡。

太上感應篇卷上終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五

非義得財謂之苟富不因貪刻成家即由橫財暴發雖兢
兢自抑猶懼人非鬼責乃傲然恃之肆為驕侈禍無不旋
踵而至者昔宋南金出繼為嗣恃財趨勢交結官吏驕侈
橫暴靡所不為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骨痛如柴
一日自將房門堅閉遂變為驢妻子擊門而入一足尙未
變完梅溪一富翁最貪鄙陳棟塘曰此人當有奇禍既財
積不散又驕色盡露欲無殃得乎未幾果為賊所殺嗚呼
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聖訓其敢背諸

苟免者倖免於禍也名義所在惟賴有恥與其倖免而生
孰若不得免而死乃小人於未免之時搖尾乞憐極其卑
鄙其既免也遂揚揚得意反詆名義為無當而驕語於人
是尙謂之有恥者乎崔浩撰國史高允副之魏王惡其不
諱欲誅二人允曾授太子經太子言於帝曰制由崔浩請
赦允帝召允曰信如東宮言乎允曰臣罪當誅太子哀臣
欲乞其生耳帝嘉其直遂赦之太子讓允允曰臣與浩同
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違心苟免非臣所願夫為臣不欺
君忠也臨死不易辭信也終為君主所鑒真君子樂得為
君子也承樂初出建文時封事千餘中多干犯者上從容
謂諸臣曰爾等宜皆有之李貫曰臣實無有上曰爾以是

為美耶當國家危急時獨無一言可乎上由是薄之後竟
坐累死嗚呼彼以為不負知遇矣而豈知蒙面喪心聖明
洞照真小人枉是做小人也

認恩者有要譽之私推過者有潔身之術不知人本有善
而我掩之人本無惡而我究之利己害人天理滅絕小人
伎倆往往如此太上特揭其心而誅之昔王曾為相朝臣
有求陞遷必峻拒之已而擢用并不使知此不認恩者曹
彬同王全斌伐蜀斌殺降三千上怒必欲鞠勘彬同具伏
全斌得免此不推過者中峯禪師曰同功不難同過為難
以潔己之故遂不顧人此天下之大惡鬼神所不祐也是

以大人君子往往蒙垢忍辱不彰其名無心市恩而恩常
歸無心避咎而咎常避身享厚福克昌厥後人宜知所從
矣

嫁禍者如嫁女於人人亦樂娶賣惡者如賣物於人人亦
願買此等機械比之自罪引他認恩推過者尤為陰險姚
孜與王虎同盤大雲倉姚受賂虛擡欠數給虎書名報之
虎不察也及事敗孜不欲獨受賊名先以原賂金銀物伴
寄虎隨令人搜驗得金銀物虎知為孜所賣氣結而死孜
盡以所坐坐之得自脫自是常遇虎與相毆如狂道錄
禳救忽趨跪真武案前自陳始末越宿而死夫禍由己致

而令彼受其殃惡本自爲而使人當其罪巧詐極矣究觀其後天下最奇最慘之禍多中於此輩而卒以惡名顯所謂天定必能勝人也

沽買虛譽

沽是賣弄買是要求有其實方有其譽謂之虛譽必是矯情失實婉轉弋名其沽也以爲非此譽不足以矜我能其買也以爲非此人不足以成我譽於是耗費金錢結交聲氣如此之行豈不可恥故君子貴藏蓄而不貴發洩若實不至而名至此天之所深惡者也文昌訓戒云假行竊名最櫻神怒如臯冒公名政爲南戶部郎見國子監前無井士民苦之爲鑿三井於成賢街祭酒劉宣欲紀碑堅謝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守武昌時造舟爲梁於金沙洲居民三四千家利賴之地方請勒石公曰吾分內耳何敢沽名又堅謝所謂力行善事莫問前程冒公有焉凡人有實善者當如千里埋土寶器精光直逼霄漢後雖欲遏抑不可得矣

包貯險心

包則人不可破貯則人不可窺言其固而且深也險心若露人即得而避之惟是語言面目渾是道德仁義一踏機竅禍即隨發所謂伏戈矛於談笑設機穽於謙恭隨其術者罔不被其害包貯之心雖山川不足比其險矣如李林甫之笑中刀李義甫之人猶此種人不可縷舉今取一以爲喻吳中有金姓女名歡喜奴夫死以告訐爲計每至津

渡求載既載便煦煦與船主親洽市酒共飲必使其醉而後已晨起琅然口誦一牒謂船主姦媚婦將詣御史臺訟之其人懼則席捲所有而歸如是二十年後墮河死今人握手相肺腑則煦煦親洽之情狀也忽轉面爲冤對則琅然誦牒之情狀也處處皆歡喜奴奈何惟有末後墮河一著以爲笑慰而已夫人心之險自古如斯矣語云人人盡道風波險不道人心更險些然風波或有時而息若包貯險心則應事接物無不如此只恐一日風波十二時覆盡江心千百艘其險爲何如哉地獄中已虛席而待之矣

挫人所長

前云蔽人之善蔽但隱而勿彰挫則故示摧折更爲深刻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四

不知人各有長當隨才器使以展其志若爲所挫則折其鋒芒阻其寸進必致窮途落魄老死無聞怨毒於人亦已甚矣獨不畏天報之不爽乎昔穆修題詩殿壁眞宗見之稱賞問是誰作左右以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曰此人行不逮文上遂不問輕輕一語把穆修一場知遇冷入冰坑何等惡薄所以死無葬地也

護己所短

此與知過不改有別知而不改因循怠惰特不改耳護則有多方掩飾之意他人則偏說不是自己則必謂無差認非爲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自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矣徐存齋弱冠登第督學浙中一生用顏苦孔卓語公

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執卷請曰語出揚子法言公起而拱曰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後官大學士此公能不諱短卒成大器人若護短不獨自己一身如官長偏護吏胥家主偏護奴僕父母偏護兒女雖彌天罪過總不肯虛心由是吏胥憑官長則造業一方奴僕侍家主則縱橫鄉里兒女靠父母則憑陵姻黨然其惡名總是一人受之可憐也

乘威迫脅

乘者乘借威者威勢迫是迫逼脅是挾制與逞志作威不同逞志作威取快一時乘威迫脅恣行逼勒爲惡更甚或迫其財物或迫其子女或迫其田產皆係豪強有力之人

太上感應篇卷下

五

彼人抵敵不過勉強承順然而銜恨切齒含冤必報其不從者則或投繯赴水造孽無窮豈知威勢亦一時易盡轉眼便是冰山倘生生世世劈面相逢如何躲避至於居官濫受囑託嚴刑迫招以奉貴要尤爲無謂推之於錢糧之徵比工役之刻期皆當使人樂從凡著一迫字者皆不可壞其心手也順治辛丑江甯董司李請凡仙問禍福既降書曰吾卽前任司李姓錢名肅凱以獄獄失輕絞死方月餘董駭問曰君事何枉答曰吾過去世常以私故逼一無罪婦人死今訟於帝故有是報以知逼人死者今生卽未報而來生必償之可逞一時之威而致之非命乎梅侍郎衡湘公初爲固安縣令邑多中貴爲梗一日餽公豚蹄乞

爲追貢公烹蹄邀貴飲并召貢者至前訶之貢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貢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復呼來曰亟賣妻與子持錢來然吾爲民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與妻子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貢者大泣中貴亦潸然淚下辭不願償立爲毀券嗟嗟世之乘威迫脅者特未念其妻賣子一段光景耳若念及此恐食不下咽矣此見梅公善發人側隱心者也大凡富貴人家取索債負或衙門中人承奉差使到處須存寬恤其在通都大邑之民見聞稍廣猶可支吾若遇窮鄉僻壤之夫見里長則面色青紅望公門則心膽驚戰若加陵逼立時家破豈不可哀也哉

太上感應篇卷下

六

縱暴殺傷

前云迫脅者未必欲其死或誤而至於死此云縱暴則悍然不顧而欲殺之矣司馬王簡易以暴怒置一奴於死後腹中有一塊上下築心死而復寤曰築心者小奴也妻曰小奴安敢曰世間有貴賤冥中只是一般言訖而絕此報之於生前者也葉給諫過某邑奴喚邑丞慢已毆殺之後給諫家居丞忽自外人報夫人誕兒矣旣長獨好撻奴給諫遣奴至他所避之又數年兒成進士而臂佩一鐵環不捨人諷之曰但覺其快耳後遇奴於途竟以環擊死蓋奴毆丞死者故是臂環也此報之於易世者也由是言之暴可輕縱人可輕殺乎又如師行失紀縱放軍士恣行屠掠

以及斷獄無律濫設刑名蔓引誅夷皆是縱暴至於物命亦有因一時之暴而殺之者不思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人或有病雖多一日之生亦以爲幸我既畏死彼甯不畏我既貪生彼甯不貪奈何以爲物也無力敢抗而遂殺之自苟富而驕至此皆言欺天昧己之惡

無故剪裁

是戒人暴殄天物也天生布帛以蔽人體以禦人寒適用卽止今富家千箱萬篋豈知蠶婦織女一絲一縷無限辛勤至於羅綺工用尤大一帛之成所殺蠶命億萬苟一念及無不毛寒髮豎者况短褐不完鶉衣百結者何限而乃爭奇鬪麗乎宋有一女名引鳳被攝至冥見一婦係於廊

太上感應篇卷下註

七

下前列數堆碎帛問何罪吏曰此婦好服羅綺剪碎端足奉命一一補成乃得釋去朱元由家富妻妾皆衣異錦襪襪亦用綾羅不數年乞於市向人求尺布不可得觀此知剪裁必不可濫矣今更言其惜福裕後者唐太宗見公主衣貼繡鋪襦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明太祖見遺綺寸許在地召諸姬至諭以蠶事之艱徵稅之費救後不悛者斬嗚呼以帝王之尊而諄諄訓戒如此今人多收幾斛麥畧有幾貫錢便闔門羅綺遊行街市眞寒乞相也至有以乳哺之年卽衣帛者尤爲暴殄恆見履穿衣做之子半屬當年統袴之兒折福損壽感應不爽不觀袁了凡夫人之說乎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作冬

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綿貴絮賤吾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以贈寒者公喜曰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壽而且貴此能省費以廣福者也近來世祿之家侈靡成習閭閻士庶僭越效尤朝廷之正賦不完且逐輕肥之習父母之養殮不繼先求錦綺之華凡人奢則必驕驕必游蕩非禮犯法之事皆由此起甚矣從儉去奢之教專在公卿大夫之家矣

非禮烹宰

是戒人越分踰制也祀神祭先義親禮也禮之所在不得已而烹宰已是世套非聖賢菩薩之心矣况專圖口腹以殺物命乎經言五戒殺戒爲先又言十業殺業爲重楞伽

太上感應篇卷下註

八

經云若一切肉悉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由是言之烹宰而食佛所深戒者也况非禮乎或曰此佛語也儒教必不然然禮有之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亦少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殺聞殺不食則不見聞而食者亦少矣豈聖人全不戒殺乎蓮池大師則勒爲七條一曰慶壽不宜殺生己身始誕之辰乃母身懸命之日正宜戒殺持齋使母增福何得頓忘母難殺害生靈二曰生子不宜殺生一切禽獸亦皆愛子慶吾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三曰祭先不宜殺生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益其業智者不爲

四曰婚禮不宜殺生婚者生人之始生之始以行殺於禮爲逆又婚吉禮也吉日而用凶事更爲不祥五曰宴客不宜殺生賢主嘉賓疏食不妨清致筵上則笙歌厭飫盤中則宰割寬號能下咽乎六曰祈生不宜殺生祀神以求生也殺他命而延我命逆天莫甚神亦不享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佃獵漁捕皆爲衣食然吾觀不作此者亦衣亦食以殺昌裕百無一人觀此七條而天下無一可殺之事無一可殺之物矣如以爲迂而不信則請觀殺報一人好食雞每殺必先刎其足俟血瀝盡乃烹以爲去腥氣後生鬢瘡中有雞足巾櫛一動卽流血以痛死一人好滋味取羊園之以火俟其熱渴以辛醜和醴酒飲之命未絕而火逼已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九

熟矣後生惡疾死時大類羊狀如此類罄竹不能盡述當其滋味下口時利那耳而後來苦報或經年或累月牀席叫號石人毛豎死去確燒春磨之苦不必言而千生萬劫一一填還眞可爲痛哭者矣或曰此偶也非盡然也則再觀不殺之報華亭趙某探親忽見其亡僕立於舟鷺間之曰吾現役冥司將追取三人一楚人一卽所探親一卽趙也趙大駭至所探親已聞哭聲矣益駭欲急還復見僕曰毋怖及夜吾不至則免矣於路見有爲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也夜竟不至趙果無恙王立轂長齋受戒後竟不守一日迨至冥王者責曰若壽已盡於某年矣所以不死者齋戒力也奈何棄之卽命驅入獄一官請曰試取破戒後

事稽之吏肩兩巨籠至凡一揭一束并戲書寸紙皆在騰上青白赤黑四色檢赤者則青色漸隱黑色小如歪而赤者赫然獨盛王者睨之見所刻金剛經好生編社倉卷咸在王者曰是尙有生理乃釋還可見受戒而得延年破戒而卽攝去因好生編等而得還魂孰謂戒殺無益乎或曰神且血食人何能戒殺則吳中上方山五通神所稱肉山酒海者也順治庚子施法師以搜捕獼妖與神莊語曰君侯飽飫有限而殺禽獸無窮五百年大算子中精明可畏神憬然曰旨哉吾母嘗言大劫將臨人須猛省因謝去未幾神來語曰吾兄弟內遵母訓外味師言今已滿門齋素而世人不知願師傳之且吾見前日捧牲之手今日卽爲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十

盤中之牲實至慘耳語畢而去可知福德之神而猶修省茹素如此人之福德有幾而可恣行烹宰乎順治初吾禾漏澤寺遭回祿金太傅公延筭菴禪師說法重建寺東數武爲蘆池有利濟侯神祠血食一方禱無不應忽一日祠內僧夢神謂曰吾四月八日於箬大師處受戒承師授記澄心秉戒今後示人勿以葷酒污吾僧卽傳語於人所禱者皆用素夫神佑斯民卽享以牲醴崇功報德不爲過分而持戒勿失又如此人之功德有幾而可非禮烹宰乎若謂不能全戒則未嘗無方便法崇禎中山右楊半湄太翁夢入冥王者責令斷葷且持牛犬皮以進曰否者服此楊思謬應愈重其戾懇持朔望齋王者許之自是朔望不御

酒肉一日至楊屋山齋中話久出酒肉食之太翁忘其朔也是夜復夢主者攝去大加呵責以一鐵具束其額痛甚既寤而頭痛猶竟日可見冥中喜人食素亦喜人一二日之素而人不肯自爲解網真愚矣若謂不能齋素則又開一權巧法蘇子瞻謂黃魯直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觔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則權巧中又寓放生法矣蓋貪生怕死人物皆同但世人習以爲常而不覺耳試思斷頸剝腸剖鱗剝殼身若當之痛耶否耶故東坡曰子自少不喜殺生然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十一

性嗜蟬蛤未嘗斷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旣得脫遂不復殺一物有餉蟬蛤者卽放江中雖無全活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蓋自己得出患難不異雞鴨之脫庖廚不忍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夫坡公素不好殺生故得免於禍其哀痛迫切之情又因而推廣之使人知好生畏死人物皆然人奈何不省悟也又諸殺之中惟牛爲最烈日而耕耘秋成而宰殺人之無良至此已極况歷代俱有訓戒

本朝設有令典遍觀古今載籍宰牛者最有顯報故曰半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昔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呼家人請太守及羣僚至牀上叩首曰我至

冥乞命甚哀冥君曰汝能勸千人勿食牛肉當免汝限以三日念非諸公莫能論也眾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矣太守大驚急立一簿於通衢勸百姓皆書名一日得數千人卽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曰復被攝去至者怒甚哀求曰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持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簿主者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可永壽卽太守羣寮亦與焉後司理年至百歲江西吳某者與鄰子同商於外鄰子死吳焚其骨負歸一夕忽有聲索食聽之鄰子也久之漸狎問其意曰附舟歸耳一夕泊某市鬼告村中放斛食吾當往斯須遽返問何故曰吾以生前嗜食牛羶穢猶存其家護法神遠阻不得進故卽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十二

歸耳吳駭然曰若此余亦誓戒牛肉鬼忽悵言吾別矣子心想戒牛吾不得再近也可見能戒牛者冥不能攝鬼不能災而嗜食牛者則有牛王宮一事昔張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榜曰牛王之宮見其先母姨在曰吾以生前嗜食牛今日食芒飯一升卽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粒而鋒鏃甚利飯始入咽痛貫腸胃不覺以手爬搔血肉隨爪而下牛首人則取鐵鉞鋤之至體骨現露銛飯盡出家人恐怖欲逃牛首人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卽張口承飯纔下咽痛楚不勝而醒嗚呼世間蔬果之食無限而奈何必食此乎若能不貪滋味不好肥甘非禮烹宰斷不爲矣更能人人戒殺尤

戒食牛則大地皆蓮花世界矣

散棄五穀

五穀者人所賴以養生者也但人於珠玉則珍之惜之於五穀則散之棄之殊不知昔人云荒年穀比豐年玉豐年玉遜荒年穀穀與玉輕重較然矣况農夫胼手胝足粒粒皆從辛苦中來若不珍重敬惜使其狼籍腐壞以致天降凶荒水旱洊至饑饉之報所自來也劉元俱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呵從甚盛問之從者曰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命降靈雨使收其半既而果然粵東一民婦其性暴戾凡小憤即取粒米之類棄之穢處以洩其怒忽澗水暴漲舉家奔避婦傲然獨止竟為狂流湧入廁內出其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圭

屍則棄粒滿口若手摭之而手塞之者四村大駭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溝中日流出飯顆如雪一僧取之洗滌曬乾積成一團後兵亂黼一家絕食僧取前米蒸熟送進黼知而歎悔後為別事舉家伏誅康熙四年松江民袁太葵家以魚腸拌飯飼猫炎天穢氣蒸發其僮張某拋出牆外誤入廁中太葵登廁見之歸告母母急覓擔糞人掃除訖太葵尋病夢趙元帥至曰汝不敬五穀奉帝命執汝太葵曰此僕張某所為實係不知元帥曰罪坐家長遂隨行途遇一人執旗至曰已赦矣元帥曰無以復命且帶往家堂神審理至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已發奈何元帥曰汝母妻人等

但入我鞭下可免元帥舉鞭袁與母妻及張俱從鞭下過

是日雷聲繞屋惟不甚震張某亦昏迷如醉而醒太葵面與人述之若神警而悔悟者如沈某敬奉真武一夕夢曰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汝不覺察大厄至矣沈寤即察之果見溝中棄飯粒粒未敗沈給令家人盡出游湖約湖上會家人出乃取棄飯淘漉潔淨加椒菜為炊以待家人候沈日晚不至餒甚而歸爭取食之踰數日方道其故家人由是相戒沈得無恙若敬奉米穀者則有陳僖敏之父孟玉如廁見有鑿底飯一片拾取滌淨食之一夕夢梓潼神告曰汝行善不倦吾將降生以大而門尋生僖敏贈太子太保觀此可見輕棄者則有天災悔悟者則能弭禍敬惜者則昌厥後可不戒哉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南

勞擾衆生

衆生指百姓而言我生欲安孰不欲安我主欲樂孰不欲樂而我輕用其力使不以時勞擾甚矣非仁恕之道也成化中朝廷好寶玩查王三保使西洋水程時項襄毅公為兵部使都吏檢舊案不得郎中劉大夏先匿其冊矣後事寢公呼吏詰之劉笑曰三保下西洋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於國徒增人怨耳舊案雖在亦當燬之尙追究有無耶公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為尙書觀劉公之立心不惟愛民亦且愛國真君子也若用意騷擾使民不得休息豈有人心者耶邵伯溫初入

仕請益於明道先生先生曰凡奉行官文書於急處能寬一分民間便受一分之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自無故窮裁至此言人任意暴殄之惡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寶者非奇珍異物也凡人所鍾愛者皆是破之者或誣其逆或誣其盜或陷以人命或砌入憲訪而其家無不破矣其家已破其財已去其鍾愛者能獨保乎不言攫奪而言取者猶之探囊而取不遺餘力也其破之心有二一起於貪忌心謂破其家則富者亦貧而撫掌可以稱快一起於貪心謂破其家則居閒出入錢財可以把持然而天道難容貫滿必報凡爲此者無一不身填牢戶妻子籍沒破人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五

家卽所以自破其家一時熱鬧到底虛花亦何利哉太倉一老儒樸實而家頗殷於康熙年其族子謀破之造一有關國法之語誘其書而黏之於壁卽揭出以示其黨構金不遂聞之憲臺老儒父子身受極刑後雖事白而其家已破矣乃始謀者卽得奇疾腹下腐爛肺腸片片撈出而死此所謂以忌心而謀破之者也浙西米信夫見里有兄弟爭財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負恨死信夫由是富二十年後遭反謀牽連結訟到縣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忍而訟吏於府見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既盡妻女子媳其八人皆死於獄嗚呼二十年間如壯士屈伸臂耳受用幾何而造此無窮之業也此

所謂以貪心而謀破之者也觀此兩則公案人之財於我何與世之有機心者可以休矣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水火之災甚於盜賊不幸而罹之已不勝其慘乃決之放之是不欲殺其一人而直欲殺其一家矣不特殺其一家必至蟲蟻草木而并殺之矣人民廬舍蕩然一空其爲害也不亦甚乎漢馬臻爲會稽守立鑑湖淹沒人家無數有千餘人詣闕訴陳臻棄市後遣使按之並不見人檢其名皆是死者蓋雖爲鬼而必欲殺之乃已也決水之報如此嘉魚李某縱火焚陳氏居父子皆焚死後某捕魚田中雷擊之其屍焦灼一如陳氏父子狀蓋雷神代爲之理也放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某

火之報如此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此與毀人成功異毀之者明目張膽而毀之也紊亂者陰忌而故爲顛倒謬亂以敗之也不知前人籌畫定爲規模亂而敗之則成業將墮前功盡廢傷天理而壞人心莫此爲甚如楊業奉命出師與監軍定計約伏兵谷口監軍忌其成功引兵去致業自刎死業兵鬪食監軍須臾而盡敗人者亦何利哉若唐時房玄齡明達吏事杜如晦凡拔士類其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帝每與玄齡謀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尊爲天子猶不紊亂成規如此餘人可省矣然亦有不知事故不學無術而輕於

紊亂之者亦有一時不得已少爲遷就以紊之者二者似可無罪而罪正同甚可寒心浙有苦行僧寒空所居近渡口山水漲溢船多覆心憫之爲募石橋以濟貨竭無應乃鬻齋僧田若干以佐橋成寒空死見夢其徒曰余生平無失德獨以鬻僧田故當入豕胎明日某家母彘生子色班然者卽我也子爲贖歸免末後一著徒曰鬻田成橋非私費也罪何甚寒空曰不然彼施田者爲僧非爲橋也而我鬻之錯因果矣且人閒功過可以通融冥閒絲髮不假曰今何可免曰但贖田歸卽免矣徒驚悟次日偵之果然乞以歸設小榻垂帷蔽之於是遠近傳播人咸感其宿行各以貲集徒乃贖其田歸券成之日此豕墟然坐化夫橋之以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濟人視田之供僧孰急以世法言寒空於此宜旌否亦無罪而竟墮豕腹人之規模不可紊亂如此而況於利其有以飽貪壑千生萬劫在驢胎馬腹中不知如何出矣普勸世人慎勿移甲換乙瞞因昧果也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器物如農之犁鋤工之斧鑿武人之弓矢文人之筆墨雖物甚微爲人所損而臨時失用則爲誤甚大浙有二生俱業春秋一生忌此生之才入試恐其妨己也臨場前密取彼生試筆盡嚼去其尖及入場抽用已盡禿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閒恍有促之寫者視筆依然完好寫完仍禿筆也交卷遇彼生迎問曰文得意否謝曰得完卷耳其人面

發赤明日嚼筆生貼出禿筆生竟魁選可見損人器物徒自損耳何損於彼自破人之家至此皆言設險害人之惡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人之榮貴或由福命而來或由勤苦而致但當取以自勵何得妄生妒心而願其流貶豈天卽從之歟若此人一日不敗則我心一日不釋添出無限煩惱是惡願又癡願也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謂趙普曰春州雖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曷若改竄春州普不答後符亦坐事或以符語奏上卽日竄春州按此不徒發願而直見之於口矣然人具惡心必有惡言而起心之始又從見上發覺太上於此直從最初一著處點出喚醒世人人能塞住見源境清見地則願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六

願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矣人當猛省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人若本分謀生而至富有非其福分使然卽其才智有過人者此可敬不可妒也且身受眾怨勤苦所致此可憫不可妒也至以不義而得富者此可爲戒不可生妒也若願其破散是我心不能容人矣豈不畏造物之不容我乎虹縣孫識之見同邑周義夫饒於財心嫉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登第卽爲本路漕使竟以他事鍛成其罪處死籍其家未幾移漕河北適富軍興舉家皆死於寇不滅義夫之慘夫且伺其敗一語正發願破其家者也究竟自己亦至破散噫惡願之不可發也如此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淫爲萬惡之首而犯之者最易最多其敗德取禍亦最深最烈揆厥由來心目爲咎古云治容誨淫一見美色心不能持則目眩神搖邪心頓熾凡諸惡念交集於中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著心羨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夫淫心一起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罪如此况顯明行罔知顧忌者耶今欲斷除此病當於起念時截斷病根太上不日私他色美而日起心私之意可知矣然此心一起卽爲太上所深惡況眞已私之者乎故人能以淫爲戒則爲聖爲賢不戒則爲禽爲獸凡有人心能不懍懍今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五

每見輕薄之徒不顧行止不惜身命恣淫慾之無窮爲神人之共怒亦癡矣況生妒嫉之心奪他人之愛是謂不仁圖俄頃之歡損終身之德是謂不智寡廉鮮恥敗倫傷化是謂無禮無義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甘冒危險是謂不孝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可以爲人不孝不可以爲子以淫邪之一事而兼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孝之名不得爲人不得爲子吁甚可畏也又況淫人妻女妻女淫人陰律姦人妻者子孫淫佚姦人室女者絕嗣世有忠厚善人而子孫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故皆由於此昔陸仲錫年十七與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與師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盍一禱可諧否是夜夢與師俱爲城隍

所迫大加呵責查簿陸某下註甲戌狀元邱無有曰陸某

奏聞上帝削其籍邱某抽腸夢醒而邱先生絞腸瘻死矣後伸錫終身貧賤如神言此起念私之者也而罰已若此又有寄情風月偶然失足而受禍已最慘者明萬曆辛亥除夕吳門王某夢迎天榜已名中六十七寓之者則金陵陳姓也覺而喜甚是夕陳亦得夢諸來寓者皆不納及王至道姓名相符告以夢且厚待之王益自信必售及榜發六十七名乃同寓朱某而王竟被落王悵鬱復走金陵訪故適朱以謁主司亦在相對益憤夜默禱城隍夢神厲聲叱曰汝經我申劫已入榜中奈汝竟姦母姨故奪汝籍夢中泣辯某並無姨安得有姦神復叱曰曾宿娼否王謂宿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五

娼事眞但何云姨神曰是娼本汝三世前之母姨也雖坐不知然淫爲首惡可差誤耶王問何邊移朱某神曰宿娼日友先約朱朱堅拒汝謂必登賢書頓起妄念關聖糾及奏聞上帝特示一中一否爲一貞一淫之報惜汝功名遠大應授少司馬職今盡削矣王驚悟悔恨而絕嗚呼三世前之母姨人誰知之由此而推則知妻妾之外其謂宿世之諸姑伯姊未可知也其爲宿世之父母與女未可知也豈曰花草無情可以肆採古有云見美色時作眷屬想此設喻以戒人不可犯也孰知適符王生之事嗟乎王生而想及此則功名得而性命保矣人奈何不慎又有云見美色時作虎狼看或謂女人貌美虎狼貌惡以此相比得無

不同曰其貌雖不同其心則一也自古邪淫之事非盡出於男子而半由於婦人但圖男子之歡男子殺身時彼不顧也破家時彼不顧也損壽折福時彼不顧也貌則妍而心之惡與虎狼何異倘能一眼看破有目挑心招者即默念曰彼非愛我也食我也且非豔姿也是毛角也則其念亦可息矣今有真能作虎狼看者試舉以勸曹鼎初爲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人於驛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紙書曹鼎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至天明召其家領回庭試對策欲犯及宦官忽風飄一紙有曹鼎不可四字公默然止遂得狀元餘干陳醫師常醫活一貧士其母感之命婦陪宿以報德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不可後幾不能自持取筆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乃去後陳有子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復閱又欲去之又聞呼曰不可不可因細閱決意棄去忽聞大聲連呼曰不可二字甚難遂錄之茅鹿門坤少館餘姚主有美婢夜至書室呼貓且笑曰吾非呼小貓乃呼大貓耳坤正色曰我若犯汝何以見汝主婦慚而退後官副使壽九十嘉靖間某生東鄰一婦甚豔乘夫出穴牆招生生問從何來婦晒曰君讀書人豈不憶喻東家牆乎生果梯而上忽轉念曰人可瞞天不可瞞遂下婦於故處婉懇生爲所惑復梯而上已騎牆欲過矣又自付曰天終不可瞞急下扃門而出後典試者忽聞耳畔言

曰狀元乃騎牆人也生果狀元詢之乃悉前事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婦昏夜來就曹驚趨出欲往他寓借宿中途見燈火喝道來入廟中擊鼓升堂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寓婦即可補之曹驚喜至友寓借宿明日遷寓榜發果第六右上方數條皆係女人自就而諸公見之皆大聲疾呼如見異物此能眞作虎狼看者也或曰諸公皆道眼清徹故人見爲美女此自見爲虎狼若俗眼視之傾城之姿而俯自來就有不動心惑志者乎曰但一諦觀女人中惟穢惡外現嚴飾如彩畫瓶中多盛糞穢又身中所有心肝脾肺涕唾津液大小便利及髮毛爪齒一一皆是不淨之物及至死後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正壞爛時惡血敗膿臭穢不淨雖屬至親掩鼻不敢正視即使極歡樂時亦如大池中多諸死屍死貓狗夜行不見眾物取而飲之及天明見如上事厭惡無量多生以來所惡愛欲境界亦復如是人能常如是參想則女人雖不卽視爲虎狼有不以爲革囊盛糞唾而疾走者乎康熙年浙中一士爲支龍標能文章忽一鬼入其胸作人言曰汝於洪武間爲李文忠部將見吾妻色美欲私之以疲兵五百使我剿寇遂死焉奪吾妻妻不從死既殺我又殺妻特來索命旁人曰洪武至康熙三百餘年矣何今日方言鬼曰彼雖謀我夫婦致死後亦改行再世卽爲高僧吾是以不能伺其隙再世爲大司馬祿命甚高吾仍不敢再世

又爲翰林吾亦避之今生仍當於壬子癸丑聯捷上帝惡其爲惡已削籍矣吾是以敢來或曰怨已宿矣使彼廣爲超度以解前冤不亦可乎曰高僧某某乃可遂歷舉者宿皆深山僻鳴閉門持誦不求名聞利養者各已邀集乃與說法度生而去夫私人之色必至殺人之生一靈唧恨生世世不能卽忘且報應昭然顯赫可畏而人不知戒實未嘗思及設身處地之際耳試思同是閨壺我之妻女被人談及之挑及之窺伺及之污辱及之又當如何更思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起心私色之時噴而視者幾何目怒而指者幾何手如是而思不禁汗浹邪緣一念頓覺冰消況今日之淫行卽明日之死徵人至於死而萬事灰心矣若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五

能於此轉念回頭返邪趨正糟糠是守罔守司馬之挑士本其心勿效登徒之行須知色本是空乃至見如不見方不負太上告戒之深意蔣善曰見色起心固屬不可至於言之聽之尤當謹戒蓋邪語最能惑人言者不知其非聽者方以爲快若能授引果報曉勸愚蒙亦福利事也願世人寧甘樸拙勿羨多情縱有邪緣且思陰報如春日之冰不可履也如刀頭之蜜不可飴也勿謂腐言不堪入耳往事必不虛誣以此普勸天下可也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負者有背之之意稱貸於人縱力不能還亦當告以至誠徐圖償補豈可願其身死謂既死卽無復索耶豈知生時

有生時之索死後有死後之索生時之索可以情遣死後之索非情面可卻矣且不俟索也爲牛爲馬爲犬豕一一自爲投到何待他索則發此願者真癡人也嘉靖時有丁某者途遇一壯士結爲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係獄丁往省之盜曰吾有數百金藏某所若死則以葬吾不死可爲營救丁利其滅口也賄獄吏斃之獄後舟中歸忽作盜語大罵丁并述爲丁所害舟人知丁有負心之事祈之云丁自害君今殺之於舟爲吾輩累矣盍緩之鬼曰當俟之於其家及家三日忽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鎚落其齒又自傷其胸血流滿地或曰汝冤久矣何待三年鬼曰近得赦書乃出獄耳赦書者隆慶改元詔也遂死由此觀之卽使其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五

願果遂謂鬼不能殺之乎此願其死而死者也又永嘉徐壽輝常借丹陽一大商千緡未及償而商死商家不索彼亦不償後揮生子八歲而病醫禱耗盡而病不減一日忽曰我欲歸人曰此汝家也更何歸曰我丹陽人也徐公負我錢千餘貫故來索耳言訖遂絕此不願其死而自死者也尙投胎奪舍必絲毫算足乃去況可發願以求其死乎負財固有報應而放債取息者亦不宜過尅若重利苛算盤人田產逼人子女甚至寤辱不堪計無所出致使投環赴溺夫願他身死太上猶且惡之若逼他身死其人之罪惡爲更甚矣

干求不遂便生呪恨

不立志氣而干求於人已屬無恥況事有不可豈能一
一如心設使不遂宜深自愧悔激勵其志可耳乃妄生呢
恨此惟下賤則然怨恨銜於心者卽士大夫亦有之昔
盧某夜懷百金送王文正求爲江淮發運公曰君不堪此
職吾敢以私賂廢公盧慚退日夕焚香願文正速死一夕
夢神叱曰王某盡心於國汝乃欲其死帝將罪及醒而汗
流病數日卒彼呢恨人者直自速其死耳今世拙豐遊客
到處說情有司勉強曲從官評因之有損此等罪過不知
又何如也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失便失意事也人事豈能萬全其得者不過機緣順利非

太上感應篇卷下註

美

真有奇才異智也其失者不過命途屯蹇非真盲聾啞啞
也今人專以成敗論人見人有得輒曰某事得法某算最
善見人有失輒曰某處不宜如此某事還該若何噫真小
人矣至於既失之後正當憐憫乃輕唇薄舌論短論長使
其失意之中更多短氣鬼神有知能不髮指昔李熊能文
篤行鄉里稱之病死妻孕未產家事無主人人憂之其妹
婿何時獨揚言於人曰吾舅平日自稱善處事今試爲吾
處看聞者薄之越一年時亦死妻另嫁嗟乎彼死矣而猶
以平日之處事嘲之一年之後身亦竟死妻亦竟嫁不知
何君此時亦能處與人看否也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人有心相有體相心相不端誠爲可惡體相不具是謂天
刑有何足笑更有形相薄劣而極貴丰采堂堂而無奇者
人不知相法而專以肥大者充選短小者供笑毋論不足
以盡人而以此致隙者不少侯元功貌不揚里人狎侮畫
其形於紙寫上放之元功見而大笑作一詞題紙寫曰未
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行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
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嘘身漸隱只疑遠赴蟾宮雨餘
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
政里兒駭汗欲死孫文懿貌陋縣令李昭言戲之曰似君
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登第後昭言以選人赴調一見
大慚遂解綬歸觀此可見其體相而輕笑之耶郭子儀病

太上感應篇卷下註

美

百官省候者踵至姬妾滿前未嘗屏去及盧杞至則悉屏
之或問其故公曰彼貌陋中險婦女一見必笑異日得權
我族無遺類矣卓哉子儀見杞之相并見杞之心故能立
功遠害人可不慎其笑歟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前日貶正排賢曰蔽人之善曰挫人所長此皆明與之爲
難者也抑字手段無此很辣既不欲顯然忌之以犯公論
又不欲放此人出一頭地於是力本可以稱譽乃閉口不
言短長力本可以薦舉乃袖手不與提撥推其意無非欲
抑之使不進耳豈知其人果係蛟龍吾一人安能遏阻昔
龐士元譽人或過其才曰方今善人常少不美其談卽聲

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益少矣謝朓見孔閭粗有文章其所作表卽自折簡寫之謂人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其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凡居前輩者其待後進皆當如此但世之忌才者多故太上於此一事不惜前後反覆指出種種沮人伎倆其告誡深矣自見他榮貴至此皆言心口陰刻之惡

埋蠱厭人

明殺其人者猶必有報况刻木埋地以厭制之法而陰殺之按律凡採生折割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與謀殺同論罪在不赦昔呂用之忌高駢爲一銅人身被桎梏書高駢姓字藏於石函是以高駢每爲用之所制然用之後竟伏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五

誅彼既制人矣奚爲又及於戮則知未能害人適以自禍也

用藥殺樹

此蓋他人之樹已不得伐暗用藥以殺之也非有關風水卽忌人利息事屬陰謀故列爲罪惡一人因鄰樹遮礙風水暗用藥水灌之樹死兩家俱敗則亦何利哉此三句言人用術殘害之惡

恚怒師傅

恚者銜之於心怒者見之於色世之言恩者父母之後卽繼以師蓋上者教人以道德次者教人以文章道德者使人爲聖爲賢文章者使人名世傳世是以不可恚怒其恚

怒者則與忤逆父母同間有聰明英銳自恃才能更易犯

此漢明帝受尙書於桓榮及卽位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

府令榮坐東面設几席親自執業榮疾帝幸其家問起居

撫榮垂涕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王者之貴尊師如此况

下此者而可恚怒乎正統時祭酒李時勉爲宦官王振所

害枷於監前諸生皆伏闕石大用薊州人獨請代罪曰民

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年老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

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上并釋之是秋中式太學諸生

愛師如此况受業者而可恚怒乎但爲師者亦當自立矩

範勿以餽口之故吮癰舐痔脅肩諂笑取人輕薄昔鄧至

爲塾師教人以誠長子綰爲翰林學士廷試時綰侍立唱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五

名至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至其二孫綰又下殿謝神宗

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

夫爲弟子者當竭誠致敬爲師傅者當盡心教人師弟之

道兩得之矣

抵觸父兄

天下無有不是底父母縱有過處亦當敬而不違勞而不

怨以承父母之歡朱白民曰人子事父母當使一日之間

每事得其歡心又昔人日貯錢數十父母欲得何物卽以

是買之謂之買笑錢噫父母真在家菩薩也今人於土木

菩薩不惜數十金裝之塑之而究未見其開口一笑若父

母則日得數十錢已可買其一笑矣人何不思而乃至於

抵觸乎至若兄者年先於我事先於我一家之事必兄率先而後及於弟則弟者當受兄之蔭蔽不少所以古人言父即言兄也若至抵觸則悖理甚矣昔有張義每旦必告天消平生罪過三日被攝至陰司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勾除惟有一事不勾視之乃幼時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回對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義大懼慙後竭力孝親正德中庠生周震恃才無忌語父曰吾等貴子非爾所生父忍之忽兩目並盲作驢鳴而卒父夢其至冥自辨王曰汝不孝且眼界何大今覆汝目俾行磨受篋遂蒙皮而去此抵觸其父者也又殷貴數欺其兄一日死復活向兄叩頭曰今後再不敢欺兄矣兄問故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七

曰病中至城隍廟神厲聲曰汝何欺兄當杖百將行杖大呼願改過因得放還此抵觸其兄者也觀此罪報而父兄可抵觸乎哉

強取強求
命所不當得而得之曰強取命所不當圖而圖之曰強求世間一切得失皆有天定凡屬強者徒費精神分毫無益嘉興一賈人積銀數百兩埋磁甕中壓以金釵二股其子窺見竊發乃清水一泓耳以手探之無物封蓋如故後父發金則數不減而位次已亂問妻子其子因言狀可見父之物子不得而強取况他人物耶又兩人共過錢王廟見籬旁有棄紙一丐者以杖戳棄紙而言曰一小蛇蟠此

人大疑又一少年來拾置袖中二人前視則舊帛包內有銀止六分以六分之物而命中無有則或變而為蛇或變而為紙况過此者乎又一楊姓者坐於門見婦有簪墮地逼視之但見蚯蚓在石隙間耳少頃一過客直取簪去楊牽衣奪之客曰雖非君物姑贈汝二十文楊喜以二十文買魚酒烹之忽鄰貓攫魚去楊急起奪不意酒亦覆此又可為大笑者也吾見世之強得者有矣其初亦爛然黃白也舉手而受之緘滕而固之未必其盡為蛇為蚓也然而妖孽忽作禍害踵至舉前所有而盡空之欲笑則不能欲泣又不可始悔不如向之即為蛇即為蚓也鄭瑄有曰財之為物人所共愛然乍去乍來倏貧倏富其籠絡一世者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七

大抵福少禍多但人貪而不之悟也嗟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禍我而亦不可得汝豈能奈我何哉普勸天下人急尋本命元辰勿向邯鄲道上作癡夢也

好侵好奪
暗以巧計得之曰侵明以勢力得之曰奪前言強者猶有支離艱阻之狀此言好者竟樂而忘倦矣順治十六年海寇起太倉民有寄橐於鄉者外以衣物裹之而中藏金四十錠實其少妻所為也亂少定其鄉人仍以衣物還而金則已亡去矣少妻鬱甚不敢言於人日祝於天願得盜金者其鄉人至田忽有旋風吹其笠騰入雲漢鄉人急起捉

之忽震雷一聲立死其所盜金置於前已用去四十金矣鄉人頗殷富而一念之誤至於殺身此好侵之報也有陸氏者奸而橫佔其鄰鄭氏產殆盡撤所居爲園圃惟存嘉木一本後生一子數歲暗啞忽一日指樹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復啞不語稍長蕩其產殆盡而死人以爲鄰之後身此好奪之報也奪者非強有力者不能而世惟侵者最多然奪之禍甚於侵而其爲罪則侵甚於奪蓋奪是陽惡侵是陰惡陽惡天猶恕之陰惡則如毒在五臟無有不潰敗而死者今於人所不知人所不見其侵者則十人而九矣奈何其汨於所好而不知爲天之所惡哀哉擄掠至富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擄掠如乘客舟被溺撈取貨物或因人家失火剽竊貨財或因盜寇經過乘機劫掠乃至居官吞剝百姓盜用公帑爲吏科斂民財偷取庫藏皆擄掠也亦思及家破人離妻啼子哭之慘乎豈得無報嘉靖中邵某爲郡守詭言給餉令吏持券徧貸於諸富人實盡乾沒歸時裝橐豐盈一日造石坊賀者填門方出送客坊石墮下壓死世惟盜賊謂之擄掠今以平人而亦被此名卽無奇禍安得不愧死巧詐求遷

官爵而求遷人情也若加之以巧詐是汲汲於名利矣但好利之過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不復顧身命以巧得之必以巧失之取辱取禍徒爲人作話柄有何益哉某行

人避湖廣差欲註門籍或曰湖廣非遠差何避之曰否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避之則楊子山當行也遂稱病杜門纔一二日吏部卽開選人勢不可卽出楊竟應選得吏科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真是巧不如拙又歸安省祭孫某與其姊夫某同謁選某先得太原倉官而孫尙無選期不意姊夫暴卒孫語其子曰汝父文憑現在盍使我先爲之有得均分他日我自另選豈不兩利子許之孫往滿意而歸再謁選恰得太原府缺面目已熟不能再往矣如此天不惟更巧而且更刻然但不遂其求而已况有百計夤緣而反致禍敗者厯厯不少世之善算者惟人而不意又有善算者曰天人亦奈天何哉自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強取強求至此言橫求富貴之惡

賞罰不平

前云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是賞罰俱不當也此云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爲不平也賞罰旣平人心必服劉盱之役軍士爭挈人頭以求賞張乖崖曰當衝鋒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截來知是誰之功歟段倫曰學士此言果神明也公以入賊用命中傷被體者先錄其功擣首級者次之軍心大悅彼賞罰不平者能如是乎

逸樂過節

天生人原使之勞苦非使之逸樂也富貴而逸樂必至破

家貧賤而逸樂必至凍餓能受苦一分則其後享用亦一分先享用一分則其後受苦亦一分是逸樂且不可而況過節昔范文正公言吾每就寢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寤睡否則終夜不能安枕所謂不能安枕者非獨心上不能打過亦恐神明暗與之算帳也大司寇方崖趙公髫年夜讀用炭烘足其祖次山公責之曰少年讀書當習勤苦胡不能耐寒耶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方崖書紳奉爲格言又王道崑曰養生待客不宜多品多品必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粗率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於心術宜能減則殺品易辦咸

太上感應篇卷下

善

可精美於口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留頻顧者隨力可款於交誼宜蘇軾在黃州亦自書曰自今以後早晚不過一爵一肉尊客至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省亦惜福延壽之道也張子韶曰近日士大夫家爭尙侈靡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皆名醞物必珍奇以致器皿之類必務金銀犀玉鮮潔華美每作一會必費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貧貧必好貨取贓必矣若仕宦貧者而輒爾所爲有識者自當不赴况又慕之喜之爭譽其美斯人可知矣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屬官論及日用之數對以日用一千仇驚曰何用許多對曰早具少肉晚菜羹仇曰某爲太守居恆喫菜公爲

小官乃敢日用肉定非佳士遂疏之鄧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閒椒桂蔥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薑鹽風味甚長久也古人曰人無壽夭祿盡則亡財祿皆有定數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一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則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是觀其可舉以爲戒者如宗楚客造新第以文柏爲梁雕鏤沈香和紅粉以爲壁香氣勃發磨文石爲階其中寶玩充牣耀日時太平公主最號奢縱且歎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矣一日楚客家之狗忽戴楚客冠如人坐立楚客怒曰畜妖也犯分應殺狗應曰公人妖也犯分亦當殺尋

太上感應篇卷下

善

以韋氏黨誅豈非逸樂過節而自求禍也哉今不必多引舉一事而類推之爲縱欲無度者之明鑒

苛虐其下

居官而酷責吏民處家而鞭撻婢僕皆苛虐也居官法戒前已略見矣今尙言處家之義陶淵明遣一力付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眞長者之言又蓮池大師曰人於己所生子撫摩愛惜如護眼珠義男女等視如土芥恣意鞭撻己所生子膏粱肥甘百味充足義男女等飲啖粗惡或至忍饑己所生子綾羅錦繡備極莊嚴義男女等破衲遮身不免寒凍彼亦父母所生子也奈何偏心一至於此念彼父母深憐痛惜與我皆同一旦勢不得已沒身歸我

割肉剜心已自難忍又從而苛虐之豈有人心者所為昔楊誠齋夫人每冬月躬詣廚下作粥一器遍給奴婢方令服役其言曰奴婢亦人子清晨寒冷須使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古人愛惜下人如此沈心松夫人袁了凡先生之姑也待下寬仁沈公宴客僕盡覆其酒惶恐請罪夫人曰汝坐不知後當仔細有小僮持盤入盡覆其碗其母責之夫人曰孩子偶失手何責焉但勿留碎者以傷人足可也了凡曰我於婢僕有失意事思我姑輒怡然解慍吳江趙彥孫娶蘇州黃春元女為媳一日媳罵婢趙子大驚媳曰此常事耳何驚夫曰我家待下寬仁三世不聞罵婢聲翁姑若知必謂汝為不賢後當戒之噫家法若此其世登

太上感應篇卷二 註

三

科第宜哉袁氏世範曰奴僕天資多暗作事乖張又性好忘託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不是自以為是又性多戾輕於抵對不識尊卑所以主人多加箠楚或失手至於不測者有之凡使令有不如意處當云天資愚蠢宜寬宥之多教誨省嗔怒主人胸中亦覺安樂即或犯事當治亦不可親為鞭打惟徐徐責問使他人執而行之既已懲治呼喚使令顏色便當如常庶無他事至於婦性偏僻尤非丈夫比須是平日常常論之不可縱之扑打家中子弟亦不許擅打婢僕有事當告之家長婢僕既欲其出力不可不察其饑寒宿臥去處亦當留意冬時風寒夏日蚊暑亦須為之檢點庶幾仁人之用心也此論為家長者當書座右

太倉指揮王三自言前生乃山東貴公子性兇惡捶殺僮婢無數死罰為金陵聚寶門下一蛇厭惡欲求死以身橫亘門下明早為眾車碾爛死魂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自求死念汝生前亦好施予可帶餘報去乃命託生太倉衛為指揮胸前有蛇皮七入寸闊二寸腥氣逼人頻以水揩拭慚恨切齒人號蛇皮王二人當豪貴便視下人如蟻虱豈知身死為蛇受無量苦如此

恐嚇於他

恐嚇有二一是乘人之危故張聲勢使其驚心動魄惟我指揮一則人雖無事平日虛露爪牙使其畏敬奉承供我魚肉此與盜賊何異盜賊所以使人畏者惟其恐嚇耳今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素

不嚇之於昏夜而嚇之於白晝即謂之勝於盜賊亦可示嘉富人王生因買薑爭價怒毆薑客仆地急救方甦生謝過贈絹一疋客還過渡舟子問何處得絹客具述前事時水中有無主流屍舟子即從客買絹并乞薑籃客去遂撈屍起被以衣袴傍晚急扣王生門謂曰頃有薑客過渡云為君所捶挽我呼其父告官留絹與籃為證旋即氣絕特來奉告生舉家驚怖賂以錢二百千舟子從其請瘞屍深林生有惡僕首縣生下獄病殆明年薑客來訪闖家爭詫為鬼客曰我偶仆即醒承賜絹賣與渡口舟子即歸今齎土儀致謝何以為鬼耶王生之子哭訴其故即留客執僕到官并捕舟子皆繫獄處死此恐嚇錢財而致人死於非

命其報亦捷矣唐李慶遠初事皇太子暫得出入卽假威權恐喝諸人宰相下咸畏之每當羣坐卽僞遣一人喚云殿下見召恩恩吐飯而去因以齎取財物無算後太子亦疏之仍潛入仗內晚出腹痛詐云太子賜瓜多咬所致須臾吐出衛士所食粗糲人皆笑之此可爲假勢恐嚇者一噴飯也自賞罰不平至此言倚勢任性之惡

怨天尤人

天者最公最平其待人也如秤之稱物毫釐不差卽有失意必其自取夫何怨至於人者雖多不公不平等然各有業緣招取有其人不善而人多愛之者其前緣勝也有其人本善而人或憎之者其宿業重也夫何尤天下事不如意

尤士感應篇卷下 註

美

者常八九人當困厄動謂天道不公人情過薄亦徒取罪戾而已金溪胡九韶家貧好易課兒力耕每夕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妻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一家飽暖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不怨天之證也宋哲宗時章惇爲相安置元祐宰執於嶺南尙書右僕射范純仁與焉時純仁已被貶在隨州年已七十因病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每戒諸子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有怨惇者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溼顧謂諸子曰此亦章惇爲之哉此不尤人之證也

呵風罵雨

風雨爲造化之功用各有司掌之神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敬天也無知之民雨多則怨澇晴多則怨旱風烈則怨暴不知陰陽愆伏皆各方造惡所致乃敢呵罵之狂妄極矣村民禹三汲性愚蠢所居草房被風吹倒恨甚每遇風豪雨橫則指而痛罵一日三汲在門前閒坐忽有旋風吹繞卽奔出躍入水中遇人救甦詢之云見兩白衣人招我去取白鑑也自是或哭或笑後夜聞白衣人復來約去竟死於河由是觀之可不戒哉

鬪合爭訟

以宗族鄉黨之情而致爭訟皆一朝之忿基之所謂天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美

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鬪者陷胸決脰而不辭訟者蕩產傾家而不顧兩敗俱傷略無便宜之處然鬪者恃勇奮怒止於一時苟不至斃人於老拳之下則星星火熄煙銷灰燼爲害猶輕若爭訟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些微不平發興赴控志在求直必多虛誣其初不過一訟以示強或意在洩憤或意在解羞乃我訟人人復訟我騎虎之勢兩不相下衙門以漸而尊情詞以漸而大恃訟師爲長城授奸棍以奇貨公差索詐如壑飲食若流親朋來往奔忙舟車絡繹卽使聽訟之官冰心鐵面而所費已不可勝計矣迨其後家破矣力竭矣囑託無門支吾無術矣而執法者斷不諒我之窮而置之不問於是枷禁夾打笞杖徒流皆分

內事矣好訟之人不大可哀乎此其事小民之愚而悍者樂爲之然非奸民之險而貪者不能助也居官則於峻訟健訟之輩痛加創懲居鄉則於將訟未訟之人苦心勸止此培養元氣之首務挽回風俗之微權也聖人作易以訟名卦著九二不克訟之吉上九訟勝之凶垂訓之旨至深切矣

妄逐朋黨

朋黨惡名也聖世之所不宜有人臣之所不敢居逐乃隨逐之逐妄者不辨邪正徒知趨炎附勢隨人腳跟幫與取快不知佐鬪者得傷何利乎歷觀漢唐宋明諸人一片精神一片心術專爲門戶起見殺人之君不顧亡人之社稷

太上感應篇卷下註

弄

不顧此其罪真通天矣彼爲黨魁者如騎虎不得下無論獨怪隨逐之者不知是非不知黑白一倡百和謂非此不爲時局是可笑也乃今日則異甚一邑之中分壇立墀刑牲誓書致使父疑其子兄疑其弟樹籬插棘以相妒防真可爲大怪者也或有呼朋引類濟惡欺善勢交利攻人毒人後來未有不得奇禍者此二句言構覺詭隨之惡

用妻妾語

人於父母之言或有不從而獨於妻妾之語無不從者蓋一爲悍婦一爲嬌婦悍則不敢不從嬌則不忍不從也豈知婦人最無遠見所論者不過柴米布帛及人情厚薄之端樸實者猶或就事論事一經花巧之婦最能裝飾情詞

增添長短或半夜而啼或當筵而歎而男子不入其牢籠

者亦少矣至於妻之與妾尤有不同妻之語或十得其五

妾之語則無不從者蓋妾本以爭妍取寵爲事而人亦以

爭妍取寵待之雖明知其言之無當而不得不曲從以餌

其懼心於此能作鐵石情腸者吾見亦罕矣然而牝雞司

晨惟家之索敗身亡家實由於此洪武中鄭濂累世同居

詔徵至京問其治家之道對曰惟不聽婦人言上深嘉之

則妻妾語其可用乎夫妻妾語大約離間父母兄弟盡之

離間父母者則有青田民倪九惑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爲

婢妾置母爨下略如老婢而妻子安享自如忽暴風雨有

大石自山巔墮下正壓倪九寢室夫婦皆死而母自無恙

太上感應篇卷下註

罕

此固罪之大而報之顯者至於離間兄弟者則有永嘉民朱氏兄弟信其婦譏以析產致訟太守何文淵批之曰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乃感泣而罷吁亦可監矣如聽妻言而侵欺宗族怨疎朋友偏私兒女凌虐婢僕皆當隨事省察庶無後悔若聽信妾語以凌其妻又人心所最易惑者不可不慎也

違父母訓

此句卽接於用妻妾語之下可見人於妻妾之言字字覺其綢繆於父母之言則字字厭其老諄矣不知父母閱世多更事久其所訓必無不是卽使不合時宜亦當曲爲順從試思父母生育何等擔憂既生矣前濯以時乳哺無缺

推乾就溼慮病防危何等護持既成人矣又須男教以學女教以工漸漸長成婚嫁時至擇婚辨嫁損耗精神何等費用事尙未周晚景已迫人命無常明日難保卽欲訓誨胡可得耶思及此而於父母之訓有違逆者眞犬豕不食也況其訓誨無非望我成立卽使鞭扑頻加終是愛我念我乃肆行己意有言不從或陽受陰拒此等忤逆之子父母或有時容得只是天地卻不肯容不孝之罪爲鬼神所必誅也昔費宏爲翰林時與同年某對奕爭勝戲批其頰某不悅公悔自往請罪終不出費封翁在家聞之大怒乃封一戒方送至京邸令公自扑公持父書及戒方登某之堂自扑三次某始出抱頭而哭公曰吾誠罪矣君則何哭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聖

某曰公尙有父督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於是大慟懼好如初噫有此賢父自宜有狀元宰相之兒有此順子自宜有嚴氣正性之父乃同年某公則又以不得父責致慟尤令人悚惕之至則知有父相責者眞人閒十分快樂之事勿作等閒看過也此二句專言忤逆不孝之惡得新忘故

天地開新故相仍有故而後有新故者在前新者在後畢竟前一半思之有味後一半思之嚼然新故不出朋友妻妾二端但新自成新故自成故各有一段景況若得新而遂忘故則非人矣昔吳文定公既貴家居偶暇步至鄰舍一皮工家話舊良久其人曰我有濁酒與君相勞苦可乎

公曰善遂命酒對飲適是日有貴客相邀候者絡繹跡至敦促再三公曰貴人酒易得我故人酒不易得揮之去劇歡而罷文定身掇魏科高居翰苑不異天上人而倦倦於故時之一賤工如此又陸參政孟昭一日送客出門見丐者乃少時同窗友也卽出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遂令入浴更衣與其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求去陸親送至一室曰爲君置此久矣器用皆備又贈米十石金十兩日聊以爲生毋浪費也噫今人一入青雲另有一班貴顯凡諸故人以爲非我輩行白眼視之矣而泥身爲賤工乞丐者乎兩公眞千古人也又天順中都指揮馬良爲上所愛良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朝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聖

這厮夫婦之道尙薄豈能事我杖而疎之此可爲得新妻而忘故妻者戒也昔人遺簪棄履且不忍忘而况夫婦推而言之萬事可以知矣

口是心非

心口皆是者純善人也卽心口皆非者人得而防之非至惡也若口則甘言輒語煦煦如家人而心則密設陷阱不殺其人不止所謂口有蜜腹有劍普天下聰明男子且遭其毒手而况愚人又有一等人道學語逢場便演及觀其行事而知其心口各自一般路頭故天下事不壞於眞小人而壞於假君子明眼人看破一錢不值蓋爲人最怕夾雜古人如堯舜如周孔其人純於爲善無一點夾雜吾故

之重之古人如桀紂如盜跖其人純於為惡亦無一點夾雜吾不責之罪之若非青非白非黑非黃似金非金似鐵非鐵此等人何世界可以安置然則其報若何昔庾道季有病設醮祈禱真君判曰庾道季平生為人心口不同積惡不改死在旦夕數日果卒蓋其平日以此不一之心口而籠絡人多矣豈知己之祿命早已在神明掌握中人奈何不醒也此二句言人無義多偽之惡

貪官於財欺罔其上

案取無厭曰貪昏昧無恥曰冒人臣惟清廉可以報國貪於財已不可況以此欺其上雖一時富貴子孫必不享紹興某布政最貪敗官歸買田十萬畝富甲一郡一子一孫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聖

淫賭無節皆天死不數年家貲已盡布政將死時忽瞪目吟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嗟乎世之居官者生則田連阡陌一死則家無立錫因其所得者非剝民即欺君決非清俸所入也布政乃現身說法吟出自己絕妙像贊睹此者能不通身汗下耶此二句專言貪污不忠之惡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造作者無而為有也程伊川先生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所以人縱有過猶當諱之忠厚之至也今乃造作惡語以相讒毀則羣小吠形聽者熒惑使平白之人蒙不雪之恥因而含冤殞命者有之所謂舌

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者也豈不畏鬼神之誅戮乎四明某娶室七月而舉子其父信義媳之譜以為孕而嫁也強子出之後連生子皆七月父始悔之義媳後亦孕七月盤腸而生腸不收而死報之亦極巧矣又李叔卿最號廉謹有孫容者宣言曰叔卿妻其妹由此一語事遂傳播叔卿鬱鬱遂自殺其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自縊不數日忽雷兩孫容斃於雷斧之下及葬雷又發墓竟至腐爛康熙己酉江南鄉試一士領卷入號忽有鬼於卷面大書好談闊闊四字急以袖拂之紙漫漶而字不可滅其人不得意潦草完事於歸途竟病死夫談人閨闈不過一時口快耳而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毀

毀人稱直

此與造作惡語者不同造者本無而造之也此則事本有因而證明之跡在無憑而指實之眾前揭出不避怨嫌而自以為直豈知所謂直者但可直於勸人不可直於毀人毀人而自知其為毀其心或勿安也今毀人而以直稱是欲辣人之聽而快己之意也薄德已極况既謂之毀則其間不無妝點即使平鋪直敘還他真面目其人已不能堪而況小有緣飾毫釐千里其罪豈不甚乎昔明道先生為御史時曰使臣補過拾遺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敢也豈非尚德君子哉顏茂猷曰有一等人見人樸訥則毀曰腐儒見人仁慈則毀曰姑息見人守正則毀

曰鈞譽見人施捨則毀曰希求福報見人剛直則毀曰假公濟私種種巧毀方且自謂口快心直亦曾反己自思否神誅鬼殛知不免矣

罵神稱正

聰明正直之謂神須尊之敬之不可詔亦不可褻也人明陽而不明陰肆口以爲虛無甚或嫚罵以爲嚴正皆禍不旋踵鎮江定波門于某一子痘亡憤甚寫一詞欲到城隍廟告痘神其妻奪向竈下焚之是夕夢城隍神曰汝家竈神申汝有狀告痘神汝小民無知姑送楊知縣責十五板明日丹徒令楊蜀亭從于門首過弔塔礙破官傘即當街責十五板病月餘始愈又康熙年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聖

累不第心甚憤一日醉往文昌祠指像罵曰今不作汝矣何復在此將像盡力推倒二人回家病作帝君附體罵曰汝二狂生前世止作幾小福今爲孝廉且家貲不薄已過分矣何爲狂放毀壞吾像立付地府鞠治家人連夕塑起聖像卒不救而死又崇禎庚午江陰科試太倉一友單裙赤體在睢陽廟中背神而坐立刻被神擊死噫生而正直沒爲明神是何等氣概可以其土木而慢褻之耶凡物之有形像者皆有神憑其間切不可忽乃有一種人自負駭麟肆口呵斥然饒君氣貫山河已輸彼爲前賢一輩矣慎之慎之

棄順效逆

循乎天理則爲順背乎天理則爲逆人不能安分守常而做逆天背理之事是棄順效逆也不論何事必有報應顯則刑網隨之幽則鬼神誅之書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不慎歟

背親向疏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親疏之分不可不明而悖德悖禮不可不戒也世之背親向疏者大半起於炎涼如父母至親也反非父母而拜他人之富貴以爲父母兄弟至親也反非兄弟而結他人之勢要以爲兄弟宗族至親也反非宗族而聯他人之門望以爲宗族不向近一路尋思偏向遠一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聖

路攀附豈不可愧昔楊繡幕蜀中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老僧語曰見無際不如見佛繡曰佛安在僧曰汝但歸見披衾倒屣者卽是繡遂回昏夜抵家母聞子叩門喜甚披衾倒屣出戶繡一見大悟由是竭力養親彌勒有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裝成非是旃檀雕刻只看現在爺娘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菩薩數語直教人解衣見珠尋龍得穴其餘造廟裝佛猶落第二義矣至於一切迎親附勢結社通譜雖世法之所必有然只作裝點枝葉相似不可於本根上忘卻大題目也

指天地以證鄙懷

古人於忠孝大節則曰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以私鄙之懷而質證之瀆慢甚矣天地猶今帝后以帝后之尊而一匹夫妄以瑣事控按有不發遣問罪者乎有楊某者出入一寡婦家頗密人或議之寡婦不勝忿乃呼天以詛其人不一年婦與楊同日死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輕於呼天地者亦可戒矣

引神明而鑑猥事

猥者鄙褻之謂是其事不可告之朋友不可告之官長者而反告之神明不知以神明為何等人矣神而有靈能不殛殺乎康熙壬子太倉有孫氏者讐其族人已陷之於獄矣猶恐其事不濟卜於蘇州靈官廟神謂可置之死則吉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罕

笞果大吉又謂併可殺其子則更吉笞又大吉又謂抄其家可如意則更吉笞又大吉於是兄弟二人揚揚出廟門而其弟若有人從後一擊即倒地病作扶之入舟歸即為新任張守擒治其弟就獄病死兄則枷責為千百人痛拳而死噫殺其人破其家此何等事而可與聰明正直之神謀乎一者陽殛一者陰殛宜其皆斃也蓋不獨負冤含屈輕呼神聖必至於勾攝即一祈請一禱祀苟非其正其為誅死無疑矣昔楊起元屢試春官不第乃供文昌像旦夕勤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為身家不為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鑒之二年遂登第人能有此種心願又不妨日日與神明證盟奉為嚴師畏友雖頃刻不離可也

自造作惡語至此皆言矯意恣行之惡

施與後悔

施與者善念也善念能動天必堅久方有應驗豈可後悔莆田林氏有老母常作粉團施人一道人每旦來索母日日與之道人知其誠乃謂曰吾無以報德有一地葬之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如言葬之今科第極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語常熟徐鳳竹忒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為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夜聞虛空有人曰千不詎萬不詎徐家秀才做了舉人即相續而呼徹夜不斷是年鳳竹果舉於鄉其父施與孳孳不怠凡有叩者無不應諾後又聞空中人曰千不詎萬不詎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罕

竹後官至兩浙巡撫凡施與退悔者皆是力量不給或因人情背叛此是魔來阻擾上天正於此勘驗人心要堅持勿倦愈加精采後來必獲報驗也

假借不還

凡借人器物不可損壞當愛護如己有用畢隨即歸之不特無厭於人亦可無愧於心至借人錢財尤當清白念其借時是何等情誼若遂圖賴不還或因其來索即出惡語欲借為抵賴張本皆非善算者也何謂不善算請觀後事以為鑑康熙年太倉有薛敬思者欠人銀於城隍廟中誓言吾今生不能償來生必為畜生以報止以明其必還而已非真願以畜生報也乃究不還而死債主家養羣牛有

一牛從嘉定得來已六年矣忽折一足將售之屠戶夜忽夢薛敬思來曰我爲汝家牛六年矣限當十載前債卽消今雖折足不日可瘳十載已自無多不必棄之屠戶其人夢醒異之至羣牛中呼薛敬思則其牛啞啞然應當其誓神時亦謂可塞彼責耳豈知欠則必償言則必應今以人銖寸之積欲傲然負之以爲得計危乎危乎又高郵一村翁養一母豬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謂曰吾多年還汝舊債止欠一肩蘆蓆覺而疑之偶報母豬死村翁不忍食命其子埋之方掘坎忽一蘆蓆船過問埋何物子以死豬對曰勿埋猶可啖也以蘆蓆一肩易之子頂蘆蓆回父大嗟歎可見酌償業債分毫不爽如此而今人輒謂債

太上感應篇卷下

李

主素柔何慮噫主雖柔負者雖強亦不待索當一一填還時悔何及矣世人以不還爲勝算者試一觀之自當吐舌乃又有不肯負人財者徽商吳某信義是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平日所貸汝照賬一一清完靈受饑寒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悉遵父命後甚貧偶濬一枯井得金二千餘兩鐫唐時年號明晨啟戶則有鄰邑人俟門首曰君吳某子乎曰然其人拜賀曰君有大財至矣吾病篤恍至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糧至者自稱井泉之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徽州吳某財帛分明判此項給與子孫世享吾甦而異之故來奉訪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鼎富皆其後裔可見負債者則爲牛豕以償其還者則有

倍得之息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人奈何眼孔甚小爲二金卽翻轉心腸便思抵賴獨不思急難時開口告人是何等迫切欲冀其一諾則指天矢日又何等信誓而忍負之究竟甘爲犬馬癡人也亦愚人也此二句言人變易初心之惡

分外營求

何謂分外人各有分如農之有畔一毫不可侵越但分所求便非何況分外人吳郡王百穀負重名以太學游京兩大老欲爲圖鄉薦王夜夢金甲神問曰爾欲壽乎欲科名乎答以願壽不願科名因辭弗就兩大老欲覓一大事爲贈

太上感應篇卷下

李

適有某總兵失事願以三千金求寬卽使百穀居閒夜又夢神問曰汝欲壽乎抑欲財乎答以願壽不願財神曰此福建林舉人物實非汝所應得也王乃又謝之遂歸可見命中無有雖以兩大老之力而不能少效些微人乃以一切妄想欲與造化爭不亦愚乎昔裴璞素正直卒於官其友韋元方道過裴躍馬來騎從數十驚問之裴曰吾職西川掠剽使專司世開財祿盈縮如農求穀商求財士求祿只依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凡人一飲一啄以至貨利各有定額少踰其數吾卽得而掠之若踰數太過將併掠其本分而使失之矣由此觀之人於分外之事妄意營求不惟無益而反有損可不慎乎

力上施設

豪強富貴所謂有力之人也。已為人所畏矣。又從而施威設計使人不敢不從。或狠僕恣行逼詐。或官府借勢欺壓。小民石卵難敵。有不破家者乎。至若官長氣饒。本是炎赫。又加箠楚。何求不得。其柱屈成。招者何限。故既係有力之人。不可再加一分施設。步步謙忍。方合天理。又如膂力可以降人。筆刀可以訟人。利口可以折人。者是皆恃其所能。欺人壓眾。亦為力上施設。噫。人奈何不從心上修為。而偏於力上施設。吾恐人力未遂。而天譴隨之。亦何利哉。此二句言人越分任力之惡。

淫慾過度

大上感應篇卷下 註

至

那淫已戒於前。夫婦之道。人所不免。然亦不可過度。昔人讀陸機文賦。有悟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遂於此得養生之術。益精為至寶。施之於人。尚能生人。留之於身。豈不自生黃庭。經云。急守精室。無妄泄閉。而保之可長。活是也。若縱慾敗度。所謂閻王未嘗喚汝。何乃自為押到。昔王大契問蓮池曰。弟子自看師戒殺文。遂持長齋。惟色心不能滅。奈何。師曰。殺是苦事。故言戒易。欲是樂事。故言戒難。今為一喻。明明安毒藥於惡食中。是殺之慘也。暗暗安毒藥於美食中。是欲之慘也。智者自思之。然每見好色不已。未有不羸疾而死者。亦非暗安毒藥。直是明明安毒藥於美食中。人自見食不見毒耳。何謂度。如二至月宜戒。

四立日宜戒。辰令節宜戒。大寒大暑宜戒。日月薄蝕宜戒。大風大霧。迅雷暴雨。宜戒。又本命甲子庚申日。宜戒。醉飽喜怒。憂悲宜戒。山川星月神祇井竈之處。宜戒。知此所謂度者。思過半矣。若謂正色非淫。不妨稍縱。豈家釀不能醉人乎。神仙歌云。可惜許。可惜許。可惜許。元陽宮無主。一點既隨。濃色枯百神。泣送精光去。亦可危矣。丹陽賀某。每遇名妓。慨贈厚貲。但於慾事甚淡。妓問其故。賀曰。財吾有餘。何惜。奉卿若精。則生人有限。子實寶之後。年老猶步履如飛。陸天池見一友好色。為寓言以警之。曰。某帝時。宮人多得春疾。醫請救。數少年藥之。帝如請。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今人但思

大上感應篇卷下 註

至

醫女之疾而不顧己之為藥渣。真可笑也。亦可痛也。故王龍谿先生云。有人設帷帳一所。指謂人曰。此中有一名娼。人則褰帷視之。及見則其人之妹與女也。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不然則淫本是空。但人自認作真耳。淫心熾者。宜銘諸座右。此一句專言貪淫不節之惡。

心毒貌慈

此與口是心非有異。一是言語不誠。一是面目皆偽。與包貽險心者更深。彼但令人難窺。此直令人相忘矣。如蔡元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人謂之笑面夜叉。後不得其死。昔人云。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不可測。若斯輩者。何處無之。吾願生

生世世不遇見此等人亦人生之至幸也此一句專言假作腹心之惡

穢食餒人

餒人者與人食也禮曰毋反魚肉謂已經口也與人共食經口不反況穢食以與人乎多是主人不親庖廚縱任婢僕所致以此享客則爲不敬以此享神則爲不虔以此享親則爲不孝卽以自享亦爲不愛其身飲食雖非君子留心然在家經濟於此可見一斑且穢物觸突竈神尤不可不慎也瞿永壽販米爲生因米價貴取稻田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少頃震雷大作永壽知不免取錢一貫授與同行者囑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忽開霽若非一點

太上感應篇卷下註

善

孝心豈不斃雷斧下乎夫誤用穢水潤米遂干天怒若故以穢食餒人神必惡之矣戒之

左道惑眾

道者平坦正直之謂三教聖人跡雖不同其言一轍總教人遠惡遷善而已外此卽謂之左道最易惑眾眾有二等一是愚民一是奸民愚民不知孔孟文字不識大乘經典見其詭異一哄卽動如瞽者之導聾拍肩扶走其去向總不知也奸民則明知其妄而借以聚眾暗用愚民以爲之羽翼而亂必作矣吳中有大成圓果等教專以禳祭事魔之術煽動鄉愚一二黠者爲之號召順治庚子湖寇蠢動其黨潛與相應事敗磔於江寧凡姓名在籍者無不寸斬

而攀染株連幾徧東南其巨魁不足惜獨惜鄉愚墮其雲霧中謂吾輩自爲茹素而何故緝我至死不悟嗟乎亦可哀已此二句言人設心欺誑之惡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度量權衡持平者也短狹輕小則不平矣此主賣者言之然物有賣卽有買若主買者言則短者變而爲長狹者變而爲闊矣且輕者變而爲重小者變而爲大矣此人情奸巧之所必然也雷火之誅瘟疫之禍實由於此江山縣祝大郎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忽有道人過而戒曰汝宜用心平等若有人來取斗秤等物必有災矣是夕卽夢二青衣來取既覺急尋之已失矣因憶道人言謂災者火也

太上感應篇卷下註

善

盡徒所有於山地忽逆裂洪水湧出屋宇錢財順流而下所居化爲深潭至今呼爲祝家潭寶坻縣有富民某以水銀灌灌天平銅幹中每秤入則昂其右使水銀注左銀雖重亦輕而入多焉出則昂其左使注右銀雖輕亦重而出少焉人不能測有趙生者館其家夜半聞若有數人躡履入者堂中亦有出而迎者戶外人語曰是家用水銀天平有年矣何以報之堂中人曰火其廬答曰太輕曰絕其嗣答曰太重良久曰柳氏之報生披衣起則已寂然念主人不德而招神譴吾當避去遂辭之未幾富人買一妾柳氏與妻忤日夕詬爭富人毆其妻竟死拏下妻家訟於官論如律前館師趙已聯第居長安富人子馳往告師大駭

曰有是哉吾向不知柳氏何人也竟坐此天也歸謝若翁
吾不能策矣其子歸毀天平果得水銀又餘杭民董七以
十四兩秤賣乳一道士日對龍潭誦經龍忽現身日老師
誦經極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訶至殿上誦當日供乳
二斤後忽不供道士復對龍潭誦經龍神又現道士問近
日何不供乳龍神曰吾宮中原無乳因部民董七以十四
兩秤賣乳吾抽其羨餘以供師今董七死其父用十六兩
秤吾不能復抽矣道士大感歎然則用小秤者方以爲得
計而豈知暗中有鬼神消耗止落得欺心二字耳周才美
爲子娶婦付以斗斛秤尺各兩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
悅求去翁固問之曰翁所爲有逆天理妾他日生子定不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妻

肖恐被玷累妾不敢逆天又不敢違翁命故求去才美悟
乃日依汝言出入但用其一婦問用此幾年矣日約二十
餘載婦日如必欲婦留當反用二十年少入多出以耐前
日欺瞞之數才美許諾後生二子皆登第智哉婦也獨奈
何普天下男子而智皆出一婦人下也朱貞白日世言不
欺神明但不欺心神卽不欺天地百神也或問日事神乎
日事吾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嗚呼能曉
此者有幾人耶吾故揭出以爲短尺狹度者之箴戒
以僞雜真

凡物有真則有僞人亦能區別之矣有賤丈夫者專於真
僞之間作生計彌縫裝點人莫之辨而爲其所欺害人不

淺故以僞雜真獲利有限壞心實甚如布帛菽粟之類雜
僞者甚多而假銀假藥其罪最大崇禎時東昌某進士之
父某翁以假銀致富子登第翁悔日吾家富而子名成足
矣此銀不可更用無何進士公忽病目家亦漸落翁恚日
安所謂天道哉向者用假銀日富子且顯今易之日貧子
且盲遂復用假銀如初踰年進士公目漸愈謁選得秦中
令翁大喜挈家隨焉未幾秦寇大熾一門遇害甚矣天之
巧也科名富貴天所以報善人也今反以報惡人疾病放
廢天所以報不善人也今反以報人之善當顛倒用意之
時真以爲天道無知矣而不知巧妙一至於此又康熙八
年崑山典舖藏一銀工視人所典金銀物佳者卽以僞者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妻

易之製度宛肖有人使老婢以金鑄典銀五兩贖時已爲
贖物矣不察也未幾再以其物來典呵之曰銅耳日前曾
典汝五金卽是物何言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家恚
甚責婢日必汝爲僞婢無以自明欲自盡而雷震一聲則
典中之人死矣然猶諱之曰暴亡棺殮如法三日而雷忽
破棺拉其屍於通衢而天下人乃白今世之作僞者多矣
作僞而至於殺人者又多矣安得轟轟然日以其雷偏擊
之而普天下無一漏也然遲速幽顯各自有報但人不覺
耳又最可恨者貨賣假藥誤人最甚彼贖藥之人疾病急
切只望一服見效豈知假藥誤賺反重其病以人命爲戲
良心喪盡豈無因果所當深戒也

探取奸利

人不能不謀利但如農工商賈堂堂正正以取利孰得而議之若利以奸得則非分也取以採言則如掠也覓如此之利而欲肥家養身決不能享如私鑄私販放鷹紫圍之類皆所謂奸利也宋楊丙家瀆黃河歲積芻蕘幸河之決倍取其利趙昌言知天雄軍廉得其狀因秋潦丙復誘奸民穴隄隄吏告急昌言竟從丙家悉取芻蕘塞穴復逮丙勸之獄具抵罪夫使河隄日決而楊丙之家日富矣即使隄不決而誘奸民決之楊丙之家亦日富矣然而天道難容身家併喪凡取奸利者如食鮑魚但取其一時爽口而竟忘其有殺身之禍真至愚也自短尺狹度至此皆言貪

利損人之惡

壓良為賤

世之人誰非良者為奴僕為婢妾為娼優而其人賤矣即使不得已而為之又或自己樂為之已極可憐而况彼無樂從之念又無不得已之事乃我以威勢壓之使彼不得不從豈不喪盡天理順天一僑客見何氏女端麗求為介婦母不知其偽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居淮口誘以為娼女誓不從一日留一賈人逼事之女乃大哭自剄部使者命所司禮葬之而捕僑客抵死此等人非受官法即受真報而更有父甘心為之者永落三塗必無疑矣南昌令王公將嫁女於鄰縣之子買一婢為媵見其執等而泣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卷

問故曰我舊令陸公女也父被賊害流落至此王公惻然貽書鄰縣求緩婚期欲輟嫁女之裝先嫁其婢鄰縣報云吾有一姪年弱冠願即娶前令女出嫁之夕王公忽見一人拜牀下曰前令陸鴻漸特來相謝公緣此壽增二紀子孫及第觀僑客之抵死與王公之福壽只在念頭反掌間耳人亦可擇矣

謾罵愚人

謾者欺人不知不見也驀者快捷之貌愚人本無見識乃以詭計欺之而出於倏忽之間則手足無措墮其術中遂至破家喪命者往往有之遂昌村中三人同行前臨一渡中有一人愚蠢乃使之赴水取彼岸舟其人脫衣下水撐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義

舟來渡二人二人纔登舟愚者忽腹痛欲泄急跳岸上二人竟撐舟去曰日晚不及候汝矣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舟覆俱溺死而愚者在岸無恙世見愚人必百計以調弄之而天獨視為可憐即百計以全之非惟全之也即取巧者一一調弄於愚之前而人猶不悟也輒曰此愚人也嗟乎彼真愚也哉此二句言人欺侮良善之惡

貪婪無厭

以口取物曰婪言人之貪如口之食物無有窮盡也人命財止有此數貪者不惟無得將并其所有而失之昔有一富家因荒歲米貴貪心未已請仙問價有天將判云豐年積穀凶年糶一倍平收兩倍錢四境蒼黎饑欲死斯人

谿壑尙無厭直將民命爲兒戲反幸天災把利專若此貪夫不重譴頭上青天豈是天著火部抄其家其家立刻火焚所謂并其有而失之也又萬曆三十六年米價騰湧一富戶卜於城隍神道士曰此籤何用曰米價可再增否道士不覺大罵其人抵家驟死蓋神殺之也此又并其身而失之也如此類不可勝數即使因貪致富若命中無有虛空中自有鬼神作耗或以水火或以盜賊或以疾病或以官訟種種耗去又或以不肖子孫淫佚賭博耗去更奇者本無一事而暗地消散不知如何耗去貪者卽于手千眼豈能敵虛空中百千萬億之手眼乎若不貪者則有大利成都黃承事每歲過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

六十一 應應篇卷下 註

李

麥未熟小民艱食照原價糴之不增分毫在己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一日張忠定公夢謁紫府眞君坐未定忽報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迎之且揖坐張公之上明日公請承事來一如夢中所見問何德而眞君厚遇若此承事述平生不過如此耳張公曰此所以坐吾上也使端受四拜黃公子孫青紫不絕非不貪者有無窮之利乎又杭州東平廟道士卧榻上供王靈官像前置一瓶凡得經觀卽貯瓶中絕不計較厚薄有郡人死致夢其妻曰汝雖多方修薦不若東平廟主某公施一斛飯足矣一念平等亡魂賴以津濟况心空者乎又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

名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不至饑寒又幸牀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眞知足者也吾願有財者當學黃承事有術業者當學東平廟主卽至貧者亦當學胡九韶若學從前諸公殺身破家有何利與此一句專言貪夫恣意之惡

呪詛求直

按呪詛有二一則實有冤曲而呼神以求明一則本無冤曲而借此以塞謗豈知神聽若雷聞其迫切叫號必爲伸理其曲者固將赴勘而直者亦不得不與之同訊矣吳中朱承祚妻者平日多呪詛以產亡有術士曹麗天用童男女伏陰可見亡魂其夫信之因試以幼婢名百合者書符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李

訖睡去見一緇衣女人前導至一池氣色甚慘池中七婦人其妻在焉一見婢遽呼曰百合汝來耶囑家人不可呪詛我以此受罪得有道者薦之可脫此苦臨別大慟此婢素蠢獨談此事如遇諸白日乃往叩穹窿施度師作道場三晝夜既畢謂承祚曰子當再往看之乃復延麗天至婢瞋目卽作其妻聲曰虧汝禮懺有功已託生本郡爲男十二月當產矣同度者四人其二人以孽重不得度良久辭去而婢復本來面目此康熙二年其夫親記者世間呪詛惟婦人尤甚不論曲直而但以呪詛爲快血湖不必產亡者入之有罪當卽入焉故人縱有枉屈急之不自者寬之反或自明若呪詛以求伸是無涵養之力也况呪詛誓章有

云人有呪詛一切凶惡之鬼皆得乘閒伺隙行其禍害如人衙門前呼嗚凡屬衙卒即得脅詐原不必官府聞之也可畏哉此一句言人誓神肆妄之惡

嗜酒悖亂

酒以合歡成禮不禁人飲但不可嗜嗜則悖理亂行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荒田商賈喪貲所以佛有五戒而酒居其一其味不過米汁所成非魚肉比而其害德敗禮反在魚肉之上蓋魚肉止以穢口而酒則無惡不造也如蘇易簡爲學士平生好酒遂劬血而卒王全爲殿中丞自恃量高一日大醉臍裂而死又如灌夫酒酣坐罵田蚡遂至棄市其禍不一所以浦江鄭氏家規子孫未三十者滴酒不

太上感應篇卷下

李

許入脣壯者雖許少飲有喧呶者筆之奉賓客惟務誠恪勿強以酒諸婦年過五十姑許其飲故能累世同居顧文康素豪飲一時無敵晚年著論謂職是早衰及屈指里中先後享大年者皆不善酒因作詩以誌戒焉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曰卿何爲嗜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以此推之豈非伐性之斧乎夷門廣贖曰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喜怒歧矣禍福得失又歧矣蓋氣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煙散事墮弄機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可不戒哉此一句專言惟酒喪德之惡

骨肉忿爭

凡人之情疏則必恕恕則每事欲讓之以見德親則必軌軌則每事不肯讓以成怨然皆由於見理太明如曲直是非雖有一定之理而一門之內安得事事如理人人如理少不如理而爭端見矣此乃理障也故凡事可以理論而獨於父子兄弟之閒理字全用不著不可曰我如是彼亦宜如是也袁氏世範曰人家父子兄弟多不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是分財不均或是性情不一皆不和之根也爲父兄者但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不順爲子弟者但敬父兄不必責父兄之不慈則情意之閒自然相洽至於財物尤宜看破富者當思吾財雖由自掙然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貧者當思彼實辛苦營運以至增益吾

太上感應篇卷下

李

若佔之靈不自愧苟能如此必無爭端矣至人之性情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至婦人賦性偏僻大率輕恩易怨又有婢妾挑鬪是以妯娌之閒積恨難解當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言語往來行走須令曳履揚聲恐適逢議論彼此生隙如此即欲忿爭從何而起此處家至要之論也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問以治家之法乃書百忍字以獻帝旌其門張孟仁妻鄭氏弟妻徐氏徐富而鄭貧權然相得也鄭有一子或歸寧徐卽乳之徐有一子或歸寧鄭卽乳之不問孰爲己子亦不知孰爲己母也家有一貓一犬貓爲人竊去犬卽取貓子乳之和氣所感如此男如張公之忍女如徐鄭之

和惟知懼喜而不知有忍爭矣其不和而不忍者則有江
西過東明事東明者家富其庶弟貧無賴東明斥之欲有
以中東明東明懼以他事斃之獄未幾東明見此弟踉蹌
入馬廄而廄中驟遂生一駒東明知是弟魄所託頗戒心
焉驟則絕馴擾可愛東明復心憐之然終未敢近鬻之近
村驟復潛返見東明作戀狀東明忘前戒前撫摩之驟益
弭耳以聽至於逼近連蹄之中東明腹仆地遂歿嗟乎此
驟能柔能忍以報大讐真得老子之智但世之為兄弟者
不知何故而分嫡庶見一庶出子奴畜之隸視之分產不
及十之一其稍能自立者猶得強附枝葉其不能者真不
知視為何物矣抑知世之為兄弟者果從父乎亦從母乎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如從母當從母姓而不當從父姓如從父則無論妾所生
婢所生以及不可名言所生皆父之子也則皆兄弟也而
安得有二即使不肖當思吾父一點骨肉譬如身有贅疣
誠為厭恨然不可割去以傷其體今東明以庶弟之無賴
而逐之又潛斃之其飲恨而必欲報非過矣世間同胞者
或有洽睦而異出者必多嫉忌故獨載此以勸此一句專
言家庭乖變之惡

男不忠良

忠者盡心竭力之謂不忠則機械變詐一片虛花遇父母
即欺父母遇兄弟即欺兄弟遇朋友即欺朋友此等人如
魑魅魍魎遠之可也良者世間物性有良有惡其良者如

麒麟駟虞雖置之毒蛇蝮中必不噬人其不良者如虎
狼惡獸雖日以囿圍豢之有不起而噬人者乎今試言其
忠良者揚州蔣應參字三我為人端方正直幾微不苟自
始冠至老未嘗一日釋冠樂善好施戒殺放生其自銘有
曰用儒治身用佛治心臨終念佛而逝子善字同菴崇禎
丙子鄉試其硃卷忽從眾卷中徐徐自出房師張調鼎異
之拔冠本房人以為三我公厚德報云又楊璜字希周當
塗人持己甚正順治丙戌兵亂赴水死子纔十歲救父亦
溺死妾有遺腹妻陸氏日祝其生男及誕乃女也陸氏泣
曰已矣無復望矣親族咸集欲分其產女忽呱呱哭不已
陸抱女溺視其私處已易女為男矣因聞於知縣張公一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時以為異事此丁亥三月十六日也若非希周之忠良自
矢子之至孝殉父其能邁此千百年僅見之事乎為男子
者不當如是耶其不忠良者則有地獄在

女不柔順

女者坤道也當以柔順為主不取才能不取膽識不取聰
明不取學問惟柔順二字足以槩婦德之全矣有不柔順
者或恃其族姓之貴或挾其才智之強遂至不可制馭亦
有非貴非強而稟性悍戾陵其夫虐其婢僕箝制其翁姑
此真罪大惡極必不可容於世唐憲宗岐陽公主下嫁杜
崇見其舅姑拜起一用家人禮主嘗曰上賜奴婢必不肯
窮約事我乃自買微賤可制者後崇刺澧州從者不過數

十約所至不得食肉郡縣供具悉返之姑疾奉藥必親喪則哀慟異常以帝王之女而柔順如此今畧有門第便驕矜不法制其夫如人奴真寒乞相也

不和其室
世惟琴瑟和諧而後家道可興若乖張反目日日爭競無有不破家者或因於賄贈之薄或因於容貌之醜或因於才能之拙而更有戀聲妓狎寵妾以至欺凌尤爲不可獨不思一遇悍婦則數者無一有而未嘗不吞聲忍氣今幸遇柔婦而遂以此虐之明係欺善怕惡豈鬚眉丈夫之事乎劉廷式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我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案

相敬如賓生二子皆登第後瞽女以疾卒庭式不復娶嗚呼若庭式者可以風矣顏光衷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繇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米鹽瑣屑鉞指勤勞苦衷誰喻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余吁嘻何待人以不恕也不敬其夫

夫者婦之天終身所依胡可不敬不敬者非悍婦卽蕩婦也幸而舉案齊眉白首相守固當勤襄內政始終不倦卽不幸而青年居寡家業寒微亦當守節撫孤以存宗社助其夫不忘其夫皆敬也古來賢婦如梁鴻之妻孟光歐陽

修之母鄭夫人至今猶嘖嘖人口若長舌之婦恣志憑陵失行之女忘身撒潑則尤不敬之大者鮮有不遭天譴者矣南宋有厲氏者本餘杭大族女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改適曹詠詠爲秦檜黨驟擢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厲氏服用精麗倍極尊嚴謂母曰渠合在此受享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檜死詠坐罪貶死於新州厲氏攜二子扶喪歸二子復不肖家貧不能給訪親舊四明里過前夫門見其門庭整潔花木蓊茂因自悔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遂懊恨而死此可爲輕棄其夫者鑒

每好矜誇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案

矜是驕矜誇是誇張富貴才能都是不足憑靠的滿則必覆況天道惡盈人道好謙一味矜誇豈不犯天之忌干人之怒乎每見豪華子弟倚勢陵人輕薄少年恃才傲物究之我自恃其富貴一朝傾敗轉爲貧賤所嗤我自恃其才能眾口揶揄適召滿盈之禍向所挾以勝人者今不且爲人所勝哉然亦非僞爲謙恭也昔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忽相見伊川曰別來一載做得甚工夫良佐曰只去得一箇矜字蓋矜字病根最重去得矜字學問方有進境宋杜鎬弱冠登第嘗與同輩游一寺中老僧問其姓氏競述科名以自誇老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然則科名果足恃乎又宋以王全斌伐蜀蜀主遣王昭遠禦之昭

遠攘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宋師至三戰三北恒懼涕泣目盡腫然則才能可自炫乎昭遠本無才能彼負才能而好自矜誇其才能亦不足觀即功名又豈能自保哉
常行妒忌

男子則妒名利女子則妒色寵二者常行之不殺其人不
止後不至自殺其身亦不止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
夢中第十一向人道之人見其自許甚確謂必與主司有
關妒而訴於郡主司既聞外議拆卷卷十一名以陪卷易之
豈知所易者即大璋而易去者乃投牒之人也眾咸謂天
道之公張某兄弟業醫求療必之弟而不之兄兄妒之一

六上感應篇卷下註

卷

日第舟行兄匿舟尾至新陽江忽起摔弟將投之水舟人
急撈舟就岸得脫去未幾兄目不能開死於貧替此二者
以名利妒者也休寧富人買一妾爲妒婦幽閉死後妒婦
患喉塞忽白日見前妾厲聲曰悍婦始餓我今病結塞是
我扼其吭也我死汝獨生耶妒婦駭而死此以色寵妒者
也如此類不勝舉普勸世人去人我障作平等觀如魚入
海海何礙其游行如鳥飛空空何妨於翔舞不然人既遭
毒已亦不利冤愆相報寧有終第可哀也哉

無行於妻子

妻者己之敵體子者己之繼嗣必我一言一動事事可爲
法則而後可責之從化今之待其妻者非刻薄即狎昵刻

薄則彼必無仁心狎昵則彼必無貞行此一定之理也又
待其子者或過於驕養或過於督責驕養太甚必至於流
蕩督責無禮必至於傷恩又一定之理也史堂微時娶妻
既貧薄其妻妻鬱鬱臥疾不一顧將終呼堂曰我今死矣
爾尚不一顧耶遂死堂不自安爲厭勝之法數日其妻見
形曰怨積在心厭勝何益今去矣堂遂狂號至死此無行
於妻者也涿郡王瑤溺愛二子養成惡性後不能制而告
官二子皆死於法瑤死有城隍廟道士聞廟中聲喧起窺
之見王瑤持狀求祀神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其後誰
供爾祀不准瑤哭而去明日訪之知瑤已死此無行於子
者也至如縱妾陵妻廢嫡立庶則又家庭之變而無行之

六上感應篇卷下註

卷

甚矣人當深省

失禮於舅姑

婦人之事舅姑與父母等一或失禮卽爲不敬則其罪亦
與忤逆等順治庚子常熟西北區一婦素悍方切菜指姑
罵曰恨不以此刀斷爾頭俄黑雲布空霹靂一震其婦衣
服焚盡而身不卽死又延平府兄第三人輪供其母三婦
皆不孝子既出輒詬語相加姑至饋粥不給一日雷擊三
婦皆變爲畜一羊一豕一犬惟頭面如故小兒鞭之以爲
戲笑口不能言但垂淚而已久之方死嗟乎雷擊人多矣
未有如此之奇巧者也然而無足異也語曰人面獸心此
三婦人其心之化爲羊豕犬久矣豈待雷擊而後爲羊豕

犬哉此皆可監也若敬其舅姑者崇禎五年淮安毛繼宗妻馮氏始病篤婦旦晚籲天代死取刀刺脇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姑驚醒卽以帕掩創口入撫其兒復慮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到時月尙未出天忽明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剖肝一葉和羹以進姑食之美問何物婦詭言鄰家所饋鹿肝也姑盡食之病隨愈至誠所感創口不痛但血跡難掩小姑覺之姑方知其救已也痛哭感恤觀上二婦如羅刹惡鬼爭欲割刃其腹觀後一婦如聖賢菩薩令人頭俯至地然從來未有子能孝而婦獨敢逆者文安縣民娶婦美而悍每訴其姑之惡夫一日出利刀示婦曰汝姑虐以此殺之何如婦忻然夫曰汝且謹事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誥

堯

使四鄰皆知汝姑虐然後行事耳婦乃怡顏以事幾一月矣復持刀叩婦曰姑日來視汝若何曰非前比矣又一月復持刀問之婦歡然曰姑今好甚前事慎勿作夫乃怒視之曰世有夫殺婦者乎曰有曰復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娶婦正爲奉舅姑耳吾察汝不能承順吾母乃反令吾爲大逆造此刀實欲斷汝首姑待汝兩月使汝改過承顏表吾母待汝之心不薄而安受吾刃也婦戰懼泣拜曰幸恕我我終身不敢再逆久之乃許後婦姑交睦播於鄉黨此又因婦而及其子可以爲法者也但世人於妻言則字字肺腑於父母言則字字矛盾妻怒則千方承順以求其懼父母怒則揚眉努目以傷其

意如是而有惡婦婦豈誠惡哉必當以子肆市而婦人姑從未滅可也自男不忠良至此皆言男女反常之惡

輕慢先靈

凡殯殮無禮居喪不謹安葬不速祭祀不誠拜掃不勤皆爲輕慢而停柩不葬尤輕慢之大者羅羣游太學以前程禱於神夢神告曰子父母不葬已得罪於冥安問功名輩曰尙有兄在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卒古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今人惑於風水之說貪求吉地日久遷延或旣葬多疑屢行啟掘不知古人卜地之義惟是重親遺體後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如是足矣豈以親之骸

太上感應篇卷下 誥

七

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牽制旣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寒霖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倘迷而不悟年復一年或遭水火或遇盜賊或流滯他鄉或一旦先期朝露竟無入土之望矣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雨水浸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先腐又有以一厝爲大事已畢者皆天地之罪人也按輕慢之故皆出於死其親之心謂親已死矣雖極其崇重何益不知親之望殯殮猶如人之望行裝也親之望塚墓猶如人之望家宅也親之望祭祀猶如人之望飲食也親之望拜掃猶如人之望探視也昔一醫者出入一朝士家元旦早往賀初至先有一客數遣

人入詢報云猶未如是三四次皆云猶未迨天明客怒罵連聲稱不孝而去醫亦不敢詢他日從容爲朝士言之問狀貌乃其先也因除夜酒醉迨曉方祀耳蓋先靈必赴食而尤喜夜食卽此一條可知祖先一點真靈未嘗隨形骸以俱逝親安嘗死乎親實不死而人子以爲已死往日無數提攜無數懷抱直付之一場冷淡嗚呼不如無子矣故爲人子者於殯殮喪葬務期儘我心力必敬必誠此事親盡頭處此時不用我情更於何處用我情他如廬墓思親祭掃思親生誕亡忌思親爲善上資其親戒惡無玷其親經懺作福以薦其親成名就利以揚其親一言一動務期爲賢人智士以慰我親於冥漠則孝子之後自然常生孝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子而爲之報矣先靈況可輕慢乎

違逆上命

上命如君命臣父命子將帥命士卒官長命子民家長命僕役之類皆不可違逆蓋上命猶天命也天可違乎卽命有不順亦當委曲諫諭不可顯抗倘君父之命本爲合理而故逆之尤爲罪大唐諸帝之於郭子儀功成則奪其兵有變則命之將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毫顧望此所以稱純臣也臣子果能以此存心不見君父之非則上下一德何患天下之不洽推此而凡事其上者皆當知所以自愛而不知有違逆矣此二句言人忘先抗命之惡

作爲無益

世間萬事皆空惟勤修善事福報無窮世人於博奕飲酒之類亦知爲無益而戒之矣但於墾置田園廣積財產則孜孜惟恐不足曰吾以豐衣食也吾以傳子孫也豈知人生衣食之外所用幾何以順得之亦費精神以逆得之卽爲冤孽子孫能守亦不能以家財替我於死後若子孫不守則轉眼已自冰消而又何益哉至於文士鏤心欲以詩文博名然而未經轉眼已屬覆醅矣黃山谷詩名傳天下秀鐵面呵之曰公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死且墮泥犁地獄則不獨覆醅而又爲地獄種子矣而世之作淫詞小說者不惟無益爲害最大張纘孫曰人有撰造小說倡爲淫褻之詞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寓言幻影而無識者觀之則魂搖色奪以爲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見此等書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實誰使之然耶虛言折福綺語爲殃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不憚與天下共戒之也蓋文之誨淫者詩已開端詞則甚淫矣曲則更淫矣小說則摹演情狀淫而又淫矣凡作淫詞者并好觀淫書喜談淫事者總爲無益有害之事若夫鬪葉角劇此風盛行無論城市村巷引類呼朋每見韻士文人連宵永日借以遣興其伎之規矩準繩則有正有奇有主有客有舍有取有賞有罰草精費思潛移默運噫乃

以有用之精力爲無益之嬉戲廢時失業不至傾貲蕩產則不止飢寒盜賊喪身忘家不旋踵而立見者此無益之爲患更甚又人之易習而不知省者也惟是有德能者剛釋經傳修輯方書有財力者修井築隄造橋布路置社倉立義塚此皆有益於人之事有益於人則亦有益於己矣雖然此修福已耳福盡則仍墮莫如打掃此心潔潔淨淨生時寸絲不掛死後萬念皆空天上天下游行自在庶爲有益也

懷挾外心

臣有外心則必欺君子有外心則必遺親妻有外心則必背夫兄弟有外心則必相賊朋友有外心則必相傾然自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述

己庸獨利乎昔丁公爲項羽將逐漢王於彭城西短兵相及漢王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滅丁公來謁意必見酬前德也帝令徇於軍中曰丁公不忠使項王失天下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遂殺之此可爲有外心者戒也又吳中有靈鬼能淫人女一女將被汗女曰淫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鬼言此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曰我心獨不正耶鬼遂去不復來此可爲無外心者勸也此二句言人心行不正之惡

自呪呪他

干求不遂便生呪恨是慚愧而思害人也呪詛求直是忿激而求自白也自呪呪他是怒而自呪意不欲生又呪他

人并不欲其生也女子小人多有此往往得慘報鄉人某妻常與人私又竊鄰物人詬之某乃呪曰吾妻果與人私及盜物者當爲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夫妻皆斃於雷觀此而可以呪爲戲乎小民一時慚忿便欲以呪爲護身之符以爲天可欺神無知也豈知天神一一不爽如此

偏憎偏愛

愛憎人所不能無但不可偏偏則不問是非愛者終於愛併其非者而是之憎者終於憎併其是者而非之其後受愛者必揚揚得意受憎者必鬱鬱不舒人心不平豈能帖服若施於家庭之間則積久成讐是愛之適以害之也鄭伯殺其弟共叔實其母偏愛之也呂后殺其子趙王實其父偏愛之也推之而凡妻之殺其妾豈不由於夫之偏愛耶使能以物付物受愛者不喜受憎者亦不怒蕩蕩平平父子兄弟妻妾之閒還他一個至公無我禍安從起人於愛憎當如是矣此二句言人乖戾偏私之惡

越井越竈

越者跨而越之也井有神竈有竈神主一家禍福跨之則爲不敬如坐井欄及以足踏竈門皆不可不戒張孝先每醉好與人跳井口爲戲一日見井中有金甲神持矛上拗即腹痛如刺虔禱乃愈是井神不可慢也向栩性狂每坐竈之北版屋上其家立見破散是竈神不可慢也不獨自己當敬一切僮僕皆當嚴加訓飭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述

跳食跳人

跳者跨之過也食為民天糲食是養天也况一粒之米經農夫血汗豈可恣行踐踏乎人不論貴賤皆稟五行而生不可戲侮翟林與正叔先生假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椅勿背林曰何也先生曰凡具人形皆不當慢况聖像乎翹山聞而喜曰見似人者猶不敢忽則於人也可知矣今之以人為戲者安知此此二句言人起居不謹之惡

損子墮胎

人世罪業殺子第一或因多子累重欲殺之以減食或因野合成胎欲殺之以滅口或悍妻禁妾或生女過多於是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差

有既生而損未生而墮者矣獨不思投胎是何等艱難殺時是何等慘苦凡遇此等當多方設法以全其生不可拘於俗見也梓潼救劫章云元秀家財四十萬有子四人其餘諸妾所生並瘞埋之一日夢中見十數輩來追殺人賊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為牛蹄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人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牒下陰府將元秀永囚地獄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天下有似此者即許便宜施行按此則損子墮胎豈非天地所必殛者乎何龍圖溺女歌曰虎狼雖最毒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既收養生

女胡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尙淋漓有口不能語啣嚙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

我因勸我民毋為殺其女蓋世俗以女為賄錢貨故多殺之歌因作也若在今日則又不肖父母生一女即視為奇貨待其畧長即售人為妾為媵覓價非數百金不止向之溺女者今反喜得生女世道益可怪也已東坡述王天麟語云鄂岳之民貧者生子輒溺其父母亦不忍見閉目反身以手按入水盆而死天麟見鄰人有此每救之量與服食留之旬餘無子者欲乞為子則又不肯乃知父子天性固在特牽于惡俗耳且天道好生人命至重無故而傷一人必羣相駭異損子墮胎者是殺一無罪之子孫其

六一感應篇卷下 註

差

罪可勝言哉此一句專言傷殘天性之惡

行多隱僻

隱者不光明僻者不正大凡人之事何不於大廷廣眾之前為之其暗室屋漏惟恐人知者皆其得罪於天地鬼神者也濬縣諸生馬一元病死復甦索紙作書妻叩所書何事生曰我見兩隸攝我主者瞋目怒曰爾之不德極矣爾能盡縷平生之惡以誠於世當使爾還我承命隸因送我歸今所書皆吾過也妻曰君試誦之生誦之徧妻吐舌曰吾朝夕事君不知君行若此即君已矣如子孫何必諱之生曰已許冥君矣妻曰擇其輕者書之生唯唯輒易牘斯須生仆地口鼻出血妻乃焚香請曰但不死悉書如約凡

三日而生又甦怨其妻曰爾一言幾殺我我哀請百方乃得宥然猶杖吾數十以警示之膚墳起因盡條其夙罪書而梓之名曰馬氏誠世篇夫罪之隱僻者自以爲人鬼不能知矣豈知其中責之必使其大書特書千萬人皆見而後已然則人可瞞乎不可也司馬溫公曰吾生平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凡人行事當以此公爲法此一句專言制行不端之惡

晦臘歌舞

晦爲一月之終乃司命上言功過之期臘爲一歲之終乃諸神考人善惡之期逢此二期便當戰兢恐懼深自修省猶恐掛名罪籍况可歌舞以干神怒乎或曰正月初一爲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卷

天臘五月初五爲地臘七月初七爲道德臘十月初一爲歲臘十二月初八爲王侯臘其日亦有諸神核定罪福故不可歌舞

朔旦號怒

一月之所爲基於朔一日之所爲基於旦當使神氣清明交於百神號則叫呼無禮怒則嫚罵不甯瀆天地褻神靈莫此爲甚太倉有強生者父死往龍虎山求張真人薦拔真人伏壇起曰汝父發蛆蟲道矣強泣問父何以致此眞人曰姑置他罪只如每遇歲臘啖狗元且嘗懷怨恨不燃燈燒香亦應此報矣彼強父非有大惡直以不經意失之耳一犯天律子孫莫贖豈不可畏觀此則晦臘朔旦人宜

何如昔人云天晴日暖則潛鱗戲藻疾風暴雨則鷲鳥投林乖戾之感一至於此故君子懲忿息怒爲天地扶太和之氣爲吾身培壽命之元怒號當戒又甯獨朔旦爲然耶

對北斗唾及溺

北乃北斗星君所居爲眾星之主宰百靈皆所統屬至尊之所何可觸穢凡人崇奉北斗者皆有奇驗如徐有貞奉斗最誠日誦斗母咒後以罪下獄廷鞫時風雷大作錦衣堂上如豕蹲者七英宗懼得減戍常熟奚浦錢氏姑婦二人寡居忽火延燒煙燄四逼婦窘無措以平日素持斗齋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七人舉袖一麾火應時而散其靈驗如此况可涕唾之併溺之乎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卷

對竈吟詠及哭

吟詠卽歌唱也今人在尊長之前尙不敢高聲言語竈爲司命之神乃敢對之吟詠及哭甯無褻瀆之罪李貞伯尙寶夜半呼二婢至廚烹水婢始以謔笑致詬繼以哭泣忽見二青衣隸喝云汝何敢來此觸犯將撻之有一麗人若貴嬪者徐出就坐二隸白以觸犯狀曰姑宥之因起而入婢奔回移時始能語再觀前篇月晦之日註載俞淨意事則知竈有神明信然矣當謹凜勿犯

又以竈火燒香

又以二字是緊接上句蓋人於竈前最易忽畧故復拈二事以詳言之燒香非不可取火於竈也但拾竈薪傳火恐

不潔淨反爲褻瀆昔有二人一誦華嚴一誦金剛二人同
暴死真王曰二人皆當延壽二紀誦華嚴者更妙他日不
來我處矣誦金剛者醒後訪問誦華嚴者答曰吾每誦經
必誠敬灑掃取石中火或木中火燒香儼如對佛必不敢
輕用他火誦金剛者曰吾知罪矣吾誦經每輕用竈火燒
香不敬多矣以是不及君宜也

穢柴作食

穢柴非有害於食也柴雖下爨穢氣上薰恐有犯於竈神
耳宋有李生患瘋三年百藥不效有僧與藥一丸李漫留
之不食夜夢僧謂曰我乃觀世音也因汝平日以穢柴作
飯所以患瘋又因汝曾誦大悲經三藏特賜汝靈丹一丸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堯

緣何不食既寤即服之遍身皮脫髮眉再生蓋穢柴作食
烟臭難聞人且惡之况鬼神乎人當禁戒

夜起裸露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丙夜暗室儼然如對神明若夜起
裸露則罔知忌憚放肆之念由此而生况夜乃百靈交會
之時可裸體以觸神怒乎昔彭城一女無故譫妄裸形醫
禱莫效適張真人京還投牒以告真人召神將至女始改
容曰藐爾民婦中夜裸形犯我天上貴神宜就顯戮今上
真至已赦之矣蹶然倒地病遂痊則知夜起必當以衣蔽
形勿謂昏夜無見也

八節行刑

二分二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謂之八節凡遇此日則諸
神會集開度羣蒙條錄罪福在人則當謀諸善事不可恚
怒忿爭况行刑乎昔何比干爲汝陰獄吏每至八節之日
必哀懇縣吏從重減輕從輕減免後爲丹陽令一如前法
人皆稱爲何父一日有老媪至曰君家世有陰德君又治
獄平恕上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出懷中九百餘策授之曰
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數後固如媪言此八節免刑之報
也免者如此則行者可知

唾流星

流星者天之使也又星辰失度是災兆也對天使則宜起
敬見災兆則宜恐懼修省而可唾之乎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子

指虹霓

虹霓乃斗星餘氣雨暘之徵指之則爲不敬詩云螭螻在
東莫之敢指蓋自古戒之矣

輒指三光

日月星爲三光書爲三辰照臨下土人所瞻仰必當致敬
輒指者謂無所顧忌而常指之也崇禎時常州大旱郡守
曾公櫻夢神告曰明辰一老人挾傘進西門逼之以禱必
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明日伺之果得公懇其所禱老者
曰吾何知堅辭公亦堅請不得已赴壇焚香以禱至三日
天果大雨問老者一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我生平特敬天
地三光所挾一傘遇山路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

耳可見能敬三光者風雨聽其號召彼不敬者當何如指之卽不敬也

久視日月

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鞠躬俯首無敢仰視日月之尊於物無所不照日爲太陽君象也月爲太陰后象也久視則褻天甚矣蔡京視日久而目不眩或曰此貴徵也然恃其目力敢抗太陽人皆知其有無君之心後以擅權誤國貶死彼褻視日月者果何爲哉

春月燎獵

燎獵者焚林而獵也獵之所殺有數燎獵則所殺無窮彼射飛逐走太上且有明戒况燎獵乎獨言春月者春爲萬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全

物發生之候縱獵不已已傷生生之仁乃復縱之以火則草木由之而枯焦百蟄因之而煨燼是天方生之我輒戕之罪斯大矣昔熊山一叟家裕無嗣偶猛虎爲患叟以草木叢繁之故因借咸陽一炬片時十里皆灰年餘生一子稍長卽欲縱火燒父居至十八歲忽跳躍狂呼仆地復甦曰我名雖是子實汝仇家我本山中巨蟒方春抱姪被爾放火烧山傷及萬萬生命我母子俱成灰燼今冤可雪不復在矣言畢而逝是夜火發闔家俱死吁可畏哉

對北惡罵

北辰至尊所居唾涕猶不可況於惡罵愚人忍心所使一時不暇顧看或對北惡罵者有之不知戾氣惡聲觸犯實

甚我怒欲泄神怒如何昔管寧偶晨起對北櫛髮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深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尙有惡罵之事乎

無故殺龜打蛇

應世真人曰一切物命皆不可殺而龜蛇陰精應北方真武之宿尤不可殺若無故殺之必罹慘報是以仁者常切救護劉彥回以放龜而脫水厄孫真人以放蛇而獲仙方古來放龜蛇者輒得奇報其物之通靈可知已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全

是輕重二字有一篇總較之輕重有逐句細分之輕重如暗侮君親與抵觸父兄較則抵觸輕暗侮重也就暗侮一句中較之則暗侮中自有輕有重也篇首篇終俱以奪算爲言不復言他事惡報者五福以壽爲先六極以凶短折爲首人雖放廢一生沈迷不悟而此身尙存猶有一念回頭之望忽然猛省換盡心腸一反掌間轉禍爲福司命不得而禁之也惟餘生旣盡則事不可爲矣姚端恪公云人生生前懺悔苦被俗緣纏擾及至真正死來又苦懺悔不及痛哉言乎元人羅貫中撰水滸傳將奸盜變詐之情無不說盡後生子孫七世皆啞足見事遠三四百年其子孫無纖毫之過而神明不肯恕之如此人卽不爲己計獨不

爲子孫計乎然人造惡之時只謂天道無憑希圖漏網孰知天無急性卻有記性輕重遲速報應不爽石門縣談經貝瓊二生友善洪武入年秋闈放還談遂病卒久之貝以事寓峽石紫雲山麓雨後散步忽聞呼聲如官府至貝避道左視專車者談生也談卽下車屏驪從攜貝手步至葛洪井邊坐而道故貝叩其所以致此之由談曰上帝嘉吾心行簡爲督巡都統使君秩上城隍一級一州善惡皆屬廉訪貝曰素聞冥法森嚴今以州人萬狀責於君之一人用何術以周之曰陰律甚嚴然豈人誅而家罪耶其有大惡者聞者固卽與眾棄之至於微疵小過則亦寬之而已他如虧折欺罔等事則五祀之神月奏於天帝遊巡之役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益

時報於監司論法原情禍如其罪又有冀其悔悟者有俟其惡積者有姑縱其身禍其子孫者有禍其身併禍其子孫者彼蒼用意之巧在進退遲速之間錯綜顛倒以御凡情此其所以爲天也言訖不見作惡者觀此能不凜然人謂不於身必於子孫作兩截看其實作惡甚者身與子孫皆不免一串觀可也此節詳言罪惡輕重之報以明如影隨形之義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直
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
上文旣明隨事受報此節特取貪財者復言之見此罪爲

易犯也篇中擄掠至富耗人貨財事非一端言不順義理故曰諸橫取人忙忙終日所算惟財問其何故曰吾有妻子家口耳然不以順取而以橫取則陷人之妻子家口凡幾矣而鬼神亦計其妻子家口死亡相繼一一填還昔孫奮爲扶風掾剋取民財大將軍聞其富坐以叛逆抄沒費產併滅其家此妻子家口漸至死喪者也至於若不死喪則有水火諸事若不則有四字乃緊相呼應之詞使人無有逃躲處如韋公幹知瓊州貪殘無厭瓊多奇木及離任盡載奇木雜以金銀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此以水災折之者呂師造爲池州刺史侵漁百姓厚載而歸忽見一物躍入舟火卽隨發一舟之物皆成煨燼此以火災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益

折之者丁謂賤朱崖路遇巨盜盡劫所有此以盜賊折之者馬襄爲西川漕遇亂以五十兩銀十錠親沈於井亂定取不可得此以遺亡器物折之者正德開崇德人胡應奎與陸一奇朋誘宦家子賭博而耗取其家之半後胡瞎一眼陸跛一足藥餌之費所得俱盡此以疾病折之者劉治奉命點盤蜀宮恣意掠取一時謗議煩興財物悉爲人脇取而去此以口舌折之者當其倖得豈料及此而冥冥之中必不少貸人亦何爲不悟乎此節原分兩意漸至死喪是以妻子家口之死喪當橫取之直也他人費財此獨費命其如加賄利錢何水火盜賊一段謂若不死喪則又有水火盜賊諸事以當妄取之直也雖與原取之數相當然

加賂利錢亦不少驚恐一也憂悶二也悵恨三也勞苦四也忿怒五也本錢如數賠償而又有許多加貼勸天下人慎勿橫取而不加勿取之爲最上一乘也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此節繼於橫取之下大抵枉殺多由取財上文橫取之報或不致死此云殺則必償以見罪莫重於因財殺人也枉殺之事不一總之我殺人人亦殺我但所殺之器不同耳故曰是易刀兵而相殺也然豈必真以兵相殺有以奇疾殺之者有現形而殺之者有再世而殺之者順治年浙江提督某膝生異瘡宛如人面每日以豕肉斤許恣其飲啖痛不可言諸醫罔效一日瘡忽言曰吾家屬百口悉遭汝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金

手此只是花報耳果報猶在地獄療何能爲未幾竟以此疾卒又新淦縣丞徐從政憲委巡勘宿於吉州某宅前一夕其家夢神謂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可善待之至晚果然厚禮而去及回復夢神曰徐從政此行受金而枉一人命天曹已減其壽官止此矣某家遂不復款丞深訝之一僕語其事丞愧形於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方及回縣而死夔人寓鄂州慕一孀婦匱窶給以無妻娶之歸其妻素悍伴與厚密取斷腸草置酒中飲孀婦以死死十七年而其人復娶一妾寵之妻妒如故有道士至其家指曰冤家聚一處矣人不解其言未幾妾亦以斷腸草漬酒中勸妻飲夫不察亦飲之夫婦皆死妾與一婢焚其居挈質而

逃道士乃與人言妾乃孀婦後身也年正十七所謂易刀兵而相殺者莫巧於此矣至於醫本生人亦有枉殺人者劉太初醫薛司法妻差誤至死後白晝一婦人蒙首至家數劉用藥之誤劉遂駭死今之醫特未遇厲鬼如司法妻者耳豈遂無冤對乎

之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非義之財已如上云而此又言之者世人萬惡皆有斷續惟財不可一日或少故惡不能一日不造所以太上不憚反覆言之人亦知非義之財不可取但圖目前暫飽耳豈知如漏脯鳩酒以是飽卽以是死非有二時如孝感民劉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金

尙賢張明時同行見山中銀根蘊起二人大喜謂宜祭禱而後掘取劉潛以毒酒令張飲之張亦乘醉以斧擊劉死而張毒發亦死二人蓋空死而義利兩失之太上謂非不暫飽猶是安心妙凡此則求一暫飽而不可得今人畧見小利雙睛出火未知是利是毒請諦思量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多以請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抑拂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眞名教之罪人也以此取利而謂可以遺子孫計長久何異認漏脯鳩酒爲長生之藥哉屋漏水滴脯上名爲漏脯有毒殺人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

爲而凶神已隨之

此節發明心爲善惡之根示人知所謹也心起者一念之萌也一念雖微感天地動鬼神關終身通來世人能一念起於善只此一念是汝本師只此一念卽是化佛只此一念是破地獄之猛將只此一念是斬羣邪之寶劍只此一念是開無暗之明燈只此一念是渡苦海之慈航若一念起於惡卽三塗現前故吉神凶神隨念隨至不煩等待昔元自實恨人負德晨往殺之道過一菴菴主軒輶翁見其前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握刀持劍勢甚凶惡少頃而回有金冠玉佩之士從之擎幡執蓋意甚閒適天明翁往問曰子今早何往而歸甚速自實告以有人負德早將殺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卷

及至念其妻子何尤且有老母遂隱忍而歸翁曰子一念善惡神明已知因述其所見如此又嘉定李長蘅夜宿於友龔仲和家卧而醒語仲和曰吾適一夢甚異夢與子同坐此齋忽黃冠數人直前毆汝吾力解去已復來吾又解之仲和驚曰異哉頃思庭外乃黃冠踰隙地欲備價小展二肘不意念方萌遂入於夢此事若行後日必爲爭端遂寢念夫彼雖曰備價然其謀必有不可言者故凶神遽入於夢亦奇矣又王文正公初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而情可矜公欲求出之竟夕不寢至五鼓忽然有得急趨出則吏卒已起候矣公怪問之曰直宿者方五鼓聞空中呼曰起公將出矣故羣起相候也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開竟

爲平反王公一念活人而空中便有神知其善心感動如

此又崑山李瑤岡銓部長君字伯馨有門下客號朱三鬚子與僕輩通謀伯馨極恨之一日以名刺送縣囑收朱三付獄僕匿刺僞報已付獄矣又一日以一名刺囑討朱三氣絕僕復僞報已斃於獄未幾伯馨病見朱三來索命家人以先既朦朧不敢言其尙在日禱神祀鬼伯馨眼中所見卒不能解竟被朱三捉死夫朱三故在而伯馨所見復何物耶曰此卽所謂凶神隨之也非真有朱三卽凶神現爲朱三也佛經云一切惟心造朱三雖生於家人之手而已死於伯馨之心外寃可解心寃不可解伯馨以自心之朱三作自己之寃對非一切惟心造而何哉則凶神者亦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卷

非真有凶神自心卽爲凶神矣人安可作心上不安之事乎故君子於起心之際常存檢點檢點既純則正念現前邪念自然不起此治心之要訣精一之真傳也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此與首篇禍福無門四句緊緊照應如爲善者必不能爲惡爲惡者必不能爲善福必不可轉而爲禍禍必不可轉而爲福便不見人心之靈不見天道之巧故於篇終又指出遷轉一機使爲惡者亦得打開生路革故自新其曰曾行日後自曰莫作曰奉行曰久久正喫緊爲人教以改悔之法此太上婆心太切也如阿那律本一巨盜夜至寺見

佛燈欲滅拔劍挑之燈忽大亮即時悚然改惡從善後竟得道又昔彌蘭王問那先比丘言人在世作惡至臨死念佛即得生天我不信又殺一生命死即入泥犁我亦不信那先答王如人持小石置水浮耶沒耶王言沒也那先言如持大石置船上其船沒否王言不沒那先言大石因船故得不沒如人雖有大惡一時懺悔念佛用是生天其小石沒者如人偶作惡不知懺悔死後便入泥犁何可不信崇德姜應兆爲人謹厚素不飲酒教授里中途遇里老醉而扶之歸覺袖有金姜遂攫之里老不虞其取也是夕有徒讀書其家倦而憑几聞有人推門進室問之曰主人虧行竊人財物上帝使吾爲孽耳語已寂然其徒心異而不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金

敢言次日姜忽思酒自是日坐醉鄉生徒俱散未及半年所竊之金悉還酒債產盡形羸猶飲如故一日入酒肆肆女挑姜姜忽自思向因一念之差以致顛沛如此人生幾何豈容再誤堅拒不就夜夢神告曰我酒孽也汝前竊金上帝以汝素謹未忍遽殛姑先使我來耗汝昨有善事勅我還矣及旦惡酒如初生徒復聚家產漸盈以壽終可見一念回頭上天已鑒其誠則改悔一途豈非轉禍爲福之捷徑乎世之愚人亦自知所作不端或誦經以希免罪或祭禱以冀消愆而本根之地依然如故如人思食而煮沙石欲成嘉饌有是理耶嗚呼謬矣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

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此承上文復言感應之必然也篇中所謂善惡約來不過三端口之所語目之所視身之所行大槩盡於此矣不曰善人惡人而曰吉人凶人以其爲善卽是吉之幾爲惡卽是凶之兆也乃降福降禍必待三年者何若曰至於三年之久而善不蒙福惡不蒙禍萬無此理蓋太上千言萬語猶恐人信心不真故剗斷疑根決定日期使人咬緊牙關做事然人但知司禍福者天也豈知致禍福之由不在天而在人併不在人而在人心耳夫語爲心之聲視爲心之引行爲心之使苟志於善無惡矣三善三惡皆以語爲第一可見人生造業口過居多正統時山西郁從周與同社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金

王用子結文昌社一日設醮用子方就枕恍見帝君升殿叩問從周功名何似帝君謂從周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應遷中丞四十五應進大司空五十四以少保致仕六十九善終因恃才傲物語多諧謔冥司錄其輕薄口過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倘溢三千條將奪其壽算錄其子孫入丐籍矣其罪與殺生邪淫等但淫殺人猶禁戒至於口頭誹謗隨意譏彈少年習氣才子機鋒以爲得意而心胸輕薄琢喪元氣向來福澤胎元頓易爲貧窮軀殼可勝道哉用子驚寤傳於人能戒此者如嚴君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後證仙階故善者借語言以作福不善者借語言以生禍至於視行可類推而知擇取矣

胡不勉而行之

此一句總結全篇篇中只是要人行善胡不二字承降福降禍之說來人只疑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又爲善者徒得辛苦爲惡者落得便宜所以遲疑不決今報應一一分明如此人胡不勉而行之乎若云人縱不願行善獨不願受福耶深訝之而深醒之也人多是口中說得身上行不得華嚴經曰如人善美饒自饑而不食於法不力行多聞亦如是所以不貴說得但貴行得其不能行者只因人有六種心何謂六種一自恃心凡人塵習紛擾畧失檢點罪戾已多豈可自恃無差肆行無忌今後若看得自己分毫勝人便當滿面通紅一身流汗一畏避心大聖大賢皆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全

吾分內人爲頂天立地男子何事不可爲乃畏難思退暴棄孰甚今後當看得六尺形骸便須擔荷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力行無倦直造聖賢地位一因循心學者除舊自新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一斬一齊斷若猶豫不決便成墜落今後當看得人命無常一息不屬欲改無由可不猛省一好名心爲善增名是曰顯德不使人知是名陰德若必求人知人不知便不肯爲矣今後當看得爲善如拾明珠默默自寶招搖販賣不惟無益反致禍害一徼福心凡人爲善求效善力已減况所求在福念念貪著善福皆虛今後當看得百劫修行總了自己本分一切妄想總莫交涉一間斷心善有作輟與無善等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豈可一暴十寒今後當看得時光迅速疾如電光蹉過一日便缺一日將此六種心用力逆除單單只守爲善二字則善力自然充足善行必至圓成直與太上呼吸相通方不辜負諄諄告誡之深意然茲篇也上士讀之豁然於心善所固有惡所本無以是篇爲印心見性之書中士讀之惕然於心有所感而爲善有所警而不爲惡以是篇爲省心寡過之書下士讀之赧然於心貪善報之厚而有所敬羨懼惡報之慘而知所懲創以是篇爲畏罪遷善之書此上聖之心所爲欲度一切有情咸登道岸也

太上感應篇卷下 終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全

無所勸而爲善無所懲而不爲不善此儒者正誼明道所
當然而不可槩期之天下也故勸懲之用甚有力而不可
廢焉

太上感應一篇於天道福善禍淫人事修吉悖凶之理一一
指示爲聾瞶警醒使人皆遵循服習將里無不仁戶皆可
封其有功於人心世道豈淺鮮哉向來註釋者不一家茲
新註一編辨義明晰每多與六經四子書相通貫更句句
引往事爲證佐使讀者知其信而有徵如史氏之善惡並
書以昭法戒誠有得於

太上救世之苦心矣板向藏禾城冷仙亭前有王言遠先生
序文近未免不全今諸同人恐其久愈散失因葺而修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跋

善

釐其前後補其闕畧各願捐貲印施若干部以廣勸懲亦
可謂孳孳爲善者矣儻里黨諸君子與同志者互相勸勉
共守勿替則是書之流布益久而廣

太上覺世佑民之心不於茲大慰也哉時乾隆三十七年歲
次壬辰仲夏朔日鷺水陳松立峯敬跋

光緒己亥二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